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五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387/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五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五四冊目次

史部·雜史類

皇明寶訓四十卷(二)

〔明〕呂本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秣陵周氏大有堂刻本

.....一

吳淞甲乙倭變志二卷

〔明〕張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五年上海通社排印上海掌故叢書第一集本

.....六六六

兩朝平攘錄五卷

〔明〕諸葛元聲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商濬刻本

.....六九四

挺擊始末一卷

〔明〕陸夢龍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明季野史彙編本

.....八一三

皇明寶訓四十卷(二)

〔明〕呂本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秣陵

周氏大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寶訓四

十卷》提要

仁宗昭皇帝寶訓序

朕惟帝王治天下仁恤蒼生為祈天永命之本是之謂成德制禮樂法度為維持之具以傳子孫是之謂成憲繼統序者欽承之以求無爽於成德無愆於成憲用保天下國家於悠久是之謂繼述越古稽昔夏商周之世禹湯文武肇於前皆有賢子孫紹於後歷世綿永其效可見

天佑國家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峻德成功貽範於後者至矣盛矣

皇考仁宗昭皇帝以仁厚溫恭之德當國家亨嘉之運緝

皇明寶訓

洪熙序

乙

聖學帝王之心法經綸叅贊之道咸貫而一之用尤前烈

迪後

昆所以嘉惠臣民者咸出

至誠惻怛之心暮年之間

深仁厚澤浹於下足以隆國家之治於永遠朕承大位謹

命儒臣紀之國典復輯嘉謨為寶訓六卷析四十一類

凡百九十八條蓋敬天勤民之心制治保邦之道備於

是矣朕惟

祖宗洪業創造之難繼守之不易夙夜兢兢慮弗克負荷肆於

訓典是承是式且欲後之子孫咸承式焉庶其永保祖宗之付

託於悠久也謹為之序云

宣德五年正月二十日

皇明寶訓
洪熙序
仁宗昭皇帝寶訓序終

二

大明仁宗昭皇帝寶訓目錄

○卷之一

敬天

聖孝

教皇太子

睦親

戒飭宗室

嚴祀禮

仁政

恤民

重農

求賢

用人

命官

求言

褒直言

改過

明治體

興學

○卷之二

崇儒

正風化

諭臣下

戒飭臣下

振風紀

重名爵

皇明寶訓
洪熙目錄

抑倖進

退不肖

防微

革弊

弛利

武備

備邊

諭邊將

恤將士

賚功

厚勲戚

恤舊勞

禮羣臣

褒贈

明刑

恤刑

宥過

懷遠人

大明仁宗昭皇帝寶訓目錄終

大明仁宗昭皇帝實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崇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凱

敬天

○洪熙元年正月癸未以遇冬不雪勅公侯伯五府都督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都御史曰朕以眇躬託於臣民之上憂憫元元勤於夙夜而自今迄冬時雪不降來年無遂吾農柰何夫二氣之乖由朕德涼薄大臣與國同體變理之助誠有賴焉朕方揚厲自省卿等亦懋脩乃職用贊輔予庶以藻召和氣康濟兆民夫愛民惟誠可以動天願共勉之欽哉毋忽

聖明實訓 洪熙一卷

○丙戌賜三公及六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朕少侍

太祖每教以慎脩敬天朕未嘗敢忘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印

上親製序曰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脩則休徵應失則咎徵應天人感應之機神矣惟天心仁愛人君常示變以警之惟明君必敬天於所警皆有惕厲脩省之誠未嘗忽也此編明於天人之際審矣朕嗣承天序祇

若天道動靜云為恒慎諸此股股大臣與國同體欣戚相均今各以賜之非惟使達夫吉凶之幾亦庶幾其變理之助云

聖孝

上為世子時

太宗皇帝舉兵靖難奉命居守旦暮督治守備及禦敵之具每四鼓以起二鼓乃息左右或以過勤為言者答曰君父身冒艱險在外此豈為子優逸時且根本之地敵人所以趨者豈宜不為豫備而凡有所施為必稟命仁孝皇后乃行

○永樂十一年七月庚子千秋節時

聖明實訓 洪熙一卷

二

上監國南京先日禮部請行慶賀禮

上曰

車駕在北京予不得君父前躬致禮乃可受羣臣禮耶其止之自是千秋節遇車駕巡幸並免禮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丙寅

上為皇太子過鳳陽謁祭

皇陵畢周步陵旁望

仁祖純皇帝所遺石農器顧侍郎張本學士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既退陵下耆老進謁悉賜酒饌慰勞之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至夕加賜優厚已而顧士奇等歎曰知當時事者益鮮矣蓋

上重

祖宗事率如此

○永樂十九年正月辛卯

上為皇太子初至北京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官進保進奏牘每至輒有殿

下過失上聞而皆其妄言今宜疏此人

上曰過失吾豈能無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可於此人計較耶卒寘之

○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丁亥

皇明寶訓

洪熙一卷

三

上為皇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譖之

太宗皆不聽

上召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嘆曰天

可欺乎非賴

至尊聖明尚得在此哉士奇對曰殿下益宜自處盡道

上曰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丙寅勅諭禮部臣曰

皇考大行皇帝聖德神功追配

太祖統御天下二十餘年恩德在民萬世永賴

皇妣仁孝皇后母儀四海寅奉

宗廟協隆化理而尊號未上無以稱朕孝思及天下臣民

尊仰不忘之心其與羣臣定議請謚于南郊

○九月癸未禮部尚書燕太常寺卿呂震奏

太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

太祖高皇帝倣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

上釋衰服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不聽命與六部都察院詳議以聞震與六部都察院共奏

上宜服素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

上曰

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冠麻衣麻經朝退仍

衰服

○十一月庚辰

皇明寶訓

洪熙一卷

四

上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於先

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為嗣君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

而卒至喪敗不敢可為鑒戒朕十餘歲侍

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

周世子皆在

太祖閒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

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為天子為藩王能

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

禮監刊印將賜諸子及第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

○已丑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呂震奏冬至節請御正殿受賀

上曰

梓宮在殯山陵未終因時興慕氣慟愈切慶賀之禮豈所宜言勅免賀

○洪熙元年正月壬午勅禮部太常寺臣曰欽惟

皇祖太祖高皇帝受命

上天肇興皇業

皇考太宗文皇帝中興

宗社再奠寰區

聖德神功咸配

皇明寶訓

洪熙一卷

五

天地易曰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

皇祖

皇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

天地神祇奉

皇祖

皇考配神仍著典章垂範萬世如勅奉行

教皇太子

○洪熙元年二月壬子

上諭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東宮開講筵蓋欲皇太子日聞正道養成德性講官當以大經大法進說其前史所載非聖賢之道無益於治者勿言

○四月丙午賜皇太子圖書并書諭曰朕惟祖孫父子於天倫最重是以祖之於孫父之於子其親愛天下莫加焉親愛之而期以富貴壽康蓋天下之同情而推明所以長保富貴壽康之道以期之者聖人之心也爾朕嫡長子

皇考太宗皇帝嫡長孫也自幼岐嶷粹美

皇考最所鍾愛鞠育提訓朝夕膝下誠以爾為遠大之器而可付以

社稷人民之重者也故隨事垂訓皆聖人之至道帝王之大經恩德廣厚譬諸天地之化豈易名言迺永樂甲辰之春親征北虜車駕將發子孫咸在

皇明寶訓

洪熙一卷

六

天顏穆清爾爾謂朕曰古之令主於盤盂几皆有銘用自警也人之行莫大於中正况為人之上者乎吾以人主中正四字為寶押師還製以賜之俾之自勉逮六師凱旋不幸

皇考賓天朕已承

遺命正大統冊爾為皇太子皇太子者天下之本係主器之重必有令德用克欽承惟中興正為德之本謹遵皇考成志製為寶押以授爾其懋敬之哉中正體用一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下萬善皆原於此隆古帝王傳授之要皆在於此人以中正存諸內則發於喜怒哀樂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行則形於動靜云為無非德也

而於君人者之施蓋又廣矣中天下而立以正天下之表其可不敬於內不慎其發哉故以中正誠身則身尊以中正治家則家齊惟中正之人是親則君子益進小人益遠惟中正之言是聽則善道日聞而讒諂日退行賞以中正則恩不濫而人皆懋功行罰以中正則刑不濫而人皆畏罪以中正施政教則治道可成而俗化可興以中正施命令則萬姓服從而四夷效順君人之道莫此為要爾懋敬之其篤念朕

睦親

皇考與朕所親愛期望之心而敬服膺之以係宗社生民之望於永遠哉

聖明寶訓

洪熙一卷

七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乙酉增諸王祿米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念帝王之治莫先親親况朕新嗣太位於此尤當加意其加諸王歲祿於是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萬石悉支本色寧府原祿一萬石悉支本色慶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萬石悉支本色代府加米十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藩府加米七千石通前萬石內本色米六千石餘折鈔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遼府加米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肅府加米五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秦府原祿一萬石內加米四千五百石通前

五千石支本色餘五千石折鈔伊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靖江王加米七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漢趙二府各加米二萬石通前三萬石仍歲加鈔十萬貫晉濟煒給米三千石

賜晉濟煒書曰念昔與兄朝夕同侍

皇祖同學講習又同飲食起居兄弟之懷夙夜悵悵特送翼善冠二金箱玳瑁帶一龍文袍服紵絲羅衣材九襲白金三百兩鈔六千錠紵絲二十疋表裏錦九疋羅二十表裏紗二十疋胡椒蘇木三千斤廐馬二十匹及令戶部歲給米三千石用伸親親之情

○十一月壬午韓王冲城襄陵王冲林樂平王冲焚各獻

詩頌

聖明寶訓

洪熙一卷

八

上覽畢以示侍臣曰韓王兄弟文詞皆有可觀亦其資性聰敏務學所致王者之學雖不在文然能留心於此不役志於他斯亦可尚遂賜勅獎諭曰覽王詩頌詞明理暢足見勤學好文之篤誦之至再嘉嘆不已諸弟皆有淳篤明敏之資自今益潛心載籍用志古之賢王使東平河間不得專美前代豈不偉哉賜白金鈔幣有差

○甲申加各長公主號及歲祿

上謂禮部戶部臣曰朕

皇考同氣至親惟諸叔諸姑今諸叔之子皆已冊封諸姑在南京朕即位之初雖嘗有分資而名號未加朕心有

歎其加寧國長公主及懷慶大名南康永嘉舍山汝陽寶慶七長公主皆為大長公主仍議增其歲祿於是戶部禮部議奏增寧國大長公主歲祿米三百石通前二千三百石內一千三百石支本色餘折鈔南康大長公主原祿米一千二百石內九百石支本色餘折鈔加懷慶大名永嘉舍山汝陽寶慶六大長公主各祿米二百石通前一千二百石內九百石支本色餘折鈔從之

○已丑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侃贊偕來朝班朝臣之下上顧見之諭鴻臚寺臣曰贊侃兄弟雖朕姪然宗親豈宜過列疎遠其令班於駙馬都尉之次著為令

○洪熙元年正月庚辰賜漢王高煦袈裟服皮弁服書曰世

皇明寶訓

洪熙一卷

九

子至言賢弟袈裟服皮弁服皆舊欲易新者今已製完顯人送去相望懸切其善調攝以副同氣之懷世子令於此月十二日歸并報知之

○三月辛卯遣中官賜漢王高煦袍服材書曰達濶隔歲懷思益深兄弟至親豈不欲朝暮晤聚共天倫之樂但以藩屏之重未遂斯志顧於同氣情當何如想在賢弟心不異此茲以寒暑袍服材九襲專人致意賢弟亮之賜趙王高燧亦如之

○甲午趙王高燧奏王府舊存祿米十二萬石在京乞官為運赴彰德

上命戶部於彰德附近倉內支杭米十二萬石給之賜書

答趙王曰賢弟有所欲為義當從便但目下軍民之困未獲京師輸運不足者亦不以勞之念王府日用不可缺已勅戶部於彰德附近倉內支杭米十二萬石送王府王府之米在京者朝廷留用庶幾兩便

戒飭宗室

○洪熙元年二月辛酉賜書周王橐曰春和計尊履納福今宗室諸王男長未婚女長未嫁蓋多有之姪雖居憂制斯事固恒在念已令所司預辦儀物但喪服一除即為舉行今歸德衛送至府中內使趙信等為婚禮擾民今悉發回府若有因此事別遣在他處者亦須取回庶免下人之議蓋朝廷與王國本出一家禮無大異惟叔

皇明寶訓

洪熙一卷

十

先帝同氣最親於今宗室最長姪叨承天位所望於叔者凡事為諸王表儀姪所行事有過不及亦望匡翼此中心之誠惟叔亮之

○甲子晉王濟熿及平陽王美圭互奏爭連伯離田賜書濟熿曰得奏田事兄亦檢閱

先帝時賢弟及平陽王所奏具見本末今仍遣人往蒲州從寔審視繪圖來觀賢弟亦令一的當人同往務盡公道庶幾將來處置得中古人有言易得者田地難得者兄弟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兄於賢弟心相好也親愛之言想惟亮察又遣書諭兄濟熿曰前平陽王言連伯離田雖已與之昨晉王亦言在

先帝時曾奏此事今檢閱不為無據已遣人往蒲州從公審視圖畫來觀兄亦宜令平陽王遣一的當人至彼務盡公道庶幾將來處置兩得其中古人有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往事悉可置度外也蓋時濟煥猶訴諸第昔所構誣未已云

○四月戊申命華陽王悅耀居武岡州悅耀蜀獻王第一子素放肆不順為父所惡父薨悅耀誣奏蜀長孫友埝悖逆怨誹十數事意在去友埝則王位以次及已勅召友埝廷辨未至而

太宗皇帝要駕

上即位察知其誣復命友埝嗣蜀王而召悅耀悅耀至猶

皇明室訓

洪熙一卷

十一

執奏友埝前過上厲色曰爾兩人行事蜀人所共知不可掩况可欺朝廷乎以庶孽而懷奪嫡之志天道果與之乎

宗廟神靈亦祐之乎抵其奏於地叱之下悅耀惶恐退明日復入奏請授護衛指揮千百戶子弟及女戶官并請以流官為世襲

上曰朝廷之制護衛官當陞降者從王具奏郡王安得專之不聽已而

上諭侍臣曰鸞集不可同處矣遂賜書悅耀曰爾與友埝本一氣至親既情義乖違同處必至相處傷湖廣武岡州民淳俗厚蓋善地也爾往居之歲給爾祿米二千石

內一千石支本色餘折鈔其體朕悼睦之心安意以行仍貯絲羅各十五表裏白金二百兩鈔一萬貫勅蜀王友埝令遣人送華陽王家屬赴武岡完聚其平日隨從之人悉還之然須厚資給以盡事叔之道

嚴祀禮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甲戌

上為皇太子浙江台州府言比文廟及學并按察分司廨宇因海風傾塌欲重建之而頻年水旱民力不逮見有沒入官屋請撤為之

上諭工部臣曰廟祀先師何惜於此而取沒入屋材其文廟令有司別採材作之儒學及按察司聽撤舊材為之

明實訓

洪熙一卷

十二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戊辰太常寺卿王勉劾奏通政使司通政使尹必用當省牲郊壇而令參議顧謙代行皆屬不恭時監察御史方糾必用他事

上曰御史所言特其一時之誤情可恕禮莫重於祀天而省牲不敬豈可復居是職於是必用謙皆下獄

○己巳

上諭禮部臣曰朝廷崇祀神祇悉有舊典主其事者當致虔恭以祈嘉貺福黎庶頗聞天下郡邑應祀壇宇歲久傾墊多不脩治甚非昭神明之道其飭有司修繕凡祭器祠宇并須堅緻潔淨所用物料悉出公帑毋飲民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以時點視違者罪之

○洪熙元年正月癸未以大祀南郊

上御奉天門文武羣臣受誓戒畢

上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際則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積累於平日者皆已乎達鬼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菲德上承

祖宗主典神天所與協恭承

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尚體朕心敬亮天工仁卹斯民庶幾克享天心風雨順調年穀豐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欽哉

○四月己未行在太常寺卿楊溥奏犧牲所見畜羊少請給鈔遣官於出產之處市買

聖明實訓

洪熙一卷

十三

上曰能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通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準洪武中價值凡物值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間諸物視洪武時直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值民怨於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準在京時值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值不足則就所在有不係贓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仁政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甲辰

上諭禮部臣曰

皇考臨御數詔有司存恤鰥寡郡邑皆有養濟院比聞率

是文具居屋敝壞內粟布絮不以時給栖栖饑寒而守令恬不留意爾禮部嚴誠約之令謹視宜施實惠毋致失所

○庚申增京師百官軍士月米先是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曰國家養兵必使平時衣食不乏無嗟怨之意則緩急用之得其力今遠戍者勞勩操練者亦少暇守衛者常不得下直間有餘丁亦別有差遣不得息在營率婦女幼稚無治生者而月糧止得五斗不足自贍此豈能無嗟怨宜如洪武中例月給一石慶曰如此恐百姓餽運不勝其勞

上曰古者寓兵於民一有調發民間騷動今之民平時雖

聖明實訓

洪熙一卷

十四

有養兵之勞而調發之際免於荷戈被甲晏然安居田里以此校之未為甚勞慶叩首曰此非愚臣所及遂召戶部尚書郭資諭曰往年百官軍士初扈從來月給米五斗可贍今都於此此曹多有家屬矣五斗不足以贍江南運輸困難然京師百官軍士艱難尤甚往往守義者困於饑寒玩法者恣無忌憚卿國之大臣獨不為遠慮哉朕於文武官及軍士月米悉欲加給五斗數年太倉儲積皆卿所掌不之用否資對曰不乏遂命增給

○洪熙元年正月辛巳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之當與民同其利民有即國家之有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

百為羣蓋民生樂業庶物咸殖馬自蕃息

先帝嘗聽民間皆畜馬然有司急於官馬孽息故民不暇於其私今且寬恤之使奉公之外有餘力可以及私從容寬暇之久庶幾可望民安物阜今後民間畜官馬者令二歲納駒一匹著為令又命大學士楊士奇等曰頃以詔書行之

○四月丁卯勅行在戶部曰山澤之利當與百姓共之故比者特弛西山樵採之禁令聞有拔本而取者於古人斧斤以時之義何如宜禁止之

恤民

○永樂七年五月壬申朔

聖明實訓

洪熙一卷

十五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解州安邑縣儒學教諭自威言安邑民饑流徙吏不知恤早傷田稼而科徵不已民實窘困無所訴告其稅糧乞折收鈔帛庶少蘊息之

上覽之曰守令民之父母艱難困苦當用心拯救使不失所今艱難如此而不知恤又重以徵歛豈為民父母之道命戶部停徵稅糧今巡按監察御史治縣官坐視民瘼之罪命吏部曰威為教官養民非其職而能憂民可嘉其以為安邑知縣

○永樂八年三月乙亥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右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啓潁州及潁州衛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上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修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亟發倉賑之勿緩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己丑

上為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為食

上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窺釜傾什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上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勸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丁丑

上為皇太子監國諭戶部尚書郭資曰今年南北直隸并山東郡縣水旱之處糧芻皆無出而有司徵索不已甚為朝廷怨其悉蠲之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以河南黃河汎溢祥符陳留鄆陵太康陽武原武諸縣多傷禾稼勅免今年稅糧馬草仍命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彰都指揮同知李信往鎮撫軍民

上諭彰曰卿任朝廷耳目之寄且河南鄉邦下情鬱不上達久矣凡有可以利安軍民者悉具奏來各府州縣亦須周歷諮訪庶幾得民之情

○工部奏脩兵器請徵布漆於民

上曰兵器不可不脩但方下詔恤民民瘼未蘇何忍復有徵歛其官給價鈔布之

○丙戌鳳陽五河等縣奏雨水沒田稼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農民勞苦至秋成為水所傷既無自給不可復徵其稅其遣人覈實今歲糧芻悉免之

○庚寅通政使司左通政樂福言奉命治水蘓松嘉湖杭常六府今歲六府田稼有傷於水者請寬其稅俟來歲

聖明實訓

洪熙一卷

十七

併徵

上曰今歲以恤民故寬之若來歲併徵民輸亦難其令以鈔布代輸

○乙未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曰今太僕馬增數倍而畿民一夫或畜三匹四匹者畢力於此故有耕桑盡廢衣食不給甚可矜憫其以分給諸衛所及臨邊戍卒俾收養乘習以待用亦軍民兩便也

○十月癸卯通政使言山東民運糧至通州張家灣因民家火延糧舟悉燬官府責償甚急民無所出奏丐緩徵上諭戶部曰山東數年水旱民窮今又厄於此宜寬恤之

其令每糧一石準輸鈔四錠

○丙午山東布政使司言登萊諸郡今歲雨水傷麥其前歲所逋稅乞令民以他物代輸

上命戶部議所以寬貸之戶部言今國用不足

上曰君民一體民貧豈可不恤宜從所言其永樂二十年所逋稅悉蠲之二十一年稅令以鈔貸輸

○戊申通政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六科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施恤

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奏章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六科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

聖明實訓

洪熙一卷

十八

朕親閱焉又諭之曰為近臣當究事理恤民難毋徒苟應故事也

○癸丑順德府廣宗縣奏今歲雨水下田傷稼頗多乞寬其租稅

上謂戶部臣曰比登萊諸郡雨水傷麥已蠲其永樂二十年逋稅二十一年所逋者令折輸鈔廣宗可準此例寬恤之若候覈實而行則民困於有司之督責其速行之而後令巡按御史審實不實者罪之自今各處有告灾者悉準此例

○乙丑山西渾源州奏民逃徙者百餘戶其田荒廢而歲額未除請以均分見在之民

上曰民窮甚故逃今以分見在之民是欲其皆窮而逃也

命戶部速除稅額若民有願耕者或逃者復歸就耕則

三年後徵稅

○十一月癸酉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仍命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洪熙元年正月己亥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朝葉叅政葉春巡行應天鎮江等八府察民利病賜勅諭曰朕祇

聖明實訓

洪熙一卷

二十九

奉鴻圖君臨兆庶惓惓夙夜康濟為心而南方諸郡尤厯念慮誠以民衆地遠情難上通今特命爾等巡視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湖州杭州嘉興八府其軍民安否何似何弊當去何利當建審求其故具以實聞爾等必公必勤毋徒苟應故事庶副朕憂憫元元之意欽哉

○三月辛未朔勅守南京襄城伯李隆曰軍民久勞宜俾休息况東作方興不可妨其農務所運營造木植已過儀真填者令運至北京未過填者俱於龍山廠收貯勅南京工部亦如之

上勅戶部工部曰連年民力疲於轉輸朕夙夜思所以休息之今北京庫藏所貯足給用度已令各處見解錢帛

金銀銅鐵等件未過儀真填者俱貯於南京庫藏如已過填聽來其原派納北京之糧仍令僭運

○壬辰罷徐州等處買羊毛時有自南京來奏事者

上召至榻前問道途所過百姓安否何如首以是對立命所司罷之

○四月壬寅免山東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稅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道路所過民情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塞義所對亦然

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悉免其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

聖明實訓

洪熙一卷

十

皇上俯恤民窮誠出於聖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即命用璽已遣使賡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可與民寸寸計較耶

○勅平江伯陳瑄曰累歲軍民運木植勞勩朕甚憫之今自儀真至通州沿河木植悉皆停運就所至去處堆垛

令人看守軍民悉散還歸其差去官運官不許以堆垛

為由遷延不歸以擾害百姓違者罪之

○甲辰勅南京太監王景弘曰朕以來春還京今遣宮匠人等前來爾即提督將九五殿各宮院凡有滲漏之處隨宜脩葺但可居足矣不必過為整齊以重勞人力

○丁未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謙等陛辭勅諭謙曰往年採木者必先虛奏數目及當起運之際倉卒採辦以足虛奏之數屬民為甚近命內官謝安侍郎楊和等往四川起運水次堆積之木朕慮安等復蹈前非特命爾往巡視但據今實堆積水次者即起運來如有比先虛奏之數今已赦其罪不問不可再採以補此數只從實起運如有不遵朕命仍前勞人採補者即枷釘差人解來

聖明實訓

洪熙一卷

廿一

治以重罪

重農

○永樂七年三月辛未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謂戶部侍郎古朴曰今夏氣將至農事正急聞輸賦之人驟於京師久不得歸此必所司貪賄故生事阻滯其速榜諭凡運賦所過官司不即放行所至倉官不即收受者皆罪不貸

○永樂八年五月辛卯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刑科右給事中耿通言驍騎等衛倉壞運糧至者露積久而虧折多工部侍郎陳壽等不預修理宜正其罪

上曰豈獨虧糧又妨農務令壽等亟修倉收納遺民歸治農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丁丑

上為皇太子監國浙江台州府臨海縣啓廣濟等處河道淤塞水閘頽壞乞脩浚

上諭工部臣曰春秋慎用民力而讓不時可令農隙脩築○十月辛酉五城兵馬指揮司言比日京城軍民私宰牛甚眾請重罰以警之

上曰愚人苟圖目前之利更不恤刑罰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時值追鈔仍治私宰之罪時鈔法滯故權為此令

○十一月丁戌

聖明實訓

洪熙一卷

廿一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耨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

○辛卯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昔先帝所立屯種法甚善蓋用心益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効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洪熙元年正月丁酉密雲中衛舊城坍塌七百餘里奏請脩築

上曰今東作將興未可以妨農事姑俟秋成

○四月壬子魯王肇輝奏本府居室損漏欲令護衛官軍脩理請停今歲護衛屯田免其子粒賜書答曰屯田國之大政

皇祖

皇考制為萬世不易之法兄初即位豈可遽違以詢賢弟之請且詔書已定獨於賢弟更之衆其謂何况子粒仍充本衛軍糧於王府固自有益也居室損漏者可俟農隙脩之

皇明寶訓

洪熙一卷

廿一

求賢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乙卯

上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主連坐之法庶得實材

○十一月甲申廷臣奏舉官者

上諭之曰君以求賢為務臣以薦賢為忠雖聖人用人不求備隨才大小皆有所用然天下之大其間豈無庶幾舉與願魯之徒誠得一人勝千百人爾等為朝臣宜體朕此意悉心訪求勿苟徇私情而不顧公義古人言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朕亦以此觀爾遂命吏部自今以薦舉至者必試而用之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鄭府長史司審理所審理正俞廷輔言科舉之弊乞加慎選

上諭禮部臣曰所言常理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此人厚重比累科所選此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以十分論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開用人

皇明寶訓

洪熙一卷

廿四

用人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甲子

上以文官員冗命吏部汰之曰古稱官不必備惟其人今過冗矣且賢否廉汙混淆無別廉汙無別則廉者之心或急君子小人並處則小人之勢常勝且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材者留其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罷之自今吏部宜精選勿濫

○九月乙酉陞靈璧縣丞田誠為州判官仍令佐靈璧縣事初誠以丞九年考績請京師縣人父老請闕言誠居

官廉能撫字有方乞復職

上諭吏部尚書塞義等曰縣官親民苟得人當加秩而久任之俾一縣蒙福今民既願留之即其政可知遂有是命

○十二月辛亥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吏部尚書塞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間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

皇明室訓

洪熙一卷

廿五

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之又不知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和正既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上顧義等曰卿等更須用心以副圖治之意

○洪熙元年三月辛巳

上諭吏部臣曰刑獄係人死生近日刑官有以貪賄敗者有以深刻敗者蓋顛倒是非民苦冤抑天灾人譴彼必不免但簡用之者亦得辭其咎歟自今刑官必擇廉明

公正謹厚之士無俾憚人得肆枉濫

○五月戊寅陞貴池縣典史黃金蘭為本縣知縣初金蘭以考績至京邑民父老詣闕言其施政寬厚有愛民心請復其任

上曰能致民數千里乞留是不負朝廷任使矣遂有是命

命官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戊午命英國公張輔等掌五軍都督府諭之曰卿等皆

先朝勲舊故託以股肱心膂其一乃志力以無媿職守

○己未置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階從一品

一品

皇明室訓

洪熙一卷

廿六

上諭吏部尚書塞義曰此

皇考之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於傳保卿等勉之遂命義為少保

○壬戌加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太傅賜勅諭曰卿國家至親且老成有德望今朕嗣位之初方資毗輔之重特命卿為太傅尚念

皇祖

皇考之大德悉心盡力用佐眇躬嘉謀嘉猷勿以道遠而或略朕虛己以俟焉賜晟鈔二萬貫絲幣束裏各十

○洪熙元年正月己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

林院學士楊溥掌閣事翰林侍讀王進等佐之

上親舉印綬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

○庚寅命都指揮使張傑等任外職

上諭之曰爾等事
皇考多歷艱難朕初嗣位豈不欲爾旦夕在左右然念爾皆老成人涉歷多而智識明今用補外職非徒使享富貴汝有材能亦得展布以助益國家蓋今最要者愛養士卒嚴固守備而正己以表下各往勉之

○四月戊辰命郎中李子潭等分往總兵官楊武侯薛祿等處專理軍機文書賜勅諭之曰朕命將禦邊其軍務

聖明寶訓

洪熙一卷

廿七

之殷重在嚴謹而文墨所寄尤重得人今以爾等重厚建於文理特命往各總兵官處凡其軍中機密文書從總兵官同爾整理必謹嚴慎密不可泄漏其總兵官調度軍馬發號施令等事爾一切不得干預總兵官宜以禮待爾爾亦宜循守禮法不可輕慢庶幾協和相濟以成國事欽哉

求言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丁亥

上謂翰林儒臣曰為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來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卿等悉為朕言當審其可否即行之庶幾少紓人困

庚寅

上諭鴻臚寺卿楊善等曰朕初即位凡吏治賢否民情休戚皆欲聞之而四方遠者無由盡達自今方岳大臣來朝即皆引見朕親問之庶幾以悉下情

○戊戌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之務重須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關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毋憚於

聖明寶訓

洪熙一卷

廿八

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十一月甲戌

上以在廷文武羣臣進言者寡勅諭之曰朕以菲德承大統君臨億兆顧天下之廣庶務之繁豈一人所克獨理亦惟賴文武賢臣相與協德共圖康濟矧屬亮陰之際尤切倚毗之心是以嗣位之初首詔中外旁求直言此實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夫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今有民困於下而不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為國以得賢為重事君以進賢為忠今居官者或貪

雜處賢否無別其何以望治效典與兵者或部伍不實紀律不肅其何以嚴防禦仕者之祿不足而冗食之員其衆法吏所尚乎怒而罪人或困於深文推之百司之務夫豈皆適於中近者如斯何以法遠豈非憲紀不振言路猶壅夫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退至公之典朕不敢私卿等皆受國家股肱心膂之寄無以直言而慮後譴君臣同體相與至誠必有嘉謀嘉猷輔朕不逮庶副倚重賢人君子之意

○丙子

上召大興宛平二縣官諭之曰朕即位之初首罷不急之務以紓民力爾為京縣親民官正宜加意撫綏使民先

皇明實訓

洪熙一卷

十九

受其惠比聞在京百姓猶有困於徭役者此皆爾等不職之故昨勅羣臣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與爾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聞朕為爾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因顧侍臣歎曰朕憂閭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猶上下不通如此况數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逸也

○丁亥

上御西角門閣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寒尚書夏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見

有未盡善皆當盡言朕見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君臣之間各謂永享富貴然未久皆至禍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始終同心庶幾可以以共圖利安遂取五人誥詞御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曰此

陛下聖德臣等其敢不勉

上悅

○十二月辛亥

皇明實訓

洪熙一卷

廿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鈔法不通兩日與卿等商畧未決朕思之稼穡間農絲枲問婦此率須詢之閭閻市井間庶盡委曲可揭榜通衢令官吏軍民中凡有所見許詣闕自陳或赴通政司投進言當從之否者不罪○甲子湖廣等布政司左叅政黃澤等來朝各上章言事上諭之曰朕所以求言者蓋欲聞民情休戚吏治賢否比來言者多舉末節細務而於民情吏治賢否之蓋文具塞責而已甚非朕意爾等方面大臣當有體國憂民之心宜為朕舉其要且切者不然何以稱爾之職遂命禮部會議澤等所言以聞

褒直言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壬辰平江伯陳瑄上言七事

上覽奏以付翰林臣曰瑄言皆當令所司速行又曰大臣能用心如此亦難遂降勅獎諭之勅曰朕嗣承大統君國子民之心夙夜倦：卿所陳數事皆今切務覽之再三良契于懷已勅所司施行惟卿忠愛之誠嘉念不忘特茲獎諭想宜知悉勅下左右或言瑄亦常談無足煩寵褒者

上曰武臣能言及此難得且今皆懼言出得罪所當獎掖以導之古人尚買死骨吾此舉豈不遠過之哉

十一月丙申翰林院學士楊容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劄獎諭曰覽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合朕心

聖明寶訓

洪熙一卷

世一

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政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今賜卿綵幣一雙寶鈔一千貫卿其領之

已亥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劄獎諭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金石之言誠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慮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肯進言今覽所奏朕甚欣喜足慰於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費卿白米十石綵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寶章春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

○洪熙元年正月癸酉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夜黃

淮諭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呂震所請令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逐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表裏

改過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

上御右順門諭楊士奇曰近日覺得羣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心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

聖明寶訓

洪熙一卷

世二

上曰然書云有言過於汝心必求諸道朕恒存此心間羣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

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之知之不難於改此卿所知也

○洪熙元年正月己丑命給朝覲官驛牧馬初兵部尚書李慶以畿內之民困於牧養官馬乃建白請令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廣七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縣文武衙門每官一員給馬一匹就令牧養其孳生準民間例無者追陪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衛所府州縣正官給兒馬佐貳首領官給驃馬俱從太僕寺及都司布政司提督考較用寬畿內之民

上命與羣臣議慶覆奏羣臣議皆合遂下令中外凡官員至京者於兵部給馬時朝觀官在京已給過半有近臣力為

上言事體不便者

上大悟時陝西按察使陳智亦曰按察司官受太僕寺提督牧馬是風憲受制逐勅兵部曰初羣臣所議本欲使行民今審思之誠有未當蓋國家以祿待士使牧民也今以馬責其孳牧非惟失禮臣之體將有虧折貽害無已遂使廉者難保其操行貪者得假此擾民况以下詔寬恤民間牧馬令二歲納一駒豈復於官猶責孳牧縱使各府州縣大小官一皆牧馬總約不及數千其於朝廷補益幾何今朝觀官但已領馬者就依洪武中欽給官馬例給之不問孳息未領者悉止勿給

皇明寶訓

洪熙一卷

世三

○三月丁丑

上以災異屢見而進言者鮮勅諭文武羣臣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天下之大政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數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言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羣臣所共知也間因大理寺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槩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令謙就職但免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蓋少豈以為無

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為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摠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為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朝參如故

明治體

上初為世子

太祖皇帝召

上及秦晉周三世子朝夕親教訓之歷試諸事嘗命分閱

皇明寶訓

洪熙一卷

世四

中外臣民奏疏

上獨取其切於兵民疾苦及關

宗社大計者白之

太祖覽之稱善其間有一語一字之謬者悉置不以白

太祖指示之曰爾忽之耶對曰不敢忽顧小過失不足以瀆

天聽

太祖喜曰孫有君人之度哉

○永樂八年五月甲午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吏科給事中陶瑋有罪下獄時瑋啓其鄉一工匠不赴公役而私賈於外

上曰爾以是為忠耶朝廷置六科雖以考察奏牘防閑欺

蔽亦欲聞政事之闕失下人之休戚今朝廷政事兵民休戚豈無當言者皆未聞政言而獨瑣及此豈汝嘗有私憾乎命刑召匠訊之刑部還言匠已役滿將歸暫賈以給路費其家居與律隣素有私忿蓋誣之遂下律獄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己未錦衣衛指揮使王節等奏比來校尉上直屢失所懸銅牌銅牌所憑關防出入者請治之以懲

上曰昨日下午詔赦有罪今日遽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治遂諭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則民從不信則民貳國家使人用信為本故昨日降詔惓惓在信爾等各務遵守毋致朕食言以失人心

皇明實訓

洪熙一來

廿五

○洪熙元年三月壬申周王楠奏欲以河南都司衙門與汝南王家屬居住遺書答曰

祖宗建置都司總制一方所係非輕不敢移易汝南王家屬至可於三護衛衙門內擇一寬濶者居之此為得宜興學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禮部引奉縣歲貢生秦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論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收守匪人收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古事不通道理不明十率七八此豈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弊嚴考之本經四書義不在文詞之

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盡取之嚴則無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十一月壬申

上諭禮部臣曰太學聚天下之士教之以備任用蓋因其已成而益充之今郡縣歲貢生率記誦陳言以圖僥倖求其實學百無二三爾禮部宜勅有司督學官嚴訓誨必通經成才方得充貢蓋學者先立根本於鄉學然後進充廣於太學若在鄉學全未有成而望有成於國學焉有此理

○十二月甲辰

皇明實訓

洪熙一來

廿六

上諭吏部臣曰師儒之職不可濫授此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模範稱之模範不正其所造器何能得正比來國子生務實學者甚少大率於諸司歷事苟延歲月以圖出身固是學者志趣卑下亦由師範失職所致卿等每引選國子監官皆循資格陞之不聞舉一道德老成之士如何望太學之師皆得人自今慎重其選

大明仁宗昭皇帝實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崇儒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甲辰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十二月己巳禮部尚書呂震奏有

皇明實訓

洪熙二卷

乙

旨賜衍聖公孔彥縉一品金織衣衍聖公是二品如旨賜之過矣

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家國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

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亦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儒之意

正風化

○永樂八年三月己丑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啓蘇州府妖婦誣降邪神法當絞其子累乞代死據法不可從而堅請不已

上曰此亦子情所難可特以子之故曲宥其死然妖人不罪無以示懲杖而釋之

○七月丁丑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謂禮部尚書呂震曰人情相愛則祝以多男而民庶者國家之祥近謂京師愚民有厭子息多生輒棄之不育者傷天地之仁失父母之道宜嚴禁止之再有犯者并兩隣加罪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乙酉靈山衛指揮張忠過真定取民女子為妾已納聘蓋女子先受他聘矣而父母利厚皆更許忠未行其先聘者訴于官事聞

上曰婚姻風化之原既有成言義不可易今嗜利而中易

皇明實訓

洪熙二卷

二

之循夷虜之陋以敗風化此父母之過命法司罪主婚者女子歸先聘者如忠不知即不坐

○十月戊午免遠安王貴嬪巴東王貴璵為庶人勅曰送終人子大事爾兄弟父喪不奔喪五刑三千莫大不孝國之正法朕不敢私今悉削奪王爵降為庶人仍屯荊州於蘭王墳園居住其原受遠安王巴東王冊印即封識付使者歸納原隨校尉悉令回京爾其深自循省改過易行以副朝廷優容之意蓋二人永樂中嘗誣告其父有不執謀至是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降勅削奪云

○十二月甲辰吏部舉奏興州左屯衛經歷李能許丁憂事
上曰孝子事親惟日不足不幸已死初猶以生事之不忍
遽死其親今親在乃詐言死以誑朝廷不孝不忠孰大
於此命付法司治之

○洪熙元年三月丁亥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
而絕其祖宗父母不顧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
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
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入宮刑乎
朕亦惡之蓋宮刑下死刑一等耳亦須嚴切禁止顧大
學士楊士奇等曰此事須已詔書行之

皇明實訓

洪熙二卷

三

諭臣下

○永樂七年十二月壬子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都督譚青率官軍赴北京陛辭

上諭之曰為將以號令嚴明部伍整肅近聞軍士在外往
往暴橫擾民剽奪財物此皆為將不能約束之過夫兵
以除暴衛民乃為暴厲民可乎其及約之母自取罪責

○永樂十八年十月乙卯

上為皇太子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學士楊士奇曰此醉
翁亭故址也因嘆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
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

上為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

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
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遣監察御史楊燮等十四
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諭之曰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守之官
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今遣爾等
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專為脂韋諂媚而政事不
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為政簡易民
悅服之者有虛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潔
無私謹謹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當明白具實以聞無
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於衆斷之以
皇明實訓

洪熙二卷

四

公可也各賜鈔二十錠為道里費又諭之曰御史朕之
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耻違禮
法朕亦不汝貸汝往勉之

○十二月丁未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
人受害乞罷其貢

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
具悉西事卿陝西人有不悉耶為大臣當存國體卹民
窮毋侵削本根驥所言其皆從之

○洪熙元年正月乙亥勅諭天下文武羣臣曰朕惟天地
以生物為德人君以安民為務設官分職簡賢任能所
以相成其功朕祇紹鴻圖仰惟

祖宗創業守成之難夙夜惓惓體

天為治嗣位之初黜陟有罪不急之務一切停罷選任賢良共圖維新之治期與天下安於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理生民未安斯朕之責亦爾文武羣臣之責尚思勉之咨爾文臣六卿掌國之庶務布政司受任方隅守令典郡邑大小庶官各有攸司其竭忠殫慮以安黎庶銓選必擇人賦稅必有常禮教必修明兵政必振舉刑罰必平恕營繕必擇節凡百政令必勤審度以存恤為心內外相承與利除害休息以蕃其生勸課以厚其本興學勸士以正其俗以成其才必使吾民衣食充足禮讓成風區夫匹婦咸得其所斯為稱職咨爾武臣都府

聖明實訓

洪熙二卷

五

掌國之軍政都司控制一方衛所邊圍各有信地其悉心戮力以衛國家簡閱訓練必公必勤紀律部伍必嚴必肅器械必堅利城堡必脩繕糧芡儲峙必足於用巡邏瞭望必謹以備使奸宄屏迹吾民安於無事其要以撫養軍士為本卹其饑寒念其疾苦用之萬全斯為稱職至於風憲為朕耳目朝政關典吏治得失軍民利病百官有司孰賢與否悉宜廉察必使官得其人政無不舉人咸樂生斯為稱職夫君臣一體上下相須朕勉於修德爾尚勵於忠貞弼成治化以濟斯民於雍熙泰和之盛不其偉歟朕代天子民恪存戒飭不以小人備任使不以浮費傷財力不以刑罰先教化不以貪黷勞士

卒爾尚體予至意以稱職任惟忠足以事君惟仁足以恤人惟勤則庶事集惟廉則公道存乃若驕盈縱恣朋比用事貪暴捨克漁獵吾民或阿諛從吏徒務容悅庸庸保位無補於黜陟之明賞罰之公典章具在爾其欽哉

○三月辛卯命安平伯李安為叅將往交趾與榮昌伯陳智同掌軍務賜勅免之曰爾父明達道理持身謹行盡忠國家朕未嘗忘爾亦能卓立繼父之志出入軍旅通練事機朕用嘉之今特付爾一方之寄其益敬慎盡心效謀懋建功業庶幾有光爾父而不負朕之委任欽哉

戒飭臣下

○永樂七年二月戊戌

聖明實訓

洪熙二卷

六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召各城門郎戒諭之曰朝廷設城門郎專以關防守備毋受制於權豪不可縱姦人亦不可阻平民宜盡爾職將別遣人巡視不能盡職有罰

○永樂八年二月癸丑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謂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曰五城兵馬專以巡警京城若畏避權勢縱惡長奸將小人得志善良受害爾其戒勵之使各脩厥職

○永樂十四年正月乙卯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右春坊右中允吳均等言國朝之制京官有犯必奏聞然後逮問永新伯許成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違越禮法宜正其罪

上曰成武人不達事體姑宥之已而召成諭曰古之賢臣不恃功而犯法惟能守法然後可長保富貴爾其慎之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辛未命定國公徐景昌富陽侯李茂芳受學于國子監初文武百官居

大行皇帝喪皆齋戒出宿公所景昌茂芳等不出宿為給事中劾至是召二人面諭曰景昌

皇妣之姪茂芳

皇考外孫

皇考賓天臣民如喪考妣爾兩人乃安處私室顧情與禮何如此不學之過遂有是命

○九月乙亥命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梁銘鎮守寧夏

皇明寶訓

洪熙二卷

七

上諭之曰寧夏西北重鎮其軍民艱窶已甚爾為守將務撫綏之且爾既有常祿宜惇廉潔之行果若服食所需不能繼當以告朕慎毋貪暴主事以困軍民蓋銘屢以貪賄致敗故申飭之

○洪熙元年正月甲申勅大同叅將都督僉事沈清及掌山西行都司都督僉事李謙曰朝廷謂爾等才智託以邊事正宜同心協力綏撫士卒勤於操練晝夜以警備為心庶稱委任今畧不聞邊備如何設施城池如何修葺軍士如何操習糧儲如何蓄積但聞各持私意搜羅過失互相訐奏若此所為何以稱朝廷之付託朕念武安侯年老故命清為叅將副之一應事務清當與武安

侯計議停當乃行靖安敢專擅行之李謙職掌都司應有軍政須聽武安侯發放是非可否自有公論謙安敢與之相抗自古賢將皆務協和以成國事爾等不此視效乃私相忿爭果賢乎非賢乎宜深思前過改悔從善否則罰加爾身雖悔無及

○三月己卯勅寧夏叅將保定伯梁銘曰爾昔所為屢犯憲紀因辱損挫艱苦備嘗朕念守城舊勞有爾之過加爾之爵謂必能懲創為善故授以邊寄期爾禦邊外侮靖安疆陲庶幾朝廷無西顧之憂爾不思感恩圖報乃包畜貪心誅求無已且古之為將者與士卒同甘苦暑不張蓋軍罷未成將不先食今爾不恤軍士之艱不以

皇明寶訓

洪熙二卷

八

防禦為重忘情貪虐加以酒色日不事事假如虜寇猝然侵境何以為備自今宜深思前過改易所行潔已恤下盡忠務公庶幾副朕之委任若復蹈前非國有明憲爾其省之蓋時自寧夏至者言銘罪非一人故降勅切責之

○丁亥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大理寺卿虞謙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率成風姦民欲嫁禍良善者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為說一里名於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間覺此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

言所患者以言為諱况今所急尤在於通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顧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詔書行之

振風紀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子

上謂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曰御史朝廷耳目當清心正己以振憲綱比年貪黷之風甚矣自今有差違者循洪武中例賜以衣鈔若復貪黷罪之不起

○洪熙元年五月辛未

上諭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治之體

皇明寶訓

洪熙二卷

九

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吏之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嘆曰都御史十二道之表如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重名爵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甲申嘉河衛指揮阿必察等遣女直頭目咬納等來朝且奏乞授咬納等本衛指揮

上頓侍臣曰一來朝遂授指揮再朝當授何官且有功者

又何以賞之不許賜咬納等鈔幣遣還

○丙辰忽石門衛指揮使沙籠加及頭目亦失哈等來朝乞授亦失哈本衛指揮

上諭之曰今一來朝遂授指揮有

先帝時累累來朝今尚為千百戶者其心必不安矣彼既不安汝得此職豈能自安但永堅忠誠不患無官職也遂賜沙籠加及亦失哈等鈔幣有差命禮部厚待之遣還因謂尚書呂震曰

祖宗官職當為

祖宗惜之震對曰外夷人授之官而非有俸祿之費似亦可與

皇明寶訓

洪熙二卷

十

上曰先帝所授外夷人官亦非有俸祿何為不輕授吾重官職以寵此徒而又自輕之可乎且得一人而失衆人亦不可也

抑倖進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乙亥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備次授官上曰為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脩己治人之道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屬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

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科辦事以圖報效

上進二十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於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多言諸生萌倖倖之心

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戊子長沙府民有自宮求為內侍者通政使司以聞

上曰游惰不孝之人忍自絕於父母豈可使在左右發為

皇明寶訓

洪熙二卷

十一

卒戍邊

○十月癸卯興州左屯衛軍徐翊有子嘗自宮入為內監

翊奏乞除軍籍

上曰為父當教子為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致自傷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尚敢希除軍籍耶出其子使代軍役

退不肯

○永樂七年六月壬戌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方恢父喪不下

憂事覺

上曰御史朝廷紀綱之職彼既不孝何以糾正百僚令錦

永衛執送行在奏請罪之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庚申前工部右侍郎伏伯安先坐姦事罰築城至是遇赦當復職

上曰淫穢之人不宜汙朝行黜為荊門州知州

○辛酉殿掌中都留守司都指揮僉事牛諒戍交趾初上命諒從武安侯鄭亨鎮守大同諒憚行且不樂屬人即跪奏曰令臣性治事乎抑為隸乎

上曰朝廷重邊務命爾從總兵大臣庶幾有贊畫之益顧為違是何等語朕初即位爾敢方命不恭如此將朝廷不復使人耶令公侯大臣推問之遂奏諒懷詐不忠無人臣禮法當誅

皇明寶訓

洪熙二卷

十二

上不必誅亦不可用遂有是命

○九月癸酉朔降山西按察使陳諤為海鹽知縣諤初為湖廣按察使擢撫楚上細故

上素廉之後改山西坐事落職至是遇赦應復

上曰諤小人也宜以玷方面遂降知縣

○庚寅黜太常寺少卿周訥為交趾升華府知府訥永樂中為禮部祠祭司郎中嘗再上疏請封禪

太宗皇帝不聽後以方賓薦入太常未幾親喪丁憂至是

來朝

上曰諛佞之人宜遠外不可以玷朝行遂黜之

○十一月壬午降浙江按察副使趙緯為嘉興縣典史初

緯為糧料給事中務撥拾人過失以希進擢至是來朝
上曰此人尚在耶懷蛇蝎之心豈可復置當道故有是命
防微

○永樂七年十二月戊申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守京城門內使言城門即擅離所
守縱酒廢事城門郎亦言嘗以母病白內使雙歸即來
未嘗擅離蓋嘗以事忤內使故挾私誣構

上曰城門郎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周朝廷下誣無罪之
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衛治之仍命司禮監榜示今後
內官使有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悉重典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庚辰內官馬騎傳

聖明實訓

洪熙二卷

十三

上旨諭翰林院書勅付驥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時驥
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
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
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間百方請求左
右為言再往當有利於國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遂
止

筆弊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壬午

上諭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強其所無比年如
丹漆石膏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

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歛金弊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
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踊數十倍加有不肖官吏受賂
為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肥下人
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直市之
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十月庚戌

上諭鴻臚寺臣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面
陳者許具題本於宮門投進真得速達今訴私事多私
思者亦進題本掩蔽欺眾以圖僥倖壞法亂政弊莫甚
焉今後惟警急機務不得即面陳者許封進題本其餘
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仍令三

聖明實訓

洪熙二卷

十四

法司知之

○洪熙元年四月戊申命行在錦衣衛指揮使王節遣官
於濟寧儀真鎮江等處巡捕寇盜

上曰往年所遣捕盜官多不得人屬民更甚於盜今須慎
選若復踵前弊爾等與之同罪

地利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乙亥

上以京師人眾而苑薪往往取給千數百里外命工部弛
西山樵採之禁尚書李慶奏曰盍惟聽官府採用
上曰古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
有節其實亦為民守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

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况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勿禁

○十一月庚辰

上以鈔法久滯聞南京抽分場舊所積薪及龍江提舉司所積竹木甚富有至二三十年者因歎曰積聚本以資人今京師軍民得薪甚難與其積久以待腐何若散之以利人遂諭工部臣其二處所積除足歲用外餘並以需軍民每百斤官價鈔五貫悉收存軟舊鈔庶便貧者

○十二月癸丑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蓋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

皇明實訓 洪熙二卷 十五

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為姦者其傍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朕之心凡有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

武備

○永樂八年五月丁卯朔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兵部言羽林前等衛故軍官之子賈福等三十一人俱以父功免比試照例優給聚職

上曰武官子弟不開弓馬一有緩急將焉用之命都督府依例比試不中者罰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癸卯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城池為民保障今天下無事日久城墮池堙所司耽惕不知脩治一有警急何以衛民宜下各都司令督各衛所委正官巡視城池有傾塞者於軍士農種之暇併工脩理務令堅固若臨邊境則不俟農暇即日修治

○十一月乙亥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李慶等奏請令直隸及近京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可之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倣此意無廢屯種令軍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還歸庶皆不妨誤

皇明實訓

洪熙二卷

十五

○洪熙元年正月丙子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李慶劾奏天下都司衛所守禦指揮千百戶職在治兵而其間多貪暴怠惰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脩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至廢弛今因其來朝請付法司按治

上召至前諭之曰兵部所言良是國家之政莫重於兵備雖四方無事然不可一日忘備爾等職典斯事而倍慢如此罪誠難恕但嗣位之初未欲遽寘爾罰其歸勉圖自新實部伍練士卒利器械完城堡明屯守之法而廉潔守已毋縱貪刻以害軍士朕將遣人閱視有一不悛必罪不宥

○四月丙午

上以親軍諸衛軍士多缺伍守衛皇城者不得更番或經月不一歸家者命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選京師散衛軍之精壯者助親軍守衛親軍專守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時守衛軍三日輒有賜鈔慶言舊制無散衛軍守衛者

上曰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在公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今使勞者得更番而助守衛者亦預被賞賚此姑一時權宜非為定制俟親軍補伍有人悉如舊慶曰守衛事嚴散衛軍豈可盡信上笑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為人上在布德施仁以聖明實訓

洪熙二卷

十七

備邊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子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曰國家雖無事邊境不可一日不備緣邊諸衛常須核實部伍申飭號令庶幾守備堅固冠至無虞比聞邊將多玩棄法度軍伍之間名存實亡須遣御史覈視之

○洪熙元年正月乙未勅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曰欽天監言天象有警朕恒以違事為慮蓋虜情誦詐或

弱而見強或強而見弱或出或沒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為邊將者須深思熟慮晝夜閑防今自冬及春其聲迹無聞不可遽謂安靜無事萬一默奔豕突當思有以禦之宜整棚軍馬令各城池屯堡收拾堅固各閑隘用心守把各烟墩仔細瞭望頃刻不可怠忽慎之慎之今農務將興又不可妨誤屯種勅遼東甘肅寧夏山海永平宣府開平總兵及備禦鎮守官亦如之

○二月壬寅勅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及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曰去冬以來虜寇動靜無聞朝廷所遣使亦久不回卿等宜思患預防今長安嶺守關指揮秦達賊人馬約五十餘人直抵照字驛劫掠未審是何部落

聖朝實訓

洪熙二卷

十八

遼東武進伯朱榮亦奏元良哈韃毬欲來賣馬又哈密近遣人進疏黃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緣此數端皆須計慮虜中既有硫黃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關亦須有備大同宣府一帶空曠虜熟經之路宜整棚軍馬晝夜嚴切隄備古云有備無患其慎之慎之庶副朕委任之重仍勅寧夏甘肅遼東山海永平開平諸將一體嚴備

○三月庚寅勅鎮守大同武安侯鄭亨常年隄防虜寇皆以秋冬及春夏則惻虜賊誦詐或窺伺無備來襲不可不慮宜嚴督將士整棚軍馬堅固城池屯堡用心隄備及督各隘口烟墩十分仔細瞭望守把不可怠忽勅各

處總兵備案及勤守官亦如之

○乙未勅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今欽天監奏天象應東夷有兵卿等須晝夜用心整頓軍馬嚴固守備不可須臾忽忽勅山海永平等處總兵官遂安伯陳英等亦如之

○丙申勅口外總兵官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祿所奏山後延燒雖是野火然不可輒有懈怠之意蓋虜寇諂詐况近日數有天象其占皆謂邊警須晝夜用心閑防哨瞭各關隘及守烟墩軍士務要精壯毋以老弱有疾之人抵數誤事邊上一應事務宜竭心盡力以副委任

○四月甲辰勅諸邊將欽天監奏天象應有暴兵宜十分用心整頓軍馬晝夜嚴謹提防不可怠忽

皇明實訓

洪熙二卷

十九

論邊將

○洪熙元年夏四月庚子朔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廣寧前屯衛刺梨山百戶鮑麟私遣軍士還家致為難賊所虜

上命巡按御史詣彼審實處麟軍法降勅諭榮曰夫將者士卒之表為將能廉公勤慎紀律正號令肅斯下人有所稟承無敢縱恣總兵又諸將之表能慎諸已誰敢不慎朕即位以來夙夜惓惓以邊務為心屢勅總帥嚴督將士用心哨瞭提防而將士畧不遵承察其所自皆由總兵之人不體付託之重恬然自逸未嘗一出巡視閑隘壯士健卒擁衛左右饑寒窮苦無資之人則令備瞭

望守關口上下和師成風軍務都不留意是以寇奄至而不覺人被虜而不知其指揮千百戶固難逃罪總兵之人亦復何顏卿先朝老臣朕所倚任但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祖宗至公之典須相與共守自今宜加警省嚴號令明紀律遠斥埃慎守備躬勤率下毋蹈前失庶副朕委任之重近陽武侯薛祿等率兵巡邊殺獲虜寇將士咸論功行賞薊州虜寇入境劫掠人民其總兵官遂安伯陳英及都指揮陳景先等並停俸祿并諭卿知之

○勅責山海永平等處總兵官遂安伯陳英及都指揮陳景先朕以爾等材智可用命鎮守邊陲防禦虜寇保障民人又屢勅爾嚴督將士謹慎防備晝夜用心哨瞭不可怠忽今薊州境內寇至而汝不覺邊人被殺擄而汝不知御史交奏爾罪請付法司朕姑曲貸但勅停爾之祿夫朝廷至公之典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決無所私近陽武侯薛祿等殺獲難賊有功將士咸加官賞遼東廣寧前屯衛百戶鮑麟私役軍人致為賊所擄已諭軍法處死其總兵官朱榮亦遣勅切責所以未付爾於法者蓋期爾革前過勉後效爾宜深省躬勤率下以副朝廷委託之重若復蹈前失國典具在朕不爾私遂賜勅偏戒邊將

皇明實訓

洪熙二卷

廿

○并肅總兵官都督費瓖奏送虜中歸附人家小五十二

口赴京又奏有婦女二十七口存留等候親戚待後起逃上慮慮情多疑久或生變勅諭獄曰所存留婦女不問有無親戚在後即盡數差人送來爾名臣子孫為國重臣先帝謂爾練習軍政付以邊寄朕承

先志付託尤專不意爾比來溺於宴安而懦弱不振低眉俛首受制於人大丈夫所為固若是乎宜痛自懲艾奮志卓立勉圖後效庶副朕責望之重蓋

上聞軍中諸事獄不能專悉聽中官指使云

○甲子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奏請促遣高山等四衛官軍詣大同屯守賜勅答曰去冬爾奏此事已勅該府兵部准行但以嚴寒姑待開春調遣卿等因循不及

畢明寶訓

洪熙二卷

廿一

時催督延至於今方以為言今屯者種已入土若督使動移則所種盡棄況各衛相距大同亦遠縱督之急行到彼亦及夏中農時既過何以措力徒使軍士彼此失業審若可緩即姑緩之此蓋卿等忽畧之過然爾職務軍旅此治文書者之忽畧也今於文職內簡有才識者一人遣來專理軍機文書凡有文移與之計議可行即行有稽緩錯繆則罪在彼非卿等之過若軍機調遣則卿等專之彼不得預庶幾各任其責

○乙丑初各處總兵官軍中机務貴在謹密而不稽滯比武安侯鄭亨處稽緩一事所誤非小蓋治文書者之失於檢點已度卿等亦不免此失况聞諸將多用卒伍之

人治文書未及施行已漏泄傳播於事非宜今於文職內簡重厚有才識者多遣一人來專理文書爾與之計議而行文書有漏泄稽誤責在彼若軍機調度一切之事彼無預焉

卹將士

上初為世子

太祖皇帝召

上及秦晉周三世子朝夕親教訓之歷試諸事嘗命分閱

皇城四門衛士

上還奏獨俊

太祖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閱之故俊

畢明寶訓

洪熙二卷

廿二

太祖喜曰能體恤下人是吾心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戊辰風寒

上御西角門視朝罷顧謂翰林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漸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拊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施溫言人猶感勵况今受實恩敢昧報效但願

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為一體况將士為國家躬勤勞瘁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逮頃卿等翼輔古人有

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其道可也
○洪熙元年正月乙未勅平江伯陳瑄曰官軍運糧遠道
勞動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之費而糧米耗折
所司又責倍償人情難堪洪武中有令許運糧官船內
附載已物以資私用今後準此令官府無得阻當

賚功

○洪熙元年二月乙丑遣勅張諭總兵官太子太保陽武
侯薛祿等曰得奏知虜入邊境卿等躬率將士奮驅追
之擒捕斬馘虜遂大敗狼狽奔潰可為能副委託之重
使邊將皆然何患不除何功不立朕甚嘉悅特遣太監
楊瑛鴻臚寺卿楊善以酒千罇羊百羖往勞官軍至京

皇明寶訓

洪熙二卷

廿三

論功行賞

○四月戊申薊州山海等處鎮守都指揮陳景先奏率領
官軍追襲虜寇冠斃於神銃遂潰走獲其器甲及馬百
餘匹并追回所虜人口

上命就以所獲馬給將士仍命戶部復景先祿而遣使賚
勅諭景先曰爾前以失機停俸今有功可贖已勅戶部
還所停俸其即取勘官軍有功者并原失機今能用力
追勦者分畧等第具姓名報來務令公道毋縱私高下
朕將頒賞焉

厚勲戚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癸丑故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徐

膺緒子景珩來朝

上諭吏部臣曰我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中山武寧王德最盛景珩兄弟皆其
孫且

皇妣之姪父死時兄弟皆幼廢學可擇師就其家教之使
知為人之道庶幾不忝厥世又諭景珩等曰人之善道
載於書爾讀書則知之知之必行之由是為孝子為忠
臣可以有先爾祖爾今雖年長古人多有晚學而成德
者能百倍其功何患不成其勉之又顧翰林侍臣曰富
貴家子弟習成驕傲雖有良師未必能降心受教爾等
其程督之一月兩加考試庶使知所勉勵

皇明寶訓

洪熙二卷

廿四

○洪熙元年三月癸未命魏國公徐顯宗從學國子監令
太子少傅楊榮送之入監曰爾往諭司業此開國元勲
之後欲其家與國同久其子孫必能奉法循理務孝與
忠乃克保之顯宗孤子其加意教訓使長成有立不失
祿位庶稱國家待功臣之道遂賜司業貝泰鈔幣

卹舊勞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丙戌命錦衣衛將軍趙信等百二
十八人俱為百戶補外先日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此輩事

皇祖

皇考久者三四十一年近者不下二十年少壯入侍白首不

需一命人情謂何可閱其歷年久者明日引來至是悉授百戶與善地衆皆感恩頓首

○丁亥命左春坊清紀郎張根司經局校書彭敏致事是時舊宮臣皆有陞轉獨根敏年老賜勅及白金鈔幣命致事勅曰卿等事朕青宮久矣勤慎小心始終不懈又以篤實令侍諸子講讀朝夕啓迪資益良多今朕嗣大位方將顯用顧爾蒼顏白髮超步惟艱不忍勞以職務特命致事還鄉爾尚瑞志簡欲以佚餘齡勤善率人以惇里俗用副朕優待舊人之意欽哉根等陞辭

上語之曰爾身尚康健歲時一來見朕也皆感泣稽首

○十一月丙戌陞太子賓客戶部尚書郭資為太子太師

命致仕

洪熙二卷

廿五

上諭侍臣曰資歷仕四十餘年

先帝舉義之際從朕守城備極艱難事苟有利於國毅然身任不避仇怨今方圖任舊人而資老病朕不欲更煩以政故優之是日賜資白金百兩鈔二萬緡絲幣二十表裡命戶部復其家復賜之資勅曰卿事我

皇祖

皇考四十年歷官中外致位通顯列于六卿遭遇如斯可為盛矣卿有賢實之資剛直之氣志之所驚惟在國家有利於上毅然身任不畏強禦雖怨聚於已而不暇顧雖害及於已而不知避可謂忠貞篤實之臣矣朕初嗣

大統嘉與老成共圖治理矧肇建儲副兼資贊輔顧卿抱疾累歲步趨惟艱不忍強勞以事今特陞為太子太師俾致仕歸嗚呼念二十年之前與卿同處一城早暮相聚勞勩艱苦何可勝言今太平無事當相與共樂於安逸而卿以疾去能不有感於懷哉今命戶部悉免卿戶內賦役卿歸休鄉里強飲食慎醫藥優游自適以娛暮齡以副朕眷懷後命戶部月給支資半俸終其身

○十二月庚戌故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子達來朝時達甫十餘歲

上召至前撫問之命左右賜食及衣顧侍臣曰忠事

先帝於兵戈艱難之際又輔朕於春宮篤厚誠謹良有裨

洪熙二卷

廿六

益今朕即位而忠獨早歿因慨歎久之遂命吏部授達翰林院檢討月食其祿俾歸進學俟年長召用是日召故吏部侍郎許思溫之子俊亦至授太常寺贊禮郎俾進學翰林以待用思溫初為北平按察副使從上效守城之勞蓋

上於舊人眷念不忘率如此

○甲寅加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工部尚書勅曰茲為胡虜梗化累犯邊疆我

皇考太宗文皇帝為

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討豈期醜虜畏威遠遁班師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上賓六軍在外朕又遠達膝下及其崩殂兒孫亦莫能知惟卿盡忠為國報

先皇帝恩德獨為果斷致有今日家國寧謐

宗社尊安今朕奏告忽思至此實感不已卿當眷養耆老悼愴惶之際報卿甚微今追前愆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表裡各十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卿為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全支尚書本色卿當領服以慰朕懷

○洪熙元年三月丁亥勅開平備禦都指揮使齊安曰昔我

皇考奉天靖難卿奮不顧身效忠行陣櫛風沐雨破銳摧

皇明寶訓

洪熙二年

廿七

堅備嘗勤勞以就功業繼奉命鎮守關平又能竭心殫力協贊戎機輯寧邊圉多歷歲年肆朕即位以來尤隆委任比聞卿年踰八十壯志雖存體力益衰而邊務之殷耄勤不懈朕甚憫焉勅至可即還京優游閑逸以樂耄康用副朕優待老臣之意

○四月甲寅

上念舊勞賜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勅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權兼詹事日侍左右時肇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惟難卿以善訓君以義狗國勞心焦思不恤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

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己意創製蹇忠貞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躬予於艱體朕愛卿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懋永終是圖欽哉勅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曰往者國家肇建兩京政務方殷朕膺監國之

命卿以翰林親臣兼職春坊留侍左右贊助庶務數答章

奏籌畫之際適中惟難朕恒以為慮尚賴卿一二臣僚

皇朝寶訓

洪熙二年

廿八

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未嘉猷入告于內期予于治以惠黎元正固無二簡在朕心茲以己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子孫亦由是知卿躬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克交脩以成明良之譽欽哉

禮羣臣

○永樂七年十一月壬辰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命醫往視刑部侍郎張本疾初上以運軍需諸物赴行在者河小水漲運舟業集阻滯不進特遣本沿河督視本躬勤勞暮為方畧立程度行舟

皆通公私便之至是有言本疾

上曰本貞能視國事如家事為臣盡心如本難得命太醫院遣醫馳往視之仍賜本鈔五百貫及貂帽貂裘

○永樂八年四月庚戌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韓觀以疾聞上曰觀在廣西久亦克盡心蠻夷畏服命太醫院遣醫往視仍遣行人牛肆問疾賜觀鈔二千貫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午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自古人君厚其臣必體其情而及其父母故後世有推恩封贈之典今武臣皆得封贈祖考文臣得者甚少

皇明實訓

洪熙二卷

十九

太祖

太宗之世既皆行之明著吏部職掌蓋褒善勸功勵人心於忠孝者在此其舉行之但毋越成憲濫及匪人耳

○十一月壬辰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遇節皇親例賜鈔在廷文武股肱之臣朝夕相與可否機務而有故不宴者即同疎遠小臣皆給節鈔五貫殆非朕禮大臣之道汝識之繼今遇節不宴者凡任事之臣公侯伯都督尚書賜鈔一千貫侍郎五百貫

○洪熙元年正月壬辰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臣在任久者今皆令還鄉展

省其得誥勅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費往還有道里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皆者鮮矣自今歸者皆賜鈔公侯伯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四品三千貫五品二千貫六品七品一千貫八品以下皆五百貫著為令

○二月戊午陞國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儼為太子賓客仍兼祭酒命致事賜勅諭曰卿以文學事我先皇帝之寵儒者與儒者之遇

聖明皆至盛矣而卿居太學不數歲復召入翰林職史事效勞茲多朕嗣位以來篤念舊人而卿以疾不見者數

皇明實訓

洪熙二卷

廿

年昨因命卿侍皇太子講讀乃聞卿疾日增弗任厥勞朕用憫然特進卿為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事還鄉已勅戶部免卿子孫雜泛差役待卿終身卿其端志坦懷以率鄉里優游桑梓以樂餘年用副朕始終禮待之意欽哉

褒贈

○洪熙元年三月壬申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于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旌褒之典况大臣捐軀為國何可不加褒卹其贈儁為太子少傅令翰林定謚遣人祭之翰林奏謚儁節愍

上歎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甲戌初

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諭旨翰林定金忠等謚賀銀預為大學士楊士奇等履奏

上曰此數人皆在

先朝盡心國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游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旌褒之庶幾禮賢厚忠之道但朕意未嘗及銀蓋銀之勞可贈官而行不應美謚如加銀惡謚又過不若無謚人不得議古人制謚正為定論美惡以示至公卿等宜盡心

聖明寶訓

洪熙二卷

廿一

明刑

○永樂七年六月甲辰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刑科右給事中耿通等劾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及監察御史袁綱覃珩朋比蒙蔽誣搆善良陷之死地綱珩已下獄瑛為長官不宜獨宥請并治之初瑛言兵部武庫主事李貞受皂隸葉轉等四人銀各四兩請下貞獄

上曰貧賤乃為皂隸亦有銀致賂耶無罪者勿枉其審實行之數日貞妻擊登聞鼓陳訴御史遣獄吏至家傳夫之言索首飾銀納贖而索甚急自念夫志守廉潔且家陝西素貧而今始仕未嘗有餘貲製銀首飾也乞為辦理

上曰此寃獄也吾初固已不信必出法司鍛鍊命吏部尚

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會六部大臣於詹事府審之義等坐府中自辰至午追貞等不至至者惟皂隸葉轉已榜掠不勝詢貞等不至之故轉曰貞及皂隸三人皆嘗死三日矣問貞未死時承伏受銀否曰惟不承伏故備極楚毒以死曰爾以何罪曰御史誣轉等以銀賂貞得早遣就役轉四人皆貧民何自有銀賂貞如有銀當賂縣吏不遣為隸京師矣問事之所起轉言在獄時聞貞云袁綱兩御史嘗俱至兵部索皂隸貞俸未有應之御史適見遺轉等四人就役遂詐為風聞以興此獄彼三人者已銜寃同貞死轉雖不死去死一間耳言已悲慟

聖明寶訓

洪熙二卷

廿二

號寃義等以聞

上召綱珩面詰之皆承伏於是通等并劾瑛罪

上曰瑛大臣蓋為下所欺不能覺察耳姑置之綱珩敢縱私殺人其械繫之并具其罪狀詣行在奏請誅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庚申

上為皇太子力部言廣東雷州府九月颶風暴雨遂溪海康二縣壞廬舍千六百餘間田禾八百三十八頃民溺死千六百餘人府縣匿不以聞

上曰守令民之父母不恤其患又不以聞是豈有人心令御史按視鞠治

○永樂十四年七月甲寅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刑科給事中李能劾塔河南布政司左叅議王徵巡視民瘼所至恣貪酷杖殺新鄭等縣吏民數人請治其罪

上曰巡視民瘼求以恤人乃縱私殺人罪奚可容命都察院追鞠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戊申通政使司引興化縣民奏知縣李遜苛刻苦民且有子貪黷不可堪錄其賊有金銀數百兩錦綺數百疋他物稱是皆赦後所犯併執以聞上命付都察院鞠之諭都御史劉觀曰朝廷擇守令使養民乃厲民如此父為之不足又縱其子民何以堪且赦後不改是終不改矣必論之如律又曰近年人情敢肆

畢明寶訓

洪熙二卷

廿二

行犯法者恃有罰工作之令故有財者悉得倖免自今凡有罪者死生輕重一斷如律庶幾有所懲勸

○十二月丁未鎮守遼東武進伯朱榮奏千戶劉彪等七人當備禦遼東或逗遛不發或中路逃歸命逮至上諭彪等曰國家平時養將士正望宣力効勞臣之事君

當朝受命夕就道今受命備禦邊境非有赴湯蹈火之難乃怯避不行使將士皆如此國家不復使人耶命都察院錦衣衛官曰有罪不誅無以示懲即械送遼東令榮集諸軍斬以徇其中有訴嘗從征被傷未愈及病未能行者

上命刑部訊之且諭之曰有罪不可不誅無罪不可監誅

必得其實耳

○洪熙元年五月壬申湖廣淑浦縣民告里人謀反命監察御史陳紹夔往按無狀還奏

上曰反叛極惡是欲枉人於族命誅告者

卹刑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戊子

上為皇太子監國謂刑部都察院臣曰軍民詞訟自下而上陳告已有定律今頑民動輒赴京赴訴及逮問十率五六不實雖平民終無罪然道路往還數千里不耐辛苦而死者多矣今後所告非重事悉發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理問無干涉者就違寧家有罪者送赴京

畢明寶訓

洪熙二卷

廿四

○十月丁巳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死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煨煉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甘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命三法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士同審

○十二月庚戌刑部尚書金純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等奏刑名畢

上諭之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鞠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已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所惡卿等其以為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己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於疾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幸迂為慮朕不難於從善也

○洪熙元年三月辛未朔初三法司曰人命至重卿等宜體上帝好生之德明慎用刑不可輕忽務得實情毋深文羅織以逞功能大理職當詳審不可徇徇及畏憚勢要遷合附會以致枉濫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其敬慎之

皇明寶訓 洪熙二卷 世五

○己丑詔天下曰朕恭承大統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

皇祖

皇考受民之仁極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廢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堂事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遠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情傳致死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深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

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並勿傳會味情失實以致寬濫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藉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為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縱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為非固有父子不相為謀者肆虐舜為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毋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保民言用資戒警今凶險之徒往往振拾誣為誹謗法吏深刻鍛煉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從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必罰不貸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宥過

○永樂八年二月甲辰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廣德州知州楊翰以公事稽程被逮州民耆老二百餘人詣闕言翰善於撫字百姓賴之乞貸罪還職

上曰有耆老二百餘人言其善必有及民之政矣稽緩公事小過可恕也遂遣行人齎書就道諭之復職仍賜鈔三百貫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亥遣使齋勅諭元良哈官民曰
皇考太宗皇帝賓

天朕已欽奉

天命繼承大位主宰天下凡四方萬國之人罪無大小悉
已赦宥若元良哈官民能敬順

天道許令改過自新仍前朝貢聽往來自在生理

上因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既無所容必為邊患吾
不吝屈以安百姓

○洪熙元年二月辛丑勅諭千戶楊木答兀等曰爾等歸
順朝廷久効勞勩前因都指揮王惟非理虐害遂生疑
懼挈家逃逸我

皇明實訓 洪熙二卷

廿七

皇考太宗皇帝體

上天好生之心遣指揮金聲齋勅往諭寬宥前過爾等亦
能悔過伏罪即差人陳悃謝恩今朕繼承大位主宰天
下一民失所時予之責故凡有罪者咸赦宥之今安生
樂業獨爾等尚棲棲在外未抵寧居朕甚憫之蓋爾等
前過迫於一時所不得已朕已洞燭爾心今再遣金聲
齋勅往諭其體朕意即同金聲來朝復爾等官職仍回
本土安其生業永享太平勿復懷疑以失事機

懷遠人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辛丑加忠勇王金忠太子太保二
俸俱支

上諭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曰朕嗣位以來文武大臣皆
有進職此人在列不無希覬之意亦宜有以慰安其心
義對曰漢北歸附之人居京師者甚衆今皆瞻望朝廷
待此人如何雖賜賚已厚然名爵亦宜略示優待此懷
遠之道

上曰然其他職名渠所不諳虜人所請者惟三師為重可
與太子太保但不令預職事爾

○洪熙元年二月辛丑朔遣中官柴山齋勅往琉球國命
故中山王思紹世子尚巴志嗣中山王勅曰昔我

皇考太宗文皇帝躬膺

天命統御萬方恩施均一遠邇歸仁爾父聰明賢達茂篤

皇明實訓 洪熙二卷

廿八

忠誠敬

天事大益久弗懈我

皇考良用褒嘉今朕繼承大統念爾父沒已久爾其嫡子
宜俾承續特命爾嗣琉球國中山王爾尚立孝立忠恪
守藩服修德務善以福國人斯爵祿之榮延於無窮尚
其祇承無怠無忽仍賜尚巴志冠帶襲衣文綺

○三月壬辰勅鎮守河州都指揮劉昭及河州必里泚州
西寧軍東涼州諸衛比歲邊人勤勞艱苦朕夙夜在念
圖存恤之其洪熙二年各番筭該納差發馬俱且停止
俟洪熙六年如舊徵收爾等其加意撫綏毋或擾害以
副朕憂憫邊人之心欽哉

洪熙二卷終

宣宗章皇帝實訓序

朕惟古昔聖帝明王之御天下其功德隆盛凡命令告誡之辭皆有以垂世立教若堯舜禹湯文武典謨訓誥之言炳然如日星之麗天千萬世所共仰也洪惟我

皇考宣宗皇帝讚承

列聖尊居大寶德化之盛萬方清寧爰暨

祇嗣洪業永惟帝王之孝莫先於丕顯

先德爰勅儒臣編纂實錄

神功聖烈備載不遺又輯

聖言之諄切者總若干條分類為十二卷題曰實訓用朝

夕覽省嗚呼我

皇明實訓

宣德序

乙

皇考兼文武之資備中和之德緝熙聖學剛健不息是以一令之頒一言之出皆藹然道德仁義之懿上足以媲美典謨訓誥者也 朕方遜志務學思迪大猷周書曰敬明乃訓用奉若干先王詩曰於乎皇王維序思不忘敢不惓惓服膺用圖無忝謹序諸篇端以自勵云

正統三年四月十二日

宣宗章皇帝實訓序終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訓目錄

○卷之一

敬天

聖孝

聖學

英武

謙德

節儉

寬仁

明斷

儉戒

監成憲

論治道

○卷之二

嚴祀禮

納諫

求言

教太子

睦親

戒飭諸王

正風化

謹名分

重名爵

推誠

惇信

防微

皇明實訓

宣德目錄

乙

繼絕

仁政

勤民

安民

重農

恤民

惜民力

謹財用

○卷之三

寬賦

弛利

崇儒

興學

育人材

求賢

任官

用人

惜才

嚴選舉

重守令

禮學臣

諭臣下

戒飭臣下

勵風紀

恤舊勞

○卷之四

備荒	恤災異	抑祥瑞
武備	馬政	備邊
任將帥	諭將帥	恤將士
保全功臣	錄勲臣子弟	厚勲戚
明賞罰	賞功	褒忠節
體羣臣		
○卷之五		
審刑罰	恤刑	正法
寬宥	辨邪正	斥姦佞
退不肖	抑僥倖	卻貢獻
屏異端	懷遠人	馭夷狄
皇明寶訓	宣德目錄	上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宗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敬天

○宣德元年正月甲辰以大祀

天地

上致齋武英殿命禮部太常習禮殿上

上觀之既諭尚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曰祭享之禮

莫嚴於此朕承大統躬祀

皇明寶訓 宣德十卷 一

天地為天下蒼生祈福不敢不敬卿等亦宜秉誠相朕庶

幾感通之道義等皆叩首而退

○三月乙巳御縣民充郊壇戶者有司責令養官牛又俾

充遞運夫民訴于朝

上謂侍臣曰國家重祭祀而郊祀最重舊制郊壇戶悉免

他役者慮其不能專有司不知所重不恤民難可責也

姑宥之遂命行在禮部申明郊壇戶免雜役之令

○九月庚戌行在太常寺奏

天地壇每歲皆自十月撥軍掃除今已及時

上曰

祖宗故事

天地故立法如此朕念謹守成憲卿等亦當恭體此心躬親臨視務令潔淨

○宣德八年正月丙寅

車駕詣

郊壇自

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厨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官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皆以虔誠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有歆享之道晚御齋宮旗手衛奏請暮夜如故事放烟火不從顧謂侍臣曰朕早來不視朝之聖明寶訓宣德一卷二

上大悅

聖孝

○洪熙元年六月丙寅禮部尚書呂震奏

大行皇帝喪禮請依遺詔二十七日而除自七月初一日

為始

上服淺淡色衣於奉天門視事

上曰固是遺詔然朕心何能忍古人云雖加一日愈於已初一日仍素服坐西角門不鳴鐘鼓待漏百日再議

○八月甲申遣鄭王瞻埈還南京謁

孝陵

上謂之曰

太祖高皇帝開創鴻業以遺子孫陵寢所在如何能忘今即位之初政務所係不遑躬謁汝其代其灑掃有弗虔封樹有弗勤周衛有弗備皆嚴飭之必恭必慎以稱予意

○九月壬寅葬

獻陵先是

仁宗皇帝賓天

上命有司擇葬地得吉兆於天壽山之陽召尚書蹇義夏

聖明寶訓宣德一卷三

原吉等諭之曰國家以四海之富葬其親豈惜勞費然古之聖帝明王皆從儉制凡孝子思保其親之體魄於永久者亦不欲厚葬秦漢厚葬之患足為明戒况皇考遺詔務從儉約天下所共知今建山陵予以為宜遵先志卿等之意如何義等對曰

聖見高遠發於孝誠萬世之利於是命成山侯王通工部

尚書黃福總其事其制度皆

上所規畫三月告成至是葬其山周正圓厚岡巒拱揖川

源逶迤與

長陵相比云

○宣德元年二月乙酉初

上謂侍臣曰朕自幼鍾愛於

皇祖未嘗一日不侍左右弘謨偉畧隨事訓教

皇祖妣同歷艱難弼成國家撫育朕躬慈愛備至我

皇考德紹

先烈仁覆蒼生不期年而遽上賓劬勞之勤終身先

山陵在望霜露之感尤切將以清明日展謁至是

車駕啟行丙戌

車駕至

天壽山

上遙望

二陵松柏鬱茂因嗚咽流涕詣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陵行謁祭禮不勝哀慟左右亦皆感泣

○五月乙巳

仁宗皇帝小祥

上躬祀凡筵出御奉天門謂侍臣曰

皇考聖仁愛民如子方為國家培固基本以遺子孫而遽

上賓傳之於朕今及小祥豈勝哀感因嗚咽流涕

○宣德三年二月丁卯

上奉

皇太后遊西苑自

上即大位尊事

皇太后極其孝教每旦暮謁西宮朝謁愉色奉承惟恐弗

及

皇太后慈仁隆至每見

上則忻然從容詢及政事及所平決

上敷陳明達

皇太后喜動顏色凡軍國大政必稟命而行四方貢獻雖

瓜果之物必先以奉

皇太后

皇太后或時召

上雖有急務必促駕而往至是恭請

皇太后遊西苑皇后皇妃皆侍行

上親掖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皇太后與登萬壽山奉觴上壽獻詩頌

聖德

皇太后悅酌酒賜

上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

天與

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

天與

祖宗之赤子為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於飢寒則吾

母子斯樂可永遠矣

上拜稽首曰謹受教是日甚樂將晚

上及皇后皇妃送

皇太后還宮

○九月癸亥

上巡邊大敗虜寇駐蹕鐵將軍店遣諸將索虜巢穴未至以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群臣有言宜少俟諸將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

上曰事

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必不可待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必以明日班師

○宣德五年二月庚辰

萬壽聖節

上詣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六

奉先殿行禮

皇太后前上壽畢出御正朝受賀諭文武群臣曰朕初度之旦上念劬勞大德允初於心幸侍

聖母皇太后洪福萬年每當茲晨奉觴拜慶伸煥愉之誠致天倫之樂必在從容以愜所志爾文武群臣應宴者悉於光祿寺給宴物自今悉准此例

○癸巳

上以清明節近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等諭之曰

皇太后聖心篤念

祖宗朝夕弗寢每諭朕曰

祖宗之鴻業惟勤負荷

祖宗之成憲惟敬遵承朕不敢怠忽昔漢明帝奉太后謁

陵著於史冊今朕將奉

皇太后謁

長陵

獻陵庶少慰

聖心禮歟義等對曰

皇太后聖孝

陛下敬承之天理人心之正也

上以聞於

皇太后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七

皇太后曰是吾心也遂命欽天監擇日勅五軍嚴備有司

供具越二日

上躬轡騎導

皇太后輦至清河橋下騎扶輦既渡橋

上復乘騎時畿甸之民迎拜夾道瞻望感悅山呼之聲震

動林野是日

駐蹕沙河

上侍

皇太后膳退召義士奇等諭之曰

母后天性至孝今日朕隨侍於道中指

天壽山言此下即

二陵所在

母后望之感愴今日天氣清和人心歡悅亦是

母后誠孝所感義等對曰

太后聖孝

陛下奉承之足以感格天人既而

上惻然曰朕昔侍

皇祖往來兩京每令朕過農家問其疾苦蓋欲知稼穡之艱難自嗣位以來凡昔

皇祖教詔之言未嘗敢忘今出都門望村落居民及其田作追思往事愴戚之情自不能抑義等對曰

陛下聖孝久而不忘

皇明寶訓○宣德一卷

祖宗在天之靈應當永佑丙申

車駕至陵下

上易淺淡服先詣謁

陵畢徘徊陵下召學士楊士奇楊榮等曰

皇祖嘗言古帝王陵寢有崇奢麗及藏寶玉者皆無遠慮吾子孫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語朕恒記憶不忘今所建

寢殿皆

皇祖當時規畫不敢有增益又曰

皇考遺詔山陵務從儉約蓋平日仁民愛物之心不忘於彌留之際朕不敢違越士奇等對曰

陛下欽承

先訓此聖孝之大者

○宣德六年二月乙巳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胡濙至文華後殿諭之曰昨日恭侍

太后進壽觴

太后甚懽朕及暮還宮不覺亦醉既覺而思仰荷

上天眷祐

祖宗慶澤

聖母之訓教今田穀屢豐天下粗安得朝夕侍奉

聖慈遂天倫之樂可謂幸矣又念國事賴卿等旦夕同心協慮遂出御製詩賜義等并賜特宴云

○十一月壬戌朔以御製述祖德詩賜少傅楊士奇等諭

皇明寶訓○宣德一卷

之曰朕念我

仁祖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皇帝維天立極創業垂統

太宗皇帝汛掃姦回再安

宗社我

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大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

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觀覽勉圖維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石特賜卿等摹本卿等亦當思我

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之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享榮利士奇等稽首受賜

聖學

○宣德二年三月巳酉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畢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臣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

上曰然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生民計也

○宣德三年二月癸酉

上退朝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舜典竟

上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君臣為治之道不出乎此曆

聖明寶訓○宣德一卷

十

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天道以明平治水土奠高山大川分別九州任土作貢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協和萬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禮樂刑政及養民之道後世建官繁簡雖不同大要不出乎此當時君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圖治功氣象藹然何後世之不能及也講臣對曰明良相逢故其治化之盛如此上曰是蓋天生聖人為後世法程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使人知有堯舜誠所謂萬世帝王之師也

○十月庚寅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陳廢亂臣賊子接迹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

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

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

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

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臣坐命左右賜菓茗

○宣德四年四月甲申

上退朝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費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

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踈忠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

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

聖明寶訓○宣德一卷

十一

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亂治所由異也

○宣德八年四月丁亥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顧謂少傅楊士奇楊榮曰朕在宮中

無事時偶有真趣則賦一詩自適不然則取書籍玩味

亦得胸次開豁故所在皆置書籍及楮筆之類今修葺

廣寒清暑二殿及西瓊島欲於各處皆置書籍卿二人

可於館閣中擇能書者數十人取五經四書及說苑之類每書各錄數本分貯其中以備覽閱

○七月戊寅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皆開創之主侍臣有盛稱太

宗英武過高帝者

上曰太宗才勝高帝義勝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宣德九年十二月辛酉

上退朝御文華後殿召少傅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宜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

聖論皆當真得古人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朕不為忤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十二

兵武

○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之命太師英國公張輔曰今朕親督師一切機務卿其相朕輔對曰高煦徒懷不臣之心而素怯懦且今所擁悉非能戰之人願假臣二萬卒保為

陛下擒之不足仰煩

至尊

上曰朕任卿一人足以擒賊但新即位小人尚有懷二心者亦當有以懾服之朕行決矣分遣諸將嚴各城守備中外戒嚴下令京城搜索高煦所遣奸細許自首免罪給賞勅各處守帥以兵從征庚辰

車駕至臨山陽武侯薛祿等馳奏前軍已至樂安城下高煦約以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薄食蕪行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等進曰軍臨敵境尤宜慎重古云師行日三十里况萬乘親征無行非所宜也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等亦進曰前軍已至樂安彼知大軍在後或設伏林莽間伺我不虞况百里趨利兵法所忌請少駐兵廣哨望而後進

上曰兵貴神速我師直抵其城下則彼為阱中虎耳雖有爪牙將安施乎况彼以反為名烏合之衆人懷疑貳聞大軍至兇兇為計不暇又豈能設伏禦我乎卿等無過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十三

慮也遂行幸已昧爽抵樂安城下壬午高煦就擒

○宣德三年九月辛亥

上巡邊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達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

上覽奏曰天遣此寇授死耳召諸將諭之曰孽虜無能為也今頃擒之不可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險車騎可行若大軍並進慮緩事機先以鐵騎三千進出其不意禽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遂決策親征乙卯

車駕出喜峰口明日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

軍以為成邊之兵即患衆戰

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攻之親射其前鋒三人墮之兩翼飛天如雨射虜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饋悉潰走大獲其生口駝馬牛羊輜重

謙德

○宣德三年九月庚午

上巡邊還至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至

上覽表竟以示近臣曰稱道過矣朕於虜寇初不過嚴備之耳豈有意誅剿之而虜不悛其惡朕安得坐視民患而不救至於誅之擒之皆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十四

天與

祖宗之祐將士之用命朕何與力焉

○十月辛巳直隸常州府進私米且言今歲雨暘順調田穀茂盛

上謂尚書胡濙曰今年各處多奏水災深慮百姓艱食常州獨言豐熟頗慰朕心濙對曰

陛下愛民常願豐稔聖心所欲天必從之

上曰天果從之豈有他處水潦之患亦是為善未至不能格天也自今朕與卿等更當勉之

○宣德四年二月己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請上表賀

御批答曰祇敬

祖宗恭養

聖母皆職分當然何德之有感瑞之云良增慚愧朕夙夜

祇念

祖宗付託之重懼弗勝負荷惟賴爾文武群臣同心同德贊輔不逮溢美虛詞非所樂聞其止勿賀

○宣德五年七月戊申四川茂州守臣進瑞麥有一莖三穗五穗者時

太廟之側產嘉禾有一莖四五穗至六七穗者禮部臣請表賀

上曰瑞麥嘉禾固是豐年之慶但朕以菲德居位且比來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十五

四方屢奏水旱可言賀耶然產於

太廟側實

天與

祖宗神靈之所敷佑昔周人貽我年來之詩必歸於先公之德

上帝之命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賀

○閏十二月戊戌行在欽天監奏合譽星見群臣上表稱賀賀畢

上諭群臣曰表辭稱道過實朕甚愧之今海內粗安皆由天地

宗廟垂祐

聖母皇太后訓教及群臣匡輔所致朕何德也書曰敬戒無虞詩曰夙夜敬止朕及卿等相與飭勵罔有怠心庶幾共保福祿於永遠

○宣德七年八月辛丑陝西永壽等縣獻嘉禾有同本三莖或五莖莖十數穗穗一尺有餘者有同本十九莖或二十莖莖十餘穗又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五岐六岐或一節一岐者

上覽之謂群臣曰諸物不足為瑞穀以養民今蕃異如此可以為瑞是日又有獻嘉瓜者尚書胡濙言瓜連理而生有瓜徙綿遠之兆二者皆禎祥請奉表賀

上不許曰嘉禾瑞瓜雖年豐物阜之應皆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十七

天地

宗廟之所垂祐朕何德以致之夙夜內省有歉多矣其止勿賀

節儉

○洪熙元年八月庚午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匹請下蘇杭等府織

上曰供應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此意

○十月壬子行在工部奏製造御用膳亭及器皿所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

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麗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

○宣德元年二月庚辰司苑局言種蔬上供當用蜀稻三千束蘆葦蒲五千餘束例於順天府取給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朕安可以園蔬重勞費百姓

○宣德二年八月壬申行在戶部奏光祿寺明年所用廚料請如例買之民間

上曰光祿供祭祀賓客之費固不可缺然與其多取于民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十七

莫若儉以足用卿等宜斟酌樽節不可過中

○宣德三年四月辛酉行在戶部奏內府供用庫藏用香蠟銀硃等物凡三萬餘斤當下郡縣支官錢買辦

上曰所買太多所用太侈其會計可省者省之且聞買物支官錢近時為有司剋減屢有告訐者必令從公毋陷前弊

寬仁

○洪熙元年十月乙巳陝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揮同知李英至京進所獲安定番童一十五人

上謂兵部臣曰番人作過不得已征之得其首惡足矣童子何罪即遣還本土無父母可依者付各衛令善養之

○宣德元年八月

上親征樂安州癸未

駐蹕城南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今高獎就擒與之同謀者數人罪不可赦其餘軍民被脇從者一切不問其榜諭安業勿有疑畏仍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及御史給事中等官撫安軍民

上諭之曰今罪人已得除同謀首惡外其餘一切不問民有兵器者令送官免罪

○宣德七年三月乙酉廣西總兵官都督山雲奏斬獲廣西桂平等縣蠻寇覃公專等首級之數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十八

上顧尚書許廓曰蠻夷害我良民譬之姦賊害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廓對曰兵以誅有罪彼皆自取滅亡非朝廷有意殺之

上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今雖殺賊官軍亦豈得無損朕之意但欲兩全之庶幾不愧天也

○六月甲午

上諭三法司官曰今天氣炎熱見繫罪囚宜速決遣輕罪有例者皆如例情重者具實奏聞復命法司凡強盜病死獄中但驗實勿斬首先是強盜死者例悉斬首至是上憫之以強盜罪惡當斬戮死人則太過故罷之

明斷

○洪熙元年夏

上奉

命往南京

仁宗皇帝不豫馳書召

上即日就道時南京頗傳言

仁宗上賓臣下未敢以聞但言茲正戒嚴之時宜整兵衛而後行或勸

上從間道行

上曰

君父在天下歸心豈有他虞且予始至還還非衆所測况君父召豈可稍遲遂由驛道還北京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十九

○六月壬寅

上自南京還京城以

仁宗皇帝上賓戒嚴已久

上至之明日召英國公張輔諭之曰山陵之期尚遠今天氣炎熱戒嚴甚久將士煩勞其悉撤之輔等對曰

殿下未正大位軍衛未可撤

上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

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遂即日解嚴

○宣德元年三月己亥行在戶部言駙馬都尉宋瑛奏求白河邊廢地牧馬其中間有民田四十七頃

上曰人與馬孰重此輩生長富貴恃恩恣肆豈知輕重頃

遣人覆勘如果皆是廢地與之但有民田勿與

○宣德元年八月癸酉

駐蹕永河鋪顧謂侍臣曰朕待諸王皆厚至如漢王以其皇考至親待之尤厚何為而反邪侍臣對曰彼蓄反心非一日非恩德所能馴者

上曰試與卿等商之彼計今將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以為巢穴或曰彼往時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以朕計之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況大將軍至彼何暇攻城彼所集土民及護衛軍父母妻子皆在樂安肯棄之走南京乎且高煦臨事狐疑不決外為誇詐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二十

中心實怯今敢猖狂為此一則輕朕年少且新立衆心未附二則料朕不能親出必遣將來討彼得以危言厚利誘之以僥倖成事今朕親征其新聚之衆已膽落又敢出戰乎况天下無事無故弄兵以毒生靈

天地

祖宗豈容之大軍一至即成擒矣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行在都察院奏山海衛指揮趙忠領軍備禦開平欽軍財行賂求回原籍而私有其半事發當降用今所領軍以忠能恤下告乞復其職上曰彼能恤下屬為料欽而私有其半此必以賄求之朝廷賞罰至公有罪不懲何以令衆小人敢以私情撓公

法邪不聽

○四月戊戌

上御奉天門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昨會寧伯李英言西寧衛舊選隨駕官軍五百人請於內撥五十人赴京隨從滿歲而更朕思所選五百人蓋是

太宗皇帝征沙漠時所用今京師侍衛自有親軍何必外求其意蓋欲自隨非為國家計也舊制在京公侯伯皆無官軍隨從之例豈可以變

祖宗之法英言不可聽

○九月壬戌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以奇吉河衛指揮充能哥等入境剽掠送京師法司訊之充能哥等云初入境求貿易耳實非剽掠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十一

上曰此或實情剽掠則當有兵器命釋之

○十二月己卯臨洮衛指揮李敬千戶王璠嘗與臨洮府推官許壘同捕強賊致瑀畏賊退縮解鎧甲腰刀付民丁赴關民丁奮關直前皆有擒獲壘嘗奏之敬等聞之懼得罪遂誣府官受賕事

上命陝西按察司逮問且諭都察院臣曰其令按察司必明虛實不可枉人已而語侍臣曰此必指揮誣府官忿府官前所奏也武臣國之爪牙一有調發當奮不顧身今遇小寇輒畏縮設遇大敵豈能奮勇成功乎

○宣德五年四月戊寅初監察御史李驥巡通州倉遇軍

斗高祥等盜粮執而鞠之祥父妄告祥同張貴等盜粮
驥受責等白金縱之不問而獨問祥行在刑部論驥絞
罪驥上章訴冤

上曰御史既擒盜豈有受賊之理若其受賊即此事朕
不發安肯尚存事端命尚書侍郎都御史等官同訊之
驥實寃但應奏不奏當杖

上曰既實寃併免杖令復職因諭刑部侍郎施禮等曰人
命至重爾等論利何為不詳慎驥不自言幾於寃死後
將何以使之禮等頓首謝

○五月戊辰豹坊勇士奏與民分居

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寃

皇明實訓

宣德一

十一

好欲舍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爾徒欲得之民何罪爾
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

上怒命杖之一百以百斤枷號令警衆

○宣德六年二月己未上元縣人王拜住年十四為陳氏
養子其父死生母貧行乞於途拜住遇之哀哭不告養
母以情訴於官乞歸養生母養母聞之訟其言已刑部
論拜住死罪

上曰彼年十四依陳氏養母之恩豈能踰生母遇生母行
乞而不動心是禽獸也今歸養生母但失於不告養母
耳可杖之二母皆令終養

○六月庚子先是直隸定興縣民王林子鑰定輸草虛買

實收事覺行在刑部四川司鞠治林當斬以替得贖大
理寺審允以奏

上曰替者能輸草乎更詳審之勿使無辜受枉姦惡倖免
遂下刑部再問林替實贖完冒父名代輸用白金賄賂
收草千戶張致虛收至是覆奏

上以刑部大理寺堂上官治獄不謹姑有其罪而罰刑部
四川司并大理寺左寺官俸三月

○九月丁卯浙江都指揮許亨言海寧等衛軍告本管官
人命等事牽連至百餘人及追逮鞠問而原告皆逃被
告淹滯年久者多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此不難知蓋小人始造誣詞及
皇明實訓

宣德一

十二

當質對恐露實情則必反坐故逃匿不與之辨意使困
滯以快其私此小人之尤者其令放還被告各還職役
而嚴督追捕俟捕至與別白是非苟有誣罔不可輕恕

○宣德八年正月甲戌常州府知府莫愚朝覲至京有府
吏告愚受賂等事愚亦言此吏嘗盜用府印及犯他罪
論徒而逃所告臣事皆誣請與質對

上諭行在刑部臣曰朕選用郡守責其除姦可使為姦人
反噬即杖吏一百發赤城充軍令愚復任

○宣德九年八月戊申遼東都指揮黃順王祥張崇等五
人赴任至薊州分宿民家崇酒醉自刎死弟永等報
順順與祥等疑其事擒永遣人械送行在刑部鞠治永

永誠順擒已遂誣順殺榮逮順至論謀殺重罪順妻訴
冤枉法司久未決

上曰順何有惡於榮且何所圖之遣御史張聰詣薊州榮
等止宿處復實其所舍之家皆言榮畏往遼東守邊坐
卧口語不已晚因醉遂自刎實非殺死聰還奏

上曰朕固疑非順所謀苟不審察其冤曷伸今得實矣即
釋順還職併榮弟釋之

儆戒

○宣德三年十月戊戌大雪

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四方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為憂
惟真

聖明寶訓○宣德一卷

廿四

天地垂祐雨暘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
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

天心朕當日加兢惕因賦雪詩以志不忘

○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行在禮部尚
書胡濙等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不許勅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
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
以菲德嗣承

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懼惟甚可比
於是歎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
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

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
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仰答
天意尚賴爾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十二月庚辰朝罷

上示群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
上喜而成詩群臣遂進和章

上視閱視擇其有警戒語者別錄而為之序其中有曰冬
雪消毒疹殄遺蝗滋茂宿麥迨冬不雪民心則憂民之

憂朕之憂也乃十二月己卯之夕大雪盈尺徧于遠近
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又曰古之明君未嘗因一

事之順適而忘致警于其德其臣亦未嘗因一事之順
適而忘致警于其君唐虞三代皆然也又曰朕以涼薄

之德嗣
祖宗大業為天下生民主恒懼不克負荷而所望于群臣
戒警輔翼者惟日不足今是詩之副予所望者裁十一

二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朕安得不表章之以朝夕
自益哉

○宣德七年七月庚辰

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西風圖而賦長詩
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西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
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
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

朝夕在目有所激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監成憲

○永樂八年春

太宗皇帝親征北虜命

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贊輔時諸司政務填委且師行之際調度較運事煩左右有言艱大者

上曰

祖宗悉有成法惟遵行之耳

○洪熙元年六月丁巳主事陳良建言武職亦須考覈黜陟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軍職以功為秩次子孫承襲者試弓馬有罪者論功定議

皇明寶訓○宣德一卷

廿六

祖宗成憲如此毋庸他言

○宣德元年五月甲午朔

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祇奉

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碍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况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

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此誠確論

○宣德二年九月丙午

上語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昨四川龍州奏地連生番近遭

攻劫蓋緣州治勢輕請陞為宣慰使司築城置軍鎮守

庶幾民得安業已令卿等議今思之龍州開治歷年久

矣生番接壤自昔已然近日之事蓋因失於防慎若能

覺察豈致疎虞且彼土人若有征調聚則為兵散則為

民豈不自便今欲編集入伍蠻性未必樂從

祖宗建置已定惟當謹守彼蓋乘勢要求若使得志邊方

小人必將倣效生事造端不可不慎今但須遵守舊章

不必更議

○宣德三年四月丙寅

上朝罷謂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等曰朕近著一論

皇明寶訓○宣德一卷

廿七

以曹叅為說卿等試觀之論曰漢世賢相稱蕭何曹叅

何之相業著矣叅惟守何之法以清靜寧民後世謂之

以為不事事朕意不然嗣世之君當守祖法為輔相者

固當清靜處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叅親見秦政紛更以亂天下又親見

高祖立國之不易則以鎮靜輔嗣君固老成之士也觀

其居齊用蓋公清靜民自定之言及屬後相無擾獄市

至為相務掩人細過擇謹厚長者為丞相史吏刻薄者

輒斥去此其意固有在豈誠耽於酒而塊然不事者哉

吾固曰叅國之老成人也後世有老成如李沆相宋真

宗務守祖法不變一切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不用君子

論宋名相得大體者推李沆第一則亦恭之心也有不為恭者如王安石呂惠卿輩相神宗以獎天下之人其效可見矣嗟乎安石輩動引經誼述三代非恭所能與也然國家用恭未至乎病民恭其未可深誚哉士奇等觀畢

上問曰卿等以為何如士奇等對曰此誠確論自古創業之君輔運之臣皆老于人情熟于世故立法垂憲至精至密子孫奉而行之足以為治若變亂紛更必致禍敗往事昭然可為明鑒

陛下所論非惟得恭之心實萬世繼體圖治者所當取法○六月戊申

皇明實訓○宣德一卷

廿八

上閱
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與群雄並驅將二十年乃悉平僭亂奄有中夏申明禮義之教而萬幾之暇複製

祖訓一編示法子孫蓋歷六年始克成書思慮之周防範之密至矣備矣後世子孫但謹守

先訓每事遵用不敢違越豈有過舉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然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

陛下始

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

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賢

臣以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宣德四年十二月癸未未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頗近古後一變為驍騎再變為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信用小人變為新法民不勝其煩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豈有改祖法之事皇明實訓○宣德一卷

廿九

○宣德六年二月丁未陝西平涼衛指揮僉事哈剌告出奏永樂中嘗選本土軍民北征師旋之日軍歸原伍民還原業今慮或有征調未經操習馬匹衣裝皆無素備請以原選之人免其遠差令之操習每月朔望點閱上謂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

太宗皇帝慮事周密其立法已定不可改更命悉如舊

論治道

○宣德元年正月癸丑

上退朝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之道

上曰民為國本閭里小民或陷於飢寒或困於征徭或為豪強所抑豈能達之朝廷所賴良有司撫養存恤庶不

聖意

至失所侍臣曰親民之職莫若守令必嚴選舉以副

上曰人之賢否恒不易知必任之以事而後可見古帝王
選任賢良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蓋以此也然以今觀之
九載而後黜陟藉使所任非人民受其弊多矣今在外
有司從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考察貪婪不律者即糾
舉之最為良法朝廷擇守令固為急務而御史按察司
官尤宜擇人御史按察司官得人則守令賢否有不待
于考績而後黜陟者矣

上又曰繼自今御史及按察司官考滿亦須以考察有司
賢否為功績

聖明寶訓

宣德一卷

十一

宣德二年十二月乙卯侍臣進講貞觀政要

上曰予嘗反覆是書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
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謂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則枝
葉茂盛君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語也

宣德三年二月乙亥

上退朝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
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愚者然
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善良然觀肉刑亦過
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
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

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
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
皆重罪况漢承秦弊挾書有律若縣用肉刑民受傷殘
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肢體刻其肌膚亦所不
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
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
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啟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八月辛巳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舉夏禹以來至
高宗戶口盛衰之大槩以對

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

聖明寶訓

宣德一卷

十一

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
繼隋之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
而不加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
宗至於播遷皆足為世之大戒

宣德五年三月戊午

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
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
不相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慚德
尤多漢高帝及我朝

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

政而禮文制度不脩我

太祖高皇帝剪除群雄華前元教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尤為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為至論

○七月己酉

上燕閒與侍臣論商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命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周集大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孫享國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冊二

○九月戊申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

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為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家室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手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華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

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為之根本豈偶然哉

○宣德八年正月癸酉

上宴閒問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對曰教養為先

上曰然先王法制猝難復後世惟重農抑末輕徭薄賦足以致富庶興舉學校惇崇孝悌足以立教化固不必盡合古制

○四月癸卯

上問侍臣曰唐虞何以為盛治侍臣對曰堯舜聖人以德為治所以盛也

上曰有其君亦貴有其臣使是時無禹稷契皋陶伯益堯舜能獨治乎元首股肱必相資也但當時君臣又皆互相戒謹不敢有一毫自滿之心此其所以盛也萬世之下論唐虞盛治當本諸此

皇明寶訓

宣德一卷

冊三

○宣德九年三月癸巳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矯以仁儉及平吳之後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閭閻馴至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机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為孱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况

羗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一終

宣德一表

計四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凱昌

嚴祀禮

洪熙元年閏七月癸卯行在太常寺奏明年春

郊祀及各壇祭祀犧牲請如例遣官齎鈔牲保定及山西諸郡收買

上諭之曰此奉

天地神祇宜戒所遣官必加敬慎所市犧牲必依時值毋

皇明寶訓

宣德二表

一毫損民苟有怨咨神不顧享舊制凡買祭物直隸移文巡按御史在外移文按察司官嚴督使無瀆慢爾等其勿治舊制庶幾稱朕敬

天地

祖宗之意

○九月丁未太常寺奏歲暮孟春當享

太廟而犧牲瘠小請於順天府預買餽飼以備用

上從之諭府尹王驥曰祭享大事犧牲不成豈可以祭若

低價抑買人情不懌神亦不享爾宜慎之

○宣德元年正月壬寅行在太常寺奏祭祀

上諭之曰國家祭祀掌之禮部而復置太常尤重其事也

卿等佐朕事

天地事

祖宗非他職事之比協恭同寅以承祀事朕蓋有賴然必誠敬之心素有持養案盛之薦極于精潔庶幾神明歆格而生靈蒙福卿等勉之

○二月乙亥以初即位改元遣永康侯徐安等祭告

祖陵

皇陵及歷代帝王陵寢徽鎮海濱等神諭之曰

列祖陵寢慶澤之源朕永念在心若名山大川鎮奠宇內及聖帝明王皆朕所向慕者今即位改元之初特命卿等往修祀禮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惟誠與敬其皇明寶訓

宣德二表

二

往慎之

○壬午尚膳監奏

奉先殿祭器及帷幔歲久浸漶

上曰

祖宗神御所用皆宜鮮好其令工部新製不可苟簡儉薄

○壬辰南京守備太監鄭和等奏

天地壇山川壇殿廊廚庫俱朽敝請加修理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祀神國之大事其祠宇皆當完固况郊壇山川壇尤重其令南京工部即發匠脩葺

○十二月丁丑

上御左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明年二月祭先師

太社還用上丁上戊日不可改初有言是月上旬祭期適當

萬壽聖節恐妨行禮請改用中旬

上曰此

祖宗以來定禮今以為未便而輕改豈誠敬事神之意至是申命焉

○宣德二年正月丙辰北京犧牲所養牲百戶葉貴坐罪罰工當復職

上曰國家重祭祀凡與其事者皆選清慎之人養牲卒有過尚黜况官乎責調外任別選無過者補之

○三月乙卯行在太常寺奏供祭少北羊請買之平陽府

皇明寶訓

三

上曰朕昔侍

皇考見太常寺奏買犧牲

聖意倦倦以事神為重以愛民為心蓋事神之物買之民間若有一毫損民民心不悅雖以奉祭神豈敢享天之視聽在民爾等當體此意

○宣德三年正月辛丑四川萬縣儒學訓導李鐸言各處

從祀先賢名位多有差訛且失次序若不考正實垂祀典上謂禮部尚書胡濙曰昔我

太祖皇帝斷自聖心大正神祇名號惟於先聖先賢悉從其舊將以垂憲萬世豈可差謬其速考正頒示天下

○二月己卯

上退朝御左順門語及祭祀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南京造制帛祀神最為重事洪武中嘗遇無過犯惡疾工匠更衣沐浴焚香浣手然後用工其人專供此役更無別差

祖宗禮神之意謹嚴如此卿宜申明舊制務令精專毋有褻慢

○四月丁丑總兵官都督譚廣奏天下郡縣俱設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壇春秋祭祀為民祈福宣府又置軍衛請如郡縣立壇致祭行在禮部言宣府邊衛似難比例上曰奉祀神明為人祈福軍衛獨非吾民乎其准所言令於農隙之時為之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納諫

四

○宣德二年十月丙寅

上謂侍臣曰漢唐諸君文帝太宗能納諫文帝幾致刑措太宗致貞觀之治亦皆受善言之效善言有益於君德有補於治道如此豈可不聽

○宣德五年四月辛巳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上曰

祖宗定制不可改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為逆豈不所得者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

咎不以為恥不若已不為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為優

上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弗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況其下者乎朕以為人君者當以太宗為法

求言

○洪熙元年閏七月己亥都督府吏左輔等建言驛站養馬等事禮部尚書呂震言其希求進用

上曰聖人不棄芻蕘之言前下詔書凡軍民利病許諸人陳言朝廷但當察其言之當否不必計其人之貴賤其如例會官議果有可行者即與施行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五

○宣德二年三月癸卯行在工部侍郎蔡信請取大同諸衛軍匠在京執役者家屬至京凡二萬餘人

上以兵備國家重事不可戒微不從謂兵部尚書張本曰昔魏文帝欲徙冀州戶十萬實河南非辛昆切諫不能止朕嘗嘆魏文躁急不知民艱方以茲自傲卿等於事之不利軍民者苟有所聞必為朕言之

○六月庚寅以右都御史王彰言事不切遣勅責之曰朕欲聞軍民休戚安否之實故命卿出按今所言率常事不切於軍民利病卿為國大臣豈當不識朕心勅至凡有關於軍民安危利害之故皆詳具以聞慎勿應故事而已

上諭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數千里常慮驛使往來或有暴擾或水旱災傷疾疹民有飢窘不安皆朕所欲聞者朝臣往還御史巡歷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視冀聞其實今其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臣如此予復何望爾等朝夕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皆須詳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會議以聞

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為之不樂若令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六

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執肯進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補於治

○宣德四年正月己巳

上罷朝御齊宮學士楊溥侍

上曰比來臣下往往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勉輔朕於善道溥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

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為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為難

陛下樂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心

○四月庚辰監察御史張純言四事

上皆從之謂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諸司官員及百工技藝之人皆許言事况風憲官職當言路朕所倚信者豈可有所顧忌爾宜以其職諭之若當言不言以失職論

○宣德六年三月戊辰巡撫侍郎周忱請蠲松江府被水淪沒官民田糧又官田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太子太師郭資等以忱欲變亂成法請罪之

上曰忱職專糧事此亦其所當言朝議以為不可則止何為遽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

○宣德九年九月戊子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七

上率師巡邊駐蹕懷來夜召侍臣楊士奇等至帳中問道途所見對曰居民比五年過時增多矣

上曰朕亦覺之但未知生理何似對曰臣曾過道傍人家問今秋所收言大熟前三歲皆不及

上喜又問軍士道中擾人否對曰雖未聞擾人但行軍常須警飭之

上曰然因出示御製詩數篇諭士奇曰此朕馬上遣興也士奇拜觀畢

上命左右取楮筆命士奇賦詩遂賜酒饌又諭之曰道路所見有當言者勿隱

教太子

○宣德三年二月乙卯賜

今上皇帝名且以璽書諭之曰朕為天下之君爾為朕長子所以正國家之大本承萬年之天序皆在于爾今賜爾名為夫初者至大之義鎮者安重撫定之道宗社之尊海宇之廣民庶之繁所係甚重必有至大之德用能膺之惟誠惟敬永奉

宗廟

社稷惟寬惟仁弘福海宇民庶道德功用斯為至大而上天之眷祐下民之歸戴皆本於斯爾其敬之服膺惟永

○二月御製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八

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恤刑文治武備馭夷藥餌以教子孫詞簡義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大要備具又親為序以致倦倦之意云

○宣德九年三月己卯群臣以初朝

皇太子賀

上於奉天門奏曰

皇太子龍安鳳表天命人心所在國祚隆長之慶天下生民之福謹以為

陛下賀皆五拜稽首

上曰太子雖美天資尤須學問古人云蒙以養正將未尚賴卿等講論贊輔以成其德庶幾天下受福

睦親

○洪熙元年七月辛卯趙王高燧奏彰德軍民之家多有開地而護衛軍無地置營請令有司勘實撥賜

上從之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細民有不得所朝廷當與處置况親王乎且裁有餘以補不足亦是均平之道

○宣德元年三月丁酉

上以舊制諸王子女婚娶皆由朝廷選授比以宗室蕃盛選之難悉得人乃致書諸王曰自今婚娶或有不及時者悉自行選配然後聞之朝廷授以冠服冊誥儀物諸王便之

○五月丁酉永興王府鎮國將軍志璆奏請從人命秦王

皇明寶訓

九

於西安護衛量給秦王奏護衛官軍俱有他役而永興王府自有校尉五百人請量給與之

上曰是秦王不愛弟也擁三護衛不肯分乃欲五百人中分之何其不推恕心命兵部於西安三護衛以五百人給之

○七月辛丑趙王高燧奏今之國彰德北京廣有倉原存祿米八百五十石請歸之戶部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趙叔至親今方就國正資用度祿米在北京若姑從所言即令平江伯以所運糧米如數送彰德償之

○十二月庚午行在戶部主事李儀上疏言高煦作送今

已討平趙王高燧嘗與同謀宜去護衛兵以絕後患
上覽所言謂侍臣曰漢趙雖兄弟然兄弟亦有不同德者
今事未著何名而奪其兵且朕惟此叔當厚以待之誠
以感之彼其心獨無天理耶宜寢勿言

○宣德二年十月丙寅

上御武英殿觀唐玄宗所書孝經顧謂侍臣曰免協和萬
邦本於親九族舜紹堯致治本之克諧以孝蓋帝王之
治皆自親親始

○宣德三年五月戊辰先是朝廷嘗命洛陽中護衛左右
二所軍建伊厲王享堂及修葺宮宇免其下屯至是河
南都司慮虧子粒取軍回屯種伊王顯袂以聞

上謂工部曰伊府軍士朕已免其下屯虧子粒與虧宗親

之恩孰重軍官不識大體將使朝廷失信於王其速移
文止之

○六月辛卯遼王貴煥奏請以前荊州府教授陳紹先為

本府紀善永興王志堞奏舉隴西縣學教諭馮益為教授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王欲親近儒者講論經史且資輔導
此意良嘉其從之吏部言選才授官出自朝廷王豈可
自擇

上曰朕推誠以待宗室不必校此

○七月丁卯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

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
與之

○宣德四年二月乙未命內官楊禮移鄧靖王宮眷居南
京舊內勅太監王景弘等每歲時朝暮衣服飲食百需
皆內府依期給之仍時遣人省視不許怠慢先是

上謂侍臣曰鄧靖王無嗣其宮眷尚留安陸國中無主朕
欲移寢南京舊內庶供給皆便於義何如侍臣對曰此
陛下親親之仁處置當矣遂有是命

○宣德五年三月丙辰平江伯陳瑄遣其子儀容奏湖廣
大藩楚王兵彊國富又衛所之官多結姻親或有異圖
乞盡選其精銳運糧北京就留操備則剪其羽翼矣

上謂工部曰從來楚國無過

祖考待之皆厚朕尤加意禮之瑄何其過慮也調兵運糧
一時權宜運軍則遣歸拘留操備上失宗親之心下失
軍士之心鄙哉瑄也

○甲子寧化王濟煥奏本府舊除教授一員後起送吏部
今有子五人皆堪入學請除教授俾專訓誨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人未有不學而能成才德者苟失時
不學縱有美質亦徒然矣宗室子弟其伴讀教授有闕
宜速遷授不可稽誤

○四月癸未王驥成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以進
上覽之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

之盛皆由

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所自實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等對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厚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如遠宗帝堯明俊德以親九族則將來盛福當過有唐上曰然

○宣德六年六月丙辰建昌府知府陳鼎奏荆府承奉蕭韶彊占民家池塘土地護衛指揮文斌縱軍牧馬傷民田稼又生事繫縛擄辱軍民掠取財物

上諭都御史顧佐曰朝廷待王以禮王亦安分守藩凡此聖明寶訓

宣德二卷

十二

害民皆小人之罪百姓未知歸怨於王王之令德悉為所累其取韶至鞠之令江西按察司執斌治之凡所侵奪百姓者即令退還未稼計畝給償遂遣勅諭王使知小人之罪

○宣德八年四月戊子監察御史王紹等劾奏應城伯孫傑性蜀府行喪禮受文綺白金工部主事張魯為藩府治墳受鞍馬金幣又聞比者朝臣以嘉禮詣王府者皆受饋遺當明正典刑以勵庶恥

上曰御史言是昔

皇祖嘗言凡朝臣以事至王府者惟酒食待之不以財貨若與之出於王意猶可豈當需索近頗聞有尚寶司丞

至楚府王已厚與鈔幣又逼求白金形之詞色王執禮終不與此禮部不擇人而違也然朕聞此語於一人更俟詳察而後罪之今御史所奏若姑宥其罪凡所受皆追入官禮部仍移文各王府長史司使啟王今後朝廷凡遣人至勿與財物

戒飭諸王

○宣德元年十一月己酉汝南王有勲數奏兄周王有燾之過

上知有勲之曲也遣書諭有燾曰過雖在彼叔宜篤愛弟之心不足與校因謂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讒言致忿至閤牆浸成大惡當念同氣至親各生聖明寶訓

宣德二卷

十三

愛敬則自然和協古人言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又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毋相猶矣此言最好凡為兄弟者皆當以此存心

○宣德三年十月庚辰宣諭各王府長史俾戒戢下人勿為非明日鄭王瞻埈等入謝又諭之曰在下小人所為王當戒之吾與王同氣有至愛存焉人情愛木者必去蠹愛苗者必去莠况吾兄弟至親愛乎小人者其為害甚於蠹與莠也戒之於早可以消患於未萌不早戒之及其著則難制矣

○宣德六年十一月乙酉伊王私怨河南府知府李驥以冬至行禮來遲械繫於獄而詆辱之事聞

上謂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遇節於大廷行賀禮亦皆於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此必王府諂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朕於王府官每禮待之未嘗厲色蓋以親親之故也縱令知府有過王當以聞朕自有處置豈可輒加威福此皆長史典儀承奉之過致書伊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枉下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正風化

○宣德元年四月甲戌安東屯衛指揮僉事姜通奏為其子裕聘朔州衛指揮使周忠女為配今已二年近為平陽王選妃不得成婚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婚姻人道之始風教所關昔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十四

唐太宗聘鄭仁基女為充華聞其已許陸氏遂罷之亦是重禮教忠女宜歸姜氏令平陽王別選妃

○五月庚子行在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羹液飲之而痊宜旌表

上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奏亦不允

○六月庚寅旌表孝子權謹等孝行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孝者人道當然賢智之人不待勸勉中人以下須激勵乃能為善旌表之意正如此

君權謹則朕所知謹實實人也宜旌之使人人見而思奮其於治道豈不有益

○宣德二年正月乙未行在通政使司奏刑部歲問罪囚數萬餘應死者六百餘人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曰唐虞成周刑措不用朕每以此自期今百姓輕犯法如此蓋由教化未至卿等宜申明教化使禮讓興行風俗淳美庶幾有成濙等頓首受命

○五月丙午行在吏部奏監察御史喻俊居親喪不守禮法因與下人有隙誣以罪輒自拘問有虧孝道

上曰古人居喪自有禮節豈與外事况為御史尤當置身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十五

禮法之中今特謬如此豈可用其黜為民

○七月乙卯

上諭禮部臣曰昔

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體最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充軍朕遵承

先志亦嘗援例發遣比者小人復有冒犯蓋緣不知故爾妄作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卿宜出榜徧諭天下使之遵守

○宣德四年二月丁酉

上諭三法司曰致理之道人倫為先五刑三千不孝最大今在外有司往往貪受賂賂寬縱不孝吏之壞法莫甚

於斯自今但犯不孝及烝父妻收兄弟之妻為妻九敗倫傷化者在外有司毋擅決斷悉令送京師如律鞠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此者不許復職承襲永為定例

○五月庚申行在通政司奏神策衛經歷郭豐考滿當受勅命封贈父母其父尚存誤作已故申吏部今自首乞免罪

謹名分

上曰事固有無心而錯誤者然父母存歿豈當有誤於此有誤即平日所治職事可知不准所首付法司治之

宣德三年十二月初

宣德二年

十七

上命禮部考定其儀禮部奏洪武禮制云郡主儀賓秩從二品縣主儀賓秩從三品郡君儀賓從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若遇行禮宜序於同等官員之左

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當守定分此為定制其頒行遵守

○宣德四年二月乙未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朝廷之禮最先正名尊卑等級不可僭差凡內外官員士庶服飾儀從序立及尊卑稱呼之類皆有定制近多越禮犯分亦有在內府私行揖拜禮者其揭榜申明定制使無僭越重名爵

○宣德四年六月丁酉

上御奉天門諭行在吏部刑部都察院臣曰文官久任有政績者給誥勅以示獎勵勸懲有道則人勉於善而恥於不善爾等其循舊例但受誥勅之後有犯賊者追奪未授而犯者勿給

推誠

○宣德二年正月乙未

上以廷臣清理軍伍凡有重役不與歸併致其紛然陳訴論兵部尚書張本曰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倚信君臣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懷疑畏卿宜以朕意移文諭之

○宣德三年九月丙辰

宣德二年

宣德二年

十七

上巡邊出喜峰口擊敗虜寇分遣諸將搜擄巢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

上從之有密言於

上曰虜獸類也往則不復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為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素厚大馬識養之恩况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數日皆獲虜口及馬牛羊來獻

上喜命中官賜之酒饌而飲以大金爵并爵賜之顧謂侍

臣曰王者任人亦誠而已既用之即勿疑上疑之則下思保身免禍誰復盡心昨者如惑於人言豈不失此二人心侍臣言外夷之人亦不可信任太過

上曰外夷人亦未必盡不可信但在審處得宜耳漢用金日磾何不可也

惇信

○宣德元年二月庚午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前下詔書令民間應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近來各處有司多言戶部不除舊糧總額仍復徵收若果如此豈不失信民糧遠運艱難必致逃避則田將復荒卿等宜遵依詔書無失人心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十八

○辛未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張政言各處逃民近奉詔書令其復業通負稅糧悉為蠲免歡騰遠近莫不來歸今戶部仍徵前所負租原其舊徵久棄生計尚無若復追徵則恐又逃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逃民初歸固當寬恤大赦之後何遽不除豈可謂初未申開便要徵納累年逋負民何以堪其即下有司皆與蠲免

○三月庚戌巡按監察御史姚震奏山東諸州縣夏稅小麥奉命折鈔已徵在官今戶部仍追小麥乞准鈔為便上從其言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令出惟行不惟反前

行折鈔復改徵麥何以取信於民卿等朕所倚任切須留意

○七月乙未以山東無麥下詔免其夏稅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山東民食大半仰麥今久不雨麥已無收秋穀亦未可知朕特免其夏稅但舊聞詔書所蠲戶部每復催徵或云已收在官或云傷未甚多方沮格致朝廷失信於民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伊尹作相一夫失所若撻於市卿國之大臣宜體此心慎勿復蹈前弊

○九月己未廣東始興民李克廉奏永樂八年犯徒罪發充交趾化州驛夫歷十五年遇赦始歸今化州復取供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十九

役虛負

聖恩乞矜免

上命釋之諭行在兵部臣曰徒止於三年今已十五年且遇赦矣有司不恤下情又失朝廷大信用不得人如此其行外有司令遵詔書不許故違

○宣德二年八月甲戌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頗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為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聞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信為本朕每出一詔令必豫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豈為君之道為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為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

臣對曰此實政事之臣負

陛下所賴

陛下明斷耳

○宣德三年四月丙辰行在戶部奏去年十一月頒降詔書宣德三年稅糧鹽糧以十分為率蠲免三分而今年郡縣實徵糧數未報擬差官催促并督糧稅之當徵者上曰免糧以寬恤百姓比聞有司多違詔書但用舊額徵糧不顧失信於民今徵糧必依詔書使民受惠遣官催辦亦當選擇庶不擾民

○宣德九年十二月癸亥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九江府歲辦蘆柴瑞州府鹽鈔宜從詔書例蠲免停徵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二十

上謂尚書吳中胡濙曰詔書布大信於天下為大臣者乃欲使朝廷失信耶其悉免之歲徵鹽鈔本欲鈔法通行民既飢窘皆須停徵毋為苛擾

防微

○宣德元年七月己亥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閑防欺殺不然必有詐偽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宣德七年二月癸丑甘肅總兵官都督劉廣奏西番邀劫朝使命臣追理臣敢不用心然番寇劫掠是其常事

乞勿加深究

上諭尚書許廓等曰邀劫朝使豈可以為常事自古寇患常起於細微是以君子必防微杜漸今廣欲卷離長疽矣爾移文詰之令具實對

○四月辛丑御史林英還自山西言汾代等處多強盜上曰山西有三司又命李謙鎮守所宜察姦禁即以圖安輯今強賊不制豈以為小盜不加意耶消消不已將成江河豈可使之滋蔓遂遣勅切責謙等令發兵捕之○六月乙巳朔州衛指揮王瑛私役軍卒出烟墩十里為虜寇所執卒後逃歸白於千戶谷勝勝與瑛等議匿不以聞事覺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廿一

上曰自古禍亂之興皆由小人苟近利而忽遠慮每以小事為無害隱而不言養癰長疽遂至狼狽今虜寇偷竊雖小事人臣蒙殺乃大惡漸不可長令武安侯鞠之定罪以聞

絕絕

○宣德元年四月丙寅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四人侍上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其自不付量來擾我邊彼為不祥彼不為中國患而我伐

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傷人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主毒害國人太祖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氏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祖皇帝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

皇考常念及之深為隱惻故即位之詔施恩於特厚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原吉對曰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廿二

太祖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於卿兩人云何對曰

陛下此心固天與

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

陛下天下之父母何用與此豺豕輩校得失耶明日士奇榮奏事畢

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

○宣德二年正月乙巳

上退朝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諭之曰前者論交趾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若從所言恐中國勞費未已朕觀春秋之世夏徵舒弑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矣申叔時以為不可楚子即復封陳古人服義如此

太祖皇帝初定交趾即欲為陳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順承朕今欲成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於無事卿等為朕再思果以為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

陛下斷自聖志

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若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廿三

○十月癸未成山侯王通達指揮關忠同前安南國王陳順三世嫡孫萬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京請復其國上覽表以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安南最先四裔朝貢及賊臣篡弑其主毒害國人

太宗文皇帝發兵誅之固求陳氏之後立之不得乃郡縣其地我

皇考每念陳氏無後形諸慨嘆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朕豈樂於用兵哉今陳氏既有後宜與之群臣皆曰

陛下之心

祖宗之心也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與之實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
集恤人言於是遣禮部左侍郎李琦等齎詔往交趾罷
兵且詢高果陳氏之後則復其國

仁政

○宣德元年四月兵杖局工匠二人老且盲訴乞免役

上問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匠以萬計何必此兩人古
之仁者不以羸馬駕車爾等亦可謂忍人矣其即免之
今後一應匠作老疾者准此例

○五月丙午陝西淳化縣丞吳整言自京師通州至河南
兩岸多漂流骸骨乞官為瘞之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文王仁及朽骨丞所言當從
聖明寶訓宣德二卷十四
之其即施行勿緩

○十一月戊戌

上諭順天府尹王驥等曰自古仁政必先鰥寡孤獨朝廷
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飢寒之人行
乞爾為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收養濟院毋令
失所

○宣德三年十二月庚子立春

上罷朝御左順門禮部尚書胡濙等侍

上曰獻歲發春生物之始人君當脩德行仁以承天意卿
等宜同此心輔朕不逮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庚申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前者詔書凡民年七十之上
及篤廢殘疾者許一丁侍養念思各處取軍其中豈無
獨子而父母老疾者若令逮役則父母不免失所令有
司勘實應充軍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
者許於附近衛所充軍

○宣德六年三月丁丑

上退朝御武英殿與侍臣論養民之道而嘆井田之難復
上曰朕謂為國養民在有實惠何必拘於法古誠能省徭
役薄稅歛重本抑末亦足養民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順天府尹李庸言所屬州縣舊有
桑棗近年砍伐殆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一人勸督
聖明寶訓宣德二卷十五
栽種官常點視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桑棗生民衣食之計洪武間遣官專
督種植今有司畧不加意前屢有言者已命爾申明舊
令至今未有實效其即移文天下郡縣督民栽種違者
究治

○宣德九年五月壬午

上諭順天府臣曰比聞京城內外工匠罪人有死于道者
無人收瘞暴露旬日此必窮苦無依者其令五城兵馬
及大興宛平二縣時常巡視遇有露尸即收埋瘞

勤民

○宣德二年二月丙子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

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民之休

咎藐不聞者豈是父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

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為成憲歲之

豐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

○宣德三年二月壬午浙江臨海縣民奏本縣舊有胡澶

諸閘積水灌田比因大水壞閘而金鰲大浦湖涿舉嶼

等河遂皆壅塞或遇天旱禾稼不收糧稅多欠乞為開築

上曰水利為政急務使民自訴于朝此守令不得人爾工

部即下郡縣令秋收發民用工仍行天下凡水利當興

者命有司即行不許坐視

皇明實訓

宣德二卷

廿六

○宣德五年六月辛未

上罷朝御武英殿與侍臣語及禮記月令

上曰古人為治之道大槩可見於此侍臣對曰是篇雜舉

三代及秦事如勸農講武祭祀刑賞皆國之大計貴能

順乎天時

上曰為治之道故天動民為本堯曆象日月星辰舜齊七

政周協五紀皆為民事計國家之政不以時脩舉則漸

至廢弛又如稱兵動衆不以其時則人受其弊月令大

意上觀天象下驗廢物以脩人事耳又曰明堂之制不

可考大抵為政貴有實惠及民

○九月丙午巡撫侍郎成均奏蘇松嘉湖等府春夏雨澤

調均至六月未皆茂盛秋成有望

上謂侍臣曰朕所憂者四方旱澇况蘇松諸郡國用所資

今其地雨澤及時良快朕心但未知他處何如耳

○宣德六年三月壬申

上以時雨初降四郊霑足召少傅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

諭之曰農務正殷而雨澤久闕朕夙夜在慮夜來此雨

殊快朕意士奇等對曰

聖心惓惓念民天必鑒格

上曰朕承

祖宗付託未嘗敢忽遂命尚膳賜酒饌繼出御製喜雨詩

賜之

皇明實訓

宣德二卷

廿七

安民

○宣德元年四月癸巳召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卿湯宗還

時山東久旱未麥焦枯民飢流徙

上聞之諭兵部工部臣曰近數有言山東旱飢朕寢食不

寧夫治國在安民無水旱之災民足於衣食則安今民

未安而湯宗往清軍伍郡縣官吏聽受約束稽覈兵籍

奔走喧呼倍加騷擾民必驚駭逃者所以益衆令兵部

驛召宗還凡外衛軍旗在山東取軍者悉令還衛一切

買辦皆停罷

○宣德三年三月乙未朔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長老人

入見

上諭之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不易治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猶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

祖宗大統期於海內相安於無事矧京師乎爾為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鄉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為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飢寒均其徭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惡俾吾民樂生則為良有司朝廷於為善者賞之為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

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民拱聽聖諭莫不稱慶

皇明實訓 宣德二卷

廿八

○宣德六年五月甲戌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初永新縣梅花洞賊蕭彥真等出沒劫掠調軍三千勦除今踰年未獲而官兵所至居民受害乞召回止以百人駐要地捕之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諺有恒言賊盜尚可官軍殺戮此甚言官軍之害宜從新言遂勅江西湖廣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古人有單車喻賊而降之者有用計而賊自駭散者顧方畧何如不在與師動衆也今此小寇用兵三千無益而有害其令官軍各還原衛所止留二百人巡捕重農

○宣德元年二月戊寅行在工部尚書吳中奏造軍器缺

熟鐵請於江南收買道遠恐不及期擬於遵化鐵冶先運以備用

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况鐵重滯遠運尤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受害而妨農農功止取於遵化足矣

○五月戊申早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

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

皇明實訓 宣德二卷

廿九

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今官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宣德二年正月丙申

上命行在戶部申明屯田之法因謂侍臣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軍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艱難即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患我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然朕以為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宣德三年四月戊午民有建言朝政當以重農為首務者

上顧謂侍臣曰此言有理國家重農則百姓得盡力天下富庶古之重農莫如周后稷以教民稼穡開國公劉克篤前烈文王時耕耨九一武王重民食周公述豳風以戒成王備言農事當時民用阜成治協泰和周以下莫如西漢高帝困賈人以抑其末文帝二十餘年勤勤以勸農免租詔有司武帝雖以土木兵戈勞民至其末年亦知勸農作以休息民至於元成之間朝政固有乖闕而百姓安業自若天下富庶幾二百年成周享國過於夏商王莽篡漢終以民心不忘而復之養民之功大矣朕於斯事蓋寢食未嘗忘也

○宣德五年二月壬辰罷採木之役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三十

上諭侍臣曰為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作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已豈不妨廢農業遂命書勅諭尚書李友直等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夫悉罷遣歸農

○三月辛丑朔

上以清明謁二陵畢駐蹕陵下是日雨

上召少傅楊士奇等從容語曰訪云一歲之計在春去冬少雪今春雨亦未洽朕昨親田隴間尚未有耕種者心為之憂今雨連日皆霽霖不驟速通霑足甚慰民望士奇等對曰惟

皇上憂民一念不已

天必昭應

○戊申

上謁二陵還道中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為

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羅拜呼萬歲

上顧謂侍臣曰朕三舉耒耜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途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

○宣德六年六月丁未

上罷朝御左順門出御製閏農詩一章示吏部尚書郭瑾

曰朕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之得其所則在賢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廿一

守令因作此詩卿當為朕擇賢毋使農民受弊

○宣德七年九月庚辰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中農最苦

上曰朕固知之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育蚕繰絲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侍臣曰惟

陛下明聖知民之艱難及此已而

上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本為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紅女耕蚕勞動之狀作為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為圖揭於宮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

以賦此也

恤民

○洪熙元年七月戊寅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謙言有司於民間買辦諸物多虧價值

上覽之謂侍臣曰科買諸物每令實與價值虧益上則為損民宜速行戒約有不悛者必加之罪

○八月癸未以直隸及浙江諸郡有司不得其人土豪肆虐良民不安命大理卿胡瑗等巡撫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為生民主恩澤所施必先貧弱豈知姦豪為虐如此譬如治田不去稂莠嘉穀豈茂其命槩等往巡察犯者悉治以罪必使小民皆得

皇明實訓

宣德二卷

世二

其所

○九月乙丑北京民党保等奏工部令買沙魚皮造鹵簿及器械之用此物北京素所不產

上諭行在工部臣曰凡物之需當隨土地所產沙魚皮產於近海郡縣此何以責京民其給官鈔就出產之處買之庶不擾下

○宣德元年三月丁未

上以春雨頻降召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諭之曰朕初承大統政化未洽念自古國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祗畏用圖政理所冀天時協和年穀豐熟去年冬多雪今

春益以雨澤似覺秋成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春尚慮小

民貼於飢寒困於徭役不能盡力農畝其移文戒飭郡

邑均徵徭役勸課農桑貧乏不給者發倉廩賑貸之

○四月辛巳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卿湯宗奏濟南等府去年七月至今三月無雨雪麥苗焦槁工部派買顏料甚急乞暫停止尚書吳中言顏料皆陵寢殿宇待用之物

上曰山東之民

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

祖宗所不忍爾可以苛急擾之耶其悉停罷

○壬辰行在戶部奏比者山東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糧賑濟而未見開報飢民多寡之數請覆勘給之

皇明實訓

宣德二卷

世三

上曰民飢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拯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而行豈不有餒飢者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司與府官從實取勘就便分給庶幾有濟

○宣德二年正月乙巳漢州綿竹縣民奏世以採捕為業歲納麂皮初地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廢地皆為良田獸少捕之難得歲久逋多乞賜寬卹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田野闢人民衆此好事雖羽

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
○壬子山東泰安州奏永樂十七年十八年人民艱食於預備倉借糧二萬一千三百石賑之洪熙元年秋成止償四千餘石多因逃徙復業未有償官欲待年豐悉償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逃民初復且當優卹豈可遽責之償朕常慮有司不體人情今所奏良協朕心其唯所言聽家業已成之後年穀有收則令償官

○八月庚申行在戶部奏徵歲用馬草

上曰古者納總納鉅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四川叅政李衡奏戶部令民運河州茶六十萬斤赴陝西今勦捕番寇方運軍餉民力不足乞暫停運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蜀地險民貧今方用兵供給實難安可復以不急之務擾之民擾則不安不安則怨怨則為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冊四

非宜從衡所言止勿運凡諸司有買辦於彼者悉令停止

○閏四月甲辰行在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飢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飢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敢有捕逐者罪之

○七月乙亥青州民劉中等二百餘戶因歲歉流徙至北

京冀強縣二十餘年有司欲追還山東中等奏乞附籍

奏強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而已又曰唐宇文融檢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遠州容庇者抵罪州縣承風勢擾百姓愈熒逃竄益多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為戒

○宣德四年四月庚辰陝西綏德州奏去年旱災州民艱食而上司賦役浩繁如運糧運茶之類乞稍寬之

上覽奏以示行在戶部尚書郭敦等曰卿等寧不與朕同憂乎恤民力當如掇焚豈可以緩運糧可酌量使之運茶之類一切停止

皇明寶訓

宣德二卷

冊五

○宣德五年七月丁巳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謂行在戶部臣曰人情皆欲安居誰肯棄業他徙只緣有司不善撫卹橫征暴斂致其如此比聞漳州強賊皆是逃民罪雖可誅情亦可憫推原其始責在有司爾即榜示各處戒約務從寬卹若有擾害致其逃亡者必罪不貸

○九月戊申

上諭兼掌行在戶部事兵部尚書張本曰聞各處細民多因有司失於撫字及富家之家施貸取息過虐以致貧窘流移外境既招復業蠲免租免差徭以優卹之尚慮貪墨官吏并豪民仍前肆虐爾戶部榜示天下嚴禁約

之并勸諭親鄰同里之人協助周卹有擾害者罪之

○十二月庚寅初鎮守山西都督李謙奏陽曲縣民張福等逃居大甕寨請發兵捕之

上曰民逃豈其所欲必科差煩煩為有司逼迫故耳加之兵則傷其生但令府縣招撫免其徭役彼必來歸遂令太原府招之至是皆復業

○宣德六年二月戊午行在戶部奏遣官巡視民瘼

上從之因謂侍臣曰堂下遠於千里人君深居宮禁豈能盡諳民隱故不免遣人巡視若所遠非人下情猶未能悉達侍臣對曰國家仁民惟在擇守令守令得人田里之民自安

皇明實訓 宣德上卷

冊六

上曰然

○宣德七年二月己未行在兵部請再遣官清理軍伍上曰軍伍當清若果戶絕勿累平民大抵深刻之徒妄意朝廷在於得軍展轉牽連累及良善遂至訴訟紛紛不知軍與民皆國之根本朕撫視如一未嘗有偏今宜諭以朕意是是非非務盡至公不可枉濫

○十月己未山西平陽府蒲州萬全縣丞何福全言本縣民克軍及死亡所負糧草悉屬存者代納又令運送京師及遼衛民不勝敕比又令民辦納薪炭乞蠲所負而糧草之運輸者止就近處併乞止薪炭之役

上謂行在戶部工部臣曰山西土薄民貧朕恒念之加以

徭稅如此人何以堪自今糧草輸官者改就近地荒地租稅及薪炭悉蠲之

惜民力

○宣德元年三月丙申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朕聞陝西去歲薄收軍民艱食而脩襄陵樂平二王府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草之類皆用民力今東作之時何暇及此宜遣人馳驛諭所司姑停止所遣之人皆令還京

○戊午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祿奏萬全右衛城在德勝關口地高乏水宜徙於近城七里宣城堡

上曰此城戍守已久安得重勞軍民唐太宗時有請修古

皇明實訓 宣德二卷

冊七

長城發民乘堡障者太宗曰當掃清沙漠何用勞民遠修堡障此役姑止

○宣德三年三月癸卯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山西人夫在京用工者今當更代

上曰山西去年旱人民艱食者多自給未能安可使之凡被災之處一切停止見役於京者即皆遣還

○六月辛卯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今天氣炎熱工作未休軍民勞苦其必不可已者略加繕完他不急之役皆罷之

○十二月庚子行在戶部科左給事中許侃等奏六科體合增蓋板房如南京六科之制

上曰近日稍有營建言者多謂勞民朕皆從所言已之況六科規制已定且歲終當息民亦姑已之

○宣德四年六月丁丑

上退朝御奉天門召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諭之曰去歲各處薄收湖廣為甚其民艱難所宜寬卹比聞工部採辦竹木料買諸物動以萬計何得不為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痛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令營辦餘不急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為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朕意

○十月癸未行在工部奏明年正月四方番夷例應朝貢而北京會同館廬不能容宜預增修

皇明寶訓 宣德二年

廿八

上曰四夷朝貢皆承

祖宗之舊昔能容矣今日豈便不足但脩葺其壞者不必增創勞民

○宣德六年五月庚辰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召工部尚書吳中諭之曰各廠所貯材木初採甚難勞困軍民殫極糧費方得至此朕故加意愛惜卿亦當體朕意有不當用切勿妄費若本大材而工匠斲小用之罪亦不貸蓋時有以事聞於

上者

上曰姑戒之戒之不改而後罪之

○九月壬戌朔行在戶部奏平江伯陳瑄請再食民運糧

又工部令各處採木送淮安脩船又令福建造船海運上曰民運糧已非易事又欲食點助軍是重勞民此不可行山東江西等府採木宜減其半福建地遠不可造船且度關踰險縱有船豈能度淮役民當度人情地勢此事尤不可行

○宣德七年正月丁卯直隸興州中屯衛奏去年十二月所給使臣車輛人夫之數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使臣經過應接煩勞今東作漸近須愛惜人力其令所過之處量度節省

謹財用

○宣德元年六月丙戌

皇明寶訓 宣德二年

廿九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國家養民今六十年卿

祖宗舊臣朕所倚任在戶部四十年矣今戶口登耗如何錢穀豐約如何皆當留意制節謹度使國本充實卿亦將有令名於世不可不勉原吉頓首謝

○宣德二年八月壬申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奏南京戶部公宇棟梁棟楠多朽腐恐頹壞則愈費工力請預脩理上從之因曰凡人治家治國理皆如此思其艱而圖於早則用力少而成功不難若及艱難然後圖之則勞費數倍功成不易矣

○宣德三年正月辛丑行在工部奏淮安脩改漕運船所費不少

上諭之曰漕運國之大事脩船豈可惜費昔劉晏於江淮造船皆豐其貲船成經久不壞其後有司慳吝減損大半船遂脆薄漕運竟廢此事足為監戒

○宣德二年七月壬子

上視朝罷因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在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永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若漢唐初間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或恃富厚遂力役頻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敝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儉薄足至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久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生齒繁則財賦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亂之階使煬帝不縱其奢慾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宣德六年三月丙寅

上視朝罷御便殿命翰林儒臣進講大學平天下章竟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固不必暴徵橫斂而國用有餘矣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陳淳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呂鳳書

寬賦

○洪熙元年八月辛未行在戶部奏鎮江府金壇縣官民田二千餘頃水災無收應納糧未免

上曰田無收則民無食尚可徵糧乎即與開豁

○九月丙午福建連江縣奏永樂初戶口蕃多歲輸鹽糧二千餘石後戶口減而糧額如舊皆小民代輸

聖明實訓 宣德三卷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計口給鹽以米輸官口既耗減而猶准舊額徵米是厲民也即令有司勘實徵收無拘舊文

○宣德元年十一月戊申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劉性善奏武昌荊州諸郡縣旱潦民饑稅糧難徵今又該運米百餘萬石赴北京乞寬恤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國與民本同一體民既無食若復逼迫之是不卹民凡被災處稅糧皆令折收布鈔遠運之糧令於見有倉儲內運米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四川安縣茶戶杜思聰訴本戶茶株枯槁人丁死亡積欠茶課郡縣責徵日急乞如例免雜役得專辦課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為公家之用
有司以他役苦之則民不得盡力於此矣即令四川郡
縣緩其徵茶戶當免徭役者皆免之又曰宋陳恕為三
司使稍增茶課取利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課決
不可增果虛耗則當減稅課但當從寬耳

○宣德五年二月癸巳勅行在戶部曰各處舊額官田起
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
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
至一石以上者減十分之三永為定例

○閏十二月丁未

上御奉天門諭行在戶部臣曰卹民必有實惠若惠民無

實明實訓 宣德三卷

實非卹下之誠此者郡縣間有水旱稅糧多欠積歲既
久未能輸官有司催徵逼迫而民愈困四方奏述亡逋
賦者皆以此故朕聞之惻然其宣德三年以前民欠糧
稅悉令折收鈔與布絹爾戶部定議務得其中無虧于
民戶部議以十分為率三分折絹布三分折絹絹四分
折鈔

上曰如此雖然但布絹闊幅者亦難得宜只隨民間所常
用者依時價收之則民易辦庶幾民受實惠

○宣德七年三月庚申朔勅行在戶部曰近年百姓稅糧
遠運艱難官田糧重艱難尤甚自宣德七年為始但係
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

十日恩例減免中外該管官員不許故違

○辛酉

上諭尚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
三以蠲民力此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

○宣德九年五月乙未行在戶部奏昨江西宜黃縣耆民
李崇政等言縣民連年遭疫死亡者多官田重租艱於
納徵乞如舊例折納土產等布以為民便

上曰舊例折布正以租重故也況今民多死亡何忍復徵
米使生者重困乎宜從其言

弛利

聖明實訓 宣德三卷

○宣德元年三月丙辰行在禮部奏錦衣衛力士竄直言
山西中條山產膽礬乞令有司採進

上曰膽礬何切於用使民耕則有粟充饑桑則有帛禦寒
礬如山積何益饑寒乎小人之言不足聽也古之人君
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礬可利民聽其自
採

○宣德三年閏四月庚子廣東都司奏番禺縣有鉛沙縣
民私取烹煉可得白金鉛錫請官開冶

上曰山澤之利民取之勿問治不可遽開命巡按御史勘
視至是御史何善奏發工匠取沙烹煉所得不償所費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朕料鉛沙之烹所得無幾若果有銀

利置治烹煉豈待今日彼小民或竊取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已宥之不問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國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宣德六年九月丙戌初河南民言嵩縣白泥溝地產銀鑛宜開官冶

上命主司鄭誠往同三司官覆勘於是誠等用人力二千七百工止得黑鉛五十斤銀二兩至是還奏

上曰小人獻利之言不可聽其罷之

○宣德九年六月甲戌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湖廣及山西蔚州產木山場宜禁民採伐

上曰卿為國計意甚厚但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

皇明實訓
宣德三卷
四
今不必屑屑其己之

崇儒

○宣德元年正月庚子朔孔顏孟三氏子孫十人來朝辭歸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彼皆聖賢子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顏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必選端重有學者爾以朕言諭吏部知之

○十月癸未襲封衍聖公孔彥縉來朝既返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

先皇帝於其來朝親定賞賜蓋重聖人之道師其道則愛及其子孫今當加倍於是賜彥縉金織紵絲襲衣鈔羊酒等物

○宣德二年七月丁酉改翰林院侍講陳敬宗為國子司業上曰侍講清華之職司業師表之任秩雖末其任則重亦可謂儒者之榮矣

○宣德四年正月戊辰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鈔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自擅咨於尚書胡濙濙以聞

上曰福建書籍無禁先聖子孫欲廣構亦何必言審度而後行亦見其能慎其令有司依時直為買紙摹印工力亦官給之

○十月庚辰

上臨視文淵閣少傅楊士奇等侍

上命典籍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詢以時政皇明實訓
宣德三卷
五

從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饌賜士奇等并賜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謝

上曰朕聞有道之治願治之主崇禮儒碩講求治道卿等為朕行保與諸學士皆處秘閣朕躬至訪問冀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

○宣德五年九月甲寅陞北京國子監博士汪泰許子謨為翰林院檢討初監官考滿者但復職至是行在吏部言奉等應復職

上曰國子監官有例復職因是優待儒者但他官九載俱陞職監官獨不可陞乎亦陞其秩仍典教事其陞為翰林院檢討仍理博士事又曰若教官有學術才識出眾

衆者尤當不拘資格拔擢勿謂儒者不可用

○宣德七年五月辛未

上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英母卒問尚書胡濙曰英母亦應得賜祭及營塋否濙對曰舊制官三品父母曾受封贈者官為營塋今英官四品其母受五品封

上曰儒臣吾所優禮者况非此毋無此子其遣官賜祭仍命有司治塋勿為例

興學

○洪熙元年七月己卯交趾布政司請除府州縣學正官以董教事訓士人庶華夷俗復華風

上曰古稱立賢無方又曰有教無類况師者人之模範用

皇明實訓

宣德三卷

六

夏變夷莫先於此其令吏部選除

○十一月辛酉貴州鎮遠府奏本府新設儒學訓教生員期有成效請給廩膳以養人

上曰邊郡開學教夷人若使自營口腹彼豈樂於為學凡貴州各府新設學校未與廩膳者皆與之

○十二月戊辰貴州銅仁府知府周季言本府新設儒學廟堂齋舍未備生徒講肄無所欲發民創構未敢自擅上曰遠方初開學校若無廟宇齋舍何以事祀飭變夷俗命工部從其所言

○宣德二年四月己巳行在禮部奏天下歲貢生員考試不中者發回原學肄業以待再試教官提調官如例責罰

上曰此輩在學若府縣官勤於提督教官勤於訓誨未必無成泰山之溜可以達石何況於人今上下偷惰虛度日月是以臨文不知所措陷例責罰薄示儆耳宜令內外風憲官程督之考其勤惰明示勤懲庶幾教學有成國家得用

○宣德五年四月庚辰南京國子監司業陳敬宗奏先聖廟及太學六堂諸生齋舍皆損壞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廟學以尊禮先師教育賢才非細務其行南京工部即與修葺不可苟且

○宣德六年八月庚戌鎮守洮州衛都指揮使李達奏修孔子廟材木皆備惟少油鉄膠丹乞於陝西官庫支給

皇明實訓

宣德三卷

七

上謂工部尚書吳中曰武將興學使其下人皆知尊禮孔子而務忠孝誠可喜之事其悉從之

有人材

○洪熙元年七月丙戌交趾各府州縣儒學選貢生員王憲等至京師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呂震等曰交趾距京師萬里遠隴觀感而來須是教養得宜彼方樂學可望其成材爾與學官宜知朕此意其衣服歲賜一如雲南之例

○宣德三年七月庚午行在六科給事中引奏監生王倫等辦事半年例應給賞回監讀書

上因諭倫等曰自古大賢君子通知古今然後能立功名

垂久遠所以國家立法令爾等習詩書又令通政事宜各勉力不惟國家得人為用爾亦能立身榮家顧祖宗矣倫等頓首而退

○十一月辛未

上退朝御文華殿召侍臣問曰國家恒欲人才足用官使得人而才每不足官或曠職何也侍臣對曰人才出自學校學校興不患無人才才眾多則官得人矣上曰今國家郡邑有學以育秀民京師有學以升其成才者而復命之歷事諸司考其才器之高下而用之立法可謂備矣然

祖宗時咸稱得人聞比年生徒多不務學徒記陳言為出

聖明寶訓

宣德三卷

身之資及授以職訖無實用是蓋師範不得人也唐陽城為國子師斥諸生之久不省親者於是人知孝宋胡瑗教授蘇湖置經義治事齋當時成就者多此政古人所謂師嚴而道尊道尊而官正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宣德五年三月己巳命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新進士

多年少其間豈無有志於古人者朕欲循

皇祖時例選擇俊秀十數人就翰林教育之俾進學勵行工於文章以備他日之用卿等可察其人及選其文詞之優者以聞於是士奇等選薩琦遠端葉錫陳璘林補王振許南傑江淵八人以聞

上命行在吏部俱改為庶吉士送翰林進學給酒饌房舍月賜燈油鈔悉如永樂之例復命兵部各與皂隸

上又顧士奇等曰後生進學必得前輩老成開導之卿等日侍左右無餘閒其令學士王直為之師常提督教訓所作文字亦為開發改竄卿等或一兩月或三月一考閱使有進益如一二年怠惰無成則黜之

○八月丙戌

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侍語及治民事

上曰民之休戚係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

上曰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自出若但責成於薦舉考課之間蓋求十一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養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於今但當崇學重教

聖明寶訓

宣德三卷

九

求賢

○宣德二年二月乙酉行在禮部尚書胡濙請以三月初一日臨軒策士

上曰設科求賢國家大事昔之為君嘗有祝云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今朕之心亦如此濙對曰

陛下心存用賢且養之有素必有可以當

聖心者

○十月丙辰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書云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蓋天下未嘗無賢賢者亦皆願仕在乎人君舉用之耳朕下詔求賢意亦誠切天下之大豈無若伊尹傅說諸葛孔明者而皆不見舉比者一二大臣有所舉荐或既受職即以賄聞或以庸鄙躋位大臣所舉如此朕何賴焉卿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尤當為朕留意舉能其官惟爾之能必使野無遺賢官無廢事然後副朕意義等頓首受命

○宣德三年正月戊申朔州知州張復奉舉軍中子弟楊鑑等有志操堪任使行在吏部言舊無舉武人子弟例上曰古人出貧賤中任大事成大功者多有之安知軍伍

皇明寶訓

宣德三卷

十一

中無才能者其召至京考察也

○宣德四年二月丁酉

上覽歐陽脩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嘆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賢輔未得說築傅巖雖有致君澤民之志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遂相與講學論道而功被當時垂後世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豈非誠心相感蓋天佑國家必生賢哲為之輔翊高宗思道之心蓋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識用王梁豈不誤哉

○宣德五年正月庚午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古人云惟賢知賢又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昨所舉拔指揮為都指揮者皆將領衆任事其令各舉二人以觀其才識如何舉不稱者罰之

○三月乙卯

上御奉天門策試舉人陳詔等一百人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

○五月乙巳行在兵部覆奏工部尚書黃福言宜令天下

皇明寶訓

宣德三卷

十一

都司於所屬官員旗軍內每歲慎選智勇廉能一人禮送來京都府會官從公試驗用之宜如所言悉令選舉上曰此言誠是天下未嘗無才但患訪求未至耳然亦不可濫舉以塞責其令盡心訪舉勿有遺才蔽匿不舉者有罰濫舉亦不恕

○八月甲申

上罷朝謂行在吏部尚書郭璉等曰東漢之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富饒奮獨以潔廉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卒官屬入朝即擢奮為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為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

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此之由也今天下未嘗無
廉潔士卿宜為朕甄別以聞朕當有以旌之若人有善
而不知則為善者急矣

○十二月戊辰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璉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當
為朕擇才昨郡守多缺乃勞廷臣共舉古之人當斯任
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即錄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夾
袋虞允文之材館錄是也自今留意璉等皆頓首

○宣德六年十二月丙申朔

上屢詔求賢慮尚有遺逸作招隱之詩以示大臣又自為

之序其畧曰朕聞君子之學將以致於用也故其未仕
宣明寶訓 宣德三卷

十二

則汲汲以明道道既明矣則汲汲以措之天下伊尹耕
於莘以堯舜之道自樂然致君澤民未嘗忘也其後聖
莫如孔子賢莫如孟子轍環天下亦欲行其道豈以獨
善為高哉又曰士君子當以伊尹孔孟為法顧乃卷而
懷之遯於深山窮谷之中與麋鹿為伍而廢人之大倫
豈得為賢哉

○六月壬戌

上諭少師蹇義等曰朕嘗作招隱詩賜群臣以示求賢之
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遯朕則意
在招徠賢者而用之使無久淹滯岩穴恐才德之士猶
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今以示卿等又

謂義等曰卿等為國重臣同朕欣戚特示觀之夫舉賢
為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視為空言可也
○宣德七年八月乙未

上視朝罷召少傅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諭曰今春命京官
三品以上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倚蘭之詩以
示意已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括等朕
思今天下之庸豈果無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生民為
心故往往視朕言為虛文此由吏部之急忽也其降勅
責之

任官

○宣德元年正月庚申南京禮部左侍郎兼國子監祭酒
宣明寶訓 宣德三卷

十一

胡濙來朝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昔

皇祖

上考皆嘗言濙敬謹小心可用蓋亦朝廷舊人可罷其所
兼官留於行在禮部

○四月癸酉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奏請選官

上從容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
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
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

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為切要古人
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

蓋亦難矣况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僻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覈以防矯偽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七月辛亥召四川按察使陳璉至改南京通政使專掌國子監事璉儒者持憲非所長是以吏部請改用之上既命之顧尚書蹇義等曰命官稱其才則不勞而職易舉向所用非所長矣今其庶幾乎然為天下賢士師表尤不易也

○宣德三年五月丙辰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寺卿胡聚奏

宣明寶訓 宣德三卷 十四
浙江嘉湖杭三府稅糧浩大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糧稅宜增布政司官一員以總之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斂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十一月乙亥吏部言監察御史楊昂朱惠俱九年考滿昂練達政務惠政蹟未著

上曰考績黜陟所以示勸懲興事功果得其宜則能者蓋勸中才亦將自勉於是以昂為浙江僉事惠為太僕寺丞
○宣德四年正月壬申浙江布政司奏所屬缺府縣及難職官百一十員

上諭吏部侍郎郭璉等曰庶官所理皆天下事郡縣親民事尤切要久曠可乎自今內外大小職事有缺皆須早除勿致廢事

○五月癸酉行在吏部尚書郭璉引中軍都督府經歷彭達等及進士監生二百人擬除御史主事及郡縣正佐等官

上諭璉曰古人授官必量度才德之高下與職事之煩簡而授之庶幾能稱選事方谷於爾其更勉修厥職

○宣德五年正月乙丑行在吏部奏選官退上因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

宣明寶訓 宣德三卷 十五
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臣對曰然必由君心靜則事可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

用人

○洪熙元年七月戊子章丘縣訓導張居傑考滿當陞學者乞留

上命以為給事中因諭吏部尚書蹇義曰前代命官內外更踐近頗聞外間言仕者一為教官即老於學校有志

於世用者多不樂就此職自今用人不得執一

○庚寅四川雅州學正何源言本雲南人以監生授學正不通經學難為師範願改他職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塞義曰非經明不可為人師雲南生固不通經量才授職則人皆效用官不廢事此亦初授之際失於酌量其改為土官衙門吏目彼知土俗亦得展布

○閏七月甲寅興州左屯衛軍范濟建言鈔法等八事

上欲用之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濟故元進士洪武中嘗為廣信知府坐事戍興州今年已八十四矣

上曰呂望八十遇西伯何不可也國家用人正在取老成

皇明寶訓

宣德三卷

十六

者但不可處以煩劇耳命吏部以為訓導

○九月庚申初漢中府訓導李蕃上端本策於

仁宗皇帝

仁宗嘉之命召至是始至以為行在兵科給事中

上諭之曰古之人用其言則顯其身朕嘉爾故擢此職夙夜匪懈進思盡忠爾尚益加勉

○十二月庚寅

上與侍臣語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不使之任吏事

上曰功臣固貴保全然天生賢才以為世用彼誠公輔之器國家惟誠心倚任之待之以禮隆之以恩固無不保全者以其為功臣置而弗用亦過矣

○宣德元年九月辛亥亦馬刺等處女直野人刀兀等二百餘人來朝貢馬命為指揮千百戶等官

上因謂侍臣曰夷狄為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若究禍之本根蓋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十人小人用事變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日陵月替遂為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政宜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既雪大耻乃復用小人力主和議為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死秦檜之譏小人之敗國家如此

○宣德二年七月壬寅

上諭吏部尚書塞義等曰唐太宗嘗言用人當以德行學識為本此語甚足今之所用多是進士監生彼讀書知

皇明寶訓

宣德三卷

十七

古必能務德行廣智識間有人才吏胥終亦少在要職大凡用人正如工匠用木小大長短各當其宜然後能成居室若用人不當何以成治功卿宜更加詳察有在高位而德行學識未稱則改用之有在下位而德行學識優長則進用之庶合至公而人莫敢不服

○宣德三年正月辛亥有舉范文正公十二世孫范希正端敏誠篤才堪撫民者

上命行在吏部召用之因謂侍臣曰范仲淹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士君子皆當以此存心

○宣德四年三月庚午

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吏部尚書蹇義曰今日都察院奏

南按察司吏受賂洗改文案脫免有罪法當絞腰聞

太祖皇帝嘗言吏心術不正不可任用

聖見深遠今六部都察院政本之地所用之吏尤須擇人

苟有姍私必寘之法若九年考滿應授官者尤當考察

庶不濫用以病百姓

○宣德六年九月上申

上退朝遇與侍臣論漢唐諸君知人孰優或曰漢高帝用

蕭曹唐太宗用房杜皆稱得人

上曰太宗非漢高比也其論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後

皆如所言太宗遺命李世勣最為失當漢高優矣自古

皇明寶訓 宣德三卷

人君知人為難信哉

惜才

○洪熙元年七月丙戌以進士蔡子宜為訓導子宜永樂

六年以親老歸親終服闋七年不起及是遇赦始起吏

部勅其顧私忘公難以任用

上曰懷土人情之常非有大過且辛苦學問得成進士不

可終棄其授以訓導

○宣德元年十二月乙亥行在禮部奏兩京國子監生多

給假還鄉年久托故不來請遣人提問

上曰古云才難諸生未及仕先負罪名即為終身之玷宜

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如再於限外不來皆發充吏

○宣德二年八月庚申

上語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國家建學育才以資任用

祖宗以來得人為多比者各處考黜生員例應充吏有以

患病為詞者告乞再試彼既耻於罷黜必能悔過自新

又或是學業垂成不甘中棄者宜從所請然須令翰林

院嚴切考試庶幾人知所警自然向學

○宣德四年四月乙卯浙江上虞縣人李志道充軍死其

孫侃已中鄉試而衛追其補役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

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自效

上從之曰

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遵承舊制又何急

皇明寶訓 宣德三卷

於一卒之用乎

○己丑行在吏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官其

兄嘗為御史以誤決死因抵罪懋乃極刑家屬當罷不用

上曰士勤苦學問始登第一棄之可惜朕記憶

皇祖時一進士以極刑家當罷念其成才之難特命吏部

錄用此故事也其以懋為州判官

○宣德六年四月甲寅行在吏部奏求賢所舉官四十三

人例當會官考試中有南試海衛餘丁難與考例

上曰古人立賢無方耕釣之中有王佐才其可以軍丁棄

之命考試如例

○宣德七年三月庚申勅吏部曰唐虞之世罰弗及嗣自

洪熙元年五月以前犯罪典刑者已屢經赦宥其子弟今果有才行文學者聽保舉選用惟犯謀反大逆典刑者其子弟不在選用之例

○戊辰行在兵部尚書許廓奏比者武昌推官姜譽訴其祖充五開衛軍已死其父老病戶無餘丁今五開數取募補役援洪武中例乞除免今覆勘是實

上曰

太祖皇帝於生員有成尚不忍棄况譽為官豈止一卒之用其除之俾修職自效

嚴選舉

○洪熙元年閏七月乙丑

宣明寶訓 宣德三卷

十一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侍郎郭璉等曰天下之治必賴賢才古之大臣皆以進賢為首務卿等今居此任必當為朕擇才若官得其人民安政舉卿等豈不流譽後世昨觀在外考核方面一處有去一二人或三四人者至於府州縣尤多或一州一縣全不稱職者如此用人豈得民安政舉今後除授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皆須慎擇其人以稱朕委任

○八月乙酉行在吏部以天下教官多缺請如舊例推選上謂尚書蹇義等曰今之人才多出學校若無明師訓誨何以望其成才監生選除固是舊例須令祭酒司業及諸學官務選經明行修之人不得濫舉

○丙申陝西按察使陳智奏舉咸寧縣丞黃維等八人公勤有才能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用人須辨賢不肖不肖者必退賢者必進智所言如詢察果實即權任之

○九月乙卯行在禮部奏定科舉取士之額

上曰國家設科取士為致治之本其冒貢非才蓋是有司之過人既苟得遂啓倖心今解額已定果行之以公不才者不得濫進自然人知務學其令各處凡考試官及諸執事先須擇賢庶免冒濫

○十月丁亥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

宣明寶訓 宣德三卷

十一

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資職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

○宣德元年三月辛酉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謝瑤薦賢奏請書姓自陳改正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欠一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其改外任遂為交趾知縣所薦者亦不用

○十二月癸未吏部尚書蹇義等俱給事中彭璟等所舉賢才姓名奏請取用

上曰近命京官舉賢欲得真才前日待詔邊文進保賊盜之人苟徇私意不顧公論人言惟賢知賢文進不才小人故狂妄如此今已皆罪之卿等自今更須詳審勿為小人所欺

○宣德二年正月庚戌

上語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詔書求賢不問已仕未仕近觀各處所舉亦有拔自民間天下之大豈無遺才皆當召至考其所學試其所能然後命之以官君子小人各以類進但觀所舉之賢否則舉主之賢否可知卿等切須詳慎務得真才勿容濫舉

○六月甲戌

聖明寶訓

宣德三卷

十二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今之武職皆是勲舊子孫少諳政事一切皆由首領官若能公心亦克有濟近有告科歛害軍戚剋月糧者蓋首領官多至吏胥除授卿等初除之際必謂此小官不及精詳及其受罪而去軍士已被其害以此言之不可不慎

○宣德三年二月己卯

上御奉天門諭尚書蹇義等曰比下詔求賢欲得實才為用而所舉多非其人自今召至者引於內廷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命題考試六科給事中監察御史錦衣衛官監視理明辭達者用之否則罰其舉主

○四月癸未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唐充用人猶曰試可乃已况於後世更當詳慎朕下詔求賢四方薦舉來者甚眾卿等未嘗考察豈能知其賢否而輒授以官欲官皆得人難矣今未授者必會官考試取其可用者用之已授官者俟考滿至日試之如例試不中者黜之

○宣德七年四月己丑應天府奏請鄉試同考官乞命兵部給脚力

上從之顧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據文章不悖經意即可充選然應舉之人皆憑學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而又通今博古科目取之足為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有文辭亦終無益考官須是學問老成

聖明寶訓

宣德三卷

十二

心術正大之士不然亦能顛倒是非卿等宜申明朕意亦使知慎

○宣德八年七月庚辰四川按察司副使朱與言言設科取士

聖朝盛典洪武間考官必用經明行修之士比年有司多舉親故去取不公今後考官必訪求文學老成之士上命禮部從之顧謂侍臣曰朕亦聞在外舉考試官多出私意蓋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已無學識安能分別人之高下賢才鮮有不為所枉矣

重守令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肇昌知府孫璽滿九年當去軍民

樂其仁恕奏乞留之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郡得一賢守則一郡之人安古之興黃亦人耳人苟有志無不可及孫重能得衆心可以為賢宜允所奏使天下郡守皆如此人百姓豈有不安

○戊午安平縣丞耿福緣累以冗員當汰民懷其惠累奏乞留之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州縣官愛民如子則民亦愛之如父母若貪虐無道民視之如仇讎豈肯保留至於再三不已其陞為平知縣

○七月辛未山東平度州同知王璠以冗員去昌邑主簿

劉整以舊官代還民皆言其能恤民瘼戢吏弊請復其職

皇明寶訓 宣德三卷

廿四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為人上者惟順民心古語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堯舜之治亦民好惡而已其悉從之

○閏七月庚子靖州知州張幹以舊官代還州民赴京訴前知州貪刻幹廉勤乞留以惠民

上曰新知州可為君子其留之以慰民望又曰古人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若其慎終如始則愈善矣

○九月乙卯山東長清縣知縣薛慎以親喪服闋縣民相率詣闕奏乞復慎長清吏部尚書蹇義以聞且言長清別除知縣已久即如民所言又當易之

上曰必其不如慎故民求舊國家任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得民心雖屢易何害

○宣德元年正月丁巳博野縣知縣陳哲以舊官代還縣民訴于巡按御史言其有父母斯民之心乞留哲事聞上諭吏部臣曰朝廷選用守令正在求民安耳哲能得民心如此稱所用矣古人有言所欲與之所惡勿施其召舊官還而令哲復任

○宣德二年三月辛丑

上諭西漢循吏其畧曰以一郡一邑之民付之守令者欲其教養之而已教養之道農桑學校而已農桑之業修則民足於衣食而遂其生學校之政舉則民習於禮義而全其性如是足以為善治矣

○五月丙辰潭源州知州陳淵有罪當罷為民耆數十人

皇明寶訓

宣德三卷

廿五

詣闕言淵愛民如子逃亡復業因備禦千戶陳賁縱軍毀民室廬占民田地淵不忍民被害列奏責罪為貴所誣自淵離職民失所望乞復淵職

上諭吏部臣曰守令中未嘗無賢者往往為小人所傷法司又不能別白是非枉直亦豈得無過其從民所言令淵復職

○宣德五年七月癸亥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激勸則中才之士皆將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人才為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申諭之

○十一月癸卯湖廣沅陵縣有惡虎為民患勅總兵官都

督蕭授等捕之

上因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璉曰古之守令有善政者埋不入境虎自渡河今沅陵有虎患其有司之政可知即移文戒飭之使之脩政弭患則固勝於人力也

○宣德六年正月庚辰蘇州知府况鍾奏長洲知縣徐亮到任半年政事不理民失所望乞別除知縣代之

上諭吏部臣曰長洲劇縣須廉幹吏乃能治何以不量才授任即選賢能者馳驛代之

○癸巳行在吏部言鎮江府知府同知蘇州府吳縣知縣皆以貪去請用丁憂起復知府尤福同知趙郁知縣宋彬代

皇明寶訓

宣德三卷

廿六

上曰守令當用廉正有才能者毋拘拘循資格此數人既可朕當從但舊官以貪鄙去今所用勝彼則可不然徒勞費無益

禮羣臣

○洪熙元年七月戊寅行在吏部言四川永寧宣撫司經歷張規等皆年七十之上不能任職

上曰七十致仕古今通典然亦有不聽去者以其高可也既皆聰明不逮留之何益聽致仕去以順人情

○宣德二年八月庚申監察御史嚴繼先言近吏部放遣患病官還鄉例皆革去冠帶為民中亦有曾授誥勅封贈父母者既非得罪輒去冠帶無以激勸後進敦厚風化

上謂尚書蹇義等曰以理去官與見任同今後曾受誥勅以老疾去者皆令冠帶還鄉

○宣德三年十月乙酉

上謂羣臣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寅亮燮理不煩以有司之政今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皆

先帝簡畀以遺朕者而年俱高令兼有司之務非所以禮之於是賜勅諭義士奇原吉榮曰卿等祇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謨議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職繁劇憂勞待賢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

皇明寶訓

宣德三卷

廿七

倚毗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

○宣德四年八月戊寅翰林院學士沈度乞致事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璉曰度誠謹

皇祖春之彌厚今雖老精神未衰亦不可煩以事但令京居食祿免朝參有召則入

○宣德七年三月辛巳南京國子監奏請給學官皂隸充使令

上曰舊不與皂隸者以其非常參官然貴賤相承禮之常分遂命兵部如例與之

論臣下

○宣德元年七月甲午

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等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根本夫朝廷於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則為民毋致妄冒違者必罪不恕

○宣德二年正月辛卯勅諭羣臣其略曰惟爾羣臣執德以廉為要廉者發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為本仁者施之厚而下待其所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勗之哉

○六月乙亥直登聞鼓給事中以所受詞上聞

皇明實訓

宣德三卷

九

上因諭之曰朝廷慮刑獄有冤下情不能達故設登聞鼓然前代置院設官託耳目於一人非兼聽廣覽之道我國家命六科給事中輪直最得其當爾等無畏權勢無易孤寡惟其所言即時為達庶幾事無壅蔽幽隱畢聞况給事中為朝廷近侍誠能效職當顯用爾無或阿比以忝所任

○宣德四年八月丙子命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往蘇松浙江等處督運糧賦汝敬等陛辭

上諭之曰比來有司徵收多弊輸納違期今命爾等往督之催科當戒苛刻持已當加廉慎無襲奸貪所為也
○宣德六年五月丁亥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王翱奏西晏

○衛官軍二百餘人隨都督陳懷至四川既支行糧原衛又支月糧而並無差遣請令還西安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近來邊衛多奏缺官而此輩乃優閒無事若總兵官當有隨從四川未必無人古之良將為國家立功名者必使人各盡其才而有志之士亦不肯自暇自逸苟安務得者小人事也遂勅懷盡遣還原衛

○宣德七年六月丙辰御製官箴成以示百官

上諭之曰朕承大寶臨撫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羣臣同心同力以興起治功昔舜命九官十二牧皆孜孜訓諭虞史書之夫以大舜為君禹皋稷契輩為之臣猶致儆如

皇明實訓

宣德三卷

九

此况朕非薄不敢不究心然遠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諭之近臣雖朝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諭因取古人箴儆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覽觀庶幾有儆然古之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箴凡三十五篇

戒飭臣下

○洪熙元年七月壬午遣鴻臚寺司賓署丞焦循攝禮部郎中頒詔朝鮮

上諭之曰朝鮮為國東藩世修職貢朕嗣承大統所宜詔告爾爾將命當以禮自持用副任使其慎之
○閏七月癸卯

上諭尚書吳中等曰比聞工部差人催辦諸事多有暴酷傷人事有不可已者亦當從容使人措辦若暴酷逼迫為朝廷欽怨失人心矣宜詢察一二人痛治之以儆其餘

○丙午行在吏部以內外官應給誥勅封贈為請

上從之諭尚書蹇義曰國家封贈之典所以勸勵百官苟能修職顯親揚名豈不忠孝兼盡若縱盜貪婪曠廢職業上負朝廷下辱父母非朕所望也

○丁未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前命御史考察在外寺官正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近聞考察之官少能

聖明實訓

宣德三年

冊一

着實但信偏言更不博詢其有勤於職業因理公務不免施刑小人不喜誣為酷暴今輒罷退庸濫之官紀綱不立人所狎玩或貪贓賄低首下氣依阿度日小人貪其易與乃更保留如此不當孔子曰衆好惡必察焉宜嚴戒飭之務盡至公毋使正人受誣小人得志如或不當責有所歸

○宣德元年正月甲寅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前日御史奏通政秦川往湖廣督賦受贓川大臣何得全無知識漢大司農田延年貪求贓賄一旦敗露自殺身命為重財賄為輕此乃以至重博至輕况贓物法當入官於已何益

太祖皇帝嘗言守俸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汲不竭川俸亦不薄若清廉公正盡忠為國豈不長享富貴今至此罪豈可容古人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凡在官者當以此人為戒羣臣皆頓首受命

○四月戊寅初

上以載籍所記前代外戚及臣下善惡足為鑒戒乃采其事製外戚事鑒歷代臣鑒至是書成頒賜羣臣及外戚諭之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始至於文武之臣亦欲同歸於善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於暇日采輯前代近戚及文武羣臣善惡之迹與其所傳之吉凶類為此書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於悠久

聖明實訓

宣德三年

冊一

○宣德二年正月丁未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昨有四川千戶調除廣東不欲赴官奏乞仍舊者朕不許古之忠臣惟上所使每有征伐奉命即行今天下無虞調之廣東亦復何患乃欲徇私自便豈是忘身徇國之人朕以其無知姑容不問若再有此必罪不宥

○宣德三年五月庚辰

上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酗酒相繼敗或請遂禁酒

上不從故作酒諭其文曰天生穀麥黍稷所以養人人以酒藥投之為酒周官有酒正以武法投酒材辨五齊之

名三酒之物以供國用書拒聖二旨曰明禮詩既載清醑養我思成以享祀神則也厥父母慶洗腆致用酒以事親也豈樂飲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維醕酌以大斗醴酒有衍適豆有踐燕父兄及朋友故舊皆其大者酒易可廢乎而後世耽嗜於酒大者亡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儀狄戒其酒成湯至帝乙罔敢崇飲文王武王戒臣下曰無彛酒曰德將無醉曰剛制於酒孔子言不為酒困禮有一獻百拜然則酒易為不可有乎夫非酒無以成禮非酒無以合歡惟謹聖人之戒而禮之率焉庶乎其可也

○宣德四年七月丙寅給事中賈諒張居傑言戶部郎中

皇明實訓 宣德三卷 卅一

蕭綱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命悉下之獄上諭尚書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耻相尚倡優賤人豈宜棄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做做若流而不返豈不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諭之

○八月丁亥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閭防百司之弊而朝政關失庶官賢否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其他職事比也

祖宗時慎重用人其有敷奏詳明蒞事勤敏智識優長者

補於政治者皆不次用之朕嗣承大統期於庶政修和尚賴左右侍臣之助古之士君子力學養德得君而用之莫不建功於時施澤於民流芳於後爾等受職有年諄達憲章尚思勤之勤風夜在公廡勤無先正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於悠久其懋勉之

○十一月己巳

上御奉天門御行在刑部侍郎施禮等曰昨日大理寺奏爾等遣吏送強盜赴寺審錄中道受財縱之逃還於律當絞朕已可其奏夫吏人心術已壞惟知利耳其中有廉耻者百無一二爾等宜嚴飭之使知守法畏刑彼能保身此亦省事今彼陷入死地非爾等寬縱之過乎當單明實訓 宣德三卷 卅一

○宣德五年二月己卯行在光祿寺廚子告言光祿竊減外夷供給之弊通政司以聞

上命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執而罪之且諭禮曰光祿寺之弊不止此

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比間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允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母謂飲食細故然亦干大体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與眾共飲心感悅遂成伯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八月壬申湖廣按察司奏五開衛指揮倪善趙興懷私

不和妨廢職務請皆治其罪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令按察司俱治之謂佐曰同僚有兄弟之誼當情意相孚可否相濟譬如操舟行車雖衆論不齊但欲舟車可行而已何必爭競此輩皆膠於私意以致妨廢職務若舍粹鑒夷有警不能協和何以濟事故不可不治以示儆也

○宣德六年六月癸丑建昌府知府陳鼎以縣丞徐政率里長供給飲食日費鈔五十貫貪養害民執之械至京上命付行在都察院治之顧侍臣曰飲食雖小事然廉節君子務養大體不肯以口腹累人羊續者不可學邪

○七月丁卯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奏強盜反獄請遣人四輩明實訓

宣德三年

四

出擒捕從之仍命錦衣衛執其巡獄官及司獄卒治罪

上諭禮等曰罪囚繫獄凡獄具輕重各有宜施嘗聞

太祖皇帝言仁於仁不仁於不仁強盜何足矜憫而待以姑息今之逸如虎出柙人復被害矣此由堂上官縱施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論法爾亦當罪姑停俸治事必俟盜獲而後與俸盜不獲爾罪不免

○八月癸巳朔

上諭門諭都御史顧佐等曰各處體審官負本欲分別賢否使人有所激勸近日累有奏陳言姦民擬拾其罪或言御史及方面官以好惡為去留紛紛不已朕惟恐詐者固多誣枉者亦未必無之卿等其以朕意申戒飭

之去取務合至公今後有徇私偏聽以枉為直以賢為不肖者必罪不宥

○宣德八年二月乙酉以戊子祀

社稷預告

宗廟請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配太常寺所進祝版誤書日月

上覽之促命改書召太常寺卿姚友直責之曰一歲之間

兩祭

社稷而於

祖宗前急急如此豈是小過汝等皆授職有年正是官急

皇明實訓

宣德三年

五

於宣成自今宜常加敬慎

○六月庚寅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羅銓等劾奏刑部郎中厲思溫員外郎孟芳屢辜忿公堂侍郎吳廷用施禮寬縱不言又不具奏

上命執思溫芳鞠治召廷用禮諭之曰凡為官長當寬不至縱嚴不至殘爾今縱矣刑部掌天下刑罰豈應其如此繼今宜勉自飭勵

勵風紀

○洪熙元年十一月丁酉擢翰林庶吉士王璉等為監察御史

上諭之曰爾在翰林久故擢爾為御史爾亦知御史之職

乎正其身端其志振肅憲綱糾擊奸宄反冤獄庶幾其可或尸位素餐或擅威虐下或貪賄貨賄有玷風紀必罰必黜不爾貸也

○宣德元年三月乙卯行在都察院奏引監察御史唐舟等二十一人分往各布政司直隸諸府州照刷文卷

上諭舟等曰刷文卷以察奸弊正違錯須以清繁無私為本不然則是非黑白不能分別然又當安詳平恕勿事煩苛爾等宜職朕意

○十月癸亥陞行在河南道監察御史張政為山西按察使

上諭之曰今以一道憲綱付爾當謹守禮法以肅衆儉正

皇明寶訓

宣德三卷

附六

庶官事有當為者即為之務合至公勿有所循

○十二月癸酉陞行在貴州道監察御史林碩為浙江按察使

上諭之曰浙江地大人衆有司未必皆賢軍民之中亦有豪橫非理者必須紀綱修明法度整飭然後奸豪斂戢善柔得安然後治人必先自治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爾其勉之碩頓首受命

○宣德二年二月甲申行在都察院奏遣御史往巡江西浙江

上諭都御史王彰曰御史巡按當務大體先須清心寡慾然後能明察庶事伸理冤抑興利除害若逞小才作威

福此豈朝廷委任之意卿須戒飭之

○四月癸未廣東按察司初分四道後以所轄州縣多增設廣州道而僉事仍舊至是按察司請增置僉事

上從之曰按察僉事分巡一道官吏廉汙民生休戚繫焉宜慎擇人不可濫授

○宣德三年八月庚寅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臣訪舉進士鄧榮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史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俱令於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行考其賢否第為三等朕將選擇而任之

皇明寶訓

宣德三卷

附七

○宣德五年五月壬寅行在都察院請差御史巡按福建廣東

上命章杲陳汭因諭之曰御史出巡先須考察官吏官吏守法然後百姓受福凡為惡有跡者易於懲治其有貪暴虐民而強辯飭詐及外示善柔心實險惡者最要明白究實若徇私廢公婢姁姑息容惡長奸使百姓受害則爾罪均杲等頓首受命

○八月甲午行在都察院奏巡按江西御史劉伯大以同行監生賈布虧價罪之監生告伯大枉道還家受人覬

遺請罪伯大上從之因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古云無諸已然後非諸

人已身不正而欲正人得乎凡在風憲必以潔己為先
○宣德六年二月庚子命監察御史于奎往薊州等處緣
邊點閱戍守官軍

上諭之曰緣邊關口戍守已定所以頻點閱者慮有急縱
失於防閑爾為朝廷耳目官若知其縱弛而不舉或苛
細生事皆失其職奎頓首受命

○五月己巳初御史傅吉巡按江西布政使孟桓等俱率
官屬出郭迎候又陪朝王寧府官奏其違法

上命吉等自陳至是吉等皆服罪

上宥之諭都御史顧佐等曰風紀官先須守法乃能以法
治人今御史多輕薄少年不以禮法自治喜人諛佞苟

聖明實訓

宣德三卷

卅八

失迎送輒生事挫辱在外官亦不能自執禮法諂佞成
風其榜示禁約違者悉罪之

○十月己亥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璉等曰朝廷置御史託之耳目凡
政務關失民生利病百官賢否皆得奏舉豈可以任匪
人比來有相朋比同流合汙者有依勢作威凌蔑良善
者甚至貪淫穢濁不可以言者如此何望其能舉職雖
以逐之自今必擇老成謹厚識達治體者以聞朕將試
用之又諭之曰在外按察司掌一道風紀亦宜慎選毋
任匪才

恤舊勞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山東鹽運司唐鑑故太子少保兼
兵部尚書鐸之弟

太祖皇帝選為散騎舍人累陞今職年老目青巡按御史
言其昏怠不任事鑑亦以病自陳行在吏部言當免為
民

上曰聞鐸洪武中名臣鑑之進用蓋以鐸故今老疾無過
亦可見其循謹宜體

太祖進用之意俾冠帶致仕以全始終之恩

○八月壬申行在禮部右侍郎鄒師顏卒行在禮部尚書
呂震言其家貧不能歸喪

上曰朕聞其人清慎其卒可惜遂命給官舟載歸因謂左
聖明實訓

宣德三卷

九

右臣曰為官而貧可嘉今豈獨鄒師顏但朕未悉知耳
自今京終於位皆倣此例

○十月壬午

上諭行在三法司曰卿等所奏刑名多有軍職雜犯死罪
及應徒流者朕念其祖父立功或本身効勞艱難得官
一因愚戇遂致罪戾情有可憫但令於邊境充軍立功
其真犯死罪者不赦

○甲申行在兵部引奏故軍官子孫之當優給者

上從之諭尚書張本曰古之從軍死事者其孤養於羽林
蓋念前人之勞而憐其孤幼惟恐其失所今優養已有
定制聞比來亦有不繼自給者爾兵部當如期給俸厚

加撫恤且時督武學訓誨使知道理長成襲爵庶幾得用

○宣德元年五月辛亥寧王權奏諸女將嫁未有第宅請以都指揮吳幹等所居處之

上曰幹等皆

先朝舊臣其居處已久一旦奪之人必謂朝廷重私親輕

舊臣非所以示天下遂貽書王別擇閑曠之地以護衛

軍創造庶幾得宜

○七月乙卯行在兵部尚書張本以故官妻子優給事聞

上曰武臣生勤王事沒無資產所遺妻子寡弱與獨無子

者非得優給豈能自存今後若此者審覆是實即須奏

給更勿遲疑

聖明寶訓 宣德三卷

四

○宣德二年十月丙子行在兵部奏隆慶右衛故百戶霍

玉無應襲子孫止一女十歲當如例月給米五斗候其

適人則罷給

上從之因諭之曰

祖宗立法最為仁厚既不負前人之功亦不使其為無告

之人恩意曲盡矣凡若此等卿等當務推行

○宣德五年三月丙寅行在兵部奏各衛故總小旗幼男

今應給糧優養俟出幼補役

上從之因謂尚書張本等曰

祖宗立法徵勞必報如此類皆是仁厚之意雖萬世行之

可也本等頓首曰

陛下聖德恪遵成憲臣等敢不欽承

○閏十二月丙辰保安王志桐奏請以前陝西都指揮使

陳懷故宅為洛川縣主居第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宗室之親朕豈吝惜但陳懷

功臣若尚有親屬居其中而遽奪之不可其令陝西三

司覆勘果空閑則與之

○宣德六年六月癸丑

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人臣事君雖當

鞠躬盡瘁若老疾則當優待之都督郭志祁英楊澤今

皆年老有疾宜令致事閒居有子孫者令嗣職

○己未赤城備禦都指揮汪貴剋戒軍士綿花入已法司

聖明寶訓 宣德三卷

四一

論應斬

上曰朝廷念邊軍寒故賜之彼若欲愛恤軍士豈忍侵奪

使下人受苦殘忍不仁斬之非過但念其前勞姑宥死

令充為事官詣廣西聽總兵官山雲調使改過自効

○宣德七年二月癸丑命行在兵部清理貼黃

上諭之曰軍職貼黃

祖宗時最為重務蓋武臣百死一生致軍功得蔭及子孫

不清理或有冒濫則有功者屏棄無功者反受利矣爾

等宜致詳慎不可怠忽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三終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訓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汝霖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事官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備荒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無為州奏州民艱食已給預備倉糧濟之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預備食儲正為百姓比之前代常平最為良法若處處收積完備雖有水旱災傷百姓可無饑寒此

皇明實訓

宣德四卷

乙

太祖皇帝良法美意卿宜編行天下申明舊典務存實惠勿事虛文

○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甚艱公私無儲獨函關驛頗有儲糧欲申明待報然後給濟然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民候秋成還官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善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知縣急於濟人先給後聞是能稱任使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宣德三年四月辛未戶科給事中宋徵言洪武中郡縣所羅預備倉糧近皆廢弛宜下郡縣修倉徵收以備荒歉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此

太祖皇帝備荒良策當百世行之今廢弛如此皆有司之過宜卽遣官巡視整理有慢令及欺弊者皆罪之

恤災異

○宣德元年六月戊子河南布政司奏安陽臨漳二縣蝗上謂尚書夏原吉等曰近者有司數言蝗蝻此亦可憂姚崇捕蝗終不為災但患捕之不早耳卿宜遣人馳驛分督有司巡視但遇蝗生須早撲滅毋遺民患

○宣德二年八月戊辰

上謂尚書夏原吉等曰近者各處有司多奏水旱而山西郡縣旱尤甚若禾稼不成其民何所仰給朕心惻

皇明實訓

宣德四卷

二

惻思所以弭災之道卿等當輔朕不逮以回天意若今大雨民猶有望原吉對曰齊景公言善樂或為之退舍

陛下憂民如此

天心悅鑒必有以副

聖意願臣等不職實切惶愧皆頓首謝

○十二月丁丑

上謂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今年陝西亢旱秋田無收其軍屯子粒民間秋糧俱已蠲免比聞軍民之中多因缺食流離豈可不恤其令有司開倉賑濟仍於南京運絹五萬匹綿布十萬匹令隆平侯等用心拯救勿令失所○宣德三年四月丙寅山西解州潞州奏天旱民饑多流

移他境者

上覽奏惻然謂尚書夏原吉曰比聞山西久不雨朕心不安今果奏至其卽遣人賑濟且撫綏其民無令失所又曰聞旱災之地頗澗弭災之要修省在朕卿亦當敬謹勉盡乃職

○六月癸巳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霖雨久不止水潦泛溢今城中薪芻湧貴凡有運載入城者悉免抽分違者罪之

○七月丙辰順天河間真定保定等府及南直隸和州等州縣各奏苦雨山水泛漲淹沒田稼

上召六部尚書蹇義等以奏示之諭之曰天降災祥在德皇明實訓
宣德四年表

朕覽之凜然卿等皆當勉思恤民之道

○八月戊申

上巡邊駐驛三河縣縣官朝見

上諭之曰善撫百姓今年此處水潦為災宜以實聞當圖優卹之母妄有科擾朝廷投汝撫字之寄民不失所斯汝能盡職否則有罰

○宣德四年九月丁巳山西萬泉縣丞王琦奏去年少雨耕種無收今春至夏亦旱民多艱食

上以奏示戶部太子太師郭資進曰山西他郡縣未有奏旱饑者當遣官察視

上曰旱潦之災天用儆朕有司所言勿用致疑卽量免其

租稅仍令有司善撫卹之

○宣德五年四月甲午易州奏蝗蝻生

上謂右都御史顧佐曰今禾苗方生宿麥漸茂而蝗蝻為災若不早捕民食無望卽選賢能御史往督有司發民併力撲捕初發撲之則易若稍緩之卽為害不細

○六月己卯永平等衛及河間府靜海等縣奏蝗蝻生尚書郭敦請遣官往捕

上從之曰遣官之際亦須戒飭頗聞往年朝廷遣人督捕蝗者貪酷害人不減於蝗卿等須知此弊是日晚出御製捕蝗詩示教等曰蝗之在患此詩備矣卿遣人往捕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

皇明實訓
宣德四年表

四

○宣德九年十二月庚申直隸揚州湖廣四川各府州縣俱奏旱乾疾疫人民流亡

上聞之惻然謂尚書胡濙等曰上天降災非水則旱加以疾疫民何以堪朕深憂懼卿等當勉圖匡濟有可以回天意拯民命者其悉以聞

抑祥瑞

○洪熙元年八月丁卯朔魯王肇輝遣長史進瑞粟尚書呂震以為豐稔之應請上表賀

上曰近日畿內州縣屢奏水潦卿不聞乎朕方夙夜憂民艱食若以此為瑞則山東一隅之民可當之如他處何其止勿賀王所遣長史賚之遣還

宣德七年五月甲戌行在禮部尚書淡以山西進龍馬駒請偕群臣上表賀

上曰二三年間水旱告灾繼踵而來朕方日夕惕勵一獸之異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其止之

○宣德八年閏八月辛亥蘇門答刺及諸番國來朝貢麒麟象馬諸物

上受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羣臣稱賀上曰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但念其盡誠遠來故受之不足賀也

武備

○洪熙元年九月壬子

奉明寶訓

宣德四卷

五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兵以禦侮當國家無事時正須整肅士伍修舉兵政書曰張皇六師詰爾戎兵正此之謂今內外衛所軍士徒具名數比違御史給事中點閱多有逃亡者爾職典兵事宜即遣人追捕庶幾士伍不缺

○宣德元年正月丁巳太師英國公張輔言在松操備官軍凡緣邊諸衛及陝西等都司皆已遣還合於河南等都司及直隸睢陽諸衛選調至京以時校閱

上曰然天下雖安不可忘武今國家無事正須訓兵練將卿等當為朕留意

○七月丁未

上罷朝退御左順門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侍語及軍衛上曰昔

皇祖嘗言元末之時管軍武臣多務貪縱軍政不修隊伍廢缺人問士卒安在則撫夾袋曰皆在於此蓋惟有其名耳所以馴至大壞今得無復踵此弊乎宜嚴謹飭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點閱不可怠忽

○十二月乙亥

上閒暇與學士楊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乎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不患其不為用

上曰然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其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練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措何望有濟溥曰誠如

奉明寶訓

宣德四卷

六

聖諭

○宣德二年正月癸卯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各處衛所官旗不能撫恤軍士多致逃亡舊例皆有降罰朕寬待之限一年之內勾補不完然後加罪卿宜用心考核如有不完必須降罰古人云威克厥愛允濟若更因循則軍政必至廢弛不可不用意

○宣德四年八月辛卯有獻兵書者

上因與侍臣論用兵

上曰古之用兵者卿等試言其一二侍臣對曰昔趙括少

學兵自以天下莫能當及為將以四十萬眾敗於秦此不知合變曹操得孫武之術及其破荊州乃驅北方之人遠涉江湖以八十萬眾敗於吳此驕之過諸葛孔明知古陳法以為足以取天下然相持數年魏人不敢決

戰而孔明亦不能成功用古法誠難矣

上曰霍去病不學孫吳而伐匈奴功書居多由是觀之用兵制勝方畧存乎人又不在拘古法也

上又曰兵法世稱孫武止於疆霸曹操亦終不能取吳蜀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能敵湯武之仁義者是也

馬政

○宣德二年十一月甲辰北京太僕寺官奏請遣官閱馬

皇明寶訓

宣德四卷

七

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成初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人蓋農民終歲動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宣德五年三月癸卯

上閱馬命武士調習之顧謂侍臣曰軍國之政馬為先務今孽虜固當懷之以恩亦不可不示以威古人云事事乃其有備肆朕於馬政尤所用心侍臣對曰今馬番息視祖宗時加數倍矣

上曰此皆

祖宗之澤但朕遵用成法不敢少怠耳

備邊

○洪熙元年八月乙亥遼東都司奏廣寧等十八衛修理衣甲請支綿布三萬四千餘匹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請給其半

上曰邊軍守禦須仗甲兵彼衛身無甲則膽氣衰何以責其禦敵若甲仗堅利紀律嚴明士氣自振足以懾服寇戎修甲何可惜費其即與之

○九月壬子陝西都司奏擬造鐵盔青甲萬副所用物料乞令布政司支官鈔買辦

上從之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防國家重事其切用

皇明寶訓

宣德四卷

八

者兵器兵器有備然後可以制敵古者郡國有庫兵京師有武庫今西陲極邊兵器安可無備其令速遣官給其費毋料擾於民又謂中曰內外衛所軍器皆須遣人閱視凡損壞者官給物料悉為修理

○宣德元年十二月壬申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今四夷順服邊境晏然古人嘗曰傲戒無虞又曰禍生於懈急若守邊將士稍起怠心少失防閑將有意外之患遂遣重書戒勵緣邊守將令盡心防守不可怠忽

○宣德二年五月辛丑巡按御史馮彬奏緣邊關隘黃石崖蘭芳口城垣未完成守不備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邊關戍守當晝夜嚴謹豈可自謂無事便有怠心古之良將禦軍嚴肅雖在閑時常若臨寇故能永保無虞卿宜移文責問限日下完整稽違者罪之

○宣德三年八月丁酉

上將巡邊太師英國公張輔等進扈從官軍之數

上曰朕此行豈為田獵但以國家雖安不可忘武況邊境之民每及秋則憂虜患若在我有備虜何能為患朕為民故特田獵閱武遂飭邊備耳

○十一月壬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言遼東西長嶺達賊入寇備禦都指揮李敏等提督不嚴請罪之

上諭行在都察院臣曰軍官備邊但守常法以保境安民

皇明寶訓 宣德四卷

九

如能謹嚴豈有外患古之良將雖安閑之際常若臨敵不可少怠今失機皆由主將疏令不嚴軍政不修所致其令御史治之如律

○宣德五年正月戊午勅都指揮韓鎮等領兵自永寧至懷來巡捕凡諸隘口屯堡烟墩務令整齊嚴謹有寇則乘機剿捕

上因謂侍臣曰今虜寇雖衰然鼠竊狗偷乃其常性惟邊防嚴密使彼無間得乘可也

○三月壬寅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舉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古今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

糧芻充足士卒精練哨瞭嚴謹彼亦何能為患朕屢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深政邊民耕作之時一或農事防廢秋收無望仰給於轉輸則勞矣遂勅邊將嚴謹備

○宣德六年十月癸卯副總兵都督方政以新立龍門衛

及龍門千戶所器械旗鼓等物未備奏請給用且數以聞上命行在工部如數給之諭尚書吳中曰兵甲堅利而後足以制寇不可不與然地利不如人和尤須戒勵主將善撫士卒人心既和以守則固戰則勝邊境可永無虞

○宣德七年九月庚午命將率兵巡警

上諭之曰今國家無事邊塞無警可以安逸然居安慮危

皇明寶訓 宣德四卷

十

乃保邦之道況西北二邊虜常出沒今秋高馬肥宜預警備但師行須慎重無貪利輕進無肆殺戮申嚴號令整肅部伍堅利甲兵以振耀威武使虜懾服不敢侵掠而邊城亦固封守此良策也

○宣德八年七月壬申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奏虜寇入雅兒崖殺千戶朱銘等掠官馬而去哨備都指揮僉事張淮及指揮蔡麟等皆怠慢失機請罪之

上勅亨曰虜乘間為寇殺官軍掠官馬豈獨下人之過亦是主將平昔姑息紀律不嚴所致自今宜加嚴謹張淮蔡麟等悉降充戴罪官令專職哨備如再失機處斬因語侍臣曰禦邊之道惟在得人漢匈奴率十萬騎入寇

時趙充國將四萬騎屯邊郡單于聞之遁去以四萬騎而使單于知畏非充國總制有道乎亨性謹厚但過于寬故邊備屢有小失

任將帥

○宣德九年三月癸丑守開平指揮使杜福年老乞開平千戶楊洪等奏福居邊久練達兵務乞令仍守開平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邊將在得人昔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近塞趙充國屯邊羌虜遠遁福練習邊事素得安士心安可使就閒但當優待之耳遂以其子代令福為致仕官仍往開平協助都指揮唐銘等行事

○宣德三年五月乙亥以陝西都司都指揮使張麟老疾

皇明寶訓

宣德四卷

十一

命致事以其子泰為寧夏左屯衛指揮使領馬揀練仍命麟往訓督之

上因謂侍臣曰古謂將門出將將蓋子孫親見祖父所為自然諳練麟雖老素有材識使泰能似之固於國有用於家亦可長保富貴

○宣德四年三月甲子初四川青川守禦千戶所百戶倪讓以例不當襲職能及番寇攻青川城讓與眾竭力守城敗賊有功總兵官都督陳懷以聞

上諭兵部臣曰韓整輩膺國家委任而以貪淫玩寇不能立功若此者人安可棄之今復舊職使再立功

○宣德五年二月丁丑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武備國家重事今軍政不修實由將校之不職宜詳察其實以示勸懲遂遣勅諭各都司按察司巡按御史用心察訪務盡至公

○宣德七年三月壬午命故都督朱崇子震襲指揮使標練上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指揮使一衛之長才智過人方能稱任不可以後生少年處之姑令操練俟年二十以上觀其可任然後任之

諭將帥

○洪熙元年八月癸酉

上聞各衛頭目重害新軍致其逃竄諭行在兵部尚書李慶曰凡為軍官少有廉潔不思軍士乃其富貴之本若

皇明寶訓

宣德四卷

十二

撫綏得宜人心悅服遇有征調易以立功高官厚祿自此而致今所為如此豈徒負國亦自害身爾兵部宜戒嚴之

○宣德元年五月辛亥調晉府護衛官軍四千餘人赴大同備禦

上遣人諭武安侯鄭亨曰大同早寒比他處為甚凡備禦將士離父母妻子而來所恃者主張耳非撫綏得所人何以堪郭子儀撫士卒如子弟所以成功名保富貴卿老成宿將當以此為念

○八月乙亥

上親征高麗駐蹕直沽南召諸將諭曰為將雖有智勇必

資士卒乃能成功古之名將皆以恤士為本平日撫恤得其心臨敵之際必得其死力若素不能恤徒以威馭之緩急未必得用前已命兵部給從征官軍馬騾分載軍資昨見軍士多有負重者日晚始至營亦有困乏憩道傍者爾等略不加意但使人不知恤人豈為將之道其即以官給馬騾均分馱載以甦其力中有疾病者太醫院與善藥如果不能前進付所在官司調理

○宣德三年五月甲寅命後軍都督沈清總兵民運糧往宣府

上諭之曰軍民輓運道路險艱總其事者當加意撫恤使人不知勞而事易集可也若橫加笞箠逼取財物人心皇明實訓

宣德四卷

十三

懷怨已亦不安耳爾宜自慎及禁戒下人俾知朕意

○八月癸卯

上將巡邊召扈從諸將諭曰師行須預嚴紀律申號令衣甲必鮮明兵器必鋒利軍容必整肅毋縱士卒擾百姓為將馭卒須愛之如子弟即卒事將如父兄矣古之名將皆與其下同甘苦故能得其心汝曹勉之

○丁未

上巡邊軍駕渡潞河駐蹕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穫朕念民艱悶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達官巡察

○宣德四年三月命都督郭義等督軍士牧馬

上諭之曰軍士無知多縱口腹之欲為民害朝廷待軍民一體無有重輕卿等宜嚴約束況今耕種之時尤不可縱恣蹂踐妨廢農業違者必治以法

○十二月丙戌

上命行在兵部於京衛選士卒通十萬隸五軍訓練因諭成國公朱勇曰古人用兵雖有成法然以應變不窮為奇蓋可教者坐作進退擊刺之方至於隨機制敵開闢往來使人不可測度此在兵法之外卿等閒暇更當讀書觀古良將方畧融會于心自然有得

○宣德六年十二月癸卯順天府固安縣賊繫所獲強盜皇明實訓

宣德四卷

十四

張旺等三人至京未獲者尚十一人旺隆慶右衛千戶餘皆武官家人

上命付行在都察院其未獲者令錦衣衛急捕召武臣諭之曰國家優待武官皆有常祿死則祿及子何至為強盜太祖皇帝嘗言守俸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汲不竭強盜雖一旦苟得然當殺身豈如守常祿可長久爾等老成舊人當嚴戒飭使守禮法若有犯致罪毋謂朝廷少恩眾皆頓首而退

○宣德七年五月丙寅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請斬逆卒二人之誘女直為寇者

上從之因勅凱曰人情豈樂從異類此必有不得已如為

將者能無恤之動息以時溫飽得所雖驅之不去爾等勉之

○九月己巳直隸隆慶衛指揮袁泰等奏保本衛指揮同知李景為指揮使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諭之曰爵賞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所以漸至微弱此輩猶欲效之耶為人臣但當盡心竭力為國立功不患不富貴也

○宣德八年四月丙申初

上以四川都司奏劾總兵官都督陳懷以備禦官軍量退其軟弱還助運糧守城懷言諸處官軍已為三番猶有

皇明軍訓

宣德四卷

十五

番蠻出沒乞為三番調征官軍仍存操備

上謂行在兵部侍郎王驥曰松藩昔無多軍城池未嘗失守番蠻亦不敢為非比年以來有總兵官鎮重兵鎮守番蠻時時出沒豈不能撫禦之彼只利軍馬不多略不思供給之難即遣人馳驛論懷必如寧夏例不許飾辭拒命若蠻寇復出責有所歸

恤將士

○洪熙元年六月庚申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防禦河南山西

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亦人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于道路

○八月丙申

上諭兵部臣曰國家養軍士惟在撫恤有素得其心然後得其力比聞各衛軍多逃亡皆由將領者不能存恤虐用其力減尅其糧常以致飢寒切身無所告訴不逃何俟如此國家何望軍士為用爾即榜諭武臣務存恤軍士不許生事虐害

○九月乙卯給邊軍皮裘狐帽

上謂行在工部臣曰塞北苦寒未冬先雪士卒守關瞭望晝夜勤苦使無衣禦寒其何以堪皮裘狐帽速遣人運

皇明軍訓

宣德四卷

十六

性給之開平大同諸邊衛皆循此例

○十月丁丑瞿塘衛指揮彭恭等奏本衛軍士月糧比因造營減半月支五斗不足自贍今營造既止各衛糧多乞仍舊支給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軍士資其用力豈當使食不足月支一石國家舊制暫因事樽節安可為例今既罷工即俾復舊仍會計天下各衛所糧儲凡士卒減支者悉全給之

○壬辰巡按御史顧達奏鳳陽指揮蕭敬等尅減軍士月糧

上謂侍臣曰古良將巡撫士卒足其衣食艱難則與同甘

苦貧困則給以私財今所為如此平日殘忍可知命刑部逮治之

○宣德元年正月甲寅陽武侯薛祿奏天城衛軍士守邊者月糧折絹人一匹千戶潘海每匹但給二丈餘皆入已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軍糧一石折匹絹蓋優與之使人得禦寒而朕猶慮其乏食今乃三分取其一但知利己豈有恤軍之心其執付法司罪之爾兵部仍給榜邊衛戒約

○二月甲戌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邊境將士嚴守備又令採辦致多逋逃乞罷其役

皇明實訓

宣德四卷

十七

上諭尚書吳中曰邊方軍士專務守備何以他役勞之柴雖山谷有然運送甚艱宜有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差軍民必須計議得當而行不可輕率

○宣德五年正月丙寅

上御左順門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馬軍比之步軍尤為勞苦蓋自備軍裝為難今後馬軍戶內再免一丁差役以助給之

○七月丙午行在戶部奏山西陝西軍士冬布因支給不敷應給綿布者一半折鈔陝西每匹三錠山西每匹五錠例有不同

上曰布一疋價豈止三錠軍士艱難但當倍與之安可從

省其依山西例給來年預計蓄積盡給綿布

○八月癸酉副總兵都督方政奏獨石赤城鵬鴉備禦官軍有患病者無醫治療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朕恒念邊軍勞苦况有疾乎其令太醫院給藥遣醫士二人往遼半年一更

○九月都察院奏金吾衛軍士應得宣德三年四月冬夏布至今年五月方給請治衛官稽緩之罪

上從之召武臣論曰朝廷慮軍士貧難令及時給之管軍官當先時舉行庶下人得用此輩安享俸祿上不體朝廷之意下失衆人之望已命都察院罪之爾等當以軍士為心勿踵斯弊國法不爾貸也

皇明實訓

宣德四卷

十八

○宣德六年二月戊午行在刑部奏

長陵衛千戶嚴忠詐取餘丁財物罪應徒

上從之曰朕念軍士艱難故免餘丁之役使資助之管軍官其父母乃不能體此意而剝削之此豈有心卹軍小懲大戒亦小人之福

○五月初各衛餘丁赴工而逃者例發口外充軍

上諭兵部尚書許廓曰朕素知軍士艱難嘗有命凡軍士皆免餘丁一人差使俾得生理供給正軍所司不遵朕言已是重役若又發遣充軍人何以堪止罰工一年其有已發充軍者皆取回

○十月癸丑副總兵都督方政奏今調大同等衛軍士携

家屬往龍門衛戍守而郎中王良言口外冰凍軍士家屬且令勿往沮撓軍務乞罪之

上曰政急欲成蓋為國謀今天寒地凍軍士携妻子暴露道途亦有可憫况新建衛所室未創糧未備良言亦是宜來春發遣遂命兵部移文諭政

○宣德八年五月戊午

上語兵部侍郎王驥曰昨爾奏遣官往南京各衛選取紀錄幼軍來操練朕慮有子幼母老轉徙失所者其悉受之令於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處訓練

○宣德九年十二月丁未大同叅將都指揮使曹儉奏夜不收高政等艱苦請增其月糧

皇明實訓 宣德四卷

十九

上謂尚書王驥曰古人餽廩稱事彼出死力而與間居者同食可乎其即從儉言

保全功臣

○洪熙元年九月都察院奏廣西故都指揮葛森妄許氏告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不法事請逮治之

上曰大臣總兵在外欲其請寇安民若果所為如此法亦難容但朝廷常存大體豈肯報信一婦人言而罪邊將姑令自陳其實

○宣德五年五月癸丑公侯伯大臣奏應城伯孫傑以受賕應流如例罰役贖罪

上從之顧謂侍臣曰君子務德小人畏刑彼以前人功勳

榮受爵祿當修德畏刑以圖保今不修德亦不畏刑乃以貪賕得罪將何面目視人罰役薄示懲戒耳如能改過庶幾長久

○宣德七年九月丁卯

上命安鄉建平伯張安高逮印略馬諭曰爾等藉前人功有爵祿未知稼穡艱難宜奉法循理保守富貴若不遵憲度恣行貪虐如孫傑所為必罪不宥

錄勲臣子弟

○洪熙元年九月癸亥行在兵部尚書張本奏引故官子弟除指揮千百戶鎮撫

上悉召前諭之曰爾祖爾父昔從我

皇明實訓 宣德四卷

二十

皇祖征伐立功致有祿位廢及爾輩爾輩年少氣銳當思前人艱難得官慎守法度操習弓馬勉樹勲績則於前人有光亦不負朝廷任使爾不可得官後輒放肆違犯禮法朝廷公法不爾貸也

○宣德元年正月乙卯

上罷朝御左順門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侍語及世祿本曰唐虞之時賞延于世周文王時仕者世祿此皆先王用忠厚之意

上曰我國家待勲臣禮意尤厚

太祖皇帝開國功臣

太宗皇帝靖難功臣子孫世襲其爵年幼給全俸養之置

武學教之稍長俾習武執俟其成人然後任事著為令典視先王制尤備朕嗣位以來謹遵成憲功臣子孫咸錄用恪勤職業者亦多有之是皆

祖宗教養之功若其不念先世積累之勞不體朝廷優待之意則自暴自棄矣

上又曰古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驕淫矜誇將由惡終此由教之不至耳

○十月癸未行在兵部引奏再閱試中武官

上諭曰凡軍職在當精武藝亦當讀書知道理近來軍職子孫多不務此居閒無事惟思貪財好色縱酒博奕或剽竊書史以資談論妄自高大及至使令茫然無措疎

皇明寶訓

宣德四卷

二十一

廢前人功業古之良將如趙充國郭子儀岳飛武事既精忠孝兼備所以流芳百世爾曹當以此為法莫以今日僥倖試中便自足也

○宣德三年正月戊申行在兵部奏請選武官

上曰是皆因父祖有功故錄用之比年以來軍官子孫安於養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一能用之營軍不能撫恤有司但知循例銓除一旦有警何以得人

祖宗時置武學教之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試賞罰之法載在典章爾申明之務求實效庶幾人知勸懲

○二月吏部奏照磨等官四十人回部例應辦事

上因問其中亦有才能出眾者否對曰皆中才有一劉顯者洪武初誠意伯劉伯溫曾孫

上曰伯溫事

太祖高皇帝為開國名臣今尚有後昔蕭何魏徵之後皆見顯用亦以前人之故朕於顯豈惜一官處之即令復職○四月丙辰英國公張輔奏各衛優給出幼并應襲子孫及襲替多餘幼官宜遣官統領練習弓馬

上從之謂輔等曰射乃軍中長技古人多以此為務大抵操習勤則自精卿等教練當使熟於此是日

上視朝罷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侍語及操練事

上曰凡人學業須及早年若或過時終難成就况軍官子

皇明寶訓

宣德四卷

二十一

孫尤宜諸練乃能保守祿位不廢前人之功朕已命優給出幼及習替多餘幼官練操重念官下應襲子弟亦須豫為訓教宜皆令赴教場操練須要精熟勿致其惰逸也

○五月丁丑

上御左順門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昨日有總小旗子孫併鎗不勝者十餘人奏乞再併朕已許之蓋此皆有志之人能念祖父辛苦得之故雖小名分亦思繼承不墜今有祖若父為大官而子孫安於養養不習武藝臨事失惜墮廢前人之功豈不為此人所笑爾宜諭勉之厚勲戚

○洪熙元年十月命閔頴為教授教魏國公徐顯宗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勲戚家有教官此

祖宗所定大抵勲戚子弟生長富貴不知艱難惟肆驕奢
殘棄禮法往往陳前人之業故特選儒者教之中山王
開國元勲其家尤須擇老成有文章者

皇考在御惓惓督魏國公學其令頴日與講論俾知仁義
忠孝之道

○宣德三年二月丙子

上御奉天門謂左都御史劉觀等曰自昔功臣子孫安於

恭養雖承祖父爵位少有文武才能一旦委用多致狼

狽今公侯伯新襲者衆朝廷念其前人之功豈徒使之

皇明寶訓

宣德西卷

二十四

長享富貴亦欲成其才器庶幾克紹前烈已令更番操

習武事然人情惡勞喜安若稍寬縱必至怠惰卿宜遣

剛正御史二人察視之有慢令不至者具以名聞

○五月以訓導李鳴鶴為駙馬井源家學錄先是

上命吏部曰駙馬不務詩書通古今曉忠孝仁義之道必

至急情勝縱何以保富貴須使之親近儒生

先朝駙馬家有學錄與之講記經史訓飭禮義今擇端重

儒者與井源至是吏部言鳴鶴可用遂命之

○宣德四年二月癸未

上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為國勲戚所宜優禮不欲煩以政
勅諭輔曰卿以親以賢祇事

祖宗多歷年歲忠存社稷功注國家逮朕繼承大統勤誠

輔弼元勲厚德歸然于今方當注倚之時矧居燮理之

任不煩以政乃理攸宜可輟中軍都督府事官職俸祿

悉如舊朝夕在朕左右相與究論軍國重務共寧邦家

卿其專精神明道德益弘啟沃之功用臻治平之效欽哉

○是日勅行在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張昇曰卿舅氏至親

而日理劇務不遑暇逸矧兵政之重吏或以欺謾連逮

不問則廢法問之則傷恩朕夙夜在念圖善始終可輟

左軍都督府事官職俸祿悉如舊庶稱朕優禮至親共

保富貴於無窮之意卿其體朕至懷欽哉

○宣德五年二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白圭奏武定侯郭

皇明寶訓

宣德西卷

二十四

珣曰今家人強奪民田指揮呂昇阿附珣又奪官軍屯

田千餘畝與珣請治珣等罪

上曰勲戚之家正當謹守禮法庶幾長享富貴乃敢縱恣

貪暴如此此非朝廷少恩珣姑宥之呂昇及珣家人皆

執而治之

○宣德六年十二月乙巳南京錦衣衛指揮徐景璜及其

弟千戶景瑜得繫囚之逆者徑送北京守備襄城伯李

隆奏其違命不關白

上命都察院責景璜等罪俾戴罪還職景璜等有悖慢語

法司奏大不敬應斬

上諭羣臣曰朕念開國元孫之孫且

皇祖母族姪豈忍加重罪姑請戍邊俾自懲庶幾保全之道蓋二人皆中山武寧王孫也

○宣德八年五月勲衛陳昭坐同父寧陽侯懋欺官糧鹽人已既宥罪罷間法司請革其冠帶

上曰昭安於秦養習奢傲鄙以天寒命光祿賜勲衛酒肉昭獨以不豐潔却之朕目睹之固知其非令器今又以貪黷得罪革冠帶良是但念勲戚姑與之令其省過用保富貴

○宣德九年二月乙丑吏部言陽武侯薛祿孫詵襲祖爵無追贈父母之文

上曰詵承祖蔭天下豈有無父母之人今百官皆得封贈

皇明實訓
宣德四年
二十五
父母而彼獨不與非所以示公也其與之明賞罰

○宣德五年五月行在後軍都督府奏寧山衛指揮使李昭毀城樓造私居占耕軍士屯田及克軍糧

上諭都御史顧佐曰為治之道賞善罰惡而已其惡如此不可不治即擒治如律

○九月庚戌

上臨朝謂尚書張本等曰昨觀都督山雲奏訪察廣西所屬軍官其中能事者雖多然廉公而能者十纔一二貪婪而能常八九蓋武夫悍將唯知好利不務潔已恤軍保守名爵今當正其賞罰使廉能者加勉貪暴者知戒

庶幾軍政脩明遠人獲安

○十月丁亥

上巡邊駐蹕洗馬林晚御恆殿學士楊榮等侍

上問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為重榮等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

聖諭

皇明實訓
宣德四年
二十六

○宣德六年十月乙未甘州衛千戶姚寧奏北征曲先與舍人王敬等俱先哨險例皆陞賞其間指揮王傑等俱非哨險之數妄冒陞職未愜衆心

上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陞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得則材勇之人愈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啟將來何以使人寧等所言宜令總兵官覆勘果當陞與否具實奏來務合至公無憚改過

○宣德九年十一月鎮守甘肅都督王貴奏肅州衛指揮胡麟等追殺虜寇有功軍士李成戰死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有功必賞賞罰明則士氣振官軍有功者俱陞一級軍士戰死者以其子為總旗餘官軍悉

賞如例

賞功

○洪熙元年七月辛未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比觀卿等所言

天壽山營造軍匠月支糧賜旗軍所給比工匠差減勤勞既同而糧賞不一何以協人心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工匠旗軍其一例給之

○宣德元年七月丙辰行在兵部尚書張本奏昨陞都督僉事費斌為右軍都督府左都督及諸指揮千戶陞擢者五十八人請如例附選

上謂本曰賞當功則人勸昔項羽於有功當封刻印利祿

皇明實訓

宣德四年

不能予所以失人心今朕於報功酬勞不吝爵賞若有

未當卿等亦須執奏計議可否而行

○九月癸卯封乳母李氏為奉聖夫人保母張氏為佑聖

夫人其故夫皆贈都督僉事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古人云無德不報李與張其勞皆多亦皆純實謹厚今茲之報非曰私恩亦出公義

若其如王聖縱恣則朕不取

○宣德五年三月壬戌三法司奏蘇州衛副千戶張開源

擒獲強盜例應陞賞緣開源先任百戶已因擒盜得陞

雖今有勞雖再陞上曰為強盜者皆輕生擒之亦犯危險况國家大信不可

失宜如例陞陞開源為正千戶

○丁卯吏部奏主簿周顯差浙江至海寧縣獲強盜二十

餘人例當陞賞然前無民官獲盜之例

上曰給榜定賞格正欲捕盜榜以令眾令以示信豈問軍

民官邪其實陞如例

○宣德七年正月甲申安定衛指揮同知果脫卜花從征曲先叛寇時為嚮道有所擒獲且招撫番人復業事平論功以斬馘為上而果脫卜花例不應陞自陳其指示之能招撫之功居多兵部尚書許廓執奏以為例不應陞

上曰不聞蕭何發縱指示之功居諸將上乎彼為嚮道且

皇明實訓

宣德四年

有功何得不陞陞為指揮使仍賜勅嘉勞之

褒節

○洪熙元年九月戊申監察御史尹崇高奏諸暨縣孟氏女蘊許嫁縣學生員蔣文勗未嫁文勗充貢入監為御史病卒蘊年二十號哭歸蔣氏執喪三年甘守苦節

年已六十乞旌表其門

上謂行在禮部臣曰夫死婦守節世恒有之此女但許嫁能執婦禮守志不二可謂貞女人所難能者宜旌表以

勵風化

○宣德元年三月己亥

上聞交趾又安知府琴彭守茶籠州叛寇攻城晝夜備禦

糧盡援絕不屈而死特贈為交趾左布政使遣官賜祭且勅交趾布政司曰彭恪恭朝命堅持臣節畢力抗賊死不易心忠義之誠明如皦日朕懷憫風夜不忘勅至卽厚恤其家仍遣人護送其子一人來京官之

○宣德二年二月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上曰人臣之義當務盡忠此人心如鉄石元君百方誘之降終不屈可謂萬世不磨若夏貴輩真犬彘不若矣禮部尚書胡濙對曰

陛下此言誠萬世公論

○宣德三年五月辛未贈交趾死節遼東都指揮等官李任等為都督同知等官初交趾布政使戈謙以任死節

事聞

皇明實訓

二十九

宣德四卷

上惻然曰大丈夫為國固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任等可謂無愧矣於是褒贈之命

○宣德四年八月庚寅兵部尚書陳洽在交趾寧橋之敗洽被執不屈罵賊而死事聞

上惻然謂侍臣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王通與賊連和陳洽罵賊而死使通與洽同志何至辱國朕用人之不明也贈洽榮祿大夫少保謚節愍

○宣德八年八月甲申江西吉安府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奮有忠節祠祀鄉先賢宋楚國文忠公歐陽脩忠襄公楊邦乂忠簡公胡銓蓋國文忠公周必大文節

公楊萬里信國公文天祥比來官屢更代事致因循贖缺祀典乞舉行盛典勅有司每歲春秋致祭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褒崇忠節足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春秋祭祀命府官行禮仍命有司以時備葺祠宇

體群情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奏內外官吏有坐罪遇赦卽以親喪告丁憂者恐或挾詐難聽其去上曰父母之恩莫大焉君子不逆詐宜悉聽其去若果懷好事發治之未晚

○七月戊子故通政使賀銀之子濬

皇明實訓

宣德四卷

三十

仁宗皇帝授以鴻臚寺司賓署丞俾讀書太學至是自陳母老病乞放回養母

上曰學者學為忠與孝也母老可使違養乎命禮部從之○閏七月戊申行在中軍都督府奏監生馬聰歷事勤謹欲如近例送監讀書以俟科舉出身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

先皇帝欲學者皆為實材故必令科舉出身以成遠大之用然人才性有高下年有長少亦可各隨所宜今後歷事勤謹有志科舉者聽令讀書餘如永樂舊例母使淹滯○丙辰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光祿寺廚子李伍等俱告年老有疾乞免役

上曰仕者有疾亦賜告老七十則令致事此輩執役之人勞苦累歲老病豈可不恤其悲放還鄉

○八月丁丑貴州水德江長官張沂奏奉部符令民計口納食鹽鈔貴州郡縣皆溪洞蠻民自耕以食商旅不至無貨易鈔乞賜免納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貴州邊遠之地蠻民何由得鈔朕方綏撫欲其安業若令納鹽鈔未必不至驚擾方面郡縣皆不以閒卿等亦不慮及此官土乃能言之是土官能恤民也其免之

○九月壬子石匠方真訴兄弟六人供役卒於京師惟真與次兄令仍執役有母年八十居原籍嚴州乞免一人

皇明實訓 憲德四卷

三十一

還鄉侍養通政使司以聞
上顧工部臣曰此於天理人心如何爾曹亦皆有母手其卽令一人侍母終身其一人亦令省母後還役

○十月甲申河南右布政使蕭省身自陳三年考滿例得本身誥命若封贈父母必俟九年今臣父年八十餘矣誠可懼之時乞停臣誥命先授臣父俾得生需榮命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此孝子迫切之情其從之遂封其父以省身之官

○十一月丙辰國子學正曾才魯言有母年七十餘居鄉戶無丁男乞歸侍養

上顧行在吏部臣曰唐陽城為國子司業諸生不省親者

斥之况為師乎其從之

○十二月癸酉陝西行都司所屬衛卒送官馳二百七十里京死者三十五有司以其失於飼養奏請罪之仍遣馳償官

上曰一馳償直數馬雖十卒不能償甘肅至京道路甚遠其間豈無傷損而斃者不必罪亦免追償

○壬午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民武鳳訴父送夏稅網赴京中途遭盜劫縣官日夕杖責父償家貧急不能償乞姑緩期限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民被盜非得已縣吏不思捕盜惟酷刑責償子不忍其父之苦來訴情亦可矜卽移文令有

皇明實訓 憲德四卷

三十一

司免共償而急捕盜

○宣德元年正月己酉行在前軍都督府都督韓偁奏守衛西華門千戶路旺私擅下直請執付法司治之

上曰昔

皇祖憫恤守衛官軍凡有疾及父母家室有疾者許白所管官下直此人得非有故乎命錦衣衛官訊之旺言有父病不及告暫歸誠有罪

上曰都督劾之是而人情亦有當矜恤者姑宥之

○三月壬子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祿奏宣府臨邊重鎮洪武中置六衛戍守後皆改調惟存宣府前一衛而左右二衛今屯定州請令復還宣府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定州畿內地以宣府兩衛屯
彼者永樂初權宜耳宜令復舊但兩衛軍士家屬不下
二三萬人屯處已久今遽徙之人情稍難俟秋分兩衛
往來守備且俾預營廬舍一年後併以家屬行

○六月壬申蘇州衛指揮使何濟坐罪輸作畢當調衛自
陳有母年八十餘無他兄弟乞復原衛養母

上問兵部尚書張本曰濟以何事當調本對曰以市薪不如價
上曰市薪小過養母至情姑從之

○七月辛丑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前日卿奏內官監欲取民間
幼丁學匠藝行移應天府選取五千人彼幼未諳事令

皇明寶訓

宣德四卷

三十三

習技藝不能則必加督責其父母之心如何且人家誰
無幼子爾其體此心速止之

○庚申行在工部言工匠逃亡者赦後赴工過期請差官
追捕

上曰工匠久處京師有司不能存恤饑寒切身不免逃亡
赦後雖欲赴京道途之費豈能猝備況有遠在數千里
外者宜量地遠近寬立期限命本處有司起送赴京不
用差官煩擾且今京師無他營造工匠亦可省用徒多
聚無益也

○宣德二年二月癸亥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昨日卿奏山西臨晉縣學生

自年纔十三入學五閱月御史考退發來充吏朕再思
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豈堪吏役朝廷
命官考績然陟亦待九年何況童蒙初學此不近人情
甚矣可發此生還學仍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意妄行
必黜罰之

○宣德三年三月丁未放免老幼殘疾軍民匠九百九十
二人先是有言工匠多老幼殘疾不堪役者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老幼殘疾不堪役者屢命
爾放免而仍一槩拘役有仁心者不如此其速閱驗放
遣至是始以名聞遂悉免之

○宣德四年三月己丑有紙匠訴云執役天財庫去家遠
皇明寶訓

宣德四卷

三十四

日給為難通政司官以聞

上諭尚書郭敦曰官府但知役之而不知養之豈政理哉
凡工匠役內府者悉月給食米三斗

○四月丙戌行在兵部奏甘州前衛千戶石安等送官馬
至京中途馬多死由不用心之故請送法司罪之仍追償馬

上曰人亦有病豈但馬若送馬人道病死者官司未必以
聞馬死不必罪亦不必償

○六月癸丑赤城官屯開平衛指揮方敏奏臣所守地正
臨極邊數有聲息遣人飛報及其回還行在兵部不與
廩給脚力道路艱難

上諭兵部臣曰飛報邊警豈是小事而令徒步以歸是不

達事體輕重自今悉如甘肅寧夏例與之

○九月己未行在兵部奏昨遣給事中往山東等處巡緝帶操新軍赴京宿衛請處於親軍之中

上從之曰用人須令得所若身未得所何以責其効力宜先令親軍衛分為定居止之處俾至即得安居不失所矣

○宣德五年三月辛亥成國公朱勇等奏操備官軍陝西鞏階州者來京師甚遠請以陝西內地官軍易之又山東內地官軍備倭海上沿海衛所却至京操備若此者甚多彼此不便請通行兌換

上悉從之因諭勇等曰大凡人必須審其便利則人樂於趨事若不量度地里遠近人情難易既不便下人亦

皇明寶訓

宣德四卷

三五

有悞公務卿等宜速行之

○四月辛巳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監生周琮省親還鄉違限請速治之

上曰人情固是戀土然亦有父母在不忍遽離者但移文趣之

○宣德六年六月乙巳行在戶部奏廣東瓊州府遣人賁贓罰銀五兩四錢赴京進納

上諭行在戶部曰瓊州府至京師計其道路之費比所進加數倍所司何不體人情今後如此類者但令於所在官庫收貯無以勞民

○七月癸未常州民陳浚以賢良舉至京奏臣兄弟三人

長濟任贊善次洽兵部尚書俱卒臣母唐氏已封太夫人年八十乞歸侍養

上顧尚書郭璉曰洽死王事濟事

先帝亦博學今浚又以賢良舉非賢母無此三子其免浚歸養母他日用之未晚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四

皇明寶訓

宣德四卷

十六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訓卷之五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淳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凱言

審判罰

○洪熙元年七月乙未北京刑部工曹主事魯宗儒坐受賕殺人等罪行在都察院奏事經雖赦而情犯深重

上命杖一百戍廣西因諭都御史劉觀曰五刑謂之天討以其至公無私若以私意為重輕非天討矣爾法司能以公存心而行之以忠厚亦可感召和氣為邦家之福

皇明實訓

宣德五表

乙

於爾亦有利焉若立心不公輕重任情枉及良善人將歸咎朝廷鬼神監之亦非爾等之福如犯者情有可矜罪有可疑爾懷顧慮不欲自斷者為朕言之當為裁決

○是日行在大理寺奏刑部都察院所問大辟重囚

上曰刑法非致理之本然有罪不治無以懲惡必得實情

則施刑者無愧受刑者無怨卿等最宜詳慎

○十月甲戌行在刑部尚書金純奏寶慶府知府李譽先奏府吏犯法會赦免吏告譽受賕事亦在赦前譽當免問

上曰此當問非欲以罪加譽但事有當別白者姦吏告訐未可輒信如所告實則譽不可復用虛即當治其挾私妄告之罪以為小人之戒

○十二月辛未金山衛指揮魏保奏千戶蕭旻日事酣飲倭寇臨境調遣不至請治其罪

上諭行在刑部臣曰軍官職在禦倭寇至不應援不可宥即追至罪之又曰一人之言或好惡不出於公侯至必究其情實而後加罪

○宣德元年正月辛亥大理卿胡榮執松江土豪虐民者至京其中有殺人取財奪人妻女及老吏猾胥府縣不能制者

上以付行在都察院諭都御史劉觀等曰朕為天下主惟欲民皆得安夫安民之道必去害民者譬如治田有蝗蝻則嘉穀不成今此徒皆號民蠹然更須詳審或情有

皇明實訓

宣德五表

二

可矜事有可疑亦當與辯所謂罰當罪則民服惟務至公勿有偏徇

○戊午行在大理寺奏倚氏縣民郭小生妻王骨都夜與姑同績仇人于八潛入小生室殺之而遁小生父疑骨

都私於隣人謀殺之執以告有楊恭者知于八謀首其事于八不服骨都被拷掠誣服獄上行在刑部不與辯

將加刑骨都訴冤命文武大臣覆訊得誣狀時于八已死上命釋骨都遂諭刑部官曰罪至死謂之極刑况妻殺夫

尤為大惡法司於此不用心何所用心彼若不言必枉殺之矣仁人君子於一草一木不肯輕折何況人命朕數戒爾等須存欽恤之心何得仍有此事今姑容不問

若再枉人如此豈得更容

○四月癸酉辨義勇右衛閹群兒等非強盜釋之

上諭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於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言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矣

○六月己卯四川都司械松潘等處力叔簇叛寇阿兀等二十餘人至京兵部請奏斬之

上曰叛寇固當誅況阿兀首惡法不可貸但番人語言詭

皇明寶訓

宣德五卷

三

異恐有詐偽又二十餘人或協從者未可一槩加利令三法司審實惟阿兀等十八人應斬餘皆協從

上命應斬者如律協從皆釋之

○七月乙巳溧陽縣民史英父子恃富暴橫毆殺其鄉人乃賄有司誣為劫盜又執其家屬禁錮之大理寺卿胡榮廉察得實械送英父子并受賄者二十餘人至京上命都察院鞠之曰殺人必死不宥宥但二十餘人中有無辜者宜推究情實庶不枉濫御史鞠之皆伏罪應死至大理寺審覆亦無異詞遂引奏

上召至前親問之當英父子死餘罰輸作以無罪釋者七八

○宣德二年五月丙午

上親慮囚雜犯死罪皆成就徒流笞杖論輕重罰工因謂侍臣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彼能因事改過即為善良若怙終不悛終亦不免又嘗曰唐太宗號稱明君除斷趾法禁鞭背而悔殺張蘊古帝王用刑不可不慎○六月戊寅富峪衛故指揮使張悔原子奪嫡官行在刑部不能正嫡反得罪擊鼓訴冤始得白

上曰此刑部之不明也使其不擊鼓再訴則庶襲而嫡廢如公義何遂諭三法司官曰凡聽兩造之辭必明必審不明而枉直倒置人將謂朝廷用爾等不當而怨誹興矣其可不慎

皇明寶訓

宣德五卷

四

○宣德三年六月丁未

上退朝御左順門召三法司官謂曰近來在外有司多以犯贓得罪此固小人重利輕身然其間亦有君子奉公守法不徇私情奸究之徒惡其不便於已裝飾誣之法司昏懦不能辦理而自誣伏者亦有之矣凡人一被汗陷子孫皆以為辱卿等切須詳慎是是非非勿有所枉○十二月丙申巡撫浙江大理寺卿胡榮等械強賊手康之黨三百人至京

上諭三法司官曰平康罪必不宥但一人之惡而累眾如此其中豈無善良誣誤者卿等宜與之辨無罪者不可濫刑有罪者不可倖免必須得實

○宣德四年三月己巳遵化衛總旗王彪妻蔣氏姑楊欲取其奩具與己女不從姑疾蔣氏之不允積忿誣蔣氏其喉欲加害使彪訟之行在刑部蔣當斬罪蔣屢稱冤

以法良善何由得安然卿等更須詳審處置使之心服

且引小姑及隣姬為証事聞

○宣德五年四月乙亥行在三法司奏重罪應斬絞者十七人

上曰論獄不可縱尤不可枉彼欲殺姑姑女肯曲為解乎

上取奏牘親閱之曰殺人者必死其中有誣告人致死者比之操刃故殺宜有不同皆杖一百發戍遼東於是免死者十人

○四月乙未

上曰斷獄須論情實若當重而輕則人易犯法當輕而重則人謂不平宜從一例然尤須詳審勿致失當

上退朝御右順門諭三法司官曰昨大理寺奏陝西軍卒

軍例

因盜一羊而殺人論罪當斬朕思一羊之直幾何而致於殺人取之所得甚微而所喪甚重愚哉凡重獄中有可疑者卿等更須詳審

○宣德六年五月己卯福建永春縣典史王顯章奏縣民有深居山谷不供徭役抗拒官府者請發官軍捕之上謂尚書胡濙等曰古賢守令德化所感有蝗不入境虎渡河者豈有人而不可化者彼之抗拒必有其由而遽欲加兵非道其令三司及巡按御史同往撫諭且察其所由果民之頑犢亦具以聞

○六月甲午吏部尚書郭瑾奏文官有犯以納米贖罪例徒流贖罪降一等

○七月癸未大興縣民張三驢以役事斂里人陳售鬻財物相毆捉或售顯母抱未倖幼男奔救失足跌仆地傷幼男首而死遂誣告三驢擊殺之行在刑部論絞罪三驢不能自明事聞

上曰先月亦有一事類此嬰兒在懷抱非與鬪者安可擊

○九月丙辰巡撫蘇松等府大理寺卿胡榮等械送土豪至京皆以奸殺人奪人妻女田宅侵盜官糧等罪應死

上謂三法司官曰國家孜孜安民而豪猾害民如此非治

殺宜覆覈至是刑部逮其親隣及旁見者皆云實跡傷死非擊傷也遂諭售類誣人死罪未決當流三驢科欽取財當徒以聞

上諭侍郎樊敬等曰爾等職司刑罰而往往輕率如此下人受枉必多矣朕蓋慚見卿等卿等寧不自慚乎敬等皆頓首

○八月乙巳海南衛千戶俞華奏臣與指揮黃瑀捕寇臣率兵徑進被寇突傷力戰乃退而瑀不應援反以挫衄告臣巡按御史欲加臣罪

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古語善用兵如率然謂首尾相應蓋同力一心則功可成今前後不相應固是取敗之道

聖明寶訓 宣德五卷 七
宜令御史與一明辨務盡至公

○庚申行在大理寺奏汾州民憾其伯祖以徭役委已又捶撻之誣伯祖妖書誹謗事應斬

上曰正家當先正身彼為家長必所行有未善致不肖子孫造誣今寘之死亦過但杖一百發戍遼東使為子孫知所儆為家長者因此亦可以反思

○宣德八年十月乙亥釋蘇氏女死罪蘇氏嫁夫何儉與父同居儉死將扶喪歸葬其鄉父利儉貧固不遺女志堅決不可奪父誣女詈已法司當以絞罪大理寺以聞上曰彼送夫喪歸葬是理之正而父之所為皆非正亦不聞女有非理言何以論絞沿刑而昧理如此所枉必多

此女釋不問仍追財給女婢歸夫喪

○宣德九年三月戊戌右副都御史賈諒奏四川獲強盜陰海等一百三十一人番異者四十八人副總兵署都督僉事王瑜等奏淮安已獲強盜馬玉等四十五人俱服罪

上覽奏謂侍臣曰捕強盜必得實不可以累無辜於士澄誣執濫殺深可為戒今四川淮安之盜凡百餘人雖云服罪其中豈無枉者當令會官審實庶幾不冤遂勅諒及瑜等即與伸理不可誣飾以取已便

○六月庚戌浙江三司奏見監強盜當決不待時

上曰強盜當斬但不可使有冤漢誣殺一婦致早三年遂

聖明寶訓 宣德五卷 八
勅三司及巡按御史再會審果無冤則取決

○七月壬辰行在刑部右侍郎施禮奏昨請決重囚十四人有七命再會官審覆今有詞者九人服罪者五人上謂禮曰刑當罪則人不冤有詞者必有冤即再與覆勘務期其實然亦不可縱有罪服罪者皆如律臨決之際亦再審實勿令有冤朕已再三與卿等言若縱有罪殺無罪是卿等之咎不可不慎

恤刑

○洪熙元年十月辛巳金壇民有相告訐官司捕之而持兵拒捕傷人都察院以謀反論首從皆斬妻子為奴家產沒官其所在大赦前請旨裁決

上曰固當死但已經赦推其情則初因相告許畏吏捕故
追捕急愈畏遂持刀拒抗此惡慝所為也殺之則可於
宥之則廢法姑全其生悉發戍邊衛

○宣德元年五月甲午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
輕繫仲夏拔重囚蓋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
祖宗之時每遇隆冬酷暑必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
先朝舊臣嘗所聞知者朕體

祖宗之心敬慎刑獄冀不枉民命上格

天心今天氣鬱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
謂刑為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
當體此心即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

皇明寶訓

宣德五表

九

刻

○六月壬午

上御奉天門諭三法司官曰朕夜來觀周書立政篇有云
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此深有意味蓋能敬慎用刑
不致枉濫則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
今不必論劾驗但當以敬為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
等宜夙夜勿忘都御史劉觀等皆頓首曰臣等敢不祗
服

○九月丁酉兵馬司引奏金吾衛軍婦遺火燒官民房舍
當送法司治罪

上遂見其老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餘矣且無子數曰老

而有罪當贖况無子乎命釋之

○十二月丁卯勅法司決遣繫囚

上因謂少保夏原吉等曰昔堯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
時刑措不用皆是君臣同德故能致理如此朕德涼薄
雖夙夜盡心而仁化未孚犯者益衆卿等宜勉力匡輔
庶幾無愧古人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宜深存此意

○宣德二年七月丙申

上諭三法司官曰今盛暑朕與卿等深居靜處猶覺可畏
罪囚駢首就繫熏蒸煩鬱寧得無病宜即檢勘有應罰
役者即時發遣應奏者即具所犯來處置勿令久淹若
或疾病死於無辜足為陰德之累卿等宜體朕意

皇明寶訓

宣德五表

十

○宣德三年七月甲戌

上御奉天門諭行在刑部侍郎施禮等曰京師人衆關駁
罵詈自是常事兵馬司擒獲皆送法司此等非有重罪
宜即剗斷發遣今天氣炎熱豈可久淹或有因病而死
即為枉殺無辜卿等宜深存惻隱之心毋枉人命

○十二月乙未行在刑部都察院奏決重囚

上命公侯伯都督尚書都御史同審覆諭之曰古者斷獄
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審覆
毋致枉死太師英國公張輔等覆審還奏訴枉者五十
六人

上命法司重與勘實又勵之曰殺不辜者縱勉人責難逃

鬼誅不可不慎

○宣德五年十二月丁亥直登聞鼓給事中年當奉重囚二十七人以奸盜當決擊鼓訴冤切詳各犯臨刑畏死煩瀆朝廷不可宥

上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下情何謂煩瀆自今凡死囚擊鼓訴冤者必如例錄情詞以進令法司與辯若蒙蔽及阻遏罪直鼓者

○宣德六年正月丙戌直隸常州府知府莫愚言本府監繫強盜為從者二人皆從父兄行劫得財律應斬臣詢察其祖父皆以捕魚為業父兄行劫時年皆十二非能助盜今父兄皆死二人情有可矜

聖明實訓

宣德五卷

十一

上謂行在刑部侍郎施禮等曰虞舜罰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我

皇考嘗詔天下非謀反大逆父子毋連坐况事發時尚幼宜得寬宥命釋之

○六月丁未行在刑部奏錢成孫嘗與王忠相毆忠妻郭氏從旁救之誤墮所抱嬰兒傷腦死忠誣成孫湯殺論以絞罪大理審允具奏

上以為獄有疑令再鞠之具得實狀成孫得免死

上諭刑部侍郎樊敬等曰法司不體朕恤刑之心不以人命為重專用榜掠承伏人何得不寬其原問原審官吏俱罰糧俸三月仍命刑移識之再犯不宥

正法

○洪熙元年八月丁丑皇城守衛百戶李諒等怠於巡更先晚豫於巡更簿內押字識字軍欲奏之指揮楊輔收繫之不得奏事聞

上曰帶刀夜巡所以防奸怠惰欺慢者可罪黨邪抑正者尤可罪命悉付行在都察院治如律

○九月丙午御史戴誠奏太常寺贊禮郎呂得真買羊湖州逼取賄賂

上諭行在都察院臣曰國家重祭祀故犧牲諸物皆買於民間令酬實價不許損民今假此以求賄賂人既與怨神豈敢享就令御史治之

聖明實訓

宣德五卷

十二

○宣德元年二月乙丑遼東義州備禦都指揮同知李信挾私杖死指揮馬迅都察院逮問當斬

上曰草木雖微尚當愛惜人命至重豈可枉害况指揮朝廷命官而都指揮以私忿殺之則虐士卒可知命如律斬之

○三月戊戌羽林前衛指揮使陳廣貪酒暴橫結亡賴為盜殺人法司當以斬罪

上諭法司曰三品正官受祿不薄猶為盜殺人此其人可知今內外軍職誰非功臣此而不誅是無法也其斬之如律

○四月大理寺奏嘉興縣民以私忿殺平民一家七人侵

盜官糧千二百餘石強奪民田律當斬

上曰居下而敢肆惡如此是一鄉一豺虎也小民何以得安命斬之家屬皆徙邊又曰朕非好用刑但扶植善柔不得不爾

○宣德二年正月戊午行在兵部奏保定衛指揮使李嵩等皆因攬納糧米當降官

上曰朕念武人得官甚難凡有過誤每曲意含容今嵩等所為甚行功妄作若又矜恕將無忌憚小懲大誡小人之福其降罰如例

○四月莊浪衛百戶張春無故毆軍人至死事聞

上諭都督府臣曰為將必善撫士卒古名將為士卒吮癰

聖明實訓

宣德五卷

十三

故能得其死力身享富貴今兇暴如此軍士何辜令都司執而罪之

○九月戊戌行在大理寺奏汾州民祖知醫怒其鄉人求他醫用呪咀術殺之法當斬

上曰醫術本在活人不能其術乃為邪術殺人然呪咀亦豈能殺但其心當誅誅之如律

○十月已巳

上以松藩衛千戶錢宏激變番蠻都指揮韓整等虐害軍民失機悞事叛寇愈肆諭都御史劉觀等曰凡軍政不肅由威令不行教令不行由已身不正朕於此豈可姑息周世宗斬敗將七十餘人而軍聲大振所向克捷今

須遣廉正御史一人往問其實凡有罪者朕斷不容之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都察院奏大寧中衛百戶劉勉官軍操練受軍士賂縱違還家又冒支其馬料又毆病軍求財而誣奏其避操於律當斬

上曰朕常戒約軍士謂古良將能恤士卒所以能成功名令其周意撫綏無橫加害此輩縱惡又復面諛豈可實也械置教場榜以示眾後處決如律

○五月戊辰御史嚴暄等跪溺酒色曠廢職務又不朝參事覺命三法司錦衣衛同鞠之皆引伏

上曰禮以待君子刑以治小人彼既放蕩無廉耻豈可復以禮待遂命枷項以徇

聖明實訓

宣德五卷

十四

○九月山東新城縣董諒奏岳景賢等四十一人欺公玩法把持公事不納稅糧乞懲治之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祖宗之世立老人正如古鄉師黨正以教小民諷小頑必須年高有德者為之近聞此輩多不出於推擇悉是以賄求充妄訐上官侵害下民以私滅公無所不至誠如諒所言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庶儆其餘

○十二月癸巳陝西副使胡永成奏岷州衛指揮千百戶龐敬等盜賣鳳翔等府秋糧應提問

上曰朕慮邊餉不足常切留心今奸弊如此軍士何所仰給古云軍竈未炊將不言饑今但務肥已不恤士饑此

豈可用命悉治之如律

○宣德四年三月辛亥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劾奏交趾道監察御史顧達巡按淮安考通判何正不稱職違正辱罵玷辱風憲請黜之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風憲官為人所辱而其受之不任可知其改用之又奏蘇州衛千戶朱毓妄陳獲強盜求陞賞今勘覆明白請治其罪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賞功朕未嘗吝但施不當則人懷倖倖奸弊日滋矣毓不可恕

○壬子錦衣衛舍人張恕差江西取逃匠倂家屬赴京恕肆貪虐人以所居易銀與之不足固繫而捶其妻至死

聖明寶訓

宣德五卷

十五

又取其幼女事覺法司鞠問得實

上曰逃匠非有大罪肆毒如此鬼神不容其斬於市

○三月己巳行在大理寺奏山西陽曲縣典史馬欽詐稱母喪避事去律當杖於近例納米贖罪

上曰君子不忍死其親今此舉忠孝兩虧矣杖之百謫為邊民

○四月乙未贓罰庫副使王斌竊庫物當斬

上曰君子近利而不沒於利乃為可責受命管庫以防盜乃自為盜實犯而死何辭命如律

○六月北安門守衛百戶楊清奏昨夜一更初指揮李春進題本臣進至北中門守衛官不肯傳遞

上命取所進本取之諭行錦衣衛指揮王節等曰祖宗成法朝罷外廷有事急奏者不問晨夜即具本進守門者即為上達所以通警急絕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寬貸其執付法司罪之

○乙未大理寺奏萊州府學生程章姜辛誣告教授戚虎抵罪章應絞辛應徒近例罰工應還學

上曰學者當務孝弟忠信兩人存心如此尚可教乎章依律辛杖一百發戍極邊

○丙申登州衛指揮戚桂以操備科斂軍士綿衣萬七千餘匹事覺山東按察司請治其罪

上從之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近聞軍衛科斂皆是戒除

聖明寶訓

宣德五卷

十六

月糧是國家徒費糧而軍士不得食此輩上千國法下失士心不可不懲

○庚子兵部等衙門議凡軍人犯罪應調者不拘地里遠近仍調本都司極邊衛所餘丁發充軍

上曰法不可偏重若嚴于下而不嚴於上則下將有受其害者管軍官亦須禁約庶幾公平於是法司議軍官若害軍及抗拒上司不服差違或因他事犯徒流者服裡

衛分調邊衛調極邊雜犯死罪依例降一等調用從之

○七月甲子御史沈閏受土豪金帛出其殺人死罪事覺閏引狀法司奏律應絞但事在赦前應杖

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豈可貸

其免杖發戍遼東邊衛

○癸亥行在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經奏請擅收王榮李舟為將軍令上直帶刀

上命行在都察院同錦衣衛鞠之諭之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經兵部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閣忘解佩刀為是勲親得免今此輩何人而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使大臣亦不貸

○十一月武德衛指揮高山橫取軍士月糧事覺

上諭錦衣曰指揮月俸與軍糧厚薄懸絕挾勢橫取豈知良將與下同甘苦之道命執付刑部治之

皇明寶訓

宣德五卷

十七

○宣德五年正月戊申山東文登縣僧明本等以妖言惑眾欲為亂縣官執送京師

上謂侍臣曰道佛二教本欲離世絕俗養生治性其後乃說禍福亦欲誘人為善而亡賴之徒往往以妄言造禍其付錦衣衛窮治之

○三月己未行在都察院奏北京國子監生許節等三人公差往應天府受民白金於律當徒

上曰為士當謹義利之辨諸生尚未受官便汲汲求利若使得位豈能卓然有立今太學諸生不少宜如律治之以示警

○丁卯山西趙城縣知縣張秉差役不公民有欲訴之者

秉執而杖殺之民妄又欲訴執而烙其肢體亦死法三論以律當斬

上曰縣令民父母當愛民如子今以私意殺一家二人是民賊也無故傷人畜產食人瓜果尚有罪况殺人乎斬之如律

○四月山西叅議王俊與沁州知州楊瑞判官游萃挾妓飲酒又受瑞等銀絹巡按御史廉察以聞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曰人無私欲乃能立事功一受私即志屈氣餒豈能立事叅議方面之臣所為如此豈能施善政耶令御史治之如律

○五月壬子彭城衛指揮甘雨勾軍河南設詐取鎮平王

皇明寶訓

宣德五卷

十八

財城王馬儀賓家財行刑部論罪當絞

上曰禮蹴路馬易有誅何况宗室朝廷至親今宗室家尚受其害况細民乎小民肆無忌憚當死但更審覆勿令有冤

○乙卯行在兵部奏山海一衛軍逃者二千餘人管軍官有應降職者應罰俸者

上曰邊衛備禦全仗軍士將雖智勇絕出一人能禦幾賊今一衛軍亡者過半賊倖至何以禦之如律罪之不可貸

○六月行在都察院奏宣府前衛指揮僉事王林守龍門關不嚴守備私令軍士出境捕鹿為寇所傷寇因入屯堡殺掠人畜鞠訊明白律當斬

上曰朕常戒邊將雖無寇時亦常如寇在目前日夜嚴惜此人不得朕言集將校斬以徇

○七月壬子江西按察司奏橫海等衛千戶文莊等領旗軍以公用為名斬伐泰州府分宜縣民納稅山木及奪商人已賈之木掠民家財震驚鄉村所得三萬餘根又皆賣財入已請治其罪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廷號令屢戒官軍安分而違犯者不已固是武人但知貪利亦由風憲之臣不能振舉法度縱其無所忌憚其令巡按御史同按察司官鞠治如律

○宣德六年正月庚辰河南按察司奏洛陽護衛千戶沈

皇明實訓 宣德五年 二九

能等受已獲強盜白金縱其逃逸請罪之

上曰強盜等諸豺虎共惡而欲殺之彼縱之是縱豺虎害人命治之如律

○癸巳德清縣丞張壽以欽民財當徒解赴京匿上林苑監丞鄭顯家都察院奏顯亦當罪

上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顯庇貪人顯之為人可知併罪之

○二月己亥棗強縣典史周宗本挾私杖殺皂隸御史任祖壽受其馬減為因公事覺應流

上曰御史不能正直而與罪人交徇私枉法若相率成風法度廢矣如律罪之以儆其餘

○戊申駙馬焦敬縱中使擅收官馬為御史劾奏

上曰駙馬貴戚豈少一馬而并為小人之行命下錦衣衛

獄

○四月乙卯江西按察司奏贛州衛鎮撫劉福常以私事干贛縣典史不從過於路喚不避以馬策擊之事屬違法上曰典史非衛屬官敢挾私凌辱况以策馬者施諸人乎武夫橫暴不可不懲命罪之如律

○丙辰初應天府溧陽縣人錢成詐言子死復生云見李老君謂其有福可圖大事成遂聚眾謀叛有司捕之不獲襄城伯李隆以聞

上曰道家貴清淨絕嗜慾後來小人苟求利已詐長禍福

皇明實訓 宣德五年

以誑惑愚民謂不忠不孝誦經皆得免罪愚民無知傾心嚮之是以奸人多託以舉事前代禍亂不可悉舉今此輩又欲為張角邪勅隆發兵捕之至是悉就獲械至斬諸市

○五月丁卯行在都察院奉定州衛軍三人夜竊入城樓盜鉄器遺燭燼延火藥毀城樓軍器請治罪指揮馮洪等防守不嚴之罪

上曰愚人自取死不足惜但城樓器械皆軍民竭力所為可惜也又將重有勞費向使衛官能嚴約束安致此失

○壬辰能仁寺僧孤納芒葛辣以遊方謁諸王又詐言奉

旨株察幾事遼王奏之法司論當斬

上曰出家為僧本欲絕去塵累乃造偽惑眾取財既犯國法亦是其教之罪人大抵此輩愚夫多信嚮之不可不治俟秋罪斬之

○六月戊午行在大理寺奏蘇州民有弱孫竊銀與人賭博者又誘之使盡竊其祖所藏遂殺之以滅口棄屍水中當斬

上從之因曰賭博大是惡事亡賴少年一迷而不反未有不失身喪家者故家長於子孫必嚴訓戒使務實彼不接於見聞則心不亂矣今死者亦是失教之過豈可不戒又奏鎮江金壇縣主簿郝端怒吏王俊慢已因事捶殺之又捶殺其父叔兄三人冀得息詞於律應絞凌遲處死

上曰縣官以私忿殺四人惡無以加其論如律因曰當官先以暴怒為戒誠是要語仕者所當務也

○九月丁亥總兵官都督劉廣奏秦州衛指揮于諒等宣德三年調井州操備至蘭縣逃歸促之三年到莊浪逃歸請治其罪

上曰忠臣之赴國事當奮不顧身今頑不聽調則不知為臣之義此而不治朝廷將何以使人命都察院執而罪之○十一月辛卯陝西按察司奏漢中府缺知府同知王聚置酒邀教授張迪及所屬知縣求薦已為知府請治其罪

上諭群臣曰此亦無耻甚矣士君子患無諸已誠有之人將求我何俟於求人今卑辭下氣請托屬官舉之不思得之何顏居其上廉耻道喪不可不懲命按察司併教殺知縣悉罪之

○十二月甲午行在中軍都督府奏太倉衛指揮徐整以運糧減除軍糧百餘石歸已當治其罪

上曰節百家之口以足一人之欲比與士卒同其苦者何如罪之不貸

寬宥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衛州蠻民潘康生等相讎殺既而首服又遇赦兵部尚書李慶請必正其罪

皇明實訓 宣德五年

廿二

上曰蠻民相讎殺乃其習俗既能首服又經赦原便可寬貸若復追論往愆則沮自新之路非所以廣德其放達復業若再為非必寘重法更以此意諭之使知改過

○宣德元年六月開平衛指揮同知方敏屯赤城交遼逃軍不遣人押送致有逃者論敏當杖降用

上曰朕嘗聞陽武侯言敏撫軍有方周知邊事今小過姑宥之又曰朕每聞人有一善輒識之不忘凡有一才可取未嘗以小過輕棄之不但敏也

○九月丁未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比者車駕東往大賚將士銀鈔監察御史沈潤等監給都督俞事崔聚重給鴻臚寺丞何敏等違例多給運糧官軍應

賞鈔皆冒關銀當問罪追銀還官

上召獎至榻前密諭之曰朕以廉耻待人崔聚何敏朝夕在左右若皆違銀彼復何施顏面姑宥不問其不應賞銀而冒給者度今皆費用亦不必追沈潤等當是時繁致誤亦姑宥之

○宣德三年三月戊申行在兵部引奏軍官比試武藝不中者請加之罪

上曰此輩不思前人立功艱難平居懶惰不習所以臨事失措凡人立軍功皆由勤於武藝懶惰有未能成者且定限立回習熟若再試不中皆罪之

○宣德四年七月庚午都御史劉觀貪贓狼籍敗壞憲紀
皇明實訓 宣德五卷 廿三
其子輻交通刑部郎中許性御史嚴璫等過付贓私動以干計

上初有聞猶以觀舊臣曲容及御史劾奏其父子之罪備得實狀然後發之法司論觀斬罪輻應流

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以輻及其黨皆謫戍遼東觀隨子居公議稱快

○宣德六年四月丁未御史劾奏四川總兵官都督陳懷奪官軍屯田及僭分等罪懷自首實謝過

上諭行在都察院臣曰懷武人不學之過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朕嘗聞

皇祖言中山王國家元勳旦暮稍暇輒親儒生講說禮義

而謙已下賢老而彌篤是以榮名令終今懷輩坐不親儒者不聞善言安得無過

○八月刑部奏遼東百戶張富程玘從指揮皇甫斌巡邊猝遇寇圍斌而富等皆走不救於律應斬

上曰姑宥其死皆杖一百降充軍俾立功如再失機必斬不貸諭刑部曰古人有用敗將而成功者昔

皇祖亦為朕言使功不若使過今姑宥之

○宣德七年六月御史孫純刑部主事王鎮以監決重囚誤斬首為凌遲法司論純等罪應斬

上宥之命罰役以贖既而諭侍臣曰凌遲本律之文命斬首蓋出於朕一時之不忍然凌遲非過也故止令罰役耳
皇明實訓 宣德五卷 廿四

○宣德八年正月丁丑監察御史給事中劾奏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杖殺萬全都司經歷蕭翔又造虛詞飾過請正其罪

上曰漢大將軍衛青統兵在外將士有罪未嘗輕戮皆請天子自裁時以為知禮蓋擅作威福良臣不為廣武夫

不學不達此道但念其守邊久效勤勞故宥之都察院即封示此章俾之知警

○八月辛巳有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等罪初詔書言罪因除謀殺祖父母父母外餘寬減一等詔書未下民兄以所鞠重囚付大理詳審奏請及詔下民不待報有犯毆祖父母父母者一依寬減例發遣既而所奏者得旨

斷決乃復逮還而逃逸已數人民其以聞

上曰書云子曰宥汝惟勿宥惟厥中漢唐之世律有未載得引經為斷今詔書有未備者法司當量情輕重可寬減者與寬減不可者當奏何得一槩釋之此不得中矣遂命法司宥民等罪逃遁者令捕論如律刑科給事中

年富等執奏民等不當宥

上曰爾言果是但朕已宥之不欲反覆其封章示之使自勵

○宣德九年十一月己卯行在刑部員外郎楊紹宗自陳

先任北京刑部主事時有朋友史彬為保定府推官因

上計吏饋臣胡桃後奸吏舉其事傾彬遂連及臣今臣皇明寶訓

宣德五卷

十五

坐是不獲受詰伏望

聖明矜憫

上曰用法當量情以朋友饋遺之微而終身受汙名過矣命吏部與之詰

辨邪正

○宣德元年六月甲戌

上退朝御便殿翰林儒臣侍因進致治在用人之說

上曰易泰否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情通所謂

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情不通所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為以成泰贊功否之時君子退不可以有為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閑世道如

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俸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隱

○宣德四年五月有建言治道而泛濫無寔者

上因論為治之要侍臣對曰為政在人知人為要

上曰知人固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為主君子小人亦可辨天下即堯舜處之亦取善於人未必已見皆是人臣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卹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此小人也對曰知人誠難言有似是而實非者

上曰然豈獨言哉於行亦然少正卯是已

○宣德六年三月丙寅

皇明寶訓

宣德五卷

十六

上御便殿儒臣進講畢

上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為厲階聖賢之言豈非萬世龜鑑

○九月丁卯河南府奏永寧縣稅課局舊任大使李時復任新任大使劉迪當還吏部迪置請老人言其廉能於上官乞留之事覺請治其罪

上從之因諭尚書郭璉等曰朕意各處保官皆出公道今觀此事人言不可盡信邪然君子小人操行不同亦不可因此盡疑之古人言衆好必察衆惡必察卿等不可不審

斥姦佞

○洪熙元年八月丙子交趾人阮克孝上言交趾有蜈蚣株之可得明珠為希世之寶

上謂侍臣曰彼欲以諂媚希恩也凡人進言雖不當朕未嘗拒此人語却妄誕左右有請罪之者

上曰但不聽之耳蠻民何足罪

○宣德元年三月丁巳龍江衛吏龍淵言鈔法阻滯乞禁止民間毋以布米麥交易則鈔可通行

上曰布帛穀粟民所服食不可一日無者互相貿易以厚其生豈可禁絕俗吏妄言可聽乎

○宣德二年十月己卯

聖明寶訓

宣德五卷

十七

上燕閒與少保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

上曰讒佞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王堅讒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為國

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使姦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

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務也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聽選官歐陽齊言舊任浙江永康縣丞縣有山產銅礦宜發工匠烹鍊以充國用又言在

京工匠逃者一次的決令上工二次三次者宜刺字罰工終身則有所懲戒

上諭行在工部曰此小人妄言求進其斥之

○宣德七年八月甲辰有建言云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而後有唐虞三代之治下至漢唐宋莫不皆由其君之賢明以致入安而其言不及於臣

上曰必君臣同德而後可以致治豈當專歸於君古人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政以同體相資也言者謬矣遂斥之

退不肖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浙江參議王和袁昱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坐賄遇赦吏部奏擬復職

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三人者皆貪汙豈可復任方面悉罷為民

聖明寶訓

宣德五卷

十八

○癸亥行在吏部奏浙江左布政使孫雋河南左參議王微俱犯罪經赦例應復職然所犯者賊罪

上曰犯賄汗喪廉耻矣雖經赦宥豈可復居民上其皆罷為民

○七月戊寅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賴巽言布政司參議莊謙才及按察司府縣官多非其才宜加黜罰具以名聞上命吏部如所奏降黜又諭之曰收伯守令以承流宣化為職任非其才下人受害爾吏部宜加意旌別毋忽

○宣德三年三月甲申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引奏擇退吏典人品鄙猥及曾犯賄私并不諳文移者二百餘人當罷為民

上曰甄別賢否為治之要此輩無益於用汰去誠是恒慮
今次所當汰者未必止此頗聞外間言古人戒用吏令
日多用吏民之不安率由於此卿等不可不慎擇

○宣德五年正月庚午南京都察院考送貪汙官郎中黃
玘等十七人懶惰不治事郎中陳懋等十四人至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官無大小皆務廉勤况郎中尤重此
輩貪汙懶惰即如例降黜自今當慎擇人不可濫授

○宣德六年五月壬午行在刑部奏歷事監生彭本鞠因
受白金十兩罪當徒

上從之語侍臣曰士非廉潔正直不可用今未授官而使
之學為政已醒礙苟利尚可用乎

皇明實錄 宣德五表 九
○十二月庚戌工部主事謝孚以淫穢得罪行在吏部言
孚已罰役當對品改除

上曰田野民無行人猶絕之此人尚可依品授官乎遂降
典史

抑僥倖
○洪熙元年七月壬辰行在工科劾奏工部侍郎蔡信前
已奏求南京來賓樓一所以居家人今隱而不言又請
南京廊房十間貪冒欺詐宜寘之法

上曰小人務利何有厭足但今山陵方資其用姑宥之廊
房亦不與

○十月戊子漳州衛千戶甘斌初以外戚推恩為錦衣衛

指揮坐罪降千戶至是經赦乞復舊官

上曰貴戚豪橫鮮不致敗如薄昭亦所不免甘斌豪橫多
矣強奪民田詐傳詔旨無所不至為御史劾奏

皇考天地之量不寬於法但降黜之以全其生今尚敢希
恩求進邪法不可以私縱恩不可以倖得押赴漳州

○宣德元年三月丁酉正一嗣教真人張宇清欲求龍虎
山道人度牒而難於自奏行在禮部侍郎胡濙代為之
請

上曰僧道給度牒

祖宗有定制無託人轉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爾
以朕意諭之

皇明實錄 宣德五表 廿
○宣德三年六月乙巳金吾左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願
效用行在禮部以聞

上曰已有禁令此人身為指揮尚欲何求而勇於自殘求
進若不畏死而勇於立功何患無高爵厚祿其付刑部
治罪

○宣德四年七月庚戌行在兵部奏錦衣衛帶俸百戶黃
勝因匠藝得官今告老乞以子代

上曰武官皆由艱難積累所以傳之子孫然自開國之初
從軍効勞今尚有為旗軍者此以工藝一時蒙特恩果
何勞而欲世官不允

卻貢獻

○洪熙元年閏七月庚申守居庸關都督沈清遣人進黃鼠
上謂侍臣曰清受命守關當練士卒利器械固封疆朝廷
豈利其貢獻邪况黃鼠不足登鼎俎取之徒勞人耳其
勅清謹守關城勿有所獻

○宣德元年二月癸二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尹須彌等
奉表貢方物謝恩先是朝鮮所獻方物有金銀龍頭蓋
之屬

上謂侍臣曰朝鮮進貢頻數每有金銀器皿小國措辦必
難宜止之遂勅禔曰金玉非爾國所產自今貢獻惟以
土物效誠而已禔感悅至是遣須彌等奉表謝

○宣德七年十一月辛未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趙璵金
聖明寶訓 宣德五年 四一

玉振等貢醃松菌及鷹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朝鮮貢獻頻數已非朕所欲今又獻
松菌及鷹菌食物也鷹何所用珍禽奇獸古人所戒可
諭其使自今所貢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鷹犬之類更勿
進獻

屏異端

○宣德四年四月庚辰慶壽寺僧志了奏城西故有萬安
寺久廢請化緣於民重作之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化緣者巧取誑奪以盡吾民
不可聽

○五月乙丑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昨山西代州圓果寺

奏本寺是古跡道場為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乞役為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其止之勿勞吾民
○六月丁亥順天府真元觀女冠成志賢等九人請給度
牒禮部言

太宗皇帝時命尼皆還俗今成志賢等亦宜遣還父母家
上命遵

先朝令仍嚴女婦出家之禁

○宣德六年九月辛未行在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
苑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賜僧又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
還民

聖明寶訓 宣德五年 四一

○宣德七年三月壬戌申嚴僧人化緣之禁

上謂都御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
務祖風往往以創寺為名羣肆佛像偏歷州郡化緣所
得財物皆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必罪之
○宣德九年十二月丙午有僧自陳欲化緣脩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既朝罷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
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
豈有神僊之說秦皇漢武求神僊梁武帝事佛宋徽宗道
効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

懷遠人

洪熙元年六月癸亥九刺部屬亦速不花等來歸禮部奏定賞例

上曰遠人慕義舉家來歸撫之當厚本雅失理乃彼故主今其妻亦速來名分不同恩亦當異其別與好第宅於是各賜金銀幣帛絲幣銀鈔鞍馬有差

○七月壬午賜朝鮮使臣孟思誠等鈔幣襲衣

上因諭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遠國朝貢固有常分然我祖宗以來待下素厚今朕即位之初凡事必循舊典勿失遠人之心

○閏七月癸丑行在兵部奏在京居住健官千戶也先不花言初歸附時其子也先帖古里為哈密忠義王所拘今隨哈密使臣來朝乞給與侍養

上曰父子至親豈夷虜異情哉應給與之但今自哈密來留之不遣彼將謂拘其使臣非待遠人之道令歸言於忠義王遣之再來

○十一月乙未罕東衛土官指揮那那奏所屬番民負差發馬多逃赤斤乞招撫復業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此失於撫綏致其逃竄彼雖悍獷我能安之則彼亦安矣其令總兵官費獻等招撫令歸無責其過舊所負差發馬悉免之

○十二月丁亥行在戶部奏忠勇王金忠歲祿宜來麥蕪支上曰彼挈家來歸待之宜厚且他無所營所恃者俸祿耳

來麥宜以時給之勿令不足庶稱皇祖懷遠人之意

○宣德元年正月壬寅行在禮部奏請宴勞外夷朝貢使臣上曰四夷賓服世所貴也其使臣今不遠萬里而來者皆有慕於中國願懷宴賜必豐庶昭朝廷優待之意

○三月乙亥勅泥國王遐旺之父在

皇祖太宗皇帝時舉家來朝及還沒於路因命遐旺襲爵朝廷待之既優彼之忠誠逾篤今復遣使遠來可嘉宜優賜之於是頒賜遐旺文錦金織文綺絲幣紗羅倍諸番國

○六月癸亥朔遣使賜琉球國中山王尚巴志皮弁冠服

上謂禮部尚書胡濙曰遠夷歸誠固是美事特賜冠服亦表異思古人言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朕與卿等尤當念之

○七月庚子白葛達國使臣和者里一私來朝貢遭風壞舟貢物盡溺和者里一思至京請罪且請賜冠帶歸見國王庶知其實造關下可免罪責

上命禮部賜之冠帶俾附隣國貢舟還復進和者里一思等諭之曰倉卒風水豈人力所能制歸語爾王朕嘉王之誠不在於物自今惟賢爾誠足矣

○十月辛未遣使以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通鑑綱目賜朝鮮國王李禔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聖人之道與前代得失具在

此書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讀聞樹勸學朕故賜之
使小國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樂也

○宣德二年九月丁酉緬甸以故宣慰使新加斯無繼嗣
請以大頭目莽得刺治其地行在兵部請下雲南三司
體審

上曰遠方蠻夷因人情而遂與之使兵寢民安亦撫夷之
道其即投為宣慰使不須再行體審

○宣德三年二月戊寅

上語尚書夏原吉曰書云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蓋以能養
己也北虜不納失里自遠來歸亦欲求養於此今已死
其妻非能耕桑何以自給宜計其家口優養之母令失

皇明寶訓

宣德五卷

廿

所

○宣德四年二月甲午亦馬刺兀者弗提屯河等衛指揮
亦里伴哥等遣人來朝奏言昨大軍至兀良哈諸衛皆
恐怖不自保

上諭諭之曰天道福善禍淫人君賞善罰惡一體天心豈
有私哉兀良哈有罪則朝廷討之豈肯濫及無罪爾等
但安分守法即長享安樂何用恐怖皆賜賚遣還仍降
勅撫安其眾

○九月癸丑掌岷州衛土官都指揮僉事石能奏土官例
無俸給臣父祖舊有田地房屋水磨今悉為人占據乞
令還臣以代俸祿

上諭尚書郭敦曰古者公卿有圭田免其租稅使耕以自
給今文武官皆有廩祿代耕而土官無俸固當給田土
况是其父祖舊業其即移文有司令悉還之

○宣德五年二月丙戌迤北和寧王阿魯台使臣阿都赤
等陛辭

上嘉阿魯台勤誠遣都指揮曹者赤帖木兒賚勅同往賜
之金織文綺并所求藥因謂尚書胡濙等曰阿魯台歸
心朝廷實由

祖宗威德所致今以病求藥亦悉與之朕以至仁待人人
亦當識朕意濙對曰

陛下心同天地薄海內外無思不服譬諸草木皆戴生成
皇明寶訓

宣德五卷

廿六

之恩矣

○宣德六年四月乙未有言阿魯台為瓦剌所逼率家屬
南奔請出丘擊之者

上曰此虜自永樂中歸附貢獻不絕未有大過今勢窮感
義當矜憫但彼未嘗自言朕亦不欲勞中國之力以事
遠夷若又逼之於險豈仁者所為哉

○十一月乙亥遼東總兵官都督僉事巫凱上廣寧馬市
所市達官馬牛之數

上謂侍臣曰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為市蓋以其服用之
物皆賴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

皇祖許其互市亦是懷遠之仁

○宣德八年十一月乙酉賜朝鮮國王李禔五經四書大全初王奏欲遣子詣北京國學或遼東學校讀書

上嘉之故賜之書且勅禔曰王欲遣子入學具見務善求道之心但念父子遠違情不相舍燕山川隔遠氣候不同或致不安不若就本國中務學之便也今遣書賜王以為教子之資王其體朕至意

○宣德九年二月辛未薊門答賴國王弟哈利之漢朝貢至京以疾卒

上謂行在禮部曰彼萬里來朝傾誠歸嚮今死當隆始終之恩遂贈鴻臚寺少卿賜諡命官治喪葬給守塚戶

○十一月己卯近臣自遼東還言外夷多以幼男女易米

聖明寶訓 宣德五卷 世七
於遼東者官軍得之他日往來交通洩漏邊事請禁止上曰此必饑寒所迫故割愛以求活禁止必至失所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巫覲等凡夷人有鬻男女者官給與直男女悉送京師育之

馭夷狄

洪熙元年七月辛卯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奈顏衛指揮哈剌哈祿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敢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審况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棚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不足計也

○八月戊辰陝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揮李英討安定曲先寇敗之安定王桑加兒失夾等躬詣闕請罪

上謂侍臣曰安定本畏兀兒之地我朝置衛設官以安集其人待之素厚夷狄見利忘義今之敗實其自取然朝廷取夷叛則計順則撫彼能悔過歸誠朕何吝寬貸

○甲申行在兵部奏初思州思南土軍皆本處夷人聚則為兵散則為民前宣慰田琛田宗鼎各奏設千戶所今二宣慰司已革鼎土軍悉復為民獨思州思南二千戶所官尚存若仍存之則當聚兵使之率領不然亦請罷之

上曰撫治蠻夷當循舊俗若再聚兵非靖安之計宜改除之千戶令歸舊衛所其本土頭目仍屬各長官司後或用土兵令其率領

聖明寶訓 宣德五卷 世八
○十一月甲寅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征剿廣西蠻寇以斬首級之數來聞

上謂侍臣曰蠻民亦朕赤子其為患不已固當用兵但殺之動以十數其間豈無脇從非辜者乎苟得良牧守如賈琮刺交州開示恩信慰撫而降之安得殺傷之多如此

○宣德元年正月辛丑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比鎮遠侯奏廣西蠻賊覃公旺已就戮其餘尚有未平者朕思蠻寇劫掠若所在官

軍制嚴密亦可無患致其猖獗皆因失於防閑今殺戮既多亦可憐憫其未平者更令人招撫若不悛改然後加兵亦未為晚遂勅鎮遠侯顧興祖遣人撫諭

○七月丁未鎮守山海都督陳景先奏比巡邊官軍至鮎魚石關遇虜寇與賊敗之追殺殆盡獲其所乘馬以歸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虜好鼠竊但防守周密來則擊之去則勿追保境安民此為上策宜戒景先等毋貪小利

○宣德二年四月甲戌廣東三司奏瓊山縣黎寇平械首賊王觀政等至京師

上命付行在刑部因謂尚書蹇義等曰蠻性雖難馴然好生惡死之心則同若撫綏有道彼亦安肯自取殺戮今

之為變必有所激致之死地亦可矜憐宜嚴戒撫黎官寬以馭之若生事激變國有常刑

○宣德四年四月辛巳廣西總兵官都督山雲討柳潯二州寇并誅其從寇二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上以徇歸

寇所掠軍民男婦四百四十六人以聞上謂尚書張本等曰蠻性兇悍其死皆所自取今瘴癘之時宜速令雲息兵有未服者遣人招諭若能順服亦可寬貸

○七月己酉兵部奏湖廣保清軍民宣慰司同知副使金事皆缺請命流官往治之

上曰蠻夷之性難馴流官不諳土俗治之尤難必其同類乃能相安其令都督蕭授就土人中擇其素有恩信衆所推服可任用者具名奏來更令授從公選擇不可濫舉

○宣德五年十月己巳巡按雲南御史杜宗言土官有犯奏請提問而蠻夷恃恩每犯則遷延避匿請如流官例五品以上奏請六品以下即提問庶革奸弊

上以其奏示法司且諭之曰蠻夷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琮所言過矣其循

祖宗成憲毋改

○宣德六年六月乙卯四川龍州儒學訓導田瓊言松潘

蠻叛服不常而山林深阻用兵實難宜遣官分守要害使不得耕種既困乏擊之則易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此言雖似可採然天生此類其性固殊為人君者但撫諭之使不為盜在此者不罹其毒在彼者亦得安生此朕之心也其令總兵官盡心區畫務在得宜

○宣德七年二月乙卯鎮守洮州衛都指揮使李達奏思曩日簇番民昉舌棚爾節強掠本簇人畜殺千戶棚爾結臣今入番收馬請治其罪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番民殺部長是無上下之分不治則紀綱隳矣當處之有道不廢法亦不激變乃為得宜爾

其以朕意諭之

○己未巡按貴州御史陳斌奏篳子坪生苗梗化累肆劫掠請發兵四面攻之必可殄滅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蠻人雖常劫掠若防守嚴密安能為患何至便與兵殄滅天地生物虎狼蛇蝎何所不有豈能盡滅之但當慎防而已且彼蠻夷亦好生惡死宜令授及貴州三司差人撫諭使改過自新

○四月癸卯甘肅總兵官都督劉廣奏初韃靼脫脫不花等二十餘戶既降復叛今在鐵門關西請發軍掩捕

上諭兵部尚書許廓等曰虜性難馴朕以寬待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今以二十餘家輒欲與兵捕之所得幾何

聖明寶訓

宣德五卷

四一

徒自勞費保境安人要為上策爾移文令廣慎固封守勿輕出兵

○十月辛亥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招散遣人貢方物且奏云波勒常以土酋土雅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大甸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朕豈勞中國之人為遠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勅慰諭使敦睦隣好保境安民

○宣德八年二月己亥行在兵部奏社兒禪指揮伯蘭火者等告宣德四年來歸時經沙州衛西番劫其人口四

百馬駝一千餘羊五萬乞追還

上曰事虛實未可知實而不理則失其向化之心不實而理之將激怨遠夷勅總兵官都督劉廣究果有即令沙州衛追還不然具奏區處

○六月丙午四川都司奏比以烏撒烏蒙二府土官知府祿呢尼祿等爭地讎殺蒙遣行人章聰疾建奉勅往諭之皆悅服烏蒙耆老念其世親以所爭地十之三讓烏撒永息爭訟

上顧左右曰蠻夷能讓亦是天理未祇特惠訓諭不至耳果能開誠布公何不可化

上巡邊獵于洗馬嶺諸將密請于

聖明寶訓

宣德五卷

四二

上曰此外不百里虜人常至圍獵可出兵掩擊之

上曰彼不為患即已可不聽其圍獵乎諸將曰此輩豺狼野心終不能保其不為邊患失今不圖後將悔之

上曰朕此來飭邊備耳非為捕虜且常遣人撫虜矣今掩擊之是朕失信豈可為乎爾等固是為國之心但朕欲存大信耳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訓序

朕聞古昔聖王之有天下也撫世酬物莫安民生必有
令謨嘉猷善政善教以敷誨當時流播後世為子孫慎
守法此三代之君所以國祚靈長綿世數百者以前作
後述繼繼承承敬守世範之有自也仰惟我

皇考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宗
皇帝英明天縱睿智夙成加以

聖學緝熙孜孜匪懈爰自沖齡嗣登

大寶於禮樂刑政之要典章文物之施咸斷自

宸衷綽有條理凡在廷在外所用惟賢非賢不用尊居天
位先後歷二十有二載雖中更多故然道足以濟之德

皇明實訓

正統序

乙

足以鎮之是以華夷歸戴海宇太平光崇

廟貌為本朝

英宗中庸曰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

皇考臨天下之德與至聖同功可謂盛矣哉乃者國史成

書爰命儒臣採輯

皇考言行政事之可師可法者以為實訓總一十二卷鳴

呼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皇考之位即

祖宗之位其德即

祖宗之德矣顧予小子受命維新敢不因言以求其德因
德以求其心思以保天位于無窮者乎尚惟後之子孫

臣庶一體遵承以隆世守則三代所以久安長治之道
不在于昔而在于今日矣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其
斯之謂歟謹序於篇首

成化三年 月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訓序終

皇明實訓

正統序

二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訓目錄

○卷之一

敬天

聖孝

嚴祀禮

謹天戒

勤儉

明斷

仁政

睦親

重宗支

諭宗室

叙彝倫

遵舊制

明禮

聽言

寬宥

明刑

重恩典

定律令

崇儒

興學

褒忠節

旌勤勞

嚴考察

慎選舉

○卷之二

皇明實訓

正統目錄

擇近侍

謹名分

正憲綱

卹典

嘉忠孝

封功臣

諭臣下

兵政

恆將士

戒將臣

弭災

賞賚

優大臣

恆民

惜民力

恤物

任老成

專委任

省差遣

重守令

○卷之三

育人材

惜才

訓外戚

振風紀

保全舊臣

飭邊務

理糧儲

重邊儲

屯田

順民情

察下情

謹出納

節財用

馬政

修地志

斥謬佞

抑祥瑞

却貨利

禁為非

抑干請

杜倖進

戒貪

防患

懲酷刑

卹刑

清鹽課

馭夷狄

優遠人

皇明實訓

正統目錄

一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本誥校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嵩

敬天

○正統五年九月壬寅

御製觀天之器銘曰粵古大聖體天施治敬天以心觀天以器厥器伊何璿璣玉衡我象天體衡審天行歷世更代垂四千祀沿襲有作其制寢脩卽器而觀六合外儀陽經陰緯方位可稽中儀三辰黃赤二道日月暨星運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乙

行可考內儀四遊橫蕭中貫南北東西低昂旋轉簡儀之作爰代璣衡制約用密疏朗而精外有渾儀反而觀諸上規下矩度數方隅別有直表其崇八尺分至氣序考景咸得懸象在天制器在人測驗推步靡忒毫分皆作今述為制彌工既明且悉用將無窮惟君勤民事天首履民不失寧天其予顧政純於仁天道以正勅銘斯器以勵予敬

○十二月丁酉勅在京文武羣臣曰昨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日食凡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敢護朕惟事天之誠雖微必謹敬天之變豈以微忽况茲歲始陽德方亨致災有由敢忘祗畏是日在京文武羣臣悉免

賀禮及期救護如制

○正統六年正月庚子行在禮部尚書胡榮奏本年正月

朔午刻日當食

皇上敬謹天戒預勅群臣救護如制至期天氣清明太陽

正中無纖毫之虧此蓋

皇上至仁大德下及於民上格於天是以當食不食禮宜

慶賀

上曰此是

上天垂眷君臣當益加敬慎不可怠忽慶賀禮免行

○天順七年正月癸卯

上因足疾久不視朝是日以將大祀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二

天地誓戒文武羣臣乃力疾視朝至期

上謂內閣臣曰朕足疾未愈欲自行禮但拜下艱於起今

人扶可乎對曰

陛下若能力疾行禮足見敬

天之誠扶何妨遂自行禮

聖孝

○正統元年閏六月壬午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

山陵祭祀衰戚存焉服飾華麗豈禮所宜朕自今後每祭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行禮之日與百官俱具淺色衣服如洪武永樂例尚書胡濙等頓首奉命

○天順二年正月己卯

上率文武羣臣捧冊寶尊

皇太后為

聖烈慈壽皇太后先是勅禮部曰

皇太后撫育朕躬君臨天下蓋有年矣暨朕居南宮上貽

憂危近者仰荷以

祖宗社稷為慮廢黜昏亂俾朕復承大統康濟天下其有

功於

皇明寶訓 正統一卷

宗社生民甚大宜上徽號以示尊崇用表朕誠孝之心於

是禮部具儀以聞遂行禮

○天順七年閏七月戊午勅諭文武羣臣曰昔我

皇考臨御之日

母后胡氏自惟多疾不以躬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

上表請間讓位於我

母后孫氏

皇考已從所志就閒別宮其稱號服食侍從悉如舊厥後

母后胡氏遺榮慕道益尚清虛游優有年以至令終朕于

時幼冲不敢固違其志已尊謚為靜慈僊師而凡祭葬

之儀亦惟是稱皆所以成其志也朕今思之

母后之志雖成而為子之心終有未盡爾禮部宜會羣臣

仍議上

皇后尊謚令所司修葺陵寢如制蓋欲因其志之所安而

致尊崇庶幾於禮於情兩尽而無憾也

嚴祀禮

○宣德十年六月丁卯勅行在太常寺官曰朕惟祀神國

之大事廟宇壇俎惟修惟潔惟盛惟豐惟備瑋幣

香祝薦獻之具樂舞之設咸用整飭惟爾之職凡典守

壇廟及諸執事爾恒戒警之俾存其誠以時共事彼或

不恭越禮廢事爾具以聞必斥去之爾尚齊潔一心昭

事

皇明寶訓 正統一卷

天心鬼神以迓禎祥上佑我國家下福我臣民惟爾祿位

亦保永久欽哉

○正統二年十二月丁丑行在禮部奏正統三年正月初

六日享

太廟

上御正殿受奏然是日值

宣宗皇帝忌辰例不鳴鐘鼓第視事西角門禮有不同請

裁之

上曰祭祀重事還宜隆殿餘悉遵永樂間例行之

○正統九年閏七月甲申勅禮部工部曰朕惟國之大事

莫先於事神古者帝王率用茲道我國家自

祖宗以祇事神祇載在祀典已有定制朕嗣承大統懔懔於茲比聞天下嶽鎮海濱及府州縣社稷山川文廟城隍應祀壇廟歷年既久多為風雨損敝所司不能時加修葺分巡憲臣亦罔加意甚至容人褻瀆致傷和氣爾等其諭兩京及天下有司於應祀神祇壇廟久荒廢者即設法備料修理工程大者酌量事宜以開修完之日擇人奉衛務在敬慎不許褻慢仍令風憲官按臨巡視其有損壞不修及因修理害民者悉罪不宥

○正統十二年五月己酉命南京工部修歷代帝王本朝功臣真武普濟祠山五顯嘉祐及漢壽亭侯晉卞忠貞公南唐劉忠肅王宋曹武惠王元衛國忠肅公都城隍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五

十三廟俱於內庫支給物料

謹天戒 ○正統四年六月戊戌勅諭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曰朕恭嗣大統夙夜祇勤惟

天惟

祖宗付託之重不敢怠逸比年以來停罷一切徵斂除通負薄刑罰所冀四方咸遂生息今歲以來災沴數見京畿尤甚自三月至五月亢暘不雨甚傷農麥五月中至六月連雨不止河決隄岸淹沒田稼城中傾塌官民廬舍亦有淪溺死者深用兢惕洪範咎徵皆由人事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其聽納之弗審於諛佞之弗戢於政事

之臣有頗仄歟輔弼之臣失其職歟何災異特甚循省厥由用圖善道爾等皆與國同體豈當默默坐視而弗思弗勉乎自今其體朕心以敬

天愛人為心毋懈夙夜夫持廉戒貪者善身之本致公絕私者善政之要勿謂可欺神鑒孔明勿謂無害天應可畏欽哉勗哉往務善政庶幾以回

天意以固

宗社生民之福爾亦尚利哉

○七月癸酉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參贊機務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及六部都察院曰得奏言六月二十九日大風之異朕用惕然夫南京國家根本之地天變若斯所係非小卿等皆國家大臣休戚攸同宜敬慎庶幾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六

纖毫無忽密察奸宄杜漸防微文臣以安民為重武臣以備兵為務念茲在茲夙夜罔怠凡有擾害軍民不便之事悉條列以聞庶承

上天警戒之意

○正統五年三月己未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參贊機務兵部右侍郎徐琦曰得奏言二月二十二日夜風雨之異朕惕然祇慎爾等亦宜體朕此心敬天恤人其江上所損漕運人舟既皆漂溺無存即令戶部驗數除發不許復有科徵各門所損番眷獸碑等件悉令所司如舊修理不許托此以重擾人故諭

○十二月己卯勅陝西鎮守巡撫巡按都布按三司等官曰得奏知蘭縣地震城堡墩臺官民廬舍顛壓甚衆此上示戒實由人事所召必非偶然勅至卽遣人巡視凡諸閭堡及此農閒料工修築其被災之家量加賑恤毋令失所仍具實來聞爾等皆國家大臣及耳目之官受朕托一方軍民休戚之所係天戒若此厥有所由宜夙夜修省詢察軍民利病思所以處置之用弭災異以副朕敬天愛民之心

○正統六年六月庚午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言今年四月以來亢暘不雨蝗蝻為患揆之天意驗諸人事皆由臣下才德疎庸政事缺失有乖陰陽之和所致乞令文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七

武百官自本月初七日為始齋沐思過仍令大臣於在京各神廟行香及下道錄司慎選道流盡誠祈禱庶幾少回天意

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今上天降災在修德以弭之豈區區禱祠所能免也不必行

○壬午掌行在後軍都督府事太子太保成國公朱勇吏部尚書郭璉等上章自訟以為災沴之興實由臣等冒昧所致伏乞

聖恩涵貸許令戴罪修省以圖自新其屬官中有不職者臣等考覈奏聞在外官吏先令巡按御史考察然後選擇大臣徧歷詢訪務在官得其人軍民安業以上回天

意

上曰爾等宅心公私處事得失皆朕所素知但念爾等為朝廷重臣非有大故悉置不問奈何善不加修過不知悔致滋物議之紛紛也繼自今宜革心改行以贖前愆往歲違令考外任官進退多有心今始行之其貪酷虐害軍民者令御史三司官體實來聞

○正統九年十二月壬戌勅靖遠伯王驥等曰比聞甘肅風變屢作實

上天昭示儆戒之意卿等受朕重托其與各總兵鎮官夙夜盡心經畫嚴謹瞭備益外虜窺伺之心無時或忘卿其多遣間諜探其衆寡以為戰守之計務在採擇衆善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八

毋拘故常

○天順元年四月甲午勅諭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門曰朕新復位夙夜兢惕永惟致理之要在乎敬天勤民然欲從事於斯而無失蓋必君臣同心而後可矧今天之災沴消弭未盡民之飢困拯濟未蘇是惟朕躬之憂亦惟爾文武羣臣之憂也其自今月初一日為始朕與爾羣臣各致齋三日朕親露禱于

昊天上帝為民請命朕又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得民以政不以言繼自今朕其恒自修省爾羣臣亦共儆戒于心慎懋于事凡有可以匡輔朕躬以安國家以便軍民利所當興弊所當除者各從職掌明以條奏施行務底

實效母事虛文庶幾君臣交修以盡敬

天之實勤民之責而得致理之要其尚之慎之

○六月己亥是日清霖酉刻大風雷雨驟從西北來發樹壞屋須臾雨雹大如雞彈至地經時不化奉天門東吻碑摧毀欽天監奏雹者陰陽也盛陽雨水氣熱而陰陽之則轉為雹占書曰凡雨雹所起必有愁怨不平之事伏乞

皇上謹遵天戒修省寬恤天下刑獄

上覽奏畢諭羣臣曰上天示戒固朕菲德不能召和亦爾羣臣不能盡職或刑獄冤濫所致朕自當修省爾羣臣亦當警惕內外刑獄有冤濫未伸者宜加寬恤該衙門

計議以聞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九

○七月丁卯勅諭文武羣臣曰朕以菲德恭膺天命祇復寶祚于今半年圖治雖勤應天無効乃天順元年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朕心震驚罔知攸措意者敬事

天神有未盡歟

祖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歟明奸欺罔而阿附權勢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歟徵歛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歟詭譎奔競之徒肆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為軍衛有司者關茸酷暴貪冒

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凡若此者皆傷和致災之由而朕或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休惕是存爾文武羣臣既任股肱耳目之寄當懷左右輔弼之圖況君臣一體休戚惟均果有合行事且必當直言無隱其或躬蹈前非亦宜洗心改過嗚呼應

勤儉

○天順五年四月乙未

上召內閣臣李賢等曰朕自復位以來每日五鼓初即起拜天畢閱奏續處分訖乃朝廟出視朝退朝

母后還宮復閱奏續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衣服亦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十

隨便雖若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盡見盛德上節儉則下民自然富矣又曰四書尚書朕嘗請過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道盡在其中賢曰願

陛下體而行之幸甚又言朕在宮中雖極熱不揮扇降寒不近火賢曰

陛下聖質所稟堅厚體備中和之氣故能如此臣聞宋仁宗亦然又言朕聞景泰不與大臣論治天下之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於君德大有益

上曰然

明斷

○正統七年正月戊寅山東東昌府通判傅寬進太極圖說

上曰太極圖先儒解釋已詳明此說僻謬皆理宜斥之勿使傳布以誤後學

○正統十二年五月癸丑監察御史李奎奏孔子之聖歷代皆有褒贈國朝自

洪武以來

聖駕屢幸於辟雍祀典通行於天下何獨孔子褒贈未有

增加乞勅翰林院參考古制定以萬世莫加之美謚

上曰孔子萬世帝王所尊功德難名雖累百言何足為重

不必增益

聖明實訓

正統一卷

十一

仁政

○宣德十年六月丁未命天下有司理瘞暴露朽骨先是辦事官呂中言各處墳墓有保忠臣孝子賢人烈士今多被盜發掘破棺取物有子孫者即為掩塋無者至今暴露

上以先王仁及朽骨塋殮掩骼具有令典即令有司盡與

掩埋仍嚴禁以止發掘

○正統四年六月乙未

上以京師大水壞屋溺人命工部右侍郎邵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曹翼同給事中擇京城內外高爽之地及各廠房以居官吏軍民之無屋者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

尹美濤存問被水之家給米一石溺死者加五百貫

○正統九年閏七月甲申勅諭都察院曰近聞各處軍民

往往發人墳冢爾等職巡風紀其嚴行各處巡按御史

及按察司督令各司府州縣官凡境內但有暴骨在田

野道路者悉令所在里老人等即時掩瘞仍嚴諭軍民

不許再犯違者罪之若該管官故縱不禁者聽風憲官

論罪不宥

○正統十年八月壬子山西按察司副使寇深奏潞州襄

垣等州縣今歲自春歷夏不雨民甚飢窘起運邊糧無

所從出乞將官庫所積銀帛依時價糴米上倉作今年

秋糧之數又各衛所軍士折糧鈔有二年未給者

聖明實訓

正統一卷

十二

是致衣食不給今豈贈軍需庫布絹九十餘萬收積年

久乞計價折作糧鈔給軍為便

上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況軍士衣食尤當軫念者

其令三司官酌量行之務在處置得宜人不失所

○正統十三年正月癸巳勅南京守備豐城侯李賢等曰

已廢曹國公李景隆家屬增枝等男婦大小三十八口

拘廢年久人情不堪茲特推恩悉加寬釋令於所居間

住聽其出入生理其男女聽與軍民結婚嫁娶

○天順二年閏二月己卯勅鎮守懷來等處右叅將都督

姚貴近有自口外還者言向者土木南山河南河北一

路陣亡官軍骸骨至今暴露朕聞之惻然于中爾即分

遣人盡收於僻地深瘞之母急

陸親

○宣德十年七月甲戌山西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奏晉府千戶周禮出城詐稱晉祠行香實赴京奏事

上命晉王治其詐偽之罪王引咎自責

上復書曰比者御史三司言周禮事益門禁關防職所當言於伯無與何必深自引咎尚冀安心坦懷以副朝廷親親之意

○九月丙子書復慶王櫛曰承喻校尉餘丁及護衛軍人潭福海等赴京告府中調馬造甲之事朕倍燭其虛詐已寘之於法矣曾叔祖為國至親素循禮法此非小人所

聖明實訓 正統一卷 十三 所能離間萬莫勿以此介懷也

○正統四年七月癸亥行在戶部奏請江王府輔國將軍佐義及妻廖氏俱故所遺女年方八歲乞賜祿米春贍上曰卹孤王政之大端况於懿親義當加厚歲與米三百

石

○正統五年十二月乙丑復韓王冲域書曰承喻嬰疾未痊慶賀之禮欲令開城王代行具見恭謹之心維今一應行禮皆如所喻叔祖宗藩至親夙著賢德國家所倚重者惟善加調攝早見康和以副親親之念

○正統七年九月丙戌楚王季琬奏已故鎮國將軍季坤祿米住支妻女無以養贍

上曰聖人一視同仁篤近舉遠况親親乎歲給與食米一百二十石

○正統十一年九月己卯遼庶人貴烺長子擅離其先塋欲赴京自訴遼府及防守荊州衛官以聞

上命湖廣三司及巡按御史體之至是御史蔣誠等官長子自以其男女年及成人居第狹隘貧無以卒日欲陳訴乞恩

上曰貴烺初年

祖宗大法已謫為庶人俾守先塋家挈隨住今御史言其情如此朕甚憫之其即以書遣之王及勅荊州府衛令審其男女成人者王府即與主婚配軍誠實之家給第

宅於荊州城內聽屬王府其官卒防守如昔勿令交構亡賴以速罪愆

○正統十三年九月庚寅書復峨王梗曰承喻第五子陽宗王徽璫自知母子有罪擅出赴京意在捏詞陷害良善等因具悉前者曾叔祖嘗喻府中蘇氏盜金銀與子陽宗王追取未完蘇氏自縊予以蘇氏果私盜官物懼罪而死乃其自取理無可惜故未奉報近得湖廣三司官奏陽宗王乘一馬從五人歷寶慶至長沙欲討脚力來京奏事已差人齎書止回不許來京果有事令人具奏如彼到府曾叔祖宜推父母愛子之心以恩寬待不必窮其前過斯見厚德蓋彼之母私取其物愧無所容

已致身死地彼慟其母復追其財是窮迫無奈故不稟命私來伸訴亦情之不得已若再以法絕之彼何所榮誠有傷於寬慈之道傳曰為人父止於慈又曰父子不責善責善則離曾叔祖其審以自處必重義輕財庶全父子之恩副予親親之望

○天順元年二月庚戌唐王瓊烜新野王芝城相訐奏

上曰唐王新野王是親叔姪宜各盡恩義如何全不相顧累來奏擾朕念親親之故俱不究問新野王既無人供給令巡按御史三司官公同探護衛堪用旗軍三百名與之原體勘官即將儀賓張鳳探置之請奏未處治

○三月丙子奏書襄王瞻塢曰承諭具悉尊意所以惡祁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十五

鉅之僭分而善姪之復位及曩嘗有陳言慰安二章初未曾達

皇太后所為益祁鉅之所蔽匿也今已於祁鉅宮中檢而得之親覽再三深見叔父忠愛之誠發於謙論抑邪扶正防微杜漸無非為

宗廟

社稷計推叔父之心即周公之心而此二章亦即金縢之書之比也

皇太后聞之感嘆不已承卑祥雲捧日玉帶謹已領訖叔父云欲親行朝覲本不敢煩遠來第念

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宗室至賢亦惟叔父於情於義不

可不重欲得一見以篤親親今遣人奉勅符及書迎詣即時氣候清和宜從容就道宮眷世子郡王宜留藩邸其當從行之人亦隨尊意帶來野俟其至惟叔父亮之

○辛卯書與趙王瞻塢曰得奏府中歲祿三萬石益

皇祖仁宗所定而景泰減却二萬石致乏用度具悉王情

重惟叔祖簡王為

皇祖同氣至親功在帝室事異諸藩理當加厚祿米之減予初不知乃今聞之良用感惻已勅所司揆還特此專書馳報王其領之

○五月壬午設襄陽衛指揮使司改羣牧所為中千戶所摘襄陽衛左所安陸衛右所全伍隸馬命禮部鑄印給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十六

之先是襄王來朝

上雅敬王謂兵部臣曰襄王宗室至親賢德可重特與設護衛以表朕褒進之意故有是命

○十月甲辰安化王秩終奏母喪甫除次女膚施縣主復歿家用艱窘乞有所賜以助喪儀

上曰王自有常祿今又極稱艱苦良由平日不能節用所致於理似難濫與予但念親親誼重其命有司給銀三十兩布三十疋絹二十疋以助縣主喪事

○丙辰釋建文君子孫安置鳳陽勅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優勤欲使天下羣生成得其所而况宗

室至親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為前人所累拘幽至今五十餘年惻此遺孤特從寬貸用是厚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朕眷念親親之意先是

上召內閣臣問曰朕念建庶人宗室至親自幼拘幽至今深可憐憫朕欲於鳳陽安置令其婚配自在衣食如何對曰

陛下此舉真盛德之事

祖宗在天之靈實臨之不必疑也兵部尚書陳汝言聞之入見曰鳳陽切近南京儻有謀欲立之坐於南京將如之何

聖明寶訓 正統一卷

十七

上曰果有天命任其為之汝言慙而退

○天順二年閏二月丁卯襄王瞻墻奏昨蒙

聖恩撥襄陽安陸衛二千戶所賜臣為護衛所但中間有屯田子粒三千四十餘石仍在有司乞照例賜臣府中

用度

上以王為至親即與之

○天順六年七月癸卯致書祖姑含山大長公主曰朕每

念

皇高祖所生親王公主四十人而享有高壽者今惟祖姑一人誠難得也近者承諭用度有缺朕心惻然特遣太監藍忠齋送珠翠九翟博鬢冠一頂白金三百兩鈔一

萬貫各色紵絲十匹紗十匹羅十匹生熟絹三十匹素至府中以表親親之意至可收領尚宜自愛以膺悠久之福

重宗室

○天順二年閏二月丁卯勅宗人府曰朕惟玉牒所以紀載宗支乃朝廷重事經年久遠未及增修爾宗人府即會同禮部查照各王府自正統六年以後凡有薨逝襲封及男女新生亡故等項逐一明白開寫中間如有未備仍行各王府取勘回報以續修爾其欽承毋忽

諭宗室

○宣德十年七月甲戌岷王梗奏請給符驗

聖明寶訓 正統一卷

十八

上特與之復書曰符驗專為軍務及奏事馳驛而設爾祖宜自收此惟遣人赴京則給與之須戒其毋藉好他往而作奸也

○正統元年二月辛酉書復秦王志潔曰所諭庶人尚煥已到懸王墳園居住復令軍校輪流關防足見區畫之密今以嫌疑為慮又欲都司布政司令人關防甚非所宜且先王寢園豈容外人出入若尚煥仍不守法朝廷別有處置叔但以親親為念待之以禮又何避嫌之有

○正統二年八月己卯寧夏總兵官都督僉事史昭等奏慶王每值參將等官朝見必賜酒宴留出非度語且常阻訛邊務煽惑土達官民刺探遠近事情盡占靈州草

賜放牧孳畜遣使不從正道反由綏德草地往還類此非決者甚衆

上以昭言不可盡信然有當從者致書于王曰比聞寧夏總兵鎮守等官朔望朝王必賜醉酒因悞違事今後止之綏德密通虜庭府中遣使母由此徑庶幾無患靈州草場大路迤東宜與上達軍民放牧迤西從本府放牧一如洪武永樂年間例

○正統五年二月辛卯致書晉王美圭曰往者河南王奏欲往平陽侍養叔母懷簡王妃朕以書訊王今得報知懷簡王妃薪米不乏官人足脩使令王亦時遣人問候不至艱窘宜令西河王止養親母不必更往平陽惟王

聖明寶訓 正統一卷

十九

亮之

○五月壬子書諭永壽王志埴曰得奏因疾嘗許三年皆以六月十五日往南五臺觀音寺行香聽王如期詣彼但境內之民灾荒艱窶又當禾稼長育之時須戒飭從行者勿擾民傷農則於賢德有光矣

○六月戊寅書諭靖江王佐敬并各輔國將軍曰朝廷封建宗室祿米已有定制曩因王及各將軍每遇歲徵先令火者等下縣不收本色加倍折錢民用訴告

先皇帝曲貸不問但諭令改過仍勅廣西布按二司巡按御史但有再犯者執送京師無非欲其知所警也今按察司奏輔國將軍贊億復令家人杜勝收與安等縣糧

米加倍折錢民何以堪且百姓乃

祖宗之百姓而如此虐害可乎已令按察司將勝等解京處分繼今宜痛自警飭嚴戒下人謹守法度庶幾長保富貴以副朝廷親親之意欽哉

○正統六年三月甲辰書諭靖江王佐敬曰朕惟國家封建宗藩其禮制文移

祖宗已有定制子孫當世世遵守况同氣至親尤須篤恩義相處用圖寧永比聞王與奉國將軍佐敏數相構怨不知何為又聞佐敏非禮妄為欲自來朝及各輔國奉國將軍有事亦多專擅自行今遣勅戒飭佐敏不許來朝并各輔國奉國將軍俱無違禮犯分此皆以於王至

聖明寶訓 正統一卷

二十

親王宜推誠善待兩盡其道永敦和睦不可互生嫌隙以傷大倫庶幾保守宗祀以副朕親親之意惟王亮之

○七月丁未貽書永壽王志埴曰比聞王偕弟以行香故引火者官校四十餘人於南山五臺寺觀遊覽三宿于外而防閑甚疎萬一為小人所侮非惟虧損令德其如先王遺體何凡今諸王之出在禮有不可已者亦必先期遣人馳奏今叔以遊覽輕出露宿不知自愛是皆惑於左右小人之邪說繼今宜謹自防非親親厚不致此言叔其亮之

○正統七年三月丁卯貽鄭王瞻埈書曰頃聞叔患瘵疾

已二次遣醫去視今聞叔疾增劇必醫者藥未進服左
右奉侍未至以致迫今未愈叔宜善自保養安心安意
不可因小事輒生眩惑勉進藥食泰遂痊安用副予親
親之望仍書諭王子祚鎮曰近聞叔王患疾宮中事無
統屬內官內使人等有擅搬出府中財物器皿及將錢
銀妄費爾為叔嫡長子今特命爾整治府中一切之事
須同母妃謹事叔疾勿致驚疑蚤晚勸進藥食不可頃
刻怠忽

○七月丙戌楚王季琬奏欲於昭園莊園立碑表揚先德
上從之復書曰此孝子慈孫當然之義叔文學邁衆且素
得於侍下目見者最詳且實宜自撰述或授事實於府
皇明寶訓 正統一奉 廿五

中儒臣俾之代述亦皆宜也

○正統八年八月庚寅書復慶王秩燿曰得奏安化王府
內使陳福等用言抗拒曾叔祖母已令巡按御史同陝
西按察司官執問府中內使陳珪護衛指揮劉環係干
對人亦令提對明白庶幾人服其罪分封地方所司言
係

祖宗時封建子亦念叔祖與安化真寧二王同氣至親今
豈可以小怨遽欲分處又得所奏高安齋碑打革等情
及安化王亦奏前事俱命御史等官通行問理承奉李
玉裴冕姑免提問待御史等官奏來果有干礙再為處
治

○正統十年七月己丑書復真寧王秩燿曰承諭欲往韋
州祭掃先塋用展孝思一從所請然韋州近邊叔祖在
途宜加防慎禮畢即還尤宜戒飭從人毋擾害軍人民
等不為令德之累

○九月壬申書與秦王志潔曰先因紀善陳彬等奏承奉
劉全等從吏不法事情已提全等至京命法司審實姑
舉其尤者言之山川壇奉神之所乃拆其獸吻修葺殿
宇宜川王至親不容入府拜廟洛事儀賓為國貴戚發
塚開棺焚其尸體承奉副係王府內臣逼抑自縊紀善
輔蕙之官拔其鬚髮并侯介歐死軍餘四人及哄誘軍
民子弟自宮之類不可悉數劉全侯介皆國法所必誅

皇明寶訓

正統一卷

廿二

若餘悉從寬以全其生然全等恃恩玩法挾勢作威如
此未審王知否也不明知則為不明知之則為縱惡皆
於

祖宗有違朕念王宗室至親素稱恭謹茲必小人蔽惑所
致復覽奏輩具見追悔至情今特置不問自今宜謹遵
祖宗大法恪履先王大道親近正人嘉納善言無惑於群
小無自誦非義廢有光藩屏保國於悠久亦不致下人
指議此朕保全親親言出至愛其兵馬指揮劉鑑姑宥
其罪令回府中成禮并內使郭縉等十一人俱免罪遣
還以備使令均此奉報惟叔亮之

○天順四年閏十一月丁未書諭代王仕壘曰得奏邊地

俠隘欲將定安王博野王移居腹裡且分封定出自朝廷移與不移難隨意便况府第蓋造未完先隰川王欲同宣寧王去蒲州懷仁王欲去絳州昌化王潞城王及廣靈王長子皆欲不遷各徇其私紛擾不一已累勅切責王豈不聞知而又以遷居為言是亦徇欲圖便而不能安靜以俟朝廷之命也王宜自省并諭府中諸王今後毋仍奏擾自取過愆專書以諭王其戒之

叙彞倫

○正統三年三月癸丑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裏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叙彞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繇子哲伯魚父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廿三

也從祀廟庶匪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况孔子父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之父俱封公爵惟伯魚子哲仍為侯爵乞追封為公皆顏孟之父俱遷配啓聖王殿庶名位胥安人倫攸叙又言祭告孔子祝文稱王在天下則可在子孫則不宜乞易惟王為仰惟我祖增添深仁厚澤詔我子孫二句於垂憲萬世之下

上是其言命行在禮部行之仍命翰林院議伯魚子哲封號以聞

遵舊制

○正統四年十一月己未

皇陵祠祭署奏昔

太祖高皇帝清理鳳陽臨淮二縣土民三千三百四十二戶編隸本署供給祭祀灑掃迄今存者三之二內有軍籍一千餘戶有司時常清理拘解慮後供祭不敷乞如洪武間欽免陵戶陳真保例存留免解

上曰

祖宗陵戶有洪武舊例戶兵二部其遵行之

○正統五年四月己未駙馬都尉石璟家人訴領璟銀鈔借與軍衛取索不還乞為追理

上命行在戶部校例言洪武舊制凡公侯內外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放債承樂中亦嘗禁約今璟家人放債而欲官為追理於法有違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廿四

上命行在都察院執問懲治仍揭榜申明舊制嚴加禁約其有權豪勢要仍前故違及有司聽屬同害百姓者俱罪不宥

○六月辛卯河南固始縣學訓導舉人黃俊言

太祖高皇帝御製孝慈錄嘗頒布天下今四方學中鮮存者乞仍侵印頒布令士民誦誦以隆孝道

上曰朕觀孝慈錄所論仰太祖聖見卓冠百王寔萬代不刊之盛典宜家傳而人誦者禮部亟印頒之

○正統八年九月興平王尚椿奏臣長子志堧蒙恩賜一

品冠服乞併給與祿米供贍戶部言

皇明祖訓無郡王長子及給祿米例

上曰

祖訓所當遵守吾豈儉於懿親耶遂止不給

○正統十一年正月庚辰瓦剌太師也先奏所遣朝貢羅頂國師刺麻禪金精通釋教乞大賜封號并銀印金欄袈裟及索佛教中受戒令用五方佛畫像及鈴杵鏡鼓纓絡海螺呪施法食諸器物事下禮部議以為稽無舊例請裁之

上曰朕撫御外夷一惟祖宗成憲是式今也先妄求既無舊例豈可勉徇其勿與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廿五

○九月丁丑南京內官監奏本監舊有淨軍煎熬

上用白鹽今年老亡故者多請僉畿內民三十人補之事

下戶部言畿民煎鹽非舊制

上曰既非舊制奈何生事擾民不必僉補

○天順元年正月辛卯

上謂戶部兵部臣曰朕新復位凡百行事當遵

祖宗舊制各處巡撫提督等官是一時權宜添設今天下

已定邊境無事宜即將各官取回其各處邊備并軍民

事務令總兵等官理之事有不便及官有不法者從巡

按御史究治重者奏來區處並不許非法妄為違者俱

重罪不宥

○天順二年九月甲辰勅荊王祁鎬曰爾奏要照母妃珠冠乞博襲與妃魏氏然

祖宗定制親王妃冠用九翟而無博襲蓋博襲惟

皇后及東宮妃得用中間有差等爾母妃冠有博襲者

乃一時特賜豈可援以為例且以已妃欲上同於母似

此所為既無敬親之心又取僭竊之罪其乖違禮制甚

矣所奏不允自後母仍率意妄作以損令名

○天順三年四月己卯襄陵王冲祿奏臣母故欽敬營堡

今將乞工臣年就衰老乞勅有司即以原修造工料為

臣及妃預為生墳則事易成功臣沒世之時免重勞人

力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廿六

上曰郡王預造生墳舊制所無不允

明禮

○正統五年九月庚子朔復晉王書曰所喻弟雲丘王欲

娶儀賓陳斌庶次女昔我

太祖高皇帝幸胡元之俗定制立禮姑舅不許為婚此雖

庶出姑實嫡母人其謂何書至可與本府及附近府衛

官員士民之家別選賢德者具名來聞庶免清議王其

亮之

○正統七年三月丁亥楚王季琨奏第四弟明年十五歲

宜冠及受封

上曰禮三年喪君命不入於門今王母妃邵氏薨逝曾未

彌月明年服尚未終求受封冊可乎不免

聽言

○正統九年四月乙酉江西道監察御史俞本等以天時亢旱飢饉存臻上陳三事其一黜貪酷官吏以召天和其二選諳律刑官以聽獄訟其三擇明經師儒以育人

才
上納其言因諭吏部尚書王直等曰在廷羣臣務俾恪共乃職在外布按二司官聽巡按御史舉劾府州縣官亦令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廉察有不職者具名以聞貪酷病民者黜罷之刑名官選通律意者教官選有文學者任之

皇明實訓

正統一

卷七

○丙申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言今布政使即古之州牧按察使即古之監司寔在外百官有司之長其任至重且要近年是職有缺必令大臣會舉然所舉者或循資格或涉親故多有不公乞加嚴選使藩憲得人則庶官咸舉其職矣

上然其言因諭吏部臣曰自今布政使按察使務廉舉才德俱優練達老成之人為之如徇私濫舉及容情不言者必罪不貸

○七月丁巳廣西總兵官安遠侯柳溥奏廣西地方溪洞險惡徭種雜居府縣多無城池官軍哨守不敷死今有司才賢者少不能撫卹夷民以致從賊為非乞重有司

之選寬遠民之徭免徵折糧銀兩以備邊餉

上曰溥言良是今後廣西緣邊牧民官吏銓選務得其人若有政績者不次擢用邊民徭役宜從寬卹折糧銀兩戶部會議以聞

○天順元年五月乙酉廣西道監察御史楊瑄言直隸府縣連年水澇民飢至於相食河間縣惟一鄉田在高阜民種小麥日望收穫而忠國公石亨令閭者至彼立標為界恃橫侵佔知府王倫不恤民怨且阿附之真定府饒陽縣田地堪耕者僅千餘頃而太監吉祥家人抑逼有司令撥與耕若不嚴加禁革恐效尤者眾激變小民乞命巡按御史嚴勘但有侵占民田悉令退還庶幾民獲安生

皇明實訓

正統一

卷八

上曰民方困於艱食朕為之寢食不安為大臣在左右者獨不能體朕意乎楊瑄敢言可嘉戶部其即移文巡按御史嚴實以聞

寬宥

○正統元年六月壬寅行在吏部尚書郭璉等言監察御史邵宗歷任九年已經本院考稱送部今右都御史顧佐等又作見任考宗法律不通宗不服乞辯

上以佐等顛倒是非特責戒之行在浙江等道監察御史張鵬等又據撫宗微過劾之

上曰佐等不循公道襲將不在任官員考退塞責今各道

御史又附會佐等其朋奸欺罔明矣姑記其罪再犯不宥

○十二月戊寅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劾奏遊擊將軍都指揮僉事楊洪先因瓦房差功冒給總甲陶俊等陞賞請治其欺玩之罪

上曰洪為下人所欺姑記其罪冒功受賞者即追奪之俾長巡哨以警後來

○正統五年十月戊寅宥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陳智罪先是山西按察使徐永達劾奏巡按御史顏繼酷刑擅杖軍賊繼以此得罪降職智憾永達未有以發因監察御史吳昌衍孫睿續往山西巡按令其搜求永達之過

聖明寶訓 正統一卷

廿九

二人俱以永達清正無所按劾智怒考昌衍不稱職又指撻睿微過奏稱調用二人不服各奏智前情

上察其實命昌衍復職於是六科給事中劾智挾私害人作威凌下

上命行在吏部會官詳議以聞尚書郭璉等僉言智器量褊淺操行刻薄不可以掌邦憲

上曰都御史糾正百僚邪惡而智乃以私憾枉害良善以此悖謬尚何望其振綱紀肅憲度耶但念大臣姑屈法宥之罰俸三月俾自改悔若乃蹈前失必不貸也

○正統六年十二月乙巳通政使司奏戶部侍郎王佐王質移文字多差錯質又拜官未及謝恩即僉押文書請

治其罪

上命各官自陳具服

上曰為大臣於事不謹何以率下今姑宥之若再不詳審必不貸也

○正統十二年八月丙子欽差大理寺右少卿張驥奏直隸淮安等府邳州等衛地方飛蝗蔽野食傷禾稼益因府州縣衛所官先遇蝗蟲遺種之時不行尋掘燒毀及後復生又不嚴督打捕坐使滋蔓以遺民患宜治其罪上曰各官玩事遺患固有罪衍然今歲災異頗多姑從寬宥再犯不恕

明刑

聖明寶訓 正統一卷

三十

○正統八年六月己酉兵部奏浙江海寧等衛所千百戶旗軍姚端等犯絞斬杖等罪已先勅戶部右侍郎焦宏提問解京發落今蒙赦宥應當免罪

上曰此俱是積年貪暴刁潑害人者難照常例寬免仍令連妻子解京發去邊衛聽調殺賊軍旗守墩瞭望親丁餘丁發口外衛分充軍但逃處死不宥

重恩典

○正統二年七月丁未行在僧錄司番漢僧官左講經帖納室哩等十七人援文臣例請給勅命行在吏部為之言

上曰褒獎賢勞之典豈浮屠所得干不聽

○正統六年十月癸酉總督雲南軍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王驥奏按察司僉事徐觀大理府知府賈銓楚樵府知府馮郁饒運有方芻糧不乏師實賴焉乞量陞擢以示褒嘉事下吏部尚書郭璉等言宜如所請陞之上曰觀等誠有勞効候麓川平日超擢未晚且征南將士俱未蒙賞不宜先陞饒運之官惟功事集而後叙功班賞則人孰不悅朕朕於觀等非有吝也蓋思此耳卿等以為何如璉等頓首謝不及

○正統九年十一月丙申甘肅總兵官寧遠伯任禮奏陝西署都指揮僉事張通宋忠揚試劉英倫邊年久多效勞勩乞實授其職

皇明實訓 正統一表

上曰軍政論功受賞通等姑仍舊俟有功時議之

○天順二年十月丁巳鴻臚寺丁憂序班袁應驤以其故父尚寶司少卿忠徹所纂相書來進且言忠徹祇事

太宗皇帝靖難乞賜贈官葬祭

上曰忠徹無他第以區區相術受知

太宗皇帝得累官職其為榮幸亦云至矣所請不見

定令

○正統三年三月戊戌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今後該調衛官員南京及江南直隸俱調北京附近衛所北京直隸并江北直隸山東俱調山海宣府等衛所山西河南俱調大同及延安綏德等

衛所陝西調甘肅寧夏衛所浙江江西調福建廣東衛所湖廣調貴州四川衛所福建調廣東廣東調廣西四川調雲南雲南廣西調貴州俱注沿途衛所著為令

○正統十三年六月丁丑石樓縣主卒有司為造墳用地五十三畝房九間永和王美塢復請益墳外地三十畝增造具服等房

今

○正統十四年三月丁酉禮部尚書胡濙等奏

皇明實訓 正統一表

車駕詣天壽山躬修祀事文武羣臣人等進香初在正統

十年二百八十九炷以後每年有增今歲增至三千五百七十五炷除公侯駙馬伯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并近侍風憲官每香三炷宜如例賞鈔一千貫其諸司屬官及將軍旗校辦事官吏軍民人等舊無進香

例俱難給賞

上曰諸司屬官及軍民人等以香來進亦足以見其尊敬祖宗之誠何可沮之第賞例宜損於前其人錫鈔三錠著為令

崇儒

○宣德十年四月壬戌以元學士吳澄從祀孔子廟庭先

是湖廣應利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蔣明奏先儒有功於道學者皆得從祀近世之儒若元翰林院學士臨川吳澄道尊孔子學述六經著書立言師表當世其功不下於許衡既從祀澄當知之

上命行在禮部會官議於是少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議曰澄自十歲得朱熹所著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既而潛心語孟中庸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即有志聖賢之學專務踐履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理一等銘其數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閩閩之肯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正儀禮小戴記大戴記及

聖明實訓

正統一卷

三三

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學之堂與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雖起未嘗淹留進退之際卓然君子益元之正學大儒惟許衡及澄二人故卒後皆謚文

正哉

國家表章四書五經及性理之學凡澄所言皆見朱錄其發明斯道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今若升澄從祀允

脈公議

上以崇儒重道正在旌異先賢命禮部即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儒學一體從祀永為定制

○正統八年八月壬辰復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子孫先是順天府推官徐郁言諸儒俱有功聖門後世是賴宜卹其子孫俾修祠墓

上命所司訪其後至是以聞

上曰朕朝崇儒重道有隆無替今去諸儒未遠苟弗卹其子孫豈稱崇重之意然恩典亦不可濫其嫡派子孫宜免差徭

興學

○正統五年六月甲午勅諭北京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貝泰等曰夫太學者國家成賢育才之地昔我

祖宗臨御教之用之咸有定規朕嗣統以來一切庶政咸

聖明實訓

正統一卷

三四

循舊章諸司亦皆修職爾北京國子監官不務敬慎陳弛學規玩愒歲月洪武永樂中六堂諸生成有季試考第高下以伸勸勵今南監尚循舊規北監廢而不舉此非師長之惰慢乎尤有甚者惟利是與有入監數月或一二年即得撥諸司辦事者有坐監十餘年不得出身者又與諸司交通凡辦事一人有聞即被干求者得之借曰為勢所逼何為不執以奏師之所行如此何以表勵學者朕惟天地之量姑曲宥不問自今宜洗心滌慮改過自新凡監學常規不許撓越如仍聽從囑託不奏聞者必罪不宥繼今務明聖賢之道正己以淑生徒毋背義苟利以壞名禍已如復不悛悔將無及

褒忠節

○正統六年閏十一月己巳洪武初翰林院侍制王禕奉命使雲南招撫前元宗室梁王會有倔強拒命者欲以威屈禕慷慨罵曰天既絕汝元命春哉

大明混一天下汝如燭火餘燼豈能與日月爭光哉奉

上命必不為汝屈遂自刎至是義烏丞劉傑上章請加贈

謚乃賜諡曰為臣奉君命出疆能毅然守節捐軀以明

君臣之大義者雖死必有旌異之榮此風化之所繫帝王之令典也爾禕事哉

太祖高皇帝於混一海宇之初以博學高文聯職近侍制

作之美有光簡冊暨奉命往諭南詔懷忠秉義不屈而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三五

死臣節凜然光明俊偉歷年已久雖沒不亡今特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忠文服此光榮垂休無斁

旌勤勞

○正統元年五月辛未陞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曹翼為行

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勅之曰爾在甘肅整飭邊務愛

恤軍士不畏權勢知無不言朕甚嘉之今特陞爾為行

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賜織金紵絲衣一襲仍命爾於

甘肅等處提調兵備比較屯種務在區畫有方人不勞

擾凡有官吏酷害軍士占種田土者依法懲治爾宜益

勵廉勤以副朕旌擢之意欽哉

嚴考察

○宣德十年七月戊戌命直隸懷寧縣知縣宋顯復任先是巡按監察御史張清考顯關葦不勝任顯訴冤狀復

命巡撫侍郎等官公察其實以聞遂復顯職論清之罪上因諭行在吏部曰考察有司本欲去貪存廉以示勸懲

一或偏徇則所枉多矣卿等宜戒之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等奏

考得監察御史傅誠毛宗魯邵嵩王濬胡正陳懋陶鑄

俱素行不立秦繼邵宗章果李縉俱法律不通張璘盧

琬張慶邵新俱老疾不任事

上命素行不立者為民法律不通者降黜老疾者致仕

○正統十年十月戊辰吏部右侍郎趙新言近者各處巡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三六

按御史奉勅考劾司府州縣官多有任情黜陟未加精

詳以致被黜官起送到部率訴枉抑乞令本部重加審

察其堪任用者仍前復職或量材改用果不稱者如例

黜罰庶幾枉直有辨舉錯得宜

上曰已往考察者不問今後各處送到老疾罷軟不勝任

者吏部堂上官從公審察果應黜者如例處置間有精

力才行堪用或素有政績者具實奏聞毋容輕聽奏訴

徇私察公爾等其慎之

○正統十一年四月丁巳吏部言本部聽選官有奏舉勅

大臣與御史考察天下方面守令緣近有旨令巡按御

史及布政按察司官詢察府州縣官其布政按察司官

從御史舉劾若再違官未免勞擾

上曰朝廷考課已有定制今後凡考滿口今該管上司考察實行送吏部覆考見任者令風憲等官照近例考點果有治行超異者具奏俟考滿時量加陞擢務要黜陟公明人知懲勸若考察官任情好惡顛倒是非俱重罪不貸

慎選舉

○宣德十年十月庚申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瑾等曰方面郡守九年考滿例當陞用者卿等與大臣會議才果優者循例陞用不然只今復職庶常流不得以倖進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三七

○正統元年十二月甲申甘肅左副總兵都督任禮等奏臣等擬於來春合兵勦賊綠賊人巢穴無常莫知所止訪得為事都督劉廣久歷邊事習知虜情乞暫釋之用為竊道

上以廣縱賊出入罪當誅夷不可釋甘肅官軍豈無如廣者今禮等別委用之

○正統五年十月乙亥陞行在山東道等衙門監察御史李泉為湖廣左叅政郎中龔麓為廣東左叅政主事汪凱評事陶成推官董敬俱為浙江按察司僉事給事李秉即中鄭安僉事侯興治中楊衡推官王英知州蕭奇俱為知府從行在吏部會官舉之也先是

上慮各官所薦或有浮躁之人廣祿假託而進者命吏部廉覆務備至公至是尚書郭瑾等言各官所舉如御史蕭清等五人不能與論

上曰書云舉能其官惟爾之能今舉者擢用不當者舉主罰俸兩月以愧其心且人臣以薦賢為忠繼今有推延不薦及薦而未當者爾即以聞不可有所觀望遷就以孤朕求賢之意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訓卷之一

二八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訓卷之二

先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梁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書事臣朱錦謹閣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嵩

擇近侍

○正統十年九月甲戌

上諭吏部尚書王直等曰給事中以封駁糾劾為職不徒侍從而已故居是職非得行檢劄飭才識優長儀貌豐偉語言端正者其曷克稱今後務慎其選毋視常輕畀則言職得人有裨於治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乙

○正統十三年五月庚寅吏科給事中張固言六科都察右給事中多缺負乞選各科年深者以次陞補

上諭吏部臣曰給事中乃近侍之官凡朝廷政令得失軍民休戚百官邪惡舉得言之况都左右給事中為之領袖非識達大體者不可畀也今固乃欲循資而用之不亦濫乎其寢勿行

謹名分

○正統十二年正月戊寅

上謂工部臣曰官民服式洪武以來皆有定制今聞無知之徒有故違僭用交通工匠織繡蟒龍飛魚斗牛及違禁花樣夫禮定服式所以明尊卑別貴賤也今僭用混

淆豈復有所謂禮爾工部其通諭之此後敢有仍蹈前非者工匠新家口發充邊軍服用之人亦重罪不宥

正憲綱

○正統四年十月庚子勅諭行在禮部都察院曰朝廷建風憲任之耳目綱紀之寄所以肅百僚而貞百度也憲綱一書肇於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時改書而中外憲臣往往有任情增益者我

皇考宣宗章皇帝嘗勅禮部同翰林儒臣考舊文而申明之并以

祖宗所定風憲事體著在簡冊者悉載其中永示遵守而益之以訓戒之言凡出臣下所自增者並削去之書成

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二

先皇帝上賓未及頒行朕嗣位之初尤以風憲為重嘗勅有司嚴選務在得人而憲臣復以憲綱為言朕今於先朝所考定中益以見行事宜爾禮部即用刊印頒布中外諸司遵守爾都察院其通行各道御史及按察司官欽遵奉行敢有故違必罪不恕欽哉

卹典

○正統二年九月戊子朔遣官諭祭莊浪陣亡官軍建浪之捷雖大挫賊鋒而洮州等衛官軍被傷至死者亦多

上聞之既優恤其家而猶悼念之不置故有是命

○正統六年四月辛未行在先祿寺奏

宣宗皇帝有旨都督胡榮月俸之外特給白粳米五石今

榮已歿請已之

上曰朝廷優禮國戚豈間存歿榮雖歿其妻尚在如舊給之

○正統十二年八月甲子彭城衛指揮使馬麟奏臣父招遠伯亮病故支過祿米四百六十餘石例該還官指撥

艱

上曰亮曾效勞於國家身甫歿而遽追其已費之祿豈待功臣之體其免之

○天順元年九月甲子故山東右叅政劉琪妻宋氏奏

太宗靖難時琪守北平城有功乞令其孫繼宗入監讀書

上曰賞延于世此帝王仁政之一端也琪既效勞先朝而繼宗復有志于學宜允所請但出身務在科目不許機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入監先後例以倖進取

○天順四年三月甲辰武平侯陳友奏臣次男瑄以百戶累功陞署都指揮僉事指揮使守備涼州征勦達賊殲於鎮番瑄無子乞以臣幼男宏優給襲兄職兵部以例應襲正千戶

上曰瑄能效勞歿於鋒鏑其與宏指揮同知優給

○天順六年五月壬寅戶部奏恭順侯吳瑾卒其所支祿米多二百六十石宜還官

上以瑾死于賊特優與之

嘉忠孝

○正統五年二月丙戌少師工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

楊榮乞還鄉祭掃先塋

上諭之曰卿為國老成人不可一日去朕左右但致孝於其先此人子不自己之心而朕素所嘉尚者勉徇所請畢事其即還朝毋緩

○正統七年二月乙卯致書楚王李垸曰國家以孝為治以正彝倫敦風教用圖化成臻于大順叔宗室懿親克崇孝教比因母妃鄧氏嬰疾幾危叔呼號額天願以身代躬侍湯藥不解帶者幾月母妃竟愈以謂叔之孝誠所致命有司具聞叔謙抑再三朕深嘉之仰惟

太祖高皇帝封建楚國昭王莊王世有令德宗藩之賢楚為首稱叔自襲封恭謹茂著茲復以孝聞諒足匹休前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四

人儀式宗藩詩曰孝孫有慶者福之謂也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繼自今益廣是心以固藩屏不惟我國家有無疆之休叔亦有無窮之聞

○正統十年十一月乙未陝西按察司副使陳疑先奉勅赴陝西提督水利行至臨清聞母喪遂以勅付縣官奏繳徑回原籍守制至是通政司奏疑不面自取旨擅自奔喪宜治罪

上曰疑誠有罪然子聞母喪情迫於內亦不得已爾觀過知仁其宥之

○天順元年十二月戊申陝西華昌衛指揮使種泰聞達賊寇莊浪等處願率其弟姪六人自備鞍馬器械從征

以雪父恥報國恩

上嘉其忠孝特允之

○天順二年十二月戊辰吏部言西河王府教授田鐸訴其嫡母老疾生母替廢子喪妻病孤獨無歸乞改附近教職以便祿養

上曰仁政必先於親獨勸忠莫切於教孝母以例拘即允其請授鐸寧陽縣學教諭

封功臣

○天順元年二月己未勅廣寧伯劉安曰昔爾父江事我皇曾祖克奮忠勇為時虎臣寔啟廣寧之封爾安事朕克繼厥志崇厥勲昨當天步之艱朕方在疚爾守大同乃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五

能捐軀赴難徇義忘生入不測之虜而效救主之忠古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爾其庶幾矣特封爾為廣寧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錫之誥券以為爾榮爾尚益秉忠誠慎終如始欽哉

諭臣下

○正統元年正月辛巳勅諭中外文武羣臣曰仰惟

天佑下民我

祖宗隆膺景命開創國家君臨四海建制百司簡任賢良以安黎庶以副

天心紀綱法度罔不備具朕以眇躬嗣承大統思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夙夜敬承恭惟

宗成憲是遵亦惟爾賢良是賴咨爾羣臣各敬乃職各勤乃事政令所出必明必允以求至當耳目所寄必詳必慎以求至公理民者以民為心徭役必均賦稅必平不奪其時不傷其財禁遏強暴惠鮮鰥寡衣食充足禮義興行斯爾之稱典軍者以軍為心察其饑寒恤其勞苦毋縱貪刻毋私役使使屯種必時訓練必精撫綏得宜政守有備斯爾之稱朕體

祖宗奉

天保民之心一切不急之務悉已停罷惟爾羣臣尚體朕心保養軍民國家長享太平之福爾亦保祿位於悠久矣如或疎官廢事縱私背公為人患者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六

祖宗成憲具在爾其欽哉

○二月乙卯勅諭襲爵公侯伯曰爾等皆由祖父秉忠效誠事我

祖宗披堅執銳冒犯矢石艱難萬狀建立功勲獲膺爵祿以傳子孫為子孫者當思前人致之之難而勉夫保之道若應城伯孫傑昔在

先帝時常經任使所至之處貪淫無耻屢罹刑憲朕念厥祖之功特垂寬恕但今於國學讀書俾之遷善改過彼乃不知感激反懷怨恨罪何逃焉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爾等其視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講究兵畧精通武藝悉從成國公提督操習不許怠惰

稍暇宜究書史講明義理而篤行之庶幾朝廷將來得爾之用爾祖父爵祿亦永遠不墜矣豈不垂芳名於無窮哉其勉之哉之

○正統四年正月庚子勅諭天下朝覲官曰朕承

祖宗大統體天地之心以安民為務簡任賢良裁省冗費期與臣庶同樂太平爾等受朕委任宜體朕心砥礪廉耻崇尚循良撫輯軍民精勤庶務用熙乃績茲者六部都察院六科等衙門劾奏爾等徇私背公曠官怠事按之國典悉不可容朕惟人之才智有限保全為難特寬宥之仍令復任繼今其益勵乃操勤乃事勉圖報稱以諧厥職其或不臧負朕任使

軍明實訓 正統二卷

七

祖宗之法具在必不爾私

○正統五年十二月庚寅勅南京守備及五府大部等衙門官曰朕以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所係甚大朝廷簡拔爾等守備及任內外官員分理庶務宜體朕心共圖康濟比聞城外濱江水齧隄岸日久日甚神壇公館至內徙所以致此寧無其由或時政之有缺歟抑爾等官守者之匪臧歟往者有盜持兵連緹公販私鹽而莫之敢問者有以弭盜為名而越境虐人者官守者不能弭盜反以虐民又處理肆情擅作威福挾制諸司或出入多用騎從清肅道路甚至乘輜婦女亦叱下轎或縱客家人子弟強取商人貨

物欺壓良善軍民被害為惡如此寧不致災自今爾等宜守法奉公圖稱厥職以弭災咎毋挾私瞞父母虐人取利嚴戒家人並守國法庶幾鬼神佑爾長保祿位若不遵朕言不有陽禍必有陰譴可不慎歟可不戒歟

○正統八年九月庚辰勅諭成國公朱勇鎮遠侯顧興祖襄成伯李隆等曰朝廷操練軍士蓋欲習武藝養銳氣以壯國威禦外侮今聞爾等不加撫恤往往役使營私借人應用是豈國家養兵之意亦豈朝廷委任之意哉今姑貸爾罪自今以往非奉詔旨一夫不許擅役爾等其洗心改過毋蹈前非以貽後悔

○十月壬午勅諭在京文武羣臣曰朝廷建置百官分理

軍明實訓 正統二卷

八

庶有成績今者在京內外官員有彼此交通夤緣作弊或畏勢要或貪賄賂遇有事務私相囑託以致文武銓選不公刑獄輕重失當軍民被其侵使或放富差貧勞役不均或輸糧草輒有那移風憲官黨比不言論罪皆不可容今姑有不問繼自今素守禮法者益加謹畏以保名節其有徇私玩法者即宜修省以圖自新毋為勢要所脅毋為賄賂所誘毋相黨比以私滅公毋事阿附以求僥倖毋柔懦詭隨有妨正道毋苟容邪佞有曠職掌庶幾副朕委任永保名位敢有不知改悔仍蹈前非者必治以重罪不宥蓋天道福善禍淫國家好人為善惡人為惡有違朕言

祖宗之法具在必不貸也

○正統十三年九月庚子

上諭禮部尚書胡濙等曰宗室國之至親近聞內外官員有以事至王府者多方需索以致窘迫自今使臣至者止許待以酒饌餘物一毫勿與之若有仍前需索者三司并巡按御史體實來聞不分內外大小官員人等正犯處死全家發戍邊方其三司御史知而容隱者治以重罪爾即移文各衙門官員人等一體知悉

○十二月丁丑先是工部右侍郎王永和修沙灣等隄以冬寒停工且以河決自衛輝八柳樹口請勅河南脩塞上降勅責之曰八柳樹河決不由金龍口故道東流徐州望明實訓

正統二卷

九

呂梁以益運河致妨漕運患及山東特簡命爾往董其事冀在急卹其患預定其謀躬詢其源以副朕意乃輒以天寒罷工且不聞修築之謀及躬親相度反以築塞之工誘之與人不知朝廷所以委任爾之所以盡職者何在必如爾言則事曷由成且治水有術當先其源其源既塞其患卽息雖河水洶湧非常流比然昔人多有以人力勝之者先治八柳樹口然後及沙灣則易成功苟治其末不事其源朕知春冬水小暫能閉塞夏秋水漲必仍決溢今正用工之時其令山東三司築沙灣爾即往河南督同三司等官躬視措置置八柳樹上流如何修塞金龍口等處如何疏通務在河由故道不為民害

仍先以爾等經畫方畧及合用軍夫物料之數具來聞或爾不能獨理宜添重臣亦可奏來勿蹈前非自取罪戾○天順七年四月庚申勅鎮守廣西左小監朱詳總兵官秦寧侯陳涇右僉都御史吳禎等曰得梧州府知府袁秉奏流賊攻破岑溪縣及鬱林州戕殺官民剽虜財畜已今巡按御史逮治領軍官不能防禦之罪詳其所自蓋由爾等平昔號令不嚴所致烏得無罪今姑宥不問勅至爾等即同心比力督調官軍刻期剿滅前賊以贖前愆如仍玩愒罪不爾貸

○九月甲戌勅巡撫廣東右僉都御史葉盛等曰朝廷付爾等以鎮守巡撫之任政欲其防禦賊寇撫安人民今爾等縱賊殺掠人民攻陷城池如蹈無人之境畧不究心不知爾等在彼何為怠慢之罪姑置不究今勅廣西總兵等官發兵與爾會勦務在同心協謀以圖成功以贖前罪敢有彼此觀望禍及身家慎之慎之

望明實訓

十

兵政

○正統元年九月甲午分遣監察御史軒輅等十七人清理天下軍政賜勅諭之曰朕惟武備國之重事所以擇外靖內保衛生民

列聖相承咸重於茲而歷歲既久弊日滋甚軍或脫籍以為民或誣指以為軍戶本存而謂其為絕籍本異而強以為同變易姓名改移鄉貫黃緣作弊非止一端推

厥所由皆以軍衛有司及里老人等貪賂挾私共為欺蔽遂致妄冒者無所控訴埋沒者無從追究軍缺其伍民受其殃今簡任爾等分行清理其清白一心嚴加考覈舉而正之庶幾軍伍肅清武備修舉然行事之際尤在詳慎毋苛母慢事乃有成性聲厥誠庶副簡用

○天順元年八月丁未

上命兵部臣曰朕念遼東至甘肅一帶邊境人民每被虜寇侵擾不得安業雖常調腹裏官軍更番操備然不措邊情用之無益今思近邊人民稟氣強勁膂力過人邊鄙利害戎虜情偽素所諳曉不分軍民舍餘人等有願與朝廷效力者許其自報收附近邊衛所寄管令做土

皇明實訓 正統二年

十一

兵名色賞銀一兩給與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本戶有稅糧者免徵五石仍除二丁供給免其雜泛差徭該管頭目務加優恤如有事故不許勾補軍還為軍民還為民糧差照舊後有長成壯丁照例告報有功者一體陞賞爾兵部其即出榜沿邊各處曉諭

○天順五年十二月辛巳先是太保會昌侯孫繼宗奏劾同兵部尚書馬昂簡閱各營官軍至是昂等奏選定五軍三千神機等營一等頭撥官軍十一萬九百有奇二等次撥官軍十二萬六千有奇

上曰軍既選定其令總兵等官盡心提督訓練務在武藝

精熟仍須常加撫卹所司不得虐害

恤將士

○正統三年七月甲辰巡撫大同宣府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盧膺言開平衛原窖未一萬一千餘石今衛徙獨石其米宜發軍運回備用又言山西行都司及萬全都司所屬衛所新開地畝先已報官徵稅今年久弊徵丁多地少者日加墾闢地存人亡者日就荒蕪宜遣官覆視其山岡沙礮不堪耕種及荒蕪之地悉蠲其稅新開地者徵之

上曰邊士艱苦不可重勞害未令征餉者就食於彼新開之地勿徵其稅其已徵稅而地荒蕪及不堪耕者悉蠲之

皇明實訓 正統二年

十二

○正統五年四月戊戌口外永寧開平龍門等衛所軍餘老幼各訴饑窘總兵官譚廣以聞

上欲以邊糧賑之行在戶部言邊糧僅足備用且軍餘賑濟無例

上曰軍餘亦人耳可視其困弗救乎其發懷來衛長安鎮赤城堡倉豆賑之

○八月己卯行在戶部尚書劉中敷等奏大同宣府今歲豐稔請以綿布折旗軍月糧兩月

上曰邊士執戟豈暇耕乎雖豐稔亦給以米

○正統六年八月丁丑

上諭行在都察院臣曰朝廷優養士卒常給之衣食及時

練習以備用奈何為將士累不存恤或役以佃牧或役以興販或役以治私第建祠廟積歲月不得少息其緣邊士卒艱苦尤甚每操備屯積雨暇輒令之捕野味治薪炭虐害多端又有勾至補伍者所隸官旗盡索其所携以致貧窘復逃此豈朝廷優養之意此豈將領為國之忠爾都察院其榜諭中外如有仍前為害者法司執治無赦

○正統七年十一月辛酉參贊甘肅軍務僉都御史程富奏舊制守城軍歲給冬衣布花下屯者不給今陝西諸衛屯軍調甘肅備禦者有司仍以常例不給布花乞照守城例給與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十三

上曰甘肅極邊之地備禦又役之重者有司其即給之母否
○正統八年十二月戊子甘肅總兵官寧遠伯任禮奏今成造軍器物料多非地產欲遣人詣湖廣地方採取綠往返路遠且桑竹沉重乞令經過有司應付車輛接運庶不誤事

上曰邊軍艱辛且操備是急豈可遠敵其力桑竹果無出產本地豈無雜木採之成造但在堅固而已

○正統九年閏七月庚子

上退朝召各營總兵官及戶部臣諭之曰在京操練官軍辛勤宜加賞勞其馬隊官軍人賜銀二兩步隊人賜銀一兩舍人幼軍餘丁人賜銀伍錢凡賞二十二萬餘人

共銀三十餘萬兩

○十二月己未勅諭在京各營官軍大小頭目人等曰國家兵備軍馬為重曩因軍士養馬多不盡心致有損失特命於馬坊飼養即今天氣隆寒新正在通朕憫念軍士辛勤悉令各還原處俟來春操練時月仍入馬房點視務在馬匹肥腴軍裝齊備違者該管官皆治罪不宥
○正統十年八月戊申靖遠伯王驥奏延綏安德旱災無收乞增備禦軍士月糧本色二斗戶部以供給艱難請循舊減支

上曰兵所以衛民正宜蓄其銳氣邊地雖旱軍士月糧不可乏也俱增給之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十四

○正統十一年正月癸未河南南陽衛指揮同知邢山奏本衛及直隸寧山等衛所旗軍見調延安綏德等處守邊備冬乞照在彼隻身旗軍例關冬衣布花鈔錠庶免寒凍之苦

上諭戶部臣曰彼旗軍遠赴邊陲防秋比之原在邊者尤加跋涉勞苦况冬天同受寒冷而給賜禦寒之需豈可有異宜從山所請與之

○十一月丁亥

上諭漕運總兵及各處巡撫官曰租稅出於民而漕挽以軍其勞苦甚矣該管官司不知存問復加侵擾以致失所者眾卿等當加意撫卹暴官汚吏必寘之法務俾軍

民得所糧餉充足其有利可興有害可除者具實以聞
○正統十二年正月乙酉大同總兵官武進伯朱冕奏去冬奉勅揀選屯軍教習征戰今東作將興恐不能執業請蠲其屯糧專務戰守事下戶部以為且耕且守古今通制軍士宜令春屯種冬守邊
上曰既資其力當寬其稅宜從冕請屯田別授有功之家俾足邊餉

○正統十四年三月癸卯

上諭戶部臣曰江西浙江運餉官軍勤勞已甚明年該運糧暫令布按二司委官提督各府縣糧長及殷實大戶代運赴京仍遣廉幹郎中二員督同僉運毋令違誤

皇明寶訓

正統二卷

十五

○五月辛卯河南按察司僉事徐朝宗奏直隸興州左屯等二十四衛官軍餘丁指揮使楊昇等二萬一千六百四十員各侵種屯地三千四百四十餘頃不納子粒赦後不改正俱當速問并追地利償官

上曰官軍侵地規利法本難容但犯在赦前地已改撥然皆守邊操備之人姑宥之地利免追仍令朝宗榜諭各衛有不悛者不更貸也

○天順元年七月辛卯

上諭戶部臣曰遼東抵陝西中邊官軍勞苦殊甚其遣給事中并戶部官各六人分齋白金往勞之每人賜二兩務令均一戶部臣既受命退計用白金七十萬兩有奇

○天順二年四月戊辰命發遼東廣寧官庫銀布給開元鐵嶺汎河海州廣寧等處土兵九百九人每人銀一兩布一疋先是

上命自遼東至甘肅邊民有精壯願出力報效者募為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本戶五石稅糧二丁雜差以供給之至是遼東都司以所募者未報故有是命

○十二月己巳守備遼東金吾右等衛官軍以天寒乞衣鞋工部援例請勿與

上曰此輩備邊千里外往來艱辛其與之不為例

戒將臣

皇明寶訓

正統二卷

十六

○宣德十年十一月己巳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巫凱等曰比得太監亦失哈奏擬將原賜奴兒干物件停貯邊庫者給賞招來夷人已從之今爾等又言亦失哈復自備并假貸官下財帛充賞是將以有限之財供無限之欲殊非制馭外夷之良策也爾等但宜作士氣謹邊防使有備無患餘事不許擅行

○正統二年六月丙寅勅寧夏總兵官右都督史昭等曰去冬達賊匿寧夏山後草枯馬瘠正殄滅之時也屢勅爾等及都督蔣貴趙安合兵勦之爾等不遵朝廷之命欲自為功適貴進兵而爾報云賊住亦集乃去致貴趨超不進及賊起營馳報則緩不及事矣爾等雖云領

兵追勦去賊止一二程耳乃畏縮不前使賊得遁失此
事機今賊又犯唐來渠縱橫劫掠實爾等之咎欲諉之
於下可乎廷臣論爾等罪不可有其尚洗心滌慮圖以
自贖否則以軍法處爾無赦

○八月癸未勅獨石守備署都督僉事李謙曰朕以爾
老成任以邊閫爾宜敬慎以圖報國比聞爾庸懦無為
城堡不脩軍士不練往往出言詭妄沮壞邊務又擅真
庄田私役軍餘等事甚乖禮法論罪難宥今姑容爾改
過自新爾其省之

○十二月乙亥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等曰得奏戰守
方畧具悉卿等盡心然曩言兀良哈三衛達子并海西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十七

野人女直來朝不從戒諭且出悖言朕以卿等握重兵
鍾靈陞於茲小醜不能以禮法制之况大敵乎若然則
所畫方畧將何所施古云非言之難而行之艱卿其勉哉
○正統五年五月丙辰降雲南總兵左都督沐昂為都督
同知勅之曰昔我

祖宗之世爾父黔寧昭靖王鎮守雲南撫綏有方蠻夷率
服邊境用寧朝廷無西南之慮爾兄繼之亦克康靖皆
爾所見知也此者思任發侵暴鄰境蓋爾素非附循制
馭之道馴致猖獗乃數請師討之朕以爾等之必執處
之必當故命充總兵統眾十萬冀能成功豈意爾怯懦
無為行師失律夫兵貴神速雲南去麓川不為甚遠乃

逡巡彌月而進致賊得以從容為計窺覷虛實致我
師敗績辱國損威非惟負朝廷委任抑有忝爾父兄今
守臣交章劾爾等罪吳亮等已下法司究治第念爾父
兄之故曲加寬貸降爾職仍充總兵廷臣奏章封以示
爾其深省之勉以自贖毋怠

○六月癸酉勅甘肅總兵官定西伯蔣貴等曰比因虜寇
侵莊浪殺傷官軍已有爾等怠命失機之罪但令察此
寇部落以聞今乃以地方曠漠寇賊譎詐為詞夫為邊
將寇至不知其來寇去不知所向其所設巡哨之人何
用爾為將之道何在勅至爾等宜深思改過飭勵士卒
毋徇於宴安因循惰慢非分之恩不可再得其深省之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十八

○正統六年正月乙丑
上諭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陳智等曰朝廷命將出師伐
叛討罪紀律嚴明愛恤軍士責在帥領遵守號令勇敢
立功効歸士卒師領世享官祿士卒歲支衣糧若遇往
調全給俸糧又有盤纏口糧恩養如此不過為民除害
今命總兵官定西伯蔣貴等統兵前往雲南征勦蠻寇
以御史二員巡視操練緣途禁約為率領者若不守法
虐害軍縱暴送總兵官處區處為士卒者若不遵號令
侵擾百姓輕則同管軍官量責重則枷釘送總兵處斬
首號令若御史知而不舉事發一體治罪爾都察院宜
以朕意榜諭官軍經過去處咸使遵守

○正統七年十一月乙丑勅鎮守遼東總兵官都督俞安
曹義等曰近者兀良哈要結女直野人入境剽掠此賊
多有受我官職及賞賚者朝廷以其向化聽於近邊牧
獵而彼乃因以為非爾等又皆姑息偷安致彼縱橫出
沒如蹈無人之境失機損威如國計何論爾等罪皆不
可宥今姑曲法貸之命僉都御史王翱往取爾等死罪
招狀就令提督整飭邊務此賊孤恩悖德神人共怒尚
其同心協謀設法擒捕以寧邊境毋以私廢公母以小
妨大毋縱目前以貽後患期於成功以贖前罪

皇明實訓 正統二年

十九

○丙寅有宣府左衛軍為胡寇所掠脫歸者夜越偏山寨
還牆以入永平總兵官王彥以聞因劾指揮李海等守
備不嚴之罪
上命巡按御史貴海死罪狀罰俸半年仍令宣府總兵鎮
守官查衛所蒙蔽不奏狀以聞
○十二月戊申勅鎮守遼東總兵官都督俞安曹義等曰
近聞達賊入老鴉莊鋪獲鋪兵三人尋至吳家墳擄掠
爾等領兵追之弗及朕惟爾等受朕重托統兵捕賊今
賊入境正當設法追勦乃縱其擄掠而去徒擁兵衆無
所擒獲所謂智謀勇略果安在哉其即具實以聞
○正統八年七月己卯
上勅太子太保成國公朱勇等曰頃者京城內外所獲盜
賊多各營操備官軍蓋因爾等平日撫恤不至鈴束不

嚴管軍頭日刻減軍糧料飲財物以致軍士窘迫不得
已而相繼為盜爾等之罪姑恕不問繼自今把總管隊
及該衛所頭目不許私役一軍私飲一物敢有違者重
罪不宥爾等受朕委託操練軍馬本以禦侮安民而軍
士乃為盜賊其咎安在尚宜持廉秉公正身率下必使
宿弊盡革軍政肅清庶副委任

○十二月丁酉寧夏參將都督僉事丁信等奏十一月達
賊千騎入境標掠隨率官軍追及於打狼山擊敗其衆
獲馬匹械器并被掠人畜

上曰賊所入係信等守地而不能奮勇擒勦一人僅得馬
匹兵部其論信等自今仍前怠誤者必罪不宥

皇明實訓 正統二年

二十

○戊戌勅宣府大同獨石等處總兵官永寧伯譚廣等曰
今歲瓦剌使臣行李中多有盛甲刀箭及諸違禁鐵器
詢其所以皆大同宣府一路貪利之徒私與貿易者小
人交通外夷誅之誠不為過然屢勸爾等禁約今乃復
爾號令不嚴可知其自今申明禁令徧諭多人有踵前
非者一體治罪
○丙午勅提督遼東軍務左副都御史王翱總兵官都督
僉事曹義等曰曩因遼東兵備廢弛特命爾翱往彼整
飭然近者賊屢入寇未聞制勝之策今爾等又奏其欲
謀犯邊彼有忌憚敢如是乎爾翱其申明號令激勸將
士與總兵等官夙夜盡心以圖成功遇賊近邊出兵勦

殺有功有罪國有成憲

○正統九年八月丁未勅太保成國公朱勇等并五軍三千神機等營曰朕念軍士艱窘命有司給銀兩以優恤之而管軍頭目却以置備軍裝為名因而撻剋之爾等畧不禁戢甚者又假公事以科歛後操軍以種田撲厥所由罪必有在已命御史察糾亟改前非毋貽後悔

○九月辛卯定西侯蔣貴擅管左哨馬步官軍操備

上未之知也因其上言乞錄史書辨

上曰軍馬軍事非奉命不得與蔣貴何所受命而管左哨成國公朱勇何故容之論法皆在所不宥第念大臣姑從寬貸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十一

○正統十一年十一月乙酉寧夏總兵官都督同知黃真奏寧夏地臨極邊通賊路多官軍聚之則有餘分之則不足况今傳報賊情殆無虛日請借慶府韓府軍馬三千益臣協助守備會左叅將丁信亦以益兵為請章下兵部議聞

上曰寧夏官軍不為不多又增選軍餘若能訓練自足調用而真等乃每請益兵兵部其論真等如法訓練官軍預為攻守方略但怠弛誤事者不宥王府軍馬不必借○天順元年二月戊午靖遠伯兵部尚書王驥等奏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各處奏報軍功多妄冒欺隱之弊對敵陣亡無錢者棄而不錄退縮先逃有錢者却蒙陞賞乞

行總兵等究治

上曰卿等為國忠計言實有理但事已往朕今加恩於下皆不必查究只令其為國盡力以贖前愆收後効卿等仍識之後有報功者更不許似此冒濫違者重罪不宥○丙午鎮守延綏等處右都督王禎等奏榆林莊神木等處達賊入境都指揮李懋等不合輕進與對敵陣亡臣等率領官軍前去策應達賊聞知遁去

上曰王禎等不用心設策備賊以致失機誤事殺傷官軍數多既不論情認罪却又掩敗稱功歸罪陣亡頭目今且不問兵部即移文令殺賊贖罪其陣亡并被傷官軍從實查勘職役姓名以聞不許仍前隱蔽

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十二

○七月己酉勅總兵官安遠侯柳溥等曰爾等皆以才能托以軍旅重寄今虜近邊數月不退却乃擁兵以自守不聞有制勝出奇之策三軍之眾豈無其人皆爾等蔽賢之過也勅至宜博求羣策廣行召募庶臻成效以副委任之意

○天順三年五月乙未南京守備魏國公徐承宗等以南京安插夷人數多都督僉事高通獨員管束不及同保南京右府都督同知吳良老成練達諳曉夷語乞令良與通同管夷人事下兵部尚書馬昂等劾其附下市恩之罪

上曰朝廷倚任承宗等守備乃敢徇私挾同妄薦匪人論

法本當治罪姑從寬有令各具實以聞仍令承宗等推保諸曉夷語老成謹厚者二三人奏來處分

○八月壬戌勅南京守備魏國公徐承宗曰近聞爾持廉秉公能恤軍士固為可取但用刑太酷軍職小過輒加箠楚以致大小軍官咸生嗟怨甚乖守備之體勅至爾即懲改凡軍職有犯俱送理刑處依律問罪庶幾事體得宜如蹈前非朕不爾宥爾其慎之

○十一月甲辰勅鎮守大同太監陳璘總兵官高陽伯李文巡撫副都御史王宇曰得奏分守西路叅將盛廣報達賊三騎入境剽掠而去官軍不能追勦且達賊止三騎尚爾畏縮倘遇賊衆何以成功已令巡按御史究治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三

廣然爾等平昔不嚴號令豈得無罪念今防邊之時姑從寬宥其即整兵嚴備毋或疎虞并勅宣府甘肅涼州寧夏延綏等處守臣一體備禦

○天順五年六月壬申兵部言頃者宣府新河口失機其總兵等官陳友等宜治罪

聖恩寬宥令其自陳今乃浮詞掩飾仍乞治之以戒將來上曰友等既自輸情姑貸之爾兵部移文友等俾自警惕繼令宜嚴慎隄備遇警即設奇斬獲倘若再失非分之恩不可數得

○辛卯先是昭武伯曹欽家人曹福來亦以迎駕功冒陞錦衣衛百戶常潛貿易於外郡欽慮其生事令福來妻

詐告福來病風出外錦衣衛具奏捕獲未即送官而欽執福來於私宅非法箠楚幾死於是六科十三道連章劾欽專擅請付法司究治

上曰爾等所劾良是曹欽擅作威福情何可容其以彈文示之令從實具開既而欽上章請罪

上曰欽身居伯爵掌管軍馬凡百行事尤當加慎何乃恣意妄為畧無忌憚論法固當究治但既輸情且貸之如再不悛必罪不宥

○天順七年十一月丙子勅鎮守宣府太監王受總兵官海寧伯董興等曰近得大同報報字來遣使臣千餘來進貢然前此累勅來令少遣使臣今愈增多豈其誠心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四

不過假此以生釁端耳若我邊謀勇士卒精強虜雖變詐奚能為患爾其體朕此意整擐軍馬嚴謹瞭備如其侵犯即相機勦殺毋畏縮以貽邊患并勅遼東代州延綏寧夏紫荆倒馬偏頭各邊關守臣亦如之

弭災

○宣德十年四月丁卯勅諭行在禮部臣曰今當穀麥長茂之時而畿甸之間天久不雨又聞遠近間有水潦蝗蝻深軫朕懷宜遣大臣於在京廟觀祈禱仍分遣道士詣天下嶽鎮海瀆用祈豐稔無稽無忽

○正統六年五月壬寅行在通政司右叅議王錫奏近奉勅往北直隸捕蝗訪得保定府新城縣知縣周義善於

撫民今六年任滿例應赴部乞暫留協同補煌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煌為民患宵旰在心考課固不可廢而民事尤所當急其從錫請

○正統七年七月己未勅諭寧夏總兵官都督史昭叅將都督僉事丁信叅贊軍務右僉都御史金濂曰今得爾濂奏今年四月以來寧夏綠山地屢震五月間風雷擊玉泉營門此皆

上天示戒爾等皆朝廷重臣受朕一方之寄災異之來必有其由或平日貪圖無厭倚勢撻勉或顛倒是非縱惡欺善或橫役軍士營幹家私或不法相為黨蔽有一於此必致下人嗟怨召此災異勅至爾等即互相勸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二十五

賞賚

○正統元年八月丙寅勅甘肅叅軍務兵部侍郎柴車僉都御史曹翼等曰向勅爾等審勘甘肅官軍殺賊功次即加陞賞比聞爾等取勘已明因挾私憾故緩其事入皆忿怒是違古人賞不踰時之意勅至爾等即將有功者依例陞賞庶激士氣便効力勦賊無得稽違

○天順二年正月甲辰總兵官定遠伯石彪奏達賊從安邊營入境搶掠臣會同彰武伯楊信等統領軍馬前去

追勦斬賊酋鬼力赤平章生擒賊人脫木兒特知院男察阿來等四十七名獲首級五百餘顆駝馬五百七十餘匹

上勅彪等曰爾等能奮勇殺賊忠勤可嘉其生擒達賊并獲到駝馬盡數解京母將好馬抵換隱藏達賊首級沿邊泉掛周賢增都督同知遣官祭葬李鑑等陣亡頭目令有司給與棺衾殯殮奪下人口給發寧家驢騾牛羊招主識認有功官軍明白造冊以俟陞賞

○五月戊子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顏彪奏臣奉命帥軍士赴山西鴈門關勦賊軍士艱難乞加賞賜戶部議去年赴陝西軍士皆賞銀一兩今赴山西者道近宜減半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二十六

上曰臨邊之役欲其出死力以禦寇衛民若計道里遠近而損益之非所以齊一其心志矣其給之如例

優大臣

○正統六年七月丁酉少保兼行在工部尚書吳中奏臣以老病醫治未愈月支俸糧寔為虛費乞住支上曰卿事先朝累有勲績迨輔朕躬又效勤勞俸糧仍舊支用庶稱朕優待老臣之意

○正統九年二月丙戌書諭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曰卿歷事我

祖宗嘉謨嘉猷實惟簡在暨朕嗣承大統卿以老成碩德

啓涉問學爾贊政化裨益尤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未有勿藥之喜朕心夙夜不忘書曰天壽平格知卿之福壽宜未艾也茲特遣內臣往視并賜顧養之資復惟卿之子有違家訓干于國紀重以

祖宗之法拘繫之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用副朕注望之意卿其體念之

○天順三年八月甲寅忠國公石亨上章自劾云臣姪彪不才冒干天憲竇臣素不能教訓所致請并下獄以為衆戒

上曰彪貪圖權利欺罔朝廷若不懲戒恐後愈肆朕遵

祖宗法度不敢有私特寘於法今彪已自伏罪於卿無與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二十七

○十一月己巳

上賜內閣臣李賢第宅賢上章懇辭

上曰卿輔導有勞特賜近居以便宣召所辭不允

恤民

○正統元年二月己未勅南京守備太監王景弘等及襄城伯李隆參贊機務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曰朕夙夜

祖宗愛恤百姓之心一切造作悉皆停罷令南京內官紛

紛來奏欲取幼小軍餘匠夫指以不敷為名其實意在私用俱不唯理勅至爾等益宜警省凡事俱從儉約庶

副朕愛恤百姓之心

○四月庚子命行在禮部右侍郎王士嘉行在工部右侍郎邵旻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鼎右僉都御史魯穆行在大理寺左少卿程富巡視順天等八府賜之勅曰今命爾巡各郡遇有蝗蝻生發隨即催督衛所州縣起集人夫打捕盡絕毋致滋漫以貽民患往者差官捕蝗不體朝廷恤民之心肆行箠楚民受酷害甚於蝗災爾宜深戒務在設法使人不勞困而不損傷庶副朕恤民之意欽哉

○正統二年六月庚辰直隸鳳陽淮安揚州諸府徐和滁諸州河南開封府類奏自四月至五月陰雨連綿河淮

皇明實訓

正統一卷

二十八

泛漲民居禾稼多致漂沒人不聊生勢將流徙

上命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諒及工部侍郎鄭辰往視之賜勅諭曰今民困已甚卿等速往發廩濟之撫恤

得宜毋令失所河堤衝決相機築塞毋與大役重困吾民

○正統三年四月乙卯勅諭淮安揚州二府曰去年水潦為災清河等縣民饑特甚朝廷雖嘗賑恤比聞尚多可食道路朕甚憫之勅至即發官廩驗口賑給凡爾長民之官務須盡心存問處置得所毋因循坐視縱容奸宄作弊必公必勤庶副朕憐恤民之意

○正統四年三月己酉

上御正朝頒詔大赦天下詔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統仰惟

天眷之隆

祖宗創守之艱夙夜祇慎用圖政理以寧萬邦一切不急之務悉已停罷尚冀群生樂業上協

天心切慮民情幽隱庶職未盡得人承流宣化有所未至深歎于懷茲當春和萬物發舒吾民或有不得其所者悉從寬恤以遂其生爾中外臣僚其體朕心各盡乃職務求實效勿事虛文嗚呼天地以生物為心國家以養民為政尚圖成績用底雍熙詔告臣民想宜知悉

○已未光祿寺奏南京內府

奉先殿并諸王公主墳園歲時祭祀安王宮春日逐供億見貯牲牢不敷請移文附近州縣買辦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二十九

上曰奉祀牲牢誠不可缺但不必取之於民惟令南京守備官於內府給直平買之況歲不登民亦艱食安王宮春日用以十分為率減其三分

○九月辛亥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劉中敷等曰方今期欲天下百姓安生樂業已嘗有詔處分近聞各處增置撫民官奉公愛民者少生事擾人者多應否存留爾與各部都察院集議以聞中敷頓首受命翌日議奏各司府州增官一員未為冗濫不必取回恐來年布種之時逃移人民缺官撫恤存之為便其有地僻事簡逃戶數少之處起送赴部餘在任者仍聽巡撫巡按等官詢察有不用心撫恤

及生事擾人者奏罷為民

上曰善

○十一月丙午

上以旱潦相仍命山海至密雲地方軍民缺食者聽採取湖山榛果紫魚鰕之類以自給仍戒權勢毋得專利為害

○正統六年四月癸巳

上諭戶部尚書劉中敷等曰預備之政本以為民今農事方殷民多艱食爾等急移文各處其預備糧儲已完者差去官即便回京未完者亦俟秋成從容整理民願輸糧以助賑貸若不願者不許威脅更須嚴約下人無令生事違者罪之不宥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三十

○正統七年正月癸未命吏部左侍郎魏驥通政司右叅議王錫大理寺右少卿賀祖嗣光祿寺寺丞張如宗大理寺左寺丞仰瞻往南北直隸各府捕蝗賜勅諭之曰朕念蝗蟲為患特命爾等分巡各處遇有遺種及早掘殺如有生發隨即撲滅爾等必廉必勤用人之際務體下情均其勞逸不許自求安閑指使官負荷且行移以應故事於民不能有濟斯爾之愆如有貪暴不律及縱容下人擾害軍民則爾罰匪輕欽哉

○二月辛亥直隸河間府滄州知州上官儀奏本州連歲水澇蝗旱相仍民食匱乏惟拾草子自給去歲官貸預備倉糧乞暫停徵以俟豐稔

上曰倉庫之積本以為民歉則給之俟豐而歛當如是也即從其請

○七月丙寅鎮守陝西都督同知鄭銘等言陝西歲凶民不聊生

上命戶部遣人馳驛往報之曰貧民速於賑濟之逋負官租官物悉暫停徵戶部鹽鈔盡行蠲免鬻子女者官為贖之僻驛積芻已絕糶者除其數未絕糶而久役人典守者令易他物入官輪班匠役秋成赴京老病者復之盜賊不戒連坐所管官司不加意撫恤者坐以法

○十月庚子江西吉甯州二府各歲旱薄收其存留糧請折納銀布事下戶部覆勘以聞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三十一

上曰政貴便民民便而用自舒宜如所請

○正統八年七月乙亥山東水利場鹽課司奉場竈戶因蝗旱災傷賦役煩重棄家逃移者甚多拋下鹽課無從徵納乞為開豁見在竈戶乞優免差徭

上謂戶部臣曰優免竈戶

祖宗令典有司奈何不行其已逃竈者逋負額課悉為停徵見在者不許泛差

○八月己亥巡撫南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奏應天鎮江常州三府天旱運河天乾斷未苗枯死巡按御史孫鼎亦請勘實賑濟

上諭戶部臣曰朕體天恤民每聞四方來奏水旱心為惻

然況南京根本之地其可忽乎今旱若是民必困矣爾等其速議處之

○正統九年閏七月癸卯

上以風雨過多勅戶部臣曰今歲南北直隸軍民被水災者甚多朕甚憫之爾戶部其令所司加意存恤無重煩擾有缺食者賑之仍蠲其租及歲辦物料

○乙巳勅雲總兵官都督沐昂等曰得奏言銀坑年遠坍塌即令軍民缺食用人採辦有妨屯守然朝廷重在恤人利非所計頃因言者以雲南罷散慮軍資民食不給欲因山川之利以資官民之用今爾等具言地利人情如此所得不償所費朕聞之惻然勅至即如舊停止與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三十二

民休息爾等宜提督軍衛有司用心存恤軍士撫綏夷民遇有缺食即設法賑濟不許纖毫剝削尅害違者即加懲治重則具實奏聞爾等欽承之

○正統十年七月甲申浙江道監察御史黃裳言浙江紹興寧波台州三府屬縣自去冬以來瘟疫大作男婦死者三萬肆千餘口已蒙

皇上軫念生靈特遣廷臣詣彼祈祐矣然死者所負租稅宜為蠲免病與饑者宜加賑濟

上謂戶部臣曰薄賦歛恤饑民貧乃王政之急爾等遣人馳令布按二司官如棠言行之不可徒事虛文

○乙未巡撫河南山西大理寺左少卿于謙奏者山西

陝西人民饑窘俱往河南地方起食訪得懷慶河南二府倉糧見有六十餘萬石乞糶與饑民依時價收鈔解京庶倉無紅腐之患民無餓殍之災

上謂戶部臣曰凶年減價糶以利民此古良臣為國救荒之長策也今謙為朕舉行甚可嘉尚其馳報謙如所奏行之毋緩

○十二月丁未巡撫山東大理寺寺丞張驥言曹縣地廣民稠難於撫治請割本縣黃河南北岸土民十七里附籍逃民二十三里為曹州事下吏部戶部會議以為宜上曰新附籍之民生業必艱其令有司用心撫卹禁戢里胥毋容擾害敢有違者俱治以罪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三十三

○正統十一年五月戊子河南布政司奏彰德府林縣田地近太行山石厚土薄山水衝決不堪耕種者一千六十五頃夏秋二稅賠納艱難戶部覆奏請暫停徵

上曰稅本乎田田既不可耕則稅何從出若復逼責之豈恤民之道俟更造版籍時悉與除豁

○九月丁卯戶部奏內帑各色絹布不多請出白絹一萬疋白布四萬疋令京民染色備用

上曰民可資其力不可傷其財當用物料悉官給之

○正統十二年七月甲午山東信陽場鹽課司竈戶奏本場竈戶逃竄八百一十餘戶遺下鹽課俱令見在人陪納負累艱難乞賜分割

上曰竈丁既辦已課復為逃戶補納其何以堪悉停之

○正統十三年九月戊戌

上諭兵部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惓惓以奉天安民為心累頒詔勅省刑赦罪輕徭薄賦凡可以寬恤軍民者無所不用其心又戒飭官吏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濫役一毫不容擅科期在休息天下共享太平之福比聞沙縣人民鄧茂七等聚眾為盜所司請發大軍勦捕朕雖遣將調兵然猶慮其出於不得已必有激變之者屢遣御史齎勅撫諭今茂七等果有悔禍之心躬於延平城下輸情訴冤自求生路且乞免徭役三年御史張海等以聞朕悉從之仍勅海等明正官吏激變之罪爾兵部可備朕言揭榜曉諭俾其知國家以至仁育萬民以大信布天下榜文至日不分罪犯輕重但能洗心改過即日退散者俱貸其死仍免徭役三年凡逾年逾負悉免追徵官吏人等敢有違詔侵害之者治以重罪如向首鼠兩端或仍前結聚或逃匿山林必撲滅不赦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三十四

○正統十四年四月壬申

上謂禮部臣曰自歲首至今雨澤愆期穀種未布麥苗就稿民事弗遂朕用惕然其遣官告祀

天地諸神祈降甘霖以甦吾民爾禮部仍分官祭告京都應祀神祇合用祭物及百官齋戒禁屠諸事宜悉如例○七月壬辰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李琮奏四川人民凋瘵

兩京部派買採辦物料乞暫停免及差大臣存恤撫諭
上曰民方貧困凡事宜省採買物料即停止之巡撫官不
必差

○天順元年二月戊午勅刑部侍郎周瑄曰今命爾往順
天河間二府被災州縣賑濟饑民凡事聽爾便宜處之
待春夏之交麥接熟民不艱食爾可具聞候報回京
朕之念民如饑在己爾必深體此意用心賑卹務施資
惠勿事虛文如違責有所歸朕不爾宥

五月壬申

上諭戶部臣曰比聞京城貧窮無依之人行乞於市誠可
憫恤其令在京二縣各於寬閒處設養濟院一所收養

皇明實訓 正統上卷

三五

之即今暫於京倉支米擇順便寺觀內煮飯日給二餐
器皿柴薪蔬菜之屬從府縣設法措辦有疾者撥醫調
治病故者給以棺木務使鰥寡孤獨之人得霑實惠仍
令五城兵馬司從實取勘當賑濟者即令送府不得濫
冒侵欺違者罪之

○己丑山東諸郡人民饑疫已發內帑銀賑濟有司奏報
不敷命再發銀三萬兩賑濟仍命戶部詢訪災重之處
今歲糧草盡與蠲免災輕之處亦免起運俱存附近官
倉停止各府冬季採柴夫以蘇民困

○天順四年八月戊午

上諭戶部臣曰今四方奏報水旱民多困苦朕甚憫焉卿

等其速移文巡撫巡按官覆視其災傷甚者租稅悉除
稍輕者量蠲之民不能自給者發庫賑濟務俾得所

○天順五年六月辛卯

上以人民被災猶未蘇息而又調兵征西乃布寬恤之典
凡花木鳥獸粟版之類及追馬清匠刷卷等事悉皆停
止歇採柴一年省銀三十萬兩

○七月丁巳巡按河南監察御史陳璧等奏久雨河溢水
入汴梁城官舍民居漂沒過半公帑私積蕩然一空周
府宮眷并臣等各乘舟筏避于城外高處軍民死者甚眾

上惻然不寧亟命工部侍郎薛遠往視勅之曰黃河衝
決為患非小卿須多方設法消除此患築塞河隄務令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三六

堅完仍巡視下流開通疏濬以洩城中積水尤先撫卹
被災之家有缺食者於附近官廩出粟給之或勸諭富
家賑貸被災田畝蠲其租稅官舍民居以次修理須水
患止息事安民安然後回京

惜民力

○正統六年十二月辛丑刑科給事中劉孚言國子監為
教育天下英才之地近年殿宇雖嘗完美而堂舍尚皆
未備乞新其制

上謂侍臣曰孚言固是第宮殿落成已詔恤人力而復役
之何以示天下况今歲饑其俟豐稔時為之

○戊午先是宜城王貴卿奏府居朽敝請工料修造

上以民艱不許令王自造至是復以祿薄工乏為言

上曰百姓朝廷赤子饑寒之際復役其力王忍為耶王其令府中軍校以漸修之

○正統七年十月乙未書復襄王瞻善曰承俞欲營朝堂及繕治居室但湖襄之間民敝已久今年以旱暵來告者相繼以故朝廷凡事省約未嘗輕勞一夫輕歛一物叔素仁厚亦宜體念人情如房屋可居宜且停息如必須繕理亦常酌量府中人力隨宜修治

○正統八年四月甲寅先是光祿少卿王賢及淮安府知府彭達皆請修淮安西湖挽舟提事下漕運總兵官武興等請令旁近府州衛及湖廣江西出物料以給用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三十七

上許之至是泰州判官王思晏奏是役之興計其所費物直白金不下萬萬餘兩比者旱澇不收人民饑窘財何由出臣見朝廷建三殿二宮及文武公署不役天下一夫今西湖隄無大關涉縱不修治不過挽舟遲緩而已奈何以此困民請罷各處徵需事下工部言徵需不可罷第可少減

上曰方今軍民艱難其毋擾之隄損壞者總兵官量度修治物料已徵在官者令漕舟載至淮安未徵者已之敢侵欺作奸必罪不宥

○正統十一年四月乙巳南京工部奏濬金水河及修午門前東西兩廊并甃城外周圍直房其所缺材欲於四

川湖廣浙江等處市買

上曰方今民皆艱窘其缺材不必遠市姑俟四方應輸者至及抽分司貯積既多然後修理

○正統十三年十一月丁未先是山東右叅議黎璉言山東河南直隸江南地方軍衛有司多無城池縱有者亦皆頽塞

聖明之世固無外虞然萬一有警何以保障乞勅該部通諭所司時加修築

上從之至是山東饑請暫止其工

上謂工部曰山東未脫水患又遭歲饑人力豈堪耶其論有司果臨邊要衝城池酌量修理否則皆罷之俟年豐

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三十八

人和之日以聞

○天順二年二月癸巳工部奏修造寧王府宗廟承運殿及諸屋宇共三百八十四間

上曰江西軍民艱難令有司陸續起造無促迫害事

○丙申初工部請造珣王府祭器樂器共二千五百七十餘事雜料數萬

上曰百姓艱難令姑已之俟年豐造辦

○天順四年五月己亥先是蘇杭等處督造上用段疋七千已完至是太監阮忍復奏遣內使常肖如上年事例

督造

上曰蘇杭等處高手人匠不多絲料有限况人民艱窘其

罷

○天順六年十月壬戌光祿寺以供用龍鳳花素瓷器皿餘事皆揭敕請勅工部移文有司成造

上曰成造已多何忍重勞民力其姑已之

恤物

○正統六年八月辛卯鎮守宣府右叅將都督僉事楊洪奏官軍征戰走傷馬九十餘匹皆不堪騎操宜送萬全都司作菜馬供給使客

上曰征戰走傷係有功馬匹若一槩宰殺於心何忍兵部其移文總兵鎮守等官視驗有功者給與守城官軍收養候倒死之日埋瘞

皇明實訓 正統二年

壬午

○正統十三年六月丙子巡按河南監察御史秦開封府及汝陽縣蝗有充驚萬餘下食之蝗因盡絕禾稼無損秋成可期

上曰禽鳥能除民害即禁民勿使捕之

任老成

○宣德十年正月辛丑勅戶部尚書黃福曰朕嗣承大位深惟南京根本重地守備必須嚴固卿歷事

祖宗四十餘年老成忠直厥績茂著今特命卿叅贊襄城伯李隆機務撫綏兵民訓練軍馬凡百庶務同隆及太監王景弘等計議而行卿其益竭乃誠益勵乃志以副朕倚毗之重欽哉

○正統九年七月丁卯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言臣歷事

列聖叨居顯秩今年踰七十筋力衰耗雖欲勉圖報稱而力不逮伏乞允臣休致俾得全始終之節

上曰卿輔相老成朕所倚毗而優禮者其視事如故母更求去

○九月庚辰命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復任敬宗九年秩滿至京以衰邁請休致吏部覆奏

上曰敬宗學行老成正宜模範後學未可以去其令復職專委任

○正統十一年三月壬申浙江布政司右叅議吳昇言福建盜礦諸賊出沒於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

皇明實訓 正統二年

甲午

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為一其患不小况三司官僚意見各殊苟謀非已出輒多方沮格遂成姑息致賊勢滋蔓乞斷自

宸衷命有識重臣付以閫外之寄嚴立法制必除兇惡章下都察院奏宜從昇言

上命御史柳華往督福建浙江江西三司調兵勦之但推姦縱賊必罪無赦

○天順元年二月丙辰戶部奏舊例漕運有總兵叅將二員兼理後因無叅將添設差僉都御史一員今復召回宜仍係叅將督運為便

上曰官何必備永樂間惟總兵一員備運亦不悞事今只令徐恭管理但遲悞卽罪之

省差遣

○正統四年二月丁卯行在戶部奏山東湖廣并直隸淮安等府俱差侍郎巡撫總督稅糧近以事去乞仍命侍郎巡撫

上曰巡撫為民而設苟非其人適以擾之今朝廷既無科差採辦之事稅糧自有增置官員不必侍郎巡撫

○正統十一年三月乙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奎奏直隸永平府灤州等處去歲旱澇相繼秋成薄收即今告饑者衆乞差巡撫官措置糧儲以備賑濟其浙江江西

皇明實訓

正統十卷

四十一

湖廣無巡撫官處亦乞差官巡撫

上曰曩因朝廷無事罷各處巡撫官今若復添設未免多事擾民不必行

○天順六年四月甲戌兵部言福建北直隸貴州廣西廣東河南清軍御史顧儼等以三年例來京欲令各官仍前清理

上曰兩廣師旅方殷御史不必去只令有司清理貴州軍數甚少令雲南清軍御史兼之

重守令

○正統六年五月庚戌浙江杭州府知府陳復持已廉靜為政寬平使民信服以母喪去職耆老千餘人訴乞留

之其巡按監察御史及布政按察二司亦連章奏請上問行在吏部尚書郭璉曰復為民牧果何如璉曰浙東西未有過之者

上曰如此誠循吏也其令起復以康吾民

○正統七年二月丙辰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張善言為治莫急於安民安民莫切於守令守令得人則郡邑之民安而天下治矣

皇上嗣登大寶以來急治求賢尤重守令之選今廷臣公公舉郡邑往往得人今又罷薦舉縣令之制專委吏部銓除故縣令舉職者少繼自今縣令有缺仍從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通及布政按察司巡按

皇明實訓

正統十卷

四十一

御史提調學校僉事薦舉銓補其授職之後有貪墨不律者連坐舉主如此則進賢之路廣濫舉之弊絕而長治久安之道得矣

上覽奏召吏部臣諭之曰比因各官舉保知縣徇私者多故專委爾吏部行之今不必紛更要在簡擇之精耳見在任者移文按察司巡按御史嚴加體察有貪刻害民者逮治之聞葺無為者具以聞朕自裁處

○正統八年六月申申朔勅雲南大理府知府劉烈曰國家惠養斯民慎選郡守無間遐邇况大理為雲南鉅郡尤在得人今以爾廉平公正命長郡治爾宜體朝廷簡拔之意益勵乃操益勤乃事表率官屬宣布德澤愛卹

吾民審度人情因俗為治利所當興弊所當革盡心盡力必使一郡之民衣食充足禮教興行斯爾之稱所屬官員果有貪淫不法蠹政害民情狀昭著者五品以上且實奏聞其餘爾即提下差人解京其有罷軟老疾不勝任者亦開具奏來察佐官及所在衛所官或倚恃豪強非分害民者明指實跡奏聞一應公差之人但有生事需索為民患者即舉問如例爾以風憲官徃任郡寄須寬猛得宜以安民為本毋依勢作威毋姑息廢法毋為權勢所脇毋為姦頑所欺庶幾政舉民安用稱任使欽哉

○正統九年七月戊午巡按監察御史孫毓奏臨海等縣皇明實訓 正統二卷 四十三

民蔡顯等千六百餘人訴稱掌黃岩縣事台州府通判周旭鑑嚴明勤慎能鋤強植弱民安盜息鄰邑軍民亦咸愛慕乞陞補知府吏部言於例難從

上曰知府會舉政欲得人今旭鑑能息盜安民雖鄰邑軍民亦愛慕之非得人而何其陞為知府母以例拘

○閏七月甲辰直隸河間府同知廖護廉能公正撫字有方民素愛之至是知府缺員所屬州縣連章奏保護堪陞任者民黃仲禮等又具績狀伏闕以聞

上謂吏部臣曰有惠政者必得民心今一郡民心既不釋謨非有惠政何以得此其即陞為知府以慰民望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訓卷之二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奉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校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富

育人才

○正統十二年二月甲寅

上諭禮部尚書胡濙等曰朝廷人材須要作養方獲實用今命翰林院侍講等官杜寧裴綸劉儼商輅江淵陳文楊鼎呂原劉俊王玉每日俱在東閣進學作文仍令學士曹鼐陳循馬愉嚴督考試務期成效凡會講時輪流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一

經筵侍班治事

○天順元年十二月癸巳初國子監官生例在監十年然後許令歷事出身及是兵部奏請選監生能書者不限年月深淺送部寫本日滿選用於是祭酒陳詢言官生在監者多善書乞通選之

上曰官生數多年幼必須作養而成今遽令出身非所以成之也不聽

惜才

○宣德十年十一月庚寅權儒士盧忠為直隸太平府儒學訓導初忠以經明行修薦吏部驗忠軍籍無人補伍具以聞

上命試其才學可取曰與其戎伍得人何如學校得師故有是命

訓外戚

○正統九年閏七月丁亥命彭城伯張瑾惠安伯張瑄均分家產瑾琮俱彭城侯夫人童氏曾孫童氏乃

誠孝昭皇后母也初瑾祖景襲彭城伯琮祖昇為都督

昭皇后以昇祿薄家產令與之多後昇封惠安伯兄弟俱

卒瑾琮襲之琮仍求多分

上謂琮曰昔爾祖祿薄故多與之今爾兄弟俸祿相等產當均分琮頓首服

○正統十二年二月壬寅勅諭府軍前衛指揮孫繼宗及

弟紹宗等曰爾等皆朕外親爰自

先朝以來府前衛正當脩身慎行表勵宗族用保終譽

通者爾族人孫奉祖父子屢恃恩玩法恣肆凶暴毆人

至死法司鞠問明白請處以重法朕念

聖母皇太后在上特推恩屈法寬貸姑令從戍邊衛俾其

追悔自新用蓋前罪朕嘗觀前代外戚族屬子弟憑藉

聲勢肆為暴橫卒致禍敗歷歷可鑒况我祖宗法度嚴明善者必褒惡者必罰尤非前代可比爾等

振風紀

自今宜洗心改慮務守禮分誠約族屬毋仍縱肆庶幾永保爵祿副朕親親之意

○宣德十年五月癸酉勅諭行在都察院及各處按察司曰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綱紀之任凡政事

得失軍民休戚皆所當言糾舉邪惡伸理冤抑皆所當

務比之庶官所係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之或道理不

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逞小才以張威

福或搜細過以陷善良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賂以致

是非倒置冤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至廢弛自今監察御史有職濫及失職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舉

糾舉黜退仍令吏部今後初仕者不許銓除風憲凡監

察御史有關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舉保務要開具

實行以聞吏部當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職濫及

不稱職舉者同罪爾等其欽承毋忽

○正統五年十一月壬寅

上嘗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璉等曰朕聞南京刑獄不清紀

綱不振豈典職臣僚懈惰致然耶爾吏部會群臣詳議

以聞於是璉等言刑部尚書施禮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朱與言俱老成若得有風裁者恭佐之庶能振舉百度

惟刑部右侍郎吾紳疎於法律宜調用上然其言遂調紳於禮部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純

於都察院陞吏科都給事中鄭泰為刑部右侍郎因諭

純曰南京國家根本重地今命爾往當格恭乃職申明

宣諭旨再修習故常方命廢事邦憲具在必不爾宥

○正統元年十一月甲申勅諭三法司錦衣衛曰朝廷以紀綱為首御史職紀綱之任不可不慎擇也如監察御史時紀因差往陝西枉道回家及與長垣縣丞蕭節之黨緣交結挾勢娶民間女子為妾背違禮法有玷風紀已付法司問罪自今爾等差官出外必精選知禮義廉耻明達大體無貪污濫穢之行然後遣之仍嚴加戒飭庶紀綱以正不辱朝廷之使命如所遣及在任敢有不遵戒飭違禮犯法者爾堂上官即具實舉奏以憑降黜若堂上徇情黨比以致賢否混淆曠職廢事并罪不宥

皇明寶訓

正統三卷

四

○正統十二年六月乙亥

上諭吏部臣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所以糾正群工肅清百度責任匪輕近聞有以夷人任是職者甚非遵選風紀之意自今毋得濫授有乖治體

保全舊臣

○天順元年正月辛卯吏部尚書王直陳疏乞致仕從之賜之勅曰卿以賢料高第發身我

皇曾祖考以至于朕踰五十年歷官翰苑佐典秩宗遂為家宰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忠清之操簡于朕懷蓋有素矣茲朕復正大位如卿老成方在倚毗而卿以衰病固辭弗已惟先哲王求舊之義莫能

忘而士大夫甘退之志不可拂是軫朕衷勉從卿請時賜白金楮幣金織襲衣仍給驛舟送卿還鄉卿其體朕至意順養天和優游田里用享清平之福以臻遐永之齡

○二月庚子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高穀陳疏懇乞致仕從之賜之勅曰卿以智識文學執經事朕恭慎小心積有歲年今朕復正大位圖任經筵大臣以緝熙聖學以寅亮天工而卿以老疾懇乞休致切惟功成身退乃天之道故特賜乞以遂卿情并賜白金楮幣金織襲衣給驛舟以還鄉卿其承之

飭邊務

皇明寶訓

正統三卷

五

○正統元年八月甲戌勅都督蔣貴曰今命爾率領京兵二千五百并往調潼關甘肅精銳戰士五千去勦逆賊爾宜嚴肅軍令遠者以軍法從事又勅副總兵趙安領洮岷等衛銳兵五千亦於緣邊哨捕仍令與爾商確或分或合務相應援其尚并力協心用勦此寇

○十二月癸酉勅甘肅右副總兵都督同知趙安等曰守備莊浪都指揮僉事魏榮奏欲將甘肅調來官軍摘三千人及本衛調去上達官軍於莊浪哨守朕以防邊之道顧主將運籌如何爾徒擁兵衆亦奚以為近聞卿等駐兵涼州去莊浪甚遠遇其與榮議之或益兵或仍舊惟卿為聽期於事集人安而已卿言欲將洮岷等六衛選

剿步兵存留涼州操守已勅都督任禮等如卿所言卿其知之

○正統二年五月庚寅命行在兵部尚書王驥往理甘肅邊務先是陝西都指揮劉永言甘肅兵冗餉匱詔下廷臣議僉曰為今之計在簡精銳汰冗懦嚴訓練明號令公賞罰廣屯田謹斥堠且耕且守以養威蓄銳宜令總兵官計之

上以此事非大臣不足與計乃命驥往至是賜之勅曰邊務國家大事而甘肅尤為要衝比者將非其人兵備廢弛今特命卿往同總兵鎮守官會議戰守方畧務一區畫允當聽卿便宜施行仍具奏聞卿國家大臣臨大

皇明寶訓

正統三卷

六

事其體朕心夙夜惓惓以副倚任之重

○六月壬戌勅行在刑部尚書魏源曰得奏令署都督僉事李謙往獨石提督守備與遊擊將軍楊洪協和行事具見爾之用心朕豈不欲爾日侍左右以匡政務第因邊將恣肆非為特命爾巡視其任甚重爾尚深體朕心凡事從長處置俾將士悅服邊方寧靜庶副委任

○八月戊寅與慶王櫛書曰茲者甘肅總兵等官奏缺馬騎操聞府中多馬可選取二三千或四五千交付總兵等官給軍騎操即遣人齎價奉酬庶幾禦寇有備邊境獲安足見王助國之意

○十月壬午勅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等曰比聞瓦剌脫

歡聚兵飲馬河又遣人交通兀良哈女直部今雖遣使來庭然虜情譎詐終不可測萬一猝來犯邊入境不知卿等所恃以待之者何策所用以禦之者何人以戰以守必有成筭一一條陳告朕庶見卿等方畧

○十二月乙亥勅大同總兵官都督陳懷等曰鎮守延綏都指揮同知王禎械所俘賊徒朵羅歹等三人至京言兀良哈朵顏福餘等部落約四五百騎先屯東勝地方恐大同軍馬截殺欲引還及獲我邊軍詢知總兵官皆畏懦無為乃敢長驅而西既而禎入報賊復寇榆林庄及桃園墩被官軍追殺遁去朕慮此賊弗逞於西必窺伺於東卿其嚴督哨備多方勦除若擁兵坐視而不能為邊境有無信如賊所謂畏懦無為者矣卿尚勉之苟立懋功不吝厚賞

皇明寶訓

正統三卷

七

○正統四年六月乙酉勅總兵官都督同知王竄曰近聞兀良哈秦率朵顏福餘三衛與瓦剌脫歡等交通屢遣使臣朝貢實欲窺我虛實茲已遣勅諭彼凡遇時節慶賀許造頭目三五員或有緊急難非時節亦許遣一二入來奏報其餘貢獻悉令罷免今錄三衛大頭目職名示爾此後使臣非經大頭目差遣者悉聽勒回尤宜謹飭邊防以副委任之意

○九月丙午勅雲南總兵等官都督沐昂等曰麓川反寇恃其地險山峻狙詐百端切不可為易圖而輕視之

務在同心協慮博采群策毋以人廢言毋以已妨衆
於成功以副委任

○正統五年十二月庚寅勅緣邊諸將曰今西北邊境雖
頗寧靜然禦寇之道恃我有備以遏其侵犯不可謂無
寇而恃其守備冬末春初正夷虜出沒之時其各練兵
秣馬以備不虞嚴督城堡墩臺謹慎瞭哨來則勦殺去
則窮追庶幾不為所誘

○正統六年十一月己酉勅各邊總兵等官曰曩比得降
虜言北虜計議待我使臣回日即搗其家屬於堆塔出
晃忽兒槐地面潛住分兵兩路入寇脫脫卜花王率元
良哈東侵也先率哈密知院西入卿等宜戒飭將吏練
軍馬繕營壘多造間謀以規之堅壁清野以待之使其
進不能戰退無所掠卿等其慎之

聖明寶訓

正統三年

八

○正統十二年十月辛酉勅提督遼東軍務右都御史王
翱等曰瓦剌也先以進捕仇人為名吞噬諸部往者既
自北而西又自西而東今又東極海濱以侵女直女直
自開國以來聽命中國一旦服屬也先是撤我遼海藩
籬唇亡齒寒不可不慮也已勅女直衛分俾知隄備卿
等亦宜嚴兵為備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來毋恃
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不來不攻尚須有恃况其必
來必攻者乎卿等其慎之

○十二月甲申甘肅總兵官寧遠伯任禮等奏比得哈密

使臣報瓦剌也先所部屯伯塔山猛哥不花子等乘其
出率衆襲之悉俘其人畜來還

上曰此輩互相殺掠也先既失志必欲報復其令甘肅延
綏總兵鎮守官嚴飭兵備晝夜防慎毋致疎虞

○天順七年九月癸酉勅松潘副總兵官署都督僉事盧
能曰近聞爾等親督官軍分為六路深入賊巢殺獲賊
衆足見克稱委任賊平之後如遇四川地方有警不妨
邊備即偕都御史陳泰往來撫捕爾其益自勉勵用圖
成功

理糧儲

○正統元年二月庚子勅太監李得令命爾與通政使李
暹提督在京太倉并象馬牛羊等房倉場及巡視通州

聖明寶訓

正統三年

九

直抵臨清徐州淮安等處一應倉糧爾宜用心革弊毋
令隱漏及下人生事虐害納戶務在事安人安庶副朕
之委任

○四月戊午勅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儀今命爾巡
撫宣府大同提督屯種及各倉場糧草及沮撓屯種等
項者具實奏聞務俾糧廩充實軍不失所爾尤須公而
廉勤勤謹詳明毋暴毋刻庶副委任之重苟或不謹罰
及爾身悔將無及欽哉

○正統十一年六月壬寅戶部右侍郎焦宏奉命驗視河
南陝西直抵甘肅一帶邊糧具各倉庫儲積之數以聞

上請戶部臣曰邊陲熟少之處即撥運備用庫金銀雜買
腹裡糧多之處令所司揆陳支給優養軍民設法區畫
無致腐爛

○正統十四年二月己巳命戶部右侍郎儲懋往福建理
軍餉賜之勅曰比命將臣統率大軍往福建征勦叛寇
慮延平建寧駐兵之處糧食不敷今特命爾前去會同
三司查勘見存糧米有糧之家勸借設法轉運供給軍
食仍查各處連年收貯餘財悉依時價買米供給其官
民人等有願出米三五百石以上助官者即具奏旌異
或有見問因徒除真犯人命強盜外其餘願出米贖罪
者聽爾悉具數奏來量與免罪凡事在激勸有方然朕
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十一

人心樂從爾其欽承之
○天順六年十月丁亥內閣臣言運船凍阻必誤下年糧
運宜即差官催趲除凍前到通州外其餘可到天津者
可到德州者俱就彼收貯以待下年帶運如此則船無
凍阻糧無虧欠

上然之命戶部侍郎楊鼎等往理其事
重邊儲

○正統元年四月乙巳勅參贊軍務兵部左侍郎榮軍等
曰今達賊屢犯邊疆急用糧餉輸運艱難必須設法以
為經久之計比聞甘肅等處鎮守官占種田地侵奪水
利不納稅糧軍士受害不可勝言勅諭爾等合同勘理

除量存與原種之人耕種足用外其餘俱撥與屯軍耕
種辦納子粒不許徇私廢公自取罪愆

○正統四年二月庚戌勅豐城侯李賢鎮遠侯顧興祖兵
部左侍郎鄭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丁璿曰今命戶部
於通州官廩支領糧料二百萬石分貯宣府大同以實
邊儲特命爾等往來提督仍令宣府大同總兵鎮守官
量遣見操及屯守官軍接運在京官軍自通州抵懷來
宣府官軍自懷來抵萬全大同官軍自萬全抵大同俟
大同既足始及宣府其搬運如前爾等務在撫恤軍士
區畫得宜俾人不知勞而事易集庶副朕之委任

○七月丁未行在戶部奏總理永平山海等處糧儲行在
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十一
通政司右叅議張隆係增置官今奉詔書當臧省送行
在吏部改用

上曰邊儲係軍國重務不可無專職總理俾隆仍蒞其事
其陝西山東河南山西四川湖廣沿邊及北直隸府州
縣增置布政司叅政按察司副使僉事監督催收糧儲
撫民者一體存留

○正統六年二月甲戌勅戶部左侍郎徐晞曰茲命總兵
官定西伯蔣貴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等統率大軍
往征麓川叛寇思任發已令總兵官都督沐昂鎮守地
方兼督糧餉特命爾於南京湖廣四川貴州直抵雲南
大軍經歷之地緣途整備芻糧以俟支用進兵之日仍

與食都御史丁璿分督轉運朕以爾廉能勤慎故茲委
任爾其夙夜盡心從長區畫務在人不知勞而糧餉給
足欽哉

○正統十三年正月庚子勅通政司右叅議鄒來學曰曩
聞薊州林南等倉山海等衛所永平等府州縣喜峰等
關口收支糧草作弊侵欺者多屯田亦被豪勢侵占欺
隱有名無實遵化薊州鄰山之地產有榛實豪勢者亦
據其利今特命爾往蒞其地嚴加提督如有奸頑之徒
怙終不改者拘問懲治爾宜廉潔公勤凡事從宜區畫
務使兵民利便軍餉充盈庶副委託之重

○四月戊午命戶部右侍郎焦宏督運軍餉勅諭之曰

皇明實訓 正統三年卷

十三

大軍征勦叛寇宜運積糧料以聽支用今命爾往雲南
同總兵并三司官會議合用糧餉從宜區畫仍委廉幹
官督運毋致誤事凡儲運軍民土人尤須善加撫恤不
許管運頭目人等纖毫侵害致人嗟怨爾須廉慎公勤
務俾糧道不絕事安人安斯副重託欽哉

○正統十四年五月丁未遣禮部右侍郎王一寧往湖廣
督運糧儲勅諭之曰比因貴州等處苗賊生發屢調
官軍追勦近貴州布政司奏見收糧儲供給不敷請於
湖廣運五萬石接濟今特命爾前去湖廣督令三司委
官儲運仍先查附近府衛實在糧數或有不敷於官府
支價糴買運去尤須嚴禁該管運糧官員撫恤人夫不

許剝削苦害遠者違問懲治其有不服差違耽誤軍機
者即以軍法處治爾受朕簡命必夙夜經畫使人樂於
從事軍食不乏朕惟爾嘉爾其欽承之

○天順五年六月壬午勅通政司左叅議尹旻曰今因虜
寇侵犯陝西邊境遣將調兵往彼征勦然軍旅之行糧
餉為急必督運得人事乃有濟今特命爾前去提督都
布按三司及戶部委官先查軍行之處附近各府州縣
衛所實在糧儲草束會計起運軍前供給或有不敷必
須設法措置合用官軍防護者須與總督總兵官計議
差撥毋致踈虞爾須戒諭所在官司撫恤軍夫挨次儲
運不許作弊擾人敢有不服差違因而妨廢糧運耽誤
軍機者俱以軍法處治爾受朝廷簡命務盡心經畫使
軍餉不乏斯稱委任若處置乖方責有所歸爾其勉之
慎之

皇明實訓 正統三年卷

十三

屯田

○正統元年九月戊戌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泰贊機
務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曰今命巡撫侍郎周忱兼提
督南京各衛所屯田爾等就與之一同提督比較務要
正餘未及數就作官軍月糧支用不敷之數會計定撥
須用處置公平俾耕種以時毋致下人托此生事攪擾
爾等其欽承朕命毋怠

○正統六年三月戊戌先是

上諭大同宣府總兵官朱冕譚廣等曰大同宣府歲用甚夥而屯田所入不及十一餘皆仰給於民今邊境寧謐軍士優閑宜廣屯田以紓民力至是二邊奏增屯田旗軍六千七百餘人歲增子粒四萬二千有奇省歲費二十萬有奇

上聞而善之

○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庚辰陞雲南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司部專掌屯種勸諭之曰今命爾提督各衛官軍餘丁屯種量其所收多寡徵納子粒其前官處置已當者不許紛更有廢弛不便於軍民者須與總兵等官從宜處置或有官豪之家占據屯田及私役軍餘沮壞屯種

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十四

順民情

○正統八年八月丙申陞山西平陽府蒲州判官張燕為本州知州時知州缺員巡按御史布按二司為民奏保燕守法愛民宜陞用吏部言職等難允

上曰能得民心即良有司正當旌擢以為民牧者勸何職等之有其從之

○正統九年四月乙酉直隸河間府交河縣耆民劉中等伏闕奏保典史楊貴燕正勤能堪任知縣章下吏部尚

書王直等言貴以吏發身難勝民社之寄

上曰既有民人奏保宜順其情若拘以類則用人之路狹矣成湯立賢無方所以治化隆盛卿等宜悉朕意

○六月壬寅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耆民張延齡等六十人伏闕言縣丞熊觀持身廉謹政尚寬平吏民悅服今知縣缺員乞權觀補之事下吏部執以例不當從

上曰有司賢否觀民心向背可知民於令之去不加之意而於丞奉奉保留如此人心好惡之天可以驗矣其從之

察下情

○正統元年十一月丁未行在兵部右侍郎徐晞劾奏總

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十五

兵官都督蔣貴都指揮魏榮失機誤事俱宜究治上曰貴受命甘州選兵莊浪有警彼何能及榮論罪難容但以初犯姑宥之然莊浪密通涼州正晞及都督李安所隸今乃歸咎他人以飾己罪令具實以聞

○正統三年四月丁丑行在刑部尚書魏源等以瓦剌遣使臣貢馬援遼東開原例以六事聞曰置馬市選貢馬輸供具嚴禁約擇通事設牙行

上曰馬市勞軍民不必置待遠人宜從厚貢馬不必選供具取給公帑錢勿擾吾民餘悉如議

○天順二年九月丙申鴻臚寺序班胡瑛奏右少卿楊宣坐聽

聖諭且及宣親故以罪被逮至寺者為釋其械飲食之都察院請收宣與理

上曰此瑛誣陷宣也不必收問其調瑛于外

謹出納

宣德十年正月己亥

上諭內臣曰錢糧出納俱用清切爾等各監局官即將逐年收受用度及見儲者具數以聞敢有纖毫隱瞞透漏必罪不貸

節財用

宣德十年二月戊辰

上初即位有勅凡事皆從減省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議

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十六

欽天監曆日五十萬九千七百餘本省為十一萬九千五百餘本太醫院藥材九萬八千一百餘斤省為五萬五千四百餘斤光祿寺糖蜜菓品減舊數三之二添造醃臘雞鶩猪羊二萬七千隻子鶩二千隻酥油四千斤盡行革罷厨役六千四百餘名棟廵老疾者悉皆放回湖廣江西等處薦新芽茶七千五百餘斤省為四千斤在京各寺法王國師刺麻六百九十餘名減數存留餘者令回原寺住坐放回雲南阿叱力朵芳薄五十餘名取回木邦等處催辦金銀內官革去會同館辦事官南北兩監監生入監年淺者放回依親讀書歲貢生員自正統元年為始府學一年一貢縣學三年一貢

上悉從所議

○三月戊寅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先是勅行在禮部曰兩京教坊司樂工過多虛費月糧何益於事其擇堪承應者量留應用凡老病及不堪者悉發為民至是行在禮部具數以聞悉放之

○正統二年八月丙子勅諭尚膳監及光祿寺曰比聞進宮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還一二光祿寺不以奏尚膳監不以言重複造用甚費財擾民今後凡進食物必須印信揭帖備書器皿扛索之數與收領內官姓名尚膳監如數還之有一不還即以奏聞敢隱瞞扶同者悉坐以罪逮勅宮中六尚司曰凡光祿寺進食所用器皿

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十七

扛索皆國賦與民力所給不可妄費今後悉照光祿寺所具之數付尚膳監還之有誤損者奏聞註銷敢匿一器一索以上皆治罪不恕

○正統十年十月庚戌山西大同府推官孫曆言瓦剌使臣每年經過大同所費甚多比奉旨以本處稅糧子粒備筵宴飲食之費甚便軍民其進貢馬所用草籠麻鐵等物常不下千百餘斤猶出自府衛乞亦如飲食之例折辦

上曰稅糧邊儲所重不可更費合用麻鐵其令山西布政司及行都司量給官鈔於軍民殷富之家市之仍戒其勿託此擾人

○天順三年九月癸巳司禮監太監福安奏切見內外衙門累年成造各王府寶冊儀仗開用黃金數多官庫收貯缺乏乞照永樂宣德年間差內外官員往西洋等處采買及雲南等處產有并差發課程差人采辦進庫應用

上曰采買不必行雲南等處金課想亦無多其以雲南歲辦差發銀折金應用

馬政

○正統二年九月甲午勅行在兵部及三千神機五軍等營曰比脩歲例放馬於草場命爾等督軍士牧養爾乃畧不究心以至飢損及至校閱之際一聞金鼓之聲輒驚駭失次脫有警急何以應用兵部又不舉奏厥罪惟均姑從寬貸今後草場放馬之時務要適其水草節其飢飽每三日一演習之必閒其進止習其馳逐使人馬相得不至辟易敢有仍前牧養不如法操習不以時者必罪不宥

馬政

正統二年九月

十八

○正統十四年六月庚戌遣通政司右通政湯鼎光祿寺寺丞張如宗往陝西四川運茶買馬賜勅諭之曰陝西西寧等處番族番民以馬易茶特命爾等往四川會同三司巡按官公同計議就於保寧等府酌量運茶八十四萬三千六十斤至陝西界官司收貯仍往陝西會同三司巡按官計議運至各茶馬司交收完日隨即具奏

差官前去收馬爾等務要公廉詳慎同心協力酌量人情撫恤儲運或有不便之事具實奏聞區處仍嚴禁管運茶課官吏人等勿令假公營私生事剝削致軍民不安自取罪愆

修地志

○天順二年八月己卯勅諭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彭時翰林院學士呂原曰朕惟天下與地之廣不可無紀載以備觀覽古昔帝王率留意焉我

文祖太宗皇帝常命儒臣修之未底於成景泰間雖已成書而繁簡失宜去取未當今命卿等析衷群書務臻精

要繼成

正統二年

十九

文祖之初志用昭我朝一統之盛以布天下以傳後世卿等其盡心毋忽

斥諛佞

○正統四年六月己丑陝西按察司僉事卜謙奏蘭州衛并蘭縣數月不雨人民艱食過者明詔一下瑞雲密布甘雨霑施此

皇上大德格天所致臣謹稽首稱賀

上曰小人貢諛不足信貧民艱食戶部仍令所司賑濟之

○正統十三年八月乙卯先是上以山東飢命罷修泰安州東嶽廟後知州陳禹乞以累

年人奉神香錢備工料修造

上不允至是漕運參將湯節亦言其地不甚飢請如舊言

且言詔工乞御製碑文

上曰節欲媚神不知民困始甦可復勞耶其母行者錢修造任節為之

柳祥瑞

○宣德十年九月庚寅四川龍州宣撫司以瑞麥來獻有一莖六穗七穗者

上曰所在旱蝗相望獨此瑞麥何以免民之飢乎其令天下自今凡若類毋獻

○正統七年九月甲戌鎮守陝西都督同知等官鄭銘等

呈明寶訓

正統三卷

二十

奏西安府并耀州產嘉禾一莖二三穗四五穗至數十穗者凡三百餘本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豐年之瑞是

皇上至仁大德所致請率廷臣稱賀

上曰人君以天下為家今有司奏旱蝗者日相繼使嘉禾誠足以兆豐年亦彼二地之慶耳如天下之飢民何其

止勿賀

却貨利

○正統二年二月壬申浙江市舶提舉司提舉王聰奏琉球國中山王遣使朝貢其所載海巴螺殼亦宜具數入

官

上謂禮部臣曰海巴螺殼夷人所資以貨殖者取之奚用

其悉還之仍著為令

○四月壬午毛憐衛都督同知李撒滿答失里等來朝貢珠五百顆

上諭行在禮部曰先王盛時四夷之獻惟服食器用珠于國用何益曩已諭緣邊總兵官凡諸夷來貢獻者不用珍玩今撒滿答失里乃復貢珠本欲却之第念遠人輸誠姑酬其直毋以為例

禁非為

○正統十四年三月辛丑

上諭吏部尚書王直等曰近聞各處放回官吏人等多有奸詐挾制官府欺害小民及因而誘人為非以致盜賊生發爾吏部查禁約事例來聞直等悉疏永樂宣德禁約例上之

皇明寶訓

正統三卷

廿一

上覽畢諭之曰放回官吏人等挾制有司交結害民者發口外充軍有奸詐豪橫誘人為非因而聚眾劫掠鄉村者本身梟首家屬發邊遠充軍爾吏部移文内外法司衙門遍諭有眾使知所警

抑干請

○正統七年正月乙酉正一嗣教真人張懋承奏先者蒙將朝天宮東方丈賜臣為往來居止之所臣每還山令道錄司左至靈黃嘉祐收管今嘉祐以疾去本宮道士李希祖蕭處柔素善經理乞各授一職令守此居庶幾

永無傾圮

上謂禮部臣曰守房擇一勤慎道流任之足矣奚以官為
懋丞蓋假此以售其私爾其勿聽

○正統十年八月己未錦衣衛校尉王子進等十二人奏
臣等俱蒙選於御馬監控馬年深乞照例授職

上曰此輩希求陞用兵部遣人押往大同備邊侍有功陞
用之

○正統十二年閏四月己卯順天府帶俸經歷張忠自以
脩城有勞乞陞官

上曰陞賞出自朝廷豈臣下可干耶命收忠治之既而法
司論贖杖還職

皇明室訓 正統主卷

廿二

上曰此何以戒干進者忠發身石匠其削官仍就原役

○天順七年九月庚申哈密忠順王母弩溫答失里奏舉
必刺牙失里襲從父綽顏帖木兒國師職

上曰國師乃朝廷優待西僧職之重者非戒行精專未易
勝之彼必刺牙失里何人乃遽欲得是職乎第授以都
綱之職

杜倖進

○正統三年四月己卯北京國子監助教翁瑛男世資乞
入監讀書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以聞

上命從之既而謂濙等曰國學育賢之地豈宜濫進前此
乞恩入監者務俾科目出身勿容諸司歷事以圖僥倖

後有請者令入原籍儒卒科貢於是京官子弟入監已
歷事者皆復監肄業

○天順四年四月戊申禮部奏舊例三品以上官子孫許
令入監近者故尚書古朴之孫約侍郎蘇瓚之孫晟俱
援例以聞有旨不准今右副都御史韓福亦援例乞令
其孫景入監讀書未敢裁處

上曰國子監足育才之地不許濫進今後三品以上子孫
奏入監者俱不准

○天順七年閏七月庚申

上諭吏部臣曰文職蔭子本出于朝廷特恩近來往往干
求不已甚非簡賢任能之意今後文職病故及致仕者

皇明室訓 正統主卷

廿三

子孫乞恩進用俱不宜允其著為令

戒貪

○天順三年二月庚寅調鳳陽右衛指揮使毛鑑于大同
威遠衛鑑坐科斂財物律應絞例運炭還職兵部以其
貪虐請調衛為後來者戒

防患

○正統十年二月辛未勅諭西寧侯宋瑛寧陽侯陳懋尚
書金濂副都御史丁璿等曰朕今躬詣天壽山謁祭

祖宗陵寢特命爾等居守京城提督各門官軍嚴加關防
慎勿怠忽遂命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
太師英國公張輔等扈從

○天順元年十二月庚戌勅鎮守宣府太監栢玉總兵官武強伯楊能等曰朵顏三衛進貢自永樂以來俱從喜峰口入近又有從宣府來者緣此虜狼子野心蓋欲窺探道路以逞奸謀自今務令仍從喜峰口入不得復經宣府如違罪有所歸

○天順二年五月辛丑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先送在廣東廣西福建雲南達官盡數取回物議沸騰以為不便內閣臣李賢一日從容言于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徙之遠方甚便况彼住定以為樂土今復取回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但今已在途不可中止後有願去者從之

皇明聖訓 正統三卷 廿四

○正統六年十一月己未調江西饒州府知府黃通理于雲南廣南府先是通理坐杖人至死為怨家所訴逮治至是遇赦當還職吏部以聞

上曰知府是牧民官當以仁愛存心今通理杖人至死仁愛之心安在雖遇原例仍處以邊郡庶暴虐者知所懲戒

○正統九年五月癸亥直隸巡按御史吳鑑案漕運官酷虐軍士之罪

上命都察院治之且曰漕運官恣肆總兵官何不禁約其檄責武興輩戒其不得仍此縱官虐人

○十月庚午初大興縣知縣蘇敬怒耆老蕭永勸事不明杖之至死永家訴于朝下刑部鞠問當罰役復職及是役滿吏部請黜為民

上曰蘇敬為牧民官不施教化而專尚刑威杖人至死牧民之心安在其謫戍威遠衛以為嗜刑殘民者之戒

恤刑

○正統元年五月戊寅勅諭雲南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巡按監察御史曰爾等具奏會審過其犯死囚二十九名朕已備悉其罪勅至再會官公同審實果無冤枉依律處決蓋人命至重法貴當罪其中或有冤枉者即與伸理明白當放者就發回復業不許徇私羅織其罪以取已便爾等切宜體朕欽恤之心詳慎審錄勿致下人誣罔冤抑以取罪愆欽哉

皇明聖訓 正統三卷 廿五

○正統五年六月戊寅

上諭法司官曰今盛暑罪囚駢目就繫薰蒸煩鬱寧得無病宜即檢勘情輕者依律發遣重者即具奏所犯來處置勿令久淹法司具疏以聞

上命殺人及應死者俱如律其非真犯死罪者杖一百發戍餘皆宥之

○正統六年四月甲午

上諭三法司臣曰今天下司刑官多非其人性性真無辜于法御等宜各於屬官內慎選廉明公恕四五員詳

審之于是推選監察御史郎中主事寺正評事官二員分往各處審讞

○正統十三年四月辛巳

上以天氣向炎囚繫可憫勅三法司錦衣衛錄見監一應囚犯杖罪以下悉寬恤疎放雜犯死罪以下遞減三等照例發落不許淹滯或有伸訴冤枉者即與辦理毋令被誣其真犯死罪錄情詞以聞

○天順三年二月丁卯都察院奏廣東守備高州都指揮僉事林清嘗失机罪當斬已而有功

上曰有功以贖罪宥之

清監課

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廿六

○正統元年九月癸卯命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戶部右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賜勅諭之曰近聞兩淮長蘆兩浙鹽運司及各場鹽課司官吏不遵成憲肆志貪黷縱容電戶私煎私貨及客商支給情勒百端中間有名為巡捕而自與販者有假託權貴而自燒煎者有詐冒客引而沿途需費者甚至聚徒集船排列兵器恣行兇惡者究其情罪悉不可容今特命爾等與內臣與安等前去各處往來提督務要從長處置俾鹽丁得所商販毋滯國課不虧奸弊殄絕但有不便于民者具實以聞其沮撓違法情犯深重者械送京師爾等須秉心公直為國經慮仍

嚴飭下人毋纖毫生事以違罪愆欽哉

馭夷狄

○宣德十年十一月壬辰朝鮮國王李禔奏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等稔惡不悛屢誘忽剌溫野人擾害本國邊境願行

天討以慰後來之望

上以勅復之曰此小寇耳不足煩師遠征王宜自飭兵備以習之可也

○正統元年正月庚寅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奏亦馬剌衛指揮完者禿來朝貢方物言古州地面野人克烈忒哥伏塔答欲赴京師但俟勅旨招撫

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廿七

上曰帝王之待夷狄來者不拒何必招撫

○正統三年五月庚子行在兵部右侍郎鄭瑄等奏鎮守大同叅將石亨欲於官山設立界牌令北虜往來使臣并來降者停止於此赴墩報知驗其虛實以憑撫捕臣等竊惟

聖朝土宇之廣際天無外立界牌未當請立關於往來處為便

上曰哨備謹嚴何用牌與關耶命亨皆勿立但使臣來降者密加防衛若其為盜即勦滅之

○正統十一年十月乙巳鎮守大同太監郭敬奏也先率眾往兀良哈恐回時人馬困乏遣人索糧接濟就欲與

臣相見

上勅教曰此虜狡黠恐其有異謀切宜嚴備設若虜使再至必欲相見宜應之曰我奉命守邊非有詔旨不敢擅離况我與太師皆朝廷臣子以心相契雖不相見即如面會或再言求糧宜應之曰邊境糧儲專備守邊非有朝命非合不敢擅支京師儲峙如山爾可自請仍令傳語也先曰朝廷聞太師與兀良哈離殺已戒飭邊將勒兵切宜嚴禁部屬毋令近邊恐難分辨務在善辭應答毋啟邊釁

○正統十二年十一月癸丑考郎兀衛都指揮哥哈遣指揮撒赤哈奏言黑龍江諸部野人欲入朝貢乞以勅付

聖明寶訓 正統三卷

廿八

撒赤哈令詣其地招之上謂禮部臣曰黑龍江去遼東路甚遠朕不能勞人以事遠矣其自願來朝者固不拒也爾等其以朕意諭之

○天順元年五月丙寅迤北太師李來并阿哈刺忽知院

以
上復位遣使臣皮兒馬黑麻來朝并奏欲將寶璽來獻上以勅諭之曰先有爾處遣使臣進貢以通誠款朝廷寵信特命都督馬政等齎勅并綵段表裏重賜爾等豈期爾聽信小人變詐不一輒將馬政等四十九人拘留在彼及遣哈塔不花送哈銘等回又從中途殺擄官軍器械馬匹似此逆天違悖朝廷法不可容因此朕內外將

校威奏欲整飭軍士聲罪致討朕體

上天好生之心不忍遽加殺伐今爾又遣使臣來奏說爾等念我朝

太宗皇帝恩德欲將傳國寶來獻此意可嘉但此寶已失其真雖真亦是秦始皇所造不祥之物堯舜做皇帝亦不曾有此寶其時天下太平人民受福况我朝自有祖宗真正之寶亦不用此其進與否任從爾便即今朝廷良將健卒林立其馬政等留之何損于我但益生爾連禍之釁耳爾處送至作孽者三人想同惡之徒不止此今姑還送爾處自殺之蓋朝廷惟體

天道行爾等敬順朝廷之心其誠與偽并所言之事或是

聖明寶訓

正統三卷

十九

與非無不洞察已勅緣邊總兵官等按兵不動各守信地今後爾等部落宜各自管束於境外荒遠水草去處自在牧放存活其來進貢者毋濫率人衆願投降者循例撫安之無故入境擄掠為害者即加勦殺特勅令爾知之向為多遣使臣生事今不再遣就令原來使臣齎領綵段表裏賜爾故勅

優遠人

○宣德十年二月癸卯遣郎中李約員外郎李儀往諭朝鮮國王李禔曰朕初嗣大寶嘉與天下安于清靜王國朝貢一循舊制非常貢之物悉皆止之并賜掏金鐵文綺綵幣等物

○三月癸酉故朝鮮國婦女金黑等五十三人還其國金黑等自宣德初年取來久留京師

上憫其有鄉土父母之念特遣中官送回且諭其國王悉遣還家勿致失所

○四月壬寅勅諭滿刺加國王西哩麻哈刺者曰王在先朝率屬躬來朝貢已悉爾誠朕嗣承大統小大庶務悉遵

祖宗成憲今已勅廣東都司布政司厚具廩餼駕八大櫓船送王還國并遣古里真臘等十一國使臣附載同回王宜加意撫恤差人分送各國不致失所庶副朕柔遠之意

皇明宣訓

正統三卷

三十

○六月乙卯勅諭福餘衛都指揮安出等曰昔爾等誠心歸附我

祖宗置衛建官許於緣邊生理休息而免飢寒殺戮之虞夫何爾等不知感恩乃縱部屬指揮頭目阿克土魁歹卜兒等屢至邊境剽竊馬牛殺傷軍卒邊將屢請加兵朕體

上天好生之心不允所請特遣使齎勅往諭爾等其徇各人悉追所掠之物送還遼東若恃頑不悛即繫赴京問罪庶見爾至誠歸附之意

○七月庚午甘肅總兵官都督同知劉廣泰近差指揮把台等齎勅往賜沙州衛都督困即來等禮幣并送回哈

密瓦刺順寧王脫歡等處使臣道經赤斤罕東等衛被番達賊寇劫掠綵幣馬駝器械請發兵征剿

上曰戎狄宜涵容之但勅其頭目令追獲原擄諸物給與使臣護送出境其劫掠之罪悉宥不問

○十月乙卯鎮守遼東太監亦失哈等奏近者朵顏三衛縱其部落數來擾邊乞舉兵征剿

上曰軍旅一出必害及無辜但勅諭三衛頭目使嚴加約束毋取滅亡之禍

○正統二年正月庚戌廣西總兵官都督山雲等奏泗城州土官知州岑豹攻奪利州知州岑顏地方并掠其妻子財物雖朝廷屢遣官撫諭而負固不服增兵據守乞量調官軍剿之

皇明宣訓

正統三卷

卅一

上勅雲等曰蠻夷違命梗化罪固難容而朝廷興師動衆事亦不易卿其更遣人諭之彼能輸款即與自新如尚桀惡不悛即加勦滅務俾事集人安以副委任

○四月己巳鎮守陝西都督同知鄭銘等奏西安左等三衛安種番達官軍欲以調除為名移入河南偏僻地方南陽汝寧等處分住

上勅諭銘等曰朕以此徒狼子野心非可以仁義誘化亦非可以法度制馭若輕遷勦必然生疑勅至爾等再議可否仍密切察聽如果各安生業恒令管束官員關防撫恤其或有強梁生事決不可容者具奏來聞

○五月癸酉命都督同知李撤滿吞失里仍掌毛憐等衛事撤滿吞失里女直人祖阿哈出永樂中賜姓名李誠善父莽哥不花累官至都督同知繼掌毛憐等衛及是撤滿吞失里來朝自陳世受國恩欲在京効力

上嘉其忠誠錫賚有加以其世居塞外部屬相安仍令撫綏其衆以行邊圉賜勅諭遣之

○乙亥廣西總兵官右都督山雲奏柳州懷遠縣板江等寨蠻寇常潮振等一千七百餘徒嘯聚行劫恐滋蔓為患宜調兵勦之

上勅雲曰治夷與中國殊其先遣人撫諭若肆恣不服勦之未晚

皇明宣訓 正統三卷 冊二

○十一月壬辰命優恤交趾歸附官民先是交趾諒山府廣源等州縣土官知州閉玄成頭目丁攢等率五百餘人歸附

上命廣西布政司撥田給耕而廣西無閑田奏言湖廣民稀地廣宜于彼給田造冊籍編里甲三年之後一體當差

上曰遠人來歸當加存恤不必編里甲免其徭稅仍給二年廩食其閉玄成等五人令吏部選用不願者勿強亦給俸二年

○正統三年三月辛卯四川馬瑚府舉人王有學以疾不能會試過期始至例發充吏其本長官司貢馬乞宥其

罪

上曰夷人能讀書以捷科目此為可嘉免充吏令肄業太學

○六月己未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晟等奏麓川宣慰思任發累侵南甸干崖騰衝潞江金齒等處

上勅思任發曰近者南甸等處皆奏爾侵佔地方虐擄百姓擒象馬害官吏掠官船守江口仍築山寨以絕往來鎮守總兵等官以爾不遵法度屢請官軍問罪欲一鼓而撲滅之朕休

上天好生之心慮大軍一出不免傷及無辜離人父母妻子於心不忍茲特遣人撫諭爾能革心向化遵守法度人民擄掠者釋之地土侵佔者歸之則悉宥爾罪若怙終不悛必興師征勦爾追悔無及矣

皇明宣訓 正統三卷 冊三

○八月戊辰命給浙江觀海諸衛新徙回回月糧時歸附回回二百二人自涼州徙至浙江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遠人不習水土宜復其役仍計口月給米四斗贍之

○十月丁卯行在禮部奏榜葛刺國通事陳得清訴去家年遠囊橐蕭索無以禦寒

上曰遠人當厚抚之其勿拘常例賜與綿衣及諸禦寒之具

○正統四年八月乙未勅遼東總兵官曹義等曰今遼東境外女直野人衛分多指進貢為由往往赴京營私且

當農務之時勞擾軍民供送今因其使臣回衛已遣勅諭之如係違報不拘時月聽其來朝其餘進貢襲職等事許其一年一朝或三年一朝不必頻數其有市易生理聽于遼東開原交易不必來京如仍數遣使爾等詢察即令退回脫有違碍仍奏定奪廢幾不擾軍民亦不失遠人歸向之意

○正統五年十月丙戌行在禮部言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謀為邊患其所遣朝貢頭目陶孟忙怕等宴齎視常例宜有所損

上曰思任發久蓄不庭之心肆為封豕之患已與師往討之矣彼之朝貢豈誠心哉不過欲窺事機緩我師耳然

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世四

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故不逆其詐不非其來庶彼萬一能有感化爾禮部其毋損常例齎之第不錫之宴以微示意焉使彼知朝廷之明不為其所罔也

○十月乙丑勅諭朝鮮國王李禔曰得奏凡察等逃居建州李滿住慮其生變擾邊朕即遣勅諭凡察等仍還鏡城如其懷疑不還聽與李滿住同處但不許侵犯王之邊境蓋以小人去就不足為輕重也今凡察等奏將率眾還為王軍馬追逐搶殺內有一百七十餘家阻當不放朕惟凡察疑懼不還此小人之心無足怪者而使其父子兄弟夫婦離散情則可憫此或下人所為王不知也勅至可遣人覈實果有所遺人民一百七十餘家即

遣去完聚如凡察妄言或其人在彼不欲去者王善加撫恤俾遂其生亦用奏來

○正統六年二月癸未勅雲南總兵官都督同知沐昂及雲南都布按三司巡按御史等官曰得奏言師宗州及廣南府州賊徒阿羅阿思等糾合行劫蓋自去冬維摩等州蠻寇作耗已勅爾等捕其餘黨今乃滋蔓如此延玩之罪姑置不問勅至爾等即從長計議委的當官員前去招撫俾還本土悉宥前罪如梗化不服待平賊麓川之日即與兵部尚書王驥等計議相機勦滅務俾賊寇屏息邊境安靜

○三月辛丑山東昌邑縣為事縣丞陶克敏奏臣交趾人

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世五

于黎利寇叛之際挈家來歸朝廷憫臣微勞命以官職近者坐法當罷徙極邊伏望

聖恩俯垂矜憫

上曰遠人歸順不可繩以常法其令於通州為民

○正統七年九月丁卯永平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王彥等奏元良哈三衛往往假以牧放射獵為名因而犯我邊境今後遇有近邊者欲便勦殺以敗其計

上勅或等曰三衛頭目亦有尊朝命不為非者豈容一緊勦殺况田獵乃其衣食所關者乎卿等其念之

○十月甲辰福餘衛指揮卜台言與察罕地面貢使卜花等偕至關以無信驗為守關者所止彼云久不朝貢不

知禁例今尚留關外以俟進止

上勅總兵官王戎等曰察罕遠在千里之外非附邊諸部之比其使臣卜花如尚在關即審實發遣赴京今後凡朝貢人使係衛所屬而無印信文字者照例止之其遠方初至及往來希聞者不在此限不可槩行阻遏以失遠人歸向之心

○正統九年正月丁丑建州衛都督食事李滿住等奏本衛指揮卽克苦等久逃高麗潛住去歲帶領男婦大小二百二十餘口回衛甚飢窘乞加賑卹

上謂戶部臣曰桑遠人乃治天下之大經也况克苦等久亡他國今慕義回還可不賑卹乎速令遼東都司量撥糧米給濟

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卅六

○四月丁亥甘肅總兵官寧遠伯任禮奏沙州及赤斤蒙古衛各訴飢餓願借種糧下戶部議以夷人借糧無例上曰春秋訊閑羅朕為夷夏主可視其人之困弗救乎其所借糧宜量數與之

○六月壬午湖廣貴州二布政司奏苗民田禾被蟲鼠災傷告欲伐山木并以土產方物變易米恐巡邏者遏抑無以為生

上曰苗民皆吾赤子可坐視其飢窘耶戶部其即移文聽其兩平交易禁戢軍士毋得生事激變仍勘附近有糧之處量給賑濟務使各安其所庶副朕一視同仁之意

○十一月壬戌雲南總兵官都督沐昂等奏麓川頭目叢渙來歸願捕賊自効

上命其還守本土撫民捕賊俟有功陞賞自今凡來歸者視此例

○正統十一年五月戊寅貴州思南府蠻夷長官司奏土官衙門自古以來男婦婚姻皆從土俗乞頒恩命

上曰貴州土官衙門或有循襲舊俗因親結婚者既累經赦宥置之不問亦不許人因事訐告雖今悉令依朝廷禮法如違不宥

○六月癸亥勅諭占城國王摩訶賁該曰近者安南國王黎濬遣陪臣程真等朝貢到京奏王欺其孤幼曩已侵

皇明實訓

正統三卷

卅七

其升華思義四州今自正統九年以來王屢次率兵攻圍化州殺掠其人畜財物王與安南俱受朝命封建年久彼此疆域各有定界豈可興兵構怨有乖睦鄰保境之意古人云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人王自今宜深体此意祇循禮分嚴飭守邊頭目慎固封守毋仍恣肆侵軼鄰境貽患生靈自取禍殃况天道福善禍淫自有常理王其欽承之

○十月辛丑獨石守備叅將都督楊洪奏出哨官軍獲虎刺部屬三十人并馬匹弓箭等物

上勅洪曰此三十人者未見其有寇邊之迹宜寬待之遣人送京

○天順元年二月戊午湖廣刺惹崗已故崗長向黑稍驛次子刺惹施并姪麥昔等三人以罪發口外充軍其母阿泰陳情納馬一匹以贖子罪事下兵部議土人犯罪例該納馬二十匹今刺惹等三人止納馬一匹宜當增加

上曰朝廷一視同仁念此遠人情有可矜不必增加馬匹准他贖罪放回寧家

○天順二年六月乙亥令都指揮僉事武忠等管送山東東昌等府住坐夷人赴南京安置勅諭忠曰山東連歲水旱田禾不收薪米價貴特念降夷度日艱難故遣爾等送赴南京有糧之處安置俾不失所爾其以此意諭之庶其情樂於遷徙凡所經軍衛有司皆令應付舟車給以廩食在途加意撫綏防閑如或疎虞及因有擾害必爾罪不宥

○天順三年二月乙亥勅諭朝鮮國王李瑒曰近者邊將奏報有建州三衛都督古納喀董山等私謁王國俱得賞賜而回此雖傳聞之言必有形迹可疑且王國為朝廷東藩而王之先代以來世篤忠貞恪秉禮義未嘗私與外人交通何至於王乃有此事今特遣人齎勅諭王王宜自省如無此事則已果有此事王速改之如彼自來亦當拒絕諭以各安本分各守境土毋或自作不靖以貽後悔在王尤當秉禮守法遠絕嫌疑繼承前烈以

皇明宣訓

正統三卷

卅八

全令名王其慎之

○天順四年二月乙丑給靈州千戶所土官俸糧土官俱夷人其先洪武間歸附不支糧但人給田百畝免納稅令其自置鞍馬騎操歲仍給冬衣布三匹綿花斤半後漸有功歷陞千百戶布花停給俸糧仍不支田禾亦薄收至是屢訴貧困乞賜矜恤

上曰遠人當優待彼為軍時尚給賜布花今有功陞官反不支俸豈理乎其如例給之

大明英宗睿皇帝宣訓卷之三

皇明宣訓

正統三卷

卅九

大明憲宗純皇帝實訓序

朕惟理之在人一也斯民由之而不知賢哲明之而未盡惟聖人氣質清明義理昭著本其躬行心得之餘以任君師之責言行政事皆可師法載諸方冊允為猷訓此堯舜禹湯文武精一執中之傳立中建極之論萬世宗之而莫能外也欽惟

皇考憲宗純皇帝聰明拔萃

聖德天成爰自青宮講學於凡所性仁義禮智與夫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要無不深求蘊奧而體驗於身心日用之間一旦繼紹大統

君臨天下擴而充之凡其誠敬孝養之見於事

皇明實訓

成化序

乙

天事

親惠愛寬恤之著於睦族撫下肅然而飭紀綱正法度謹內外詔焉而宰萬幾辨邪正納衆善用以靈承于

天洪舒于民者莫非一心至理之所發於此見我

皇考協于克一之功足以遠探二帝三王之秘近增

祖宗列聖之光而子孫萬世之法程端有在矣是以一十

四年之間

功德治化巍然煥然予未小子恭承

大訓嗣守丕基痛念

皇考貽謀宏遠必有紀述已命儒臣纂成實錄三百九十有三卷又采甚尤著者輯為

實訓十卷凡為目六十三為條三百九十三仰而觀之

如星麗天而雲漢昭回光采溢目凡我子孫臣庶當如

慎守之功各致遵行之力予以保治於攸久而躋世於

隆平庶於

皇考之訓無愧也其敬之哉勗之哉故序

弘治四年八月初三日

皇明實訓

成化序

二

大明憲宗純皇帝實訓目錄

○卷之一

聖學

聖孝

謹天戒

教太子

睦親

重宗支

褒宗室

諭宗室

戒飭諸王

遵舊制

嚴祀典

重恩典

仁政

○卷之二

寬宥

明斷

正風化

崇儒

興學

明禮

定令

用人

聽言

皇明實訓

成化目錄

乙

厚勲戚

優大臣

任老成

養老

褒忠節

慎選舉

嚴考察

重守令

育人才

諭臣下

諭將帥

戒將臣

惜才

安民

慎民力

恆民

恆將士

體羣臣

弭災

明刑

恆刑

正法

○卷之三

明賞罰

兵政

慎用兵

漕運

馬政

重邊儲

飭邊務

荒政

防患

弭盜

抑干請

革奸弊

禁非為

仲寬抑

戒貪

懲酷刑

繼絕

優遠人

馭夷狄

皇明實訓

成化目錄

一

大明憲宗純皇帝實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詞學清吏司主事呂陳宗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呂朱

南京工部庫儲清吏司郎中呂鼎

聖學

○天順八年六月丁酉

上將開經筵命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會舉講讀官以聞且賜勅諭勉勵之曰朕恭膺

天命繼承

祖宗鴻業居臨億兆負荷良艱永惟自古聖帝明王未有

聖明實訓

成化一卷

不資學問而能致天下於太平者朕鑒於茲將以八月

初二日御經筵命爾太保會昌侯孫繼宗少保吏部尚

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知經筵事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陳文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彭時同知

經筵事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詹事

府少詹事燕國子監祭酒司馬恂大理寺左少卿孔公

恂翰林院學士杜潛萬安侍講學士李泰太常寺少卿

兼翰林院侍讀孫賢劉珣牛綸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

院侍講王與徐溥兼經筵官賢文時安泰賢珣綸日侍

講讀翰林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帝王之道具載經

書苟非講明何以措諸行事况朕臨御之初先務莫急

於此卿等宜端心竭誠相與講論務臻其極毋隱而弗彰毋曲以徇好庶幾會而通之理足以溉朕心舉而措之澤足以被天下如此朕斯無負

上天之命

祖宗之托而卿等亦無負於朕之所望矣欽哉

○成化九年二月丁丑

上命儒臣考訂宋儒朱熹資治通鑑綱目盡去其後儒所註考異考證諸書而以王逢集覽尹起莘發明附其後既成

上命刻梓以傳親製序於卷首曰朕惟朱子通鑑綱目實

備春秋經傳之體明天理正人倫褒善貶惡詞嚴而義

聖明實訓

成化一卷

精其有功於天下後世大矣顧傳刻歲久間有缺訛甚

至書法與所著凡例提要或有不同是以後人疑焉有

考證之作兩存其說終莫能定朕嘗深求其故矣蓋凡

例提要乃朱子親筆以授門人使據之以成書及書既

成再加筆削則隨事立文時有小異而大體終不出乎

勸懲之外豈可一一致疑其間昔者五經同異賴漢宣

帝命諸儒論於石渠閣親稱制臨決然後歸一朕於綱

目斯有意焉特命儒臣重加考訂集諸善本證以凡例

缺者補之羨者去之事關大義若未踰年改元者依例

正之至若漢初紀年首冬惟景帝中後二年舊史誤列

冬十月于歲終朱子雖以傳疑而呂氏其餘書法與凡

例小異無大關涉者悉仍其舊蓋去考異考證不使註傳所以免學者之疑成朱子筆削之志也考訂上呈具如朕意綱目於是為完書矣於戲是書所載自周秦漢晉歷南北朝隋唐以及五季凡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明君良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疑事悖禮咸得以折衷焉俾後世為君臣者因之為鑒戒勸懲而存心施政胥由正道圖臻于善治其於名教豈小補哉然則是誠足以繼先聖之春秋為後人之軌範不可不廣其傳也因命繕錄定本附以凡例并刻諸梓以傳爰序首簡俾讀者知所自云

○十一月戊申

聖明實訓

成化一卷

三

上諭大學士彭時等曰朱文公通鑑綱目可以輔經而行故宋元二代至今未備卿等宜遵朱子凡例編纂宋元二史上接通鑑共為一書

聖孝

○成化四年七月戊午禮部尚書姚夔及在廷文武大臣翰林院科道等官集議

陵廟禮制奏令

慈懿皇太后之喪與

皇太后千秋萬歲俱當合葬

裕陵

慈懿皇太后居左

皇太后居右配享

英廟禮亦宜然是乃天理人心之至也

上批荅曰卿等所言固是正理但

聖母在上事有室礙朕屢請命未蒙俞允朕平昔孝奉

兩宮如一若因此違悞致有他虞豈得為孝今當於

裕陵左右擇吉地安葬崇奉如禮庶幾兩全卿等其體朕

意既而文武羣臣連上疏固諍復跪伏文華門前以俟

必從而後已

上復懇請於

皇太后自己至中稍見從遂出數奏同辭批荅云卿等所

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禮蒙允行矣於是羣臣皆呼萬歲

聖明實訓

成化一卷

四

而退

○成化十六年七月丁亥巡撫鳳陽等處右副都御史張瓚奏欲以鳳陽一府今年供應物料及追陪馬匹暫停以資中都新城外別築土城之費工部議其難從

上曰春雨秋霜人子履之尚與悽愴休惕之心况鳳陽

祖宗陵寢所在新城既迫長淮屢有水患誠宜及時設法

修理今張瓚欲停止歲辦及馬價以資工費爾工部以

為不可然則事將已乎其令守臣支在庫官錢尅期興

工修築毋得遲悞

○成化二十年正月乙巳

英宗睿皇帝忌辰

奉先殿行祭禮

上退朝顧左右曰今早行禮之際追念罔極之恩感傷于懷法然淚下不能自己永惟

先皇奄棄天下臣民忽已二十年矣朕嗣守大業兢兢慄慄恒懼弗克負荷無以慰

宗廟神靈今益當省身修德任賢圖治使四海無虞生民樂業庶幾無愧天子之孝云爾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丙寅

上勅禮部曰

皇太后撫育朕躬續承鴻業二紀于茲海宇牧寧治化旁達復撫育皇太子進學成身克諧室家國本益固功德

皇明寶訓

成化一卷

五

隆重宴饗報酬宜上徽號以極尊崇用表朕愛敬之忱爾禮部其擇日具儀以聞

○四月戊子

上恭上

皇太后徽號禮畢詔告天下曰朕惟自古帝王之孝親匪惟養以天下而必尊以鴻名蓋所以表功德顯于今而垂于後也情文成具敢忘祇循恭惟

聖母皇太后風贊

先皇茂隆內治誕育眇質續紹丕圖迄今二統

宗社奠安海宇寧謐寔皆

聖母深仁洪慈訓迪之所致也矧於皇太子勤劬長育用

底有成室家攸宜國本深固凡茲勲德超軼前古而華崇之禮尚未加隆朕心歎焉乃偕典彝率顯臣工以今月十七日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聖慈仁壽皇太后仰酬罔極之恩遠追帝王之孝禮既成於家國澤斯溥於寰區於戲據古尊稱式廣親親之教揆今恤下數布老老之仁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謹天戒

○天順八年三月丁巳大學士李賢等言正月以來風霆殺天日黯無光宜修君德以消天變

上曰天道與人事相關而關於君身尤切朕當為卿等勉之

皇明寶訓

成化一卷

六

○五月丁巳京師大風雹大學士李賢勸上遠嬖幸親近老成修德舉政

上曰朕嗣位未久天戒屢彰敢不敬畏爾臣下亦當加警焉越數日降勅諭文武羣臣曰朕以菲德嗣承大統雖在疚中而敬

天恤民之心未嘗敢忽然自即位以來天災屢見近於是月初五日風雹大作飄瓦拔木此乃

上天垂戒之嚴朕深懼焉意者德有未修而政有未舉歟心有未誠而治有未至歟抑爾羣臣怠慢不謹尔事有乖上無以輔君德下無以惠生民歟自今各宜恐懼修省恪恭乃事庶幾以回天意特茲告戒尚其毋忽

○成化元年五月戊午火星留守南斗越五日勅諭文武
聲臣曰朕以眇躬嗣承

祖宗鴻業代

天理物負荷惟艱茲者

玄象示警朕甚懼焉永思厥咎因知攸措用是減膳節
用齋心於便殿朕將親露禱于

昊天上帝引咎責躬修明庶政爾在廷文武羣臣皆佐朕
以行政者也上下一體休戚惟均其自今日為始各致
齋三日同加修省務各秉乃誠各恭乃職勵精治理毋
事因循為德為民必臻實效凡諸衙門有曾經具奏買
辦採辦物料于民間者悉皆停止其有營造亦暫停免
皇明寶訓 成化一卷

過夏俟秋涼興工以便吾民於戲朕為

天之子爾羣臣與朕分治天職克謹

天戒理所當然自今有可以匡輔不逮者尚無有隱爾等
其欽承朕命毋忽

○成化三年七月己卯工科給事中黃甄等上言南京乃
祖宗創業之基邇者午門正棟為雷雨所損實

上天示警之意乞勅諭中外臣工同加修省因勅守備成
國公朱儀叅贊機務兵部尚書李賓昏迷欺罔之罪請

擇能者代之

上曰上天垂戒非一二人所致朕當與文武大臣同加修
省儀等姑宥不治仍移文諭之既而監察御史丁川等

亦以為言且勸

上屏遠聲色親近書史及勤政等事

上以所言有理謂事未舉行者朕當勉之

○乙酉

上以南京雷震午門勅諭文武羣臣曰朕承天序守

祖宗大業夙夜圖惟求所以克享天心然望道未見治教
未著今年地載失寧乃六月十五日雷震南京午門天
之示戒可謂至矣詩云敬天之怒易云游雷震以恐懼
修省朕用是齋心滌慮內求已過益中和未足以格高
厚誠敬未足以孚幽顯修齊治平之功未足以安中國
服遠人敢忘勉勵以弭災異咨爾在廷文武羣臣與朕
皇明寶訓 成化一卷

共天職其間有謀謨是資勲戚是聯司銓衡以清庶位
均賦役以理萬民典禮以事神天治兵以靖華夷明刑
罰守章程掌風紀任言責與夫握將帥軍旅之權分鉅
細官守之寄者固或能守厥職矣然豈無竊位苟祿殺
塞賢路以玷朕之任使者乎又豈無懷私徇利欲成谿
壑未達朕之聽聞者乎急而能勉過而能改知止足而
能退所與也以毗朕志以回天意以底於雍熙是為君
臣交修之道是日

上又勅諭南京文武羣臣曰朕惟

太祖高皇帝創萬世大業於南京所繫甚重乃今年六月
十五日雷震於午門天之示戒夫豈徒然朕用是教以

修省戒防在廷百執事勉修厥職以假亨聽咨爾南京
守備恭贊之臣屢致人言豈無所由盡各改厲以展來
效其餘百司庶府勿謂朕耳目所不及而墮廢其職守
以自勉背公向私盈廢其所欲以自棄當言者勿謂時
不我從當事者勿謂上不欲用朕將稽其言之當理而
從考其事之成功而用焉典祀必恪神乃歆戎政必練
邦乃固賦入必慎民乃富屈抑必伸獄乃清無慢以取
譴無怠以忘職無撓勉以為能足國無酷慘以為能去
惡惟趨於大中至正以稱朕意惟天心其祐焉

○成化四年九月丙寅大學士彭時等以彗星見引咎乞
免

聖明寶訓

成化一卷

九

上曰上天垂戒朕自修省卿等皆職居輔導當講求缺失
修舉善政加惠軍民庶可以回天意豈可捨朕而去所
辭不允

○壬申

上勅諭文武羣臣曰朕嗣守丕圖惟天地眷祐是賴然弗
克正于心修于身近無以御于家邦遠無以寧于海宇
將奚以格高厚神祇乃今年八月癸巳京都地震九月
初以來彗星見北斗朕既齋心滌慮以改圖自新祇告
天地非徒言之固將躬行之爾文武諸臣輔朕猷為受
委託分職布任于中外者尚各警其怠忽因循之習革
其欺公徇私之弊堅其忠藎不移之操固其庶慎不污

之節豈惟爾之功名無玷天將鑒之以不致罰朕將資
之撫世御宇不負所使朕之兵民將由之以不失其
所邊圉強固而閭里殷富三光全于上九域安于下豈
非君臣同德之效歟爾文武羣臣其圖利之

○成化六年二月壬申

上勅諭文武羣臣曰朕紹膺景運六載于茲夙夜靡寧圖
惟治理而自冬徂春災異荐臻雨雪不降朕慮民生弗
遂憂切于懷永惟災咎之徵必由人事感召豈朕德有
不敏而政多缺歟抑爾羣臣分理庶政者因循怠緩弗
克竭誠盡公以輔朕之不逮歟循省所自容各任其責
致交修之誠朕將親率爾文武羣臣於二月二十八日
聖明寶訓

成化一卷

十

恭詣山川壇請禱

○成化七年十二月庚辰大學士彭時等以星變上言正
心術謹命令親接見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六事

上曰具覽所言事皆切實朕自有處置卿等宜勉力佐朕
以副朕懷又明日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姚夔并六科
十三道官俱以時政條奏

上曰卿等所言皆切時弊在內者朕自減省荆襄撫出流
民仍令項忠等撤原籍官司安插毋令失所在京抽分
每歲止遣御史一員織造蟒龍等段疋絲料且收貯在
官各營見操并守衛官軍將軍查數以報其餘所司即
舉行之

○壬午學

上以星變避正殿徽樂明日大學士彭時等言天象垂戒古今罕見外人不知

聖心憂勤竊謂寓此災變視如泛常未嘗降顏一接臣下詢訪民情議論洵洵臣等欲於明早朝退詣便殿請見一以寬

聖心一以息聲議明日

上退朝御文華殿召時等見時等因陳時政當興當革數事

上嘉納之

○成化十一年四月乙未

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十一

上以乾清宮門災告

奉先殿曰茲者弗戒于火致乾清宮門被火竊惟違告之來必有所自省躬念咎惕然於懷仰冀

尊慈俯賜矜憫轉禍為福永保康寧不勝惶懼懇祈之至

○成化十二年七月乙丑

上於禁中祭告

天地曰臣以菲薄之資撫盈成之運顧政事之多缺致災異之荐臻茲者京城內外有物夜出殘害軍民驚動閭巷夫變不虛生必有所自意者或用度不節致傷民財歟或土工繁興過勞民力歟或忠言不聞下情無由上達歟或仁政不施言惠未能下究歟夙夜兢惕罔知所

措伏惟大造垂慈曲賜矜憫赦過宥罪轉禍為祥俾妖物潛消居人安妥臣當祗謹

天戒垂省愆尤斯維新于政令以圖報于大恩不勝悚慄懇禱之至

○成化十五年九月甲戌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奏

孝陵大風拔木壓損城垣且殿宇歲久亦多頽壞

上曰風拔

皇祖陵寢樹木天災豈無為乎朕祇畏天戒慄焉不寧其令朱儀真以朕意祭告

孝陵仍亟行南京所司凡城垣壓損及年久頽壞者修葺之

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十二

○成化十七年四月庚申勅諭文武羣臣曰朕嗣承

祖宗大統十有七年恒宵旰圖治求以上格穹蒼下安黎庶無負付託之重奈自去冬以來陰陽愆期雨澤少降

朕心憂懼已嘗齋心露禱祭告神祇又遣官清理刑獄

用弭早沴然而連日狂風大作塵霾蔽空豈朕與爾在廷文武羣臣修省有未至耶凡事關朕躬者朕自究循

而行之不急爾等佐予治理中間能修職者固有而曠職者豈無為勲戚輔導者或忠蓋未殫猷謀未盡歟司

銓衡錢穀者或黜陟未當徵歛不時歟典禮樂兵戎者

或不能以和神人息邊患歟與夫掌刑罰工役任風紀言責握將帥戎柄以及鉅細官守之寄者豈各稱委任

而無竊祿者歟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自今以後務須痛加修省革其欺公徇私之弊整其因循懈惰之習固其庶幾不私之節庶乎各舉厥職以輔朕不逮而政事修舉災沴可弭矣爾等其欽承之

○成化十八年閏八月甲午陝西西安府及徽州地震守臣以聞

上曰地道失寧實由人事不修所致藩臣邊將皆佐朕以奠安坤維者陝西重地且逼近邊陲而地動若此夫豈無所感召歟其令各官殫心修攘以答災譴勿視為常事

○成化二十年正月壬辰

聖明寶訓 成化一卷

十三

上以地震勅諭文武羣臣曰朕仰承

祖宗丕緒夙夜兢惕圖惟政理然治效未著地震京師

上天示戒可謂至矣朕齋心滌慮省愆修德所當自勵猶

恐事神治民安內攘外之道有所未盡爾文武羣臣與

朕共天職者其間豈無私勝公微竊位苟祿怠事玩法

孤負任使以召致災咎者乎自今宜各痛加修省改過

自新懇稱厥職以副朕志以回

天意以底於治平庶盡上下交修之道爾等其欽承之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丙戌勅諭文武百官曰茲者

上天垂戒災異迭見歲暮及今正旦有聲如雷朕其驚懼

惟天道與人事相為流通必人事乖違斯天道不順爾

文武百官皆與朕共天職者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官付託尤重凡一應弊政及有利於國家生民之事其各指實陳奏無或顧忌朕當采而行之用回天意

敕太子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己未刑科給事中趙良奏太子天下根本所輔貴乎得人乞預求賢德忠良之士博聞有道之人使朝夕與居涵養德性講求治道綿宗社億萬世無疆之休大興左衛指揮使周廣亦以為言禮部覆請

上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預教太子實所以綿

聖明寶訓 成化一卷

十四

宗社而福生民也所言良是明歲其亟行之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庚午

御製文華大訓序曰朕惟古昔帝王之有天下必立言垂

訓以貽子孫俾知修身出治之本聽言處事之要以承

基緒於無窮其豫教屬望之意何所不用其極哉稽其

教法若唐虞三代之具於書詠於詩見於禮記最詳具

密不可尚已秦漢以下寢以疎濶如唐帝範之編宋承

華要略之集或舉一而遺鉅詳末而忘本視古豫教之

意有間矣肆我

太祖高皇帝儲君昭鑑錄

太宗文皇帝文華寶鑑及聖學心法

宣宗章皇帝訓四書垂示炳若日星與唐虞三代之意
實同一揆朕嗣統迄今十八九年仰賴遺訓餘休海宇
寧謐

宗社真安是豈無所自哉顧念皇太子繼承甚重而身而
家而國而天下事機甚繁未可悉以口講而指示之乃
於萬幾之暇博閱載籍自孔孟濂洛諸儒之論述伏羲
神農黃帝禹湯文武以及漢唐宋諸賢君之蹈履與我
祖宗之謨烈

皇考之戒飭凡有切於儲副今日之所學與夫異日之所
行採彙為編名曰文華大訓以授皇太子其書綱凡四
曰進學曰養德曰厚倫曰明治目二十有四總論以攝
畢明寶訓 成化一卷 十五

其要分言以極其詳每編又各有言以發其端而結其
終本末兼該先後交貫展卷之間修齊治平之道瞭然
在目俾朝夕觀覽知所造詣必問學日以克德業日以
廣帝王之度日以恢弘夫何患不能承

祖宗基緒傳於無窮也哉此朕是編惓惓屬望之心也
祖宗列聖之心也古帝王之心也嗚呼其熟玩而深體之
哉進學篇朕惟人不可以不學學也者所以學修齊治
平之道也昔堯舜禹湯文武皆汲汲焉以學仲尼亦皇
皇有所不暇在聖人尚如此故人生八歲入小學十有
五年入大學公卿大夫元士之子與凡民之俊秀皆然
況為儲副則將有天下國家之寄者可不學乎古人論

學多矣有宏綱要旨焉取以為總論而學必稽古然後
有得故進學之目先之以明典訓典訓之要在明義理
義理吾性分之所固有而非自外來也我能明而知之
則所以用力以求復其本然者自有不容已故窮義理
次之然必親近師儒切磨講論庶其有所啓益而易為
功故資啓益次之三代以降聖王不世出處士橫議百
家紛然禰出乎其間以乘吾道者非一不有以辯而擇
之能不惑者鮮矣故又次之以擇習尚焉夫博求古訓
內反之於己外資之於人俛焉自勵而不惑於他岐如
是而學有不進者未之有也學既進則以修身齊家酬
酢天下之事而極參贊之功也何有嗚呼其念之哉養
德篇朕惟人得天之理於心所謂德也是德也人孰無
之而能不失焉者蓋鮮是以自古聖賢大學教人之法
必拳拳以明德為言而大易取象於蒙作聖之功亦必
自德始矧太子天下之本

宗社生民所繫可不以養德為先務乎然德之養不一也
故總論其綱而其目則首之以端蓋天下眾善皆由此
出不正其心則所存或牽於外誘之偏不端其志則所
守必狃於他岐之惑雖欲勉強以進於善而德非其德
矣然此特以養於內者言之彼外焉一言一動與夫衣
服食飲之常皆吾心德之寓也苟有一之不謹則為德
之累大矣故次之以謹言動慎服食焉夫德之造進有

畢明寶訓 成化一卷 十六

限而人之逸欲無窮或聲色玩好之來田獵遊觀之縱
 樂樂自恣侈靡弗約皆所以汨吾心喪吾德者尤不可
 不戒也故又次之以戒逸欲焉誠能自內以達外由精
 以及粗表裏交修無少間斷則人欲日消天理日著而
 吾心德之全體立矣全體既立則推而至於國家天下
 大用之行夫何適而不宜尚敦之哉厚倫篇朕惟人倫
 有五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即虞書所謂五典周書所謂五教戴記所謂五達
 道者或詳言之曰七教十義或略言之曰三綱四行或
 編名之曰人文人紀皆不越此五倫而已此五倫者出
 於天性皆所當厚而父子長幼夫婦三倫尤所當厚也

目中所謂隆孝敬則父子親矣孝友愛則長幼序矣重
 內儀則夫婦別矣睦宗戚則親與序別之推俱備矣四
 者乃人倫之切於身行於家而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此
 而薄焉則施之君臣朋友賓客與夫民物無有能厚者
 矣故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自古聖
 帝明王以及我
 一祖四宗皆誠格於
 郊廟敬行於師傳禮周於百官仁被於萬姓義感乎蠻夷
 戎狄惠及乎鳥獸草木以致又安長治後世莫有追配
 之者皆由先厚三倫而推之耳爾為儲副當希古帝王
 法我

祖宗以當天下重任也可不厚於人倫而先其尤當厚者
 乎凡載於篇者其詳味而力踐之無忽無怠明治篇朕
 惟古昔帝王之圖治罔不夙夜祗勤誠以天下之大萬
 幾之繁繫乎一人甚重也苟非理明而素定于其中求
 其事至而應之無失者亦難矣惟

天有成命我
 祖宗受之以啟丕圖貽我後之人其日監在茲赫然猶
 祖宗之時也敢不敬乎况庶政得失庶徵休咎應焉尤
 天意之昭灼者也故欲明治道其要必自敬天命始敬之
 所寓莫嚴於祀

天而尊
 皇明寶訓 成化一卷
 十八
 宗廟享祀之制莫不有告焉有報焉有新焉下逮羣祀亦
 猶是也其可責乎故嚴祀典次之近而朝廷天工之代
 在羣臣也故辯人才待臣工次之遠而四方天之視聽
 在民也故恤民隱次之臣民之賢率本乎教教化之行
 必先于養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志此教之大方
 也故崇教養正禮樂又次之至於聽納審則無壅蔽之
 患而上下之情通賞罰公則無潛濫之惑而小大之心
 服制財用則絕侈靡而經費有常飭兵戎則戒窮黷而
 捍禦有備馭夷狄則廣威德之施而謹夷夏之辨此皆
 制治宗綱臨御要道不可有一之不明也於是總論其

綱條列其舉目而措之如運之掌耳尚有豫講而深究之哉書既成

上又題其後曰惟我

祖宗定制皇太子既立凡中外諸司政務須奏陳者率令啓聞正欲其廣聞見而達治體也朕侍

皇考亦嘗奉

命出見羣臣預聞政理迨臨御以來兢業圖回仰答

上天篤佑與

祖宗

皇考付託肅然以承

郊廟之嚴凜乎而處臣民之上十有九年于茲蓋嘗因早

皇明寶訓

成化一卷

十九

災而出禱于郊以星變肆赦海內葺

郊壇寅奉大祀增修豆樂舞等禮先師廣進士之額試以民事而後任之臺務重老臣之歸優其月祿而復假之力役加養濟窮民之廩開武學儒生之貢念民之苻饑也內則減價而糶以周給外則遣官四出以賑濟慮獄之不清也每盛暑而於兩京恤刑或間歲而於天下審錄修文史而究武略飭內治以攘外侮戢靖潛竊底寧邦家猶宵旰靡遑懼功業未茂德惠未周而治平之效未臻也夫為治之道舉大綱者必挈其要張眾目者必該其凡是編所述庶幾盡之汝與務學之暇尚究心焉用副朕所以豫教之意也其念之哉

睦親

○天順八年正月庚辰襄王瞻塲奏近聞德王及重慶公主出居外府而郕府王妃尚叅住其間往來朝謁恐有未便宜遷於別所

上曰叔祖所言良是但郕王妃寡居孤女未嫁姑自西內遷居外第蓋

先帝盛德事也今若他徙恐致驚憂其勿復徙

○九月戊辰郕府南漳郡主奏乞命其子周垺入國子監讀書

上曰南漳郡主係宗室之親其子周垺既有志讀書宜令入監照例出身

皇明寶訓

成化一卷

二十

○成化三年二月庚子德王將之國以歲用米鹽等物一時難於措辦乞仍開用候莊田成收日停止

上允之令今歲撥與白熱穀米二百八十三石鹽歲與一百引馬草豆到府日為始給五閏月內官內使於所在官司每月人給米四斗亦五閏月而止

○五月壬子寧府臨川王長子奠埡以罪降庶人幽閉于其祖獻王墳所久之莫諭秦身罹重罪誠所甘心但子女今俱長成同受禁錮非其罪也禮部以聞

上憫其情曰古者罪人不孥况宗室乎宜聽其子女與士庶之家婚配仍令有司量給財禮助之

○成化六年四月己未襄王瞻塲有疾

上命醫齋藥馳驛往療之

○成化十年二月壬戌晉王泰鎮國將軍美塔有母喪請以其歲祿量支本色為喪費戶部以為無例

上曰送終之禮人子不得自盡則貽終身之悔美塔請給祿米以供母喪雖無故事宜特從之其令所司全給一年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戊子

上勅廷臣曰曩者朕叔邸王踐阼戡難保邦奠安

宗社亦既有年及寢疾臨薨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興譏構請去帝號

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姦于法不幸上賓未及

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二十一

舉正朕嗣承大業于茲一紀每思先儒有言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此所謂孝聞以帝號之復質諸

聖母皇太后亦云此

先帝本意宜即舉行朕祗服慈訓敦念親親誕告在廷用成先志其邸王可仍舊皇帝之號所有尊謚禮部會議以聞務合人心毋乖典禮仍令所司修飭陵寢如勅奉行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丙申戶部郎中李炯然奏鳳陽水災官無儲蓄建吳二庶人初家春十八口月給米二十石今已故大丰而所供如舊請量減之事下戶部議

其言可從

上曰庶人所用乃

先帝欽給之數豈可輕減宜移文鎮守等官查審可否具奏處分

○成化十五年十月甲申肅府汾川王貢錡以府第被災三喪未舉請賜肅簡王截支祿米六月又伊府西鄂安僖王錡缺妃李氏王薨男幼未封乞歲祿年終停止

上曰朕于宗藩篤念親親之誼每事務從優厚今汾川王及西鄂王妃俱乞給停支祿米以資喪葬之費覽奏不覺憮然其悉如所請給之

○成化十八年十一月己酉韓府樂平王奏懷悼二王皆

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二十二

以無嗣而薨二王所遺妃各有未養贍今彰化王偕藩進封韓王二妃之未例皆停免而韓王止養悼王妃懷王妃遂至失所敢以請

上曰朝廷以仁治天下民間孤貧者尚有養濟之典况在宗親而可委棄耶彰化王既進封韓國二妃義當同養其即分祿米以養懷王妃母令失所

重宗支

○成化元年二月乙未廣昌安僖王美堅生母劉氏奏王生時嘗以從兄雲丘王第二子鍾鐸為嗣今王薨無嗣請以鍾鐸襲封王爵

上曰過繼子封王無例鍾鐸仍准本封為鎮國將軍承廣

昌王祀

○成化十五年閏十月丁巳衡山恭惠王妃陳氏乞以衡陽莊和王次子鎮國將軍豪郅為繼嗣且欲進襲王爵上曰

祖宗舊制王爵至重前此未有以從子襲爵者朕何敢專且豪郅既係衡山王姪同氣至親只以將軍承繼宗祀管理府事何不可乎若從其請則是衡陽之子有二王矣違

祖訓而徇私情朕不為也其已之

○成化十七年正月乙未慶懷王堯弟岐陽王遂塤襲爵遂塤以其父秩榮乃慶靖王長子奏乞查處于是懷王

畢明寶訓

成化一卷

二十一

母妃孟氏奏遂塤素亂宗派謀奪封爵事下禮部言靖王子康王秩燧雖云第四係嫡出真寧莊惠王秩榮雖居長乃庶生當時一日同受封爵及各子承襲已定正統四年莊惠王奏奪封襲

英宗睿皇帝已嘗降勅切責乞遣勅諭王宜遵

祖宗定規永保祿位

上是其言既而遂塤復奏前事禮部乞下所司轉行該府教授啓王遵奉先勅毋再覬覦非分詔如所議行未至而遂塤又奏岐陽王冒伯作父不無背義于是禮部言自康王論之則岐陽以子繼父自懷王論之則岐陽以弟繼兄揆之于義皆無不可

上以康王傳序已定而真寧王累次奏擾降勅切責削祿米三之一復以教授不行諫止命巡按御史逮問之

○六月辛亥晉王鍾鉉奏廣昌安僖王長孫奇瀋年已長成且故王原賜儀仗印冊尚在乞襲封王爵禮部覆奏安僖王無子妃劉氏奏以兄子鍾鉉為嗣乞封王爵以無例止封鍾鉉為鎮國將軍晉王府事令其子奇瀋止應封輔國將軍

上諭晉王曰承襲王爵宜遵

祖宗成憲毋再煩擾廣昌王印其即遣人賫送來京

褒宗室

○成化十年二月己巳安昌王膺鋪父岷王得風疾侍湯

畢明寶訓

成化一卷

二十四

藥晨夕不懈岷王嘉之奏乞旌表禮部以無例聞上特賜書獎諭曰國家以孝為治凡臣庶孝行卓異者必旌表之以風教天下以圖成大順况于宗室有能惇行可無獎諭用勸將來耶叔性稟孝謹爰自幼齡因父王嬰疾每朝夕侍側供奉湯藥迄今歲久益無懈怠朕聞之嘉歎再三以為孝乃天地常經人倫大本叔能惇行令聞茂著寧不有光於宗室有光於國家乎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永言謂長念也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類謂祚胤也繼自今常存此心益崇此道則不惟叔可以儀式藩邦衍福胤于無窮而我國家亦有無疆之休矣

○六月丁卯韓王偕藩奏曾叔祖襄陵王範址性至孝嘗剝股剪鬚以療母疾今年已七十有五每祭掃猶躬自負土培母墳哀慟誠切古所謂終身慕父母者王蓋有之乞加獎諭以為宗室子孫之勸

上特移書獎諭之曰覽韓王奏知曾叔祖高年至行嘉歎再三夫孝人道大端人于親存能敦孝養者固多至于既歿而孝思不衰者鮮矣惟曾叔祖叢因母疾剝股剪鬚以進母疾良愈茲又盡力竭誠于體魄栖憊之所其於事親終始之道而無愧焉于宗室不有光歟于風化不有勸歟曾叔祖其益篤孝行以為藩輔之式異日垂名簡冊諒有在焉

皇明寶訓

成化一卷

二十五

○成化十七年八月己酉韓王偕藩奏臣曾叔祖樂平王冲炆年逾七袞博覽羣書一言一動必效古先誠可為宗室式乞璽書褒崇庶有所激勸

上致書冲炆曰凡宗室中將軍中尉苟有一言一行可取朕聞之猶且喜慶况曾叔祖篤志好學老而不倦嘉言善行非止一端增光天潢為法宗室足慰朕懷者哉茲特賜書獎諭王尚當始終如一壯老一致俾諸為惡獲罪者景範變化悉歸于善非但可以寬朕之心而祖宗在天之靈亦可以少安矣惟曾叔祖亮之

○成化二十年七月甲寅上致書獎樂平王冲炆曰茲者韓王又奏稱曾叔祖年

高德邵善行昭彰朕聞之心甚嘉悅昔東平王有云為善最樂夫處崇高之地不以富貴自淫惟以為善自樂史冊書之後世以為美談今曾叔祖年躋耄耄樂于為善宗室尊之國人式之足以增光本支而永隆藩輔其賢于漢東平王也遠矣茲特致書褒獎其益善加調攝順養天和以為親族楷範用副朕惓惓眷念之意惟曾叔祖亮之

諭宗室

○成化三年四月己亥襄垣王仕壻第三子奪人妹為妾且稱為次妃

上降勅諭襄垣王曰王府娶婦事當奏請妻妾名稱各有

皇明寶訓

成化一卷

二十六

等第今王之子強娶人女為妾擅名次妃悞于禮法寧無礙乎此皆不能嚴束所致王其切責之令還其女庶無後悔

○五月丙子襄陵王冲炆奏所居平涼城隘地狹支庶日繁不足以容乞徙居湖廣或江西建昌

上以分封已定不允遣書諭之

○成化六年五月丙午襄陵王冲炆奏虜入河套致煩朝廷出師征討願率子孫及壻從總兵等官征勦用効微勞

上以書復王曰此者醜虜潛住河套累犯邊疆朕憫生靈之苦已命將出師征討矣茲得王奏願率子孫并壻從

其効力剷除之此可見王有忠君愛國之誠憂時恤民之意朕甚嘉焉但王以宗室至親名分尊崇難與總兵等官同事况國家自

祖宗以來藩邦無從共討之例專書以復王其亮之○成化十四年十月辛丑韓府漢陰王徵鋌無子臨薨時其妃父周恂教以託言宮中有將育者至期密取他姓子女養宮中王母妃平氏亦與聞其事既請封為恂姻家所發恂凌遲處死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追降徵鋌為庶人

上乃貽書各王府曰朕惟徵鋌乃韓憲王曾孫憲王寶太祖高皇帝之子

皇朝寶訓 成化一卷

二十七

高皇帝奄有天下封建諸王藩屏國家以為千萬世不拔之基豈意徵鋌祇因乏嗣顧戀房閨私愛輕信外人邪謀致使其母暨妃下抱汙池之流上瀾天潢之派其得罪於

祖宗豈小小哉身雖淪亡咎難容貸已革其封爵削其號追廢為庶人用彰朝廷大法用慰

祖宗靈明以為將來警戒嗚呼吾人咸觀春秋所誅而徵鋌忍心害理一至于此

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夫人聞之莫不憤怒况於朕乎况於宗室乎尚恐各宗室親王未知其詳特命所司抄詞并書備告親藩尚其亮之

戒飭諸王

○天順八年六月甲辰晉王鍾鉉保陞承奉副張泰等二十員為承奉正等官皆預定其職以聞上以書戒王曰得奏欲以承奉副等官張泰等二十員陞授承奉正等職既已定擬職名復何奏請且陞降王府內官出自朝廷若遇員缺只宜具實并開相應者奏知以憑陞補王乃擅自定職泛濫陞除是何理也此必下人撻置今皆不准亦不究問特書戒王王宜自省今後行事當遵

祖宗法度毋得任情妄為庶可保全今名王其戒之慎之○成化七年六月壬子鄭王祁鏐有罪

皇朝寶訓 成化一卷

二十八

上降勅戒諭之曰朕惟

祖訓有曰王國文武官有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國者毋得輕易陵辱朝廷聞之亦以禮待况長史居輔導之首其所勸諫自當聽納豈有責辱之理且人之大倫莫重於君臣父子夫婦爾溺愛不明追咎前妃遂惡其子因長史等官勸諫屢行責箠是又悖

祖宗遺朝命其於三綱何如朕篤於親親尚慮爾一時過失未必終身迷謬特遣駙馬石璟齎勅戒諭爾宜深自警省教育世子不可偏聽讒言以搖奪之仍與選婚俾有繼嗣不然改名失德而於爵位抑恐難保爾宜深思熟慮毋貽後悔

○成化八年九月丙午代府鎮國將軍仕堅既坐罪削冠帶祿未赴往絳州靈丘王遜焞請宥其罪

上命靈丘王促之還仍戒其毋再違法且勅襄垣王仕壘曰爾先奏鎮國將軍仕堅謀害違法等情命官覈實止得其冒犯之罪亦在赦前其餘皆誣爾不自懲復以前事奏舉有不容之勢此豈待弟之道哉惟兄能友愛其弟則弟必敬順其兄兄弟協和乃為盡道而交惡如此豈不有玷宗室哉朕已勅責仕堅俾盡弟道爾為兄者亦須篤念同氣加之恩愛毋以小憤乖大義毋以一事之失而結終身之怨翻然改悔庶可保全令名王其慎之母恩

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二十九

○成化九年三月戊戌鄭府左長史江萬程等奏鄭王祁鏌疎薄世子屢諫不從怒移臣下

上命太監王允中英國公張懋齋勸往諭且諭允中等曰爾至可諭王若能改過遷善親愛世子禮待輔臣庶可永保富貴如或稔惡不悛將有不測之事爾便宜斟酌人情事勢隨宜處之允中等詣府宣諭勸旨并以

祖宗大法及國家親親之恩人倫父子之道曉之王遂具奏謝罪允中等亦奏鄭王秉性急躁喜怒不常且好飲酒世子性亦剛烈子道少盡是以父子相失今王雖改過難保將來宜微世子至京讀書習知忠孝之道俾王日自省改庶得區處之宜

上曰鄭王既自言修身改過世子不必取來姑驗其親愛之實若此後不如所言朝廷別有處置仍移文長史啓王知之

○成化十年十月己酉襄垣王仕壘居山西蒲州與子鎮國將軍成銀所為多不法又與弟鎮國將軍仕堅不和因誣奏其藏妖書等事命官往勘所奏皆誣上乃賜勅切責仕壘曰得御史三司奏勸爾所奏事情皆虛顯有誣陷之意凡爾身所自陷者為兄則不仁為父則不義違法敗倫有玷宗室檢以

祖宗大法當革爵閑住但念爾一時迷誤或出小人撥置姑從寬貸特減去歲支祿未三之一薄示懲戒自後宜痛自改悔躬率爾子各守禮法毋縱恣以乖人道毋徇私以狎小人毋捏詞以陷同氣毋恃恩以慢國法庶可保全令名永享王爵如或不聽法必有加難悔何及

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三十

○成化十四年七月壬申趙王見潞先以有罪革冠服令戴民巾讀書習禮至是其母妃懇為之請

上乃賜之勅曰往年皇親文武大臣合辭奏王悖禮犯法之事難以悉數按之

祖訓本當拘取來京降為庶人朕念親親特從輕典止革冠服戴民巾讀書習禮俾圖自新今纔二載王母妃十次乞恩謂王自知惶報悔悟深切夫人有過責乎能改過而能改必遷於善特允所請復王冠帶仍管國事而

後王當聽信輔臣毋狎近羣小當仁民愛物毋非法虐下當正大持身毋恣意淫戲當禮遇親族毋戕害骨肉當鎮靜圖治毋騷擾軍民凡府中一應事務必遵成憲必本天理必合人情然後斟酌而行庶幾祿位可保無虞藩邦可保永昌矣不然禍仍逮身追悔無及

○成化十八年四月丙午晉府儀賓劉欽欲以東勝縣主存日收貯折色鈔三萬貫并支祿米四百石暨其十八年以後祿米內辭二百石以備救荒之用

上曰欽欲以常祿救荒顯是沽名因遣書晉王以戒飭之曰欽之此舉有三失焉王府凡事皆當啓王而行茲欽專擅差人其失一也縣主既沒自有有司截日住支何

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三十一

勞欽言其失二也山西連年饑饉朝廷西顧之憂無時或已舉一方之徭役糧草悉停不徵措置鉅萬之銀物尚拯救不足而欽纖芥之祿何濟欽意謂此舉上可以動九重之知下可以得衆人之喜沽名釣譽炫耀夸張其失三也此三失之外或有非義隱匿于中亦未可知書至王即拘欽責以前失薄示戒懲令其改過自新安分守常讀書狗理自有樂地何必為是矯激虛語哉

○成化十九年六月乙亥寧化王府輔國將軍鍾鑑訐奏山西左右布政使李益貪淫諸罪遣官按之多誣鍾鑑乃賂益左右俾證其事上獨得益持身少謹亦宜坐罪上曰人各有心曲直誠偽不能自揜鍾鑑飾詞害人又賈

求誣證此末俗姦人所為而宗室為之可乎降勅切責俾知愧改益既無貪淫實情縱有小過不宜深責令贖罪還職仍俸其俸半年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癸未鄭王祁鏞之子盟津王見德以罪革爵降為庶人

上以鄭王不能教子降勅切責曰見德之稔惡伊誰之咎歟王與見德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果能愛而知教之則彼未必不可變惡而為善王乃不然既因寵愛其母聽彼失教於前又因姑息於彼致令造狠於後況又不率以正擅令官人出外王所為若是彼見德其肯心服乎此正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今後王當以正自

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三十二

處以禮自防務為天倫之誼廣義方之訓俾一府之內閨門整肅家道雍睦父子兄弟不至於傷恩招辱斯可以為宗藩之表率不然

祖訓具在朕何敢私

○天順八年八月辛卯大學士李賢等言近科道官言舉官須會內閣計議但

先帝有旨保官審囚不必會同翰林院遵行已久宜仍不預為是

上曰內閣儒臣所以輔朕裁處萬幾者如舉官論獄亦令參與事有可否誰更商確卿等言是

先帝著令宜永遵守

○成化二年三月癸亥禮部尚書姚夔言近者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李賓奏南京饑荒欲令各處生員及南京文武官子弟納米入監切惟國學乃育材之地朝廷所資以致治者恐不宜以貨為賢宜別為處置賑濟

上曰

祖宗設太學以教育賢材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進今賓等建議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以賑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比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哉禮部議是其勿許

○成化六年九月丁亥鎮守雲南黔國公沐琮言近奉詔

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三十三

書土官襲替止令御史三司保勘多有不知夷情或聽請囑以至土官爭襲或相讎殺乞仍舊例令臣與聞區處

上曰琮先世為雲南邊夷信服久矣今土官襲替琮不與聞人將致疑其遵正統年間事例行

○成化七年十二月甲午庶人徽熾女寶鑑以父幽閉歲久乞宥免

上以徽熾嘗結苗兵謀叛情罪深重宜禁錮終身蓋此乃祖宗之法不可廢也

○成化十年三月癸卯趙王見濟奏祖簡王舊歲祿米三萬石今臣襲封止給三分之一請如武臣世襲例增撥

原數戶部議奏

祖訓親王祿米例止萬石其後有增給者乃出一時特恩未敢定擬

上曰

祖宗既有定制難輒改變其勿許

○七月庚申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琮請如鎮守兩廣總兵官陳銳事例節制雲南三司兵部覆奏謂琮世守雲南與銳事體不同若令節制事權太重唐之藩鎮可鑒也或三司避事宜復設巡撫為便

上曰國朝建官之制文武相頡頏雖嘗整勅總兵節制三司乃一時權宜難以著令兵部議是巡撫亦不必設

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三十四

○成化十一年五月丙辰戶部奏靈丘王長子壯舉未受封其庶長男成毅吹男成鑣成銅俱尚為輔國而所司失仁槩封鎮國請為改正計其始封至今幾十年多支祿亦不當扣除

上曰封爵乃

祖宗舊制不可不正其濫支祿米亦當追奪但既往不咎其勿復除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乙未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鉞奏乞賜勅執問都指揮以下官

上曰人臣不得專擅威柄雖有一時假以權宜者非祖宗舊法也陳鉞欲請勅自都指揮以下徑行執治是欲

專擅威柄邪所請不允

○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壬寅襄王祁鏞奏乞追封故妃李氏為襄王妃然與臣母妃靖氏封號無辨竊觀諸司職掌命婦因子孫官爵封母并祖母者竝加太字議禮出自朝廷乞如命婦制

上曰議禮雖出自朝廷但

祖宗舊制乃萬世臣子所當遵守者其敢擅增損乎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王所請非舊章其已之

○十二月壬子監察御史許進以各布政司鄉舉考試官緣徇私情所聘多非其人乞如兩京例命翰林官為是上諭禮部臣曰布政司鄉舉自聘主司乃

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三十五

祖宗舊制行之已久許進何得具奏欲改之且科目選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徇私作弊無往而不為姦利矣爾其行各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今後敢有作弊者令互相糾舉或爾部中看詳體訪得其人必重治之

○成化十六年五月壬辰禮部侍郎周洪謨言宋儒朱熹所註釋五經四書間有承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勅儒臣考訂

上曰五經四書漢唐宋諸儒註釋已詳具有源委永樂中儒臣奉勅考訂纂修悉取其不悖本旨者輯錄之天下學者誦習已久周洪謨乃以一己之見欲再紛更事在難准已之

○十二月己未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連年災傷民饑盜起請免有司明年朝覲夫地方多事自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制使朝覲大典漸至廢弛今有司畏避考察而巡撫官輒徇之均為不當

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豈可以一時一事廢之若徇所司使各庇其屬天下官吏將藉以為辭雖有貪暴怠荒者烏得而覈之給事中言是自後一如所奏嚴為禁戒其令吏部知之

○成化十八年閏八月丁卯兵部劾奏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趙顯違例謀會屯田事請治其罪并如舊制定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三十六

以屯田官數

上曰國家做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於農意也地之給其人者各有定業官之治其事者亦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於公廩常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啓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餘悉如爾兵部言

○成化十九年四月癸酉藩府遼山王幼璧以妃秦氏故乞免遣內官致祭恐臣老子幼不能祇奉獲罪

上曰王府喪禮遣官致祭國之常典而王以不能祇奉獲罪為辭豈以為厲已邪今所遣者成禮而已無他也王其勿辭

○成化二十二年九月壬子襄王祁鏞奏鄧洪二王宮棟正統間薨逝無嗣其寢園惟奉祠及軍校等守之乞命本府長史司帶領庶得以時修其祀事

上曰二府奏祀及軍校皆

祖宗設立與長史無預不可從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壬午遼府鎮國將軍恩猷等欲各以從人易校尉兵部以聞

上曰校尉之設所以為王儀衛將軍止用從人祖宗之制各有定分豈可僭踰恩猷等欲更換民校是非分之求也止宜如例給與從人應役自今違例乞請者不必覆奏

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嚴祀典

○成化九年九月丙午永平府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府境內洪武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已重建請賜廟額及祝文

上曰伯夷叔齊清節凜然大有功於名教宜特賜廟額曰清節其令詞臣撰祭文有司以時致祭

○成化十九年四月乙巳巡撫陝西都御史阮勣奏陝西有周公祠墓及漢諸葛亮宋范仲淹呂大忠兄弟祠俱歲久頽壞乞修治并賜祭

上曰朕考祭法凡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矧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淹經略西

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修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加修治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之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成化二十一年十月甲辰太常寺以

英廟惠妃節朔致祭并與

英廟賢妃位次祭品為請

上曰惠妃位列賢妃之次冬至用素羞於柩前祭之

重恩典

○成化四年四月己亥尚寶司卿朱奎乞以其子賓入國子監讀書既得請矣科道官交章劾奎違例罔上乞寘

于法

上曰廢叔子孫此朝廷優禮大臣之典若蔡而施之則名器混淆無復差等奎秩不應廢而乃朦朧奏乞論法當治其罪姑宥之罷其子無令入監

○庚子戶科給事中李森言在京三品以上子孫生於貴族鮮克由禮乞停其入監之例

上曰先王之政仕者世祿京官仕至三品以上蓋亦積歷久而勞勩著矣朝廷錄其子孫一人入監固未為過矧

祖宗明有故事李森昧於古訓持論刻薄不體朝廷忠厚之意朕所未諭但古者賞延於世所以報有功自今

三品以上官非歷任年久政績素著者不許濫叙其子孫庶幾人知所勸

○成化五年六月乙卯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子翰林院修撰裕言先臣官行應得謚

上賜謚清惠因諭禮部臣曰謚法當時自有公論今後已往者不得陳請

○成化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故南京刑部右侍郎陳儼子永援例乞為國子監生

上不許且勅所司今後大臣子孫乞恩入監須審其父祖歷任久而政聲著者方許奏聞

仁政

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三十九

○天順八年三月戊午大學士李賢等言今天時有未和者蓋由陰氣太盛所致也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宮人數多其中不無嗟怨有傷和氣乞特賜簡閱留其有職務及不願出者其餘願出并浣衣局婦女皆釋放寧家此實前代聖帝明王盛德之舉

上曰卿言合朕意其亟行之於是放出宮人中外欣悅

○成化二年十二月乙丑禮部尚書姚夔等言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癯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號非徒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四夷朝使見之亦或將為所議乞勅五城御史拘審其有家者責令收管無家者收養

上曰無問老小男女有家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盡數收

入養濟院記名養贍母令失所

○成化三年九月甲子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葉盛奏虜中走回男子例充勇士其不堪者發回原籍所司不知憐恤致彼復走虜中為孽又民年高者所司例有養贍或給與冠帶榮身乞令軍衛高年者一體編及以均沾恩典

上曰中國人不幸陷虜中既而來歸其情義可嘉民年至千八九十王政所當優者安有軍民之間盛言有理所司其詳議以聞

○成化九年正月辛酉順天府府尹李裕奏本府所屬州縣以去歲旱災秋麥未種欲委通判等官設法措置

皇明實訓

成化一卷

四十

上曰賑荒勸農救民樹畜皆王政首務其亟行之

○四月戊辰有言京畿內外多有棄屍道路者上命巡街巡河御史嚴加禁約仍督所在埋瘞或勸募置棺自相義助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丙子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奏比者京師流移之民聚集日多宜令順天等府縣并五城兵馬司月給米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毋令失所

上曰京畿旱荒民不自保皆入城就食情實可矜若不有以賑卹之使進退無據將死于溝壑矣其如英議給與之太明憲宗純皇帝實訓卷之一

大明憲宗純皇帝實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寬宥

○成化三年七月甲子赤斤蒙古衛指揮敢班初數侵掠邊境遂將以計致之京師請安置遠方

上以夷狄不足較特寬宥之仍命譯者諭之曰爾等數擾邊疆揆之國法在所必誅縱用輕典亦宜編置南徼以懲不肅今姑貸爾仍加優恤爾其體朕至意各安職業

聖明實訓 成化二卷

以為外禦若恃恩再犯決不輕恕

○成化五年七月乙巳建州左衛都指揮佟那和劉等奏乞命都督董山子脫羅李古哈納姪完者禿各襲其父伯之職事下兵部請裁處

上由虜酋背恩忘義罪當族滅今首惡已誅餘皆悔過向

化朕體

上天好生之德悉加寬宥脫羅等既衆人奏保其授脫羅都指揮同知完者禿都指揮僉事令統束本衛人民依前朝貢再犯不貸

○成化十年七月丙子巡撫山東左僉都御史牟倬奏濮州所獲乘飢作亂賊首董現房勝其黨十餘人今皆瘦

死惟勝弟教依律擬斬今詳教初不同謀亦未嘗拒捕止因同居連坐情實可矜

上曰民以飢荒欲倡亂有司不能撫治例以常律處死朕甚憫焉同居者既不預謀宜宥其子杖而戍邊已死者家屬財產悉宥勿籍

○成化十四年八月壬辰直隸永年縣民冀祥呂子良犯私鑄銅錢罪論斬其親鄰俱言二人皆父母年老無他兄弟侍養特以艱窘之故誤罹刑憲御史以聞都察院議人緣艱窘犯法以為情有可矜則人爭相視倣何所不為但所犯非常赦所不願而父母年老無人侍養又律所載宜取旨裁決

聖明實訓 成化二卷

○成化十九年二月丙子延綏右叅將郭鏞與虜戰三里塔擒斬有功是日別有虜犯其境大柘油川鎮守巡撫等官請罪鏞於是鏞上奏自辯

上曰三里塔柘油川皆郭鏞分守之地顧此失彼其勢不能兩全況既出戰與他閉門畏縮者不同設更罪之不

已甚乎姑從寬宥俾知感激庶可勵其異日立功之志○七月乙未大同總兵官許寧等奏分守左叅將劉寧左監丞石巖自宣府移守陽和又二日虜犯其境亦係失機當罪兵部言二人移守甫及信宿罪難槩論

上曰兵部議是士卒非素所拊循則不識將意難以為用寧等頃自宣府移守陽和甫二日爾號令未行威愛未

立部下之勇怯地利之險易俱未究知而因一挫即以軍法定罪可謂不酌人情不較事勢而欲以服人心其難矣俱貸之令勉圖後功以贖前罪

○十月丙子廣西右叅將廣東都指揮同知歐盤初分守柳慶寇至失利應坐充軍律至是鎮守等官盛稱其威令大行及其他調度皆可稱道乞從輕處治以激勵邊將上曰古人謂使功不如使過賞罰操縱自有權度所以鼓舞衆志而使人樂於效命也歐盤既功可贖罪宜從守臣之言姑宥之令復舊任悉心殺賊以圖後功

○成化二十年九月己亥哈密都督罕慎克復舊城時執土魯番酋長哈答城送甘州至是請釋之

皇明寶訓

成化二卷

三

上曰魯從周治古之法也矧在夷狄固當略之哈答可遣歸本國仍令傳諭其國王孫女阿黑察及大小諸酋自後務睦鄰保族毋相殘以干國法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甲辰鴻臚寺寺丞孫繩宣讀有誤為御史所劾

上宥之且曰鴻臚寺官宣讀無大失者後勿劾

明斷

○成化元年十一月癸亥左軍都督過興鎮守廣西召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劉榜掠無完膚俱死河下而興亦以疾死于道翰妻入懇于朝事下法司差官勘實得隆

伏罪其毋擊登聞鼓稱寃

上以其妄懇不聽命即誅之

○成化二年六月癸丑錦衣衛正千戶陳珏初以盡藝得官至是卒無子其姪錫請襲職兵部以非軍功請勿許上曰官以酬功珏盡藝非軍功比况又無子一時暫假之恩豈後世常行之典勿令襲是

○成化六年正月乙酉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王銳各奏去冬虜入延綏葭州保安等縣寧塞安邊等營殺掠人畜焚燬室廬因劾守備都指揮陳英等閉門坐視守堡指揮盛銘隋能等捍禦無策且言知州孟泰等不先移民入堡亦當治罪

皇明寶訓

成化二卷

四

上曰州縣官不係統兵守備之任且方給軍需難於緊問若邊將弛備之罪良由法令不振而然陳英等宜行巡按御史究治其有功勞可贖者仍具實來聞

○四月丙子南京守備等官成國公朱儀等奏南京有盜王阿童為盜二十餘年已經五犯皆以犯在赦前得免今復被獲如仍擬初犯恐益長其惡

上曰赦所以許人自新而小人乃倚赦為姦是豈可縱夫辟以止辟虞周之刑也王阿童其審實處決今後問擬竊盜仍以赦前後通論三犯其著為令

○成化十三年九月庚辰朵顏衛都督阿兒乞蠻等乞糧上以其多詐不允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辛丑巡撫山西右都御史邊鏞奏國家西北藩籬先大同而代州鴈門次之今大同既宿重兵而鴈門兵獨少可於代州立帥府設總兵如大同之制兵部尚書張鵬覆議以為不必立上曰將得其人雖一旅足為萬里之長城非其人雖重兵不足為北門之鎖鑰其如兵部議已之

正風化

○成化五年四月乙丑御用監左監丞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為妻事覺

上曰在昔帝王以內官給事內庭以其絕生道無外觀也今閏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即離異閏仍送司禮監處

皇明定訓

成化二卷

五

治之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辛卯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言洪武間學規嚴整士風忠厚頃來大不如昔奏請紛紛欲壞累朝循次撥歷之規且群造謗言宜加禁革

上曰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今諸生所為若是則禮義蕩然矣後將何賴禮部其申明洪武間學規備榜戒諭之
○成化八年九月甲辰通城王府儀賓郭成以文卒於寧遠衛啟王欲奔喪不從乃潛歸湖廣按察司劾其罪
上曰聞親喪奔赴人子迫切至情有不容已者非有他過其宥之

○成化十八年十一月乙巳巡撫河南都御史孫洪請禁

諸王府以親屬為婚姻

上曰婚姻人道之始禮之大者不可不謹矧藩府為朝廷親屬宜為朕遵行以先天下著為令

○成化二十一年四月己未訓導鄭璟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民所產女子慮日後婚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莫此為甚乞令所司榜諭下都察院議此弊不獨三府延及寧紹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然宜悉榜諭如璟言

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實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粧奩務稱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產女子如仍溺死者許隣里舉首發成遠方

皇明定訓

成化二卷

六

崇儒

○成化元年四月丁丑朔孔子五十六代孫克昫以子姓繁衍日用不給乞蠲田租

上曰孔子有功於萬世其子孫在所優恤命有司減其租
○成化四年二月辛亥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皆言掌太常寺事禮部尚書李希安發身道士不宜令預經筵

上曰經筵之設所以講明道學關係甚重故侍從皆用文學之臣希安既非儒流可罷侍班但令供禮官之職

○成化五年二月庚戌大學士彭時等以衍聖公孔弘緒

得旨城京問理上奏弘緒貪淫暴虐依法提問固所當然但望

皇上念先師扶世立教之功寬其桎梏待取至京議奏處治蓋律其八議弘緒正合應議之例

上曰宣聖子孫朕素所優禮今弘緒自罹于法殊玷家聲卿等欲俾其散行就逮雖非所以處弘緒而於待孔氏之道則得矣其湏繫之

○成化十二年七月辛亥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言孔子冕服已用天子之禮宜增簪豆為十二佾舞為八則禮樂相稱

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簪豆佾舞俱如皇明寶訓

成化二年奏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成化十八年十一月壬戌顏氏六十一代孫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公鉉奏顏子廟缺人灑掃請如孟氏例撥賜

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孟氏既有廟戶而顏氏獨無誠為缺典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乙卯禮部以博士顏公鉉請脩顏子廟覆奏

上曰顏子孔門高弟道德可仰身先配享而家廟不脩可乎其令有司以脩孔廟工役重為脩葺

興學

○成化元年三月丁巳

上視國子監躬謁先師孔子行四拜禮幸彝倫堂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院學士皆賜坐祭酒司

業坐講賜茶明日賜祭酒司業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諸生寶鈔越三日賜祭酒司業及諸生勅曰朕

惟國家建學育才用圖治理儀文之備視古加隆而太學乃聚教天下之士風化自是而出所關尤重肆我

祖宗列聖興崇表勵先後一心茲朕嗣統紀元之初式遵成憲躬臨太學祇謁先師孔子勸勵師生顧惟經邦輔

治非學不能成德達才非教不可而進為之方舍六經孔子之道奚法焉爾師生尚其勉率慎由善乃教端乃

學窮理脩身務臻其極庶幾四方顯然嚮風予一人收濟濟多士之效天下其永底于雍熙欽哉

○成化三年二月甲辰

上以祖宗以來欽降國子監勅諭學規勸勵師生之道罔不周備因命祭酒邢讓等募工錫石樹太學中門外使師生

永遠遵守

○成化十五年正月己卯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李敏奏今天下學校俱有樂以脩祭孔子大同雖遠方實總鎮

之所而樂獨缺乞照例頒降或容臣製造令諸生習演奏用庶邊方之遠得以觀

聖化之美甲冑之士亦得以習禮讓之風

上曰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文教洽于遠近大同雖遠方用武之地諸生誦法孔子與內郡無異文廟脩祭可獨無樂乎其亟令所司製造樂器俾本學生員習用之

○成化十七年二月癸酉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吳誠奏乞令土官衙門各遣應襲子於附近府學讀書使知忠孝禮義庶夷俗可變而爭鬬之弊可息仍禁約師生不許索其束脩饋送禮部覆奏以為有益風化事在可行如地遠年幼者督令開一社學延鄰境有學者以為之師仍聽提學官稽考

上曰然雲南土官世脩職貢無敢違越但爭襲之弊往往有之蓋雖由於政而未化於教也其令土官各遣應襲子就學如巡撫官及爾禮部所言使蠻貊乖爭之風潛消而華夏禮義之化遠暨顧不美歟

皇明實訓

成化二卷

九

○成化十八年四月甲辰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奏乞以其陪臣之子蔡賓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洪武永樂宣德間例以聞

上曰海南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矧在先朝已有舊制其令蔡賓等於南監肄業有司歲給衣服廩饌毋令失所務俾通知中國禮義永遵王化

明禮

○成化十年七月甲戌遼王蒙璉奏嫡長子恩鐸病故其繼妃馮氏妾曹氏俱無所出宜令殉葬

上曰

先帝上賓顧命母令後宮殉葬可以為萬世法況王府前此未嘗有用殉者今遼王葬其子乃欲以其婦殉之何其戾耶禮部其移文所司啟王勿用遷其婦別室毋令失所

○成化十六年三月壬辰晉王鍾鉉為其嫡長孫表榮乞袞冕章服

上曰冠服之制所以明尊卑辨等威所繫甚重祖宗舊制親王世子冕服各有章數未聞世孫而有冕服也將何給王所奏可寢之

○成化二十年六月癸亥禮部送雲丘王鍾鉉長女平陶縣主欲選古井郡并君儀賓殷輅姪繡為儀賓所司以縣主與郡君同輩行尊卑失序禮難成婚詔令改選而王復累章陳乞不已

皇明實訓

成化二卷

十

上曰婚姻禮之大節謹始正家之道莫先於此王既為女擇配其可不論尊卑顧禮義而強欲曲成乎有司已嘗辨奏猶不知改悔是益違

祖訓而不畏清議也可乎其依前旨改選勿仍執迷定合

○成化元年正月癸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奉御進保奏獨石臨邊之地備禦官軍不可暫缺近以輕罪往往逮至宣府繫獄恐俸有警急缺人守禦請自今軍中詞訟

必自下而上輕則委官鞠問重則親臨自理

上曰立法正不宜泥於常而忽於變恒有警急之地豈可以常法處之其悉從所言著為令

○成化三年二月丁巳監察御史趙致言內外風憲官出巡遇機密事情及糾劾姦邪自書奏題本多不熟韻書不免倩人代筆因而泄漏事機請自今重事仍依韻書寫奏常事從便書寫許用題本

上命在外官宜如舊制其京官公差在外者宜依韻書若有急切事情恐有漏泄許寫題本務使字畫真楷不許草率

○成化十一年四月戊子琉球國使臣奏乞如常例歲一

聖明寶訓

成化二卷

十一

朝貢禮部言去年彼國使臣至福建殺死縣民焚劫肆惡宜降勅省諭并定以朝貢之期

上乃勅其王尚圖追究肆惡之徒依法懲治自後定為例二年一貢所遣使臣止許百人多不過更加五人除國王正貢外不得私附貨物并途次騷擾有累國王忠順之意

○成化十五年二月甲午巡視倉場監察御史蔣冕言收受錢糧實戶部之事巡察姦弊乃御史之職憲綱事例具有成規今戶部尚書翁世資欲令御史與戶部委官同收有失大體為非宜

上曰糧草出納乃戶部職掌舊例御史巡視所以糾察姦

弊也若令御史同事姦弊誰從而革之戶部所言殊乖事體可寢不行

○成化十七年二月甲午戶部以京城內外私錢濫行舊錢阻滯是致錢輕物貴不便於民雖嘗奏請禁約然愚民貪利鼓鑄私販者益多請嚴加究治且定使錢通融則例

上曰今後只許使歷代并洪武永樂宣德錢每八十文折銀一錢能告捕私造者量賞及私販者官校用心緝捕有知情容隱者咸究問見今棟錢枷項監問者姑宥之

○成化二十年十二月丁丑兵部以巡撫宣府食都御史

秦鉉言各邊鎮守分守內外官往往請以官舍自隨營

私作弊宜損其人數

十二

上曰軍法莫先於戢下今各處隨行官舍既多容有姦弊宜為之制鎮守內外官止與五人分守等官與三人其餘仍取還京著為令

○成化二十一年二月乙卯兵部尚書張鵬等以陳言奉旨查京營及各處鎮守等官軍伴人數具奏裁處

上命京營提督內官與五十名掌營內官及各處鎮守內外官二十名分守內外官十五名守備內外官十名餘皆減革以充操備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癸丑致仕右副都御史謝杲奏請初考誥命吏部言誥已先具果以禮致仕者宜在可與

上命與之且諭吏部曰自後詰勅須以奏免歲月填寫致免前後抵牾

用人

○天順八年七月辛巳撫寧伯朱永薦甘肅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傳通經史素多籌略征麓川鎮大同皆著勲績宜膺大將之寄乞取回代臣總管神機營

上曰登宿將有重望用之於外誠不若用之於內卿能舉以自代足嘉尚也遂召登還京

○八月辛卯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皆言總督漕運左副都御史王竑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秉可大用招下廷議尚書王翱大學士李賢等皆以為然

皇明實訓

成化二卷

十三

上曰古之人君夢卜求賢今獨不能因與論所予者而用之乎王竑李秉廷議皆以為可大用朕因而用之何必夢卜邪竑可陞兵部尚書秉可陞都察院左都御史

○成化六年十一月癸未巡撫湖廣都御史楊瑄奏房縣流賊千百成群樹黃旗劫獄庫敵官軍欲調諸路兵進討臣才不勝任乞命大臣素有威望晚暢軍務者總制之兵部言都御史項忠戶部尚書薛遠可任

上特命忠往

○成化十九年四月乙酉都察院奏試監察御史陸淵等理刑勤能堪任風憲其刑名生疎者二人宜調別任上曰御史之設所以肅百僚而貞百度也責任甚重所職

不止刑名一事爾等自今宜慎選老成有學行者用之勿徒取其諳練刑名而已

聽言

○天順八年十月壬辰禮部以

皇太后誕辰建設齋醮會百官赴壇炷香行禮禮科都給事中張寧等言其非宜

上曰爾等所言有理今後僧道齋醮不許百官行香

○成化元年正月庚午監察御史楊琅言

皇上即位之初大降明詔如罷花木鳥獸水陸品物之貢是節嗜慾以厚民也罷浙江燒造堯器之役是薄自奉以卹民也罷緝訪官校知其擅威福之以害民也罷各

皇明實訓

成化二卷

十四

處鎮守內外官知其憑寵靈以虐民也凡此皆

皇上恭儉仁恕之所行是以人心和于下而天心應于上

不誣也然作法非難守法為難謹始非難保終為難

皇上既作之於始矣願保其終

上曰御史言是朕當慎焉

○成化四年十二月庚子監察御史戴用言六事一勵實行乞於經筵聽講之時義有疑難少垂辨析語涉治亂深思體認及令講官日采古今故事或

祖宗寶訓數條進講畢復留內閣大臣出諸司章奏商確可否如有重難事機兼召該部堂上官參議一公薦舉謂今兩京堂上官及方面官缺皆從吏部推舉然知

人則皆從古為難宜照正統年間例會同內閣及在京衙門堂上官推舉為當其餘曰精考察均爵賞誅盜賊輩宿弊疏入

上曰所言有理勵實行朕自處置今後兩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年間例保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

○壬子太監鄭同崔安往朝鮮冊封世子李曉為王既行巡按遼東監察御史侯英言往年嘗遣翰林院官之有學行者使其國今同安俱朝鮮人至彼未免卑屈恐輕中國之體

上曰英所言良是今後賞賞遼內臣其冊封等禮仍遵廷皇明實訓成化二卷十五

臣有學行者充正副使庶不失中國大體而亦可以服遠人之心

○成化六年五月甲辰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天災迭見且歲荒民飢不宜興此無益之工以傷治體

上曰歲荒民飢朕所深恤雖不得已之後猶當停免彼西山佛閣何益於事其亟已之

○十二月癸亥戶科都給事中丘弘等言即今百姓艱食而內苑有養禽獸支費糧肉自如請釋放以省虛費且言流民無家者所宜收養貧民不能買糧者槩給賑濟上曰蠹壤已減省矣其餘悉依擬行

厚勲戚

○天順八年十二月戊子安遠侯柳景等請復所減祿如其祖父之舊戶部以景等未有勲勞而妄乞增祿請治其罪

上曰彼雖未有勲勞然皆勲臣之裔不給則已矣罪焉其宥之

○成化二年五月庚辰定襄伯郭登自陳年老有疾求解兵柄且無子乞退處南京依先塋預營兆域庶死有所歸上曰朕以卿才識出衆故託以委任何用懇辭身後事朝廷自有恩典毋為過慮惟盡心所事以副朕懷

○成化五年九月丁亥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奏會昌侯孫繼宗叨居戚畹掌握重兵又命其子璫理錦衣衛事內外之權歸于一門非所以保全之也

上曰朕念皇祖妣遺德故特用璫今爾等陳保全之道深得治理其即罷之

○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庚申上勅吏部曰朕自繼統以來治道巨細一惟我

皇考攸行是循矧尊親而崇其所自其道可不以次舉之哉贈慶雲侯周能夫人甄氏實我

聖母皇太后之母朕念

聖母教育恩德昊天罔極雖嘗推本所自而褒寵之然尊

崇之意尚歎然于懷茲循舊章加贈能為奉天朔衛推誠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寧國公諡榮靖甄氏為寧國公夫人庶有以昭重慶源而隆尊親之誼矣

優大臣

○成化二年十一月丁丑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王翱以老疾懇乞休致

上曰卿德望老成為國柱石朕方倚毗以成用賢圖治之功所請不允仍命醫日往視之

○成化三年三月甲午國子監助教李伸上言欲蔭大臣之子下大臣議

皇明實訓 成化二卷

十七

上曰爵以待賢理不可濫教養之法義不可缺其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子孫各一人入監讀書如議行之

○成化六年五月辛丑刑部尚書陸瑜因其鄉人王銓請囑奏下錦衣衛鞠治銓乃誣奏喻不法事

上以其汚辱大臣特杖之百謫成遼東鐵嶺衛既而瑜上章求退

上曰事既明白卿宜勉力効用不准罷歸

○成化八年八月乙酉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以是年正月卒遣官祭葬其子鴻臚寺序班完以驥遺言具奏

辭葬

上曰大臣不幸云亡朝廷賜卹典以為盡忠者之勸非但

為死者也今驥臨終遺言乃爾身之將死猶恐有勞于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成化十三年六月丁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奏乞休致詔曰卿歷練老成朕方倚任但

自陳衰朽力求退休特茲俞允以遂優閒陞太保仍賜勅給驛還鄉輅上章辭免太保之職詔復謂卿輔導有

年今乞休致特有此推不允所辭

○成化二十三年四月甲戌贈太師楊榮曾孫昂援例乞為國子監生

上諭禮部臣曰仕者世祿王政之所先也楊榮歷事先朝四十餘年有計安

皇明實訓 成化二卷

十八

社稷之功其子孫雖嘗蔭叙猶未稱朝廷報功之典宜令昂入監讀書用示殊恩以為後來盡忠于國者勸

任老成

○天順八年三月戊寅大學士李賢以有校匿名文書欲中傷之者奏乞解任

上曰卿歷練老成朝廷方切倚任小人造言無理朕已有處置宜盡心輔導所辭不允

○成化二年四月己酉太保會昌侯孫繼宗以疾上疏乞致仕

上曰卿老成國戚朝廷倚重雖有微恙不妨職任所請不允
○成化四年五月丁丑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商輅

以災異乞罷

上曰朕知卿往年以非罪罷官特加簡用今何嫌疑輒求退休宜勉副倚毗所辭不允

養老

○成化七年八月丁卯監察御史梁昉言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德望素著白首一節今年九十有八而福履康寧近代罕有宜特加優禮

上覽奏嘉之特諭禮部曰尚書魏驥年及百齡兼有德望朕甚嘉悅其即遣行人奉勅存問并賜羊酒仍勅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終身以表朕優老之意

○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壬辰韓王偕藩奏群牧所千戶朱

皇明寶訓

成化二卷

十九

政曾祖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歲俱正千戶致仕一門同享高壽古今希有誠世之祥瑞國之休徵乞賜褒嘉以敦養老之禮表氣化之盛上曰老壽之人禮所宜厚矧在一門尤不易得有司宜勞以羊酒進全階為宣武將軍賜米二石布二疋

褒忠節

○成化五年四月庚申故國子監祭酒謚文毅李時勉孫顯奏請改謚加贈

上曰時勉在

先朝直言敢諫於忠無忝矣毅不足以盡之其謚忠文贈禮部左侍郎如曹蔭例

○成化十五年二月甲寅南京禮部奏開國勲臣墳墓在南京城外者歲久頽壞乞加脩治

上曰崇德報功國之重典開國諸勲臣出萬死以輔成大業而爵土弗嗣已可憫念今墳墓頽壞而有司不加之意其可乎工部其即命工修治無子孫者復其墓鄰一人守護之

○成化十八年五月丁亥貴州募役長官司奏故長官禮福海妻適由年二十二以夫死非命守節五十餘年而死乞旌表以勵夷風

上曰適由以蠻夷之婦而能守節蓋漸染中國禮義之化所致雖其人已死難拘常例其特與旌表以為諸夷之勸

皇明寶訓

成化二卷

二十

○七月癸未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吳誠奏故翰林學士謚忠文王棉在雲南抗節不屈而死土人壯其忠義已立祠但不載祀典於禮為缺乞命有司每歲於死事之日備物致祭以為忠義之勸

上曰棉在國初以文學事我

皇祖議禮制度與有功焉迨使雲南執節以死尤有功於世教其如所奏令有司歲於死事之日祭之

○成化十九年二月辛巳監察御史鍾同在景泰時以直

諫死

英宗復位追贈大理寺丞錄其長子起為國子監生至是其妻羅氏復自陳貧窶乞以次子越入監

上曰同死於忠義

先皇愍之雖已蔭子未足以為忠義之報其再賜越一命仍勅有司月給羅氏米一石以終其身

○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壬寅福建武平縣奏本縣民王宗安妻鍾一娘夫亡守節年已八十有九其子英妻鍾妙賢亦守節三十八年禮部以一娘已老恐以例覆勘而以婦死終不能沾恩乞先旌之妙賢則仍待覈實上以姑婦一節可嘉命俱旌之不必覆勘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辛卯桐城縣陶氏有婦三世四人夫亡皆守節無二志有司以事聞

上曰朝廷旌表節義所以激勵風俗然通都大邑有司僅皇明寶訓 成化二卷 十一

舉一二雖所遺者多而亦可見全節之難也今陶氏一家之內三世四婦相繼守節蓋有所視法而然誠天下所罕有者其即旌表為四節之門不必如例覆勘

慎選舉

○成化二年正月己巳

上諭吏部臣曰今布按二司缺員數多令六部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堂上官各舉所知二三員不限中外各具其才行實跡并注堪任二司正佐移文吏部仍會同內閣從公定與職事日後坐贓連坐舉主

○成化三年二月己酉禮部奏四夷館譯字教師馬銘遠例私收子弟教習番書以希進用宜罪之

上曰四夷館官員子弟見在既多禮部即會官若選精通者量留餘送吏部改外任子弟俱還家自後敢有私自教習者必罪不宥

○成化七年十二月癸巳兵部尚書白圭等奉旨舉武臣智勇可任將帥者以都督僉事劉能等五十人奏上上是之命記其職名臨事舉用

○成化十七年正月癸巳禮部言二月初九日會試天下舉人合用同考試官舊例易春秋禮記三經各二員書詩二經各三員緣今書詩二經試卷加多乞每經各增一員

上曰科舉取士務在得人使鑒別不精寧免其無濫進者皇明寶訓 成化二卷 十二

乎今詩書卷比前科加多而額數有限可每經增同考試官一人庶得詳於校閱而人才無遺也

○十一月己卯貴州程番府知府鄧廷瓚奏本府新立學校土官土人子弟在學者乞歲貢一人如選貢例

上曰朕以蠻夷率化既建學置徒比之內地但科舉之業未可倖成宜歲貢生員一人俾觀我國光相勸於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成化十九年五月壬辰兵部會總兵官英國公張懋等校試天下所舉將才得指揮使文錦等請各陞用

上曰武臣憑藉世勲往往以驕縱敗德雖弓馬有不閑習者况能操筆為策畧如文士乎懋等校試天下所舉將

才文事武備庶乎兼得其令如例擢職舉軍功等以風勵天下俾遠方奇才知所向慕砥礪效用顧不於國有益乎

嚴考察

○成化二十一年七月丁卯都察院以監察御史巡按滿回者考稱上聞

上曰御史出巡往往有行事過當擅作威福不稱任使者今後務嚴加考察不許徇情

○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乙未

上以天下諸司朝覲至京勅吏部曰朕惟致治在於用人而用人係於銓選苟銓選不當則賢否混淆庶政何由

聖明寶訓

成化二卷

廿三

而脩民生何由而安彙司銓選者多或徇情以致在外有司稱職者鮮災異之興民生之困職此之由茲當天下諸司朝覲之期爾吏部會同都察院詳細訪覈加考覈其間果有操守廉潔幹濟勤能政務脩舉名實顯著者具名來聞其有年老衰病罷輟無為素行不謹貪酷殃民及陞任不協人望才力不堪繁劇者照例具奏朕將旌別黜調之以示勸懲焉爾等須同秉至公臧否允當以協輿論斯副朕修政安民之意欽哉

重守令

○天順八年十月丙申東鹿等縣知縣盛顯邵銅勸星車人儀先任御史以劾石亨坐貶在官撫字有方守廉請

起遷之以彰忠直

上曰顯等以直諫為權要所排又善於其職其悉予大郡以為人臣奉職者勸

○成化二年二月己卯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等言州縣正官乃親民之職實係民之休戚循資選補恐未能得人宜精加考選惟賢是用

上曰有司正官得人則庶事理而民受惠非其人則政務隳而民被害矣吏部其精加選授毋用匪人

○成化三年正月庚寅陞蘇州府知府邢宥為浙江布政司左叅政仍掌府事

上賜之勅曰國家之政重在安民比歲田野之民鮮得其

聖明寶訓

成化二卷

廿四

所究其所自蓋守令匪人或恣肆貪刻剝削無厭或闢茸庸懦坐視民患相為蒙蔽默不以聞致下情不得上通上澤不得下施今以爾在府年久有守有為庶民咸仰特陞前職仍付以郡寄夫方千里之民安危皆係於爾宜體朕心以保養為務必使其衣食有資禮義有教而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興利除弊一順民情毋徒玩愒毋事苟且毋為權勢所脅毋為姦吏所欺凡公差官員人等有違法害民者即具實奏聞所屬官員人等作姦害民爾就提下差人解京爾亦宜奉法循理始終不渝庶副朕之委任

育人才

○成化十三年八月戊申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奏武學教
地教官多缺生員亦少乞勅總兵提督官選各營武職
年二十五以下非係把總管操者及都督都指揮指揮
應襲子俱入武學肄業不妨操練二十五以上願入學
者聽又請行各處提調學校官選武官及戎家子弟三
十名入本處學習武藝又請選京官以罪罷黜為民而
諳練武事者為教官專委總兵一人同本部侍郎一人
朔望至學考校以行賞罰

上可其奏命吏部慎擇教官其罷黜為民者不必用

○成化十五年七月壬申故駙馬都尉梅殷玄孫純以舉
人會試下第入監會其父孝陵衛指揮使昇卒例應襲

皇明寶訓

成化二卷

廿五

職因自陳欲俟下科再試兵部言無例

上曰純熟廩之裔能有志科目其許之

諭臣下

○成化元年十月甲申都察院決囚失於覆奏檢舉請罪
上諭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當行而緩於覆奏是

急天也急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應奏題旨意即明白
覆奏毋得稽緩五日內不覆奏者該科劾之

○成化七年四月庚戌右倉都御史徐廷章以巡撫甘肅
歲久仇怨者多乞調別

上曰巡撫官但行事公正何必論久近廷章所言乃適已
自便不允令盡心所事不許推避

○成化二十二年六月乙亥
上諭文武群臣曰朕惟人君圖治必先於得賢人臣輔治
必謹於奉法夫法者治天下之具得衆賢以奉法則治
功未有不成者哉

太祖高皇帝創業貽謀百司庶務具有成憲

列聖相承守而弗失治化之隆遠邁前代肆朕繼統一惟
成憲是遵夙夜兢兢恒思得人輔理奈何歲月滋久文
恬武嬉往往有恣情玩法隳職廢事者形跡敗露朕已
寘法憲典尚慮爾文武群臣罔知警戒居重職者或私
勝公微交通屬託引用非人以致殃及於軍民在下位
者或知小謀大貪緣行賄賂求非分以致憤切於人心

皇明寶訓

成化二卷

廿六

此而不禁必將微微成風廉耻不顧名節不立勲業無
聞祿位不保國家之治亦何所賴焉茲特降勅戒諭爾
等其各惕然脩省奉公守法勉副委任或內省有疚者
須痛自懲艾改過自新務期職脩政舉有利於軍民用
稱朕求賢圖治之意敢有執迷不悛仍蹈前非者
祖宗法度具在朕必不爾宥其戒之慎之

○甲午

上諭法司曰法司職典刑獄關係甚重必詳慎明允毋少
苛縱庶副委託近聞堂上并所屬官多怠玩不謹往往
遲去公署早回私家及問刑又多受囑容情觀望延調
事久不結甚至肆意出入人罪致使刑獄不公人心抑

辭本當究治姑置不問今後務須各加省悔堂上官當正已率下嚴督所屬勤於職業明慎用刑毋蹈前失敢有不遵約束曠職作弊者指實具奏區處若容隱不聞一體治罪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丙辰

上以旱災勅諭文武群臣曰朕以涼德嗣守鴻圖夙夜憂勤期臻治理奈

上天示戒亢旱踰時田苗枯槁民庶驚惶朕甚憫焉已寬恤利獄徧禱神祇而雨澤未降豈寬抑未伸財用未節困苦未蘇而致然歟抑爾百官奉公守法之心懈而罔上屬下之私勝歟茲朕躬自飭節戒用度疎放宮

聖明實訓

廿七

人及條示令行事宜令內外衙門從實舉行爾等其各體朕心痛自脩省盡心職務必致實効以回天心以蘇民困以紓朕憂憫元元之意

諭將帥

○成化二年三月壬戌征夷將軍都督同知趙輔贊理軍務左金都御史韓雍等破廣西大藤峽報捷

上降勅獎諭之曰此賊負恃險阻流毒三廣為月已冬昨爾等協謀奮武用兵有方安得成功如此之易朕覽捷報實深嘉悅茲特降勅獎諭但山洞峻深全雖平定倘他日復聚必為民患爾等須計議長策務在處置得宜永絕後患待他日寧靜之日即具奏班師有功官軍宜

從實開報以憑陞賞

○四月辛酉靖虜將軍撫寧伯朱永總督軍務工部尚書白圭等奏荆襄捷且檻其賊首千斤劉以獻

上降勅諭之曰爾等分布官軍進逼賊巢四面攻擊賊眾大敗元惡千斤劉就擒餘孽殆盡足見調度有方成此平賊安民之功朕甚嘉悅但石和尚未見下落必是逃匿他所此賊不除恐為後患宜多方設法搜捕之開報前功務須從實官軍土兵可散遣者即便散遣毋坐費供給因此一方如事皆安妥其即具奏班師

○成化十一年六月甲辰湖廣總兵官左都督李震等以蔡漢清水江等處苗賊攻掠乞統調京營及雲貴四川

聖明實訓

成化二卷

廿八

南直隸兵會勦殄滅使無遺類上曰蠻夷猾夏自古有之要在邊將羈縻得宜使不敢越境為亂而已曷嘗以殄滅為快其令震等與四川貴州廣西泰將土官人等各督兵民分屯要害以禦之仍相度事機彼或肆行拒敵則加勦殺或聞風畏威則加撫諭若將來賊勢果熾必欲統調官軍宜俟轉輸既足具奏裁處

戒將臣

○成化元年正月戊午兵科給事中秦榮言方今虜陸果邊郊多壘正文武大臣戮力同心之日乞勸各處鎮守巡撫官互相咨度俾計出萬全

上曰人各有長朝廷所以參用文武內外之臣以任邊寄正欲其彼此相濟可否相濟以共成王事耳苟或各懷私妬護己之短沮人之長幾何不貽邊患大抵天下之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戒其異而勉於同豈特邊將然哉

○成化六年正月乙亥左都督劉玉以奉命預飭軍馬聽調西征乃奏言兵少

上以團營軍皆出精選今奏若此必有其由詔內外提督等官陳狀於是撫寧侯朱永及王等俱引咎自劾

上曰初簡閱軍馬特委爾等提督訓練正欲兵精以備調遣也何乃因循廢弛報至於此王等坐營平昔怠惰及

皇明寶訓

成化二卷

十九

臨期却稱兵馬不足論法本難容恕既引咎姑宥之仍各慎乃事以副委託數有不足即與選補勿致有悞

○成化十九年正月丁酉分守大同東路左監丞楊雄左

恭將廬欽以私忿相訐奏

上降勅切責之曰爾雄言欽專恣爾欽言雄挾私法司議

爾等俱合逮治朕以西北重鎮急在用人姑從寬貸夫天下之事和則成不和則償今爾等承分守之託無事之時矛盾如此倘遇警急豈不悞事今後務改過協心

濟理邊事以副委任若再蹈前非必罪不宥因通戒各

邊內外將臣務相協和濟事

○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癸酉英國公張懋等推舉五軍

營掌號指揮任忠蔣漢為署都指揮僉事

上曰

祖宗之制軍職必有功乃得陞近無功擬陞者累有禁例今姑從懋請自後各營無得徇情舉保

惜才

○成化七年五月辛巳故翰林院學士呂原子中書舍人

憲乞應順天府鄉試刑科給事中芮巖謂憲以蔭授官欲屈身就試不過為他日陞遷之地耳不宜許

上曰朕念憲儒臣之子有志科目特免所請不為例

皇明寶訓

成化二卷

三十一

○成化九年八月己巳尚寶司卿楊導言尚寶司官雖經考績止陞本司吏部拘於近侍一槩循例不復舉用人

材淹滯無以自効乞令所司照諸近侍循例推舉吏部覆奏以為難從

上曰古之王者立賢無方尚寶司官果有才堪政事者不宜使之終老是職吏部其視諸司例舉用之

安民

○成化二年正月丁未

上諭兵部尚書王復等曰荆襄賊起命將徂征其間流民聚集多有被賊驅迫擾害者恐其因此驚疑不得安生

朕甚憫焉亟與出榜曉諭俾知朝廷出兵勦賊乃為百姓除害不必驚疑有能率聚生擒賊首或斬首來獻比軍功加倍陞賞其有被賊脅從脫逃來歸者免其罪有

功一例陞賞朝廷以至誠待人決不失信毋或生疑累及身家悔之晚矣

○成化十八年四月壬子撫治鄖陽大理寺右少卿吳道宏奏自去冬來河南陝西山西北直隸流民又復扶老攜幼入荆襄境內潛奔入山皆由各官司不能安撫所經軍堡巡司不加盤詰所致乞加禁約用示不虞戶部因請以招撫多寡定為勸勞停俸提問三等賞罰以勵所司議入

上曰荆襄流民向因區畫不早養成大患自命官撫定之後屢降旨意校文曉諭禁約而道宏等又有此奏皆又有司牧養無方巡警不職之罪也宜令各該地方守臣

聖明宰訓

成化二卷

冊一

招撫復業所招數少者悉如所擬停俸問罪其流民所經之處所司嚴加究詰如仍前不阻遏者必罪不宥

○成化十九年八月丁卯兵部言虜寇大同等邊恐內地兵民聞而驚疑宜遣官巡視

上命大理寺少卿侶鐘以往賜之勅曰近者山西虜報傳至內地自涿易至真突人多驚疑其害之徒又往往乘機訛言惑眾結黨剽掠以致人心憂懼不知所從茲特命爾往撫爾宜榜諭以虜已加防禦不足為患宜各安生仍推究倡為訛言者重罪示眾其餘保障事宜悉聽爾從宜處置以稱朕惓惓保民之意

惜民力

○天順八年十一月乙丑襄王瞻塏以造碑鑄鐘未畢工奏請趣其成

上復書曰朕初即位與民休息一切不急之務俱從減省已頒詔布大信于天下况茲二事亦非急務若勉循所請不惟使朝廷失信於下恐亦無益於叔祖之盛德也叔祖讀書明理素稱賢達正賴匡輔不逮以瘻之兆民尚其亮之

○成化七年七月乙亥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余子俊奏欲於延慶邊疆鑿山設險并築垣立墩為防守計乞撥山陝丁夫五萬供役兵部以邊民疲敕難重勞之上曰然設險守邊興工動眾當審度民力姑緩之

聖明宰訓

成化二卷

冊二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丁巳廣東左布政使陳選奏近奉詔則裁省貢獻掌市舶司事太監常春先所奏乞均徭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者宜悉停免

上諭戶部臣曰廣東近在風電之變壞民廬舍死者甚多海隅之民良可矜念貢獻方物既已減省添辦餘戶自今宜減半與之

恤民

○成化元年八月丁丑工部右侍郎沈義右僉都御史吳琛巡視保定淮揚等處民瘼賜之勅曰朕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民有被災失所者極卹救濟誠不可緩今天雨連綿田土無收人民缺食不能安生特命爾等

皇明寶訓

成化二卷

廿三

往來巡視民瘼督同巡按御史及府州縣正官親詣被災處所先發倉糧驗口賑濟若本處倉糧不足於附近州縣借給或於殷實之家以禮勸借如賑濟糧盡仍宜區畫接濟其被災之家一應科差稅糧量為減免缺少牛種者為之措辦勸借官為給散令趁時播種仍嚴督所司加意撫恤俾各遂生業不至失所有坐視民患及貪酷罷輒者拏送巡按御史等官依律問罪庶正有為者奏請旌擢軍職有犯輕則量情責罰重則奏聞區處

○十二月丁酉勅南京總督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瑄曰比聞南京米貴人民艱食茲欲發糶平價以濟民飢勅至爾同南京戶部侍郎陳翌亟將倉糧四萬石糶賣價銀收貯在官或倉糧不足可將兩京文官本色俸米預賣一二年之數量時定價銀一兩米三石或二石五斗按季分給糶賣之際務在斟酌得宜爾其盡心整督以副朕愛恤下民之意

○成化二年五月己卯巡視鳳陽等處右副都御史林聰以鳳陽等府災請寬追陪馬匹及孽生牛犢一年以蘇民困清解軍匠宜俟豐年

上嘉其言皆救民急務悉從之仍令種牛每二年追犢一

○七月壬午司禮監奏請遣內官往浙江等處督造紙劄給事中黃甄監察御史趙致等言各處水旱相仍人民飢困遣官督造恐重為煩擾

皇明寶訓

成化二卷

廿四

上特命止之惟勅所司督造而已

○成化三年三月己卯內承運庫會計歲用賞賜之費不給請於浙江等處舊罷銀坑內如例採之事下戶部覆奏上以軍民困苦開辦之數但准天順二年例從省取之其浙江福建二處各遣內臣一員往督其事四川雲南二處但令鎮守內臣兼督之仍諭以勅書令無得擾害軍民

○四月壬寅

上念各處小民流移及邊備廢弛勅鎮守巡撫等官通行查勘未復業人戶并應給牛具種子與見在馬匹糧儲數少者各從長設法區畫務使人民安業邊備足用

○成化四年九月庚申陝西守臣奏西安府諸州縣兵荒請免有司明年朝覲

上諭吏部臣曰用兵之際征歛轉輸民困極矣有司宜加意撫恤可從其請免之

○成化六年二月庚午命刑部左侍郎曾輦等分行天下訪求君民利病考察官吏得失賜之勅曰朕自臨御以來勵精圖治惓惓以保民為心而比歲水旱相仍民多艱窘所在官司默不以聞致下情不得上通上澤不得下施軫念及此良切朕懷今特命爾等巡視府縣奉宣德意考察得失問民疾苦禁捕盜賊民有流移未復者設法招撫飢窘無聊者量為賑濟無牛具種子者悉為措給強暴害眾者嚴加懲治冤抑未伸者即與辯理

役可省者省之科徵可停者停之務使人受實惠不致失所仍考察諸司官員奉公守法廉明仁恕者以禮獎勸貪酷害民者為民考疾罷輟誤事者致仕閒住須察民情好惡之公以為去晉軍職害軍一體罷黜凡一應軍務民情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悉聽爾便宜處置干礙地方重務宜具奏區處

○七月戊子

上以南北直隸及河南山東等處多水災民生艱窘命兵部暫停御史印馬俟來年并印

○九月己亥

上諭戶部臣曰京城米價踴貴民艱於食爾戶部即發京

皇明寶訓

冊五

成化二卷

通三倉米五十萬石平價糶之每杭米一石收銀六錢粟米一石五錢命侍郎陳俊同太監章煥尚書薛遠總其事仍差科道官分理之其文武官吏俸糧可預給三月以平米價

○成化九年十二月戊寅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宜停徵民間馬

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救死不贍喪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然尚未止此南直隸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成化十三年八月甲寅

上詔戶部臣曰山東兗州及南直隸諸府州雨水為災民

甚飢窮朕甚憫之爾等其推擇郎中員外郎庶能可任者五員分往賑濟其有合行事宜斟酌以聞戶部以郎中張文等五人名上并擬區畫盜鈔納米冠帶節省夫役廉給諸事

上皆可之且賜文等勅曰今特命爾督府州縣衛所官編歷鄉村勘實丁口將預備倉糧照數賑濟或移借於有糧州縣或勸借於殷富之家或用官錢雜買依時給散災重之地該徵稅糧即為奏免戶口盜鈔未徵者悉與蠲除凡供應不可缺者移派於有收州縣災輕之地民貧甚者亦量加賑給無牛具穀種者官為措辦或盜賊生發督令擒捕所司有貪酷作弊者輕則示罰重則奏

皇明寶訓

冊六

成化二卷

成化十四年八月癸巳

上諭六部臣曰山東北直隸各府軍民災傷甚重爾等其以該徵追糧草馬匹等項并一應差役當停止分豁者具奏來聞再差各衙門能幹官與勅分往賑濟遇撫直隸都御史汪霖連令回任江西亦被水災令南京刑部右侍郎金紳領勅巡視

○成化十六年三月戊子

上諭禮部臣曰順天并直隸府州縣山東飢荒特甚朕憫赤子饑殍流離不遑寢食其被災地方派納光祿寺一應供用之物宜悉量為減省以蘇民困書曰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自今凡可以恤吾民者其悉以聞

○八月辛酉戶部奏順天府收養孤老歲給糧布多為人侵欺乞命御史并本部委官督同有司查勘仍通行天下巡撫巡按官一體禁治

上曰養濟院之設所以收養孤老無告之民蓋體天地好生之德以盡人君司牧之責也何有司視為常事全不加意奉行以致姦弊滋生京師如此四方之遠可知矣其悉如戶部所言通行禁約務使朝廷德澤下流而顛連之民皆沾實惠如有仍前怠忽者巡按御史奏聞處治

○成化十七年六月己未鎮守山西太監劉忠等奏平陽等府州太原等衛所雨雪愆期麥禾無望乞暫停免該

皇明聖訓

成化二卷

廿七

輸炭炭掌後府事襄成侯李瑾亦以為言

上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今山西民貧困如此其忍復令供賦稅耶炭炭價銀雖國家急務可暫免秋冬二季以後年分仍徵之

○成化十九年七月壬子山西夏旱無麥嘗令以米豆代納督糧者使每石加十之四五又勒收餘價納戶苦之巡按御史陳英上言其弊

上曰山西連年荒旱夏麥無收令以米豆抵納夏稅所以便民也奈何有司不體朝廷寬恤之意既加收數多而又勒收餘價厲民甚矣其令夏稅無麥處正抵斗納米并一應納完糧草俱不得追收餘價

○成化二十年七月庚寅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鄭時泰屬郡連年亢旱饑孱盈途乞暫停歲課物料以甦民困上曰閩中屢值凶荒民多死徙妻子兄弟尚不相保況望其供賦稅以資國用乎糧草逋負者既皆寬貸其歲辦物料宜暫停徵民之困苦庶可少紓矣

恤將士

○天順八年九月庚申黃州安慶南昌寧波衢州諸衛所運糧赴京值天旱運河淺澁盤剝費用耗米無存戶部累奏追徵

上曰軍士漕運遇天旱水涸盤剝艱難所虧耗米其免之勿追總督及備運官亦免其罪

皇明聖訓

成化二卷

廿八

○成化元年閏二月丁卯鎮守廣東太監陳瑄等奏兩廣稍寧從征達軍思歸乞令分班赴廣操守脚力口糧有司供給

上曰賊未盡寧達軍豈可分班宜俱留聽調給與田屋差人并沿途應付口糧脚力送其家屬完聚令鎮守等官加意撫恤之兵部復言達軍家屬多在南北直隸境內創買田屋揆之人情不能不安土重遷乞遣官審問其不願者聽願者亦乞量與絹布以慰其心

上是之復曰今既有家業不願者聽其達軍從征日久艱苦仍令鎮守等官量給賞勞待賊平之日具聞

○成化三年二月己酉都指揮僉事駱忠奏見領官軍性

遼東備禦內多係真定等衛下班人數乞照征進例給賞
上曰下班官軍遣去備邊人情不堪其各賞銀一兩不為
例

○成化七年五月辛卯太傅會昌侯孫繼宗等奏京營軍
士赴工役者萬餘況值炎夏災疫盛行請令輪班更代
以蘇人力

上諭兵部曰各處赴工官軍姑暫停止修理隄岸者令輪
流更易務在亟成

○成化十七年十一月丁丑戶部奏漕運過期三月以上
者官請戴罪停俸其總督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張瓚
恭將都勝亦當坐以不嚴督之罪

聖明實訓
成化二卷

卅九

上曰今歲河道阻滯其過期兩月以下者姑宥之銳等俱
勿論

體群臣

○成化十年六月乙亥岷王音坐奏乳母張氏子羅觀謫
戍柳州衛而張氏年老無子乞免其戍兵部言觀以罪
謫戍難以私恩而廢國法

上曰羅觀母老失養情實可矜王以乳母故為之陳請亦
厚之道也但國家之法朕不敢私姑放觀歸養親終之
日仍令戍邊

○成化二十一年六月癸未
上諭通政司曰盛暑初寒朝官侍衛人等難於久立今後

每歲自五月至七月十一月至次年正月止奏五事餘
仍舊

○成化二十二年三月壬申南京國子監琉球國官生蔡
賓等五人乞歸省親禮部為覆請

上曰昔陽城在太學諸生三年不歸省者斥之矧在遠方
外國豈可長留不遣其即歸本國以遂其定省之私

彈災

○成化三年五月壬申宣府大同及威遠朔州俱地震

上勅諭鎮守巡撫等官曰地道屬陰陰者兵象夷狄象也
爾等所職者兵所當懷却者夷狄然兵備急弛不脩以
致夷狄侵侮無所顧忌咎不在爾等耶其勉補前過勿

聖明實訓
成化二卷

四十

貽後悔

○七月辛巳巡撫河南左副都御史王恕以開封等府蟲
傷禾稼言其地連年水旱加以荆襄盜起軍民勞困今

起運稅糧并買辦物料尤倍於往年何以支應因乞罷歸
上曰王恕不准罷歸所言事有可減省停止者該部斟酌
以聞

○乙酉

上以河南水旱相仍諭工部臣曰河南中州之地天災流
行民困若此宜有以寬恤之爾等原坐採辦之物其行
三司勘實凡被災州縣物料已徵者遣人解納未徵之
數暫行停止俟豐年完納

○成化五年十二月戊辰兵部尚書蕭文淵閣大學士彭時以臘盡雪少祈禱不應上疏言事

上曰朕不德不能感召天地之和以致雨暘不時冬令無雪歲事甚有可慮朕雖省躬忱禱未獲嘉應今覽來章所言良是宜悉行之庶民無怨咨和氣致祥以獲豐年之慶

○成化九年四月戊辰總督河道刑部左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民甚艱食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稿民不聊生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暗如夜乞詔廷臣講究所以弭災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

皇明實訓 成化二卷

四十一

上曰山東既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順天等府亦量減免於是特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等神以祈雨澤

○成化十三年閏二月癸亥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牟俸奏去年十一月南京大雷今春二月安慶府復有大雪雷電之異宋儒程頤有云陰陽運動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伏望

皇上脩人事以弭天變仍勅內外群臣同心脩省勅六科十三道備陳致變之由容賜采納措諸躬行特見政又民安和氣充塞而災異可消矣

上曰陰陽愆忒雨雪雷電不時皆政事不節所致愧謫是

南京警戒尤切今欲脩政事求直言應天以實所司其悉如此奏行之

○成化十四年十二月甲午

上諭戶部臣曰今歲北直隸水災殊甚聞畿荆閩水門被水衝其門扇至涿州則居民之滄沒禾稼之漂流人畜災困甚矣其田稅應免者可悉免之

○成化十八年四月辛酉

上諭禮部臣曰前者爾等言一春無雨恐夏麥不實秋禾不生請命官祈禱朕以為立夏之後氣候蒸潤必有雨澤而今亢旱愈甚朕心憂惶莫知所措其命英國公張懋告

皇明實訓 成化二卷

四十二

天地保國公朱永告

社稷襄城侯李瑾告山川

○成化十一年正月庚寅以星變赦天下詔曰朕紹祖宗大位撫御萬方思惟荷負之艱罔敢自違自豫然而治効未著災沴迭興地道失寧天時亢旱土無所演朕切憂惶嘗齋心懇禱遣廷臣祭告山川柰歲竟不登而河南山東畿內率多飢饉陝西山西尤劇至有棄恒產家室不相顧者元元何辜罹此危阨朕為民主可忍然莫之愍耶累博采群議發內帑倉儲勅所司大小多方賑濟期此矜人同歸樂土不意冬暮春初兩次星變有聲朕愈兢惕載勅臣備陳時政得失采納而行用以

慰民望上答

天心况方春時和萬物發育祇承乾元資始之仁誕敷寬恤之典於戲君以愛民為德懷保惠鮮之政當施臣以輔治為忠還定安輯之務宜勉必上下極交脩之誠庶穹蒼有昭格之効詔告中外俾咸知悉

明刑

○成化元年九月甲子監察御史方佑問竊盜三犯者二人法當死其一入再犯遇赦一人則赦後再犯都御史李秉以為雖名三犯而中遇赦宥必赦後三犯乃當坐
上曰怙終者固當誅然既遇赦宥則前罪除矣如仍坐之是未嘗赦也卿所議良是其著為令

聖明實訓

成化二卷

四十三

十一月壬申三法司會奏竊觀新頒詔條內開人命不赦然人命有故殺故勘故禁閹毆并屏去人衣服及威力制縛人致死等絞斬罪該載不盡又十惡條內有徒流杖罪問發運碑守哨等類未完滿者應否釋放及文職官更有犯貪濫事有顯跡固今除名然中有事發而無實跡其於赦例應否宥免其邊遠為民者數內有年久已成家業者請定自何年為始內外法司問完罪囚已蒙赦宥其該追贓物多有未完伏乞

聖斷

上曰人命故殺者不宥其餘宥之犯在十惡者罪雖輕亦不可宥官吏貪濫事無顯跡證佐者具奏裁處為民

者自天順元年為始於謫所成家業不願回者聽其犯賊有遺未完者悉免之仍命通行各處知會

○成化二年六月丁未大理寺卿王榮言指揮貪事徐盛逼人致死畏罪脫逃近有例如是者即以眾證定罪蓋欲以絕姦詐也但情有重輕今盛所犯頗輕若如例恐失之濫

上曰致人於死地而又亡命以希免罪此正姦人也豈得為濫仍如前例行之

○十二月辛亥監察御史董廷圭等言江西等處軍民往往因細微之事肆為張大之詞用老疾之人觀免越訴之罪或覓人抱訴請必加之罪則刁詐乃不得售其姦

聖明實訓

成化二卷

四十四

良善得以安其業法司議其言宜從

上命通行內外其果被誣枉而來訴者法司當與辦理勿拘此例

○成化十三年三月癸未分守懷來奉御廖禮信部下軍餘妄報妖言因及平人收繫甚衆時巡撫都御史殷謙奏將都督僉事周賢巡按御史何鑑并鎮守太監于勝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清副總兵都督僉事周玉指揮僉事周隆尹昇亦皆扶同奏報事下都察院問擬妄報者坐斬併請治禮等罪

上曰禮輕信小人致成大獄本當報問謙賢等不行審實扶同奏報俱當究治但遠方用人之際姑宥之且謂法

司似此虛情不與辦理不知前此被枉者幾何朕念人命至重自後凡遇冤抑必從公推辯不顧忌戕害無辜
○成化十八年閏八月乙未巡撫山西左副都御史何喬新劾奏按察司僉事尚敬劉源滯囚之罪且請通行天下禁約

上曰刑獄重事也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特言未得其情者詳審不苟如此苟既得之不即結斷枉結縲綬拘繫其身往往有瘦死獄中者矣夫其人罪不至死而死是刑官殺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條喬新劾奏甚當其即究治二人仍令天下刑官皆知所謹以副朕欽恤之意

聖明寶訓 成化二卷

四十五

○成化二年六月丁巳

上以天氣炎熱勅三法司見監罪囚除真犯死罪外餘備其獄辭來上母令淹滯於是都察院上十有四人刑部上四百四十有一人

上命即如例發遣

○十月辛酉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械送逆賊劉通再從弟姪男女三十三人并籍其財產上奏三法司錦衣衛會審皆別居疎屬律不緣坐者

上曰族誅非聖世法此三十三人微會審則銜冤甚矣其亟發寧家所籍財產悉還之

○成化四年四月丁巳

上以天旱不雨特降旨曰法司監問囚犯恐有冤枉宜從寬恤爾司禮監太監徐浩可同三法司堂上官詳審之其重囚并情罪有可矜疑及見枷號者具錄來聞徒流以下即與減等發遣

○成化十七年四月戊辰勅諭三法司曰朕承

祖宗鴻業為天下萬民主惟法天道用刑以防姦惡以安民生特簡命爾等典司刑獄冀各盡心職業用輔朕之治理柰何中間或有聽斷苟且而鞠問不明或擬議迎合而比附不當或任意妄為出入或徇私恣為重輕以致人罹冤抑淹禁歲久怨讟繁興有傷天地之和朕念

聖明寶訓 成化二卷

四十六

及此情甚惻然已勅司禮監太監懷恩同爾等審錄清理之夫既往者悉不追究將來者豈不可痛自警省乎今後爾大小官員務以欽恤存心明慎用獄不可輕忽不可淹滯可矜疑者即與辯析有冤枉者即與伸理毋過與姑息毋失於慘刻廢幾刑罰得中人心懽服足以副朕治理用召天地之和矣倘不此之慮使刑罰枉濫害及無辜則國有常典罪可逃耶爾等其欽承之

正法

○成化元年正月甲戌

上以征兩廣所調番漢官軍及隨行吏士若不嚴加禁約束恐所過騷擾勅遣監察御史汪霖劉慶二人分道約束

有犯者聽收考重治仍械送總兵官號令示衆千連將領具實劾奏區處

○成化六年二月己巳有自宮求進者二百六人禮部以聞

上命姑宥其罪俱發回原籍當差不許投託王府勢豪營住違者論死隱匿之家發邊遠充軍仍出榜禁約後有自宮求進一體治罪

○七月庚辰兵部奏近者京城內外強盜數十成群肆行劫掠請嚴禁治之

上曰盜賊縱橫皆兵馬司及錦衣衛應捕官校不用心緝捕所致已往姑恕復怠緩縱容職廢事者降調邊方

聖明寶訓 成化二卷

四十七

○成化十三年二月甲戌初樂安王真壘奏寧王真培慘酷貪淫不執等事命官勘實惟不執涉虛至是仍會官議擬坐罪

上曰寧王所為不為屢降勅切責乃不思改過而所為益甚揆之

祖訓本當削爵為庶人念係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之半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革祿米三之一仍降勅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成化十五年十一月丙戌廣西按察使張黼朝覲後歸家久不赴任為巡按御史所劾

上曰按察使之設所以司一方風紀常以身率先勤慎其下猶有不事者况以怠慢導之乎張黼曩以朝覲至京黜幽之典非不親見不以自懲乃復歸家眷戀私事久不赴任所謂荒廢職務誠如御史所論其令致仕勿復用

○十二月丙午提督鄖陽等處大理寺右少卿吳道宏奏荆襄流民其來實自河南今河南右叅政蔡誌食事董齡皆任撫民之寄不親詣其地以盡職業致流民潛入荆襄宜治二人罪以為居官自圖安逸者之戒

上曰流民棄業而逃勢非得已若有司加意撫治亦可漸復今河南方面官不親撫治非所以副增官專治之意也其各治罪如律

聖明寶訓 成化二卷

四十八

○成化十六年六月癸丑皇親王源侵占民田事覺上曰源舊所賜地仍給管業餘俱還官給民牧種家奴首惡者二人俱杖五十械送原籍當差戶部即備榜通行禁革

○十月丙寅晉府故鎮國將軍鍾鏡無嗣謀收其夫人張氏弟婦之有娠者入府生子以為己子方山王鍾鏡為扶同奏請賜名已而得封至是為人發其事且及王近狎樂婦杖死無辜等罪命內外官勘報不誣

上降勅切責鍾鏡曰

高皇帝封建藩屏政欲子孫相承永享富貴奈何爾身居王位貪淫酷暴又甘與異姓為骨肉得罪

祖宗貽羞宗室廷議食謂紊亂宗支難以輕宥茲特革爾王爵祿未爾其怨天乎尤人乎尚其悔悟之

○成化十七年六月戊辰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林聰等以百戶張鑑所犯凶惡擬罪失出被責問服罪

上曰朝廷用刑正以禁姦惡鑑凶惡如此爾等不依舊例衡擬本欲置之於法姑宥之該司官停俸一月

○成化十八年五月壬午靈丘王府有將軍三人擅出平陽府城於佛寺止宿言欲赴京奏事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何喬新等以聞禮部覆議靈丘王既不鈴束又不舉奏宜降勅切責本府教授及守城官亦宜治罪

上曰宗室擅出王府朝廷累有明禁將軍輩乃故犯之若皇明寶訓 成化二卷 四九

諸府效尤何可復制其本府教授并守城官令巡按御史究治其罪以戒其餘

○閏八月甲午大同守臣奏八月中虜縵三騎入黃土墩又三十餘騎入牛嶺殺掠人畜守將所鎮撫等官李寬等既不能防禦而恭將盧欽右少監陸閻又隱匿不聞俱請治罪

上諭兵部臣曰虜入境內再肆殺掠縵數十騎耳寬等尚不能禦使彼擁衆而來其將何以制之不寘于法無以示戒欽閻宜即服罪顧乃隱匿不發與得幸免是重其罪也爾等宜行巡按御史俾究問其故彼將何說以自解乎

○十一月甲辰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言梧州等處地方徭賊數入境殺掠人畜守備皆極張灝丁瑞百戶王勝許銘俱不能禦敵分守左叅議唐盛分巡食事蕭蒼陳璉知府陳絳亦各不能督屬隄備都察院擬罪以聞

上曰朝廷設布政按察官分地巡守設知府令畫境而治本以衛民保境也比年各道屢有失利罪止武臣而不及藩郡以故視為泛常恬不知戒盛等四人可下巡按御史逮治其罪若違將失機自有常典灝等三人俱如擬發還衛充軍

○成化十九年八月壬申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為奉御除威寧伯王越名安置安陸州華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吳綬職俱為民工部右侍郎張願致仕越等皆附直取富貴已而事漸敗多見疎斥至是科道復交劾直八罪請俱逮治

上曰直等結黨亂政欺罔弄權開啟違釁排擯正直引用姦邪當置重典姑從輕處治乃降黜直等仍追奪越誥券編發其餘黨七人悉為民充軍

○九月壬辰妖人王臣任錦衣衛千戶以妖術為太監王敬所信任敬使蘇常等府及百戶王完等十九人從行大肆擾害至是有發其姦惡者上曰人情常患於不能上達王臣等在外矯詐姦惡使東南赤子重罹荼毒朕安得知之罪狀既露非重戮不足

以謝天下亟斬之仍梟首於被害州縣王敦充南京孝陵衛淨軍王完等發開原肅州二衛充軍家屬隨往

○成化二十年三月壬子

上諭兵部臣曰近來官軍工匠多有姦頑之人逃伍缺工潛住京城內外已寬宥令一月內首役者免罪其有違犯不悛者令巡城御史錦衣衛官督同五城兵馬挨捕初犯者杖七十再犯一百俱各還職役三犯者官軍押發邊衛差操工匠枷項三月復役地方鄰佑容隱者一體治罪不宥其即出榜諭之

○十一月壬辰萬全右衛百戶常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因給巫

星明寶訓

成化二卷

五十一

人劉德興通虜入寇事既不遂乃自撰妖言以誣德興等十餘人皆謀不軌走報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左右助瑛捕獲瑛加德興等毒刑有稍富者逐錄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鞠具獄皆誣宜反坐上曰除惡務本曩者瑛罪宜當死朕已從輕謫調而瑛稔惡不悛豈容再赦宜亟斬之仍梟首於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之

大明憲宗純皇帝實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學士臣呂本撰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淳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事官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昌

明賞罰

○成化元年二月辛卯福建上杭縣賊闕永華攻破縣治知縣黃希禮不能禦而遁及永華被執乃言嘗賄希禮故縱之法司坐希禮罪死希禮遣人上京懇下巡按及三司以永華已誅言不可質恐誣良善有如希禮之懇上曰此誠可疑書曰罪疑惟輕其宥希禮死但身為縣令皇明寶訓成化三卷一不能以死守城君臣之義安在其謫戍邊衛以警偷生苟免者

○成化九年四月辛巳廣東新會縣民劉銘梁狗同往海康縣賣穀將還海康民吳初與其弟金童挈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於銘家初欲速出傭工銘狗見金童妻莊氏色美屢欲犯之輒見拒二人乃謀與金童挈舟捕魚夜砍金童腦殺之投江中時江濱民有關道安者聞金童被縛呼欲趨救之不果而還及二人歸紹莊氏曰汝夫溺死矣莊氏號哭不已自是銘愈欲犯之而拒益力居數日忽有屍浮至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為夫屍也哭視之斫癰宛然始得其謀死狀願力不能報仇乃

先按其幼女於水即自投附其夫屍死焉已而三屍隨潮上下旋逸銘門不去其鄉鄰李逢春輩異其事為買棺收葬銘又乘夜潛發其屍棄之大海中於是其事雖傳於人而吳初亦自外至乃訴于官儒生李啟李蕃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吊哭詩章同上事既覈實刑部員外郎馮俊以審因適至謂其事關勸懲特為具奏

上曰賞善罰惡國之大政不可偏廢今一事而二義兼焉其令有司即誅銘狗仍梟首示眾而旌表莊氏後刑部尚書陸瑜等又奏李逢春輩收葬三屍誠為義舉今已遣發掘宜命有司即其處立石而大書其夫婦姓名以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二

誌庶可垂示永久詔可

○成化十年三月丁酉工科給事中韓文自慶陽還奏奉勅辦驗得郎中張謹所劾總兵官劉聚等所報功次多虛上曰此曹濫殺妄報功次本宜重罪但今虜賊既遁不為無功總兵恭將巡撫等官姑宥其罪報功得實者如例陞賞疑似難辨者不准亦不問殺幼男婦女者免遠聞俱調發邊遠立功瞭哨五年虛多者停俸

○成化十三年八月壬戌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通政司掌司事工部尚書張文質及他官錄左衛通倂執文質繫獄左通政以掌印請上始知之即命釋文質仍掌印而責問錦衣衛官於是指

揮使朱驥自陳伏罪

上曰驥不諳事體擅繫大臣當寔之法今既伏罪姑宥之仍停俸三月

○成化十四年十二月癸巳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兩廣夷民難處叛服不常往緣鎮守巡撫等官諷頑不一故設立總督之稱使上下協和易於控制比因朱英與總兵官平鄉伯陳政爭坐遂革去總督之稱竊見英自受任以來悉心所事招撫安靜大有成功今忽解去總督之柄恐諸夷輕視反側復生且太監顧恒總兵官陳政亦皆有功俱請裁處

上曰國家懸爵賞以待有功誠所不容但不可以冒濫朱英顧恒陳政既有招撫勞勩邊徼靖安英陞右都御史仍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恒政各賜絲段四表裏銀三十兩降勅獎勵

成化三卷

三

○成化十七年二月癸丑四川都指揮僉事管立蔡英守備安莊衛等處失於防禦致蠻賊入境殺掠人畜財物數多會添調官兵平賊而立等因有功至是兵部疏其功罪以聞

上以其功不足贖罪宥死謫戍廣西邊衛家屬隨往
○十二月乙卯初廣西恭將馬義毆斃進討八寨以捷聞既而巡按御史戴中言既征之後賊猶縱橫且其間有殺同行軍士以為首級而銀牌銀碗之賜也不貲矣其

所奏功宜勿錄

上曰朝廷念軍功之難未嘗吝官賞顧各邊將士不體朕心往往有冒功希賞者今八寨報捷之後賊勢未衰情弊已著雖從功疑惟重之典茲不復答已往亦勿錄其功惟死事之臣深可悼念其子孫廕職代役者可各陞一級

○成化十八年閏八月丙戌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阮勣等奏洮州滿松等族番賊出沒殺掠人畜惟分巡指揮馮潔陳文率軍敗之其委守指揮張翰等皆怠忽事機宜究其功罪以行賞罰

上曰御將之道惟明其功罪以行賞罰軍旅之間人心自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四

無不服者使皆如潔文輩勇敢禦敵賊何足戚而翰等怠忽誤事如此兵部宜稽其籍務使賞罰明信以為勸懲其賊黨方盛仍令巡撫大臣調兵勦殺無緩

○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庚寅朵顏衛都督阿兒乞蠻遣其弟影克李羅送所獲北虜生口至京兵部譯審所獲乃牧放之人為彼所掠與犯邊者不同

上曰夷虜以牧放為生迨逐水草乃其常事既未嘗犯我邊圉何罪之足誅宜編成盤州衛而賞李羅以慰其勞庶稱朕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之意仍諭三衛入貢夷人毋得貪功肆掠以啟邊患自今有冒功希賞者非惟賞不濫及且加罰焉

兵政

○天順八年四月庚寅

上以奮武等十二營坐營協贊皆侯伯都督等官慮軍令不一勅太保會昌侯孫繼宗等曰朕惟國家以武備為重武備以練習為先今於五軍神機三千營選拔壯勇官軍一十二萬分為一十二營各司侯伯都督等官坐營團練特命爾等同太監劉永誠總管提督必須嚴紀律整部伍堅利器械鮮明盛甲如法演習武藝以備調用坐營官員不許虛應故事如有偏私違抗違犯號令及科歛侵占軍士者指實奏懲罰其五軍神機三千大營存留軍馬爾等仍照舊提督操練以備戰守尚其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五 勉副朕懷毋怠毋忽

○成化元年二月乙巳

上勅兵部尚書王竑曰邦國重務兵政為先通者雖選一等軍士分十二營團練但選猶未精數猶未足今特勅爾同給事中御史各三員會同各營總兵官委令把總管隊官員悉取所選二等壯勇軍士籍報以憑簡閱補充一等其一等中有罷弱者退入二等將吏人等敢有侵占隱匿不報者奏聞逮問爾等亦不許容情故縱責有所歸於是該會總兵官太保會昌侯孫繼宗撫寧侯朱永誠等選各營軍士以次充補又點把總等官八十六人而別選補之仍諭令把總等官奉公守法毋侵占

科擾軍士

○成化二年三月己酉南京吏科給事中王讓言南京皇城衛卒多老弱器械俱朽鈍都督等官皆不乘馬且以禁中之地為蔬圃宜加禁治

上覽其奏謂兵部臣曰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法度廢弛一至於此爾等其移文內外守衛官令簡衛兵脩戎器以振揚威武禁中之地敢有鋤墾汚穢者重罪之武職衰病不便鞍馬者令退任閒住

○成化三年二月甲辰六科給事中言邊城既屢有警

營軍士強壯可用者多為權勢役占乞勅剛正大臣檢冊清理訓練聽用奏下兵部舉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馬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六

昂右副都御史林聰

上既可之尋又命左給事中潘禮陳鉞恭預清理而內閣臣陳文等復言必得內臣剛方練達如懷恩者與昂等共事然後可以剷除宿弊

上從之乃勅昂等曰朕以京營軍士大率有名無實欲收集部曲往赴邊鄙累旬日不能得數萬蓋總兵等官縱之歸休役之私用其弊多端難以枚舉今特命太監懷恩會同爾等清理除已調之數不與以見在軍士點閱以十五萬實數來上其有仍踰前非隱蔽不報抗拒不服聽爾會議處治清理之後仍別立良法以備調用夫朝廷勞天下之民以養兵而耗天下之兵於姦弊兵

民日困姦弊日深及至有事之時爾等付之長嘆息而已則曷若今日爾等不避怨怒盡搜其弊源而窒塞之以復我

祖宗時兵政之盛手簡任惟篤期於見効爾等其欽承朕命後恩等以選過一等三營官軍得一十四萬三千九百有九人具數奏上

上曰一等官軍數多仍分十二營操練兵部其會舉坐營官以統領之仍推舉文武大臣各一員總督其事務在得人

○成化八年正月乙丑兵科給事中梁璟等分點五軍諸營操練官軍不至者一百八十有八人因劾坐營官新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七

寧伯譚祐等約束不嚴提督撫寧侯朱永等統馭無法永等各條列差占逃故之數以聞

上曰朝廷以兵政付爾等依時訓練方稱委任今點閱不到者眾乃復多方破調法當究治姑宥之自後宜盡心整飭再犯不宥

○成化九年四月壬午

上以武備懈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勅諭總兵官撫寧侯朱永等曰朕親閱公侯伯都督都指揮指揮坐營把總等官騎射於西苑其間躬中四矢者英國公張懋等僅四人中二矢者二十三人中一矢者九十九人餘皆全不能中間又有止發一二矢者其至馳驟失節不能

開弓發矢及墮方於地者此皆爾等不嚴訓練之過恐人才高下萬有不齊其最下者雖加訓練終於無成使此輩總統部伍安能通教軍士爾等其會議簡別察其才力可向進者姑存留之其果不可進者罷黜隨操以警將來既而永等會同請罷京營把總都指揮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

上又諭之曰此輩先皆爾等選補何不精若是自後有缺務宜精選以補之

○成化十一年正月戊寅總兵官定西侯蔣琬奏乞會選團營精兵每營二千以備征調兵部言兵已選定今又為此未免紊亂宜令量選精銳別為一等仍于本伍操候

聖明寶訓

成化三卷

八

上曰團營兵俱要精銳有老弱者即令該營選補不必更分等第敢有投托役占者必罪之

○十月癸巳南京監察御史任英言南京軍士常操不息性性逃竄宜照京營例更番為便

上曰練習士馬國家重事朕於嚴寒盛暑已憫其勞而休息之使復更番恐益怠惰其仍令常操或遇風雨則免之

○成化十九年八月乙亥兵部以定西侯蔣琬言團營兵數減耗請命內外官閱視

上因命太監懷恩與戶部尚書余子俊任其事仍賜之勅曰國家兵備寄之三大營十二團營昨者虜酋侵掠大同宣府朕命大將征勦揀選精銳旬日僅得萬餘蓋由

總兵等官縱之歸休役之私用或賄賂買閒應役權要今特命爾等督同給事中御史按籍點閱除出征外敢有隱蔽占恤不發聽爾等會議處治後恩等以所閱兵數奏上

上復曰京營官軍點選以定自後內外提督等官務盡心操備振揚威武肅革宿弊撫恤下人毋仍怠玩

○成化二十年十二月庚辰

上諭兵部曰團營之設本居重取輕之計屢違官閱視恐有遺缺而鎮守守備等官拘於請託往往奏請隨行脫有緩急誤事非小自今不得復奏違者罪之

慎用兵

聖明寶訓

成化三卷

九

○成化十四年六月癸丑貴州總兵官都督吳經以普定等處蠻賊時出劫掠請發湖廣雲南兵擊之

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為患自古有之但在防禦有術而已若大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况貴州山箐茂密縱使兵至豈能得志乎其勦巡撫都御史陳儼亟往相度事勢緩急應否調兵奏來處置

○成化十八年五月壬午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孫仁等奏松潘疊溪茂州空心惡剗等寨番賊多擾要途劫掠糧餉請發兵勦捕兵部以為已嘗剿其甚者再舉恐非宜上曰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松潘賊已嘗勦其渠魁亦知警矣若又縱兵恣殺彼番寨竭聚豈能盡滅乎貪功

以啟邊釁誠非所宜其令二人等乘兵威方振之餘遣人撫諭果負固不服乃用兵勦之未晚也

○十一月癸亥甘肅總兵官王璽等奏罕東衛番賊擁衆殺掠阿思等族且犯邊乞調兵勦捕

上曰罕東諸夷比嘗聽調協取哈密未有携貳之心今小肆侵掠若遽加兵似失懷柔之義宜遣人往諭俾改過自新如果負固不服亦止宜煩兵境上使之畏威聽撫為便

○成化十九年三月壬戌兵部覆議巡撫四川都御史孫仁等奏火掌壩印部天全六番賈子等寨番蠻糾聚為亂宜命仁等統率官軍勦平之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十一

上因賜之勅曰番蠻糾聚為亂爾恐將來釀成大患阻絕糧道難於控守欲調漢土官軍萬人侯瘴消之日攻勦固從所奏然朕詳爾等言此賊又係截路不曾流劫卿村况所稱招討高文林楊芳輩有忠孝禮義等語若果如此爾到彼即提兵壓境且勿輕動先遣人往宣朝廷恩威殺伐利害令各招討土官并舍人省諭各寨將首惡誅法擒獻罪止其人免令地方受害諒必聽從如此弭除邊患較之用兵勞費首惡未必能得徒傷無辜致生他變者不其偉歟如蠻衆不肯聽從然後照該部所擬進兵未晚也爾宜從長幹濟必公必慎毋惑群議務使地方寧靜無意外之虞斯不負任使爾之功能亦有

在焉爾其欽哉

○七月丁未大同總兵官許寧等奏虜寇擁衆犯邊

上諭兵部臣曰向者邊報屢至虜情叵測已令京營總兵整兵以俟今報甚急當刻期發兵然須慎重古人有云臨事而懼此行師之法未可輕易也其仍遣人會寧等覘視緩急以為進止廢兵不徒行糧不妄費遂遣指揮一人往視之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乙未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周洪奏翼城絳陽城垣曲等縣飢民嘯聚為盜招撫不服宜發兵捕之

上曰百姓迫於飢寒起為盜賊朕甚憫之其令鎮守巡撫等官宣布朝廷寬宥之意明示有司撫馭之方悉遵詔旨期限果有執迷不服然後相機擒捕之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十一

漕運

○成化元年十一月丁未戶部以所議漕運恭將衆佑上言事宜覆奏

上曰律條明開收受稅糧聽令納戶親自行槩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作弊多端且每石加耗米一尖不過五升今軍官顧明加一斗可見官措人等侵害過多今後收糧俱用平斛聽令旗軍行槩每石耗米五升二十斛加與一石落地餘米旗軍自收不許隨斛上倉亦不許官措人等勒要囤基財物仍命張璠等嚴加禁約敢有仍

前作弊許令巡倉御史叅奏究問

○成化七年十月乙亥有言漕運阻滯者

上命刑部左侍郎王恕總理河道賜之勅曰京師糧儲仰給東南漕運自平江伯陳瑄經理之後舊規廢弛糧船阻淺轉輸延滯今命官分管河道爾總理其事往來巡視提督但係平江伯舊規一一脩復有便宜方略悉聽爾斟酌施行限以三年務底成績爾其勉之慎之

馬政

○成化三年九月己丑禮科給事中侯祥等奏各府縣管馬官既多非其人其太僕寺官有經年不至所隸者馬政日益廢弛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十二

上曰馬政務在得人今太僕寺丞員缺吏部宜慎選有司庶能者授之

○成化六年三月壬辰兵部臣言近給事中建言欲暫停止河南山東北直隸虧欠馬匹以待豐年

上曰京營各邊缺馬數多若必待豐年追補寧不誤事爾兵部其行南北直隸并河南山東巡撫等官及南北二太僕寺分管寺丞將該依馬匹仍起俵備用其季牧寄養該追補者俱暫停止俟秋成追買還官

○成化十五年六月癸巳工科給事中劉昂等言京營牧放馬多倒失者宜治監牧官罪

上曰牧馬官軍為弊多端法當究治姑宥之自後給事中

等官不必遣只令各營總兵等官點視不許徇私作弊有虧馬政

重邊儲

○天順八年七月乙亥大學士李賢等言山西大同境內天旱民飢邊警不絕乞勅巡撫官加意撫安隄備上曰卿等慮是凡事當先有備則無患外寇猶和氣邊境飢則乘虛以入善攝生者正宜謹之

○成化四年二月丙辰

上勅戶部臣曰各邊糧草不敷皆因鹽法廢弛弊出多端所致今後內外官員之家不許占中侵奪商利虧損邊儲其兩淮等處鹽法今遣太監王允中會都御史高明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十三

整治兩戶部還將興革利弊事宜逐一斟酌以聞

○成化十七年十一月甲申戶部奉旨區畫大同宣府糧餉奏擬差官催督諸處頻年糧料未完者仍於山東幹運萬五千石赴宣府山西一萬石北直隸順天等府二萬四千石赴大同分撥各駐兵之處若糧缺則發官帑銀糴之銀乏則借貸於富室又摘兩淮鹽課二十餘萬引於二處關中以備供需

上是之命即遣官往與巡撫巡按官督催其幹運糧只於宣府大同城內上倉民間銀物不必借貸

○成化十九年八月己巳戶部尚書余子俊言各邊倉庫無儲雖內地亦然乞為區處之計且以生財之道其原

又在朝廷務本節用為言

上曰錢穀國之大計須預蓄於無事之時斯可給於有事之日

祖宗時徵歛有藝費出有經以天下之貢賦供國家之用度沛然有餘而無窮今歲用之數益多而四方水旱頻仍加以姦弊百出所入益寡一旦有事誠為可慮務本節用朕當自留意餘悉如爾戶部所言之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戊申總督大同宣府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奏大同軍餉不繼請於通州倉幹運粟米十四萬石京通二倉幹運豆六萬石以備支用事下戶部會大臣議宜借撥京營軍三萬名運粟米十萬石於宣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十四

府每石給腳價銀四錢每軍日支行糧二升其豆則京倉所儲亦少可召人中納每石償以太倉銀一两三錢仍以兩淮成化十九年中剩官監四十五萬引有奇分撥大同宣府中納

上命亟如議行乃遣戶部員外郎鍾鏞主事原潔督運之飭邊務

○成化二年三月己未兵部郎中楊琚自延綏紀功還言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疎遠戍兵稀少以致虜賊屢為邊患今若從偏頭關河西地名一顆樹起至寧夏黑山東西止增築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又以延綏一帶舊堡移徙直

通與安邊定邊二營相對則不惟可以禦虜於外亦使軍民得田於內實萬世防邊之長策也奏入

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証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成化三年十一月丁卯提督遼東軍務左都御史李秉與總兵官武靖侯趙輔等既奏建州之捷

上以遼陽城去鳳凰山甚遠而守備兵少宜取回往年調去廣寧二千四百人操守又遼陽以東鴉鶻關等處皆通虜大路以蓋州復州廣寧左屯三衛各摘二所官兵每所推指揮二員統領仍增置驛道墩臺以便往來其開原遼陽要地守將尤須得人副總兵裴顯令分鎮開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十五

原諸處遊擊將軍韓斌分鎮遼陽諸處皆如秉輔所議○成化四年正月庚寅巡撫大同宣府等處都御史王越言兩路守將寇至輒自分彼此不相應援乞勅彰武伯楊信都督顏彪等自今遇小寇徑自勦除大敵須合兵防禦

上曰大同宣府皆邊虜衝故命將屯兵俾相應援信等何得自分彼此往者姑勿論今後敢有仍蹈前轍者必罪不宥

○成化六年二月己巳右副都御史王越以先奉勅留兵備延綏虜警至是引兵還至偏頭關兵部請治其擅回之罪

上曰罪不必究宜令越等就屯宿彼中密通延綏有芻糧之處酌量虜勢進討勿輒退避致誤事机

○成化七年七月丁丑總兵官撫寧侯朱永奏北虜已退乞率軍回京及右都御史王越亦乞回大同兵部尚書白圭以大將受命而出必務成功而還且虜變詐不測恐乘秋復來何以禦之

上曰不然此時去秋暮尚遠京師至大同不遠無事煩兵日費供億亦非良圖宜從永等言令且移駐大同宣府俟有警調發

○成化八年八月丁丑兵部以西征將士未見成功議遣廷臣一人往延綏等處咨訪行軍事宜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十六

上以命兵科給事中郭鏗賜之勅曰比因虜賊入寇朝廷已命將出師聞此虜六月間又來剽掠臨洮鞏昌平涼之境時邊將擁兵坐視致令得利而去今七月間虜復入自花馬池大掠環慶等處其時趙輔王越統兵已至而諸將皆駐兵境上使總兵等官果能運謀設策併力夾攻必可大捷儻又失此機會縱虜出入如蹈無人之境則邊患何時已乎朕念地方騷擾生靈荼毒宵衣旰食不遑寧處特命爾往咨訪地方虜情若何總兵恭贊及統兵等官調度若何勇怯若何何人逗遛不進何人坐失事機何人竭忠効力真有為國為民之心何人推艱避難專為畏首畏尾之計今宜設何長策作何處

置其傳誅群議星馳來聞

○成化九年九月壬子兵部以邊備日弛乞命巡撫等官整飭

上乃勅巡撫遼東大同等處都御史彭誼鄭寧等曰沿邊設備已有定規歲久因循不無懈弛勒至爾等宜偏歷所屬邊關重加整飭軍馬缺乏即行選補兵甲損壞即為脩理城堡墩臺坍塌即令築塞完固着令墩軍時常哨守若後占軍士委用非人以致軍旅不精守禦無備者指實具奏管軍頭目自都指揮而下有貪懦無為者從公罷黜別選材武智能者代之應逮問者就爾逮問區處以示警戒凡弊可革利可興有益於邊者聽爾便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十七

宜施行務秉公勤以副委任

○成化十一年正月己卯兵科奏甘肅諸夷諸處反側不常近又傳說瓦剌駐近哈密恐結構為患宜別推武職重臣才望素著者往處之

上以重臣未可輕遣乃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曰近土魯番使臣密議欲偵察中國事情盜夷人馬駝逃歸報速擅阿力為寇掠計及欲焚城中草場竊計甘肅安插夷人千餘且聞瓦剌人馬切近哈密駐劄萬一內外勢合猝難防範勒至爾等即熟思審處何法可以安其反側何策可以消其後患務使樞機周密計慮萬全若難於處置亦須馳奏別為之處爾等其欽承毋忽

○成化十三年七月己卯勅諭各邊鎮守巡撫等官朕惟武備所以折衝禦侮衛國保民自古有國家者莫不恃此以安茲者各處災異迭見加以戎虜逼近邊陲勅至爾等從宜計議弭盜安民之術選將練兵之方凡可以裨補軍務者條陳以聞務鑿鑿可行毋泛而不切

○成化十八年三月丙子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吳誠奏雲南東西二溝之水發源松華壩黑龍潭溉田數萬頃每歲修築之費皆給官錢今御史樊瑩奏不許動支而二溝水利則不可廢請以都司所收公田租需銀給之戶部為請

上曰水利有司急務况雲南邊方蓄積甚寡使田被水患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十八

豈惟民食不給而軍需亦無從出矣用官物以預為隄防有何不可其亟行之

○閏八月乙未朵顏衛夷人革克台來降言北虜亦思馬因與三衛阿兒乞蠻等解仇連和欲至我邊抄掠

上諭兵部臣曰亦思馬因糾眾沙漠雄長諸部日夜謀畫欲來犯邊久矣今復與朵顏三衛解仇結黨其志非小秋高馬肥入寇之事難保其無縱彼不資他人兵馬彼獨不敢為寇乎其勿以傳聞之言為不可信且戒緣邊守臣務相嚴謹兵備無或少怠墮其計中以自取失律之罪

○成化二十年二月壬申

上命太子少保戶部尚書余子俊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兼督糧儲賜之勅曰大同宣府兵政錢糧近多廢弛虛耗加以去秋虜寇大同兵民疲敝今特命爾總督兩處軍務仍督糧儲各該總兵巡撫并京營叅將等官悉聽節制爾須隨宜駐劄以時按行兩處邊方及延綏接界之處凡軍馬甲兵關隘糧草等務聽爾便宜施行總兵以下官員不勝任者奏聞區處都指揮而下不堪領軍者罷黜更代律應拏問者送巡按御史及問刑衙門問理文職有犯方面官叅奏處治餘即拏問如遇賊情緊急爾即調度各路將官或調取鄰境延綏等處官軍相機戰守臨陣之際但有退縮不前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十九

不聽號令者以軍法從事然後奏聞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甲申初遼東用兵增設遊擊將軍二人修呈駐廣寧羅雄駐遼陽各城精兵盡歸之而分守備禦常患兵少至是缺叅將巡撫都御史請於雄呈中推舉一人而罷遊擊之官

上曰遊擊之設本為興師對陣一時之權宜若各擁勁兵久聚不散而主兵顧少於義非宜其即以雄為叅將所統士卒各還城守

荒政

○成化七年七月乙未戶部奏請推選風憲重臣二員巡視京畿并令天下巡撫官及布按二司督府州縣脩舉

預儲倉以備荒歉

上命副都御史楊瑋往直隸順天等八府整理其餘重巡撫官無巡撫官處則令司府州縣衛所正官務在隨宜設法不許擾民其司府以下官有怠慢無成效者聽巡按御史糾劾

○十二月辛未京畿雨水人民缺食監察御史言頃遣都御史楊瑋措置倉糧有司奉行不謹墾行勸徵不便

上曰預備倉糧正為安養百姓宜遵勅旨斟酌下情從容處置豈可一槩逼迫戶部其即移文瑋等知之

○成化二十年九月己酉巡撫山西食都御史葉淇奏屬府大飢餓等無筭請發太倉銀以備賑濟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二十

上曰朕為天下生民王常恐一夫不獲其所今山西飢荒民不聊生如此覽奏良用惻然其亟發京庫銀三萬兩遣官齎付淇羅糧應用俟豐年徐議還官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戊申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董復以福州等府災傷乞存留本處勸借鹽商銀以備賑濟戶部覆奏言陝西等處邊報未寧宜悉起運以充邊儲

上諭戶部曰前日勸借鹽商正所以備今日之用况小民既知官府有積蓄日夜嗷嗷仰給於此今盡取來寧不缺所望耶宜暫留本處賑濟如或邊儲不足爾等當別為之圖慎勿顧彼失此以輕一方民命也

防患

○成化十五年九月甲寅戶部奏江西累歲水旱災傷人民飢窘恐盜賊竊發宜為之備

上曰江西地方歲荒相仍民窮盜起難保其無患患預防經國大計鎮守巡撫等官其加意區畫賑濟毋令失所

○成化十八年二月壬寅鎮守山東太監常煥奏日照縣諸處盜起潛入大山已成巢穴事下兵部議請增設巡撫官

上曰民飢盜起事勢必然有司不能撫字於無事之時豈可不防禦於有警之日其令巡按御史督三司等官責限擒捕巡撫官姑不設

○閏八月辛巳廣東保昌縣有盜數百流劫江西大庾縣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廿一

后民事聞

上曰廣東蠻寇竊發屢勞勦捕自數年來其患稍息今復踰嶺行劫以驚擾吾民使之不得安居樂業奔竄山谷朕甚憐之兩省守臣其悉發兵追擊毋令滋蔓勿謂小寇不足慮也

弭盜

○成化四年正月壬午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韓雍奏官軍屢敗賊徒黃公漢等於思恩府等處斬獲甚衆然柳慶地方歲飢餘寇散而復聚尤為可慮

上諭兵部臣曰雍既奏軍功又慮餘寇復聚功可賞也餘寇復聚地方何由得寧爾等其速移文嚴實有功官軍

行賞責難等督軍賊賊無扭於小捷遂弛兵備

○八月已酉

上以沿江盜徒剽掠商旅行舟殺死巡江官軍勅錦衣衛指揮僉事馮瑞往捕之勅曰濱江群盜糾集流亡初止販盜射利浸至奪貨殺人或連艘數十鉦鼓相聞馳突風濤如履平地甚至一舟之衆敵殺官兵數千人南京守備等官玩寇長姦日甚一日究其所以皆由儀真瓜洲并白塔河東抵江陰通泰諸港泊墟市軍民雜處率多索盜為利或有賊黨給役官府因之偵伺機宜亦或有巡哨官兵茹賄貪生縱盜自便弊源不塞弭盜何由今特命爾率所屬緝事官校會同先遣都御史高明及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廿二

總督孫江成山伯王琮等從宜議處期於盜息民安其平民私販行旅夾帶不係劫盜人數自有關隘盤詰及巡監御史管理不許官校一槩搜檢驚擾平民

○成化十二年正月壬戌福建鎮守等官奏延平府疫癘之餘盜復竊發

上曰弭盜安民正鎮守巡按三司等官急務宜盡心區畫不得坐視如違坐罪不宥
○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壬辰兵部尚書余子俊等言近者京城內外強盜滋多蓋因風俗奢僭及閭巷惡少聚徒賭博以致窮困為盜宜加禁治
上曰京師近地倉儲姦偽漸不可長有此情弊所司官校

何為玩愒日久不為緝訪宜亟畫謀擒捕仍遣官屬勸實造冊有潛匿者即行發遣隱蔽者並罪之

抑干請

○成化四年六月癸卯尚膳監太監潘洪奏乞中兩淮運司存積餘鹽五萬九千引

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

祖宗明有禁例食祿之家尚不可中况內臣乎內臣給事內廷凡所以養生送死皆朝廷為之處置固不必營利以殖生况乃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成化十一年十月丁亥尚衣監太監姜玉奏乞故太監鄭善所遺永年鷄澤二縣地四百餘頃下永年府勘報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廿二

王所乞者多民間納稅之地但與善莊地相鄰耳

上曰善舊所種地今以賜王其民間稅地仍以給民俾各耕種為陪買官馬之用

○成化十五年十月甲申緬甸宣慰卜剌浪等奏嘗擒麓川思任發及其妻子以獻蒙許賜孟養地不得今思洪發復欲奪貢掌地貢掌乃緬甸朝貢駐泊之所乞與緬甸為便且今所遣金齒衛軍餘李讓乞令為冠帶把事以備役使

上令兵部諭其使臣曰朝廷一視同仁無間華夷凡經赦不再犯者俱不復治孟養貢掌是爾朝貢往來之所已詔邊臣諭思洪發凡爾使經過不得阻滯矣李讓傳

管官司專遣伴送往還勿令姦人攬奪規利爾其悉體朕意毋得復有所望

○成化十八年十月己巳德王見濟為其郡主乞粧奩

上曰郡主婚配例止給與冠服儀仗今王奏乞粧奩朕念親親之恩非惜此小費也但今宗支蕃衍內府營造供應之物日不暇給若復開此例各王府將比照陳請何辭以卻之府庫財物所入有限又將何取以應之乎其已之

○成化十九年正月甲寅成討溫衛安直都督僉事廉尼以兩進海青乞陞職并賜蟒衣玉帶

上曰朕於遠物素所不寶但念遠夷効順故勉受之廉尼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廿四

准陞一級視常賜外加絲段二表裏亦足以答其意矣蟒衣玉帶胡可濫及其已之

○七月丁巳錦衣衛千戶姚福員嘗請莊地不與至是復請獻青二縣地戶部奉旨看詳以福員妄請州民妄獻不可再宥

上曰前代外戚奉法循理者上可以補助清化下亦能保族宜家具載史傳以為美稱福員以外戚受官享有祿俸尚不知足又累次奏擾欲奪小民之產縱不畏國法獨不為保家計耶今姑再宥之投獻者可謫戍如例

筆叢弊

○成化十三年正月壬戌大興左衛指揮使周廣奏近年

鈔法不行在京勢要殷富之家往往在於各布政司州縣公行囑託其利十倍乞行禁約

上曰今後依勢賣鈔并有司聽從者重罪不宥令巡按御史糾舉以聞

○十一月戊子

上以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姦詐之徒或緣私讎妄相告訐嚇騙財物及陰構以事中傷善良大傷治體其朝覲官賢否不同朝廷黜陟自有常典亦不許與京官往來交通賄賂路營求作弊命都察院揭榜通行禁約違犯者舉治以罪

○成化十四年正月丁亥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廿五

上諭都察院臣曰京通二倉并各場糧草俱國用所係近各衛監支官多不守法度私立大小把總名色不肯依期收放故為刁蹬遷延以致軍士到倉日久不得開支其貪婪委官通同官攢人等以斛面高低為名就中扣除者有之軍吏人等指以答應為由於內剋減者有之及開糧到倉十不得七以致軍士多飢窘失所及有官旗舍餘人等倚勢用強攪擾倉場需索財物者似此姦弊非止一端事覺之日從重處治巡視御史及管糧委官坐視不理者一體治罪其出榜禁約之

禁非為

○天順八年正月戊寅

上諭都察院臣曰朝廷行事一遵

祖宗成法除姦革弊悉從公道不逞之徒不便已私往往造言生謗甚至寫匿名帖子揭於內府及京城內外指其姓名明言傷害沮撓朝政敗壞風俗莫此為甚爾都察院即出榜嚴加禁約如有不改前非仍投匿名文書者許諸人首出緝拿赴官皆處以死首者緝拿者視捉獲強盜事例陞賞

○成化十年五月戊申

上諭都察院臣曰曩因愚民捏造妖言扇惑人心屢犯刑憲雖以榜禁而冥頑之徒不改前非犯者愈眾宜申明禁例再揭榜示眾今後官吏軍民僧道人等但有收藏

聖明寶訓

廿六

妖書勸令等項限一月以裏盡行燒燬與免本罪敢有仍前捏造收藏傳用惑眾者許諸人赴官首告正犯處死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首告得實之人量給官錢充賞優免雜泛差役三年

○成化十三年九月壬申監察御史許進言文武官及旗校吏人有犯罪為民并冠帶閑住立功充軍者多匿京師或妄訴冤枉或夤緣請託議論時政謗毀朝臣無所不至請一切逐之有旨此輩潛住京城造言生事非止一端錦衣衛并巡城御史其督同兵馬司推究姓名發遣還家如更容隱俱重罪不宥

○成化十六年五月庚子戶部言攬納稅糧之契請榜文

天下有司嚴行禁約

上曰稅糧國用所急小民竭力以供上用乃為無藉之徒包攬遲延逋負之數重數十萬計有司食朝廷之祿任民社之寄漫不加意其罪甚矣爾戶部其嚴行禁約逋負者責限追完治罪如例有司受囑急事者悉停俸以俟完報

○成化十八年七月癸未泰州民李文昌上疏言自稱曾遇異人授以鉛汞鍊銀之術

上命中官監試之凡五閱月竟不就

上曰文昌不務安分妄為欺罔錦衣衛其杖之五十發回原籍令所在官司嚴加鈐束

聖明寶訓

廿七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乙未錦衣衛軍斬重奏京城內外邇來姦惡之徒日則在街行兇害人夜則荒淫賭博及為人報復私仇為害多端強竊盜賊多起於此乞令巡城等官緝捕為便都察院覆奏

上諭之曰昔漢郭解一豪傑之雄耳武帝因公孫弘之言殺之以懲不逞論者謂其有閑治體今群惡少相倚為姦恐將來效尤者無所不至宜榜禁之仍令保伍自相覺察有怙終不悛知而不告者各治以罪

○十二月戊子京城外有居民葉玘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以為葛巴刺碗并數珠假以為西番所產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所發墓甚眾至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

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獲犯等送刑部鞠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上曰律載發墓其罪皆死况此輩取人鬻賸市於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相去幾何其即誅之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伸冤抑

○成化元年二月己丑監察御史趙故言往年尚書于謙等為石亨等設誣陷害榜示天下冤抑無伸其後亨等不一二年亦皆敗露竇天道好還之明驗今陳循俞士悅等前後俱蒙恩宥獨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賴于謙一人保固其功不小而已冤死矣餘亦可憫乞收回前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廿八

榜凡死者贈官遣祭存者復職致仕或擇其可用者取用上曰自昔奸兇之徒不誣人以惡則不能甚人之罪不甚人之罪則不能大已之功朕在青宮稔聞謙寬蓋謙寬有安社稷之功而濫受無辜之慘比之同時駢首就戮者其寬尤甚所司其如御史言亟行之

○成化二年四月戊申命故都督同知范廣子昇襲父原職遼東寧遠衛指揮食事天順初被石亨誣害以死謫其子昇成廣西邊衛至是廣妻訴寬

上曰廣號勇為一時諸將冠中外共知姦臣欲張大其功乃以計殺之可令其子嗣廣原職以昭其枉

○成化五年五月辛丑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

大學士王文子戶部主事宗彞奏臣父與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俱被石亨等挾私誣陷以死今謙已蒙朝廷昭雪賜祭獨臣父未蒙卹典

上命賜以祭其文曰爾歷長憲臺廉能素著迨遷館閣秩位益隆頃罹誣構事久乃明追念前勞宜申卹典茲特遣祭尚克欽承

戒貪

成化六年正月癸卯刑科給事中虞瑤等勸報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汪浩鎮守都督芮成相訐事

上命法司會官廷鞫浩坐因公杖死二十餘人成縱子索取部內金銀等物當浩罪贖杖為民成還職帶俸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廿九

上以浩酷暴杖死人命數多免贖責成獨石衛成貪財無厭降一級帶俸差操

○成化十九年二月丙子都察院奏文職官有犯聽許財物問發為民者其人援有復職例奏辯按律官吏凡犯貪淫俱罷職役不叙今其人犯贓雖未入已貪污已著弊擬復職亦非政體所宜宜如考覈素行不謹者令冠帶閑住

上曰居官以廉潔為本一犯贓污清議所棄况能逃於國法乎彼聽財物與受而入已者雖若不同然已心許之矣不必論其迹也弊使復職固失之縱若令冠帶閑住亦未足以為貪墨者之戒必仍發為民如律意為是法

司其遵行之

懲酷刑

○成化三年正月庚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康驥奏長垣縣丞宋鑑主簿李謙因失盜一事之疑故勘三人致死一人廢疾適遇恩宥亦宜編之軍伍為戒

上曰朝廷恩例雖寬而鑑謙酷暴特甚誠有不當原者其各杖一百發大同邊衛充軍家屬隨住

○三月壬午監察御史朱賢巡按福建建其同年進士黃景隆通丁憂居家有姻家訟田賢怒杖之死者五人事連景隆俱逮至京刑部擬賢罪當徒景隆以下罪有差

上以賢殘酷命贖罪除名為民景隆調外任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三十

繼絕

○成化十三年十月戊申苦峪谷旁近赤斤罕東二衛屢相仇殺寄住都督罕慎等孤窮無援朝廷恐其不能自立乃勅甘肅都督食事王璽於苦峪築城復立哈密衛令罕慎等居之且賜以布帛米糧分給田土及牛具穀種

○成化十八年四月癸丑甘肅總兵官都督同知王璽等奏哈密城久為土魯番所據都督罕慎等寄居苦峪城臣等近以計離土魯番之黨且召赤斤罕東二衛會罕慎兵克復其地罕慎始歸

上曰罕慎等卧薪嘗膽奮志成功克復故國其事可嘉赤斤罕東諸衛能排難解紛庶幾守望相助之義而我邊

臣王璽等發蹤運謀以助其役於興廢繼絕之道亦有合焉其各賜勅獎勵仍賞差來人鈔各千貫

優遠人

○成化三年正月癸未禮部奏遼東邊關并驛遞於入貢夷人待之失宜致有嗟怨恐生邊釁

上曰然其移文薊州永平等處鎮守巡撫等官令各嚴飭守關官軍及驛遞衙門凡遇夷人入貢務待之以禮其供用之物亦宜周備毋簡略所貢之物聽其自効毋責備必使夷人感恩懷惠庶盡朝廷柔遠之意

○成化九年八月壬申故四川順慶府知府阮遷于廷珪奏臣父遷于以交趾歸附入有功歷陞知府以老致仕寄籍宣城縣而卒今乞授臣一職養贍以免流離失所事下吏部難之第請行宣城免其徭役以示優卹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卅一

上曰遷于自交趾來歸有官勲以沒其子自陳孤寓流落有可矜者宜特授官縣丞使食其祿不事事以稱朕柔遠之意

○成化十一年七月庚申遼東總兵官歐信等奏朵顏等三衛虜酋乞開廣寧馬市如舊例兵部謂此虜為北虜滿都魯所驅近邊故求市易以濟其急耳

上曰馬市久罷不許果彼為北虜所迫暫令於近邊三四百里外屯駐虜退即還故地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己丑兵部侍郎馬文升言遼東諸

夷朝貢者宜厚其宴待以恩懷之

上曰宴待諸夷本柔遠之道所以尊隆國體起其瞻仰非但飲食之而已必器具整齊物豐潔始稱今後筵宴并酒飯處令先祿寺堂上官視之仍以禮部官一員督察敢有不遵者併治以罪

○成化十七年二月丙寅朝鮮國王李婁奏本國三方受敵近又被野人侵擾每歲許買弓角五十不足於用乞依先年事例收買不拘額數

上許每歲增買百五十副

○成化十九年四月壬申朝鮮國王李婁請封長子惟為世子

皇明實訓

冊二

上既許之且諭禮部臣曰婁敬事朝廷與他國不同宜厚

賜與且降勅諭之曰有爵土者莫不為長世之國立嫡長所以係群情之望今特封爾長子惟為朝鮮國王世子朝廷之命王其承之藩邦之器世子其主之知天地

之分不可踰益循事上之誠知繼體之道不可忽罔替乘禮之訓若是則本愈固舉愈隆國王享福寧有窮耶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丁丑從滿刺加國正副使軍民二十八人皆被風破舟漂至安南國國王黎灝給廩具舟

遣使送還事聞

上曰安南國王資送漂流軍民回還誠敬可嘉速令廣東布政司移咨令王知之

馭夷狄

○成化元年二月辛巳迤北虜酋奏欲朝廷遣使

上復書諭之曰自天地開闢以來地方各有界限人民各以類聚我中國居四方之正必有大德聖人然後上應天命為中國君主撫治人民統御四方子孫能守先業者多傳世永遠若以力竊奪者天命不與終莫能久我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承中國帝王大統主宰天下世世相傳人民仰戴朕嗣

祖宗大統視天下萬世為一家凡百政事悉遵

太祖高皇帝成憲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間舊無事

皇明實訓

冊三

上既許之且諭禮部臣曰婁敬事朝廷與他國不同宜厚賜與且降勅諭之曰有爵土者莫不為長世之國立嫡長所以係群情之望今特封爾長子惟為朝鮮國王世子朝廷之命王其承之藩邦之器世子其主之知天地之分不可踰益循事上之誠知繼體之道不可忽罔替乘禮之訓若是則本愈固舉愈隆國王享福寧有窮耶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丁丑從滿刺加國正副使軍民二十八人皆被風破舟漂至安南國國王黎灝給廩具舟遣使送還事聞

上曰安南國王資送漂流軍民回還誠敬可嘉速令廣東布政司移咨令王知之

○乙酉禮部言朵顏等三衛性來進貢路由喜峰口去年因附近北使臣來朝欲要厚賞朝廷待以常禮處之別館彼皆失望今歲來朝亭來恐失朵顏等衛人心乃代為奏求厚賞

上勅李來曰我

祖宗以來四方朝貢使臣管待賞賜輕重厚薄俱有定例不可增減况朵顏等三衛叢時無所依倚我

祖宗特加憐憫設立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遣住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進入管待賞賜有例不缺今都督朵羅干等不遵舊例却差人與爾等同來若朝廷不加分別不惟違我

祖宗舊例抑且不見厚爾使臣之意因此只照舊例難以更改特諭爾知之

○成化二年九月戊寅朵顏衛右都督朵羅干遣使臣傳報夷情且奏求印信帳房并不限朝貢人數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廿四

上乃賜之勅曰爾三衛皆我

祖宗所立授以官職衛我邊境爾之前人歲時朝貢無有貳心爾等正當繼前人之志感恩圖報却乃隨從毛里孩為非抑不思昔有從也先作歹者今安在哉爾等年

年來朝受賞賜陞官職誰與爾耶今既改悔差人來朝并奏報事情特從寬貸仍賜表裏以答爾意并准爾所

奏歲時差人朝貢每衛許放百人須以本衛印信文書為照爾等今後宜以也先等為戒以爾前人為法各守

境土防護邊疆勉於為善竭誠報國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十二月丁未迤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所遣使臣平章哈三帖木兒等不由大同入貢乃挾朵顏三衛人從

喜峰口入

上以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入貢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

三帖木兒等意不平通事諭之始大悟上番書伏罪上以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過分求討則不許至是解

是解

上乃賜勅諭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定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所以和好長久無有敗事爾宜遵前人

家法以修舊好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剌罕衛來朝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

同朵顏衛不依故道竟從東路入貢况卜剌罕朵顏俱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廿五

是我朝設立衛分彼之朝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

為每年冬月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款待以篤

爾之世好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成化三年正月丙子虜酋毛里孩遣使求入貢因言其黨自相讎殺之故

上諭兵部曰夷情險譎未可輕信恐彼假詞以緩我邊備此正兵法所謂無約而請和者謀也遂降勅鎮守總兵

等官脩武伯沈煜等令各嚴兵固圍以待來朝則納之入寇則禦之

○壬辰

上以虜酋毛里孩欲求入貢以為可疑諭總兵官會昌侯孫繼宗等曰毛里孩渡河而東以侵大同聲言欲求入貢然懼塞禁驚似無誠心今欲選一宿將統御團營精兵五萬以俟調遣果孰可任其事者其所選兵五萬果可足用與否卿等世受高爵首總兵樞豈但優游寵樂不與國同憂和其為朕撫忠畫策從公推讓孰可居中

皇明寶訓

卷六

府軍馬俱穩永調用

上曰毛里孩雖云欲來朝貢其實欲緩我師兵備不可不嚴朱永且令率官軍二萬以往京營軍馬宜速整十五萬聽調策應各管軍頭目毋得因循舊習虧損國威如違祖宗之法具在朕不爾宥

二月丁酉毛里孩三上書求入貢

上遣通事詹昇齎勅獎諭之曰朕受

天命承

祖宗大業為天下主內華外夷皆朕赤子也弗率循治化者有怒之而無終拒絕焉服則舍之且待以仁恩爾毛里孩昔年嘗來廷矣昨者忽擾我邊隴今又悔過歸誠

累求朝貢在邊諸將俱厲兵秣馬以待奏功在廷文武亦謂宜從邊將之言朕以天覆九有為心特允爾來命通事指揮使詹昇齎勅諭爾勅至爾即率領部落退處邊外戒令守法安靜住牧所遣朝貢使臣無得過三百人亦須戒令遵依我邊將約束毋得在途恣肆失好生惡殺者天之道朕之所奉以子民也爾能仰體朕心朕將錫福於爾俾永享太平之樂豈不美歟

○四月丁酉哈密忠順王既死國絕其下母離法等請立其外孫都督同知把塔木兒繼之而王母努溫答失力不可謂王族弟阿兒察當立命都指揮李珍往處其事以阿兒察畏避不居而還至是其下復申前請

皇明寶訓

卷七

上用廷臣議權從之降勅諭之曰爾哈密自朕

祖宗以來設衛分王管束人民以捍我邊方今忠順王不幸忽故王母獨存嗣乏無人人民失所朕以爾為王之親又嘗受朝廷之職特從眾請陞爾為右都督別給銅印掌管城池三年之後如事安民安國人親信別行處置今賜爾金織衣一襲就令母離法兒等齎去至可領之

○己亥

上以遼東有警勅諭考即兀等四十四衛都督撒哈良等

曰爾女直諸衛乃我祖宗所設世授爾以官職積年朝貢所得賞賜亦已厚矣正當感恩圖報以全臣節今乃縱其部下犯我邊境違

將屢請起調大軍直擣爾境朕念爾人民俱是朝廷赤子其間有善有惡不可槩行誅戮特廣天地之量姑置不究仍降勅示爾爾宜敬順天道深體朝廷好生之德戒諭部屬令其率心向化改過自新即以原掠人畜一送還以贖前罪自今依時朝貢永享太平之福若仍長惡不悛大軍一出追悔不及爾其欽承朕命毋忽

○戊午虜酋毛里孩等因遣使朝貢奏欲遣報使

上不允賜以勅曰爾等尊敬朝廷遣使朝貢朕甚嘉悅已於來使賜以宴賞比諸夷有加凡所求請量為給與朕於爾厚矣所以然者奉天命為華夷主當廣如天之量以容受之今爾等欲求朝廷遣使固是美事但使臣不能盡得其人或反因之構起兵端況我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廿八

祖宗原無此例近年雖遣不克慎終今不可効尤爾等能効順每年來朝朕不爾拒切宜戒約部屬勿侵軼我邊庶彼此安樂共享太平之福

○癸亥建州左衛女直都督董山等以聽招撫來朝貢

上以山等嘗縱部落犯邊遂召集諸夷於闕下諭之曰爾等俱係朝廷屬衛世受爵賞容爾在邊住牧朝廷何負於爾今却縱容下人糾合毛憐等處夷人侵犯邊境論祖宗之法本難容恕但爾等既服罪而來朕體天地好生之德姑從寬宥今爾還衛務各改過自新戒飭部落母仍前為非所掠人口搜訪送還不許藏匿若再不悛必

與師問罪悔將何及其省之念之於是諸夷皆頓首輸服
○五月癸巳董山等來朝賜宴其部下指揮有出沒罵語及褻辱後劉牌者詔切責之既而給賜畢山與其黨李古納哈二人復求索蟒衣玉帶等物皆命與之至是歸通事署丞王忠奏山等且揚言此還印糾合海西野人眾從語無忌憚乞遣官同臣防送

上因賜山等勅曰爾之先世僻居荒野後為部落所逼遠來投順我

祖宗憐爾失所賜與近地設衛授官世世不絕或效勞進貢陞賞宴勞俱有定例我之所以加恩於爾者不為不厚而爾之所以享有室家之樂官爵之榮數十年間部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廿九

落爾約束鄰封不敢輒加以兵是誰之賜歟爾既不圖報効乃敢悖逆天道寇我邊境朝廷不即出兵征勦特遣人勅諭令改過自新爾等既以來朝所有往愆悉置不問今爾等歸宜曉諭部下洗心改過亟以所掠人畜送還遇有外人糾合為非有能擒斬首告者論功陞賞必不爾惜如執迷不悛大軍征勦悔無及矣爾等其省之省之

○八月庚子董山等歸至廣寧總兵官武靖侯趙輔宣勅令歸所掠人口山等即逞兇肆詈與其黨各持刀刺傷人輔令左右擒之其黨多被格殺餘皆就擒繫事聞上命副總兵王瑛等統兵赴之仍勅毛憐海西以離其黨

大約謂山等赴京朝貢朝廷待之加厚豈其各虜陽為順從陰懷不軌意圖內外應援似此誦詐反復神人共怒天地不容不得已遣將率師往正其罪重念爾等素守臣節今又遣人隨都督武忠來朝自今建州三衛逆虜或使人誘引爾等為惡或奔竄爾處藏匿爾即盡數拘執送來若能統率爾眾與我大軍相應彼此夾擊尅期勦滅則朝廷大加賞賚必不爾吝其省之圖之

○十二月戊午朝鮮國王李璵遣其陪臣高台弼等來奏所獲建州賊屬

上命厚賜璵并台弼等且勅璵曰董山等世受國恩以為藩衛近者陽為朝貢之名陰行盜邊之計朕宥之而愈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四十

肆不得已用兵致討惟王世守禮義忠於國家王宜閉塞關隘以杜其奔迸之路更能遣兵相應伺便而度之則彼之授首尤易而王之功愈茂忠愈彰矣朕豈無以報王執勉樹勲名時不可失

○成化七年五月庚子安南國王黎灝遣使來訴占城之罪兵部以灝貪心固極陰謀吞併宜賜勅戒諭以杜其姦上乃降勅曰爾安南與占城俱受朝廷爵土世脩職貢為中國藩屏豈可構怨與兵自相攻擊春秋責備賢者爾宜安分循理解怨息爭先盡睦鄰之道仍禁邊臣啟釁端為吞併計其占城事情待彼使來詳察得實別有戒飭朕代天理物一視同仁不忍爾兩國人民橫罹兵禍

特茲戒諭肅示至懷爾其欽承毋忽

○成化八年九月丙午安南國使臣阮德貞朝貢還上令貴勅諭其國王黎灝曰比者占城國奏稱爾國於成化七年二月間攻破其城執其國王暨親屬五十餘人并劫其印焚燬室廬殺虜老稚不計其數朕以單詞未可深信今得王所奏情詞各異但王國與占城勢力大小不待辯說若彼先啟釁端是不度德量力固為不義若王無故乘彼小釁輒興忿兵凌弱暴寡亦豈得為義乎勅至王宜略其小失益悼大義悉還所虜人口戒飭邊吏無生事邀功興兵構怨旋致報復自貽伊戚庶幾天鑑孔昭永享令名欽哉

皇明寶訓

成化三卷

四十一

○成化九年四月丙戌兵部奏土魯番速檀阿力併吞哈密挾制鄰境不可不為之備

上勅甘肅鎮守等官悉心隄備仍勅赤斤蒙古等衛曰近者土魯番悖逆天道欺凌哈密忠順王母寡弱無嗣侵奪其城池搶掠其人民財富又欲誘脅爾等歸附暴虐僭妄莫此為甚且爾西番與哈密為唇齒之邦世受朝廷爵賞為中國藩屏土魯番雖來朝貢終係遠夷爾等豈出其下咎密因無統束一時為彼侵擾爾有統領何患於彼但唇亡齒寒不可不慮爾等宜於鄰境互相結約各保境土遇賊侵犯即併力截殺勿聽其哄誘搶劫若速檀阿力尚在哈密不去爾等尤宜量度勢力會合

精兵驅剿出境一以伸討賊之義一以施睦鄰扶弱之仁而於兩地亦免後患矣事成之日朝廷重賞不吝爾等其知之

○成化十年八月丁亥雲南守臣奏廣南府富州與安南所屬宣先等處接壤今彼以追捕嘯聚為詞輒調兵兵越境攻擾邊寨驚散居民請戒諭

上乃降勅曰今得雲南鎮守總兵官奏王國所屬宣先等處保樂州軍民黃章馬等嘯聚為姦所司調兵追捕越過廣南鎮安二府境界因而攻劫邊寨驚散人民已差撫諭回遠朕惟姦民竊發法本難容而越境為虐理亦當戒以今雲南兩廣鎮守總兵等官督同三司各守境土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四十二

以備不虞若遇前賊投我邊方即擒送本國毋得容隱王其體朕至意尤須切戒宣先保樂衛急捕前賊以靖地方不許輒調兵越境侵擾庶彼此生民各得安居無有後患王其欽承之毋忽

○十月己丑兵部奏都督同知李文自哈密回言哈密城池尚未克復安定王子亦未必能來彼地人民無統之者宜勅都督軍慎暫住苦峪掌管人民

上乃勅軍慎曰今特命爾掌管哈密人民暫於苦峪等處住劄仍令也克力指揮脫脫不花等協謀守護當養銳氣以圖後功俟安定王子至日更為處置若連糧阿力罔知改悔仍肆侵擾朝廷自有處置爾其欽承毋怠

○成化十一年正月癸酉土魯番使臣赤兒米即等奏已得哈密城池及瓦剌奄檀王人馬一萬又收捕曲先并亦思渴頭目倒刺火只乞遣官通道往來和好

上曰迤西頻年入貢道路無阻不須遣官速檀阿力果能誠心奉貢朝廷不計前過仍以禮待之其令通事以朕意諭其使

○二月丙申土魯番使臣赤兒米即等奏與赤斤蒙古有隙乞差官護送還國又言速檀阿力王雖得哈密城池旋已自悔今各願留使臣家屬於甘肅為質請勅歸諭其王以所得哈密金印獻還于朝仍求通好兵部以其詞多文飾且非出其王本意難以遽信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四十三

上曰速檀阿力若能退還哈密地方朝廷自有厚賞其使臣令甘肅鎮守等官差人護送還國毋使失所仍勅速檀阿力曰近爾國使臣來朝多有願留京師及近邊居住者朕再三省諭之不聽其留爾國使臣吐訴真情以謂海西一帶亦斤蒙古諸番俱於哈密有連為其國殘破各懷愁恨恐護送軍馬出境而回必為所害以此願留甘肅朕思

祖宗設立哈密城池於中國無益實為爾迤西開通道路俾各處朝貢使臣往來得以住劄今乃無故與兵占據其曲在爾朕體天地之量不與深較但爾使臣所奏有可矜憫特俯從之勅至王能翻然改悔退出哈密城池

王母金印則已往之事朕一切不問後來朝貢之如初諸番知爾教順必釋離鮮然使臣回還可以保全此實爾國無窮之利爾其圖之無貽後悔

○成化十四年十月壬辰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琮等奏廣西府土官知府昂貴與彌勒州千戶長龍判等互相讎殺不服撫捕

上諭兵部臣曰貴等構亂之初使守土之臣因俗而治必不稔惡至此顧乃推託隱蔽以致邊夷效尤莫能禁止宜移文併勸凡其境內讎殺事情如此類者降勅鎮守巡撫等官分委官屬躬親處畫不竟者毋輒更代三司府衛以下職官未停俸者俱令停俸

聖明寶訓 成化三卷

四曲

○成化十五年十月丙申

上命朝鮮國王李瑛出兵夾擊建州女直賜之勅曰朕誕膺天命君主華夷施惠行仁乃朕素志與兵動衆豈所願為奈何建州女直逆天悖恩累寇邊陲守臣交請翦滅朕念彼中亦有向化者爰遣大臣撫諭聽其來京謝罪悉越常例陞賞管待而歸曾未暮歲賊首伏當加者復糾醜類侵犯我邊已命將率領精兵刻期征勦王宜遣兵應援賊有奔竄至國境者必擒而俘獻之逆虜既除則王敵愾之功愈茂報酬之典朕必不爾緩也

○成化十七年六月壬子勅安南國王黎灝曰朕恭膺天命嗣守大位以天下為一家視萬民猶一體一言一事

未嘗有拂于天爾國雖殊方萬里朕不以為遠而忽之徂歲傳聞王與兵攻殺老撾又欲征進八百朕謂王之所以順天者詩書禮義同於中國豈應有此心竊疑之爰命守臣移咨于王茲覽王奏云差頭目追捕違背琴公等必無攻殺老撾之舉又云八百地之所在且不知况欲往征之則前言乃傳者之誤耳雖然試與王卒言之書不云惠迪吉從逆凶蓋天與人相為流通吉與凶本乎順逆夫交趾民天民也老撾民亦天民也若果如前所云無故而戕天之民是逆天矣自古焉有逆天而保其無凶禍者哉繼今王宜安靜守常欽畏天道恪秉藩臣之禮允迪睦鄰之誼非特老撾在所當睦凡與王

聖明寶訓 成化三卷

四十五

國接壤者皆在所當睦也若以兵強國富越境而侵之天之視聽自我民其應有不旋踵者王其深省之

○九月壬申滿刺加國使臣端亞媽刺的那查等奏成化五年本國使臣微者然那入貢還至常洋被風漂至安南國與其僮從俱為其國所殺其餘點為官奴而幼者皆為所宮又聞安南據占城池欲併吞滿刺加之地本國以為皆王臣未敢與兵與戰適安南使臣亦未來朝端亞媽刺的那查乞與廷辯兵部以為往事不必深校宜戒其將來

上乃因安南使臣還諭其王黎灝曰爾國與滿刺加俱奉正朔宜脩睦結好藩屏王室豈可自恃富強以干國典

以貪天禍滿刺加使臣所奏朝廷雖未輕信爾亦宜
躬思咎畏天守法自保其國復諭滿刺加使臣曰自古
聖王之馭四夷不追咎于既往安南果復侵凌爾國宜
訓紳士馬以禦之

○丁酉復勅安南國王黎灝曰朕奉天子民薄海內外咸
圖安輯俾各得所以薄一視之仁矧爾安南與占城二
國自秦漢而下皆中國郡縣距京師非遠曩者占城奏
爾與兵虜其國王奪其土地朕甚憫之兩降勅令爾歸
其所獲以敦大義而爾復奏云虜獲男婦已發回本國
又云境土既定豈可侵爭朕信之不疑今占城古來差
人請封詢其所以始知其地俱被爾國占據其退還者
皇明寶訓 成化三年 四十六

不過五之一爾審若此則是爾陰違吞併之謀陽竊睦
鄰之名廓大義者果若是邪朕所以諄諄勅爾者非私
厚占城也欲爾體朕一視之仁睦鄰恤民為兩國生靈
福耳爾猶若罔聞知獨不視爾先世與占城報復往迹
乎明鑑伊迺爾國耆老尚悉其當詳當審思之古稱有
道之國以德不以力爾自受封以來不但侵奪占城近
又殺滿刺加進貢使臣黥其從人為奴鄰封構怨控訴
交至爾自以為福否邪夫畏天保國事大恤小賢哲者
所為爾何不此之圖也勅至宜念輔車之勢篤鄰好之
誼盡還占城古地世守宗祀不至隕絕不惟兩國生靈
免罹兵禍而爾令聞垂諸簡冊子孫世享休澤于無窮

矣其深體之母貽後悔

○十月癸卯禮部奏海外諸國及西域番王朝貢者於所
過驛傳需索無厭

上乃勅各國王曰日者海外諸國及西域番王等遣使臣
朝貢沿途多索船馬夾帶貨物裝載私益收買人口酌
酒逞兇騷擾驛遞非禮違法事非一端所過官司累經
陳奏欲依國法治之則念其遠人欲不治之則中國之
人被其虐害今特降勅開諭繼今以後王遣使臣必選
曉知大體謹守禮法者量帶僮僕嚴加戒飭小心安分
毋作非為以盡奉使之禮以伸納款之忱俾奉使者得
以保全供應者得免煩擾豈不彼此兩全哉

皇明寶訓 成化三年 四十七

○成化十八年四月癸丑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復乞不時
進貢謂小之事大當如子之事父禮部言其意實欲假
進貢之名以規市販之利宜不聽其所請

上乃賜勅諭之曰朝廷定爾國二年一貢之例事已具前
勅茲不再言但臣之事君遵君之勅可也屢違勅奏擾
可乎子之事父奉父之命可也屢方命陳瀆可乎所以
固拒者非為惜費蓋二年一貢正合中制朕所以恤小
之意實在此王其欽遵之母事紛更

○八月己酉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琮奏指揮潘祺還自
老禍死於孟良所特宣慰怕雅賽緬字公文述交人攻
掠之事甚急又謂車里欲附交趾而八百亦報交人已

畧老過孟仲等處而棋所從軍士楊吳乃謂皆不可信
事下兵部謂夷言多詐固難俯從然遠人赴愬亦當示
以懷柔之意宜行文琮等移文老過撫安瘡痍勿故違

孝宗敬皇帝實訓序
我
皇考孝宗敬皇帝實訓九十卷總若干條蓋取諸實錄所
紀

累八百車里勿懷戴心琮等是後遣人亦宜慎擇
上曰前代視蠻夷雖殺以為其黨破壞為中國利朕甚不

震謨聖政之深切著明者彙次成編以示繼述之大於戲
惟我

然交趾老過諸夷服屬中國有年朕視之皆如赤子敕
急解仇此中國體也其令琮等遣人諭之俾各守境土

皇考御天下十有八年德配天地而功贊化育九禮樂法
度紀綱文物巍然煥然著在天下被之臣民固有目者

睦鄰保民為是而所遣者尤宜慎擇其人如兵部議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戊午巡撫遼東都御史馬文升等

所共親有耳者所共聞也至於憂勤之念存於心而篤
恭之妙自化成乎天下蓋一時紀錄者所不能與而亦

奏泰寧衛都督脫脫孛羅之弟搜失得數年以來屢能
捍禦北虜有所俘斬已而北虜誘之歸附復拒而不從

豈訓辭所能盡哉然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卓乎數千載
皇明實訓

皇明實訓 成化三卷 四十八

弘治序
乙

迹其忠順似亦可嘉今宜因其求請量授一職以羈縻之

之上而數千載之下如親見之亦不過即典謨誓誥數
篇以求其道而究其心則所以仰窺我

上曰中國人有能敵愾自効者皆不吝賞以酬其勞搜失

皇考之心者亦不能外此書而他適矣彼漢唐宋以下之
英君諠辟亦豈無典訓以貽子孫而無道德以為之本

得以夷人能敵殺北虜一心內附若褒賞不及何以為

雜利以小其用故嗣而求之者咸泯然無聞焉是惡可
同日語哉予沖人嗣大歷服四年于茲蓋嘗面受

効順者勸乎可授泰寧衛正千戶使藉朝廷之威部署

嚴訓親承
德意而躬享焉恭化成之治所謂訓則有本而用則不雜

其下以為東藩之助

矣顧於聖神功化之妙尚未敢以自信舉之懼或過也
安之懼或惰也急懼或前而緩懼或後也苟於是而有

所未至將何以仰追

鴻烈而臣休古昔帝王之盛乎用是益增修惕冀於朝
夕佩服持循而漸有得焉庶幾由周成之嗣守以馴至
於虞舜之協帝夏禹之祗承者在是而後之人所以衍
萬世無疆之休者亦於是乎在矣故既序實錄之首復
於是書以著纂輯之意云

正德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皇明實訓
弘治序

大明孝宗敬皇帝實訓目錄

○卷之一

敬天

法祖

聖學

聖孝

教太子

諭宗室

褒宗室

厚宗室

遵舊制

厚勲臣

議禮

定樂

興學

崇儒

○卷之二

接大臣

優大臣

慎用人

儲材

明賞罰

選將材

惜人才

杜倖進

求言

皇明實訓
弘治目錄

聽言

褒忠節

報功

表節義

正風俗

斥異端

仁政

恤民

恆軍士

重農

荒政

水利

鹽法

兵政

馬政

修省

節財用

謹貢獻

却珍異

卹刑

正法

革奸弊

禁請託

恆遠人

馭夷狄

大明孝宗敬皇帝實訓目錄終

大明孝宗敬皇帝實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李本棟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泰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麟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風昌

敬天

○弘治元年五月丁丑內閣大學士劉吉等言天人感應之際其理甚微其機甚著蓋災異之來有因人事差失而感召者亦有人事未形而其幾先見天出災異以為之朕兆者惟在人君察識而審圖之修德以禳除之語云天心仁愛人君又云妖不勝德此之謂也洪惟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乙

皇上即位未及一年

聖心純正天理渾然

聖政日新人欲罔開且又孝養

兩宮撫愛諸弟和睦

皇后肅清宮禁宜平和氣致祥而無異也夫何近日

天壽山雨雹損壞各

陵明樓香殿獸角海馬飛儀等件清寧宮後夜間有火塊起落二次皆非常之變也考之載籍雨雹者陰脅陽之象又曰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雹雨俱信諫則雹下毀瓦又曰火者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王者南面嚮明而治若賢佞分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敬重功勳殊

別嫡庶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通不篤或權虛偽諛夫

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火失其性而妖見勢所必至

然以今日人事驗之諛邪屏跡異端斥逐冗官沙汰貢

獻停止賞罰不濫用度節省在廷文武羣臣亦皆知畏

法無敢放肆者於前災異皆無其應若以

陛下今日之心行今日之政長久而不變二三年間天道

不感應陰陽不和順者未之有也臣等所深慮者但恐

人事未見先有其幾天出災異以告

陛下欲

陛下察識而審圖之脩德以禳除之耳伏願繼今以後常

加脩省深思遠慮防微杜漸如於決斷政事必問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二

祖宗成憲何如合年成憲者行之不合年成憲勿行何也

不令成憲者恐有附下周上之私故不可行也於待左

右及用人必先論其心行何如忠實純良者任之矯偽

作聰明者勿任何也矯偽作聰明者恐厚後日辯言亂

政之漸故不可任也於聽言納諫之際必詳究其言之

所為何如如果出於為公而無他故者從之或不出於公

而顛倒是非者勿從何也顛倒是非者即係諛言或以

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足以惑亂

聖聽故不可從也凡此皆防微杜漸之實以至於凡有以

書畫玩器犬馬聲色投間抵隙阿諛順從取悅

聖心者一切屏逐勿令親近則

聖心日益高明天心日益和順而未然之災患異常之妖孽豈有不消弭者哉伏乞

聖明留意

上曰朕不德布政不均謫見於

天惟冀君臣同心各脩厥職庶災異可弭卿等所言法

祖宗慎用人遠讒佞誠切時弊當即體而行之卿等亦宜

同加敬慎庶幾天意可回也

○弘治二年七月癸亥早朝畢

上勅諭禮部曰近日京城雨水為災南京又奏大風雷雨

水之異朕當檢身飭行祗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其各加

修省勉圖報稱政事有缺失當舉行改正者皆斟酌精

聖明寶訓

弘治一卷

三

當以聞

○弘治三年十月乙丑兵部尚書馬文升奏犧牲所大祀

牛羊豕豕每牲各混同一處糞穢不除互相觸觸皮毛傷

損太常寺官又乏提督之嚴其豕多抽分所得飼養無

方往往瘦小不能稱

聖天子敬

天地事

祖宗之誠孝乞勅所司預買送養備用

上命太常寺堂上官嚴督官軍加意飼養毋怠

○弘治六年四月辛酉

上去冬無雪至于是不雨勅諭文武羣臣曰朕以遠

德繼承

祖宗鴻業宵旰靡寧圖為治理乃者

天道弗順自去冬迄今亢旱踰時田苗枯槁民廩驚惶朕

甚憂懼已嘗齋心露禱及遣官祭天下神祇而連日狂

風屢作雨澤少降按厥所由豈朕與爾文武羣臣交脩

之道猶有所未至耶自今事閑朕躬者朕當克儉而行

之爾等與朕共理天事休戚惟均亦各宜痛加脩省革

其背公徇私之弊警其因循怠惰之習固其庶幾不渝

之節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有可以興革爾文武羣臣

異科道仍條奏來聞務臻實效毋事虛文用佐朕之不

逮庶人事脩而

聖明寶訓

弘治一卷

四

天意可回故諭

○十二月丙戌禮部尚書倪岳等奏明年正月初七日大

祀

天地前期三日以孟春享

太廟值大祀齋戒之始宜免行飲福受胙禮

上曰廟享固重事而祀

天尤重今既值郊齋暫免飲福受胙庶為得禮其知議行

之

○弘治八年四月戊寅太常寺以

郊廟山川社稷壇及先師孔子廟祭服樂器俱歲久敝壞

乞命所司脩治之

上曰禮莫大於祀天而樂廢壞不稱心甚快然其祀天中和樂特令御用監製造其餘祭服樂器皆令工部造辦如式用副朕敬神之意

○弘治十六年正月乙亥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言今日早太監陳寬等傳示

聖意以

郊祀重事欲待二月另擇吉日親行大禮臣等仰見

皇上敬

天之誠純篤如此

上帝監臨必加顯佑伏惟

聖躬至重必須倍臻康泰乃可親事從權改卜於禮亦宜

皇明寶訓

弘治一卷

五

上從之乃以二月十一日舉行

郊祀禮云

○十二月辛丑吏科給事中許天錫奏

皇上嗣大歷服以來恭默體道兢虔事

天每當

郊祀之期殫致精明之德又恪遵成憲誓戒百官頃年以

來文武官員自受戒之後往往放肆惰慢瀆瀆精禋臣

實懼之今王春在過大禮將興乞勅禮部嚴加禁約違

者罪之仍行南京諸司一體齋戒約禮部覆奏從之

法祖

○弘治元年五月丁卯南京刑科給事中周紘等言

皇明祖訓乃

太祖高皇帝貽謀家法誠國家萬世之成規伏望

陛下常在心目若首章之要曰人之姦良固為難識知其

良而不能用知其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持守之

要曰朝堂決政眾論稱善即當施行或燕閒之際一人

之言尤加審察故推謀與決皆出於已慎國政之要曰

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

陛下試思所以察姦良謹持守慎國政者果不違於

祖訓歟宮中府中裁處萬幾一以

祖訓而省察焉則

陛下之心即

皇明寶訓

弘治一卷

六

高皇帝之心

陛下之法即

皇高帝之法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且君臣上下分難相

懸而元首肱股一體無間今常參者舊例之朝儀面奏

者有司之細事其得奉清閒侍左右委託腹心運籌帷

帷不過近習便佞而已伏聞我

祖宗列聖延見臣僚無間朝夕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

之篇或於燕飲命賦醉學士之歌或召對便殿從容賜

坐或同遊內苑相與賦詩真有都俞吁咈氣象所以百

二十年來天下治安民享其福伏望

陛下萬幾之暇命內閣府部大臣及文學近侍等臣以時

請對更番上直凡政治之得失軍民之利病從容咨訪而與裁決則不惟君臣上下情意交孚無偏聽壅蔽之患而群臣心術邪正才識短長舉不能逃磨鑑之下矣上納之

○弘治三年八月丁亥禮部覆奏南京守備官請增

奉先殿每日供獻品物謂

德懿熙仁四廟品物定自

太祖

高廟品物定自

太宗豐儉適宜莫敢增損若謂朝廷盡祀先之禮欲其豐

盛難竭天下之奉亦何所不可致而其中牲口雜羞不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七

過鵝鵝烹餅其儉約如此蓋欲以儉德示

聖子神孫俾萬世守之以為家法臣下豈敢擅議增減但

南京先祿寺所支生料數少恐為廚役之累乞量為增

給

上以為然令間日增鵝一鵝二

○十二月戊辰禮科給事中王綸言人君一身萬化之原

養之不可不周保之不可不至

皇明祖訓有曰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

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恣之事此

我

太祖正心保身之道伏望

皇上遠宗帝王近守家法則精神內固而萬壽無疆矣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者

皇明祖訓有曰察情觀變慮患防危如履淵水心膽為之

不寧晚朝畢而入晨星存而出此我

太祖勤身勵行之道伏望

皇上丙枕不寐平旦有為視朝不至於太遲裁處不專於

左右則內無失德外無失政而庶績咸熙矣下禮部議

上從之

○弘治六年閏五月乙卯禮科左給事中夏昂奏通者

皇上昧真臨朝早決幾務凡臣下言事即今所司看詳次

第舉行又節省先祿寺供用等物皆勤儉之盛德但一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八

日二日萬幾惟常接於目而不忘斯有警於心而不替

竊觀我

聖祖嘗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寢殿庶伏望

皇上以

聖祖為法命翰林儒臣歷考前代帝王以至我

祖宗勤儉德政或為銘為箴或為說為文或直錄其事務

在明白書之屏間寢之便殿以警於朝夕

上納之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己酉

上以

祖宗制度散見不一無所會粹乃命儒臣以

皇明祖訓及諸司職掌等諸書因革損益之大者會粹成
編名曰大明會典欲梓行天下親製文序其首曰朕惟
自古帝王君臨天下必有一代之典以成四海之治雖
其間損益沿革未免或異要之不越乎一天理之所寓
也純乎天理則垂之萬世而無弊雜以人為難施之一
時而有違蓋有不可易言者唐虞之時堯舜至聖始因
事制法凡儀文度數之間天理之當然無乎不在故積
之而博厚發之而高明巍然煥然不可尚已三王之聖
禹湯文武視堯舜固不能無間而典制寢備純乎是理
則同是以雍熙泰和之盛同歸於治非後世之所能及
也自秦而下世之稱治者曰漢曰唐曰宋其間賢君屢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九

作亦號小康但典制之行因陋就簡雜以人為而未盡
天理故宋儒歐陽氏謂其治出於二其不能古若也夫
豈無所自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至聖之德驅胡元而有天下凡一政之舉
一令之行必集群儒而議之遵古法酌時宜或損或益
燦然天理之敷布

神謨聖斷高出千古即近代積習之陋一洗而盡焉我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

聖聖相承先後一心雖因時損益而率由是道百有餘年
之太平端有在矣朕祇承天序即位以來夙夜孜孜仰
紹

先烈而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勅儒臣發中秘
所藏諸司職掌等諸書參以有司之籍冊凡事關禮度
者悉分館編輯之百司庶府以序而到官各領其屬而
事皆歸於職名曰大明會典輯成來進總一百八十卷
朕間閱之提綱挈領分條析日如日月之麗天而羣星
隨布我

聖祖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十

神宗百有餘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萬世者會粹無遺
特命工鉅梓以頒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遷於異
說不急於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諸凡舉措無巨細精
麤咸當乎理而得其宜積之既深持之既久則我國家
博厚高明之業雍熙太和之治可以並唐虞軼三代而
垂之無窮必將有賴於是焉遂書以為序

○弘治十七年三月壬戌

孝肅皇太后崩內閣大學士劉健等題臣等竊惟事莫大
於送終禮莫重於祀享茲者

大行聖德慈仁壽太皇太后轡馭上升

山陵伊邇祀享之禮宜預講求查得成化四年間

慈懿皇太后崩逝之日羣臣會議有

二后並配之文竊聞當時

先帝遇天下難處之事羣臣為委曲將順之詞或者猶不能無疑焉然奏議雖成於當時而奉行則始於今日仰惟

皇上承

宗祧之重為綱常之主所宜至詳至慎而不可少有忽焉者也伏望特勅禮部集議稽本朝

祖宗之廟制質古先聖王之訓典務合大公允歸至當俾行之於今而無憾垂之萬世而有光臣等不勝至願

上命禮部會多官稽考典制詳議奏聞禮部乃會皇親公

聖明寶訓

弘治一卷

十一

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六科十三道等衙門議謂

宗廟之禮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萬古綱常有

不可易者自古昔以來殷周七廟父昭子穆各有配座

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蓋陰陽相配之禮也下至春秋以

魯隱之國而書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

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以此觀之春秋之世去先王之

世未遠魯東周禮先王之制猶有存者祖廟無二配故

也先王之制槩可見已伏覲

憲宗純皇帝成化四年勅諭羣臣有曰朕心終不自安敢

驚窺我

先帝之至情以重建

慈意不得已而勉從羣臣並配之義羣臣欲權以濟事亦不得已進此議也按正禮而區處適宜仁至義盡足以

上副

先帝在天之遺志端有待於今日稽之周禮有祀先妣之

文疏云姜嫄也是則太母特立廟以祀不失尊崇之禮

自周然矣詩所謂閟宮是矣唐宋禮制無常初正終亂

固無足言但其間推尊太后不配食祖廟者則別立殿

以享之亦得闕宮之義至我國朝

祖宗太廟之建一遵古典損益得中迄今已溢

九廟廟皆有配其配無二宏規遠模成憲已定又於禁廷

聖明寶訓

弘治一卷

十二

內建

奉先殿得以朝夕供薦孝思之情委曲詳盡仰惟

皇上繼統動率舊章而舉無不宜茲遇

大行聖慈仁壽太皇太后上仙朝夕不離喪次悲哀動手

中外傳之萬方誰不仰感

聖孝之無已也但孝心無窮而禮有限節享祀之禮當歸

於至當所有奉安神主宜於

奉先殿之外相應處所建一新廟如詩之閟宮宋之別殿

歲時薦享一依

太廟奉先殿之儀祀事而且近禮勤而且便隆名徽號仍

稱

太皇太后極其尊崇永受萬年之享則情義兩盡罔極之恩以酌嚴祖之道以著而大孝之實垂諸萬世無疆矣上曰祀享重事禮當祥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准議特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宗奉永為定制

聖學

○弘治元年二月辛酉

上將閱經筵命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吉等會舉講讀官以聞賜勅諭勉之曰朕嗣守鴻業君主萬民夙夜惓惓思所以答

皇明寶訓

弘治一卷

十三

上天之春訓

祖宗之托務廣聰納以濟世隆平然非講學則何所資以成其功況經筵盛事累朝舉行朕何敢緩茲將以三月十二日御經筵命爾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懋與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吉知經筵事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溥禮部右侍郎倪岳翰林院學士劉健同知經筵事禮部右侍郎倪岳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汪諧程敏政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傳瀚陸貳周經國子監祭酒費閏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張昇謝遷吳寬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

院侍讀董鉞王臣兼經筵官吉溥敏政貳經筵日侍講讀翰林院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明衆理所以立致治之本學古訓所以為明理之要卿等其尚篤於輔導善於啓沃毋由說以徇好毋隱詞以昧義必使言究乎理理契乎心朕當舉而措之行事俾治功底成民被休澤豈惟遂朕仰承

上天

祖宗眷托之願而卿等引君當道之責亦無愧焉欽哉故

諭

○三月癸酉

上視學行釋奠禮御彝倫堂授經於講官祭酒司業賜之

皇明寶訓

弘治一卷

十四

坐講祭酒費閏講高書說命惟天聰明一節司業劉震講周易乾卦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一節講畢

上宣諭師生曰六經載聖人之道講明體行務臻實效爾師生其勉之

○弘治三年三月丁巳戶科給事中康仲言古昔帝王無日非講學之時無往非講學之地賈誼所謂帝入五學者今已無其制矣所賴以助成

聖學涵養

聖心者不過月有經筵日有直講而已奈何一歲之中以大寒大暑而輟講者凡四五月一月之中能舉行其禮亦僅十之二三儒臣接見之時少而宮闈退處之時多

儒臣問導之言寡而左右引誘之言衆是不免正軀氏之一暴十寒之喻矣伏望

皇上時御經筵日臨直講聞於耳而思之心得於心而見之行體貼擴充以成

聖學以斷大政天下幸甚

上曰帝王之學以養心為要經筵日講所以涵養此心誠不可以寒暑輟所言良是日講近已有定期矣所司其知之

○弘治十六年五月己丑

上諭內閣儒臣曰通鑑綱目并續編深切治道朕欲便於觀覽商等撮取節要撰次一本仍分卷帙陸續進呈望聖明寶訓弘治一卷

十五

日可禮監傳旨欲自三王五帝以來歷代事跡通為一書且命名曰歷代通鑑纂要

○弘治十七年九月丁巳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暖閣諭以邊事少頃又曰昨令李榮來說日講時講官陳善開邪陳字解作陳說未明止作教陳乃可耳健等因奏曰昨李榮又言以善道啓伏他他字不是誠如

聖諭

上曰他字也不妨昨偶言及此意以為不若啓伏之更好然不必深計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書中原有非是纂出若說不盡也無進益且論思輔

導之職皆所當言可傳與講官不必顧忌昨所講却似有顧忌耳是日

天顏甚悅似有為昨日所傳未的恐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

聖孝

○成化三十三年十月己卯

上諭禮部臣曰朕以涼德獲嗣丕基哀疚之中凡內而尊宗大禮外而撫綏大猷次第舉行痛惟朕

生母恭恪莊儉淑妃鞠育劬勞恩深罔極今賴

三靈之佑託于億兆臣民之上奉養莫逮風木之感實切于衷矧議政之初

皇明寶訓弘治一卷

十六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太后聖旨咸謂

母妃須進名位式昭慶源因令輔臣考據春秋大義前代明君共辟定典乃請于

二聖欲建官奉冊寶詣

陵園尊為

皇太后用垂隆名于永世俟

皇考梓宮發引有期預啓冊堊庶少罄孝忱於萬一爾禮部具儀擇日以聞

○壬辰追尊

聖母淑妃為

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宗天承聖皇太后遣官詣

陵園行恭上冊寶拜祭告禮其冊文曰

孝子皇帝臣

謹再拜稽首言臣聞德莫厚於追遠

孝莫大於顯親允懷鞠育之仁爰致追崇之典宣昭懿

範式展孝思仰惟

皇妣恭恪莊僖淑妃天資溫惠坤德柔嘉體道思齊美溢

乎彤管含章履正動儀乎紫庭孝敬嘉於

聖慈賢淑簡於

先帝茂膺多祐夢占懷日之祥誕育冲人序膺承

天之統恩施罔極德報無由奈淑命之靡融心傷陟屺顧

天下之可養詩廢蓼莪我親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真皇

皇明寶訓

弘治一卷 十七

之慟擬遷舊墳升祔

茂陵惟尊稱莫大逮於生前斯美謚宜加於身後虔消吉

日特舉緼儀 遣大臣寅奉

冊寶上徽號曰

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宗天承聖皇太后伏惟

懿靈如存膺茲盛典陟降左右上從

聖考於九天默佑本支益衍

皇圖於萬世嗚呼哀哉臣 稽首頓首謹言

○十一月丁未

聖母孝穆皇太后既祔塋

茂陵

上勅諭禮部曰

皇妣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宗天承聖皇太后祔塋畢日宜

有奉享

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議處來聞於是禮部會

同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得周禮春

官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至

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

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茲者恭遇

孝穆皇太后祔塋

茂陵所有

神主宜於

皇明寶訓

弘治一卷 十八

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為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

太廟

奉先殿之儀仍乞勅奉遷官於祔塋畢暫奉

神主于

茂陵獻殿以同二十四日

憲宗純皇帝祔

廟禮畢啓行於二十六日入城得旨

奉先殿傍近無宮室堪改別廟爾還再議來聞禮部復會

官議

孝穆皇太后祔塋畢日

神主宜暫建別廟奉享庶合古制但

奉先殿既無傍近宮室堪以改作合當於享

憲宗純皇帝几筵之右別設幄殿一所以事奉享仍乞勅

內官監相度相應吉地營建別廟完日奉遷

神主享祀如儀

上曰親終當祭以禮爾等既考論明白准議乃定奉安

神主之殿曰

奉祀殿

○弘治二年十一月丁卯

上以

孝穆皇太后宗支訪求未得乃勅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

撫都御史秦紱曰朕奉

皇明寶訓

弘治一卷

十九

祖宗不圖君臨天下夙夜惓惓所不敢忘者

皇母孝穆皇太后劬勞罔極之恩無能為報去歲嘗命內

外官員於廣東賀縣尋訪

母后宗親加之恩典用以上慰

聖母在天之靈下以少紓朕風木之愴不料訪察非真以

致令歲廣東連山縣民李福自陳的派而紀責紀旺以

僮人冒認事下該部覆奏令廷臣會審情詞俱有可疑

朕誠不鮮為懷特差科道官再加體訪乃聞有懼罪密

遣姦細去彼打點彌買屬里老親隣人等飲令顛倒是

非混亂真假者果若此則的派何由可得彼小人情弊

安能道其罪哉茲事最重朕以御風憲大臣素秉公直

特事委託初至卿即差的當土人於連山賀縣及湖廣

江華縣崇池鄉等處密切體訪仍出榜於三處地曉諭

鄉村鎮市土僮人等有能灼知

聖母孝穆皇太后宗姓源流明白真正者許從實開報審

究來歷果有根據即為奏聞重加陞賞體訪之際如有

似前扶同欺罔實錄回護以假為真為假者必重

罪之其有姦細之人即解京處治使小人之計不行斯

為允當夫孝有不及而推本悖親以盡區區之心者此

朕之不得已也卿其體斯至意毋怠毋忽庶無負於委

託欽哉故勅

○弘治三年八月庚寅戶部會官上議曰

皇明寶訓

弘治一卷

二十

孝穆皇太后宗親在昔兵燹之餘人民奔竄歲月悠遠往

事已無踪跡求之恐愈又愈整況前日已誤信李父貴

等濫授官爵今日豈容再誤請做

太祖高皇帝即宿州為

孝慈高后父徐王立廟事例為

孝穆皇太后父母定擬封號立祠于廣西附郭地方春秋

遣布政司官致祭即以沒入李父貴等賀縣田八十畝

為奉祭之資以為得宜

上曰

孝穆皇太后早棄朕躬朕每念及此戚然如割初謂宗親

尚可求訪故寧受百款有所不恆今卿等既謂歲久無

從物色請如封立廟歲時致祭以仰慰

聖母在天之靈是或一道矧

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能違其悉准所議

○弘治八年正月丙申以

太皇太后聖體未安免慶成宴頒胙于文武官之該宴者

○三月壬辰

太皇太后以

聖體康復詔諭

皇帝曰粵自

英皇厭代予正位長樂

憲宗皇帝克盡子道以天下養二十四年無異一日孝心

皇明寶訓○弘治一卷

篤至天下所無足以表儀萬民垂法後世予親所著孝

順事實諸書所載罕有其比暨

皇帝嗣位實能繼述先志敦尚彝倫奉養之禮至隆至厚

乃去年七月予偶嬰瘍疾

皇帝夜起視

天春郊嚴宴問安視膳寢食靡違頃者醫藥奏功食飲如

舊老年病體竟底康寧以昔校今父子一道

天地所臨

祖宗攸鑒徵諸孝治必有休祥予心嘉焉是用宣之于群

以表誠孝故諭

上乃奉表稱謝表文曰伏以

慈顏康豫頓曰海宇之春

聖訓昭宣載觀月星之象思沾九陛勸勤六宮恭惟

聖祖母太皇太后陛下化同坤育道配乾剛承

烈祖之宏休澤延嗣續毓

先皇之盛德養極尊親顧慈孝之相成實邦家之共戴方

嚮期願之福偶違旦夕之和臣心切問安職當嘗藥慶

成罷宴敬同臣下之娛露禱輸誠冀獲

神明之佑此子孫之常分何繼述之可言此者

九廟降祥

重閣協慶乃歸功于定省復示寵于褒嘉臣俯念眇躬劬

勞未報仰承曲諭慙懼交拜敢不誓竭微誠勉圖至孝

皇明寶訓○弘治一卷

占千年之龜筮預兆嘉祥捧萬歲之鶴觴並隆壽祉無

任欣躍慙悚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蓋

太皇太后不豫時感

上誠孝謂天下之物皆

皇帝所有無以為報故託之文辭以彰

聖孝且命副藏內閣傳之無窮而

上仰念

慈德具禮申謝

祖孫之間慈孝兼至誠可為萬世法也

○弘治十一年十月乙亥晚刻

上遣太監蕭敬召內閣臣于左順門宣旨曰昨夜清寧宮

失火朕奉侍

聖祖母徽旦不寐今尚不離左右欲暫免朝參可乎時大

學士劉健有事于西山李東陽謝遷對曰宮闈大變

太皇太后聖心震驚

皇上問安視膳誠孝方切事在從宜即宣鴻臚寺免朝一

日可也敬復奏乃命免朝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乙亥

上奉迎

太皇太后還居清寧宮是日

太皇太后誥諭

皇帝曰予惟自古聖帝明王以孝治天下者必有以隆國

室明寶訓

弘治一卷

二十三

家之慶綿宗社之休歷考載籍昭然可見我朝

列聖相承世隆孝德彰示表儀

皇帝聖孝自天克惇

先烈以自即以來予享天下之養蓋已有年尊奉之隆承

順之篤在昔罕比乃去年十月曰祿為變清寧宮災

皇帝祗懼震驚不遑寢食躬率

皇后皇太子視膳問安勤劬之誠達於顏面孝教之德

格于神人是以中外臣民皆能上體至意奔走服役新

宮重建不日告成奉子還居意甚安適于嘉

皇帝之孝不能自已爰叙茲美用宣子懷自今伊始其必

諸祥協應百福攸同壽膺萬年子孫千億以益弘無疆

之祚是予願也故諭

○弘治十七年三月壬戌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崩

上朝夕不離喪次悲哀動中外越五日文武百官請

上初七日視朝

上批答曰朕哀痛方切未能視朝所請不允次日再請

上批答曰朕朝夕喪次未忍暫離卿等乃累疏懇請謹遵

遺詔初八日視朝至日

上服練服御西角門二十七日服滿二十八日百官易烏

紗帽黑角帶青團領皂靴侍朝

上仍白翼善冠白袍腰經御西角門視事俱不鳴鐘鼓宮

室明寶訓

弘治一卷

二十四

中實行三年之喪蓋

上天性純孝初至東宮進學時講官以文華大訓進講

上輒起立俟講畢乃復坐其事

太皇太后奉養尤極尊隆有疾親侍湯藥憂形于色事

皇太后亦然視古帝王之孝實無所愧云

○四月庚申

上傳旨諭禮部臣曰朕服制雖遵

遺詔中心哀痛未忍盡從古典每月朔望日暫免陞殿百

官常服於奉天門朝參遇節免宴百官勿著紅衣凡大

節免行慶賀禮各王府拜南京及在外各衙門預行文

知之不必差官赴京

教太子

○弘治五年三月丁丑

上命皇太子名 賜勅諭之曰朕惟君天下莫先乎德

而德明惟明尤君道之所重故書稱堯曰光被四表易

贊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此之謂也咨爾元子皇后所

生天資秀發日表英奇福慶誕鍾統承攸屬茲特賜名

曰 夫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爾當顧名思義明於

庶物察於人倫全所得天賦之正理而無或蔽極所存

心體之高明而無或累擴而充之嚮明之地惟德以居

文明之治惟德以成惟德以昭格上下神祇惟德以丕

顯丕承謨烈允若時則四海雖廣兆民雖衆無不在於

皇明寶訓 弘治一卷 二十五

照臨之下而朕之主器永為得人

祖宗萬萬年大明之基業足以傳嗣而有光矣爾惟欽哉

服此明訓

○弘治七年正月壬辰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

言自古帝王之君天下未嘗不以教太子為先務

皇上敬

天勤民法

祖圖治養生元良宗祧有託此誠國家萬年無疆之休也

臣聞皇太子姿表異常質性聰睿今良知良能未有研

誘早教豫養正惟其時伏望選擇醇謹老成頗知書史

宮人保抱扶持於凡言語必教之真正而非禮藝狎之

語不使之聞於耳於凡行步必教之端莊而非禮邪僻

之事不使之接於目教之不忍教之有儀以養其仁義

之心教之恭肅教之分別以養其禮智之心如內庭之

曲宴鍾鼓司之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鰲山端午之龍

舟不使之見以至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誦其言目觀其

像以惑其心志一二年以後又嚴勅東宮老成內至先

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於天性與夫上天之

所當畏

祖宗之所當尊百姓之所當愛財物之所當惜至其八歲

教之誦詩讀書使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及設立

官僚之時仍勅內閣會同各衙門堂上官慎選名實相

符才德老成學問該博之士以充其任淳樸淺露心術

不端者不使之與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

與凡世事委曲在所周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辯如此則

內外輔導咸得其人而

皇太子之德將有日進而人不及知者矣臣叨任六卿之

重去歲又蒙加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導之官受任以

來夙夜惶懼顧無以圖報萬一因讀文王世子篇及宋

儒真得秀所進大學衍義之說而有感焉不勝犬馬悃

悃之意敢以此為獻

上嘉納之

○六月丙寅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郭維言人主事無窮

之統其本惟在於太子而太子之善則又在於輔臣稽諸往古蓋輔啓以衍夏祚四百餘年伊尹輔太甲以衍商祚六百餘年周公輔成王以衍周祚八百餘年泰非不愛其子非不欲享國如三代然以李斯趙高為輔其平昔所以教之者皆致亡之道也尚何能保有其國哉漢昭帝年方十四即能辨霍光之譖然終不能為漢賢王非以輔之者不學無術之人乎今

皇太子聰明異常正選擇輔佐之時臣愚以為師傳講讀之官必須擇取平昔孝行彰聞忠藎者稱嚴毅方正學術無偏者為之其侍御僕從之臣亦必擇取平昔志操端潔威儀謹恪慈祥篤實者為之其輕浮淺露險邪忌刻之徒一切勿用則前後左右固非正人自然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異日堯舜之德雍熙之治皆自此出矣奏入

軍明實訓

弘治七年

二十七

上命所司議禮部議謂經所言與兵部尚書馬文升前所言之意合皆深得古昔教養太子之遺意我朝

列聖繼統率循此道故建儲之後出閣之際必慎選名德以充講讀輔導之任凡左右僕從之職亦皆遴選以充典具在皆可舉行伏惟

聖明監帝王之法遵

祖宗之制博求其人以事其任

宗社之休生民之福瑞繫於此

上曰慎選端人輔導皇儲各官所言誠國家要務爾禮部其記之待皇太子出閣以聞

○弘治十五年二月壬子建昌伯張延齡奏皇太子正位東宮已經十載宜勅隨侍儒臣朝夕輔翼諭以善道益其見聞日與講論修身治平之道禮樂教化之端取其善以為法惡以為戒誠能緝熙庶學他日推諸政事不患天下之不治矣

上曰輔養儲德誠為重事皇太子年漸長成正宜及時進學卿言具見忠愛今後輔導等官務宜逐日進講毋得虛曠歲月

○弘治十八年五月庚寅

軍明實訓

弘治一表

二十七

上不豫召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至乾清宮

御榻前面諭有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可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

○辛卯

上召皇太子至前面諭曰朕不豫皇帝與東宮做禮儀悉依先帝遺典祭用素盞東宮務遵守

祖宗成法孝奉

兩宮進學修德用賢使能毋怠毋荒永保貞吉

諭宗室

○弘治元年二月甲辰晉王知輝奏世子奇源以母憂乞廬養禮部覆奏

上不許與王書曰承前世子先因母妃患病躬侍湯藥徒步禱神及後薨逝欲於安葬畢日廬墓以終喪制且又慮叔祖年高侍養有缺不忍離則此可見其孝心純至宗室有此良足嘉尚但古人有云附於身附於棺必誠必信諒世子於送終之禮必已盡心而無遺憾矣古人又云事親者左右就養無方今叔祖春秋已高世子正當朝夕侍奉不離左右況宗藩繼序所繫尤重豈可輕身久處於外乎茲特令世子送葬掩壙之後卽循常道回府侍養至於三年之內居處之奉服食之制哀思之誠則在世子自盡其心如此則送死事生兩得其道不惟於

皇明實訓

弘治一書

二十九

祖訓無違而於宗族化導風俗歸厚寧不又有光乎叔祖其知之

○十月丁未先是晉府永和王奇清卒其祿未當截日住支至是晉王鍾鉉為之奏乞全支以治葬事拜賻給遺

孤戶部覆奏

上曰山西地方艱難其民力竭矣王所奏雖重為親親計

然如吾民何矧王府班祿之制

祖訓具在朕不敢違其令以十月終住支

○弘治二年二月辛卯晉府送所選儀賓赴京禮部言內

二人年尚幼宜送本府教授讀書三年待其長成方

許成婚且請限以年歲道行禁約

上曰今後各王府選擇儀賓須年及十五以上人物長成者始許具奏成婚如以幼小不稱之人朦朧選奏其長史教授等官俱治以罪

○三月壬戌詔免崇王見澤來朝王自以之國年久欲援襄王例來朝

太皇太后禮部言王國地方災傷宜慎守封疆未可輕動恐貽他患

上曰王朕至親欲許朝覲

太后因得叙親親之誼卿等既以地方藩屏為重義難獨違其貽書止之

○六月戊申徽王見沛奏欲照德王例往祭中微嵩山之

皇明實訓

弘治一書

三十

神

上曰王藩屏為重且中微不在封內未可輕動因貽書止之

○九月丙子徽王見沛奏河南左布政使徐恪擅筆本府承奉司吏請治以罪

上以

祖訓條章并諸司職掌俱無承奉司吏與賂書諭王及各王知之

○弘治六年五月丁丑魯府鎮國將軍陽鍊陽鑾請辭常祿以賑饑民

上曰陽鍊等所奏誠義舉然常祿不必辭其降勅諭諭之

○弘治八年三月己丑德王以其妃劉氏薨奏請自往殯所看視及令世子祐榕春秋祭掃

上曰

皇祖訓戒子孫惓惓以謹出入為言墳所離國城遠豈宜數往今叔王堊妃宜止往視一次每歲春令世子祭掃
○弘治十一年四月辛卯雍王祐樞乞裁革衛州府稅課司及衛陽縣河泊所原設官吏而以二處歲辦課鈔則本府管業供祀下戶部議謂親王歲祿萬石足給公私之費而二衛門稅課例充本處文武官折俸此
祖宗成憲萬世不可改者宜勿許

上曰自今諸額辦錢糧衙門各王府不得請求著為令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三十一

○弘治十六年十月壬子給申懿王妃項氏養贍未歲一千石王無子又無旁支承繼故特優賜之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寅賜晉王知輝書院額曰養德仍賜以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等書從王請也

○五月己未魯府鎮國將軍陽錄奏天下疆宇如舊而人口增加地產之外更無餘利凡宗支之費養賢報功之典與夫廩祿軍國之用皆出於民將來供應無窮何以處分乞勅所司著令凡宗支請求地土及一應出辦於民者俱杜絕之

上曰各王府再不許分外陳乞田地課程等項若奸頑之徒投獻撥置而承奉長吏等官不能以道匡輔者均罪

之

褒宗室

○弘治七年五月甲午代府靈丘王教授謝謙以王長子成毅儒雅篤王存日日再問安無間風雨寒暑王有疾親嘗湯藥衣不解帶每額天願以身代及王薨哀毀頓絕良久方蘇水漿不入口者四日寢苫枕塊未嘗少離喪次徒跣送塋行四十餘里畢結廬墓側有野獸如虎旋繞墓域後已母命不得已乃歸請賜勅褒嘉或表以坊牌俾宗室知勸

上賜勅獎諭之曰爾以朝廷懿親克敦孝行比教授謝謙等具述其事來奏朕覽之良用嘉悅惟國家以孝治天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三十二

下凡臣民有孝行者必命有司旌異況宗室乎是用致書褒獎且以風勵諸藩同修美德爾尚移孝為忠益盡夾輔之功均享承平之福豈不美乎故諭

○弘治十一年五月己巳山西平陽府知府杜忠奏晉府西河清恭王之子鎮國將軍鍾銘鍾鈇俱有孝行幼喪父慟哭不食母妃蕭氏力勸乃止事母尤孝每食兄弟常侍側遇時物不奉不敢先嘗母嘗病兄弟焚香額天乞以身代病果愈十年疾復作兄弟日夜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乃進及卒哀毀不食者三日將殯露寐連朝殯出而霖道路觀者數萬人皆以為孝感所致嗣是守墓負土日夜號哭不還欲終喪庶母王夫人百方

勸之乃還仍敕衣革屨哭奠如初喪請旌表以為宗室勸禮部議謂宗室無立碑旌表例請如例賜勅獎諭從之

○弘治十五年五月丙戌楚府長史司以世子榮滅孝行聞

上致書楚王曰世子榮滅天性至孝母妃周氏遘疾朝夕顙天求以身代居喪哀毀瘳時多雨祈晴即應奉終既至生事尤周侍寢問安承顏養志內外傳播人無間言夫孝者百行之本忠君使衆恒必由之況宗室懿親四方其訓風化所繫良亦匪輕用是致書叔祖其以朕意特諭世子重加褒獎以勵將來俾益懋孝誠永有令譽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三十三

惟叔祖亮之

○弘治十八年三月庚子周府輔國將軍同鉞請辭祿米三之二以助邊餉或留為賑貧之用戶部覆議謂同鉞念及民貧邊虛欲辭常祿志節可嘉比之他府常祿之外累乞增賜者大有不侔班祿定制歲有常祿義不當辭宜降勅旌獎用彰令譽閔支祿米如故更通行各王府俾之互相勸勉以勵廉退之節長清儉之風從之

厚宗室

○弘治六年五月壬午代府庶人成鑒以輔國將軍坐罪革職八年無口糧至是疏母妻女子女并已六人請照庶人口糧例支給養贍戶部言六人歲得總數多於奉

國中尉是有罪者與無事等請用幼子女例入月給米一石歲絹一匹

上不從命照例給之

○弘治十五年四月甲子秀懷王之女順義郡主為其子周鳳乞官兵部執不可

上以王無後郡主又嘗育於宮中與他郡主不同特官鳳為錦衣衛所鎮撫不為例

專舊制

○弘治元年九月壬午刑部尚書何喬新奏舊制提人勘事所遺人員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號相符然後行事所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執送京師此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三十四

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也而京城內外提人乃用駕帖既不合符真偽莫辨倘有姦人矯命誰則拒之請自今遣官出外仍給批文以防姦偽

上曰提人勘事必給精微批文以防奸究乃

祖宗舊制不可不遵所司有如何行之應給批時毋得稽誤

○弘治八年十月庚申禮部尚書倪岳等言永樂宣德間造各王府規制儉約近來務極宏麗傷財害民乞勅內官監今後凡造王府悉遵永樂宣德間式樣畫圖務從儉約以恤民困

上曰既永樂宣德間王府規制皆

祖宗所定誠宜遵奉所司其備查以聞

○弘治十年十二月丁亥南京欽天監主簿諸昇奏曆法有差乞命大臣為總裁選通曉天文曆理之人改定曆法禮部覆奏國初更定大統曆頒行天下其法至精至密百餘年來凡以推步測候頒朔授時詳開有失若必欲更改歲差求合天度事體重大有非臣下所敢議者況私習天文律有明禁以故通曉曆法者亦未易見又昇所奏亦自有訛禁諸治其罪

上曰曆法事重不必輕易更改諸昇姑宥之

○弘治十二年四月庚寅先是以內臺官奏撥錦衣衛餘丁百人執灑掃役人月給糧一石光祿寺仍日給直米

聖明實訓

弘治一卷

三十五

八合戶部尚書周經等奏以為不可

上以業已准行不允辛復之言

祖宗設立內臺典以內官職專占候不惟欲知災祥之便又以閑防外臺之欺其地至密所以看守灑掃皆不使外人得預獨與各監局異者蓋防微杜漸為久遠之慮也況私習天文律有明禁今一旦增入外人名為看守灑掃自典守者論之似為便利誠恐日復一日往來稔熟奸者設心以潛伺愚者騰口以妄言鼓惑眾聽致誤大事未免追究倡議之人故與其鈴束於後孰若痛絕於初與其愛惜成命於一時孰若慎重成憲於萬世況京操餘丁勞苦萬狀止支糧四斗今內臺應役有何勤

苦而糜食乃加厚至此恐失京操者之心異日或比例陳請太倉之粟糜費何有止極伏望收回成命仍禁自今不得違例奏請庶事體允當

上曰內臺禁密之地誠不宜外人出入卿等所言有理餘丁俱革回原衛當差

厚勲臣

○弘治十三年三月乙卯朔初忠勇伯蔣信永樂中累功受封子善襲爵而卒無嗣有旨給其母夫人王氏養勝米月十石原賜莊田仍與其子孫耕種至是王氏亦帝家人姚信等以信前賜誥券盛甲等物進繳因請仍存莊田以供祭祀

聖明實訓

弘治一卷

三十六

上命所司量給之

○弘治五年八月庚戌初定國公徐永寧祿米歲支本色千五百石折色千石成化初以父病閒住各減其半至是其妻叙先世功伐以請命與全支不為例

○弘治十六年十月癸卯南知甸才壽祥以馬政廢弛停祿米壽祥奏本年祿已預支乞免追戶部議以明年照數補償上特命蠲之

議禮

○弘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丁未上勅諭禮部曰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功宗德百世不泯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正綱常追祀

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且稱

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于

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

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

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

皇妣孝穆慈惠恭恪莊儉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聖畢日宜

有奉享

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

院堂上左右春坊司經局及科道掌印官詳稽古制斟

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三十七

祖教

親之大孝欽哉故諭

○弘治元年三月戊辰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言臣近

陳愚見謂

皇上視學釋奠先師孔子當奠幣用樂爵當三獻分獻官

當陪拜奉旨分獻官拜禮准行其餘仍舊臣竊又以為

我朝

列聖即位之後所行之禮有一行而不再舉者惟耕藉田

及視學二事然耕藉田有奠幣三獻齋戒省牲之禮何

獨與視學釋奠而乃不然乎昔

太宗文皇帝將視太學命禮部詳議禮儀尚書鄭賜言宋

制謁孔子服釋袍再拜

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其事載諸

五倫書人以為

太宗尊師重道之意超越前古今

陛下釋奠先師而禮比先農則載諸史冊傳之萬世豈不

為盛事哉命復下禮部會議於是禮部及詹事府國子

監翰林院春坊等官言禮記凡學釋奠釋菜皆祭之畧

者故以行禮而行釋奠則無幣差厚於釋菜之意即今

天子視學所行是也以報功而行釋奠則有幣即今二丁

所行是也三代之禮無所於考漢祀孔子未行釋奠唐

制天子北面跪祭周廣順二年車駕幸曲阜始拜奠祠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三十八

我朝

前宋大中祥符元年辛酉曲阜謁文宣廟始釋袍再拜至

太宗皇帝視學躬行一奠四拜之禮尊師重道蔑以加矣

列聖相承率循無改至成化元年始加牲用樂雖極尊崇

之禮然既非釋奠之正又非釋奠之全卒致紛紛實由

於此此則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矣今恕言奠帛

三獻之禮必須讀祝飲福受胙始為全備原無舊典固

難擅行其欲比依先農之祀又係大明集禮所載洪武

舊制亦難擅改宜但於視學之前致齋一日至期加幣

一樂設而不作餘仍其舊

上曰尊先師當以禮成化初既有所舉今惟加幣用太牢

改分獻為分奠其餘儀物俱從永樂年例行

○十月戊申禮部奏去歲

憲宗皇帝神主升祔

懿祖皇帝神主奉祫而歲暮之祫當合毀廟之正而祭之安奉于

德宗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今暫始行歲暮祫祭宜遣

官祭告至期更奏祫祭事宜行翰林院改撰祝文及令

太常寺至期陳設

懿祖皇帝御座於

太廟正殿之左

熙祖皇帝之上衣冠等物同時陳設祭畢仍舊安奉舊為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三十九

常典從之

○弘治十六年八月癸卯吏部尚書馬文昇言臣伏聞宣

德間有旨

仁祖忌辰諸司悉免奏事自

太祖至

仁宗生忌俱輟朝一日其後不知始於何時

仁祖忌辰照常奏事惟

太祖至

憲宗忌辰百官淺淡服色黑角帶朝廷亦出視朝鳴鐘鼓

奏事與親王及文武一品官病故輟朝事例反有不同

且與古禮未合又與

宣宗軼旨有違臣切思之自

仁宗至

憲宗世有遠近服有隆殺臣愚欲自

仁祖忌辰至

英宗睿皇帝生辰日照舊視朝鳴鐘鼓百官淺淡服色黑

角帶奏事若遇

憲宗皇帝

孝穆皇太后忌日

皇上於

奉先等殿祭祀畢回宮不出視朝着淺淡服進素膳淵默

以居不預他事或如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四十

宣宗聖旨自

太祖至

憲宗生忌照例俱輟朝一日若遇

憲宗皇帝

孝穆皇太后忌日仍如臣前所擬而行

上令禮部稽考古禮詳議以聞禮部謂古禮經傳所載忌

日謂親死之日則死日為忌而非謂生辰也其曰忌日

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曰忌日不樂是不可舉大事

也是則此日當專意於哀思父母其餘一切事務皆當

不舉也文升所奏固為有見但奉有

先朝事例迄今見行不敢更易伏乞

聖明裁斷

上曰

列聖忌辰已有旨淺淡服色視事矣

定樂

○弘治九年二月壬子太常寺奏釋奠先師孔子已准用天子之禮增為八佾之舞惟樂器之數尚用諸侯之樂似為未稱請增文廟樂器人數為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禮部因請行移所司如數置造仍通行天下并南京國子監一體遵行

上曰文廟樂祀用天子之禮而舞已加八佾樂器乃尚仍諸侯之舊則尊崇未至而情文亦有未備所言良是即

聖明實訓

弘治一卷

四十一

如擬行之以副服崇奉先師之意

弘治十五年六月乙丑禮部覆奏吏部尚書馬文升訪名儒以正雅樂事謂我

太祖皇帝嘗命儒臣考正八音修造樂器重定樂章其樂歌之詞多自裁定但迄今百三十餘年樂音不復校正

中間容有舛訛當釐正者近聞

皇上命太常寺知音官於內府造大祀樂器以純金為鐘以兩玉為磬其教

天尊

祖之意至矣但是堯舜作樂以來鐘必用青銅磬必用靈璧石若用純金兩玉為鐘磬恐其聲不可合衆音而不

足以感格神明且今大常之官恐亦不足以當制器協

律之任請如文升所言特勅禮部移文天下諸司博求

中外臣工及山林賦畝有精曉音樂者以禮起送赴京

禮部仍會同太常寺再加講論以求至當然後相與造

樂器正樂音庶

聖祖所定之樂可復於今日可傳於後世矣

上嘉納之

興學

○弘治元年三月癸酉

上視學行釋奠禮御彝倫堂授經於祭酒司業賜之坐講明日祭酒費閏率學官監生上表謝恩

聖明實訓

弘治一卷

四十二

上御奉天殿受之賜祭酒司業并三氏子孫及學官監生

襲衣寶鈔等物有差又明日祭酒復率學官監生謝恩

上賜勅勉勵之曰朕惟自古帝王本綱常以致治必以學

校為首務馬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孔子述經垂教莫先

乎此我

祖宗奄有寰宇建學育材文教誕敷治化旁洽肆朕繼統

之初聿遵成憲擇日視學祇謁先師孔子退即彝倫堂

聽講經書因以勸勵師生夫治本於道道載於經書所

當講明而體行者舍綱常何以哉朕躬行圖治惟古帝

王是期爾師生其亦以古之賢才自勵於經必究精微

之奧於綱常倫理必盡其允蹈之功繼之為德行措之

為事業大足以尊主庇民次足以修改立事周俾濟濟之詠專美有周則我明治化將以磨厲於變時雍休匪矣欽哉故諭

○弘治八年十月庚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文升奏近年小民罔知禮義風俗日澆子譽其父弟毆其兄恬不為異窺其所由社學久廢人不讀書以致於斯宜修舉社學慎選教讀之人凡民弟子俱令入社學讀孝經小學并大誥俾知孝弟之道與當代之法禮部覆奏修舉社學已有著令請仍行各提學官舉行無致廢弛從之

○弘治十七年五月壬寅禮部覆奏監察御史何天衢去各處儒學生員多虛糜廩祿其起送歲貢者或虛應故

聖明實訓

弘治一卷

四三

事請令巡按監察御史會同提學官三年一次通考在學生員列為上中下三等廉膳不諳文理者追糧為民其每歲應貢生員不許以衰老殘疾者起送違者治罪上曰今後各處提學官敢有仍循情姑息將衰老殘疾并不堪教養之人濫容在學及起送充貢者一體叅究聽罪

崇儒

○弘治三年五月己卯命河南孟縣建唐昌黎伯韓愈祠春秋致祭并修理墳墓從知縣王儼奏也

○弘治六年十一月乙卯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奏宋范文正公仲淹并其子忠宣公純仁墓皆在河南府城東

南萬安山下屬傍近寺僧領祀事元末裔孫園雋及廷方自蘇再至展掃時守臣郭文為等聞之乃為春秋致祭迨入國朝守土之臣襲而行之然未經奏請秩在祀典臣按仲淹為人剛大清純學問得於聖賢論說本於仁義勲業德望之盛一時罕見異時大儒朱熹亦謂傑出之才為第一流人物後之君子有志世用者莫不以為冠冕比之純仁世濟忠直秉道不回今其丘壠依然而歲時香火之奉顧於山僧野寺是賴此豈

聖明崇賢勵士之意哉

皇上即位以來嘉獎直言內外皆向風而趨固將比休隆古不胥手慶曆之朝然宋史所稱感激論事奮不顧身

聖明實訓

弘治一卷

四十四

為一時士大夫風節之倡如仲淹者亦宜表章顯白以助清化且仲淹肄業從政之地如蘇州慶陽等處既皆有祀其體鬼所藏之處不可獨缺乞命河南府於墓所建祠春秋致祭以子純仁配享永載祀典以風曉士類

上以崇祀先賢事關風化命所司議行之

○弘治九年二月丁卯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馮俊奏故翰林學士承宋濂當

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初抱道隱處應徵而出日侍左右啓沃之功居多命輔儲貳導迪之蹟尤著當時大述作多經其手筆大議論咸賴以贊畫

太祖獨以真儒目之後致仕以孫慎坐法謫四川茂州比

至夔州卒距今百有餘年沉淪幽壤聞者追悼乞勅禮部集議後其舊官顯加贈諡仍命有司春秋祭於塾所禮部議謂濂一代儒宗今不敢別議贈諡請仍依原學士承旨職事令有司就於塾新祠堂內春秋祭祀從之○十二月己卯刑科給事中楊廉上疏言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諡文清薛瑄蚤歲聞講性理諸書即焚其所為詩文一意於宋諸儒之學晚年造詣益高進退之際大節尤偉所著讀書錄皆積年致思之所得有益學者乞行山兩平陽府建祠賜額有司每歲春秋祀之仍下山東章丘縣取所刻讀書錄板本於國子監俾六儒諸生皆得摹印玩味倘

聖明實訓

弘治一卷

四十五

聖明萬幾之暇幸賜覽觀則於

聖學不無小補禮部覆奉

上曰薛瑄以性理之學繼宋諸儒後實我朝名儒卿等奏欲建祠扶祀并刊行文集悉准行其祠額特名正學

○弘治十三年二月庚子宋儒程願十八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繼祖以二程祠堂日久傾壞兼逼近繁河恐致衝損乞賜地改建又守墳人役有司不肯全給并宋時原給贍墳地土多被人據占內亦有為繁河所湮沒產去而稅存者乞賜處分以稱

聖朝崇重先賢之意禮部覆奏請行令河南有司如繼祖所奏

上曰河南程氏有功于道學甚大繼祖所奏宜令所司量處以稱朕追崇先賢之意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丁卯以重建闕里文廟成特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祭賜之勅曰比因闕里文廟燬於回祿爰命有司重建厥功既成茲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道德萬世之所宗鼎新廟庭一代之盛典以故禮告之禮特委輔弼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將事務期聖靈昭格以副朕隆師重道之懷事畢即星馳回京欽哉故勅

○丁亥

上御製重建闕里孔子廟碑文曰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

聖明實訓

弘治一卷

四十六

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為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曰禹湯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論定為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蓋有不能易者真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為之三廟沿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蓋天理民彝之在人者有不能

自泯也我

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大聖汛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教之餘
武功方戢即遣人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
宏遠矣

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隆一軌暨我

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聲價為八邊豆為十二禮樂
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蓋無以加我朝百有餘年
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朝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
己未六月燬於火朕聞之惕然特賜山東巡撫巡按暨
布政按察司官聚財庀工為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
上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四十九

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既達內閣輔
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
後具顛末為文俾勒之廟碑用照我

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并繫之詩曰聖人之生天豈偶
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皇君焉克聖繼天立極
道形於政大化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
政不綱道隨時隆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羣聖乃定
六經萬世之師於焉足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褒典代
加有隆無替於皇我

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
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事

孔裡經言典訓彌謹彌敦敦俗化成治日升川至斯道之
光允垂萬世

皇明實訓

弘治一卷

四十八

大明孝宗敬皇帝實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李潛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司事臣米錦謹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司事臣呂龍

接大臣

○弘治十年三月甲子經筵畢

上遣太監韋恭至內閣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御榻前

上出各衙門題奏本曰與先生輩商量溥等每本擬定批辭乃錄與片紙以進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三二字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畧無疑滯有山西巡撫官本

上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何如溥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禮部本擬一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因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

看擬奏

上曰就此商量豈不好又指餘本曰此皆常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因命左右而退蓋自即位以來召顧問實

自此始云

○弘治十三年五月丙辰命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提督三千營惠安伯張偉提督神營溥仍提督團營新寧伯譚祐旅提督團營等事提督神機營是

上復召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兵部推舉各官疏逐名訪問而賜裁決仍命司禮監具紙筆親手書勅付兵部行之

○弘治十七年六月辛巳有自虜中述回者報虜有異謀內閣具揭帖請會同司禮監及兵部尚書照成化年例於左順門譯審是日

上朝退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至煖閣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上曰虜情諺諺可密切譯審大通事且勿使近前又曰邊關糧草須與劉大夏說用心整理皆應曰若健奏曰京

營總兵須要得人

上曰往年如陳韶王鏞輩已退二三人矣健曰須用曾經戰陣者

上曰未必要經戰陣但要有謀畧耳東陽曰

聖諭甚當有謀畧與經戰陣者須兼用乃可耳但京營官軍有名無實前年選聽征一萬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矣

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卹不可剝削東陽對曰誠如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陪錢使用外衛

輪班皆過期不至正為此耳

上曰宣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東陽對

曰

皇上明見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豈為工役今後工程乞為減省養其銳氣庶緩急有濟

上曰然又曰壩上強盜十分猖獗可令劉大夏設法擒捕北山又有靠山王者據險為惡輦轂近地不可不除此患東陽曰昨兵部奏差指揮三人領官軍五百正謂壩上強盜而一應諸賊併在其中矣

上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如何得知健等皆若而退於是引自虜中回者審

聖明寶訓

弘治二卷

三

之皆能漢語一人云聞有議者欲內犯三人云朵顏衛頭目阿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小女寄養似有誘引入寇之跡各具揭帖以聞

○弘治十七年七月癸巳命工部左侍郎李燧大理寺右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左叅議蕭蘭經畧邊關燧等陞辭

日

上朝退召至煖閣面諭曰邊關重事爾等往須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即為增補官員不職者奏來處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勅內該載不盡者聽爾并便宜行事各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表裏鈔二千貫而出

○甲午時內閣奉旨擬差戶部右侍郎顧佐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指佐名曰是嘗差幹事力量頗弱恐不能了此健等對曰戶部尚書秦紱行取尚未至左侍郎王儼可用但見署印故臣等擬差右侍郎

上曰王儼既掌印須留管家當顧佐亦不必動凡有事三人商議乃得停當可再推有才力者不必拘定戶部又曰各關可止用一人恐官多民擾皆對曰各關相隔甚遠非一人可了巡關監察御史亦是二人今若差郎中二人亦可耳退擬管倉戶部右侍郎陳清刑部右侍郎李士實以進而內批特用左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使司右叅議熊偉各賜勅遣之

○癸卯

聖明寶訓

弘治二卷

四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諭曰劉宇在大同儘用心近又慮及朔河川難守欲行令鑿品字窖及以所製鐵子砲送與備用亦是為國可量與恩典以勵人心皆奏曰未知

聖意是何恩典

上曰可與賞賜皆應曰諾

上又曰鑿窖製砲是劉宇獨奏今難獨賞吳江陸閻亦當用心防禦辛苦可併賞且降勅獎勵之又曰遼東張天祥事亦是大獄今欲令明白今天祥雖死張斌尚坐地罪昨張洪又訴冤抑健等皆對曰此事乃御史舉奏法司會勘張洪訴本又該都察院覆奏令御史審勘矣

上袖出東廠緝事揭帖云已令人密訪其情如此當時御史王獻臣止憑一指揮告誘殺情詞吳一貫等亦不曾親詣止憑參政繆舉等勘報事多不實今欲將一千人犯提解來京令三法司錦衣衛於午門前會問方見端的因以揭帖付健云將去整理健等退復言都察院本既以批出東廠揭帖又不可施行須待會勘至日再議次日太監陳寬蕭敬等於左順門傳旨令為施行健等再奏曰臣等非敢故違但成命已出猝然改命恐非事體且此事干證皆在彼處恐勞人動眾耳

上曰此乃大獄雖千人亦須來若事不明白邊將誰肯效死當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情實若果係撲殺貪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五
功啓靈豈可縱之若果被誣須為伸雪

○弘治十七年八月丙子早朝畢

上起立召吏部尚書馬文升左侍郎焦芳左都御史戴珊右都御史史琳退至煖閣前面諭曰明年春天下官員朝覲卿等宜預先訪察務秉至公以行黜陟御史開報賢否揭帖不可盡信往年嘗有奏擾者卿等仍須用心斟酌期於至當

上又謂文升曰卿聽得否蓋以文升年老重聽又復中諭之文升對曰

陛下留心政務

宗社蒼生之福也

上命左右扶文升下階而出自是每有政務時召諸大臣面諭因事論事從容詳悉動數十百言不能悉記蒙廷接者皆感激奮勵宣召之際下至羣臣百執事莫不傾耳注目以為一代之盛典云

○弘治十八年二月戊辰

上早朝畢召戶兵工三部臣於奉天門面諭之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民間戶口及軍伍匠役日就耗損此皆官司不能撫卹暨清理無方以致逃亡流移脫漏埋沒其弊非一爾該部又不能悉心究治因仍苟且徒事虛文可謂慢事矣宜各從長議處以聞

○四月辛未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六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諭曰戶部覆奏處置流民事推起復侍郎何鑑何以不會吏部健等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從前亦間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皆奏曰然則通行會議否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不須再會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

上在位久益明習國事疊疊數百言動中節會有不能悉記者議事之召訖于是日不閱月而

大漸之命至矣嗚呼痛哉
○五月庚寅

上大漸曉刻遣司禮監太監戴義召內閣大學士劉健牽東陽謝遷甚急至乾清宮東暖閣御榻前

上燕服坐龍牀御榻上健等入至牀上榻前叩頭問安上曰熱甚不可耐命左右取水以布拭舌既乃曰朕嗣祖宗大統一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起健等跪奏曰

皇上偶違和何以遽言及此臣等仰觀聖體神氣充溢萬壽無疆幸寬以調理

上自序即位始末甚詳欲有所紀錄於是太監扶安李瑋捧紙及硯義執朱筆跪于榻前陳寬蕭敬李榮跪于牀下

皇明實訓 弘治二表

上命義書于片紙曰朕昔侍

太皇太后宮闈及長家

先皇厚恩選配昌國公張巒女為后於弘治四年九月二

○十四日誕生皇子 冊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年已長成主器婚配不可久虛禮宜擇配可於今年舉行皆

逐旬宣授間有改易然成章書記

上執健手又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簡知之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先生輩可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健等皆飲泣對曰

東宮天性睿智今年儘勤學望

皇上寬心少慮以膺萬福語久

王音漸清及復告諭若不忍釋前後數百言不能悉記謹識其大者如此時距

升遐僅一日而

聖諭諄切神思不亂蓋

聖性之涵養有素故始終之際一得其正云

優大臣

○弘治二年四月辛丑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免午朝九大風雨雪日早朝亦免之以恕夙疾衰老乞致仕也

○弘治四年正月乙未戶部尚書李敏乞歸養疾

上曰古者人君之待臣下病則予告至于大臣又命醫賜

皇明實訓 弘治二表

藥恩禮尤厚蓋以君臣一體其情有不客已者卿今有疾宜在任調理不必求去太醫院即遣醫往視之

○弘治五年五月辛巳致仕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鄒幹上

疏言浙西水旱相仍民窮盜起請行蠲恤之政

上曰鄒幹雖致仕年老尚能為國憂民忠愛可嘉浙江布

政司其具羊酒綵段即其家慰勞之

○八月己亥內閣大學士丘濬復上疏乞致仕

上曰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可累以疾求退今後凡

大風并雨雪日俱免早朝

○弘治十一年七月癸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徐溥復以老疾乞致仕

上曰卿宿望重臣方隆倚任而屢以疾辭情甚懇切特茲俞允仍賜給驛遣官一員送回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夫八名應用復官其一子為中書舍人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丁丑賜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玉帶各一束大紅織金衣三襲廖事兼學士等官吳寬等各帶一束大紅衣三襲三品以下各視品級遞加服色以東宮講讀勞也

○弘治十六年二月乙巳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各一襲內閣之賜蟒衣自此始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壬辰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謝鐸奏臣祖母趙氏守節四十餘年未蒙旌表而致請以

聖明賢訓 弘治二卷 九

本身應得誥命移為旌表之恩禮部覆奏

上曰趙氏准與旌表錄應得誥命仍給之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辛未吏部尚書馬文升乞致仕

上曰卿耆宿重臣方隆委任累乞休致已有旨不允考察在通正宜盡心供職不必固辭大寒暑風雨免朝參

慎用人

○弘治元年三月乙丑命吏兵二部各疏兩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及在外鎮守巡撫三司知府并分守守備官俱大書職名註其年籍歷任畧節粘於文華殿壁以便觀覽自是以後二部每季各具揭帖以進有陞遷或事故去任者則揭去舊名以新除者補之

○七月辛卯兵部郎中陸容言近御馬監太監李良等乞陞都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僉事臣曾論其不可未蒙俞允續因科道論諫將欽等革職大小臣僚無不稱快然不立法以為善後計則異日小人貪冒干進近臣招權竊柄其乞陞傳陞之途又將有甚於今者乞將臣先以所言著為定令凡賢才之屈在下位者照舊薦舉舉小之營求乞陞者如法禁革所司不能奉公守法致有濫進者聽言官指實糾之以尊國體以正百官下吏兵二部覆奏今後文武大小官員有缺須從本部銓選推舉果有大材屈在下僚聽在廷大臣及在外撫按等官薦用更不許營求陞職其內外書辦等官有缺亦不許

聖明賢訓 弘治二卷 十

奏乞量陞違者參送法司不分原官有無俱發為民俾

坐舉者以罪若本部容情不參致有濫進聽言官糾劾上是其言命今後一應人員不許營求內外推要冒濫陞職違者重罪之

○弘治十七年五月丙午勅吏部都察院曰三年一次朝覲考察天下諸司官員甄別賢否明示黜陟此

祖宗法古圖治之盛典也此年以來考察之後臺議籍籍奏訴紛紜蓋因巡撫巡按官員開報考語多不得實而爾等詢訪稽察亦欠周詳動輒有為廉直自持者或被屈抑貪黷無狀實緣結納者或得為為以致人無勸懲士風日壞夫生民之休戚係於有司之賢否有司之不

得其人則民被其害而愁苦怨嘆之聲上千和氣即今四方災異迭見水旱相仍率由於此朕方祇畏天戒重正庶官在京羣僚已有所處其在外諸司官員明年正旦適當朝覲考察之期宜預行各巡撫巡按官將所屬司府州縣等衙門官員或才行卓異政績數聞或貪酷害民老懦不職等項逐一從公開報爾等仍廣詢博訪備細叅詳明白具奏黜陟若撫按官員仍前徇情率意開報不公指實叅究併示黜罰爾等受茲重託宜精白一心秉持公道毋或有所徇徇務俾賢否精別黜陟大明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爾等其欽承之

儲材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十一

○弘治元年十二月丁巳兵部覆議禮科給事中王綸兵部郎中陸容言請令公侯伯都督應襲子孫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俱入國子監讀書皆為朝廷儲養將材之意然都督以下子孫已有例作養於武學惟公侯伯駙馬子孫宜如其言令國子監依監生讀書作課講書習禮成法行各家專官教之每歲間月一赴監考校文事間月一赴教場操練武藝若在閒公侯伯駙馬讀書并欲乞

聖明每季御武英殿則請自

聖裁

上曰公侯駙馬伯子孫令讀書習禮將來朝廷庶幾得世

臣之用宜悉如所奏行在閒侯伯駙馬隨操其仍議處以聞御殿詢訪朕自處置

○弘治六年四月甲辰大學士徐溥等言此給事中徐旦建議欲選新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讀書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舉望或就廷試卷中查出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自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與輔世之佐咸有賴於斯然而或選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十二

或否則有才者未必皆選而所選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於地方年歲則是已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有成績自今已後立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俾其中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十五篇以上於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禮部閱試訖編號封送翰林院考訂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例於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所投之文相稱即收以預選若其詞意鈎棘而詭僻者不在取例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難無宿構文字能於此一月之間

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許投試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夷之才有所論撰便堪供事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如是則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等皆出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乃其職也疏入上納之命今後內閣仍同吏禮二部考選

明賞罰

○弘治元年二月己亥兵部奏凡擒獲妖言者自成化十四年奏准以後止給賞不陞然例前得陞者至今世襲則過於冗濫例後有功者全不得陞又無以示勸宜量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十三

為斟酌其已陞者承襲時人文到部并優給曾經減革者須斟酌當時所獲如情罪深重已正典刑者准承襲一輩以後照例減革其罪不至死者止還原舊職役不得承襲繼今報功者亦宜論其所獲情犯重輕以為陞賞應襲者俱照前例

上曰擒捕妖言本以止亂但人利陞官多肆媒孽未免濫及無辜不可不禁承襲者照今擬行以後擒獲妖言者止照十四年給賞

○弘治二年五月壬戌修築盧溝橋成內官監太監李湯乞陞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吏部尚書王恕言官匠營造乃其職分成化初年以前修河築院並無陞官事例

至十九年以後修築盧溝橋決口恭順夫人大慈恩寺殿宇始濫陞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益大壞名器比因科道之言一切罷去識者以為太平盛事今一旦復濫陞如舊人其謂何此者嘗

先帝山陵所役軍匠至四萬人亦未有陞職者此役較之山陵不及三分之一顧欲妄濫陞官甚失輕重之序況修城等役今方並興若俱照例其為冗濫又復如前日矣豈不為新政之累

上從其言命給賞有差

○弘治十年二月庚寅巡撫鳳陽等處都察院左副御史李蕙奏致仕六安州知州劉鑑河南羅山縣人前在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十四

州四年積預備倉糧餘十萬石後致仕適連歲荒歉州民賴倉糧存濟者甚眾請畧加旌異

上曰鑑雖致仕餘惠在民其仍進階奉政大夫以勸為民牧者

選將材

○弘治元年三月戊子兵部會官議上監察御史陳璧所奏選將實兵事謂兩京坐營把總等官及羣臣原保舉將材官共五百六十餘員分為三等一等百二十一員二等二百九十五員三等六十八員今皆缺隨才具奏任用宜黜退者八十四員請令帶俸復原職

上曰各官雖已經評議至舉用時仍令官推選毋得濫授

○弘治十五年八月丙寅吏科給事中李祿奏今之將帥多出閑閑兵事武藝無所師資一旦付以重柄恐不勝任乞擇文職大臣通兵書者專任教養之責下兵部以武臣子弟內有武學外有府衛州縣學各有師儒訓誨又以部官憲臣提督閱試但恐奉行者未至不必更設官專理

上是之止令提調等官嚴以教之務得其才不可視為故事

惜人才

○弘治六年正月己丑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等官年老有疾并罷輟不謹貪酷才力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十五

不及者共一千四百員又雜職一千一百三十五員請如例罷黜并調用

上曰諸考退官俱照舊例行其方面知府仍指陳老疾等項實跡以聞毋虛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有到任未及三年者亦通查具奏既而尚書王恕等各開具上請且言府州以下官勤慎盡職者固多貪鄙無用者不少貪鄙無用者留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殃若必待三年而後黜之於彼則固當感激於民則未免怨嗟昔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殃民誤事官雖年淺亦不可不黜也

上曰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

祖宗愛惜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復職必待九年然後黜降今或因一人無根之言而遂革其積勤所得之官使之泯然不敢伸理是豈治世所宜有爾等皆因襲舊弊不能改正今姑從所開具者處之其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十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謹在陞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輟無為非本官訪有實跡或有巡撫巡按只是一處開報并其餘官員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俱留治事今後朝覲之年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巡按考方面年終具奏行下該衙門立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其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有失當者方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十六

許指名糾劾

○弘治八年三月庚子巡撫山東都御史熊璠巡按御史王槐奉例考察請黜老疾不謹并有疾罷輟等官沂州知州孫昌等九員吏部覆請如所奏命老疾不謹者准致仕閒住其有疾未老并罷輟者仍查到任年月久近以聞吏部因具上各官歷任年月

上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辦事人才能否須歷任稍久方見今後有如此奏黜者本部其酌量再奏

○四月壬戌六科十三道各上疏言我朝朝覲考察其法最為精盡蓋委之巡撫巡按俾報其貪否又參之布按二司及直隸州郡之長俾究其實吏部都察院又跡其

歲報殿最以為朝覲去留之據如有不當者則朝野得以非之科道得以劾之其不才者豈容幸免而才能者亦豈致冤抑近弘治六年朝覲吏部既會都察院考察繼奉

聖旨今後三年朝覲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巡按考方面年終具奏行部院立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其伸理臣等伏讀明詔誠有以知

皇上愛惜人才慎重黜陟之意但人心巧偽所宜深慮如止委二司考合屬則恐未足以盡訪察之公如部院將所奏立案施行復恐致泄漏疎虞之弊如許考退者復恣行伸理攻訐則羣邪橫議之門何以塞之明年朝覲

聖明寶訓

弘治二卷

十七

又當考察乞一依弘治三年以前故事而加之以至公至密行之天下幸甚吏部及都察院因奉旨會議覆奏上曰人才固不可輕進尤不可輕退苟不得其真所損多矣今後考察黜退官員務從公詢訪必得實跡不可輕信偏聽以致枉人

○弘治九年正月戊申吏科都給事中李源監察御史吳裕等上疏言近日吏部考黜不職官員有漏網者如府尹冀綺及按察使等官趙鶴齡等十人之不謹知府喬縉等二人之老疾亦宜黜退吏部復會都察院具各官歷年考語以聞

上以各官考語無不謹實酷字俱留辦事

○弘治十年七月庚子巡撫山東都御史熊翀及巡按御史王一言奉例考察老疾不謹等官按察司副使廖中等三十八員命老疾者致仕素行不謹冠帶閒住有疾并罷軟者吏部仍查其到任年月久近聞奏吏部奏上上曰人才能否須歷任稍久方見到任未及二年者仍留辦事今後各處有奏來黜退者爾吏部仍酌量覆奏於是吏部復奏留兗州府檢校蔣義等四員從之

杜幸進

○弘治元年六月戊午降提督勇士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欽梁宏為都指揮僉事先是欽宏因太監李良乞陞前職科道官交章劾奏已得百欽等職領禁兵難同

聖明寶訓

弘治二卷

十八

其餘成命已定不可復易至是科道官復上奏以為天下治亂之機在於人主之好惡好惡之端在於謹始伏惟

皇上登崇俊乂廣開言路可謂有其始矣夫何王欽梁宏奔競無耻百計營謀以驟得擢用則於維新之政未免有傷且禁兵重任都督重職必文武兼備德器老成者方可委付今欽宏皆鄙俗武夫豈堪是任伏望收回成命以杜幸進之門則名器不濫矣

上曰朝廷用人多是推舉王欽等既不應驟陞革去都督仍令照舊管事

○弘治三年十二月癸酉匠官杜宏等四十人先以販賣

石等罪為科道所劾發邊遠充軍為民或調衛至是復假託求復用兵部執不可

上曰杜宏等造作奇巧多盜內府庫物又濫陞官職罪宜死已從輕處治今復敢營求取用不許

○弘治四年二月辛亥吏部左侍郎彭韶言比多有無功之人當緣請謁授以千百戶等官甚至有乞恩承襲都指揮者不特武職文職亦有之或以修城微勞而陞匠官或以傳奉罷革而遷良醫又有中書考滿超陞三級者伏望

陛下重視名器愛惜廩祿勿為小官為可與勿謂雜流為無害嚴加杜絕庸與濫正庶幾少救其弊

望明實訓

弘治二卷

十九

上曰爵位名器國家所重誠不宜太濫今爾所言朕已知之矣

求言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

上曰卿等領詔于天下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害許直言無隱文武官員貪暴姦都者許指陳實跡糾劾

○弘治元年三月辛卯壽州知州劉舉奏謂國之言猶身之脉言路通則天下安塞則天下危凡默然固寵者乃佞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古之有天下聖不諱愚存不諱亡而汲汲以求言者為是故也臣願凡百缺失利

病許諸人皆得直言至於臺諫之職宜加寵重聽其彈劾糾察或有小過宜優容以壯直氣復時御使殿召博通經術之士講論當世之務蓋直言不諱之路廣則骨鯁謇諤之士充滿班行盡忠如趨利論政如訴冤有過必知有譏必見上下情洽而朝廷清明矣

上納之

○弘治十年三月辛亥禮部奏通者山西陝西天鳴地震星隕京師去冬烜燠無雪火災疊見今春狂風陰霾日精無光山東以南亢陽為虐二麥無成請通行內外諸司省躬思咎勉盡職務仍遣大臣祭告

天地

望明實訓

弘治二卷

二十

社稷山川及在外諸司各禱于封內山川

上曰兩京文武羣臣并科道官宜體朕心同加修省事有當言者直言無隱在外鎮巡三司等官令一體遵行其在京大小不職科道官具實奏聞在外者巡按御史具實奏處

○弘治十一年十月丁亥以清寧宮災勅諭文武羣臣朕惟天道人事相為流通感應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

上示戒災異頻仍乃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清寧宮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靡寧慮有愆違上千和氣循省數日莫究所由茲特齋心竭誠遣官祭告

天地

大廟

社稷山川爾文武羣臣有官守言責皆與朕共天職者宜各省躬思咎去垢滌汚殫心効力毋得因循怠玩若聞知凡百司弊政姦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助朕勵精之治答

上天仁愛之心綿國家億萬載隆長之作欽哉故諭

聽言

○弘治元年閏正月庚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言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一精於一執中堯舜之得於內者溪詢岳達聽堯舜之資于

皇明寶訓

弘治二卷

二十一

外者博

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露問儒臣亦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則理欲危微之辨何由而明知行精一之功何由而盡臣恐得於內者未如堯舜之溪也今

陛下朝時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見之宮中之聽信者惟內臣之詞說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臣恐資於外者未如堯舜之博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朝即如舊儀若小講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凡所未明曲加解喻而於義理政事興亡治亂必一一講之精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九經史及

祖宗典訓百官題奏皆聚之文華後殿日輪內閣大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之右廂或有奇奧即令解對

陛下必御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則其得於內者溪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皇明寶訓

弘治二卷

二十二

陛下御文華門各堂上并六科皆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進揭帖畧節至是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凡鎮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畧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業而戒諭之若有大政則召內閣及府部大臣於文華殿會議必人人盡其謀事事求其當其餘章疏止召內閣面議可否其各官奏對之餘及辭見之際

陛下宜俯降詞色而於時政人才民瘼土俗無一不詢無一不知使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但如近世日講視朝虛應

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監條旨批答則未有本不立而未能茂細不舉而目能張者也

上曰所言皆朝廷切務朕當舉行

○弘治二年四月乙未兵科都給事中夏祚等言致仕都督同知袁彬近嘗為其子都指揮勲奏乞任用科道交章勲奏已得旨令勲錦衣衛帶俸不許管事今甫一歲彬復為辯布求進用乞斥絕之

上曰既汝等素有論列袁勲令帶俸如故

○弘治四年十二月甲子內閣大學士丘濬言禮經有之事君必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此古昔明君賢相所以交相孚契於初進之始委任責成於既用之日

聖明寶訓

弘治二卷

二十三

卒能踐其言以成治功也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實自幼殫力竭神以成者今蒙

明主不棄進臣內閣預聞机務正臣書遭逢施用之日也請即是以為先資而脩以臣一身自頂至踵以為九重之獻此書鑒鑒乎皆古人已行之實事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其中所載雖皆前代之事而於今日急先要務尤加意焉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所餘無幾時否則將有後時之悔請擇書中切要之語今日可行者芟繁會綴以為奏章酌量先後次序陸續上獻乞賜御札會同內閣二三儒臣斟酌處置擬為詔旨傳出該部施行或有窒礙或姑留

俟後時或發下再加研審臣決不敢護短求勝果於必行掠取一已虛名以誤國家大計

上曰讓獻入告乃大臣職任卿究心當世之務久矣今將有言其即具疏以聞朕將采而行之

○弘治七年六月癸亥工部奏近有旨令各處訪取善擊造銅鼓者惟銅鼓出於西南夷所制非朝廷之上所宜用今各處災傷方撤樂減膳之時豈宜復造制外之器以駭人心而累

聖德命已之

○弘治八年十月丁丑占城國王古來奏其國累被安南侵地殺人不已因遣從子沙古性詣闕請命大臣往為

聖明寶訓

弘治二卷

二十四

講解詞甚哀下廷臣集議謂故事無遣大臣為外夷講和者請下兩廣守臣移文安南諭令敦睦隣好返其侵地兼諭古來撫綏人民脩飭武備為自立之計事定令兩國各具實以聞議上

上意欲遣官大學士徐溥等言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取夷之法與治內不同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終是外夷恃險負固違越侵犯之事往往有之累朝

列聖大度兼包不以為意若占城尤小而疏今若降勅遣官遠至其國徃掉口舌難施威力海島茫茫無從勘驗彼豈能翻然改悔舉數十年之利一旦棄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令致虧國體貽患地方當此之時何

以為處若置而不問則損威愈多若問罪與師則後患愈大況今國計之虛實何如兵馬之強弱何如而欲費不貲之財涉不毛之地為無益之舉尤不可也蓋夷狄相攻乃其常性今占城名號如故朝貢如故境土侵奪有無誠偽尚未可知情難可矜理難盡許但令有司行文諭之足矣何必上塵

聖慮特為遣官況朝廷大事未有不詢於羣臣者今衆口一辭以為未可臣等居密勿之地膺腹心之託若不為皇上言之萬一事有乖張殆莫能贖所以不避煩瀆者實為

宗社生民計非敢苟同於衆也如時勢可為事理無害臣等自當贊

弘治二卷

二十五

皇上行之何敢故為此逆耳之言哉
上嘉納之遂從衆議

○十二月甲寅內閣大學士徐溥等奏近司禮監傳示聖諭遞出祭三清樂章令臣等改補進呈臣等謹按天子祀天地天者至尊無對盡天下之物不足以報其德惟誠意可以格之故禮以少為貴物以簡為誠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一牛書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歛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正此謂也漢祀五帝儒者尚非之以為天止一天豈有五帝況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至以周時柱下史李耳當之是

以人鬼而加于天之上理之所必無者也若夫樂器之清濁樂音之高下制度節奏毫釐之際不容少差差則反以召禍況製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尤甚以此獲福又豈有是理哉我朝

天地合祭祭用正月皆

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

太祖所親製足以傳之萬世當此之時豈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今所進出樂章雖云出于永樂大典蓋是書之作博采兼收欲以盡天下之事初未聞以此施之朝廷見諸行事以為後世法也

陛下純誠至孝嗣統守成一以

弘治二卷

二十六

太祖為法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不宜以黷禮事

天臣等請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于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不當以非道事

陛下所連日憂惶不敢奉命者實不願

陛下為此舉也近數月來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當仰承德意不敢違越間於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應命以誤

陛下未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迹似違忤情實忠愛似此者多非但樂章一事而已疏入

上嘉納之

○弘治十年二月甲戌內閣大學士徐溥等奏臣等伏觀

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敬

天動民無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為堯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近年以來視朝漸遲臣等已嘗屢言不敢瀆論內殿奏事舊制每日二次若有緊急事情不時聞奏今止一次遂以為常批答之出動經累日各衙門題奏本或稽留數月或竟不發出事多壅滯不得即行且本朝

列聖時常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祭之外不得一望

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惟在奏章又不以時斷決其於政

體實為有礙至於經筵日講所以明義理是非之端陳

古今治亂之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於此今每歲

進講不過數日校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等切聞人君之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二十七

心必有繫正士既疎則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

有以修齋設醮燒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

端惑世求利之術聖主之所必禁至若燒煉之事其害

尤慘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今龍

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審經殿皆焚燬無

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

天厭其偽亦已甚明況依方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何丹

所驗者何藥如其無效則

聖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政自足

以感乃嘉祥培益

聖壽永享和平之福何假於彼異端之說哉唐相李絳有

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宴安自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派疊出財穀耗竭兵馬靡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悲歎之聲上干和氣四時不和災異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為可憂

陛下深居九重而言路之臣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為

陛下言者伏願

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

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

聖德日新聖政日理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奏入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二十八

上嘉納之時李廣以修煉服食之說進中外以為憂而無敢言者故溥等及之

○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五府六部等衙門奏近者欽天

監奏彗星雲南奏地震邊方奏虜情

皇上因禮部之言下詔修省臣等會議條陳十八事曰早

視朝勤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申

禁例修武備壯軍威恤官軍止織造恤邊民停改造惜

供應黜異端警驕惰防詐偽伏望

皇上一一體而行之

上曰卿等所言切中時弊早視朝勤聽政朕自有處置汰

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止織造恤邊民停

改造點異端各衙門查奏之奪其餘俱准行

○弘治十七年五月乙卯內閣大學士李東陽還自闕里上疏言臣備員內閣勿任腹心左右輔導乃其常職比者欽承使命遠涉川陸有所聞見不敢緘默謹披瀝肝膽為

陛下言之臣自四月以來經過冀河天津一適遇天時亢旱風霾屢作夏麥枯死秋田未種運舟不至客船稀少曳纜之夫身無完衣荷鋤之人面有菜色極目四望可為寒心臨清安平等處盜賊縱橫殺人劫財者在在而是傳聞青州劫奪尤甚各該地方官員隨捕隨發各處回賊百十成羣白晝公行出沒無忌又聞南來人言淮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二十九

揚諸將十分狼狽或掘食死人或賤賣生口流移搶掠各處逃生運糧官軍般壩剝淺艱辛萬倍人心惶惶無知所措以至江南浙東荒歉之地方數千里朝廷雖差官賑濟減耗折糧折東補西得不償失且民戶消耗軍伍空虛官軍無旬月之儲俸糧有累年之欠夫東南為財賦所出一歲之荒已至於此北地貧薄素無積蓄今年再歉則將何以堪之國家承平富庶百有餘年一時之荒已不堪處設有不測又將何以處之言及於斯可為痛哭臣本庸愚生長都邑業於成化年間省祭原籍公幹南京再經此地始知民生愁苦之狀郡縣凋敝之由以今校昔十倍於前則臣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

有不得其詳者仰惟

陛下聰明睿智卓冠羣倫而居於九重之上深宮之內小臣百執事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盡細微幽隱之故豈得而盡聞之亦豈得而盡信之哉臣常訪之道路詢之官吏皆言糧草稅課歲無常額而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木植顏料凡百之物歲無虛月內府錢糧交納使用更無紀極京城修造前後相仍做工軍士累力陪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徵科過度請乞無厭親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修齊掛袍開山取礦作無益以害有益者間復有之以貪官酷吏肆虐為姦民力困窮嗟怨交作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三十

天災疊降固有由然他如游手之徒號稱皇親名目附搭鹽船聲言各處馬頭起蓋店房網羅商稅緣國家建都于北仰給南方商賈警疑大非細故織造內官縱使聲小採打開河官吏趕提買賣居民騷擾動地又臣所目擊者在途如此則彼可知若此之類未易枚舉臣聞天下之患常在於上下之情不通今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是皆始於容隱而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而蒙蔽之禍甚深大壞極弊皆由於此臣既盡知而不盡言恐

陛下終不得而知也臣竊以為今日之民生疲弊已深而

國家之匱乏已極若事事而蠲之則不可盡免時時而賑之則不可勝給臣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開河築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臣在山東伏聞

陛下以災異屢見戒飭羣臣痛加修省又特降綸音令各衙門問查弊政遠近歡動歌頌

聖明以為太平之幾端在於此臣竊念往時詔旨頻降章

疏畢陳而事關內府貴戚每為掣肘如去年戶部等衙

門後府等衙門今年兵部等衙門會奏事件及吏兵二

部查奏傳奉乞恩各一本皆經時閱歲不賜施行臣恐

聖明實訓

弘治二卷

三十一

今次所開又成故紙如

聖諭所謂虛應故事者則民情何時而慰天變何時而弭乎伏望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綱之斷查照前項節次奉本催督

今次開具事情凡民情時弊有當興當革者詳加採擇

期在必行尤望躬行節儉力省浮費惜無名之官賞俸

無益之工作以先天下以慰生民則變歎成豐化災為

福可以延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矣臣變理無狀輔導罔功凡臣所

陳弊政皆臣之責除別疏自劾外謹具此以聞

上曰卿所言深切時弊足見憂國至意事當行者所司查

議明白開具聞奏

張忠節

○弘治二年十二月辛卯致仕應天府府尹于冕奏乞贈謚其父謙并移祠宇於祖塋賜與祠額祭文事下禮部覆奏謂古今忠義之臣能為國家建大議決大事而成非常之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之典非特酬其一時之功實以為後來人臣之勸也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當正統十四年虜寇犯順中外危懼而能奮其忠義衛安

宗社一時修武備靖疆域之功固多其間斥和議立園營

之功尤大已用言者准令立祠致祭今冕奏年老無嗣

聖明實訓

弘治二卷

三十二

恐後類廢乞憫其情懇令有司移杭民所建祠宇於墳所賜與祠額祭文加增一祭春秋行禮仍如詔書例給

夫守視復其雜俎

上曰謙能安

社稷以遇寇畧其定國捍患之績大矣中罹權奸之害

先帝已嘗詔雪優加褒恤然不使之廟食於後猶未足為

國效忠者勸其祠額可賜曰旌功加贈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謚忠愍

○弘治三年十月辛亥直隸安慶府知府徐傑等奏郡治

東有祠祀元封曲國公謚忠宣余闕而守臣韓建不與

焉臣考余闕所著大節堂記有曰宗正郎中韓建守安

慶其政清盜來攻者十有一次大小百餘戰皆敗之
關在道間城陷比至乃完問諸故老皆曰韓君完我郡
治西至懷寧嵩山大湖賴建以為根本而無叛意東至
於池及姑孰數郡賴建以為藩屏而無死傷之禍關至
與建併力賊之盜乃去因名其驛事曰大節堂復考元
史并關死節本末皆言總官韓建舉家被殺建方卧疾
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臣竊以為建在當時
力攻固守其大節如被執之際病不可為且罵賊求死
其不屈如此且建守於前關繼於後實為一體而建精
忠大節與關亦相頡頏關在先朝久列祀典建獨漠然
似非表忠勸德之義禮部覆奏謂宜於關祠內增設建

聖明實訓

弘治二卷

三十三

神主一位祔享令本府歲時一體致祭從之

○弘治五年十二月辛丑禮部覆奏戶科給事中王璽所
陳褒忠節事課宋季四川合州守臣王堅張珏當北虜
猖獗時先後保障有功堅後遷寧遠節度使蓋勵臣節
珏遷制置使城陷竟不屈而死乞建祠秩祀以彰忠節
請下所司覆實於本州鄉賢祠祔祭從之

○弘治六年三月己巳故廣西布政司參議馬鉉征古田
僮僮為賊所殺其子效才上疏乞贈父官并量加錄用
吏部覆奏

上曰國家於死事之臣必加褒恤其遺骸禦寇死於鋒刃
者尤可憫悼焉鉉可特贈布政司右叅政賜以諡命遣

官諭祭仍令其子效才為國子監生以為後勸

○弘治七年三月辛亥刑科給事中林寶成化中奉詔使
暹羅歿於其國至是其子菲援例乞讀書國子監以自
效

上曰以死勤事古人所恤林寶奉使歿於萬里外情亦可
憫其子菲奏欲送監讀書非尋常濫乞恩澤若此特允
之

○弘治九年十二月己丑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等言故
伏羌伯毛忠自永樂至成化間躬歷行陣累立奇功由
百戶歷陞指揮都督充叅將副總兵鎮守甘肅嘗於鎮
番古浪等處擒斬番夷涼州城外征剿達賊錫封伯爵

聖明實訓

弘治二卷

三十四

後叛賊滿四等作亂忠統軍征剿與姪孫毛鏞等奮勇
先登一門三人同死鏞鎬臣嘗聞其涼州之戰與敵晝
夜相持矢盡力疲士卒皆謂必死而忠感激諭衆殊死
血戰卒全師而還西賊歎服降者甚衆至於石城之戰
尤能奮勇奪險身死之後賊亦剽平向日隨戰老卒備
悉其情每時言及無不流涕凡遇調發出境皆相聚叩
靈乞庇今見

聖朝賜立忠義坊表無不歡呼稱嘆獨廟祀一事未蒙舉
行乞於甘州城東建祠一所仍以忠義為名行令所司
春秋致祭庶死者得以慰安生者有所激勸禮部覆奏
上曰毛忠既有功於甘州又一門三人同死鏞鎬可即其

地建祠祀之其祠額可名武勇

○弘治十年九月丁未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榮華以蜀漢北地王諶為國死節無愧于昭烈之胤乞令仍舊封號春秋陪享于昭烈之廟從之

○弘治十二年正月庚寅浙江錢塘縣民岳華奏其十三世祖宋武穆王飛墓田在杭州西湖者為僧永言等所侵占禮部請移文究治禁約

上曰飛在宋室忠烈可嘉墓田准令有司究治理之

○弘治十五年四月乙巳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周孟言宋丞相文天祥當胡元侵擾召臣播遷致仕家居應詔勤王開督府而召英雄集鄉兵以圖興復一時慕忠效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三十五

義之士趙時嘗等四十餘人亦皆奔走助順上下一心具載史冊今天祥已秩祀典而時嘗等未獲表章乞下江西廬陵縣為天祥建忠義廟配諸賢于左右有司歲春秋致祭庶以為事君者勸禮部覆奏從之

○辛未國子監監生裴春奏宋丞相江萬里立朝為姦相賈似道所忌出知福州遂致仕家居嘗勉文天祥以世道之責後元兵陷饒州萬里及其子鎬并左右數人俱不忍負國競投止水池以死乞下有司秩于祀典以為節義之勸禮部覆奏請令江西巡撫等官立祀于饒州府本府官春秋致祭從之

○七月乙酉廣東布政司左參議劉信嘗討黎賊死於鋒

鏑未死之先已陞廣西右叅政至是事聞命加贈嘉議大夫賜諡命遣官諭祭仍錄其子景宗為國子監生并給驛歸其喪于四川南溪縣

○弘治十六年四月壬寅先是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哲言吉安府廬陵縣舊有忠節祠祀宋名臣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周必大楊萬里文天祥我朝祭酒李時勉侍講劉球知府劉子輔竊見郡人鍾同由進士任監察御史當景泰時潛移國本率先倡義乞復

皇儲遂下之獄備受刑慘以死及

英廟復辟追贈大理寺左寺丞

憲廟登極復官其子賜諡恭愍惟祀典尚缺乞勅有司同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三十六

祀於忠節祠以慰忠魂下禮部議以為同堅守名義忠節一嘉祔祭之舉良是顧立祠致祭所以慰忠魂而勵後此外有徇情濫收者宜令各布政司官查數應否具奏裁處命鍾同准祔祭各處鄉賢祠有徇情濫收者咸具實以聞

報功

○弘治六年二月甲寅吏部奏詔查訪開國功臣常遇春玄孫復李文忠玄孫魯鄧愈五世孫炳湯和六世孫紹宗皆其的派奏上

上曰報功之典古今所重我

皇祖佐命元勳皆已配享廟庭倘其子孫乃泯滅無聞朕

用惻然特下詔求之今既得復等可令為世襲指揮使各銓註附近祖塋衛分以便祭祀

○弘治十五年七月戊寅錄開國功臣前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浙江處州衛指揮使仍世襲從給事中吳仕偉言也

表節義

○弘治四年五月甲申巡撫雲南都御史王詔奏首肯元運既終惟雲南遺孽梁王弗庭

高皇帝不欲動兵遠征洪武五年遣翰林待制王偉往諭之不聽明年竟被害至八年復遣刑部尚書吳雲往諭以天命大義俾圖歸順時梁王使其徒鐵知院等二十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三十七

餘人使漠北為我軍所獲械至京

上釋之命與雲偕至雲南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使不達中道被執罪必不免乃百方說雲欲令胡服辨髮詐為元使又逼令易制書詔梁王雲誓死弗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殺之梁王聞其事遣人具棺收雲骸骨殯給孤寺臣惟雲伏節死義與待制王偉後先相望正統間禱以子孫請於朝獲賜贈秩祭顯名天下雲在永樂間雖曾蒙恩歸葬於江夏之金口且錄其子報為交趾知縣後子孫湮微復無人為舉乞依唐張巡許遠雙節故事請加雲贈謚與禕同享一祠庶於風化有闕人心知勵禮部議以為宜

上曰吳雲死節既同王偉准復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謚忠節改祠額為二忠祠

○弘治六年七月戊申廣東歸善縣民吳宗益及其弟宗義皆好施頻出私財助有司賑濟得授其父冠帶宗義卒其子璋又能承父志歲歉以白金千餘兩送官賑貸更捨私地為義塚設義學三延師以訓鄉人子弟歲時資給之水鄉民無屋者與之船病者授藥死者給棺望仙諸橋觀澤道路多所修築守臣疏上其事

上曰旌別淑慝所以使民知為善而不為惡也故古之士有一節一行者無不褒表於世吳宗益等既有善可嘉宜特旌為孝義之門俾民皆知所勸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三十八

○九月丁酉雲南孟璉長官司土官舍人刁派羅死其妻招曩猛年二十五守節二十八年無玷雲南都指揮使司奏其事禮部覆奏以為宜出常例不俟覈實即與旌表以順夷情

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方思弘名教以變夷俗其有趨於禮義者烏不可加獎勵孟璉刁派羅妻招曩猛貞節既可嘉宜即令所司顯其門閭庶使遠夷益知嚮化

○弘治七年八月辛巳雲南蒙化府土官知府左銘奏稱祖母張氏自其祖父剛死後守節無玷乞賜旌表以勵夷俗下雲南布政司覈勘如所奏禮部仍議行風憲官覈實

上曰夷方節婦誠所難得張氏守節實跡所司既已勘實
卽與旌表以勵其俗不必再覈

○弘治十三年正月己卯江西吉安府知府張本奏永新
縣有譚節婦者宋宗室女元兵入城婦從其家俱置縣
學中兵至殺其舅姑與夫執婦欲污之婦哭罵不從遂
并其子皆死血漬於禮殿間八碑上宛然婦人抱嬰兒
狀沙磨火燬其狀益顯請修葺舊祠春秋致祭以勵風
俗禮部覆奏從之賜祠額曰貞烈

○五月乙卯旌表浙江寧海縣故民王三為之妻陳氏貞
烈之墓初陳年十五歸三為生二男一女僑居臨海正
統五年三為採薪歸猝罹虎患陳持門柱追虎至山前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三十九

奪擊之虎逸去乃負三為歸而死鄉里哀之為助錢以
塋陳孀居寒餒鄉豪郭子素逼欲娶之陳給以俟撤堂
几乃可因設祭哀慟復給其二男各以事出竟抱幼女
趨姜巖潭上置女潭側遂投潭中死守臣高其行為修
墓立祠至是縣以白于巡按監察御史吳一貫閱實具
疏以聞

上嘉之故有是命

○八月甲午廣東按察司僉事徐紘奏臣謹按宋史載楊
太后赴海以殒今其故址在新會縣西南七十里夫宋
社稷將遷天下莫能救太后以一婦人乃能以身殉國
提二弱子信任二三大臣託孤寄命為宗社計卒與國

俱存亡其功烈明著如此今世子匹夫匹婦有一節一
行之懿者猶蒙朝廷嘉獎或錄用其子孫或表異門閭
或為三廟致祭矧如太后者而可泯滅不祀乎先年按
察司僉事陶魯奏立大忠祠以祀其臣信國公文天祥
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已蒙俞允近布政司右布政
使劉大夏始議立廟於大忠祠之上以祀太后而事不
果乞下所司秩之祀典從之

○弘治十八年三月乙未協守延綏副總兵曹雄言故山
東布政司左叅政李崙及故刑部員外郎孔琦歷官清
謹身歿之後妻子不能自存乞量加優卹以勵臣節命
陝西西安府歲給食米贍其家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四十

正風俗

○弘治元年閏正月庚辰都察院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
近年風俗奢僭深害治道請申明
太祖舊制通行在京巡城各在外巡按御史究治命出榜
禁約違者治之

○弘治二年四月丙辰僧錄司左善世周吉祥等奏比壽
州僧告知州劉槩擅拆毀寺觀乞治槩罪且請令天下
諸僧道司先行拆毀禮部覆奏槩所行非妄宜坐吉祥
等以故違禁例阻撓新政之罪

上曰近年僧道不守清規傷敗風化及私創寺觀費耗錢
糧者甚多朝廷累有禁約周吉祥何為輒便奏擾法當

究治姑貸之

○弘治十年七月戊申先是巡視東城監察御史程文以鄭村霸軍餘劉普善妄稱天仙王女託夢於已令蓋造殿宇各處男女聽其誘惑爭趨禮拜布施錢物請賜禁治命都察院揭榜嚴禁之既捕獲都察院請治以左道惑眾之罪

上曰普善輩左道惑眾有壞風俗即宜禁止但愚民無知姑從輕處治悉杖而遣之

斥異端

○弘治元年正月乙丑都察院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嶺鎮濟濟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鄧常恩所造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四十一

石函周適有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及金銀錢寶石五穀似為魔鎮之術者又有

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所撰皆刻之石本廟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傷則致祭嶺鎮海濱之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分遣朝廷以往未聞用外官撰文內臣往祭之況石函魔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已正憲典其石函石碑尚存於寧以妖術惑人自言得聚寶盆于桃花洞知州程觀信之事聞俱坐斬既遇赦軍餘成遠遠都察院以天下妄言惑眾如寧者尚多請出榜禁約故有是命

○弘治十七年二月戊申時有言朝陽門外建延壽塔命

內閣撰勅令太監李榮李興督其事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言臣等仰惟

陛下聖明不意有此舉措聞命驚惶夜不能寐竊念佛老鬼神之事無益於世有損於民臣等已嘗累陳不敢多瀆今舉其明且切者言之前代人主信佛者無如梁武帝而饑死臺城宗社傾覆信道者無如宋徽宗而身被拘囚斃于虜地本欲求福反以致禍史冊所載非臣等所敢妄言在

祖宗朝僧道有定員寺觀有定額不過姑存其教未嘗妨

政害民所以治天下者惟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今寺觀相望僧道成羣齋醮不時費資無算竭天下之財疲天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四十二

下之力勢窮理極無以復加夫以

天縱聖明洞見物理乃空府藏而不惜竭民膏而不恤者蓋為其能祈福消災庇民護國也近年以來災異迭見南畿浙江湖廣陝西諸處大旱人民失所江西各處盜賊縱橫廣西土官侵占地方四川番夷擾害邊境連賊在套復圖寇掠禍患之多難以枚舉不知其所祈者何福所消者何災護國庇民

先帝聖德恐不能無損乞令所在有司毀之凡函中所貯者各令進繳以滅其跡抑以杜將來之漸從之

○十一月甲申妖僧繼曉伏誅晚湖廣江夏縣人姓黃氏成化中以星命之術因太監梁芳以進大見親幸賞賚

甚厚賜太監蔡忠第以居後移居都督馬俊宅請賜額于門曰輔教寺屢進邪說有人所不得聞音陞國師因以創寺請遂許購民居百餘家以成之其居前後多實婦女聲小多附之求進及回湖廣以黃帕裹其一臂謂嘗經

御手所執也至是刑部擬曉罪死妻子流二千里以嘗經赦請發為民大理寺審允有旨令科道官看詳都給事中陳琦監察御史魏璋等交奏曉罪大惡極刑部所擬不當併請正芳引進邪人之罪

上命斬曉于市妻子為奴財產入官芳既充軍貼貸死命南京守備官重杖之八十仍充役刑部大理寺令自陳

聖明寶訓

弘治二卷

四十三

狀於是尚喬新等請罪詔堂上官俸一月該司屬官兩月

○弘治六年十月辛未先是詔取番僧領占竹等禮部及科道交章劾之不聽工科給事中柴昇復極論其蠹政惑世之害乞正其罪以雪眾憤既而科道等官論列不已

上曰領占竹妄誕欺罔夤緣來京其罷行取之命

○弘治十二年二月戊申嚴左道惑眾之禁先是解州吏李其功何在今日者造為延壽之名上惑

聖聽而

陛下信其游說輒與施行嘗聞堯舜之壽皆過百歲當時

未有僧道未有塔寺不知誰與延之

陛下德合天道政協民心則和氣致祥

聖子神孫自可享萬萬歲無疆之壽何假於僧道塔寺之力哉若建塔造寺果可以祈國家之福延

君上之壽則臣等雖家出資財身就工役亦且為之何暇

與之校論是非稱量利害但決知其無是理爾

祖宗朝間有塔寺之舉但當時官有餘財民有餘力雖終無益亦未大損今內庫急缺段匹太倉銀數漸少光祿寺行價累年賒欠各邊糧草所在空虛災傷地方餓死盈途逃亡相繼賑濟官員束手無措尤為窘急而塔寺之費動以數萬若省修建之財為賑濟之用即可以活

聖明寶訓

弘治二卷

四十四

數百萬生靈之命豈非祈福延壽一大功德哉且民之病遠在天下

陛下恐不得而聞軍之病近在目前乃

陛下所親見今班操官軍歲少一歲正以各項工役累力

陪錢寧犯官刑為逃性命朝廷屈法容恕差官催督尚

未肯來若又聞此大役則今歲春班到者益少堂堂京

營無人操備設有不測

陛下誰與守哉臣等每思弊政之來不能力救慙懼交并今事關撰述若為承順以上累

聖聰下妨治化則臣等身自壞之誤國之罪雖萬死不足

贖矣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特收成命將前項塔寺即為停止其勅書
免令臣等擬撰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時府部大臣及科道等官亦交章請
罷其役

上曰卿等言是其即停止之

大明孝宗敬皇帝實訓卷之二終
弘治二卷

四十五

大明孝宗敬皇帝實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仁政

○弘治三年五月丙寅山西潞州衛并沁州守禦千戶所
屯田被水災不及三分例不免糧

上以其民飢困方發倉賑濟不可復徵特免之

九月丙辰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徐懷泰順天府先年
賑濟銀兩例當追徵還官但今年雖頗收而民猶不足

皇明實訓弘治三卷

若一槩追徵必有逼勒之苦乞令衣食稍給之家徵十
之五其次徵三之一極貧者暫為停徵庶小民可以蘇

息

上曰賑濟所以拯民民尚不給又復追徵是重困之其即
如擬行務使貧民稍得寬恤以俟來年再議

○弘治六年十一月庚申順天府府尹黃傑言畿內地方
水旱相因貧民流移來京城者以萬計晝丐夜露多轉
溝壑乞收入養濟院全活必衆實發政施仁之首事也
戶部議以在京養濟院狹小豈能容此例應給糧遣還
但隆寒之時恐在道失所宜命順天府籍其名于官大
者人給糧三斗小者半之俟春暖仍送回俾所在官司

賑濟從之

○弘治十二年七月戊寅故事軍官卒無嗣者其母給俸五石母亡妻存給米二石金吾左衛千戶舍人王宗未襲卒子璽優給亦卒宗妻李氏乞給米兵部議宗及璽俱未襲官於宗不得稱故官妻於璽不得稱故官母但守節年久又係優給舍人之母請月給米一石終其身從之

○九月壬戌應天府上元縣老人周斌奏京城中之家凡有死亡多無葬地不免火焚其鰥寡貧難者遂至委棄溝壑道路穢氣上干致生災變切恐天下皆有此患乞行各處有司買地官為封記扁曰義塚如有無地無皇明寶訓 弘治三卷 二

依之入亡者令所在鄰保相助置為衣棺葬於其內庶鰥寡貧難者不至死無所歸工部覆奏謂先是監察御史王相言京城之外原有漏澤園被人占種乞差官察立牆垣明揭門額該管衙門各委吏役人等看守本部已奉旨查理欲行南京工部并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舊有漏澤園者重增修飾無者即於本處城外選擇空地創造或名漏澤園或名義塚葬埋無地無依之人使死有所歸庶免致傷和氣

上曰小民貧難孤鰥死無所歸朕甚憫念所議是其亟行天下各該衙門一體舉行不許虛應故事

○弘治十五年四月壬寅朔命順天府賑恤都城內外民

之孤寡殘疾及貧難無依者從戶部奏也

○七月辛卯命延綏鎮巡等官於沿邊各衛設立養濟院漏澤園各一所從工部左侍郎李鏐請也

○弘治十六年十月乙未戶部言湖廣山東蘇松等處災傷不減於浙江淮揚等處乞勅各巡撫巡按官各令所屬將預備倉糧并在庫官錢及贓罰紙價鹽引等項銀兩自今冬至來年麥熟止按月驗口給賑仍停止遠年逋欠不急物料以蘇民困

上從之命即勅各巡撫巡按官用心賑恤無致失所

○弘治十八年五月丁亥先是

上以久旱憂切於心欲降勅諭頒寬恤十五事一內外重皇明寶訓 弘治三卷 三

因情可矜疑者令問刑衙門奏獄一內外緝獲強盜妖言姦細多有貪功固利及戰翻之徒誣陷重罪令問刑衙門從公研審如有冤枉即與辦理一監追贓物囚犯有年久家產盡絕者查奏發落一做工未滿囚犯例該發遣者俱免做工一京營官軍俱免做工不急工程悉皆停止外衛上班違限官軍五月內到者俱免罰班問罪一逃亡匠役俱許自首免罪弘治十七年以前災傷地方失班人匠俱免罰工一京邊騎操及各處孽牧寄養馬疋倒失虧欠買補追陪未完者量為寬免一各處稅糧并額辦坐派物料弘治十六年以前小民拖欠者量為寬免一各衙門料派物件具奏減免一各處解納

錢糧內外管事人員需索使用以致上納不敷重複徵解令該部申明禁治一近來冗食數多該部查議裁減一各處欵賞莊田有自收子粒管莊人等分外需索逼民逃竄今後令有司徵收送用一南京運送馬槽馬橋等物勞擾軍民悉皆停止令在京造用一各王府及鎮守等官貢獻方物勞擾道路除舊例外悉皆停止一各處盜賊有因飢寒失業嘯聚為非者所司出榜曉諭許其自首免罪一內外府州縣養濟院令戶部及巡撫巡按官申明舊例乞食貧民嚴督所司收養已令內閣視草會

上不豫不果頒

皇明寶訓 弘治三卷

四

今上追念

先帝遺志乃載入登極詔及恭上

兩宮尊號詔內行之

恤民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辰內閣大學士劉吉等言過者玄象示戒妖星出於天津考之載籍妖星見為兵為飢為水旱死亡之徵今天下連年風雨不調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旱北直隸蝗蟲四川湖廣皆薄收倘明年再似今年閭閻無豐稔之樂盜賊萌竊發之機中原有事河道阻塞京城百萬生靈必致驚惶禍亂之作亦不難也惟望

皇上深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今日守成之不易兢兢業業常如即位之初奢侈用度一切戒省游觀玩樂一切不行左右讒言一切勿聽異端經教一切勿作惟留心經史講求治道以古二帝三王自期庶幾人心懽悅

天意可回臣等又思近來工役繁興軍民困苦如沙河橋自成化十四年被水衝壞止用木橋往來亦便何必動眾改造見今天氣極寒軍士不得休息又如江西磁器內府所收計亦足用今又無故差內官燒造未免擾人南海子牆垣自有海戶可以修築今勞動軍士將及經年未見畢工其他差官勘事等項尤為繁瑣不能悉言

皇明寶訓 弘治三卷

五

乞將沙河橋南海子做工軍士盡放休息燒造磁器內官停止不差是亦弭災修省之一端也

上曰災變疊見朕深憂懼思圖消復惟在恤民今卿等言天寒軍士久勞工役及燒造內官騷擾地方誠宜停止其令金山口沙河橋南海子及王府做工官軍人等俱與休息江西燒造磁器內官不必差庶副朕畏天恤民之意

○弘治四年八月庚戌工部尚書賈俊言蘇松浙江近被水患民不聊生而頃者織造段之令至於再三其數不下數萬以瘡痍未起之民加煩重不堪之役誠可憫惜乞暫令停免

上曰諸府既有水災今次所派段疋羅紗姑令停織俟明年秋熟後陸續織造供用

○弘治八年正月癸丑初永樂間因征北虜獲羊萬餘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分牧歲辦羊毛價銀九百六十餘兩輸司設監供用謂之長生羊毛弘治間府尹黃傑言歲

久羊已無存牧養人戶坐是亦多逃絕其價皆見存戶陪納民甚苦之已得旨除豁不復追徵至是司設監復以前令為言事下所司看詳工部具前旨以請

上曰羊毛存是無名之微也況已有前旨其悉除之○弘治九年六月庚寅浙江山陰蕭山二縣同日大雨山崩水湧漂廬舍二千餘間死者三百餘人事聞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六
上命量免被災人戶徭役其淪沒人口者給米二石漂損廬舍者二石

○弘治十年九月乙巳時山東濟兗青登萊五府水災青濟二府蟲災蓬萊黃二縣瘟疫命所司賑卹之溺死人

口之家給米二石漂流房屋頭畜之家一石瘟疫之家量給之其死亡盡絕及貧不能葬者給以掩埋之費

○弘治十二年八月己卯工部覆奏監察御史張綸所言乞將畿內坐派物料量派各處及罷不急工作夫畿內之民固當愛惜但在外州縣出辦亦不為少已派者再難更改待後凡有派辦另為斟酌處置况工作不息派辦不止內府各該衙門年例成造雖有常規而數目漸

加近年愈甚雖本部多方經畫終是不敷乞行內外衙門凡有得已工程不許奏請興造及年例合用木植顏料大要以分數為率畿內府分比之在外量為從輕庶畿民得遂安養之業

上曰畿內重地百姓尤宜優恤凡百物料准如議從輕坐派

○弘治十三年二月壬寅有盜八十餘人剽劫襄陽安陸等府州民不寧居兵部以聞

上曰逆賊嘯聚流劫赤子何辜宜令所司盡心督捕期於必獲不可視常玩愒遠者以失機罪罪之

○弘治十四年閏七月戊戌南北直隸山西山東河南等處以水災告戶部請令所司各舉行荒政以恤民患

上曰各處既傷重大人民艱苦其速勅巡撫巡按官用心賑恤毋致失所

○十一月癸巳吏部尚書馬文升言直隸山東河南等處災請行恤典并簡命臣僚以便宜賑濟因嚴捕盜賊停止科差以蘇民困以固邦本

上曰地方災傷人民艱窘誠如卿所言該部即推能幹堂上官二員會同各該巡撫等官用心賑恤毋致失所其餘災傷地方奏內開具未盡者仍通查以開戶部覆奏謂刑部左侍郎何鑑大理寺右寺丞吳一貫可分任其事又鳳陽等府山西等處亦報災傷乃文升奏所未及

省并請量行恤典

上從之命鑑一貫各奉勅以行其餘有災處行令各巡撫等官加意設法賑恤毋得虛應故事

○弘治十六年四月癸丑禮部以遼東火災之異請加脩省

上曰遼東災異非常即勅鎮巡等官痛加脩省利弊可興革者具實以聞被災之家盡心賑恤毋致失所

○弘治十七年正月癸亥江西南昌新淦二縣火焚南昌軍民居一百五十五家新淦焚公署四所軍民居一千餘家鎮巡等官以聞

上曰江西災異非常鎮巡等官其痛加脩省撫安軍民以靖地方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八

○弘治十八年四月戊寅戶部奉旨會吏部推處置流民官仍謂侍即何鑑可用并議上合行事宜謂流民安土重遷若一舉發遣人情不堪宜令移文原籍查各軍伍見有人應當而戶丁不缺者仍許寓彼而以軍伍為籍依例幫貼倘原籍丁盡無人應役者即將附籍應之人頂補若軍伍遠方及烟瘴衛分以水土不服為辭者編發附近衛所

上從之命鑑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行賜之勅曰湖廣荆襄鄖陽德安黃州及河南南陽開封河南汝寧陝西漢中西安商洛等府州縣地土空曠各處逃亡流移脫

漏埋沒等項人民多往彼處潛住先年因無名籍管束

致生事端嘗專差官處置安集方得寧妥經今年久陸

續流移潛住比昔尤多惟恐又成將來之患今特命爾

前去會同各該撫巡撫都御史督同撫民守巡等官

查照先年都御史原傑等節次奏准及令戶部議准事

理從長計處設法清查先出榜曉諭令未經附籍情願

還鄉及係軍伍等役在逃者發回復業着伍着役若住

成家業不願還鄉及雖係軍伍等籍自願仍當祖遺戶

役不失者俱給與戶由編入里甲量寬戶役以示優恤

仍行移原籍官司查考貫址的實若不肯附籍又不還

鄉仍前躲避潛住者照例編發充軍先年附籍人戶或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九

有朋比影射者一體清查改正其地里廣遠去處或添設官司管束或該增置里社及一應可興可革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悉聽爾便宜處置專設撫民叅議副使等官有關革不勝任者具奏罷黜或起送別用并其餘司府州縣官員俱聽選擇差委若有推避事欺公玩法及巡捕等項人員乘機挾詐騷擾地方勢豪頑猾之徒隱蔽流民阻撓公法者俱從究治應奏請者指實奏爾受茲重托務在計慮周密處置得宜使民有定居籍無漏報母或循常襲故徒具虛文有孤委任故勅

恤軍士

○弘治七年十二月己卯勅甘肅鎮巡等官賑恤甘肅等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十

處邊軍之被寇掠者勅曰甘州地方孤懸河外四鄰胡虜屏蔽閩中捍禦西域非他鎮比所在衛所軍士止靠孽牧度日近聞虜酋小王子人馬潛住賀蘭山後節入甘涼永昌莊浪等處搶掠去歲六七月間搶去頭畜十萬之上今歲九月前後又二次入境搶掠頭畜約十萬有餘人口不知其數其全家擄去者官軍陣亡者亦多以此軍士之家十分艱難不能存生必須賑恤安養方保無虞勅至爾等即從公計議行令彼處分巡收糧布按二司官員將被賊搶掠之家盡數查出逐一研審中間若係十分艱難者支給官庫錢糧量加賑濟果有無牛具種子者亦量給與務令得所毋致逃移處置畢日

通將賑濟過貧軍姓名并用過錢糧等項數目造冊奏繳以憑查考爾等其欽承之故勅

○弘治十年二月癸酉初戶部主事鄧明奏天津等八衛官軍歲採秋青草殊為未便命給事中竄舉同戶部委官查勘具奏大意謂採草官軍歲費行糧八千石而其家又自有餘丁津貼之費所採草歲止百四十萬束且多離地惡草馬不堪食鬻之三十束止得銀六七分捷費無益宜自今歲始令官軍各回原衛直以草場地二千八百八十餘頃給民耕種畝徵租銀三分歲以十月解部俟官軍該閱草時每束給銀伍釐令買草飼馬戶部覆奏謂其言可行且請令今所給民地如遇水旱照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十

本處民田灾戒免而通州崇教鳴玉花園草場地亦令委官丈量撥付居民佃種畝徵銀四分以充草價其原設官攢人等盡行裁革得旨與濟等縣草場既獲草不多徒費人力若令民佃種收租以為飼馬之助則軍既得休民亦得養而飼馬亦得實惠是一舉而三得矣并所擬通州一帶草場事宜俱准行

○弘治十二年十月丙寅兵部尚書馬文升等奏近年興作太繁軍士疲於工役凋敝日甚而南京武職寬衣太袖清談恣肆武備日弛請禁止之

上曰軍士疲憊武備廢弛誠如卿等所言此後團營官軍再不許奏撥上工各營提督并南京守備等官務加撫

恤操練毋得因循怠忽

○弘治十三年三月丁巳巡撫宣府都御史雍泰奏邊軍貧不能娶者多亦有既娶而典賣者乞命所司給與贍財令聘娶收贖戶部覆奏宜行所司嚴實奏報給與聘財典賣者官為收贖從之

○弘治十四年四月辛亥遼東鎮夷堡火官軍人等死者七百二十人傷者四十七人糧料草束器械燬燬無餘守臣以聞兵部請修德政以弭災異并勅各守臣盡撫綏防禦之道

上曰各邊災變非常其勅鎮巡等官痛加修省撫恤軍民整飭邊備毋視常怠玩

○弘治十五年七月丁酉河南宣武等衛京操官軍以本地災傷乞如例放回兵部言其災不甚重不宜放免

上曰京操軍甚艱苦各營提督官務為存恤仍嚴禁把總號頭官毋得私役違者重罪之

○弘治十六年六月己酉兵部請優恤直隸及河南山東各衛所官軍

上曰京操官軍實為艱苦兵部即通行內外該管官司嚴禁役占寬恤家口務使得沾實惠毋虛應故事

○弘治十八年三月辛亥河南陳州衛軍士奏訴不支月糧已踰二年

上曰衛所軍士艱窘特甚所資者惟此月糧何為二年之皇明實訓弘治三卷

上不得支領其令巡撫官查究以聞

十二

○已酉兵部奉旨議上處置軍伍事宜謂律例窩藏逃軍者充軍今未聞有充發之人鄰里不首者問罪今未見行連坐之法以故清解雖多不獲實用及到營衛其弊尤多且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遞減俸級而今逃亡之軍何止於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該管官遞降一級而今降級之例惟行於屬職輦轂之下且如此况四方

手今欲清查天下之軍伍必須推究利弊之源流上曰軍伍逃亡數多實由統領人員撻辱凌轢及有司鄰里人等容隱埋沒弊病多端所致致兵部即備查減俸級充軍等項律例申明禁約其清軍官有虛應故事者每

年終仍從公核實以聞

重農

○弘治元年二月癸卯戶部尚書李敏言天下之勞苦者莫如農夫今

皇上躬耕藉田若不親見其事則稼穡之艱難何由而知乞勅禮部於耕藉儀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或賜食賜布以慰其勞尤見重農之意

上曰朕正欲觀農夫艱苦其終畝廢人只常服從事仍人賜布一匹

荒政

皇明實訓弘治三卷

十三

○弘治三年二月甲午戶部以水旱災請免直隸淮安府弘治二年分秋糧米九萬六千七百餘石草二十六萬七千三百四十餘包揚州府米豆共四萬八千五百四十餘石草八萬七千四百八十餘包鳳陽府米七萬四千九百三十餘石草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餘包湖廣鄖陽府夏稅麥三千二百八十餘石襄陽府麥二萬二千七百七十餘石荊州府麥七千八百五十石鄖陽及襄陽二衛麥共三千六百六十二石河南南陽府麥四萬三千一百二十餘石絲二萬五千三百五十餘石兩南陽衛所屬三千戶所并守禦鄧州唐縣二千戶所麥八千六百一十餘石

上曰國賦固有定法然歲有豐凶凶歲義當損上益下若必欲一槩取盈倉廩則實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擬甚當朕意悉從之仍諭有司使貧民各沾實惠

○弘治四年正月乙未巡撫遼東都御史徐貫言遼東去歲被災開原尤甚今春夏之交愈加難窘請運瀋陽衛預備倉糧五千石遼陽定陽左等衛預備倉糧二萬石輸之開原以備賑濟鐵嶺汎河懿路等處亦發倉賑之仍請減價糶遼陽海州等處預備倉糧三萬石以紓目前之急候歲稔糶補

上命如議行之

○弘治五年七月戊戌戶部言舊例凡灾三分以下者稅糧不免三分以上遞減之比順天府所屬州縣以旱歲覈實數告間有不當免者但京畿民困尤宜加恤今年夏稅請照數悉與蠲免從之

聖明實訓

弘治三卷

十四

○弘治十六年九月丁丑南京守備太監傅容等奏應天及鳳廬二府并滁和二州大旱災重民窮盜發欲將南京戶部所收水兌餘米差官給賑戶部議請如奏

上命選部屬及府州縣正佐有風力者領其事務令飢窘軍民均沾實惠毋縱下人貪緣作弊虛費錢糧

○弘治十七年二月丙午巡撫直隸都御史張縉以地方災傷請以淮揚廬鳳四府并徐州弘治十七年兌軍糧米十五萬五千石折收銀兩存留本處以備賑濟俟三

年後補還

上曰既地方災重飢民死亡數多兌運糧米准如數存留此後亦不必補還

水利

○弘治二年五月庚申河南守臣奏河決開封黃沙岡蘇村野場至洛東堤蓮池高門岡王馬頭紅船灣六處又決埽頭五處入沁河所經郡縣多被害而汴梁尤甚上曰黃河衝決民居蕩析朕深愍念其即行巡撫官督所司役五萬人脩築務使河復故道不為民害以副朝廷揀災恤患之意

○九月庚辰改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為戶部左侍郎修

聖明實訓

弘治三卷

十五

治河道賜之勅曰近聞河南黃河泛溢自金龍等口分為二股流經北直隸山東地方入于張秋運河所過開座間有淹沒堤岸多被衝塌若不趁時預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潰決旁出有妨漕運所係非輕今以爾曾監督工程績效著聞特改前職馳驛會同山東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同三處分巡分守并知府等官自上源決口至于運河一帶經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從長計議修築疏濬應改圖者從便改圖各照地方量起軍民人夫赴時興工務要隨在有益各為經久不可虛應故事仍須禁約所司毋得指此妄加科派騷擾地方凡用工軍夫皆須撫恤周備毋令下人逼迫剝害遠

者輕則聽爾量加懲治重則送各該按察司及問刑衙門問理爾為朝廷重臣受茲委託尤須晝夜用心躬親勤勞博采衆長相機行事務使軍民不擾工程易集斯為爾能事完之日爾即回京仍將修過緣由并用過工料數目造冊奏繳以憑查考故勅

○弘治九年四月庚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鄧章言高郵湖為運河喉襟之地而自杭家開迄於張家鎮凡三十餘里其堤面故輒為風濤所啣屢修輒壞勞費無算宜易以石庶幾可久而新修康濟河西岸亦須預為築築以免衝決之虞河之北間仍宜北遷五里庶使舟行可盡避湖面之險事下工部請如所擬以淮揚廬鳳等府皇明實訓弘治三卷

贖罪未償并兩淮運司餘鹽價銀萬八千兩為買石之費工匠日食則移文儀准批驗鹽引所并淮揚鈔關勸借商船未給之事畢即止

上從之仍諭令焚築期於堅固經久不得虛費物力

鹽法

○弘治元年七月己丑命戶部左侍郎李嗣工部右侍郎彭韶俱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清理鹽法嗣兩淮詔兩浙俱賜之勅曰近聞運司鹽課逾年虧欠客商往往不肯報中原其所以皆因始則買窩中納多費資本及到支鹽之處又被官賞官賣長蘆夾帶及官豪勢要有力之家挨攆一時無鹽支給守候年久只得借債買鹽抵

充官課照引發賣盤費又加數倍此客商受虧之弊也其鹽課虧欠亦由各場窰丁多缺有司不即食補山場草蕩多被豪勢占據倉廩鍋盤年久損壞不能修治窰丁艱窘無所賑恤而又總催人等倚恃豪滑客商到場勒要財物不然任其自買全不為理窰丁所煎鹽課又強收私家潛賣與人或答應勢要比較之際不過虛出通關申繳上司此鹽課不完之弊也由是官鹽不足私鹽盛行加之運司姑息逢迎御史因循不理鹽法既壞違儲欲充難矣今特命爾督同巡鹽御史并運司官親歷各場查盤清理禁革姦弊除官賞官賣長蘆夾帶已有詔條禁止外其餘但有官豪勢要頂名報中囑託有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十七

司多買私鹽裝載大包強掣挽賣等弊悉照近日奏行事理逐一查出人等問罪鹽沒入官不許容情縱放虧欠鹽課務將總催人等責限杖併追完總催中間有積年豪滑不懼法度凌虐窰丁侵欺鹽課者正身連當房家屬牢固解京問發充軍家下房產并直錢物件悉准折易鹽補課窰丁有缺督令有司食補山場草蕩踏勘不許占據倉廩鍋盤損壞措置物料修理窰丁艱窘設法賑濟客商應給鹽者即便給與不許所司刁蹬各該行鹽地方有別省鹽越界來賣及鹽徒與販私鹽者行令所在官司嚴加緝捕一應割剝并還官鹽斤悉作正課挨次給與守支客商每年所收鹽課務查見實數完

足毋令似前虛出通關申繳此外有該載不盡之事務爾便宜處置軍民職官有犯并運司各場官吏人等有貪婪作弊者除三品奏請其餘就便拏問如律運司場官果有廉能守法公道行事者亦量加獎勵爾為朝廷大臣受茲委託必須盡心竭力使鹽法興舉姦弊革除商賈疏通邊儲給足斯為稱任如或纖毫怠慢公道不廢事職名隱責亦難辭爾其欽承之故諭

○弘治十六年九月癸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璟上鹽法事宜一謂各邊關中鹽引有多出課額之外商人無從開支者例令親自具奏改與見年有鹽之數仍令每引增銀一錢五分於人情不便宜令運司將各年鹽課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十八

查報在部今復止將實在之數關中先致額外透派其見今應透派者聽運司改與勿令增價親奏一謂舊例商人中鹽至場未支而死者許妻子具奏行原籍及運司覈實方得代支餘人不許而山陝遼東路遠者待報又難今宜不拘故商妻子但係父母祖孫同居兄弟俱准代支仍免其具奏止於巡鹽御史告行運司覈實支給通行各處巡鹽御史如例行之一謂先是漕運衙門議擬漕運官軍回船每人許帶食鹽不及五十斤者勿罪遂致私販公行鹽法阻壞今宜罷前例運軍食鹽止許旋買旋用一謂各場收鹽課官吏總催紳和泥土者請問發附近衛所充軍分管官不辦驗者連坐一謂舊

例南京諸司食鹽分派儀真淮安二批驗所儀真者便而淮安者遠隔數湖獨為艱險今後乞將淮安批驗所鹽令綱甲船戶裝至儀真總貯以待諸司支領戶部覆奏從之

兵政

○弘治元年六月戊辰命都察院左都御史馬文升提督團營操練先是鴻臚寺右少卿李燧奏京營操練舊以文武大臣協同提督項年以來止用武職總兵而文臣不與乞與文職大臣內簡命一員往任其事或遇有警即同征剿則文武相資而我務有備矣事下廷議列衛以請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十九

上命文升蒞其事賜之勅曰朕惟國家費糧賞以養軍士無非為衛國安民之計先因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官軍有名無實占役數多曾命內外官員會同清理揀選精壯官軍十二萬分為十二營操練每營用內外官各一員坐營管操既又重加揀選補換茲命爾同太監傅恭李良太傅燕太子太師保國公朱永太保燕太子太傅襄城侯李瑾通行提督務令各營官軍時常操練馬匹如法餵養器械必須整齊武藝必須精熟使人人可戰然欲得其勇力在養其銳氣爾等尤須加意撫恤不許該管官員科擾占役其坐營管操內外官并把總以

下官敢有不遵號令者聽爾等恭奏擊問如役占軍士
五名以下者降一級五名以上者降二級馬匹私借騎
用及撥與騎坐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五匹以上降二級
俱仍發邊遠立功提督官若容情故縱或被入舉發或
朝廷緝訪得出一體治罪軍士缺伍聽於三大營選撥
其三大營太監總兵官仍自照舊操練所留官軍以壯
威武每月兩次赴十二營與爾等會操試驗遇有調發
公同計議不得自分彼此爾等受朝廷簡命宜竭忠盡
誠持廉秉公以強兵衛民安夏攘夷為己任毋因循以
度日毋姑息以徇情毋舉措乖方以費怨惟兵強馬壯
武備脩舉斯爾等之能不然惟爾弗任其欽承朕命毋
違明訓

弘治三卷

二十

急故諭

○弘治三年六月己丑虜營大同境外將入寇又言入貢
守臣以聞

上命新寧伯譚祐選軍馬萬二千練習以待馬步軍各賜
賚有差既而虜知有備遁去守臣因言本鎮有急舊常
調延綏遊兵策應然待奏而後行恐緩不及事請預勅
延綏守臣自今如遇虜勢緊急先發後聞

上曰延綏大同接壤宜互相應援今後果值虜勢緊急准
先調發然後奏聞所司其預勅延綏守臣知之

○弘治十三年六月乙未

上諭兵部臣曰京營軍士缺伍數多爾等累奏查還尚未

舉行其計處以聞兵部尚書馬文升等奏謂臣等竊惟
京營軍馬拱護宸極張皇國威內防姦宄外服四夷兵
政之大莫切於此歷年既久不能無弊團營軍士十
二萬逃亡事故者固多而各營未補者亦衆本部嘗以
秋班未選累疏上陳值工作迭興各供差役未遑施行
茲者北虜寇邊上廩

聖慮特降綸音即今已命本部右侍郎楊謚并科道官通
行查選三大營軍士以備領馬以實營伍候點選畢通
行取送團營以補原少之數仍候秋班官軍到日奏請
內外官員再行查選

上曰待秋班官軍到日仍會官查選務使營伍充足毋虛

應故事

弘治三卷

廿一

○弘治十五年五月己亥大同守臣奏虜擁衆在邊諸將
所調宣府延綏遊擊兵存留策應宣府守臣亦奏本鎮
有警欲將調去大同官軍掣回戰守而延綏守臣又奏
本鎮人馬不敷要將前調去大同寧夏遊奇等兵各准
一半放回兵部覆奏謂各邊賊情緩急難以遙度請各
行大同宣府延綏寧夏鎮巡等官審時度勢設策周防
前項官軍可掣則掣可調則調勿懷嫉妬致悞邊計
上是之命各邊鎮巡官遇有別鎮徵調即督發應援不許
託故占據致誤事機

○十二月壬寅先是巡撫寧夏都御史王珣請發陝西軍

民五萬於花馬池增修營堡調腹裏一衛官軍防守別命監察御史一人巡視都御史史琳亦請於常州增設一衛發慶陽等衛官軍及新募之兵一萬人使常駐其地戶部員外郎徐鍵時督糧寧夏亦請於花馬池興武營之中設一營移兵住守仍增設兵備副使一員或移環慶兵備副使往鎮之事皆下總制尚書秦紘勘報至是紘奏前地止可脩堡以便駐劄增墩以備瞭望調兵設官皆不可且近於花馬池之西墾田一萬頃募人屯種以漸徵之每一頃可得粟五石使之且耕且守依堅城以為家將使食足而兵強矣兵部請如紘議上從之仍命紘如近日勅旨用心計處及時脩築免貽後患

皇明寶訓

弘治三卷

廿二

患不許虛應故事

○弘治十七年七月壬辰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出大同鎮巡官本言虜賊掘墩殺軍延綏遊奇兵累調未至乞為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我邊墩臺賊乃敢挖掘墩臺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彼殺者苦何可言朕當與做主京營已選聽征二萬頃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啟行健等對曰

皇上重念赤子一言誠

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上屢申前諭健對曰大同亦不曾請兵

上指其奏曰臣等拘於新例不敢上請天兵東陽對曰用兵事須令兵部議處

上曰兵部既有新例亦不敢擅自開例請兵須是朝廷行之耳遷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常

上猶未釋東陽曰近日北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地方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

上曰此說固是今亦未敢出軍但須預脩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皆對曰

皇明寶訓

弘治三卷

廿三

聖慮甚當退乃擬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以聞上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

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動與內閣議同師乃不出

馬政

○弘治二年八月辛卯太僕寺卿王霽言馬政十事一國初設行太僕寺及苑馬寺於邊方當時每寺馬不下二三萬匹未嘗仰給京師自正統後馬政日弛邊方用馬不仰給於京師必買括於民間今太僕所儲馬價有限邊方仰給無窮謂宜行陝西遼東山西各巡撫官嚴督苑馬寺行太僕寺如意牧養以復舊制仍設法收買種

馬以圖蕃息庶各邊有馬而京儲不致妄費一金吾左等七十四衛所舊制牧馬皆有草場地土當時各衛馬以萬計凡有征操多取給馬近年馬政大壞所存十無二三宜行分管寺丞等官隨衛所大小給與數群兼同舊馬如法牧養若衛所不聽約束奏住俸年終照例決罰庶官軍知警而舊政可復一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寄養備用馬匹其人戶丁多者或得空閑力乏者強令牧養所以臆壯馬匹漸致瘦損物故宜令分管寺丞等官審定上中下戶上戶或養馬三四匹中戶次之下戶或二戶共養一匹貧難者優免給俵之際仍視縣之大小為差庶人心悅服而每年一審法令可久一各

皇明寶訓

弘治三卷

廿四

處孽牧新牧者少物故者多上下相蒙彼此姑息亦坐分管寺丞權輕故耳謂宜稍加優借各州縣掌印并管馬官貪墨廢事者許年終奏請住俸仍具賢否揭帖報吏部他日據以黜陟其寺丞中間才行超卓者但過二考一體旌擢庶委任重而人知所警勸一順天府屬皆有備用孽牧之馬請選留其良者以備征操汰其老病漂沙者別用仍三年一選廢馬得實用民免陪償之苦一國初令馬甲養馬餘戶助以芻豆後各家輪養致用心不專馬多物故宜命所司擇殷實之家為馬甲餘戶以芻豆助之如馬瘦損專責之馬甲其倒死者馬甲償其七餘戶償其三庶責任專而人知懼一各府州縣凡

皇明寶訓

弘治三卷

廿五

使客經過輒令民以官馬迎送馬斃則責民陪償深為可憫宜行所司嚴加禁約有借用者提問奏奉庶上下知所愛惜而馬無虧耗一法司贓罰官馬其良馬多為權豪減價買去老病者乃寄養于民至倒死亦要追陪請今後止許賣其老弱瘦損者價送內府供用庶不累及貧民一南北直隸陝西遼東等處俱有牧馬草場歲月漸遠多為豪右侵占請兩京各委科道官陝西等處各行巡按御史閱實原額四至樹封墩植榆柳立界至以專牧放如侵占之家已成水陸田地卒難更改者令照例起租遇有倒死量支津貼一孽牧馬匹貴乎通均各府所屬州縣有馬多而人戶少者勞逸不均宜行分管寺丞候來年同各屬正官并管馬官酌量以馬多地方派與馬少地方領養下兵部覆奏從之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庚子戶兵二部覆議監察御史王紹所奏禁商茶以通番馬事謂洪武永樂間茶馬之法三年一次官運保寧府等處茶於西寧等茶馬司易馬後此例不行仍取漢中等處民納茶及巡獲私充用歲遣行人等官巡視成化始專差監察御史當時易馬歲以萬計加之寺監所牧足給邊用近年以來十不及一蓋緣私茶之禁不行而召商報中之弊復有以啟之請自今停開中之例嚴私販之禁仍以民間所納并巡獲私茶與番馬及時互市陝西苑馬寺比年馬政廢弛尤

宜擇人整理廢幾馬漸蕃盛而邊方足用

上曰茶馬備邊重事所差御史務用心巡理足先年之數此後勿再召商中茶其苑馬寺牧馬事宜兵部即議處來奏

○丙辰兵部尚書劉大夏等奉旨議上在外寺監牧馬事宜謂近年各卿佐貳缺多用謫逐及有過累者府衛下寮多易視之故各官自待亦輕政務因以廢弛宜稍更其制今後各行太僕苑馬寺官缺少卿則於布按二司叅議食事內推補卿則於叅政副使及本寺少卿內推補如職務修舉則視太僕卿佐陞任其監苑庶官亦請於北人素知牧馬者任之則官皆得人而政可舉矣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廿六

上從之命自後寺監官如有成效一體不次擢用

○辛丑陞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賜之勅曰陝西設立寺監衙門職專牧馬先年邊方所用馬匹全藉於此近來官不得人馬政廢弛殆盡今特命爾前去彼處督同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專理馬政爾須查照兵部奏准事理考究國初成法親歷各監苑督委都布按三司能幹官員踏看牧馬草場果有侵占者即令退還查照養馬軍人果有逃亡者即令撥補見在種兒驛馬實在若干設法增添務足原額倒死虧折馬駒隨宜追捕量為分豁布置已定責令該管官員用心牧養官軍騎操之數亦令該管官員如

法點視比較毋致倒失虧欠爾仍不時往交提調稽考

各寺監等官有闕茸不職者爾即具奏黜罷或起送別用另選才能以充任使其有盡心職務功績昭著者具奏旌擢其西寧等處各茶馬司茶易番馬甚濟國用近來亦漸虧耗今併以付爾爾須一新舊規務令茶課充盈私販息絕番人樂歸官市番馬實充廐牧凡牧馬易馬事宜利有當興弊有當革勅內該載未盡者悉聽爾便宜區處事體重大者奏來定奪巡撫巡按等衙門不得干預爾職寺監官員惟爾所統不許各衙門凌轢都布按三司而下官員但事關馬政俱聽爾約束委用敢有故違侵撓及權豪勢要之人欺公玩法沮壞馬政應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廿七

擊問者徑自擊問應奏請者指實奏奏夫廢墜既久之後更新興舉責任實重且艱朝廷以爾才望素優志存體國特茲命爾須不憚勤勞悉心經理務俾馬匹蕃息邊方足用以復國初之盛以濟戎務之急尚有顯擢以旌爾能如或績效弗彰有孤委任責亦難追爾惟欽哉

故諭

○弘治十七年二月辛丑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奏陝西苑監多缺城堡官無寓所卒無營聚馬亦露牧原野遂至耗損今相度各監苑地勢其長樂廣寧等十四營舊無城堡宜創築開城黑水十八營城堡湮廢宜增修仍各於其內置廐以養馬連屋以聚卒建衛以寓官兵

部覆奏

上從之即令一清及時提督整理務期完固

脩省

○弘治元年四月壬戌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言

天壽山雷電風雹各

陵樓殿廚亭并各監廳屋瓦獸角擊碎甚多臣等以為災不於他所而于

祖宗陵寢之地不於他時而於

茂陵工完之初伏望

陛下延訪名德講求治理詰致災之由究弭災之道仍勅

兩京文武群臣同加脩省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廿九

上曰天示災異朕當循省脩德爾文武群臣亦當奉法脩

職使政平人和寬抑得伸用回天意毋或怠玩自罹憲

典有負委任

○弘治三年十二月辛亥以彗星見勅諭文武群臣曰朕

嗣承

祖宗大統三年于茲雖夙夜孜孜勉圖化理而績效未著

心恒歉然茲者上天垂戒彗星見於天津朕甚憂之脩

省咎徵莫測所自豈朕德涼薄行事乖違天特示異以

警之歟抑亦政多缺失軍民困苦朕與爾文武群臣交

脩之道未至而惠澤不下數歟惟事閑朕躬者朕已齋

沐告天省已脩德期消變異而爾等食朕之祿實同休

戚不可不痛加警省今各宜脩舉職業毋或因循懈惰
慎持節操毋或背公徇私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可以
興革張弛者爾文武大臣并科道官仍條奏來聞務在
切實可行於國有益庶幾上下協盡交脩之道而人心
欣慰天意可回矣其勉之慎之

○乙卯臘節以脩省免宴

○壬戌六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王恕等以星變奏詔言經
筵講學乞不間寒暑各寺觀齋醮西天殿誦經供應費
財害民元宵燈火筵宴及保聖等夫人歲祀乞各裁減
停止畜養獅子等獸飼以生羊有傷仁心甚為無益續
進者僧刊印番經既費民財又傷禮教乞放遣停止增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廿九

設松潘巡撫大臣京通倉監守內臣添差催備段匹部
屬織造內臣俱為民病乞取回京南海子等處脩造工
役光祿寺歲用炭炭採辦乞暫停止各處地方災傷外
衛京操軍士上班遠限者乞宥其罪南北風土異宜處
亡軍士該清解原衛者乞互易編發順天等府寄養馬
歲二萬匹乞減其半仍量收馬價以紓民困京營騎操
馬乞照舊例歲止給草料兩月夏四月止給料一半歲
內皇莊并公侯等莊田乞每畝止令納細糧五升或粗
糧一斗各處倉廩耗糧虧欠乞量免追陪守支三年以
上者石追一升二年以下者石追升半法司問刑乞令
止依律例不許妄加恭語羅織人罪所司緝訪妖言強

盜人命重情多有冤抑乞令法司各與辯理不許拘於成案畏禍不辯枷號罪人或致死乞暫宥之止問應得罪名盜法壅塞商人不至乞為疏通鎮守等官頭目數多乞照例查革光祿寺軍廚千名錦衣衛近選者寶幼丁五十名俱乞革退着役

上曰經筵講學朕當自勉供應品物今已裁減元宵燈火筵宴即今罷之保聖夫人等祭祀太常寺查議來奏卿子等默止饒生肉不用活羊着守人役減半番僧除原存留外餘查數開奏各處添設內官及織造官員俱不動軍廚并尚寶監幼丁問刑恭語亦仍舊軍廚月糧各減二年其餘如議行之

皇明寶訓 弘治三卷

三十

○弘治四年正月癸未以脩省免賜上元節宴

○辛卯以脩省免慶成宴賜分獻陪祀及該宴官昨

○弘治六年八月乙亥禮部尚書倪岳等言日者雷雹交

作雨雹驟至大如彈丸小如栗棗平地壅積人皆驚駭

如此災異不於他所而於京畿之內不於他時而於秋

成之際春秋書大雨雹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

災書大言為災也况今年自春及秋亢旱為災蝗蟲大

作而河南山東并直隸大名等府俱各霖雨過時河流

潰溢田禾淹沒人民不免流移實在臣等不職所致然

竊念

上天仁愛所以儆告於

皇上者亦未必無意伏望仰答天心益加寅畏深求致災之由如恤民矣而或征求之未息寬刑矣而或枉抑之未伸節財矣而或侈費之未除任賢矣而或倖門之未

杜

聖學勤矣而或未免於作輟言路闕矣而或未盡于聽納

或諛邪肆行或群小冗進凡此有違乎天意無一不可

以改定仍勅兩京文武群臣協力祗承痛加脩省庶天

意可回和氣協應

上曰卿等言是強災之道朕當自行文武群臣各宜痛加

脩省勉圖職務用回天意毋視常怠玩

○弘治六年十二月庚辰

皇明寶訓 弘治三卷

卅一

上以災異疊見命禮部諭各處鎮巡軍民有司等官痛加

脩省懲戒貪暴賑恤困窮防禦賊寇撫安軍民以弭災

變

○弘治十四年七月甲寅江西南城縣夜空中有火開而

復合流光下墜長十丈餘隱隱有聲燬軍民廬舍三千

二百餘間倉廩穀三萬九千二百餘石男婦死者三十

三人守臣以聞

上曰江西火災異常其令鎮巡等官痛加脩省用心賑恤

勿視常怠玩

○弘治十四年八月戊申時直隸池州寧國安慶太平四

府大水蛟起淹死人畜漂流房屋衝沒田畝巡撫等官

以聞且引咎自責禮部覆議謂畿輔之地災變若此非獨撫按等官之責抑臣等實有罪焉乞通勅群臣痛加修省興利革弊以紓民困尤望

陛下益盡敬天之寶以弭災變

上曰畿輔重地災變非常朕心祇懼爾兩京文武群臣其同加修省勉盡職業以回天意勿忽

○弘治十七年五月戊申先是吏部奉詔陳革弊事宜內請戒飭兩京各衙門并在外撫按三司等衙門官員令痛加脩省以消災變有旨令再查議停當以聞吏部覆奏謂

祖宗以來凡遇災異屢行戒飭之典伏乞循而行之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卅二

上曰在京及在外官員已嘗有旨戒飭矣爾等職總百僚有不職者具實奏聞毋徒事虛文

節財用

○弘治二年七月癸酉工部尚書賈復等因災異言八事一各王府郡王及郡縣主等建造府第例俱給價今宗室日蕃將有不勝其給者况各府自有祿米莊田請此後房價視原數止給其半一各王府第舍儀仗非甚敝壞者請令自行修葺不許輕奏勞費財力一內府各監局近來派辦物料較之常數有加至五六倍者請勅所司博節減省一近來營造頗多此後在京內外衙門九倉庫城池橋梁道路損壞有不得已者請量加修葺

其墻垣廨舍當脩築者各衙門自行區畫一本部舊設尹兒榜楊村南北掘河五版歲辦蘆葦供用屬武功衛委官管理近來奸弊滋多請止令本部管關主事代領一天下軍衛歲造軍器請令巡按分巡分守官檢括果有貯積多餘處所自弘治三年為始停免二年其支過物料貯庫俟後來成造之用一各監局軍民匠多通同識字人等作弊妄開見役者作逃數往往行勾擾害請此後犯者均治以罪一災傷處所其住坐及輪班匠失班者自弘治二年七月為始請容令自首住坐者送原衙門收充輪班者免其罰役

上從其議仍令移文內外衙門務為樽節財費減省工役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卅三

以甦民困

○弘治三年六月己亥禮部覆奏戶科給事中鄭宗仁等所陳節供應一事謂四時節令宴賞及齋醮等費日增于前宜從節省命尚膳監光祿寺供應止照弘治元年例行以後增加者悉從減省

○弘治五年二月庚午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文言頃者司禮監傳出帖子令甘肅二處守臣如所降圖式織彩粧絨罷曳撤數百事竊惟古之哲王有惜百金之費者今織造材物非一方所能辦集而募工創肆所費不貲矧陝西歲歉民病星變地震之異往往有之正當身脩行之日可更以華靡為事乎夫朝廷之事必由有司而

達於天下今帖子出於內監則工部之設似為無用宜暫停所織以其價銀振業飢民或第織十數事則一方之民可以少安工部覆奏謂文言可從命咸所織之半

○弘治六年十月丙寅命免造明年上元燈火工部奏各處災傷故也

○弘治十五年九月戊子光祿具內外官員人等每日酒飯及西華門等處所畜鳥獸料食數目以聞

上即其疏逐節御批其上凡一百二十餘事有仍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者有減十之三四者有事完停止者有事完仍舊者西華門鷹犬不堪者縱放之御馬監山猴食減半乾明門虎去之雜鵠等食減三之一山羊及綿

皇明寶訓

弘治王卷

世四

獨羊減半送外羊房雜兔盡放之南海子中備之不堪者亦縱放之西安門大鵠送雜鵠房食亦減三之一其仍舊存養者食亦量減之

○十月癸卯工部奏近太監李興請辦元宵燈火物料有旨令減半造用民已受賜但今

上天示戒如畫賜停免亦修省之一端也從之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工部奏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多災傷兩廣雲貴四川福建以軍興供億且各處造作頻繁民不堪命乞將今年修理器皿明年成造烟火等物料暫且停免候年豐仍舊派辦

上曰各處災傷重大人民艱窘派辦修理器皿烟火等料

物俱暫停免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寅戶部議覆吏部尚書馬文升所奏恤民困事謂光祿寺廚料近年會派數多今後乞減十分之二其供用庫黃白蠟茶葉之類亦請減免

上曰歲荒民貧朕實痛心各衙門支用物料務從節約不許濫派妄費

謹貢獻

○弘治元年八月戊戌巡撫甘肅都御史羅明言甘肅鎮守分守內外官近因有傳奉不次之擢競尚貢獻各達人於所屬邊衛派取方物名以採辦其實扣除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番人犬馬珍奇等物以充又起膳乳等

皇明寶訓

弘治王卷

世五

房食派廚役造辦酥油等物及起運之時沿途騷擾不可勝言

皇上嗣登大寶已有停免之詔奈何守臣不体

聖心仍蹈舊轍薰年例進貢未蒙停免乞一切罷之以甦邊困

上曰甘肅邊地艱難進貢事俱遵詔例停免禮部移文使知之

弘治二年四月辛丑初湖廣無歲進魚鮮例成化七年鎮守太監始進之二千五百斤後增至二萬一百二十斤用船至十一二艘至是禮部以巡撫等恤災之奏請止令有司減數進獻

上命鎮守內官造辦如成化七年之數船止用二艘料糧需索為害者罪之

却珍異

○弘治元年七月戊子巡按雲南監察御史何憐言

陛下即位以來節冗費去珍玩又詔天下毋得違例貢獻

今鎮守太監王舉欲貢金廂寶石帽頂不宜受之以玷

新政

上曰進貢事舉已禁止何得妄為禮部即諭止之仍通行

各鎮守官毋得違犯

○十月庚戌代王以海青來獻內閣大學士劉吉等以為

不當受

皇明宣宗 弘治三卷

廿六

上深納之與王書曰朕以涼德嗣承大統深惟

祖宗創業之難夙夜憂勤惟恐弗堪負荷所賴親王宗室

勉竭忠盡匡輔不遠庶少缺失茲者叔祖遣人以海青

來獻固出盛意但海青為物不過以供田獵之用朕為

幾之暇惟留心經史講求政治盤遊田獵何敢經意况

前詔書已有止貢之例叔祖何不察而有此舉乎詩不

云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禮記云私惠不歸德君子不

自留焉今特歸還所獻海青專書以報或有忠言謬論

時政裨益是所望也惟叔祖亮之

○弘治五年九月壬申虎刺撒國回回怕魯灣等從海道

至京貢玻璃瑪瑙等方物

上却之命給口糧脚力遣還

○弘治十七年正月甲申南京吏科給事中陳伯獻奏近

聞福建尋訪鵲鴿竹雞白晝眉紫山鵲等禽鳥今四方

災異疊見水旱相仍乃求此珍異之物恐非盛德事乞

停止以蘇民困

上曰此等禽鳥未嘗行文往取給事中既有此奏其即停

止之

恤刑

○弘治四年二月己巳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曰朕惟刑

以輔治用之責得其平刑平則善有所勸惡有所懲而

人心服天道和不平則不足以勸善懲惡而人心不服

皇明宣宗 弘治三卷

廿七

天道乖違災變之來誠有不能免焉曩因天道示異曾

勅天下諸司審錄重囚發遣過情可矜疑及准辯者奏

翅數十百人雖曰勿拘成案原問官亦不坐罪此特廣

仁愛之意欲全民命爾其問實有訊鞫不真失入于罪

者然亦有無可矜疑而強為出脫者要之皆非大中至

正之道茲當萬物發生之時朕體

天地好生之德以為刑者民命所係與其寬之於終孰若

謹之於始故特戒勅爾等各加敬慎仍行南京三法司

及天下問刑衙門今後問刑之際務必存心以仁恕持

法以公平察辭辨色詳審其情罪所當重者重之以懲

惡毋務姑息而不顧縱惡長姦之非罪所當輕者輕之

以有過毋事苛刻而致有抑鬱稱寃之嘆其或證驗無憑情隱難明者尤當加意推究毋或傳致於一時而冀不坐罪於他日如此庶不背古聖人欽恤之訓而於朕刑期無刑之治亦有裨益焉爾等其欽承之毋忽故諭

○弘治五年七月壬午刑部尚書彭韶等以鴻臚寺少卿李鏈請刪定問刑條例議曰刑書所載有限天下之情無窮故有情輕罪重亦有情重罪輕往往取自上裁斟酌損益著為例蓋此例行於在京法司者多而行於在外者少故在外問刑多至輕重失宜宜選屬官彙萃前後奏准事例分類編集會官裁定成編通行內外與大明律兼用庶事例有定情罪無遺從之

皇明實訓

弘治二卷

廿八

○弘治七年三月丁酉禮科都給事中呂獻等言每歲初夏例縱釋繫囚笞杖輕犯多從宥免徒流以下減等發落重囚情可矜疑者具奏定奪正所以長民命而壽國脉也但此例獨行兩京而未及天下乞勅三法司議擬南北直隸則巡按官督同諸郡邑官各布政司則鎮巡官會同三司官各准兩京例每於四月審囚庶幾獄有稱平之訟桎梏無橫死之冤戶科給事中王綸亦以為言謂近年在外官多有貪酷不仁圖小利而故勘平人逞私忿而非法凌虐有因考訊而死者則搜求細事誣曰因公因久禁而死者則虛補文移號為有病乞勅法司申明條例情可矜疑者即為平反不拘成案仍行天

下問刑官不許仍蹈前非如有致死者雖曰因公亦必原其情之輕重脫或有病亦必究其事之大小如或任情故違即以其罪罪之

上命法司議處開奏法司議謂舊例在外罪囚五年一差官審錄今欲不拘此例每年四月以後各處撫按等官會審八月以稟類奏其有酷刑官請降調遠遠法外刑人至死者除名為民

上曰酷刑官員其令巡撫等官嚴加訪察依法問擬奏來處治不許輕縱會審差官仍照舊例行

○弘治九年八月己亥管理遵化鐵冶工部主事王鉉奏妙鐵囚犯皆罪不至死而經遞官夫人等多方凌虐逼取財物卒至喪生請嚴加禁止其貧乏無依者多斃于凍餒請月給口糧三斗工部覆奏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廿九

上曰囚犯罪不至死而防夫人等乃以求索故斃之甚非朝廷好生之意其依擬行之

○弘治十三年二月庚寅三法司奉詔看詳歷年問刑條例定經久可行者條具奏請

上以獄事至重下諸司大臣同議之議上二百七十九條請通行天下永為常法

上從之內禁濫報邊功私驕官馬黃船販鬻私貨漕船附帶挾要貨物及鎮守等官頭目非奏帶者不得報功皇城守衛官旗故縱直軍十名以上降級六條命再議以

簡衆復奏謂此六條禁例乃累朝所定且

皇上即位之初嘗申明者今不可輕變以撓成法從之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午兵科給事中潘鐸奏故事每歲會審錄重囚率以一日該事然人命至重今該審之囚衆多如拘以一日則不得從容詳審銜冤地下者能保其必無手背我

太宗文皇帝因刑部等衙門大辟囚三百餘人復實請決乃召府部及六科諭之曰三百餘人未必皆得其情若有不實則死者啣冤爾等更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雖十日何害此我

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乞令今後會審不必拘以

聖明空訓

弘治三卷

四上

一日務在從容研審使無冤枉法司覆奏從之

正法

○弘治元年閏正月丁卯初太監梁芳等以獻玳瑁得寵一時後宮器用以珍寶相尚京師上下亦然物價騰踴一珠至數十金市者皆乘以取富於是指揮使張紀指揮倉事任義千戶馮宇沈達百戶楊春所鎮撫徐昌表凱與賈人馮謙王通李祥王智夏線兒等日求採供獻至是言官劾奏下獄

上曰紀等交結內侍進獻玳瑁玩盜支內府財物數多雖遇赦難依常例紀義宇達俱發遼東鐵嶺衛春等六人發口外開平衛俱永遠充軍昌凱華職調永寧衛

○九月癸亥民有呂景山等四人坐竊盜拒捕殺人罪死以遇赦下法司議都御史馬文升等奏詔書強盜不宥所以戒兇強而律竊盜拒捕殺人與強盜等情犯頗重而幸遇雷恩釋之則失于太輕誅之則似乎太重請宥其死而遣之戍邊

上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律所以懲姦詔書所以赦過京山等竊盜罪雖可原而拒捕殺人實出于故與過不同不當以詔例免其依律誅之

○十一月己巳時有盜入貢夷人馬者捕獲

上命依榜例處決戶部尚書李敏言盜馬之人律止徒罪決夷人已去無所示信乞令所司械繫群盜湏定歲月

聖明寶訓

弘治三卷

四上

待夷人再來殺之未晚若三歲之後夷人不至則亦姑依律治之庶信可全而刑不濫

上曰朝廷法令布于衆魏所以示大信于天下盜夷馬者寘之極刑已有成憲今群盜故犯處死何疑乃欲計夷人在否而變更其法于信安在敏為大臣不知大體巧言諛阻法當究治姑宥之

○乙亥南京刑部郎中鄒儒為廣西洛容驛驛丞儒以騎馬誤入舊內西右門為守備官所奏刑部問擬贖贖徒還職得旨降遠叙用吏部擬降雲南姚州知州

上曰

太祖舊內之門鄒儒騎馬擅入本當重治姑從輕降遠叙

叙用例該授以雜職爾等何為輒擬知州顯有市恩要舉之意其具實回奏吏部以舊例降雜職者御批有雜職字樣因無雜職字故擬知州具奏分析得旨爾等職掌銓選邊遠叙用者即係雜職何為不審及令陳狀又不輸服本當逮問姑宥之堂上官仍各罰俸一月文選司官各二月吏部乃擬降儒釋丞從之

○弘治二年九月辛酉戶部奏今歲各皇親公侯駙馬伯等莊田乞照附近民田被災分數為收租之數不許過取屬民

上曰聖親及公侯等官歲有常祿豈可復與百姓爭利奏中所擬悉准施行如有過取者必論以法

皇明聖訓

弘治三年

○弘治三年閏九月己丑內閣大學士劉吉等奏南京刑部問擬銅銃者

聖意以為發落似輕臣等再三商論又檢大明律盜軍器條內開若盜應禁軍器者與私有罪同及私藏應禁軍器條內開凡民間私有火筒火炮之類應禁軍器者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今石禁盜銅銃刑部依常人盜倉庫錢糧問擬絞罪做工五年滿日着役已是加重李景春李景和趙鑑乃知情接買之人刑部依棄毀軍器律論又稱比附律條可見不是正律亦為加重臣等以為此等囚人情犯深重宜再加重以戒將來以此擬將石榮口人枷號兩月滿日押

發廣西烟瘴地面永遠充軍荷蒙俞允事已施行臣等又思去歲南京盜庫之人與此不同彼係偷盜內府財物律該處斬况又有偷盜十數次者及放火燒毀官庫以致城內遠近人心驚疑情犯尤重所以擇其甚者處決人心皆服仰惟

皇上聖德寬仁凡事遵守

祖宗法度而行今此數人律不該死法司擬斷明白臣等上可斟酌加重示戒豈敢故違

祖宗之制不體

皇上愛民欽恤之仁輒便重擬處決若殺之不當致傷天地之和感召水旱兵戈之灾咎將何追其石榮等發落

皇明聖訓

弘治三年

止依前擬為是奏上從之

○弘治六年十一月庚申荆府人見滿之殺都昌王見潭也內使宋貴實預謀已而避之法司擬貴為從不加功應贖杖徒送司禮監發遣後以弓箭玉山事再犯不應依律勿論奏上有旨令覆問法司仍從前擬且謂貴罪犯深重事出非常非有司所敢擅議

上以宋貴導助見滿戕害同氣豈可謂從不加功前已失刑再犯他罪亦不可例以勿論特命斬之而詰法司以失刑於是刑部大理寺皆上章待罪命而各罰其屬官俸一月

○弘治七年二月辛酉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徐昇奏山陝

人孫騰霄等三十人三五為群道遇丐者以衣食誘之為傭隨其所至令守舍給炊爨騰霄等遊行市門視有富商巨家輒持貨與之貿易論直高卑則以言激其怒相毆罵隨號咷而去夜則殺丐者昇至其門群哭之揚言欲訟于官其人懼出財物以求解乃復昇去焚之名曰販苦惱子前後殺數十人乞重其罪都察院覆奏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為貨殖姦巧橫出所殺者至數十人罪難輕貸其為首者凌遲處死為從者斬並梟首示眾仍榜示天下知之

○弘治九年二月丙寅寧府鍾陵王觀雖有罪革歲祿三之一先是新建民凌勝自宮以入王府王令至淮安買

皇明宣訓

弘治三卷

四十四

妾李氏至王獨嬖之宮中呼為李妃妃陳氏遂失寵有妾李氏者生子三歲淮安李氏妬之諧于王杖之百拳其两手而絕其飲食令諸宮守之其子餓死于別室李氏悲啼則又杖之百夜欲自盡守者恐罪及已乃群聚而逃又有南昌衛軍餘謝祖為王行貨於外買一舞女為妾因納之王女病復還之祖祖妻不能容則又納于王亦在守者之列事覺鎮巡等官具實以聞上以王濫收妾媵致令嫉妬不和醜聲外彰又餓死幼男有失父道本當重治姑從輕革祿米三之一仍賜勅切責之祖杖一百并家屬發邊衛充軍勝杖八十發原籍當差宮人逃者給覲完聚

○三月庚子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陳雲先以馬紀事違例受詞下獄法司覆奏雲在衛時有民人劉福張鐸相毆福自殺幼女以害鐸又逼其母自盡既而恐鐸稱冤因屬雲捕之鐸自刎不殊乃擒其姊夫趙達誣以為盜禁錮于獄雲罪應贖杖還職

上以雲執法受囑又禁平民難居近侍發原衛帶俸差操○閏三月乙丑浙江杭州前衛指揮僉事王楷督捕盜賊收有罪者數人為木牙道遇三人同舟販薪誣以為盜榜掠幾死遂執往他民家詐取銀數十兩解官名盜賊時又起其三之一未幾販薪者死巡按監察御史馮紀奏之楷恐重得罪乃賂吏人竄販薪者名姓盜籍中因

皇明宣訓

弘治三卷

四十五

誣奏紀求賂事下後巡按御史吳瀚訊驗獄上坐楷監守自盜例應口外為民并劾指揮使成傑知情不舉按察使閻仲宇失於覺察

上以楷貪酷害民逼死無辜情犯深重命追葬理銀給死者之家併妻子發邊衛永遠充軍仲宇與傑姑免究

○四月丁亥妖僧張金峰不知何許人初游方至陝西朝邑縣以藥餌符水惑眾縣官逐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興等各有名號裂布帛為旗祭以嬰孩刻日為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啖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叱虎當路不能去有雷栢川者不肯飲藥乘夜逃歸亦不敢首官等行遁

負薪炭者多被逼脅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於樹前後被殺者凡若干人民居被燬者凡若干家守臣調兵捕之金峰與行興等拒捕死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

上命再審無冤即依律處決以栢川知情不首併家屬械鋒口外充軍守臣捕賊有功賜勅勞之

車教弊

○弘治九年九月丁未兵部奏京城九門守視軍士每門原設二百餘人指揮千百戶領之後添設守門內官數多軍士多被私役存者不過羸弱五六十人各鋪折聲不聞器械亦各敝壞不可陳列且城河之水來自西湖

皇明寶訓

弘治三卷

四十六

常須盈滿亦可助險比因濱湖之家引水灌田以致淺涸乞令本部及工部各差官一員通查九門器械守衛修廢補缺仍委本部點城官一員點閱若軍士失伍數多守門官俱逮問其指揮少軍三十名千戶以上者調外衛差操仍乞定守門內官員數不得增設軍伴除正數外有私役罷斥之并禁西湖濱河人家不得引水灌溉違者治罪

上曰京城門禁事體甚重但承平既久積弊多端因循玩愒不可不及時整備守門內官每門不得過四員餘悉如所擬而行

○弘治十七年二月庚申監察御史王士昭奏京城設鋪

甲大夫以防火盜比年以來為勢豪所役財置於供應力疲於奔走乞下所司痛革其弊兵部覆奏

上曰京城火甲實多負累艱苦敢有仍前借倩私役需索科擾者法司具實以聞

○閏四月庚辰司禮監太監陳寬傳旨近來內外衙門弊政多端軍民受害以致上千和氣深切朕懷緊要革弊事宜各衙門便查議明白開具以聞

○弘治十八年二月甲子先是有旨差科道官查御馬監軍旗勇士之詭冒者太監竇瑾奏止之

上為改命司禮監太監一員同瑾等查處給事中張弘至以為言兵部以執奏請如初旨

皇明寶訓

弘治三卷

四十七

上曰查理禁兵誠為重事爾等既有此奏可仍差堂上官一員同原差科道官從實清查具奏處置

禁請託

○弘治元年二月丙辰太監覃昌傳旨諭在京諸司朝廷政事

祖宗俱有成憲今後府部等衙門務須遵守毋得互相囑託有虧公道如內外官敢有寫帖子囑託者內官連入送東廠外官送錦衣衛奏來處治若容隱不奏者事發俱治以重罪

恤遠人

○弘治元年八月己未迤北伯顏猛可王遣使臣知院桶

哈等來朝貢方物賜宴并狐裘金織衣綵段及回伯顏
猛可王綵段等物正使桶哈既被賜其副使滿脫于未
得大通事楊銘為之乞恩

上復命以狐裘金織衣各一事與之

○弘治二年五月甲戌錦衣衛夷匠阮清等其先安南人
永樂中以能製火銃短鎗神箭及刻絲袈裟袍服收充
軍匠月給米一石後以例減五斗至是清等自是夷人
無家不瞻詔仍與一石

○弘治三年四月癸卯禮部覆議琉球國中山王尚真所
奏一謂本國來貢人員近止許二十五人赴京物多人
少恐致踈失宜更增五人以順其情一謂本國貢船抵
岸所在有司止給口糧百五十名其餘多未得給亦宜
增給二十名議上從之

弘治三年四月

四六

○弘治五年九月癸酉朝鮮國陪臣韓堰以來貢病卒于
館

上愍其遠來客死命有司給棺致祭仍傳送其喪以歸

○弘治七年九月壬子朝鮮國海南夷十一人以捕魚為
颶風漂其舟至福建漳州府時無譯者莫知其所自來
福建守臣送至京大通事譯審乃得其實

上命給之衣食候其國進貢陪臣還日歸之

○弘治八年二月甲戌廣西上思州頭目黃政齋弘治七
年冬至節表箋過期始至且不由本布政司類進禮部

請治其罪

上曰思州去京師道里甚遠進表箋過期兼不由布政司
類進不為無罪但念其遠人其特有之

○弘治十六年十月辛丑先是琉球國王遣使人吳詩等
乘舟之滿刺加國遇風舟覆詩等一百五十二人漂至
海南登岸為邏卒所獲廣東守臣以聞

上命送詩等於福建守臣處給糧養贍候本國進貢使臣
去日歸之

取夷狄

○弘治元年六月丁酉兵科給事中夏祚等以北虜將入
貢上疏言今逆虜外稱納貢而內蓄奸謀恐譯字通事
聖明寶訓弘治三卷

四九

官并虜中走回人等貪其賄賂以中國事情告之為害
非淺乞勅兵部榜諭從之兵部尚書余子俊復奏以為
虜使來京中間未必無人恐彼窺知所奏全文以為待
之欠厚而傷其向化之心但乞榜示京師軍民不許欺
侮且聽其公平貿易為便已得旨祚等遂劾子俊柔懦
不振故違前旨偏執自用

上曰虜情叵測固宜防範而開市貿易亦是舊例但毋令
私交漏泄事情而已即行禁約所司其知之

○弘治四年七月壬寅甘肅鎮守等官奏罕東等衛頭目
刺麻朵兒只等劫西番哱阿族部落掠其頭畜以歸事
下兵部覆奏謂罕東劫掠西番越境邊境不知畏忌漸

不可長請勅鎮巡等官遣人往諭罕東等從違利害并以此意偏告西番諸族自今更不得構怨啟釁上曰罕東劫掠西番越我邊境不可不為之制其如議行之

○弘治六年四月乙亥土魯番速壇阿黑麻率兵夜襲哈密城哈密死者百餘人竄降者各半安順王陝巴及其都督阿木即據大土刺以守大土刺華言大土臺也圍之三日不能得阿木即遣調也克瓦刺二部兵為援皆敗土魯番遂殺阿木即竟執陝巴以去令其酋長牙蘭據哈密移書甘肅守臣謂本國既獻哈密城池阿木即復潛導野也克力人馬至其國中抄掠朝廷所賜衣幣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五十一

亦被寇故為此報復之舉陝巴亦遣人奏其事是時土魯番貢使撒刺巴失等二十七人還未出境寫亦滿速兒等三十九人尚在京師於是甘肅鎮巡等官奏言阿木即之禍因其自取但阿黑麻往年擅自興師攻破哈密朝廷曲加恩賚正宜感効順縱阿木即有過當姑念哈密恢復未久止可具奏請治其罪乃敢擅攻城池所移番文僭稱偽號言涉不遜乞命將選兵剿除酋長牙蘭等直抵土魯番擒斬阿黑麻取陝巴回衛若欲姑事包容則請降勅遣使齎諭阿黑麻令送回陝巴當宥其罪事下兵部集廷臣議謂哈密乃太宗創建為中國藩屏陝巴又

皇上所錫封有興滅繼絕之義今既被劫去不宜置之不問守臣所畫二策前策乃討罪之舉請姑俟徐圖後策為柔遠之方時勢所宜諭而不從加兵未晚今土魯番貢使在京師速為發遣與還未出境者令甘肅守臣就彼拘留仍請勅本番貢使擇三二人齎示阿黑麻諭以禍福俟其面報上請仍移文守臣各操練所部軍馬以備緩急及諭赤斤罕東等衛頭目使互相應援若哈密夷眾挈家來奔即送苦峪令都督奄克字刺管束量給糧種耕種以俟克復毋再散布肅州坐耗邊儲重貽後患其貢使寫亦滿速兒等見在京者亦令通事諭以拘留之意奏入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五十一

上曰阿黑麻包藏禍心已非一日朝廷念哈密乃祖宗所立欲繼其絕曲為寬貸今阿黑麻屢惡不悛悖逆天道妄自尊大奸情盡露本當與師剿除爾群臣既如此處置悉准所議寫勅切責并勅甘肅鎮巡等官嚴督沿邊城堡將士用心隄備然邊方事重兵難遽度爾等仍會舉文武大臣二人領勅親臨其地會同鎮巡等官酌量事勢講求安內制外方畧來上以為經久之計賜阿黑麻勅曰比得甘肅鎮巡等官具奏知哈密都督阿木即兩次引領野也克力人馬搶爾部下牛羊等畜又寇落爾賞賜以致爾親領部落將哈密城池占據殺死阿木即據去陝巴以報彼引誘劫掠之讎阿木即固有

罪矣然彼小人愚蠢無知爾乃大家世族識道理曉逆順豈可為此當念阿木郎為朝廷官職受命守城將其作惡情由遣人具奏或赴懇甘肅守臣俾為轉達朝廷必有大法度治之追還所掠頭畜慰安既死亡魂爾乃擅興動衆公肆殺戮將獻還城池仍復占據同宗骨肉自行繫繫如此所為信義安在奏至廷議文武群臣莫不扼腕忿怒咸謂

祖宗待迤西番夷恩德如天百年以來未有一族一人敢行悖逆今土魯番父子一次虜略密王母一次殺罕慎朝廷以不治治之曲為含容尚不知悔今又殺阿木郎擄陝巴屢惡不悛罪在不赦逆天悖理非人所為若不

皇朝實訓

弘治三卷

卷二

與兵問罪何以壓服天下番夷合辭請發大兵出關征勦并起集爾仇家敵國直抵巢穴明正爾罪然後罕開關門顯絕貢路使諸番再不得朝廷賞賜通中國貨財西番一帶必皆歸怨於爾無地容身朝廷念爾土魯番自祖父以來時來朝貢已非一世爾今雖有占城殺人之罪而前亦有歸城還印之功不忍輕絕特降勅諭使爾知之我國家富有四海各容之在中國有之不加益無之不加損但念我

祖宗受

天明命為萬邦華夷主永樂初年立喀密之祖脫脫為忠順王八九十年傳位數世一旦乃為爾所害畧不動心

豈上天立君之意哉且朝廷之待喀密亦如待土魯番土魯番設若不辜亦如喀密為人所滅絕朝廷亦坐視而不顧乎爾宜知此意勅書到日即釋放陝巴送還喀密舊城俾其照舊管理朕不念舊惡德爾遣使通貢如故嗚呼天道昭然順之者存逆之者亡爾其改過自新毋自作孽保爾先人之業為爾子孫之計其尚思之母昭後悔故諭

皇朝實訓

弘治三卷

卷二

○弘治七年八月甲申大通事錦衣衛帶俸指揮食事王英奏速壇阿黑麻復劫奪喀密城池臣聞罕東左衛居喀密之南野也乞里居喀密之東北皆其唇齒之地皆與阿黑麻有讎是其四鄰親信皆有離心今宜降勅旌勞罕東赤斤蒙古使之盡心圖報毋為阿黑麻所誘密約合攻以除土魯番之患是以夷攻夷也又迤西各國進貢皆藉互市圖利今各國使臣在邊但下令不許進貢則各國沮其得利之路必與阿黑麻為讎不能久占喀密矣章下兵部覆奏謂以夷攻夷雖取一計但夷性不常或借幸而成功彼必恃功邀索何以應之為國遠謀當捐近效宜但如前會議侍郎張海所處事宜勅諭甘州守臣整兵操練仍傳諭罕東赤斤諸番皆養威蓄銳以俟調遣不可輕率貽侮庶得安撫之道

○弘治十七年正月庚寅巡撫貴州都御史劉洪奏所屬

土主族類漸蕃混處無別乞以百家姓編為字號賜之漢姓兵部覆請

上曰華夏自有定分可隨其土俗稱呼定與姓氏不必用百家姓

大明孝宗敬皇帝實訓卷之三

皇明實訓

弘治三卷

五十四

大明武宗毅皇帝實訓序

朕惟實錄以備紀載實訓以昭典則一代之制存焉不可以或廢也我

皇兄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續承大業臨御天下十有七年凡所舉措巨細若否昭然具在朕受

遺詔入正大統爰稽故實命館閣儒臣倣古義例悉心纂集既為實錄而珍襲之又於紀載之中取其言行政事有足法者得一百五十一條釐為實訓十卷以詔來裔於戲是固一代之制也而可泯乎抑嘗聞之興晉帝王率有典謨以垂大訓中世令主道雖有間而法令條格未嘗不備亦未嘗不足以範當時式來裔也我朝列聖實秉總之道無不至法無不立以為子孫臣民之寶者蓋世而同符矣仰惟

皇兄即昨以來

祖宗之法罔不率由惟英武之資奮勵之志則有不可羈者故壯出觀兵則心存雪耻南巡問罪則義在除殘羣堆入於彀中奸宄喋於機上有燭奸之明而不赦於近有獨斷之力而不昵以情此亦可謂恢廓大度雄才勇畧之君也朕嗣厥服方崇古訓守遺矩以臣不逮顧於斯可無述邪因併為序揭諸簡端庶幾存古之法以附於我

嘉靖四年六月十二日

嘉靖四年六月十二日

皇明實訓

正德序

二

大明武宗毅皇帝實訓目錄

○卷之一

聖孝

聖學

謹天戒

英斷

聰察

聽納

崇儒

興學

禮大臣

表功臣

尚賢

褒忠節

戒論臣下

戒將臣

○卷之二

嚴考察

禁貪

去冗

抑近習

重恩蔭

厚親

正宗藩

褒諭宗室

戒宗室

皇明實訓

正德目錄

乙

討叛

節用

勵俗

正祀典

嚴宮禁

恤民

寬貸

賑濟

掩骼

弭盜

恤刑

兵政

屯田

馬政

恤軍士

備邊

馭外國

優遠人

大明武宗毅皇帝實訓目錄終

大明武宗毅皇帝實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梁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鳳嵩

聖孝

○弘治十八年六月甲子勅諭禮部曰自昔聖帝明王治天下必先盡尊親之道以惇化原此天地之常經古今所不能易者恭惟我

聖祖母皇太后坤德之懿克配

皇祖仁慈燾後自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乙

皇考以暨予一人

聖母皇后淑德貞順表正宮闈誕育眇躬劬勞備至

兩宮恩德莫罄名言朕初嗣丕基圖報允切稽諸訓典厥有彛章宜各極尊稱均隆至養茲將恭上

聖祖母尊號曰

太皇太后

聖母尊號曰

皇太后爾禮部其擇日具儀以聞

○十月乙丑以

孝宗敬皇帝梓宮安居

山陵命駙馬都尉蔡震護喪賜之勅曰茲

皇考梓宮即遠朕以嗣守

宗社祗循舊章不敢有違爾為國戚特遣護喪凡

山陵道途祭奠及一應喪事皆以屬爾必欽必慎用副朕

意復勅英國公張懋曰凡防護及執役官旗軍校夫匠

人等俱宜遵守法度不許沿途傷人田苗及縱放驢馬

作踐亦毋得假以炊飯等項名色擅到人家攪擾及搶

掠柴草等物如違輕則聽爾量情懲治重則奏聞區處

爾須竭誠効力盡心管理勿或須臾怠忽有負委任爾

其敬之慎之

○正德元年二月乙卯巡撫都御史王璟請革皇庄未有

俞旨其在真定等府寧晉等縣者太監夏綬請歲加革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二

場之稅又欲勿聽小民爭訟其在靜海永清隆平等縣

者少監傅琛等請遣官履畝覈實以便管理小河之在

寧晉庄前者太監張峻等又欲稅往來客貨皆從之時

又以庄田之故差官校齎駕帖逮捕民魯堂等二百餘

人環及都給事中張文監察御史葉永秀等皆盡言其

不便戶部初集廷臣議謂千百頃瑣瑣之利恐不足以

養

兩宮請革皇庄之名通給小民領種有旨令再議於是尚

書韓文等覆題謂畿民當加存恤若謂庄田以奉養

兩宮不可給散小民則宜移文巡撫官覈實召人佃種畝

徵銀三分解部輸內庫進用其管庄內官悉召還底地

方得免侵漁之害

上曰卿等意在為國為民所言良是但朕奉順

慈闈事非得已各留內官一人校尉十人餘悉召還
子粒如擬徵銀不許分毫多取沿途性來廚傳俱止勿
給敢有仍前生事為民害者令巡按御史具實以聞

○正德五年十一月丙辰勅諭禮部朕為天子之孝尊親
為大蓋非徒養以天下亦有顯揚之道焉朕生不逮

皇祖榮達

皇考嗣有大業天下之養備於

兩宮乃於即位之初恭上

尊號而微稱未盡中心歎焉比以太監張永奉命出師平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三

定叛亂奏除姦賊朕用宣布政化以成太和凡我臣民

欣欣望治仰惟

列聖眷佑圖報無由亦惟我

聖祖母太皇太后保護之恩

聖母皇太后鞠育之勞至深至厚爰據舊章告諸

郊廟

社稷各盡徽稱以彰

聖德以稱朕尊

親之意爾禮部其擇日具儀以聞

聖學

○弘治十八年十月己卯大學士劉健等言人君之治天

下必先講學明理正心脩德然後可以裁決政務統緒
臣民故

累朝列聖嗣位之初必大開經筵每月三次令翰林春坊
講說經史公卿大臣分班環聽又於每日專令儒臣講
讀使工夫接續聞見開廣百有餘年太平功業皆由此
致仰惟

皇上昔在春宮日勤講學克舜孔子之道固以得其大綱
先帝顧命臣等惓惓以進講為念向來

梓宮在殯

聖孝方殷萬幾之外不遑他務臣等竊恐

聖心未有所繫深以為憂今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四

山陵事畢祔廟禮成即欲請開經筵但殿宇高廣天氣向
寒且事體重大禮儀繁盛倉猝之間似難舉事欲姑俟

明年又恐曠日持久有誤

聖學伏覲

先帝初年日講常至歲暮不輟臣等擬於十一月初二日

為始伏乞

聖明遵照

先朝事例每日御文華殿暖閣令臣等兩次進講則

聖學可成太平可致實

宗社萬年無疆之慶除經筵事宜俟明春別請今將日講

儀注條上一伏覲

皇上在春宮講讀論語尚書各未終卷今合於每日接續講讀先讀論語五遍次讀尚書五遍講官各隨即講明講畢各官皆退一講讀後

皇上裁決政務有暇即看字體隨

聖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寡俟午講時臣等恭看進呈一近午初時講大學衍義歷代通鑑纂要講畢各退一每日各官講讀畢或

聖心於書義有疑即問臣等再用直解務求明白上曰朕以哀疾故久輟講今聞卿等述

先帝顧命知講學誠不可緩其如期舉行

○正德元年正月戊戌命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懋宣明寶訓

正德一卷

五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知經筵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同知經筵事賜之勅曰朕聞帝王之道具在經典非講學無以明肆經筵之設其來尚矣我

祖宗列聖相承尤惓惓焉朕以眇躬嗣承丕緒永惟負荷之艱夙夜兢兢其何敢暇逸茲將以二月初一日御經筵命爾懋爾健知經筵事爾東陽爾遷同知經筵事禮部右侍郎王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劉機江潮楊廷和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楊時揚國子監祭酒張深翰林院學士劉忠白鉞劉春太常寺少

卿兼翰林院侍讀費宗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毛澄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毛紀傅珪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蔣冕翰林院侍讀羅玘修撰石瑄兼經筵官健東陽遷并機廷和鉞宗日侍講讀翰林院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君以講學修德為要臣以責難陳善為忠卿等其高稽於古訓啓心沃慮凡理欲脩長之幾政治得失之故世道興衰之迹明白開陳以格朕志毋有所隱務俾正學日新臻于至理斯朕得以仰副上天之眷命與

祖宗之付托而卿等引君當道亦與有無窮之休欽哉

謹天戒

宣明寶訓

正德一卷

六

○弘治十八年八月辛巳六科給事中周璽等十三道御史耿明等以淫雨為灾各上疏言天變不虛咎在欺蔽通者侍郎李溫等通賄權奸累劾不去主事王綸奉勅覈實功次為太監苗達力阻裁減添設內臣有司請如詔而不行清理內庫錢糧已議會官而終委之司禮監指揮田忠等督工

山陵縱軍遊役兵部執奏竟獲宥免請寘諸欺蔽者于法以消天變掌欽天監事少卿吳昊亦言自五月至今恒雨其占為上慢下暴號令無時與玩狎不恭之人又為天子居喪不氣弋獵無度奢侈繁興百姓愁怨之應俱下禮部議謂宜納璽等言請自今防微慮患親賢遠奸

昧輿臨朝恭儉率下謹大喪則極氣斷大政則勿肅庶
災疹漸息天意可回

上曰災異疊見實由人事乖違事關朕躬者自當警惕爾
中外文武羣臣宜同加修省勉圖報稱凡政務所當興
革者諸司其條具以聞務切時弊毋事虛文

○九月丙戌禮科都給事中周璽言日者霖雨方霽星變
彗作皆陽微陰盛之象請親君子遠小人修政事攘夷
狄絕近倖之侵權黜姦貪之蠹國延訪輔臣及九卿以
求理亂之幾務盡修省之實

上曰星變事重所司即看詳以聞禮部覆奏人君之心與
天流通願

聖明實訓

正德一卷

七

陛下引咎責躬總攬乾綱敬修人事如璽所言仍卜日遣

官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使精誠感格上下交通則和氣充塞星變可消

上是之乃命英國公張懋駙馬都尉蔡震惠安伯張信分
行祭告

○正德元年三月丁未南京東安門皇牆脊瓦并大報恩
寺塔以雷震而損守備大監傅容等既修葺皇牆乃奏
欲并修寺塔工部議根本重地雷震禁垣其災非他所
可比天心示戒

祖宗之靈恐非弗寧若復修理寺塔興土木之工勞軍民
之力非所以答天戒也願已之

上是其言詔南京災變非常朕心祇惧其令守備等官同
加修省以回天意

○六月庚午禮部尚書張昇等言天人一理人事失於下
則天變應於上茲有風雷雨雹非常之變內震西中門
柱脊外傷

天地壇門臬樹木夫西中門乃禁密要途

天地壇乃明裡重地而風雷乃天之號令也於此震驚其

可忽乎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戲豫若鷹犬弋獵歌舞遊宴之類馳驅若騎射馳驟出

聖明實訓

正德一卷

八

入無時之類是已帝舜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惟時則

無時而不戒勅何暇於戲豫惟幾則無事而不戒勅何

暇於馳驅伏望謹詩人戲豫馳驅之戒法大舜惟時惟

幾之勤端居內省講學修德親賢遠奸審於舉措朝夕

精思何以致此且今府藏空虛生民困苦亟宜惜財恤

下不可濫賞輕費請廣開言路俯賜優容仍勅諸司同

加修省振舉職務撫輯軍民沿邊守臣訓練軍馬修防

武備謹防姦宄保固封疆庶人事盡而天變可回矣

上曰然災變非常深用恐懼事關朕躬者自當體行爾內

外文武臣工宜同心痛加修省以回天意利病之當興

革者所司其詳具以聞務切時弊毋事虛文

○十二月丙辰禮部奏明年元旦有朝會宴賞之禮今孝宗皇帝未諭大祥又當日食宜免稱賀

上曰三朝日食災變非常朕心驚懼何以賀為諸禮其悉免之

○正德五年三月辛未詔今春不雨風霾累日朕念愚民犯法者多情可憫惻自正德五年三月十六日以前避軍強盜私鹽除正犯外親屬富主鄰佑連坐發遣充軍擺站者法司即稽其數兵部亟移文各處軍衛有司釋之三法司錦衣衛見問未結并已結未遣者皆免發遣枷號者即與開枷依律問擬徒流以下者減等答罪無干証者盡釋之強盜正犯通行審實監候如有攀指冤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九

抑情可矜疑者具奏定奪其餘充軍者兵部還會法司開具以聞內外巡軍自文書到日為始限三箇月以裏自首免罪於是大學士李東陽等奏伏蒙

皇上以久旱風霾兩降綸音命羣臣致齋祭告

天地

社稷山川仍勅兵部法司鞠獄有罪之人多從寬貸臣等聞命欣躍至於感泣中外傳播歡聲動地所以安人心回天意者端在於此臣等不能盡言啓沃先事開陳負

咎含愧已非一日幸觀

聖心開悟輒有一二仰干天聽王府逃校與逃軍同窩主隣佑連累發遣充軍擺站

并見未問結已問結未發遣者乞照例釋放倘便假銀偽造印信舉放私債較之強盜有間除正犯外富主隣佑亦乞放免仍將傾使低銀正犯止照本律問罪犯罪充軍正犯已故家屬該發遣隨住者查有親男照例發遣無子婦人一應家屬乞免發遣已發遣者并行釋放死罪重囚奏訴三次者本犯乞免加罪家屬免充軍婦人無夫者免配邊軍凡犯罪家產沒官除謀叛以上重罪外其餘近例該沒官者並免沒官兩法司錦衣衛見監死罪重囚除強盜已有旨其餘乞照通年熱本事例開奏定奪南京見監并枷號輕重罪囚亦照在京近奉恩例一體施行文武官罰未建限若實官貧不係故意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十

遷延者乞再限三月仍免加倍上納各處獲盜數多中間不無板指冤抑見問并續獲者乞令各該捕盜等官用心嚴審務見贓仗失主并同行上盜之人明白擬奏如或輕信妄拿濫及無辜希圖陞職免罪者事發之日罪有所歸再照正德年間問罪條例近該給事中屈銓奏准頒行乞令三法司議擬歸一請自

上裁永為遵守

上批答曰卿等所言皆有裨於治道具見為國至意朕當悉從而行之

○正德六年七月丙辰

上諭禮部臣曰寧夏底定皆

天地百神春佑所致未伸告謝通者四方災旱相仍盜賊繼起荼毒生靈朕心惕然禮部其擇日遣官祭告於是遣英國公張懋新寧伯譚祐會昌侯孫銘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禮部右侍郎李遜學祭告

天壽山之神其鍾山之神及天下嶽鎮海瀆俱令守臣祭告

○正德七年五月甲辰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張羽言雲南地震甚於他省郡縣官多不得人雖嘗按治其罪而荒裔之外吏政尚同乞勅巡撫三司等官痛加修省以弭災異禮部尚書傅珪等覆以古之帝王遇災而惧故能轉禍為福今歲天鼓鳴流星見陰霾四起天雨黃沙火災異常盜賊猖獗而且地震未臻災變滋甚宜推羽言此嘗發給音修省及今和氣未臻災變滋甚宜推羽言通行在京文武衙門并在外鎮巡司府等官令其思咎勉盡職業其有利可興弊可革者開具上陳尤望

皇明習訓

正德一卷

十一

皇上祇畏天心克謹天戒思所以感召之由行所以消復之實願養天和講求聖學延訪民隱樽節財用早朝以警勵人心深居以察識時變不作無益而害有蓋不怠速慮而廢通言俾省部臺諫各盡其職則上下交修而天意回矣得旨天變示戒文武百官其同加修省在外

者仍移文諭之

○正德九年正月壬午以乾清宮災

上服淺淡色服御奉天門視朝文武羣臣行恭慰禮是日徹寶座不設遂降勅諭羣臣曰朕恭承

天命嗣守

祖宗成業夙夜孜孜勉圖治理乃者乾清宮災朕心警惶莫知攸措殆以敬

天事神之禮有未能盡

祖宗列聖之法有未能守用舍或有未當刑罰或有未公征飲太重有傷民財工役繁興有勞民力說謗並進而直言不聞賄賂公行而政體悠謬姦貪弄法而職業多

皇明習訓

正德一卷

十二

未能修撫剿失宜而盜賊尚未見息有一於此皆足以傷和致災靜言思之悔悟方切爾文武羣臣受朕委任義均休戚其各協力祇承痛加修省事關朕躬及時政闕失軍民利病宜直言無隱庶俾朕有所警惧以答上天仁愛謹告之意故諭

○二月戊申永平等府旱潦相仍民茹草根樹皮且盡至有闔室餓死者巡撫都御史王偉以聞且請差官賑濟戶部議覆

上曰畿甸之民至此朕心惻然其令俾發所在倉庫賑之仍輸通州糧十萬石減價糶散一應歲賦亟勘報蠲免諸救荒事宜悉聽施行

○正德十二年五月己亥夜火隕於都察院獄旋轉久之始滅都御史王璟以聞詔曰火隕獄中無乃刑罰失中與爾璟宜率厥屬修省明慎用刑毋致冤抑以弭茲變仍申飭巡警豫防火災毋忽

英斷

○正德五年八月甲午太監張永還自寧夏密奏劉瑾不法十七事

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旨曰朕嗣承大業務期法

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

心蒙蔽專擅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嘆之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開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十三

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即令燒燬照舊徵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照舊制行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法司即會眾官一一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重議擬以聞及籍其家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偽璽一牙牌五百扇中所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

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於是六科給事中謝納十三道御史賀泰等瑾罪

上令法司錦衣衛執瑾於午門前會多官鞠訊皆謂瑾罪大惡極反形已具當重典獄

上命徇於市凌遲三日不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決圖狀榜示天下行刑之日仇家每以一錢易一縷有得而生歌之者海內聞之莫不踴躍相賀瑾竊柄五年驕橫無上生殺予奪皆自已出

累朝成憲變易幾盡自古宦官肆虐未有如瑾之甚者由上信任既久威柄已移一旦震怒去之不疑卒能正其法

上之英斷也

○正德六年八月甲申提督軍務侍郎陸完師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

上召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內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十四

上南向立問曰賊在東而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欲令兵部追還完等令東如何東陽對曰甚當且行未遠一二日內可至賊艇至水套自來送死官軍併力擒之甚易但恐人心不齊向來累失事機正坐於此今官軍在北宜亟勅東南諸將隄備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奏畢

上復諭東陽等曰先生用心命賜羊酒而退

○正德十四年五月丙辰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江西宣諭寧王宸濠先是御史蕭淮奏宸濠不遵

祖訓凌轢官府虐害忠貞招納亡命掠殺亡辜者數百人

沒富民資產萬數西山牧馬幾萬匹南康私船亦有千艘酷虐過於江西而流毒及於他省所遣旗校及內使接踵京師或潛住終年不知所營何事且羣姦為之黨者如致仕都御史李士賓儀賓顧官祥指揮葛江王信引禮丁墳內使陳賢壽山熊壽徐欽梁偉義官倪慶盧孔章徐紀趙七謝培省祭官黃海秦梁舍人李顯忠校尉宣五大信樂工秦榮皆入府晝夜密謀又招致建昌賊首凌十一閔廿四等以為羽翼不早制之臣恐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乞勅錦衣衛逮其黨至京誅之其潛住京師者緝補重治所占田產皆給還軍民仍革其護衛一裁以法鎮守太監畢真同惡相濟巡撫都御史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十五

孫燧巡按御史林瀚不能糾正反為獻諛宜究其罪原任江西副使李夢陽僉事李淳王圭參政白金叅議王泰附勢助虐宜削奪其官為民左布政使鄭岳充軍副使胡世寧因忤濠得罪者宜亟起用朱寧見之持其疏還家數日屢於

上前詆讒妄言離間宜罪

上曰虐實久當見之果誣誰將焉往

上遂以淮奏示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等令議處廷和曰宜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貴近勲戚大臣各一人持書以往宣諭皇上保全宗室至意令王改過自新庶彰朝廷親仁之仁而犯法亦不廢矣

上以為然會六科十三道徐之鸞沈灼等交論其事上復遣司禮監官召皇親駙馬文武諸大臣於左順門諭令集議皆如廷和言於是勅義等書往諭畧曰叔祖在宗室中屬尊望重朝廷所以禮待者視他宗室不同但府中事多啓物議流傳道路不無可疑往者典實副閹順等奏諸不法朕未遽信近言官所奏亦與順周在廷群臣咸謂

宗社大計宜存遠慮朕念至親且不深究然隱忍不言彼此懷疑亦非兩全之道昔我

高祖考宣宗皇帝嘗因趙府有煩言特遣駙馬索容等賜書戒諭即幡然改悔獻還護衛至今永享富貴朕今亦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十六

為叔祖計遣太監賴義等書奉告可倣此意以原革護衛并屯田獻還所奪官民田土亦皆復其故主賊首如凌十一等及其黨散遣歸鄉諸撥置者俱不許在府出入朕亦俯從寬典並不深究則朝廷與宗室兩盡其道永享太平之福矣此朕至情

天地

祖宗寔所共鑒叔祖其圖之

○十一月丁巳命羈管朱寧于臨清初寧與宸濠通謀事頗洩深自掩覆

上之南征也已留寧居守寧恐離上左右為人所發乃私扈從及

駕發京師既出正陽門始傳旨令寧俱南江彬素與爭寵至臨清進間止寧董皇店役遂白其通濠狀

上大怒曰我固疑之點奴乃敢爾時將渡淮遂令即所在

拘繫之又密遣人至京收其妻子并籍其家後

駕還與諸從濠逆者俱俘以入竟磔于市妻子沒官

聰察

○正德元年九月辛卯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以太監

崔果奏乞引鹽工部為之請勅遂上言

祖宗舊制鹽法本以備邊近年奏討數多成法盡壞

先帝深知其弊特令該部查處臣等親承面命議擬施行

而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龍馭忽升事功未就恭遇

皇上煥頒明詔痛革弊端特令大臣分投清理天下傳誦

稱為

聖明奈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生財之源既塞

蠹財之弊復生臣等若坐視不言依阿順旨不惟負

先帝面託之重亦且虧

皇上新政之明前勅決不敢撰寫况太監崔果奏討引鹽

不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與價銀尤為省徑若仍給引

鹽聽其支賣必夾帶數多向來作弊射利之人因而附

搭則鹽法之壞愈甚於前清理之官殆為虛設東南困

敝之民恐生不測西北兵荒之急何以應之臣等之憂

有不正此伏望收回成命止照該部原擬給與價銀織造則供用不乏鹽法可行於是五府九卿科道等官亦上疏論其不可時

上意未決猶欲全與鹽引乃於日講罷召健等復至暖閣

問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璫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璫

等乞長蘆一萬二千引戶部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今

可全與之健等同奏曰如是已足用矣

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引鹽健等對曰戶部亦是為朝

廷樽節用度

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却以引鹽與之聽其

變賣不亦兩便乎健等曰價銀有限不若引鹽之費為

多

上曰何故東陽對曰鹽引數有夾帶如引一帝便夾帶數

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

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正今日急務也不可不為遠慮

上曰若有夾帶事覺朝廷自有法度處之東陽對曰此輩

若得明旨即於船上張揭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

焰烜赫州縣驛遞官吏酬應少誤即加笞辱亦隱忍受

之至於鹽商竈戶雖凌虐萬狀誰敢呼冤所以不若禁

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譬如十箇人中

也僅有三四箇好人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如

是者言之至再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

上復謂曰此事務要全行健等奏曰容臣等再議因叩頭

出至殿中司禮監官追達

聖意亦答曰已奏過再議監官遂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健等至閣復上疏極言自古帝王以從諫為聖拒諫為失國家治亂常必由之顧順旨之言易入逆耳之言難受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臣等每以此說進於

陛下誠欲

陛下為聖德之君天下成至治之世也今文武公卿臺諫合詞伏闕皆謂鹽法不可壞而

聖意堅執排羣議而行之就使織造有益姦弊不生然上

聖明寶訓

正德一卷

二十九

虧朝廷納諫之明下失羣臣守法之義所得幾何而所損者不可勝計矣此雖一事關係甚重臣等豈不知順旨者有寵逆耳者獲罪若貪位戀祿殃民誤國則不獨為

陛下之罪人抑亦為天下之罪人萬世之罪人矣區區犬

馬之誠猶望

陛下廓天地之量開日月之明俯納羣言仍從初議以光聖德天下幸甚若以臣等迂愚不能仰承

上意則乞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將臣等放歸田里以免曠

職之愆

上曰昨聞卿等面奏今復覽疏朕心已悟引鹽不必全與

可支與十分之五餘如議與價銀

○正德十四年九月戊戌

上南巡至臨清山東諸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宴具草署

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珣獻觴步

上目之神周因林珣謂

上意不測明日復宴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蓋恐

上誤以為珣也江彬從旁厲聲叱之龔併罪兩人上不為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歛得罪者鑑惧悉所

有以獻復取償于有司珣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關爭

聖明寶訓

正德一卷

廿

鑑泣懇于

上曰此心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輒辱汝也鑑語塞而退蓋

上巡幸所至事每有容且聽察不為左右所惑類此

聽納

○正德元年正月甲午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疏言竊

見去年

聖駕看牲及時享

太廟內官內使隨從數多今年大祀

郊壇從者又多數倍臣等歷事

累朝見帶刀披甲等項內官甚少聞宣德正統以前尤少祖宗深意蓋以歛

天事神為重不敢過為夸耀且執事給役自有定額服食供給亦有常限不可過為冗濫故也今奈

大社耕藉田幸太學等禮在通

社稷先農壇地方窄狹文武羣臣守衛執事自有該用人數國子監先師廟庭不過數丈出入門巷不過數尺太學師徒數十百人伺候行禮填塞擠雜尚恐不容若增添內侍置之何地乞勅司禮監查照正統以前舊制定為名數不使仍前混雜庶國體肅人無竊議臣等又見每日常朝

聖明寶訓 正德一卷

廿一

駕過文華殿隨從之數漸亦增多內府各監局題本食書官姓名或至七八十人或至百數十人伏觀

先朝每遇登極之初必一簡選今則但聞陞權不計年資品級新舊累積賢否混淆光祿寺傳辦卓面日逐加增已至七八十卓承運等庫閑出賞賜各該衙門役使人匠不知幾何蟒龍玉帶內府乘馬不論其數耗竭財用壞亂名器未及一年已至於此仰惟

皇上春秋鼎盛將隆億萬載無窮之祚此後何以處之況自奉詔書查革冗濫文武官員俱曾革去數百各門倉庫及各處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照舊不動恐非朝廷大公至正之道臣等固嘗論奏奉旨准行因循至今其弊

愈甚臣等謬膺顧命叨任腹心日夜憂惶莫知所措不敢不昧死盡言尤望

皇上大奮乾剛特施睿斷將前項冗官通行裁革非分賞賜服色盡行追還使制度光復於

祖宗詔令不失於天下實

社稷之福蒼生之幸也

上嘉納之曰隨從內使朕今有處分矣

○二月癸酉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復上疏言臣等俱以愚庸遭遇

先帝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

陛下為托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恭惟即位之初詔書

聖明寶訓 正德一卷

廿二

一下天下延頸懸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弊政則為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責成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切居重地徒擁虛銜或肯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為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盡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

斤資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處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知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殆非獲已嘗聞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放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盡已至於斯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則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不敢取譏當世亦將貽笑方來用是共應愚誠上塵天聽伏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廿一

幸廷大馬之年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上曰卿等切切為治之心朕已知悉所言事待斟酌行其悉心輔導如故

○戶部覆議都給事中鄒軒等所言裕民止盜事其一謂貴戚藉所賜庄田侵奪民產蓋長寧伯周或賜田之在景州東光境內者實係民人高崇等世業往年為奸民雙害投獻中貴遂以賜或而崇懇為逮至錦衣衛鞠問已明宜令踏勘官從公斷理勿畏勢以虐民仍通行諸貴近或嘗受獻者俱遵詔旨亟以還民其一謂內府各監局各庫各倉場及各門內官內使人等每緣收納錢

糧剋削無厭

先帝晚年洞察民隱嘗特降明旨嚴加戒諭今後玩愒恬不知畏故諸所解納百方巧取粟米布絹之價往往倍於時估民甚苦之宜重刻戒諭之旨於諸司懸布永示遵守其一謂庄田子粒貧暴者違例自收蓋公侯田土及牧馬草場畝徵銀三分令佃戶自赴有司上納而後聽業主領用實慮管庄之人貪暴自恣逼民逃竄也今宜令撫按官重加榜諭或違例致民失業者業主有司體究問其一謂征稅不經甚至屠宰皆納官錢蓋京城各門宣課司近聞日進供用庫猪肉丁字庫羊皮又歲時一再進送瓜果俱非舊制宜盡行革罷若張家灣廣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廿四

溝橋二司經過客貨非在彼發賣者宜令徑赴宣課司報稅毋得重征其崇文門分司五百貫以上例該起條者宜如原稅之數勿令加倍各門大小車輛及驢騾負載諸貨宜悉聽巡視御史等官照例收取正稅不許守門內官仍前干與分外過取其一謂珍寶應禁而不之禁蓋近內承運庫太監龍綬等奏謂寶藏庫寶石西珠無可用者欲本部區處進納臣等嘗集府部羣臣詳議時方凋敝未能致此難得之物况

皇上新服厥命正宜屏絕奇玩以培養儉德宜勅所司選諸內庫所藏取足成冠婚之禮而止不必過求侈用敢有當緣舉奏焚燬

上聽者查照先年處置梁方例重加究治奏入

上是之曰

先帝所頒戒諭之旨其令諸司翻刊懸布遵行有故違者罪無赦時廷臣集議覆綏等所奏留中將一月矣至是亦得旨不必買辦

○四月癸丑五府六部等衙門英國公張懋等言自古人君未有不以憂勤而興驕佚而壞者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於樂成王初政周公作無逸以訓之誠見夫廢興之機於此乎係不可以不慎也

太祖高皇帝間關百戰以有天下深慮後世溺於宴安故

皇明祖訓首謂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五

祖宗憂天下為心則能永受

天之眷顧若生怠慢禍必加焉貽謀之遠蓋與孟周公異

世而同符也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日御經筵躬親庶政求治之心恒懼不逮

通者忽聞燕閒之際留心騎射甚至羣小雜沓徑出掖

門遊觀苑囿縱情逸樂臣等不勝驚懼昔漢文帝從霸

陵欲西馳下峻阪其臣袁盎諫曰聖主不乘危不微倖

今騁六龍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

廟太后何宋孝宗常親鞍馬其臣薛季宣諫曰馳馬之

事雖陛下所以習勞振武至於衛之害積于細微衛際

之危起於所忽則不可不慎夫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蓋

謂所托者重也

陛下負託之重豈但千金之子而乃自擇端拱之步以犯垂堂之險萬一御者蹉跌御勒有失左右不及致力將如之何臣等竊意

天縱聖明初無此念必左右近侍引之非道

陛下不察而誤諭之臣等實為寒心況去歲以來天異迭

見若復從事佚樂何以感動

天心夫上天之變不可玩古人之戒不可忽

聖祖之訓不可忘

宗社之虞不可不慮伏願

陛下居安思危嚴恭寅畏凡騎射遊樂之事一切屏絕親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其

君子遠小人左右近侍必選老臣謹厚者充之母使儉

邪羣小雜沓其間因而上累

聖德有負天下臣民之望

上批答曰卿等所言良是朕皆體而行之

○六月庚午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言近因災變疊見

伏蒙

陛下恪謹天戒諭令臣等同心修省凡興革事宜諸司自

當開具奏請臣等職事輔導事關君德者不敢不昧死

上陳竊惟自古人君必以勤敬為德怠荒為戒經書所

陳史冊所載昭然可見也伏觀近日以來視朝太遲免

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筵

日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

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
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
畜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於
宮禁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
此數者交雜於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
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繁壞而莫救其所關甚
大臣等竊切憂之切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震震怒
正殿鴟吻

太廟春獸

天壇樹木以至禁門房柱之類各有摧折燒燬比之四方

聖明實訓

正德一卷

廿七

奏報者事體尤重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望

陛下惕然省悟奮發乾剛恭己敬德勵精圖治平旦視朝
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幾之暇將舊日所進
講章直解不時有聞以開廣聰明窮究義理凡諸司所
開利弊詳加采納斷在必行庶可以消弭災沴導迎和
氣上回天意下慰民心誠國家萬萬年之福也

上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而貴於改過覽卿等所言具見
忠愛之誠朕當從而行之

○正德二年二月己卯大學士李東陽等疏請早朝言自
古聖帝明王必以克敬克勤為德早朝者勤政之第一
事也

皇上即位之始常以昧爽視朝中外欣欣想望至治頃來
或多至己時方出人心疑恐伏望自今早朝仍依舊期
一則

聖躬志慮清明二則朝廷氣象嚴肅三則侍從宿衛得免
疲倦可以整飭朝儀四則文武百官不至懈弛可以理
辦政務五則鐘鼓有節可以一都市之聽聞六則引奏
有期可以聳外夷之瞻仰一舉而衆美咸具天下必將
稱頌

聖明此其事易行而其效甚大只在

聖心一轉移之頃爾

上曰卿等所言切於治道朕已知之矣

聖明實訓

正德一卷

廿八

○正德六年二月辛丑禮部尚書費宏等上疏言竊惟聰
明睿智聖質固本于天生高大光明君道必資於聞見
蓋朝廷之上日有萬幾而事物之來理欲難辨故崇儒
講學納諫聽言正人君所以成聖德而隆至治者恭惟
皇上即位之初日御奉天門以臨百辟時御文華殿以親
儒臣蒞政講學兼資不廢誠大有為之君而足以致太
平之治者也况今奸佞既除百度釐正人有勵精之望
治當更化之時故臺諫各摠忠悃上廣

聖聰縷數條陳詳明剴切如給事中潘壘等所謂御經筵
以勤學謹視朝以勤政處宮寢以養和節出入以養重
親君子而遠小人斥異端而崇正道停不急之工戒無

蓋之樂監察御史陳察所謂務講學以明德節嗜欲以養心視早朝以聽政凡此數者實端本澄源之論而出於危明憂治之誠伏願

聖明俯垂聽納見諸施行如堯之舍己從人如湯之檢身撻德如此則大孝益隆於繼述

聖德日就於崇高本源既正而政化自爾其更新內治既修而外侮不憂其難禦疏入

上曰卿等所言足見憂國恤民至意朕已知之矣

崇儒

○正德元年六月辛酉授孔子五十九代孫彥繩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主衢州廟祀宋之南渡也衍聖公瑞友扈

聖明寶訓

正德一卷

廿九

驛自曲阜徙衢州傳五世至其孫洙而宋亡元世祖召洙至徵令襲爵洙以墳墓在衢力辭乃讓其爵于曲阜宗弟治自是曲阜之後世襲為公而嫡派之在衢者遂無祿衢州知府沈杰求端友後得彥繩請授以官俾世主衢之廟祀且言其先世所賜祭田在西安者五頃洪武初以民田輕則起科未幾有王氏子隨母改適冒孔姓以罪抵法田沒官改徵重稅亦宜減輕以供祭奠修葺費禮部議覆

上曰先聖苗裔在衢者滿于齊民朕甚憫之其授之五經博士令世世承襲并減祭田稅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於是以前博士授之彥繩

○正德二年七月乙卯浙江台州府知府徐鵬舉奏宋儒朱熹仕於浙東講明道學修舉荒政濬河築堤民享灌溉台人德之立祠以祀但祀典出於朝廷歲遠則廢乞令有司撥人役護視祠宇歲供祭品每春秋祭主以本府正官庶報功之典可久而台人之願亦伸矣禮部議覆

上曰朱熹有功斯道遺愛在台固宜有祠其如鵬舉所奏行之

○十一月丙辰授三氏學生員孔間禮為翰林院五經博士文子思廟祀事時襲封衍聖公孔間韶奏以子思廟在鄒縣南去魯五十餘里主祀缺人請擇族中之賢者授以博士世職俾主其祀且以母弟間禮名上

聖明寶訓

正德一卷

卅

上曰顏孟二子皆有世官奉祀而子思廟在鄒者獨無此闕典也間禮可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俾世主其祀

○正德四年七月甲辰三氏學生員顏重禮奏三氏子孫自成化初年開貢迄今顏氏未貢一人乞定為資格以均之禮部覆議以孔氏子孫在學者十九顏孟子孫在學者十一若孔氏仍舊三年一貢每及三貢顏孟輪貢一人則均矣

上是之且曰輪貢既均其母令廢學當貢者所司仍慎選以充

○九月乙巳以孔承夏為曲阜知縣初曲阜知縣孔承泗

卒族人舉孔公統代之有孔承章承周者赴京奏其過
惡吏部乃舉承夏可用而羅公統因劾承章等二人意
欲徇私薦其族承鑑也乃執付巡按御史究治既而承
章等復與承鑑潛至京為領事者所發俱謫戍海南仍
賜衍聖公聞詔勅曰先聖之道朝廷用之以為治天下
之法在爾輩守之則為治家之法承章等首開訟端毀
誣宗子以朝廷名爵為私家爭奪之具是先聖不肖子
孫也謫之邊戍小懲大戒正用先聖遺法為之教不肖
子孫爾且先聖嘗言其身正不令而行爾聞詔尚佩服
先訓進學修德與族長管束族人令讀書循法循理以
稱朝廷崇重至意今後再有持強挾長朋謀脅制不守
皇明實訓正德一卷
家法為聖門玷者爾即指名具奏必不輕恕故勅
正德七年十月丁卯先是賊犯闕里勅所司分兵防禦
至是衍聖公孔聞詔以慶賀至京師具疏謝
上復批荅曰羣盜為暴至犯闕里朕聞之惕焉靡寧其令
巡撫官祭告仍量為修葺以慰聖靈
正德九年三月甲戌山東嘉祥縣修曾子廟成巡按御
史李璣請以門人子思配享而以陽膚子襄公明儀沈
猶行公明高樂正子春公明宣單居離列于子思後從
祀且請御製碑文以垂示無極禮部議覆詔曰顏子廟
先朝已有御製碑矣會廟亦不可無也其令翰林院製
文賜之

興學
正德元年三月中
上視國子監是日
上具皮弁服躬謁先師孔子行四拜禮幸彞倫堂祭酒司
業講書畢
駕還宮明日賜衍聖公孔聞詔并三氏子孫祭酒司業舉
官襲衣及諸生寶鈔越三日賜祭酒司業及諸生勅曰
朕肇繼鴻圖率遵舊典特視太學釋奠于先師嘉與諸
師儒講論治道厥禮告成惟古帝王在位徽典綏猷以
成至化政與教非二也顧建學置官職專而法備所以
成德達材俾為世用於政亦有資焉自有經傳以來道
皇明實訓正德一卷
在方冊非心領神會身體而力踐之其何以措諸事業
朕方躬迪藝教為天下先爾師生尚懋敦乃學惟忠孝
節義是訓是守以廣業弘化固四方民物歸於太和庶
幾復唐虞三代之盛欽哉
禮大臣
弘治十八年六月乙未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言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賞臣等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已
頓首拜受近聞戶部奏擬將親王及文武官員賞例通
為減省竊思帑藏告竭減省賞賜乃不得已而臣等獨
受厚賞心實不安請辭免
上曰此

先朝故事勿辭已而健等復言昔在

先朝國用充裕此等正賞固不敢辭今府庫空虛加以強

寇在邊軍需方急若不痛加樽節目前已不能給後來

何以繼之且節用必自貴近始臣等受遺輔政當與國

同憂豈可獨受厚賞伏望自今以後一切無名之賞盡

皆停止以崇儉德

上復曰朕初嗣位加賞輔臣禮不可廢卿等勿固辭其他

財用朕自當樽節

○十月己卯是日早朝退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臣三人總兵官六人六部尚書都御

史至前諭之曰國有大喪加以邊事卿等久勞各賜文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綺三襲仍賜飲饌而退

○十一月丙申遣行人存問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

恕初詔天下有司凡致仕大臣九十以上者具奏至是

陝西以恕聞

上賜之勅曰卿在

先朝出入臺省直言正色著有令猷及勇退以來壽考康

裕年躋九十朕方孝奉

兩宮推恩臣庶惟尊賢養老之典自古有之特遣行人存

問并賜羊酒月加食米二石歲加役夫二名以示優眷

卿其體朕至意順神葆光益邵乃德以裕後昆抑書有

之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卿有嘉謀謹論尚無所

隱以裨朕之不逮斯不亦永有譽哉

○十二月壬戌兵部尚書劉大夏乞休致言

先帝晚年察臣愚直傳宣顧問無月無之義則君臣恩同

父子不幸

龍馭上賓恭遇

陛下嗣登寶位兵事方殷義不忍去但犬馬之年已及七

十若貪圖祿位訾議橫生恐傷

先帝之明願賜骸骨歸

上曰卿受知

先帝簡遺朕躬方切委任正直盡心職務可固求休退耶

其即勉起供職勿再辭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正德元年正月戊戌有司月給致仕工部侍郎潘禮食

米三石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韓邦問奏禮草廬蔬食

不事干請年過八十宜有所賜給以膳終身

上曰禮安貧守分風節可崇遂有是命

○三月甲辰遣行人存問致仕南京工部尚書胡拱辰賜

之勅曰卿以優裕之才清慎之操數歷中外多歷年所

茂著勞績為時名臣既遂退閒懋修靡懈德望愈隆壽

考康寧年躋九十完名盛福求諸今日益僅見焉朕方

孝奉

兩宮推恩臣庶爰稽尊賢養老之典特遣行人賫勅存問

并賜羊酒仍令有司月加食米二石歲加人夫二名以

示優春卿其體朕至意願養天和並延壽社表儀鄉郡為國之光故諭

○四月丁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謂臣歷官已五十六年年今八十有一矣自七十以來累疏乞休未蒙

先帝俞允今

皇上嗣登寶位豈不欲誓死圖報但藻鑑人物全藉精明力強健耳目聰明方克有濟而臣衰老愈甚諸疾交侵萬一用人未當恐來物議況今災異迭見濫居師保重任不能變理寅亮亦當罷去以預災變

上曰卿歷事

皇明寶訓

正德一卷

卅六

累朝勞績茂著朕當新政委任方隆乃屢求休致情詞懇切特允所請賜勅給驛以歸有司給食米月五石使夫歲八人以示朕優禮老臣之意

○正德六年六月辛丑大學士李東陽以老疾乞休言衰老益深疾病交作且官列三孤職司輔導而神思荒落不能効謀慮之勤精誠未孚無以為感格之地伏望聖慈憫其衰病乞骸骨以盡餘生

上曰卿忠誠體國輔導

累朝功烈譽望天下共知述作議論尤為國華出處進退關係天下重輕宜體朕情亟起視事乃見君臣同德之義不必再辭

○正德七年七月癸酉大學士李東陽九載考績吏部以事聞

上曰東陽輔導三朝勤勞備至熟德懋昭今以一品九年奏績可降勅褒諭令兼食大學士旅仍舊供事錫之誥命宴於禮部以稱朕優禮重臣之意

○正德九年八月戊申右副都御史彭澤既平蜀寇且還會陝西土魯番之變復命澤總制經畧自謂久典軍務又陝為鄉土乃引疾辭詔不允且曰朕亦念卿久勞於外宜勉為朕一行以安邊境其毋固辭

表功臣

○正德八年十二月辛亥遣贈誠意伯劉基為太師謚文

皇明寶訓

正德一卷

卅六

成先是基九世孫指揮使瑜以贈謚及詞額請禮部議覆詔曰基在國初運籌帷幄功比漢之子房其賜謚如之額其祠曰朔運時部議併及翰林院學士承旨宋濂國子監祭酒宋訥亦皆賜謚濂曰文憲訥曰文恪

尚賢

○正德十年七月乙巳給事中毛憲言昌平侯楊洪都督山雲大學士朱善尚書王竑陳洽王恕都御史吳訥韓雍御史鍾同脩撰羅倫布政司使陳選勲業節義文學俱可錄乞賜謚立祠時洪雲訥洽恕同皆已謚禮部以未謚及宜立祠者請詔國家文武名臣宜示優崇未有詞者俱附鄉賢名宦祠令有司致祭善竑雍俱予謚其

他著名節於時彙錄未及者巡按御史詳覈以聞

○正德十一年五月戊子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言

先朝有吳興弼陳獻章者皆以大臣論薦崇以殊禮雖二臣雅志弗究厥用然亦足以彰

聖朝重道之意至今聞者猶足興起頃來儒道不明巧偽

競出務為險怪罔惑人心排侮儒先招誘無耻變製巾

服標張門戶狀如鬼怪心若穿窬世道之害至此盡矣

竊見致仕侍郎章懋造詣精深涵養醇熟不立異以駭

俗不矯飾以求名誠心正學庶幾乎道海內學者翕然

宗之較之二臣奚翅不讓

皇上亦嘗擢之太常陞之禮部懋雖甘老而朝廷待之不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州七

為不優臣獨以為二臣者布衣也

先朝待之如此懋始居翰苑志節夙著逮掌國學師範益

尊進秩常階未昭殊數豈

聖明之待耆德反布衣之不逮乎臣願舉

先朝崇儒之典倣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徵

起不惟儒道增重

聖德有光且使人心知所向慕不為邪說所惑轉移風化

莫大於此會巡按浙江御史鮮冕亦以為請吏部議覆

上曰懋學行純正齒高望重有司可時加存問以稱朝廷

優禮耆宿之意

褒忠節

○正德元年二月癸亥廬州府知府馬金奏故元淮南左丞贈平章曲國公謚忠宣余闕合肥青陽里人也至正之亂提孤軍守安慶援絕城陷與妻子女俱死焉一門五節世所希有我

高皇帝嘉其忠詔建廟祀於安慶矣但臣聞古之忠臣生

地所俱有祠今其里舊祠弗葺似為闕典乞令所司修

復置守者賜之祠額其於風化寔非小補禮部覆議如

金奏葺合肥舊祠給旁近戶二家護視春秋令縣正行

祭禮詔悉從之額其祠如謚

○正德三年三月癸亥命興化府立祠祀宋陳瓚陳文龍

叔姪文龍宋咸淳狀元為同知樞密院事蕪繁知政事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州八

以廣州亂克闕廣宣撫大使開闢興化製大旗書其上

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出入前導以矢無他意後林華

以城降元文龍被執唆都等往來誘脅不為動過杭廟

謁岳武穆大慟不食而死瓚文龍之從父也以布衣召

募義勇三千人攻殺林華復興化獻馘於朝遂命為興

化同知戰守備至元將攻圍日急力屈唆都執而欲降

之罵曰吾家世忠義寧能從爾胡狗求活邪唆都大怒

車裂以徇至是福建左叅政熊達大理寺評事徐元稔

各疏請立祠以表其忠禮部議覆

上曰文龍叔姪在宋季死節忠義可嘉其立祠令有司春

秋致祭

○正德六年十二月乙巳羣盜攻破郡縣守臣多死者詔曰赤子弄兵致戕賊命吏朕甚憫之其忠節顯著者兵部查覈以聞於是贈按察司副使周憲馮傑為按察司僉事吳景王源為按察司副使知縣霍恩王佐段豸州同知郁采為光祿寺少卿都指揮同知王保等為都指揮使憲等俱廕一人為國子生有加廕改為百戶者保等子襲陞一級其餘死事者俱視此例

○正德八年七月庚寅賜唐顯果卿真卿廟額曰二忠果卿官常山真卿官平原即今真定德州地也前知府彭澤於學宮右建二顏祠至是成知府李堦以廟額請詔曰忠節之臣古今一也果卿真卿以死勤事有功於唐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世九

其賜之祠額仍令有司每歲仲春致祭

○正德九年十二月辛丑直隸南和縣故有唐相廣平郡公宋璟祠未載祀典至是知縣李希夔以請詔以璟守法持正為唐名相其令有司歲仲春致祭

○正德十年二月庚寅巡按廣東御史高公韶奏韶州故有唐相張九齡祠景泰中用給事中白瑩言以唐韶州刺史鄧文進宋邕州推官譚必國朝永豐令鄧顯俱附祠配享竊考九齡子拯為伊闕令時安祿山陷河洛拯不受偽官堅守臣節忠義著聞而獨見遺似為缺典禮部議覆詔曰如拯可謂不媿其父矣其令從此

戒諭臣下

○正德三年正月丙辰天下朝覲官員事畢辭還任賜之勅曰朕受

天命嗣

祖宗大業為天下生民主風夜惓惓念吏治多弊民生未安每因事申飭所司務遵成憲以供厥職爾等畿甸藩服之臣雖職分不同分地各異皆與有民事之責茲當述職來朝已令吏部都察院詳審甄別黜其尤不職者以示懲戒爾等仍還舊任中間廉恕公勤克舉其職者宜益加勵翼緒績前功間有職業不修幸免黜罰者亦宜改過自新用圖後效大抵司牧之官須上遵法守下勤民事寓撫字於催科以刑罰弼教化隨事盡心隨材效力俾四方小民皆安享太平之福斯稱朕承天法

皇明實訓

正德一卷

四十

祖勵精圖治之法爾等其敬之念之故諭

戒將臣

○弘治十八年五月庚戌命太監苗達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太監張林官理神鎗銃砲都督同知李俊都督僉事神英充左叅將都指揮同知陳雄都指揮僉事張澄充右叅將統領京營官軍往宣府征剿仍賜達暉琳勅曰近宣府守臣節報虜賊擁眾寇新開口等處勢甚猖獗爾等其相機調度分布要害設伏出奇或攻圍未解多

方故援或肆為衝突悉力拒遏或掩其未備或邀其歸路務期克捷毋坐守一城聽其虜掠毋率意輕進墮其姦謀宣府大同偏頭關及延綏等處遊奇等兵俱聽調用參將而下及各鎮巡等官悉聽節制官軍頭目人等敢有違犯號令者重以軍法處治其臨陣退縮不用命者指揮以下就於軍前斬首示眾然後奏聞斬獲賊級俱送紀功官處審驗從實開報以憑陞賞不許冒濫軍中事有難拘常例者聽爾等便宜處置爾等受茲重託宜竭忠効力以紓朕比顧之憂其往欽哉

大明武宗毅皇帝實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深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書目朱錦撰

南京工部庫務清吏司郎中臣呂弘富

嚴考察

○正德八年三月己丑吏部言諸司職掌內外官考察黜陟及憲綱內御史巡歷糾劾有司各有定制劉瑾乃制為不時考察之例近給事中王萱等各因流賊災異進言奉旨令將內外官訪察糾黜此固專為有賊地方非通例也各撫按及奉差科道等官乃循以為制劾奏太皇明聖訓 正德二卷 乙

頃今去朝觀甚邇若使一舉舉行則是每歲皆朝觀之年在處行考察之典而舊制反為虛設矣且人才難得將責其成尤須久任亟黜亟補廢事愈多請命都察院轉行各御史等官除事干軍情者許劾其餘悉照憲綱則事有定體人有固志矣

禁貪

○正德十年六月己巳詔內外開刑衙門凡徵收部解官物雖未入官有所侵盜及遇革不改者俱照監守及侵盜倉庫例科斷敢有故縱者坐之著為例去冗

弘治十八年八月戊寅先是吏部奏詔查得陞乞陞冗官太僕寺卿李綸等七百六十三員請裁革并戶兵等部因事添設官員亦宜酌量繁簡以為去留得旨添設官員其會各堂上官議之傳陞乞陞官有黜者十七員三四品者降三級五品六品者降二級七品以下者減半俸辦事其餘俱革之內有職事者與冠帶閒住匠役月支米一石供事今後凡有仍前賣緣傳乞者科道并諸司指實奏聞

○正德六年十二月乙巳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丁鳳奏南京內外各衙門工匠廚役醫士醫生凡七千八百七十餘人月應支糧二千三百九十石有奇請裁革詔

聖明實訓 正德二卷

冒濫當革姑酌酌處置內官監人匠劉瑾新收者俱改正司禮等各監局人匠支米三斗者仍舊四斗者減一斗太常光祿寺廚役各減其支米二斗醫士醫生革之抑迎習

○弘治十八年六月乙亥兵部奏湖廣均州太監齊玄原非額設近又改為鎮守復增於舊而西北沿邊凡有兵馬處皆添設監總分守守備內臣此邊方之極弊也乞悉遵詔旨取回一應邊事齊之鎮巡等官庶少紓邊方之困得旨齊玄既非額設取回京其餘應裁減者仍通查議以聞

○丙子兵部言皇城四門以拱護宸居京城九門以護

奸宄通來門官太多科占軍士逼致逃亡門禁漸弛其流弊有不可言者請遵詔旨凡非舊額一切裁革上命皇城四門仍舊其餘各門自今以四員為則不許增著為令

○十二月乙丑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合奏各馬牛等房逐年虛增頭匹不下數十千濫支料草不下數十萬先帝深知其弊著為令與每年一次勅科道官查點以憑會計自是歲派料草計省銀二十七萬四千餘兩今陛下乃因御馬監太監楊俊等貪緣具奏但令俊等查數會計科道等官停止勿差此端一開百弊復作徵求益濫其為新政之累夫豈小哉願體

聖明實訓

正德二卷

三

先帝圖治之急仍令巡視草場科道官如原省查點實俊等於法以為後戒

上曰卿等所言良是查點會計仍遵先帝旨而行俊等肆為欺蔽法當速問姑宥之

○正德六年十二月辛丑戶部覆孫禎等所言節財用禁科害二事得旨各倉庫及門官累有禁約全不遵守令天災地震軍民困苦正修省繕節之時本當黜革姑免查究該部其以舊制申諭之如蹈前弊聽科道糾劾并許被害者陳告坐以重罪今後添設多餘官員不必補如有賣緣投託者司禮監奏治冗員冗役所司備查以聞重恩隆

○正德元年正月甲辰故南京工部尚書董越妻溫氏奏
謂臣夫嘗侍

先帝講讀於東宮者三年乞念舊學之勞如例錄臣孫韓
為中書舍人事下吏部看詳言越講讀年勞頗淺可如
侍讀學士江朝宗之子寧例送國子監讀書有旨令再
查朝宗講讀年勞蓋朝宗侍東宮甫逾年與越殊

上曰廢子乃東宮講讀恩典越講讀既三年韓准送中書
舍人習字出身其未及三年者如寧例

○五月壬辰錄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孫葵
於中書舍人習字出身初葵援大學士李賢商輅徐傳
例以請吏部言賢等官至師保瑄止亞卿加恩似宜有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四

差但瑄負德望嘗入內閣亦著勞勩身後未嘗廢叙惟
上裁

上曰延賞世祿皆帝王盛德仁政也况瑄名臣廢敘宜厚
其許之

厚親

○弘治十八年六月癸亥

上以初即位賜親王白金文綺各有差仍貽諸王書曰奉
皇考遺命續紹鴻圖念宗室至親劬勞藩屏有年特具白
金文綺用表親親之意其亮之

○八月戊辰初雍王泰衡州地卑濕寢宮殿宇朽蛀漆漏
不可居又夢寐不安時見怪異乞移山東平州

先帝遣內使齎書諭慰屢集廷議以擇地別建勞民傷財
但宜督工修理至是王復上奏詞甚懇切

上仍下廷臣議以四川叙州見有申王空府蓋造新寢宜
徙居之詔可既而王不欲遷乞仍修本府

上曰王屢奏必不得已朕重違其情乃遣太監梁文工部
郎中張謐往修之

○正德元年四月辛亥兵部奏兩京錦衣衛等官旗全由
傳乞應革者王漢等十一人由恩應革者由功應存者
陳祿等八人由乞陞遇例未盡革今應盡革者黃灝等

二十七人總小旗由乞而充今應革役者孫昂等五人
由他衛傳調錦衣衛今應還衛者陶琦等二人請加詔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五

處分其南京錦衣衛千戶尹果百戶尹德尹隆乃舍山
大長公主曾孫去留惟命

上曰果等三人朕念大長公主故特留之餘從所奏

○十月庚午榮王奏弘治十六年六月內奉

先帝命將之國而未行隨侍官校已一載先行其衣與食
皆仰給於臣而臣在京祿未止三千石無以給之乞歲
加二千石庶可供兩地之費戶部執奏

上曰朕念王窘於用特加千石俱本色以慰其意

○正德二年五月癸丑河南守臣奏各處王府鎮國將軍
以下房價俱官給惟河南將軍府蓋造率用已費未經
定擬章下工部會議謂勢同事異誠有不均若樂與之

又恐民勞財傷難于經久今自正德三年正月以後凡將軍授封出閣者按季類奏每鎮國給銀二百四十兩輔國視鎮國六分去一奉國視輔國五分去一中尉視奉國四分去一俱布政司給與自行修蓋

上曰宗室日繁房屋宜有等殺庶幾恩可溥施而財力不屈也其著為令

○正德三年五月辛酉榮王奏長子次子未受封用度缺乏乞賜頒給

上曰朕念親親之誼固欲從厚但稽之

祖訓祿米自有定制豈敢有違已別有頒賜矣戶部其移文長史司啓王知之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六

○六月己巳益王乞每歲自遣官詣金山口祭掃生母德妃張氏墓禮部議非舊制

上曰遣官祭母王之誠孝至矣但朝廷歲時自有祭祀其已之還以書復王

○正德十年三月辛未竇鐸之敗也以其孫竇材托僧大千者與俱亡卽以家人子冒名竇材就繫竇材時年十七削髮走河南永寧之千山勦庵居焉更名正奉未幾大千死竇材為主僧所凌復走故縣鎮寓三官廟久之竇材憤懣不勝遂自詣官言狀乃送之慶府王厚遇之與鎮巡官皆以狀聞尋傳致京師竇鐸府中舊人在浣衣局者已不能辨識法司會多官審訊竇材抗言曰我

高皇帝七代孫義不辱於齊民歸命君上於是

上令竇材雖在不宥之列既束身歸命姑從輕送鳳陽高牆安置仍以書諭諸王知之

正宗藩

○正德四年十二月庚戌禮部奉旨檢詳

累朝政令凡涉王府者條列上請一舊制各王府生子女三日即具奏其奏報冊歲一上玉牒冊三歲一上近多違期及不開庶生子女所出者於其請名請封選婚日治長史等官罪一親王嫡長以下郡王嫡長子孫俱年十歲即請封其餘子孫十五方請內府監局成造冊印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七

諸物當以奉之先後為序各府關領人役有歸或後期及訛稱使費者請戍邊又各王府儀賓例賜鞍馬守候之難飼養之費得不償失自今惟親郡王儀賓照例關領餘皆革之一

祖訓止著嫡長襲封之文其後有以庶弟襲封如保安王者以嫡姪襲封如交城王者以庶堂姪襲封如永興王者俱出特恩近應山王絕嗣嫡姪請繼伯王爵臨潼王進封秦王庶伯請補姪王爵者惟命以鎮國輔國本職奉祀已著為令自今郡王沒無嗣及進封親王有如應山臨潼者其宗支正許奏請奉祀一各府以罪革爵重者不復輕者革未幾復之自今有罪重者不許引輕例

冒請一親王郡王病及薨其子幼則以親支暫理府事請勅諭暫理者善撫幼子無令失所俟其長即回本府不得復預諸事一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子始立庶長子為王世子郡王年老正妃已沒無出乞封庶子為長子者請自

上裁一各王府將軍而下薨故無嗣者止許以昭穆相應者承祀不得違例奏乞繼嗣名目一親王朝覲雖載

祖訓

莫廟之時亦嘗一舉然久已不行以故比者崇王請朝則

貽書免之今後凡親郡王請身自入朝者並免著為令

一凡親王之國無迎養生母之禮近岐王有請雖懇切而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祖宗之制不可違其餘各府宗支沒侍妾無子者例移居

別宮有子處外者各從其子迎養若生子多者亦止就

一人一近例親郡王妃并將軍夫人沒而無出者許選

繼室有出者止選內助自今妃夫人沒不欲選娶繼室

內助者許於宮人中擇其可者奏請管理家事不許溺

愛濫請一各府官眷有嫉妬亂倫爭競越禮詔革封號

者不許妄請復本府官有為之請者本部劾治一先是

藩府鎮國將軍詮鏐侍女既嫁為嫡所妬出寓他室生

有子匿不以聞嫡沒又選繼室請封事覺乃削今後有

此類者許親郡王及輔導官奏聞區處母致生育不明

閨門貼玷一凡王府婚禮奏選有制若未娶正室而侍

女先有生育者輔導官舉奏區處所生子女不得請名請封著為令輔導官匿不以聞坐之一各王府襲封乞初其先王宮人有出者留府養贍無出者放之將軍以下并庶人沒者其宮人無出亦令歸其親屬嫁遠處者鎮巡官具實奏奏有撥置阻撓者重治之一各府承奉等官

祖訓載有額設名數郡王內使二名亦奏准之例員缺則

保陞數少則撥補不許額外濫保及擅立內典膳名色

以圖保陞已著為令今後有違者罪坐營求之人及輔

導官一先是革爵庶人鍾鏞嘗進琴詔不納降勅切責

自今有庶人越分進貢者本部奏參區處一各王府進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獻土物本出尊親之誠今後若違節進獻之類宜令本

府自備脚力免驛遞應付以蘇民困一永樂中有旨凡

使人至王府止款以飲食不得賞物今宜申明凡使人

至府有需索財物者許巡按御史按察司參究一先是

各府有守節及貞烈者具奏旌表今王室繁衍宜通行

昭示以為世勸一天下王府有無籍之徒假以燒丹煉

藥為名姓來誑惑者鎮巡預為禁約一各府所遣人除

關領者勿限餘俱嚴限違歸如在途延緩及潛住於京

有所營求者照例參究一王府凡遇疾病喪葬修齋設

醮一切禁革至於僧尼道士女冠巫祝之流尤宜痛絕

勿容出入違者許撫按官擒治併追究誘引之人罪之

一寺觀廟宇徒耗民財無益於事自今各府不許修建并請額

上批荅曰諸事既議處諦審凡

累朝舊制及見行例其申明禁約郡王將軍而下卒無嗣及郡王進封親王者其宗支正許奏請奉祀不得營求請封繼嗣名目親郡王生母授封者從簡葬祭各王府勿容僧尼女冠出入宮禁及私建寺觀違者承奉長史以下俱罪不宥餘皆如議仍諭諸鎮巡官知之

○正德八年九月丁亥魯府鄒平王陽鐸子當涼既華王爵猶與當涼爭襲奏訴不已復命司禮太監賴義刑部侍郎黃珂錦衣指揮陸宣往勘還奏當涼當涼皆庶子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十一

而當涼為長禮部尚書費宏等前議以當涼襲封華當涼封號其事已明法已正矣而當涼爭猶未已者由其父陽鐸徇私溺愛為其母子請封魯王陽鐸亦依違為之代奏而先任禮部尚書周洪謨倪岳等皆為所惑不能據禮以折之皆使得冒長云繼妃之封已二十餘年故當涼得藉以為辭郡下包慶等利其復立實從吏之請置慶等干法逮問長史審理紀善以下魯王及洪謨岳等已物故者惟

上裁之詔當涼累疏強辯有違

祖訓當重治姑從輕今以齊民巾服習禮滿三載以聞仍奪其母原封金冊魯王既引咎舉正停祿兩月洪謨岳

已故者宥之長史審理紀善以下俱逮治謫慶等五人成邊

○正德九年八月壬寅先是鄭康王祐於薨無嗣詔以其從弟祐樺襲封為鄭王景門王之孫而東垣端惠王之子也鄭王嘗為其父奏請進封入廟凡三上疏禮部屢覆鄭王以旁支入繼親王不得顧其私親詔如議至是復以為請下禮部議以鄭王懇疏雖出於孝然非以禮事其親者執議如初詔曰既於禮有悖其已之

褒諭宗室

○弘治十八年九月癸巳韓王泰襄陵王徽鈴讀書守禮篤於孝親到股愈母疾父莊穆王薨核木供奉如生忌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十一

日必哀時新不為不敢食侍弟鎮國將軍範皆友愛尤篤賜軍校貧乏葬其不能舉者若干年七十七猶扶筇北向拜

聖壽等節不肯廢禮請襲崇之以式宗藩

上乃致書獎諭曰敬問高叔祖襄陵王年高德盛孝義彰聞朕不勝嘉悅夫宗室者天下之表率有此善行宜用表揚尚益懋初心允終令德俾諸後進有所觀法同歸於善庶於藩輔有光焉

○十二月乙亥魯王泰鉅野王府鎮國將軍陽銖陽鑒少喪父即知哀慕觸地流血長能事母恪甘旨謹醫藥有疾斷以身代比沒哀毀盡祭咸與禮合茲年近六十言

及猶哽涕又兄弟友愛篤至山東旱饑嘗疏減常祿以助賑卹乞賜坊名以褒揚之

上曰宗室中有賢行如此朕甚嘉之其賜坊名曰彰善嘉義俾宗室有所勸焉

○正德元年二月己未陽曲王府輔國將軍奇渾榮請王之孫故鎮國將軍鍾鏐第六子也少失父事母丁氏至孝母嘗病朝夕侍湯藥水漿不入口者四日憂悴骨立居常積書千卷與士大夫講習清談如寒士每冬出粟五十石以賑饑有司上其事

先帝命覈實至是以聞

上乃賜書獎諭曰惟國家以孝治天下凡臣民有孝行者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十二

必命有司旌表以勵風俗況宗室乎爾孝行純篤是用致書褒獎且以風動諸藩爾其欽承之

○正德四年三月己未壘書褒獎東阿王及其女臨城縣主凡縣主出閣例給房屋價銀而臨城縣主獨不願領工部覆議謂其心存廉潔事異尋常宜加褒獎以勵宗室上乃貽書魯王曰禮讓為國之美事東阿王及其女固辭房價雖於國用無大損益然禮讓風行始自宗室其於化理關繫匪輕用是致書褒獎其俾欽承之

○正德十年閏四月庚申降勅獎諭韓府鎮國將軍範增曰近韓府王奏爾事父莊穆王及母謝氏至孝莊穆存日嘗書孝行二字及自製詩文以美爾與兄恭惠王相

友愛年已八十遇父母忌日猶哀慕又工詩善畫每讀古人嘉言善行則再三誦之欲使子孫各勉於為善王之言云爾朕聞而嘉之特降勅獎勵以為爾榮且以風示諸藩焉

戒宗室

○弘治十八年十二月乙丑晉府慶成王南海郡君儀賓李實以包攬銀糧獲罪郡君私入京擊鼓訟寃禮部遣中使送回仍勅王約束并治教授守城等官罪上以郡君出城訴訟有乖禮法命會法司議會慶成王亦奏郡君及將軍奇渾奇浙表枕表根表梗表桎諸不法於是禮部會法司議請申明禁令凡越例私奏者俱寢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十三

其事

上曰將軍中尉及郡縣主君等多入京奏訴近已成風騷擾道路貽辱宗室其即移文各王府省諭禁約敢有仍前故違者併治之

○正德元年正月庚子榮王陳乞霸州信安鎮莊田蓋牧馬草場地也戶部言永樂間設立草場蓄育馬匹以資武備至成化中近幸始陳乞該鎮草場為莊以後岐壽二府相沿管業莫之改正暨

孝宗皇帝留神戎務差官清理特勅退還此不以私恩廢公義也今榮王之國有期其所乞宜勿與上乃諭王曰此

先帝意也己之

○七月戊子德王奏莊田在兗州等處者畝徵子粒二斗惟清河縣子粒成化七年用少卿宋旻議以為畿內役重民貧畝止五斗近又奉詔例凡莊田畝止徵銀三分臣將無以自給乞如舊徵二斗有旨遵從之戶部復言稅重民不堪故多逋負今山東境內水旱相仍百姓凋敝意外之虞不可不慮宜如詔旨起科便

上曰朕不知也且王何患貧其勿許

○正德三年十二月庚寅慶成王奏姪奉國將軍表標先聘典仗所餘丁田林女以祖喪未婚至是服闋疏請

上曰王府子女禁於本府軍校之家選配奈何違之其別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十四

行選配後有違者禮部查出停婚被選之家成選衛不貸
○正德四年正月丁巳初榮王之國所過騷擾事聞乃降勅戒諭之曰王已莅封國殊慰遠懷但聞在途時紉縛官吏需索財物夾帶私鹽沮滯客商所至嗟怨多逃避者王深居少出豈能周知必有主使撥置之人而承奉長吏等恣肆無忌不能禁戢貽累於王似非細故王宜深自循省正已律下毋俾府中官屬及軍校生事啓釁仍追寬在途撥置者具奏處治王其益敦敬慎永保祿位顧不美歟

○正德五年八月戊戌降勅切責慶王台滋革其護衛并祿米三之一太監張永還奏王屈身賓館行名臣禮貢

皇上展親之仁失諸侯維藩之義其郡王以下及承奉長史俱宜罪禮部覆奏命會勲戚文武大臣議入

上曰台滋當實鑄反叛之時朝廷意其必不通謀及奏為真鑄阻截已累有勅旨慰勞今乃委身從叛國典難容卿等既會議明白本當削爵姑從輕革祿米三之一降勅切責郡王以下皆免究承奉長史等官執赴鎮撫司考訊中護衛革為寧夏中屯衛隸陝西都司仍諭各王府今後不許與文武官交結及誘引邪說之人在王府出入違者聽鎮巡官指實糾舉

○十二月庚寅禮部會府部等衙門議朝廷宗支各有爵職其品第之高卑視支派之疏戚故爵封之典載於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十五

祖訓惟親王之子不分嫡庶郡王言嫡而不言庶者祖宗三法之意固有在也其後郡王無嫡者亦得襲封至於兄終弟及係出一時特恩宗室之中援此為例故凡族屬疎遠者妄圖承襲累煩廷議以致逆瑾得以假借納賂變成法示私恩而秉樞秉檄誠激例不該襲皆許襲封至以敗倫傷化革爵如鍾鏞者亦復原爵今已奉旨改正後各藩襲封親王郡王俱以嫡繼無嫡以庶如果無庶許應奉祀者以本職奉祀其諸弟姪不得遠引祖父先爵為詞及不許親屬撥置徑行奏請如有仍前朦朧奏擾者奏詞宜格不行實奏人治罪內外輔導官參奏究治庶宗派明而法制定矣議上詔以封爵重事

自今郡王無庶子許次及者以原職奉祀不許弟姪冒請封襲有膝臘奏擾者內外輔導官治罪保安王誠澈永興王秉樞皆應查革業已有成命姑仍舊封以後子孫并已故邵陽王秉檄子孫悉如議鍾鍍數傷倫理情罪深重仍革爵降為庶人

○正德十一年三月庚子代府鎮國將軍聰泚輔國將軍聰現聰泊嘗出邊城奪人財物為代王所奏已革祿米三之一至是王又奏其交仰群小為惡滋甚下撫按官勘實刑部議覆詔聰泚聰現聰泊屢違

祖訓法當重治但念宗支姑從輕泚現再革祿米之半泊三之一以示懲仍賜代王書命戒約之郡小坐死者二

皇明實訓 正德二表

一六

人請戍者八人

討叛

○正德五年四月辛丑以寘鐸反赦天下詔曰自古帝王法天立政布德明刑不可偏廢朕嗣位以來仰荷

上天

祖宗付託之重勵精圖治越五六年念惟世久承平人多玩法振起綱維刻革姦弊期與斯人登於至理而有司不能悉體朕心奉行過當虛懷徒切和氣弗臻乃自今春以來亢旱為厲時雨愆期風雷屢作呈異迭見四川湖廣等處寇盜縱橫撫捕未定而陝西寧夏都指揮何錦等戕害守臣拒殺官兵屠戮居人謀立安化王寘鐸

為主出給印信票帖招誘諸路索要軍馬地圖各鎮官員連日奏報具有實跡爰下皇親廷臣會議會謂寘鐸悖逆

天道得罪

祖宗朕不敢赦祇告

太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命將出師正名討罪誅剿首惡分釋脅從撫定軍民安靖邊境尤念兵戎事重供億甚勞加以通負相仍徵科未息在在皆然方欲省刑薄斂任賢使能培養元氣掃除災孽以保我國家億萬年之祚所有寬卹事宜條列于後於戲用兵者如不得已用刑者必求其生方與問罪之師大布同仁之政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皇明實訓 正德二表

十七

○正德十四年五月庚戌太監韋霸傳旨各王府人奏事京邸及慶賀進貢留者多不過月餘近乃不循舊規或留數月或半年一年亦有久留不去者其意安在自今以後所司趣令事完即回不許久留邸舍違者緝事衙門指實具奏治罪不宥時寧府內使及校卒潛住京邸者常數輩逆謀頗泄故下此令

○七月戊申詔諭兵部曰宸濠大逆不道神人共怒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等守死不屈忠義可尚南京守臣盡心區畫協力防守南直隸湖廣山東河南各鎮巡等官或調兵把截或先事預防安慶守備知府及江西各郡

縣官或遇其先鋒或聞警設備皆推誠體國以討賊為急朕心嘉悅其即移文令各相機戰守務保無虞尤宜撫卹貧窮安固邦本侍事寧之日令各巡按御史具實陳奏死節陣亡及運謀設策保城殺賊有功者俱旌表褒贈陞賞其懷奸不忠退縮債事者從重治罪

○丁巳以宸濠反削其封爵屬籍詔告天下詔曰惟我祖宗列聖開創洪業封建親藩所以拱衛國家奠安宗社朕以菲德嗣承大統恪遵

祖訓醇厚親親天地神明所共臨鑒豈意寧王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誣陷郡王淫亂宗女打死無罪平人不

下千數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脅奏良善毒害忠貞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十八

聚集郡盜招納叛亡私造戰船擅置軍器造謀作孽積有歲年流言日聞朕未遽信前年本府內官赴京告變

近日在京科道交章舉發朕猶念在親誼曲為保全特遣親臣賁書戒諭宸濠自知罪在不赦使者未及半途

先已肆行反逆殺害巡撫囚禁守臣分遣賊徒四散流劫占據官府縱放囚獄攻圍城池燒燬郡縣搜劫印信

搶奪運船南京各處守臣連日飛章奏報具有實跡反

狀甚明爰下大廷會官集議會謂宸濠悖逆

天道得罪

祖宗古今大惡朕不敢赦祇告

天地

宗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親統六師正名討罪除首惡宸濠及同謀有名逆賊不赦外其餘脅從之徒盡行寬釋

占奪田地悉還本主本處并經過人員近因迫脅拘繫妻子禁錮者即與釋放護衛及軍民職官先因陳奏宸濠非罪誦降者查奏起用死者贈官生者優卹上以慰

列聖在天之靈下以救一方塗炭之苦兵出有名事非得已內外大小之臣遠近忠義之士同心合志協力效謀

旬日之間罪人可得尤念匹夫作難毒我良民惡聲傳聞玷我宗室重以師徒所過閭井騷然供饋之繁衆庶

勞止疲苦在下憂切朕心俟大功之告成將大賚於海宇嗚呼奉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十九

天討罪大義不私於所親和衆安民至仁無敵於天下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諭江西城中并附近地方官員軍民人等曰惟爾衆悉我祖宗列聖之遺民平日服事朝廷皆為良善今反者宸濠

一人非爾衆罪間有被其迫誘不得已從之者朕已悉知之今天兵征討誠恐鋒鏑之下玉石不分有傷爾生

害及爾父母妻子其有能去逆效順者俱宥之若終不

改悔事定之日全家處死中有糾聚義兵擒殺逆賊者

量功之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

官世世承襲賊黨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

仍一體陞賞其轉相告諭俾知朕意

○八月庚寅禮部會廷臣議上居守事宜詔居守如南京內外守備例司禮監內閣內外坐營官府部等衙門及六科東廠錦衣衛各賜之勅既而勅諭司禮監太監蕭敬等曰朕今親統六師奉行

天討剿除叛逆以安

宗社尚念根本重大居守無人特命爾等照依舊規慎重行事皇城并京城門禁鎖鑰及內府大小衙門合行事件爾等提督各該職掌人員用心管理毋致疎虞其每日題奏本惟陞授文武大臣并緊關重大事情待奏請旨其餘俱照依府部等衙門原奏覆奏事理發下內閣從長議處擬旨發外施行毋致遲滯每月仍一次屢奏

望明實訓

人止德二表

二

以聞其各衙門奏軍機緊急重務一面發下議處一面星馳具奏該用錢糧軍馬等項令各該衙門整辦應用毋得違誤爾等受茲委任尤須協和內外周悉計慮不許徇私執拘以致妨害政體貽患軍民如違責有所歸爾等其欽承之又勅大學士楊廷和等曰朕今親統六師奉行

天討剿除叛逆以安

宗社尚念根本重大居守無人一應合行事務恐致廢弛特命爾等照依內閣舊規同寅協恭勤慎供事每日司禮監發下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本俱要一一用心看詳擬旨封進奏請施行其奏有軍機緊急重大事情該

用軍馬錢糧器械關防符驗之類尤要詳加審處擬旨封進聽司禮監一面奏聞定奪一面發衙門依擬議處毋致遲滯誤事爾等受茲重託尤須盡心竭力維持公道不許徇私執拘致妨政體貽患軍民如違責有所歸又勅五府六部等衙門會昌侯孫銘尚書陸完等曰爾等宜同寅協恭盡心職業以安輯士衆保衛京師用紓朕內顧之憂事有應與各衙門計議者公同議處停當而行不許徇私執拘有誤事機

○已巳傳旨六師南征本以伐叛安民不宜秋毫無擾內

外大小官軍人等所歷之地凡蕞粟舟車什物已命官經理不乏朕念軍民艱苦正收穫之期慮官軍周道法

望明實訓

人止德二表

二

度騷擾所過其各領兵太監總兵提督侍郎坐營等官各宜嚴戒所部申明軍法不得生事擾人如有違例占用及不機搶奪軍民商販行李車船牲畜踐傷禾稼剪伐樹木毀壞室廬科索財物勒買市貨酒脯倚強凌弱者聽被害之人指實赴訴隨輕重治罪兵部其即揭榜通行津道軍衛有司曉諭禁約邊守

○乙酉傳旨諭南京內外官備參贊等官黃偉等今江西反賊宸濠偽傳檄榜鄱陽縣官宜即燬之何乃敢與轉達張彼訛謗搖動人心爾等不行究治亦輒輕易奏入甚昧大體其即移文江西及鄰省大小衙門今後宸濠片紙隻字不許轉遞即行焚燬擒其持檄者如律治罪

達者不貸

○弘治十八年八月戊午署承運庫事太監龍綬言近日戶部會官議欲節財裕民內及近侍官設為修建買辦成造等名盜取庫銀以致經費不給是誠有之乞勅司禮監會同內閣府部科道官通查內府諸監局傳取金銀其非有印信題本者務見所造何物所買何物詳具實數造冊備照有餘責令還官自後有仍前泛濫傳取者聽本庫會同司禮監指實奏請究治庶可杜絕時弊又聖誕等節所賞銀有一人多或至一二百兩者親王并公主郡主王妃千秋節令之賜亦倍往年此類既非勸功之典實開盡財之源宜量其事之大小以為賞之輕重

聖明實訓

正德二卷

二十三

俾等分有常給賞有序亦初政所微杜漸之急務也綬又言近年所出倍於所入今

聖誕千秋冊封給賞所用事節頗繁請勅戶部計議每歲應進金銀若干可足國用其有非軍國所急需之財可供修建及齋醮者聽特於該部支取庶幾緩急有儲不至告乏章下尚書韓文言此庫設在內庭素無稽考是以出入之數外臣不得與聞傳取之用典守莫能裁遏宜如綬言一一查究其合用進庫銀兩俟諸處輸納至日以漸運送專備軍官折俸及封冊成造支用有仍以齋醮等事盤惑

聖聰浪費財物者本庫歲終開奏聽訪科并本部奏問如

律凡內府賞賜一遵

祖宗舊制崇儉戒侈

上是之且曰傳取之數司禮監備查以聞

○癸亥戶部覆給事中張維新御史弓元所奏節財裕民事宜請議處得旨一應節財事宜各衙門查議以聞既而禮部言塔像齋醮何益於事其即已之惟春秋報如故

上是之曰塔像齋醮何益於事其即已之惟春秋報如故○正德元年十月甲寅署內承運庫事太監秦文奏內府財用不充事務繁劇適遇大喪即位之禮相繼舉行費已不貲近日舉行大婚禮戶部僅送銀三十萬兩用之六禮用之鋪宮用之賞賜及內官監造粧奩御用監

聖明實訓

正德二卷

二十三

造寶冊銀作局造儀仗諸類通計費金八千五百二十餘兩銀五十三萬三千八百四十餘兩是進入者少而費出者多將來何以應之况

聖誕千秋節所用乘輿服御所用諸王府冊封所用皆不可缺而官軍折俸每季該銀十萬餘兩春季未給而夏秋又至矣其將何所取辦哉

上覽其奏乃命集廷臣議處以聞戶部臣言財貨之在天下如水行地中其源不濬其流必竭若不能節儉用度無經而欲講求足國之道良亦艱矣今以歲入正數言之夏稅秋糧馬草鹽課折銀及雲南開辦各鈔關船料銀兩通計僅一百五十餘萬兩以歲出正數言之宣大

等六鎮年例三十四萬兩進庫給軍官俸糧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至於內府承成造寶冊之類其數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不下五十萬餘兩然入每虧於原額而出乃過於常數姑以弘治十八年五月以後言之諸邊年例之外添送銀二百七十七萬四千餘兩給賞征進京軍六萬九千六百餘兩給過鹽米商人二十五萬餘兩賞在京官軍七十二萬四千二百餘兩各邊官軍六十九萬三千三百餘兩陝西賑濟二十萬兩密雲居庸紫荆倒馬等關召買糧草共一十八萬八千餘兩大婚禮取四十萬兩買金送內庫二萬六千五百餘兩通前年例實用六百二十五萬餘兩又四川進金四千兩

皇明寶訓

正德二卷

二十四

視舊規例歲用之外至加至五六倍矣欲望財用之足帑藏之充豈可得哉伏望

皇上憫生民財力之艱躬行節儉母事虛文今後成造非乘輿器物及各王府寶冊不得用金非

聖誕千秋令節不得用銀凡遊戲燕樂鷹犬玩好無益之費無名之賞一切罷止仍嚴諭該庫之莅事者歲進銀非軍官折俸及成造儀仗粧奩一毫不許妄支其歲入五十萬兩之外一分不許妄取務敦儉約以圖經久議入上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聖人明訓理財之大道也今財用匱乏百姓艱難朕自當力加節儉量入為出管庫人員於每歲出入之數尤宜謹於關防不許濫費

妄支

勵俗

○弘治十八年八月辛巳都察院覆議給事中周璽所奏言中外臣庶之家奢靡相尚僭用不經乞

皇上躬行節儉痛抑奢華凡日用常例之外悉從省約則薄俗可革淳風自還

上曰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此非治世所宜有也其即通行榜諭官民人等宜遵禁例如有仍前奢僭者罪不宥

○正德元年六月辛酉先是有旨民間男女服飾并諸奢僭事禁未盡者禮部仍會都察院備查議處以聞於是

尚書張昇都御史張敷等上十三事一舊例庶民居舍

皇明寶訓

正德二卷

二十五

不得過三間五架及用斗拱彩繪近來務為高大且過粉飾除已造不動自今仍違式者罪之官毀入官一舊制庶民男女衣服不許僭用金繡首飾耳環各用金一事近來愈加僭侈自今遵永樂間例軍民僧道常服禁用紵絲綾羅紗錦絲繡婦女衣服帳幔禁用渾金首飾錫釧禁用寶石娼妓禁用金首飾銀錫釧違者罪其家長并製造工匠一民間範銅為佛像貨鬻取利僧道化緣造佛俱鑲金及軍民器物僭用銷金泥金餞金以故耗金甚多而其價翔貴亦宜并禁違者俱重罪一成化間例冠婚之家酒席從儉近歲過豐暴殄天物自今臣民一切燕會毋得用糖饅餅餠簇盤插花粘果及鋪造

造者俱重罪一近來民間婚嫁競為豐盛帳幔被褥皆用大紅銷金器用金銀線此貧乏之宜加嚴禁違者重治一近年京城軍民之家喪事甚違禮制初喪扮戲唱詞名為伴喪及出殯剪製紗羅人物懽懽之類排列塞途兼用鼓樂戲舞導送及墓陳設葷酒飲吹至醉又有揚幢設壇修齋追薦糜費銀物不可勝紀宜并禁革違者喪主親賓僧道人等各治以罪一天下寺觀庵廟舊額外不許私創飾以金碧違者罪如律仍折毀入官一古禮士不衣狐白况凡民乎今後商販吏僕婦女娼優皆不許輒服貂裘一馬之鞍轡品級高下有等今後商販吏卒軍匠僕從道人等不許僭用盛飾橫行市陌一舊

皇明室訓

正德二卷

二十六

硃紅金飾近雖軍民之家輒輸分僭用今後一遵定制軍民之家惟酒盞用銀壹尊器及漆器用硃紅用金飾者治罪上曰近來風俗奢僭漸不可長其即出榜申禁仍有故違者所司緝捕究治違式房屋之類赦前犯者今改正否者並治之不宥○正德十二年八月庚申命立祠祀烈女何氏何氏泗州人年十六其父母鬻之倡家有欲犯之者何不可乃自刎而死提學御史黃如金請為立祠詔嘉其貞烈可為風俗勸特許之

正祀典

皇明室訓

正德二卷

二十七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庚寅大學士劉健等言今月十七日冬至節靈濟宮祭金闕真君玉闕真君奉旨遣尚書李東陽行禮臣等竊有愚惻謹昧死為陛下陳之佛老二教聖王所必禁儒者所不談中也以來正道不明人心久溺如秦始皇宋徽宗好僣漢楚王英梁武帝好佛唐憲宗僣佛俱好求福未得皆以得禍載在史冊事跡甚明若靈濟宮所奉二真君乃南唐徐溫二子知證知諤謹按正史所載徐溫養子知諤篡偽吳王楊氏諸子皆為節度使知證大死知諤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立廟稱之為神國朝雖有廟宇然亦止稱為真人今道士洪奉香火成化末年加為上帝禮官失職

不能規正

先帝初年幸去帝號天下傳聞以為

聖政真君舊稱尚未盡革至於神父神母僊妃皆是僭叛家屬濫冒美名尤為非禮每歲三大節分官祭祀不知何時復違內閣儒臣臣等初承違命未敢固違因循至今勉強從事恭遇

孝宗皇帝崇儒訪治舍已聽言方欲具奏論列而

龍馭上升徒深悵慕近者文華殿所供佛像有旨見新令臣等撰文祝告臣等以為事關治體據禮上陳荷蒙

聖斷即時撤去仰見

陛下聰明正大遠過百王善推所為雖堯舜之治不難致

望明實訓

正德二卷

二八

矣靈濟真君生為叛臣死為逆鬼而冒名階禮享祀無窮惑世誣民莫此為甚臣等讀聖賢之書當勸

陛下行帝王之道心知邪偽而身與周旋則諱讀者皆成

虛文輔導者更為何事且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

無其神縱使有之亦須誠心對越乃能感格臣等心既

不信誠從何生強使驅馳雖祭無益若先師孔子遠祭

舊規臣等自當竭誠奉命其一應寺觀祭告自來並不

干預伏乞

聖明洞察俯聽愚言將前項祭祀通行革罷免令臣等行禮

先帝幸號於莊政之初

陛下幸於嗣位之始傳之後世於前有光庶祀典不愆

治體無累而臣等寮官失職之咎亦少逭於萬一矣

上嘉納之且曰二真君之祭據禮當革但

先朝行之已久姑仍其舊今後不必違內閣重臣止令太

常寺官行禮

○正德八年七月壬辰革滁陽王墳奉祀郭琥職王無後

國初以蜀王王祀蜀王之國掌滁之衛事者主焉琥定

遠人弘治間自言為王後

孝宗賜以冠帶又援楊徐二王例乞奉祀亦與之廟戶王

璽等數辯其妄至是琥復乞留署印下吏禮二部議曰

王奉祀典禮定於

聖祖勅諭非所敢更其曰無後又見於所製碑非可攀附

望明實訓

正德二卷

二九

先帝假號以祠職由覆議者失詳今乃求請不已宜奪其職

上是之曰滁陽王祀禮悉遵

皇祖所定琥仍如

嚴宮禁

○弘治十八年五月壬子禮部尚書張昇等言

大行皇帝賓天宮殿門禁正當嚴肅以機密出入辨別內

外乃政體之不可緩者近聞真人陳應禧西番灌頂大

國師那卜堅參及班丹羅竹等各率其徒假以祓除薦

楊數入乾清宮

几筵前肆無避忌京師傳聞無不駭愕請執應禧等實于

法革其名號追奪印誥及累年所得賜賞仍照例駁還發遣

上曰卿等所言是應循等姑免逮問所冒職事封號俱查革印誥并所賜玉帶送所司交納今後僧道敢有冒緣出入宮禁濫設齋醮者并引誘之人俱罪不宥

恤民

○正德元年三月戊戌戶部覆大學士劉健等所奏請追收商人譚景清等殘監引目給與原價其皇莊田土不必差官往勘請令巡撫都御史查明召人領種每年子粒有司如例徵完解部轉進

兩宮其內庫金銀等項請依太監龍綬所奏非具本傳取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三十

者勅下司禮監會同內閣查究用餘之數責令還官

上曰莊田第令巡撫官勘明子粒有司徵完交管莊內官進納內庫金銀等項令該庫經管官員查奏

○四月癸丑戶部言長寧伯周或與景州民高崇等互爭

田土已屢移巡撫官勘理今復有旨遣郎中等官往勘恐防廢農務重為民害宜如都給事中張文等奏停止上曰農月不宜擾民其勿遣

○五月丙申內織染局奏行蘇杭等府織造

兩宮

上用等段計二萬四千七百七十疋尚書曾鑑等言四方多事公私匱竭科徵不息民何以堪宜暫停或量減

上是之曰既連歲災傷其減三分之一以甦民力

○七月乙未南京六科給事中石祿等奏頃歲山移地裂水旱頻仍風霾蔽日雨雹殺人為變不一被災之所宜遣官賑濟招撫或蠲其賦稅減其科徵戶部尚書韓文等覆議水旱災傷無處無之若槩欲差官恐徒勞無益宜俟奏報至日量其輕重如例上請蠲貸惟江西南贛建昌等府之民死於嵐瘴者無算直隸鳳陽等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丈有五尺沒民居五百餘家陝西寧夏左屯衛紅氣薰天繼以猛火燬城樓臺堡官軍房屋牲畜幾盡并傷男女三百五十人是乃異常之災宜移文各該巡撫官親詣其他加意撫恤貧民之困於差役者即與優免廬舍之淹沒營堡之燒燬者官給錢糧量為賑濟仍督所屬官吏招撫流移禁革科擾庶災異可弭上曰民困可憫其如擬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三十一

○十一月乙酉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劉應辰言順天永平二府并各衛所差役不均審戶雖有三等九則之名而上則常巧於規免論差雖有出銀出力之異而下戶不免於銀差且有司均徭當出於人丁近年兼收地畝軍衛均徭當出於餘丁近年兼派正軍姦弊難稽民窮財盡必須總括府衛所當用之役而均派於所見有之丁仍省冗差革妄費重必辦於富勢輕則及於貧窮而後畿民始得其所乞行戶部差官查處戶部議其言可

行請如擬但官則勿差可也

上曰然近來徭役之不均者多矣其令應辰悉心整理務使均平以紓軍民之困

○正德四年正月庚申巡撫都御史羅鑒奏丹陽金壇二縣民饑尤甚請借撥蘇常二府各米一千石穀九千石賑之其蘇松常及嘉湖等府米亦騰貴宜放預備倉糧減價量糶貯其銀於官俟年豐糶穀備賑戶部覆議如鑒言

上曰歲歉民饑朕所軫念借撥放糶俱如擬行之然賑濟之惠當先及於小民務須計處周詳不可使豪右之家挾勢規利致生姦弊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三十二

○二月庚寅南京守臣以修省上言請停徵科罷工役一成

上用箭弓彈弓等物原差太監每歲供給下程用銀二千餘兩今事已完結宜詎令回京不許延住糜費一織造婚禮及賞用段疋為價一萬一千六百餘兩宜緩解其半以紓民力一修御馬監西海子承光殿及龍鳳船取物價三千三百兩有奇又修盛甲鑄錢熟銅宜以徵在官者輸部餘俟豐年補之一南京供應織造太監下程工食歲費銀五千四百兩有奇宜以應天府庫貯無礙銀給之以蘇徵派小民之苦工部覆奏

上曰南京根本重地也今罹災重人民艱窘諸造作費用

數多無從出辦情實可憫所差太監令速回毋得久滯物價物料未徵者宜暫停免待豐年補還其供給下程工食何至歲用數千守備官可備覈其數所司亦何可分外承奉自後無額式者其畫單之母因吾民

○十月癸卯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王綸奏境內歲屢侵預備倉糧已竭欲行武昌會城及漢陽府漢口劉家隔等處禮勸富民納粟賑濟而立表刻石以旌之若恃富黨惡不從者疏聞寃治戶部議覆荒政在於恤民若窮州下邑繁欲勸分恐官吏乘機科害是窮民未必蒙福而地方先以受擾矣武昌漢陽富商大姓頗多宜如擬勸借出米千石以上者表其門九百石至二三石者換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三十三

之散官自從六品至從九品凡四等仍立石刻其姓名其餘州縣原有侍郎畢亨奏留餘銀可備賑濟不必勸借今年該徵兌運糧米亦宜從寬量折十五萬石而以其加耗為給賑之助災傷分數則宜亟報而蠲之上是其言曰勸分固救荒權宜之法但近年逼迫太甚民情不堪其令鎮巡官再行斟酌惟會城等處如擬禮勸亦須富室樂從不可強之坊表聽民自立有司勿與其餘州縣則宜勿擾以安人心折支徵免俱如擬

○正德五年十二月丙申內承運庫奏缺賞賜段疋請令工部如例發官銀收買萬五千疋以備急用仍下浙江及蘇松司織造者催督解納年終不完者治罪工部議

先買五千疋而分派浙江及蘇松等府亦各五千差官督解得旨令工部買納如數浙江及蘇松地方災傷民窮盜起朝廷已寢差官其派辦之數亦併免之以俟年豐

○正德十二年六月己未詔查革天下新設抽分處所及禁約各鎮守衙門橫索助貢等項銀兩從御史胡文靜奏也

寬貸

○正德五年五月戊寅諭寧夏官員軍民旗校人等近實鑄何錦等謀反神人共怒朕念爾等皆朝廷赤子為其迫脅心不自安已有旨曉諭其實鑄何錦待解至京依法處治有功官軍已降勅獎勵待報功至日另行陞賞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三十四

爾等世受國恩縱是一時道脅勢非得已並行寬宥況朝廷節次薄稅省刑事從寬處爾等宜各安心保守職業同享太平之福鎮巡等官并家口被殺者與之棺斂見存者與脚力口糧送在彼閒住被傷者聽回原籍致仕官軍人等被殺家屬各賞銀五兩被傷者三兩今巡按御史查處回奏

○八月己酉詔官員犯罪充軍應放免者不分永遠字樣悉皆放釋已釋放者免赴伍其為民不犯賊者仍冠帶閒住內違發為民者仍查原犯事情以聞從都察院奏請改正瑾之弊法也

賑濟

正德三年十一月乙未戶部言鳳陽淮安揚廣等處災荒重大累經守臣奏請簡命大臣前來整理錢糧以救餓殍先已勅侍郎王瓊賑濟南京矣南京離鳳陽不遠宜命瓊往來鳳陽等府會同鎮巡官從長計處設法賑恤本部先運事例銀十萬兩前往接濟仍量支南京各衛倉糧三十萬委官搬運驗口給散乃撥補未解事例銀十五萬兩送南京戶部折放官軍月糧

上從之仍令侍郎王瓊就彼賑濟務使民沾實惠不致失所若有救荒事宜其悉以聞

○正德七年正月癸丑初太監張永傳旨山東等處盜賊殘破州縣累蠲稅糧而有司廢格不行以致上無實惠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三十五

民罹困苦令戶部議處以聞戶部覆議謂兵荒山東為甚河南南北直隸次之宜會計經費以定減免之數一京儲凡已徵未解者山東即留本處備用河南南北直隸許折輕齋解部召商上納其未徵係內府供應不容免者則於已徵銀內通融補解其他京倉京場糧草及神樂觀犧牲所雜糧俱免各衙門應用等項先查存積盡支不足則於太倉及五場給之一邊餉山東河南北直隸原派各邊及畿郡倉庫錢穀未徵者亦俱免已徵未解者山東亦留本處河南南北直隸亦許輕齋類解其各邊糧草將正德五年六年兩淮監課於宣府間中六十萬引遼東二十萬引召商上納賊未殘破州縣

已徵者則以補內府不充之數山海等關許於附近存積多處通融借用或查各庫積銀折放一祿俸各處存留糧數以供各王府及司府衛所州縣祿俸宜以賊未殘破州縣原派并被賊州縣已徵未解者量派本處以給之山東則益以臨清稅課二季其各屯子粒亦俱免又各處有雜辦果品等項及禮兵工三部牲口柴薪物料俱請令各部會計減免從之

○四月丁亥傳旨諭戶部北直隸山東饑前發公帑恐賑濟不給其再發通州倉加耗附餘并天津德州臨清所寄糧二十萬石仍量地之遠近災之輕重定數支給於是戶部議定順天二萬石永平一萬石俱支於通州倉

皇朝實訓

正德二卷

三十六

保定河間各一萬五千石天津五千石長蘆運司二千石俱支於天津倉真定大名各一萬三千五百石廣平順德如永平之數青登萊各一萬三千石濟南兗州東昌如保定之數山東運司如長蘆之數俱支於德州臨清倉從之且勅侍郎王瓊隨宜區畫務俾窮困即沾恩惠○正德十三年正月癸卯戶科給事中李長奏直隸山東地方震濤瀾漫五穀絕望京師流民相屬於道携妻與子僅易斗粟僵尸枕藉所不忍見初意皆以京師輻輳之地可以乞食糊口既而米價騰貴遂至此極乞從權處置先將已故者瘞埋無令暴露其羸弱僅存者量給米銀令各回鄉戶部議覆

上曰流民情可矜憫人給米三斗令各歸其鄉以聽賑濟死者官為瘞之各巡撫其督有司加意撫恤毋致失所戶科左給事中邵錫言去秋雨水為災秋成失望順天保定河間被害尤甚真定大名等五郡次之人民艱食餓殍盈路流移不止盜賊將起非細故也

陛下垂念發戶部銀兩德州倉糧遣郎中二人賑濟竊恐待哺者眾所發不足以供所需即官權輕無人督率群吏請別遣大臣增發銀穀以往其稅糧物料仍乞例外蠲免以蘇民困戶部覆議以聞

上曰畿郡災傷人民艱窘實切朕憂其河間順天保定存留糧米坐派物料各暫停徵仍勅大臣一人率主事二

皇朝實訓

正德二卷

三十七

人分行賑濟應支錢穀令議處奏聞真定等府即令巡撫都御史李瓚喊鳳督率所司理之缺牛種者官為補助務俾人沾實惠於是以前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鉞督順天河間保定等處

掩骼

○正德十一年三月乙酉詔都城內外各寺觀寄放骸骨有主者立限收葬無主者隨地瘞之仍諭兩京及各布政司如例舉行

弭盜

○正德六年三月戊辰以賞罰條格榜諭有賊地方曰凡府州縣官衛所為賊所破殺掠焚燬數多者掌印及職

專守備捕盜官皆斬雖無城池罪亦如之府衛掌印分
管及兵備官每一起降一級分守分巡官及三司掌印
官通降其甚者各謫戍士卒臨陣不用命者斬鎮巡叅
將等官許以軍法從事所轄地方盜發匿不以報者罷
職因而失事重者亦斬兵備守備守巡等官聞賊退縮
貽患地方及鎮守巡撫官不能弭盜巡按御史不能督
捕糾舉者俱黜之凡有為賊鄉道以復私仇及為賊耳
目令得奔逸者斬仍罪及其孥凡就陣擒斬有名劇賊
一人者如邊方例陞一級世襲擒斬從賊三人及陣亡
者亦如之若非對敵緝捕三人及三人以下者祇如舊
例陞賞其有捕斬功應陞級而不欲者每劇賊一人賞
銀三十兩從賊一人半之緝捕一人減三之二若盜賊
能自相擒斬者得賞其罪仍如例一體給賞脅從能自
首者亦賞其罪毋令捕盜者追詰之守巡以下文武職
官有督捕保障顯績者鎮巡等官舉奏擢用

○丙子太監張永傳旨近來各處盜賊縱橫多因水旱衣
食艱難各有司不能賑恤或又稱科歛而侵剋之及朝
廷下詔蠲免錢糧乃將虛文起解之數捏作已徵或將
已徵捏作未徵重復徵解以致小民冤苦無伸流離失
業相誘為非苟逃性命日復一日轉漸增多念此良民
皆吾赤子情非得已實可哀憐已累降勅旨申明戒約
誠恐安於故習不改前非徒事虛文民不沾惠都察院

即出榜文分給直隸山東河南四川江西湖廣陝西福
建兩廣用兵地方令各鎮巡等官行各府州縣遞相騰
刻張掛曉諭備查正德五年分正額稅糧草料之外一
應歲辦雜派軍需諸物料實係已徵在官者如數起解
其小民拖欠未徵及有司畏懼期限虛報已徵之數悉
皆蠲免其被賊殘破處所并正額糧草通免一年以蘇
民困虛報官員免其查究不許再犯如小民陷於盜賊
有能悔過復業者除有名賊犯外凡脅從之徒不必追
究既往量加存卹令其安心生理共享太平以後再作
過惡必不輕宥有能自相擒斬悉免本罪仍量其功次
即加賞勞重者量為陞職若有司將自首人犯擒斬報
功或故為沮抑不加賞勞以致人心嗟怨及仍前剋害
虛應故事發之日一體重罪不宥

○四月壬寅六科都給事中張瓚等言近山東巡撫都御
史遼憲巡按御史陸芸紀功御史吳堂提督捕盜叅將
李瑾各奏青城之捷已蒙陞賞據其奏辭日時不對自
相矛盾瑾等既稱賊不能突出芸乃云掘城而走芸報
賊以二十一日潰圍去瑾等則云二十二日斬獲甚多
疑有欺蔽乞勅總制都御史馬中錫覈實奏處會芸劾
瑾初至山東賊適在諸城縣之百尺河瑾擁兵不敢擊
乃掠平民為賊輒以奏報及賊劫日照瑾復留駐青州
賊因乘虛西向破泰安魚臺諸州縣後至新泰小捷遂

回兵濟南致賊陷沂水臨朐直取常山幸而青城為官軍所圍中夜賊潰圍出復破昌樂諸縣瑾握重兵屢失機會請罷瑾別選將代之或切責俾圖後効兵部乃請令中錫併覈以聞十三道御史賀銳等亦以為言且謂山東居民凡賊過之處則樂於供給糧草器仗皆因於民棄家從亂者比比而是官軍所過之地則即避門逃避箠楚驅逼猶不肯前懸賞召募亦鮮赴者蓋以供億之煩搜索之苦或掩殺報功尤甚於賊故爾今所報斬獲首級未可輒信得旨諸所奏事情已令中錫覈報俟其至日朝廷自有正法張偉令嚴督各該鎮巡叅將等官亟討賊以圖成功官軍所過州縣不許生事擾民仍

皇明實訓

正德二表

甲

論四川等處用兵地方總制鎮巡官但有貪功妄殺縱容官軍害人者咸重罪不宥

○六月戊戌巡撫陝西都御史藍章奏盜藍廷瑞為永順土兵所逐奔漢中都指揮使金冕土官知州彭定等圖之食竭力盡令其黨何虎等告乞還四川聽撫已令冕等護之出境兵部議廷瑞稔惡數年兵敗求降乃縱之使出似為非策宜令總制尚書洪鍾等辯其真偽試否而審處之使法不廢而信不失若中變道走則調兵征剿得旨盜皆朝廷赤子其初起及脅中從多非得已今既聽撫速令總制鎮巡官議處以聞

○十一月戊辰

皇明實訓

正德二表

四十二

上諭兵部臣曰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強賊劉六劉七齊彥明楊虎等肆行叛亂侍郎陸完等討捕累以捷聞殄滅有期朕念天下軍民皆我赤子比因水旱災傷各司府州縣衛所官不能撫卹或催徵大急或科歛繁重或刑罰不平陷於為盜情實可憫已命侍郎叢蘭王瓊往宣布朝廷德意惟有名首惡不宥能擒斬者已有陞賞格例其餘脅從者皆非得已有能拋棄盔甲器械投首者官軍官即與辯理發遣不許濫殺其自解散者沿途給與牛具種子田地為人侵占者各還本主仍復三年或攀指舊事者並免追究兵部即出榜刊布提督撫按及各府州縣遞為翻刻務使各鄉村屯堡軍民知悉安分為善無互相驚疑若冥頑不改仍出為盜自取刑誅再不輕宥官司敢有奉行不至仍前怠玩虛應故事者總督等官指實叅奏重治四川江西等處盜賊令總制尚書洪鍾都御史陳金及各撫按官如旨奉行

○正德七年正月丁巳傳旨諭直隸山東河南等處被賊脅從軍民人等爾等本皆良民被脅從賊盜既非本心及遇官軍又遭殺戮朕甚憐之累有旨許投首免罪爾等愚頑不省今再曉諭使皆知悉除賊首劉六劉七齊彥明劉三趙風子邢老虎赦所不原其餘但能解甲投首者俱勿論仍復其身三年戒飭所在毋得擾害朝廷

決不失信至於各處災傷被賊地方一應錢糧物料俱依前旨蠲免不許有司虛應故事總督提督并各該鎮巡及司府州縣等衙門各騰榜曉諭

○十月辛酉傳旨申諭直隸山東河南江西四川等處頃年盜起殘害地方皆因賊首數人糾合徒衆中間多是良民畏避糧差被其脅從朝廷命將出兵又再三降旨榜諭許其解散自首俱宥其罪仍令有司存恤今各路官軍將賊首藍五鄢老人趙風子陳翰李茂賈勉兒等俱生擒凌遲汪澄二胡雪二劉三楊虎邢老虎劉六等俱剿殺劉七齊彥明劉屍泉首示衆其窩藏交通之人如王欽王五等俱凌遲處斬已勅各處鎮巡三司官

聖明實訓

正德二卷

四十二

曉諭軍民為惡者自取其死為善者得保身家猶恐府州縣衛所官不能用心撫卹領軍官失事懼罪殺降報功使人心驚疑不安又令兵部嚴行各官解散投首者令依前旨免其糧差三年田地被侵者追還原主無牛具種子者措置給之失事官量情輕減不許妄殺務使人人為善同事太平朝廷屈法伸恩如此其四川殘賊廖麻子一黨昏迷不省己別遣將督兵剿殺除廖麻子不赦其餘解散自歸一體寬恤惟既散之後不改前非仍復為盜者所在擒執重治不宥中外有司通行榜諭知之

○弘治十八年七月己酉

先帝時南京監察御史沈齊等言

皇上親錄大理少卿吳一貫等所勘邊情於闕下事于刑獄宜付所司不必親勞

聖斷蓋以萬幾叢委或不暇給投間抵隙之人將為取寵市權之計此今日之體統不可不正者也望自今政務委之九卿設或未當責有所歸則事不煩而理都察覆奏國家刑獄之事各有成規如吳一貫等勘事失之輕信以致處斷過當人多冤稱

先帝不忍之心施於偶聞乃親錄諸犯仍付法司無輕譖罪十八年之間僅一見之未嘗著為常典此非

先帝之好勞乃臣下不職之為累也但齊等推明體統意

聖明實訓

正德二卷

四十三

亦忠愛請繼自今刑獄悉責成中外有司并勘問官秉公訊鞠逮者以故失論庶臣勞於下君逸於上而庶事亦不致陳廢矣詔今後內外法司及奉旨勘事官務秉公道根究實情不可顧忌偏枉

○正德元年四月癸丑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奏每歲天氣暄熱會審罪囚事例行於在京而不行於南京五年一審錄事例詳於在京而畧於在外事體有偏刑或不當宜通行南京審囚之時三法司一同會審其在

外審錄亦照此例會審具奏庶事體無一偏之弊刑罰合衆論之公

上從之且曰人命至重錄囚有徇情稽滯窺伺者令該科

參究

上命司禮監太監張永同三法司堂上官審錄罪因勅諭永曰朕惟刑獄重事自古帝王必致謹於斯朕嗣承大統仰體

上天好生之心特加慎重茲當天氣炎熱恐輕重罪囚或有冤抑致傷和氣特命爾同三法司堂上官從公審錄死罪情真者候決其情可矜疑事無證佐并應枷號者詳具以聞徒流以下減等發落答者並釋之於是永會三法司具以獄讞前後得可矜疑者六十一人俱減死充軍其情重者仍杖之百而遣之免枷號者十有五人依原擬發遣以不孝告而有息詞者七人杖之百俾歸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四十

養自首并篤疾放免者八人
○正德九年九月戊子勅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曰刑獄重事凡斷決起發會勘駁勘等項律例所載俱有定限不許淹禁今內外問刑衙門官員不體朝廷欽恤至意一應繫囚或不親鞫問或拘情受囑或畏避嫌疑展轉委勘以致監禁日久有數年未結至瘦死獄中者情甚可憫法司其亟申明律例移文省諭今後再有故違者重治不貸又近年山東河南四川山西等處失事人員亦多淹禁者其今各鎮巡等官查勘明白從公議奏定奪故諭
兵政

○正德三年十二月己酉兵科都給事中趙鐸等言近年官軍比試多姑息之弊請加嚴飭得旨舊制比試甚嚴歲久人玩視為故事兵部其移文各都司應襲子孫須弓馬熟閑乃聽起送監比官必嚴比中式方許襲替不中者如例處分若監比似前怠玩必罪之仍令偵事諸司察其弊以聞

屯田

○正德元年五月甲辰先是總督糧儲戶部右侍郎陳清兵科給事中徐忱各疏言倉庫空虛可慮戶科給事中張文等又極言國用不給當亟議經制之宜

上曰此事也戶部宜會多官議處畫一開具以聞於是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四十五

尚書韓文會英國公張懋等條具經制八事詔是之仍令戶部詳究近年支用日漸增加多至數倍之由及運送各邊銀兩已用未用之數并可行長策仍議處以聞文復會懋等言銀兩之用由於京軍屢出調度頻繁山陝饑荒供億加倍往者

孝廟登極賞賜悉出內帑戶部止湊銀三十餘萬兩今則銀一百四十餘萬皆自戶部出矣往者內府成造金冊皆取諸內庫今則戶部節進過一萬四千八百餘兩矣往者戶部進內庫銀止備軍官折俸今則無名賞賜無益齋醮皆取而用之矣此銀費所以日增也招收投充之匠傳陞乞陞之官役占影射之軍皆資緣權貴靈公

營私或臣下建白而裁革不行或方行裁革而旋復仍舊深根滋蔓潛耗京儲此冗食所以日增也充祿寺供應每告不敷內監局工作畧無停息至如玉帶蟒衣一藥濫賜其餘瑣細不能枚舉此冗費所以日增也伏望皇上深懲宿弊俟諸司查奏至日應裁革減省停止者即賜施行其各邊解送銀兩已用未用數目及有無冒妄關支之弊宜行各邊巡按御史備查明白造冊送繳以憑參究所謂可行之策則各處稅課司河泊所王府舊營陳乞為業者不論久近盡取還官行撫巡等官稽其歲入錢鈔如例折銀山場湖陂田土或王國改遷為人侵占者盡數查出召人佃種如例徵銀應漁牧者定則

每三十頃遞除五頃與之佃種如民田例畝稅銀三分餘地並收入官令有司招人佃種各將租銀解部以上三事似亦可以少助公家之費

上曰然也田積穀乃餉邊上策漢之趙充國行於金城唐之韓重華行於振武其效昭然可考沿邊及遼東屯田其擇御史能者分行覈實然責臻實效不可虛應故事

馬政

○正德二年四月丁酉陝西總制兼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奏臣先年奉勅督理陝西馬政親詣苑馬寺兩監六苑查得原額草場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七頃六十畝存者止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八頃八十畝養馬軍一千二百二十名存者止七百四十五名牧養兒驕驢馬并孳生馬駒止二千二百八十八匹竊嘆馬政之廢至於如此夙夜講求清出實有草場荒熟地共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有奇清勾撥補招募改編軍人二千三百四十三名銀買茶易追補孳生馬匹并駒共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一匹修完馬營城堡共一十九處衙門倉廩馬廐屋宇共四千一百餘間選設操丁一千名給與廩田弓矢委官操練無事牧馬有警調用又奏武安苑草場地二千九百六十六頃招募改編軍人三百四十五名及照西寧洮河三衛茶馬舊規廢弛年久官茶無積私販通行西域畜牧盡為私販所得邊兵缺馬

乃累行伍陪償臣嚴禁私販廣積官茶內照舊制招調遠近番人共易兒駒驪馬一萬九千七十七匹計今三茶馬司處置見畜茶四十五萬餘斤足充二年易馬之用是以於三邊歲給戰馬不為無補至於招番一事雖未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臣非敢自伐其功但念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初責任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此者復蒙加任總制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惟是規置粗定禁令已行分官代理幸不廢墜切惟馬政系法事體相須先年陝西行太僕寺苑馬寺馬政俱係巡撫兼管而茶馬則巡茶御史主之巡撫政務繁多馬政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馬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頃督理設官兼總數事故臣得以稍效其愚此後恐難復設止今巡撫兼之未免仍蹈舊轍莫若復設巡茶御史一人或三年或二年一易請勅兼理馬政茶法二事陝西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專聽約束凡臣布置規畫奏有成命事宜非有大碍不必更張庶幾事有定規人有定志矣兵部議覆一清為慮甚遠其言可從

上是之曰軍政莫急於馬陝西馬政自今俱令巡茶御史兼理之務令加意修舉庶幾雲錦成群之盛其勿怠恤軍士

○正德元年三月壬午賞楊威等營秋班操軍邵斌等若千人各銀一兩故事登極之賞惟降勅時見在者與焉斌等九月番上在降勅後以方營造泰陵後春班例欲均賞戶部覆奏謂均賞無例上以供役

山陵有勞特命減半賞之

備邊

○正德元年三月乙酉錦衣衛千戶屠璋自陝西勘事還報虜衆約五六萬以去年十二月十七日花馬池毀垣而入直抵隆德靜寧會寧等處至今年正月初四日始從舊路遁去鎮巡等官先調各衛官軍上達召募民壯

九千七百餘人委備冬把總指揮任壘等分布沿邊防守都御史楊一清又調延寧莊浪兵馬邀擊追剿然或傳報不豫或備慮不謹或應援不及或心力不齊以是失誤事機竟無成功其初入花馬池參將霍忠等兵潰遂轉侵固原圍豫旺城壘及操守指揮陳輝與戰於乾監池陣亡一十八人於是出葫蘆峽口寇鎮戎所歷黑水板井等堡及靜寧州所殺虜人畜甚衆遂至亂馬川指揮張瑛把總張光宇率軍迎敵瑛中流矢死者又十八人虜大衆出錦鷄口時一清累趣兵併力截其歸路然皆坐視不戰惟指揮郭通追及餘賊六騎於小監池與副總兵姜漢守備都指揮侯勲部下各斬首二級所

獲僅遼馬夷器而已今賊雖已出套東渡顧虜性謫詐
伴若北遯其謀叵測况固靖等處糧草多者或足支主
兵二年少者僅半年如有警動調客兵則不足矣兵部
覆奏璋所勘與一清奏報相類諸將功過待覆奏勘處
之防禦之策宜行一清督各鎮守臣豫處遺儲宜責戶
部區畫以備不虞

上是之曰其令一清督各鎮巡等官用心計處防禦不可
有纖毫怠忽糧草前此差官整理方以充足歸報今乃
又稱不足邪戶部其從實查處以聞

○正德八年八月乙丑兵部覆給事中傅鏰所奏備邊事
宜一遼東錦義等城堡廢壞是以寇至莫禦宜令修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五十一

補并河東等處皆添設之一各邊軍士貧難銳氣銷喪
無以禦敵宜令官為婚娶及置辦軍裝仍每軍復余丁
二人專令耕種以資助之一選擇總兵不必俟伯凡都
督以下素有威名未曾委任或在下僚及註誤閒住者
宜疏名簡用一各邊被虜人民在虜日久每遇征剿之
時踴而請命官軍貪功一槩妄殺宜令定格例凡獲被
虜男婦老少俱准陞級仍令本家出銀充賞如仍前妄
殺斬首示衆一廣寧開原舊設馬市所以羈縻諸夷互
市之日宜嚴為之禁其各城索賞夷人俱出百里之外
使之駐牧或近塞垣者即驅逐之則在我無取繫之端
在彼知潛入之戒矣詔是之且令馬市驗放夷人入市

務依期出境禁其夾帶弓箭之類非互市日不許輒近
塞垣官馬市官并備禦軍士有誘取夷貨縱令入境及
私交通漏泄者罪不赦

馭外國

○正德二年五月己酉命朝鮮國李愔之弟晉城君懌署
理國事愔病無嗣奏請以國事付懌禮部議移文嚴實
至是其國議政府具舉國公議申請禮部又言愔雖病
必其不愈而果於無嗣也况懌既有賢稱亦豈肯自處
於薄宜令暫署事務以忠孝自存俟愔卒乃具奏議封
上從之賜之勅曰爾兄國王愔以世子額矢亡哀慟成疾
無他子姓令爾權署國事請命于朝爾國宗戚群臣咸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五十二

奏爾為王親弟孝友好學夙有令望宜代承先緒而爾
乃以不敢自明益增墮越為辭上下之間交盡其道顧
封國事重特下禮官及廷臣會議以為古者兄弟有相
及之義但爾國素號秉禮而爾方執謙處厚茲特命爾
署理本國大小庶務以國王體統行事爾尚益敦孝睦
以繫群望統厥庶民庶綏爾家邦朕將有後命焉欽哉
○正德十四年二月己卯初高麗國王王氏洪武間遇弒
而絕陪臣李仁人擅立偽姓凡幾易矣國人得王氏裔
瑤立之瑤復昏亂衆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且請
于朝詔許之改名旦令徙居漢成更號朝鮮成桂與仁
久本異族永樂間降祭海嶽祝文稱成桂為仁人嗣而

祖訓條章亦載仁人及子成桂今名旦者成桂子芳遠奏辨

太宗許令改正近所修大明會典復注

祖訓於朝鮮國下云李氏連弒四王貢使市以歸國王李懌上疏備陳世系本末及四王始終無弒逆迹乞為改正

下禮部議以會典一書詳載我朝制度其事關外國是非嫌疑之間皆在所畧况成桂之得國出

皇祖之命其不繫仁人後又有

大案明詔可徵宜從其請詔可且嘉其誠孝賜勅諭之

優遠人

○正德三年十月丙子禮部以大通事王喜奏雲南百夷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五十二

緬甸及宣慰土官衙門例用三年一貢今皆不通宜移文鎮巡等官以時促之

上曰土官貢賦自有舊制其勿紛擾仍行各省鎮巡等官知之

○正德九年九月戊辰先是巡撫貴州都御史沈林等奏

牽西苗賊阿雜等之叛由宣慰宋然激之今然既罷職

復使其子姓承襲恐夷民不安宜將貴竹平伐等七長

官司并洪邊十二馬頭地方全筑安撫二司總設為府

洪邊貴竹各設縣皆以流官撫理然姪儲及長官宋齊

改授軍職兵部請下鎮巡等官詳議至是巡撫都御史陳天祥等復奏各長官司夷民不願開設府縣况貴竹

一司舊隸水西宣慰安萬鍾金坑等司舊隸程蕃龍里府衛初非然所部儲及齊宜各襲授原職兵部覆奏詔曰夷俗有不可盡以常法治者儲齊准仍襲原職令與萬鍾等俱用心管束夷民毋得科害激變再有違犯者鎮巡官劾奏罪之

○正德十二年三月己丑海西嘔罕河衛夷人褚養哈等八貢道永平擾害驛遞遼東伴送舍人傅鐸奏之禮部議覆詔大通事詳審明白嚴加撫諭禮部仍量差通事送歸既而海西兀者等衛夷幹黑能等歸伴送舍人亦請遣通事護送遂著為令

皇明實訓

正德二卷

五十三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訓序

朕聞我

皇祖肅皇帝在位時侍臣有請纂輯

聖訓名之曰嘉靖政要者我

皇祖謙讓未遑且曰他日朕身後史臣必書之嗚呼遜矣

神衷其俟諸後者晰也茲者恭修

實錄成一代中興大烈已可概見朕仍命儒臣就中掇其

睿謨偉製便於誦法者遵舊例為

實訓二十四卷親加裁覽蓋不勝仰止之思焉嘗觀前代

人主訓辭可傳者無幾且往往出臣下擬撰惟我

皇祖淋漓灑翰頃刻千百言累牘連編咸抒心所自得無

皇明實訓

嘉靖序

乙

假思構其微詞奧義有前聖未發六籍未備者信之保

之鴻謨作則之明訓也朕生也晚不獲面承燕翼之謀

然聆其緒言邇其遺範豈惟文章功業燦然具陳即精

神心術之微亦有可仰窺萬一者蓋我

皇祖英資大畧本出于性生而典學崇儒又乾乾無一息

之急用能中天地為綱常禮樂之主不偶然也夫三代

有道之長其本在德澤其具在法度而教偏補弊隨時

低昂則存乎人焉我國家

祖宗德澤在人二百年如一日顧法久而玩吏緣為奸惟

皇祖撥時之宜乾綱獨斷故是編所載大要在綜名實飭

修饒以興周官之法度而開雕麟趾之意未嘗不存乎

其中誠仁義並用長久之道已朕屬承聖統深懼弗克

負荷以忝先烈惟是揚謨纂訓傳之無窮使繼今萬世

子孫益知

祖宗德澤之所由延法度之所由守紹庭敬止日慎一日

此則予小子一念觀揚之思亦我

皇祖惓惓以繼述望後人之意也是為序

萬曆五年八月十九日

皇明實訓

嘉靖序

二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訓目錄

○卷之一

敬天上 敬天下

○卷之二

聖孝一 尊親 聖孝二 尊親

○卷之三

聖孝三 養親 聖孝四 慎終 遵成憲

重慶寢

○卷之四

節儉 謙德 慎起居

釐弊政

皇明實訓 嘉靖目錄

正祀典中 廟祀

○卷之五

正祀典下 羣祀 定服制 章闡範

重諸聞

睦親 裁恩澤

○卷之六

知人 永賢 育才

審用舍

公考察 裁冗員

○卷之七

廣聽納 勤晉接 信任大臣

優禮大臣

戒諭羣臣

重銓衡

肅風紀 飭吏治 恤民

安民 重農桑

○卷之八

正風俗 理財 慎營造

正法紀 慎刑獄 明賞罰

察奸欺

○卷之九

飭兵政 慎邊防 馬政

擇任邊臣 恤將士 馭夷

弭盜 懷遠人

皇明實訓 嘉靖目錄

二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宗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敬天上

○嘉靖元年八月庚子以南京災變脩省

上勅諭兩京文武羣臣曰朕以眇躬嗣守

祖宗鴻業代

天理物負荷惟艱夙夜兢兢罔敢自逸勉踰歲治效未

臻災異迭見近者南京守臣奏報七月二十五日猛風

皇明實訓 嘉靖一卷

驟雨沙石飛揚江水湧溢

郊廟陵寢宮闕城垣等處叨眷關檻多被損壞并各衙門

樹株拔倒數多大江船隻漂溺甚衆上新河等處沿江

軍民房屋被水倒塌者不計其數又前此湖廣江西地

方水患尤甚朕心祇懼莫究其端意者政事乖違刑罰

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干

天和昭示譴咎朕方致齋積誠祇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凡事關朕躬者痛自循省而兩京文武羣臣宜同加
修省務在守法奉公勉修職業以圖消復其被災軍民

之家各遣官巡視量行賑卹庶幾

天意可回用保我億萬年太平之祚欽哉故諭

○嘉靖二年三月癸亥禮部以久旱風霾疏請修省

上是之命止齋醮及一切興造不急之務遣官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復諭禮部曰亢旱久風霾不息二麥未秀秋種

未布朕心惶惶凡政令缺失軍民利病有當興革者在

內諸司從實舉行或當奏請者詳奏無諱戶部議處預

備救荒事宜撫按官督所屬問民疾苦加意存恤省刑

薄賦整飭武備修舉荒政盡心職業以稱朕敬

皇明實訓 嘉靖一卷

天勤民至意

○四月壬申

上以災異修省諭中外文武羣臣曰朕嗣大歷服撫臨億

兆仰惟

上天付託之重俯念小民屬望之切夔夜孜孜圖新治理

未嘗敢懈頃因風雷水溢之變已嘗勅諭中外臣工同

加修省天未悔禍粵自去秋歷冬至今春畿甸之內雨

雪愆期怪風屢作塵霾蔽天四方災異奏報頻仍朕心

甚惧深思

上天所以示戒之故置用舍猶有失其宜者歟刑政猶有
乖於理者歟下情未能上通而恩澤未能下究朕痛

自衛省側身修行思以轉安為祥惟爾兩京及南北直隸十三布政使司文武羣臣皆為朕分理庶務有撫安軍民之責宜各持廉秉公勉脩職業以副朕憂勤惕勵之意惟吏治之得失實民生之休戚所關各該有司多有貪酷害人急情廢事者務須懲究罷黜使羣臣知所警懼不可徇情曲庇惟斯民之貧富實邦本之安危所係一應錢糧有奉詔蠲除遇災減免者務須查勘開豁使窮民得霑實惠不可虛應故事惟刑獄冤枉濫囚繫久淹以致民心愁怨上干

天和各處囚犯除屢審情真者法難宥免其情可矜疑事

因註誤者在京遣司禮監太監南京守備太監各一員

皇明實訓

嘉靖一卷

二

會同法司在外鎮巡會同三司從公辨問俱與從輕發落以後但有伸冤訴枉之人問刑衙門俱要上緊歸結不可任意監禁致令無辜死於桎梏惟賊盜所過兵革之餘間并蕭條僵屍徧野尤可矜憫被劫人戶務宜加意存恤移流者招撫復業量免糧差死亡者官與葬埋勿令暴露至于京軍之服役頻繁邊軍之戰守勞苦天下各衛所軍士之月糧久缺該管人員毋得仍加剝削以傷其心朕深居九重於民情政體豈能周知惟賴爾等輸忠竭誠同心匡輔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務臻實效毋事虛文庶幾可以盡敬

天勤民之道以保治於無窮爾等其欽承之已復諭禮部

曰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朕心憂惶特降勅諭思與內外文武羣臣同加脩省凡係吏治民隱興利除害政務皆從實舉行以回

天意往歲以江南水災亦嘗戒諭所司未見施行都察院其并申明使知朕意具行過事蹟以聞

○九月癸巳以四方災異下詔賑恤詔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必以敬

天勤民為首務我國家

列聖相仍率由是道朕嗣守鴻業深惟

祖宗付託之重臣民屬望之深夙夜兢兢不遑寧處自踐

皇明實訓

嘉靖一卷

四

祚之後

上天垂戒災沴疊見今年七月內南京應天及淮揚等府俱有大風雨之變

陵寢震驚江水湧溢漂流房屋不下數萬餘間沒溺男婦

無慮數萬餘人死者積屍暴露生者流離遷徙而江西

湖廣廣東廣西等處亦有非常水患內自修省罔知所

措意者敬

天勤民道有未盡永惟厥咎在予一人百姓何辜罹此艱

厄朕方齋心積誠禱告

天地

宗朝

社稷與爾內外文武群臣同加脩省以回

天意尤念四方之遠民瘼甚多比年以來兵荒相繼征調不息之加法度廢弛賞罰不明軍民受苦財力兩殫寬詔徒頒奉行未至官府之催徵不已倉廩則所在空虛朝廷德意顧為奸貪之騙局小民脂膏祇供典守之侵盜上官以逢迎為能賍吏以科罰相尚賢否舉劾多有不當刑獄輕重多有不平閭閻之間疾苦萬狀念之痛心言之感額今雖痛加釐革餘風或有未殄天地至和之氣寧不為之感傷爾天下軍衛有司衙門官員職雖不同義均休戚宜各督所屬各慎所司盡革因循積習之弊益勵廉慎不渝之節各該撫按守巡等官俱要躬親巡歷宣諭朕意被災人戶加意賑恤死而暴露者官與瘞埋生而流徙者設法招復一應歲額錢糧量與九歲派物料徵收必以其時出納必稽其弊已起解者務濟公家之實用應蠲免者務宜詔旨之實惠徵訟勿令久禁聽斷勿致偏枉勿過刻以害良善勿太寬以長奸惡贖罪絕未勿令折價入已往來迎送勿得阿意勞民先年用兵經過及今次災傷地方但有死於非命者除厲壇常祭外各令所司另舉一祭祭文仍從該部降去各該屬官中但有貪婪殘酷者具實奏黜誠心愛民者雖雜流出身者一體旌獎勿以奉承之能否為愛憎勿以一己之愛憎為進退凡百行事務要奉公守法期於消

皇明實訓

嘉靖一卷

五

除民患培養國脉以稱朕敬

天勤民之意以延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

○嘉靖三年二月庚申

上勅諭群臣曰近來江北江南并湖廣等處水旱相仍地方饑饉人民相食所在盜賊成羣應天鳳陽河南山東陝西等處元旦同時地震方冬雷電交作山崩地陷災變非常近日京城風靈蔽天春深雨澤愆期

上天示戒朕心警惕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體朕懷同加脩省九政教有未明刑賞有未當寬抑有未伸固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一一從實舉行事

皇明實訓

嘉靖一卷

六

應奏請者條具以聞禮部仍行在外各處鎮巡及三司等官一體遵奉務期弭災回和以副朕軫念元元至意○嘉靖五年十二月癸亥大學士楊一清因災異上疏言脩省事宜并乞罷免以應

天變

上嘉納其言旋遣司禮監官齎勅諭之曰昨卿所奏疏朕覽之再足見誠惻惻况所言君臣人品天下治道俱論之至切但朕以涼德仰承

天命嗣

祖大統日夜圖維至治勉脩厥躬以副眷愛自即位以來福兆未臻惟變非常豈非朕德神昧咎多在躬以致

皇天垂仁示戒朕深懼且愧惕然于懷不能仰承至託不敢一時怠逸但求欲轉災為福之術必多訪民情興革惟允故令會議處又禮部援例請齋戒朕告朕切思之齋戒不過二日服移淺色于外而心存警畏于內不知何如祭告形于文詞不過應事而已不如常脩厥德上格於

帝所以答諭令實加脩省上下同加戒謹不必虛文故事為也朕日總萬幾親閱奏章未必盡知民欲必咨卿等輔理庶務朕今欲求直言而直言者或不實陳顛倒曲直正如卿言言盡其忠可也今答本實在朕躬凡庶司百僚責亦不無卿言或未盡誠或未伸或聞政事之缺

皇明實訓

嘉靖一卷

七

失或朕過多不自悟或刑賞未當或民情不遂可一一指陳開導朕心務以上下一德陰陽各適庶上回天意下安民心此朕之所願卿勿得忌以不言是負朕望方今修省揖變之時豈可求退正當展布忠誠臣朕不逮有疾宜調理如可即出供職

○丙寅

上勅諭文武羣臣曰朕躬承

祖訓光紹丕圖夙夜孜孜罔敢逸豫敬

天愛民一念恒切于懷然而志勤道遠績化未孚陰陽愆違致生災變比年以來坤輿弗靖乾象失常風雨冰雹之異南北相仍旱乾水溢之災後先繼報甚至物恠人

妖層見疊出切惟天道人事相為流通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上天垂戒必有其因靜言思之皆由朕心有未純德有未一用舍失當舉措違宜上無以格于

高穹下無以寧于兆庶省循咎本實在朕躬豈惟遇變而懼實欲思過而改爾文武羣臣皆與朕共理天職其間竭忠奉法者固有徇私忘義者不無武臣無安攘之畧而腹削以為家文臣無弼亮之誠而依違以玩日賢否混淆而官無懲戒賦歛繁急而民不聊生掌邦禮無以和于神人典邦政無以威乎夷狄刑獄寃濫而怨聲載道工作無度而財力告竭至于風紀之司尤昧激揚之

皇明實訓

嘉靖一卷

八

任愛憎或徇其意毀譽多失其真以致四方視效貪墨成風下民怨咨無所控訴愁苦之狀所不忍聞夫君心萬化之原朝廷四方之極事關朕躬者不敢自怠責在百官者當圖自新特茲戒諭爾等各宜洗心澄慮去垢滌汙素廉勤者益加砥礪習玩慢者即為修改官守盡職言責納忠忠母事因循母懷顧忌兩京官員有不職者待考察之時從公罷斥在外官員朝覲考察未久姑且策勵戒飭若奸貪不法實跡顯著撫按亦要悉心訪察去其太甚務期弊端革而民心悅庶幾上下交修以成勵精之治以答

上天仁愛之心儻或弗思弗庸徒以虛文應故事豈但瘵

乃官曠乃職國法具在朕不爾私爾等其勉之慎之故

諭

○嘉靖六年正月庚寅禮官以郊祀屆期請舉慶成宴

上曰郊祀慶成次日設宴乃

祖宗朝故典蓋以

上帝監歆君臣歡會其禮不可廢也今四方災異非常方欲上下同加脩省朕恐多費勞民可暫免一年以見朕

奉

天恤民之意惟四夷使臣賜宴如故

○五月癸未以久旱順天府官禱雨未應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致災之由固在朕躬但君臣交脩本為一體朕

皇明寶訓

嘉靖一卷

九

既痛自循省惟賴爾文武羣臣同寅竭誠匡朕不逮以

回

天意

○十一月丙戌

上以災異親製祝文祭告

天地曰臣昨見占官報云地震自坤至艮物或動搖臣心恐懼及觀今冬以來候惟大雪三白未兆罔敢自逸伏聞災生必有其由是皆臣號令失嚴政事有缺以致陰道浸凌雨雪愆期謹潔丹誠上千

洪造伏祈宥過維新轉災為福冀坤輿於鎮靜永無垂常布瑞雪於應期潜消沴異臣下情悚慄懇祈之至

○十二月戊午禮部類奏四方災異

上曰

上天垂示災變類仍朕覽之中心恐懼況過來地震京師冬季將終霜尤未降推思咎本實在朕躬尚賴卿等中外大小臣工協力匡佐勉脩乃職思珥災召和之方為朕言之務期上回

天意以消變異副朕至望勿或怠忽其被災地方官亦可傳示令其改悟修省務期實效毋事虛文

○嘉靖七年三月庚子提督南贛右副都御史汪欽奏是年元日甘露降於福建長泰安溪等縣

上曰覽奏以甘露呈瑞為朕仁孝感格之徵夫豈敢當朕

皇明寶訓

嘉靖一卷

十

非好祥瑞然

天意所至人不敢違朕惟奉

天求庇民物以答雪貺所進甘露敬當薦之

祖廟薦畢分賜輔臣楊一清等一清等疏謝

上曰分給卿等甘露非朕特祥自矜第

上天所賜守臣來進朕不敢私先以薦於

祖考餘者欲偏賜羣臣不能特以一二賜卿望卿交脩朕

躬贊予至治庶或可承

天眷耳覽所陳謝稱頌惟慚已而禮官請賀

上報曰卿等以

上天垂降寶露為朕所致覽奏而中慚且惧焉况今災變

屢作民不聊生卿等請賀雖出忠誠第朕心弗安也可
欽承朕祗謹

天戒之意勿賀

○四月庚戌

上勅諭文武羣臣朕以藩服仰承

天命遵我

皇兄遺詔入奉

祖宗丕緒自即位以來冲幼寡昧無所聞知近或心志稍

開夙夜恐惕匪敢逸肆而改治未孚比年災異屢見近

日之間大風吹沙塵霾蔽天各處地方或旱潦連聞或

地震同日密邇京師盜賊羣集南北邊境變夷猾夏殘

皇明寶訓

嘉靖一卷

十一

害民命妨民衣食凡斯咎尤本皆朕致欲求弭除之方

惟恐不能自知且君臣共理者皆天事也咎本雖在朕

躬爾諸司庶職文武羣臣或任大職或司一事均為有

責而覩此災害之來蓋嘗思省不乎朕過之自知者不

敢自恕未能自知者有言責者當盡言以聞爾等亦宜

加省思悔職業之當修而未修者修之政事之當行而

未行者行之分擇庶職必量材而任之使有裨於國而

益於民錢穀財帛須撙節以用之勿橫取於民而費出

無經禮樂務明而三禮重典尤當謹之軍國事大而六

軍艱困必思卹之刑罰必得其平修繕必以其度言責

之官其位甚重風憲之利其職尤嚴勿外飾虛名而內

罔其實撫按之任不可頻更守令之官須加詢訪勿徇
於人情而激弊端爾等宜體悉朕心各自省察關涉重
大者會議奉聞以憑區處其瑣細常事徑自改行勿或
惜吝庶利可興而民咸懷害可革而民無怨上回

帝鑒永祈庇祐於

宗社而於朕與爾等亦免多戾矣爾等其欽哉仍命南京

官一體脩省

○甲寅禮部以露瑞請表賀及欲照河清事例致祭

天地

上不許諭輔臣楊一清等曰朕思謝告一事原非舊章亦

非經制乃朕妄為以其情無不可緣其禮而無害雖然

皇明寶訓

嘉靖一卷

十二

以致人言矣幸

上天垂憐鑒朕眇誠今次不可不加詳處文獻通考記前

代有一年五祀者為太煩不可不慎而今之舉行非祀

儀比亦恐齋戒頻煩羣臣怠惰以朕意論若彼嘗告謝

而今次不行是為始敬終慢也若繼之為事例又恐責

也不知何處為可一清等請如部議致祭乃從之

○嘉靖八年正月戊午

上以災異勅諭羣臣曰去歲季冬長星見而數丈今年元

旦陰霾作而竟日且連年之災異數省之旱潦自來所

未有者是皆朕躬慙咎欽惟

皇天仁愛每垂警告朕敢不思過圖改自新厥德以仰答

眷愛然已過不能已知况爾文武羣臣大小百官皆有共理之責未知觀此變異常思之不乎今已踰月一言未聞茲朕特降勅開曉爾凡在位之人當各思省各盡其職勿視為常如有可弭災之術當各自陳奏朕自擇擇施行勿懷畏憚勿生猜疑務有知速言言無不盡庶朕有過得聞以圖修政爾等亦免尸官之譏矣故茲勅諭爾等其欽哉欽哉於是輔臣楊一清等擬上拜災事宜

上報曰覽卿等所奏足見忠誠輔導至意朕自嗣位以來災異屢見雖因事省諭而未臻實效朕見近日以來

上天垂愛或雨絲或星變朕心惶懼故命卿等撰旨省察

皇明實訓

嘉靖一卷

十三

此非下民所咎皆朕之失卿等所奏其無益之工役未造者停止見造者着上緊完報各衙門匠役人等此係舊額已有旨的外再不許來煩擾京營之軍乃備警振武操練之重事着兵部計議處置言官職居正諫其當以盡職為實今因各不法朝廷治罰乃懲戒盡職之意煩擾輕率之革亦不可不為治戒其觸忤違逆者乃因欺正挾私朝廷亦不當不以法懲治以正

祖宗之法刑囚有重罪返生窮民冤抑致死者實為不中

上干

天和着法司公道議審處置其餘事宜着各該衙門看議來說其有弊利興革之事卿等一一為朕陳之朕當斟酌施行

酌施行

○二月戊寅

上諭禮部朕念去年各處俱奏報災傷變異頻仍人饑至有相食者况一冬少雪今當東作之時雨澤不降若二麥不登則今秋荐饑又有甚於前歲朕甚憂懼已有旨祭告

南郊

社稷山川今朕親往庶盡虔祈之意

○癸卯

御製禱雨不應自答說其詞曰朕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斯非空言實為今日之徵也夫大舜之為子也唯能盡子職以事父母故替瞽瞍終致底豫而天下

皇明實訓

嘉靖一卷

十四

化焉成湯之為君也唯能盡君道以事天故桑林之禱捷如影響終致雍熙太和而天下平焉先儒皆有言以為人君父天母地誠能以子道事之則父母無不悅之理有曰事父孝所以事天明事母孝所以事地察亦斯之謂也苟能盡此則天地無不明察矣若或外有如事父母之儀其中實無如事父母之誠未可為事天地而為之子者也故曰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嗚呼豈尋常之人可同日而語哉夫人君之所以為聖未嘗不以良臣而贊之雖湯至聖猶賴伊尹而後能興故高宗望於傳說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夫以高宗為

商之令主猶奉養貴望於說至於如此況夫庸常之君豈可不資賢良以求事天之道乎茲今春旱不雨禮部請命順天府率屬以禱朕允所奏復下詔命擇日具儀以躬禱於

郊社山川諸壇該部言宜令羣臣從禱以上下同致之意乃卜二月十八日禱于

南郊山川壇次日復禱于

社稷二日之間晴賜如故風靈薰作雖未敢要求速効于神豈非朕積愆無德怠荒失誠所致否則何乃數日之間上帝不垂昭鑒

神不我答是孰之過歟朕非欲往聖自比而中心實切恐

皇明實訓

嘉靖一表

十五

惕無所容措會言官劉世揚等奏謂祈戒人和以感

天神云百官或有不宿齋所者或有携酒入齋所者或醺

醉入壇者或錯亂節序舍皇入班者及言衛士於壇兆

之內羣躡汗穢者請加戒飭以重祭祀朕惟感召之際

正在盡吾之誠何乃專責于人哉此君子所弗為也但

思陪祀及百執事之人所賴相維以盡事神之道今乃

若此奚用彼為乎人君以一身當負荷之重凡在位者

莫非共理天工輔我以代天出治罪在朕躬不敢自恕

尚賴文武羣臣今後凡遇陪祀助祭之時務必持潔清

之念秉敬畏之誠相贊祀事以祈昭格諸司百執事之

人亦要謹以求身誠以趨事將獲福利豈不上下均霑

而國家有賴因自責而譏之以此用勉為警省之地云

○十一月辛丑

上諭禮部朕聞雪乃豐年之兆今深冬無雪朕憂懼宜虔

誠祈禱祭告

天地

社稷山川等神擇日具儀以聞於是禮部具儀言

駕出親祈百官俱宜陪祀

上曰雨雪愆期實朕所致罪在朕躬朕宜自禱百官不必

陪從禮部再疏懇請乃聽仍戒各加敬慎以祈上回

天意

○戊申

皇明實訓

嘉靖一表

十六

上躬禱雪於

南郊明日禱於

社稷壇是日雨雪

上喜乃諭禮部朕惟人君之事天如子之事父人子能得

親歡未有不以為慶茲者天降靈雪實為好生之德豈

朕菲薄所能享格第感荷之誠實不能已其擇日告謝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用玉帛樂舞可具儀以聞

敬天下

○嘉靖十年正月辛亥大內東偏火

上露告于

天告于

祖考因諭大學士張總宮中地隘而屋衆且貫以通棟所以每有大患聞南京宮中諸門皆磚砌不用木固知

聖祖慮深今所燬者不須依舊式未燬者量為規畫務使

道途疎濶堂舍整簡勿令相近門俱如南京制斯免驚

擾耳尋復為大警或問示總弁序之曰朕為或問是不

得已耳豈不知好辯多言起羞為佞大失君道之體特

為重大者作之耳夫今人率多探禍福以搖惑人之心

志強牽妄附詆毀善人阻害大道義故朕述此以自為

之記云耳非尚辯馬非飾過馬惟明達者知之其詞曰

皇朝實訓 嘉靖一卷 十七

或問於吾曰汝家東所居被災是

天之所仁愛以示汝汝其省之否乎吾答曰予非薄之人

仰承

皇天眷命主斯億兆過咎最多

皇天垂示仁愛予于此未知所以或曰我閭閻不虛生必

有所召茲警在汝家非汝德失其中和政失於燥急與

夫凡所致此者否則何有是乎吾答曰吾非汝此問何

得言乎汝其聽吾陳之宮中地面狹窄房屋重疊宮人

有三四人止一房者又不肯相和昨一氏飲酒沉而睡

至二鼓末惹火著身猶未覺即焚其身方延至屋人盡

睡熟罔覺三鼓巡者緣見忽報之所司急喚衆人火已

盛矣且三十五房接脊通連無可措手悉燬之此自醉

氏起非災變也其實人自不慎耳如以吾禁酒之令失

嚴及無德罔以引之者此其吾之過也本非災異也或

問汝既知之若此何必引咎下令修省禱于

天禱于

祖考哉此豈詐欺吾答曰予聞人君之事天下也不可

慎此非變異本人為之固不可為災而所以禱之

天禱之

祖考者告之以人事不脩祈之以將來佑庇吾家長也不

能致人人共保非我之過失誰欺故告于

上天告于

皇朝實訓 嘉靖一卷 十八

祖考底有所嚴畏下令修省庶使人人事事務圖慎美何

詐何偽人縱可哄天可欺乎或曰斯固是矣汝心寧不

失急矣自恣乎吾答曰孔子大學正心之道曾子釋之

曰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皆不游其正者何不當

忿懣而生忿懣不當恐懼而起恐懼與夫不當好而好

不當憂而憂者心既昏惑顛亂忿懣於遠已拂意之言

恐懼於邪說誣視之術好樂於聲色逸豫之場憂患於

奸小惡仇之讒虛靈眩惑心欲得頃刻之安且不能尚

能正乎況今人專伺禍福務求事應強為附捏陰中吉

人暗亂人志使聞之眼燥而背汗至此則人人將不顧

君親謀為善已愈不可曉而上導而化之吾為可自招

荒惑人過是因細而失其巨吾惟知

皇天昭鑒在上

祖考臨視在旁鬼神直之左右直之知自信而已矧忠肝義膽之賢所見又豈吾比哉汝其為此問也惑亂人心甚矣豈君子哉問者慙而退

○二月甲戌

上以甘露降于

顯陵作欽天記頌其詞曰昨嘉靖九月冬十一月迎長之日是惟辛卯一陽之月朕祗奉

皇天率導

祖制躬率羣臣百執事詣

皇明寶訓

圖立欽行大報禮仰荷

皇天垂鑒俯賜降歆是夕珠星燿燦而祥光與炬燎相輝和氣氤氲而瑞色共蒼欄並煥大樂既終大禮告備朕

翹首瞻戴

天恩曷勝慶忭方匝月之期

天垂甘露于我

皇考棲神之地

玄宮之上守者於正月下旬奏獻至京朕薦之

祖考呈之

而宮分子勲輔講學等諸臣既命宗伯具儀備誠下祭

○二月九日甲子元吉祗謝

帝親于

園丘十日告于

世廟春卿復請羣臣詞賀朕惟大報崇典明王之制朕不避羣惑庸竭赤誠庶幾仰答春庥于萬萬之一乃荷洪仁降慈寶瑞朕弗類感戴乾元拜承

帝親忻躍之餘用述短章以彰

天澤頌曰予質也昧上荷簡在答貺無由銘心欽戴予性也愚上荷春殊報德無由罔敢自娛庚寅仲冬典禮肅雍維日長至戒誓惟恭大報

皇天庸秉微虔獻以馨齊薦以蒼瑄禮嚴裡燎樂備黃鍾

頌首誠惶仰瞻

皇明寶訓

帝容

帝錫洪仁俯鑒微臣露垂上瑞福敷下民神功惟

祖超今邁古邁我小孫受

天之佑

玄德惟

考潛升宮昊延予小子荷

天之保寶露降祥湛湛瀼瀼綴若珠玉味潤甘香注之瑞

肇稽首而迓薦于

祖考滋我禾稼承以金龍色溢精瓊呈于

慈闈鴻筭延生浩浩

蒼穹賜我年豐朕拜稽首祇竭愚誠

吳極元樞不息幹運四時惟

帝之力曰雨曰暘重賴

穹蒼嘉貺眇眇家國平康稼穡盈廩來年亦登兆民其隆

五福是徵感恩曷已敢耳恣侈風夜勉脩以拜

帝祉爰諏衆獻瞻容

園丘誠恐誠惶惟弗週暨告我

親以祈以陳聞于

上帝福我下民誠既以輸愧質昏迂朝夕惕然上酬眷俞

○四月壬午

上以兵工二部火諭禮部曰火災雖因人不謹所致不可

聖明實訓

嘉靖一卷

廿一

不知警畏卿等宜各深省毋事虛文仍青衣朝參三日

朕亦自省與卿等共圖休兆

○六月癸亥辰刻雷擊午門角樓垂脊并西華門城樓西

北角柱

上諭禮部茲變實朕積愆所致

上天垂示與卿等脩省三日仍

制製祝文行露告禮于殿陛祝曰本月十日辰刻雷擊午

門等處垂脊并及木柱十一日夕占官謂觀候於宮中

有火為災臣所獲聞局勝恐惕伏念臣以愚蒙仰蒙

明命主理萬方親茲災變實臣居職不臧政多乖繆之所

致也敬惟

上帝垂仁俯視矜宥俾五行順序二氣調均轉災為祥庶

宗社永以綏寧矣臣下情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八月辛巳

上以彗星見東井諭閣臣曰朕聞彗星又見於井宿之間

夫斯變也未及三歲凡三見焉乃朕所召卿等即刻傳

意於禮卿言生辰慶賀俱令免行不必吉服只常服視

事以承

天意於是禮部尚書夏言奏

萬壽大慶凡內外臣工荒遠夷使無不欲恭祝以伸臣子

之情盡廢不舉則下情鬱而未宣况

天變實由臣等若使禮成之後痛加脩省似與

聖明實訓

嘉靖一卷

廿二

天意人心方為允協

上曰然應天必以實茲不過變其服色暫輟禮儀耳慶賀

禮姑聽卿請禮畢之後務實加脩省以弭變異於是部

復請自十四日始如故事各素服角帶朝參辦事三日

仍通行九卿六科十三道各條列時政得失以聞

上曰彗星三見妖必有由

上天垂示朕敢不祗承夙夜思省未自逸寧卿等文武羣

工皆有輔贊之責可不痛自省改匡朕不逮十四日本

因事輟朝不得更言脩省其自二十一日始淺衣辦事

三日九卿衙門官還各令自陳以聽裁處務要思忠論

實毋挾持延引假公報私

○嘉靖十二年六月壬午大學士張宇敬等以彗星見奏
自陳引去

上曰彗星為異退而復見者四矣

上天垂戒朕敢不恭懼卿等各思匡違不必自說便擇日
朕於便殿啓告爾文武羣工宜痛加省慎以贊朕不遠
上回

天意於是禮臣請榜示大小臣工以二十日為始青衣朝
祭辦事至告祭後三日而止

上從其言仍勅文武羣工俱與有天工之責各痛濯乃心
秉公持正以贊朕躬勿視為故事

○嘉靖十三年七月丁卯

聖明實訓

嘉靖一奉

廿

上以南京

廟災行告

天禮於殿陞畢是日即詣

太廟恭慰

五祖神諭內閣禮部曰慰

廟之禮有謂必待擇日齋沐乃可舉者朕以為此禮之常
也今因災而祭禮之變也舉之人或遇變子必奔諸父
母所以慰安之何待正衣冠而後行夫禮有齋三日而
後對越神明者此常經耳朕之告

天畢即赴

廟者亦禮開變即慰之意權也卿等宜知之

○十一月辛未

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宇敬等
曰朕肅懷大報草此數言聊以見意卿等可與言鼎臣
道南及分獻禮官一觀其各以贊佐戒進之辭和之其
辭曰歲次早午兮陽月之八日新冬肅羣臣而朝趨
恭壇兮飲大報以叩

蒼穹朕以微薄菲質兮荷洪養下及而主兆庶愧綿才愚
質兮懼無以上副恩隆思欲康此民以圖報稱兮無學
以出其治源爰聲復

恭禮兮茲當四舉憑衷匪直慎始兮圖惟厥終諮左右承

新兮其盡啓沃以匡佐期世道濟于熙皞兮庶或仰承

聖明實訓

嘉靖一奉

廿

乎春崇末仍御筆註云曰四舉去歲疾未親耳故承之
以慎終句

○嘉靖十六年五月戊戌雷震謹身殿鵠吻大臣各上疏
奉慰

上諭內閣輔臣曰今日寅時

上天示戒於謹身殿實朕所致也卿等具奏問慰已悉忠
愛但雷火非人為之必有所謂脩省之宜當何如可錄
示禮部於是禮官奏請如例修省并令大臣自陳得旨
上天垂戒朕切感懼致招在朕勿以他諉自二十二日始
朕與卿等修省如例大臣不必自陳各衙門大小官但
要思盡厥職如果有關係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二

十五日仍露奏

上天遣官暫于

景神殿祭告

祖考

○嘉靖十七年四月庚申自正月至於是不雨命有司
竭誠祈禱賑恤郊外流民是夕

上諭輔臣曰近多旱朕方以為憂禮部已請所司致禱矣
又聞近郊小民踣斃心加憂之朕處人上罪在朕躬即
以十八日為始與卿等齋心潔慮禁屠宰青衣辦事二
十一日朕躬禱郊雩令嵩示羣臣知之毋忽於是禮部
具上完年定擬雩祀全儀

聖明實訓

嘉靖一卷

廿

上曰茲禱甘澤乃修省事祇宜青衣上香進帛三獻八拜
成禮百官陪拜未可用所開全儀亦不必奉

祖配祭用酒果脯臚牛一以熟薦

○嘉靖十八年五月己卯以星變奏請行祈禳禮并令大
臣自陳

上曰

上天垂此星異非一次矣過遠在朕朕自省察內外百司
均有代理之責宜各深思痛改不必青衣角帶外飾虛
畏也適今多事之日即奏禱固不得精專兩京九卿堂
官俱待考察處分諸鎮守內官其盡數取回自後永無
違之

○十月己丑

上諭禮部曰慶成之宴因循舊例以拊享禮未成輟之今
皇妣主升祔既三月矣行禮奏樂耳聞目觀者屢矣何獨
于受

天釐反禁也審爾則冬賀當輟只賀大報禮成庶不失重
輕尚書嚴嵩未悉

上旨謂宜舉慶成之宴

上又曰朕作諭本是敬

天庥之心非敢務宴樂但既以日易月矣而視殿輟作樂
却輟及其重者爾賀節當同宴禮併罷

○嘉靖二十年四月辛酉夜

聖明實訓

嘉靖一卷

廿六

宗廟災

成廟

仁廟二主殿

上哀痛不能自勝明日文武百官各疏奉慰禮部疏請

上親祭告

內殿以慰

神靈復引過奏祭

上帝以謝謹告青服御西角門延見羣臣以共謹

天戒下哀痛之詔以安人心行天下宗室共加脩省以盡

一體之誠勅內外臣工痛加剋責以盡交修之敬文武

羣臣有奸欺負國蠹政殃民者聽言官指實奏劾九卿

堂上官及各衙門四品以上令各自陳料道官極言
政得失賜采納暫罷內外一切工作蓄財力以圖修復
奏入

上曰

宗廟災燬無前大變罪在朕一人而已仰戴

皇天仁愛即齋戒擇吉奏謝

南北郊祭告

景神殿

太社稷俱朕躬行違官祭告朝日夕月等神陳言時政言

官常職何待災變一切工程除欽定殿就緒外並令停

止奏謝畢次日御門視事如故

皇明實訓

嘉靖一卷

其

皇祖列聖王暫奉安于

景神殿

成

仁二廟神主所司亟為恭製詣

陵奉題還安

各廟儀物即行補造次日禮部復請以謝告既畢

上青袍御奉天門百官青服致詞行奉慰禮

上曰

宗廟大變自古所無

天意垂示朕心默感儀文虔敬備物而已仍于西角門視

事三日見避殿之義十五日暫罷御殿見徹樂之義十

六日後御奉天門如常二十二日經筵次日日講

○七月壬辰禮部以

萬壽聖節請習儀

上曰今

廟災朕方待罪生辰小節罷賀是日當重貶青衣御門與

羣臣一接中樞後即朝講如故慎勿更請中宮令旦并

免命婦朝賀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辛卯禮部以靈雪應祈請

上御殿受賀

上曰連冬愆雪朕仰叩

皇天此心實是為民不倚洪仁錫此春前嘉瑞卿等歡慶

皇明實訓

嘉靖一卷

其

之情朕已具悉卿等百司但協心秉公贊其代之職以

共承

天意賀禮免行

○十月癸未雪百官表賀

上報曰朕以時屬有穰祿修大報迺荷

上天垂佑瑞雪應祈而降朕心不勝感仰與卿等同之朕

為民祈禱非梁武宋徽比卿等宜益竭忠誠上承

帝春庶不負朕保民之意

○嘉靖三十二年八月丁丑先是禮部以

聖節慶賀請

上曰去年大厄

天賜重托感恩承春敢不祇受第恐中心仰戴方思上報生生卿等宜將順朕命協心和氣各共乃職勿擾朕心至是禮部覆請

上曰卿等再三請賀具見忠懇第朕仰感

天恩與卿等祝君之心正自不異遵君命以申君念則上下皆順去年大變不有

天眷今日安得朕身既蒙大造則來歲之賀豈無日也如前旨罷免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乙丑朔禮部以亢旱請順天府官禱雨百官皆致齋青衣辦事

上曰去冬無雪今春不雨凡百五十日如再及旬月來未

皇朝實訓 嘉靖一表 九
皆失潤混朕茲躬禱為民生耳卿等以上下相關百官亦當致省但恐應天未可虛文第今該府官謁誠以禱

○四月己亥禮部復以旱甚請擇吉徧告神祇仍申飭百司滌己省愆修舉實政以仰贊

聖誠上回

天意

上曰君者代天工不能獨理設官分職以共之又曰臣勞此義孰能知之言之皆非實心也今亦不必申以語言不必虛應故事惟仰告

上天

廟社諸神自九日始停刑禁屠百官修省至十七日而止

尋分遣大臣朱希忠等各如期于

郊壇

廟社行禮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丙申奉天等殿門災是日申刻雷雨大作至戌刻火光驟起初由奉天殿延燒華蓋護身二殿文武二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及午門外左右廊盡燬至次日辰刻始熄

上大懼明日文武大臣奉慰

上報曰

上天垂愛朕戰懼若涉大淵莫知所措無前大異何以飭辭然子職最親不可不祇承仁示卿等奉慰且悉忠切

皇朝實訓 嘉靖一表 十
罪在朕躬安可他諉惟我眷為順耳
○丁酉禮部尚書吳山等以殿災請擇日遣官奏告

廟社

社稷及秩祀神祇以謝譴示勅下文武百官省愆引咎素服辦事務修實政毋事虛文其兩京四品以上大臣循例自陳科道等官務直言時政闕失仍詔示天下及各宗室一體修省

上曰奏祭謝罪即擇吉行命公希忠溶延德恭代秩祀神祇開具來行下詔罪已告諸宗室如擬行政災本朕何令自陳有懷必吐自盡其忠豈待今日修省儀文至奉

祭祀次自止

○士寅以殿廷災詔告天下曰朕本同姓之候嗣初非王子之可同惟

皇天寶命所與暨

二親積慶在予夫自入奉大統于茲三十六稔昨大遭無前之內變荷

天恩赦佑以復生此心威刻難名一念身命是愛但實賴臣勞之一語而原非虛寂之二端

天心丕鑒朕心朕忠

上天明鑒昨因時早禱澤于雷霆洪應之壇方喜靈雨之

垂隨有雷火之烈正朝三殿一時燼焉延及門廊倏刻

皇明實訓 嘉靖一卷

然矣仰惟仁愛之昭臨皆是朕躬之咎重茲下罪已之

文用示臣民之衆吁災祥互有感召豈無凡在位者宜

同祇畏之情首休相關未可幸樂之肆必盡代勞之真

當竭國民之念上承

天戒以佐爾君下撫生靈務令安遂共圖協恭勿乃我棄

故茲詔示咸使知之

○八月丙申大學士嚴嵩疏言昨伏奉諭殿名奉天自己

坐是已即天也此意不知

皇祖何取臣仰窺

聖德不以天自居謙冲之至然臣聞傳記有曰天子至尊無上又曰人君其尊如天此係先儒之言而其原出於

孔子作春秋繫王於天稱天子曰天王此孔子之言後世集有易之者又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言人君當

罰不自已出一歸於天

皇祖取義之意或亦出此臣愚伏思

祖制已久今須勅下禮官廷臣集議以俟

聖裁

上曰卿解奉天二字義甚正第聖賢所謂非是題扁之用

也遂諭禮部曰昨承恩示未可諉之氣數先代儒臣有

言君心通乎天心夫以人君奉天百為萬用孰非天者

豈止刑賞大事乃始謂之奉天

皇祖命名取義乃此然於己身坐之終未安也况災殿初

皇明實訓 嘉靖一卷

雁建文自作人孽次今兩蒙昭示名稱之舊決不可復

其會官集議以聞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乙未

上諭兵部曰朕見風雨異作矣倏起自北當承

天心愛示內謹大災外防邊寇頃楊照之事可見已其戒

之於是尚書楊博等言各邊俱晝夜設備可恃無恐而

陛下猶軫念若此

宗社之福也臣等敢不益加戒嚴仍移檄邊臣一體防禦

仰慰

聖衷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因請行五城御史諭民戒

大報可

○嘉靖四十三年三月癸亥

上諭禮部臣曰旱厄已見土雨風霰不止其示所司以明日致齋始二十五日告

南郊二十四日告朝天等六宮廟遣定國公徐延德等各行禮是日天陰雨忽霽大風揚塵

上復諭禮部曰今旱固未如前歲黃霰土雨災疫過之其令所司申嚴祈禱各青衣致齋如修省例九日每日遣府部大臣輪告各宮廟既而命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督察諸執事官不虔者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訓卷之二

先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聖孝一尊親

○嘉靖元年三月戊辰上

聖考尊號曰

興獻帝遣官祭告

陵寢

上親製樂章迎神太和之曲東德奉藩仁孝謙恭委祉冲聖明實訓嘉靖二表

人入紹大宗故國綿遠新此闕宮以安明靈萬世攸崇祀事孔嚴精神感通來格洋洋風雲景從初獻壽和之曲明靈在天陟降于庭聲容肅然顧茲嘗蒸舞以八佾庶將其誠於斯萬年禮祀承承亞獻豫和之曲宋承既設邊豆更新惟祭之豐至養莫伸再酌清醑以薦明禋有秩斯祐錫我後人終獻享和之曲荷劬勞以生榮恩罔極舉追崇之典萬舞有奕禮以三成虔恭無斁江漢湯湯延我世澤傲饌雍和之曲菲薦具陳既歆既饗敬徹不遲顧瞻下上濯濯厥靈式慰遐想敬告以慈賜之景貺還宮安和之曲候來忽往神化無方風馭雲駟近於帝鄉祥光燁煜旌旆央央永冠在廟孝思不忘

○嘉靖三年九月丙子初

上即位即命禮官議

皇孝主祀并稱號禮官議

皇上既入嗣大宗宜如漢定陶王別為

興獻王立後其稱號宜如宋濮王稱

孝宗為皇孝而改稱

本生父曰皇叔父

母曰皇叔母

上覽其議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體重大其再議於是進

士張總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各上言漢宋之事乃預

立為嗣養於宮中故不得復後其所生若

皇明實訓

嘉靖二表

二

陛下則所謂繼統非繼嗣也今日之禮於

興獻王宜隆尊親之典

上覽而善之乃諭閣臣朕受

祖宗鴻業為天下君長

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微稱朕於罔

極之恩何由得報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為朕伸其孝

情諸臣退而上疏執議如初乃稱

孝宗皇帝而稱

皇考曰興獻帝

聖母曰興國太后云至是年六月辛丑

上猶以尊稱未當復命廷臣會議時主事桂萼都御史席

書員外方獻夫皆上疏請正

皇考

聖母稱尊以全

聖考

上以其章下羣臣議而議者以為

興獻帝后已垂尊稱

陛下孝思無窮請更加一皇字

上不得已從之然猶以本生二字大名未正於心終不安

復命廷臣會議於是禮官席書等上言人無二本禮有

至當

陛下入繼大統與為人後者不同臣等謹遵

皇明實訓

嘉靖二表

三

祖訓據古禮與在廷之臣反復辯論大義已明宜定正

獻皇帝皇考尊稱以順典禮以應經義

上曰大禮屢經會議未有定論今博考詳議合於天理至

情宜從正稱

孝宗敬皇帝曰

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

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

皇考

帝聖皇太后曰

聖母乃下詔曰人君為治必本於孝道聖人論政必先干正名孝在篤於親而名責循其實自古及今未有外是而能化成天下者也朕本

憲宗純皇帝之孫

孝宗敬皇帝之姪

恭穆獻皇帝之子

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屬以倫序當立遺詔命朕嗣皇帝位

朕受

天明命位于臣民之上者于茲三年矣尊稱大禮屢命廷

臣集議輒引漢定陶共王宋漢安懿王事為據至再至

皇明實訓

嘉靖二卷

四

三而其論未定朕心靡寧蓋伯姓父子天經地義豈人所能為乎惟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罔極雖位號已

隆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用默然已告于

天地

祖宗

社稷稱

孝宗敬皇帝曰

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

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

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

聖母各正厥名揆之天序人倫情既允稱而禮亦無忤焉猶慮天下臣民未能知悉特茲詔諭以申朕奉孝親之誠夫孝立則篤近舉遠而家邦四海咸囿于至仁名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刑罰各臻于至理朕蓋庶幾於古帝王之盛也顧惟昔者孝未遂于尊親事多拂於天性君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彞倫攸叙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以建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裨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其一條具奏聞朕將舉而行之期於得萬國之勸心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於是乎可慰矣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嘉靖四年三月甲戌命脩

獻皇帝實錄勅諭禮部曰朕惟自古帝王之有功德者史臣必為實錄以藏諸金匱傳之子孫其來非一日矣我皇考恭穆獻皇帝聰明睿智卓冠羣倫自奉藩以來有河間好古之風慕東平為善之樂緝熙

聖學遵守

祖訓嘉言善行可以大書特書者不止一端宜有紀述以垂憲於萬世爾禮部其通行當時藩府內外臣僚悉心采輯送翰林院編纂實錄所有合行事宜俱照例行於是遣使至舊邸採訪

獻皇帝嘉言善行悉付史館編錄為實錄五十卷實訓十卷

上皆親序之其實錄序曰朕惟自古帝王繼代之後其臣子追思其君父之德之功有不可泯焉者則必紀其平生著之汗簡藏之金匱垂之子孫以至於萬世而無朽焉故三代而上之君其事備於經三代而下之君其事

聖明室訓

嘉靖二卷

六

備于史若周之文王位為西伯大統未集而其翼翼之心穆穆之敬雖離肅肅之容庸庸祗祗威威之德之罰不遑暇食不敢盤遊之勤卑服即康功田功之儉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仁克灼見宅俊之明朝乎王季日三之孝詠于詩載于書紀于禮者不一而足乃與唐虞夏商賢聖之君並蓋文王之治雖止于岐而其不顯之謨克昌厥后則實有帝王之德之功何可泯也惟我皇考恭穆獻皇帝自奉藩以來嘉言善行可傳而不泯者甚多為人臣子恐使其泯焉而無傳耶爰命藩邸舊臣追輯諸所聞見付內閣輔臣用例編纂以為實錄起自肇封迄于棄國凡五十卷其可寶而為訓者若干萬言

又為十卷既成朕捧書而泣曰嗚呼我

皇考之所以啓佑後人而遺之休祉者固如是其盛哉夫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帝王出治之本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帝王為治之要也而我

皇考以是二者體之身心發之言論修之於宮闈之間行之於封域之內內外兼盡終始弗渝如耕之畔而罔取越焉如匠之矩而罔散舍焉其識度高明規模宏遠蓋已具帝王之體舉而措之於治天下也特易易焉願不能大有所為歛厥經緯施之一國故遺事之可書者僅止於斯而無由以見其功化之盡也然即其所已書者觀之實無媿於文王之德之純惟我後之人能仰體而

聖明室訓

嘉靖二卷

七

遵行之則可以為聖賢之君而天下萬世且永享帝王至治之澤矣朕深恐弗類而勉思企及以庶幾於善繼善述焉於是乎序

實訓序曰朕惟周雅歌燕翼之謀魯詩載有教之頌自昔先德之美君道之善未有不垂後昆而昭來世者也實訓之作良以是哉仰惟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睿哲天成姿表神異夙荷我

憲宗純皇帝之眷獨為優厚然嗜學體道頤敏卓越是以矩度自合言動不輕比奉藩入鄧屏翰一方凡所舉措莫不有道以至臨朝御下恤士愛人君國之政一出粹白而無非可法退即書堂更日直講進德之功未嘗少

辭雖遠處藩服而瞻戀闕庭心實湛：每有數陳報聞
大政其視河間東平之賢以善自娛者又不可以同年
語也朕仰承休德奉

天命嗣大統出入起居罔敢逸豫一惟我

皇考之心為心

皇考之行是遵耳瞻茲盛燬實難殫述可容以遞派邪用
是敬勅館閣儒臣暨藩臣之悉訓典者援古義例詳加
纂輯既為實錄藏之天府又擇其言行政事顯而要者
凡為目三十有九合十卷別為實訓如左嗚呼我

皇考以純一之性寬仁之德精切之學其鴻規懿範真與
古帝王異世而同符非獨行於一國而可施之天下非
皇明實訓嘉靖二卷

獨法于一時而足垂之永久所以上延

天命啓我後人者不其至乎朕以眇躬嗣而受之夫豈偶
然而已哉不有叙論曷申永孝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
孫朕敢為

皇考頒併製為序示百世永以為寶之意云

○嘉靖五年十月壬戌

上親製

皇考恭穆獻皇帝恩紀含春詩集序頌賜羣臣其文曰朕
皇考恭穆獻皇帝所著有恩紀詩集乃弘治甲寅受命分
封之因感

皇伯考孝宗皇帝錫予之恩而紀之者也詩凡七卷其目

有四自肇敷恩榮而下凡途間之興國務之餘至於書
堂雜詠續發吟諸作雖所指不同然皆主於紀

聖上之敷恩彰王國之殊遇以識無忘焉爾有含春室稿
則未之國時在大內西館及出府所作分類立題隨題
叙事因事成章僅百三十餘首而天文節候之大人物
宮室苑囿之繁禮樂名物經史文章之與大畧具焉輔
導之臣既彙而刻之

皇考亦各序其端跋其後簡矣朕入嗣大統嘗恭取而莊
誦之見其寓與刻俱不甚精恐無以昭示不朽乃命侍
臣繕寫重刻之以傳敬為之序曰詩之為教以道性情
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古詩三百篇實體用枯瀉纖
皇明實訓嘉靖二卷

善惡並存以垂鑑戒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之正而已
朕三復

皇考之詩莊重而典則豐腴而明電流出胃欠從容自然
渾渾乎商彝周鼎之朴而古也浩：乎行雲流水之順
而達也蓋雖信口肆筆不假思索自不離乎性情之正
而忠君孝親仁民愛物之念每存乎其間上合古詩風
雅遺意後魏晉以降諸侯王名能詩者類多矜奇衒異
雕鏤鍛鍊以為工其性情遠觀乎

皇考之自序而詩之為用豈復有餘蘊哉皇極古昔成周
聖王分寶玉於伯叔之國盤石之宗夾輔周室而所以
登載贊詠之者無間焉漢諸王就國惟明帝賜予其第

東平王蒼珍寶服御器物甚備懷思有詩嘉其賢也蒼所作書記賦頌歌詩多所贊述今皆無傳

孝廟之寵奇我

皇考見諸書翰形諸篇章不一而足不止成周寶王之八漢明伏軾之吟而已豈非以

皇考聖性之高明德學之純懿所當褒重而優禮之乎思紀之詩揄揚贊頌於斯為至東平有不足言者矣朕初承指授學為詩句方在幼冲未有所得今幾務之暇自三百篇至唐宋諸書皆嘗涉其大旨間有述作亦惟陶寫性情而不敢以是妨國政且免玩物喪志之尤耳仰思

皇明聖訓

嘉靖二卷

皇考之教不可復得感愴何極然心聲故存手澤斯在朝夕詠詠而玩索之庶幾其有得哉是為序

○嘉靖六年八月庚申

上命學士張璁桂萼等纂脩大理全書至是以初稿六冊呈覽

上曰朕覽稿具見編摩至意尚書席書前所著論猶似闕畧紀載欠詳宜通查詳定其先儒所論定漢魏宋事果於禮合褒進之使後人有所守繆而否者貶斥之亦使後人無所惑且斯禮也不但創行於今日實欲垂法乎萬世以明人倫正紀綱大體全書四字未盡其義宜更名曰明倫大典璁等乃入席書註論四條

上復命增錄古人歐陽修諸儒之論于父子君臣大倫有所發明者於是璁等先撰稿進呈

上曰覽所撰具見爾等盡心典禮綱常所係但諸臣所奏或自疏或連名或會官或奉旨議或瀆亂破體宜皆一直書以明是非邪正之辨爾等仍會總裁官詳議用心纂脩

○十一月丁丑

上親製

皇考恭穆獻皇帝睿功聖德碑其文曰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乃我

太祖高皇帝玄孫

皇明聖訓

嘉靖二卷

十一

憲宗純皇帝次子

孝宗敬皇帝長弟

武宗毅皇帝之叔父也以成化丙申降誕

母乃

憲廟孝惠皇太后邵氏也發膺

憲祖之命出閣授學經書默契道理貫通啓受

伯考之命以金冊封玉國號曰興出就湖廣安陸州為

國都錫以恩賚倍於他藩我

皇考恩紀詩紀之詳矣惟我

皇考以宗室之親近親之長昔承

憲祖之嚴訓并奉

孝伯考之嘉謨恪守

祖訓治隆一國敬慎而明脩國祀社稷山川罔不暨歆忠謹而臣事

兩朝

孝廟

皇兄屢加褒獎誠孝以致於

親迎養之辭已著於遺治之疏寬仁以撫其下士夫百姓每形於稱頌之詞至於謹水旱之災軫國民之苦脩身齊家而明德睦族之道循次允行講學窮理而樂善好古之心惟日不足燕居清暇游心詩書凡天時人事古今事變之迹皆欲考其淵微究其旨趣此含春堂詩所皇明室訓嘉靖二卷十三

當日聆

嚴訓膝下承歡忽爾

皇天降割于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辰時

上賓朕以孩童孤昧之年上奉

聖母日惟號泣苦痛五內摧傷隨遣使聞于

皇兄蒙恩賜以嘉謨命武職重臣以主祭弔又命文臣一

人以掌禮儀及賜勅命朕暫理府事朕乃告

国社

國稷等神請于

聖母謀于士民擇境內之松林山以為

陵墓之所即奏于

皇兄越九月餘式惟明年三月發引朕親奉

靈輿安厝於此又越一年我

皇兄龍御上升遺詔遵我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下命朕入承大統當是之時即命禮官議處應行稱號等項事宜乃泥古弄文援擬非禮欺朕冲年幾於倫序失序治理茫然荷

皇天垂鑒

祖宗佑啓賜予良臣起議大禮羣邪解爭衆議頃息於嘉

皇明實訓嘉靖二卷十三

靖三等年上

尊號曰

恭穆獻皇帝陵曰

顯陵遣官以奉其祀經營設置一如

祖宗之制今思若不刻以金石易以垂示後人也用是稽

查敬述復繫之以詩曰惟我

皇考德配於

天

聖功昭赫

睿德敷宣親賢為善仁孝罔遷宜享茂祉以壽綿綿忽爾弗豫

親與上旋痛哉哀哉慕戀奉奉子方童昧晨夕震顛勉統
乃事孤子誰憐上荷

聖母受護生全外求吉兆豐土深淵宮占既協松林之顯
神宮固密扶輿往焉奉安玄室悲號伏前既予紹統追思
曷昭薦名

顯陵設官衛環紆我至情以報

昊天顧祈昭鑒永奠萬年嗚呼微衷痛徹九泉又恭紀

皇考賜脩承天府廟學碑昔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受封安陸於弘治八年二月至國首臨
視州學行釋奠先師之禮命學官講周易賜諸生寶鑑

顧瞻禮殿損壞命工脩葺之易櫺星門瓦以琉璃越正
皇明寶訓 嘉靖二卷 十四

德十三年殿廡久而益圯迺出帑金二百兩命有司重
造壯麗有加頃者已升州治為承天府而學仍其舊官

師生徒觀宮牆奉俎豆感念我

皇考崇儒重道嘉惠國之學者人誦家傳至今如一日焉

邇守臣奏請於廟後建亭立石請朕製文以恭紀

先德嗚呼流風既遠

聖蹟猶存朕心惻然恭惟

皇考之在國也積德行仁愛民禮士嘉言善政不可殫述

而於興學尤加之意顧謂侍臣曰學校人才所出教化

所關政治之首務也其亟賜金助役無累州民每歲春

秋丁祀必遣輔導官齋香行禮時朕冲年耳目所親記

固已服膺弗失矣續祚以來夙夜兢兢勉圖治理凡所
攸行皆奉

皇考之遺仰見我

皇考真有以契夫古聖人繼天立極之道而佑啓朕躬以

治教斯民也夫建學所以明倫倫莫大於父子君臣明

父子之親則天下知孝明君臣之義則天下知忠我

皇考惓惓加意學校正欲教民以忠孝耳其時化雖止於

一國而庸見高明規摹弘遠實具帝王之體推之天下

無難矣昔周文王為西伯化行江漢而不顯之謨寔啓

周祚我

皇考視之周文王同一揆焉朕嘗觀於孔子之言曰文王

皇明寶訓 嘉靖二卷 十五

既沒文不在茲乎夫孔子周人也師法文王而以斯文

自任其發明彞倫之道載在六經為其徒者所當世率

循者也顧後世教學未明人心弗淑彞倫或幾乎散矣

彞倫散則治化何由而成今諸士居業於斯誦法孔子

之言學孔子之道其可不思盡夫彞倫之實為子盡孝

為臣盡忠以輔我國無疆之治以無負作親斯學之意

則我

皇考聖神在天庶其少慰矣乎朕述此文用諭茲學之士

抑以為天下士者告云

嘉靖七年六月辛丑朔明倫大典書成進呈

上親製序文曰自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漢唐宋王天

下者皆本奉

天命承

宗祀立人盡建綱常作民之主未有舍是而外求諸道以能化行四海澤被生民者也黃帝以前或創舟車以濟不通或立庖烹以供祀事或建制度以立規矩或明賞罰以定功罪及其諸凡為治之道無不備焉其中以建極明倫為第一要典有不可更變者矣迨及胡元亂夏入主中國文教墜亡紀綱不振當是其時

皇天厭亂眷求真主仰惟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上應

皇明寶訓

嘉靖二卷

十六

天命下慰生靈挺出羣雄肇造區夏奄有萬邦暨惟我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功純仁至孝

文皇帝復靖內難中定家邦至於我

仁宗昭皇帝

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

皇曾祖考英宗睿皇帝

皇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皇兄武宗毅皇帝皆

聖聖相承克紹

先烈光前裕後駿功大德以至於今是以

宗社靈長之祚

皇明萬年之統綿綿無替罔非上承

天命奉

郊廟百神之祀下為黎民建綱常禮教之宜不幸我

皇兄儲祥未兆久虛青宮廼屬

龍馭之上賓親挈神器而下授朕方在藩府居

皇兄之喪忽聞

遺詔之頒痛切悲號繼聞

明命自

天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行取朕入京嗣皇帝位當時朝廷大

皇明寶訓

嘉靖二卷

十七

臣懷貪天之功以自居朕左右之臣無順時建事之宿

學朕即日奉

命趨促來京即位之六日遽令禮官詳議博考

皇考尊稱及主祀等項其時內閣輔導之臣禮作不經之

言掌典邦之官輒據漢宋之事悖逆天道欺忤朕在冲

年棟亂綱倫鼓聚黨類上氓

皇兄十六年之功德再奪

皇考十五歲之嗣人力主定陶濮王不倫之典妄稽曹魏

偏安一己之言遵薛丹司馬先經顧之謬論大變人倫

棄孔氏孟子韓歐諸儒之法言漫加指議遂至陰陽乖

和災異頻仍茲雖邪人惡類之所召其實在朕有所未

明也嗚呼朕方幼冲理學未明于心大義未聞于性以被惑奸人深信愚士幾乎三綱掃地五典隳焉奈天理之不容少欺人惑之不容漸長

皇天鑒之神鬼察之祖宗臨之萬民憤之

天錫我賢良方正之臣予以伸義理辯是非佐朕圖斯禮焉首則今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璁始倡大義力議公條次則今詹事兼學士霍韜次則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學士桂萼次則今故少保尚書席書次則今禮部尚書兼學士方獻夫及後正議疊聞君子繼出公言公意迫不顧其身家忠膽忠肝奮所學而贊皇明寶訓嘉靖二卷十八

天地

宗廟追尊

皇考恭穆獻皇帝恭上

聖母徽號章聖皇太后再頒詔旨播聞中外於是人倫正

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又念

皇考神主崇奉無所乃稽羣議恭建

世廟悉用天子禮樂享祀無窮大禮既備朕心斯慰焉朕以斯禮闋繫帝王為治建極之要當有紀述以昭示後

人先己今尚書集而成書但恐事未盡詳公非莫辨再命內閣大臣費宏等充總裁等官於嘉靖丁亥春正月開館纂修而各官又陞遷去任不同是以三降勅諭中命大學士楊一清謝遷張璁學士翟鑾為總裁官尚書桂萼方獻夫為副總裁官都御史熊浹詹事霍韜少詹事黃綰與修撰席春等為纂修官仍就書館重加編集究夫是非考其邪正今幸編成遂定名曰明倫大典以是書專為明大倫而作也書成朕復自序其首夫三代已上堯舜之為君也未聞有此事三代之中亦有兄終弟及之主是以我

皇祖取法此義立為定制豈可舍

皇明寶訓嘉靖二卷十九

祖訓而守漢宋之陋法乎至於魏明之詔尤為不經父子

天性之親非人能為天經地義何得而變之昔者壞禮之臣師司馬程三氏也然今之背違

祖訓派棄

武宗欺誤朕躬壞亂人倫乃大學士楊廷和禮官毛澄等

羣奸也若非

天意垂鑒孔孟之道復興賢人再出孰從而正之朕本不

明縱使能識剛明者亦有不得孤立而獨行者矣比書

一傳用為來世君子之法嗟夫禮所議者首尾凡五年

獄訟幾成皆賴

祖宗列聖共垂陰佑否則予不可為哉自今及後統嗣已

明義情允盡但願諸臣益立初心固堅往志與朕共致
化理上承乎

天奉

宗祀於億萬斯年下勤乎民務盡君人師長之道期於禮
樂之興刑罰是中斯實朕素志焉是為序

○戊申

上追尊

皇祖妣孝惠皇太后謚號禮成大學士楊一清因言

獻皇帝尊謚

章聖皇太后尊號止於二字似乎太簡乞命禮官議增以

廣孝思

皇明寶訓

嘉靖二卷

十

上悅曰卿昨奏陳所議足見忠忱切至非愛君之至肯若
是開導耶朕一覽所言惕然慙懼朕聞父有天下傳之
於子子有天下歸之于父斯言也雖為創業之君告原
其情義不可謂之不可比夫自堯舜以公傳其位奉天
為民至禹之後皆父子相傳故有先說引之二句朕初

諭內閣云我

皇考雖未君臨天下不敢謂之有功天下但人子追孝至
情欲以鴻名美號稱之可為我

皇考擬稱號減於

祖宗幾字彼對皆云無可加稱只二字足矣當時正在紛
議之際姑如所擬用恭穆二字後

聖母尊稱朕欲上仁聖二字蔣冕等云仁聖有犯東嶽神
號朕自思之五嶽四瀆之稱我

聖祖皆正其號仁聖雖為東嶽之稱非我

祖制亦從所擬用章聖二字自上冊之後朕每以歉然但
自思之咎多德少即位之初不能勇以奮起報我

父母之恩却肆已宸居人言是從苟安自身不思

父母厥罪深矣仰荷

皇上春注命賢良代論至有今日自念自思益惶益愧故

未言及又恨無德儲嗣未立雖有善祥幾不能成欲待

此而舉也今賴卿開導不可遲之日時朕欲加上

皇祖妣太皇太后

皇明寶訓

嘉靖二卷

廿一

皇考尊稱改擬十三字前號內有獻字亦不可用

聖母增二字又未知可否復密與卿計然方諭內閣一清
言獻字習稱已久恐不可動其字數多少請俟

上裁已

上復欲加純慎二字於

皇考尊謚中一清言慎字不如聖字

上曰卿昨復謂

皇考尊謚中純慎二字宜更作聖字足見忠懇求當至意
夫謚之稱者所關非小故曰大行受大名但朕前擬者

不敢不盡其實用一慎字以見我

皇考尊臣事

兩朝敬慎謹恪之意孟子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各盡所當為皆法堯舜而已故曰慎以顯之若用聖字亦好謹法云禮義通名曰聖但朕未之決仍諮於卿可再詳議來用一清言慎固美德若贊述君德必以聖字為重且獻皇今為

天子之父已崇大號必得此字庶於

聖母

聖上相安

上乃從之勅諭禮部曰朕承

天命入繼

祖宗丕圖嗣統之初

聖明寶訓

嘉靖二卷

廿二

祖母壽安皇太后方在萬福之時宜加上

太皇太后尊號而當時禮官昧於正禮謬執偏見止加稱

皇太后朕亦不明於禮而後每念及此心實不安今宜追

上為

太皇太后尊謚仍舊又仰思我

皇考罔極之恩莫可名言雖追尊天子之稱用天子禮樂

而尊謚止於恭穆二字似與藩王無異今宜加上數字

以盡追慕之情及我

聖母章聖皇太后誕育眇躬恩德深厚徽號亦似太簡宜

加二字以申朕愛敬之誠乃奉冊寶詣

清寧宮加上

聖母章聖皇太后尊號曰

章聖慈仁皇太后追上

孝惠皇太后尊號曰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

恭穆獻皇帝尊謚曰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禮成

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上表稱賀詔告天下詔曰朕聞聖

人之孝以尊親為大人君為治以孝敬為先匪泥情率

意之所敢私實古聖帝明王之要道者也朕以藩服仰

荷

天命奉我

聖明寶訓

嘉靖二卷

廿三

皇兄遺詔遵我

聖祖兄終弟及之文令朕入奉

祖宗大統自即位之始首命禮部官會廷臣集議稱號等

項柰何左右大臣繆主非禮之議各曹卿佐妄考不經

之言謂父子可絕其親執後世為人後之說是以統嗣

無分紀綱罔聽夫人倫幾致不明考議幾於聚訟當是時

朕徒存追報之誠見聞固有所得上賴

皇天鑒祐賚我賢良大明大倫已各正其天序

尊稱

尊號尚未合乎彙章是非奸黨所能為實由朕冲昧無知

之所致也今追惟我

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

皇祖勤儉齊莊其

尊稱未盡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玄德昭彰寬仁純粹

聖母章聖皇太后靜善淑哲克禪內治誕育朕躬深恩罔

極慕鞠勞訓誨之無可酬肆洪仁峻德亦曷以頌追報

之忱既莫能伸揄揚之誠又未少罄茲復恭稽典制爰

模輿情遣官祇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於今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冊寶追上

皇明實訓

嘉靖二卷

四

皇祖妣尊號為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加上

皇考尊諡為

章聖慈仁皇太后嗚呼立孝尊親俾示追崇之道推恩宗

族誕敷大賚之仁自親親以及於恤民爰長長以至於

愛物尚期賢佐共致雍熙庶副朕所素願用光

祖考之麻詔告天下咸使聞知既而復撰加上

皇考尊諡記以示羣臣記曰朕聞天子之孝以尊親為大

而尊親之大又無過於顯稱也朕宗支藩服以倫序承

天明命應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奉

皇兄遺詔入贊洪圖是皆賴

天地大造

祖宗餘蔭我

皇考

聖母慶澤所鍾故衍及予冲人獲登大位自即位之始首

命廷臣集議稱號等項一會則引宋濮安懿王之事二

會借程氏之應說三會用曹魏之私語厥後議奏不知

凡幾視三綱若細事咸棄人倫違逆天道橫議紛紜幾

於聚訟所幸

天鑒在上陰臨斯倫致有忠義方正之臣代為闡明大道

而少傅張璠首為挺爭後諸正士繼出力贊予一人圖

皇明實訓

嘉靖二卷

廿五

復斯禮面講數回詔更三遍然而羣奸猶未省悟故止

上我

皇考尊稱曰恭穆獻皇帝此非但羣邪所為而實朕意攸

巧言不聽不察之過今年夏五月朕思

皇考稱號未當乃謀及師保輔導之臣會大典告成之日

是為六月一日輔臣連僉以對宜加稱號以盡孝思遂

勅禮部議應行事宜朕親定

尊諡曰恭睿者言溫恭睿聖之意曰淵仁者言深仁汎慶

之意曰寬穆者言博大清肅之意曰純聖者言純一通

明之意又獻之一字為聰明睿智之稱况

先朝之所錫又純一二字亦我

皇考之嘗自號者也卜七月初十日吉時遣官祇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朕親奉玉冊玉寶率文武羣臣躬詣

世廟加上

皇考尊諡曰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嗚呼我

皇考睿功聖德巍巍乎蕩蕩乎無可得而形容之也豈言

詞所能盡但人子一念孝思出自衷情庶幾伸予追慕

之誠耳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用是撰刻諸貞珉藏

聖明實訓

嘉靖二卷

廿六

陵殿之隙地以示後人是為記

十一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朕惟明倫大典與諸司不同所

以明人倫之至要分邪正之所為辨公私之得失論統

嗣之不同著忠欺之情狀昭古今之是非予以俟來者

之聖而不惑者也其宗室中須使通知不必止及親王

外雖不能偏給令其抄布其內外衙門官員當給者可

議來行于是給在京文武大臣各部五品以下令禮部

翻刻小本以偏給之在外各王府及各布政使司直隸

諸府俱給一部令再翻刻偏予所屬

○已未

上諭閣臣曰前者講官董祀等奏討書籍及

皇考睿書內除各以書頒賜補賜外惟

皇考手澤未賜朕昨檢尋得數紙已前年與朕訖嘗散給

大臣者朕又奏云聞

皇考所書真篆等項大小字有數千百幅今未蒙給下見

今講官陳請

聖母曰

先帝手書豈止數千百紙已但吾未親查收而內使陳得

都將焚了朕聞心切痛恨曰得罪可不治乎蒙訓曰彼

時吾將親檢收藏以付汝則得豈得如是為之姑已焉

今雖有數紙欲分賜但須用寶記方明前次文曰

聖明實訓

嘉靖二卷

廿七

恭穆獻皇帝睿筆而今加上

尊諡似不宜用朕欲於幅上親書曰

皇考手澤四字用欽文之璽蓋之下面仍用嘉靖年製圖

書一顆未知可否與卿等議定行

聖孝二尊親

○嘉靖九年十二月乙亥刻

聖母女訓成

上親序其後曰朕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昔在藩邸嘗著一書名曰女訓朕

皇考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親灑奎章冠諸卷首

聖母亦自序於其次朕幾務之暇因閱舊笥積冊乃獲遂

出示輔臣暨日講禮官等又命同朕

孝慈高皇后傳

仁聖文皇后內訓刊授皇后頒之天下輔部諸臣進奏曰可乃於十月十有七日朕躬告于

祖考

列聖

聖母親授于皇后張氏十二月望後三刻工告就禮官裝潢進覽先該輔臣少傅璉等謂朕宜為之序至是禮官時等又謂朕宜序之闡揚

聖母恩德予以昭示無窮朕未之輕舉以為朕

皇考既序諸首

皇明室訓

嘉靖二卷

聖母又序諸次已無餘蘊矣又不待朕復贅之矣是日因詩

聖母前奏陳書完即蒙

慈命曰汝其序之庶可為傳朕惶拜受命退而思之朕嚴慈之聖德非言可名之也

考

母之教育非言可酬之也但輔臣宗伯交請為序之朕又

面承

慈命安敢故違所愧無學而為之文也其作書之詳闡繁敷化則我

皇考聖謨備矣以身為教與作訓以教之之意則我

聖母慈訓備矣但稱善名親臣子至情朕謹頓首言曰我皇考日躋聖敬之功天授欽明之德我

聖母克配乾元躬備聖善徽柔恭懿仁順貞慈

皇考致治于一國而遠可平乎天下將不讓唐虞矣

聖母為範以一身而風可並乎二南將不獨成周矣

皇考本乎至性

聖母原乎自有非他偽飾以誣人者故德並格于

皇天孝共享于

祖考乃流慶冲人澤及眇昧仰荷

天命入主祀典實由

皇考

皇明室訓

嘉靖二卷

廿九

聖母聖功懿德之所來也茲訓之一書實我

聖母躬行體踐之事歷歷可考子孫臣民誠能以傳訓之

書研精致力一言一行動遵行之靜思誦之必王后有

姜班之美侯妃若二順之休夫人可齊敬姜之名士庶

人妻獲軒子之賢矣然于內則皇后朕又切有望焉擬

拾數言以表人子愛親之意如此如謂闡揚恩德昭示

無窮者則縱使中欲為而口實不能言耳明識博學者

其諒朕之心幸勿謂斥云爾

○嘉靖十年六月戊辰冠帶官李武以

獻皇帝所賜陽春臺北望詩一軸來上且乞宣付史館禮

部議所上詩文備載于恩紀含春堂集內武一念忠敬

宜量加賞賚還其原軸仍令收藏以彰恩賜

上曰

皇考聖製詩序其即繕寫今有司于從姑山建亭刻石識我皇考所游之地以申朕孝思之誠詩軸仍付武收藏賞紆然一表衷禮部又請

上親灑宸翰識記歲月許之乃識其後曰登陽春臺北望詩若朕

皇考恭睿獻皇帝之聖製也叙事甚詳已且載

皇考序中近因欽天監副李源次男本監生李武奏進蓋源昔奉我

皇考伯命往供事建造府第之時故源獲賜而家藏之伊皇明聖訓嘉靖二卷

男武俱進亦所以彰我

皇考聖德一時感賦未嘗不寓以忠孝之情所謂非

聖人而弗能斯時也已載于

皇考恩紀含春集中今共輔臣計乃復命工部侍郎黎襄董工構一亭于本臺之原處以俾來者知我

皇考嘗一登眺焉朕因諭之曰建亭以奉

聖製所以示將來耳勿得崇奢務華唯圖經久可也庶不負我

皇考素尚恭儉之盛德亭既竣工奉立罔忽禮卿奏朕宜識之朕于是頓首謹識于末云既而原任引禮舍人傅旨復進

獻皇帝所製陽春臺賦

上命并刻于石仍識之曰朕

皇考恭睿獻皇帝所製陽春臺詩及賦者詩既奉刻貞珉茲得原任引禮舍人傅貞以賦奏亦見忠意朕復命亞司空與再立石而奉刻之俾來者知所由也夫是賦與詩俱載之

皇考恩紀含春堂詩集中斯舉不過識朕

皇考神游嘗及之地若夫論古今事迹人物形勝與朕

皇考自叙所謂皆載在茲賦中已昭然燦然矣不必復贅矣謹述此以恭識焉

○八月甲申以無逸殿庭

皇明聖訓嘉靖二卷

上親製祝文祭告于

崇先殿曰予昔承

聖教以農務不可不知追憶

嚴訓近命工構殿亭一區於西苑之迎和門殿扁曰無逸北面恭書

皇考親製農家忙一律而刻之用傳悠久未附以子所記

述今工告備面奏無由敬此敬告伏希皇考鑒知俾名此心恒存終始無替以光

聖教於將來謹告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乙未先是上面諭禮部尚書夏言

宗廟告成將布詔覃恩海內

兩宮皇太后未隆徽稱朕心未安卿等宜議擬以聞既而
內閣復傳

聖諭

兩宮徽號並加二字於是言奏

兩宮皇太后尊同行輩名分不殊徽號字數並宜一體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原六字今宜加二字

聖后章聖慈仁皇太后原四字今宜加四字

上曰

兩宮行輩同尊本是相等非姑婦也

皇伯母原係

皇明寶訓 嘉靖二卷

皇兄所上六字故今似多耳昨輔臣及今卿等既以為宜

並用八字其如擬行之

○嘉靖十七年六月丙辰先是致仕揚州府通判同知豐

坊奏請如古者建明加尊

皇考獻皇帝號稱宗以配

上帝下禮部會議尚書嚴嵩等言

獻皇功德誠宜配

帝若稱宗則當祔

廟恐於禮未安

上曰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為過情且古人未嘗不稱其君為宗

近代皆若是何在

皇考為不宜明堂秋報大典當以嚴父配帝之文為正本

與郊禮不同人孰無父其父即祖茲禮自朕舉行宜奉

皇考配帝于是申命嵩等復集羣臣會議至於再三

上以典禮重大羣臣溺於詩書古文不能通曉違禮之正

乃託為羣下奏對之詞親製明堂或問頒示羣臣其文

曰明堂或問者非上人亦好辨以效常情之所為也實

不得已之言也哉

皇祖常假臣下作對奏因樓城之上焉故此或問以作云

問曰明堂大享之禮遠古無者本周之始固亦報

天之情祇以配帝之位每論不同且在今日有甚難者汝

皇明寶訓 嘉靖二卷

其何用情哉答曰明堂享禮次于大報重于他祀雖古

遠有無未可知周始著之載籍今日之舉未難時人之

情甚非古人比也曰配帝為難將欲舉

太宗配底幾可以服天下每思不知視

太宗為何如之主今日

聖靈在天猶昔御世一般

太宗本時君之遠祖以文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

祖為親經所未聞孔子不曾有是言以教後世但世愈

降道愈湮文人學士之心一日昧于一日但騁彼舞文

弄智恣已切為上竊君父下愚細人以此非難者決不可

考配亦非昵於愛親而不愛祖也答曰明堂本義是因秋時羣物成以報天即人成於父之義以其所合于義之正大典則為禮故父配為正不為昵豐不為忘遠問曰父配固是矣將來一世一易抑但以一半答曰今既用周制為準則即如武王行禮奉以文王配之義一而已矣問曰周公制禮汝何謂武王行之答曰周公者臣職也雖然必稱武王為正豈有臣行君禮哉周自武為之則嚴父必文今日自我舉必

皇考配也問者又曰配義雖明稱宗何為答曰稱宗之義在今無有一說但不過尊親之義亦無憑據亦無比附亦無輕重亦無利害只是箇崇上之義耳問曰稱宗附

皇明寶訓

嘉靖二卷

世

廟否答曰附廟與稱宗是一行今文臣但以附廟必桃不如專享百世為上此不過愚哄其君耳我

皇考雖未即生存之位今日亦有如生之義

祖宗列聖權聚一堂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時義不順

皇天

皇祖之所養思子子孫孫之所不樂獨文人殘狠之無此也非害于義害於禮之者即無意思之爭辯必附廟必稱宗親盡必桃則可以成一代宗廟之禮豈有

太廟中四親不全之體乎人而無父有諸兄人君為人之極可乎問者又曰稱宗附廟桃禮皆明明堂之配親盡

將何為答曰明堂之配百世不可易附桃何害兩不關涉也問者又曰時人但為

太宗不得一配為爭耳答曰此說不是尊崇之實假借以

制時君又上欺

太宗違道之甚夫假借制君之罪固重上欺

太宗之罪尤重今日之

始祖

太祖也

始祖故配郊也今日之

嚴父

獻考也

皇明寶訓

嘉靖二卷

世

嚴父故配明堂也此文人亦明知之明知

太宗即不可上益

始祖又不可降擬近親故曰祈穀可一奉祀又欲復屋下

以重明堂之祭此強牽妄擬欺愚君上是人為哉問曰

若是說者則

太宗永無配享之典汝寧忍之哉答曰禮之正所當為者

不可避不可讓也避則自詭讓則負天禮之不正不當

為者不可妄不可欺也妄則自失欺則詐情以偽事神

神必不歆聖人教人如是耶問曰

太宗功無創守將何以報之哉答曰我

太宗當

皇祖初定之中又值建文所壞復興起之便是再創一般
今同

太宗未免無異于

列聖當以祖字別之庶見其宜也此人情之真焉夫何謂

古以祖有功而宗有德今舉以宗尊之

太宗所謂有功者焉可同宗稱之此當別之者也云仍令

禮官遵照或問會議來行于是奉

皇考備

帝稱宗之禮始定

○九月辛未

上勅諭禮部曰朕惟我國家之興始

皇明金訓

嘉靖二卷

卷六

皇祖高皇帝也中定艱難則我

皇祖文皇帝也

二聖同創大業功德並焉宜同稱

祖號我

皇考獻皇帝躬備大德是以延及朕身入嗣

祖位宜薦

宗稱矧今

大享已成議奉

皇考配將當將舉事之期先用薦上

鴻號尊

文皇帝廟號為

成祖謚曰

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以十一

日行禮尊

皇考廟號為

睿宗謚曰

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同日異

時行禮九日預告

郊廟

社稷二十一日恭舉

大享明堂之祀于

奉天殿奉

皇明金訓

嘉靖二卷

卷七

皇考睿宗獻皇帝配

上帝禮畢詔示天下所有禮儀禮部會同翰林院恭議以

聞

○辛巳

上奉冊寶恭詣

皇祖文皇帝廟行上

尊號禮冊文曰臣伏聞古先聖王有大功德者必有大名

稱是以見諸當時則盛大而莫及施諸後世則震耀而

無窮然節惠之謚雖表于至公而述德之辭未足以盡

實則為子孫臣庶永言孝思而弗可諉者豈容不崇薦

鴻號以丕揚大烈乎恭惟

皇祖文皇帝躬英聖之資抱神睿之略文章煥然而可述
功烈巍乎以有成當春顏維新之命遭艱難未造之家
將周公東征之師而大定王室則所以成繼述之孝者
何其勤運武王錫京之都而永建帝業則所以成創守
之功者何其大表章六經垂範萬世禮樂明備教化大
行有經天緯地之文

親御六飛威振絕漠四裔君長咸奉職貢有戡亂除兇之
武光踐寶祚而二紀之治坐致太平晚付

皇儲而萬幾之勤不廢總攬至于敬

天勤民右文重道親賢遠佞兼有

君師之衆善乃若懋賞輕刑畏災重穀閭閻農憂文備有

皇明聖訓

嘉靖二卷

卷

帝王之全德此則自載籍之傳未有豐功駿業而可以加

茲者也臣忝以支童託承大德比已恭建

特廟用圖百世不遷茲者加上

尊號期於配

天周盡謹奉

冊寶上尊謚曰

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成祖伏惟

靈德在天顧歆廟祐聖茲微悃臨享徽稱保我子孫億萬

斯世謹言同日奉冊寶恭詣

皇考獻皇帝廟行上

尊號禮冊文曰臣聞古訓德莫顯于基命孝莫大于尊親
是故有聖人之德必膺天命之歸惟天子之孝尤以尊
親為至洪惟我明開國百年業承

八聖乃小子獲奉

郊廟進陟

祖位匪我

皇考大德受命以敷錫眇躬曷克臻茲願欲申周盡之恩
實久鬱違崇之典茲欲先于前聞垂之來載不有隆稱
顯號其何以表至聖而昭眷命乎恭惟

皇考獻皇帝睿明天縱恭儉性成蕩蕩難名道配乎帝堯

之大乾乾不息德比于文王之純學本聖傳心契乎四

皇明聖訓

嘉靖二卷

卷

書六經之旨國封南服化行于江沱河漢之濱方

憲宗賓越之後當

孝皇在祚之年迎養一辭昭昭乎神明享其孝遺治一疏

恢恢乎帝王同其情奉藩二十五年心罔不在王室而

昭事上帝之心翼翼如有臨閱世四十四載身罔敢自

遐逸而學道愛人之志孜孜不少倦乃若游情翰墨則

精究古法非經訓之辭弗書至于怡情公庭即應接斯

須非聖賢之事弗語喜怒哀不遷賞罰必當有發而中節

之和明照無私幽隱畢達有無所不通之睿揭辭電發

煥然其有文章冥心天游廓乎其有容德誠所謂包衆

善而難名兼百行而備有者也臣祗繼遺庥茂承餘烈

永惟望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恪稽典札率籲羣心謹奉冊寶更上

尊謚曰

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

睿宗伏惟

聖靈如在

聖鑒孔昭膺顯大于無強與乾坤而同久永昌祚胤攸寧

萬邦謐言是日

上即奉

皇考神主祔享

太廟祀成當飲福受祚是疏交結如虬龍焉

皇明實訓

嘉靖二卷

四十

上以

皇天下鑒

皇考居歆作福瑞賦曰朕仰承

天春鑽

大寶十有七載于茲通用是月陽日躬

園立之奏告以加尊

成祖恭上

睿宗二聖大號越二日率羣臣奉

冊寶行禮甫畢即奉

皇考睿宗神主祔祭于

太廟當于受福祚之成冕旒左二垂交結如龍纓右一疏

與右袖繪龍牽住如龍戲珠然正若口銜者朕惟龍傷物極變化之精又曰龍為君之象結者綵也此必

皇天下鑒

祖

考居歆邦家靈長之祚子孫純純繼繼之相傳于無窮之

兆見于斯矣夫尚奇好異君子不為朕有志于聖人焉

好為此奇言異事以取訕諸知道者但不顯言心以為

昧知春賜于

天子

祖

考勿誹我賦曰粵稽我明兮

皇明實訓

嘉靖二卷

四十

高帝肇興乃值艱運兮

文帝而寶命克疑

聖傳四世今一德相承

憲祖篤祐兮誕

先考而玄德上升肆惟慶澤餘光以庇朕躬兮

天命是膺思崇報以無由兮

鴻號拜增捧

冊寶而率君臣兮莫敢弗慎于冰兢訖宣告而祇

廟附之礼乎

皇考在上儼玉几而臨凭如聞權歌之語兮肅拜舞易

勝昭福惠之賜兮祥龍起袞袞而飛騰戲珠玩而盤結

今允驗休徵必

皇天益永

祖業今是大是恒將見百世今子孫其繩繩詩曰肇基天

命命我

高皇帝定難弘業業始

文蕩中傳

四帝啓我

先王功高

二祖德厚

一考

三聖功德簡在

皇明室訓 嘉靖二表

四二

皇昊

皇昊簡在億年永保

○辛卯大享

上帝于

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祀成詔曰朕惟

天眷我國家

皇祖太祖高皇帝始肇于先

皇祖成祖文皇帝戡成于後

二帝之玄功盛烈高厚同焉朕以文宗荷

天命簡用續寶位于茲已一十七載矣追繹我

文皇帝之功光

太祖澤蔭後昆維我

皇考獻皇帝躬膺聖德慶延于朕輝前庇後載藉弗聞

文皇帝也宜有功而祖報焉

獻皇帝也可有功而宗稱焉庶幾伸崇顯尊親之至意適

因法古典明堂之舉乃稽脩

嚴考配

帝之經議命在廷百官會訂至于三再師錫之我僉謂之

同朕以九月九日躬祇奏于

園丘敢以大札請命分諸命使偏奉朕誠各詣

方澤

皇明室訓 嘉靖二表

四三

宗廟

社稷以古越二日率羣臣奉寶冊崇尊

皇祖文皇帝廟號尊謚為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尊

上

皇考獻皇帝廟號尊謚為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即

日恭奉

皇考附享于

太廟仍藏

主于原寢是月之二十一日大飢躬行季秋明堂礼于太

丙

玄臺寶殿祇享于

上帝奉我

皇考睿宗皇帝配神于戲肇

大享于初成罄氏胞物與之意奉

嚴親而上配答生成罔極之恩禮祀忝成慶同民物凡在
堪輿之內聞詔宜悉欽哉

○十二月辛亥

上以

章聖皇太后慈馭上賓諭禮部議尊諡曰朕惟身備天下
之至善沒受天下之顯名擬崇稱於無窮垂母儀于不

皇明宣訓

四

朽此人子尊親之大典慎終之要務也洪惟

聖母大行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王國克生天作之
合相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坤章敬順隆教肅雍仁厚興周風化行
於江漢警戒成聖聞望達于家邦誕育眇躬夙成

慈訓蒙而養之以正長教以義方蓋無所不至焉暨朕入

承大統治臻小康增光烈于

祖宗衍休祥于胤祚咸我

聖母誨迪之功善慶之澤也方期

慈壽萬年備膺百福夫何遽茲瘡痍遽爾棄違街罔極之
恩思報酬而莫及抱終天之恨徒攀戀以無從嗚呼哀

哉追惟厚德弘深率土仰戴上薦

徽號舊有彝章是宜采衆之公極

天而謚以播告寰宇昭示後世庶朕荼毒之痛摧割之傷
其少紓焉禮部即會文武百官議擬來聞欽哉

○丙寅恭上

大行皇太后慈謚冊文曰臣聞頌稱壽母子賴以成者遠
風美賢妃化行于助者深是故母儀所被萬方仰其徽
音內治明章閨章由之正始永惟懿德卓輝前聞自非
隆大號于追崇曷以酬至恩于罔極粵詢古式率乃委
章恭惟

皇妣大行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貞明合天廣大法

皇明宣訓

四

地宅心專靜坤道德一以寧約已儉勤

母德用慈為寶于

憲皇有逮事之孝敬于

睿考有輔佐之憂勤爰及眇躬之踐阼式臨

慈靈以居尊慈性仁恭豈馬鄧之足尚秉心敬愛嗣任如
之芳徽化合六宮恩覃四域三十載化行于江漢之國

十七年受養于長樂之宮

九廟聖靈儼棨衣而抵謁

七陵闕寢動駕馭以瞻依介百福以有永宜享千齡于
無疆豈意天不憖遺維切攀號何逮追惟顙復徒創鉅
而感深上荷劬勞實叩口心而銜恤哀欲播休聲于後

祠揚芳烈于無窮匪易大名曷尊至德敬遵典禮請命于

天謹奉冊寶上尊諡曰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伏惟

親慈降鑒臨享徽稱陟祔嚴宮萃歆萬禩佑子嗣人永永

無極是日詔告天下詔曰

至尊無上固人主所以奉親于生存令聞不已尤人子所

以顯親于沒後揆諸天道而不悖察諸人情而允諧爰

薦尊稱用光遺烈洪惟

聖母大行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至性純粹厚德含

弘逮事我

皇明宣訓嘉靖二卷

四六

皇祖妣孝惠皇后徽音克嗣于

先朝久相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內範丰彰于藩服勤儉之紀布于宮闈

而罔愆仁愛之風敷于邦國而無間善積深厚慶澤悠

長施于冲人庸膺寶命凡宣猷振契興道致治弗墜

祖宗之洪業咸賴

聖母之慈訓也痛夫壽宮願老方逾六袞之齡仙馭升遐

遽違四海之養追攀莫及摧割莫堪永惟不朽之圖叙

舉易名之典茲卜十二月二十七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

尊諡曰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於歲采集衆論之

公成予一人之孝尚慰終身之慕誕垂奕世之伏播告

衆區使咸知悉

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癸未勅建湖廣承天府元祐宮

成

上龍製碑文以紀其事其文曰朕惟湖廣承天府為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疇昔分封之處

皇考聖德配

天勤政恤民化行江漢

皇明寶訓嘉靖二卷

四七

皇妣慈孝獻皇后坤德承乾媲美任姒

二聖積功累仁光四表而格上下長發其祥誕育眇躬祇

奉

上天明命繼承

大統君主億兆于茲有年朕念斯地慶源所自特啓建

元祐宮以崇真安

聖保國福民乃命巡撫諸臣相度會計集材飾具經始於

嘉靖己酉迄戊午而告成中為

元祐寶殿後為降祥殿最後為三洞閣其配殿左為宣法

右為衍真其前為元祐門之前為儲祉門鐘鼓二樓拱

侍環列丹腹之施金碧之飾絢麗輝煌撫臣具奏請以

文記昭示永久惟書有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
天則祀天享則享神自成周而上已莫不然我

太祖

成祖定鼎兩京並建朝天宮以崇奉

玄天祈

天永命神明協佑蓋逾久而益彰焉朕惟承天朕實肇基
於此所以疑

大命而臨大寶克承

皇考豐芑之貽者惟

玄元之佑是依是賴臨御以來崇報之典罔敢少置於朕
懷謹效法

皇明實訓

嘉靖二卷

四

皇祖式建斯宮又設官以領焚修降勅以諭羣下給田以
贍官道禮無不周事無不備矣仰惟

帝真鑒享克誠尚其眷顧有如寵綏彌篤翊眇躬而康泰

振我以興隆海宇升平四夷歸化永妥

二聖在天之靈不延

宗社億萬年之祚則

玄功昭揭於無疆而朕承麻繫感寧有既耶謹記

○嘉靖四十四年六月丙子有芝產于原建

廟宗廟殿柱

上曰比以象一奉

几露降

陵山猶同

諸陵今若在

太廟之室又無分別仰惟

天心垂無前之恩特產于原

睿宗廟感當何如于是推本

天眷

親德名

廟之前殿曰

玉芝宮門曰芝祥前門曰寶慶後

寢曰

大德殿前殿奉

皇明實訓

嘉靖二卷

四

二聖神座四時歲暮大小節辰設牲帛等亦如

太廟後

寢奉

神林等設日供如

奉先殿云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權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崇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聖孝三表親

○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午

上辭

獻皇帝陵墓伏地慟哭左右扶而起從臣莫不感泣明日

發舊邸

上不忍遽離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母聖嗚咽者久之乃行癸卯

上至京師登極之三日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雖未敢顧

私恩然

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切戀慕其即遣使奉箋備

母后服御駕儀往迎箋曰欽承

聖母慈壽皇太后詒諭

皇兄武宗皇帝遺詔嗣位敬惟

母妃殿下遠在藩邸特奉箋迎請者伏以

大統既承義貴致專於所後至情攸繫恩當兼盡於本生

爰展孝懷庸伸至養恭惟

母妃殿下鍾祥茂族煥美

先王性每篤於仁慈化素彰於儉約仰惟

聖德誕育眇躬屬緣倫序之宜入嗣基圖之重恭惟

九廟日理萬幾雖允慰乎衆心實仰成于

慈訓顧瞻左右念省問之音疎徒倚晨昏眷睽遠之地遠

劬勞罔極慕戀彌深特遣近臣往迎舊邸共享昇平之

福永膺壽考之休十月壬午

聖母至京師初禮官具儀請

聖母由東安門入

上不從乃親定其儀由大明門入是日

上候迎於午門內遂奉

聖母謁見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奉先殿

奉慈殿禮成入宮

慈顏悅豫中外臣工莫不慶忭焉

○嘉靖七年二月戊午

上更定服制成諭閣臣曰朕今日因吉告于

皇祖

皇考服玄端冠服惟

兩宮未奏以其燕私之用不敢煩奏待有召見或因事朝

見隨具奏

知方朕食後

皇伯母

聖母

尊嫂皆遣內官齋賜朕彩色龍補段帛傳諭云為賀皇帝所製冠服朕稽首受訖即令侍臣往奏

兩宮曰蒙

訓及賜龍補等物即當具朕新僭造玄端服謁謝

皇伯母傳免

聖母亦傳免其

皇伯母以未起

聖母微冒風寒在煖閣內朕欲俱遵但

聖母以欠安正當拜問已謁

聖母畢而衷誠未盡欲仍擇吉奉書奏謝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三

思未知可否卿等便議來如可待朕親撰奏書稿仍下卿

等者潤行

○嘉靖九年九月壬寅

上諭大學士張璁曰前日卿奏聞朕宮中奉宴

聖母每執禮太過又謂嚴威嚴格非所以事親也昨朕奉

聖母遊宴畧去禮節

聖母甚喜况

慈訓往往亦及之

聖母曰吾安然處之但恐皇帝行禮過勞雖曰盡禮吾心

何安哉夫人子以順志承顏為善必使親心安而後可

卿之言朕其不勉之哉茲併以諭復卿知

○嘉靖十五年四月癸巳

上諭禮部曰朕恭進

郊壇廟寢所以上事

天地

祖宗今復思

太皇太后

皇太后二宮我

皇祖原未有制今曰清寧者乃青宮所居雖無其人可無

其所是非

母后所居也曰仁壽者乃統于乾清宮者非

母后之宮今朕擬將清寧宮存儲居之地後即半作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四

太皇太后宮一區仁壽宮故址併除釋殿之地作

皇太后宮一區以備

皇祖一代之制亦非妄舉已復諭禮部朕恭備

祖宗一代之制命建

慈慶宮為

太皇太后居

慈寧宮為

皇太后居今工有次第以

慈寧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以

慈慶奉

皇伯母昭聖太后一應供張悉取給內府如

祖宗例行著為令

○嘉靖十六年九月辛卯

上諭禮部

聖母病瘵慈體未豫朕消十八日躬禱于

太廟分命大臣告

列聖厚廟二十日躬禱于

太社稷命臣告

帝社稷文華殿設壇躬禱于山川明神

○嘉靖十七年二月丙午

上諭輔臣曰朕惟臣子之於君親願壽為最親父母之謂

皇明寶訓

嘉靖三卷

五

也今

聖母壽旦朕取今夕中夜于

玄極寶殿設壇為

母祈禱于

上帝分命卿等禱于諸神壇茲先諭卿等三人及鼎臣分

獻宜即滌除他慮一于對越至令太常備物以俟

聖孝四慎終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乙巳

上以

獻皇后慈馭上賓卜吉於

天壽山之大峪擬作玄宮奉遷

獻皇帝梓宮合葬仍勅諭禮工部曰朕

皇考獻皇帝

顯陵在承天粵自

皇考升遐之日位處藩服朕在幼冲知識何有實多貽悔

矧山川淺薄風氣不蕃堂隧狹陋禮制未稱且越阻千

里寧免後艱每一興思惕然傷悼比三歲春秋展祀

山陵朕周覽川原于我

成祖長陵之西南得一支山名曰大峪林茂草薈周阜豐

衍列在

諸陵之火實為吉壤朕心愜焉茲欲啓迎

皇考梓宮遷柩於此爰以事體重大卜告于

皇明寶訓

嘉靖三卷

六

皇祖高皇帝既得吉占謀之二三勅輔臣咸贊曰允宜

茲特初爾禮工二部便擇日興工預告聞于

祖宗列生暨我

皇考及他事宜即各詳議具擬來聞其奉遷禮埃陵工告

成乃議又特諭禮部曰

聖母大行慈駕遐升卿等謂事莫重于

山陵此孝子第一大事誠不可緩其即分遣重臣于

天壽山大峪處建造

顯陵亟擇日恭聞于

祖宗列聖啓事興工一面南奉

皇考梓宮來山合葬庶慰朕

二親之靈以伸朕以禮終事之情其會同皇親內閣六卿共謀來聞于是武定侯郭勛大學士夏言等皆以為善咸贊成之

上已遣使往承天告子

陵廟尋諭輔臣曰遷

陵一事朕復思一夜中心甚懼夫三年之喪上下一道故曰雖天子必有父所以無別只此一大道理爾後世日繁萬幾之務易月為日雖聖人復生朕度必不能復設使示爭于初必不終於古徒賣虛名不若以實為順乃為識理之真至於墓次於廟禮也且禮亦明著子為天子諸侯父為大夫士則葬用死者之爵以安親為上不

聖明實訓

嘉靖三卷

七

敢強在生之寶則奉藏體魄將二旬歲忍瘞露於風塵之間據搖於途路之遠朕心既不安寧我聖母又不寧大也茲決以禮之正情之安奉慈宮南詣合葬穴中不必粉飾果有未盡即彼處置朕須躬至

顯陵親臨調度此恐與北來為孝之大卿即將此諭播之

羣臣禮官會議謂大峪為近且便歲時展謁

上曰茲所言只重在人情私俗不思四海非王土歟即如

我

皇祖孝陵之在南京今歲時展謁得親否乎又我

成祖豈不容慕

皇祖耶卿等執前議朕心終不安爾乃追還遣使議尚待

○辛亥

上緣服御西角門文武百官行奉慰禮物

上在喪氣戚殊甚百官以奉慰請

上曰朕正當守奉

几筵未忍一刻離次但以卿等言勉從之

○甲寅禮部言帝王之孝與凡庶不同請

皇上釋緣服易素翼善冠布袍腰經二十七日而除還宮

調攝不必復處喪次

上曰人子之情不忍抑頓朕昨者因疾未愈遽遭母喪連日乍作乍愈又內以風熱病目必須調攝且

聖明實訓

嘉靖三卷

八

聖母愛子之心異常朕當思順從卿等所請

○乙丑禮部言十二月三十日

大行皇太后服制二十七日已滿恭擬正旦日

上拜

天受朝及先期一日俱宜青服孟春時享

宗廟自前三日奏齋始

皇上具青衣臣下同之後遇祭享以此為例餘日仍如

孝貞皇太后喪禮例行

上位乃素翼善冠布袍腰經御西角門不鳴鐘鼓百官具

素服烏紗帽黑角帶侍朝候

梓宮入

山陵奏請變服

上覽疏諭內閣曰節疏所擬未免循故事未見損益何如
禮曰三年之喪賢者勿過不肖者不可不勉若拘此絀
上法度自後世君人者皆罪人也不但景帝一人耳朕
氣質微弱志念實不副每有志於古道力不克然時亦
不同也今既曰以日易月無有不知無有不見非虛文
也是實行也更不必小惠報父母姑息以事親直使實
為之庶不傍牽蔓引而聖人可作偽乎雖
山陵之未就而實不是古人未葬之時百事皆輟之美吉
典亦行

郊社在上又不敢廢封建征伐賞刑諸事命出一人不無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九

虛日謂之居喪吾不信也使當如制定服後皆不必遷
就遇

郊有事宜吉服作樂况父在樞子嗣位率用全吉何事
天反云爾耶此尊尊也

廟有事着淺色服不作樂此親親也居他處服黑布至喪
次仍素色直候奉引安

陵仍用始服之服以終之庶為情實卿等即抄明白付宗
伯翰林禮科各議來行否即曰否於是禮部覆言

皇上折禮精微可為萬世法請通行內外一體遵奉
嘉靖十八年正月辛未

上諭輔臣曰朕昨居喪理疾閱禮記檀弓等篇其所著禮

儀制度俱不歸一又不載天子全儀雖曰三年之喪通
乎上下而今昔亦自有大不同者朕數有意在是第以
皇祖所定未有全文每遇

帝后之喪亦未免因仍為禮至於冠裳衰經所司之製亦
各不一卿等試與禮官考定之自初喪至除服冠裳輕
重之制具為儀節俾歸至當於是禮部議喪服諸制奏
之

上令更加考訂畫圖註釋並祭葬全儀編緝成書備覽
○丙申勅諭禮部朕惟孝子之事親送終為大矧

陵寢所在體魄攸居必求允臧庶
親安而人子之心亦安且盡矣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二

皇考顯陵昔者建造狹隘雖嘗增脩猶多未稱茲朕恭詣
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宮以妥

皇考

皇妣神靈於無窮以昌厥後永綿胤祚于百世朕親擇於
二月十五日子時發京

○二月乙卯

聖駕發京師居守大臣及文武羣臣送
駕于宣武門外

上思慕
獻皇后乃制述懷之詩曰昨歲深冬候朕偶觸寒傷卧病

旬日間

母疾正思量何時安已越三載長忽於一夕中慈命兒來
望叶我望此一見念汝體未康今我度莫起訣馬陽存
亡朕病未盡除間命神魂揚果不見
慈安遽罹此凶殃心肝濡苦痛摧裂并肺腸急召二三臣
大事須贊襄初勅迎
嚴體衆情甚惶惶再命送
慈躬此心復忙忙必欲親審視庶幾萬世昌萬世獲昌利
是慰
二親方乃嚴諭臣民知我非漫行叶奏告
天與
祖旁祈
聖明實訓
嘉靖三卷
十一
神祇匡吉旦乙卯二月十六日肅駕楚南張神京北顧處
仰賴有
穹蒼勿謂儲闕弱
天賜必元良此心不必憂但願守者藏又春分祭大明道
中賦詩曰已亥春仲念三辰典禮備周祀首神預降靈
書囑太子簡攝命使必勲親壇壇雖有臣鄰助
几殿寧無繼
母心長途幾遍觸悲思信道傷懷父子真又渡河賦詩曰
逸出神京千里餘道經河清駕六魚昔年降服承
先詔今日黃袍撫四輿
○三月己卯

駕駐舊邸十六日大享
上帝于
隆慶殿奉
皇考配
上親製祭告
皇天上帝文曰臣昨於仲春之既望出京今月之十又一
日已至此舊藩之承天府仰戴洪造庇覆微資道踰二
千里之餘有若一日師徒從邁萬數之衆事為
二親慶茲孝念庸伸幸感
帝慈加佑仰承鑒賜俯竭謝忱謹奉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
聖明實訓
嘉靖三卷
十一
獻皇帝恭備臣下情曷勝祇怵之至又製享帝樂章迎帝
神中和之曲仰高高之在上今皇宮冒九圍之徧覆今
罔止西東而王者出往遊衍今必奉天顧恩臣之此行
兮重荷悌懷真玉帛初獻壽和之曲於昭帝麻兮臣感
恩淵淵巡省舊藩之地兮寔止承天下情思報兮此心
拳拳瓊卮蒼幣兮捧叩壇前亞獻敷和之曲樂奏兮三
成賜舉兮再呈帝鑒凡微今日誠爾小臣頓首兮敢不
嚴于此誠終獻承和之曲臣來茲土本之思親思親伊
何昌厥嗣人嗣人克昌匪戴帝之臨汝夫何因微饌未
和之曲肅其具兮祀禮行備彼儀兮樂舞張退省進止
兮臣疎且狂沐含以仁兮何以量送帝神感和之曲王

之符之今典有禮望於維紫紀今首重上蒼臣情罔殫
今夙夜違違祇伸愚悃今允賴恩先選時今六龍騰翔
帝臺社今萬世昌

○辛巳

上謁

顯陵閱純德山喜而自得賦詩曰南幸湖襄地

陵寢切表腸周視

親園內迴旋四五周茂茂鋪茵厚森森列障長龍高生靈
廣虎伏世傳昌抱懷羅王砌繚繞布金墻勳冥土色壯
允矣稱玄鄉拔聳戒夷險平坦免蹉跎鎮靜資山祇尊
安奉

聖明寶訓

嘉靖三卷

十三

先皇自是神靈悅屢致朕心量為此自得吟庶幾永不忘
又製再閱

顯陵小歌茂茂今純德山葱葱今王氣接雲霄卜兆允茲

吉且豐屢視慎秋毫恭惟

皇陞既孔安伊何必復嘈嘈祇有思

親獨苦心幾番血淚灑黃袍

○戊子以大享禮成

上御龍飛殿受羣臣賀頌詔天下曰朕聞聖人之治天下
也率皆以孝為先蓋所以教民作範焉弗孝何以上人
手朕以菲才叨承

天眷君茲默首主御華夷所事者人極重焉故首正父子

天倫之正復崇

孝廟當有之宗違者積愆深深累于

慈聖

鸞輿遐邁哀徒催五內之傷

鳳宸再闢禮願宜

三親之共匪自經營何慰夙夜乃於今年仲春之十有一

日奏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偏達於百靈眾秩於十有六日

駕祖制楚之舊藩躬視承天之

聖明寶訓

嘉靖二卷

十四

嚴宸越二十有五

駐蹕龍飛內之卿雲宮齋潔肅誠定禮備樂有五日元吉

祇奏告之祀于

皇天奉

皇考睿宗獻皇帝上配報生恩而拜謁

顯陵答

神功而躬祭

社稷以及道經之望偏無舉諸王羣職迎親獻誠雖未如
四符之巡亦以見省方之意且朕何人敢克倖似祇欲
伸送終之道以求夫永世之安庶幾教天下也今

玄宸之制置既詳

親體之尊安攸定但念本根所在百姓繁懷勞擾久時民
艱當軫承天府自明年為始特免田租三歲湖廣地方
亦免明年田租五分之一用見朕懷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
還京於戲慎終思永三愛敬以式臣民經始求臧逮中
業以遺孫子尚賴忠賢匡於至治詔爾華夏宜悉知之
上駐蹕

顯陵召承天父老子弟百餘人命禮官宣諭曰說與故里
的衆百姓每我

父母昔在

孝宗皇帝時封國在這里我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十五

父母積許大的德行生我承受

天位今日我為

父母來到這里你每也有昔年的舊老也有與我同後生

者今日一相見但只是我全沒德行

父母都上天去了這苦情你每也見麼我今事此回京說

與你每幾句言語各要為子的盡孝道為父的教訓子

孫長者撫那幼的幼的敬那長的勤生理作好人依我

此言語況我也不能深文這等與你每說以便那不知

文理之人教他便省的你每可記著

○壬辰

駕發承天府回京製恩恩賦其詞曰哀哉去年冬之季今

月之四辰恨啓辰之積已兮我我

慈親空摧裂兮肝腸何由再懽慰兮

慈孝之真首

園寢之是圖兮克艱克慎必臨視而祥盡兮須吾身越新
春之仲月兮吉日乃行次建辰之十有一日兮抵昔都
之

純山岡視之再之三兮聞王氣而輝光惟斯壽域兮我謂

厥藏焉哉拜下兮儼

嚴父而皇皇祇聲容之去耳目兮惟心聲心容則未忘驚

歲月之如流兮逮逮

考御廿十秋春條背養于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十六

妣聞今決百日而復一句十四日已百日痛遐思兮心神

顛浪詩曰心神顛浪遐思

二親追報未伸痛生我身

親生我身百苦百艱萬慮一頓望我成人今我成人永感

無恨哀哉作賦以語大臣冀體我言諄匡我嗣人以仁

○癸巳

駕渡漢江賦詩二首其一舊邨承天通漢江浪花波葉泛

祥光溶浮滉漾青銅湛喜有川靈衛故鄉其二

陵國南來三月初

雙親欲真孝躬舒訖事出封疑目處臨邦迥遠漢江渡流
波若葉千疊茂滾浪如花萬里疏誰道鄧湘非盛地放

勲玄德自天子寓栢鄉縣定

陵次規制有感三首其一一回次長途寓栢鄉徘徊南北觸

衷腸祗求萬世縣延計不是區區目下狂其二幾回思

慮幾回腸北寢南園重度量欲得

二親安妥處分合今古未低昂其三粵自炎義建極張五

倫之內重三綱父子主恩慈孝止君臣惟義敬仁常歲

百儲年夫婦正從一順命化風良此理原教嚴世道同

穴禮否有虞皇

○五月壬午

上以

慈孝獻皇后梓宮將發諭翊國公郭勛大學士夏言曰朕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十七

積咎深重累及

二親俱不獲再侍膝下已矣茲者

茲宮南柩

兩聖同觀棄朕孤哀欲追侍于左右未可也

靈駕將發特命卿二首臣恭送陞舟視進發乃還卿其加

意督視務各整飭仍面示朕諭于真獻諸臣俾各敬慎

少慰朕懷焉及期

上親祭告

皇考廟曰子往復相度新舊吉壤惟我

皇考顯陵山靈地秀莫之與京已命所司更造

玄寢擇於十七日仍恭舉

皇妣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梓宮南柩

聖居謹此申告伏惟我

考原鑒特佑長途安利協于吉蠲以慰愚孝永遺子孫千

萬年無窮之慶子不勝懇祈竇擾罪恐之至禮畢還告

獻皇后

几筵曰子昨自南還已具

聞二地奉

親于膝下矣茲返復視度永思昔訓有必奉我南柩之誨

謹用恪遵擬卜十七日恭引

梓宮進發往詣

皇考顯陵並安至閏七月之二十五日良旦虔闋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十八

新寢實我

尊慈豈勝罪畏子躬守

郊社肅奉

宗枋敬命親臣之長者代送

親輿舟發有期哀發何已惟望

慈聖安鑒孝思嗚呼痛切五心拜辭永訣哀哉

○閏七月辛酉以

慈孝獻皇后山陵禮成舉慰神之祭于

永孝殿

后妃與事

上曰以此盡子婦之情也

○八月辛未廷臣以

神主升祔

廟享大禮告成上言奉慰

上曰朕冲昧稊戇累及

父母金昇帝古今者送終禮畢孤惟永慕轉覺不堪卿等

陳慰具悉忠愛但人子之情未盡者莫如朕甚奉天勤

民恐益昧退卿等左右丞弼日加忠蓋以匡之

○己卯製中秋思

母歌曰己亥月八日十五佳辰却道秋光午臨夕上倉惶

然悲把餅咽下心痛苦心何痛苦兮無奈何無奈何兮

今日不見

望明寶訓

嘉靖三卷

十九

母

母今不見顧子兮永罪忤握月管兮不成歌歌不成兮泣

欲雨况值今辰天色淒淒惶似軫吾心與仰我

天今軫此心太清境上賜

母語

帝曰悲哉爾小子幽明長隔莫返歸兮既返歸兮既返歸

返已陟吾太清但念聲容者不遠此容此聲兮通未否

抑有面會兮及耳聆祇以未足天下養是故子情罔獲

終緣值清秋痛思

母聊寫衷腸書肺腑若較語句不成文此非知我痛思

親况兼近旬偶少和但欲告語同情人

○嘉靖十九年正月戊申上元節

上建醮于宮中追薦

二親因賦詩曰正月初一兒感夢春正十五掛

親容朝瞻夕視不聞聲吁何再一聆音又上元修齋醮

良霄列彩燈悠悠孝莫伸高厚擬

親恩

遵成憲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壬辰戶部尚書孫交請經筵日講

令講官講

皇明祖訓仍取一本命內閣圈點句讀旁貼字義寘之便

望明寶訓

嘉靖三卷

廿

上曰

祖訓一書我皇明家法萬世所當遵守內閣見有真辭陸

續進呈覽奏具見忠愛朕當一一講明施行

○嘉靖八年三月壬戌

上諭內閣朕昨觀太明會典

太祖所製冠服遂至冠禮有成化十四年謁謝奉先

奉慈殿之文夫

奉慈殿乃成化二十三年

孝伯考即位始建而云十四年謁謝何也大學士楊一靖

等對言會典所載乃

孝宗皇帝在東宮時冠禮當時

奉慈殿未建良屬謬誤然臣等嘗閱會典其誤蓋不止比

請令諸司纂集近來條例送翰林院重訂仍乞賜勅命

官開館纂修以成盛典

上從之乃降勅曰朕恭承

天命入繼

祖宗大統君臨天下凡致治保邦之道遠稽古典近守

祖宗成法夙夜祗慎罔敢違越仰惟我

皇伯考孝宗皇帝命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一書我

聖祖

神宗累朝以來創業垂統守成致治凡官職制度事物名

聖明實訓

嘉靖三卷

廿一

數儀文等宏綱衆目本末備書因時修改損益具載大

要以

祖宗舊制為主節年事例附書于後我

皇兄武宗皇帝又命儒臣再加參校重進然後刊印頒行

朕萬幾之暇時取展閱或因裁決政務檢尋事始每見

其間紀載失真文辭牴牾者比比有之朕惟此一代通

典百司之所遵行後世以之為據豈宜有此錯誤彼時

纂修者既於精詳總裁者又不能訂正均難辭責然亦

因舉行稍遲

先朝之事故老凋喪案卷磨滅典籍無考致有前失及今

修改猶或可及不然歲復一歲逾遠逾忘終難考訂且

自弘治十五年纂脩之後至今二十有八年典禮之因

革事例之增損又復煩多恐數十年之後卷冊浩穰條

貫繁瑣失真之弊又或如前已納卿等之言先令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各委屬官將所載各司

事例再行檢查校勘若有差錯備細貼註明白送史館

改正仍將弘治十五年以後至嘉靖七年續定事例照

前例查出纂集校勘停當寫成上進續修附入今特命

卿等擇日開館仍催促各該衙門責限完進卿等分俵

各館舍官纂修其體例一遵舊典不必立異更張但要

正其差訛補其脫漏其修書後二十八年之事務要悉

心考究凡損益同異具事繫年條分類列通前革為一

聖明實訓

嘉靖三卷

廿二

書以成一代完典使天下臣民知所趨向同歸皇極卿

等其督率各官供職勤事所責文質得中事理無偏失

之前者得正之於後行諸後者可質之於今斯副朕法

祖圖治之意毋或承訛就簡以貽前愆又或玩時愒日

招後議皆非朕所望焉其總裁副總裁纂修等官職名

并合行事宜陸續開具來聞

○十月癸亥

上親製文華大訓刊帙序文華大訓者我

皇祖考憲宗純皇帝所製以授我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也我

皇伯考方在青宮有

宗社之寄焉我

皇祖考乃為製此一書預教之惟我

皇伯考果克踐是盡而無遺真有以不負我

皇祖之意之望焉朕近取而恭覽之乃見帝王進學務學

講學之序敬

天畏

天之誠與夫法

祖孝

親隆師親友睦親慈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親賢遠奸仁

民愛物以至於觀人用人之道用財節財之宜罔不該

備下及保萬民馭夷狄纖悉無遺足為永世子孫之所

皇明寶訓

嘉靖三卷

三

遵守而敬用之者也嗚呼

皇祖之用心也至矣

垂訓親切

教指精密昭然煥然其可不守而行之但斯訓未嘗刻布

恐母以廣示中外特茲命工刻諸良梓頒布流傳庶幾

見我

皇祖考垂教作範之意以及我

皇伯考體用遵守之學下逮朕所以表揚休烈孝念之域

亦或於是可見矣

○十二月癸酉

上追紀

宣宗述祖德詩九首仍為序曰述

祖德詩者乃我

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之製也以我

仁祖之篤生我

太祖高皇帝膺

皇天眷求真主之時作中華之大君撫綏四國奄有萬邦

聖德神功文謨武烈昭然煥然偉歟盛哉暨以我

太宗文皇帝之再定家邦

仁宗昭皇帝之撫守盈成為言蓋予以光顯

祖宗垂示子孫俾念念在茲保隆

宗社于億萬年之永耳朕以宗藩入承大位為

皇明寶訓

嘉靖三卷

五

皇高祖考之玄孫因親聖作不自為替妄依顧欽和亦以

彰我

皇高祖考之意以贊其示後之功云耳詩曰

皇天鑒下土昭昭甚威赫胡元竊寶位素華用夷狄

帝心厭其亂春求丕善積

淳皇備聖德

太祖出開闢其一洪惟我

高皇聖神文武德應春作元后欽明溫恭塞創建循天道

肇基寶稼穡政惟用純王萬方被恩澤其二時維元氏

秋生民罔安遼政事弗克舉矣辨黑與白

皇天惡其為大命真人錫於昭我

太祖首乃修人紀其三生民弗知道蓋由法分析綱常既湮沒民怨其妻繫於惟我

烈祖拯民焚與溺後急東南怨征切西北其四茫茫宇宙間塵污皆洗滌上而三光明下而五典飭於皇我

聖祖式邁湯武績善者安其生頑惡亦止息其五於顯我文皇削姦安宗祏內難既平定功烈乃赫奕旁求俊彥才

遂與共天職四海益不寧慕德來重譯其六於惟我仁宗民隱尤恤惻恭己先修身作範詔萬國繼述既懋勤

守成愈祗惕皇極建其中王道弘正直其七粵稽本與源實由

祖啓地流慶深且遠天潢遂盛益

聖明寶訓嘉靖三卷其八

祖功而宗德衍緒無疆曆作商本成湯周家實后稷其八

於穆我

章皇尤每重天勅一德罔有間

四聖同軌式修政匪懈勤懋德弗倦力玄孫稽首紀贊

聖垂罔敷其九又述

祖宗德繼作五首序曰近因恭觀我

皇高祖考所製恭述

祖德詩已借為恭和但我

皇高祖考之後

四聖未有所頌未稱追慕茲復為詩五章以寓稱述之情

云詩曰惟我

皇高祖嗣極御六龍時當亨泰運家國昌而豐五倫修巨典四海皆貞中允繼

五聖烈車書萬國同一惟我

祖純皇踐祚居紫宸勤政昭大德受民敷至仁鑑戒存史冊綱目乃修陳用作百世範治化維成新二惟我

皇伯考

聰明聖元良道泰躋熙皞政治皆純王通鑑輯纂要會典

述

憲章仁澤覃四海今民猶想望三惟我

兄毅皇

天資寶英明居安弗忘危是克持其盈外討宗藩逆內滅

聖明寶訓嘉靖三卷其六

肘惡萌

威健赫然盛顯矣守其成四恭惟

四聖德裕後而光前巍乎其功業煥乎而朗宣

皇天垂眷佑

九聖德合

天嗣孫恭作紀用以示萬年五

嘉靖九年六月庚午刻

大明集禮成

上親製序曰大明集禮一書我

皇祖高皇帝之所製也所謂吉凶軍賓嘉五禮也古禮者

首之以示典以及朝會等類凶禮也喪葬之類軍也賓

也嘉也各寓以戎事朝聘婚姻等類莫不詳備允為萬世之法程子孫之所世守而遵行推衍之也昨歲禮部請刊布中外俾人有所知見乃命內閣發秘藏令其刊布茲以訖工遂使廣行宣傳以彰我

皇祖一代之制朕素不知禮又兼無學因以刊布之意而述之于首是為序

○嘉靖十三年七月丁丑

上諭閣臣

祖宗神御像實訓實錄宜有尊崇之所訓錄宜再以堅楷書一總作石匱藏之乃命建造

神御閣地于南內

皇朝實訓

廿七

上親臨定命制如南郊齋宮內外用碑石圍苑閣上置御容閣下藏訓錄又以石匱夏月發潤改製銅匣其重書訓錄書帙大小依通鑑綱目式不拘每月一冊舊製第取厚薄適勻異日收藏每朝自為一櫃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乙丑初

文皇帝命儒臣彙粹秘閣書籍分韻類載以便檢考供事編輯者三十餘人為卷凡三萬有奇名曰永樂大典書成貯之文樓其帙甚鉅

上初年好古禮文之事時取探討殊寶受之自後凡有疑卻悉韻索覽凡案間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災

上聞變即命左右趣登文樓出大典甲夜中諭凡三四傳

是書遂得不燬

上意欲重錄一部貯之他所以備不虞每為閣臣言之至是諭大學士徐階曰昨計重錄永樂大典兩處收藏茲秋京可處理乃選各色善楷書人就史館分錄而命階等校督之

重陵寢

○嘉靖六年十月丙辰百戶隨全錄事錢子諒各上疏請遷

顯陵

上再下廷臣集議尚書席書等固以為不可已有旨報罷至是聞住御史虞守隨復中前詣撰

皇明實訓

嘉靖主卷

廿八

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

上諭大學士張璁曰守隨奏進

皇陵正議蓋此舉非常前已下廷臣及內閣兩議皆云不可彼意蓋恐

帝后各處乃朕失孝是亦忠意而朕所未信者恐一有差虞其為孝也不孝也夫古者君去國遷廟主而行主者陽也先人之精魂故謂之

神主墓者藏先人之體魄乃陰也是為玄宮地道尚靜休魄貴安豈宜輕舉我

皇考葬已八年一旦妄動豈勝震恐若於萬年之後奉護慈宮以附

陵室何不善也卿與寡密議何者為嘉擇而行之璉言
聖慈萬歲之後當附

顯陵

上稱善無何錦衣衛百戶張得錦復上疏請遷陵

上諭輔臣曰朕覽得錦所言雖是愛國之意但其意甚
重前次多官已議二遍進言者不下六七人但朕未能
中斷今與卿等定可如何行朕所論之我

皇考陵寢遠在數千里之外豈無南望之哀但聞廟者安
先人之精神也後者藏祖考之體魄也今

世廟既成祭祀有

主不但止於

聖明實訓

嘉靖三卷

廿九

陵前為可朕亦嘗面承

聖母訓告曰汝何不啓請汝

皇考靈駕來京勿他日吾異此也朕惶惧無知乃謹對曰

此舉關係不輕子不敢便承命須待與大臣議伏請

慈尊安心勿慮是以每每未決朕意實以不動為當今欲

啓奏來京非為不可其於

皇考聖靈豈不震恐又

梓宮近休得無露乎至於我

聖母之意惟恐幼子失孝故往往垂諭朕安敢棄而違哉

但日間亦有一等小人胡言是亦加以怨怒日我輩於

此置立莊舍他日又隨南此非朝廷不孝誰乎致以上

頃

慈聽以為懷憂夫為人子者豈得不立孝功以名後世而

此事與孝政無干為子者於親則順志承顏冬溫夏凊

或親年老所行有差則容容進諫不違悖不乘危履險

以愛身至於親亡則守禮盡哀一如經制三年不改親

之善行繼述遺志奉紀綿綿此所謂之子孝也又我

聖祖高皇帝初欲遷奉

仁祖之陵旋亦止之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亦未遷奉

孝陵此

祖宗之盛典當取法之或曰當

聖明實訓

嘉靖三卷

廿

二祖之時

雙親俱以上賓謂朕今時不當同也以

聖母在養可不早計夫朕雖無知豈敢忽畧寔於晝食夜

寐之間固不轉加籌慮深恐動之不吉一或有虞其過

在何亦或於後千百年間奉還寶駕同附

陵室未為不可所謂乘凶即事也今也

世廟已成大典已輯而朕之孝有未盡者嗣也當大婚六

年將逾儲嗣未立實朕答深德薄所致也亦或后之不

德朕當自用省責特與卿等計或可就諮於議禮諸臣

或下禮部議卿等可用心議詳以求停當以裨朕慈得

錦本批該衙門知道

○十一月庚子

上諭輔臣張璠曰今日朕朝

聖母垂注諭遷

陵一事且有訓曰他日是必以吾南隨之可也除朕以前奏外欲將後日之計作以文書藏之世廟以示前年奏歸之意今密預旨卿計可否懇對此乃當諱之事不宜預言

上復諭曰昨得卿回奏

願陵重事但朕面奉

聖母訓曰五六年間只想皇帝啓請

先帝梓宮來京不想今日重加修造已定不易之理但後

聖明實訓

嘉靖三卷

廿一

日將吾以南遂泣下朕惶懼從容奏勸曰子不能奉順親意其罪實不可逃但

皇考安葬已八年矣一旦輕舉恐驚靈駕子初命禮官詳

議亦未及此近來嘗下百官議子又與內閣并建禮大

臣亦將

聖母此意言之皆云可遷者已請為之陵與廟不同子雖

冲愚彼諸臣者皆忠正為國之輩豈是其一而非其二

也伏請

慈親安心愛養尊体以享福壽此等之事甚非

聖母之憂子不勝待罪

聖母復慰諭朕曰皇帝何只這等說吾豈不知皇帝之心

其

先帝奉遷之事委實重大亦擾百姓但只他日是必將吾隨之

先帝南歸如是吾則無憂也朕復奏曰子豈敢不記之於中心

聖母既如此子當與大臣圖之此等事非

聖母之慮尤非子所宜言也但慈訓及之敢不奉對惟

聖母尊察朕因如此重事故昨語卿此言似輕易發之其

實不得已也朕說識於

世廟又恐那時朕不在也故告卿欲卿記之朕入問於卿

果他日之當要如朕所許親言也卿其意作何為正可

聖明實訓

嘉靖三卷

廿二

密言之以使朕盡心與力於孝耳懇言今日

聖母福德方升誠不宜務及後事若以

慈心尚未釋然姑俟

願陵工完

皇上可代

聖母親告

世廟期以萬歲之後同居于陵則幽明之情兩無所憾矣

上嘉納之

○嘉靖八年二月乙未大學士楊一清以

悼靈皇后安葬請恭詣

陵寢題

主因得展謁

憲

孝

武三陵少舒平生攀思追慕之懷

上報曰卿請欲命去題朕逝后主因而得謁

三陵足見追戴之至朕惟我

祖宗朝凡清明躬率羣臣謁

陵展拜後因而遂命官行禮朕以諸服人承

宗祀其時當謁見

諸陵柰無為我計者久欲言之恐非知者言擾今因卿言

特以語之顯主事因重而各項來煩卿之首臣况在

高年所不欲勞遣者朕心未安也如卿必欲去恐不免

於勞夫前日更題

皇祖妣

皇考神主則用璽鑒今用首臣恐弗宜後如別有事卿往

則無不可知其自思一清謝弗及因言

聖駕謁

陵係仁人孝子追遠至情容臣查例待來春舉行

上報曰昨卿以朕言及謁

陵一事為可朕常覽

宣廟實錄內載清明謁

母后謁

二陵一次故敢言之後至我

皇祖考成化以後止而不行皆命親王勲臣代為行禮卿

云待來春行之今且備查停當議定議注朕又惟天子

奉

郊廟主百神今山川百神之祀皆是命官行禮及歷代帝

王者夫敬

天禮神國家所先者至於歷代帝皇乃先聖君長繼為人

君者惟當追念

祖宗之德似不必遠慕而責名也然亦不可不盡之我

皇明祖訓有云皆天子親祀今已不及矣其歷代帝王廟

京師固無而山川壇則有也此等事議難說其致災之

由於此不無耳卿其復思之一清言

宣廟時曾謁

陵一次途間勸農卹民之事居多巡邊雖有舊例非今日

所當行

母后中宮亦不宜往其應祀神祇除

郊廟外惟

社稷當親祀餘則可遣官代祀

上復報曰卿昨備查我

宣宗實錄內謁

二陵事宜來聞夫我

高祖考時正當海內平康黎民安福故一切舉事無所擾
者今方突變之時民不聊生惟當務所以安民之計可
也豈復敢擾以事乎但朕所欲一展拜

諸陵以伸追感之情耳今歲不及且暫已俟來歲議行至
於我

高皇祖考奉

母后謁

諸陵者乃言而及之豈可援為今日之行哉假如我

皇考陵寢在京或可倣行此未可必欲行也至於巡遶一

事所以振揚武事而今時亦未可比時北夷始征定

故我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廿五

祖宗不時而巡今無事之時何為而舉亦非宜也卿所擬
甚合朕心又祭祀一事朕亦知矣

○嘉靖十五年三月庚午先是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去歲已與卿擬定待

廟工告成方舉謁

陵之典然朕惟因小就大即議

山陵之建一面做他工辦物料及至

廟工之完正接而興造之庶不虛曠人力其會勛時昂臣

墳廋掃五臣計聞言等覆奏

山陵重事必須精擇請先命文武大臣率欽天監官審察

停安具圖還奏

皇上方行謁

陵之禮親自閱視

聖心允當然後擇日興工

上復諭曰卿等所議雖便未免少禮若因造山陵而即日謁

陵恐非敬

祖宗之意也今不可緩誤歲時不必較朕意以為先一意

舉謁拜之典而復遣大臣相地還奏方朕親往視之來

歲之後或清明或霜降間修拜謁之祀以盡時思此非

他餘務比必當行之事又如山西

宣廟后

景皇帝亦當一拜之言等因奏伏蒙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廿六

聖諭仰見

皇上尊

祖敬

宗之誠請即於夏孟上旬展謁

上乃降諭曰朕以菲弱支人上戴

皇天隆眷嗣續

祖宗大寶仰

列聖陵寢禮當躬謁

皇祖

皇方道所不及各命官奉朕孝意其祭告

天壽山并

七陵朕躬叩首西山

皇高祖妣恭讓章皇后

皇曾叔祖

景皇帝陵所亦展拜一次庶慰朕追感之情尋於文華殿

諭旨曰

陵之禮必一同

聖母行令可即二十一日駕發到陵休一日二十四二十

五二日行謁告禮二十六日又休一日次日往西山拜

二寢隨侍行禮還京后妃宮眷俱當從其亟擬儀注以開

○四月辛亥

上親詣

景陵

長陵

獻陵

景陵閱視語從臣郭鄭等曰

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

隆追報及謁

陵還御行宮又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等諭之曰

七陵多有損壞當并工修飭長陵神道宜用石甃其石像

等項宜各護以石臺勛等請傳示禮部議舉從之已復

諭札部臣曰

山陵預建已定但朕恐德澤不霑甯民遽自圖以重勞民

力又未知將來議論何如朕心實懼今可勅問臣民
許我否乃降勅禮部曰朕欲法

皇祖故事預建

陵基此故大臣已謫但恐眾有未與者可行可止爾部官

以及圖之者民可一言之亦不必人各一疏但出同

議者共之於是府部等衙門京山侯崔元宣戚伯衛鐸

侍郎郭勛等及百官并耆民高輔等俱疏言當建禮部

覆聞

上曰既臣民合詞所宜從之不必擇日修理陵殿并預建

陵基俱即以二十二日興工朕當親告

皇祖太宗遺告

景明字訓

六聖及

天壽山后土司工諸神總督等官各賜之勅

○五月戊辰

上謁

陵還召見輔臣李時尚書夏言於行宮諭以壽宮規制宜

遜避

祖陵節省財力其享殿以碑石為之地中宮殿器物等儀

殿九重法宮為之工力甚鉅此皆虛文且空洞不實宜

一切廢去不用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乙巳初

上閱

長陵碑欲更

成祖謚號命錄木加碑上武定侯郭勛上疏以為宜盡確舊字更書之可以垂永久

上不悅曰朕不忍琢傷舊號顧不如爾心命禮部翰林院議禮部覆勛言是非請遵奉

聖諭如式刊製擇吉奉安詔可

○嘉靖三十年六月辛巳禮部左侍郎程文德奉詔相睦妃何氏瑩城因言金山一帶墾地無餘宜與故妃包氏陳氏同窆且二妃之逝已奉

聖諭令同一地為墓又言

憲廟諸妃皆同處者且省民力一分仁言惻怛聞者感動

聖明實訓

嘉靖三卷

卷

今墳域甚廣附造為便

上曰

祖宗成法當守王制亦當遵古世婦御妻數俱用九其自

今以九妃同墓共一享殿而中為七室所司如議奉行

聖學

○嘉靖五年三月戊戌

上製詠春詩命輔臣賈宏賡和并彙為一帙題曰詠春同

德詩又親序其首其文曰朕惟人君受命于

天其責甚重苟以逸樂為務雖有庶職分治不無忝其天

子之位欲盡奉

天惠民之職必先務學以成其功志欲務實學必當師於

忠信學德大臣以輔導其德行或徒以虛事終不能如

乎經訓何以化民為治哉朕於朝政之餘勉為書史之

學披而閱之雖不達其旨趣畧有得於心強為作詠之

功寫而樂之雖不如其大意稍有習於體時丙戌春月

幾暇之後詠斯春之和煦忻逢

兩宮慈誕並值佳期假為詩章以稱朕意令告內閣師臣

費宏為朕調理外失既而宏益竭忠誠謂其得旨而又

恭和朕志以進朕聞此將見

天心仁愛明教我君臣同務一德以成至治朕嘉悅之於

是聯為一冊詩十二首其前一章乃朕所作後一章宏

所和之餘皆倣此庶見虞臣之忠而有皋陶之誠也夫

聖明實訓

嘉靖三卷

四十

君以仁德為務為修臣以忠誠為盡為職實所難矣朕

弗逮于德于學勉為樂道之意又夫作詩者尤為不易

而朕昔承

皇考聖訓凡百為學之功無不備諭朕尚幼冲而

皇考早逝繼承

聖母教養始獲勤學仰觀我

太祖

宣宗御製詩文竊頌其要及得儒學大臣輔導開發於是

自為強力不以文句用成章詞以為慕樂凡所一切玩

好雖以妨政殃民不無損吾心德耗吾元氣皆不如觀

書圖治為實樂矣既裝且成故序其首為是畧耳

上製御註書經三要序曰先儒論帝學者以為讀經必先尚書蓋虞夏商周聖君聖臣相與講明為治之道實於是乎在後之有志於圖治者必即是而學焉乃可以收治平之效如至圖之不能踰規至方之不能踰矩豈有舍是書而能大有為於天下者哉惟我

聖祖以天錫勇智之資戡定禍亂創造丕基上接帝王之統而又講究經史深探治道留意於帝王之學嘗以洪範一篇特出新意親為註解禹箕武所授受九疇之旨燦然復明益不徒歛福敷錫於當時而且欲後世子孫寶為大訓建極叙倫於萬世也朕自嗣極以來夙夜祗懼惟念

皇明聖訓

嘉靖三卷

四十一

祖武焉是務朝罷日御經幄取典謨訓誥之文命儒臣講其大義庶幾有得於心而達之於政以利澤乎天下而馴致乎熙皞之隆蓋嘗反覆四代之書信矣乎渾灝顯要則雖汎觀博覽茫然矣得其要則約取近求心融神會自有貫通融括之妙乃於五十八篇之中擇其尤者得三篇焉曰皋陶謨曰伊訓曰無逸其言皆粹美而明暢其意皆懇惻而深長遂各為註釋以衍釋禹皋陶伊尹周公告戒其君之旨開卷之間益若與諸聖人鄙俞唯諾而相契於數千百載之上焉天人君為天之子

居天之位必當欽崇天道而後可以永保乎天命也知庶官之所代典禮命計之所出皆原於天而不可曠廢怠忽則必能知人安民而庶績之凝黎民之懷於是乎可致矣知天之降祥降殃由於善與不善則必立愛敬戒風懲而山川鬼神之寧為歡魚鼈之若於是乎可致矣知天命之永不永由於能勤與否則必念稼穡之艱難畏小民之怨詈而三宗文王享國歷年之壽於是乎可致矣朕有志於治而思勉焉爰因註釋之成而序諸其端云

○八月乙亥

上親書大字十二以示輔臣費宏等曰法

皇明聖訓

嘉靖三卷

四十二

祖安民奉

天行道福善禍淫且諭及

皇考昔年垂訓之功今日勉學之勤於是宏等疏謝言

皇上之心拳拳治道雖遊戲翰墨無不在於

天道

祖德民生政務真可比隆唐虞三代矣

○嘉靖六年六月丙午朔先是

上諭內閣令翰林講官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撮其有關君德政事與修省之道者直錄其義以贊所未曉庶心得其旨而理自通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自古經史大義盡具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一書中請修

先朝故事日令儒臣進講

上曰大學衍義可令直解參以時事以開朕學若日逐進覽恐不得精宜五日一進不以寒暑廢庶得探索精研不徒勞精神虛延日月一清等復請於經筵講官內與日講官各分為兩班每逢三八日以次輪講臣等仍日輪一員侍班至於春秋月日和煦涼爽之時經筵日講俱照舊規惟三八日專講大學衍義

上曰講學為治之首君道當先朕虛懷以受卿等及講官盡心講說開誠啓沃以資朕學卿一清免侍班賈詒等日輪一員如有召論不在此例至於春秋之時不必以三八日可於該朝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四十三

兩宮之日既免日講只於午後進講衍義庶並行而無廢乃命侍郎溫仁和桂萼張璁詹事董玘侍讀學士徐縉祭酒嚴嵩庶子穆孔暉論德顧鼎臣張璧許成名沈馬張翰贊善謝丕更直進講是日講罷

上出御製五言詩一章自序其端以賜一清序曰大學本孔氏之遺書大學衍義乃宋儒真氏德秀所著推衍經義以羽翼是書其倦、致力於此不過申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而獻於時君欲君為堯舜治化淳厚以

奉
天安民耳惜時君悅之而不繹聽之而不能行也朕近日欲令講官翻閱五經四書及通鑑以其關於君德治道

直解其義以資朕所未聞內閣輔臣奏謂經書微粵通鑑浩繁一日萬幾恐難於領會請以大學衍義進講朕

允其奏特於五月十三日始命經筵日講官輪次進講以開朕學蓋其書綱舉目張治亂興亡罔不該括朕勉循是言為修己治人之則豈不大有裨哉嗚呼真西山作此書於宋若今之以此書致君者非卿等其誰能乎朕不敏匪徒知之實欲行之尚賴卿等竭誠協恭輔導朕躬則衍義之功不在真氏而在卿等矣聽講之餘感而賦此詩曰帝王所圖治務學當為先下作民之主上乃承乎

天致治貴有本七端化自平人君所學者其序有後前正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四十四

心誠其意志定必不遷吾志既能定理道豈復顧身修本心正家國治同然國治乃昭明萬邦斯協焉於帝堯典思齊文王篇萬化修身始朕念方拳七於是一清等各次韻慶和命集為一冊題曰明學詩

○七月壬午

上諭輔臣曰朕見顧鼎臣所講洪範盡心指解辭語多長恐溫書之日有所失記可說與他著溫書通解之日少為刪去幾句從容講說勿致慌速以發明朕心使有所得直解揭帖內可撰寫精全不可遺失庶朕得以覽閱以求其旨義為治之助

○十月乙丑日講畢

上諭輔臣曰今日講論語又越了一篇朕知以為曾子將死之事故不講但前日已有諭及今日又未講夫生死人之常何可忘之如不可講也照前寫來若只忌其不佳還當補講卿等議行又朕惟相讓之風自古大臣之道朕日親侍即董祀講筵之內行立之序行禮先後俱無遜讓之體即此觀之其心可知又每日講書時卿等行禮皆六叩頭自今後只是一拜三叩頭退又叩頭禮免了祀之事可諭他知俾令務禮讓以盡大臣之義

○嘉靖七年二月庚申命工部建敬一亭於翰林院鐫

御製敬一箴五箴註列置亭中仍行而京國子監及南北直隸十三省府州縣學一體摹刻立石其敬一箴序曰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四十五

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元后敬則不失天下諸侯敬則不失其國卿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庶人敬則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五子之歌有云予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推廣敬之一言可謂明矣一若純乎理而無雜之謂也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其推廣之一言可謂明矣蓋位為元后受

天付託承

天明命作萬方之君一言一動一政一令實理亂安危之所繫若此心忽而不敬則此德豈能純而不雜哉故必戰慄畏慎於

邪裡之時儼神明之鑒享發政臨民端莊戒謹惟恐拂於人情至於獨處之時思我之咎何如改之不吝思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九諸事至物來究夫至理惟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為

天子之職庶不忝厥

祖厥親由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仁澤覃及於四海矣朕以中人贊承丕緒自諒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盡持敬之功以馴致乎一德其先務又在虛心寡慾驅除邪逸信任耆德為之匡輔敦求善人布列庶位斯可行純王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讀書而有得焉述此以自勗云歲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四十六

德是極敬為一馬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駁應驗項殊微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

天眷為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為大惧惟敬惟一執之甚固畏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維何急荒必除郊則恭誠廟嚴孝趨肅於明廷慎于閑居省躬察咎儆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賢聖法言備見諸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於忠貞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敬既修萬邦則止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

庶一遵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
古有盤銘目接心警湯敦日躋一德受命朕為斯歲舉
奉希聖庶幾湯孫底于嘉靖其五歲註一心箴茫上堪
與俯仰無恨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梯米
參為三才曰惟心耳性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
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
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
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堪輿是指天地說無恨是無有
界限宋儒范氏浚作心箴說道茫上然天地廣大無有
界限而人居其中便似太倉中一粒粟米天地這般大
人身這般小人與天地參為三才者非以形体而言惟
其心耳蓋心為一身之主吾心克正則百體四肢莫不
聽其使令若心有一毫不正則被聲色所移物欲所攻
便動與理反豈不於人道違哉故范氏之作箴雖是常
言西山真氏特錄於大學衍義之中以獻時君宋君雖
未能體察而為後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
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真西山發揚其
孰能之哉嗚呼念哉一視箴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
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遠制之於外以安其
內克已復禮父而誠矣視听言動四箴者乃宋儒程氏
順之所作也程氏說人之生也其性本善後被物慾交
攻而此性始有不善視听言動四者或不能中此乃受

病之處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心之所接必由視聽德
之不明不聰則言動皆違夫理然視若其首焉程氏說
凡人於視不無被那諸般物色所蔽惟中心安之凡視
無不明勿使外物蕩其中常使中制於外可也書云視
遠惟明即此意也要操存之在吾心無有遠邇視之如
一辨其是非觀其善惡以吾心之正為較察然後可免
於昏亂之失矣朕惟人皆以視為明而人君所視者尤
為要焉果以此為則深為益也凡觀其邪正辨其賢否
不為奸巧之所惑庶幾忠與不肖不得並進用舍不至
於倒置矣嗚呼察之一聽箴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
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听
此程子言听之要說道視聽乃為出言之机一或有差
患必至矣前言視之之道此言聽之之道夫人之於視
或能察之然又恐聽之未善也目視之既善耳聽者須
盡善可也耳目之間視聽之際均為要焉若聽之不審
則無以知其是非故聽言之際當分別其邪正勿使甘
佞之言從入其心心既受之必為誘惑書云聽德惟聰
即此意也蓋人生之千天具耳目口鼻之体口之與鼻
無所禁者惟耳目為重故以視聽為戒朕論之曰口與
鼻之無所禁乃彼知之自然也耳目之與視聽乃彼之
不能先覺者也如口之嗜味知其甘辛酸苦嘗之自能
別也鼻之臭物知其好惡臭之自能擇也目之於色則

愛其艷麗耳之於聲則愛其音律殊不知艷麗音律皆人為之也所以反受其害口鼻之覺故賢之於耳目也故程氏箴云卓彼先覺知止有定謂既能卓然先覺則自有定向而人君之聽尤當審辨之也書云無稽之言勿聽又云庶頑諛說震驚朕師此皆聽德之要也人君於聽納之間當辨其忠諛而已忠言逆耳近於違我諛言可信近於遜我不能審擇其忠諛淺矣但使吾心泰定不為諛佞之徒以惑則所納者未必不可所屏者未必不當惟吾心審斷之而已嗚呼審之一言箴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机與戎出好言而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反已肆物忤

一言發一令皆當合於天理之公因諸人情之所向背若或徒用己之聰明恃其尊大肆意信口不論事理之得失民情之好惡小則遺當時之患大則致千百年之禍可不戒畏之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呼謹之一動箴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哲人是明哲之人志士是有德行之士誠是念之實守是行之為理即天理欲即人慾程子說凡人所動作便不可輕舉妄動當審事机可否之如何天理人欲之所在思其事之巨細為其所當為然後動與道合無有墜失狂躁之病戰兢惕勵如此者惟哲人乃能之君子可不謹之哉朕因而論曰凡人所動為當求合于道理察其當為與所不當為精別而行之可也而人君之所欲與夫聽信諛佞輕舉妄動或恃中國之強而好征伐或盤遊無度而殘虐百姓凡此類者不可枚舉姑說其大者言之一舉動之間上違天意下拂民心而敗亡之禍隨之是不可不畏懼也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呼畏之斯四箴者作之在於程順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乃吾輔臣張璉也順之作箴其見道之如此而動於禮合宜朕未之宜君子必如矣夫今璉以此言而告朕與夫昔議禮之持正可謂允

躬之哉朕聞於學特因是而註釋其義于以嘉總之忠愛于以示君子之人嗚呼歲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于總也哉用錄此于末云耳

○閏十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張總等曰朕惟今已寒月例暫免經筵日講但朕以洪範未終其篇故未循例暫免又恐卿等侍朝侍講時久而心有勿安或有謂朕曰為學貴有終始亦在乎篤行不在其急迫與徒知也斯實至說但恐中絕而不能貫通今欲暫停經筵日講待終其篇而暫止卿總等不為例日輪一人侍班一人侍講七官該日進講并為臣亦不為例暫免入朝參正入講殿進講庶得以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五十一

從容進講不得使氣促講而朕亦安聽講解或得於領會矣總等疏辭

上復諭曰茲覽卿等所奏昨日朕調講學事宜謂除為臣等欽遵外卿二人仍如故得以心安者朕惟欲心安當先安君可也如此不過徒以自安耳斯不為定例計日可終宜承朕命

○丁酉

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易哉勿偽出示輔臣刑部尚書胡世寧因推廣

上意為疏解上之

上嘉納焉

○嘉靖八年十二月己巳

上諭輔臣曰朕昨思周書金縢篇未聞講想因武王得疾為不佳亦通篇止說此意之始末又不可使缺其辭着講官補撰成錄來又尚書中所亡之篇今果存否朕欲聞之

○嘉靖九年三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張總曰朕近以新刻真德秀所看大學衍義卷之首記之曰格致誠正之方修齊治平之道用以識是書所以教人之方茲特以賜卿于於輔贊政机之暇時為翻閱當以是書及二典三謨之言朝夕陳之總疏謝因勸

皇明實訓

嘉靖三卷

五十二

上力行紫矩之道以孟子所言急先務急親賢二語為法上曰閱卿疏朕當勉之

○十二月丁丑

上以文華殿東室奉浮圖像不經撤去之改設先聖先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神位先聖先師伏羲等九龕南向周孔二龕東西向

上自為祭文行奉安神位禮并令輔臣張總等及講官徐縉等入拜禮畢

上御殿西室宣璵等諭曰朕奉先聖先師神位于此庶有所起敬起慕以為進修之地朕不聰賴先聖先師啓佑于冥上之中然啓沃交修之力實望于卿等罔朕棄璵

等對曰

皇上景仰哲王以圖治化臣等敢不敬承下風各賜茶叩頭而退

上乃告于

奉先

崇先二殿勅諭總曰朕以奉安聖師告于

祖考禮成朕惟

祖考聖師豈無以加教于朕者須卿等言茲可適示蓍蓍

時繙昂臣誥孔暉言潮人各以經書大旨一章既講解

之尤要啓沃之實交修之誠切于身心政事風俗民情

為目前緊要者來陳勿相通謀人各自獻其誠庶不負

皇明寶訓

嘉靖三卷

五十五

朕所望焉

○嘉靖十二年八月甲寅

御製作字詩示輔臣曰閑提月管試新毫飽蘸烏香賤碧

醪只是心正教筆正莫用研思起妄勞次日復賦詩曰

摹臨一紙恐非真書再三篇未費神大哉虞訓深吾契

為教嗣是重臣鄰命大學士張孚敬等俱和之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丙辰

上諭輔臣張孚敬李時曰茲文華飽新但九五齋書軸未

成精一堂額未懸朕惟此冠裳所在欲更定其名今日

卿等可與禮官往視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

字西取漢文帝止螭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為圖

○嘉靖十五年七月庚辰禮部覆明廣道御史徐九鼎奏

請博採歷代遺書及皇明名儒著述儲之中秘因請

上于萬幾之暇召見講讀侍從諸臣誥諭經史

上曰書籍充棟學者莫知所用心亦虛名耳苟以經書所

載者躬修力踐致治有餘何以多為且此心不養以正

即召見無益也其已之

皇明寶訓

嘉靖三卷

五十五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三終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訓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興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新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庫衛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節儉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己亥光祿寺少卿宋鏗奏本寺上

供器皿多留中不發以致供應不敷請嚴行查覈

上曰光祿寺供應器皿俱係小民脂膏造辦甚為可惜見

在官者令盡數發出以後每日照原進數發與該寺官

厨收領仍令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損失欠少指實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奏

○嘉靖元年正月丙寅工部奏光祿寺歲增內用薪炭之

數

上曰此皆出諸民力宜申諭各署官厨諸役加意撙節愛

惜勿得妄費重累小民

○嘉靖五年二月甲寅朔御史雷應龍言光祿寺歲供鷹

犬肉并蟲鳥菜蔬芻秣費民財以千萬計請悉罷之

上曰朕即位以來凡百玩好不經耳目惟欲慎德圖治以

安民生鷹犬蟲蟻一無所益每歲畜養乃耗費以萬千

計該管官查數以聞已御馬監及豹房鷹房諸司上所

畜禽獸之數

上曰鷹犬蟲蟻等項俱係無益之物徒費養給所司重負

可用者餘悉縱遣之鷹房內臣以

祖廟獻新請量留鷹犬備用

上不許詔自今獻新品物悉依會典事例供辦於是召民

分佃養鷹地土九十八頃七十餘畝悉罷為田徵其租

銀輸之太倉出養鷹官軍陳璿等六百二十五人罷還

原伍

○嘉靖七年閏十月乙亥

上諭閣臣曰內承運庫以金寶珍珠段疋之用為言但他

每所言亦是為公用朕不以珍寶為尚况哉

祖宗朝所積豈盡無之今稽察尋檢委的缺乏用度若論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所用甚多每遇一節進

兩宮并賜用首飾數副計用金一次該七八百兩珍寶該

二三千顆塊歲以常為如前者

聖母徽稱冠頂等項及造冊寶共用金千數百兩珍寶千

餘顆塊當時不敷朕欲與卿等說着戶部即時收買朕

知該部及言官必不奉行將謂朕好尚金寶不免煩擾

又不濟一時之急遂將舊造成稍輕物件卸毀奏用此

雖是過費朕亦不欲如此惟盡孝誠可也但皆是

累朝進用之例未敢去之段疋亦不可缺今年又該給賞

宮人冬衣并進

兩宮等項又每節進用之數不下萬疋如其宮聖誕節亦

不下數百疋皆非內侍誘朕之為亦非朕貪好之過卿等看了票來行若今年冬衣或令暫歇待來歲給賞亦好

謙德

嘉靖六年六月戊辰

上諭輔臣曰昨夜西城被火今日值

聖母親運之日此難

祖宗舊宮朕亦不敢忽欲罷此舉奈已奏請

聖母知有不可已朕心存是懼亦欲卿等知之卿等擬來

後序其中一句以昭一代明良之典卿等竭誠盡忠匡

輔朕躬此於古之良臣無異但朕冲昧之資深愧以明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三

言之夫豈不欲法帝王之政以求明哲之在躬然而德薄學疎不能及也亦欲卿等知悉

十一月丁丑

上親製額陵碑文成以大學士楊一清張璁翟奎霖陳潤有

勞召見文華殿各賜一品衣金玉帶一清等疏謝

上手答曰覽卿等奏謝稱頌甚過閱之再三朕深自愧比

因追念先德粗述數語又賴卿等贊成特酬勞績耳塞

奏有放勲二字朕不敢當云

嘉靖七年三月甲申禮官上疏請率百官賀河清

上不許輔臣楊一清等復以為言

上報曰河清稱賀事前言已詳卿等復欲稱賀撰呈致詞

來看已見忠敦不必行可忠朕非因周相之移怒也卿璽嘗力告朕云恐群臣疑朕因相一人而遷怒朕豈可復拒之乎且告謝本出朕誠若復欲賀之則朕假以祭告為由求群臣之稱予也况今日經筵講官亦言之朕昨覽之初欲令另撰但思講官所撰卿等潤色似不必棄之可也其中謙以履盛一句最好可見忠愛告君之詞朕其嘉之致賀斷不必行卿等當欽遵朕意則忠過于賀也慎勿行賀已一清等復言遣祭之旨已出不可中止

上曰卿等復以告謝河清為言夫卿等云人君之心與天

流通一言既出則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四

天鑒神知不可已也但人君之言奏的不可輕出朕昔釋程子之箴亦嘗聞傳說告高宗曰惟口起羞今日朕出狂言一至於此是朕自取假若果合於道豈有周相之

譏而朕本意實出于誠因禮官請遣謝河神朕遂思之

河神不過司其地命則出自

上天特祭一念以告卿等諾之可否卿等議擬以朕往不

可只遣告并丹陛行禮為宜將欲行之乃被非人沮之

今不可行朕言既出口

天地河神必鑒知矣今被凶徒非毀則

天地河神亦必鑒知若朕有一毫誇誕之心不誠之念應

招灾咎惟望

天鑒皆加朕一身但願勿及臣民朕之本心也卿等勿煩言之至於稱賀朕決不受今言官既先誅之而朝廷又下獄問罪而朕何顏受賀乎卿等朕肱輔弼之臣當捨其私盡忠持公以夾持朕勿人為治可也勿得惑人之言大小相庇則過於稱賀之心也

○七月丙申

上諭輔臣張璠曰前日卿嘗言欲將朕諭內閣說話編集成帙名之曰嘉靖政要者具見忠愛至意夫朕凡有諭內閣言不成文但以我之實言與大臣議論非他人之言也何有可取焉朕使有可行處不過卿等贊成之非朕能也卿意恐後日散失切為慮似當從卿所請而

聖明寶訓

嘉靖四卷

五

朕恐人評汝所為之自復纂編爾古者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哉

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名但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云況

累朝亦如是今朕若行必有曰事事皆更非自伐即不遜也故以是而未敢即行他日朕身後史臣必言之史之可否不過一出之公而已非公則鬼神亦察之一向未及復語卿知茲用諭卿知之

○嘉靖十六年七月戊子禮部以

萬壽聖節有旨免賀上疏固請

上手詔曰朕所以不受賀者

上天示戒謹身殿未補葺一也內殿未建祖考神位未回二也

聖母暫居宮城之外且疾痛未愈朕心不寧三也三者有一旦不可况集於此時朕安便受賀乎生辰歲一值之今年暫罷卿等宜承朕意與賀同也

慎起居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大學士楊一清等以

上視朝太早恐勞

聖躬奏請如古禮以日出為度或遇大風寒日暫免

上曰卿等所言真師保愛君至意邇來內外百官偷閒怠惰不能勤事故朕以身先之庶足以警化耳古禮謂辨

聖明寶訓

嘉靖四卷

六

色入朝日出而視之不獨為息養之計是亦防微之一道也

○嘉靖八年十月甲辰

上以久不視朝諭閣臣曰朕聞君逸臣勞夫逸者縱恣宴安之謂也朕何敢爾因自幼受病率五七日而解今者病深痰火間作故早朝多廢不視事者一月固欲假此靜養以冀消除尤為

郊祀二年不親心甚不寧故專一攝養以俟

大報恐群臣不悉朕意謂朕放恣自肆其論禮官播告之

○嘉靖十三年四月乙丑大學士張亨敬以

聖母及

聖躬不豫疏問起居

上曰

聖母之致疾為朕病而心煩燥致此不必他疑而診視正固是馬方朕患咳

母聞一聲心痛一倍曰何不著我害歟故憂愛日夜焦煎火之生熱不容不致疾也昨日以祛風之劑用之已漸退矣至於朕之疾今報政宮中甚遠耳咳仍不得除元氣已漸復飲食已如舊只是時或咳嗽不論坐卧之間雖膳熱亦須省咳之出恰似胸膈之間有如線路一般上衝便嗽一頓今宮中已如故只是常行一般不似有疾者朕恐久之為傷心亦念及此其他寒熱之物忌者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上

忌之寒涼選用方得解熱物俱除已酒亦怕飲飲不過半小鐘是非酒致之況素不嗜慈自病五月后妃未進御是非慈色致之早卧宴起次其起居是非勞致之不審此疾如是之甚他藥亦不常服恐生他恙亦無可奈何也卿所言以慈故茲以復

○嘉靖十五年二月戊子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元旦更衣偶為風寒所中不能強起近雖稍愈但比日雨雪氣候如冬朕體素弱尚當謹攝祈穀之際暫命太傅勛攝行之文武官員各宜用心辦事今內奏賊擾外報虜情司兵食者尤當竭思以早靖之朕非宴怠所以愛養此身庶幾精神充盛儲嗣

可冀耳卿官典禮可備示群臣知之

○嘉靖十八年五月乙酉

上諭禮部曰昨者朕襄

皇批大事已就止候玄宮掩闔卜吉附

主于

皇考之廟目今盛夏暑朕且靜息如

郊廟有事不敢自逸餘日暫罷早朝待仲秋之月視事開講如故近歲以來朝講屢罷匪謂無因蓋自十三年之病咳餘兩月朕因調復元氣保惜此身以奉

郊廟甫餘三年果得元嗣非愛護精神何致焉近歲雖畏寒暑視昔差可所若足瘡為患每一詣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八

慈闈輒發痛累日及我

親昇遐乃遂脫去此可見朕無愛日之誠今雖痛楚咎莫之何也百司庶職因朕廢朝日久多有偷安自肆全不事者朕久知之此諭下敢爾復踵故習必罷不叙禮部其宣示群臣使明悉朕意

鑒獎政

○正德十六年四月甲辰給事中徐之鸞上疏條陳新政要務

上嘉納曰大臣自陳已有詔旨無功封拜之人亦令自効其內外引誘姦惑奸黨着科道官查各衙門弊政俱遵詔旨改正行

○六月庚寅詔都察院申明

累朝禁例凡都城內外詐冒皇親太監名目攔截橋道私開店舍指稱內府包攬錢糧者令巡城御史及廠衛緝捕究治枷號發遣仍行南京及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撫按官一體禁約

○七月壬戌兵部言

先朝太監總兵官奏帶隨征書辦皆冒邊功得陞除官職宜依詔書裁革乃疏郁金趙滋等十有四人差別情罪以請

上曰此曹冒濫名器大壞治體降黜發遣俱如所擬行

○已巳兵部覆御史張仲賢陳守衛宿弊疏請嚴革皇城重明寶訓

嘉靖四卷

元

各門守門忝設內官內使其額內應留者嚴示禁約勿令科害衛士有不如令及覲復用者逮治之

上命禁約如成化十八年例仍飭守門官及衛官有犯者論以重罪

○嘉靖元年五月丁未戶部請裁省上林苑監提督內臣上是其言詔內臣照弘治間員額存留其占種地土草場悉令改正養牲種果蔬人戶除供應正役外一切無名徵求通行查革毋滋擾民

○六月庚寅初

上登極詔書已查革冒濫軍職至是錦衣衛千戶劉瓚等復行奏辨兵部覆瓚等皆正德間違例奏帶之人既經

查革實緣覲復宜治以罪

上是部議命弘治十八年以前陞授職級如故正德元年以後陞授盡行查革再有奏擬者罪之

○九月丁卯工科左給事中安磐言

先朝內外巨奸如張忠劉養常肅魏彬王輪甯果等雖幸漏網得全領然恃其貨賂或實錄左右以覲復用乞聖明加察預防

上曰先年亂政懷事之人貽累

先帝罪惡深重新政之初姑從寬達黜今後但有實錄交通者即係奸黨聽緝事衙門密切訪捕糾道官指實劾奏不許容隱回護

重明寶訓

嘉靖四卷

十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壬寅宣府總兵張達上疏請以舍人尹東衡等三人自隨

上曰奏帶冒功先年弊事既屢有明例如何故違兵部其叅聞以聞兵部奏請戒飭達而勘東衡等罪

上念達以邊事効勞置勿問而革尹東衡等因令諸將有到任歲久與素在邊而違例奏帶者悉查革之

定國事

○嘉靖六年十月壬戌禮部尚書桂萼上疏稱修通惠河不便請改修三里河

上以問大學士楊一清及張璁一清言通惠河因舊開行轉搬之法可以省運軍之力宜斷行之勿為浮言所阻

總對亦如之

上報曰覽卿密疏具見忠愛朕居深宮外面事情何由得知卿輔稟元勲正當直說度不失了政事等所奏必有惑言伊輒聽信不但誤了朝廷之事亦失了大臣謀國之意彼疏朕看數遍亦知不可欲直拒之非待大臣之禮故諭卿等稟來行意在其中矣哉

孝宗伯考時已令整理今修此河不意當時黑青為異夫黑青之起非為修河蓋灣裏住的鄉民正恐失利乘此為言俗呼為嘛嘍卒被破事當時若有一識事剛正之臣告我

伯考曰黑青之異原非修河道所招奸詐之徒秉机營利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十一

惑及愚民不可道其詐計伏惟剛斷而行之如此

伯考豈無聰察哉前日勘官回奏停當已有旨待春曉興工朕亦恐言者有左說破事而驚即為首也夫驚與總替朕超害赴京功為等也若論機時利達事體則等以十不及總二三也朕意欲降一密旨與等云昨卿奏開河一疏足見謀國至意但前已有旨了兒

先朝亦有成策不必改議恐起營利者擾事卿疏朕留覽故諭未知可否復與卿計

○十一月丙申大學士張璁等言天下之事修舉與紛更大有不同幾微之間理亂所關惟聖明審所取舍然後臣等得盡其忠

上批答曰覽卿所言具見持慎至意卿以冀輔朕以謹飭身諒無所失不必過慮惟慎終如始也他人有泛高不經之論卿宜明指可否告朕庶不失於擾亂哉

祖宗良法善政無可更者惟守而行之可也前日黜科道考翰林預珥後患耳不容姑息餘無可議今當修之務正要整飭邊俗以制禦夷狄重究賍吏以伸雪民冤此朕所在懷也卿可展布忠誠匡朕冲昧等等各宜酌密而為之實不可自陷也

○嘉靖七年正月丁酉

上以所定服制與輔臣張璁議行因諭曰昨以卿回奏之事朕具知悉夫制雖君出欲其行必賢臣也非阿順比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十二

道行須君臣共圖然今日內臺占官奏云木星逆行留守井宿朕問曰主何云法令急天下更改朕又曰何為之解云無可解者但有奏更舊制者願勿納之朕思人事作則天道應而所應有休咎之徵焉人事有差天必預示之欲圖改耳豈有成事而殺之乎若人事將興果合理情

天必以象勉之也今尚無所更之者朕深恐奸猾者借口耳政之善不善不在乎求人許與不許但幸來世之賢士聖人必毀譽之也所以朕三問之於卿此服今可行乎或待之歲月行可乎是朕疑而來決也卿當直對勿諱要盡心可也朕又聞外面愚民歌謠十笑其訛朕

躬念毀大臣東廠已訪獲當問理朕思之童謠雖小事其中言詞可疑必有造意之人故朕欲窮治先諭卿知

○六月戊戌

上諭輔臣云日前卿等重錄明倫大典前序但初稿已是卿等着潤過今所錄來朕見刪去數字及二三句未知因何去了似仍用之方得明白用問於卿又昨卿等請那金臺北些恐太深奏事官有低微音者不能聽得今已移之亦復卿知又

太廟祝詞今所更正於禮最善哉

祖宗亦鑒之然深恐無知好辯之徒是古非今耳卿等須說出此意庶免擾事也又甘肅撫諭夷情勅稿未見撰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十三

來又園營內官見有張永朕欲且不必添人二人行事不免彼此以為是非如今且着他一個但要李承勛大作主張盡心為國事成之後另處又郭勛為人其實不知何如若論彼才器能武藝文委有可用其他不過同列嫉之一者恨之而已通上數事卿可歷告朕知慎之者

○嘉靖八年正月壬戌

上以諸司所上弭災疏示閣臣議處因降諭曰吏部等衙門會奏本其大工雜役須要依擬定奪

仁壽宮工程雖似不可緩恐川廣夷民被擾激生他變并逐件事宜卿等雖擬票封上朕未細曉其可行與否卿

等便逐件開例其宜朕覽施行兵部等推來經畧邊務文臣可不必差夫雖云經畧不免勞擾軍民卿等勿謂斷其循例之舉見今虜賊出沒不時士卒須養其銳氣不可使之雜役邊務只着巡撫糧草着管糧官各用心經理務使有備彼果盡心雖十事亦或克濟不在多用人亦無益事也

○嘉靖十一年九月庚申

上以災異召輔臣李時等至文華西室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人才

上曰過猶不及於是時等因退而條三事上之一曰務安靜二曰惜人材三曰慎刑罰疏聞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十四

上報曰卿等論忠休國朕具知之近來臣工謀論頗多國是靡定今各加修省務在安靜以成中正和平之治其事關所司者俾從實舉行以稱朕意

○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丁巳御史曹忬上疏乞下諸臣前後章奏令所司斟酌議行

上曰近日邊務紛紜所司題覆每每循情依違議論雖多實行者少戶兵二部其即於近日各官疏內採其事關兵馬錢糧有裨實用者會同該科詳定歸一務實擬行毋一槩題覆

正祀典工部祀

○嘉靖七年正月壬午

上諭輔臣曰昨朕以大祀齋三日內於各寺宮觀廟宇燒香問於卿等得回奏已朕復檢會典內

郊祀齋戒內一條云當日本部官同太常寺官於城隍廟

發帑仍於各廟焚香三日所開止云各廟未及宮觀寺

宇朕惟各廟亦非與者而宮觀寺宇尤非也不但為妨

郊祀恐於誠意及致淆亂卿等亦以為不經之禮豈不讀

神今可預諭禮部太常寺云朕惟

郊祀乃我

聖祖敬

天報本重典近每聞奏云各寺宮觀廟宇燒香三日朕心

有未安恐非我

聖祖訓

嘉靖四卷

十五

聖祖初制亦恐間亂齋誠自今年

郊祀始不必於各寺宮觀廟宇燒香庶致精純以欽祀事

禮部太常寺知道卿等看了便擬傳帖稿子來行

○嘉靖八年十二月辛巳

上諭禮部朕惟尊

祖配

天莫大之典近來

郊祀告

祖止就內殿行禮原非

聖祖初制來春大祀

天地告

祖配

天當於

太廟行禮禮部因具儀以明年正月初二日

上親詣

太廟具祭服行禮自是歲以為常

○嘉靖九年二月癸酉先是

上問大學士張璁朕聞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茅

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夫

天即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屋下謂

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未見祭天之禮況今上

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似非天也又問大報天而主日配

聖祖訓

嘉靖四卷

十六

以月今大明壇當與夜明壇異可也且日月照臨其功

甚大今太歲等神歲二祭而日月星辰只一從祭焉朕

疑之卿言其所以璁對曰前代郊祀分合不常錢朝洪

武十年即圮丘舊址為壇以屋覆之曰大祀殿合祀

天地

列聖因之以

太祖

太宗並配說者謂上為屋

立至於日月之祀國初

今不復舉行蓋缺典也

上復諭總冬至祀天圮

夏至祀地方澤億萬代不易之

理今之大祀殿擬周之明堂或近矣如以為卽圓丘實無謂也日月運行以成歲功止一從祭不得專誠以祭之其可乎今宜講永璵復備述周禮及宋熙寧間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

祖宗之制已定今無敢輕議若夫朝日夕月之禮具載存心錄并祭祀禮儀

皇上若欲講求以復禮制無不可者

上因銳意欲定四郊之制卜之

奉先殿

太祖前不吉乃問大學士翟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之禮部尚書李時時請少遲以月日待人情相信然後議行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十七

上意猶不已仍卜之

太祖復不吉議且寢矣會給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

上大喜以為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桑北郊遂與所議郊祀相表裏因以言奏示璵言因上疏言國家合祀

天地並配

二祖俱不應古典宜令群臣博議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

詆言說非是

上切責之乃勅諭禮部朕惟祭祀重典不可不慎朕每奉行大祀之禮見其儀制與我

皇祖始制不同雖行百數十年原非立制垂憲之者乃係更定之文朕以冲昧之人幸紹

祖位當夙夜戰兢以守成憲為天下先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軻氏曰遵先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朕固不知禮不知道不學不

聰經書明訓聖賢格言豈敢不勉為守行哉

祖訓又有明諭曰後世子孫勿作聰明亂成法朕豈敢

身犯

皇祖之訓自速凶禍哉但義理不容不盡而心之所獲又

不可自默今將

郊祀事宜開條于後爾禮部卽日刊刻分布文武衙門大

小官員都限十日以裏各以所見具疏上聞不許隱恣

含默一朕惟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十八

天地有南北郊之祀古之禮也我

皇祖初建之制今當遵復一朕先以斯典重大預告請于

皇祖得報有過月之文遂未降前制遵我

皇祖聖辭是日夏言卽以農桑二事來上正合南北郊之

意實非人為非邪徒能言也朕遂勅行言于前月二十

九日又以大祀更議之奏來上此又合過月之義朕所

以未下言奏於所司者欲俟察

社畢降勅施行本月初四日王汝梅等奏謂言之奏不可

夫汝梅等非真心愛君慎重之意或有使之亦窺測朕

意耳疏內明年伏俟勅旨未見明降此言不過謂之前

奏卽日施行是朝廷所欲者此奏四五日不下必有疑

難之意我當沮之耳大小官員不許附和為言謀為朋聚止許以自己所見上陳一王汝梅等所言姑舉一二言之彼謂虞書類於上帝為有虞祭天地之制夫曰類者乃以倣於祭天之禮而行非祭天之常典故謂之類彼又曰召誥中外用牛二分明是合祭天地矣夫用二牛者一帝用之一配位用之非天地各一牛也破亂大事之心勝故賊道叛經至於如此又援丘濬乖謬之言為可據難以志數或一有謂

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亦為夫婦同牢之義此等言論褻慢神祇瀆事祭祀無禮之甚莽賊之辭決不可用一朕聞朱子曰古者天地一定不合祭其祭天時豈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十九

可將許多神祇都排作一堆祭斯言正大足可萬世為法一或為郊乃祀天社為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明矣園丘方澤之制具在周禮則南郊祀天北郊祭地又明矣社之名有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觀地之說非謂以祭社即謂方澤祭地有謂社親之所以母道事之天尊之所以父道事之此語牽強於義不合一朕聞宋儒蘇氏日月尚可從祭園丘皇地祇反不可從夫祭天主日配以月皆在天之神月雖為陰却位列在天皇地祇自是本位之主此說只是牽強一今之所謂不可者不過曰朝廷多事粉飾太平變亂成憲輕議

祖典萬一禍變之來天下有聲罪之者悔將何及誰任其罪不出此耳又或有心知其事是而口道其非者或陽為其可而陰議其否者此等之徒不但欺朕亦且悞國務要着實吐露真言之一或謂數年行之無故一旦起此意恐不可失朕祇奉大祀今已九歲仰蒙

皇上垂鑒俯賜來享敢違之而興變亂實欲盡赤心以答報耳夫人君以修德法

祖親賢愛民乃為報

天之實盡職之要不在儀文度數之間此朕實惟益在己之誠也若謂無故而更此言非誠心夫待其異變是何心哉况朕此意已聞之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二十

皇祖

皇天亦無不鑒之理不敢避人而知止敬

天耳若以近年災變亦以極矣本雖朕招朕致政典亦無不聞況天尊地卑一定之道豈可並隆近年地數震異有不妥之象亦不可不求其所以一大小官員都着依限具奏不許隱默三品以上并六科十三道翰林院左右春坊勳戚武都着自疏其餘依衙門為限連名具疏爾部中集議以聞

○四月戊辰禮部上群臣

郊祀配典議謂

二聖配祀

天地百十餘年天下之人習所聞見一旦分配恐驟聽聞
皇上必欲盡如古禮園丘方澤既為報本之祭則請如
聖諭俱奉

太祖配主於大祀殿乃我

太宗所創今顧不得侑享于中臣等竊恐

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其祈穀之禮似宜仍奉

二聖並配斯於

祖訓人情兩不為失

上復諭總曰

二聖之祀典未有並配之制又因今日始當奉

太祖獨配孟春之祀朕原曲處特名祈穀實存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二十一

祖制况又非明堂可比當如

仁宗之舊一應事宜務從儉以盡事天之實卿可遵委曲

之道依朕此意行之總對

天地並祭誠為龐雜若

祖宗並配原無可議又况既有大祀殿又建園丘同兆南

郊蓋非禮制如臣愚見莫若因南郊大祀殿以祀

昊天上帝配以

二祖冬至大報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萬一雨雪屆期亦

可備而成禮北郊建壇以祀

皇地祇亦以

二祖配之夫天地者古今之天地分而祀之三代彞典也

不可龐雜故臣將順

皇上為之

祖宗者一代之

祖宗功德俱隆並配

天地當代之定制也孝子慈孫不可輕有議擬故臣不敢

將順

皇上為之且今日月迭變風霾浹旬四方飢荒父子相食

周禮救荒之政在于青禮弛力斯禮之議本為敬天勤

民民窮既極天象又彰若如

聖明初意暫行罷議

天地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廿二

祖宗寔共昭鑒

上報曰卿謂天地乃古今之天地分祀三代之典彞其崇

敬天地至矣謂

祖宗為一代之祖宗雖是從周之意却視我

祖宗為何如人原

祖宗之意以何者為之孫敬我假如

天地合祀

二聖並配是我之制今從之是遵我矣既正分祀天地不

敢龐雜是敬天地矣却以肅禮事我其視我為何如耶

今日正求精一中正之道庶盡敬

天敬

祖之誠卿當重思之昔蔣冕等凡遇災變皆以為大禮所致如以今日之變為郊議之應則凡前之災異適中奸邪之口矣朕見禮部新舊制之說已知推避之意既而思之此事原非朕之本意遂直任之不責彼欺耳乃下禮部疏且責之曰

祖宗並配在禮為蹟耳爾諸臣屢不奉命同為謬論本自內閣所生力為阿從無敢可否借言遵守沽忠賣直但朕所定所殺原因曲全

祖制委與明堂舉事不同依擬奉

二祖並侑二至之祀奉

皇祖高皇帝獨配一應事宜俱從儉詳擬以聞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廿三

○嘉靖十五年九月戊辰

上以祀

天享

祖禮宜崇重乃諭禮部嗣後奏進祀冊于奉天殿行禮如

朔望儀又四孟時享當以立春等四立日行尚書夏言

因議上奏禮儀

上曰大報首重諸祀朕已親定議一帙永傳為法取進曆

義用朔云四海孟以時始日行還臨期告聞

皇祖

○嘉靖十六年八月壬子

上在

太先殿諭大學士夏言

方丘以夏多雨

神御位俱設有幕架獨

園丘未有恐方冬雨雪其傳所司製造

上帝位用圓制

太祖配位及四從俱用青色紵絲油幕

○嘉靖十七年十月甲子

上以天垂景雲躬叩

玄極寶殿畢詣

南郊以恭上

上帝尊稱預告于天神地祇還御奉天殿勅諭禮部曰朕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廿四

以反服藉

皇考

聖母積德乃大蒙

天眷嗣主華夷十復七載一政無為獨懷感戴大造之仁

祖本之重可無仰酬于心今乃特竭朕衷左右慈謀于

三五大臣且合詞同情聞之臣庶敢以一念之微上報

兆命之主茲已同卿等預告于神祇恭取來月朔旦親

率臣民趨詣

南郊拜上

皇天上帝恭號冊表于

園丘是午復詣

太廟加尊

皇帝御謚聖號為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

高皇后慈謚懿號為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廢報

天報

祖之徽誠耶耳少登焉爾禮部恭具大儀來聞敬哉敬哉

○十一月辛未朔

上詣

南郊恭上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廿五

皇天泰號冊表曰嗣天子有道玄孫明王臣

上言伏以洪荒曠昧弗知大道之原混沌濛濛罔識人物

之本若此於斯生民何有洪惟

上帝判立陰陽肇生人物辟宰三才掌握萬化統天制地

神祇悉賴于君臨運圓括方群類咸蒙于大造歷古今

無已之神化作乾坤有永之祖根肆好生之德巍上於

生民而立主簡大命之求切上乃命之以為君昨當中

夏之艱春我

高皇之德授之寶符作主生人迨傳統繼世已踰

七帝茲洪圖大服巨錫徽臣嗣明歷奉

郊廟一德莫有居辟位代天工萬罪皆積戴簡眷之淵深

荷仁生之岳重切念臣至愚極昧甚眇最庸非但未有

於前王尤愧無及於

祖宗之毫末者也茲者臣感恩銘首拜眷刻心不量凡庸

之資欽舉無前之典祇上

太號玄稱曰

皇天上帝仰我

天慈俯納臣薦居高赫然而賜鑒享園丘丕祀於億年聰

甲昭矣以垂歆佑斯明基業於萬世順五緯於圓清綏

八荒於方濁世嗣生賢兆民蒙福臣無任冰淵惶汗不

勝仰奉祇答

天恩之至謹言禮成還詣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廿六

太祖高皇帝尊號冊文曰臣伏聞自古受命之君躬接於

天萬世不墮號稱太祖然歷選前辟功德高大未有如

我

皇祖之盛者也故舜禹受禪乃揖遜而有其位湯武傳

業猶放伐而取諸人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夷狄據華之秋實天地易位之變乃奮揚

神武取中國於冠裳喊裂之餘恢闡聖文明王道於綱

常淪敷之後掃彌天之虜於宇內經百戰而帝業成前

群雄之亂於四方不十載而天下定得國之正視商周

而功烈有先受命維新匹虞夏而艱難事倍殆與闢乾

坤於混沌肇人紀於任榛同一揆也若夫制禮作樂經
文緯武仁恩溥於萬類敷化行於四海躬帝王之大德
建聖神之極功則又垂總百王高視千古獨立一代卓
乎無前者也不有顯號其何以昭公議於千萬世乎玄
孫 早以中人續承大位永念

祖德莫可名言茲者不量顓蒙敢效摹擬謹恭奉冊寶加
上

尊號曰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伏惟

聖靈在天鑒觀有赫垂庥委祉佑啓後人祚我皇明與天
聖明寶訓 嘉靖四卷 廿七

無極謹言上

高皇后謚號冊文曰臣聞后妃德侔於天地式奉神靈之
統閨門化洽於邦家允惟王教之端三代之興罔不由
是然閨睢化微徽音益遠漢唐而降懿德罕聞乃若輔
聖承天贊元幹化篤生

成祖再奠丕基則自上世以來未有若我

高皇后之德之功者也國家百年陰教明章內治成順邇

源祖委厥有自來敢惟我

孝慈高皇后有生至德作配

聖王懿範貞容母儀天下嘉言善行風動萬邦左右

廟謨有衆贊運壽之力服勞女事歷艱難創業之勞不妄

殺人之言與孟軻之訓相發無忌布衣之念與無逸之
書同旨大哉

仁聖之德瞻古鮮儼載籍所傳莫斯為盛也已臣 永

慕慈恩名言莫罄謹恭奉冊寶加上

尊諡曰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伏惟

慈靈昭鑒享懿號於無窮保我子孫贊

祖基於永世謹言是日

中宮捧

高皇后主助行亞獻禮文武官命婦陪祀

○辛卯冬至大祀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廿八

于

園立禮成

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慶成禮畢詔示天下詔曰朕

聞洪荒草昧三才未立追厥開天闢地於惟

上帝率御馬載稽往元醜亂我夏於惟

皇祖高皇帝出馬次建寶圖以成

高皇之烈哲哉

太宗皇帝也申啓明運以光前勲之盛者我

皇考功德焉於是慶鍾澤積至今日朕方當冲昧之年丕

受禋肩之重朕末弗肖祇叨荷于

天眷洪深愚暗不才欽感沐于

帝恩隆大位處王公士兆之上君臨四國萬姓之尊圖報稱於

上帝

皇祖

太宗

皇考之心終日思惟十復七歲知人君稱皇取莫大之義於天又復自謂曰天子而推崇如事父之情何未之思且蒼昊旻上未盡高覆廣徧之極是以朕特竭愚念已於此月一日上辰祇具冊表親率臣民趨詣園立拜上

皇天上帝恭號即復恭思萬類異物皆本乎天朕為民物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廿九

報本事天之心既少少盡矣惟人之本非祖而何用是因追本之誠亦實昭哉

皇祖丕烈古前所無者故就一辰奉冊寶偕皇后率臣妾躬詣

太廟崇薦

皇祖聖號曰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

高皇后肇修陰教允輔天德加薦慈謚曰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復惟

太宗皇帝克成

太祖洪業功備創守前於九月十一日加尊號為

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初

以季秋大享之典所闕為民謝福王者大事式循經義之正特舉宗祀之章況我

皇考玄德升聞輝前啓後宜薦

宗稱即此之十一日恭上

尊號為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是月二十一日祇大享

上帝禮于宮右乾隅之

玄極寶殿奉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三十

皇考配

帝慈者六氣始復之辰九舉大報之典珪璧是奉仰上帝已垂款祝帛是將荷

皇天之錫鑒朕衷惟戴莫罄名言臣庶同情敢稽

天貺特覃大賚之恩敬布好生之德於戲事

天事

帝而事

祖考

郊大報與

堂大享以同伸報功報德而報生成皇矣

天皇矣

祖考斯並盡慶鑒神人忭極民物澤流

帝惠有血氣者其思之以尊親言露朕情凡見聞者宜念

哉而祇繹布于華夏播彼夷戎欽哉

○嘉靖二十一年四月丙辰勅諭禮部曰朕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後世治不古若乃因陋就簡焉朕究覽古初斟酌百代惟文武是憲是式故郊正分祀廟隆特享宋儒朱熹所謂大事者朕崇重之惟是季秋大享于明堂此周禮重典與郊祀並者也數歲以享地未定特舉祭于

玄德寶殿朕誠猶未盡惟茲

南郊舊殿原為大祀之所今禮既正則故構不當襲留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昨歲已令有司悉撤之朕自作制象立為殿恭薦名曰

泰享用昭寅奉

上帝之意

正祀典中廟祀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大學士楊一清等言

皇上每早視朝必先瞻拜

奉先

奉慈

崇先三殿嫌於太繁自今第宜每日令內侍焚香朔望及

四時節候

聖躬親往各殿行一拜三叩頭禮庶禮儀適得乎中而起

居有節又忌辰古禮遷主祭每止於其所當忌而不他

及今

帝后並祀亦非禮宜改正

上曰覽卿所奏甚見誠愛孰肯言之夫子孫之於祖父竭盡其力猶不能報其萬一何敢以勞為言况君人者既

以一身上主

郊祀次則

宗社又次則百神其重如此人之精神有限縱雖強力之人其能勝乎我

太宗時始建

奉先殿當時止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五廟神位日雖拜之止五拜今

九廟神位

奉慈三室

崇先親廟穿繞往來登降階級所行十三拜禮凡遇節令

祭告忌辰計三十四拜朕素稟清弱拜畢言語促喘前

年病起益甚不能如儀卿所議察禮精當朕采納施行

乃作忌祭或問曰昨夜更定

內殿祭祀禮儀何為也吾答曰斯舉亦是重事吾昨因見

此禮太煩特錄其儀以與輔臣楊少師張尚書議彼二

臣一聞之嘆曰斯禮外庭不聞制典原無開載當要裁

定之吾又諮於楊張二臣彼復考謀當行禮儀開具呈

進且曰願不必疑慮行之可也吾又答之曰爾等所參酌之議吾已知之足見輔養愛君之意但恐用議經義好辨之徒將為異議雖不足以惑君子而譏諧之言大舜尚亦懼之可下之禮部會翰林院參詳議擬來行庶使他輩無言矣二臣復奏曰斯禮也乃朝廷家人父子之間所行原非外庭所敢議不必如是只斷之可也吾又答之曰卿等之意朕固知矣實慮奸諂之徒破壞亂我事將端過於朕此雖不足計較達禮者必知之須卿等具一疏來可也彼遂與同官四臣具奏已下該部知之是足以服人心也問者曰斯禮儀自

太宗文皇帝相傳至今百三十餘年胡可率爾改之手乎

皇明寶訓 嘉靖四年春

三三

答曰汝之言卽是招異之言也我

太宗建

奉先殿固率初制然禮本以義起正因

太廟不便忌辰朔望并時節薦獻行禮故於宮內建此殿

原是節勞之意至我

皇伯考始有

奉慈之建吾嗣大統遵照其意乃有

崇先之建夫楊張二臣告吾曰斯殿也非廟也如卽為廟亦貴清淨必不可日日開門而肅神也周頌清廟嘗頌闕宮亦無有每日開門瞻拜者也故此等禮儀決當改正吾亦思之孔子有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先儒釋之曰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至於三年之喪已盡則當思改之夫子孫之於神令當念其恩德何可忘之奉先之道本於孝誠若夫瑣瑣之禮至於如此當正之也故吾從其奏也問者曰斯禮儀行之既久恐不可改也改之竊恐

神靈不享如人心之驚駭何吾答曰人子之於親當竭其力勞而無怨此子之職分也吾何敢辭其勞簡忽不敬但觀諸繁文之禮有不可強為者也彼他人言之則曰擅改舊章簡宗廟祀禮若在吾同道之人則曰斯舉也深有裨益先人之制以為永世之典且使後之來者可遵行而無替也楊張二臣曰禮道貴可傳可維斯之謂

皇明寶訓 嘉靖四年春

三四

也夫為禮煩瀆則

神靈必不享故敢歷正之也此實為正家奉先之道於以化行四海何畏乎愚暗小人之訛人心何有駭之乎問者曰盍將日拜之儀試言之吾答曰自吾卽位以來循習舊儀日至

奉先殿九室

奉慈殿三室各一拜後添建

崇先殿亦如之但因乙酉冬吾疾起體力弱更定

奉先總四拜

奉慈總一拜

崇先亦一拜雖每思其煩甚至去冬方與二臣言之問者

曰比舊時

列聖雖不往有遺親王代拜今既無昆弟又無親王在京是必自勉之吾答曰汝問了這一日這幾句說到極處今彼所欺者正以吾孤幼耳其在

祖宗朝每日正命親王代之謂之上廟吾今論之此實殿也非廟也縱使為廟亦不可如是二臣云知即為廟亦貴清淨吾遂論之廟者奉

神之處也必按禮行祭有時陳門有時啓此方可安

神靈之棲也若日日啓扉朝朝展拜而時則不時也故吾

敢謂當更之也問者曰此論固是經制似近於遮飾也

吾答曰君子所為必從禮君子所圖必務遠何遮飾之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三五

有在吾之身縱強為之但恐後之來者將必不能繼也

問者曰既決之何猶豫不之行也吾答曰斯乃吾不能

執其剛斷者也實吾之過此則無辭焉但被言者撓之

問者曰所更定禮儀有何撓乎吾答曰今所更定者皆

撓先儒程朱二子之言也問者曰朱子家禮可於卿大

夫士家行之於天子家恐不可也吾答曰昔孔子自裁

法度以為治邑之道哀公問曰此法可治吾魯國乎孔

子對曰不但魯國可治於天下亦可治以此觀之則朱

子家禮亦如是也夫卿大夫有家士亦有家庶人亦有

家而天子亦必有家若謂天子無家是元本也大學之

道修身為家之本齊家為國之本治國為天下之本未

嘗無家也今我

祖宗定制而

內殿者家制也

太廟者王制也內殿之禮不過家人父子間所行故因之

參用朱子家禮之制也

廟祭者嚴大庭之禮有君臣之義其制最重故

廟祭則百辟陪祀太常行禮至於

內殿之祭不過以義起之因孝成之非與

廟同而家禮之用舍朱子之制何所求哉問者曰所論引

證雖至倘於

祖訓有違哉吾答曰汝言甚善教吾勿陷於過也伏觀我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三六

高皇帝垂訓曰後世子孫勿作聰明亂我成法吾每讀至

此敢不惕然悚懼但

奉先殿之建

文皇帝固因

高皇帝之制然行禮儀文典章不載亦無

明訓不過示子孫以起孝敬率

祖之行念

祖之德圖報無替孝之之意耳非

祖訓中開載故吾敢因時損益亦是繼志述事之意於我

太宗垂示之道或有裨益而萬世子孫庶可繼可傳也

問者曰既如此今日

列祖忌日之祭何不將禮儀歷正之行之吾答曰嗟吁此正為破禮之徒阻撓之也昨吾因斯禮之改特出其儀付之司禮監太監鮑忠諭云爾等便率各該供事者前去演禮忠承旨持儀退復來奏云早奉傳旨但親祝文未降吾答曰祝詞吾已親撰付內閣看潤去矣待寫來與汝去忠退少刻而張佐等八人皆至奏云禮儀已習之但恐不可百年以來至於今日胡為之更改也吾聞此言即知其但異議以惑人也遂答之曰我

祖宗朝內殿之儀見今開載何典記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况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因時損益吾已與內閣大臣議定爾等何有此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三七

言乎是必彰君之過舊禮實煩溫祥云舊儀亦是內閣來的吾笑之我

太祖設六部內禮部所司者一應禮儀皆係掌之

太宗設內閣以為備顧問專輔導未有禮儀出於內閣也

鮑忠云只照聖意行之可也吾遂呼其名曰汝一人見

從是必知禮也不必再論明日還照舊行待吾別處佐

等退實因此而撓之也問者曰汝止信楊張之言故如

此也吾答曰古者建師保之官職專輔君之德保君身

體謂之師保之臣事無內外之分皆當與之故楊張二

臣克盡君之道以保愛吾身之如是也故吾亦信之况

考之禮經稽諸先儒法言皆合故吾從之行也問者曰

既堅志信從何不行之豈亦以佐等之言而復有畏心

乎吾答曰君子臨事無不敬吾為人君又當敬而又敬

可也何畏之有哉問者曰既若是在佐等之意恐君懼

過舉亦是愛之之心何便拒之也吾答曰不然果愛吾

者當於事未形之前匡之可也何必待演禮之後方興

此說哉汝之言執欺欺問者曰斯言固是恐禮實不可

更也何不耐思之吾答曰汝此言不過悅吾之言也夫

君臣行事豈無熟慮吾已與二臣問而又問慮而又慮

汝不必將此意為吾告也問者曰既能熟慮今日不應

有此阻是慮乎非慮乎吾答曰吁哉晚矣吾嘗三與二

臣言是必一會議然後可行彼二臣之心只知有君不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三八

畏他黨故力主之信與不信者在達禮不達禮也此雖

是二臣致君之誠而吾自失之過也問者曰彼所執奏

不過止為少四拜及不拜餘位故非別為也吾答曰我

太祖之制

廟殿雖曰同堂必曰異室故止宜於所當忌者之位前致

祭其別位不祭此家禮所云也且如今日我

皇高祖考忌辰只宜於本位祭其別位無與也若一槩祭

之於卑者猶可於尊者反輕之也二臣云若一槩祭

豈不煩而瀆乎斯之謂也若論拜禮程氏曰家祭凡拜

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蓋

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

如死而問安却是實神令却計拜之多寡於義全不之顧可乎問者曰舊於忌日之祭亦俱服袞冕今欲更之淺淡衣服得非過為輕重乎吾答曰如今

太廟四時歲暮之祭則當服袞冕若於內殿時節之祭服之亦未為不可於忌日則不可也古禮忌日遷主而祭所謂遷者亦是遷諸廟也蓋廟祭當吉忌祭者乃凶也故朱子家禮云忌祭變服吾因之也且內殿行禮既無太常供事又無陪祀之官縱使天子服袞冕似缺助祭百辟非相維之道也且記云孝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今既不遷主則取其義於當忌之室服淺衣服再拜可也庶禮情兼盡也問者又曰茲所論固善何可得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三九

而行之吾答曰帝王有事必詢及左右大臣詢及卿士及庶人詢謀僉同然後可行也豈止一己之私乎先儒云非天子不議禮斯言也施之大道之世未敢有議議也今之世愈降而道愈微奸巧喜功之人各主一途所以天子被其訕大臣被其讒卿士被其制庶人被其惑此等小人愈無忌憚肆張邪說故吾敬慎之也問者退吾述此語者與其知禮者共之嗚呼艱哉又補說曰或有言

內殿行禮有忌祭有時節有朔望有致薦何以忌祭為名吾曰凡此皆輕而忌日重也故以忌祭名之他皆統之也又附論曰朕本以宗支荷

皇天明命眷佑眇躬位為人長諸凡奉

天法

祖之道用敢違越正星

內殿奉先之禮每為之慮日拜本煩忌祭本溫是朕不敢不因而損益之也且如朕固是昧弱之人縱使有親王在京或有諸昆弟命之代行朕敢謂不如不拜之為敬也以其親瞻拜言之禮祭神必齋恐無日日齋者之禮豈不濫乎以命親王代拜言之夫兄弟父子之間雖是一氣至親其實性異也彼豈無勞而怨乎其未必如我之誠敬也不如不拜之為愈矣孔子曰祭如在又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朕凡於祭未敢不敬以祭先言之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四十

孝子之祭祖先日致其誠敬思其音容故臨祭恍若在位心正身整則祖先未有格格之享之也况內殿不過追孝無窮之意其祭享之典誠在於

太廟

世廟也四時歲暮凡五享之矣若夫內殿之儀豈不誠煩數哉故凡時節朔望及有事當徧告之其忌祭止合某位忌則某室前祭可也其日拜之禮又是為太清也人情既得

神必鑒享我

祖宗將錫福家國庇我後昆端在此矣記云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所謂不踰節者吾故制之也張尚書凡三

年可傳可繼之者吾制之禮則合之也嗚呼能達禮者幸其察哉復為之序曰忌祭或問之作若以寓朕制禮之意也夫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貴得其中和然後以盡禮之實也其至大至重矣凡夫祀

帝享

祖禮

神交人朝廷燕儀皆須執其禮存其誠乃可盡人君之責耳朕仰承

天眷嗣

祖宗鴻圖夙夜兢兢罔敢怠逸近因與內閣輔臣詳議博考稽訂經義裁為奉

皇明寶訓

嘉靖丙卷

四乙

先之禮中值阻滯之徒朕不得不親為辯論以開邪說是以此錄之由述也若謂朕伐其私能與人爭辨夫帝王之體朕豈不知但今時之人至愚極頑不敢不言之如此豈可塞耳屈顏甘受其譏也若謂朕作此言將肆行已見變亂訓條則朕豈敢

皇天

祖宗想憲察之矣足瑣瑣為言也是為序

○嘉靖十年正月丙戌勅諭禮部曰朕惟

郊

廟之祀未有不同所以尊事

天地

祖宗者也惟

太廟享祀制宜未稱孝敬之情仰惟朕

太廟高皇帝重闢宇宙肇運開基

聖德豐隆

神功偉盛顧不得南面居尊甚非所宜當朕

聖祖在御固宜尊

德祖居尊其在今日當以朕

聖祖為始祖居

始祖之位每歲孟春行特享之禮自

太宗而下並各居一帳而仍同日行禮其夏秋冬三季仍於太祖之室相向行時禋禮如今之制仍於季冬行大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四二

裕禮以

德祖居尊及

懿

熙

仁三廟合享於

太廟親王功臣俱配食於兩廡歲暮自是節祭歸之

奉先殿行禮

世廟止行四時之享罷歲暮之祭亦歸之

崇先殿行禮即擇日預告具儀來聞欽哉故諭

○庚子

上親定廟享禮成為文告

太祖高皇帝曰惟我

皇祖應

上天之眷求作下民之元后洗滌胡垢再造乾坤瞻

神功之浩浩觀

聖德之巍巍冒履八埏光被四表臣本以友人仰荷

天命我

皇祖餘祥遺澤流霑愚穉之資俾承

皇祖之統敢不勉進學業率遵

聖範思我

皇祖未正南面之

廟享曷伸孫子之至情因知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四三

皇祖推尊

祖考之心至切然其於所尊

皇祖若如何而後伸焉今敢昧萬罪庸竭一誠擬自今春

始凡每歲孟春行時享禮夏秋三時行時禘祭禮俱恭

奉我

皇祖居尊南向又擬每歲季冬之吉行大禘禮奉

德祖居尊以及

懿祖仁三祖合享於

皇祖廟親王勳臣於兩廡配食其歲暮元正之祭於

奉先殿行禮如清明儀伏祈

聖鑒矜宥有狂昧之罪俯垂

來格暨惟錫貺後人敷福臣庶臣下情不勝懇激禱告之至

○九月己卯

上御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尚書汪鏊夏言而

諭曰

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

宗廟之制尚未盡善夫父子兄弟同處一堂在禮非宜我

太祖初立四親廟後因合祭天地乃始定同堂之制今當

復之時等對曰

皇上曾言祀典當正廟制難更且古人廟制卑小今

太廟規模宏偉一旦改作恐事體重大未可輕易言曰各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四四

立一廟雖古禮但一日偏祭

九廟恐

聖躬太勞

上曰今且言廟制未論行禮朕擬日祭一廟不必遣官亦

可言曰古禮恐難盡復且廟皆東向

上曰盡如古禮固難但大體却須依據異廟乃各全其尊

此當依者朕欲不動大殿只用兩廡為之鑒曰兩廡南

北豈能容都宮寢廟

上曰不必如此只存其義可也時曰不動大殿則寢殿亦

不須動

上曰三殿俱不動朕思

皇考南面專享世廟之祀而

太宗以下

列聖乃西面不得專祀書稱豐昵朕心未安時等俱頓首曰聖諭及此真聖人大孝之心也言復奏曰

太廟兩旁隙地無幾

宗廟重事始謀宜慎須是度量地勢廣狹方可擬議

上曰卿為禮官其即具奏行

○嘉靖十三年八月丁未以南京

太廟災召禮部尚書夏言至平臺賜之勅令宣示府部衙門集議重建事宜勅曰南京

太廟或建或弗建宜何所定朕惟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四五

太宗既遷北都為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

太廟不必重有或謂

太祖初定之都子孫常思慕功德不可廢朕則以

太祖定北都傳已

六宗矣能守

祖宗洪業傳之無窮豈有南北之分也即

太宗所定都

太祖在天之靈未嘗不欲顧於斯且一天下作

二主

二廟豈合禮與義哉人又謂承天尚有

獻考廟將非薄

祖厚親歟朕則曰承天之廟

孝宗所命建藩邸舊也故不敢去之亦猶南京

奉先殿之比此與

世廟不同且今南京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徒有廟社耳此與周家三都三廟之同建者今昔意氣不

侔也况

祖宗神靈惟於子孫是依是憑豈有隔數千里之遠能將

朕之誠敬乎今北都立萬世之業則當為萬世之圖使

其專一於此庶幾

太祖永歆必不以再建廟為歆也勅爾諸臣其集議之言

退而集廷臣議請以南京香火并於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四七

奉先殿其

太廟遺址做古壇壝遺意高築牆垣謹同啓閉以致尊嚴

上曰南京香火并進膳之儀禮部查議以聞其原廟址如

議築垣時加巡守并各廨宇永不得修整著為令其在

京

廟制速處物料擇日興工承天

家廟勿稱廟可也

奉先殿意曰隆慶殿用別輕重之意

○九月辛未

上欲建

九廟以問輔臣張宇敬李時亨敬等對

九廟正禮當行無疑前歲第以年月未利姑徐徐之爾

上曰原說明年利俟臨期會議今達禮者少不必會議恐

招多言可即量地廣狹擬規制尋諭禮部尚書夏言

令階在工諸臣郭勛等并內閣禮工二部同詣

廟廷視計制用物式廟寢不必相去遠即前堂五間向後

大許接寢室三間義亦在矣諸臣奉諭遂議于

太廟南左為三昭廟與

文祖世室而四右為三稜廟群廟各深十六丈有奇其

世室殿寢視群廟稍崇而縱橫深廣與羣廟等

列廟總門與

太廟戟門相並

皇明實訓

列廟後垣與

太廟桃廟後牆相並具圖進覽

上以

世室當隆異其制謂諸臣所擬未盡令再議於是言等請

增拓

世室前殿視羣廟崇四尺有奇深闊半之寢殿視羣廟崇

二尺有奇淵深如之規制開鉅甍與羣廟異

上乃報允令所司預具物料以來春仲月始事

○辛卯以孟冬享

太廟先期命侍郎顧昂臣霍韜捧

主會二臣皆有期功之服自言期功服輕且聞喪已喻旬

月之外禮不當避

上曰所言亦當但不以私妨公可也然須分別輕重全禮

官考議以聞於是尚書夏言執奏喪服之制人情所由

生今二臣尚在哀中不宜與

宗廟吉禮

上然之詔昂臣韜廼以侍郎黃宗明林庭楫代之且令自

後

廟享前五日太常寺即奏捧

主官十餘人以請

○嘉靖十四年正月壬午

上召大學士張宇敬李時禮部尚書夏言至文華殿西室

皇明實訓

而諭曰今擬建

文祖廟為世室

世廟宇當避字款曰

世廟等號原奉欽定矧已著之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似不

可改

文世室須別為名耳

上曰然則稱

文廟時曰古人最重宗字既有

太祖廟

文皇廟宜稱曰

太宗廟亦百世不遷矣言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世室稱

太宗廟最當其餘羣廟不用宗字

上曰羣廟何稱字敬言皆以為常用

本廟號他日速遷更碑額可也時曰不若只用昭穆字若

曰昭一廟二廟三廟穆亦如之免遷易碑額

上以為然欲加一字為昭第一廟復問字敬言何如二臣

謂仍用

本廟號為重

上從之仍諭三臣曰

皇考世廟以迫近河水久議移改今當同

七廟之吉興工但今

七廟以統于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四九

太祖又限以地勢規制頗殺今擬

世廟重建于

太廟左方實與

太廟切近亦須少殺舊規於

列祖之廟不至相踰庶免豐稱之嫌可於二月四日禮部

會官相度來聞

○二月甲寅先是

上召禮部尚書夏言至文華殿諭曰清明節既遣官上

陵行禮

內殿復有祭祀似涉煩擾卿宜從容講明越數日復召對

於文華殿言退而上議請罷冬至中元

上陵而以秋祭改於霜降之日與清明禮同其
內殿不復設祭

上曰

內殿祭儀已別諭卿同輔臣議奏上

陵遣祭春以清明秋以霜降冬至已于

奉先殿有祭并中元仍遣官詣

陵祭祀各衙門官不必去著為令尋諭言內殿之祭并禮

儀不可不講而作之以成

祖典非朕好變卿還同閣臣共議之朕開于後

一清明中元朕生辰冬至正旦有祝文樂如宴樂一

兩宮壽旦皇后并妃嬪生日皆有祭無祝文樂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五十

一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陽中秋重陽十二月八日皆

有祭用時食舊無祝朕增告詞耳一如上各祭舊但於

一室一拜止中室跪祝畢又四拜焚祝帛朕近歲更就

位四拜獻帛爵祝畢后妃助亞獻執事終獻徹饌又四

拜禮畢一忌祭舊具服作樂朕思此不甚吉禮况當哀

感之日更淺色衣去樂

○三月乙酉

上召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同對文華殿議及

宗廟祭祀

上曰祭以展明視事為敬其脫履入殿恐古人禮意與今

不同宜考議以聞言等覆請自今

宗廟祭祀俱用厥明行事太常寺先時陳設神宮監先時

酒掃所司設燎

廟廷錦衣衛具儀衛如常

皇上不必脫冕陪祀等官俱用潔淨新履供事制可燎罷之

○四月乙未

上諭尚書夏言曰

內殿禮儀四月八日俗事宜革去但有賜百官不落夾之例此當議改日行已復諭曰禮記月令篇謂是月麥先熟以薦寢廟今可據此義歲以孟夏之五日薦內殿賜百官仍其米食造如舊名麥餅卿可與輔臣議聞於是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五一

言及大學士張孚敬李時奏曰四月八日例賜百官不落夾者相沿釋氏之說于禮無據及考禮經月令篇是月薦麥寢廟盛重五穀之先以薦新也茲蒙

聖諭仰見

皇上振經析禮不因故襲俗得先生遺意可垂萬世法請著為令許之

○十月己亥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前以

皇考廟比世室之義即名世廟今分建

宗廟惟

太宗世祭不違恐

皇考亦欲專讓

太宗世之一字來世或用加宗號今加于

考廟又不得世宗之稱徒擁虛名不如別議卿可會同時

慎議以聞

上復諭言

皇考廟名卿可會二臣看詳如題曰

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且見推尊之意於是言等謂

聖諭允當廟以謚名既合周典而

尊號昭揭又與

列聖廟號同符請勅所司恭製扁額擇日告懸并以諭議

宣付史館從之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五二

○十二月丁酉

上諭輔臣李時尚書夏言曰

奉先殿不勝舊矣朕意欲新之時曰請俟

太廟工完併新

崇先殿

上曰然第今須預備料材耳復問神牌當置何所言請暫

設

太先殿

上曰然則

崇先殿牌當奚置牌與主不同朕擬奉之宮中二臣謝不

及至是

宗廟成

上諭曰

神主奉安後

奉先殿

崇先殿神位宜暫奉安

景神殿以便來春二殿之修可即於是月舉行

○嘉靖十五年七月庚午議遷

三后神主於

山陵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

陵禮制故嚴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五三

廟中一

帝一后

陵則二三后配塋今別建

奉慈殿不若奉

主于

陵殿為宜且

梓宮配塋而

主乃別置近于黜之非親之也此闕典禮其會議以行言

乃會內閣覆奏

上曰然此與

崇先殿不同周人祀后乃始祖之母今

奉慈殿但名存耳四時之祭舞樂俱無於是定議是

孝肅太皇太后神主于

裕陵

孝穆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于

茂陵

上復諭言曰

三后神主稱

皇太后

太皇太后者乃子孫所尊稱今既奉遷

陵殿實同

皇明實訓

嘉靖四卷

五四

帝后之列按之名實于禮未宜似當更正卿其會翰林院

禮科詳議具聞言等因請改題

孝肅太皇太后神主止稱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睿字

孝穆皇太后神主止稱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止稱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從之

○嘉靖二十二年十一月壬戌勅諭禮工二部曰朕惟禮

時為太祀典國之大事也苟不安於人心終難協夫禮

意我國家

宗廟之制自

太祖肇基之初首肇

四親廟其後更制時奉族薦同乎一室當其始事豈不博

朱廷親卒從同堂異室之規以示酌古準今之議暨我

成祖定制于茲

廟寢之營率遵其舊百數十年以裕以享緝于純嘏則有

由然夫率之為享其則不遠曩因廷臣之議咸稱

七廟之文是用創興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不詳區畫失

當

成祖以六世未盡之親而遞遞世室不獲奉于三昭

仁宗以穆位有常之主而移就左宮遂致紊于班祔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五五

武宗朕兄也不得同為一世顧居

七廟之中有妨七世之祀揆之古義斯為戾矣往者回祿

之弊

天與

祖宗實啓朕心茲當重建之辰所當釐正以圖鼎新又我

皇考睿宗廟于都宮之外朕每事廟中

考廟未備豈有四親之內而可缺考乎雖每於祫祭同享

而奉

主往來深為瀆擾茲禮官等會議欲奉處於

孝宗同廟雖為兄弟同世之義然題扁各殊終未為妥朕

是究是圖惟遵

先制其永無愆夫禮非天降乃起人情

祖宗列聖權聚一堂斯寔時義之為順者茲當建立

新廟仍復舊制前為

太廟後為寢又後為祔時祫祭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向奉迎

成祖及

睿廟哉

皇考睿宗獻皇帝神主俱同堂而序享獻既畢則奉

列聖主各歸于寢庶昭揆以明世次不紊

列聖在天之靈惟祈鑒享而克伸朕瞻事孝享之誠矣可

如期興建爾禮工二部如勅奉行

皇明寶訓

嘉靖四卷

五六

○嘉靖二十四年六月癸巳禮部奏

廟工大體已完細節未備乞暫舉秋享之禮于

景神殿

上曰

太廟之工爾輩原計以秋祭時可成今既告成更又何待

朕雖非長者而自為變詐其何以交於神明昭穆不序

何得成王禮其亟擇日安

主具儀以上朕疾不能躬事或命太子或命官攝行其儀

節一如

先廟之舊後所增諸儀悉除之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訓卷之四終

大明世宗廟皇帝實訓卷之五

光祿太柱國尚書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崇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庫務清吏司郎中臣呂承吉

正祀典下 羣情

○嘉靖八年八月壬午

上諭禮部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嚴祭祀之條於

皇明祖訓內山川諸神之祭皆無遺代之者後以出入不

便令官行禮今災變多端宜禱於神以祈轉化是年秋

皇明實訓 嘉靖五年

祭山川諸神朕欲親往其為朕具儀部覆舊山川等祭

例於中夜行禮

聖駕先一日出郊宿於齋壇祭畢復俟候晨回鑾計越兩

日方可畢事臣等以為祭有大小禮有隆殺若祀山川

禮儀與祭天無異非所以明品秩而尊神靈宜祀先

農例先時齋戒至五鼓

駕出詣

郊壇昧爽行禮百官陪從其侍衛儀從悉依今春祈禱之儀

上曰祭祀重事不可苟簡祀神之儀須有隆殺人君事天

若事親禮神猶敬長應行禮儀仍詳議以聞議上有先

期違告

太廟及是日迎神送神諸禮

上曰廟告官不必遣其迎神用兩拜禮送亦如之部復奏

洪武十年

太祖高皇帝祭山川諸神

上親行中七壇禮餘壇以功臣分祀及詳祀文內載月將

城隍等神俱為一通則兩廡六壇俱在祀內似可免分

獻又近年遣官行禮亦無分獻者乞

聖裁報曰祝文如舊兩廡遵我

太祖欽定典禮東廡遣大學士翟鑾西廡吏部尚書方猷

夫各行祀行禮駕回作樂如例

上復與輔臣揚一清等議所服欲用皮弁一清等考之會

皇明實訓 嘉靖五年

典集禮中俱不載服制疑未敢決既而見內閣所藏存

心錄內載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儀注

皇帝具皮弁服行禮因上言

太祖高皇帝載之存心錄正與

聖諭相合

聖祖神孫一道非臣下所能仰及宜下所司著之令甲使

後世有所遵承制曰可

○嘉靖九年正月庚申

上諭禮部朕以冲昧入承

祖位敢不率由舊章以免愆過顧禮義之實重且大焉朕

每以祭

太社	太祖	太宗配竊有疑焉夫	天地至尊次則	宗廟又次則	社稷此次序尊殺之理也奉	祖配	天則正矣又奉	祖配	社豈不失其序歟或謂以祖配社乃親親之道也此我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皇祖時禮官之失也又謂后土勾龍氏乃共工之子祭之	無義夫勾龍氏有水土之功故取之配社猶以后稷配	稷同也未嘗論其人况父不善而可惡及其子乎至如奉	祖配社尤為弗當屈其所尊義實不安茲乃不可不正之	典亦非變更者宜如我	皇祖高皇帝之制	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	太稷以后稷氏配詳議具奏禮部言祀事重典請集多官	會議	上曰尊	祖配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具載禮制並無奉	祖配	社之文卿等亦曰未聞其他異論之徒不足為較第宜求	之人心可與否耳夫人未有所不同不過是音非今破亂	吾事卿等既懇持論不一其亟集廷臣議同者列名具	疏異者自疏以聞於是大學士張璁翟鑒等議皆與	上意合	上遂命先期擇日躬告	太廟及	社稷禮卿時告	后土勾龍氏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后稷氏設壇行禮其神牌即行成造具儀以聞	四	○八月甲申	上諭輔臣曰廖道南嘗言姚廣孝弗宜配享	太廟夫廣孝在我	皇祖時建功立事配享已久或不當遽更但廣孝係釋氏	之徒使從諸功臣並食於	德祖	太祖之側恐猶未安禮官雖曰遵畏成典實非敬崇	祖宗之道卿等其加思之於是禮部尚書李時同大學士	張璁桂萼等議請移祀於大隆興寺內每歲春秋遣太	常寺致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從之

○十一月癸巳初

上因纂祀儀成典諭大學士張璠凡雲雨風雷之祀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叙纂入總因奏言雲雷等祀及杜稷配位俱蒙

聖明更正但先聖先師祀典尚有當更正者請于大成殿另立一堂祀叙梁紇而以曾哲顏路孔鯉配之

上以為然因諭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邊豆十二牲用犢全用配天儀亦非正體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卿宜加體孔子之心為朕詳之璠遂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而不稱王祀字宜稱廟而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望像宜

聖明實訓

嘉靖五卷

五

毀撤蓬豆用十樂用六佾叙梁紇宜別廟以祀以三代配公侯伯之號宜削只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預吳澄宜罷祀林放蘧瑗植鄭玄服虔范甯宜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增入

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疏陳不可

上怒謫階福建延平府推官乃御制正孔子祀典說示禮部云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張璠再疏請正其稱號章服等事已命禮官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稱號與章服二事所關者重亦關於朕

者不得不為言之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行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謚為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階者削而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俱生既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是何心哉自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于學不許祀于釋老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生用六佾邊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時存塑像蓋不忍毀之也又至我

聖明實訓

嘉靖五卷

六

聖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邊豆用十二牲用犢而止擬乎事天之禮畧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享之乎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乎夫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甚夫王者以有是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是德而居是位皆亂世之君如桀紂幽厲是也若至後世之為君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於孔子或二三肖之十百肖之未有能與之齊也由是觀之王者之名非所以重稱孔子也至於章服之加因其位耳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憚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

配于堂上顏路曾皙孔鯉以父而從列於下安有子堂
堂上而父從食于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今也不可
竊來世之非道除待該部集議施行外竊朕不得不辨
亦不得不為輔臣辨總也為名分也為義理也若朕所
正者亦如是所以防閑於萬世之下也設或有謂朕以
位而凌先師實非原心之者是為說已復為正孔子祀
典申記俱令禮部送史館記曰朕惟為人臣盡臣道盡
之云者終始生死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
亦不可改也小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
改其於一切事務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時制宜至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七
於事關綱常者又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
可與匹夫相爭辨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辨也所命議正
孔子之祀典方令下翰林編修徐階倡導論云云若且
引分祀為言其心之固惡可知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
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
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
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又如漢光
武中興文帝守成亦無過者又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
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
之加意必有謂林甫之為臣也何等樣臣也其意或假
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

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
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教與之齊也特一王號
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這箇王字非王天下
之王實後世封王者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托之而
加謚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
設此以尊崇耳況以諸侯而僭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
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子弟子即孔子死時而造之抑
可增損乎抑不可年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做箇
像曰這箇是孔子像殊不知其真是箇木工之靈耳孔
子肯依之享之推已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八
偷之舞十二祖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階此奏正
與昔霍韜之叛議
却祀同然韜也却朴直其實故所言不孫階也用心如韜
而言甚切而奸也悅詞和言不激不迫甚矣倭哉斯人
也翰林可用這等人邪昔同姚崇輩登科大學士費宏
所取也邪正忠否昭然矣是為申記之云記成又諭輔
臣曰昨卿等已將禮部判朕著說記本擬票上已朕所
未即批行非不斷也亦非惑小人之言但實不察不說
王汝梅等奏一疏與徐階張袞所謂同他俱不暇言只
以後世人全不公平無義理者言之汝梅等有曰此
聖祖所存必不可去也言似輕而意實重意朕不遵

祖制欲問罪矣夫使武成王祀典今在朕下命去之必
翕然奉順必無一人一言之曰此

聖祖所存也且如各鎮總兵武臣凡行事序列在撫按官
上今率皆控制之一有違警無所施行往往有賊至而
猶不知者豈可望其備乎至此失事輒行奸巧罪皆歸
之主將或有暴虐輕率激怒貧軍反賴主將使之如失
記名巡撫保定官及歐陽重者我

聖祖時有此制乎有敢違等無禮者乎他則不能細數孔
子稱王咸謂可者倘私惡耳借之以制壓於君威服人
於下雖曰尊孔子實是尊自也甚矣孔子教人以道初
無這樣事至於壞亂人極大為不道之徒不知孔子常
皇明寶訓 嘉靖五年

教為此等邪如今人只知三代之治為休時治為非夫
三代時君臣民恰如一箇人唐虞又可知矣今人都是
計利害為身家之輩動以善人為令色君子為偽讒言
為國者曰挾私求進親君敬上者曰諂諛逢迎舉善去
惡者曰結黨設報之心開陳政治者曰此善功好事請
修禮樂者衆加更亂成法之名拾遺補闕者曰此章君
之過故朝廷與舉動謂狂為由是觀之凡愛國任事之
臣必盡斥逐凡他比同之類肆行所為上制君於尸位
下殃民於水火然後可無事紀綱法度忘已適情哉君
殺父不難矣因諭而著此亦當通行刊布
○嘉靖十二年三月丙辰

上重幸大學釋奠先師孔子御製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
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順卦賜之坐講畢

上宣諭師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爾諸王宜講求力行
以資治化明日文俊等率學官諸生謝恩

上賜之勅曰朕惟人君御世撫民然化為先朕即位之初
嘗親臨大學祇謁先師講論治道以勸勵諸生茲以祀
典釐正載詣孔廟恭行釋奠之禮且進爾諸生講解經
義爾等尚懋乃敦學率勵作興務在淳本尚實用贊我
國家文明之化顧不偉歟於戲孔子之教正名是先大
學之道修己為要爾師生其勉之

○嘉靖十九年三月庚子先是御史楊瞻傑得仁奏故禮
部侍郎薛瑄國朝大儒宜從祀文廟詔下儒臣議時尚
書霍韜侍郎張邦奇詹事陸深少詹事孫承恩祭酒王

教學士張治詹事府丞胡守中楊惟傑諭德龔用卿屠
應峻洗馬徐階都御史中允李學詩秦鳴夏閔如霖贊
善閻樸司直謝少南呂懷編修兼校書王同祖趙時春
編修兼司諫唐順之黃佐侍講胡經二十三人議宜祀
庶子童承叙贊善浦應麒議宜從贊善兼檢討郭希賢
以瑄無著述功議不必祀給事中丁湛等請從衆議之
多者霍韜又欲熙司馬光陸九淵呂懷欲將道統正傳
皆進之廟堂系於四配下至是禮部集議以請
上曰聖賢遺學不明士趨流俗朕深有感薛瑄能自振起

誠可嘉尚但公論久而後定宜候將來重承叙滿應體
議是司馬光陸九淵從享與四配等位次俱歷代秩祀
又經我

太祖欽定俱照舊不許妄議

定服制

嘉靖七年二月丁巳

上以燕居冠服多俗制不雅諭輔臣張總考古帝王燕居
法服之制總乃采輯禮書玄端深衣之文圖註以進
上覽之稱善遂命工如法制燕弁服稍加文采襯用深衣
色用黃令尚衣監收貯著為式因諭總曰古道尚華且
古玄端衣服通於上下茲故為等威之制以酌古今別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十一

上下卿其上下訂議成朕志焉總對如

聖諭為當但今品官冠服固有制度其餘燕居之服緣未
有明制詭異之徒競為奇服以亂典章乞更如古玄端
別為簡易之制以昭布天下使貴賤有等

上從之因復製忠靜冠服併以圖冊頒示禮部勅諭之曰
朕惟治天下莫大於禮七莫明於分故服之有章所以
辨上下定民制也周官司朕掌王之衣服辨其名物與
其用事職此故也我

祖宗稽古定式凡享祀

郊

廟視朝視朝弁冕常服已有定制至於品官朝祭之服及

公服常服各有上下等級其制皆不可得而變之者也
夫常人之情多修治於顯明之處而怠畧於幽獨之時
古聖王慎之於是制為玄端以為燕居之服蓋玄取其
玄遠端取其方正之義然其用則通乎上下本無級若
也今其制雖存率莫之考比年以來衣服詭異雖違官
頸士未免淪俗與市井同走卒後廝乃敢濫服與儒流
並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乎禮曰衣服在躬不知其
名曰罔又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朕惟玄端之服在古
雖為上下通用之服而今人又非古人之比故雖在燕
居之中宜有等威之辨因酌古玄端之制更名曰燕弁
庶幾乎深宮獨處之時而以燕安為戒也夫善與人同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十二

今從君出故欲警於有位自難混于無名因復酌古玄
端之制更名曰忠靜庶幾乎進斯盡忠退斯補過也夫
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因時制宜各有法象
意義非以私意更改之也朕已有諭著為圖說告之
祖考示不敢專頒之天下傳之後世示不可私其燕弁服
朕已製成慎用之矣其忠靜冠服宜令如式製造在京
許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下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在
外許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縣正官儒學教官服之武
官止部督以上許服其餘不許一槩濫服至於比年詭
異之服悉行禁革夫衣裳在笥所以尚賢車服以庸所
以昭德凡爾內外羣臣尚當稽其名以見其義觀其制

以思其德務期成我我之舉毫無徒侈楚楚之容與庶
道德可一風俗可同也爾禮部其以圖說頒布天下如
勅奉行因賜輔臣楊一清等忠靜冠服各一副諭曰茲

著玄端冠服有成卜吉朕躬告聞

祖考朕之于身及下禮部頒行忠靜冠服今以一副賜卿
服用庶幾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以化於天下俾端道義
之中豈不美哉

○十二月甲申

上諭禮部朕惟自古帝王之制禮皆推己以及人而其施
固常自親始也稽諸帝堯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必先於
親睦九族所以盡制盡倫有典有則也朕以眇躬入承

聖明寶訓

嘉靖五卷

十二

大統負荷之重夙夜靡寧切念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
道其要只在謹獨故酌古玄端之制為之燕弁冠服庶
幾檢約身心以為燕居之戒迺因輔臣之請推為之制
命之曰忠靜冠服錫于有位朕已嘗念及宗室諸王其
制尚未之備欲圖之未遑也今光澤王所請實有獲於
朕心者其敬慎好禮之意良可嘉焉朕因酌燕弁及忠
靜冠服之制復為之製式使之上無所僭下無所偏具
載圖說名之曰保和冠服夫上下之分猶天地之不可
易各知其分然後相保而國家治安今自郡王長子以
上其製式開載已明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
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以及左右長史審理正副

紀善教授伴讀等官俱宜照忠靜冠服以品官之制服
之其郡縣鄉官儀賓雖各有品級然非儒官比不得與
服其餘各官不在開坐之數並不許服以防過濫於戲
親欲責也愛欲富也故禮制宜從敦崇名以命之器以
別之故品節不容假借夫忠靜冠服品格之不同者尊
賢之等也保和冠服格品之不同者親親之殺也等殺
既明名分攸定庶幾知所保矣保斯和和斯安北固錫
名之義也孟軻氏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禮
部其以圖說頒布諸王府如勅奉行

○嘉靖八年五月庚子初

上疑冕弁之制未合典制諭大學士張璁以制有華帶之
聖明寶訓 嘉靖五卷 十四

文今何不見於用璁對曰按陳祥道禮書古華帶皆謂
之鞶革冠以鞶佩鞶然後加以大帶而笏搢於二帶之
間夫革帶前繫後綴然後綴左右左繫佩自古冕弁皆用之
今惟不用革帶以致前後服皆無所繫遂附屬裳要之
間失古禮制矣

上曰冕弁用以祀

天地享

祖親若闕革帶則禮服不備非齋明盛服以承祭祀之意
及親會典載蔽膝用羅上織火山龍三章并大帶緣用
錦皆與今所服不合卿可併革帶繫蔽膝佩綬之式仍
詳明繪圖進覽且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通掩其裳制

如帷幔而今兩幅服衣意但與裳要下齊而露裳之六章何如已又諭總以變更

祖制為疑總對古制衣不掩裳考之大明集禮及會典定與古制不異其後官司織造乃循習前代訛謬今訂正之正以遵復

祖制非有更變

上意乃決因復諭總曰茲事既必行須求至當朕仍一一與卿訂定一衣六章古曰繪者畫也今當織之朕命織染局查國初冕服日月各徑五寸今當從之日月在兩肩星山在後華蟲在兩袖仍玄色一裳六章古曰繡今當從之古色用黃玄黃取象天地今裳用縐於義無取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十五

當從古其六章作四行以大宗彝維虎藻為二行米黼黻為二行一革帶即束帶後當用玉以佩綬繫之于下一蔽膝隨裳色其繡物上龍一下火三不用三可也卿其詳加思議以告理以

聖裁至當為對

上乃諭令內閣諸臣同考訂之

○九月丁酉初

上諭大學士張璉會典中有親征之條所謂類造宜禡之祭皆云具武弁服斯乃一代之制不可不備今當重校會典之時宜制而增入卿可為朕詳言之總對周禮司服九兵事常弁服即武弁也因圖弁形并疏其義進覽

上報曰覽卿註繪武弁圖制足見博考所繪有釋形但無繫處想亦有失冠制古象上尖今皮弁則圖朕惟上銳者取其徑利當如古製可也又衣裳釋為皆赤色何謂且佩綬俱無而於祭用之可乎想對自古服冕弁未有不用革帶者革帶前繫後繫綬韋弁之韠止繫于革帶耳武事尚威故色多用赤詩韠韠有奭乃天子講武之章與赤貌釋為從裳色故皆赤佩綬于禮制不可缺但未有明據采芑詩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珪璆玕此詩為卿士方叔南征而作其戎衣尚備佩玉如此則天子武弁從亦可推惟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十六

聖明裁定以備一代之典可也乃命造武弁冠服衣裳韠為俱如古制增革帶佩綬及圭仍諭禮部曰我聖祖定制天子親征必有大祭等祭皆具武弁服行禮今國家承平制度久缺朕已與輔臣總詳加考定今欲令該衙門成造以備一代

聖制爾部中擇吉行

○十二月丁丑

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奏頒行中外初韋服定制載在會典及內閣秘圖沿久而訛每遇朝賀祭祀服人人殊及上更制袞冕先出圖說示閣臣下禮官議定頒行中外而百官承訛如故會

聖旦給事中戴儒請明降定式以便習儀禮百按經圖會典酌以今

上所定冕服說草上圖註不稱音

上乃諭內閣親定公服用草帶照舊朝祭服大帶表裡俱素兩耳及下垂緣以綠色就以蔽膝佩綬係之佩玉更服古制裳併三齊如禮官所言且令議方心曲領名義於是禮官言方心曲領始于隋時非古也

上曰方心曲領古制不傳况始自隋豈可襲用宜革之餘如圖註通行中外職官遵行毋得違越仍會議各王府官一體更正

章圖範

聖明寶訓 嘉靖五卷

十七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卿開纂儲嗣言造端夫婦誠不可不重朕於后與二妃皆以禮接之以道率之亦以正御之而於多慾之戒色荒之懼每兢兢焉合婚禮告成將近七載深慮承傳為重恐履不孝之罪也因此故切諭之庶見朕不敢忽之微意耳

○嘉靖七年閏十月

上與大學士總議冊立中宮總對天子有后所以共承

宗廟不宜久虛

上報曰卿昨以所問事宜為對足見忠切夫朕德無一線而勤多愆違身承

祖宗之位遂使嫡妃遽喪儲嗣延遲未立每思至此實切憂惶今之事則甚難為也若待之歲月亦不為遲未知可否上雖有

聖母之至訓朕敢不從然恐而繼為弗祥夫何謂也凡人為善為惡出自性中來間有遠惡為善者今則艱獲斯人也况君子所配必淑淑女而人之君長之配不可不慎擇也前者初婚之期皆是宮中父惡之婦所專主而為日夜言

聖母

聖母未之察耳今若又使與此事則不如不必繼立也朕所愛者德與賢耳非有偏寵尚色之私此人豈知我

祖

聖明寶訓 嘉靖五卷

十八

考在

天之靈知之也如果擇有德者繼立將不平之怨必作訖謂之諠必來矣卿等可通將昨引

聖母之訓併此抄一帖容與同官議來此帖亦抄一帖繳來朕未屬草云

○十一月戊申諭禮部朕

中宮皇后陳氏近以疾逝自惟弗類遽失所配愴悼未已豈忍議及其繼者頃累奉

皇伯母昭聖康惠慈壽宮皇太后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面諭以朕

皇后既逝而

宗祀甚重不可久虛其位朕拜受命茲者內閣輔臣暨府部九卿文武群臣合辭為請朕已聞之

聖母復命朕曰吾已先有是訓

昭聖皇太后亦有是諭今聞羣臣之請心甚慰悅皇帝宜亟自擇其可者冊立之朕仰遵

兩宮之命俯納群臣之忠深惟國本匪輕朕承

宗祀須賴內裏命順妃張氏往奉

聖母所簡冊以為妃侍朕以來克盡禮道性資端慎淑德允諧可冊立為

皇后以相朕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十九

宗廟之事共奉

兩宮之養禮成

上親草詔書告天下曰朕惟正家為萬化之原朝廷乃四方取則故君聽外治以正其陽綱后聽內治以修其陰

教此古今弗易之大政也朕以菲德仰承

天命統御乾綱近因坤儀缺位恐內外失修乃遵

兩宮累降之命納群臣忠恭之誠謂

中宮之位弗宜久虛當早繼立以匡內治朕謹循

祖典茲以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祇告于

天地

宗廟聞于

兩宮皇太后遺文武大臣持節捧冊寶授順妃張氏繼立為

皇妃賴其共承

宗祀事養

兩宮禮儀既成特以朕意詔告中外俾悉聞知

○嘉靖九年正月乙巳給事中夏言請行

皇后親奉之禮

上嘉納之諭輔臣曰今日言之奏甚好朕每在宮中恒言及此亦嘗諭皇后曰汝但知王食繡服之充口飾體却不知成此者辛苦萬狀也又朕每以服上進

聖母請尚用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二十

聖母諭朕曰吾何德獲今日之奉養但吾縱服一素衣亦甚愛惜這等黃色錦線須有時服之豈可輕用朕對奏

此袍服

慈親正當尚用何至久服之者不一易之

聖母又曰且只說昔日豈有此等衣服固皇帝尊奉亦不敢過用了朕拜奏

聖母德慶延於小子乃有今日非聖賢不能念舊日之事

今

慈意如此子敢不順承

尊訓或進一食亦是如此夫

聖母性自

大成固為來者之法皇后恐不可不使之知農桑勤苦故
朕納夏言所奏可著李時承朕意焉

○九月戊申從大學士張璁等議刊

高皇后傳

文皇后內訓

聖母章聖皇太后女訓頒布中外仍諭璁等曰桂萼嘗言
欲令翰林官集詩書之閑內教者撰為詩言使誦咏之
斯亦為助多矣可諭諸臣速為分撰成而集之以助傳
訓之布使易為感發且卿等三臣及方獻夫李時董祀
徐縉四臣俱當撰進可即傳示知之朕惟今也時俗大
不古若況女子最為難教欲立其本當自朕中宮始凡
卑明寶訓
嘉靖五卷
二十一

當行事宜卿等其與時會議以聞朕又命善書者繕寫

女訓三再一

慈覽一朕備觀一奉

聖母教授

皇后然後書宜有儀卿等即同禮官會議以聞

○十二月丙子

上親製

聖母女訓序內有王后姜班之句輔臣張璁疑姜班字訛

上疏問之

上曰卿以朕所述序內用姜班字者以為太姜及更作姜
任字取太任朕所用姜班字乃以周宣之后姜氏及漢

之班嬈好耳夫宣王非成王之資以姜后脫珥之賢後
克自勵今稱中興之主漢君欲與班姬同輩遊班曰明

君之側當有賢臣未聞同妾媵居一輦使主上失德漢

君乃止夫此二人足以為賢矣使今後世能肯學此二

人等而上之庶可求姜任之至也朕望於今後者如此

初未敢以太姜太任望之未審果否若何卿其再詳議

來更錄唯求可耳璁謝不及遂用之

○嘉靖十三年正月壬子立

皇后方氏

上親製冊文曰朕惟二南基化實先正始之風四德永休

允表宜家之慶乾行健必坤承陽為剛而陰相故君御

卑明寶訓
嘉靖五卷
二十一

天下而后理內教者也咨爾德嬪方氏出自慶門首膺

賢選稟資端懿淳良之性允著德容莊靜之美屬當貞

淑之求克應媛儀之簡位先九御名冠六宮侍朕既已

二載之餘賢實若在一日之誼不驕不侈益慎益欽式

立中宮允符上選吁非出我私乃為公議茲特遣正使

太傅武定侯郭勛副使少傅張孚敬持節以金冊金寶

立爾為皇后於戲惟孝謹思相

宗祀奉

慈顏惟敬順思佐朕治輔朕躬惟寬和以率列御惟勤儉

以範諸宮修明陰教愈進祇嚴匪但不我違亦永爾之

恒祉欽哉

○十二月癸丑錦衣衛百戶費洪以

皇嗣未生講於京城內外慎選淑女以備九嬪禮部請遣
官於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廣東求之

上曰慎選淑女本為廣嗣之計朕恐遺官四出重擾百姓
又恐不識者謂朕好色第如洪奏於京城內外選擇如
果無人再議奏請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戊辰冊諡

大行皇后遺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告

太廟成國公朱希忠克正使持節大學士夏言克副使捧

冊行禮冊曰朕惟人君受命以握乾綱必資純德以輔

陰教然元配中失亦必有嗣美克修內治是以刑于家

皇明寶訓

嘉靖五卷

二十三

邦達之天下而王化有成焉谷爾方氏出自慶門早膺

淑選比遵

慈命繼正中宮孝敬柔嘉著顯聞於

宗祀溫慈仁惠衍餘澤於後昆矧能保護朕躬功存濟難

方期備膺壽祉詎意俄爾崩殂追惟往勞殊切傷悼爰

稽典禮用錫徽稱茲特命太傅兼太子太傅成國公朱

希忠為正使持節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夏言為副使捧冊謚爾為孝烈皇后嗚呼蒼昊

不吊慨榮祿之弗延彤管播音尚休名之用敦庶幾永

舉以慰賢衷欽哉先是禮部請冊諡如

孝烈皇后儀奏可尋復諭謚后禮重正副使於門拜命持

捧節冊百官侍班如儀不必內侍代正副使人殿一鴻
臚引百官列於思善門外侍立太常讀冊贊引禮畢百
官行四拜禮退皆

上親定云禮成勅禮部通行天下王府及內外諸司知之
重儲閣

○嘉靖十二年八月己未以

皇嗣生詔告天下曰朕惟承桃主器必在賢良繼位嗣難

惟宜傳長故曰君之儲貳是謂今昔咸同朕以一人仰

承

皇天洪眷續嗣

皇祖丕圖卽位於今已訖一紀大婚之後又越十年每思

皇明寶訓

嘉靖五卷

二十四

傳繼之文虛若履薄冰而戰懼上屋

聖母佇望之深下遺臣民引領之至朕心震惕朝夕匪寧

昨歲元輔建策慎選淑女以備妃嬪之御用廣嗣儲之

求朕請

慈命聞於

祖考卜吉納九氏以用資繁衍之祥助蒸嘗之職者乃於

今年八月十九日

皇天降祉

祖宗鑒陰朕第一子生屬麗嬪閭氏出是皆

皇考

聖母鍾祥積慶而衍及孫謀者也茲用布聞中外誕布寬

恤所有開示並宜奉行

○九月戊申召禮部考

皇子廟見命名諸儀因諭曰皇子命名本朝皆有勅諭夫方未一歲尚不知事而賜之勅是虛文也藉令向後識之得以顧名思義未如待其知事後教之又禮曰父命之名朕又思之必當告于

祖考然後可以命于禮部尚書夏言覆如

聖諭

上報曰覽奏具見執禮從古之正朕意所同其即具儀以聞

○嘉靖十八年二月甲辰以冊立皇太子并封二王下詔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二五

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而君臨天下所重者大本係焉是以自神禹至今率遵此道用一人心也比歲朕荷

皇天俯眷元嗣誕生數歲之間疊承

洪造顧朕何人詎膺

帝德深惟

皇祖垂裕之恩

列聖累積之大

皇考功德玄隆

皇妣善慈廣萃慶積朕躬顯受不荷至有今日茲念

祖宗宗法具在

慈囑切朕亦中既文武群臣屢請左右元僚力贊咸以國本之定此其時也朕亦思惟欲圖久大之治安須參立於儲貳兼以藩輔之重故同建本而行遠取昨旦元吉是維今月一日朕躬祇請

命於

皇天

皇祖分命諸臣告於

方澤

列聖

太社稷

帝社稷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二十六

神祇大頒冊寶立朕元子載登為皇太子分封第二子為裕王第三子載圳為景王慶典既成恩澤斯覃舉昭代之晏章答敷天之至望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甲辰

上諭禮部朕皇太子當冠并習講讀一應令行禮儀查照祖宗時舊例一一舉行即各擬至當不必續奏已復奉

聖諭東宮冠讀禮朕復思二三子各當行此各節次

祖宗舊典俱在卿等會讀壁案承恩查擬一一奉行

○丙辰禮部尚書費家等言

東宮冠讀儀節繁多一時未易盡習攷之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大明集禮參用文成冠禮之

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則在今日

東宮殿下加冠以為大早乞將冠禮暫勅停止先以重服出就講讀則事為有序而禮不難行

上曰東宮冠禮朕非不知未克行但今

廟工將成用同堂之制曰是

祖宗久行典禮因作昭穆古正制謂居今好古灾害必至所以朕思弘治間東宮冠禮

皇兄方數歲若效之文成用時又是好古了故內而僕侍外而臣工懷奸持祿一事不言朕不得不早言方下令行禮之初元輔物賜驚傷在理

太廟自安石座即有火星之變昨十九日來連辰陰晦亦

皇明實錄

嘉靖五年

二十

非全美禮部所奏必測知禁中連日習禮之意故有暫輟之請況東宮雖長朕二三子一歲而行立坐拜言動視聽却不若之茲行冠禮不過勉強耳夫臣僕皆非君主念朕今不言將來又必曰君父未命非我罪也且作訕謗爾等會月見六臣計且暫止之義及預習內讀之宜以聞已乃會勅輔大臣言

皇太子既未便出閣乞命司禮監慎選老成端厚知書內

侍恭伴讀書習字兼演習禮儀俟肅性漸開禮節日熟然後出閣講讀既入得旨冠禮禮儀另候旨行

上乃諭輔臣嚴嵩等曰朕先與卿等計定東宮冠禮讀

祖宗法制舉行既而禮官不知受人指使或測知禁中習

未可行者不言於下制之時肆沮於既命之日且引文成之年歲不同

累朝之令典謂為未可卿等從而同之今既有另候旨之

命朕不得不言另下之旨不必候只令輔臣該部候當行之年其奏行禮其與事者不許推避亦不許作欺謗

之為謂朝廷不理者卿等錄示禮官遵行焉等因言

皇太子數歲而冠原無定期不必盡泥文成之年伏乞

俯從原定吉期或移取通利之辰遵奉舉行得旨覽奏足見敬畏朕知已嵩復言

東宮殿下時已十歲今冠讀之諭一下中外折傳合無

是日稍減繁儀止取成禮此外或可頻接外臣漸廣視

皇明實錄

嘉靖五年

二十

聽如冠禮暫輟或以童服出就儒臣時習講讀久之則肅性益開而知所嚴重矣得旨冠乃成人之禮首太子維體承命之重必典禮具備方可行既而復諭嵩東宮冠讀已聞中外只可移取通利之辰不宜暫罷問冠禮內儀物有縣中何為嵩言彼在束髮巧婚禮內物不用為當又問廟見童服當是何服色嵩言今日之見係在內殿家人禮也比與

宗廟大禮不同似應常所用吉服行禮已奉諭東宮廟見等儀非一節即今將入夏今恐難勉行待秋爽舉未遲

陸觀

○嘉靖元年五月壬子

上諭禮部曰各王府宗室應奏事情止許啓王代奏不得
私自來京

先朝明有禁例近多越閤妄奏甚至子許其父不遵
祖訓傷敗倫理莫大於是今後違犯者原詞一切不行違
官伴送回府止給口糧脚力不許沿途需索轎馬供應
通諭各王府知之

○嘉靖六年八月戊辰

上諭閣臣曰前日禮部言駙馬要十日一起部考其所請
書寫字欲講解以開心志深為有益但大臣戚里十日
一起部考恐未為可朕聞我

太祖時凡幼小功臣之子并駙馬每與官師各一人令其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二九

授書教禮當以此為法今公主乃

皇考親女為朕親妹駙馬都尉謝詔作國家親臣馬可使
之不讀書知禮乎朕欲選一儒臣與詔為師待其成後

二十日令其師教習經書每三日授大學一篇凡三十

日溫習一次三日寫一紙盡寫字乃正心之功就令

解講明白還寫勅一道令謝詔體朕是心恭誠指問務

使知其忠孝仁義禮儀事物之類未知其可與否與卿

等計較來行於是大學士楊一清等傳旨諭禮部奉行

乃陞國子監助教金克厚為禮部儀制司主事授詔經

書仍聽部提調稽考論績叙遷

○十二月甲子靈丘王聰漏疏上鎮國將軍成鐵孝行禮

部以聞

上諭輔臣曰今日朕閱各衙門奏牘見禮部一疏為乞恩

旌表孝行事朕閱之再三甚為嘆其成鐵天性如此不

但下民難之而朕亦不能生盡其養亡又盡其哀深可

旌表但該部意謂宗支與庶民不同今後不許請立牌

坊只照例賜勅獎諭朕復思之宗支既與庶民不同若

止賜勅為獎似反不及士民也在坊牌委不可立朕欲

定為制今後有孝行實跡等項應旌獎者許親王奏來

若係親王則令撫按官奏來仍行勘明寫勅遣官齎持

往諭并賜以銀段羊酒庶得揚其善行以風勸諸親卿

等議看可否如朕欲親撰勅文仍賴卿調潤行如今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三十

年終日多事務便回具帖子來於是大學士楊一清等

請即降旨傳行報可

○嘉靖七年七月丙戌以

章聖皇太后加上尊號頒詔天下輔臣擬上推恩條例

上覽之曰

聖母尊上稱號已有

累朝舊制頒降推恩之條但我宗親不得異於臣民非睦

族親上之意今欲除詔內載有關於宗支者其親王各

寫書并加以金帛示朕悖睦之意王府結親者其子弟

仕官不許選任京職此豈親睦之道且今詩禮故

家衣冠世族俱不敢於王府結親恐為子孫之累故各

虞王府夫人儀賓市井白丁田野愚夫一例濫邀家數不端守身不律非惟不能導引宗室為善反縱其為非干犯憲典此例

祖訓大明集禮大明律令俱無開載不知是何年臣下建白准行然成化年間已前多不拘至弘治十三年各衙門纂修問刑條例載入其間遂為定例不敢復犯甚非帝王正大公平之體其議更之輔臣楊一清等因復擬加恩宗室二條請增入末一條之前

上親為改定一宗室節年因事減革任支祿糧者除敗倫傷化打死人命重情其餘認書到日全革者准反一半減去一分二分者俱准照舊全反以資養贍一近年事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例官員軍民之家有女為王妃夫人子為儀賓者其子弟仕官俱不選任京職似非帝王親親睦族之道吏禮二部便會查前例果係

祖宗典章該載照舊遵行若係先年臣下因事建白准行者具奏革去以存公平正大之體

○嘉靖九年六月辛巳禮部覆豐林王台瀚所奏處宗室四事一崇輔導二興學校三定子女四均人役

上以定子女一事所擬未一令再議餘三事悉依擬已禮部復條為三目以上

上疑未決乃自為書賜諸王欲將朝廷皇子自第二子皆封郡王親王第二子皆封鎮國將軍餘各減一等書成

未發以示大學士張璁總言諸王封爵原有定制恐一旦減降有失親睦之道以臣愚計莫若量減祿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全反俸米者照依京官事例米鈔或四六或中半折其見有米鈔兼反者亦量為遞減以示樽節

上以其事重俟從容審處不果行

○十一月甲申頒

聖母女訓於各王府賜肅王書曰朕惟政分內外教亦別途矧天子至於卿大夫士之有位者尤當致慎焉朕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以懿哲之資上配朕

皇考恭睿獻皇帝仁明之聖當時化隆一國朕承慶蔭乃皇朝實訓

嘉靖五卷

三十二

仰荷

天命入嗣

皇祖丕圖皆由我

皇考

聖母養育教誨之所致也近思

聖母嘗作女訓一書可以輔朕

高皇后之傳

文皇后之內訓而範將來已恭成帙謹奉一部以備曾叔

祖之覽焉惟曾叔祖亮之餘王府文同

○嘉靖十八年二月乙丑趙王厚煜迎

駕於磁州入見行殿

上諭勞之曰王遠來迎迓首先致款忠誠備至朕甚喜悅明日遣英國公張溶禮部尚書嚴嵩送王還國及駕出王境復賜書諭王曰朕躬詣承天府恭視

顯陵

二親計實惟萬世之圖道經王國王屢請越境迎候朝見又屢奏以途路長遠請慎起居又遣內外輔翼官迎慰具悉王忠敬勤誠愛朕至意深用嘉悅但行途勿上莫舉宴酬之禮已勅戶部歲加祿米三百石并有微物以賜用鑒朕意特茲諭答王益加忠敬親賢務學勤以教家誠以修身庶保令譽於克終用式藩屏以光世德惟王其欽誠朕諭其後唐王汝訓王鄭王徽王楚王周世

皇明寶訓

嘉靖五卷

三十三

孫各朝

上皆禮之有差

裁恩澤

○嘉靖六年十一月甲午大學士楊一清言近畿八府土田多為各監局及歲晚勢豪之家請討乞行禁絕上曰卿等所奏深合朕意近年東八府地方多有被奸人將軍民徵糧地上投獻於勢要之家朦朧奏討作為莊田侵占強奪擄掠逼取地租雖節經奏訴委官勘斷終不明白民既失其常產何所恃以為今逼迫進窮者實多京畿如此在外可知便著戶部差侍郎一員科道各差風憲公直官一員領勅前去各該地方踏看不同王

親勢要除已賞有田土足勾的不動但係泛濫乞討及額外多占侵奪民產曾經奏訴的查吊籍冊再勘是實都退與軍民照舊管業各項草場亦有將軍地土混占致令失業一体清查斷理在外地方都行與各該巡按御史委官查勘各王府及功臣之家除

祖宗朝欽賜有文籍冊可質証的不動但係近年乞討及多餘侵占的都給還軍民住種納糧當差各處勢要官員亦有將軍民世業指作無糧拋荒地上及將係官山場湖蕩草塗等項勢漏官司奪為已有都要清出從公處置僧寺田土小民與他耕種租糧本輕多被官豪違例典買倚勢兼併田連阡陌料取重租甚至將僧舍屋宇

皇明寶訓

嘉靖五卷

三十四

占為住居也要查明改正事完各另造冊回報戶部職司人民務要從實查考以稱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員如有畏避權勢不行從公勘報的指實來究治○十二月甲寅科道官勘上駙馬鄧景和所請地土當分給原主部覆請從其言

上諭輔臣曰戶部覆勘明地土其地原經我皇祖考賞與皇親之家見有郭欽承種而鄧景和不該奏討其時戶部也該執奏朕又不知今思似奪祖宗之恩以快近戚者朕欲將此撥還欽另查無碍者與景和又思之如此不無多占民地今可依勘官分給似亦好卿等看了稟來

○嘉靖七年九月辛卯

皇后父泰和伯陳萬言疏請令妻冀氏入宮視

皇后疾

上不許諭輔臣曰萬言意朕知久矣彼數以此令內官付宮人乞奏云中宮不安也不要我每進去看看以未得遂故有此奏彼以為朕無仁義耳朕惟外戚自古來有入宮禁假以視病為言多有窺伺朝廷者在彼為得計在其君為墮計也朕奉

天命嗣守

祖宗鴻基惟親其賢圖善治耳皇親戚里未嘗寵愛以致

彼之如此也皇后作配朕躬良醫妙藥豈無治病之具

聖明寶訓

嘉靖五卷

三十五

何謂不見親人不能得好呢婦人以夫家為家又我

聖母慈愛皇后未見多也今疾雖未可豈緣此也內禁是

祖宗宮掖之地朕不敢徇私縱外戚深入乃降旨諭萬言

曰宮禁嚴密非外人所得出入朕雖篤念親王實不敢

背違

祖宗典制皇后患病已令醫用心調治豈必得見親人方

可痊愈所奏不允毋復煩擾

○十月丁卯

上諭輔臣曰近以內官蕭敬病故伊名下韓錫等援例乞恩具奏司禮監官持奏朕曰隨你每着來及將例來首朕惟成化弘治年間雖有如此者我

祖宗未著為定例朕先於扶安等亦有行者亦是不能審

察朕惟人臣之事君生既與之祿米死有祭葬所待之

恩未為甚輕而亦有不知圖報如草木者又加如是之

濫與恐非體面所宜本內票子乃是司禮監官擅擬祥

特與卿等商議可革之否勿得畏避票來着待張少傳

事畢回來同奏

○嘉靖八年四月甲戌戶部以勲戚家冒濫莊田數多覆

侍郎王軌奏請申明詔例不許分外奏求其已經欽賞

有成命者仍與管業中有世遠秩降或非一派相傳者

量存三之一以為墓祭之費餘皆入官以備邊儲

上然之因諭曰已賞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占者俱給

聖明寶訓

嘉靖五卷

三十六

原主自今勲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

乞

○九月癸丑故皇親安昌伯錢承宗妻為庶長男維垣奏

請襲爵部覆故事無外戚累世襲封之例

上深然其言曰外戚封爵實非古道我

皇祖定制公侯重爵止許加之軍功外戚之封出自後世

非可為據今爵秩日冗祿糧日增深為可慮且使無功

者坐享重職非古帝王報功之典朕甚不敢近諸臣有

建議及此者無非愛國之心卿等其即會府部院寺科

道等官從公議處以聞既而議上外戚有軍功者獨魏

定二公彭城惠安二伯餘並當革襲得旨外戚封爵既

無古典原非

祖制魏定彭城惠安既有軍功其襲封如故餘以戚里溫

肅封爵名器既輕人不知勸固常裁革念係

先朝恩命及今已封姑與終身子孫俱不許承襲著為令
○嘉靖九年正月壬子駙馬都尉謝詔陳乞於近地列肆
召商如皇親例

上不許曰皇親列肆以漁民利在法所當革詔國親臣固
宜請書遵禮奉公家典憲豈可效尤牟利所請不允

○嘉靖十七年三月庚子先是唐王宇溫以文城王襲爵
得進封父恭靖王為唐恭王已而復請加封其弟鎮國
將軍為郡王妹縣主為郡主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卷十七

上以加封非

祖宗舊制不許仍勅禮部自今陳乞者皆不得濫引襲事
依違具奏

辨學術

○嘉靖元年十月乙未禮科給事中董喬言三代以下論
正學若莫宋儒朱熹近有倡為異說以壞人心者宜行
禁革

上曰

祖宗表章六經頒賜勅諭正欲崇正學迪正道端士習育
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業百餘年間人材渾厚文體純
雅近年士習多詭異文體務艱險所傷治化匪細自今

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叛經背道之書私
自傳刻紊亂正學

○嘉靖六年二月甲戌

上觀宋儒朱熹著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自得所述
一篇內云今世降理微人欲熾盛無恠彼之附和者但
可惜者師生兄弟朋友或一氣而分或交以為友亦有
不同焉少師楊一清為喬宇之師宇受學於一清有年
矣一旦被勢利之逼則師之言不從矣桂華為少保桂
萼之兄則弟不親矣湛若水為尚書方獻夫之友則友
而疎矣吁信勢利奪人之速可垂世戒於是一清言喬
宇之不聽臣言湛若水背獻夫之論是誠然矣若桂華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三十一

○嘉靖八年二月甲戌

上諭輔臣楊一清曰今日朕以去歲卿奏以萼可同事朕
已許於朝親事畢行已其吏部重任須用一堪之者獻
夫何如又王守仁竊負儒名實無方正之學至於江西
之事彼甚不忠觀其勝負以為背向彼見我
皇兄親征知宸濠必為所擒故乃同文定舉事實文定當
功之首但守仁其時官在上耳且如擒宸濠於南直隸

地方却去原地殺人至今孰不知其縱恣前日而廣之處見彼變寇固防却屈為招撫損我威武甚矣乃於八寨而縱戮之以此看來勢之固而有備者則不問其為罪之首從輕重一於撫之否則乘機而殺戮自云奇功是人心而否哉況崇事禪學好尚鬼異尤非聖門之徒是可用乎卿等何堅於庇護可獨容言之勿以近日改密諭為非而忌

○十月丙午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大畧以曲禮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禮部尚書夏言謂其立論與孔子之言相戾

上曰既戾孔子之言何以傳示後學罷其書不省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三十九

○嘉靖六年七月乙巳

上諭輔臣曰朕思每年初度該衙門援例請於朝天等宮寺建齋以為祈壽福者夫人君欲壽非事齋醮以能致之果能敬事

上天凡所戕身伐命之事一切致謹焉則必得壽年長永奚可齋醮為事乎今欲將內三經廠外二寺凡遇景令初度一應齋事悉行革去止著朝天宮建齋醮如故其兩宮景命等日皆照舊行夫革三廠二寺之齋者所謂省一分有一分之益之意存一宮之醮者益微春秋秋報之意朕此意欲言之已久而恐人訾朕偏尚特與卿等

言之庶見崇正之意

○十二月壬子禮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尼僧道姑有傷風化欲將見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聚年老者量給養贍依親居住其庵寺拆毀變賣勅賜導經護勅等項追奪戒諭勲戚之家不得私度詔悉如其言獻夫復言皇姑寺係

祖宗勅建宜留之以安輯年老無依尼僧道姑

上曰變賣庵寺如議行年老而貧者量給銀養贍各聽其父兄親黨收之不必處之皇姑寺

上復諭獻夫曰昨霍韜言僧道無度牒者其令有司盡為查革自今永不開度及私牒寺觀庵院犯者罪無赦會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四十一

江西提學副使徐一鳴以拆毀寺院被逮至京獻夫乃與詹事霍韜少詹事王綰右僉都御史熊浹上疏乞宥一鳴

上不悅乃盡發其前後章疏下大學士楊一清等票處因降諭曰禮部復說將皇姑寺留著安輯無依年老等項

尼僧道姑且云此寺係

祖宗勅建朕思此寺雖有勅建之名原非

祖宗本意尼僧與僧道不同風俗之壞者甚之而尼僧寺與僧寺道觀又不同朕於皇姑二字甚否也今因尚書桂萼奏禁約尼僧毀其寺宇已行了今若皇姑寺仍留是不去其根也餘恐無可禁之前日旨出之日於後三

四日不知何日哀奏

兩宮

皇伯母差人諭朕曰皇姑乃

孝宗朝所建似不可毀吾心不安尼僧逐日無處安身皇
帝可遵吾言

聖母亦差人諭朕曰聞皇帝有旨着拆毀尼寺吾甚不安
其皇姑寺聞是

孝宗時所建且其中佛像多若毀之恐不可尼僧逐出也
無處安身可不必拆朕謹聽訖未對意以為必是頑愚

小人進以禍福之言故

兩宮皇太后一時傳諭隨即令回奏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四十一

伯母云違奉

慈諭以泰禁治尼僧事宜欲將皇姑寺留下以稱

伯考建造之意姪敢不將順但尼僧有傷治化且於伊教

有玷况此寺雖有

皇伯考賜與勅建原非我

皇伯考聖意所為不過請乞之耳今已令查處伏請

聖慈鑒之安心忽慮而又差人回奏

聖母同前但有

伯母亦有傳諭一句次日該朝

聖母又諭朕云昨說拆寺一事恐不可動其中佛像作何
處置况

昭聖皇太后有諭皇帝何不從之吾今也要建一座寺或
將此寺與我亦好朕聞即面奏曰近日因禮部臣奏要
禁約僧尼寺已從其請

兩宮尊諭子敢不奉行但尼僧甚懷風俗若不先將皇姑
寺首毀之餘難禁約伏望

聖母勿聽非人之言福與禍惟天降之惟人所召豈釋道
能干乎有一等愚人深信故以惑奏子亦聞之

兩宮慈訓皇帝不違是為不孝反依外臣之言惟

聖母察之

聖母云隨皇帝與大臣議行朕退思

兩宮尊意只是恐致災也此寺中多皇親內官供給信施

皇明實訓

嘉靖五卷

四十二

而禮部必有請告之者夫方獻夫等論救徐一鳴言不

可罪之請查究黎鑑其一鳴係提調學校之官無指理

此等事乃擅將古建寺觀混同拆毀管逐僧道是見為

賊擾害地方巡按官坐視回護不得不言又江西比之

京師就重輕之京師根本之地江西寺觀以一鳴拆之

為當京師反縱而回護此獻夫等言之後先同否不待

辨矣卿等加詳票旨來一清等奏獻夫等疏詞前後矛盾

盾

皇上責之甚當但皇姑寺既建自

先朝如

聖母堅欲留之則姑從其命將禮部本權且如擬存留以

全人子承顏順志之意似亦無害

上報曰今早得卿密疏告朕切見愛朕至意特聞

兩宮傳諭示卿正欲望卿言之但我

聖母自元年以來數有訓命以

天地垂庥

祖宗餘慶欲照朕

憲宗時

孝肅后建有寺宮二座為例朕雖承命未敢然而

聖母之意不是蓋尼僧寺也近日諭朕欲留皇姑寺者前

日已承

慈訓以朕意為然亦有諭云僧道尼姑委的多有壞祖風

皇明寶訓 嘉靖五卷

四十三

的不但取世人毀罵於伊之教亦不好看於此可知

慈意矣卿所言惟恐有毫髮之過在朕躬何其忠愛憐

也禮部本只管批出庶見崇正之意假四五日間再有

諭及則傳旨留之亦未遲也就勞卿將創蓋道宮釋寺

可否預為朕議來聞一清等未及對

上復諭曰前日卿言皇姑寺今日

皇伯母又差人諭朕留之朕回奏云既

尊訓兩頒宜即順命但懲惡須去本庶免後患今遵

慈訓將此寺房留與無婦尼僧暫住止着終身不許復引

此類其我

祖宗時所賜勅額追回只可如此伏望

尊鑒蒙允曰若有他安身之地足矣朕併奏聞

聖母諭卿知而此等委傷治化易云幹母之蠱不可貞也

今

伯母之意如此可也便回疏來明日仍諭卿等方行者一

清等言

聖裁允當臣等即當奉行乃擬旨以上

上報曰得卿議來旨草深合朕意於朕既不違

親恤仁又以見崇正闢邪之意一舉而兩得其美本非朕

能皆卿力也朕又將有議此等額名之意併告卿知夫

順天保明者是我朝國號言此僧尼之祖能順

聖祖奉

皇明寶訓 嘉靖五卷

四十四

天開極建國垂統惟

皇上命之何待後日以一妖尼能保大明也哉又云皇姑

者尤不好聽言我皇家之姑也當時原非

祖宗本意蓋被群小左說之耳故此寺云勅賜既是官建

何不云勅建于此便可見非我

祖宗本意也故朕深嫉之因與卿密知之向後有事須賴

卿力贊之耳

○嘉靖八年正月甲子

上諭輔臣曰近年內府禁地累被火燒毀官房數多所致

之由非一前日幸壽所謂雖未必無其實因奉釋事為

本亦飲酒酣醉所致內府官長隨等家多有此事此者每

作其事朕多聞之夫事佛以求福力而反為災害惜乎下愚之為也朕故于旨內言及而所司為害弗肯及此卿等看其二旨稿孰可來行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禁中大佛殿有金銀佛像并金銀函貯佛骨佛頭牙等物

上既勅廷臣議撤佛殿即其地建

皇太后宮是日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入視殿址于是尚書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等瘞之中野以杜愚冥之惑

上曰朕思此物听之者智曰邪穢必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專奉今雖埋之將來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所以皇明寶訓

嘉靖卷

四十五

永除之于是部議請投之火

上從之乃燔之于通衢燬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頭牙骨等凡萬三千餘斤

○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己酉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至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內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悉听所在有司送回原籍當差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訓卷之六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陳景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書事朱錦謹校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呂胤昌

知人

○嘉靖七年八月甲子大學士楊一清以人言求去因自陳與張璉黃綰有隙嫌忌之地不宜久處

上報曰卿歷陳被人指斥誣害之意朕已知其久矣夫人君受

天付託必資老成賢碩以為夾輔朕所倚卿不但為已而皇明寶訓

嘉靖卷

一

已實為天下耳朕聞先儒有云不徒知之實欲行之又云凡人之能不可自伐彼張璉也性資雖敏桀強梗不受人言已是不聽於眾其忠孝仁義謙恭肅守彼皆無不通曉何其自入閣以來專恣而自用無復前之初也且如聶能遷縱是小人置之於法未為不可但璉之仁義不無有虧如張浩者朕聞諸人言皆一曰本是張閣老晚楊閣老言於王尚書今日却不認朕聞之心切嘆吁非自欺乎近又令史立模為言以箝人之口指為陰中朕昨諭內閣云大臣不受人言已有過不能正焉可正其君哉立模之言諂而巧媚欲悅大臣不知卿見此諭否璉未即奉命反復辨言朕復下諭方擬旨行又黃

綰之奏非忠公果為國也是言也立黨之基也朕欲重治復而思之綰之言無根據若罪彼却似真有這等人而曲庇之也故令璵稟責論璵為晚論朕復曰稟責綰之意猶有難辭朕遂親作旨行彼璵盡忠事君博見多識居顧問之允稱可惜者自伐其能恃朕所寵嗚呼朕之所禮者非私恩也報昔正倫之功璵當愈加謙遜竭誠圖報可也竭誠者何惟公讓賢讓己容眾是也今却若是良可嘆哉卿若果於一去曰遠避避誣保其終全為善計朕以為未也夫既彼攻之我即去之恐自此而後傲而為前進一人攻之者隨之此風正當今日除去可使之中也所留者正欲革此風制此輩耳卿果為國

皇明寶訓

嘉靖六年

二

盡忠當於此熟思若只欲以去為善是慮國不如慮身也彼他夕謀之朝攻之不足介意亦不為我政治之害矣卿其加意而審處哉慎哉一清復惶懼上疏且謝且請

上固留之曰朕以卿耆碩舊輔方切倚毗而卿必欲引退君臣之義恐弗如是朕躬多愆當直言以匡救何遽舍朕而去卿其副朕望焉

嘉靖十年九月己卯

上幸西苑仁壽宮召大學士翟鑾李時左都御史汪鋐尚書夏言等入見

上曰陝西飢荒已遣戶部侍郎葉相賑濟今相病宜何處

鑾等請就用陝西巡撫劉天和或河南巡撫徐讚因言陝西初災傷重大後聞亦頗有收

上曰百姓艱難還用賑濟民乃天之民也豈可不救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眾皆稱其才遂用龍次日

上復召諸臣言曰吏部事重龍去一侍郎豈能勝任朕欲用一人為吏部尚書卿等可從公推舉李時對曰廷臣才識短長俱在

聖明洞察之下

上曰朕在宮中賢否豈能周知冢宰之任自去年九月至今久虛刑部亦缺朕欲用王時中為刑部取王憲為兵部取王瓊為吏部就令唐龍代瓊總制鑾等對曰

皇明寶訓

嘉靖六年

三

聖見允當已乃陞龍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管理賑濟

上復曰朕念陝西災傷重大民多死亡流徙故發銀三十萬遣官賑之欲令小民速霑實惠龍宜亟赴任相病得無規避否吏部勘問有朋比者治其罪

○嘉靖十四年三月辛巳大學士張孚敬以疾給假上遣中官賜牢饈諸物因以孚敬疾問大學士李時時以火嗽對

上曰孚敬求靜養非盡屏諸事其何能靜時曰此小疾刻日可愈

上曰孚敬閣中專決卿不與爭時曰機務至重臣豈敢不

爭第字教性剛一時難入比委曲商確卒亦未嘗不從
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是如此且如

莊肅皇后謚號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辨如此
時曰字教止以弟嫂與子母不同亦是忠愛

上曰忠愛固然不無執拘耳且彼不受惜人才所以多怨
茲內閣缺人朕欲取舊老費宏來與卿相處何如時遜
謝稱善

上因問太倉積貯時曰頃聞充贏由華冗員多

上曰此是即位詔書所革乃楊廷和之績不可泯者廷和
殊有才第非輔弼器耳

○七月己卯御史曾紳戴銑論劾南京兵部尚書劉龍刑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四

部尚書聶賢戶部左侍郎張雲刑部左侍郎陳璋工部
右侍郎甘為霖大理寺卿王綬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
吳惠南京太常寺卿沈光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趙載
各不職狀詔吏部秉公議覆稱龍等皆舊臣無大過宜
留用

上覽之不悅召大學士李時諭之曰近年言路不開外廷
咸歸罪張亨教殊不知科道官陳奏大段多私今吏部
覆此疏亦私意耳時曰吏部是愛惜人材

上曰人材固當愛惜須有分辨安得盡舉所劾而獲譽之
且劉龍何如人也時曰誠篤

上曰第遲鈍耳南京恭贊果非所任可召歸令掌詹事府

許為臣專教習庶吉士

上又問聶賢何如時曰無過

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沈光俱覺衰耄宜令致仕聶賢須令
自陳全體貌耳

上又問王綬如何時曰清介第過執

上曰過執則幹事不通綬昔任湖廣朕自藩邸知之蓋亦
何塘趙永之流留之無用時曰恐公議未允

上曰如此則外調之

上復論及張雲謂誠懇甘為霖謂有材問趙載時言無過
上曰此三人悉留用之又云吳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
甚忝厥職此可調南京翰林中用之翌日遂召璋光致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五

仕

求賢

○嘉靖七年六月乙巳吏部覆大學士楊一清舉賢才議

上曰此當今急務宜虛心延訪公聽詳察才苟可用疏名
上請仍通行兩京大臣及科道官各舉所知聽吏部恭
酌擬議以聞

○嘉靖八年三月庚戌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其端不可殫
舉特大者論之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則皆
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則惠必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雖
然堯舜尚於此猶難夫豈後世所能及也朕本藩邸仰

承

天命入奉

祖宗大統朝夕戰兢不遑寧處何自即位以來災變頻仍
早潦相繼歲復一歲無處無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懼此
非朕官非入以虐民歟或賢與不肖進退倒置歟或勸
懲之典而失其宜歟抑為我選任者而失公平之道歟
夫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非民不聊生而天垂
深戒如此何歟至於內有盜賊之擾外有夷狄之患此
亦以為民之害者民為邦本而使飢寒困苦流離荒亡
至於如此邦欲安而得乎朕雖存保邦安民之念求其
所以實無一得朕欲俾災沴潛消民安堵盜賊息邊方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六

請財充而食足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特進爾多士于
廷爾多士明於王道有日矣目親時艱豈無真識的見
以匡我者當悉心吐露推衍所著於篇朕當勉為親覽
焉勿諂勿憚勿泛勿畧庶副朕意

○癸丑輔臣楊一清等擬廷試優卷羅洪先程文德楊名
唐順之陳東任瀚六卷進呈

上一一品題卷首各有批語于洪先曰學正有見言謹而
意必忠宜擢之首者于文德曰探本之論于名曰能守
聖學以為本此乃知要之說于順之曰條論精詳殆盡
于東曰仁智之用本諸吾心此不易之說于瀚曰勉吾
敦一之為主忠哉批畢諭輔臣曰卿等昨以六卷分優

與稍優各三來看以為制題出自朕製者前數日所為
制題亦偶得之耳至於取士則不可不慎者也茲以每
覽之三過既無所知况兼目疾小作不過勉取卿等所
擬之第而分別之其未知果可與否卿等宜仍同讀卷
官再加參閱務求公當庶得真才而為他日之用勿以
朕之昧意強擬為宜否則豈不自取試才之失歟

○嘉靖十一年三月甲子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以統億兆而為之主必先之以成有樂生俾遂其安
欲然後庶幾盡父母斯民之任為無愧焉夫民之所安
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與食使無衣無食未免有凍餒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七

死亡流離困苦之害夫匪耕則何以取食弗養則何以
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也耕者無幾
而食者眾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為
災時情冗雜之為害邊有烟塵內有盜賊無恆乎民受
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恭
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然時有今昔
權有通變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時若災害不生百姓
足食足衣力乎農而務乎織順乎道而歸乎化子諸士
明于理識夫時蘊抱于內而有以資我亦既久矣當直
陳所見所知備述于篇朕親覽焉勿憚勿隱

○嘉靖十四年四月壬辰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耳但傳云惟周之歷世最多國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於文武之所積累亦後之繼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滿之道也洪惟朕

太祖高皇帝代

天復世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

太宗繼述於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於大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於今朕以宗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八

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災害于民茲來思

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洪業於無窮有隆弗

替永

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進爾多士于堂爾等臨持既久王政素閑于懷可罄所知以告朕朕將親擇而勉之欽哉

丙申

上御文華殿讀卷官以次呈卷畢

上覽之降諭曰卿等所進卷朕各覽一週其上一卷正合

題意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為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仁而能敬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畧泛而滯於行其下二却似謹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朕取之可二甲首餘以次列去於是禮部請以

聖諭恭列登科錄篇首其十二人策對俱以次刊刻從之

○嘉靖十七年三月戊子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何又有去義為論乎於是未免賢者自相私反必如聖經而後可且今人尤大非賢者及人君緣一用義即謂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九

嚴刻乃作言曰上任刑以為治非三代之治也却一不之反於已三代之人皆人也不待義臨而自持惟恐放侈今之人果三代之同歟將利之自貪慾之自縱國而罔思民而罔恤以致於上下禮度悉不之慎為之君人者可不一教一治之是非當否抑果當乎朕祇承

天位惟民自保何官人者比比皆負國虐民之徒奚為用哉爾多士師孔子之學必心孔子之心將此心之平正陳為篇列以除弊革私之道衍為仁育義斷之方以告我勿諱勿欺覽之

○嘉靖二十年三月甲辰讀卷官以殿試卷進

上閱畢乃降諭曰言擬上十二卷朕更加次第卿等即再

聞之勿以為未敢務求其是云今年庶吉士之選當舉行

○嘉靖二十三年三月癸丑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惟文武二道並用而不可缺與偏者也傳曰張皇六師又曰其克詰爾戎兵此非好於用兵耶朕

皇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始思欲偃武脩文以德化天下至於

列聖相承懋脩文德海宇乂安國家無事朕以支末上承天命入繼寶位茲越二旬載矣夫何連歲以來北虜寇疆入我中國若蹈無人之境殘我天民前所未有本之以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十

朕因德基之立于中是以教化莫克行于外者也然朕又聞之曰帝王之政守在四夷今朕欲求長治久安之術無出於守之一端欲得其守之道當何施用以盡其長且久焉爾多士抱經世之略亦有日矣宜各著于篇朕將采而行之毋忘母隱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己卯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恭承

天命君主兆民二十有九年于茲矣顧論治者往往以敦天動民為務古先帝王之所以興道致治與我祖宗之所以立極垂憲要不外此二者其為治之迹可舉而言之歟朕寅奉

上玄欽若

天道而九以惠卹計安乎斯民者未嘗須臾少懈其念比歲以來嘉祥屢臻方內乂寧天人交應之機不可誣也然水旱饑荒苗伏不清民生未遂治化未孚豈朕誠之必有未盡者亦或任事之臣親民之吏果能都體朕勤恤之心也歟無乃玩愒貪殘弗念于民者歟欲俾休徵時若遠擊不聞百工克釐庶績咸熙不令一夫失其所朕志也當何道而可以臻此爾多士蘊蓄有日豈無我助者宜明著于篇毋泛毋隱朕將親覽焉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辛卯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開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十一

者是上下之職均有甚不易之理昏才之主亦多此為上者曷自不勉諸朕承

皇考

皇妣近澤所鍾丕荷

上天明命簡畀后職勉法

祖宗教

天愛民由胞及與未嘗敢忽何為臣者無克艱之思每陵欺於謗甚至勾沙漠以為骨肉但逞劫主之逆不顧胞與之害此其至大者他皆可例焉君逸臣勞都能言諸口心身力行甚少先行其言之聖訓視作空言矣爾多士身未居於位而心志正在明白地聞見久矣必有不

易之論宜直列于篇以對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甲戌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惟

天命立君以宰於率土必有分理協助之臣所謂隣哉也
吁堯舜之克聖不有高賢大良之助豈二聖獨勞耶夫
以古之先首股肱真是一體上下相資不若茲時之大
不同者朕以心腹置人心腹中何乃視我仇讎焉安望
為國恤民也朕固無知人之哲能官之智我欲聞是知
能之方爾多士目覩既真當有益我知能之道悉著以
對勿諱勿欺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丁亥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十二

上親策試天下舉人制曰朕恭承

上天明命君此華夷亦既有年矣夙夜持敬不敢怠恣一
念在民欲人人得所夫何與我共理者彼各一心皆未
見以我心而是體百務惟欺君以欺

天害民亦害物彼嘗言之者後盡背而棄之夫大學之道
專以用人理財為急用得其人政自治財理得宜用是
足吁人之不我用而代理之責豈我獨能耶茲欲聞人
得用財得理以致治美刑平專華適夷久安之計何道
可臻爾多士其言之必盡所懷焉

育才

○嘉靖九年七月甲午都給事中王汝梅御史趙允俱以

申勅各提學官正大命題嚴慎入學為請禮部覆奏

上曰國家以文取士文體所係全在提學一官必須崇雅
黜浮然後士習可變且諸生廩增有額其附學者豈宜
反過正數民間一切子弟規避徭役營求入學提學官
多循情市恩政紀何在其令從實校文簡汰其老稚庸
凡不堪作養者若奉行不實聽撫按官奏究以聞

○嘉靖十年正月庚子禮部尚書李時等以歲貢法壞請
脩復

祖制掄選真才

上曰朕惟

祖宗朝設立歲貢之法實萬古里選之制期得真才以資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十三

國用近來生員苟得對廩即計充貢有日往往有不脩
行檢挾制官司欺蔑鄉里甚至虧缺倫理玷辱衣冠及
有學問荒疎年力衰邁有司不問賢否止計食糧淺深
一槩循資充貢却又多選任教官以為人師欲求人才
長進誠不可得自今歲貢生員務令州縣提調官選有
學行者方許起送巡按御史會提學官并布按兩司從
公考核照常數貢舉先儘廩膳如果無人許於增廣附
學內考取不額論食糧淺深以襲舊弊即有年老不堪
教養者令提學官嚴加考選無行者黜退為民其餘量
予衣巾終身廩膳有缺提學者毋得輒聽權要子弟濫
與收補如未得人寧令空缺其歲貢入京廷試其衰老

無學及行檢不修者所貢舉官一體坐罪不貸國子監見坐監生員該部還查照舊規定擬以聞

○嘉靖十一年正月壬申禮部尚書夏言以歲當會試條奏正文體定程式簡考官三事

曰文運有闕國運所係不細近來士子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誠為害治其出榜晚諭今年會試文卷必純正典雅明白通暢者方得中式若有仍前鉤棘詭僻痛加黜落甚則令主考官奏聞處治餘俱如議

○嘉靖二十九年閏六月丁丑禮部覆給事中楊允繩奏請慎選師儒以端士習

上曰提學官士子表率自今宜慎選行誼端方者為之不得徒尚文藝循資濫推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十四

審用舍

○嘉靖二年三月壬寅朔給事中安磐言御史曹嘉論列廷臣至五十人分為四等夫上有禮貌大臣之心而小臣肆其輕侮恐非太平之世宜有

上曰人才難得知人尤難諸臣推議公舉試有效勞鑒在朕心曹嘉以一己之見妄加評品殊昧大體其各安職守竭忠圖報無相詆訐乖雍穆之風

○嘉靖四年九月乙亥吏部尚書廖紀言諸臣有託病求去甚有出位妄言竊其名以為異日起用之地士習大壞宜照舊例有以制之過來官不久任遷轉大頻人無

固志宜如

祖宗朝有司九年為滿不次超擢又昔年致仕大臣年力未衰才識可用者乞量加陞用

上曰卿所奏深切治體臣子事君當務誠實自今有假託養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年七十以上衰朽不能任事方面官六十以上方准致仕外官不准養病京官真病不能行動者方准有不奏棄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許該部科道及撫按官糾舉各罷職不叙言官被責者量年漸次擢用病痊赴部仍照舊選除不許改調別衙門守令俱以九年為滿有政績卓異者不拘進士舉人監生依擬陞秩仍舊管事風憲有缺於三年以上知縣行取選用方面官照舊例僉事遞陞副使按察使叅議遞陞叅政布政即於本省及附近省分陞不必驟遷數易以致奔走廢事起用諸臣所司因事奏請朝廷自有斟酌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十五

格

○嘉靖五年六月壬戌少詹事霍韜議奏內外官陞遷資上覽之曰朕以人君深居宮禁不知外事必賴左右大臣協力贊佐若為大臣而不能實察民情何益治道翰林官有才堪布政叅政及提學副使者量加陞擢正欲其實歷民事以資聞見以備他日重用吏部及諸曹年深者亦察其才識內外無用之豈可循資輕授耶我太祖初年草創者固難比擬以後定制及

列聖成憲不可不遵但用人圖治亦當因人制宜豈能一
一拘定常格况予奪皆出朝廷自今内外出入遷轉所
司隨時斟酌以聞

○丁丑刑科給事中管律言大禮之議出自

陛下至性為臣子者不過將順其美以成孝治之義耳過
來言事者每假借為詞於議禮本不相涉而附欲援引
牽附乞嚴諭諸司言事者止據事直陳毋得比附迎合
有所希覲

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既定内外群臣正當摠誠共職
以贊成嘉靖之治自今言事者慎勿徇私假借議禮希
恩報讎都察院其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十六

○嘉靖六年六月甲戌

上以災異修省諭輔臣楊一清曰朕自己過不能已知而
或德有失政有缺者斯朕與卿等當加省悔也朕有過
差卿等便速言之若不忍明言便當密疏直說使朕改
圖庶可上承

天意仁愛之恩方無負焉卿其欽承勿憚勿吝一清對今
時政所急在用人卹民乞令廷臣各舉隱逸賢才及卹
民事宜以聞

上曰卿今日一疏其意雖忠於國但謂搜訪隱逸賢才
不過為羅欽順喬宇輩耳又說不追既往此亦不宜此
疏言留中不忍舍卿忠愛欲行之不免為邪人之倖怨

君懷逆將無不為朕封付卿再潤削停當其當言者說
來一清言臣之所慮但恐濟變無人豈敢為欽順輩賣
緣起用

上報曰卿昨具陳前奏所以朕具知悉足見憂國忠誠至
意夫今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在朕與卿等圖守之耳欲固其本在結民心
用善人耳卿之慮及濟患無人正今日之急朕前所言
不過恐偏邪之徒乘而求進豈非壞事乎哉前大同之
急廷臣無肯為國者兵部推孟春堪往春遂推避云我
是吏部的你兵部的何不去方舉馮清馮清之才委可
用其時不當取回朕悉知矣卿高才重德輔弼之首朕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十七

倚託至重宜竭誠盡言弗當介意特茲慰諭知之

○十月戊申署都察院事大學士張璁疏御史丁憂服闋
及以病在告者二十餘人請趨赴任因言

聖明御極側席求賢為臣子者濫假名器自謀身家豈所
忍哉宜責令依限速來以備急缺差用有過限不來故
為推調者奏聞除名間有在家橫暴鄉里在公凌轢有
司者一併奏罷黜

上可其奏令各官以文書至日為限三月內皆就道病未
愈者所在以狀聞病不可愈者特令致仕有延緩過期
者罪之仍飭諸司皆以此奏從事

○十一月丁丑

上諭內閣庶吉士不須教養並遣除之大學士楊一清請照常例留三五輩在翰林及選科道等官張璠奏言臣觀此輩心切奔競口尚乳臭固不宜處之翰林而科道言官又豈少不更事者宜居之況舊例教養三年成舉方得改授

皇上既以此輩不堪教養早為除遣是欲退之矣而內閣反進之何歟宜查照甲第除授部屬知縣等官如此則將來必無營求倖進者矣

上曰一清循泥事例待從容諭伊省晤朕於輔臣之言難便拒違但彼云不可改

祖宗之法若有旨將庶吉士裁革便可說朕擅改嗚呼差矣
皇明實訓 嘉靖六卷 十八

○嘉靖七年閏十月己丑兵部尚書王時中被劾求去閣臣票擬留中

上曰時中委不堪斯任本兵重地焉可以此官重之前勸他科道官奏劾便當退省卿等則不欲如是於奏辯又說不必辯辭退又加慰留此恐為大臣者劾之也將縱恣無畏耳可加以切責著回籍聽候勒奏發落

○嘉靖八年二月戊寅諭輔臣曰朕覽尚書方獻夫等奏陳弭災之宜教事宜多取進士一節朕欲與卿等別議行故說知道了朕惟多取進士以為所缺縣令之備此為塗一狹耳夫舉人監生非自待之不逮實因以槩輕

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之者每為所輕而亦豈不枉人才乎又如進士之保守身名固有而恃名縱肆為惡者不無如今以各處地方災重令牧用人則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其果才能廉潔為我愛民者一體擢用獎勵上司不許自為輕重之別庶幾可多獲人才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

○嘉靖十年正月庚寅以
南郊禮成詔吏禮二部考求

祖宗朝科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事例廣求人才以備任使於是吏部舉洪武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一年以前故事請

皇明實訓 嘉靖六卷 十九
上曰用賢圖治國家急務我

祖宗朝三途用人取之至廣俾才德者各稱其位故仁覆天下澤被生民後來事務科舉之學偏重進士之選以致人尚浮辭不脩實行露國害民者在在有之今後務遵照

累朝事例三途並用必求得人以稱朕用賢澤民之意前奏俱允行

○壬寅時納銀入監例停止且四年而各處有以勘合人數未足藉口起送者至是蘇州府復起送生員方世儒等七人戶部以為言

上曰納粟係一時權宜本非正途矧令京官及方面子弟

增銀告納是準之食也剝民害國將靡有止極殊率政典久已停廢又何得藉言勘合未足遠例起送世儒等俱遣歸給還原納銀兩諸承行官吏悉令巡撫官逮問

○甲辰初恭議顧璘養親致仕在家起用為浙江左叅政

遂陞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致仕養親數歲復起

浙江左布政使之任未幾擢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過家復乞養親

上曰顧璘原係致仕養親官吏部如何連陞為叅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却又推陞布政未久又推巡撫乃復以親老為辭實非人臣事君之道令璘以原任布政職銜致仕吏部官姑置不問內外大小官員凡有託故養親奏

皇明實訓 嘉靖六年 二十

病在家安坐超陞不復供職者逐一劾奏處治以昭公道吏部因言南京通政司叅議楊谷南京太常寺卿方鵬俱有礙於明旨

上曰此皆冒濫君恩全無臣子之義並革去新銜閑住不許起用該部官報與推陞姑不究仍通查冒濫陞職託故家居者具奏如有隱匿重治不宥

○三月辛丑吏部奏請揀選舉貢監生在部需次者

上曰州縣有司係親民官職今以天下之廣進士僅一二頃舉貢足其數爾等既知要在得人奈何仍踵舊弊禁身進士者不必循良槩得行取選用科通部屬舉人或間一與監生全無何由自効往教詔相兼擢用竟不遵

行今次揀選務秉公責實有賢能立心為國者一體選科道部屬著為令該司官敢仍前欺弊虛文抵塞都察院具實奏

○嘉靖十一年四月丙午吏部以推官知縣等官管見等二十六員疏名請行取選補科道且言近歲薦選辦事進士今新科進士尚未開選

上曰科道乃朝廷耳目必端謹老成斯稱職疏內開具人員如擬行取慎加考選仍查節降三途用人詔旨如有賢能彰著實心愛民者無論舉人歲貢出身一體取用其進士宜復

祖宗舊制授職後宜習知民事積有年勞始如例行取選

皇明實訓 嘉靖六年 十一

用著為令

○嘉靖十二年六月丙子吏部擬授行取知縣高鳳鳴劉倫溫志敏王鍾靈及學正任佐等俱府通判

上曰舉賢居牧民之責凡賢能者已有旨相兼取用以風勵有位今鳳鳴等業已行取仍授以通判朝廷法令安能信于天下其改擬以聞仍責該司掌印官對狀于是吏部覆擬倫志敏佐俱主事鳳鳴鍾靈俱府同知報可文選司郎中鄭汴調別部用仍詔自後文選即缺於各部中推舉公正有才識者為之母但于本部叙選

上曰給事中乃朝廷耳目務在得人邇來不辦賢否止以年月叙選殊非朝廷用人之道今後有缺務從公推擇

賢能年資相應者陞補著為令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乙丑吏部擬取兩京主事等官及外推官等官選補科道復請將試卷糊名分別次等進呈候欽定銓補得旨近來科道官多用非其人假公報私顛倒是非以致動搖國是考選固須文義平正通達更宜訪其平日存心制行果端方平實非險詐詭異者用之第從公如常考選試卷不必封進南京官已之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辛未吏部以御史員缺請考選內外官補之

上曰御史考選數多在外推官知縣有撫按語可據依擬選用在京主事等官須同各本堂官評議堪否疏名改

皇明實訓 嘉靖十六年 廿一

授其教諭官且陞有司令歷練民事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戊子吏科給事中鄭大同等條奏考察事宜四事內一款指陳士習躁競之弊

上是其言曰貪緣躁進者該部匿不以聞爾等係朝廷耳目職專論劾若所用不公即指名奏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甲午

上以南北多事諭在直八臣曰

祖宗時於吏兵二部正官每慎其選况今日多事時耶聶豹年衰不勝重任卿等可詳論之大學士嚴嵩等對尚書聶豹果衰聶臣等當傳

聖意令彼自為進退以全我

皇上優待大臣之體於是豹引病乞休有旨令閑住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己丑

上以閣臣缺人問大學士徐階曰同官可增誰堪其任者階對知臣莫若君臣不敢妄對

上曰汝以不知為對但君知臣惟堯舜耳

太祖為聖知之真而用之可若昨嵩乃我簡至於如此此

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廷推非道相必君擇古正理後

世宮生之主不知人焉階復對堯用四凶後乃加放殛

太祖用李善長胡惟庸後乃以罪誅

皇上始知嵩之才而用之後因其聽于貪縱而斥之皆

大聖人之事無損於明

皇明實訓 嘉靖十六年 廿三

上曰卿疏引四凶惟庸之類非堯

太祖不知者彼不終慎也然堯為聖人之首

太祖何事不知且如此後世內長一事不知者安可及嵩

一嵩罪非聽于乃縱子害國戕民焉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辛亥大學士徐階請補閣臣

上曰今只以直贊衛者代用此官宜三四員

成祖之制有謂者嵩專政二十年我常謂彼公誠却不識

其欺君肆誑而畏惡子逆物可怒階對

皇上懲嚴嵩之專欲復

祖制乃攬權要務但臣見

先朝內閣首臣不時有乞休之疏

列聖欲留則留之欲去則准之故彼不得據其位以為已物而恩威常在於

上此事亦須復也

上曰汝謂此事須復在汝身家為美為是而為國為君恐背義焉煒病難望復今但得二員同汝輔政亦足矣亦成祖之初制也

○已未大學士徐階請補閣臣有旨少待歲月階再疏固請

上曰汝又要添閣臣何意汝且供數月職少待慎擇未遲又此件近年自上出古君擇相正義人情非古所用者終不如始欺天無君為累非小今必付之廷推為公以

聖明實訓

嘉靖六卷

廿四

服人心階復奏昔年廷推未必得人不若簡自

聖衷使權自

上出

上曰汝必欲添官亦是避自專但今循煒例必正二卿汝憐憫憂吏部無代者想亦此直以

祖宗累朝制定廷推不必言撰文

公考察

○嘉靖元年二月己亥

上勅吏部曰人才難得天下有司貪酷顯著者許各撫按照舊劾奏其餘不必一一論劾但明註考語送部以俟考察點調其被劾奏存留及素候定奪者果能振奮自

新一體擢用

○嘉靖十二年四月己卯

上諭吏部曰部院考察京官及科道拾遺事既竣獨科道互相糾劾業有成命今數日未見題請顯有畏附之私姑置不究宜遵例令兩京六科十三道從實互舉以聽去留

○嘉靖十四年正月癸亥御史喬英疏陳近時考察諸弊吏部都察院議覆

上曰朝親考察係國家黜陟大典被黜者既不容奏辨又終其身不許叙用朝廷委任部院不為不專近者徒事詢訪以致人得行私報復虧枉甚失朝廷公平正大之

聖明實訓

嘉靖六卷

廿五

體今考察伊通卿等務秉至公唯以撫按官考語及科道官論劾為據其一切曖昧影響事情毋輒聽信若撫按徇私賢否開具失真者卿等奏處治

○甲申初吏科給事中戚賢奏考察不職官中間恐有一二以賢見黜者乞容申救

上曰賢所奏亦是愛惜人材之意必須果有虧枉者方許於是兵科左給事中薛宗鑑為奏議王臣常商臣運同冷宗元縣丞葉洪稱寃部覆宗鑑挾私亂政不宜輕信以啟偉門得旨考察係國家大典原無論敘事例今後不許援引以重大典宗鑑已有前旨姑宥之

○嘉靖十七年八月丙午吏部考功司郎中缺部臣擬用

驗封郎中李開先山東人也是時文選郎中黃積亦山東人

上以明年考察京職事體甚重文選考功何俱用山東人令再推於是部擬稽勲署郎中任潮從之

裁冗員

○嘉靖六年七月丙午兵部以近時多事請添官經理

上報可仍諭輔臣曰朕見今日卿等票來兵部本以近京地方添設官員已從其請朕思天下官員皆有定數各有責守果有盡職則臨事亦不必泛用多人也奈何每未得人因脩乃職故一遇有事便添官整理不知此益于事乎重擾于民乎卿等可詳處若地方寧安之日即便取回勿使坐勞吾民可也

○嘉靖六年七月

廿六

○十月庚戌東閣掌誥勅員缺

上諭輔臣楊一清曰朕思近年以來有東閣掌誥勅官一員雖

太祖時設有東閣大學士未有掌誥之命後來或設或革又近來此官之設多為倖進之人前後附和無益於事以朕論之此官革去不必仍復制誥之文翰林本等職業今後一應制誥勅着翰林撰卿等看潤而行又翰林官似多可選文學淵深的五員一陞本院學士二侍讀學士二侍講學士專管撰稿不必在誥勅房本房見在內閣禁地恐泄事機未知可否又諭張璉曰

祖宗舊制無東閣官後來添設不知始自何年不如革之便一清等各對言此官實係冗員

聖意欲革之甚當遂罷不設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庚戌先是保定巡撫劉隅奏添設井陘兵備一員練習民兵即以大名兵備副使張素綱任至是隅復言素綱人不習軍旅請改用素綱而選西北諸練武畧者代之

上曰朝廷用人務求真才豈宜定限西北且虜若得至井陘亦豈民兵所能禦兵備不必添設徒擾民耳素綱調用○嘉靖二十七年七月甲戌御史周亮言浙江添設巡撫不便吏部議上其言

○嘉靖二十七年

廿六

上曰浙江巡撫去歲無故添設一時諸臣依違議覆以致政體紛更今依擬朱統仍改巡視事寧回京凡一切政務巡撫御史如舊規行

○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戊戌初南京兵科給事中傅鳴會請於南京兵部增設侍郎一員兼食都御史銜專管操江疏下南京兵部議尚書張鑒等請從鳴會言

上曰

祖宗設官操江用南院都御史欲其督同兩處巡江御史事體相維且營伍布置守備統轄一應事宜法甚詳備近日地方失事乃官不得人非法之不善也今若以南京兵部兼領體統俱紊茲所議不畏成法任意紛更鑒

等姑不究其令遵行如故

廣聽納

○嘉靖六年正月癸未

上諭禮部近大學士楊一清以災變修省奏請寬恤小民已有旨待

郊祭後令諸司開具條件降勅頒行朕思民間疾苦情狀甚多一時所開或有未盡匹夫匹婦猶有不被其澤者其令四品以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各條具便宜限正月二十日以前奏上以備采納所言務切於政事合於民情忠誠明白足以消弭災變副朕敬

天恤民之意

嘉靖六年

○十二月己未

上諭輔臣曰胡世寧奏欲大事別具一帖以便親覽一節亦是忠意夫凡奏疏批去之後朕或忘記者無從取閱今宜通行部院等衙門凡事關重大者別用一帖面書御覽畧節四字用印一顆後不用印止開堂上官職名末不必用謹具題知字樣只以辭終為結庶朕得細閱之若常事不可為煩卿等再看未

○嘉靖八年正月丙辰

上以災異門輔臣楊一清等令條畫弭災急務一清等因上四事一恤民窮一脩武備一惜人材一飭言官

上曰卿等所言具悉忠愛恤民窮脩武備戶兵二部其亟

為議處務臻實效惜人才前已有旨科道官以言為職其各以所聞見條奏朕自來擇不得隱默畏憚及挾私誣枉負朕求言之意

○壬戌吏部尚書桂萼上弭災疏閣臣票旨下該部議覆上曰朕惟人君於臣下之言不在其稱否而在於實行否者則答之而已卿等既以少保桂萼等所言為體國弭災之意當即施行着該衙門不許支忌可也如說該部具奏是替該部支調之計併郭勛奏另議票來

○嘉靖十一年九月丁巳講官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畢

上諭輔臣李時等曰講官惠言省無益之費停得已之後維藩言去操切更張之弊務俾厚博大之體若云何卿等已朕意問之有可補採時宜者令條列以對于是二

臣各以其意具奏進各數十百言頗有所指切上亦不罪也

勤晉接

○嘉靖五年六月甲子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璫賈詠入見宏璫詠先入

上諭之曰卿等前日恭賀朕製詩章朕亦偶作一詩以賜卿等其用心輔導乃以詩手授宏等一清繼至

上諭之曰卿昨歲督邊勞勩昭著茲特召還資輔理朕為

聖明寶訓

嘉靖六年

三十

一詩賜卿卿其勉之宏等皆頓首謝其賜宏詩曰古昔明王勤聖學必資賢哲為股肱君臣上下俱一德廢政惟和洪業成顧予渺末德寡昧欽承眷命曆數膺宵旰兢兢勉圖治日御經綏延儒英每從古訓尋治理歌咏研磨陶性情詩成朕意或未愜中侍傳宣出紱清補衮命卿作山甫為朕藻潤皆精明瞻此忠良副倚賴舜皋彷彿康哉賡朕所望者獨卿重廟堂論道迓熙平虞廷盛治須百揆商賁伊傳周兩卿朕鑽大服履昌運天休滋治卿其承帝賚良弼匡吾政協恭左右持鈞衡大旱須卿作霖雨淫潦亦賴旋開晴沃心輔德期匪懈未諫前賢專令名賜瑤詩曰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朕自

聖明寶訓

嘉靖六年

卅一

鳴賜一清詩曰通年西隣擾起卿督邊方三辭乃承命開心副予望才兼文與武內外資安攘寬朕西顧憂遂使吾民康功勳既昭著威名滿華羗勅使往宣召復來坐巖廊黃扉典政本摠承以匡襄予承祖宗緒志欲宣重先深恐德弗類倚毗賴卿良展其平生志佐朕張皇綱股肱職補衮伊周並昭彰助成嘉靖後青史常流芳次日宏等上表稱謝上批答曰朕以涼德繼承丕圖惟賴舊臣以為輔佐於幾暇偶成一詩以賜卿等惟圖君臣交脩共成化理覽奏具見忠懇朕豈類古帝王稱頌太過專以望卿等協力匡弼

○嘉靖十年三月己丑禮部數上言
皇后出郊親蚕不便是日早
上駕幸西苑召大學士張孚敬禮部尚書李時入見于舊仁壽宮議於宮前建土穀壇宮後為蚕壇二臣趨出視地還復命

上賜酒飯遣中使遺以珍餌二人復入謝
上出御製西苑視穀祗先蚕壇位賦手授孚敬曰朕適有作卿等看潤因命廢和以寓儆戒之意孚敬復請
上手書各賜以為世寶許之明日二臣進和賦
上亦各賜手書御製賦後數日併裝成帖名曰咏和錄賜之又復諭孚敬曰朕惟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

之當慎他處則猶家禮然且漢文帝之召見賈生固語久而文帝為之前席今亦稱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况朕在冲昧世事未一經無識見卿之於朕無以周公愛成王肯以孝訓于朕他特餘事耳卿夙夜在公教君盡禮昨見退遜太過恐非輔臣之於君者夫何謂輔導大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訓教傳以德義保其身體此則不可以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卿有所入奏無拘時而來而相計處俾交脩朕之性志有定方可廣接他人庶有所酌別賢否耳朕又欲於今春奉兩宮春游後與卿輩一游以仰遵我

聖祖玉訓亦以見幼孫之率由

聖明寶訓

嘉靖六年

冊二

祖道當有宴樂預與卿言之

○九月乙丑脩葺西苑宮殿工畢

上設

文祖位致祭祭畢行落成禮宴群臣召尚書李時至無逸殿東室諭曰昨見宴圖尚書王時中蔣璠俱列於門外還宜坐之於內時對以地狹不能容

上曰皇親可移之殿西時曰俱是國戚

上曰親親不如親賢時對曰

聖明所見非臣愚昧所及已乃列時中等席於殿內

○丙寅

上幸西苑御無逸殿命大學士李時翟鑒坐講時進講書

無逸篇鑒進講詩幽風七月之章武定侯郭勛及九卿大臣皆侍講畢

上復御幽風亭賜輔臣并勛等及翰林儒臣宴亭下退而勛等奏謝

上曰朕以無逸殿幽風亭雖親耕之所亦勤學所寓昨落成之禮因命輔臣進講賜卿等宴卿等當協心匡輔以躋太和

○嘉靖十二年四月戊子

上游西苑寶月亭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翟鑒諭曰此亭去年訖工時卿孚敬不在今與卿等同游命賜茶仍命司禮監官引入偏觀

聖明寶訓

嘉靖六年

冊三

駕發御清馥殿復召孚敬等入見左室

上曰前是錦芳亭修舊耳因荒落故建此殿去年訖工時亦因卿孚敬不在故與卿等同觀復賜酒飯賜扇賜芍藥花出御製夏日與輔臣同游古樂府一首又七言絕五言絕各一首命孚敬等和之其詞曰晴日流光夏晝惟長同游禁園咸良薰風解愠但願民康

社稷安

慈壽永緒葉昌右樂府斗柄指巳四月中群物長養正冲冲願得早施三日雨免此貧農抱苦稼右七言絕嫩麥三分秀時當四月終但得甘霖降欣然慰老農右五言絕越三日

上復幸南城演新樂馬御環碧亭召李敦等入見尋御重
華殿賜李敦等酒飯諭曰今日朕以演馬出與卿等同
游即以其事為題卿等人各作七言律二章古樂府二
首來看於是李敦等退各具草未成

上先成樂府一章未及夏綏入四月中乘閒試馬出深宮惟
茲七馬壯且雄登霄未可擬跳澗或崢嶸爰因演步至
環碧命諸左右來輔弼同游同游

祖訓昭贊襄贊襄兮頃竭力朕非商高宗諸輔勿我棄早
為霖兮美作梅啟心務明沃朕心俾令湯孫繼

祖烈庶幾政化維日新又七言律一首幾暇餘清演駿駒
聞來野步到行居既不盤游忘禹訓亦非好武廢湯謨

皇明寶訓 嘉靖六年 冊四
適因涼燠供親眺還是春秋奉
壽輿馳驅須教思往事表益之忠不違次日諸臣和章始

上因請醵梓以紀一時同游之盛

上命名曰春游詠和集

○嘉靖十三年五月癸巳

上諭輔臣張李敦時曰朕覽江西所進青鸞其色甚佳
以為殿陛告祀

天用然此祭器也器之重也今者雨霖稍爽可與勸銘言

二臣吉服入觀其以酉刻至南宮之重華云于是

上御重華殿先視祭器畢退御重華左室宣李敦等入見

上曰朕咳疾靜養久不與卿相接良用歎焉茲以調養平

復侍與卿等一見耳李敦等頓首曰臣等瞻仰
天顏不勝慶幸

上命至殿中覽觀祭器李敦等奏曰伏觀祭器制度精美
仰見

皇上事天之誠

上命內使以御案所置牙遶檀扇分賜五臣且曰天氣炎
熱茲扇與卿等共涼李敦等復頓首曰即今炎候伏望

倍加珍攝臣等在外不敢不恪共厥職

上命賜酒饌各頓首謝及既退復召李敦及時入見

上以黃紙御書

宣宗章皇帝御製閱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

皇明寶訓 嘉靖六年 冊五
宣宗章皇帝閱輿地圖詩一章以示李敦等次日五臣疏

謝

上報聞仍命各為賦以紀厥樂命之曰奉制紀樂賦

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輔臣集錄成帖

繕寫進呈吏部尚書汪鏞請命名刊布

上欽定為御作詩詔工部刻梓頒布兩京文武官員序曰

是詩賦之作也所以紀同游之同樂者也諸意併載四

臣所賦之中不必重說或謂斯舉專以恭視祀器何得

謂之為同樂同游耶朕答曰委此舉以恭視祀器為第

一義然朕因疾而輟德政茲同五臣恭視祀器中間豈
無同游交泰之情蓋理之然何得不可謂之樂乎曰鏞

言謂奉

聖母同游斯既以恭視祀器何又謂奉

聖母同游耶朕答曰是日雨後暑氣稍減矧

慈宮亦初安是日以即時之爽併奉

親與少從游衍以消永日亦順時承顏人子之情也吾奉

母以同禮豈不愈之校事挈子者哉維然專以祀

天祀器之為主則朕之詩已寓其專云故序詩曰甲午穰

賓仲夏終是歲五月儀物欽

天禮用崇五臣左右偕瞻視一德君鄰共正忠是日同瞻

言五臣居敬頓忘酷暑時神怡自送滌炎風是日已

嘉靖十四年三月丁卯

上日講畢召輔臣張亨教李時見于文華殿西室諭以

大行莊肅皇后喪改廷試貢士于四月初二日令傳于禮

部因言今年進士選庶吉士只用翰林官一人教習卿

等且即舉堪任者時曰此任須擇有德行不必專重文學

上曰有德行方可為人師範文章是末議京教因薦學士

蔡昂

上俞之復問前顧鼎臣教習何如時曰老成停當

上因言內閣缺人卿等以為孰可乎教請

上自擇

上曰古人薦賢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卿等知而不舉

即是蔽賢不忠事教曰內閣之任與他司不同謂之機

務者機乃發動之由一有差失為害不細所以此官必

須慎重時曰如弩之機發之少差毫末遠處即在尋丈

外矣

上復諭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為緊要因博評

諸臣謂王廷相好梁材甚正聶賢尤健泰金覺已衰矣

復言汪鉞事無定見昨考察恐未免虧人乎教曰鉞近

在部時與霍韜爭辯

上曰若是爭辯汪鉞終達時宜若韜作尚書則部事須盡

壞耳時因請舉

先朝午朝之典每午

皇明實訓嘉靖六卷上御左順門命大臣朝見即奏事亦足以聽屬人心

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朕常思之如鴻臚寺奏謝恩見

辭是朝儀若政事另行為是今通政司奏事全是行政

非朝也乎教曰午朝驟難復不若時常宣召大臣于文

華殿質問政事時曰若常常宣召大臣不但質問政事

亦可知人臣賢否

皇上天資英明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臣等亦在側

侍班

上曰也着科道官待候廷試後舉行之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大學士費宏李時至曰今日開閣朕

出游召卿等庶幾君臣同游之意因命出觀殿宇規制
殿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則

聖考所作農家忙詩

上跋其後述王業以農功為重欲子孫萬世念創造艱難
幽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上所題幽風圖長句東西小亭二碑

上自製文述創建殿亭之故而自儆尤切因諭宏等曰朕
志在恤民即今工作亦非得已如

四郊

七廟奉

天奉

聖明寶訓

嘉靖六卷

冊八

兩宮奉

親皆當營造此即無事時因言遼東時定湖廣賊天下亦
無事

上曰遼東本撫臣行事不當以致擾亂宏曰例推巡撫內
地者吏部止會戶部邊方會兵部恐不盡得人臣欲會

九卿推如京堂例

上曰善其語吏部著為令宏曰三邊今缺總制臣敢薦一人
上問為誰曰姚鎮往在延綏甚得士心時言鎮處兩廣亦

是後來王守仁却未足
上曰守仁徒虛名耳因令宏等語吏部推鎮語未卒曰既

可用安事推即傳諭行又問鎮何官對右都御史曰陞
鎮兵部尚書仍兼前官時言遼東項用馬永甚好宏曰

聞永家丁八十餘人皆善騎射甚驍勇

上曰將領文武兼資不專在勇時對

聖諭允當
上又言西海水神祭於道側非禮令宏等相北開口設祠

宏曰

上無一事不教與免舜同

上曰免舜生知豈朕可及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朕猶未盡

因諭宏等盡心匡輔獻可否勸

上保養

聖明寶訓

嘉靖六卷

冊九

聖躬

上曰在清心寡慾宏曰須靜養以凝神聚氣為要
上曰神氣充足百體自安宏言黃帝問道廣成亦專在靜

上曰道書中亦云但凝聚必有法卿可為朕剖析以聞又
諭恤民在用賢宏曰聞

上昔與李時夏言評品被劾諸臣甚當

上曰朕在內僅得其畧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用或
未當仍須執奏時曰頃宏至京舉朝欣幸

上委任耆舊至治可期

上曰舊臣止卿及宏在時等謝衰朽不足以副眷用命賜
酒飯出已遂詔起鎮為兵部尚書仍兼原官總制陝西

三邊軍務諭吏部自今巡撫官俱九卿會推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卯朔

上諭大學士李時曰端午節朕奉

兩宮賞節昨有

慈諭罷免朕惟安樂一節不可少不可過少則不見交懼之情過則有傷耽樂之好若夫君臣一賞足寓交泰之意卿其會勛言一計之已復諭曰宴禮必得樂歌今教坊司不知備否無論俚俗我

太祖

太宗屢有宴錫其樂儀今存否可同一會議禮官擬上其儀朕裁擇焉于是禮部尚書夏言等撰儀注以上及期

皇明實訓

嘉靖六卷

四十

賜文武百官宴于奉天殿宴畢

上幸西苑預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侯于崇智

殿遣中使賞賜艾虎花綵白索牙扇等物

上至勛等致詞謝

上曰人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前月山中扈從之勞動

等頓首謝至水次

上御龍舟召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命三臣近龍舟而行自

蕉園迤邐至澄碧亭登岸復宴于無逸殿勛等各稱觴

上壽盡歡而罷

○嘉靖十九年七月丙辰

上與群臣泛舟于金海詩曰紫禁西頭勝縣舒晨暉朝彩

暎芙蓉波光激灩千尺鏡翠色飛浮十里餘蓮紅灼灼明素驚荷綠陰陰覆錦魚獨目傷心佳景處莫伸昔日

奉

慈娛

信任大臣

○嘉靖元年十二月戊子大學士楊廷和以陞迂兵科給

事中史道劾其阿附

先朝力爭帝號之罪上疏自辯因乞致仕

上曰卿以正學直道輔佐

先帝隨事匡救備極誠惻力阻復衛諫止遊巡以死自誓

不附權幸不作威武大將軍勅不書錄帳先年聞父訃

皇明實訓

嘉靖六卷

四十一

音旬日之內連章乞歸終制忠孝大節中外共知乃國

勢危疑之際又能計擒逆彬使朕從容嗣統功在

社稷更化以來議處大禮釐革弊政誅逐姦黨寢進忠賢

知無不言罔顧利害勲望隆重朝野稱述簡在朕心方

切倚毗豈可偶因人言輒求休退鴻臚寺其性論朕意

令即出供職既而兵部尚書彭澤亦頌廷和定策討逆

忘身徇國功

上曰廷和事朕以來輔德佐政備竭忠誠剪除奸逆不顧

身家之禍定策翊戴有功不居誠古社稷之臣朝廷方

切倚毗鴻臚寺官宜往諭朕意即出供職今災異頻仍

正上下交儆之時若議佞得志公議不明正人君子不

安其位相率避職求退天下治亂安危之機所係此豈國家之福覽奏具見卿忠憤所激為世道慮遠奉公體國至情今後吏部務求學行老成識達治體之人選補科道言官不許挾私沽譽報怨市恩以傷平明之治未幾廷和復求退

上曰卿朝廷元臣德望素隆出處進退係國輕重近因連疏乞休朕念卿以經濟宏才匡弼

先朝輔佐新政備嘗艱險曲盡心力轉危為安功在社稷孤忠大節中外共知已屢有旨慰諭為天下留卿素

何復有此奏至以老病為辭覽之良用慨然吏部官宜往諭朕意趣起就職用副朕拳拳至懷

皇明寶訓

嘉靖六年

四十二

○嘉靖二年正月戊午大學士楊廷和以御史曹嘉論其事極求去

上曰卿累朝勲舊德望素隆贊理天工多効勞勩勿以人言自沮其亟出供職大學士蔣冕亦乞休

上皆溫詔答之於是數日輔臣無至閣者

上累遣內臣及吏部鴻臚寺官至其家宣諭敦促廷和疏謝復辭

上曰卿肝膽忠義有功

社稷公論難泯簡在朕心內閣典司政本卿與同官累日俱避位於事體非便朕甚不悅故遣官責以大義其導朕命毋更固辭既而廷和求去益力

上四遣中使至第宣諭令即入閣供職廷和固稱病不出明日又上疏復報曰朕知卿忠義輔導重地推誠委任遣官再四宣諭猶稱朕懼蹇高卧朕甚疑焉陳乞之事不必再上時吏部尚書喬宇亦以言官指為廷和之黨稱疾求去御史劉廷璽等自古害正人者率指為朋黨喬宇孫交林俊同時召用今廷和宇求去交與俊亦不安其位幸勅廷和等亟出視事

上是其言曰朝廷清明豈可輒以朋黨之說指斥大臣為大臣者身任天下之重豈忍輕易求去楊廷和心跡既有公論宜同孫交林俊即出供職吏部其往廷和宅宣諭朕意

皇明寶訓

嘉靖六年

四十三

○嘉靖六年十一月甲子

上諭大學士張璁朕有密諭卿勿令他測知以泄事機又諭朕與卿帖皆親書雖不甚楷正恐代寫有泄事情璁疏謝因舉

先朝楊士奇故事請給圖書為密封奏對之用

上許之乃諭大學士楊一清曰凡朕與卿等可議事情除軍國重務卿等同官三人議奏外或有密訪事機欲法祖宗故事各賜印記一以封所來帖子又朕所送下文書亦不可無封記令制一套正面畫一雲龍上批諭某官中用政事文劄驗記一顆背封口上用御封二字庶出納有驗不致有漏事機朕無可謀者用與卿預計可否

通議來聞并賜印記字樣也勞撰用密之一清言

先朝

仁

宣二廟嘗賜近臣圖書鵠然唐虞吁咈氣象今此事誠宜修復但印文止可作責望語如納誨啟心責難陳善之類不必過為褒美又當因人而施不可太濫時

上以擬賜三輔臣印記及得一清奏遂欲去大學士翟奎之賜以桂萼代之報曰思卿之所言深憂朕也濫及多人則謀不成事易泄朕意欲止賜卿及總并尚書桂萼

意今既得卿奏朕意決無疑也於是一清復奏奎小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四十四

心慎密況在閣同事乞併賜奎以安其心

上報允乃賜一清總奎等各銀圖書二一清文曰著德忠

敬曰繩愆糾違總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鑒曰清謹

學士曰繩愆輔德萼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仍諭一

清曰茲今所賜卿等四人封疏印記又欠徵驗其真凡

所上密疏可以幅後小書某字號自一至若干庶上下

方如親見朕應時人猾詐倘一失之我君相必被他人

相間也夫君者天下之主可親者二宗室支屬私親也

忠良賢佐公親也親其私者以夾輔王室也親其公者

以治理朝政也今編四字仍勞卿密說他三臣以朕意

卿用持字總用忠字萼用秉字奎用正字既而諸臣各

上疏謝

上手詔答一清等曰朕念國政重大事機當謹無有過不聞厥過愈深故以銀記錫卿以識封疏覽所陳謝朕具知悉夫自古明良相遇必交相敬戒朕本不明上荷

天眷及

祖宗付託特求嘉猷以匡治政過卿等宜竭力贊襄用輔不逮勿憚勿諱庶盡交修政沃之體又答萼曰卿忠誠體國靜慎持身故錫卿銀記以識封疏卿有所見聞即宜告朕俾知過圖改以奉

皇天

祖宗之託卿宜竭力贊襄勿有所忌以副朕意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四十五

○嘉靖七年二月戊申大學士張璁進分獻大明壇及奉

制祭先師紀事詩二首

上覽之喜亦作二章以答之其一戊子春正吉

郊祀禮祇行陪神日為首陽宗日大明良輔承獻奠少保

捧捧香奏神鑒昭有格為喜不勝情貽大明其二

聖祖垂典則春仲祭宣王茲予纘大服稽宇罔敢忘傳制

命輔臣款享鑒忠良堪嘆老松栢空蔭我師堂

○八月戊申大學士楊一清以病乞休

上曰卿屢疏懇切朕非不相體且卿年高亦不應煩以事務但朕倚眷欲終始輔導交修況卿懋才重德方賴贊佐以成嘉靖之治宜欽承朕意慎勿固辭乃復達鴻臚

寺少卿王道中造一清卧内强起之仍降御劄遣中官諭意曰朕所倚卿實為天下卿若果於引退是慮國不如慮身一清感謝已而求去益力

上固留之曰朕以卿耆碩舊輔方切倚毗而卿必欲引退君臣之義恐弗如是朕躬多愆當直言以匡救何遽舍朕而去卿其副朕望焉

○十二月壬子大學士張璪疏請給假省親上曰卿昨以省親焚黃之意預歷陳之朕展轉覽閱即欲從卿所請復忽思之甚有未安朕若未尊崇

聖母之時抱痛苦心不知何日得遂此願

皇明實訓 嘉靖六卷 四十六

皇天鑒我命卿言之今時也孝情既伸素志亦遂非朕所自能實卿之力也非朕私譽卿也酬其所賴予耳夫孝者萬善百行之先况人君長豈可不以此教人而反拒人之情非人之長也况朕所得伸其孝乃卿贊成之諒卿之孝情非朕之情可比尤急甚焉當盡孝子之情以成終其忠者宜聽卿之所請即賜命以行可也但今政治有未善遼事有未寧朕體有未健強學行有未定帖所倚群臣夾持則卿之為朕託者特重耳卿之平日之志未有一毫末之私持正秉忠以匡朕躬夫父子天性至情似非私情者而在大義之中未免為私恐不宜言及是豈終不宜言實不宜言於此時也卿可勉副朕託

悉心匡輔勿得為言待其治道少康遼事寧息朕體少強朕學少定則卿便可來請朕當聽奏立限前往如今時卿不顧大義直遂已私果欲往則非忠臣之道使朕失道失德於卿之心其忍乎否乎宜欽承朕命緩之數載便當言此勿負朕意

○嘉靖九年四月乙酉兵部尚書李承勛以被劾求去上優諭慰留之曰卿近日兩具疏乞休退以言官誣及之詞深為名節計足見持身慎行但恐於愛朕之心豈不小失朕惟人言浮無根據不必以此為慮且卿雖經

總導奏薦亦非璪等所私實公與也卿練達事務忠誠素著才望兼隆朕心簡在今必欲求去恐非素日之心也見今遼方多事本兵重地之任朕方賴卿辦理何乃堅欲去哉宜竭誠佐朕展布才猷副朕委任茲特慰諭卿宜欽承勿負朕意

皇明實訓 嘉靖六卷 四十七

○八月己卯上諭輔臣張璪曰卿以所撰敬一亭碑文上朕覽之再具

悉忠慎之至朕惟古之君臣致盛治者無若唐虞彼時上下一德猶不免交相儆戒吁朕非堯舜之聖而卿豈可絕無一言以警之乎况斯文必傳之後世勿使後世議可也夫君臣一體非朕私為卿其密再撰來發部刻石

嘉靖十一年五月丙子召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燕

翰林院學士方獻夫至京詔進燕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命即日赴閣

上諭之曰卿昨赴召以連日陰雨未與朝見故今日朕命入閣辦事庶副召用之意夫輔導之地以納誨為職豈無資我之忠言必託封章庶得隨事開陳茲以原賜銀印記給卿用使宜承朕命

○嘉靖十四年七月壬午大學士費宏以起用至京上遣中官賫手勅賜之宏疏謝言臣數年棲息猷頗懷願獻之忠此後當日有所陳

上批答曰覽日有所陳之言深慰朕望必如是然後可凡事卿當獻正開邪匡朕不及以副朕意

皇明寶訓

嘉靖六卷

四十八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壬寅賜輔臣嚴嵩銀圖書一顆勅曰賜卿忠勤敏達銀記朝夕謀猷入告以此封進嵩謝答曰嘉謀忠猷匡朕不逮是所望也卿其思副焉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七

光祿大夫柱國傳蕪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汝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優禮大臣

○嘉靖元年五月己未致仕大學士謝遷遣男謝正謝遣官存問及賜羊酒官廩與諫恩因勸

上學古訓鑒成憲以廣聰明

上褒嘉之曰卿輔佐

先朝直節忠言天下傳誦朕知名久矣方將起用特先存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乙

問覽奏具悉忠愛至意宜善自順養以副眷遇因廕其子正為中書舍人仍命所司查同時守正被害致仕大學士劉健尚書韓文曾廕否以聞

○癸亥大學士楊廷和將見毛紀費宏各上疏辭免恩命上諭廷和等曰朕念國統未定事勢危疑之際卿等能同心協請於

昭聖慈壽皇太后早決大策以安

宗社其時逆賊江彬稔惡負罪尚握重兵心懷不軌禍機

難測卿等又能乘時擒獲不動聲色潛消大變使朕雍容入朝傳序繼統中外晏然弘濟艱難功勞茂著考之前史漢文帝宣帝繼承大統之後亦嘗加封丞相陳平

周勃楊敬蔡義等邑戶我

太宗文皇帝以尚書茹琚有熙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誠伯况城云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勲一體封拜朕前勅加封爵義不為過第重違卿等雅志已如所辭朕心快然賜宴進階及文職錄蔭畧示朕報功之意卿等宜勉承恩命不必過為高潔以傷朕懷諭宏曰卿以碩德廣學輔佐

先帝嘉謨入告備竭惓惓隨事納忠賢勞茂著逆濠護舒之請昌言沮止觸忤權奸遭讒去國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首先召起選者勅加錦衣衛世襲之祿用酬舊勞義不為過卿抗疏力辭重違雅志乃改廕正民皇明實訓嘉靖七卷

戶朕心猶以為歉再加文陰賜宴進階畧示優眷卿宜勉承無過辭以為高潔傷朕本懷

○六月己未致仕大學士劉健九十

上已賜勅遣行人存問至是河南守臣遵詔奏請

上曰健累朝舊臣禮宜優厚本處巡撫都御史備綵幣羊

酒親詣其家宣諭朕眷念至意

○十一月庚申致仕大學士王鏊以

上遣使存問具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

上覽奏答曰卿輔佐

先朝志切匡救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方將起用特遣使存問覽奏具悉忠愛至意宜善自順養以副眷

懷其廢一子為中書舍人尋致仕大學士劉忠亦具疏

謝存問勅

上以務學養心款

天法

祖抑邪佞進忠賢數事

上褒答恩隆亦如之

○嘉靖二年九月庚辰大學士楊廷和以一品十二年考滿加太傅再疏辭

上曰卿元勲耄德望重台司獨亮忠勤多歷年所功存社稷澤在生民宰秩特加用彰殊眷乃以盛滿為懼懇辭至再具見勞謙成命以下宜即勉承朕意從容展布贊

皇明實訓

嘉靖七卷

成嘉靖之治既而廷和三疏固辭

上曰朝廷設三公之職以待忠賢共圖化理卿匡輔

先朝贊襄新政備竭心力茂著忠勤勲績既多特加宰秩

資望允宜何乃屢陳懇惓至以引去為辭鴻臚寺便往

宣諭宜抵承恩命即出供職用副眷倚至意慎勿再辭

○嘉靖三年七月己巳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喬宇

引疾乞休

上曰卿才德老成賢勞茂著銓衡重地方隆委任何乃因

微疾遽求休致既情詞懇切特為俞允其給驛以歸有

司月給米四石歲役夫四名仍歲時以禮存問

○嘉靖五年五月辛丑刑部尚書趙鑑以疾乞休

上優詔許之賜馳驛還仍令有司月給米四石歲夫六名
鑑陸辭

上特製詩一首書於龍箋賜之以寵其行詩曰仰惟我
聖祖稽古置六卿朕茲續大服命汝掌邦刑司冠職惟重
託卿甚丁寧慎以恤元元詳以軫幽囚副予欽哉訓惟
卿公且明資之弼王教倚毗須老成忽爾乞休足態詞
出衷情朕弗拂卿志願念其情誠特命馳驛還以遊卿
之老餘年備福祉勿負綸言旌

○嘉靖六年十二月辛未

上以失學士楊一清病目未出論問之曰日前奏請給假
調養目疾今以數日未知可否特茲為問朕聞目主曰
肝肝經受熱或勞所以傷目卿可用心養養使肝氣清

聖明寶訓 嘉靖七年

四

和而自無疾翳卿每以此言朕欲卿治之奈無術耳欲
令醫治之亦無術耳况耳目之際非可按以摩為術也
但能使臟腑清和則百脉流通又非專以藥餌為尚耳
而醫者之術亦恐不過此朕初幼孩至今恒以目為患
去年常大作之是以畧識此意不在他術惟肝氣平自
安矣卿如稍可便赴閣辦事况當新春通運不必報名
叩謝以某日赴閣具疏來聞即朝見陳情也卿其承之
已一清病稍愈赴閣具疏以聞

上報曰今早得卿一疏云出辦事朕深悅之但朕前疾方
好未及大壯昨因出齋殿被寒溫之氣與爐火交薰觸

於頭目於清晨以起穿衣畢而暈痛相攻動履不得除
遣官代朕至日

二廟行禮外即回宮調養過其半日方覺暈止而痛亦就
安但因先日之弱體未大平復平可三十日視朝卿其
知之又昨想回奏言與卿三內殿行禮之儀不必外廷
論之只卿以禮斷可也又封可據先儒格言來告庶朕
決之者

○壬申

上不豫輔臣楊一清上疏問起居因引內經要旨請

上節宣調攝以逆

天庥

聖明寶訓

嘉靖七年

五

上未及答一清恐章奏填委前疏未經親覽復疏上問
上報曰今日辰間得卿一疏云二十七日所進之疏朕其
覽否但前答卿帖子中未言及此以謝恩疏答之密諭
寔欲專其意欲卿早出以副朕望也故未之及茲待別
答之朕以切弱之資上荷

天眷位居人上每思至此深切慚愧況體力未強而調養
之方未聞禮節之中罔知心每強之學無一得卿所言
究諸典禮且歷引內經要旨以保養朕體懇誠忠盡愛
君之拳何其至也夫朕於君禮臣之道恒為失之而卿
之於朕何其用心盡力哉凡卿等之言朕必再誦之越
日又取而味之庶有得於心不致於離間其中也用是

以復卿其知之卿輔導元臣凡事朕有不能中執者當要告正況今三始更新萬物復亨之期正可革宿愆興新德之時雖有過不能自知卿可以正代非以善贊惡交修朕性斯寔朕望焉今日除夕因成短句併告卿知三冬寒已去九陽春又來辭殘省往過遷歲善增培植傳真著碩輔弼信英才專賴交修道承之尚欽哉一清疏謝因率同官次韻和之

上悅命名為輔臣贊和詩集親為之序曰去年除夕日朕以殘冬已盡陽和回春遂賦五言律一首以其述示楊少師一清寓以望其輔導交修之意以辭殘比省過遷歲比進善之意一清遂與遷璉鑒恭和以聞但其中頌

皇明寶訓

嘉靖七年

六

朕太過愧受之嗚呼虞周之道君臣惟一故舜歌象陶唐之卷阿之作周臣頌之朕非虞周之聖但喜得忠良遂取為集以道虞周之意詩之所闕大矣非吟咏者此寔以求道望治不覺形斯言也

○嘉靖七年正月己卯時享

太廟

上見兵部尚書李承勛班在張璉桂萼之上意頗不悅大學士楊一清因請量加二臣一品散官使與承勛相等上悅報曰只晚午門得卿一疏足見輔導至切朕復有言夫君臣一德上下同心自伊尹之於成湯乃克令也朕又愚昧之人繼承之主焉敢比成湯但念卿念念之間

凡出於為君為民無有不盡其忠誠至於諸凡進告之者無一毫不於朕合其議何謂也且以今此一事告卿朕於三十日親朝承勛班在璉之上初六日陪祀又在承勛在首列遂自思之承勛雖當任用之時况年資亦深但璉自輔弼重臣似或不可亦未及之萼也回宮思欲錄其意問於卿而暫回休息今日已間親寫帖子與內閣書終遂思食食後陳硯紙而卿之疏已至矣故朕嘉悅不盡以其七年始遇卿也卿之赤城又邁尹之誠也尹之輔湯賢輔聖也易若今卿輔朕之切豈不過尹乎朕非湯資卿所告導豈不難乎朕非造出之言其言實自衷出也卿其益言無不盡之誠庶使朕免于冲昧

皇明寶訓

嘉靖七年

七

之失也卿其欽承是日復作詩賜璉曰戊子新正吉春享

祖廟親祀禮忻已成肅駕回宮宸登輦偶回顧與南一輔臣貌奇真才傑形端志氣伸外馬秉貞一內則抱忠誠正輔吾躬精白飭乃身予喜荷

天眷資賢作邦珍庶幾皋夔輩望以康斯民

○癸未

上降手勅加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璉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桂萼俱太子太保璉尋加少保時

上方有事

郊壇璉等請候廷謝畢乃敢受命

上曰古者人君接大臣無時上下乃交旦夕扈從齋宮即可出謝不必陞見

○三月丙子太學士張璁以原籍姚溪舊建書院疏請賜名并自建亭立石奉歲

御製歌一箴五歲註因以書院集錄詩文進覽

上賜其書院名貞義堂名抱忠仍令有司建亭立石其堂舍敞壞者亦與修葺璁具疏陳謝

上批荅曰卿當時學首博識多聞勤勵敬慎以飭其身盡心職業專以王道匡朕又恐後學廢墮特以院堂名額為請茲朕親撰以賜卿才德學行褒示所不能盡覽所陳謝具見勤誠已又賜璁玉帶一論曰見卿帶不佳今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八

特賜卿以札報不必廷謝

○嘉靖十年三月乙未兵部尚書李承勳卒

上自為文祭之曰朕惟人臣事君以忠者不多見今時尤難見也卿以賢俊之資自登甲第歷官數任俱有聲聞自朕擢任以來盡心為國竭忠事朕遂致嫉者肆其毀罵方當冢宰之遷遽爾一逝朕深悼之吁君以得賢為治是謂相遇為休朕非明王之賢故賢者未久其與茲特賜諭以祭之卿其欽承之款慰哉

○嘉靖十二年正月丙辰遣鴻臚寺官召致仕大學士張孚敬賜之勅曰朕惟君臣相得自古為難惟卿自中甲第奮志為忠不以身為顧繼是歷居數任持一不回匡

主愛君未或少懈前者小人構為陷穽朕即時令卿回已昨又自不審慎幾微又命卿回已適來星異衆疑之曰信哉君不明也使使之去而復來致變甚速朕亦應之曰孚敬達到此異又見試且令自陳吁朕意卿却不會又云去數語朕亦未放過三命回已夫朕所以用卿去卿其意不待自述自有公論但卿何其自誤哉今自卿歸星芒未見速退應歎否欤他不必費筆札矣今朕三召卿復任卿若能識朕意則作速前來期使功名不自昧用全君臣之道卿若不能此者則暫來作賀朕得嗣之喜亦或慰朕思卿之至懷惟卿思之圖之

○四月乙亥大學士張孚敬赴召至京是日免朝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九

上傳賜酒飯復降勅諭孚敬曰朕聞卿至甚喜但二日未視事見卿蓋以文華致齋恐空室寒故厚衣不意傷熱遂病目須三四日可愈卿其先詣閣視事仍以其諭示同官知孚敬隨赴閣辦事具疏以謝

上悅諭以益殫心任事以副倚望之重

○嘉靖十四年四月辛亥孚敬以疾在告

上遣中官齋藥餌又手札諭之曰昨少保李時具言卿病苦狀朕惟近古之君有剪髮療大臣疾者朕居常合藥數味自欲輒効茲為卿捧清心寧神驅火保肺者為一服以此得愈庶慰朕念雖昨前敬臣者之切亦見朕意服後一二日可告朕何如又諭曰昨朕因語時令示朕

意與卿聞病不得愈朕惟病不可不慎以愛身為孝之大而天工不可不盡以輔致君為聖為忠之大他諸餘未都要緊卿其思之哉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亥致仕大學士張孚敬表啓問安仍疏賀冊壙

上優詔答之遣錦衣衛副千戶劉昂視孚敬于家賜之勅曰卿以內閣元輔朕所倚毗頃因有疾懇乞歸休朕察卿有不獲已之情乃用俞允送卿茲得卿來疏奉問并賀省覽之餘具悉愛特遣錦衣衛副千戶劉昂齎勅往視卿疾如既愈即便來京勿負朕望果未除則當善自保攝用副朕眷思之懷復以手勅付昂曰勅舊輔孚敬

皇明實訓

嘉靖七卷

十

卿比以疾乞還久切朕思昨得奏賀朕躬平吉

聖母康泰及捧原選淑女內曰曹王二氏朕御而各有喜期將近已先冊封為端昭二嬪并河南李氏京選王氏補為敬靜二嬪又朕於春三月躬行謁

陵禮奉

慈車率后妃禮成後又于四月之吉命工恭飭新

七陵增造等項朕自作幽宮于

長陵左之陽翠嶺即十八道嶺更名改小山一名半臺山

以尊

皇祖太宗嘗御之地前次并往金山拜

皇高祖妣章皇后

皇曾叔祖景皇帝二陵奉

聖母舟回京今朕命使昂往視卿于家卿如果疾未痊便不煩以見如稍可即星夜以行急來見朕副切思情勿自負自棄以致朕懷無已卿其承之

○嘉靖二十年二月丁卯廷試讀卷大學士夏言有疾上諭讀卷諸臣曰卿等連受勤勞於政務之外且希忠興我少年卿等皆老臣朕心甚未安且言病甚昨朕有諭令看卷後用心理之即今任事之臣少卿等其悉朕懷又昨卿等入見東宮已議且重愛護然朕惟侍卿等再見數次先計

皇明實訓

嘉靖七卷

十一

奉先殿謁禮如何今年庶吉士之選當舉行既而遣醫視言疾復命中使齎賜上尊品物言疏謝請俟疾少間詣鴻臚寺報名謝恩

上特遣中使諭止之曰卿疾少愈恐趨謝作勞特用賜免卿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

○三月丙申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夏言一品九年考滿

上遣中使賜言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裡寶鈔五千貫茶飯五卓羊三隻酒三十瓶吏部以先年大學士楊士奇劉健賜勅宴例上請奉旨言輔導朕躬歷官一品九載懋輸忠荃久著賢勞朕心嘉重可復少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勲階兼官悉如舊賜勅獎諭仍宴禮部給與誥命以稱朕褒禮元臣至意言疏辭

上曰卿名德偉望博學宏才一品九年忠誠篤秉功施社稷業邁前臣加恩常典非朕所私宜祇承新命益殫嘉猷用匡不逮庶副朕優眷至懷所辭不允禮部以待宴官員請

上命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都御史侍

○五月戊申原任大學士毛紀年八十八山東撫按以聞

上曰紀輔弼舊臣年登八袞德壽並茂其賜以羊酒撫按官及門存問仍月給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六名應役以示優眷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十二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丙午致仕吏部尚書羅欽順年八十撫臣以聞詔有司及門存問仍給月米歲夫

戒諭群臣

○嘉靖三年四月辛丑鎮遠侯顧仕隆等請申明永樂初戒諭武臣榜文

上曰我

祖宗廟戒諭武臣榜文訓告諄切恩意深厚承平日久替襲者不知遵守曠職怠事兵部其通行天下申明曉諭本府仍謄寫刊印給各官領回誦讀使其子孫各知保守世祿

○嘉靖六年十一月辛丑賜輔臣楊一清等五經四書各

一部諭曰朕惟大臣事君必有其道曰道者載諸簡冊

君不知道無以修身出治而福澤生民臣不知道無以輔君納誨而成就君德卿乃耆德舊人博學宿儒自復召居政府輔導朕躬益朕學贊襄治理展布忠誠沃心之道良有賴焉斯非學術淵深識見宏遠所能也哉朕念卿昔所學者必孔氏典籍是典籍也乃市行書肆所傳惟恐或有差繆豈可遺哉今特以

祖宗朝所刻官本五經四書各賜一部卿其益堅乃志究厥古典或朕政事舉動有違於道有乖於理當執此言以告正朕躬乃諱朕之不納為無言嗚呼聖人修齊治平之道盡諸典籍朕有所用開必賴卿其善導之朕豈敢逸其身心以為無益負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十三

皇天及

祖宗付託乎惟卿其欽承之故諭

○嘉靖七年七月癸酉大學士張璁請宣諭內閣絕諛邪以清政本

上曰卿所奏朕已知輔臣調元贊化當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同寅協恭以期和衷之治庶副朝廷倚毗之隆勿得彼此相嫉以負簡託卿等各勉之

○嘉靖八年九月辛丑先是大學士楊一清張璁各以言官論劾遂生嫌隙

上令璁致仕旋復召入一清不自安求引退

上慰留之先謙寺少卿史道因上疏請論勉二臣相與虛心直道忘私奉公用酬

陛下千載非常之知不宜以形迹爾我自相幸異

上覽而嘉之曰內閣大臣責任甚重盡所深倚宜同心共事協恭盡職秉公持正以贊治化陳善閉邪以輔君德容衆以量受言以弘勿懷私嫉忌以取愆違庶乎君德賴之以成治化以之而興澤溥下民功施

社稷忠節譽望非前代諸臣所能專美豈不偉欽輔臣於道之疏朕之言宜加思勉勿負朕意

○嘉靖十三年正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張孚敬等曰前朕親啓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十四

皇祖主積見主套銷金向內必是先期崔元所致彼視舊大臣乃忽慢不敬豈將命攝事之臣哉元之不堪簡命有如此卿等即錄此論與言令謄示捧主諸臣知悉務各祗慎勿如元為於是元上疏待罪

上曰出主而祭禮之正也我

皇祖初制之典非今日事况人臣於君之事不可不慎重

朕知爾意謂

累朝不行何今日知是我則知守歷代之規耳朕所示禮部但勅令加忠敬而已何以認罪為

○三月壬申禮部尚書夏言請簡忠亮大臣一員撫賑大同叛軍大學士張孚敬持不欲行

上諭之曰茲大同一事卿獨未究心於至理委非正大之舉為逆誅逆終是賊得計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

如是了事可耻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邪非朕偏聽於言之言卿可推思其理自得其正也人皆曰卿獨與言為忌茲事又不從果然矣如其所言真不當行豈可遷就為之朕推言之力幹君事今亦不多及黃綰之為人卿所甚曉朕恐前日之事果如所言卿不自累邪卿能與綰比舊加厚其交再肯與言凡事和處則朕之不勞於政務卿之德量益著矣朕此言非有所私特為卿耳孚敬又言前已遣募軍給事中處置似不必更遣官查勘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十五

上復諭曰大臣事君謀國貴和若彼此爭抵各生私嫉則其君托耶卿尚平而熟思之禮部此請當都依擬行遂特詔綰往為罷總兵郤永任聽其勘處

○五月己丑

上以疾不視朝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惟君之與臣上下交而共成治理迺者朕靜息數旬元氣已復疾未除慮爾百工弗勤厥職曰不先我師上行下效者夫朕非敢自逸也特念身為治本不得不慎愛之耳茲復申告勉遵朕言務秉勤恭勿事怠忽卿言其錄布之哉

○六月乙巳大學士張孚敬復以疾乞休上溫詔慰留不允尋諭之曰卿前以累疏乞退今日又復

為詞想無甚疾或疑朕耳夫疑朕有二去來進退四三
作矣我必終不以禮待不如早求去一也方猷夫平力
尚未及我而去之此必信一等人以勿用我輩不如早
如去二也或因大同事者又或以如今日之事為難處
堅不欲法處廷齡者曰為

昭聖皇太后耳恐君上失德夫此數事者皆不足慮大臣
居丞弼之任一盡誠以事其君道之宜也謀身計禍此
是何如臣邪况今也亦無甚事止是輔君安民耳卿必
欲求去果為何者明言之勿忌事欲求去益力

上復諭卿求去之必皆特以一大同事耳何其執已哉夫
卿不過與言為忌持耳大同之事初無甚重大情由朕
聖明寶訓 嘉靖七卷 十六

曰法當討而無赦法言也想劉源清卻未必思設法而
止誅殺主將之賊以正

祖宗之法紀也豈知貪功冒勳恣戮平民以致法不伸止
殺二三為從者渠魁漏網壞法至於如此卿猶為源清
屈一則曰二臣銳意攻城二則曰必破賊為止夫城破
人誅固無難如無罪者何又何時復是鎮以衛京師乎
此雖言之言合本出自朕况事之是非自不當較也今
正內閣缺人不顧朝廷必求自遂是輔臣之謀乎享敦
乃復出視事

嘉靖十四年三月丁丑武定侯郭勳吏部尚書汪鉉在
工數以事相左遂成隙上疏相攻

上謂大學士李時曰勳言工上事猶可鉉全是忿詞此何
可忍時為營護甚力

上意解曰若不究竟則二疏須留中耳且鉉無故即舉梁
材自代此是何說昨東閣與夏言爭

莊肅皇后謚號本禮部與內閣事與鉉何與乃悻悻如此
時曰大臣議事貴于平心易氣此等舉動未免取訕於
天下後世

上曰科道何不彈之時曰不敢

上曰此謂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也勳鉉卿可傳朕意戒
飭之但勳奏吏部改調官事不可不查卿亦知建造可
會二臣公議之於是時同勳等於東閣會議奏言鉉以
聖明寶訓 嘉靖七卷 十七

主事歐陽清體弱不任工所勞俞振強行事欠當故以
清改調刑部振強陞調南京工部員外郎而以員外郎
梁廷振代之實無他情勳見鉉擅調因疑其聽托規避
遂以上聞耳

上曰振強行事欠當宜謫而陞清體弱宜惜而調似有避
去意命降振強一級仍同清供事廷振回原部於是勳
鉉各陳謝

上復手諭勳褒其祗慎勉以協恭以稱簡任於鉉則責其
動有紛擾甚負委任仍以自今宜親君子遠小人勿效
前為戒之

嘉靖十七年正月壬寅行祈穀禮于

園丘命武定侯郭勛代

上諭輔臣曰卿等謂祈穀禮宜暫命官具見爰朕至意然朕思大報未親時又有外臣在故欲躬事耳若論出入太廟丘壇上下自惟禮多但熟思朕既遵復

祖制不三五年即偷安自逸且自十三年患咳六旬乃愈三四年間體力復不如故又昨冬連患足瘡兼耳鳴心跳神思不爽又不如前氣積成痼即今茲恙增甚朕心得有一日之寧乎故朝政之廢歲不及旬日雖此身如逆中心不敢畧怠所感者

皇天洪眷

太祖聖德故爰維之中君得有此十六禩及賴卿等竭心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十八

以贊耳今朕宜理疾祈穀之典卿勛宜思盡虔恭代朕行禮卿言仍監督禮儀勿怠即錄付春官及徧示諸司知之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辛巳

上手諭都察院曰人事愆違

天垂仁愛雨後方未茂民康今雨下竟朝夫承弼之臣宜忠敬清亮者居之故曰災理調和之職也朕承

皇天寶命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非求僊用夷荒昧之為止是一早朝終始不一耳然君逸臣勞務本抑末夫小顧大先賢言之朕雖失之此早一臨門祀多命攝爰此身命是父母遺我者崇禮帝神加志天下不啻色荒聲

迷于不省人事之地無一時不思天下付民上藉為人

君之職所當懼者奈何世降人淳求一真才作夾輔不可得昨夏言測知東宮遷移無故力稱改慈慶為東宮府夫廢母后備制以縱奉子朕必不為言前稱朕意為正駁郭勛之非今何一用勛言若今謂為忠正前亦忠正前謂為非則今亦非也蓋嫉人賢已欲美必皆已出亦無端美君上之意是其恣肆已成性必不遷于忠謹敬畏之地夫何謂郭勛以不領勅下獄矣猶千羅百織如何自擬君旨謂不必用勅言官係朝廷耳目一人不如專一聽受主使逆君沽譽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或或人一家以代報復吁是人為乎又凡工作例有內官監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十九

官昨撰

大享殿興工何無高忠勅稿前歲忠代言進玉器祝壽朕已疑其與彼同計矣今果通洩朕言不具勅稿果無例耶果不通謀耶昨又聞東轎苑中次日朕已香葉束髮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彼謂不可夫無賜而自束是擅也有命而抗違非禮也且朕不早朝彼亦不入內閣軍國重事徑自私家而專裁之王言要密豈宜人臣視如戲啖如此大事言官豈無一人知見不聞一言片疏糾發徒知欺謗君上美法舞文排擯忠直貪生媚寵今日神鬼皆怒雨甚傷禾卿等其布此諭俾中外知之

○十一月戊申

上以宮闈之變勅諭中外曰朕誕膺

天眷臨御大寶二十一年於茲夙夜兢兢欽若

上帝祇奉廟謨罔敢怠荒故凡八柄之操五刑之用皆稽

謀自

天考訓於

祖恩宥罔偏於近御刑賞大同於官府凡以成平明之治

洽於變之風以期無負

天與

祖宗付託之重雖每防微豈期是年十月二十一日突生

榻寢二達御氏結宮婢楊金英等大肆謀逆戕害朕躬

仰荷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二十

天地

祖宗

皇考妣洪庇百神護佑假手中宮力救朕躬獲臻寧吉卽

將違犯依律凌遲處死各該族屬盡法誅夷已遣官祭

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及應祀神祇恭行謝典恐中外傳疑未的尚懷隱憂

手足心腹保愛胥戚茲特降勅撫慰爾等夫朕以冲弱

遇茲危篤卒獲康寧然非

天地神人陰佑默相以保我國國家萬萬載靈長之祚何以

有此爾等宜念此眷恩深加慶幸安心官守共迓
皇鑒觀茲祈天永平之休共饗久安長治之盛爾等其欽
承之哉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癸未虜衆薄都城

上出御奉天殿勅諭群臣曰今虜酋聽我背叛遂賊入侵

畿地諸當事之臣全不委身任事曰

上不視朝我亦不任事夫以平日云君逆臣勞竊聖言以

濟已懷欺不忠至此尤甚何有主憂臣辱之實敢為上

行下效之肆朕中夜之分亦親處分輔贊大臣日夕左

右未頃刻有帶於軍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欺

天背主之物料道官通不一効且脇我正朝大內恐赫朕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二十一

躬治名市美非黨即畏奸臣欺欺君父各誤事大小諸

臣便一指名著實叅劾定罪其餘各同寅協恭悉心

國事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再

如昔玩視並以軍法行刑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甲戌

上諭禮部臣曰今春雨澤固降雷未發聲且四方災異罕

勝不同勿專謂爾君所致人臣之義可盡廢乎天工人

代君一身能偏諸務耶臣原有分理之責况忠貞者又

以臣勞自責未可專一欺誦各要寔盡厥勞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乙亥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劾奏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殷學託病迴事學上疏

自辯

上曰大臣當先敬畏邇來自肆安居每每稱病臣子情共義何在况學又協理戎政者被劾不待明旨游詞欺辯姑從寬為民員缺亟推忠謹兼濟者代之

重銓衡

○嘉靖十年三月戊戌

上諭吏部曰朕惟政治以得賢為本吏部尚書古稱冢宰表率百僚人材進退定司鑒別朕以此任重太懸缺已又茲特付諸廷推以協公論諸臣宜體朕心慎選惟公與明忠誠為國練達事體者二三人以聞朕將親擇焉母得視事之常以應故事

皇明寶訓

嘉靖七年

二十二

○吏部疏文選司署郎中鄧尚義實授

上曰文選乃銓衡要司頃來不問賢否第以次補僅及一年輒陞京堂他部即有賢否俱不得與屢經建白竟不遵行以致往往挾權濟私用舍倒置恩不及百姓自今文選郎中務令久任果能盡心所職者聽超陞如例不許繁陞有不稱者吏部會都察院更調選補務在得人庶朝廷體訪好惡悉出公論

○嘉靖十九年八月壬戌南京禮科給事中曹鈞等以士習日敝咎由大臣請

上需察忠佞以勵其餘

上曰鈞等所論深中時弊責備大臣處尤是茲欲甄別淑

愚振起人才專在銓曹自今中外大小遷除須裁抑倖倖為國擇人每徇私情致傷公道

肅風紀

○嘉靖二十年四月甲辰吏部尚書許讚等各自陳乞休奉旨罷免者十二人餘令修省供職因勅左都御史王廷相曰

宗廟災變

上天垂戒非常都察院風紀重地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否係於巡按御史近來出巡在外豈無失職害事皆卿總憲有年自入院修奏憲綱之後不聞考劾一人朕切恠之今後宜痛加修省振舉乃職

皇明寶訓

嘉靖七年

二十三

○嘉靖二十一年四月丁丑掌都察院事毛伯溫等申明憲綱八事

上曰朕恒念天下蒼生不得其所祇因有司官貪酷肆行有司善惡無所勸懲祇因巡按御史不能振揚風紀舉劾失實御減否不分却因都察院不嚴考核吏部不公黜陟該科不行舉正政體相維本無難觀乃上下不能盡職失朝廷初意國家何賴焉覽奏具見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朕心喜慰所陳悉允行務從實振舉所在巡按御史即宜精白奉揚勿負朝廷簡命如或故違重治不宥

飭吏治

○嘉靖六年十一月癸未

上諭輔臣曰吏部劾奏熊一漢本卿等票來止說戒其後來往者不究恐無以戒後者今可批示熊一漢既屢被論劾却不迴避今又該巡按御史劾有貪婪實跡革了職所犯賊私行巡按官勘問明白看實盡送入官奏來處治近年犯贓私行巡按官雖經劾皆止去官贓私多少置之不究終身受用無忌懼所以往往不知警戒爾部裡會同都察院從實查究來說如此方可懲戒將來徒以虛文頑貪愈無忌憚勿姑息

○嘉靖八年正月己丑

上諭閣臣曰卿等昨以重守令一事為言足知忠慮朕本皇明寶訓

嘉靖七年卷

二十四

宗文仲幼無德之資仰承

天命

皇兄遺詔俾為君長以奉

郊廟之祀安斯民耳奈何寡昧無知何為安民之道夫守令親民之官此官得人則民安而非堪此官者則民不安抑得人而無能否之分進黜旌罰之失當則民亦不得安耳故自古重此官哉

祖宗亦重之今之計他皆繁文如降勅書屏之類只當卿等吏部嚴加訪察以為黜陟之宜而不係縣令決不得陞御史給事不為群守決不許超為卿佐每三年之期將可否分別等差量為勸示六年倍之九年加倍之又

命都察院嚴戒巡按令其公舉劾秉政體上親為按歷以稽其職之修否不舉折挫凌辱如此則守令自得以及重民生或可安矣卿等其協心詳議如可卿總即與同官擬旨來省

○嘉靖九年二月壬辰勅諭戶禮二部及都察院曰朕聞民為國本本固邦寧不可不加意為國安人必慎用守令然後乃獲所安近屢有旨命吏部多方選授用心考察外但未聞某官果賢某方民獲安生某官為否某方民不聊生無惡黜陟實效未臻况近來災變多端本由朕致而百司分理亦所不勉有匡贊之責而親民之官又最切焉今將朕偶有所見立為條目爾部院即便刊布開示於後一守令已有旨命所司慎選外看彼到任之後務要上遵朕

皇明寶訓

嘉靖七年卷

二十五

皇祖成法修職業愛惜百姓所欲者與之所惡者與之去之扶善而驅其強暴尊賢而去不肖教之以忠孝道之以仁義勿得肆虐用酷殘戕百姓一凡軍民人等有在家能孝奉祖親恭事長上者和睦鄰里教訓子孫者務要指名奏來以憑旌異不許徇情用私一農桑者衣食之源一家之中賴之上奉祖先父母下養妻子人口須要依時力務男女各勤乃職但是少壯都要耕織耕者勿急于耒耜織者勿急于機杼旦作晚息庶不致飢寒之苦一各處但有荒蕪堪種之地者看召貧民自種

官給與牛犂子種不徵稅糧不許強農侵奪及官聚人等有違一體來治罪一秋成之後所獲須要擇節愛惜勿得棄儲之以備凶歉一誤農害義莫甚於釋氏之徒今尤重焉夫彼不過以生死恐吾民小民愚甚直信無疑浸浸而不之省遂至傷倫廢人事舍農業甚是有害世道今雖不能去然驅迫之速必至作害但要牧民之官常加省諭戒其未來其見被惑者有能舍非從正都着選做生理須從容善誘務使移轉如一府中有能化正二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縣四十人以上者巡按御史奏來否亦奏來以憑考報一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克盡職以為表率他自不敢不勉今後各

皇明實訓

嘉靖七年

二十

處巡按御史着照近日右都御史汪鋐所奏事件務要遵依不許抗違以為身先之道勅內所載各官果有遵行盡職民安生業的指名奏來陞用或賜以旌獎有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亦要指名勅奏治罪務要從公薦劾以憑黜陟如所否者若朝廷訪知決不輕貸如勅奉行故論

○嘉靖二十四年四月乙未

上諭戶工二部朕仰承

天命為生民主風夜兢兢治理未始少忽每念四方水旱及遠方多警如履淵冰但為政在愛民愛民必進賢守令今運之者每不盡心以致官非其人民受其害朕見

今歲以來天時少順連日風沙若有旱火之慮又邊務亦甚有可虞者所司俱不我體何有君選臣勞之義所應賑卹及防禦諸務其亟行撫按官及各邊總鎮官加意料理如或失職備事決不輕貸于是戶部奏言邇來各處奏報災傷業已奉旨調卹此實朝廷浩蕩之恩第諸司不以實行宜今所在撫按官加意督督得旨近來所早災傷皆由官不得人甚或貪殘殃民致干和氣所奏依擬行各該撫按官嚴督守令及時加意惠民貪酷害民者即時具奏處治

○七月丁丑巡按湖廣御史伊敏生言岳州府知府陸珩恭陵州知州曹才漢政績卓異宜示勸獎

皇明實訓

嘉靖七年

二十七

上以珩有振荒寔政詔陞四品京堂官曹才漢陞俸一級遇缺推用前有旨令各監司訪覈所屬守令賢否未見奏報敏生獨奉詔謹足見究心民隱令陞俸一級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辛亥

上諭吏兵二部朕惟連年自庚戌連賊入犯之後凶荒四歲百姓飢寒已甚良用惻焉今據災惟卹民養軍為要一者得人雖患亦不害吏部行各被災地方有能加意賑恤其能惠養有方勞績彰著者奏聞擢用貪殘殃民者處以重典兵部行各邊鎮巡將官撫愛軍士整飭兵政嚴謹隄備各務責實遵行如或誤事必罰無赦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丙戌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以浙

直隸廣等處兵亂疏請亟議安民蓄兵絕寇之策兵部覆奏

上曰朕所倚安民在守令邇來各官恣意貪殘困苦小民朕心憫之吏部都察院即移文各地方撫按官嚴加考察限一月內從實奏處

○嘉靖四十二年七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徐階等曰今人臣中欺謗者不無而外官貪肆為尤甚國虧民苦悉此輩所為

祖宗法度視為眇耳此本在家宰力行階等以示吏部尚書嚴訥因奏請行各撫按官不待復命即將所屬諸司貪肆有跡者以名聞聽本部分別處治如臣等及撫

皇明寶訓

嘉靖七年

二十八

按但有所私聽兩京科道從實糾之疏入得旨藩臬有司貪肆者如議行撫按官從公劾奏如有不當爾部中及都察院科道官即行參治其撫按官仍令督率守巡編歷郡邑稽查奸弊修舉職務如敢玩愒一體參劾爾等推陞選用務秉至公以體朕保國為民至意

○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乙亥雲南臨安府同知何啓榮河陽縣知縣嚴傑俱以貪酷為按臣所糾詔俱照為民仍以傑下巡按御史提問具奏因諭吏部都察院曰貪官不治百姓不安今后犯賊數多者俱照此例行不許貸縱都察院通查先令奉旨逮問文武官催行各御史劾勘問結於回道考察日明開已未完件數奏請毋得

隱護

恤民

○嘉靖元年正月丁卯戶部覆御史鄭本公奏請收卹京師窮民

上曰在京窮民收入養濟院食糧及蠟燭幡竿二寺給粥係

累朝恩典近所司往往侵耗抑損無告窮民安所委食宜令仰體德意務使人人周給諸作奸玩法者事發重治之

○十月辛卯戶部覆南京應天湖廣江西廣西各撫按官奏地方災異非常乞賜蠲卹

皇明寶訓

嘉靖七年

二十九

上曰各處地方災異重大朕心惻然戶部亟發銀二十萬兩遣官給發各地方酌量輕重分給巡撫都御史令其躬親巡歷委官設法加意賑卹錢糧蠲免者停免勿徵務使窮民沾惠勿事虛文

○嘉靖三年六月辛酉順天保定河間及徐州隍戶部請勅有司捕之

上曰蝗蝻損稼小民艱食朕心惻然即令諸司悉計攘治之仍覈災傷如例蠲免

○嘉靖七年九月甲申勅諭戶部都察院今各處地方多奏災傷朕訪得四川陝西湖廣山西等處尤甚百姓何辜罹此凶厄朕每覽奏曠惻然靡寧當此凶荒年歲若

不大沛調恩急行賑貸豈為民父母之道雖節經各該撫按官論奏戶部覆議蠲放猶悉拘於常例往復覆勘反滋弊端且往年災傷田糧止免存留而南方之兌軍北方之起邊俱不在所免但百姓所苦正在起運錢糧猶免存留民無實惠况存留數內干碍王府祿糧軍士月糧官吏俸糧師生廩糧之類皆不可缺通融處補候熟帶之例多是虛文無益徒為官吏里胥漁獵之資戶部便通行查議將各奏報災傷十分重大者今年起存錢糧盡行蠲免稍輕者照依分數勘實即便停徵或量為折徵輸納冬寒在通明春青黃不接之時尤為可慮巡按官仍督令司府州縣等官將極貧人戶先儘見在

各要條陳具奏採擇施行以稱朕卹民固本之意

○十一月癸亥

上諭戶部朕聞河南陝州甚荒人相殘食何不亟行賑救夫災變重大若此豈彼處鎮巡官未嘗具奏耶其據實以對戶部尚書鄒文盛等言河南全省皆飢臣已請留兌軍糧五萬石行賑陝州飢尤甚鎮巡官並未言及今請再留五萬石兌軍糧賑之報可

○嘉靖八年二月丁丑湖廣襄陽府大飢巡按御史張祿繪飢民圖以獻時已有旨留

顯陵工銀及貴折兌銀備賑

上覽祿奏心復不安亟命部臣再申前旨下所司多方處

皇明寶訓

嘉靖七年

三十一

分使民沾實惠有司奉行不謹及作弊者悉論如法

○嘉靖九年四月庚午勅諭六部都察院曰朕本菲薄以宗藩入嗣

祖宗大位夙夜戰兢用敢自逸惟賴內外文武百官左右夾輔以匡朕弗聰弗明之資爾近來遠近之民饑殍盈途死亡流離無筭聞諸奏報實用憂傷本朕一人所致下民何辜重遭斯苦但爾內外工臣皆有分理之責爾部院大臣又百司庶僚之首不可不加勉以佐朕安民表率其餘今將朕之小見開列咨議會奏來說民之安否全在官之賢否近來慎選守令之旨已屢降惟能遵行可也但上之撫按之吏胥人等亦當慎用嚴禁之宜

庶使上有公鑒下無私為公鑒當則薦劾得真俾有所畏服私為禁則詐冒得除俾不為所累然後民或得安平日有司不肯積谷備荒一有災饑無所措置雖每發賑賑濟亦已晚矣况奸官猾吏往往侵剋小民全不得沾寔惠徒有賑救之名其實未沾一命宜着寔考訪區處朕聞周禮荒年索鬼神之制其各處荒地方爾禮部查奏遣賫香帛祝辭命所在有司官竭虔致誠禱于應祀神祇以希轉災為民之福朕仍躬行露告

上天同爾等修省各處戰陣死亡或為國為民者勛報有不真以致徇情顛倒之者亦足以傷和致災該部依此類推詳奏請刑獄重事人命所關其情弊多端最難條

皇明實訓 嘉靖七卷

三十一

數甚傷和氣法司推議奏請其死刑有決不待時者或在春夏之時尤為傷和或有未當朕甚懼此亦會議具奏定奪在外民情利害恐有未知亦足致災都察院便行文巡按御史及大小官員凡利當興害當除者有所見聞着即條奏不許詐妄及害下民以違朕意近因民窮屢有請貸之命聞所在官司仍徵又催之者夫蠲免之意在裕民却乃如是論財則官民兩不獲上擁虛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着議處考究其有欺隱及不遵的從重治罪目下凡有可救災濟民之宜着即行奏聞區處施行都察院還行科道官俾人各以見上聞俱不許引

郊禮制宜故意違阻朝廷自有處置

各積穀數

上曰積穀備荒本以為民有司貪功畏罪務在取盈反為民害仍行該撫按各將所屬嚴加督察令其公勤奉職若仍襲前弊重治之庶稱朕愛養元元之意

○嘉靖十五年三月壬午

駕還至沙河

上御行殿命鴻臚寺官宣勅諭昌平州官生父老等曰朕荷天命續承

大寶始則禮講失序是以爭

皇明實訓 嘉靖七卷

三十一

廟尚定於數年於

陵見通不聞於禮官也昨朕誥少保秩宗言欲講謁

陵之禮以待

廟祀之後今將有於

天壽山可不先謁

陵而遽自國哉乃復議以大臣謂此可舉朕擇良辰奉

皇太后恭詣

七陵道經沙河駐蹕何居民不續農事不觀

祖宗陵園重地朕切憂懷爾昌平司牧率耆老生徒既至

已迎朝茲回又來辭朕今特降勅諭用示卹典本州今

年糧稅免三分之一凡七十以上者各官給布二匹米

一石肉五斤九十已上者倍之生徒每給燈油八十斤
爾知州等官愛養而姓宜盡心撫卹勿妄加糾索以奉
承人意勿肆行暴虐以致害民心百姓每亦要孝親弟
長為善立身如是官有廉能之譽民無嗟怨之聲庶稱
至意以真

山陵千萬世爾等顧不美欽哉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辛未兵科給事中胡賓言通倉糧
米積至六百餘萬眾謂不宜太多今歲輔災陽宜行八
府自備人夫車輛開反運回發糶戶部尚書李如圭覆
謂實言可採

上曰京倉先因都城米貴乃出粟平糶以紓民急原非賑
皇明實訓 嘉靖七卷 三十四

飢正法亦無發糶外郡之例該部非時具題又謂倉米
過多已不諳事今各守臣未有奏請而無故發米數萬
散糶則必強令舖行開領貧民不得受賜况出辦人夫
車輛往返之費大畧相當豈救荒之長策其再議處以
開胡賓既知民飢但宜請賑而干預所司處分何也姑
宥之已而如圭具狀請罪

上曰自今建白章奏不援據法理執論可否但依違具覆
者承行即中俱治罪不貸

○五月丁酉禮部左侍郎孫承恩言京師疾癘請給散藥
物以救民困苦

上曰頃聞疫氣流行民多札瘥朕甚憫焉其令太醫院差

官順天府措置藥物設法給惠

上又親檢方書製為濟疫小飲子方頒下所司遵用仍令
禮部刊行

○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壬午

上諭禮部曰

皇考躬集醫方選要一書仰體

天地生德壽眾至仁之心歲久傳布未廣即重錄梓行兩
京各省以宣濟民之化復以

獻皇帝御製外科經驗方命禮部重加校錄一體刊布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乙酉

上遣官施藥于朝天宮畢諭禮部曰朕祇承

皇明實訓 嘉靖七卷 三十五

玄祐仰體生德令官施藥濟民昨侍郎孫承恩等奏遣方
軍民亦宜極濟况今疲於征伐之後豈免疾疫茲一體
施濟即遣錦衣衛千戶同道錄司官一員齎赴宣大山
西等處會同撫按官立法給散務俾均霑玄惠以廣同
仁之義

○八月丙午諭禮部朕思京城九門地大人衆多有死喪
貧難不能殮者或有四方客死不能歸者暴露屍體朕
甚憫焉五城御史其督率各該官役以義地收瘞之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甲申工部奏浙江等處節年拖欠
內府錢糧宜遣官催徵

上曰江南連歲災傷不必遣官惟行文催解

○七月戊午戶科給事中李珊以京師霪雨疏請修省會雨已止

上曰比者雨霪災朕即日躬禱已荷

天恩賜霽修省不必行朝廷有獎政當革者六部等衙門

并科道官秉公指奏處分庶盡應天之責尋諭戶部發銀米賑恤京師轉徙居民其房屋傾圮者戶部加米一石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辛巳

上諭戶部曰近日閭閻人民入城者多來價頗貴必至艱

食朕甚軫念其亟發米五萬石每石定價銀伍錢會官發糶給事中王德言米一石五錢其價猶重請減為三

錢五分從之

皇明實訓

嘉靖七卷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戊戌

上問大學士嚴嵩外多無食何以蒿對言近日四遠飢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流民飢極兒女棄置道中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或可稍紓目前之急其山東河南等處當各添臨德二倉米給賑

上允之復曰出來周急本汝忠贊又我思必有斃諸途者

不少暴露道路或有以處之何如蒿言溝中之壩誠所

不無請仍勅戶部在京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官各督

率有司查視掩埋又發米出糶雖米價稍平但四方飢民有身無一錢者未免仍坐斃道路合無於十萬石數內將八萬石出糶以濟在京軍民將二萬石勅戶部委

官將米運赴城門各廠外每早召集飢民人給一升如此則飢民幸甚需費惠

上曰朕意所思正是此行不如是亦徒事虛文耳今以六

分照前四分給四來與貧苦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乙亥都城內外大疫

上聞之諭禮部曰時疫太甚死亡塞道朕為之惻然其令

太醫院發藥戶部同錦衣衛官以米五千石煮粥療濟

用副朕好生之意死者官給席藁令所在居民收瘞之

○六月丁酉工部奏上新僉京師舖商之籍

上曰近來京城軍民坐充舖戶負累逃亡者甚多差官僉

選又放富役貧去留不公今所僉兩部中再加詳實貧

難無力者免之仍令五城御史嚴查富戶僉補有倚勢

營免者重治

○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乙酉

上諭戶部曰朕聞宣大二鎮米價騰貴其北直隸山東河南交熟之處或可做昔人平準法以濟民飢者當急計

行

○嘉靖三十八年八月乙丑遼東大飢巡撫官奏請賑濟

上曰該鎮災傷已甚可即發太倉銀六萬兩選差御史一

員前去多方召糶設法輸運務濟百姓之急不許怠悞

歲終仍給發牛具銀五萬兩以備來春佈種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庚申

上諭閣臣曰昨戶部言續支米賑京師飢民者至四月終止餘者還倉朕思所餘無幾徒勞往返耳其悉以賑民

○十二月辛丑

上諭戶部朕聞近日貧民凍餓死者甚衆其卽發米萬石為粥食之死亡暴骨者五城御史督令地方掩瘞於是尚書高耀等覆言奉行如詔

上復諭以務濟貧苦其飢寒甚者給食一器仍與米一升亦不得妄給論錦衣衛亦如之

○嘉靖四十年四月壬辰先是

上命發米粥藥餌給京師流民已聞有司給散非法諭戶部曰朕聞湯藥不對証且飢餒之腸反傷生又給米時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三十九

貧弱者無濟有力者濫與違上行私甚失朕意是執事者之過也可傳示之令小民知非朕下令初意戶部覆言流民就食者衆群聚日久蒸為疫癘宜於近京要委廉幹官約期分給使新來者得食不必入京久住者藉資得還故土

上是其言復諭輔臣曰近來各處飢民來京數多皆因有司坐視不能賑恤所致殊為曠職令戶部移文各撫按官督率守令招集安撫毋事虛文若仍前玩愒治罪不赦再發京倉米四千石內庫制錢三百萬文以給貧民

○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己未

上以順天府府尹劉幾奏本府差徭日繁民多逃竄諭戶部曰差徭冗濫丁糧欺隱久為民累卽移文各州縣令其查理明白方許審編

安民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乙未戶部左侍郎秦金言正德間畿內奸民往往將逃戶民田投獻權倖立為皇莊乞差官分詣查勘又寶源吉慶二店課程弘治以前順天府按季解部進內府後亦奏為皇店科取擾害乞查覆如弘治舊例行

上曰畿內根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卹禁約邇來奸猾妄將軍民田土設謀投獻管莊人等因而乘機侵害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三十九

深用惻然及二店課程俱如所議行之

○丁酉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言南京甲字等庫額設李夫服役以成化年間借居民修葺因而占後歲納工價銀一千餘兩內外花園舊有食糧人匠樹藝後以借民輸運花木因而占役歲納工價五百餘兩各處守禦屯軍餘丁雖無田耕種亦照丁輸稅均宜查革

上曰庫夫入匠可舊例留用借撥人夫發回本縣勿役更差諸額外無田之稅悉蠲之

○嘉靖七年六月甲辰南京內織染局事大監梁春等請修理庫作等房

上曰今下民艱苦正宜節愛南京工部會內外守備親行查勘果極壞當修計處具奏如可緩姑待豐年

○十一月辛亥初錦衣衛千戶沈麟奏請令官校勘歷代史書刊布天下禮部議尚書方獻夫等言史書多殘缺若五代以上諸史惟宋板為工多蓄于江南富民之家宜命官購索付梓

上曰翻刻書籍雖係右文之事但差官購索民間古板未免騷擾反滋奸弊姑已之

嘉靖八年正月己巳

悼靈皇后陵官請增僉陵戶得旨昌平州賦役浩繁人戶彫敝不宜偏累可於順天府附近州縣僉充

皇明實訓

嘉靖七卷

四十

○嘉靖十一年二月辛卯大學士李時等以

聖嗣未降請

上自製祝文遣廷臣奉香帛詣嶽鎮名山祝壽

上曰朕思卿等所言出于忠懇至誠不當已者但遣使速出未免擾吾百姓可分遣道士齋捧香帛幡祝行令所在守臣竭誠行禮

嘉靖十四年八月丙辰詔

奉先殿獻新米豆俱於西苑恒裕倉支給免派宛大三縣歲以為常

○嘉靖二十年六月壬戌先是致仕通判趙璧儒士王政校餘王文登等各言浙江觀海衛等處礦場可採

上因其言命錦衣衛千戶蕭鏜勘取至是巡按御史王紳陳其不可狀

上曰各地方礦場既經多官勘明有損無補即行巡按御史督委地方官照舊封閉勅內外官照例回京趙璧等俱下御史按問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巳禮部言勲臣奉使冊封多不法請旨嚴禁

上曰冊封大禮命官各宜仰体朝廷親至意遵守禮法約束從人所過不得騷擾驛傳事畢還報不得遷延違者听巡按御史舉奏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己丑咸寧侯仇鸞奏借民田車以

皇明實訓

嘉靖七卷

四十一

上曰去歲造完戰車專備禦敵之用如何又尽取民車益增騷擾不必行

重農桑

○嘉靖九年正月丙午吏科都給事中夏言上疏請行親蚕之禮

上以其疏示大學士張璁深嘉納之遂勅禮部曰朕惟耕桑王者重事也古者天子親耕王后親蚕以勸天下朕在宮中每有稱慕自今歲始朕躬祀先農於本日祭社稷之畢時即往先農壇行禮皇后親蚕禮儀便會官考求古制具儀以聞於是璁等因請于安定門外擇建先

委禮其

皇后親奉禮儀一做親耕藉田之制詔如儀行已而詹事

霍翰言

皇后不宜出郊乞擇近便地

上曰耕耨衣食之本王化之先天子耕於南郊王后耨于北郊此萬世不可易之典爾耨禮制何有此言且出郊古禮非可以遠近計若就禁內行之恐不可垂法于後今釐故非時之徒甚衆而此言實啓其端爾其審思之已而戶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之地雖寬平可用而水源不通無浴鑿之所宜從禮部初議於皇城內南城西北角中行之

皇明實訓

嘉靖七年

四十三

工曰周禮之制耕耨分南北之郊其耨于禁內唐人就安之制不可為法初議止于安定門外而茲復自相矛盾前後不一宜照前旨擇地奏聞

○戊申

上復諭禮部曰疑謀勿成謂中心疑而未決之事不必成其事昨夏言請行親耨禮及卿等奏議已詳此事在朕心決之矣矣得言奏甚悅並無毫末之疑已有成命茲申飭卿等非朕有疑亦非被惑而昨詹事霍翰奏云所以者朕已諭之但恐翰奏一出必有藉彼為言破政害事勢所不免夫言之奏有云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獨缺耕耨之禮垂法萬世不宜偏廢此言已盡非有他

也朕所納者以此亦非有他夫禮樂制度自天子出此淳古之道也故孔子作此言以告萬世如今世人良性固在本無不同實人欲熾今非朕者有五日於

太祖範則已定

列聖守之汝何如是增加一也哉

太祖未嘗有是制

列聖不敢議及汝何擅創二也

皇后門尚不敢出而可遠出北郊乎此

祖宗朝所無之事今日何以是為豈不有干成憲乎三也

制禮作樂出自開創之君我

太祖豈不知此神謀聖慮自有定見何待汝為亦非汝之

皇明實訓

嘉靖七年

四十三

當行斯非作聰明而何為耶四也宮中聞之人稱其難且有

累朝未聞之語或有感額者五也斯時邪徒必不出此者舍是必又以禍福為恐外無可造為言者故申飭卿等熟計來聞仍以此刻布中外令各以其所見具疏上陳

○十二月甲子臘節以

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璉其詞曰蜡樂當今日金門宴禮宣嘉平殷典著清祀夏書傳勞農休田畯浴黍勤室

始將迎新歲至為忻萬物鮮

嘉靖十年八月戊申

上諭尚書李時曰西苑工俱告完朕今日往視收穫以觀

農事之終卿可偕大學士鑒尚書駁侍郎言同觀之

上御曲風亭召見諸臣復曰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觀

收穫時對曰

皇上務農重本自足以風勵天下觀穫畢復召諸臣諭曰

農之苦勞見於紙上不如見之於真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常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

以此觀之委為粒粒辛苦也時等復曰自古

帝王身親農事未有如我

皇上者真所謂知稼穡之艱難也

上命賜諸臣宴宴畢復召奎時二臣

上御無逸殿之東室曰西苑宮室是朕

聖明實訓嘉靖七卷

文祖之御近修葺告成欲於殿中設

皇祖之位祭告之時曰仁壽殿久已廢圯

皇上一日整飭追慕

皇祖祭告之禮益見聖孝

上曰祭畢宜以宴落成之其令文臣三品以上及經筵日

講官俱與宴

○九月乙丑

上親製無逸殿左右碑文其左碑曰無逸殿之所作者寓

戒逸之意者也夫勞者人之所共惡逸者人之所同好

者也故周公以是而告戒成王者也朕今年春因命西

苑隙地耕耨之以舉農事卜吉擇

皇祖文皇帝舊宮之迎和門內之南建

帝社稷壇以祀

帝社

帝親每歲春告秋報行禮宮門外之東建殿亭一區殿曰

無逸亭曰曲風園以小厦恒牆迎和門外之南作一亭

曰省耕以備朕時省之小憩於此又於北之空地起倉

廩一座曰恒裕前為一亭曰省歛以為省歛之所工起

於春三月之六日訖於九月之十五日殿中壁奉刻朕

聖考睿製農家忙律附以朕所記於末左書周公之書無

逸篇右書朕輔臣少傅張寧敦記亭之北壁書朕之所

作題曲風園詩左以周公之七月詩右以輔臣少傅李

聖明實訓嘉靖七卷

敦之記告成朕親為此記以示將來夫斯作也非朕所

偽飾而為之也予以思

聖考聖訓俾不致失忘以示後世以體朕此意庶使知以

勞而多興逸而速亡知農事之艱難民命之所繫因本

之所聞上至於

郊廟崇盛之所供下至於官祿百需之所賴皆在此務勤

勵其已勸示於民億載之休永安磐石之固斯未必非

為之要務者故記之垂後云爾其右碑曰殿之作與夫

工之始末已載于左朕于是復以無逸之義而申說之

夫逸者人君之大戒也何謂安逸自逸人之常性孰不

欲高枕宴卧於終日遊惰於聲樂之場放恣於浮色之

地以為嬉娛恬快故無所勞困殊不知昏蕩其性者以此懈墮其志者以此戕身代命者以此危家亡國者率以此至於失禮喪儀悖親違君傷倫敗俗皆自逸肆中米故曰晏安如鴿毒朕雖中弱每以此為大防故取周公之無逸一書七月一詩揭于殿亭及取以為名夫公之意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告于王意蓋謂譬農家後生不知祖父之勤而以逸失之況人君之宮生內長者安可不思祖宗創造之艱而耽于逸豫乎亦以使首先以農桑為重王業之基實在于此朕罔知特以務先白勵而風天下以及置奎室于迎和門內之北立先蚕壇于此每歲命皇后率宮職行祭告採桑禮于中庶使聖明實訓 嘉靖七卷 四十六

此心不敢怠忽以冀勉力之意耳若夫思

聖祖創建之艱難保洪圖于永固則在于敦

天恤民親賢講學修身以端化本正心以貞治原特其敦

協乎一以求不負朕

皇天與我

皇祖之所付託及我

皇考之所垂望者是在是矣朕不聰尤望臣降之所匡贊凡

觀斯者勿以文害意以答朕之望焉故為說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丁未遣禮部尚書夏言祭先農之

神是日陪祀官不到者衆言因劾奏之

上曰祀典重事歲祭先農

皇祖定制非有所增諸臣無禮慢神專恣逸縱每有臨期托故不行陪祀法當查治今姑宥之再有怠慢者必寔以法本日陪祀官不到過多監禮官何漫不糾舉都察院查覈以聞

○嘉靖十八年三月甲午

上自

顯陵還於途中賦表浪詩曰故國瞻依

純德山禮制親裁肅駕還途遙邁馬未苗長道畔拂興麥

穗班迎風激疊蒼雲合向日明堆翠霧閑成實頭飽吾

民腹須得靈膏自

帝頌

聖明實訓 嘉靖七卷 四十七

○嘉靖十九年四月癸未

上禱兩宮中有應輔臣稱賀

上喜賦詩二首其一春末夏首若恒賜親觀麥岐滿浪黃

為思所閔民食重勉致桑林叩

上蒼其二里沴經時病麥田爰抒丹禱叩

皇天條忽玉宇流瓊液元輔欣欣慶有年

○嘉靖二十年正月己丑

上禱雪有應喜而作詩曰庶子深冬素雪壓兩旬秘禱叩

皇天恭逢辛丑上元日瓊屑瑞片錫豐年已復賦御答歌

示羣臣曰叩

天矜保吾民仁念矜良最親助吾誠矜有鄰豈求備于師

錫兮惟其人喜觀龍翔之幡兮偶為陰陽之正真必二氣和暢而有此天民

○九月丙午

御製詩示禮部曰報穀欽

天地足民享

祖宗還企目前惠為我絕夷風

○嘉靖二十一年九月戊午

御製謝雨偈示羣臣曰仲夏處祈太素前神膏法潤遍郊

田微誠莫罄酬思念一瓣心香拜我天又六言詩一首

前日重陽喜雨今辰雙喜來禎孰見

天臨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四十八

祖悅吾從此兆先微又五言一首兩度疊七喜九日穰七

瑞早知嗣歲成須竭虔懇對又三言一首兩滴菊集

颶風來吹送我祥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戊子

御製喜雪賦曰半春芳艷陽麥潤兮是望連朝兮恩露昨

吾謂兮漫空玉洒于今日丙戌定可慶全穰

○八月乙亥山東泰安知州馬逢伯奏獻瑞麥嘉禾

上曰禾麥之祥民食所關

天地洪恩不可不敬其擇吉奏謝

玄極寶殿獻于

祖廟會西苑亦獻瑞穀禮部尚書張璽因請

上御奉天殿羣臣致辭稱賀

上曰瑞在稼穡非珠玉不可食者比况禁苑之秀又當

禱禮成

上天恩賜豈可輕視不然何多年不見也仰承

洪眷尚未奉謝玄恩受賀不見也已之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七終

皇明寶訓

嘉靖七卷

四十九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訓卷之八

光祿大夫柱國傅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本漢撰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呂陳榮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呂錦輝

南京工部鑄清吏司郎中呂維昌

正風俗

○嘉靖五年十一月癸未是日御通上有匿名帖子二端
懸寺以聞

上命即毀之曰比來風俗薄惡臣下互相傾害小人又投
匿名文書報復私讎有傷治體令都察院嚴禁曉諭犯
者罪無貸

皇明實訓 嘉靖八年

○嘉靖九年二月丁丑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以風俗奢
侈奏請刊大明令禮義定式及

皇上新降勅諭有違令者以法繩之

上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官民服飾房舍器用

祖宗皆有品第著為定式近者貪官豪民陵節犯分日習

奢侈剋剝異弄職此之由其令在京巡城御史在外巡
按御史檢察不法者具狀以聞

理財

○嘉靖元年三月丙辰戶部言各邊草束俱不下數十萬
緡之數年俱成黑壤宜行各邊查處

上曰邊鎮糧草皆小民脂膏各官不恤民艱交通勢豪多

收草束實有用之財積無用之地年久泡爛深為可惜
所司嚴嚴監收官員及議處支放事宜以聞

○八月戊子戶部奏獲宣大二鎮奏討糧草

上曰邊方糧草皆小民脂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積一
分官有一分之用各該鎮巡官從知奏計為便不以計
處為先豈人臣體國之義今後俱將節處借處買得宜
勿復浪費境內閒田可鑿悉查核召佃及他便利事宜
詳計以聞

○嘉靖六年十二月甲辰朔

上諭戶部曰鹽課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用俱當今急務
邇來錢法益法大壞矣鹽法之壞由于私鹽盛行官鹽

皇明實訓 嘉靖八年

阻滯錢法之壞由于私鑄者多官不為禁朕又聞京師
市中所用俱出私鑄前代舊錢及我朝通寶俱阻隔不
行今欲監無私販官課流行私鑄禁絕錢法復舊以足
違儲以平市價其違議區處禁約事宜以聞於是戶部
尚書鄒文盛條上鹽法六事錢法四事

上采行之

○嘉靖七年九月乙未戶工一部條議弭災事宜請量發
內帑銀段運至被災地方充賑

上諭輔臣曰工部及梁材本可將銀段都免運送其實不
能轉急非朕吝財恐搬運徒勞耳守巡官員常常肯積
貯備患為國與民計之縱遇有事也不為慮

嘉靖八年二月戊寅

輔臣曰兵部題進每歲買馬用銀及倒死之數揭帖係奉

皇兄明旨朕惟常盈庫銀兩亦多用過之數既開見在者亦當開奏又聞後府柴薪銀亦多側無科道查理恐非所宜亦當用科道官監收庶華官弊又但係有錢糧衙門亦欲令其通行報底得有知亦或備急補之用乃諭戶兵工三部曰朕惟天下財物不在民則在官取諸民以貯之官也甚難則用之也豈可無節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孔子曰節用而愛人此先聖之明訓也今在外錢糧皆有撫按等官歲奏月報奸弊可稽在

皇明實訓

嘉靖八年

三

京惟太倉具在成規其餘各衙門積弊多端未經查考且如後府柴炭銀兩及團營子粒掌事者收受之際多方撙節又如太僕寺常盈庫所貯馬價但有奏請支用而見在收入之數不見開報戶兵工部其亟行議查使科道官監之歲終將舊倉新收開除實在數目奏繳其有可行而未盡者條畫上之用祇朕節財恤民之意於是工部尚書劉麟請將後堂大庫牆北開戶外通設庫官庫吏領之該司以藉上提督侍郎歲終類奏仍三年一次委官稽查

上嘉納之且令本部侍郎督理該城御史監查務使衙門肅清浮議永息其未盡事宜仍聽隨時損益條奏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己巳戶部以大同脩邊計用米六

十六萬石有奇銀一百九萬兩有奇請開中兩淮等處監引派取各省紙米香稅賸餘銀并於六七七月漕米將至時每衛查照所運糧米多寡即令運官督領運軍運至宣府鎮城以足原議銀米之數

上曰脩築邊牆須廣騎遠遞儲峙充足乃可舉事淮浙引鹽依擬開中京儲不得數議輸邊漕運官軍亦不宜重煩轉運浙江各省錢糧多移別用不必派徵其楚止脩築竣邊事既寧守臣具奏以聞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己亥漕運總兵官萬表言漕運糧斛除年例准折及漂流豁免實交正糧一百九十五萬

皇明實訓

嘉靖八年

四

三千餘石

上以糧額四百萬石准折過半令戶部對狀尚書王果等伏罪

上曰漕運糧米歲有常數係

祖宗成法即遇災傷自有蠲省常例迭來內外各官奏免任意紛更該部題覆不聞執奏以致歲減過半坐損國儲本當重寃但念千係人衆姑從寬免王果等既認罪且不究一應事體仍申明具奏已果等議覆自後遵奉明旨照依舊規全運

上曰漕運糧斛自明年始務遵舊規無虧原額仍先行撫按管糧官知悉再有奏減折銀者參奏重治

○十二月庚辰戶部議發年例銀六十萬兩於宣大山西三鎮召買糧料草束事備下年防秋之用

上曰累年邊臣奏計言者建議皆欲大破常格發銀該部遇計即停出不費中間豈無耗蠹近有旨行查如何遷延不報銀兩且不許發即遵前旨催查來奏已而戶部提各邊查到數目請發乃命照數給發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壬辰戶部尚書孫應奎以咸寧侯仇鸞稱邊餉不足請再發銀三十六萬兩

上曰通者查取各省銀兩及加派稅糧追徵舊逋目前雖有數百萬之積但恐將來難繼爾等責在理財當督率邊臣視國如家講求節省之策未可任意支費即如近

望明寶訓

嘉靖八卷

五

日備過煤炒熟料可得實用否宣大二鎮原有行糧且所調兵尚未發何得又議加增不許已復論大學士嚴嵩各項取到之銀非產之地中皆民血也彼亦常加措收之在庫急用濟乏又省重派去歲調遣兵多用銀數百萬又不曾一戰費已至此若用戰之際又何如費耶二部銀數亦當開奏於是舊制諭戶工部令籍帑銀出入以聞

○三月辛亥戶部以邊餉日增內帑絀乏乞行兩京及各省撫按等官嚴督所司追徵逋課

上曰

祖宗舊制各鎮兵馬自足防禦通者兵不訓練不堪戰守

任事之臣計欲幸免已責一遇有驚輒請容兵應援以致糧餉日繁倘將調發不已即歲歲加賦何以給之爾等其會同兵部將三十二年諸鎮調兵并新增數目議其當減與否及應用錢糧必如何可以節省但當從長計處以聞毋遂巡撫含默致悞軍國大計各省所逋國課俱如擬查追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戊午

上諭戶部曰宣大兩鎮錢糧缺乏必思何以計處豈可但為虛文其令陳儒會同督撫官詳覈見在軍馬若干合用本色芻餉若干屯糧及各項銀兩堪以支給者實有若干不足者即為處補

望明寶訓

嘉靖八卷

六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癸丑戶部尚書方鍾等言大同鎮主客兵餉邊臣屢疏請乞未嘗不與計與屯鹽民運通融支費宜有贏餘然猶時時告乏則以該鎮歲荒穀價踊貴故也請命侍郎陳儒以該鎮支給額例與經收文卷參考詳確庶不負臣等為國籌邊之心

上責曰爾等既言大同連歲災傷穀豆鮮收屯糧亦係被災無徵之數乃扣作實在本色給與何也其令儒與巡按御史覈實以聞

○十月壬戌

上問戶部薊鎮區兵食糧之數尚書賈應春等以不知對請行科官覈實具報

上責曰該鎮兵數已經查明五萬九千三十二名爾部中自有各年奏報文冊歷歷可據何謂不知於是應奏軍移撥管糧部官將三十年以後見在食糧軍數一一清查盡得詭名冒支諸奸弊詔俱下巡按御史問

○十二月丁未初命都察院歲差御史一員查刷光祿寺錢糧每月一具揭帖進覽時光祿寺歲用銀以三十六萬計

上以為多疑該寺必有乾沒其中者下禮部問狀乃諭內閣曰朕問光祿寺之費非視細務無論

祖宗時即令

西宮大分盡省妃嬪僅十餘宮中罷宴設二十年矣朕所

皇明寶訓

嘉靖八卷

七

日用膳品悉下料魚堪御者十壇供品不當一次茶飯費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糜費滋廣當由侵欺者多前該寺火或由此也大學士嚴嵩對該寺錢糧冒費多端大者有四一傳取錢糧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討莫敢問其真偽一內外各衙門關支酒飯或一人而支數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飯尚支者一門禁不嚴下人侵盜無算一每歲增買磁器數多目今頃令該寺將節年歲用之數冒濫物件明白開具回奏悉加釐正則獎以革而費可省矣既而先祿寺卿盧宗哲等總括一歲中費出之款具藉上之內列上分青膳及

皇壇齋事供品二條

上復諭內閣光祿寺以所費來聞內無細開之數

皇壇之併日辦品物另是朕前銀兩豈在該寺錢糧額內

侵冒明矣查往誰能盡心今後只令將逐日支費每月具一揭帖進覽可為嵩對臣查得會典光祿寺內一款

凡本寺供應物件每月差監察御史一員照刷具奏

聖明所處正與此同又一款內府尚膳監刊刻花欄印票

遇有

上用諸物開寫某日於光祿寺取某物若干用印鈐蓋照

數支領進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記歲終會計稽查夫此

二例不知何年停罷今宜申明舉行

上乃降旨詰宗哲等上狀含糊及其經費無章之罪而賈

皇明寶訓

嘉靖八卷

八

之命添差御史一員月籍該寺支費進覽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曰汝曾面會坤以財用計處否彼以

為何法可得充者朕見昨冊開入少出多非為長計必

內實為久安之治今不若

祖宗時何也嵩等以示尚書馬坤坤因上八事俱允行

嘉靖四十年閏五月癸丑

上諭戶部曰近日進解監銀數多司出納者須擇節支放

朕見諸邊疏請內帑自有一項之用想枓因急需後遂

援為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必慎度以給俾內

常充而有餘廼可

○十月癸酉勅總督楊選告軍需匱急

上以其事問大學士徐階階對各鎮稱缺食戶部覆稱給發數多中間弊端必有所在宜即令戶工二部查理

上曰在外曰食之在內曰出之不少却何意耶祇應專濟其奸貪耳命部查理恐無其實行者况

祖憲且在不畏焉階復對奸貪侵冒誠有之然亦有逋課在民者宜選差廉能侍郎一員赴薊鎮等處查催

上曰然催字非苦催者催職不得人耳正賦不逋內出自不費多不知正數官不得用果在民否此仍查理為宜

乃諭吏部曰薊鎮宣大主客兵糧餉缺乏民運拖欠內外互相推諉可專差侍郎一員往彼清查整理即會推

聖明寶訓 嘉靖八卷

才幹堪任者以聞

○嘉靖四十三年九月癸亥

上諭戶部曰朕聞倉積無二三年之蓄其弊安在爾等國計是職當思所以處理充足之計具疏來行尚書高耀

因條上八事

上曰近年各部條奏題覆諸務徒只說過來見力為此國計非弗要比爾部中及各衙門俱須實心體國奉公以求充裕

十一月乙卯

上諭工部曰近來錢法阻滯由於私鑄盛行其令內外諸司務遵前旨嚴加訪治寶源局所鑄制錢各色匠役人

等優料減工以致輕小濫惡不堪行使爾部中其逐一

等送法司從重治罪并查提督管理等官先以體名聞

今後該局暫停鑄造戶部每年將南京雲南及稅課司解收好錢一千萬文送部轉送司鑄庫以備賞賜之用

慎營造

○嘉靖元年四月甲辰內官監奏內教場房屋及南城西

海子殿宇亭軒損壞乞加脩理部議以財匱民貧宜暫停止

上曰然各處地方艱難軍民困苦財力匱乏不急三程一切停止無得生事害人

○嘉靖十五年五月辛未初

聖明寶訓 嘉靖八卷

上謁陵還召見輔臣李時尚書夏言於行宮諭以務建壽

宮規制謂宜畧倣

長陵重加抑殺紙衣瓦棺朕所常念其享殿以磚石為之

地中宮殿器物等舊倣九重法宮為之工力甚鉅此皆虛文且空洞不實宜一切釐去不用至是言等擬上圖

制

上命會同侯郭勛禮工二部翰林院講讀諸臣通將皇妃從葬之式總擬定圖進覽於是諸臣議奏

皇上過於貶損無以稱臣子尊崇之禮其享殿明樓寶城

請量依

長陵規制其地中宮殿等項請存其制至於

列聖諸妃從葬之制具載會典今擬於外垣之內實城之外左右相向以次而附庶為合禮

上乃從之

○嘉靖十九年六月丙戌先是工部尚書蔣瑤等以內外工程費無所出疏乞會議處分

上報曰國家營造舊規止派撥官匠官軍就戶工部支與糧餉比緣崇建

郊壇工程重急權議動支兵部馬價銀兩添顧夫匠原非常例今各工延緩糜耗無紀督理監視官俱屬欺玩待

工完覈處即今措處錢糧掣停夫運工部同戶工二部區畫以聞於是工部會二部議上請嚴覈糜費量發各

聖明寶訓

嘉靖八年

十一

部庫貯銀應用

上曰各工俱朝廷重事乃

祖制未及舊典或遺與今日為民事神之弗獲已者若所司能竭忠奉公自當工完費省今軍匠放休乃歲費額

值百萬無以虛名實數冒支糧賞私歸私室富及奸徒上下蒙蔽曾無一人舉正及有旨督責方云糜費又不

明白指陳除停掣顧覈夫匠依擬太倉銀以後不許動支見今各工合用錢糧軍匠數目并應該釐正事宜爾

等宜遵前旨再會議畫一以聞時瑤已致仕張潤代為尚書乃復議上四事一議財用一議軍匠一議工程一

議會計疏入

上曰各財用軍匠事宜俱依擬惟西苑仁壽宮宜同欽定

殿併力速成餘暫停止原差料道官用心稽察前後工費多寡不同今姑不究自後內外管工人員務革心守法欽定殿工程重大總督文武大臣宜遵照

聖廟宇日期督視

○嘉靖二十年四月丙寅暫止

大享殿工曰茲者

聖天仁愛

宗廟示災朕承洪眷敢不思省屢咎改圖自新念今財匱力疲除一切不急工程停止外

大享殿乃明堂重典固未可已竊慮工役繁鉅且今恭行于

聖明寶訓

嘉靖八年

十二

玄極寶殿仰荷

上帝顧歆其暫停大工庶蓄財力用圖

廟建所司奉行如勅

正法紀

○正德十六年七月丙辰初廣西古田等處獲賊縱指揮朱鑑指揮同如李文山坐守備不設當戍邊自言有新

獲功御史屠直履勘謂其罪應贖上曰文山守臣賊至不能禦鎧死不能赦罪大功微豈足

相準更命嚴實以聞

○癸酉初御史李美給事中陳江劾奏取佛太監劉允等召還允命疏番僧姓名以進允既至有詔勿問于佛

史陳克宅等劾允不法十年及諸隨行取佛者請併付理官正其罪

上曰此曹璽惑引誘欺君虐民騷擾地方虧損國課罪誠深重允姑降四級閑住姦僧已獲下獄者亟論罪如法未獲者令所在捕得械繫至京重治之諸從行取佛者悉下法司問

○嘉靖元年九月丁卯工科給事中安磐言

先朝巨姦如張忠劉養谷大用等皆懷挾重貨希圖進用乞賜預防

上曰先年亂政壞事之人貽累

先帝罪惡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新政之初姑從寬黜

望明寶訓

嘉靖八年卷

十三

遣今後但有黃綠交通者即係姦黨聽緝事衙門密切訪捕科道官指實劾奏勿得容隱回護

○嘉靖二年六月甲辰都察院奏甘肅總兵李隆謀殺巡撫許銘當即伏罪今奉旨遣官往訊恐人心滋惑且以重囚數人往來極邊難保他虞乞寢是命

上曰滌大獄關係朝廷紀綱死者當雪其寃生者當正其罪遣官往訊正欲曲盡事情以服天子李隆免解鄭岳宜速往會撫按官詳鞠以聞已而都給事中劉濟言若

不遣發李隆則無與質對復得詭詞奏擾

上命并解隆詣所在按驗之

○嘉靖三年十一月辛巳先是大同軍叛

上從朝臣議以戶部左侍郎胡瓚兼左僉都御史總制宣大詔諭之曰大同亂軍雖凶恃實皆良民朝廷不得已用兵止除首惡重犯餘皆不問已而巡按御史王官言大兵壓境反側不安乞留瓚等自請與鎮巡官密圖之上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密奏首惡未得國法具在必難姑息瓚等可與宣府督鎮巡等官設策擒捕有變則擁兵前進相機恤剿王官協同贊決紀核功罪毋得狐疑觀望瓚與總兵桂勇先揭勅旨曉示因計擒首惡郭鑑等戮之隨撫定五堡軍士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復起距城稱亂事聞

上曰大同軍士數叛自取誅滅鎮巡官武忠蔡天祐等臨

望明寶訓

嘉靖八年卷

十四

任苟安縱惡釀亂姑令戴罪擒賊自贖胡瓚魯綱暫住宣府俟首惡盡絕人心已安即行班師已巡撫都御史

蔡天祐復言郭鑑等已擒乞收回七馬以安人心

上以天祐畏懦偷安切責不許於是鑑等擒首惡徐甌

等四人而郭巴子等俱前後捕獲詔論功陞賞有差

○嘉靖八年正月丙辰輔臣楊一清等條上救焚急務

上覽之曰卿等以救焚急務二事備陳所以朕聞之終日

俱悉忠謀至意其一曰溥恩澤引我

祖宗列聖曾因焚所行固為可法但恐終無以益民益國

也夫救者幸茲此決不可易之訓非國有大喜慶而不

當行今之計或可於十三省及南北兩直隸分差官前

去清審見問獄囚輕者即便發落疎放事係重者是也奏聞區處亦足以釋獄滯而召和氣耳與赦無異夫縱使為赦而大辟以上焉可赦乎亦或為官吏之弊未免顛倒坐怨唯所司能副我意可也一曰寬請成者亦非救時之急恰似為彼以災脅之耳此輩所為人所共惡甚是悖逆不道與十惡之條無異亦是小人之幸也卿等其再為詳審勿使求和而召不和則不如安民之策足為上耳欲安民必別官守旌賢才黜不肖刑賍吏庶幾其可前日有旨命查減冗員吏部遲延不行此則推之他事不言而自知矣果欲下赦亦是此為

○二月戊寅武定侯郭勛有罪

皇明實訓

嘉靖八卷

十五

上諭輔臣楊一清擬旨處分一清以閣臣中有與勛善不敢擬票請

上裁

上報曰卿以郭勛不道因朕命擬票為其難於所擬者豈無謂乎勛之過非止此一端正使衆人共許之然後服彼之心耳夫張聰之所以深結於勛者初因議禮為合故他不之察也而霍韜亦與之善唯相夢識之方去年勛與張永爭辯時韜遂責李承勛曰汝却不與郭勛相扶持反與張永同郭謂何問於夢而夢知其嫉承勛面與之曰張永能體勛論脩舉戎務故李承勛與之同郭勛深忌永每事自專故李承勛不為之同韜意猶未解

復曰郭勛雖不才然昔日助我輩議禮焉可不為之相持哉夢曰以此看來李承勛專為我輩於朝廷之計全不以副可乎韜遂無言答乃實受聰之言矣朕以嘗為聰思之比與一勛念昔助議禮之恩深所銜顧而於鼎能還之不得其死是可慨哉今勛事既露不可姑息宜命會官議罪奏來定奪又朕記憶去歲言官嘗謂姻連戚里指其與陳萬言為親也故不可姑息以為朝廷之累當於初二日施行朕別諭內閣以使聰知朕意決治一勛者正為保全與所交亦是保全聰耳彼黨與既多將為國害豈不多逮所與不可不惜之待會議奏來別為議處卿亦須盡誠布公豈可以牽制而難又諭曰郭

皇明實訓

嘉靖八卷

十六

勛所奏甚是不敬嗚呼勛之為人素稱忠勇讀書知禮人所共知其性實貪恣酷暴亦人共曉今朕欲自定予奪恐未盡公道或命會官議請發落如卿等輔導重臣當以公非為朕擬判助其不及贊朕為治豈可惟曰難以擬票夫是非一盡乎公何所為難朕雖冲昧亦知此况卿等乎可着議來行

○嘉靖十年五月癸巳都察院覆給事中王璉請開贖軍之例以足邊儲

上曰律贖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而未聞以充軍贖也且罪可矜疑或徒贖發若又一槩聽贖則富者玩法縱橫是教之犯也何以懲後所議非事體不准行

○十二月壬寅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李時翟鑒問谷大用事都察院履本當否時對以所擬罪犯與律例不合家產入官律止是三條謀反叛逆姦黨大用所犯未應籍沒難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天下故臣等止擬一半入官

上曰大用

先朝壞政正是姦黨何說不取信於天下鑒曰

皇上猶天春生秋殺無所不可時等請俱收入官

上曰然於是盡沒其產

○嘉靖十四年二月乙卯巡倉御史李良奏近例驗給輕賸銀少責償運官非宜請勅戶部改正詔詰戶部尚書

皇明實訓

嘉靖八卷

十七

梁材移良問狀則謂員外高遷沿舊例為之材請提問

上曰朝廷開濟通惠河本以利民近年遣去管河御史并

坐糧官通同私情縱容小脚人等作弊多端有旨令該

部覆狀却又轉行御史致其朦朧解釋弊端何由消除

高遷不必逮問降調外任李良不堪風紀令吏部改用

○十月乙巳刑部錄上重囚百五十人奏請行刑

上曰爾等官稱執法專市私恩廢公義去歲以

郊祀不遠三旬故免行刑如何又俟此時方會審請旨來

年以霜降之後即為奏請今且暫免俱嚴加禁錮

○嘉靖十七年十月乙卯巡按直隸御史楊紹芳論擬盜伐

皇陵樹木孫紀等罪如盜大祀神御物律斬家屬仍遵

英宗聖旨發遼東邊衛充軍都察院議覆謂大祀神御物

皆指神御在內祭器帷幄之物而言今

山陵樹木較之有間所以律擬盜園陵樹木罪杖一百徒

三年且

英宗聖旨但云處以重罪未有定名今紀等比擬前罪不

無過重

上曰

天壽山

祖宗陵寢所在培養林木關係甚重故我

英祖特降嚴旨禁治近來法令縱弛肆伐無忌賊人敢於

皇明實訓

嘉靖八卷

十八

率眾屢犯既經御史論奏爾等却欲寬縱又不參究該

會巡視之人且以狀對孫紀等依原擬監候處決家屬

押發遼東邊衛充軍未獲者嚴行緝捕期於必獲更揭

榜申禁已而都御史王廷相等引罪各奪俸一月首領

官兩月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癸巳初內使侯章之母笞殺使女

章恐支解其屍納甕中欲出城投之河以滅跡事發擬

絞至是法司奏大辟應決者

上覽之諭輔臣夏言嚴嵩曰昨覽應決囚狀獨候章決當

章雖非支解使女於生前亦是磔其屍於死後擬以絞

罪殊為未允且章本閩奴安得又有使女之稱邪可即

同法司刑科議改故殺者斬廢為刑中焉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己巳初直隸安慶府推官郭來朝以三年滿當給由撫按官因使捧

萬壽聖節表入京既行勿稱疾棄表歸會聞行取之報乃就道於是巡按御史閻東徐拭金淵交章劾來朝棄置表文不敬并數其任內貪暴無狀不當濫與行取之選有旨令吏部陳狀尚書李默侍郎王用賓葛守禮具疏引罪且請罷來朝

上命華來朝職為民所犯賍私行巡按御史驗治仍切責吏部曰行取官員係用人重典爾等玩法行私濫用匪人默任在來朝行取之後姑不究用賓等各奪俸二月

皇明寶訓

嘉靖八年

十九

該司郎中職在專理欺蔽為甚其降雖職外用於是文選司郎中楊載鳴坐貶為福建將樂縣典史

慎刑獄

○嘉靖二年閏四月丙午

上諭司禮監太監張佐等曰朕惟刑獄重事自嗣統以來未嘗不特加慎重夫何去年自秋歷冬以至今春畿甸之內雨雪愆期風霾屢作四方災異奏報頻仍深思上天所以示戒之意慮恐刑獄枉濫囚繫久淹以致民心

愁怨上干

天和特命爾公同三法司堂上官將見監罪囚從公審錄除情法難宥者照舊監候聽決其有情可矜罪可疑因

事誣誤或無証佐可結正者具為疏辯處分徒流以下即與減等發落若罪者釋之母令淹滯夫刑以弼教正德不當有而有與不當刑而刑皆足致災虐虐三代所以欽恤明慎之意正在於此審問之際尤須詳察言詞旁詢知証而斷之以理毋惑於浮言毋拘於成案務得真情以全民命其原問官有故勘失入等罪俱不追究爾為近臣受茲委任務殫心悉慮以稱朕好生之意

○嘉靖四年正月甲申時登聞鼓下獄詞甚衆至有飲恨自戕者給事中巴思明以聞

上諭刑部曰過來內外法司多不能為民分理冤抑故奏訴紛紜自今凡有奏狀即宜擇可行者行之毋得一驟

皇明寶訓

嘉靖八年

十一

廢閣以致冤抑無伸

○嘉靖五年六月戊辰禮科右給事中謝資疏請革嚴刑以全民命

上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過來問刑官於罪輕宜用常刑者率用酷刑拷訊傷人或因而致死朕心甚惻都察院其即以朕意示各撫按官令戒諭諸問刑者自今務以寬卹為念有嚴刑死傷人者降革如法上官容隱不即參寃者罪如之

○九月乙酉

上諭法司理問詞訟須分辯曲直從公處斷使人無冤近來中外問刑官往往任意偏聽不審察事情或拘私受

屬不畏法度顛倒是非致令虧冤負屈之人輒入禁中伸懇至有自縊死者良可矜憫法司即申明律例戒諭所屬通行內外衙門如有再有斷獄不明致各犯伸理者若所懇得實原問官從重究治其有為人囑託者問刑官指實奏容情不奏者聽兩京科道糾劾若科道官囑託及知有囑託容隱不劾者一體治罪違事衙門亦務察訪奏治但毋挾私誣陷於是都察院請如

聖諭申飭中外但民人冤抑止許赴通政司或登聞鼓下投遞本狀在京聽法司在外聽撫按官參詳虛實施行有擅入禁門叫懇及搬拾辱罵原問官并挾制官吏者與主使之入俱從重問擬

皇明實訓 嘉靖八年

廿一

上是之命榜示天下遵守

○十二月癸丑巡撫山西都御史江潮等勘上李福建惑眾謀反武定侯郭勛黨叛囑託等情

上曰李福建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千戶一員前去提弔始末干証人卷來京問理彼處還差人護送六年四月已酉福建人卷解至

上曰提到人卷送鎮撫司監收着會三法司錦衣衛於京幾道從公推問務要明白來說不許徇徇私情酷刑拷訊已後命尚書顏頤壽等將福建原告薛良并証人李景全等備查原問官都御史畢昭文卷會官午門前鞫問顏壽等執稱福建改名張寅投匿郭勛家事已証實

當從原擬

上怒曰顏頤壽等職掌刑名奉旨提問事情不行從公審鞫却乃偏情回護非止一端且不查究况薛良所訴事情已經畢昭等委官勘問招証若今勘是實原問官員俱該盡究你每緣何不將兩情虛心細審輒欲扶同入重罪非朕恤刑之意這一千人犯且都監着待齊祀畢日拿在午門前待朕親問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鞫獄細務非人主所當親

上乃止報曰卿等既這等說且還着三法司錦衣衛鎮撫司官會問多官午門前再問明白務要虛心從公兩平推鞫審取的確歸一供詞奏來定奪若再似前不拘公道偏信一面之詞以致是非不明誣陷人罪朕定行親

皇明實訓

嘉靖八年

廿二

審原問官員拿問重治不饒

○六月辛未尚書顏頤壽等再上李福建獄詞

上曰你每止據石文舉等執稱張寅等係李五未見質証明白本犯既自正德元年不知去向邵進祿等構亂之時似無相干山西原問官先既將薛良所告招証復乃不候眾証拘集輒擬謀反重罪撫按官亦不駁行再問休憑具奏朝廷知其情罪欠明拿解來京節次着每從公審鞫却又執泥原詞徇徇回護先後情節輕重不同所取供詞又不歸一死刑大獄似此苟且粗率有負委任還將各犯拿在午門前仔細研審務取的確歸一

供報仍要追問妖書下落議擬應得罪名開奏定奪不得應參官員一併參來處治不許仍前回護於是順壽改擬福達妖言律

上曰死刑大獄不得輕有出入這起人犯各官所問先後請詞不一及着你每會問又多偏聽回護不肯從公詳辯謀反重罪先乃率意加人今改擬妖言亦不見追出妖書下落這等含糊不明有碍發落必得原問原勘官俱來質証方得明白各犯且都牢固監着李珏江湖李璋吏部便推相應官更替巡撫兵部各差千戶一員前去待各官交代守催來京畢昭也行文取來原問三司官員并委官楊琦等都着山西接管巡按御史差官拘

皇明實訓

嘉靖八卷

廿三

送前來馬祿既已交代不見回京錦衣衛便差的當校拿解來京待各官俱到之日奏請問理七月癸卯御史馬祿等逮至

上曰各官既俱到京三法司錦衣衛還會多官將原監人犯拿在午門前與原問原勘官員面加質証務見明白取具的確歸一供詞來說九月己卯署三法司尚書桂萼等覆案李福達獄詞具言原問官徇情故入之法上曰這各犯朋謀害人設意羅織釀成大獄貽累平民好生欺公玩法你每既問擬明白馬祿志在報復故意紮人情犯深重還從重議擬來說其餘各犯本都當重治依擬分別輕重運炭完日發落李璋李珏章綸馬芳阿

皇明實訓

嘉靖八卷

廿四

附巡按連結三司殺人媚人情犯亦重發邊遠衛分充軍過赦不宥但逃殺了劉琦挾私彈劾與程啓充盧瑋都祭邊衛充軍王科秦祐沈漢程輅俱扶同妄奏發原籍為民顏順壽等職掌邦邢位列大臣却乃畏避科道奉制推勘事情報上不實有負重任顏順壽劉玉王啓劉文莊湯沐顧似汪淵俱事重都革了職着冠帶閑住聶賢徐文華情犯尤重聶賢著為民徐文華發邊衛充軍江湖不行詳審失入人罪汪玄錫余才送愆橫議與孟春閔楷張仲賢風聲相通同惡相濟也都革了職冠帶閑住畢昭准復職照舊守制薛良誣告人致死有服親屬依比附律處決韓良相石文舉情重發邊衛充軍

○嘉靖六年十一月丁亥諭刑部曰恤刑重事前所遺恤錄

刑使者二年于茲何未見有論報者其責上獄書事竣則核其行事當否才識優劣黜之

○嘉靖七年五月丁丑閣臣票擬刑部奏問犯人溫祥疏上曰我

祖宗既設刑部都察院專理刑復設大理寺以為評擬蓋欲為刑得中耳溫祥所犯該部已擬附律條雖係太輕胡世寧等亦說難照常例發落既有比附當從而施行况刑賞當一以公朕豈敢以從違而為輕重乎今已問明恐被犯或有未服還當送大理審允奏來發落

○閏十月戊戌

上諭輔臣曰每年秋後該決重囚但近二年災異重大俱皇明實訓

嘉靖八年

廿五

免行刑今又該刑科三覆請旨朕切思死刑重事可不慎乎今所犯者在律相應尤恐一毫不真難免差失且上帝以好生為德朕欲將盜

祖宗陵殿御物及毆罵父母大傷倫理者依律決了餘可着法司再理明白今將刑部併都察院開進畧節揭帖與卿計處慎之

○十一月辛丑故甘肅總兵李隆子徵祥奏乞襲職兵部執不可與

上諭閣臣曰兵部奏李隆男徵祥事卿等票云隆罪犯深重伊男不准調襲朕思隆昔年之事深冤巨枉若馬祿之害郭勛比也上干

天和致生災異無大於此其時朕正無知喬宇等設寧法司言替許銘報復後因隆未獲典刑特已之據公當與分辦夫銘被官軍殺死與張文錦情同故文錦被殺其黨輒引隆之事云副總兵時陳舉袖號召况昨街道等仍敢比附欺罔卿等不票旨治罪今却依該部之言行之可另票來看勿使父子俱寬重傷和氣

○十二月甲午

上諭輔臣曰朕惟今月二十五日我祖宗成法勅與京官滿除今思給事中劉世傑等妄言奏擾已有旨拿問但念言官况當迎新歲之期姑從寬宥便放了着復職卿撰旨來行

皇明實訓

嘉靖八年

廿六

○嘉靖八年二月乙未

上諭都察院今天下生民疾苦多由賦歛繁急刑獄冤濫近因各處災傷已勅戶部蠲放停減應徵稅糧動支倉庫銀米賑濟飢民又因言官具奏有旨着各衙門審錄重囚奏來區處及行文與在外衙門一體施行去後訪得各大小問刑衙門官員往往以深刻取名或徇上司之意或執一己之見甚至受屬納賄鍛鍊成獄民遭拷訊何事不承古者一夫含冤三月亢陽一婦懷憤六月飛霜况不止一夫一婦而已都察院便備查節奉旨意行各該巡撫巡按官督同三司等官偏歷所屬將見監重囚逐一審究有冤抑及曾經審錄官具奏矜疑未曾

發落便具由奏請定奪先該各衙門以訪察為名問擬充軍被人連累因事註誤發遣不係律例正條及非人命贓私者俱具奏區處其餘徒杖以下罪名但有分訴情詞即時發落情輕者就便釋放不許久稽淹滯文書到日附近去處不得過三個月遠方不得過五個月北直隸限一月以裡各將問擬發落疎放過罪囚總數開奏稽考若有視常玩慢違限者都察院指實來降調罷黜其各處地方廣闊撫按不必會同隨便督屬分投整理以速為貴庶副朕恤別弭災之意兵部仍奉旨馬上差人星馳費去不許稽遲

○嘉靖十年九月甲寅刑部尚書許讚等請審錄重囚

皇明實訓

嘉靖八年卷

廿七

上諭之曰近日問刑官不能仰體朕懷類多冤抑以致上

干

天和所係非小爾等其會同各官虛心詳審務在情真罪當覆奏處決有冤抑異詞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不得視為泛常虛應故事

○嘉靖十一年九月丁巳刑部尚書王時中以災變應詔疏陳重欽恤戒嚴苛宥枉愚明發遣弭盜賊禁刁訟六事

上曰刑罰國家重事感召災變尤切覽奏具見詳慎體國至意宥狂愚一事該部速備疏以聞餘悉如議

○十月乙酉刑科都給事中王璫等言常例審錄重囚造

次而畢殊非慎獄之意乞自朝廷審稍展其期上然其議曰審錄重囚乃朝廷欽恤至意今後會審諸臣宜盡心詳慎務得真情毋怠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癸酉先是內官監太監高忠嘗以事忤旨繫內獄尋被釋無可即有宮婢變

上甚疑之至是月忠以建大車殿請祭司工神易定礮字以定頂

上大怒謂其包藏惡念任意欺罔且定礮常言無礙理而避諱也今所司論如律斬之居數日刑部請執忠付獄

上曰朕初因定礮二字一時怒疑人將謂朕以片言罪人且昨工部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為安礮非也自後內

皇明實訓

嘉靖八年卷

廿八

外文移其仍定礮如故

○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庚辰山西保德州人崔鑑年十四以其父私於隣女魏氏斥逐其母不勝憤乃手刃魏氏殺之有司讞上其獄法司議鑑以母故陷大戮可憫上曰鑑幼能激義其免死發附近徒工三年

○嘉靖二十五年九月辛未都察院發刑科給事中張誠條奏在外用刑衙門兢為深刻乞降勅嚴禁

上報曰朝廷重惜民命屢詔旨所司乃用法任情動致寬濫給事中所言必有指據該院即行撫按嚴加按覈并會同吏部訪察殘忍者待大計時點治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辛酉山東撫按官奏官軍捕得反

賊商大常等

上以謀反律重詔法司駁還原奏令其從公再擬不得張功虧枉於是巡按御史傅鎮復奏太常本以煽妖行劫非謀反者宜改擬強盜得財律斬展情罪允當報可

○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丁亥

上檢閱奏牘有湖廣人吳一魁訟冤疏憫之因勅諭三法司曰朕承

天命為天不生民主惟欲固本祈天為民造福因念人命至重矜恤底獄惓惓於懷夫刑以弼治當則氣協庥祥自至否則上千和氣災沴攸生是以古昔帝王及我

祖宗罔下慎重於斯奈何近年以來司民牧者未盡得人

皇明寶訓

嘉靖八卷

廿九

或道理不明律法不通任情作威深文鍛鍊其或貪賄聽屬顛倒是非不顧冤抑是何心與近日湖廣安陸縣幼男吳一魁二命枉刑毋又被捉情無所告遠至朝靡以一推之豈止數百夫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爾三法司治刑為職茲特勅諭爾等宜體朕心多思矜卹都察院通行天下撫按申飭司府州縣各要省改前愆惟公惟慎盡心聽讞民以不冤

天地神明昭察在上自亦能保祿位福子孫如不恭命明有國法幽有神譴必不能逭爾等其欽哉故諭

明賞罰

○嘉靖元年正月己酉廣西蠻賊梁公當等寇掠臨桂等

州縣時巡撫張嶺久未抵任總兵朱麒副總兵張祐皆因循觀望左右兩江兵驕驚不受調事聞

上降勅切責麒等曰此賊歲勤王師爾等數以微功受賞不能為國長慮攘除凶孽今永安荔浦脩仁洛容諸寇焚劫橫行生靈受害麒因循坐視若罔聞知祐假托公務逗遛思州嶺間命即安不時赴任皆怠玩失職罪有所歸念當用人之際姑從寬宥自後宜悉心思過以圖後功勅至之日嶺星馳赴任與麒等嚴督張祐及土漢領軍官員分布要害相機勦撫務出萬全毋貽後患勉之慎之

○嘉靖二十年十二月丁巳大同鎮巡官奏九月內禦虜

皇明寶訓

嘉靖八卷

三十

斬獲功叙及各部兵部及紀功巡按御史

上曰近各邊捷奏往往歸功內閣本兵詞多誦肆殊非事體茲疏又創及兵科且撫鎮官聽總督節制聽紀功巡按查驗乃各先加奏薦其阿諛亦免朋比為欺明矣兵部即參劾以聞

○嘉靖二十三年正月甲寅

上諭兵部曰去歲山西虜寇遠遁邊境戢寧將士防守勞苦朕心憫念宜加恩賞以示勸勵總督官并宣大山西撫鎮官各賜本等花樣衣一襲仍降勅獎勵副參遊守等官及軍士賚以銀兩已乃令戶部發銀十六萬四百五十一兩於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備賞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戊申兵部覆工科給事中何...
勘上二十三年十月宣府失事功罪擬總兵邵永常違
京治罪

上以巡撫王儀與邵永一膺一面之寄而兵部止議逮永
令再議於是尚書唐龍復上疏言儀與永同事果宜逮
治誠如

聖諭所云因自陳奉職無狀

上曰鎮巡責任原同一體奈何擬功輒同論罪輒異此弊
匪止今日欺公作威亦匪止一人法既不平孰肯效死
龍等姑不究永從寬降俸二級令盡心防禦如再失事
重治不宥儀已調外任仍降一級邊方用

聖明實訓 嘉靖八卷

卅一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癸卯兵部以太平府盜張旺等平
擬上各將吏功次叙及徐州兵備副使王挺

上曰彼守臣會題不言挺功部輒擬賞謂何其以實對於
是尚書陳經等自劾言賊有獲自徐州者臣竊不審誤
擬挺賞當伏罪

上曰地方捕盜與奉詔用兵者異若何祇擬有功擅請賞
者既引罪堂上官姑勿問職方郎中奪俸三月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丙辰兵部覆巡撫都御史楊守謙
言九邊軍斬虜一級不願陞者先即時給賞候勘量加
為五十兩

上允其議且諭部臣曰激勵人心尤貴速賞何乃經歲候

勘其令督撫官議處良法務使獲功之人早沾實惠

○嘉靖三十年三月乙巳雲南巡按御史蕭世延以安南

叛臣花子儀就擒錄上諸臣功次兵部議覆行賞

上曰子儀安南窮寇擾害我境各官不能即時剿平致調
動官軍勞費不貲雖既就擒僅可准贖況係部統使莫
宏漢函獻如何一槩論功加賞各統兵官及陣亡官第
令軍門差別給賞自後論功更宜酌議停當不得市恩
濫與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己亥兵部尚書楊博以防秋事
竣疏請擇吉告

廟并錄各邊總督許論王忬等功

聖明實訓 嘉靖八卷

卅二

上諭輔臣曰防秋亦是邊臣本職歲要加獎殆與顧夫無
異大學士嚴嵩等對禦虜邊臣之責地方無事間一陞
賞乃朝廷特恩若歲必加獎原無是例今次部疏極言
兩鎮戰守之功請姑與之明年當無詞矣

上不得已乃降旨陞賞論等各有差於是給事中丘預達
等言賞以酬功固激勵之權至於歲以為常實非舊典
請勅部臣自後毋累覆邊臣報功疏俱下御史按嚴列
狀奏請得旨將士親冒石矢有功宜加優錄督撫等官
職在調度當有為國任事之忠何每一報功互相稱引
該部稟請陞叙及多人視為歲例非正體也自今各
鎮戰守功次令巡御史勘問詳實乃許題請

察姦欺

○嘉靖十一年十二月癸未早朝有遺匿名文書于御路者糾儀御史以聞

上命即焚之且謂姦惡小人敢于朝堂為詭計中人令廠衛官多方緝訪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辛巳故太監張永家人郭祿令其子麒麟言

上哀冲太子不永由皇城龍脉為永墳所犯當改正錦衣衛指揮闕紀以聞

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內閣輔臣曰此疏甚無謂人命定自天矧積後人福則在祖父為之顧朕不逮

皇明寶訓

嘉靖八卷

卅三

皇祖

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有是理邪乃命以麒麟下法司從重問擬紀如實之

○嘉靖二十年二月己巳初秉一真人陶典真薦方士既朝用善黃白之術朝用進銀萬兩授紫府宣忠高士已而

上試其術不驗頗疑之朝用有佞王子岩者復攻發其隱惡典慎為所累遂上章自理

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卿初薦朝用及彼進銀萬兩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却屢試不效始知作偽卿本納忠彼敢為欺何與卿事子岩朝用俱令錦衣衛執赴鎮撫司拷訊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乙未

上以四川所取銀礦鎔之得銅疑奉使者不忠所事以問

大學士嚴嵩嵩對蜀礦類產徼外夷域蠻獠每拒險阻

王人必多方宣諭然後可入其取礦視他省最為不易

鎔礦得銅當由辨別未審自後第令以鎔成金銀解進

為善耳

上曰卿所據彼中之詞未可遽信各夷不同亦有知人理

者今所患臣下不用心但幹私事事即成幹公事事即

不成其令戶部行文切責仍記罪重處

○嘉靖四十四年五月癸酉道士藍田王等以湖廣妖人

胡大順書藥託太監趙楹以進

皇明寶訓

嘉靖八卷

卅四

皇祖

上覽其書問曰此是其批扶箕者如何不來田王等遂詐為

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

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王羅萬象因

我問妄將他喚至昨令扶箕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

百孽樓宮或有所使然者今是順可仍用否階曰大順

等皆無賴小人必不可用

上曰藍田王無理之本去冬鄭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

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乃詔錦衣衛逮

捕問狀盡得田王等姦狀俱論斬錮于獄楹尋斃獄中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八終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訓卷之九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飭兵政

○嘉靖六年十二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國營重務國家第一事幸今四方無大警然安不忘危聖賢至訓卿等其圖之

○庚戌輔臣楊一清等言開任太監張永在正德間有計擒逆黨功乞賜錄用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

上曰卿等所言起用內官張永足見經國至意文武衆臣各有所掌內官所用多不堪任使為國之患不小卿等輔導密勿師保大臣皆無內外之可分無巨細之可異可為朕盡心況用人非小事乃其職之宜也豈曰外臣不敢與言之昨已將御用鑒內官發落訖朕盡思之張忠所管神機營并提督團營之任今缺昔聞司禮監太監鮑忠嘗舉張永可用之提督營務請朕用之朕答曰爾所舉永委的可用但衆人嫉妬他須待有缺方可用之昨方記起未即言之遑卿等奏來朕甚喜其永在朕皇兄朝委多有勞績與他黨類者不同若論永之十能觀夫昔掌營務及奉命出師多立功次嚴於用兵其昔居

司禮監任事則不能於此也今任提督團營之內官忠已革任止有馬俊一人且俊於營伍之事非精又不識字朕念他輩昔侍藩府之勞故各登用如此其實此輩未諳大體不知大事且今營中行事卿等豈不知乎若將永起之提督營務終在俊後豈得盡彼之心若起之俊上恐次序未平故朕未即行也朕又思之永昔為司禮監官名在衆衙門各執事之上若今起居其後在彼雖不可高下論之而終受人之制今可待有警之際命之率兵成功之後用之如此又似不可彼未管軍伍倉卒用之恐士卒未服卿等只具本舉來侍朕再加詳處或待有事用之纔好若傳旨行但司傳奉之官必云永乞於朕左右侍奉之者亦不為害只是累及左右耳又凡今各衙門事多被隨朕來京之人壞了彼皆不自加悟反怨朝廷朕待他每甚寬就如張忠之事實因處之欠當縱賊不戒亦有言說朝廷正尋我每之事此情不待朕申卿等其可容乎可治乎書云人惟求舊這個舊人不是與我日久熟識的舊人是經過事體歷知是非的舊人只知道舊人信用言朕不仁豈知道理乎此等說話特與卿等知之慎勿泄付小人起用張永再加詳議來聞慎之密之尋起永掌御馬監印提督團營兼管神機營操練

○嘉靖八年正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曰茲提督官張永故朕求堪代彼者不得一人夫武備今已廢甚恐未副我

祖宗列聖建立之意但思永乃卿與總所薦今欲求代之者卿可與總勿自負前忠即舉二三來用亦勿以已行者為阻一清因薦太監黃錦王訢二人可用且言近日營政被武定侯郭勛沮撓乞加戒飭

上報曰昨卿奏以朕所問乏人事宜其永儘肯修舉此政奈郭勛所沮朕亦知之但勛之心亦素存忠其性未進於本末者善也故恣暴成性不肯省圖改之所謂慾勝理不過一常才耳如肯改過則為一起群之才而無及者今握兵已久當以更用但時乏人耳可徐圖之又錦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

訢二人非朕自擇者乃司禮監循常拘次之用彼二人素嫉張永難保不廢前人修舉事功且與勛熟就如總乃剛殺之資所交皆未甚善人故朕問卿或有知者當說來實為朕事耳但聞

皇兄朝有張忠者素稱為好而今謫在南京况所司皆惡彼他每每只徇私前日命推舉堪代者而佐等以容大用孫和王潤武忠為堪任朕曰大用與潤皆非才者難以進用和聞有疾惟忠可用但彼鎮守大同亦是緊要處他每以為別無可者而意實在于錦與訢耳但恐不克干事卿可勿憚副朕倚託再議來聞一清言誠如聖諭但張忠先年過失頗多宜且取回聽用其團營重任

未必遽堪又尚書胡世寧薦舉邊才惟馬昊可用陳九疇近方債事難責後效并乞

聖裁

上復報曰前日所論用人一事急難於得且侍大紀畢別議故朕諭承勛等行事又近歲星變人皆欲用人以待征討為必然之勢朕謂此非星變實妖星也固朕無德所致恐不專務用兵大為民害只可內修德政外撫邊境存恤百姓以消禍變而專務用兵以備征討實逼亂之機武備固不可不整亦恐臨期無益要當常加修飭可也卿勿惑聽人言當加之思昨世寧之意亦為是馬馬昊恐為濫用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

○三月乙卯

上諭輔臣楊一清曰日前以提督團營內官缺未急得補嘗與卿議過節另行今當暇日可早為補之朕欲以武忠為提督其張忠量陞職事先着來京閑住待之數月着於十二營內管其一營廢不誤臨事之用又郭勛之缺亦須早選勲臣中有堪任者卿如有知可併說來朕但欲取李旻來不知兩廣之任誰可代通議來聞一清言武忠張忠李旻三人當如

聖諭取用其兩廣總兵侯伯仲則仇鸞可用都督中則楊宏可用臣承

家問敢盡其愚雖同事者亦不敢泄

上報曰昨得卿回陳諸事其中一段云雖同事之臣亦不敢泄夫自古君臣之間因其鎮家故治道成事業固卿所慎者非為已故乃謹事機為國耳武忠著取回張紳著代彼任張忠且與做奉御間住外宅但提督武臣尤當慎選我

祖宗朝于兩廣用都督為守將後來用侯伯矣用都督者取其才也用侯伯者不過以其名位耳且今戎夷亦知其官之大小以為犯擾馬須體時宜當時侯伯著仇鸞去待缺回京亦使其歷知邊事但李受之來當使繼勛之火張偉仍為佐可也其他朕欲知其三四以待用卿可為朕言之勿得疑憚又朕惟大同之朱振既去其恭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

五

天祐亦當更代况彼在任亦久前巡撫遼東都御史廉能愛民者曰張雲可用之于此又前日所論官濫害民一事最為時務之急須痛加減革不知卿之意以為何如可併言之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己卯提督團營成國公朱希忠言官軍脫班數多乞行巡按御史究治

上曰官軍脫班數多豈獨該衙門作弊坐營大小官員納餉放皆輩以為常即御史查究亦虛文耳其下部詳議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丁未巡撫蘇州都御史孫應奎以虜警請將京營保定兵馬留戍本鎮

上曰朝廷設撫鎮官付之邊寄且本鎮簡選自有主兵即今嚴冬之際孫應奎報欲聚留客兵甚非事體其亟令掣回應奎等務督率將領固守信地毋得疎怠取罪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乙未大學士嚴嵩等以虜寇既退疏請整刷營務兵部覆奏

上曰茲事體非輕必復

祖制乃可事權歸一蓄精銳以濟實用其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提督三營以威寧侯仇鸞為之各營協同提督二員贊理軍務文臣一員改吏部左侍郎王邦瑞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為之其餘一應興革軍事兵部仍會官悉心定議以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

六

聞于是兵部覆條上興革六事

上曰修理營政務在得人舊任提督官俱令回府管事內侍官俱革裁各營協同提督官即推舉堪任者以聞舊司板哨官兵部同仇鸞于見任并起取將官內選用見在軍士各歸原營隨伍操練老弱并缺少者即替補召募務足原額餘如議

○十月己卯

上諭威寧侯仇鸞左侍郎王邦瑞及禮兵二部曰朕復祖制三營修武其舊哨司板名項無用今頒下京營新定之制卿等可詳議具奏又特諭鸞曰朕定將兵制數五軍勿易二營之副將今止用一人不必又二人將大將

所統三營之兵仍外添能戰之將六人分領操練衆將之選不必備員須經陣者亦勿由部用卿須力主復二祖初建之武威可也

○嘉靖三十年正月戊申兵部議調班軍三萬赴薊州修邊威寧侯仇鸞言軍士疲憊不宜借侵請已之

上曰班軍及各府人夫俱不許調用第令本鎮量為修築亦不許妄致勞費朕見各鎮修造往往告成乃卒無一處可濟其各練兵蓄銳用焉實效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庚寅

上諭內閣曰朕思所更戎政有未當者茲與卿等改之

祖宗舊制曰提督團營義與今稱總督同否非外出豈可

聖明寶訓

嘉靖九年

七

用欽差二字乎又上下六營其名尚在今制以正備二兵為名是否又轉弱為強一事此意之逆情宜宣示軍中令勿以此抱怨必盡力於國其他一切當正者卿等

一一議上於是大學士嚴嵩等覆言臣等仰惟

皇上更新戎政一一盡善提督與總督義本非二其欽差二字乃舊之自稱誠不宜用上下六營之名除去已久宜如

聖制以正備二兵為名又臣等聞欽定營制自正兵之外五軍營備兵六萬六千餘人神樞神機各四萬人今正兵尚未足況備兵乎此宜戎政官查處者也轉弱為強兵已奉明詔裁革臣等謹條列未盡事宜以上一議軍

器一議首領官吏一議各營將官一議班軍行糧一議歲調邊兵一議京師民兵

上曰朕所諭及卿等所議與他未盡者令兵部熟計以聞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癸丑初

上從總督尚書楊博議以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總督薊遼侍郎王忬執奏薊鎮兵少獨恃入衛卒以擁護

陵宗奈何聽他鎮調發

上曰前有旨令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而且彼此紛爭邪兵部其詳議以聞部覆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今缺伍數多請詔兩關御史王漸蕭元峯親詣查補

聖明寶訓

嘉靖九年

八

上曰然薊鎮不遵旨練兵而恃調兵倖虜不至輒相玩愒今諸兵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糜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閱御史備閱兵數多少操練與否期一月還奏今秋防已近其嚴責王忬歐陽安等剋期操練防禦毋再遲延其各邊兵馬明歲量為減調卿等可酌擬額數以聞忬又援去秋例請復調遼東步兵萬二千駐馬蘭石匣以備遼東又議以宣府遊擊張欽大同遊擊周邦分守古北潮河以當衝險

上曰往年調遼兵多以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口今又飢甚可復調耶兵部共與科臣再議之既而科部議上請

量調遼兵以守畿輔分駐欽等所將入衛兵于關外懷
隆之間以防獨石而命大同入衛遊擊趙伯勳引兵駐
昌平專護

陵寢得旨遼東兵准量調四千人餘俱如議

○戊辰薊鎮宣府告急尚書鄭曉請暫發上所聽征官軍
回營操練

上諭內閣曰聽征之名不應雜役況自去歲曰整理聞至
今猶未見精猛目今內逆勾賊相繼作亂如不一長驅
恐終無寧歲朝工仰奉天時門建必速成以臨述職朕
一少緩無妨焉乃允曉請令聽征官軍回營

○嘉靖四十年九月庚子郎中許汝驥自薊鎮閱兵還上

皇明賢訓 嘉靖九年

言薊鎮練兵不振之弊有六因陳補練便宜以聞兵部
列其所奏酌議覆行之

上曰先年以前鎮調用邊兵非遠謀下令補練土兵以免
常調總督鎮巡官漫不用心每歲惟恃調發坐困供餉
何有紀極今又三年差官閱視却稱照舊不堪戰守各
官不畏明旨敢爾欺肆許論既革任待查明併治總兵
張承勲革任下御史逮繫并所劾賊罪問報巡撫張珌
姑降一級調外任副總兵袁正等姑降實級三級留供
職副使張邦彥等罰俸半年楊選其嚴加督率訓練若
再無效重治不宥餘如擬

○乙巳兵部尚書楊博等覆勘遼總兵楊選條上地方極

極獎十五事

上曰薊鎮督撫諸臣遇警輒張皇告急惟調客兵防守而
保目前無事日延一日何有為國忠計者邊兵之調初
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見減撤却又重加挑選何時而
已不獨供餉繁費人情政體皆非所宜茲所議亦只循
常題覆目今如何練主兵方可免調邊兵卿博歷任茲
鎮宜竭盡忠謀大破常格整理其仍別議以聞

○十二月丁丑兵部尚書楊博奏五軍營參將尹東衡所
選官軍一萬二千人擬于春初赴居庸鎮邊二區戍守

上曰營兵成邊與原議減邊兵數多三枝應否遣去其更
熟計以聞于是博等又言京營之兵頻年坐食漸成驕

皇明賢訓 嘉靖九年

情近議擬選番戍其便有四宜遣戍如議

上曰營兵宜俟薊鎮警報得實乃量發一二枝邊臣毋張
虛聲徒增餉費無濟實用

○嘉靖四十二年三月丁亥巡撫浙江侍郎趙炳然奏各
省募兵非便宜令各團練土著

上曰各處節年團練土兵徒以虛文塞責迨至有事則行
召募以臨煩擾其令巡按御史每歲終嚴加校閱仍叙
別所司功罪以聞

○十一月丁酉

上以虜犯部畿疑本兵諸臣不任職以問大學士徐階階
謂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喻時及兵部右侍郎蔡汝楠

俱非厥才不足贊戎務

上曰二臣原吏部推何以此才當此任縱無他私亦不宜動備資格必更之京兵宜精練

成祖初制四十萬今止剩八九萬可歎其鄭曉陽順葛繕何如在朝臣有堪戎務者否或內出用一人外庭當知重此事今須早理不宜只講文得如

成祖時十分之一卽為上矣階以曉文儒順縉戚匪人不可用因言用人吏部事且尚書嚴訥可信當諭令舉所宜任者務在得人勿以資格限

上乃遣中使至訥第諭之曰今又理戎務京兵本也協理者不堪用且本兵二佐亦須得人喻時蔡汝楠令南部

皇明寶訓

嘉靖九卷

十一

候改卽推果諧戎政曾歷邊事可用者各二三員以聞卿訥勿循常例破格推用以濟國事于是訥推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志孝及湖廣叅政李燦陝西副使張謐堪協理戎政南京工部霍冀原任都察院僉都御史趙時春大理寺少卿萬恭堪兵部右侍郎

上點用燦恭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甲午薊東又報虜警

上諭兵部曰北氛又作未宜謂已有備虜中內逆多于真賊故敢累犯

郊廟垂祐人當祇承京兵亦宜整馬因問大學士徐階鎮遠侯顧寰可用否階奏寰雖非將才然一時亦難其代

上曰寰之代今必無勝者若于戰陣亦又難之如不必侯伯他有堪用否階對請諭兵部會官于侯伯之外公舉以聞

上曰寰所任京戎只可令恤練兵卒耳衝鋒破敵須別選一二員備緩急如舊例且三營六總似多今于將副擇而用之何如階曰

聖裁允當請傳示兵部擬行

上復報曰京營一總督今亦不必添卽以副將名目選用亦可又邊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且總十路未至十萬人今或不為例戶部取銀二萬兩兵工各一萬兩發劉燾給犒官軍一次可與階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為例

皇明寶訓

嘉靖九卷

十二

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銀賞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曰賞罰非細事正因無知生怨難耳今惟足實糧草依時給與乃可久行特典但宜酬奇勞耳

慎邊防

○嘉靖元年二月庚子兵部覆戶部郎中馬應乾奏邊方積弊及卹軍士實營伍等事

上曰軍馬錢糧邊方重務近來各處邊備十分廢弛上下扶同情弊多端其令各撫按清軍官嚴督所屬月糧布花以時徵運給散城堡旗軍嚴加點選清查掌印領軍官賢否開報點陟各務從實舉行勿事虛文

○嘉靖十三年二月癸酉時大同叛率嬰城拒敵官軍巡撫劉源清總兵邵永因請築堤壅水灌城又請添設總制提督禦虜

上諭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事為懷叛軍先因殺李瑾此謀殺主將之罪法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為亦未敢逆朝廷本是邵永無謀信從劉源清貪功嘗殺之計輒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逆軍劫囚勾虜抗拒朝廷既說專剿逆徒脅從不問却有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看來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宣大為京城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可以衛頭目乎況此地此民皆我

皇明寶訓

嘉靖九年

十三

祖宗所遺今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人調置別命將以專討渠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輕聽伊說卿等亦不可不慮將來事縱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興復今祇可罪去二臣製還諸路人馬另遣文武大臣果能識事若使專意備虜密令多方計擒逆賊之魁者庶免勞師傷財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請添官豈非官多事擾乎乃改督餉侍郎張瓚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源清

○嘉靖十九年四月壬戌兵部以風靈之變奉諭會廷臣議上違事

上曰國家安危重寄在西北邊邊皆虜犯我疆邊人荼毒

朕甚憫之召災致異厥有所自且兵馬多糧歲煩調度將官撫臣咸出邊選竟不聞有紆朕憂者而徒以兵食不足為辭此無他不輸忠畏法耳諸邊事既定議悉准施行自今武臣有失律挫威文臣有貪暴顯著者聽科道官叅劾諸邊所不便總督撫按以聞毋隱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癸卯兵部尚書張瓚以虜復謀犯山西三閔請令山西薊遼各整兵候調宣大總督移駐朔州以便調遣別推總兵官二員先駐真定石州練兵防禦

上曰去歲虜寇兩入太原邊關將士不聞敵過地方荼毒豈但邊吏罪不可逭本兵亦難辭責今歲不復整飭拒堯邊關之臣安所用之陝西遼東如擬領行整兵聽調真定石州總兵官不必先期駐劄其應發兵糧火器等事仍協戶工二部酌議再奏

皇明寶訓

嘉靖九年

十四

○閏五月庚午總督宣大侍郎瞿鵬言虜將會衆入犯乞亟調陝西薊遼兵赴鎮戍備并令戶部多發鹽銀以備軍需戶部言鵬授任來三以是請已奉旨臨期徵發且聞鵬尚駐宣府宜令速移朔州以便調度

上曰宣大三閔紫荊關俱要害重鎮朝廷原設總兵及都御史督領兵馬錢糧各有專責若虜寇一隅本鎮出兵敵禦各鎮協同策應勢甚聯絡是以建勲則功著難掩失事則罪無所逃

祖宗建置甚善况四鎮接壤與陝西不同自

先朝以來間設總督文臣軍務屬之專制往往徒擁虛名

牽制誤事劉源清周敘樊繼祖可見矣鵬昨授新命首

索帑銀專資客兵待寇舉措已乖又不遵旨行事出京

日久高駐宣府抗命急事深負委託姑革職閒住向者

處分降虜事宜兵部即亟行各鎮撫總官仰體朕心戮

力防禦各官果能建立奇功朝廷不吝出格陞賞如犯

軍法必重典總督官不必設既而兵部以虜犯山西

請復設總督

上從之仍令鵬復任

○六月辛卯虜寇朔州守臣以聞

皇明寶訓 嘉靖九年卷

十五

上諭兵部曰宣大二鎮屯戍重兵正為山西畿甸藩籬往

者虜賊入邊殘害山西警動幾輔守臣踵為故常失事

已甚即令能極力戰守俾虜一大挫去則先賞宣大諸

臣之功其或彼此觀望致賊猖獗者必治罪無赦

○八月戊子山東撫按官劉泉等奏虜復從朔州入寇

上曰前虜未大挫故復至其馳檄翟鵬隨賊所向督兵截

剿有功者即於軍中陞賞如例臨陳退縮者即斬首以

徇并諭諸將以臨敵敢戰為功不以損折官軍議罪諸

軍以奮勇當先為首功斬首次之各勉策後功用益前

恐并行山西撫鎮官伏兵要害害俾虜不得越關如直隸

河南山東各飭兵以備秋班官軍即留防守總督翟鵬

隨報虜踰信宿從舊路遁去會延綏警報繼至

上曰虜擁衆入境未及一舍遽北避詐也况延綏又報警

其令鵬仍遵前旨多方捍禦且亟檄陝西守臣謹備之

毋墮賊計已復諭兵部曰虜雖去未可忘戒朕聞各邊

壯夫奮勇自効者衆其示鵬遍諭大同三關之民能斬

首一級者賞銀四十兩所得人畜悉以予之仍同官軍

反給行糧留本處附近地方殺賊虜退婦農者聽願充

募者亦聽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庚子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曹

銑奏修造復套二事疏下兵部并議謂築邊復套兩俱

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宜仍行銑等從長會計擬議

皇明寶訓 嘉靖九年卷

十六

畫一具奏

上曰虜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朕宵

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逐虜復套之謀

厥猷甚壯本兵乃久之始獲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

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第此邊境千

里沙漠與宣大地異祇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二

十萬兩予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及用備明

年防禦計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丁丑監察御史饒天民張登高

各上復套議請令各邊嚴兵守險防虜奔突及會議條

格不宜刊布恐泄軍机

上曰各邊防禦所言得策奏議刊播無礙且王師烏用掩襲為也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己卯

上諭輔臣陝西奏災異云山崩移且昨辛未日風沙大作占曰主兵火有邊警朕惟氣數固莫能逃然亦不可坐視况

上天示象儆戒昭然而防備消弭當盡人事朕居君位總理于上無親事之理本卿等皆各有專責卿等其宣示朕意俾皆悉心經畫朕仍仰叩

玄慈冀轉災為福云又諭曰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出師果有否及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

十七

見成功可必否昨王二平未論功賞臣下有快快心今欲行此大事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與害幾家幾民之命者不同我內居上處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等即職任輔弼果真知真見當行擬行之間臣夏言等不敢決請

上斷

上命以前諭付司禮監刊印百餘道發兵部備給與議諸臣令數日再會疏以聞於是大學士嚴嵩首疏復奏議不便歸罪於言因請解位言亦上疏攻嵩上報嵩曰卿既知未可何不力正言于銑疏初至時乃密疏稱人臣未有銑之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為

不顧國安危民生死惟徇曾銑殘缺耳朕故一言未答以示不可之意後見卿等每擬諍許朕思夏言既以為可卿必謂朕知而主之未宜遽沮其謀昨部疏會奏是果行之說豈見真從之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心供職不允辭報言曰爾等朝廷倚政之本原爾自宜先以邦民為心如何專徇私情強君脇眾昔密奏未允乃詐稱上意必行茲所奏又無引罪詞吏禮二部會都察院參看以聞於是尚書王以旂等集議虜兵強據險不當與之較曲直爭分寸前議復套事宜請悉行停止

上曰套虜非新近事

先朝但防守耳銑無故輕任倡議雖奉俞旨然既下諸臣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

十八

集議自當為國為民深思慮明以入告如何忍心觀望一旦敗事將何棟者其奪與議官祿俸一月兵部侍郎及該司官一年銑令錦衣衛丞遣官校械繫至京問王以旂姑令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亟往代銑盡忠督理以贖前罪此安危大計料道官何寂無一言錦衣衛其悉逮至廷杖之仍各罰俸四月夏言削奪餘官令以尚書致仕

○二月癸卯北虜捲容求貢督臣翁萬達以聞

上曰朕以邊圉重寄付萬達等自宜併力防禦胡乃屢以求貢為言其令遵前旨一意拒絕嚴加提防違誤者重治不貸

○九月乙酉宣府諜報虜警

上諭兵部行守臣多方捍禦并遣曉征叅將王佐許勇等往援之諭工部速發火器於各邊應用又諭成國公朱希忠等曰邇聞邊警及地異之應朕叩首祈天恐未必不因套妄之致况銳雖伏辜醜虜餘孽或以茲報復不無也其再示兵部亟令總督翁萬達徇國忘家併力捍禦毋惑邪枉逞忿速戾兼示內外提督坐營官各飭備以待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癸酉

上諭內閣云昨胡氛侵內直犯深入雖荷

天祐不日自退然欺上大罪未明近日士庶以及宗室亦

皇明寶訓 嘉靖九年卷

十九

懷忿恨非朕私也且罪未至之前數日朕常以虜事問卿元輔卿謂佳兵不祥夫以太平日久人人惡談武備今若以賊已去又不經心後患必甚于茲要當講求征伐之大計勿論其犯否廢可伸我中夏之氣象卿等以為當如之何乃可又諭云今若直搗巢穴而殺之未為無名所難食居一兵二也縱有財無粟軍何由給須大豐三五歲鮮旱勞之災食足兵雄乃可知

皇祖時長驅三千里茲便欲大伐祇恐未得時耳虜既未遭大挫必復欺犯今倘此為是二諭勿秘示諸府部科道令皆曉朕諭

○壬午

上諭閣臣曰昨入犯之軀華人為多外域之臣敢於我前

帶信坐觀城池可歟不一征誅何以示懲殺人盈萬天豈不怒焉聞其喘亦多毒瘡死者此時以承平日久不可更以好武為阻惟財用之固非君理之事然所司不奉旨曰不敢便行今先集兵聚糧為要卿等示戶兵二部臣又諭仇鸞曰卿勿怠此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千里乃可齊對言方冬虜中馬肥以來歲三月大舉搗巢

上曰昨陳之疏具悉竭忠但機貴於密孔聖大誠焉復對

事以密成亦以疎立乞勅下廷臣集議或姑假臣經畧

之名得便宜行事

皇明寶訓 嘉靖九年卷

二十

上喜倭詔答之仍以其言示兵部令集議方畧於是兵部覆議請會戶工二部計處矣食簡閱器械先期給焉仍請特差大臣一員前赴薊鎮積芻峙糧以待非常之舉上曰虜賊逆天犯順神人共憤欺上之罪未明當征討為上爾等既集議會同凡當預備事宜所司亟擬行督餉大臣如議添設

○嘉靖三十年三月甲辰大學士嚴嵩言伏蒙

聖諭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言馬市不可開臣等集廷臣議皆言開市原暫為羈縻之術未嘗言武備業已差官委難中止合候吏道到彼同蘇祐等酌處待報另議上意尤豫未決久之復諭輔臣歲市二次可止只與目前

一行仍亟行吏道等令示以中國上體好生俯軫民患特准一次自是以後十年不敢犯輸情上表方再准一次貢謂不必許勿得示弱今賊欺夏修我內治一時不辦為當

○嘉靖三十一年二月癸丑

上以虜患為慮諭輔臣曰本兵錦曾而卿否有何運謀輔臣以示尚書趙錦錦乃疏上大將仇鸞所領各路兵馬之數

上曰疏中言士馬甚多大將其分布逐剿無後事機虛糜糧餉諸將有觀望退縮者御史以名聞

○庚辰初虜以二千騎犯弘賜堡復由榆溝入掠懷仁川

皇明實訓

嘉靖九卷

二十一

坐營官王恭死之聞南震動總督蘇祐言虜騎且三萬上心慮之命兵部遣飛騎偵虜犯何地及諸將有否能抗禦與戰者因問舊時塘馬報事如何也俄大同巡撫何思以虜退聞

上亟覽其疏則亦不言虜入所在且不言虜騎聚寨及出邊駐營遠近

上益疑之趨兵部疾遣人馳視至是逆報言虜騎不過數千因備述王恭死事之烈及遊擊呂勇劉澤參將張騰孫麒麟副總兵王懷邦等諸抗禦不力及逗遛退縮狀上乃切責兵部曰虜前後無過二千騎耳爾等乃誅于蘇祐言謂且三萬其備報不嚴之效明矣輕率如此豈不

有誤軍機驚疑遠邇耶已兵部分別失事諸將請治其罪

上曰虜近猖獗甚寔由將官怯懦退縮縱之使然孫麒麟劉澤其令錦衣衛遣官校械繫來京問王懷邦呂勇焦澤各革去職級姑令冠帶戴罪自効候防秋畢日別行奏處仍切責蘇祐令其調度諸軍血戰破虜不許仍前怠玩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庚辰先是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事崑山縣致仕侍郎朱隆禧亦奏請添設巡視福建都御史并開互市之禁

上諭閣臣曰南北兩欺不宜怠視本兵若罔知者文華隆禧二臣之疏似不同泛奏者當有依焉今南破北虛豈為國之道耶

皇明實訓

嘉靖九卷

二十二

祖宗養教恩深豈以怨讟時君而忘先聖大德卿等其集兵部科臣示朕此意令盡忠獻以告

於是兵部尚書鼎鈞等震懼陳狀大畧謂文華之疏已經澤行隆禧所奏則科臣駁寢在前且事屬紛更故臣等不敢輕議得旨南北兩欺倭賊殘毀地方尤甚昨下諭求平剿長策欲約等入告忠獻今此疏何有忠獻之告其更悉心計處以聞於是約盡惶恐謝罪因上便宜五事

上曰爾等職任本兵坐視賊欺不能設一策平剿及奏論

問却又泛言具對據拾舊文塞責約姑降二級侍郎翁
清等各率降半年所司即中張重降二級調外任餘率
降三月已復降勅切責張經師久用效令其嚴督諸臣
亟為剿賊安民如再因循重坐不貸

○六月乙亥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以倭患疏論失事諸
臣之罪因請更調精兵協濟軍餉諸臣以討賊必效
仍錄遊擊周藩死事之忠兵部覆如御史言

上曰近日江南調至狼土諸兵不為不多督撫官遲疑觀
望不能進剿養寇貽患以致新賊繼至令勢愈熾又欲
增調各兵不過假此遷延時月真有實心平賊之忠今
姑從所擬施行若又有師久無功周琬等罪不赦巡撫
軍明寶訓 嘉靖九年 二十三

史褒善奪俸三月拂把總姜宇都指揮劉恩至職令戴
罪殺賊下同知都文奎洪以業于按臣問周藩贈部督
會事錄其子襲陞三級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乙丑暫管宣大總督事兵部右侍
郎江東以是月十五日至鎮視事奏聞

上報曰右衛又因朕聞城中將變爾急用心處置可燕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尋諭兵部曰目今右衛因極江東勿
以權任辭務令盡心幹理逐賊入餉總督官不必推且
令楊博往侍事寧回部

○嘉靖四十年二月己酉大風揚塵晝晦
上諭閣臣曰今日之風占謂兵火似不可以常視其傳諭

諸臣內戴面賊外嚴邊備尚書楊博等言諸邊已畧有
備請寬

聖懷數日又諭輔臣曰今日又大風止及旬日不可不為
慮昨兵部對言各邊皆有備無足為念恐未宜自恃於
是博請再奉

明旨宣示諸臣令其加慎報聞

○八月壬申

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曰自楊博入朕每慮邊務本秋恐有
擾者其語博早定策以遏之於是博上守禦機宜六事

上悉允行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丁卯虜擁衆自嚮子嶺入犯總督
軍明寶訓 嘉靖九年 二十三

侍郎楊選以聞京師戒嚴

上諭閣臣曰朕東見火光虞此虜去京不遠諸將何不截
殺其令禮部疏議

郭祀等亟并示兵部傳語寰等協力逐剿明日又諭閣臣
曰通灣二地係糧貨輻輳之處其保之

陵地以劉漢護守馬芳專衛京師母息是時總兵官胡鎮

孫贍及遊擊趙泰等已領兵赴通州迎敵有旨胡鎮在

通州河東追賊得無乏食其違官厚齎軍餉濟之有功

朕不靳賞俄總督楊選以虜退聞且自誦追殺功為將

士乞賞

上疑之以聞大學士徐階曰聞賊少退恐詐者而遂遂言

追殺果一行否階對賊大營尚在平谷選等果以往通

州矣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

上曰然選等正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

內士又出只遊戲一場不過庶戍之暇又故事矣茲看

博等會東所計有甚奇方定策付諸將行如何以伸華

威如何以報人害大剿一場且聞彼邪夜戰不能或謂

何不夜攻然我軍亦不禁豈可取勝哉

皇高祖考歲一巡邊

皇兄亦聖威震彼乃今內逆欺外賊侮可既階以語博博

乃條上戰守十事詔允行

○十一月甲申詔自今各鎮入衛及應援薊鎮者不論各

軍明審訓嘉靖九年

遊守備俱聽薊鎮總兵節制有急徑自調遣不必關白

軍門復諭博曰擇將練兵須集計來聞三衛之夷亦須

一處應虜狂肆皆此物也博見云何博乃集廷臣議上

十五事詔俱允行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丁丑夜大風

上諭兵部曰此風未為無謂非四時之正也

上天恩示其慎承之次日又風

上復諭曰兵理果用心否十路可開一二齋否若徒往來
文書何益於事昨二次風異必非無應思示宜小心承
之於是尚書楊博等覆請先備宣薊次之各鎮務在萬
全以紓

聖憂

上曰邊防當慎朕已屢下明旨宜令劉燾等悉心幹理京

營亦宜選練毋以文應取罪仍命內閣傳旨示尚書高

耀嚴核管糧郎中出入耀因奏郎中職司倉庫須各府

縣解納及期方責其稱職

上曰邊防事宜百司宜同心共濟況在常賦豈容少緩今

後撫按有司官若再因循有誤國計爾部中指名奏

處以重法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己酉

上密諭大學士徐階昔我諭嵩賤一習武彼曰佳兵不祥

此何也果古壯口欺犯非小茲不次報北情博何不預

防之以我意寧過勞于先勝以成功於後何如階曰誠

如

聖諭但今邊事在總督諸臣用舍由吏部銀鈎由戶部而

兵部僅能主張諸將諸將又無權欲其用命不亦難乎

上曰將官執權恐甚難也不辱不剋公同為國足矣且今

之將無出類之才能豈能勝人

馬政

○嘉靖元年五月辛丑戶部言京營官軍倒損騎操馬匹

數多請查扣草料中嚴牧養不如法之罪

上曰營操馬匹追賠買補上料草料皆出小民脂膏領馬
官軍不行愛惜牧養違法半年之間死者三千三百餘

區玩法甚矣該管官員迭問降級住俸各如擬行該部
并各營提督官今後務申嚴號令關防禁約考較懲戒
巡視科道太僕寺五城兵馬司官俱宜加意督察錦衣
衛將軍校尉及騰驤等衛勇士馬匹亦係民為買補官
為給養宜一體禁諭勿或因循怠視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癸卯順天撫臣郭宗臯以各處水
災請將居民所養馬盡數鬻賣并以給軍兵部覆請給
軍六百匹

上曰諸州縣寄養馬尚多今取六百匹給軍寡且不均無
補民困已之

擇任邊臣

皇明實訓 嘉靖九卷

二主

嘉靖六年六月己酉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鏐罷以
王守仁代之

上深以廣寇為憂諭輔臣曰姚鏐朝廷特不言其罪只就
伊辭章推之卿等之意乃為還有鄭淵與朱麒耳以他
每三人同事何止罷鏐一箇今時雖曰鎮巡總兵同任
一方之事然致言與否皆在一巡撫果若事事同心相
處彼此不異事豈得不成斯朕謂之吉也如彼此相抗
事出一偏至於有失則推讓他人斯朕謂之凶也且田
州未能平息輒來奏捷邀功以致餘孽復亂豈不為生
民之害雖蠻夷僞詐然在我處之未盡卿等又以王守
仁未知何日可到守仁見今取用若鏐既在守仁亦不

知來與不來果如斯任缺人著所在有司催促上緊赴
任勿得負朕委託守仁自當兼程趨事可也卿等還再
計議如朕所言不可只隨卿等如何行但要地方早安
耳南京條陳多有已行了的卿等再看內有可行取一
二明令該衙門議處不必說着各該衙門推衍議擬其
中事宜亦無甚弭災之術不過浮詞罔上禮部首說制
帛都察院首說君不納諫工科首說岳懷王等墳工程
此便見人臣忠與不忠也古人能克己正君然後以正
致君亦未如此舞文欺君矣已少詹事方獻夫陳言經
畧廣中事宜

上以其疏示輔臣曰方獻夫本卿等看票來行又恐有致

皇明實訓 嘉靖九卷

二十八

他虞亦是至慮但朕受

天與

祖宗付託邊方軍民甚是苦楚况累歲用兵豈止擾害故
欲得人早靖地方之害此朕本意今王守仁朕亦不知
其為人何如但屢經衆薦既論相同特用提督邊務止
鎮守官未換與前日姚鏐同事其朱麒朕亦不能知亦
風聞伊老年其鄭淵亦無甚大材謀畧除麒可着兵部
會官議來調似應取回別用又思前者已勅各處鎮巡
內外官員而兩廣首不承命先次未靖地方輒便報捷
似有彼此不和者又各處鎮守內官往往亦非其人今
後有不可任斯職的不但專着司禮監行卿等有所聞

知也要說來或用賄幹出或生事害民著嚴銜并科道
劾奏治罪今各處內官亦非朕能親用皆係司禮監指
名奏請也要傳諭著從公選訪果會理此事有些學識
才可出外鎮守地方庶不負朕斯意卿等再議票今日
就封進來

○嘉靖十八年九月乙未虜再寇宣府兵部請逮治總兵
官江桓等失事罪

上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姑令戴罪剿賊俟事寧併聞仍
諭兵部務量材授任不得徇徇以誤邊計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己卯

上諭成國公朱希忠等曰朕昨憂邊事

奉明寶訓

嘉靖九卷

二十九

天垂下鑒廟社百神威靈豈有大患但毒我邊民朕心可
寧哉今醜虜既遁百姓稍安須要撫給之仍嚴後備未
可忘戒卿等示朕意於戶兵二部嚴嵩職亦當言之兵
部因條上備虜要務謂當慎擇各邊省撫臣及舉用廢
棄將官戶部言客兵錢糧宜預處屯監之法宜勅內外
臣工集議

上曰撫臣職任一方關係甚重吏部會同都察院將見任
各撫臣酌量存留更調務要各盡器能久歷職任各廢
棄將官令翟鵬調集軍門効用有功叙錄無輕取虛名
各邊軍伍令楊守禮翟鵬督同鎮巡三司官查照原額
汰補各邊鎮及近日臨邊省地客兵軍儲戶部多方處

備京營兵馬專令訓練不許借撥工役抗違者言官糾
奏處治餘議俱責實舉行仍悉奏報以憑稽考萬亦修
上邊事言今積弊既久其先在嚴法令信賞罰而其要
惟在得人

上覽奏嘉嘆曰得人一語尤探本窮源之論廷臣其亟察
文武群僚才名素著以聞

○辛巳兵科都給事中錢亮等以虜患重大舉見任江淮
總兵湯慶等革任開原備禦韓承慶等

上曰虜患未清用人當取所長亦宜使過湯慶等過缺推
用韓承慶等酌量奏請再示內外諸臣各遵前旨速舉
所知但不許徇私妄陳

奉明寶訓

嘉靖九卷

三十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戊辰

上諭兵部朕惟事有備而無患經有明訓聞莊浪故都督
魯經壹幹健兵善曉夷情緩急可用其令總督官悉心
訪取委任果能立功酬典有式

○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丙辰總督陝西三邊侍郎曾統等
奏邊方守令所係甚重乞於進士舉人監生內選擇年
力精銳材幹強敏者銓補稱職者特加獎擢仍慎選監
司以為表率勒限到任以預秋防吏部覆如其言

上曰西北邊防多事兵備守巡有司官職任至重今後務
慎選以充其政績卓異者聽總督等官不時奏保陞擢
不才儻事者亦即劾罷兩廣四川雲貴近夷地方亦用

此例該部仍將南北邊方官選用陞遷事體另立章程奏聞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癸巳

上諭輔臣嚴嵩等曰朕雖廢一早朝此心勝于一坐間常念邊方之事用人為重聞山西宣大總督蘇祐年向衰矣卿等盡擇所以代之嵩等傳示兵部遂罷祐回籍而以兵部侍郎賈應春代之

恤將士

○嘉靖七年十月戊子

上諭輔臣曰朕思內官監屢討團營官軍做工非是

祖宗朝所行况今營中禁約私弊也須除之方可免軍士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卷三十一

多楚前日張永奏云內官監計軍做工不曾開是某營摘撥未敢與奏知撥去朕答諭團營官軍不可輕撥着該監再具本來奏處治方待本來與卿等計處而次日司禮監官却不奏聞徑自批出今日朕問本來不曾方行了今與卿等議可傳旨與李承勛等今後但討團營官軍着他每執奏另一旨傳諭提督官着不許撥與既如工程十分重大三大營量撥用工完即回此或免軍士分外之苦養息銳氣以待不虞方可卿等從長計議來行

○閏十月甲午

上諭閣臣茲今凜冽甚寒朕思皇后陵域做工匠作軍士

甚苦中心覺甚不堪馬夫婦人倫之至也主民皆

天之民也縱是所當為而朕心實弗安也恨前日自用已

意未從該部請奏事宜欲待春和奈已告聞于

祖考矣可作何以處之或人給與量賞以為置禦寒之具

未知可否或朕躬以此事復告于

祖考待來春興造申其責冒謹當埃罪特與卿計可即議

聞於是閣臣楊一清等對言因寒輟工本仰体

祖宗好生之心不妨再告從之

○十一月癸卯諭尚書李承勛曰朕聞皇后梓宮行殿處

守護官軍至今人馬未給糧草且前日大風猛烈山間

寒氣尤甚號哭稱苦有所不免朕聞之若裂已膚夫百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卷三十一

三十一

姓皆是天民當此嚴寒即動履亦難乃朝夕身披草露雖梓宮為重而人命尤重也卿其會同內外提督官議令更班輪役少憩勞苦令用糧草戶部便處置給發不許視常延調朕又念貧軍無衣無褐何以支持工部仍將在庫牌襖褲鞋人給一副以為緊急禦寒之用各將行過緣由具聞務稱朕存恤之意

○丙午

上諭戶部近因大同巡撫官奏稱糧草缺乏已令發銀二

十萬給之朕因思遼東宣府偏頭關陝西延綏寧夏甘

肅俱係邊方虜情叵測若糧草不足人馬疲敝緩急何

所持凡此邊民皆朕

祖宗赤子豈可不加憫恤耶戶部行各巡撫查倉場實在之數具聞有告匭者卽為議補軍士月糧盡為給之若視常延調以致人心嗟怨邊備廢弛責有所歸

馳奏

○嘉靖六年十二月癸亥上嘗款閑求貢

上下建臣議未決尚書桂萼疏請乘其來而急撫之因責以獻還谷密城池時不可失

上然之諭大學士楊一清曰萼所奏密事情甚說得是待議來如果可即奏行若彼有不順之詞我則遲將出師伐其罪狀復其忠順之辭而邊之患方得寧息朕意以此未知何如預與卿計一清奏請及其求和之時遣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

三十三

使宣諭許之自新而中國因以其間修守戰之備庶恩威兩得後患可弭

上報曰卿昨具議回奏甚詳但欲夷情伏順必先將我邊失事人員悉以問罪方可服夷苗也而上帝審上逆

天道背負

祖宗厚恩輕我中國害我邊民其罪甚大當要遣將征勦方示中國之威但恐濫及無罪為今之計以朕意而則選將練兵一面委官前去整理糧草就着暗整兵備一面將求和夷使留質遠方一面將先令失誤國事勾惹邊患的通行拿問治以重罪一面遣委有膽力通夷情練達通事一人齎持撫諭詔書親諭速壇滿苑兒如果

忠違詔命悔罪來降方宥罪如故如稍有輕慢之意則嚴整大兵直搗其穴然後可除邊方之患其禍之未實始於彭澤陳九疇而因殺死寫亦虎儂家族侵欺財產所以彼苗至今恨之及前年出師委是虛奏成功其實益長回苗之慢視也今亦要追究滿速兒在否其陳九疇內恃楊廷和之勢尤為罪首次則楊廷和若有言者以九疇死罪方稱回苗之恨此則未可夫以一巡撫大臣對一回苗之命可也則孰為輕重焉今之計要在朕與卿等行耳不當苟且回護朕意如此特再與卿議輔重臣股肱重託可用心議來待朕親作撫諭詔文仍與卿等四臣計行又卿前疏皆令姪代書昨開口授家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

三十四

人書當要慎之者一清對整理糧草當令戶部委官一員多齎監銀召商收買其失事各官罪已前決似不必追治

上曰卿昨奏謂甘肅夷情事皆合事宜其中二事似未當者若看郎中帶銀去買集糧草恐不濟事可推一人或兼倉都御史去開監引若干招商上納方可不誤又止將三年冒功人員治罪前置之不問朕恐未服夷情了不成事夫甘肅之變雖不止今次然今二次皆是彭澤陳九疇始成之既先以差定罪發落彼何復三年又行作亂哉我

祖宗之民可回護此罪人坐聽夷患不知救也如要彼服

先將此數人先後致患者重刑治之乃可服彼且將夷情不論只如此言之今之巡撫等官不惧朝廷輒與和字或多殘殺或將財產盡侵入已或以見在夷酋欺詐冒功均為重罪乃不能法治之却要服不知人倫不識文字犬羊之徒未有之理今早累朕未即改正欲與卿知此意方便傳行朕所倚託輔真元臣當要視國如家盡心處置一以公道決要如朕所意乃可了這夷情大事卿可加恩之即具回疏來明日就將票改錄封上勿得回護者

○嘉靖十六年四月庚申廷臣會議請大征安南

上曰安南久不來庭法當問罪今本國奏稱逆臣莫登庸

皇明寶訓

嘉靖九卷

三十五

篡亂阻絕貢道又借稱名號偽置官屬罪惡顯著可即命將出師征討總督等官各推選素有才望者用之調度兵糧事宜戶兵二部議處以聞已復諭兵部曰今日有事安南是為彼國除亂與

太宗時事體不同用兵事宜另具擬來

○嘉靖十七年四月戊午命咸寧侯仇鸞尚書毛伯溫充總督叅贊官大舉征安南會提督侍郎蔡經并欽州知州林希元奏至各持論不一兵部復請會官廷議

上不悅曰安南事必識體達道者乃見得分曉朕聞卿士大夫私相論議謂不必征討爾等職司邦計全不主持一一委之會議既不協心國事罷鸞伯溫着在京別用

○嘉靖十八年閏七月甲辰日本國王源義晴遣使來貢上曰夷性多謫不可輕信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嚴加譯審果係效順如例起送仍嚴禁所在居民無私與交通以滋禍亂

○嘉靖十九年六月仇鸞毛伯溫會議征討安南事宜以上悉從之諭兵部曰安南事朕已付之二臣莫方瀛父子神明共殛即生亦死但為避方生靈久被荼毒天討未加耳卿等即傳示二臣令其悉心經畫務圖全功用安夏諸所奏留及調用官員并勦反解京錢糧等事俱依議行今後安南軍情奏至各該衙門奏覆不得過三日

○嘉靖二十年四月庚申安南莫登庸父子乞降詔下廷

皇明寶訓

嘉靖九卷

三十六

臣雜議余謂遠夷畏威恭命宜即受而撫之因條上說官職頒正朔定首儀給印信復四峒處受降賜勅諭待夷使勘黎寧掣兵馬諸事宜

上曰安南自昔屬中國至宋受王封始淪于夷若陳氏傳世久遠又知慕義納款為我

太祖嘉獎著訓後人無伐其國帝王無外之仁何其厚也止因賊臣黎季犛弑主日昃又殺其孫添平大逆不道

上干我文祖震怒始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于水火已不謂黎利復肆奸欺鼓衆作叛又詭詞請封我宣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推

祖宗為陳氏意以恤交人姑置不問

累朝因之朕即位以來黎民久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據
勘奏乃知有莫登庸父子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
無辜暫遣文武大臣從宜撫勸今登庸既而縛軍門納
土請罪是與二黎克悖有間察其降表與國人代陳情
有可原姑宥之茲為交人永固革去王號母許稱國庶
免亂賊接迹相叛既云黎氏無人登庸又為交人附屬
准受職賜印使奉正朔朝貢仍計其地方為置官屬以
便統轄其人民土地朝廷無所利之一應事宜戶兵禮
三部再集廷臣詳議來聞比廷議復上

上命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

三十七

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銀印舊所僭擬制度削去
改正海陽山南等十三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
使僉事各一員更襲黔陟俱以付登庸廣西藩司每歲
給與大統曆以奉正朔仍令三歲一貢四峒侵地還屬
欽州令廣西撫臣優恤之國中錢穀兵甲之數不必奏
報黎寧仍令守臣勘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
境土以承宗祀否則已之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
之人各加賞賚已而兵部請擇日率群臣表賀并論內
外諸臣功

上曰四夷不庭義當計罪自古帝王未嘗不用此道昨討
安南斷自朕志猶有畏縮譏議阻撓固是若比令官勘

勦平定今黎氏既已覆滅莫首繫頸來降朕已處分何
表賀之有內外大小諸臣宣勞宜錄乃陞賞伯溫等及
大學士夏言等有差

○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丙辰安南夷目莫福海述其故
祖登庸遺命願始終恭順天朝乞唯襲職巡撫蔡經以
聞

上曰莫登庸未授職而死觀其屬曠之言猶切恭順亦可
矜憫着蔡經會同總督等官查勘死無故及莫福海是
否係伊真正嫡孫務得的實方將降去勅印許令赴闕
親領回司襲職事就着保勘明白別具奏來已而經等
勘實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

三十八

上命福海襲安南都統使賜之勅曰朕惟帝王以天下為
家欲使萬物各得其所無間遐邇爾安南遠處南服世
修職貢近年朝貢不致實惟爾祖登庸之罪已命官往
勘征討爾乃能悔罪改過恭上降表備陳私相授受之
非顯獻土地人民聽朝廷處分尚書毛伯溫等奏報兵
部集議題請謂爾祖登庸畏威感德輸情待罪朕仰体
上帝好生之德俯順下民欲逸之情一切赦之革去國號
王封授以都統使之職賜從二品銀印俾奉正朔朝貢
許其子孫承襲世守地方實為爾類永利也茲該鎮巡
官奏稱爾祖登庸病故爾係嫡孫且能備陳爾祖納款
之誠屬曠之言亦可謂善承祖志者矣特命襲爾祖都

統使之職仍降勅諭爾其益竭忠誠恪修職貢撫理夷衆安靜地方以稱朝廷懷柔至意用副爾祖恭順之誠永為多福顧不美欽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丙戌兵部議覆陝西總督張珩所奏土魯番稱貢事宜

上曰甘肅自經土魯番戕害哈密以來藩籬浸廢邊臣歷年經畧西事迄無成功赤斤等地方日益削弱回夷占住甘肅生息日蕃貽患甚深馬黑麻速壇鍾漿父兄舊惡包藏禍心今又結昏瓦剌除據哈密占種沙州土田意在內侵止因謀洩遂爾投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順其情照舊規容其入貢其求討地方住坐欲照牙木蘭事例安插俱不准行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

五十九

○九月戊寅雲貴兩廣四川等處土官有十餘年不得襲者皆相率赴京奏乞章疏紛委吏部奏言此皆撫按官避嫌遠怨不與結勘所致耳請立嚴限促之

上曰然土官襲替事關地方夷情所司視為泛常漫不加意姑賞其罪令速勘以聞今後有延緩不報者經該各官及撫按官該部指名參治

○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西海虜酋大同令其部落緯卜等二人款塞求市總督侍郎曾銳以聞

上曰茲夷投降納款原非真誠効順邊臣毋輕信要切自貽後患

○十一月丁酉日本國王源義晴遣使周良等求貢故事倭夷十年一貢船不過三人不過百良等以四船六百八先期而至

上曰倭夷不守貢朝又挾帶人船越數三司巡海等官不遵例阻回乃容潛住港外引起事端且往年宗設之叛尚未正法其令新巡撫官亟為處分及宋素卿曾央否一併查奏

弭盜

○嘉靖元年十二月丁丑

上諭兵部曰各處盜賊多因饑寒切身失計自墮不能復出情亦可矜其令各撫按官大開首免之路除首惡不

皇明實訓

嘉靖九年

四十

赦外餘黨聽其自歸復為良民有司仍以歲時安集不得復問有能自相捕斬報官者以常人擒賊之賞之鎮守撫巡官嚴督所屬務求安民弭盜至計如有仍前因循推調重貽民害者所司核實具奏處之重法

○嘉靖七年九月丙戌山西守臣疏報青羊山賊情時廷臣持議不一桂萼主撫張璁主勦大學士楊一清是總言疏請

上親決

上報曰卿歷指山西賊情來說以總主勦議為當夫民乃天民立君以主之正使其教善伐惡豈可坐視以忠其鬼頑今彼之罪人皆知有不可赦之理非朕偏用桂萼之

言自取姑息之譏遺後患也但陳卿父子結為賊之時本因有司以彼強富之徒不供差役以跟尋過犯迫逼而成當時緩緩治之豈能若是賊之罪在必可殺而此等官員與賊無異就如楊良臣之輩今賊深居山險故恃此縱恣若如進剿只是添害地方與提督官之添設俱為無益只將常道并該州官更換令其調用本處鄉兵把截要路用之旬餘設法進捕殺而不宥如此可也若專勤則功無可成之日專撫則失其威而今還以撫剿為言者亦自使任事者從便成功耳卿可將此諭同二臣熟思之已一清等合疏言前議主勦之說為長上又報曰卿等連日奏陳山西賊情事謂只可勦不可撫

聖明實訓

嘉靖九年

四十一

朕奉

天命為民之長豈可縱害而不知除也如卿等擬行了但恐兵難進耳

○閏十月壬申

上諭輔臣曰卿等票來兵部覆青羊山賊平本及揭帖所開朕方命言官去勘却即為處分恰似朕無聽言之實此賊之所以為逆者本常道致之又專主殺戮決難輕宥若早從積相之言豈延至今日况卿等堅信道言故終欲回護必待夏言勘回之日區處又說夏言續奏一節卿等既有見便當說朕誤從其言何只說言不當如此奏夫功罪須要明白似不可憚其小勞必待明白而

後人方服信卿等恐夏言開有未真憚於自改或有未合嫌於自欺彼既奏上便當一以其公果有如是則罪當在於言也又朕前日就用言者正恐別委他人或有顧忌耳既納彼之言須就令彼去卿等將勅稿并本便擬來看又羅欽忠已有旨着不許推延乃敢詐病來奏不准着便來供職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壬辰

上諭兵部朕聞各路盜賊蜂起有司欺心坐視不為經理民甚苦之今亟示各撫臣嚴督所司悉心撫剿務俾靖除有仍前怠緩者以名聞於是尚書楊博條上緝盜六事俱允行

聖明實訓

嘉靖九年

四十二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丁丑

上諭兵部尚書楊博曰朕聞四方多盜有司坐視全不經理其亟檄各巡撫官嚴督有司安輯追捕急視者必以法治之博奏近者山東及近京順義等處羣賊盤聚冠掠而有司不以上聞宜嚴限追捕并覈有司欺蔽者上曰山東及近京盜賊肆行巡撫官不行奏報顯是隱匿其令各御史以實聞仍亟行勦捕不許怠玩

懷遠人

○嘉靖元年二月乙巳工部以急缺賞賜夷人衣服既訖請行各撫按嚴督所屬查解

上曰賞賜夷人段疋輕重尺度俱有定式邇來有司縱令

侵尅以致濫惡不堪殊失朝廷懷柔至意該部備查先
年罰俸降調事例通行各撫按官申明禁約有侵欺遲
悞者如例罪之

○嘉靖三年二月庚子

上諭禮兵工三部過來女直并朵顏等衛進貢夷人經過
地方府縣衛所驛遞等衙門多有不行照例應付管待
及至到京賞賜段疋等物又多稀鬆短少不稱朝廷撫
待遠人之意你各衙門便查點舊規議處來說已三部
臣各議上

上諭禮部曰今後各處夷使朝京着光祿寺用心照例管
待應得賞賜你部裡隨即開領給與上緊發回免致遲
留明實訓

嘉靖九年

四十三

留在館諭兵部曰各處朝貢夷人經過去處各該巡撫
都御史依擬出榜曉諭各屬查照舊例應付管待以稱
朝廷懷柔遠人至意有違悞侵尅者提問發遣俱依擬
行諭工部曰今後解到段疋如有紕鬆短少不堪賞用
及式快限期者務要查照先年罰俸提問降革事例嚴
加懲治不許徇情輕縱

○嘉靖十年二月壬申改東北夷正旦朝賀于冬至諭禮
部曰洪惟我

聖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奄有萬方華夷蠻貊罔不在籍今
朕遵

聖祖之制於每歲冬至祇行

大祀之禮已成慶宴此時無爾朝鮮國及太寧等衛使臣
在故今歲未得與宴爾禮部便行文與朝鮮國等處如
彼克遵故典可每歲元旦之貢移於冬至之前入賀庶
不有負我

聖祖柔遠待夷之意

大明世宗憲皇帝實訓卷之九終

聖明實訓

嘉靖九年

四十四

大明穆宗莊皇帝實訓序

朕以冲昧未燭於理踐祚之初卽日考古帝王遺文故事講而行之庶幾高山在前仰止不遠顧以旁搜于異代不若家庭授受之為真而實錄所紀多附以臣下之奏牘又不若邇求

聖謨明徵定保之為要此我

皇考穆宗莊皇帝實訓所為輯也欽惟

皇考躬神聖之資撫熙洽之運雖

在御甫及六年而

親郊耕藉幸學講武古帝王經世大法畧已施行至于百姓雖已安業而錫賚之詔屢下四夷雖已警服而戒備

皇明實訓

隆慶序

乙

之令尤嚴海內臣民固莫不忻戴而咏歌之矣惟是垂衣端拱雅尚恭默故精神性術之蘊不可悉得而窺然其言依古訓動合圖箴聰明涵于內照條理辨于物宜則如日月行天望而見者蓋可因用而識體焉朕嘗視膳宮中觀大官所奏御日無加簋四方災變來聞輒肝食靡寧威孚正于厥家法紀行乎至近左右凜凜謹守官箴無敢違越尺寸此其崇護國脉培養元氣之道尤為切至外廷所不聞宜其教之訓辭播為聲教彰明較著如斯也夫唐虞道在於典謨文武功存於雅頌彼其繼世皆神明齊聖之主猶恐懼德之不類繹思褒序奉為著龜矧予小子其敢師心自用以忝

先烈爰命儒臣櫟括實錄所載關切理道之要者得若干條釐為八卷歲之金匱使與典謨雅頌並傳而因叙其景行之意云

萬曆二年七月十三日

皇明實訓

隆慶序

二

大明穆宗莊皇帝實訓目錄

○卷之一

聖孝

聖學

謹天戒

端儲教

遵成憲

聽納

節儉

寬仁

正典禮

崇道術

重選舉

睦宗親

禮大臣

抑近習

持大體

慎恩澤

責實效

審用人

○卷之二

嚴考察

禁貪墨

專委任

重守令

戒諭臣下

理財

皇明寶訓

隆慶目錄

恤民

重農

賑荒

振法紀

慎刑罰

核功罪

恤軍士

修武備

飭邊防

懷遠夷

弭盜

除逆

大明穆宗莊皇帝實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崇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飛昌

聖孝

○隆慶元年正月戊午

上勅諭禮部曰朕惟自古明君誼主莫不稱述其親之功德薦之羨謚垂諸無窮蓋所以廣仁而崇孝也我

皇考大行皇帝英姿天挺

聖學日新臨御四十五年裁決庶政威權無一日不在於

皇明寶訓

隆慶一卷

朝廷子惠羣生意念無一時不存於海宇恩流如雨露令斧如雷霆外清夷虜之氛內奠邦家之祚斯則成功巍然不可尚矣至於肇明典禮植萬古之綱常屢布訓詞闡千聖之秘贖制作大備聲教四敷其文章煥然又莫或並焉朕方與天下臣民均切怙戴

昊天不吊

龍御上賓睞惟眇冲嗣奉丕緒既仰承於佑啓敢或後於

顯揚謹按彙規升薦

鴻號爰稽頌德之公論用昭傳美之至情爾禮部其集文

武羣臣定擬

尊謚擇日恭上冊寶欽哉

○已未勅諭禮部曰朕仰荷

皇天眷命導奉

皇考遺詔嗣守丕基君臨萬國邇惟慶源所自我

生母榮淑康妃思實大焉朕曩居外邸奉養之禮既莫罄

於生前光揚之典又未崇於身後追思罔極痛切於衷

夫孝在篤於所生愛必由於親始今朕方以孝治天下而

母恩未報大禮未舉其何以表因心之誼立成教之本哉

昔我

皇伯祖考孝宗皇帝上

生母淑妃尊謚曰

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后祔塋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茂陵建

奉慈殿于大內歲時祀享萬世稱孝焉茲當如故事仰稽

懿德恭薦

鴻稱舉遷祔之上儀營祀享之專宇爾禮部其會官詳議

來聞

○已卯

萬壽聖節

上以

大行皇帝梓宮在殯哀痛倍切諭免百官朝賀

○壬午勅諭禮部曰

皇妣孝潔皇后

皇妣孝烈皇后昔

皇考雖已定有謚號而

尊稱尚未備茲將屆祔塋祔享之期爾禮部會官議擬并

具合行禮儀來聞

○五月庚辰勅諭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朱希忠等曰

茲者恭脩

皇考世宗肅皇帝實錄已勅禮部采取事蹟命爾希忠為

監脩官大學士階春芳朴以勤居正為總裁官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高儀等為副總裁官左春坊左諭德

兼翰林院侍讀姜金和等為纂脩官於隆慶元年六月

初一日開館朕惟我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皇考臨御天下四十有五年功德巍巍如天之大固未易

以名言然其政令賞罰之施制作文章之盛言為典謨

動成軌範其事布之天下其文且在有司可得而稱述

也茲命爾等稽古義例纂輯成編以啓後人貽法萬世

其一時吏職之稱否臣下之毀惡亦得附見以垂鑒戒

爾等宜悉心綜理夙夜勤事毋忽以致遺母謗以失實

母偏以廢公毋急以玩歲碑乃心力用亟成一代之令

典以觀揚我

皇考之耿光稱朕意焉欽哉

○隆慶四年九月辛卯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等言近者

審錄重囚閱方士王金陶世恩陶放申世文劉文彬馬

守中等獄詞不覺慟流涕曰

先帝受誣一何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殞於非命不得正而終者其名至為不美蓋實有其事而不容掩故有以流傳而取譏於後也以我

先帝是果不得正終實有其事否乎

先帝聰明睿智事無大小悉洞燭其微至於保愛

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醫院官一劑亦必有御札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既服受傷不以為言又復服之之理此自

陛下所知也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

皇明寶訓 隆慶一卷

四

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

上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知也今乃曰金等妄進藥物遂損

聖體比金等子殺父律謂

先帝是金等所害

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議事者乃假

先帝為詞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先帝為何如且

陛下以父子之間而明於

陛下前誣

先帝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陛下為何如今罪招中明開

先帝為人所害是何事體每歲審錄大廷之上明說

先帝為人所害是何語言凡在臣民皆不忍聞久懷痛憤

九重高遠此等情狀何由得知臣如不言其誰為

陛下言者若不極明其事恐天下後世信以為真卒使

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留不美之名於人間則天地古

今之變無有大於此者而

陛下亦何以為情也伏望勅下法司會同多官從公再訊

務見的確然後渙發給音明其事於天下宣付史館明

其事於後世使皆知

先帝以正而終更無他說則不惟可以仰慰

皇明寶訓 隆慶一卷

五

先帝在天之靈而

陛下為

親昭雪亦可以明父子之恩臣等為

君昭雪亦可以盡君臣之義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至於金

等惡孽滔天自有當誅之罪只宜以本等罪名誅之萬

死何足惜哉

上曰茲事情重大法司其會同多官訊實以聞於是刑部

會同部大臣及錦衣衛科道官於承天門外鞠之盡反

金等獄詞言金等進藥無事寔前所坐悉妄第他罪惡

尚多不當輕縱請更下法司改傳正律

上曰我

皇考神聖睿智荷

天篤祐壽考正終享國享年乃自古帝王所罕及者何嘗輕用方藥却乃委罪於人茲事既會鞠明白其宣付史館紀錄垂示萬世金等既有別罪依擬更論具奏

聖學

○隆慶元年三月乙酉勅諭禮部曰朕惟講學乃帝王進德圖治之首務茲

山陵事畢經筵日講宜即舉行爾禮部擇日具儀并合行事宜來聞

○四月癸巳命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朱希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知經筵事少

皇明寶訓

六

隆慶一卷

七

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春芳郭朴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高拱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以勤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張居正同知經筵事賜之勅曰朕惟帝王脩齊治平之道具在經史然必講明之無疑庶幾推行之有效

肆我

祖宗

列聖法古帝王講明正學經筵盛典世世舉行朕以眇躬君臨萬國仰承丕緒恒思克荷之艱祇率舊章冀獲多聞之益今將以四月二十二日御經筵命爾希忠爾階知經筵事爾春芳爾朴爾拱爾以勤爾居正同知經筵

事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趙貞吉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林樹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潘晟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殷

士儋國子監祭酒林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

呂調陽翰林院侍讀呂吳王希烈脩撰諸大綬丁士美

編脩孫鉉張四維林士章陳棟充經筵官階春芳朴拱

以勤居正并嚴士儋大綬四維日侍講讀夫君以脩德

為要宜勤講學明理之功臣以輔德為忠務盡責難陳

善之實卿等其尚端志竭誠稽於古訓啓沃朕心凡經

史所載理欲消長之端政治得失之故人才忠邪之辨

統業興替之由明白開陳毋有所隱務俾學緝熙于光

皇明寶訓

隆慶一卷

七

明治允躋于隆盛上以副

皇天

祖宗眷託之重下以敷海宇黎庶熙皞之休而卿等引君

當道輔成上德人臣之職斯無忝矣欽哉

謹天成

○隆慶元年六月丙申

上諭輔臣曰連日霖雨不止有傷民間禾稼朕甚憂之其

令戶部查覆被災地方以聞內外仍痛加脩省是日禮

部議上脩省祈禱及停刑禁屠事宜

上曰內外百司其各務省愆脩職以副朕畏

天恤民至意祈禱自明日始各衙門官青衣角帶及停刑

禁屠俱五日諸司奉行不以實者該科劾奏

○丙午御史劉翹言北直隸武清縣等處山東汶上縣等處水災異常漕河堤岸橋閘與民間廬舍田禾沒者過半請下撫按臣查勘蠲賑脩理事宜即條上之以俟裁處上曰暑雨為災內外官其勉脩實政共圖消弭因下其章於戶工二部

○七月丁卯

上諭禮部曰秋霖不止重為民災朕祇畏

天戒軫念時艱深用憂惕內外各官着各痛加脩省自十

五日始青衣角帶辦事仍禁屠五日順天府祈禱晴日止

○十二月丙申禮部言今歲四方奏報災異特多請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八

上教

天法祖勤學親賢深以佚欲為戒

上曰

上天示異理宜脩省事關朕躬者自當加慎爾大小臣工

其各秉忠君體國之心脩舉職業消弭以盡交脩之義

○隆慶二年三月戊寅京師地震禮部尚書高儀等請令

百官脩省青衣角帶辦事三日仍頒

上親賢遠佞勤政講學以佚欲為深戒以勵精為遠圖繼

粉飾之彌文崇交脩之實政

上曰災變非常委宜知儆事關朕躬者當自加慎爾等百

司其痛加省勉盡職業毋事虛文

○十二月庚子禮部類奏是歲四方災異比往年特多而山西天鳴地震男子化女及浙江水旱尤為異常宜痛加脩省

上曰

上天示警朕夙夜兢惕不敢怠荒爾內外臣工其務實心

體國脩舉職業共圖消弭以仰承仁愛之意

○隆慶三年八月辛亥以是歲災異頻仍詔天下暫免刑

○十一月癸巳吏科給事中戴鳳翔以京師雨水冰凍珥

盜安民六事章下禮部因類奏災異并覆鳳翔疏請行

內外諸臣痛加警省仍勸

上勤政事虛聽納以仰答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九

天戒

上曰然今歲災變異常

上天示警朕心深切兢惕爾內外臣工務痛加儆省脩舉

實政共承

天意

端儲教

○隆慶元年正月戊辰禮部請冊立 東宮

上諭曰皇子年尚幼且先賜名徐議冊立

○甲戌賜 皇子名

上親告

奉先殿

大行皇帝几筵而命皇子以辭曰朕茲泰請命于

祖考賜爾名曰夫鈞者言聖王制馭天下猶制器者之轉鈞也其為義大矣爾其念之哉

○隆慶二年正月癸亥禮部尚書高儀等復上疏請立東宮其畧言自古明王圖治忠臣謀國莫不以建儲為重所以定國本安人心也恭惟

皇上萬生元嗣已踰六齡主器得人臣民歡戴早建預養宜在此時臣伏睹宣德弘治中

皇子皆二齡而冊立成化中

皇子六齡而冊立具在國史今

皇子雖在冲年而舊典可據且奇表秀發廢質異常必

冊立之儀既行則教養之道可舉惟

皇上早從衆心擇日冊立實

宗社萬年無疆之休疏入

上乃許之曰卿等請建皇儲至於再三瀝誠彌切陳義忠正特允所請其擇日具儀以聞

○三月辛酉

上御皇極殿傳制冊立皇子

為皇太子命成國公朱

希忠為正使持節太學士徐階為副使捧冊寶詣文華殿行禮冊文曰蓋聞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於長子朕恭膺

景命嗣撫丕圖遠惟古昔早建之文近考

祖宗相承之典爰遵

天序式正儲闈咨爾元子

日表粹和天安穎異誕祥

虹渚夙彰出震之符毓德龍樓允協繼離之望是用授爾寶冊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於戲啓克敬承是以識如傳之衍誦能基命是以卜姬祚之長爾尚式彼徽猷定乃幼志動春夏秋冬之學用廣聰明親左右前後之賢豫瑞蒙養俾三善悉備百度惟貞益綿

宗社之洪休普慰華夷之仰戴斯予一人永有慶焉欽哉

○隆慶五年正月庚寅大學士李春芳等言

先朝故事

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即今春和

宜命臣等舉行如例不惟臣等獲遂仰瞻之私而

東宮殿下亦可開習禮儀養成儲德且今歲來朝官員

咸願一睹

睿容請于二月上旬之吉許臣等率諸臣于文華殿門朝見以慰天下臣民之心

上許之令以二月二日謁見

○隆慶六年二月庚戌以

東宮出閣講學命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儀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余有丁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編脩陳棟充侍班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馬

自強陶大臨翰林院編脩陳經邦何洛文檢討沈鯉張秩充講讀官檢討沈淵許國充校書官制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正馬繼文徐繼申充侍書官先是大學士高拱等請選

東宮輔導官僚會同吏部推舉

上曰東宮官宜加慎選不必備員于是拱等疏名以聞上從之仍諭拱居正提調各官講讀

遵成憲

隆慶元年六月丙申先是御史張標言皇極等殿門宜悉復

聖祖舊額太監李芳言南北二郊當合祀

聖明寶訓

隆慶一卷

十二

上俱下禮部會官詳議至是上議曰

天子正朝之殿所以臨御萬邦其名義實至重我

皇祖締造之初名以奉天蓋用明王奉若天道之意

先帝因

天心示變革故鼎新之餘更曰皇極蓋取洪範皇建其有

極之意為義並精所包皆廣至於他殿閣名額先後雖

殊意各有當夫

皇祖為創業垂統之聖君

先帝實中興禮樂之英主凡有制作莫不仰順

天心遠稽古訓皆非臣下所敢輕議但竊見我

皇上御極以來善繼善述因革得宜凡事閏典禮綱常安

危治亂遺詔所載者俱次第釐正其遺詔所未及無俟更張者則率循成憲不愆不忘蓋釐正者所以新一時更化之宜而率循者所以存三年無改之義

聖明舉措高出千古若殿門等額遺詔未載關係頗緩今

使於

先帝山陵甫畢之後一旦舉而盡更之竊恐

皇上純孝之心有所未忍臣等以為宜遵舊名為常又言

臣等謹按周禮言圜丘方丘之制甚詳列載燎壇瘞坎

禮樂象舞之數亦各有別則知天地分祭之說在成周

已然矣秦漢之初去古未遠皆主分祭自是而後則分

合靡常而議論不一然大抵主分祀者十之六七主合

聖明寶訓

隆慶一卷

十三

祀者十之二三程頤朱熹號稱大儒一則曰冬至祭天

夏至祭地此何待卜一則曰天下有二大事一是天地

不當合祭則分合之當否槩可見矣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一時建臣斟酌訂建

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

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蓋亦倣周禮而為之至

洪武十年偶感陰雨始改合祀我

世祖皇帝應運中興乃其廷議更定四郊如洪武初年之

制當時諸臣亦多辯論

先帝折衷斷自

聖心銳然舉行然非

先帝作而為之實遵

聖祖初制也恭遇

皇上嗣登大寶遵奉遺詔凡一應郊社等禮下之廷議令參稽舊典斟酌改正中間如大亨之禮祈穀之祭與天

帝社稷之祭原不係

祖宗舊典及與古禮不協者俱已釐正惟北四郊二祀原為聖祖成制臣等如舊請行荷

聖明允俞北郊之禮又以備舉若復輕議更改臣等未見其可竊以為當如初議

上曰殿門等名出自

皇考欽定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十四

郊壇分祀亦

皇考復議

皇祖初制俱如舊遵行不必更改

隆慶四年九月甲午詔復京營舊制自京營改六提督法令不一人人持意見擇便利旬月不決兵科都給事中溫純言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

陛下柰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勲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倣令北六人盡才且賢惟一心猶俱有十羊九牧之患况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千祀總

受恭遊令倭焉而副將之令至又倭焉而文提督之令

至又倭焉而武提督之令至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居常猶忌之以之臨敵蔑不敗矣各衛所官軍雜置三營中即有公移則以一官往來六提督之門其費可知也且三營各二副將將各領兵五枝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則合之為三大營分之為六副將又合之為一總督一協理蓋俱用

先帝之制而諸副將之分屬統領者又適當輔臣分制之議夫誰曰不可故臣等以為文武大統帥則莫如復

先帝制使其諸副將恭遊等官仍從近議分統上是之乃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十五

○十二月壬寅禮科右給事中戴汝止言宗室之請名封選婚宜改屬巡按御史代為具奏則可免王府需索之弊而婚禮不至愆期

上謂

祖制不可更報罷

聽納

○隆慶元年四月庚寅命建翔鳳樓于宮中都給事中馮成能等言

皇上初御宇內

山陵甫畢正宜脩舉政事以新天下之觀瞻今他務未遑而亟于翔鳳之作流聞四方以為工作復起詔令之不

信舉動之不當從此始矣今四方多虞公私耗竭一錢一建工費不貲昔文帝作露臺惜百金之費而止翔鳳之費不止百金而

陛下之仁優于文帝臣竊謂

聖心必有不安于是舉者惟

陛下重明詔恤民窮亟賜停止

上嘉納其言遂罷之命以紫極殿等材收貯別用

○七月丙辰

上諭內閣曰朕即位以來賴卿等輔弼乃科道官不諳事

體屢肆欺言卿等宜有以處之於是工科都給事中馮

成能上疏極言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十六

聖明之世不當以言為諱宜發德音明示天下使曉然知

前日之諭乃一時有為之言而非

皇上本意庶忠言日聞無壅蔽之患

上報曰聽諫朕之素心若所言當理無不嘉納昨諭乃謂

妄言失實者此後爾等進言各宜審擇以稱朕意

○八月戊申

上諭內閣欲親詣

天壽山行秋祭禮大學士徐階等上疏言

皇上重

祖宗予劍之藏切歲時霜露之感欲躬脩

陵祭此乃

聖孝所發視他遊幸不同但

天子之孝以保安

社稷為大故

累朝舊制發引之送止于午門而祭祀之禮惟

太廟親奉其

山陵皆止遣官即在常時尚未輕出凡以重

社稷也乃今東西二虜日夕窺伺薊遼宣大警報屢聞此

何時耶

皇上顧欲冒危而往萬一至彼稍有震驚于時悔之亦復

何及此不獨臣等及諸臣民不顧

皇上有此舉動竊惟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十七

祖宗在天之靈愛護

聖躬記念

社稷尤不樂

皇上有此行也乞深留

聖恩特賜停止

上初不允今如前旨傳行於是階等三上疏極言

天壽山之後即黃花鎮黃花鎮之外即虜地今虜既結聚

萬一猝入何以禦之適據邊將報稱東虜土酋等欲犯

喜峰口西虜犯鞏兒等欲犯古北口此繫豈輕小者顧

皇上熟計之母以萬乘之重輕試于危險

上悟乃止命以事寧之日奏行

○九月丙辰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巡視京營給事中孫枝御史韓君恩等各上疏言內臣不當坐營且團營裁革已久亦無可坐乞追寢前命

上以示輔臣徐階等言

太祖時原無團營團營之設起於景泰年間至嘉靖二十九年已經

先帝裁革特以大明會典脩於正德中未及明載今內臣委無團營可坐事体有礙施行言官所言無非仰望

皇上遠遵

太祖之初制近守

先帝之定制以應俯從

皇明寶訓

隆慶一卷

十八

上不悅因詰階等何故不奉詔令且以意對階等對言

皇上有旨臣等豈敢不遵但團營先於嘉靖二十九年

先帝因虜賊入犯懲戎務之廢弛考

太祖之初制將團營裁革內臣取回數年以來事權稍得

歸一操練漸覺有效良法美意誠萬世所當遵行者也

今命內臣坐營若據見在之制則已無營可坐若必欲

用內臣則須將

先帝定制盡行更變不惟臣等不敢竊惟

聖心亦有所未安者且團營始於景泰革於

先帝臣等下情實願

皇上惟以

先帝為法是以昨蒙發下科道之疏輒有陳奏無他意也上納其言遂命罷之

○十二月乙酉尚衣監太監高相等奏以物料不充乞如嘉靖十七年例增額召買工部執議今詔書方務節省而相等首開糜費之端不宜聽許得旨如部議

○壬寅滄州鹽山縣丞王邦直應詔陳十事一減賦役以招流移二實倉廩以備凶荒三戒有司以去奢僭四清驛遞以革冒濫五禁勢豪以除暴橫六正仕途以塞奔競七重功績以明考課八慎作養以別繁冗九嚴簡練以脩武備十振紀綱以勵風俗

上曰此奏多切時弊該部看議以聞勿以官卑廢言

皇明寶訓

隆慶一卷

十九

隆慶二年正月戊午孟春時享

太廟先是

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行禮官請

上親祭不允于是大學士徐階等疏言祭祀者國家之大

禮春祭者四時之首禮在

皇上必躬奉裸將而後為孝為敬在

祖宗列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來格來歆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自非有甚不得已之事未有可以遣官代行者易曰革亨王假有廟言革聚精神總攝衆志之道莫大乎宗廟也仰惟

皇上當萬國來王之初朝觀官吏會試舉人四夷朝使咸集闕下正宜致謹

廟享以奉合天下之心而乃無故遣代恐非所謂萃之道也且自宮至廟其路不遠莫獻有款其禮不繁

皇上躬一奉行勞亦不甚夫以宗廟大禮雖勞且不當避况非甚勞者乎臣等謹披瀝上請惟

聖明鑒允仍親詣

太廟行禮

上乃從之

○四月壬午先是

上令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以戶部銀六萬兩買金一萬兩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二十

進用戶部尚書馬森等言

皇上知太倉之積不足以供邊餉故出內庫銀買金甚盛心也第黃金產自雲南所出有限歲額不過二千尚多

通者至於商人尤難責辦

先帝時曾買金二千日積月累僅能足數不能足色尋詔停止以此金暫貯太倉今欲於數日之內即滿一萬之數臣等知其不能請先進見貯太倉者督雲南布政司

亟進年例以供

上用又

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銀兩且不必發取見在金進用

○丙申詔備理禁門城樓及疏濬街河工科給事劉繼文言今財力缺乏邊務方殷不宜興不急之務以滋勞擾工部亦以為言

上乃命工部會同內官監酌量緩急次第備理

○隆慶四年三月甲申尚衣監崔敏傳旨令南京加造殿正數至十餘萬工科都給事中龍光執奏令江南各處大水道強相望即歲辦猶恐不前若復重以額外加擾民何以堪於是工部覆言加徵不如起正供之為易新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二十一

催徵庶公用不乏因亦紓

上然之乃詔下加派數中惟供御用者別造三分之一其他悉以准歲造之額

○六月丙寅命工部建光泰殿祥瑞閣於長信門南工科給事中龍光上疏諫不納工部尚書朱衡等復言帝道

宜靜不宜動今隆道英明等閣工役甫竣皇上正宜凝神淵默導迎和氣若再興大役非惟禁地不安亦恐財力有限臣等竊見之見不敢不盡其愚

上遽命止之

節儉

○隆慶元年四月丙午禮部覆戶科左給事中何起鳴言

往時西番進獅光祿寺日飼一半損上供之費以養無用又南京進鮮馬快船承天府增進香米等物擾害地方俱當詔罷太常寺歲用牲三千有餘例以行戶上納價未及領而上納之費已數倍當令科道官會同該寺給散牲價及稽察奸弊得旨進鮮船騷擾及太常寺一切宿弊如議禁革承天府香米等物及外夷珍禽異獸即行停止不許進獻

○五月庚午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自今薦新上供但令光祿寺備辦毋得奏遣內臣著為令

○七月丙寅光祿寺少卿李鍵條陳議處供應十事一傳帖用印信以防奸欺一申明宴享規制一服制未及大

聖明寶訓

隆慶一卷

二十二

祥乞罷張飲設樂一寶坻縣魚鮮每年止辦一次薦新一清理器皿一查革冒支工食一畜飼獅羊糜費無益宜停止一革回內差常數之外隸籍本寺者一夷人朝貢事畢趣令出境一庫銀見存不及二十萬乞加意撙節下禮部覆議皆如其言得旨獅子除已貢者今後勿令再進壽羊除隆慶元年以前盡數發出餘悉依擬

○十二月戊戌

上諭戶部查內庫太倉糧銀出入數尚書馬森奏太倉見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兩歲支官軍俸糧之需該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須得銀

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筭僅足三月京倉見存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一百五十一石歲支官軍月糧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又加二十二萬餘石以今歲筭抵僅足二年有餘時勢至此萬一有不虞災變供費浩煩計將安出臣愚以為生財未若節財多取不如儉用恭惟

皇上登極首詔銳情節省止土木之工罷珍寶之市捐無益之費捐不急之官其一念節儉天下固已喁喁然歌詠盛德茲復稽幣歲出入大數憂深慮遠之心更出尋常萬上臣切以為

皇上興念及此國家之福也然書有之曰慎乃儉德惟懷

聖明寶訓

隆慶一卷

二十二

永圖夫儉美德也慎之誠是也而必曰惟懷永圖蓋慎夫儉德之不終也伏願上計國儲之匱乏下恤民生之艱難視銀數之少若此則百金之費必思所以惜之視銀數之少若此則九年之蓄必思何以致之持守此心終始不變由朝廷以及百官由百官以及萬民共成恭儉之化漸致殷富之盛則一切權宜掣括可以勿行而皇上憂國愛民之心亦當少慰疏入

上手詔曰幣歲之積何乃缺乏至此朕於一切用度十分省減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爾等尚當悉心措處以濟國用

○隆慶二年三月丙寅御用監奏合用金箔漆硃等料已

咸定數目請行工部辦送本監工部以漆硃等料皆舊例所未有宜以嘉靖初年為則其金箔等如數處辦自今各監局物料仍如節年事例不得加增

上從部議

寬仁
隆慶元年八月辛卯南京刑工二部以徒犯錢金等擬登極恩詔乞赦各持論不合移刑部議刑部侍郎樊深等議言臣謹按大明令凡徒犯以主配所者例不許放還祇因市板訛謬流傳不一故工部執以為可許刑部執以為不可許以法言之則刑部當是無可疑者第徒流著役之人雖律令俱稱不宥然以臣所聞大明律內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二十四

一款又有赦書臨時定罪名特免之文則是國家立法之意凡遇需恩若止是傳旨肆赦不別定罪名者則當拘常赦不原之律其餘自當別論今
皇上登極覃恩既不止於傳旨肆赦而臨時所定又各條有罪名豈可以常赦所限而拘之乎且詔書所云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者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徒流著配之人獨非已結正者乎臣惟國家赦宥有法所以立萬世之經使人難犯登極有赦所以溥曠蕩之恩使人自新今遵行明詔而又膠柱乎律令奉揚殊典而又掣肘於常法宜乎其執滯不通也況上稽洪武近及嘉靖年間赦書往往於此輩有開釋者亦未聞謂其與律

令背馳且徒流之罪例許拆贖此輩獨以無力故就尋靡今偽印發塚諸死罪不應拆贖者既蒙寬宥而此輩獨以已至配所反不得一霑殊恩恐非所以昭我

皇上樂與天下更始之意第事不歸一故人持兩端伏乞明示德音布告中外使奉法之吏有所依守疏上

上曰登極覃恩與常不同徒流人已至配所者特許放還
○隆慶三年正月壬申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詹仰庇巡視皇城遇醫官自禁中出言

皇后遷于別宮寢疾危困仰庇上疏曰臣聞天子之有后所以分理陰教正位六宮之首故宮闈之教修而後陰陽之理順今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二十五

皇后殿下乃

先帝所擇以配

陛下以為

宗廟

社稷之主四方家人之則者也臣昨聞道路流言

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年又有言睿體抑鬱成疾

皇上畧不省問者有如一且不可諱是上累

聖德而貽天下萬世之議臣寔痛之入朝之際嘗竊問大

小臣工亦無不憂慮泣下者而事涉宮禁不敢明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犯忌諱亦當死臣今日固決死然願

陛下一聽臣言復

皇后於中宮時加爵問則臣死賢於生

上曰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乃移居別宮冀稍安遠却疾耳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初仰庇疏上衆謂禍且不測仰庇亦自分重譴及命下中外聞者翕然稱聖德焉

正典禮

○隆慶元年正月丙寅禮部遵詔會議郊社諸典禮及社稷禘享之制一郊社之禮臣等謹議天地分祀昉于周禮圜丘方丘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諸儒議論不一哉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二十六

太祖定易之初與一時儒臣斟酌考訂首建分祀之禮其

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至哉

皇考大行皇帝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

太祖始分而後合

皇考改合而後分然

皇考之更制即

太祖之初制也今分祀以久似難紛更宜照例

南北二部于冬夏至日恭請

聖駕親詣致祭仍奉

太祖高皇帝配其東郊以甲丙戌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

戌年聖駕

聖駕親祭餘歲遣官代行其不歲仍于歲暮孟春遣官專祭至如天神地祇已從祀

南北郊其仲秋神祇壇之祀不宜復舉一祈穀之禮臣等謹議禮稱元日祈穀于

上帝其詳亦不可考我國家先農之祭蓋即祈穀之遺意自

皇考俯納言官之請肇舉此典夫既祭先農復云祈穀二祀并行于仲春不無煩數且玄極寶殿當禁嚴之地而使百官陪祀宵分出入事體深有不妥臣等竊以為宜罷祈穀之禮止于先農壇行事為當恭遇

聖主登極則親祀先農并行耕藉禮其餘每歲仲春仍遣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二十七

順天府官代行廢合

祖宗舊典一大享之禮臣等謹議明堂大享雖稱古制而

制度之詳亦不可考見

皇考肇舉此祀無非追崇

睿宗以昭

嚴父配

天之孝但自

皇考視

睿宗則

睿宗為

嚴父自

皇上視	睿宗則	睿宗為	皇祖若以今日仍奉	睿宗配	帝以千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義不甚相協恐非所以	安	睿宗之靈而安	皇考之心也故臣等以為大享之禮可罷一社稷之禮臣	等謹議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名曰	太社	皇明寶訓	隆慶一卷	二十八	太稷而帝社稷之名則自古及	祖宗朝皆無之國初	太社稷之建參遵古禮而	皇考仍以勾龍后稷配寔合	太祖初制無容別議至于	帝社稷之祭不無嫌于煩數臣等竊以為正宜照舊奉	太社	太稷之祭其	帝社	帝稷宜罷勿舉一	陵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廟祔之禮臣等謹議我國家自	宣宗以前	陵寢合塋皆止一后至	裕陵則二后同祔塋	茂陵則三后同祔塋若	太廟祔享則惟一帝一后又后惟元配始得升祔恭惟	孝懷皇后為	皇考大行皇帝元配禮應合塋	永陵祔享	太廟先年	神主回京時本部曾請祔享以其時未有本室暫祔	皇明寶訓	隆慶一卷	二十九	奉慈殿側以俟	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宮然非元配今先已祔	廟又奉	孝懷皇后同祔則二后並配非	祖宗舊制若因	孝烈皇后先祔而遂使	孝懷皇后不得升祔則舍元配而祔雖配亦非	祖宗舊制况	孝懷皇后宜祔之禮	皇考先年已有欽依近日復有違命臣等竊以為	皇考大行皇帝升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廟之時宜請

孝潔皇后祔享而移奉

孝烈皇后于別所仍于

大行皇帝發引之先遷奉

孝潔皇后祔宮于

永陵與

聖母梓宮同日祔塋

孝烈皇后既以祔塋似當以次列祔其

孝潔皇后

孝烈皇后尊諡乞勅臣等撰擬議文奏進薦上册寶庶幾

名分正而典禮全矣

皇明寶訓 隆慶一卷

上曰禮官既會議允當其如議行之

○二月甲辰先是禮部言國朝

廟制一后配

帝其禮甚嚴如先年

孝肅皇太后

孝穆太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皆祀于

奉慈殿近年乃遷奉各

均祀于別所令

孝烈皇后改題神主宜勅所司于太內別建殿宇奉安以

副

皇上一體孝事之意

上命會官定議以聞至是上議言

列后奉祀別所例有二端非祀于大內之別殿則祀於

陵寢然內殿之祀似近而專

陵寢之祀稍疎而遠今

孝烈皇后以

先帝祀之則位非元配

太廟祔享之禮固當遷改以

皇上視之則分為

母后近方祔奉尊稱若使適遷于

陵寢則于

皇明寶訓 隆慶一卷

皇上追崇之孝臣民瞻戴之情均有未安臣等反復詳議

惟大內別殿之祀為當疏入得旨俱如議行遂以景雲

殿奉

孝烈皇后專祀

○乙巳禮部言

睿宗獻皇帝

慈孝獻皇后既升祔

太廟奉祀內殿凡行禮之日已與

列聖同臨鑒享而復有玉芝宮諸祭祀似為煩數請悉罷

之止存日供之膳

上謂玉芝祀典出自

皇考孝思復命詳議以聞於是尚書儀等復言我朝宗廟之常禮如每年四孟及歲暮大禋則止行於太廟大小節辰及列聖考妣忌辰則止行于內殿未嘗有并祭者國有大事或告于太廟或告于內殿亦未嘗有并告者今于玉芝宮則無所不祭無所不告是列聖皆一祭一告而于睿宗則兩祭兩告也其在先帝行之則以為豐于禰廟未為不可今睿宗于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三十二

皇上為皇祖凡事必兩祭兩告則遠而列聖近而先帝皇上將何以處之此所謂禮之難行難繼者也至于日供之膳則有可言者謹考南京奉先殿原奉太祖以上列祖神位于中迨北京奉先殿成南京奉先殿各祭俱罷而供膳至今不輟蓋以奉安神位之所

而特存有舉莫廢之義也今玉芝宮既為睿宗原廟近又設有二聖神位故臣等以為日供之膳宜加舊奉設而悉罷其四時享禋及節序忌辰并有事奉告之祭庶國家之典祀先帝之孝思可以兩全上從其議

○四月甲辰始命夏至祭方澤以卯時行禮先是冬至祀天孟秋享太廟春秋祭社稷先師孔子歷代帝王俱用子時祭朝日壇以卯時祭夕月壇以酉時孟春孟夏孟冬時享及禘享太廟俱午時夏至祀地時未有定至是太常寺以請遂定于卯時

崇道衍

○隆慶元年八月癸未朔駕幸太學行釋奠禮於先師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春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張居正襲封衍聖公孔尚賢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楊博兵部尚書郭乾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趙貞吉分奠四配

十哲兩廡禮部侍郎潘晟致奠啓聖祠畢

上御彞倫堂命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學士坐賜茶授祭酒司業經坐講上宣諭師生曰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治理爾師生其勉之

○乙酉勅諭國子監師生曰朕以眇躬繼承洪緒總億兆君師之責深惟古昔帝王臨御天下莫不建學立師宣明教術育賢善世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思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爰循舊典紀元之初躬親太學祇謁先師孔子因進爾師生講解經義厥禮告成爾師生其曷以稱塞朕意夫學校之設以明人倫也五倫之道根于性命之自然而推極其用則化成天下恒必由之六經垂憲

聖明寶訓

隆慶一卷

三十四

炳如日星所以發揮斯道者甚備會其旨要身體而力行之以措諸事業非今日教學之所急與朕方立極綏猷為天下先爾等其夙夜祇懋相與講求經術之微博叙彞倫之大期于體立用廣以成化于今上追古雍熙太和之盛無令唐虞三代得專其美不亦善乎若乃徒事辭章離經畔道率忘其性命之實而靡達于世用非所望於爾師生者也欽哉

○隆慶五年九月戊辰先是六科給事中韓楫等十三通御史馬三樂等交章請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下禮部會廷臣議至是上議曰臣等謹按瑄山西河津縣人方幼年一見濂洛諸書即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棄

去詞賦專心于是其學以復性為的以居敬窮理為功

以反躬踐履為實潛心體玩至老彌精充養之純超然自得此其學問之大原也平生言動舉止悉合于矩矱受取與一揆諸義居家則孝友無間與人則樂易可親中正足以矯枉律偏剛直足以廉頑立懦此其行履之大畧也所著有讀書錄有河汾集雖不專以述作為事而隻字片言皆可師法微詞粵諫悉合聖謨至今學者莫不尊信而誦習之此其著述之大旨也至于立朝行己之際不折節于權門不謝恩于私室不屈于貴近不懾志于臨刑榮辱不以關其心死生無以易其操此其樹立之大節也故一時信從者有河東夫子之稱一代

聖明寶訓

隆慶一卷

三十五

真儒之許至今無異議馬間有疑其著述之寡者不知學貴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書且十餘萬言不為不多又有言宋時羅從彦李侗諸儒尚未遍祀瑄不應獨祀者不知從彦等皆講求聖學于大明之日而瑄乃興起于既絕之後課其難易功實倍之惟

陛下博採人言俯垂臨臆早賜施行其於世教士風非小補也疏入

上曰瑄公論既定其准從祀

重選舉

○隆慶元年七月甲子禮科給事中何起鳴奏申飭科場事宜一曰重懷挾之罪一曰革傳遞之奸一曰慎同考

之選一曰正誼諛之風一曰預監臨之差一曰嚴詎騙之罰得旨懷挾傳遙諸弊依疑枷號重處今後科場搜檢不嚴關防不密責在外簾舉動不慎校閱不公責在內簾禮部并都察院分別奏參餘悉如議行

○甲戌遣御史凌儒陳聯芳監順天鄉試

上以科場事重通年弊多諭儒等悉心綜理嚴加禁革以副朝廷求才之意先是兩京監試御史皆臨期方遣禮部以為倉卒之際不便防奸故是歲遣官特早去

○隆慶二年正月壬申河南道御史王好問條陳科場四弊一號舍二懷挾三代替四透漏俱宜嚴法關防禮部覆奏

重明寶訓

隆慶一卷

三十七

上曰奸弊不法何以得真才監試御史其盡心嚴察不得寬縱

○二月壬寅禮部覆提學御史周弘祖奏正士風五事一廣恩貢以實國學二申卧碑事例以整流風三久任教職以收成效四責成有司以懲玩愒五試題須善惡並陳以革剽竊之習

上曰開貢本為求才各提學官其嚴選毋濫廷試之日發回三名以上者提學官以不職論降一級

睦宗親

○隆慶元年正月戊辰復鄭王厚烷爵管理國事如舊仍歲加祿米一百石釋鄆陵王府鎮國中尉勤殿及其子

朝增歸本府有司存恤先嘉靖間厚烷以建言時政忤旨盟津王長子祐樞因構之王遂奪爵勤殿朝增亦以赴闕言事俱發高牆禁錮至是禮部奉詔書請寬釋優處故有是命

○七月乙丑宗人府掌府事駙馬都尉鄧景和疏辭歲祿一百石

上答曰祿賜乃朝廷待臣常典景和但盡心供職以圖報稱不必辭免

○隆慶二年五月戊辰肅定王妃吳氏奏以孫肅懷王無嗣請令定王姪管府事輔國將軍縉燾承襲王爵仍賜給丁土以供祭膳禮部覆言宗藩封爵莫重於親王往

重明寶訓

隆慶一卷

三十七

者縉燾請封

先帝宸斷謂越世無相繼之理成命昭然孰敢違越宜令縉燾安分守職毋得輒假王妃名再三請

上曰

皇考宸斷倫理明正縉燾不准繼襲但將該府衛所等悉一切裁革同於犯罪國除恐非

先帝意且惇睦之道不如此其再議以請于是禮部又言

縉燾既為將軍則與親王統體自別衛所所以衛親王也不容僭踰肅王及世子金寶非將軍所宜用自當奏

繳或量摘衛以資耕牧土田之用而王妃所受金冊容其身終奏繳則朝廷惇睦之仁裁判之義庶幾兩全從

之

禮大臣

○隆慶二年二月丙戌大學士徐階以歷俸再滿九年自陳不職

上曰卿輔佐

先帝久著忠誠翊戴朕躬勲猷益茂茲九年再滿朕心嘉悅其贊理如故吏部議擬應得恩典以聞階仍上疏求去辭免加恩

上曰卿先朝耆碩才德兼隆經國籌邊功在社稷朕已命所司議擬重加恩賚用示眷酬何乃復上疏求去其違前旨即出贊理以副朕懷不允辭是日吏部擬上恩典

聖明審判

隆慶一卷

三十八

得旨輔臣階及伯爵倖陞一子錦衣衛正千戶子太常寺少卿璠陞本寺卿仍掌尚寶司事賜勅獎諭宴禮以示朕眷禮至意

○七月丙寅大學士徐階再上疏乞休並力

上察其誠懼乃許之特命馳驛遣行人護送以婦有司歲給人夫八名月給祿米六石仍賜階勅諭曰卿自弱冠及第珥筆詞林博學宏才蔚有令望既服官中外勞績弘多乃受

先帝眷知擢居綸閣平章大政悉裕乃猷雖遭際時艱善藏其用已而專司揆席獨運鈞衡默伏庸回邦家以之寧謐屏除貪墨朝蕃因而肅清迨

先帝升遐朕嗣大歷服卿乃揚宣遺命與四海以更新翊

衛朕躬聽百官之總已用先始政不替初忱凡論道經

邦以安內攘外莫不殫竭心力曲盡纖微俾予一人翫

拱之休皆十八載勵相之力方切毗倚共政昇平而屢

托微病力求避位舉朝有免留之疏在卿堅肥遯之情

朕非不欲屈任老成而又不忍煩以機務特賜俞允因

錫璽書命乘傳以言歸遣使臣而戒道仍歲給輿隸八

名月饋官廩六石以示朕優眷之意於戲仲淹秉政清

朝心懷天下之憂樂裝度投閒綠野身繫國家之重輕

卿於二臣後先一致其尚強加餐食保固精神暫尋洛

社之盟行俟東山之召卿其勉承之哉時大學士李春

聖明審判

隆慶一卷

三十九

芳陳以勁張居正皆以階內閣首臣諸達政體力勩

上留階

上謂階年高且求退再三故卒從所請而宴樂錫予之隆一如揚廷和故事稱優優云

○隆慶四年七月戊子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勁四疏乞致仕

上察其誠懼優詔許之仍加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

給驛遣官護行有司月給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復賜

勅獎諭勅曰卿以博學宏才冲懷雅度早登侍從茂著

聲華乃簡自

先皇侍朕藩邸啓沃歲久裨益弘多暨朕嗣宅丕基春維

舊學擢居輪閣俾贊樞機卿乃同寅協恭殫心畢力嘉謀入告常先天下之憂正色立朝深得大臣之體諸所匡弼具見忠勤朕方切倚毗共圖至理而固陳微疾屢乞優閒慰諭再三疏請尤力重違雅志特用俞允茲加卿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餘官如故仍賜馳傳遣官護行有司歲給輿隸八人月給官廩六石以稱朕優眷至意於戲疏廣乞歸田里竟全師傳之高司馬退居洛陽猶負相臣之望卿之終始無愧古人其慎藥加餐順神益壽為國家完柱石為卿邦垂典刑暫投綠野之閒俟佇蒲輪之召卿尚勉承之哉

○八月甲子致仕戶部尚書方純以冊立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四十一

東宮恩例存問具疏陳謝

上謂覃恩詔下已久所在有司延緩至是始舉行命奪奪州府知府李時漸俸三月

○隆慶五年五月戊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春芳乞休疏凡五上

上察其誠懇乃許之優詔褒美特賜馳驛遣行人曹鏡護行有命有司月給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仍賜勅獎諭曰卿以誠心篤行淵學宏才蚤擢廷魁致身侍從雅望久孚于士論芳聲丕振于詞林遂受簡

先帝存登論閣夙夜兼在公之節謨猷闡入告之勅追朕嗣服之初尤切倚毗之重眷惟舊德晉肯台垣卿乃志

切協恭誠體存國不動聲色量休休而有容矣竭朕肫心翼翼而匪懈咨沃之忱彌篤忠實之念弗渝朕方賴平章共圖治理頃以親老微疾累疏乞閒慰諭雖頻情詞益懇特從所請用遂雅懷茲賜卿馳傳遣官護行有司歲給輿隸八人月給官廩六石以副朕優眷輔臣至意於戲由狀元為執政馮京不愧乎科名以宰相而養親王濬見榮于當世古稱盛事今乃兼之卿其勉加餐食調護精神展致樂于家庭發英華于著述俾國人皆有所矜式而天下繫以為重輕豈惟卿垂無疆之閒而國家亦永有光哉

抑近習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四一

○隆慶元年三月辛酉提督上林苑太監李芳奏本監官屬內自念書而下外自左右監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級其銀一皂隸冠帽習儀等項銀兩係近年增派宜悉裁減著為定例得旨宿弊俱嚴行禁革

○六月戊戌禮科左給事中王治等奏上清查內府各監局庫布絹線絨香蠟之數請如詔令舉行因劾奏掌供用庫內官翟廷玉掌丁字庫內官馬尹等乾沒之罪上報可仍以廷玉尹屬司禮監治罪

○七月壬申巡按湖廣御史陳省劾太和三山守備太監呂祥罪七乞徹祥遂并罷守備官兵部言內臣有事太和三山始於成化初然用以提督道流於地方無與也宜如

省言罷之便

上是之詔革分守徽祥還已而司禮監舉御馬監右監丞

劉進代祥

上仍命提督分守湖廣行都司等處都給事中歐陽一敬

疏言臣訪知劉進者本劉俊嘗守

顯陵誅求萬狀

肅皇帝下之獄已充

孝陵衛淨軍今逃藉易名復得進用代祥此退飽虎得飢

虎也

上悟遂命罷進革分守問司禮監孰可代進者於是內官

監左監丞柳朝自司禮監典簿得推用仍兼分守兵部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尚書郭乾曰臣惟人君之尊如天如今四時也故傳曰

令重則君尊夫一太和山內臣耳部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科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而旨從內降旋復易之傳播中外殊駭聽

聞臣等以天事

陛下願

陛下以天自處而堅四時之信天下幸甚疏入

上深以為然即命改給朝提督太和山關防毋兼分守

隆慶二年七月丙辰內使許義坐挾刃嚇人時事發巡

視中城御史李學道不候參題遂執而笞之其黨皆忿

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內使百餘人突出至左掖門外梓

學道衆中奮挺毆之路地百官相顧錯愕

上聞之大怒命錦衣衛執內使十餘人至東上門杖為首

者一百發烟瘴地充軍餘各杖六十充

孝陵衛軍

○八月乙未先是湖廣巡按官奏革承天元祐宮住持洪

入莊田八十七頃以備漢江修隄之用已得旨允行至

是守備太監張堯又奏稱前田係碑載舊數乞留徵租

進御戶科執奏租銀以之進御於國用不加多以此築

堤則拯萬民之溺而且以保護

陵寢彼此輕重較然宜如撫按官議

上命遵前旨聽有司徵收不得再行奏擾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十一月乙丑司禮監傳旨令錦衣衛逮問住太監李芳

杖八十送刑部獄監銅秋後處決尚書毛愷言自昔聖

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直使死者服罪不寬且將使

生者畏罪不犯耳芳供事內庭日久今一旦坐死罪狀

未明臣等皆莫知所置詰非所以示天下公安左右之

心也疏入

上報以芳在內事上無禮命且錮之

○辛未命錦衣衛逮內官楊義於南京陳鈺於山海衛各

杖三十送刑部監錮

○隆慶三年六月壬午初御用監太監趙遷劾工部主事

劉洞違納鈔稅擅留皇船事下工部行山東巡按御史

勘詳以聞至是御史羅鳳翔奏遷語受之湖州通判全社社初以部運私裝貨物為佩所持因被遷以禍中之佩魚罪當反坐社而責遷誤聽之過上是之

○隆慶四年四月庚子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熱審屆期請釋繫獄尚寶司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章下刑部擬履淳淹繫逾時以足示警芳等二十五人已瘐死其六茲復餒瘠者半宜矜釋詔釋履淳為民芳陳錫場蒙楊添爵喬胡發充南京淨軍李智王進輩真寗春李珞還鍾鼓司應役餘繫如故

○八月己未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戶科都給事中李已誅大同西路叅時張剛威遠城叅將楊燾及諸罪名未定請宥未盡者宜以時開釋章下法司刑部尚書

萬寧禮等因言朝審之時罪在殊死者奏請處決情可矜疑有辭者奏請未減再問獨內犯張恩等十人及都給事中李已原未定有罪名今收繫已久僅存餘息而朝審之時又不得與既不在矜疑之列又無復再問之條如終瘐死獄中非所以昭

朝廷正法之義洽

皇上好生之仁也乞將恩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宥已枉直放歸田里得旨已釋為民恩等繫獄如故法司意思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翁然謂有援矣

持大體

○隆慶二年正月戊辰陝西按察司副使姜子燕言入覲官各有道里費及饋遺私賫宜令進獻羨餘以佐國計布政司官銀三百兩按察司官二百苑馬行太僕寺寺官一百運司及府正堂官二百五十佐貳官一百州縣正官二百佐貳官五十首領及邊遠首量進疏入

上曰進獻非事體朝廷亦不藉足用不許

○九月癸丑戶部覆南京戶部尚書劉休乾條奏四事一分派倉分水次以均勞逸一議處腳價工食以止科索一減耗米一責運官疏入

上曰茲所議俱准行今後各衙門瑣屑諸務可徑行者不必一一責奏

隆慶四年七月己巳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近來

奏日趨浮泛鋪敘連續煩瑣聖覽且言多意晦緒理難尋翻可竄匿事端反調餽飾人臣奏對之禮不當如此請嚴加禁約令內外諸司凡有

章奏務在直陳其事意盡而止不得仍前鋪敘違者聽該部科官叅治庶存恭肅之體且還簡寔之風

上答曰卿言良是近來章奏信多繁辭且語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對之體所司其通行嚴禁違者部院及科臣劾

治之

隆慶五年十一月丁卯巡撫雲南都御史曹三賜上言

革任黔國公沐朝弼怙惡不悛害地方人心危懼請
因其乞假墜母留之南京不遣以杜後患兵部覆朝弼
事已前決今因其自至而留之非所以明國威昭大信
也

上以為然令違前旨還鎮聞住戒以痛自省改不得生事
虐民

慎恩澤

隆慶二年四月辛巳戶部覆御史王廷瞻言勲戚莊田
請乞大監或本宗已絕為異姓所冒或身後陵夷為勢
家所奪使國家優恤之典為奸究射利之資甚無謂也
宜于初給時酌為定數不得過多仍限以世次違為裁

皇明實錄

隆慶二年

四六

減其無宗無爵者悉歸之官至於各衛屯田必擇衛官
之賢者使任其事有司查盤得併核其勤惰仍以屯糧
完負分為三等以行勸戒

上從其議令勲戚初給莊田部臣酌議則數臨時舉聞

○五月甲寅錦衣衛經歷牛應龍等以其父前考察為民
請比例移封吏部言條列所開除名等罪不係貪酷得
奏請移封者所以廣錫類之仁若賊汗等罪即遇赦宥
仍行追奪者所以嚴賊吏之禁夫已授封者尚得追奪
況未授封者乎自今內外官員有應封贈而其父以貪
酷為民者聽本部斟酌奏請許以原職冠帶閒住其後
雖有封典不得與及以滋冒濫

上曰貪酷為民者無論考察問革皆不准封贈其以他事
為民者非遇大慶覃恩亦不許

○十二月丁酉先是戶部奉旨酌議裁革勲戚冒濫莊田
勲臣傳派五世者限田百頃戚畹限田七百頃至七十
頃宗支以絕及失爵者奪之奸者影射者徵租入官至
是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世曾查奏勲戚傳派五世田
濫百頃以上者朱希忠田千三百餘頃定國公徐文壁
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元善田各五百餘頃泰寧侯陳
良弼錦衣衛指揮李光先等田各百數十頃戚畹受賜
太監者駙馬都尉李和田二千八百餘頃許從誠一千
五百餘頃錦衣衛指揮謝守朴林薦張樹陳書文龍邵

皇明實錄

隆慶二年

四七

輔千戶夏時際等田各千數百頃以上宜酌量裁減恭
順侯吳繼爵豐城侯李儒寧陽侯陳大紀安鄉伯張鉉
崇信伯費甲金武進伯朱承勲寧晉伯劉斌錦衣衛指
揮甄輔等皆傳派五世田不能百頃玉田伯蔣榮安平
伯方承裕駙馬都尉鄔景和都督僉事沈至等皆戚畹
田不能七百頃以上宜令承業如舊及派已絕爵級以
革者則有興濟郡主保聖夫人陽武侯薛倫承順伯薛
橋故京山侯崔元瑞安侯王源駙馬都尉李名焦敬王
晏錦衣衛指揮錢昂蔣秉正等田約三千五百餘頃名
為欽錫莊田而冊籍不載者則有武定侯郭大誠武安
伯鄭崑彭城伯張熊成山伯王維熊等田約二千餘頃

有熟成本無其田而奸民隱種者若陽侯薛倫平江伯陳王漢指揮周世臣百戶郭勇故都督陸炳等莊田約三千餘頃宜悉追奪部覆勲臣中係元勲世裔及戚呢至親不當築擬定限宜稍寬其數以示優禮之恩其冊籍不載若武定侯等田宜令覆核陳書

母后親姪准留五百頃謝守朴林薦而下宜遞減守朴薦三百頃張謝二百頃文龍五十頃內宗紀而失爵者如有先世丘墓其田二百頃者量留五頃百頃以下者量留三頃以資供祀之費餘如世嘗言疏入

上曰傳派五世勲臣及公主見在駙馬各莊田兩等仍會同屯田御史議定應留頃數規則以聞部乃更議元勲

皇明實訓

卷一

四八

世裔限田二百頃勲戚半者限田百五十頃駙馬李紀于原謀七百頃外並以三百頃以足千頃之數詔如擬○隆慶三年十二月癸亥詔禮部更定卹典條例一文武官祭葬有無隆殺之等悉遵會典其特恩如侍從必日侍講讀軍功必窮履行陣春官官必親奉出閣開陳有勞者悉遵嘉靖中題允事例其祭葬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量加一等無祭葬者給與祭一壇無墓者給與半墓半座若給與全墓如講讀官則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擬祭三品得及其妻軍功則四品本身得擬祭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加恩成例各有等差不得越越資次妄生希覬其或有講讀年久軍旅功多恩卹

特宜從厚者禮部臨時議請其餘不許一槩援引陳乞

一一品官父母妻加祭有父母加二壇者有妻加一壇若有妻止于一壇者遇有陳乞禮部酌議以聞不得踴

擬一會典所定二品祭數本身二壇加有三少或兼大學士贈一品者至四壇父母與妻俱一壇節年所議則

例如致仕加三少者加祭一壇加太子太保者加祭三壇原加三少而精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其被

劾閒住者祭俱無妻未封夫人者不准與祭加陞者日淺政績未著者禮部臨時覈實奏請量減一三品官祭

墓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兼學士贈尚書者祭一壇未及考滿病故者祭一壇減半造墓造墓悉如舊例一

皇明實訓

卷一

四九

四品官凡經考滿者父母雖止授五品封亦與祭一壇其未經考滿者不得越例陳乞一品官父母未蒙封贈者於制本不當需祭不許越例冒請若品官妻非係封贈夫人者原無祭典不准並祭二品三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三品滿本身及父母俱准與三品祭三品四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四品滿本身准照三品未考滿例祭一壇半墓父母准祭一壇其未及三年以上者不得妄行陳請一內外官不拘品級凡以授外封及後授京職考滿宜封而例不得重封者悉照品級給與應得祭葬如不因考滿而蒙恩詔受封者非係講讀軍功仍不准給一二品以上者雖經論劾中間或有

心行無與優禮致仕者悉照弘治年間例給與身後恩
典如有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不拘見任及致仕等項
俱不得槩給其被劾閒住過數輩恩槩復致仕者祭塋
仍不准給不許混奏一被劾聽調功過未明舉措未定
者使人品原無可議所有應得祭塋准與全給或功有
可錄過有可原者以全給擬作半給半給擬作有祭無
塋至於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照閒住事例不准給一
因事革職而後賜復原職給以應得恩典如嘉靖二十
七年例其重恩槩復者不得援以為例今後自三品以
上凡遇此項悉照所復品級題給祭塋若後復職銜反
優於原職者仍照原職施行其被劾聽劾未明身故者

皇明會典

卷五十一

照閒住例俱不准給一勲臣祭塋除皇親外其為事革
祭者如正德嘉靖間題給賜祭則例今後公侯伯在內
掌府事坐營在外總兵征討積有勲勞而加太子太保
以上者照會典公侯祭十六壇伯祭十五壇掌府事坐
營兵歷有勲勞者與祭七壇掌府事坐營積有年勞者
與祭五壇雖掌府事坐營而政績未著者與祭四壇官
事被劾勘明閒住者祭二壇被劾未經勘實者祭一壇
勘實而罪重者并本爵應得祭塋一槩盡削又正德間
公侯伯本祭俱三壇嘉靖間仍祭二壇今後照嘉靖間
事例以復會典之舊一武臣祭塋舊例都督同知僉事
起用未久病故者與祭二壇錦衣衛都指揮使身後贈

都督同知者亦祭三壇署都督同知照署都督僉事止
與一壇今後推類一體遵行一死事官如抗節不屈身
死綱常者犯顏諫諍身死國事者執銳先登身死戰陣
者危城固守身死封疆者仍照例立祠此外或有城池
失守而身殞於奔命戰陣敗衄而軀斃於倒戈者止為
酌量重輕賜之祭或加贈廢不得一槩立祠

○隆慶四年九月辛未先是原任刑部主事唐樞在
先朝以大獄得罪故吏科給事中工俊民以議大禮得罪
上登極詔錄建言之臣樞得復職聽用俊民贈官廢子至
是浙江撫臣谷中虛以樞老請加秩致仕而俊民孫秉
禮達到部承廢大學士高拱以為非宜上疏曰我朝規

皇明會典

卷五十一

模宏遠君臣之義極嚴父子之恩至篤以此號今天下
所以治道遠隆古而陋近代迨

先帝以聖神御極駿烈鴻猷昭揭宇宙

皇上嗣位志隆維述所謂不改父之政其本心也而當時

議事之臣不以忠孝事君務行私臆乃假託詔旨凡

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得罪諸臣悉起用之不次超擢立

至公卿其死者悉有贈廢夫大禮

先帝親定所以立萬世君臣父子之極也

獻皇尊號以正明倫大典頒示天下久矣人謀禮得罪者

悉從褻黜將使

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

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

皇上歲時祭獻何以封越

二聖則豈非欺悞之甚者乎至於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

豈無一人當其罪者乃不論有罪無罪賢與不肖但

先帝所去悉褒顯之則無乃以讐視

先帝欽武王反商政亦不過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加意賢

者而已未聞於商家所棄之人盡用之也今

上親

先帝之子議事者固

先帝之遺臣乃明於

上前所謂如此是悖君臣之義而傷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五十二

主上父子之恩非所以為訓于天下也臣每私心痛恨至

於流涕自臣掌部事以來此等陳乞悉停格不行今又

有唐樞王俊民之事此誼不明如樞輩得褒顯者甚多

固不必言臣獨痛夫人臣歸過

先帝反其所為以行已之私臆既多時矣宜亦有明之者

而今當事之臣尚公然為之不覺其悖旁觀者亦漫然

視之不以為非豈天理果泯人心果死歟終始無人一

破其說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為當然天經地義淪歟

日深無父無君之事將由此起則何以為國也弘治初

御史彭程巡視光祿上言成化間濫費太多

孝皇盛怒以為揚

先帝之過論大不敬斬後得免死充軍夫彭程所坐特一

言耳視今日之事何如哉願下閣臣議務明

皇上繼述本心與今日群臣所以仰體

聖心而致承

先帝者當何如為是并往日所行之非明白諭告天下以

醒又迷之人心以開又塗之耳目自後敢有務行已私

歸過

先帝者皆以大不敬論如此則父子之道正而

皇上之大孝永垂於萬代君臣之道正而

皇上之大法永昭于萬方致理之原寔在於此疏入

上曰大體斷自

皇明實訓

隆慶一卷

五十三

皇者可垂萬世諫者本屬有罪其他建言被譴亦豈皆有

罪者乃今不加甄別盡行卹錄何以仰慰在天之靈覽

卿奏具見忠悃諸陳乞並罷吏部仍通行曉諭自後有

借例市恩歸過

先帝者重論不赦

責實效

隆慶元年十一月己卯戶部覆漕運都御史張瀚總兵

官李廷竹會議六事一漕法征兌緩期有司軍衛同罪

今法但行於武弁而州縣文職間以佐貳關者塞責

宜一體劾治毋得偏縱一蘇松常嘉湖宦家納糧不赴

水火每逼軍私兌宜遵例禁革一凡及三年將運官旌

別淑愚選戶兵二部會考舉其最者超擢示勸一南京
上下江造船二廠舊無上官督率事多廢弛宜分屬九
江蘇松兵備道兼理之一容雲昌平遠糧甚為運卒之
累數年以來變革不常請如大同例發銀預糴勿再紛
更一裁革選陽分派南北諸衛事宜已經題覆當著之
令甲遵守

上曰運官賢否惟以錢糧完欠為據如標失掛欠數多縱
有他長不得濫舉諸事俱依議行

○隆慶二年十二月戊子

上諭兵部曰邊鎮每十日一報虜情比來漸成虛文勞費
無益其令罷之遇有緊急及事情重大者仍不時奏聞

聖明寶訓

隆慶一卷

五四

母得遲悞

○隆慶三年三月丁巳詔各處監運司官俱又任三年以
後陞遷給由必稽任內課完方許離任其正課計引入
倉務在歲終報完越三月奪俸一年若降級有虛出通
閩者如例科斷分司官以罷輟論黜仍查追歷年積過
以時日又近為差

○七月庚辰撫治鄆陽僉都御史孫應鑾疏薦原任侍郎
何遷才堪任用兵科都給事中張國言遷昔掌開樞門
貪黷無耻故坐廢棄應鑾不當濫舉吏部覆遷仍開住
不當再圖起用因請勅九卿科道諸臣自今薦舉務核
名實

上曰人才貴有實用如徇情濫舉致異日債事者仍照前
旨并坐舉主

○隆慶四年十一月丙寅工料部給事中龍光條陳計處
歲辦織造五事一專織造以嚴責成一足料價以儉工
費一禁市賈以防濫惡一書姓名以待辦驗一擇運解
以絕弊端一革包攬以塞驕局重下工部覆奏如議
上曰歲造段疋乃正供所急近來積弊多端撫按官漫不
稽查催驗惟怙節虛名其實民不惠惠徒資貪吏叢
索奸徒侵利以後令撫按官加意振飭清革奸弊如因
循玩愒不奉詔者重治不宥

需用人

聖明寶訓

隆慶一卷

五五

○隆慶二年二月壬午先是巡撫遼東都御史魏學曾請
罷廣寧坐營千戶任政以開原備禦指揮劉承武代之
西平備禦指揮李尚元與金州守備指揮楊奕相更調
兵部謂御史李叔和當薦政而戒飭承武即尚元亦學
曾所當薦今舉刺異同前后矛盾宜令政與奕更調光
元與承武更調以全器使

上從之于是學曾又言政往時守堡幸無事以故得舉承
武為檄者所中故得戒飭臣固不為當也至如尚元者
臣誠薦之然其才力不能當兩原一面之寄獎信才然
不若承武練達故臣復有茲議何傷於同異哉夫將官
用舍邊鎮安危所係臣不敢依違遷就貽憂地方惟

陛下裁察疏下兵部不得已為請罷政其他如初議
上曰人才於事任或不相宜何妨更易其以承武充中軍
尚元變更調政事任悉從學曾所請

○庚寅戶部尚書馬森等都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友賢等
各奏薦選才吏部覆言五方之氣雖屬于因材百中之
能難拘于器使如往者輔臣揚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
尚書王驥以北人用之雲南俱有聲績宜勿論南北資
格斟酌推用務當其才
上深然之因命以所舉諸臣酌量任用有不稱職備事者
並坐舉主

○隆慶三年九月甲戌吏部覆奏九卿科道諸臣所薦選
聖明實訓 隆慶一卷 五古

才有見任待次推用者有候服闋病痊推用者有致仕
及閒住候缺即補者得旨所薦人才須詳加斟酌見任
者量才拔擢其餘必真有邊才方令起用毋一槩濫叙
以長奔競之風

○隆慶四年二月癸亥大學士高拱言二三十年來邊關
多事調度為難所宜多需其才然後可以濟事竊見兵
部侍郎止二員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
務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
他處且彼此候代動經歲時倖遇有急無人為禦宜於
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習
練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

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
發夕至又不廢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次第
推陞尚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
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宜豫養以待用而法當自兵部
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
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
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
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
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
缺即以邊方兵備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
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聞

聖明實訓

隆慶一卷

五七

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
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
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
禍福榮辱變在斯須而內地優閒之官乃與之同論俸
賞同謀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為
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
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
之同論俸賞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
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亦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賞如
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
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効者既蒙顯罰而用之効

者乃不蒙顧惜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胆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亦甚苦矣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養之休養之后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疏入

上答曰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登用悉具見其為國忠獻並如議行

○隆慶五年六月乙卯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國初進士舉人並用其以舉人躋入座稱名臣者甚眾乃後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于今極矣故舉人年力稍強輒遷延以俸一第必至衰邁始勉強就官間有一二壯年

皇明寶訓

隆慶一卷

五八

出者則又為貪之故志溫飽者也如是而棄治理胡可得哉臣愚以為欲興治道宜破拘挛之見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初以資格就官校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吏部自行體訪苟保賢能即一體陞取各撫按官一體保薦如舉人官未經保薦而陞取多者則撫按以不及論諸凡推轉一視政績無分彼此有所重輕若果才德出眾則一體陞為京官即至部卿無不可若至于舉人謁選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

授以雜職不得為州縣之長蓋恐煩鉅之任非衰劣者所堪如此則吏治可興而化理有賴

上曰

祖宗用人本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定用事功不興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于治道人才大有裨益其如謀舉行

皇明寶訓

隆慶一卷

五九

大明穆宗莊皇帝實訓卷之一終

大明穆宗莊皇帝實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本權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崇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護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鳳昌

嚴考察

○隆慶元年十二月丙申

上諭吏部朝覲官來京

祖宗時不許各處營求於是尚書楊博都御史王廷都給事中王治等各上疏請嚴行申飭內外官有私相問饋者五城御史以聞處以重法

望明實訓 隆慶二年卷二

上從之仍令各遵前諭博訪嚴劾以肅重典

○隆慶二年十一月乙卯吏部議覆都給事中鄭大經御史鍾沂等疏陳考察京官事宜其一謂京官考察一憑詢訪以定賢否不無遺議宜行各堂上官秉公覈實手註考語送部院參詳其中果有各實相違及愛憎互異者務在虛心鑒別不得依阿其一謂匿名文揭率奸人報復之私該部已有禁諭尚宜申飭內外執法諸臣嚴行訪逮各衙門有私受揭帖不行糾舉者罪之其一謂五年之間內察廷臣外計羣吏法網既密宜稍濟之以寬論其大節而細故浮議在所必原首絀巨奸而衙門成數在所不論若存留中有聞望超卓者仍亡論資格

一體拔擢以示激勸其一謂科道拾遺往往有投匭中傷之弊今已盡革然彼此率多雷同間亦有局趨首鼠以避嫌怨者今宜重為之戒各出見聞公同評品擬議未真者固不得濫及以傷大體奸惡顯著者亦毋得容情以滋隱匿

上是之仍諭部院考察乃朝廷重典爾等其尚虛心鑒別精汰眾職以彰黜幽之公

○隆慶六年正月丁卯吏部言今外官賢否必據撫按舉劾而邇來撫按諸臣往往任意重輕自相矛盾或論其操守之敗壞或論其性氣之乖方乃擬曰致仕夫既非老非疾則安得致仕乎或論其賊私狼籍或有証據或

望明實訓 隆慶二年卷二

論其摘掠殺人數多各有姓名乃擬曰降調夫既貪既酷則安得降調而已乎或論其行止之不端或論其昏庸之持甚乃擬曰改教夫既不謹罷輒則安得改教而已乎求其故則有二說焉或欲左遷其人以為不甚言之恐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之或欲姑息其人以為既直述其事恐不能留也遂從而輕擬之撫按既已依違則本部益難憑據非所謂蕩蕩平平之治也宜令都察院行各撫按官以後糾劾庶僚凡如前所擬必直列其狀態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已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上曰今後各撫按官糾劾務遵近例據實分別該部再加裁酌定擬去留有不合規則輕重失倫者治其罪

禁貪墨

○隆慶元年十月壬午巡按陝西御史房楠覈上華昌府推官王蓋臣受贓狀刑部以蓋臣所犯贓非在庫者宜如

恩詔免罪追贓

上曰貪官詔所不宥令如律坐罪

○隆慶二年正月辛亥巡按直隸御史顧廷對言近來貪墨有司雖有提問追贓之例而罪止罰贖所追不及什二俾得饜飽以去故貪者不止宜及諸司朝覲時申明國初貪吏之律察其贓跡亦尤著者一二輩執赴法司從重究治吏部覆奏

聖明寶訓

隆慶二表

三

上曰貪官止於罷黜誠不足示懲今次考察諸司贓多跡

著者部院列其罪狀奏請處治

○八月庚子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廷論淮揚巡鹽御史孫以仁貪穢不職狀

上曰風憲官犯贓何以糾正官邪禁革奸弊以仁姑先褫職聽勘自今御史差滿當嚴加考察毋得槩令回道管事

○隆慶四年七月戊寅都察院覆大學士陳以勤條陳處賊吏一事請令撫按精核司府以下嚴禁貪墨犯者即逮問參奏如法吏部於見劾貪官更加裁酌贓係入已者追出濟邊受贓枉法者依律例問遣毋輒庇護

上曰禁貪屢有明旨各撫按官未見遵奉縱怠殊甚茲所議俱如擬務從實舉行有徇情庇護者部院劾治

專委任

○隆慶元年七月己未先是宣大總督王之誥宣府巡撫冀鍊以修理南山軍費為請而戶兵二部互相推諉莫有應者之誥等復疏白之

上命戶兵二部會同科臣定議費所從出於是戶部左侍郎徐養正兵部尚書郭乾戶科都給事中李用欽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議言主客官軍本折芻餉則隸戶部募兵及本折馬匹則隸兵部賞功則隸禮部業有專任矣惟修邊一節往歲皆各鎮自辦後以工大始開

聖明寶訓

隆慶二表

四

請乞之端而戶兵二部當事之臣因為酌量調停之術馬價有餘則兵部多發馬價不足則戶部多發蓋以二部事本相關義當共濟云耳行之既久在兵部則惟恐馬價無餘在戶部則惟恐帑藏之不充持議紛紜迄無定說自今以後凡各鎮以此請者以十分為率戶部十之七兵部給十之三永為定例

上是其言命此後各如議行不許推諉誤事

○十二月辛卯初兵科給事中嚴用和疑陝西巡按巡撫楊巍清補屯軍不實請下御史覆驗至是巍復奏平涼固原二衛共清出屯地三千七十八頃六十畝召補軍士一千六十五人乞如科臣言以前後清補之數下御

史并勅而靖虜慶陽河州等衛尚未清補者宜申飭有司一體行之兵部覆奏

上是之仍令新任巡撫張祉率各守巡兵備官亟將靖虜諸衛如法清補毋畏浮議致隳成績

○隆慶二年五月戊寅兵科都給事中張鹵言通者諸臣會議欲遣巡邊大臣臣以為人情責任在已何以成勇往之功鈴轄多門實以資推諉之便今既以各兵備不足憑而攝以巡撫以巡撫為不足憑而攝以總督今又以總督為不足憑而再起巡邊大臣之議恐自今邊臣將觀望阻格萬一時過患成竟亦何補如何者虜方深入兵部左侍郎遲鳳翔曾奉令以往於是邊鎮皆苟且塞

聖明堂訓

隆慶二卷

五

責無益於事今復命總督劉燾王之誥頃之誥以病辭仍以冀鍊代之臣竊以為巡邊大臣可勿違第以邊務專責總督於計甚便吏部覆如鹵言

上曰爾等既謂差官巡邊各鎮推諉恐妨大計燾鍊其勿行一應戰守事務第令該總督官嚴行所屬用心幹理如有虛怠該部及科道官劾治

○六月癸卯兵部覆巡按御史劉翊奏蒞鎮秋防事宜一議信地謂督撫總兵分路修守非設官初意彼此矛盾何以成功宜申明兼轄之義使功罪無所推諉一議屬夷謂撫賞屬夷本資其悍敵邇來陽順陰逆莫可窮詰宜稍加震疊毋事姑息其或執役宵夜樵採必暴其罪

責令其贖以示恩威並用一議修守謂蒞東燕石二路邊垣低薄宜令春秋兩防主客兵一體分工修築一議添練諸騎馬戶本役徵價使報壯丁一人為軍其餘或免大戶或免商人或免重差咸令報一丁為子弟兵可得兵一二萬人一議始戰謂南兵初至未可決戰宜養威蓄銳以待可用一議衛員謂衛所掌印管事宜選

署之例

上曰汝等謂信地既分督撫注意各異乃巡撫所分燕石二路邊工至今廢弛去秋虜犯界嶺口巡撫不赴防守何也今若不行專責將來愈相推諉坐視其仍分信地

聖明堂訓

隆慶二卷

六

遇有功罪以分守者首論策應者為次馬戶抽丁之機其勿行餘皆如議

○七月戊申巡按直隸御史劉翊巡視山海關御史孫代上言近都御史譚綸獻議欲以練兵事專責之總督不令臣等與聞夫臣等既受命閱視則兵之練否所宜糾察而綸果於自用逆折人口惟

上加裁定於是兵部都察院覆言補練責之總督所以重事權閱視聽之憲臣所以稽實効彼此各不相妨宜今協恭和衷共濟國事而綸與總兵戚繼光必稍寬以文法迺得自展

上然之命悉以兵事付綸御史每歲一巡視三歲一報功

其餘將官竝聽舉劾如故

○隆慶三年八月戊午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侍郎譚綸言始臣建議於薊遼沿邊增設敵臺三千座每臺給工料銀五十兩集主客官軍築之後以工費太鉅議增犒賞銀十餘萬復以時適匱乏部議必不能從則又議止於通馬要路築臺一千六百座而以原議三千座之費給之要以省費集事而已不意流言京師轉相傳播謂建臺無益阻虜又新伐沿邊樹木是將來之臺功未睹而已成之藩籬先徹則臣之罪大矣今邊報孔棘請亟罷臣歸仍遣大臣科道閱視臺誠無益即治臣之罪如臣謀未左猶望責當事諸臣踵而成之

皇明實訓

隆慶二卷

六

上曰修築墩臺已有明旨綸宜堅持初議盡心督理毋惑人言如有造言阻撓者奏聞重治

○隆慶五年六月戊午吏部言行太僕苑馬寺專理馬政鹽運司專理鹽政皆國家要務所關非閒局也而近來視之甚輕即卿與使類以考不稱職有物議者充之夫既不稱職有物議矣則即從黜退可也顧奈何以是為安置之所乎遂致奸貪苟且政務廢弛殊非

祖宗設官初意今宜破除常套凡卿使員缺必以廉謹有才望者推補而又定其階格卿視布政司參政使視按察司副使俟政成之後一體陞遷若有卓異即當超擢如

先朝故事

上曰馬政鹽法國家重務必重其官乃可責以實効命如議舉行

○十二月辛卯大學士高拱張居正言機務煩重請簡命一二輔臣共圖治理

上報曰卿二人同心輔政不必更加

○隆慶六年二月丙申倭寇分道犯廣東化州石城縣敗破綿囊所殺千戶黃隆又陷神電衛縣城一時吳川陽江高州海豐登處並遭焚劫而山寇黃朝太等復起勢甚猖獗官兵不能禦提督軍務侍郎殷正茂以聞并自劾待罪兵部以正茂初至任亦赦勿問

皇明實訓

隆慶二卷

八

上曰廣東舊賊未平新倭復熾至陷城池皆守臣向來怠廢玩愒守禦無策所致罪不可宥通候事寧嚴治殷正茂素有才略茲初任事其悉心督率將領司道等官悉力驅剿務其蕩滅其地方機宜悉聽破格整理敢有撓撓者奏聞重治

重守令

○隆慶四年六月庚子吏部言薊遼山陝沿邊有司實撫牧民禦虜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恐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褻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夫處之以劣而欲其自處之厚不能稱職於內地而欲其立效于邊方

無惑乎吏治日偷而民主日蹙也請自今各邊有司必
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
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
以三年為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遷轉有能捍患禦敵特
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有才略恢弘可當大
用即由此為其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若惟以治勛
為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効無益地方者
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
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歛之於前則不肯不
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
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開則
皇明寶訓 隆慶二年 九
又有本是腹裡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
可不預為一定之說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
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昌黎樂亭延慶永寧
保安自在樂安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
州五臺煩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
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
丘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開州環縣
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
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其他雖薊遼山陝所屬不
得藥以邊稱徒資俸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
亦同前議疏入

上答曰邊方有司防守攸賴誠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丙午詔加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從三品服俸掌吏部事
大學士高拱言廣東舊稱富饒之地近者民窮盜多皆
坐有司不良所致若不亟處救將安極往歲奉旨多取
進士議者謂當于此等處充州縣正官之選或間叅以
舉人嚴加考第毋容襍流遷謫者得肆於民上則地方
猶可為也然不肖者罰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
何以示勸臣等薦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在郡能勤農
弭盜治行為廣中第一請特加優處以風勵廉官其廣
西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議處有司亦當視此為準
疏入
皇明寶訓 隆慶二年 十
上答曰邇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
蔓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悉允行
戒諭臣下
○隆慶元年六月己亥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盛汝謙舉副總兵等官李錫等才勇可用宜加紀錄
仍乞給賞以示激勸兵部請下南京都察院查議
上曰操江官軍無給賞例汝謙乃市恩妄請兵部不明斥
其非又推諉行查非人臣體國任事之義姑宥之
○七月戊午巡撫延綏都御史王遵條陳防秋事宜內言
勦事之臣不度地里遠近視守巡為督鎮私黨而寄耳
目於吏胥往往失實不可信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歐陽

一敬等言遠近被溫御史論劾故設此言與之爭朕剛
愎無大臣體御史陳子階等亦言違橫肆偏心等語無
策日夜謀歸假此求退不宜罷去以遂其奸其部言勤
事之臣職秉是非其操法常嚴而封疆之臣身履利害
乃患人之嚴此大較也然住者延鎮之敗亦大矣溫御
史雖劾遠止加薄罰遠不宜復以慰言者惟

上加切責俾之省改
上曰秋防在通遠其慎修職業勉圖實効毋負氣任性致
悞邊事他事皆從之

○十一月癸酉兵部議覆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請禁驛
擾言此者忻城伯趙祖征奉命遣祭北鎮所過縱下人
里明等訓

隆慶二年

十一

無賴騷擾窮遠又往歲朝鮮使臣駒從甚煩糜費驛路
而都司供張尤侈請重罰祖征以警其餘

上曰趙祖征不體朝廷垂念遠方之意違法騷擾姑罰住
祿米三月以後使臣仍襲前弊者令撫按官參奏重治
○十二月乙酉刑部覆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奏請令撫
按官於所屬詞訟無論大小不得批發軍職及異途小
官問理守巡等官俱宜親行聽斷有司等官亦務秉公
訊決凡訟有願解及輪服者聽之農功方亟請暫止受
詞并擇輕重以便耕耨佐貳等官如有違例擅受民詞
者罪之

上曰近來有司府官避事怠職其於詞訟弗親聽理一舉

批委所屬以故作弊多端百姓受害殊非朝廷設官為
民之意今後更有蹈此者撫按官其即指名奏治

○隆慶二年二月丁亥勅諭天下朝覲官曰朕倚

皇天眷命繼承鴻業託於億兆之上深惟輯寧區宇以答

天心即位之初已亟下詔蠲征免役蕩滌煩苛有不便於

民者悉與更始猶欲得循理之吏平心畢力各務究宣

恩澤以登於至治顧在位者多率因循之弊鮮任職之

心口習空言而不求其實政尚苟且而惟便於私欲民

之安於田里而無愁怨嘆苦之聲不可得也朕甚憫之

茲當束朝特命所司審覈黜其不職甚者爾等獲被簡

留益寬之也自今其懍然永思善道精勵自新務在應

皇明訓

隆慶二年

十二

以律已仁以撫民公以存心勤以蒞事率自是四者而

行之自然政平訟理民咸樂業近可庶幾於古矣朕豈

無爵祿以為勸乎假使徃於舊習或朘削民財以自豐

或殘害不辜以自快或以已私拂公理或以宴安廢公

事有一於此皆足以蠹政傷民是從事焉不恪而守官

無狀也朝廷之上凜然憲典在焉爾等曾不懷怵惕而

戒勉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也豈不謬哉尚相與欽承

之毋替朕命

○九月丙寅都給事中鄭大經言

祖宗時凡遇大臣有故而去始之慰留以安其心繼之異

數以優其眷此非直教上下之交實所以勸忠也今

皇上於尚書雷禮之去恩禮疎濶如此其何以風有位使
効忠乎臣又伏念今諸大臣由輔弼逮於六卿皆

先帝遺之以事

陛下今四方多故民窮財盡水旱盜賊之警無日無之正
諸臣畢智失謀協心共濟國報

先帝以忠

陛下之日也乃雅志丘壑翻然遠蹈以自便其身圖謂國
恩何亦望

天語宣示諸臣使各安其位勉修職業庶幾上之待下下
之事上交盡其道而盛治可興也

上曰優禮大臣朝廷自有處分但邇來求退成風豈委身
聖明實訓

隆慶二年

十三

事主之義今後各宜殫忠修職共圖治安毋或紛紛泰
擾有乖大義

○隆慶三年三月丁巳直隸巡按御史燕儒宜劾奏原任
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劉祐託疾避事欺罔不忠又嘗
納部民女為妾動支商稅千餘兩乞行追治

上命罷祐官且曰人臣之義當委身徇國此後邊鎮重臣
如有託疾避難者科道官奏治之其兩京院部大臣

告疾爾部中仍覈實以聞不得藉為題覆致乖大義

○閏六月癸亥陝西盜何勉等殺百戶魯卿巡檢王贊事
聞給事中張鹵因論陝西巡撫張師載鄭陽巡撫武金
久不赴任逗遛觀變不畏簡書非人臣敬事之禮又言

今之四方多盜責在巡撫宜一體申飭之

上乃勅師戴金亟前赴任協力剿賊以安地方今各省撫
按官俱務舉實政弭盜安民急玩愒事者必罪不宥

○隆慶四年十月壬戌吏部都察院奉旨考察科道官素
行不謹者九人浮躁淺露者八人才力不及者十人

上命開住降調如例且曰科道朝廷耳目責任至重自今
務秉持公議遵守成憲謹修其職毋得恣意妄言搖亂
國是倚借言路報復恩仇仍臨前弊者重論不宥

○隆慶五年二月己亥勅諭天下朝覲官曰朕繼承大業
五年於茲夙夜兢兢惟敬

天勳民是務顧四方萬國豈朕一人所能徧察所冀承流
宣化又安元元實賴爾藩臬郡縣諸臣與朕分理共圖

隆慶二年

十四

致治茲當大計學吏之期既令所司審覈簡汰其貪虐
異常者仍盡法重按之政績卓異者特賜宴資用彰彝
典今爾等各還舊任尚益加省勵恪修乃職守法奉公
約已惠下俾民生樂遠德澤旁流庶副朕養賢求治之
意如或殃民自殖急棄官常憲典具存朕不爾貸爾等
其勉之戒之欽哉

○六月甲辰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戴才奏報套虜封貢
事宜其略言東西虜各為雄長校職宜均其進貢夷使
一百五十名馬五百匹應貢御馬三十匹俱派有定數
即今隨附俺答一路總進為便惟是互市之設在陝西

係重鎮既不可招之內地以貽禍階而甘肅者回開市已久又不當使強虜混入延寧二鎮雖號為近虜然法紀頗嚴絕無以寸帛私通者有如引之入市反啓弊端故互市之議第可行之宣大而不可行之陝西無已則宣諭吉能令與其部落各赴大同互市是亦羈縻之術其部以才議持兩端宜行再議

上曰戴才受三邊重大任奈虜應否互市當有定議顧乃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姑不究其令從實速議以開授官通貢如擬

理財

○隆慶元年二月戊申戶部奏定內府各監局歲派錢糧

皇明實訓

隆慶二載

十五

之數因言內府一切供應大率嘉靖初年與弘治年間數目略同自嘉靖二十年以後徵派漸增視正數加倍臣等仰體

皇上敦崇儉約至意酌往準今悉從裁減乞勅監寺衙門永為遵守不得擅議增派本部亦不許曲意奉行

上曰各項錢糧依擬減派各該撫按官其嚴察有司毋容混徵有負朝廷德意

○四月戊申戶部尚書葛守禮等奏直隸山東等處土曠民貧流移日眾者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而徵派不均也夫因田制賦按籍編差國有常經今不論籍之上下惟計田之多寡故民皆棄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北

山之東西土地曉瘠歲入甚寡正賦尚不能給矧復重之以差役乎往臣在河南親睹其害近且行之直隸浸淫及于山東矣山東沂費鄒滕之間荒田彌望招墾莫有應者今行此法將舉山東為沂費鄒滕也夫工匠傭力自給以無田而免差富商大賈操貨無算亦以無田而免差至撥種胥胥終歲勤動者乃受其困此謂殫也乞下明詔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使小民不離南畝則流移漸復農事可興又國初徵納錢糧戶部開定倉庫名目及石數價值行各省分派小民照倉上納完欠之數瞭然可稽其法甚便近年定為一條鞭法不論倉口不開石數止開每畝銀若干吏書因緣為奸增減酒

皇明實訓

隆慶二載

十六

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變也至於收解乃又變為一串鈴法謂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資解者任賠補之累豈得為平乎且錢糧必分數明而後稽查審今混而為一是為那移者也宜勅所司查復舊規其一條鞭等法悉為停罷庶稅額均而徵派便矣

上曰爾等以司計司農為職茲所奏悉舉行其他可以足國裕民者宜勿避嫌怨盡心幹理以副朝廷委任之意○五月壬申勅遣御史譚啓等四人分行天下查盤各該有司歲報錢糧文冊具實以聞仍諭以殫心竭誠毋避勞怨撫按官不得侵撓事權各掌印管糧官悉聽分別

賢否舉劾以稱朝廷足國擾民之意

○九月丁卯戶部尚書馬森奏太倉銀庫歲入僅二百一萬四千一百有奇歲支在京俸祿糧草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各省常賦諸邊民運今年詔蠲其半以出入較之共少三百九十五萬一千四百有奇昔謂國無三年之蓄固非其國今查京通二倉之粟七萬餘石以各衛官軍月糧計之僅支二年之用歲漕四百萬石內除撥薊鎮屯運班軍行糧併免湖廣顯陵二衛起兌實入二倉者三百四十九萬二千六百餘石通負漂流歲更不下二十餘萬改折奏補別用不與馬欲為三年之蓄不可得况六年九年乎且今四六虛

皇明寶訓

隆慶二卷

十七

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派有如運道告阻臣恐所憂不止各邊而已因條上便宜數事

上皆允行之仍令內外諸司各實心經理樽節以濟國用
○隆慶二年正月庚午廣東撫按官李佑王同道以該省用兵奏留應解戶部鹽引紙價事例鐵稅路引柴馬俸廩寺田酒稅驛傳富戶等銀七萬三千餘兩以佐軍費戶部覆言廣東素有番舶之利而鹽課又遍行廣西及湖廣之衝永江西之南贛表吉且各府橋稅不下萬金而漏報者多官取其一私得其九即鹽課引目三四年間不赴南京戶部刷給其它可知所司不為清理而欲取常供以充兵餉非計也請量留事例鹽引鐵稅路引

缺官柴馬俸廩等銀一萬六千九百餘兩與浙江等處舊通餘悉解京如故

上是部議并以鹽課橋稅二事屬佑查核有勢豪阻撓奸商作弊者具以聞

○五月癸亥南京戶部尚書劉體乾條上六事一各倉關防不嚴虧耗殊多宜令甲甲斗諸役均數賠補典守官攬抵罪一貯倉各關鈔料茶引因倉折肅贓罰歲久易于乾沒宜令科道官查刷完庫舊止主事一員宜如太倉例十日輪郎中一員協同收發一衙門歇家書皂因緣為奸宜酌量汰革犯者如議單遣成一杭州北新淮安揚州各鈔關宜比南關例給賜關防勅書其司局等官

皇明寶訓

隆慶二卷

十八

俱聽各關定賢否以備考察一都稅司折鈔銀僅一百一十兩而官攬巡關俸糧工食歲費反不下四百餘兩應議裁革一各衛首宿地及沒官房稅一千一百餘兩歲久浸沒並宜查核徵解戶部議從其言因請徵杭州北新關買鈔餘銀接濟邊餉其他存留以備修理諸費及許墅九江臨清河西務并給關防勅書惟都稅課司費多入少疑有侵匿不當議罷

上曰賊贖修理遵近日旨行鈔關宿弊多端其司府州縣隱匿錢糧亦不止稅課一事戶部及工部各設法釐革清查條議以聞

○六月乙未巡撫陝西都御史張祉奏本省舊課邊餉

缺請將事例度牒稅契路引罰贖等銀六萬七千一百餘兩存用再發帑銀補之戶部覆補給如議第前陝稅糧額數計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六十六石今造報冊籍虧舊額二十餘萬宜令撫官查覈

上曰該省錢糧失額數多奸弊太甚命撫官嚴督各司道官清查具奏如遲玩及開報不明者戶部并該科參劾治之

○隆慶三年正月甲子工部以料價銀逋欠數多疏請申飭所在有司如期徵解

上從之因令已解者內外衙門各務加意節用以甦民困○六月乙酉戶部覆吏科給事中鄭大經奏重權務一事

皇明實訓

隆慶二卷

十九

言各鈔關商稅歲入不貲而獨委柄於一主事利權所在易以不肖之心乘之若近日工部主事楊枬是也自後當選清望及有才名者以往其徵權事務仍令各該撫按于府同知通判推官中選委一員佐之凡遇商船到關今赴部官報數部官如例定擬稅銀填單給發委官稱收既收仍同委官籍記所收之數送府寄庫該府按季解京歲終各官皆以籍上備本部參閱部臣毋以參佐而生嫌委官毋以預會而抗禮疏入

上更令羣議部覆鈔關錢糧主事既不經收必得府官管理乃能濟事但各鈔關去府城遠近不一如九江揚州杭州北新鈔關去府近者宜責令知府收解其許墅臨

清河西務淮安等關去府稍遠商船往還不便則委佐貳官就關經收推避者聽管關主事呈部參問詔可

○隆慶四年三月辛卯初

上用都御史龐尚鵬議將河東行鹽地方南陽鎮平唐鄧沁陽桐柏六州縣改行淮鹽南京戶科給事中張應治河東巡鹽御史部永春言南陽汝寧二府據銅版則蕪行淮鹽據會典則專行解鹽往年鄢懋卿建言將汝寧舞陽分屬淮北已非蕪行初意乃又中分南陽是續淮商之一指而斷解商之肩背失平甚矣夫利不百者不變法令一變而解商告急者相屬于道鹽引日壅額課日損豈國之利乎

皇明實訓

隆慶二卷

二十

上亦以尚鵬初議不便令南陽所屬州縣仍隸河東行鹽以後不得分更

○八月己酉戶科給事中雒遵言臣前以主事管理太倉銀庫甫十月餘耳以出入較之大約出浮于入者六十餘萬不出三年太倉之積貯竭矣今諸臣議論徒多無裨實用宜令各條上方略議可以佐國家者戶部覆言京邊錢糧未完者多以那移借貸為故常以侵欺通賈為無害有司緩公課先私索即有賢者亦藉口撫字避怨沽名邊儲國計坐是交病請以遵言行兩京諸司在外撫按官及所遣查盤御史各陳所見以俟會官酌議請自

上裁

上曰京邊錢糧有司不行微解情弊非一巡撫官坐視不理致誤國計深負朝廷委任之意自今未完數多者其并奪巡撫官俸俟催徵完日乃得推用餘如議行

○九月甲寅盜竊太倉庫銀降管庫戶部郎中宋諾員外郎劉自化許自新主事王宇一級調外任奪主事任汝亮彭富周標席上珍俸半年因令自今管庫主事各註還三年不得輒易其貯庫銀限以三千兩為一匣封固編號以便稽查

○十一月庚午戶部奏各省府歲運內庫經邊錢糧率被解戶攬頭侵冒有一人而假充數名者有一家而擅利

聖明寶訓

隆慶二卷

二十二

一省者奸詭萬狀法紀蕩然今將積歲輸納乾沒分數纖悉條列共一百八十七款乞下詔切責當事臣工務體國任事法期必行庶大計有濟

上曰錢糧已經起解既不在官又不在民悉為奸徒包攬侵匿玩法殊甚其令各巡按御史盡法嚴追刻期完報如御史徇情寬縱逾期不報者都察院查劾以聞

○十二月己未巡撫宣府都御史孟重泰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河間順天保定真定等郡積欠本鎮民運糧甚多軍餉缺乏乞行各處催解并權借本省庫銀及預發年例以濟緩急戶部覆言該鎮邊儲自隆慶元年以來歲終皆報有存積多者一十七萬二千餘兩少不下四

萬五千今四年終尚有兩月糧餉未給而庫銀存者止

二萬一千餘兩即民也多通亦或經費不能得節所致上曰該鎮今歲支費何乃比常數過多民運屯糧巡撫官

何不催併專一仰給內帑殊無任事任怨之志姑不究今後務加意撙節亟為查催如有司怠玩將領冒破者劾奏重治

○隆慶五年七月戊子巡按御史余希周以薊昌等處主客兵多支隆慶四年本折色行糧共銀八萬九千兩有奇叅督撫官譚綸劉應節糜費之罪有旨勿治第嚴戒督撫官此後務為朝廷惜財不得妄費

恤民

聖明寶訓

隆慶二卷

二十二

○隆慶二年二月壬寅詔湖廣承天府所進茶鮮令內臣以租銀貿易毋得擾民其一切貢獻仍如詔停免

○丁未詔內外扈從官員人等毋得沿途生事擾害百姓違者嚴衛緝治巡按御史叅劾以聞

已酉

上諭戶部曰朕躬奉春祀式弘先德以惠民生所過地方其量免本年田租戶部尚書馬森等請覆昌平州宛平大興二縣地方九建設行宮及屯營軍馬開除馳道者免十分之五所過者免十分之三

上允之仍命查所毀民房亦量與價值以示朕軫恤○五月辛未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武金上言種馬之

設專為孳生備用今備用馬既已別買則種馬可逐省
且種馬為編審之害有貲視之害有歲例之害有交兌
之害有輪養之害有賄償之害重之則官吏之需索里
甲之影射民日益窮沿襲至今滋弊尤甚乞令兵部驗
計每年應解之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縣若干俱照原
數買馬按季查解如備用馬已足二萬則令每馬折價
三十兩輸太僕寺遇各邊缺馬分發估買一馬折價可
買戰馬二匹不必加賦而馬數自倍且令各府州縣取
前所養無用之種馬盡賣以輸兵部如一馬定價十兩
則直隸河南山東十三府可得銀一百二十萬其料令
各府州縣每馬折銀二兩計又得銀二十四萬夫戰馬
軍明寶訓 隆慶二卷 二十四

之數解俵之丁不更舊制而邊餉復急用之資百姓免
無窮之害足國裕民無踰於此疏下兵部議於是御史
謝廷傑言孳生種馬乃

祖宗舊制軍機所係但當修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
萬一有弊無可調發將誰歸金議非是兵部主廷傑
議言金議不可行

上獨可金奏謂備用馬久已買依種馬徒存虛名百姓乃
受實害姑革其半以甦民困合行事宜兵部查議以聞
已而兵部言明旨賣種馬之革其半尚存猶資民牧而
養馬者費多折徵者費少恐有不均之嘆宜下南北直
隸山東河南及兩京太僕寺今變賣其半每馬價銀十

兩徵收草料銀二兩如金言其存留之馬戶為正頭獎
賣之馬戶為幫頭養馬則輪流折徵則攤派庶惠澤均
而法可經久

上從之

○隆慶三年三月丙午命南京上關榷稅蕪抽木折以甦
商困

○五月丁未

上諭戶工二部曰近聞京城百姓為茶報商人負累困苦
朕甚憫之其五議處以聞於是禮科給事中劉繼文兵
科給事中楊一魁湖廣道御史劉思問陝西道御史李
學詩及巡視五城御史孫裔興等各疏言恤商事
軍明寶訓 隆慶二卷 二十四

上皆命二部并議制下之日聞者欣然若更生焉

○戊午戶部奉

聖諭議覆給事中劉繼文等所論恤商便宜五事一明智
各場易葉太倉黑豆原係營馬及防秋支用本折之間
時有變更然軍商咸以折色為便而官費亦省請今後
京營所給不必拘泥成限但視價賤即許全折其防秋
月支草料亦不必別立名色但今在場有草六十萬束
有豆三萬石通融接濟召買亦易又御馬監馬數未經
覈實宜會同巡視科道驗數登籍遠部關給以杜冒支
二倉場各商多係中戶宜令巡青科道五城御史盡心
查審必求其當除文武正途如例優免若援例監生錦

衣官校傳陸乞陸納級買功諸類止免本身其弟姪子男一體均沾且商人名數無用過多舊朋戶諸類宜盡除之免致騷擾三科道部臣會估料價每多避嫌過刻宜令稍加從寬定以每歲一月中報買又御馬監草料視各倉場多寡懸絕殊非事體後並不許多估以滋侵漁四給放料價舊多不時今後各商納料過半宜即與全給仍陸續補完以前欠數山東河南督糧叅政錢糧未完不許輒回其在順天府輪委通判一員責以督催之事五諸司書辦諸役需索無厭宜令部臣科道查數釐革其商人納糧領銀自本部及監收兩道之外九各衙門點卯掛號一切停止又象房草束守支留難增耗

皇明實訓 隆慶二年 二十五

獨多甚為商累請令錦衣衛官一員同部屬監收即以軍役看守耗草如各場例上加二斤毋得增溢奏入

上曰商人名數既已裁省今五城御史悉心查覈實人戶充當不許勢豪阻撓影射累及貧民

○隆慶四年六月辛酉

上以久雨壞民廬舍諭都察院曰京城內外小民疾苦即今為始每歲五六月俱免房號錢以資修理

○隆慶五年四月庚子詔免林衡署果戶房號稅初永樂時有果戶三千餘漸多竄存者僅七百餘戶嘉靖間稅徵其房號至是果戶高銳等奏懇貧難

上亦憫之故有是命

重農

○隆慶二年二月己亥

聖駕詣先農壇親祭先農之神禮畢詣耕田所

上東來三推公卿以下助耕畢

上御齋宮賜百官宴并宴耆老於壇旁賜農夫布疋

駕還足日以禮部言增上中下三等農夫各十人於耆老之後如弘治中例

○隆慶三年六月丁酉

上諭禮部曰天氣亢旱三時少雨未苗漸稿朕甚憂之其傳示順天府官竭虔祈禱自初一日始十日止諸司停刑禁屠不許怠忽是夜連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

皇明實訓 隆慶二年 二十六

上喜命輟禱弛禁

賑荒

○隆慶元年六月丙申

上諭都察院曰通靈雨連旬民居多壞其令五城御史以房號錢巡按御史以贓罰銀分賑之已而左都御史王廷等疏上三千餘家貧者戶給銀五錢次三錢凡用銀一萬餘兩詔從之仍令廷等督御史嚴加稽察務使貧民得需實惠

○隆慶二年六月辛卯禮科都給事中何起鳴奏陝西西安鄠縣地震經月壓傷人民甚眾乞賜賑恤

上曰地震重大處所被災人民朕深憫念賑濟一事戶部

議處以聞於是戶部奏以本省織造羨餘銀八千八百三十兩并預備倉糧相兼賑濟得旨撫按官須委用得人給散有法俾小民得需實惠

○隆慶三年七月乙酉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以四方日泰災傷官無賑具議令各該撫按亟查被災地方應賑丁口將貯庫贖贖及無碍官銀先糧設備賑其積谷事宜仍勒撫按嚴覈有司軍衛奏報積穀數目以俟稽察戶部是其議

上曰積穀備賑所在有司其從實舉行奏報之日該部如議分別以請

○九月己丑戶部覆山西巡撫靳學顏奏請以所省防秋

聖明寶訓隆慶二年客兵銀并鹽課銀六萬發各府縣糴穀備荒又修復社倉令所在皆有餘積

上曰積穀備賑成規具在有司奉行者少一值旱勝即云無策戶部其令各撫按以實行之無為文具

○十月壬辰

上諭戶部曰朕閱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報水災異常百姓困苦朕甚憫之爾戶部即發太倉銀二萬兩選差司官一員齎去同翁大立先儘災重去處亟行賑濟務使民需實惠其餘被災地方各該撫按官一體設法賑恤仍查災傷分數酌量蠲免以副朕軫念元元之意

振法紀

○隆慶元年五月丙辰初南京應天等五衛軍人防守浦

子口其食鹽俱赴買於龍江關已而江浦縣知縣李大潮謂浦子口隸本縣議令買食本縣引鹽不得越江以啓私販巡鹽御史已主其議而浦子口守禦江平及諸軍堅執以為不便相持久之遂互相攻詰諸軍大譟擊殺部民大瀾僅以身免至是南京兵部尚書郭乾言二臣本以私忿相鬪法當究治仍乞酌議鹽地以杜爭端得旨買鹽地方仍舊行九事千軍民有不便者自宜奏訴守禦官乃敢縱各軍暴橫殊不畏朝廷法度平及軍人首事者南京兵部逮至法司重究以聞

○隆慶二年十月己亥湖廣撫按官劾奏遼王憲燁罪狀

聖明寶訓隆慶二年有司驗問得實

二十八

上曰憲燁僭擬淫虐罪惡多端背違

祖訓千犯國紀既多官核實奏奉本當盡法姑革爵禁錮削除世封其遣附馬都尉鄧景和告

太廟仍以書示各王府知之檢置奉黨俱下御史按問

○隆慶五年二月癸卯浙江處州府生員馮椿等以本府同知江應昂嘗辱生員朱正色父朱果乃呼引諸生數十人訴於分守參議方岳岳不為理椿等遂羣毆岳呼譟而出事聞

上謂生徒聚毆上官大壞法紀令撫按官窮竟其獄無事姑息

○三月丙子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申明巡按事宜一
正體統為監司之於守令上下相維按臣不當假手屬
官考註藩臬以致政弛民玩權柄倒持二修本務謂御
史職在肅官僚振綱紀摘奸伏理冤滯宜力舉其職諸
細故有司存毋得侵官三慎訪察謂官以察為名毋自
昧昧徒寄耳目宜虛心諮訪酌用僉言則摘發所及無
不懲伏四簡受詞謂訟必興於險健聽受稍輕則告訐
蜂起奉行過當所傷必多自非有司所不能治監司所
不能決不宜輕受五完勘合謂本院考察例以完結分
數為較毋以文移細故索責考課時必核其實六公舉
劾言撫按之於所屬每恕於甲科而嚴於舉監今無論
其出身惟當核其名實舉刺之疏無俟出境以啓他議
七嚴查盤謂委屬宜在得人一人無過三處則磨勘積
核而弊端可釐八倡節儉謂減弱從薄供億戒承奉以
身率物則其下不渝

上嘉其議令所在巡按御史從實舉行回道之日仍嚴考
核毋事姑息

○七月辛酉詔自今公差官各依限赴京若違限日久當
送問者如例送問其未及送問者停俸在差陞遷者必
以抵任之日積俸三年方許考滿其各府縣官推陞行
取亦以歷俸久近為差不必論其選之前後
○八月庚寅建極殿大學士掌管吏部事高拱疏言羣殺

之下各行事衙門在焉而四方奸民往往輻輳於此妄
言亂政指稱吏部詭騙者尤多宜嚴捕治如敢家敢有
窩藏許兩隣舉首若不舉首事發一體連坐重罪庶奸
徒無所容而各衙門亦可以行事矣疏入

上深然之令廠衛五城悉如拱言嚴行訪捕都察院仍揭
摘禁約

○隆慶六年三月辛卯南京戶部尚書曹邦輔參奏管倉
主事張振選違抗不職狀乞如例罷黜吏部覆言上下
之分定而後紀綱立政令行邇來屬官不奉堂官約束
名分倒置其原皆因往歲執政之臣悅人媚己於是檢
夫之在庶僚者託為粵援以語言相搆少不快意輒非
星明寶訓 隆慶二卷 三十九

陷之於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益恣其冒濫自
稱風采即未必有與援者亦皆以違抗堂官為得計而
妄意承行者益鮮矣其在外省則由巡按御史往往以
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乃曲為護庇引為私人陰
授以廉訪之柄九二司之賢否悉出唇吻少有不悅遂
以萋菲而禍終不免於是二司反皆畏懼曲意結納盡
奉承之不暇而又何敢問其政事之得失乎體貌既乖
法度盡廢害政莫甚於此請革振選職冠帶閒住仍通
行內外諸司今後屬官敢有抗違上官者俱如振選例
上官有自降禮體款曲屬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
糾治者以不職論其各巡按御史仍有護庇進士推官

知縣引為私人者聽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奏究治庶
久塗之耳目可開而久紊之法紀可振矣

上曰近來屬官不受約束上官不行糾治及為曲悅名分
倒置政體大乖其今內外諸司一體戒飭以後仍效此
風者部院科道官具以名聞重治之於是黜振選開住
○辛亥兵科都給事中梁問孟言國家所恃以振刷天下
者獨法耳法一廢則犯上作亂其勢不可收拾故漸弗
可弗防也頃安慶之變雖由官軍挾憤而蔑視紀法則
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臣請以往事證之昔南京振武營
諸軍始以小釁致殺大臣當時少事姑息未經盡法遂
終惡不悛當事者至今憂之山西巡撫稽核軍餉稍嚴
皇明實制 隆慶二年 三十一
乃中夜鼓譟圍劫督撫浙江東陽縣催徵稍急即聚眾
執血震驚居民處州生員請託不遂毆及方面松江童
生考不與選辱及府官倣效成風恬不知法皆緣當事
者曲為掩護以避已罪而不知姑息之弊一至此極也
惟

陛下鑒於往事勅下法司將安慶官軍盡法究治以明憲
典仍誡天下有違法倡亂者所司即以實聞勿泥激變
良民之律相率欺蔽以隳國法兵部覆奏

上是之詔今後官員軍民有徇私挾仇違法倡亂者所司
即擒獲奏聞朝廷憲典具存决不輕貸其容隱掩飾者
聽兵部及該科參究

慎刑罰

○隆慶三年正月己巳大理寺左少卿王諱言我朝設刑
部以掌刑名又設大理寺以平審之本以相濟而非以
相病也今問刑官多不能輸心服善各務求勝每違
背律例獨任意見或曰難以照常發落或曰合比某事
擬罪自創一例略無顧忌臣請以近事一二證之一律
文所謂凡奉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杖一百本指制誥
而言今則操軍違限守備官軍不入直開場賭博禁用
此律臣嘗駁之則執稱律例皆制書也然則大明律例
皆不必用獨用制書有違一句足矣臣竊謂其舛也一
律文犯姦條下所謂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財
皇明實制 隆慶二年 三十一
買求其又使之休賣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應

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至若夫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人
犯姦者律從嫁賣則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為妻者原非
姦情律所不禁矣今則槩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悉令
離異財禮入官臣嘗駁之則又執稱買休賣休和娶人
妻原不係姦情然則買休賣休之律何為載於犯姦條
下也一律文所謂不應得為而為者笞四十重者杖八
十蓋為律文該載不盡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
條自當依本條科斷今人之所犯有手足毆人成傷者
應笞三十以他物成傷者應笞四十此其罪名之當得
者也今之議罪則曰某除毆人成傷輕罪不坐外合依

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段人輕罪不坐則無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應得為臣不知其所謂不應得為者何事也人命至重憲典昭然恐不宜附會偏執如此

上曰邇來問刑官不諳律例致多虧枉所奏令刑部都察院公議以聞先是諍以刑部尚書毛愷屢以議獄不合故疏中及之愷不能平執奏部擬皆是又謂買休賣休乃本夫賣無罪之妻為義絕本婦從嫁賣之命為失節買休人娶為有夫之婦為苟婚故彼此俱罪本婦歸宗也若犯姦自有正律不當傳此京操班軍違限乃題唯事例非制書有違而何事變無窮律文有限則有不應

畢明寶訓

卷二

三十三

得為而為之律蓋成法也事有情重律輕者則難以照常發落罪有律無正條者則比附律條奏請亦成法也而曰自創一例略無顧忌何耶於是議久不決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刑科左給事中陳行健等皆以諍議為是

上乃令更議買休賣休律而戒愷等今後問擬評駁務虛心詳審以副朝廷欽恤之意已而左都御史王廷覆言買休賣休律分列犯姦條下上承縱容抑勒通姦之條下接用計逼勒休棄之罪會意明屬姦情但律文止曰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原無姦字故部寺各執所見大抵該部則謂夫婦大倫不可輒賣當一切裁之以法該寺

則以律用正條罪難槩擬欲將圖財嫁賣者問以不應量追財禮入官其貧病嫁賣及後夫用財買娶別無比情者不坐於情雖使頗屬紛更惟

上加裁定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犯非係有姦情者不得引用

○七月辛丑刑科給事中魏體明條陳五事一懲酷刑一慎議獄一戒淹滯一省詞訟一禁嚴衛其戒淹滯言有可率泥成案憚于平反又多引嫌却避即在重辟心知其寃而莫為伸理至發遣發配之類更相積滯動經數年宜行戒飭其禁嚴衛言番校緝獲盜賊不問真偽以拘掠定之簪楚之下何求不得衛寃茹痛莫此為甚自

畢明寶訓

卷二

三十四

今宜送法司鞠審如情真罪當乃與紀功其濫及無辜者即與疏釋仍罪及捕者刑部覆奏

上曰淹滯獄囚在外者行所司速為伸理在內者法司具以名聞

○九月甲戌刑部尚書毛愷言今災異頻仍由刑獄冤濫所致其弊有六曰濫詞曰濫拘曰濫禁曰濫刑曰濫擬曰濫罰六者皆足以殃民生召災異宜嚴飭內外諸司禁革罰者以輕重黜罷

上曰邇來刑獄太濫致干天和其行內外諸司務平恕明免痛祛濫弊以副朕欽恤恤災之意苛刻害民者在內法司在外撫按官勅治之

○隆慶四年七月庚午刑部尚書葛守禮等言

皇上登極之初大布恩赦與民更生以至停刑有旨無罣有貸其所以憫念黎元者甚厚而在外有司無以奉承休德凡有訊鞫不論輕重動用酷刑有問一事未竟而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命若草菅如汾州知州齊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榮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人甚可駭也請行各處撫按官戒諭有司如有仍前慘刻用刑者照例革職為民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容隱者事發并治上曰近來有司官不遵律例酷刑虐民撫按官亦不禁察任其所為負朕愛恤民命之意其行撫按官嚴加體訪

皇明寶訓

隆慶上卷

三十五

如有仍前酷刑者劾治之如或姑息容隱法司該科一併參奏

核功罪

○隆慶元年三月戊辰先是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侍郎王之誥上招回被虜人口宣府三百八十九人大同二千一百六十一人山西一百四十五人因言大同總兵孫吳招至二千一百人參將麻錦一千一百人守備馬添祿七百人例當陞級加賞副總兵官馬芳三百人參將丁世隆方琦劉國守備解一清周伊俱百人以上量賞參將表世械尤月趙伯勛守備史大典楊淮孟仲麻貴操守張鐸俱四十人以上當量犒

上命兵部查例以聞于是兵部言往時邊軍多殺降冒功故招徠者少今將士奉法遺民懷歸其數自倍故事總

兵以七百人為率參將四百人守備把總備禦三百人各陞一級不及數者給賞今總兵吳千數加倍宜陞二級參將錦守備添祿加一倍陞一級其餘賞犒皆如總督侍郎所擬

上曰參將守備等官人自効力數多為難總兵官合集眾力數多為易自今參將四百人守備而下三百人各陞一級多者遞加總兵官七百人陞一級多者加賞孫吳陞祖職一級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麻錦馬添祿各一級馬芳二十兩一表裏丁世隆等各四兩表世械等

皇明寶訓

隆慶上卷

三十六

如議其來歸者督撫官厚加撫恤務令得所率領者視所率人數賞錄

○九月丁卯西虜掩答率眾數萬入寇大同并坪邊進至山西偏頭關老營堡驢皮窖等處撫按官以聞

上念邊民罹害手詔總督鎮巡等官各加嚴謹戰守毋得怠慢於是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上言

聖情軫念邊事

天語所臨旌旗生色顧用兵之際非嚴紀察之司恐官軍不無退怯至事寧而始行勦晚矣

上是其言命各該巡按御史隨營紀察功罪務以實聞

○隆慶二年二月癸未御史王漸勘上山石州被虜功

罪法司議覆請首治該鎮總兵申維岳田世威參將劉寶及巡撫王繼洛等副使王學謨僭事殃民之罪守備楊時隆以下不守信地罪次之太原府同知李春芳等處州知州王下賢等修不完參將黑雲龍等備禦無策隰州知州魏宗芳等收歛不早罪又次之總督王之誥等守南山難於遙制大同總兵孫吳失於應援而衆寡不敵宜薄其罪議上得旨維岳威保各斬繼洛學謨謫戍邊春芳下賢降三級之誥降二級聽用吳落職充為事官管事雲龍宗芳時隆等及各分守官操等官下巡按御史按問以聞其有功官遊擊方振參將尤月各降二級賞銀二十兩先後捕獲奸細明海等及叛人董

章明寶訓

隆慶二年

三十七

查兒等黑里器等俱斬以徇時邊臣遲緩急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懲虜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罰將士始知畏法焉

○十二月戊戌

上諭兵部曰今年邊境寧謐醜虜遠遁各總督鎮巡官修守備戒備多効勤勞其加優賚以示激勵賞總督官銀三十兩紬絲二表裡鎮巡官二十兩一表裡

○隆慶三年正月乙卯論閣廣剿寇功賞福建巡撫塗澤民總兵李錫兩廣總督張瀚廣東巡撫熊稔總兵郭成參將張元勳蔣伯清銀幣有差先年二年七月中海寇曾一本突犯福建界官軍出海迎擊於柘林盜埕及馬

耳澳等大破之前後擒斬七百人死水火者萬人至是事聞兵部請大破常格先給賞而後行勘以勸邊臣効力者故有是命

○丁巳盜劫四川犍為營昌二縣庫銀巡撫都御史嚴清言盜賊之患隨處皆有而四川獨多如眉州富順長壽仁壽墊江威遠及犍為營昌不三年間被盜屢失在罰輕人不知儆宜特重其罰庶弭盜患兵部覆用其議得旨下犍為知縣計畧等巡按御史按問自今有失事者撫按官查各官駐劄處所及失事次數分別奏處

○十月甲辰先是虜入大同塞七日引去總督陳其學巡撫李秋各言本鎮探得虜情預為之備以故虜無所利

皇明寶訓

隆慶二年

三十八

總兵趙奇等先後遊擊皆有倖新功宜加賞錄而巡按御史燕儒官言虜自入境來我兵無敢發一矢與之敵者攻陷堡寨殺虜人畜甚多宜正諸臣玩愒之罪於是都給事中張鹵等劾奏邊臣欺罔請嚴究如法兵部請下御史勘實以聞

上乃令總兵官趙奇等待罪防秋參將袁世械等屬御史提問及給事查鐸御史王圻等復以為言又令其學及秋俱待罪任事候勘至處分至是儒官勘上狀言始虜謀犯我謀者實先知之守臣亦不憚征繕以待虜顧為陵京重地議令奇戒備紫荆關遏其南下奇遂提兵遠屯參將方琦等皆不設備遊擊施汝清等又畏縮不前

遂令懷應山陰之間任其蹂躪陷堡寨大者二所小者九十一所殺掠男女及創殘者數千人掠馬畜糧芻者以萬計我軍雖營出邊稍有斬擒然竟未接一戰原任總兵胡鎮及遊擊文良臣稍能驅逐不致敗事而功不勝過其能自保而有勞勛者惟副總兵麻錦參將麻貴葛奈三人而已苛又不自引咎乃逞故習以欺督撫不察而過聽以欺

陛下此三臣者罪可勝言哉然臣又惟虜入不數日尋即引去雖縱橫兩路而不敢睥睨三關亦是三臣防禦之力且秋視事未三月展布未遑罪尤可原疏上得旨趙奇避事殃民本有常刑姑降實職三級陳其學降俸二

皇明聖訓

隆慶二年

三十九

級李秋奪俸半年胡鎮文良臣各降一級麻貴賞銀二十兩麻錦葛奈各十兩方琦等六人皆謫戍施汝清等九人下御史問又以鎮巡官或不宜於本鎮命兵部同吏部議更置之

○十二月庚子以廣東潮州府擒剿林樟等巢賊首郭明等功賞總兵郭成兵備僉事楊正監軍副使江一麟等銀兩有差初潮揭普惠諸縣山賊依險為巢者以百數郭明據林樟巢胡一化據北山洋陳一義據馬湖寨聲勢相倚屠戮劫虜蓋二十年是年九月成等率官軍分部進剿明及一化一義竝伏誅凡斬首及俘獲者一千三百有奇諸巢悉平至是總督劉燾奏捷具言撫民林

道乾等實用命宜許贖罪

上既賞成等而命御史勘道乾功績以聞又以廣中山寇尚多飭燾等亟為剿滅毋玩愒養寇以貽民患

○隆慶五年八月甲寅命禮科左給事中雒遵往邳州等處查勘河工先是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奏邳河工成乞錄敘勞諸臣

上曰今歲糧運比常更遲如何輟報工完且叙功太濫該部核實以聞于是尚書朱衡覆言河道通塞專以糧運遲速為驗非謂築口導流便可塞責乞遣官就彼覆勘而命季馴戴罪管事報可

恤軍士

皇明聖訓

隆慶二年

四十

○隆慶元年甲戌詔內官監黑窑等廠舊役鎮朔諸衛軍三百十四人俱放歸原伍

○三月丁未諭禮部曰朕初即位念守邊官軍勞苦宜加恩賚爾等其會兵部備查遼東至甘肅緣邊一帶地方官軍實數以聞

○五月癸亥以漕軍疲困詔運船過臨清免其帶磚

○隆慶二年二月庚寅賜扈駕及防守官軍馬軍人各銀六錢步軍人三錢守

天壽山後馬步軍如之九門皇城四門直宿園子手及巡捕官軍人二錢

○隆慶三年五月戊辰寧夏總兵官雷龍請減撤入衛兵

馬以實本鎮兵部覆言邊兵入衛之苦言者非一然竟不敢輕撤者薊鎮土兵未練虜倣時聞不得不藉手足以護腹心耳宜俟來歲將軍夏量減一枝而令薊鎮五練土兵或練未即成於京營中暫摘二枝俾春秋輪戍薊鎮

上曰入衛士馬近聞疲困殊甚其令薊鎮督撫官亟行議處以聞

○八月乙丑兵部以大閱請發太僕寺庫銀一萬稿京營官軍人一錢

上以軍士勞苦命人給三錢

○隆慶四年二月壬戌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翹奉詔修

皇明實訓

隆慶二年

四十一

省陳言邊事略曰臣頃見延綏下班軍十二車所載生居其二而櫬居其一生者頗連憔悴而泣訴曰行糧月糧朝廷所以養吾輩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請給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冊報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斃困者一過于倉儲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漁于將領之使用而扣剋無度三觸于家丁之抑勒而額外取盈四害于主兵之好逸而分擺于極衝無暇之地五迫於修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繁閑難竣之工六苦于撤放之太遲而跋履于暑雨悲咨之日枵腹以稱戈裂指以荷犒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鎮無不皆然宜乘此撤防之日亟為議處此即

陛下發賑緩刑之仁心而修省以回天變之一端也疏入上曰入衛兵馬既疲困至此爾部臣即行與譚綸從實悉心議處具奏

○五月乙酉詔漕運各總過江過湖脚銀之奇羨者解貯淮安府庫為軍船置辦什物之用每船給以四兩如再有餘則以助船之費仍著為令

○九月乙酉詔兵部發銀一萬兩於薊鎮稿各鎮官兵之赴援者先是以虜報調集士馬策應已而虜不果入守臣王崇古請量賞之以鼓士氣故有是命

○隆慶五年五月戊子從御史蕭康議令各邊兵入衛薊鎮者即以掣兵之日放歸不必留備冬春

皇明實訓

隆慶二年

四十二

脩武備

○隆慶元年七月己巳駙馬都尉鄒景和言故事戎政府開操在春季三季秋季八月中旬後以逆黨建議改于七月宜如故便

上曰秋防事重七月開操不為早其遵成命行

○隆慶二年九月戊辰兵部議覆大學士張居正所陳飭武備事宜其一議整飭京營言

祖宗設立京營屯兵數十萬凡遇各邊有徵輒令出征蓋所以居重馭輕而固天下之本也歲久逃亡者眾見存僅九萬餘人中有多四方窺藉之人有以一人而應三五役者即春秋操演亦虛文耳今宜盡核逃亡之數報

冊有名者行衛查補無名者發單清勾兵數既足仍行
戎政大臣從實操演季冬會同巡視科道閱視勤惰以
聞操練既嚴則冒替者自有所憚而不為矣至于大閱
之禮

宣宗嘗行之兔兒山

英宗嘗行之北郊又嘗行之西苑成憲具在今

皇上聖性英姿同符

列祖當戎務廢弛之秋正四方政觀易聽之會伏望自隆

慶三年為始于季冬農隙之後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甄別將官驗其教練之多寡以為陟

黜之次第一以考核軍士視其技藝之高下以為賞賚

軍訓實訓

隆慶二卷

四十三

之等差但有老弱即行汰易以後間歲一舉如此不惟
京營卒伍可變弱以為強即邊塞諸軍亦望風而思奮
矣

上曰然大閱既有

祖宗成憲允宜修舉爾部中其與戎政官先期整飭候明

年八月內來聞餘悉如議務實行之

○隆慶三年九月辛卯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閱畢諭總督戎政等官及將士
曰詰戎講武保治弘圖訓練有方國威乃壯爾等其
勉之又勅諭總督戎政鎮遠侯顧寰協理侍郎王之誥
等曰朕惟國家設立京營以養戰士平時則講軍實遇

徵則壯國威蓋以居重馭輕安內攘外為萬世計也越
我

皇考又更新戎政申飭宏規專命文武大臣為之總督協
理其制大備夫何邇年以來法令寢弛蠹弊叢生士馬
消耗器甲凋敝將多怯敵兵無選鋒朕甚慮之夫列也
坐食之兵非益寡而春秋操練之期非甚疎也則何以
廢壞如是無乃任事之臣不能明宣朕意而以空文塞
責歟書不云乎有備無患故治兵講武蒐卒簡乘帝王
之所重也茲朕遠稽古典近遵

祖制採納輔臣之言以今年季秋親行大閱之禮將領以

下薄加賞罰以示勸懲惟爾等職司營務為國爪牙其

皇明實訓

隆慶二卷

四十四

尚仰體朕心益修戎備無怠愒以廢事無姑息以長奸
無營私以撓公無苛刻以擾眾務使部伍充實士馬精
強訓練不為虛文征調皆有實用庶幾重根本之勢消
異孽之萌以稱朕張皇六師至意如贊朕命責有所歸
爾等其欽承之

○隆慶四年正月乙亥

上諭兵部曰畿輔重邊地方武備廢弛已久近來言者皆
詳於外而略於內豈萬全計爾等宜悉心詳議所以捍
外禦內者具奏施行既而尚書霍冀等條為十事以上
一更置守令謂近邊府州縣掌印官兵錢糧城堡器
械悉屬綜理所係甚重宜行總督撫按官公同甄別甚

應久任某應改調遇有員缺吏部仍慎選甲科老練之人充之如科貢吏員出身有異才堪任者一體起用一修繕城堡謂保障邊方城堡為急往年積虜止于攻毀堡寨近則攻陷州縣城矣今沿邊方地方自永順二府之外州縣城垣與軍民屯堡全未經略即如近京蘆溝橋河西務皆素稱大鎮虜必垂涎之地宜速行各該守臣增築牆垣多開濠塹工費取之撫按賊罰及戶部開納事例銀一申明保甲謂郊畿近地軍民雜處往往盜起肘腋而不知虜至門庭而莫避宜申明保甲之法有急共救有罪同罰其他點閘科派之擾一切禁之一團練民兵謂各州縣設有民壯專備緩急之用而有司獨用以供迎送之役全不教練故民兵雖設武備日弛宜如近議嚴行所在撫臣加意教閱其有額外壯丁堪練者多方募集編成什伍擇其有信義服人者立為隊長隊副以統領之平時則量減徭役防秋則量給行糧如有捍虜功一體陞賞一修築墩臺謂墩臺為烽火耳目之寄而近邊州縣多圯廢不修猝遇虜倣不便傳報宜酌量冲緩以時修築多撥軍夫守之一製造火器謂中國之長技全在火器如連珠砲神鎗快鎗等項宜一一多備仍選軍民精銳有膽力者充為火器手不時教習以濟緩急一栽植樹株謂畿輔重地平衍空濶虜騎得以長驅宜于各城堡外多種樹木不惟利民且因

可以捍虜一預計防守謂城堡既修又須法令素明乃能有濟宜令各府州縣掌印官查照各城堡梁口數目編定號次以為信地挨戶出丁守之雖勢豪之家不得循情優免倘遇虜報戒嚴即挑選壯丁如期策應一嚴謹收歛謂虜若大舉則當下清野之令使各處保甲馬上執旗召集鄉民悉遷入城堡如有怠玩者罪之一責成兵備謂畿輔地方一應兵馬錢糧之事全賴兵備分理必功罪相同而後能戮力共濟即如近年宣大地方戰守之功無歸之兵備而頃者大同失事罪止坐總督鎮巡甚非法紀今後宜以為戒使人人知責任所在不容他諉庶邊務有裨疏入

聖明寶訓 隆慶上卷 四十六

上以為然令各該撫按督率兵備等官着實舉行更置有司務次期作速具奏

飭邊防

○隆慶元年六月甲辰吏部尚書楊博言頃者天變異常凡霖雨地震冰雹急為陰沴之象

皇上宜修實政以答天心今邊務最急宜及秋防伊邇申飭邊臣嚴為之備

上批答曰各邊兵食戰守機宜今劉燾王之誥霍冀各督撫鎮兵備守巡等官竭忠為國協力整理秋防事竣仍核功罪以聞

○七月丁卯

上諭吏兵二部曰薊鎮邊牆因久雨傾圮雖已降旨修築未知工緒如何又未知修築之外別有禦虜長策否其亟推才望大臣一人行邊會同督撫等官閱視工程及講求便宜以聞於是尚書楊博等言兵部侍郎遲鳳翔可

上從之命鳳翔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賜勅以行勅曰朕惟安邊固圉為備當周為謀當預通聞薊鎮邊牆因夏月霖雨倒塌數多該鎮正在興工修理而復值秋霖旋築旋圮今不知工程果已若何文武吏士久事版鍾勞瘁之狀恒軫朕心又今入秋漸深萬一工未即成其禦虜之策安出計諸邊臣義存報國志切立功當必有成

皇明實訓

隆慶二年

四十七

畫矣茲特命爾前去該鎮宣布朕憫念之意徧歷緊要處所驗督工程勞撫士卒俾勿隳沮倦怠必期早完仍會同總督劉燾總兵官李世忠劉漢巡撫耿隨卿及各將領兵備等官悉心計議目今若何從宜戰守日後若何經久備禦凡有長策逐一具奏中間或有顧忌不敢自言之情拘碍不能自為之事亦就從實條列奏請達情重務朝廷謂爾有才識特遣爾往處分爾宜仰體朕心務得周詳的確來奏庶副簡命爾其欽哉

○十月乙酉

上日講畢問大學士徐階等以石州陷故諭令選將調兵加意防守于是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上言此若

陛下因閱御史奏而憂及虜寇又於日講之後問輔臣以石州事此二事仰見我

皇上之加意勸政乃安攘之大本也願益推此心遠法帝堯之無怠無荒近法

孝皇之召問大臣俾司馬強兵司徒足食宗伯教民以禮令親上死長而冢宰揀拔真才以任羣治如古六卿之職而

陛下獨以神運之則順治威嚴而虜患不足平矣工科左給事中吳時來亦言

聖情留意邊防如此虜已在目中更望歷召吏戶兵部阿以督撫得人若何防守定計若何錢糧接濟若何庶令

皇明實訓

隆慶二年

四十八

當事者人人惕厲永保無虞

上皆嘉納之

○十一月辛酉

上諭輔臣徐階等曰朕聞東西二鎮虜寇荼毒至甚防虜之計圖之宜豫卿等其會文武羣臣務實詳議以聞于是階等上議曰此若

皇上以東西二鎮突被虜患特降

聖諭命臣等務實講求預處之策此誠

聖慮宸猷所以制治保邦衍隆平之慶于無疆者也臣等愚陋不足奉明詔其事在聞外難遠度者請仍俟邊臣

計奏而邊臣得便宜從事者亦無容瑣責以煩

聖聽臣等謹以邊臣所不得自言之情與所不能自專之事提綱挈要彙括諸臣所條議而恭以一得之愚具列十三事如左伏惟

聖明裁擇一責實效二定責任三明戰守四中軍令五重將帥六練軍兵七繕城堡八團民兵九處久任十廣招納十一儲人才十二理鹽法十三擇邊吏

上是之命二鎮諸邊總督鎮巡等官即以所議務實舉行其有仍前欺怠者兵部科道及巡按御史參奏重治

○隆慶二年二月己酉

上在天壽山諭輔臣曰朕躬謁我

祖考陵寢始知邊鎮去京切近如此茲薊州總督官來朝

皇明常訓

隆慶二年

四十九

言近者虜情如何今邊事久壞無為朕實心整理者但逞辭說弄虛文將來豈不誤事卿等及部臣議擬以聞于是兵部言京師

陵寢均為腹心重地去虜營密通薊鎮藩屏于東宣鎮股

肱于西為左右輔使二鎮守臣實心幹濟固可恃以無

恐而邇來人心玩愒或文武互為參商或官屬自相矛盾或怵于法網之太密或牽于議論之太多坐是日弛

一日誠如

聖諭屬者雖據總督諸臣報稱無倣而衣衾之防正在今日即當移檄二鎮守臣多方偵伺務令預得虜情早為經略用紓

皇上宵旰之懷其徒為文具憤事殃民仍蹈故習者罪無赦

上是之令總督鎮巡等官各條上見行戰守方畧以聞

○六月癸巳總督薊遼侍郎譚綸條上分立三營事宜請

於薊昌十路練兵三萬人列為三大營以遵化永平遊

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為遵化一營巡撫都御史劉

應節提督之以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為三

屯一營鎮守總兵官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營合

總督標兵二枝為密雲一營練兵都督戚繼光提督之

各以兵備監督其遵化三屯二營仍聽繼光往來總理

而悉受制于總督不得矛盾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各

皇明實訓

隆慶二年

五十

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二

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

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

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

之兵皆據牆為戰以拒虜不入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

致虜潰入則令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薊

鎮補練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已踰十年主兵竟

不能充客兵終不可罷何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

今宜責之臣綸與繼光使得專任其事勿使巡按巡閱

御史撓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

主兵二枝即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一萬即罷調客兵

五千專任既專功效自著比之頻年補練迄無成績不可同日而語矣疏入報可已而巡撫都御史劉應節言薊昌十路惟永平一區最為卑弱宜厚集兵力以固圍守不當以其去京稍遠而秦越視之以臣愚計宜千振武營改設副總兵一員駐劄密雲統領總督標下各營兵馬建昌營改設副總兵一員就彼住劄統領鎮巡標下各營兵馬以聽總理者往來督率訓練庶聲勢相聯而于統亦無所紊

上曰練兵乃禦虜要務督撫官宜協力幹理以副朝廷委任是所言分營訓練與譚綸原議不同未見有同心為國之義秋防期近其令會議詳確并議處舊額兵馬以聞

聖明實訓

隆慶二載

五十一

○七月己酉

上諭輔臣曰秋防屆期不知各邊已有備否去歲失事邊臣朕從寬宥今內外官尚多虛言誤事者卿等宜示兵部申飭譚綸等今後務期實心共濟不得仍蹈前非縱虜深入違者朕處以法不貸

○九月甲戌

上以秋防將竣恐各邊督撫鎮巡等官怠備玩寇令兵部移文申飭之

○隆慶三年六月乙未兵部尚書霍冀奏禦戎之道守備為先去年各邊防秋無警通者又聞掩谷西搶回夷其

在中國似可晏然無虞矣乃臣猶有慮者臣伏觀九邊事勢遼鎮雖常遼虜而河西之寇頻聞薊鎮固稱設險而補練之兵未足昌平則禁山之後可慮保定則三關之口宜防宣府近有車夷之搶不能無嚮導之憂大同久失大邊之險難保無剝膚之害山西士多脆弱延綏久苦征調寧夏三面受敵無一可拒之塞固原一望沙漠尤多易犯之區至于甘肅僻在西陲素稱無備即今各酋或住營莊涼山後或聚牧西海水頭搶番夷者得志則乘勝而謀我不得志則乘機而噬我我之為謀少疎則安枕未有日也惟

聖明為戒邊臣勿令弛備

聖明實訓

隆慶二載

五十二

上曰然各邊近雖少警未可恃以為安其亟行諸鎮總督鎮巡等官嚴加戢備比年所議戰守事宜務實修舉毋事虛文

○隆慶四年正月甲申兵科都給事中張鹵疏論總督陳其學巡撫王遵不職狀因言宣大總督原駐陽和居兩鎮適中之地便于經略已而移駐懷來專備南山夫虜不能越上谷以伺南山則南山不宜株守明矣請如故事令總督駐陽和仍嚴核薊鎮練兵實效及入衛兵咸撤之數而戒諸將官各戮力任事無飾虛言兵部覆議得旨令其學回籍聽用遵策勵供職今後總督每遇春秋兩防照舊駐劄陽和有警相機調度餘俱如擬

○三月壬午兵部覆都給事中溫純言頃聞宣大屢有虜報而今督撫將領諸臣在陳其學則當回籍在方逢時則當新任在王遴則當內轉在馬芳趙奇則始更置繼總督者王崇古尚候代于陝右繼巡撫者孟重始聞命於洛中尚書郭乾方自留都行取未至事勢可虞請各加申飭

上曰邊報屢至防守宜嚴其亟行各該督撫等官用心防禦新陞者趣令赴任毋致稽延誤事

○隆慶五年八月乙卯勅諭諸邊鎮督撫等官王崇古等曰朕受

天明命君主萬方內夏外夷無不欲其得所昨歲北虜款

單明寶訓

隆慶二年

五十三

關求貢議者紛紛可否互異朕方欲廣并包之仁故不責既往納其貢獻授官職許為外臣然夷狄之性叛服不常制禦之方自治為要近該輔臣建議請降勅諭申飭各鎮文武諸臣及時整理邊務誠為安攘至計茲特諭爾等除職掌所係照常修舉外乘今邊患稍寧嚴督將領諸臣將一應戰守事宜著實整理樽節費用務有贏餘修築險隘務堪保障訓練兵馬務皆精壯修整器械務皆犀利召種屯田務廣儲積清理鹽法務使疏通收買胡馬務求實用招徠逆黨務令解散其事有不便應令改弦易轍者亦要明白具奏請旨定奪毋得拘泥陳說因循自誤以後每年聽行邊大臣查覈紀驗果能事

事整飭著有實績比照擒斬事例重加陞賞如踵襲故套推諉誤事即照失機從重擬罪爾為總督重臣通貢二事既已屢效忠謀尤須慎終始如始廣集眾思悉心區畫毋以目前無事而遂忘戒備之心毋以一時權宜而遂為經久之計務俾邊政修舉日勝一日禦虜之算萬全無遺斯副朕委托之重高爵懋賞朕不爾吝或如怠玩廢弛以致債事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慎之

懷遠人

○隆慶元年十一月丙寅朝鮮國權國事李松達陪臣沈銓入謝表貢馬匹方物因歸我被倭掠去人民陳滿等

二十餘人

單明寶訓

隆慶二年

五十四

上曰李松等國之初即效忠順其賜勅諭以旌之仍賜白金百兩錦綺四疋紵幣十二表裡其獲功人等賞金帛有差

○隆慶二年八月辛卯兵部議覆宣大山西督撫陳其學等奏請優錄降人白春魏良相田汝光田淮王現等并議招降賞格凡被虜人能斬獻大首首如掩答者能率男婦五百名口三百名口來歸者悉如會題例陞賞外其五百名口者仍賞銀一百兩三百名口者仍賞銀七十兩若有率二百名口以上者授以正千戶仍賞銀五十兩一百五十名口以上者授以副千戶仍賞銀四十兩一百名口以上者授以實授百戶仍賞銀三十兩五

六十名以上者授以所鎮撫仍賞銀二十兩二三十名以上者授以冠帶總旗仍賞銀十兩俱世襲十名以上者分別賞養俱以過邊實數為則若能斬獲逆叛如趙全周元首級來獻者即授以都指揮僉事賞銀一千兩成能殺害不及斬首自身投降來報者巡按御史覈實如前例陞賞其已歸降又能招誘降者亦如陞賞逆首自能悔罪來降通宥其罪仍授以指揮僉事賞銀五百兩再能率眾二三百名以上者授以指揮同知賞銀一千兩仍陞見任將官管軍管事各該承委招降墩哨人役果能率眾一起五十名口以上者授以所鎮撫二百名口以上者授以實授百戶俱世襲軍役伴送降人至

聖明實訓

隆慶二卷

五十五

若每名賞銀五錢降人不問男婦老幼督撫行各原籍勳支官銀分別查給為寧家之資仍復其身
上命如議行其歸正人果有智勇諳虜情者令督撫官一體任用宣布朝廷恩信以廣招徠

○隆慶三年十二月辛酉琉球國中山王尚元遣其臣守備由必都等歸我被虜人口守臣以聞

上嘉尚元屢效忠誠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裡仍賜勅獎勵由必都等各給銀幣有差

○隆慶四年十月癸卯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總督王崇古受令散處鎮城會俺答攻略西番聞變亟引還約諸部兵入犯崇古檄各鎮巡

嚴兵禦之乃上言今

聖武布昭虜效順殆天意非人力也顧其事係國體不細臣熟計之有三策焉把漢脫身來歸非擁眾內附之比宜給宅授官厚賜衣食以悅其心禁絕交通以防其詐多方試之以察其志歲月既久果無異心徐為錄用使俺答勒兵臨境則當諭以恩信許其生還因與為市今生縛板升諸逆趙全等致之麾下仍歸我被虜士女然後優賞把漢而善遣之此一策也如其恃頑強索不可理諭則嚴兵固守隨機拒戰且示以必殺制其死命則其氣易沮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計可行又一策也其或棄把漢不顧吾厚以恩義結之其部下有相繼來降者輒收牧各邊令把漢統領略如漢人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俟俺答既死黃台吉無有其眾則令把漢還本土收其餘眾自為一部以與黃台吉抗而我按兵助之使把漢懷德黃台吉畏威吾邊人因得休息又一策也臣日夜度虜之狀不出此三端而吾應之之術宜亦無踰此者惟

聖明實訓

隆慶二卷

五十六

陛下集諸臣裁定可否得旨夷酋款塞事情兵部議處詳確以聞時巡按御史饒仁侃武尚賢等各言虜情巨測請多方撫處申嚴戰守之備疏并下部議於是兵部覆言把漢以憤激來歸心志未定其後來降人情狀難測如收牧塞上則狼子野心終非可馴之物封疆近地或

生意外之虞非完計也且俺答兵已臨境合則屯駐來降散則分攻肆掠勢所必至宜飭崇古詳加譯審別無詐譖則給之冠服以繫其心其餘相機審處宜悉如崇古議

上曰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為指揮使阿力哥為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該鎮官加意綏養候旨別用其制虜机宜令崇古等悉如原奏盡心處置務求至當

○十一月丁丑虜酋俺答聞朝廷索叛人趙全等許歸把漢那吉乃令黃台吉罷兵遣使來謝因乞封號及黃台吉官爵求輸馬與中國鐵鍋布帛互市于是總督王崇

聖明室訓

隆慶二卷

五十七

古上疏曰俺答據漠北保我叛人掠彼番部其眾十餘萬矣東結朵顏三衛為嚮導西挾吉囊子孫為羽翼常首禍謀今把漢那吉微小忿而來降黃台吉謀力嚮而見挫老酋悔過投誠納款此天時也臣聞國初時嘗封虜為忠順王近事則西番諸國亦各有封請得許俺答比諸國為外藩定其歲貢之額示以賞賚之等長率眾酋以昭

聖朝一統之盛官黃台吉以結其父子祖孫之心歸我叛人剪其羽翼亦中國之利也今虜中布帛鍋釜皆仰中國每入寇則寸鐵尺布皆其所取通貢之後不可復得將不無鼠竊之憂若許通市則和好可久而華夷薰利

他邊如遼東開原建昌肅州西番諸夷皆有市乞倣其制刻日平價申禁防奸以和其交事宜無不就者惟上亟賜裁決以安疆場兵部覆議請俟虜眾遠遁執獻板升諸逆則遣歸把漢以結其心其封錫天典俟彼稱臣稽首然後更議

上曰虜酋既輸誠哀憫且願執叛來獻具見恭順其賞把漢那吉綵段四表裡布百疋遣之歸封貢事令總督鎮巡官詳議覆奏

○隆慶五年三月己巳

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等面奏北虜封貢事宜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之意

聖明室訓

隆慶二卷

五十八

上曰卿等既議允當其即行之于是廷臣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矣

○己丑封虜酋俺答為順義王賞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段八表裡賜之勅曰朕惟天地以好生之德自古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体天心中從民欲包含偏覆視華夷為一家恒欲其滋生滋育于宇內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君主萬方

成祖文皇帝順天繼統鎮撫九圍薄海內外莫不臣服迨朕繼承丕緒于茲五年欽

天憲

祖受養生靈胡越一体併包兼育頃因爾孫來歸特命邊

臣謹視給其服食厚加拊納以禮遣還爾感朕恩頭稱臣內屬歲歲入貢永為荒服倖獻叛賊以表悃誠違臣為奏愾歎再三朕念比番朝貢代固有之在我國家亦惟常典爾能慕華內附請命恭虔可謂深識天道者矣朕實嘉悅特允所請封爾為順義王爾弟爾子及諸部落頭目俱授以都督等官俾爾世居本土逐草射獵各安生業同樂太平朕代

天覆憐萬國無分彼此照臨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無或爾違爾尚仰遵天道堅守臣節約束爾眾永篤恭順使老者得安幼者得長保境息民世世安樂朕國家膺萬年之天運爾子孫亦保萬年之福澤豈不永有美利

皇明宣訓

隆慶二年

五十九

我倘爾部眾或背初心援我邊境是乃自乖大義輕棄盟言

天地鬼神實共鑒臨非爾之福爾其休悉朕意尚欽承之

耳盜

○隆慶二年十月庚辰廣賊曾一本等駕船二百餘艘突至南澳窺福建玄鍾界撫按塗澤民王宗載疏請大征上命兩省督撫鎮巡官竭力夾剿務期蕩滅不得推諉以致滋蔓

○隆慶六年六月丁亥以盜初安義縣庫奪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方良曙俸一級黜安義縣知縣曹知經為民始定捕盜條格各州縣掌印巡捕官有盜至十人者降

一級二十人者降二級三十人以上者罷官各兵備及該道官所屬盜起至五十人者降一級七十人者降二級百人以上者罷官撫按隱匿不行叅奏者聽部院科道官叅奏重治若地方有盜即報上官亟行擒滅上官即撥兵馬就便捕滅者免究仍錄叙其捕盜之功量多寡為陞賞著為令

除逆

○隆慶四年十二月丁酉虜執我叛人趙全李自馨王廷輔趙龍張彥文劉天麒馬西川呂西川呂小老等來獻初趙全與丘富從山西妖人呂明鎮習白蓮教事覺明鎮伏誅丘富叛降虜全懼乃及弟龍王廷輔李自馨從

皇明宣訓

隆慶二年

六十

富降俺答駐邊外古豐州地名曰板升俺答授全等皆為酋長丘富死全等益用事歲歲引虜入犯邊境苦之已而試百戶張彥文遊擊家人劉天麒明鎮子呂西川及邊民馬西川呂小老等先後降虜與全等皆居板升全等因尊俺答為帝治城郭宮殿期日升棟會大風殿棟落壓殺數人俺答懼不敢復居而全等亦各建堡治第擬于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有蟾宮鳳閣之號俺答益貴近之隆慶初汾石之禍實全等本謀也時邊事日棘中外藉藉以板升為憂募有能得全等者拜都指揮賞銀千兩久之不能得及是以把漢那吉故虜乃誘執全等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古已得請遂受其獻

使迭歸那吉那吉恋恋不欲行崇古阮以朝廷恩意許
奉表通往不絕及宴賚甚厚那吉感恩誓不敢貳中國
携其妻以歸留阿力哥及俺答使二人為質至是以狀
聞兵部言全等兒悻為中國患數十年一旦駢首就縛
此天心助順

聖德格達之效也宜祭告

郊社

宗廟以昭武功
上曰叛逆元兇頻年糾虜入犯荼毒生靈罪惡滔天仰賴
上穹錫佑

宗社垂麻虜首效順執縛來獻足洩神人之憤朕心嘉悅
皇明宗訓
隆慶二卷
六十一
宣奏告

郊

廟獻俘正法內外有功諸臣宜加恩賚者以例聞

○隆慶五年九年庚辰磔廣西逆賊章銀豹并斬其孫
扶獲于市仍傳旨夷方銀豹廣西古田獍民其父朝威
自弘治間與吳伯朝猛占據縣治拒殺副總兵馬俊泰
議馬鏐正德間銀豹常隨朝威攻陷洛容縣朝威誅死
銀豹乃挾其五子四出虜掠屢敗官兵隆慶元年五月
銀豹兄銀站恐為已累密送款巡撫殷正茂執銀豹以
降傳詣京師
上以付吏論銀豹謀反律與扶獲俱伏誅其家屬黨類下

撫臣論治如律

大明穆宗莊皇帝實訓卷之二終
皇明宗訓
隆慶二卷
六十二

明寶訓四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萬曆壬寅南京禮部郎中陳治本工部郎中呂允昌禮部主事朱錦等所刊蓋哀合歷朝官撰之本以爲一編者也原本洪武六卷成於永樂十六年永樂十五卷洪熙二卷均成於宣德五年宣德十二卷成於正統三年正統十二卷成於成化三年成化十卷成於宏治四年宏治十卷成於正德四年正德十卷成於嘉靖四年嘉靖二十四卷成於隆慶五年隆慶八卷成於萬曆二年皆有當時御製序統計一百一十三卷此本四十卷治本等所合併也建文本無實錄景泰雖有實錄而未修寶訓故所刊止於十朝英宗一朝併入天順年事總以正統標名殊乖體例蓋當時官書本題廟號而治本等彙刻改題年號以從簡易既不可一書兩名遂總題爲正統也其書皆自實錄撮出分類編載門目大同小異皆以貞觀政要爲式云

吳淞甲乙倭變志二卷

〔明〕張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五年上海通社排印上海掌故叢書第一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淞甲乙倭變志二卷》提要

吳淞甲乙倭變志目次

上卷

總敘

紀兵

紀捷

紀殲渠

紀周防

下卷

十德傳

十勳傳

十忠傳

十節傳

僧兵

狼兵

吳淞甲乙倭變志

一上海掌故叢書第一集

遺記

遺記

二太學

四辯士

剛孝子

三丐兒

三腐儒

二忿詬附

一酒徒附

吳淞甲乙倭變志卷上



明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前司業直隸國史

起居注官華亭張 鼎撰 門人王應選校

總叙

史載曰松之難松之遺老能道之郡邑之故牒薦紳學士之論著見於他集可傳也故紀于松獨詳然按之籌海編及海防考諸書其日月頗不合得非境外事境外人不能傳耶吾寧信其目擊者焉大蘇浙隣也事相唇齒者存焉然略矣嗟乎松島知有兵閩爲盜藪浙開禍先狡夷與豪民市于內地而規端不可制矣閩倚之浙角之窮寇漂蕩無歸而流規之禍中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一 上海掌故叢書

於松白刃在原白骨在野戰則無卒乘守則無杆櫓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酷也今海波無警垂六十年矣安可忘危耶次其日月而紀之以戒伏

隍也

史載曰松無兵烏能戰鄉民潰而奔賊鋒所被如芟麻焉客兵能戰而不諳于形也故不能當賊譙然賊衆多脅從其真倭易盡爾捷於境內者吾得而逃焉其以境外捷而能解松禍者亦書也敗而書以戒御戎之無術云

史載曰十德民所祝也坐籌官力出自寬衣緩帶者難矣十勳疆場之勞臣也干城哉十忠捐軀而殉事者忠魂俠骨至今在九峯三泖間十節孱女子耳而著大節於流離奔竄中即烈丈夫何加焉天地正氣不消沉久

矣不得於鬚眉而得於筭緯傷哉辯人之能成事也髡而勇市而俠者之克有濟也鄉曲之奮發義勇也販豎之依戰功而忘其身也孝子之篤於性而能感異類也皆可紀也且以徵用人非一塗云嗟乎此一郡事也然而兵革成敗之故千古若斯矣述往事微將來斯亦作史者之指也

紀兵

倭訂于浙自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始而吾松之受兵劇於癸丑之三月先是王直烈港之敗大將俞大猷覆其巢賊餘黨流突蘇松掠嘉定之寶山而兵遂及於松當是時倭既不滿百而百戶宗元爵馮舉率所部與賊遇殺一人賊奮鬪二百戶死之遂據楊氏宅飽掠旬日去明年癸丑二月廿七日倭三十五人泊船五團殺金山衛百戶王忠遂沿海劫於杭三月初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二 上海掌故叢書

二日猝有二十六倭於青村所焦墩登岸時承平久沿海地方民不習兵而越海孤寇鋒甚銳百戶王河貌賊數寡率隊長陳九等倉卒出禦戈未交百戶隊長受刃矣餘即潰復死數人自後無敢言禦賊者而任其縱橫海上皆賊壘矣月餘後往金山衛至乍浦遇浙兵擒勦之閏三月賊首蕭顯等由浙而至寶山登岸掠兵備吳公調發鎮江民兵二百及本縣快手三百餘委劉通判統領時兵皆烏合又江南人柔軟望風駭散四月戰於十九保連寶華橋大敗死傷甚衆統兵官沉於水際菰蘆中一晝夜僅免時上海未城知縣俞顯科遁走掠於市去而復來五月初七日賊兵與水兵相遇於高昌渡接戰浦中我兵亦不利未幾賊千餘從太平寺入市市民潰恣其掠取海上漕艘俱焚焉十二日賊復約海口周浦兩道共三百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三

上海掌故叢書

餘嗣人寇指揮武尙文縣丞宋熬統兵巷戰俱陷賊伏民兵死者過半邑里爲墟二十七日賊復至督府遺鎮撫吳賢接戰於黃泥浜復陷自後浦東沿海二百里新舊倭絡繹無虛日矣六月二十七日倭二百餘駕三海船泊上海北宮前黎指揮驅舉胡鎮撫賢禦之賜舉被劍賢死焉而賊遂焚縣治殺掠吏民甚慘沿劫周莊蠶陽莊諸鎮當事者以上海無城難屯守遂伺賊間議版築數月而城完撫按專設海防道自此始而以六合知縣董邦政領之三十三年甲寅正月十八日賊首蕭顯駕七巨舟擁衆二百餘突入吳淞夜泊宋家港時崇明兵船四十號泊黃浦東岸平明戰千浦復大敗顯遂登岸逼上海東門外穴民樓居而瞰城中董僉事嬰城固守以神鎗手備新城塙賊當之輒斃二月六日賊解去董僉事遺捕吳淞甲乙倭變志

承劉東陽兵追之衆見賊即潰東陽死之會兵備僉事任瓊統民兵三百僧兵八十來援賊船泊黃浦沿吳淞江南者相望環追襲之于五里橋賊敗南奔再追敗之于習家墳時顯據史家浜爲巢二月參將盧鎰率兵二千追搗焚其舟悉奪所掠輜重時賊首陳義以間入城期內應有徐道人者識而密啓擒之驗其左股有痣即戮之餘皆遁于浙三月中各路賊期于黃浦出海會大風雨船皆覆乃復登岸分據周浦下沙新場川沙未城結果作久居計賊首陳東蕭顯徐海分據柘林作犄角海濱無地非倭巢時南匯所城圯未葺賊擁衆襲之哨官李府挺身獨戰死焉守禦官徐學夔坐失機絕烟火者半月乃調把總龔宇收散亡募民壯時協守把總陳習諳鎗法選壯勇得三百人晝夜訓練賊分道劫掠賊件不能應接或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四 上海掌故叢書

三四十或五六十呼吸間斃殺之不損一兵賊以此畏龔宇兵不敢縱橫掠也三月二十七日有八漁舟揚帆追一倭船自漕關焚船直抵松南門倭止九十餘人燒新造大海船十隻及南倉糧三版大小民房四百餘家千戶童元戰死南倉場後羣倭轉掠金陵慘戮無算而仍熾于蘇州木瀆者吾松士兵力也四月初五日倭五百人由上海陸道逼松東門掌教韓崇福射死二酋賊縱火城外三晝夜不絕城中大震時男婦擁束關城下以萬計守者閉勿納吳節推時來坐城門盡入之賊始至四月十一日倭八百人泊大船小橫澄涇分劫男婦奔溺死者六百餘人秀南橋至小倉橋廬舍焚殆盡而泖東西各鎮慘不可勝紀五月初一日倭七百餘人從南門列隊抵西門長橋遺四酋逼城城上礮中其二酋死又土兵斃一酋倭退入白龍潭寺殺數百人而分兵流劫久札上橫涇馮中舍家當倭焚劫西門時任兵憲統民兵出戰從辰至午無轉戰地連發矢賊應弦死者數人賊無退勢然漸解去公同顧從者纔數騎計城門開賊且掩其後乃持戈躍馬衝之賊披靡不敢追城上觀者壯而危之已至莫家街人由白龍潭北門進也是時城中民大疫而賊等盤據柘林爲窠窟連結二百里如老鸛嘴七八圍之間皆其部落屯聚地間分一支自青浦白鶴港而北出太倉間分一支自劉家河入趙崑山而奸民復投爲嚮導分劫沿塘民殆盡至七月初調河朔兵至而盧鎰等與賊戰川沙中賊仗敗力士丁千勦馬八百死焉八月初八日少林僧兵應募至操鐵棍擊賊賊立仆而一賊佯死反刃刃之遂潰九月十七日柘林賊攻青村所城牽所擄鄉民隨

濠叫呼立斬以懼城中中人股栗而一壯士被獲將受刃跳而踰濠須臾度城堞間其何以入于堞曰吾目不見有城也賊作梯級以門爲楯將肉薄登城意在東南角入又遣一鄉人書來索布帛千疋金銀千兩爲購衆置不答賊大呼城下索回書城上矢石交下而去相持至十日晨見賊驅鄉民昇雲梯雜包擔迤邐護塘間來者約二千餘人揭旂爲旗隊而進至城西南隅分布四門爲游兵二隊往復城下於東南角吹海螺則四邊齊進督鄉人暨雲梯三乘高出雉堞五六尺軍士以胡叉迎之其登梯推之賊手左挽牌右舞刀躍梯不給城上矢石雨下傷者半千戶陳元恩一矢中賊喉遂斃乃退去軍有裸坐堞頭發砲石者一名康四一名戴桃皆傷于賊矢礮間一賊衣紅乘驢狗護塘而行千戶陳元恩弟陳元思以鉛銃置堞間熟視之舉火即仆羣賊乃刳其首密埋土中我兵取以號令其大如斗是日賊仍復分川沙柘林去時城中火藥俱盡日三請救不至賴軍士死守城得以全至十月初八賊憤城不下且多傷有二十四賊詐從西南來作疲殘狀守禦指揮徐承宗千戶葉緒倉猝出兵應之賊見即佯走兵追之賊設兩伏一從鹽倉廟一從民家竹林中突出截殺統兵官速退入城而官兵二百殺溺幾盡十二月初五雪竟晝夜賊潛至以羣衆首涉濠復置衣矛端加冠其上作人狀運礮際試無覺者遂昇梯倚城而上吹螺縱火鼓譟砍南門入居民爭闖北門出賊揮刀若刈菅積骸成丘縱火徹曉擄金帛子女去三日後民稍集號泣拾煨燼賊突從南門至竄者死北門如前城月餘無人烟後調兵復守禦然空城賊弗顧矣或曰是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五

上海軍故實

夜賊俘門者伯而令呼城下門者挽之上則賊也遂陷是年十一月總兵湯克寬與賊戰洙涇敗績時兵始交衆縮聚相持自卯至酉克寬以調直指離所部遂大潰乙卯二月初六日郡城訛言倭至男婦趨奔翼日乃定而是時知府方公廉募沿海有力富豪召募民壯扼賊聽各自衛有功者以賞格上請時有上舍喬鍾等募鄉兵禦賊屢有斬獲功二月十八賊百餘人自桐鄉刳回經青村所僞作攻城勢把總金漢千戶陳元恩上舍盛際時統兵出賊見兵氣銳即遁追之斬首四十餘顆餘望東北去明日由南匯所而北參將龔宇督兵呼吸擒勦不逸一賊海上兵聲大振矣三月初七日倭賊三四千自海邊來圍上海縣董僉事發兵迎之戰於浦東陸氏園我兵奔北至浦濱多溺死賊有衣紅乘白馬舞刀衝擊氣甚銳海防兵陳瑞挺戈獨闖竟斬之賊懼而退瑞口啣賊首截浦而瀕城上觀者皆壯之僉事立署爲千長三十四年四月柘林新至賊攻金山衛守者發矢石禦之解去既再至大猷敗之俘斬二百五月廿八倭奴六百入於南潯刳擄至王江涇總兵俞大猷參將宗禮統官兵狼兵分兩翼夾擊之賊遁斬二百五級是月倭八百餘人從松往蘇參將周藩把總婁宇追至唐行倭伏民舍突出襲擊潘赴水死兵民死者千人一鎮若沸五月二十八日倭寇三百餘自南潯突至葉謝總兵湯克寬與都同知文奎解守備明道迎戰浦中賊死三十餘人東岸倭渡水來戰俱溺於浦遂大勝改名其地爲得勝港時上見倭久未平遣侍郎趙文華視師兼祀海寇壘環海濱不可祀築壇祀於得勝港大會官兵旣文華與總督尙書議出兵不合劾之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六

上海軍故實

上怒連總督諭死七月以待耶楊宜代總督俞都御史曹邦輔專督軍情與賊遇於上海東溝大捷日暮收兵賊遁周浦巢去七月太守方廉使課投毒賊巢井中賊死者千人八月賊五十四人川沙登岸由吳門直逼留都城下一把總統所部兵出戰不利死之賊往復欽州還至東壩由溧水而東擒一老人鄉導引至太湖之木瀆鎮時南匯所選鋒精健都御史曹公調至二百名出遇賊併力勦殺之領厚賞歸七月柘林賊出洋參將盧鎰備倭王沛武生朱先追擊賊於柘林海塘擒殺六十八人時賊病疫死傷過半總督楊宜浙江提督御史胡宗憲調發水陸官兵分布設伏賊窮促作遁計出洋遭颶風溺官兵追之復回柘林尙存九十八艘登陸走者欲往川沙爲嘉定縣丞張潮及上海兵會勦滅之所存柘林賊焚舟示無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七

上海掌故叢書

去意僅存十二艘於沙外胡公料其必走遣備倭王沛等設伏伺之賊果乘潮遁追及金山海洋盡掣其舟脫者定海兵遇之八月十七八圍賊首徐海復由柘林移據陶宅四散掠官兵未敢勦至十月趙文華會浙直軍門合勦陶宅寇總兵俞大猷劉顯僉事董邦政陣於東總兵盧鎰統浙兵僧兵陣于南同備五色號服左肩有天兵二字期十三日卯時砲發並進兩總兵親賊不滿千計易與乃先十二日進兵曹周二公留青村所俞大猷劉顯率千戶陳元恩等爲前鋒時天細雨前兵將至賊巢後兵猶隔運鹽河未渡董僉事怒其後方令截千長劉良等耳俄頃兵潰倒戈聲震若傾萬屋僉事隔河亦遁俞大猷驅兵與賊對壘賊止數人迎敵我兵追之伴走遇一小橋止可容單騎我兵越橋而追賊匿蘆葦中突起中截之後

兵卽奔賊掩殺以千計統兵官僅身免至晚賊擄敗兵號服兵器藏焉明日浙兵僧兵自南下不知先期已敗賊作我兵裝收所委統帥隱巢中僧兵前隊直至巢門賊銃砲俱發僧兵甚銳輪棍前進賊遇卽仆須臾斃數賊賊衣我兵服色器械繞出兵後鼓噪洶殺僧兵猶呼後兵進賊刃已及遂死將違制先期乃授計於賊悲夫時總制被劾去浙軍門棄而代之十月總督遣游擊將軍曹克新副使任環搗川沙賊巢擊敗之餘黨走清水窪閏十一月僉事焦希程率川兵搗周浦賊巢大敗之先是總督潘令武生胡巨朱光等設伏賊巢約縱火爲號希程與克新雪夜襲之巨等縱火焚寺賊驚亂伏起斬首一百三十有奇而賊巢燬焉周浦賊遁出吳淞江副使王崇古總兵俞大猷追擊大敗之俘斬一百七十三十五年丙辰二

吳淞日乙倭變志

卷上

八

上海掌故叢書

月賊首徐海復巢柘林陳東自新場來與之合三月賊據蔡廟堡參政任環參將喬基等四面擊大破之時新至賊一支自南匯所登犯參政任環敗之參將婁宇又敗之俘斬甚衆總督胡宗憲會浙直兵進搗陶宅寇大敗之賊多巢死遁出漂闕外洋婁宇與把總王應麟復敗之於九團洋俘斬踰百新至賊自青村焚舟登陸把總王應麟敗之賊匿民房舍兵火攻之賊突走不得去遂悉斬之董邦政追擊新賊於沈莊賊百餘皆就戮賊入吳淞江總兵俞大猷與把總楊尙英劉堂等設伏海口賊至伏發沉其舟十三斬首二百五十五月初一日倭船五十餘艘自吳淞入上海通判劉本學署縣邑縉紳及諸生詣劉貸帑銀二千兩爲賞費募敢死士分守賊進攻積十七日內外援絕賊伴退至十八午夜窺西南隅地曠梯而登

守城大楊鉅覺之大呼餘衆驚起賊刺鉅墮城下衆亦并堞推墮磚石雨下賊受傷退去曉見濠中有衣浮起撈得死倭六十七人以涉濠遇潮故溺十九日五更乘潮南下直抵閩行守浦兵皆逃散二十日晨倭船由斜塘往蘇爲吳江水兵衝殺乃轉掠郡城西關烟火七晝夜不絕視癸丑四月尤慘至二十七日解去六月初七圍桐鄉倭駕千艘東下由洙涇泊呂港四出如張堰松隱等鎮焚劫一空六月新安衛百戶帥印與賊戰于青村德勝港死之時海上士兵頗精倭來者頻失利去者又爲海中飛艦所擊無生還者董敘事戮生擒倭四十二人暴屍右文街至三十八年己未賊據崇明三沙爲官兵所截七月遁往揚州而松之倭始絕

紀捷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九

上海掌故叢書

史竄曰松無捷其戰於松者皆小捷而大畧陶宅之搗賊而周浦捷洙涇之戰畧而葉謝捷馬家浜之戰畧而白沙灣捷陶宅以趙文華喜功敗以諸將違節制誤師期敗而周浦以曹督輔能用謀入賊中勝以曹克新雪夜直搗勝洙涇之敗以湯克寬臨陣棄師而葉謝之勝亦以湯克寬奮勇力闖馬家浜僧兵以官兵不接應而敗而白沙灣以僧兵衝鋒勝然亦以喜進失備傷四僧故號令嚴人心一設奇用伏勝道也知進而不知退則中于伏左倚而右不角則值于孤將不稟成命而進止無定畫則首尾不相應而敵得乘其所不備此敗道也嗟乎勝負之故即吾松戰事可考鑒焉今其勝境內者別見不重載載其捷境外而或解松難或借松力其利害本末與松相繫者曰張尙書經王江涇之捷曰任僉憲瓊陸涇壩之捷

曰曹督撫邦輔橫涇之捷而金塘山之捷擒辛五郎則皆巢柘林爲害於松者也

嘉靖甲寅五月庚午總督尙書張經破賊兵于王江涇先是柘林巢賊積增至萬餘人出掠嘉善諸處夏四月劇賊徐海葉麻等偵知嘉杭兵調松江搗巢率衆數千人聲言先攻嘉興次及杭軍民洶洶總督張公從松江兼程來視師遣參將盧鏜等水陸擊之鏜統保靖兵鄒繼芳統東蘭等州兵前往王江涇爲中哨俞大猷統永順兵從湖州間道至平望爲邀截湯克寬統水兵伏驚燈湖爲枝翼保靖宣慰彭蓋臣與賊遇於石塘灣初戰不利再戰敗之賊北走平望大猷以永順兵邀擊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擊其後賊大潰共擒斬首功一千八百有奇由是數百餘賊奔歸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十

上海掌故叢書

柘林東南用兵此爲第一功也

嘉靖乙卯夏五月松江柘林寇千餘人流突李塔匯張莊小崑山趨泖湖而北保靖宣慰彭蓋臣兵追之抵蘇州之陸涇壩壩離城十里而近兵備副使任環督兵擊之擒其梟帥俘斬五六百級婁水爲赤殘寇僅二百人值暴雨歸柘林是捷也撫巡乘城督兵傳餐寇矢如雨自婁門以東達於陸涇壩我衆連呼戰者三日今日我任父對敵所不捐生以報者有如此日由是士氣百倍總兵俞大猷并二宣慰兵三路並進奮勇夾擊遂收全功云

嘉靖乙卯秋八月倭賊自象山登岸突至南京焚安定門營兵出禦之望風而潰賊追殺二偏帥及卒數百人都御史曹公邦輔引兵馳護孝陵既

而賊走無錫而南追及于蘇州之澹墅賊氣益驕曹公與副使王崇古會事董邦政知府林繼舉知縣唐世耀把總袁宇策之曰賊師深矣地形兵力爲彼所窺小入而得志大舉之謂何彼非力屈而歸勢孤而歸也歸且合柘林之黨引而來金陵亦海上之危邑矣奈何其可縱哉乃分授信地以崇古邦政宇率指揮張大綱武生車梁驍賊所向遇敵先登爲正兵懸舉世耀各領兵屯吳林廟之左謗郡城南扼賊衝爲援兵嚴家兵左哨沙兵右哨分突衝截爲奇兵度賊走太湖募水兵于湖濱東山巡檢領船數十往來哨探爲遊兵又度賊不走太湖必分踪以牽制我師或棄金帛于道餌我嚴諭毋離伍毋拾道士皆股栗殊死戰至吳林廟我兵擒斬二十七人餘走楊山迤至靈岩奪民船欲走洞庭見我兵旗幟不敢渡復登岸

之惜二人之姓氏不傳

倭巢松地最久其掠子女玉帛率飽載而出洋而浙兵伏飛艦海上大抵犁其舟不得渡遂還巢示久居無去意而松禍益慘夫令窮寇歸既不得住又不安營閉虎室中睡人必甚然寇飽往往無生還者海上邀擊力也宿寇辛五郎者徐海之偏裨也與陳東葉宗滿葉麻輩同巢柘林爲難于

乍浦桐鄉間勢甚猛矣胡少保欲滅之既徐海受命擒其所忌陳東葉麻輩而遣其所懼以歸倭島五郎與爲公密令總兵俞大猷等分布海洋要衝而五郎則責之盧鏜鏜受檄時方對客食忽命治盤之金塘客莫測其意鏜自乘福船令諸將率哨船若干以行次日至金塘瞭見北洋有大舟揚帆而南令哨船四散潛泊少選大船繼金塘之麓賊皆登鰲鏜知其爲五郎也令哨船叢射之繼以銃砲賊以手且搖且招搖者示勿攻擊招者示有所言也哨兵厲言曰欲打話須去爾兵器則拍掌示無而呼一董董之爲乃有華人從寇者曰吾乃胡總督爺招安放回者也哨兵曰有牌驗乎曰有鏜招衆賊至舟傍慰藉之謂五郎曰汝既爲軍門所遣豈可慢乎請至縣款洽而津送之遂延五郎同舟餘派哨船分載每載不過三四人

紀職渠

自兩倭使爭坐相攻殺而市舶罷奸商得主番貨而負其直又投貴官家扼番人番人盤踞不去間爲盜乃貴官家又令官兵逐之番人怨而並海不逞之徒如王直徐海者得借橫海上矣王直歛人任俠多略常出禁物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十三

上海軍政叢書

市西洋諸國夷人信之直既習於海以其徽人姓王人稱徽王因部署其黨據薩摩州之松浦津而爲閩浙通逃藪是時徐海者少爲杭州虎跑寺僧代領其叔徐碧漢之衆雄海上謬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而其黨陳東輔之又倭奴惟薩摩人最喜寇遂引之入雙嶼港吞食濱海村聚矣當是時直不欲負叛逆名顧託言夷寇僞而陰主其事閩浙巡撫朱公執督兵剿雙嶼據險築寨而還而直收餘燼巢烈港并殺海賊陳思盼勢益大而海上寇悉受直節制且獻殺思盼功求市官勿許而盜海邊益甚執竟督兵出大洋勤之幾擒直而閩地豪右與賊比蜚書誘執擅殺執遂仰藥死而官司畏船主豪右莫禁矣至嘉靖癸丑而俞大猷搗烈港直大敗以火箭突圍去而餘黨徐海陳東遂各擁部下萬人破乍浦據爲穴又結巢於松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十四

上海軍政叢書

女綠珠翠翹兩侍女日夜勸海縛陳東而督府又出葉麻囚中令詐爲書于東約圖海書故陰洩於海而海遂厚賂薩摩王弟請東爲書記縛以獻自葉麻陳東縛而海勢孤矣而海自念數有功又負前罪持兩端而督府又遣人促之欲海來一見以報天子海聽其計約以八月二日入謁而先期帥其黨數百人宵而入平湖城時少保與督視提督直指三公坐堂上諸酋北向稽首呼死罪海欲再款少保而未之誠謀目示之則又面少保稽首呼死罪少保下堂摩海頂諭之而出然四公惡其狡不除恐爲後日患海亦知耳目非是陰收陳東餘黨而少保又遣使往解之遂求舍便地乃聽其自擇以西沈莊居陳黨而居海東沈莊則又出東囚中令詐爲書遺其黨謂海且約官兵來勦若輩東黨疑而夜伏卒值之海果竊兩侍女走幕府自託而陳黨遂縛兩侍女過海所罵曰等死耳若何陷我爲稍而關海中稍大亂明日官兵四面薄之少頃擄甲直入會風烈縱火焚之而海沉於河死兵官俘兩侍女前而問所沉處遂斬海級以歸也初王直坐遣諸島寇而東南未嘗聞直來胡少保先間使徽州收其母妻及子而至是出之獄中厚奉之以爲餌復以諭日本遣生員蔣洲陳可願行而密授計於兩人令誘之出此兩人至五島遇王激道以移論事激曰無爲見國王也此間有徽王者令其傳諭足矣明日直出見洲等椎髻左衽旌旗服色擬王者坐論鄉曲酒食方洽爲道總督胡公意直自諱爲國驅盜非爲盜也兩人曰足下糾島夷剿中土而坐分兩獲何異昏夜操刃以臨人池而曰我爲君護魚者哉直語塞兩人則又道中國兵力強盛鱗鱗戈矛雲

屯雨注非一島可能抗顏行而總督推心置人腹館穀足下壽母妻兒甚厚何不乘機立功以自贖直默然而竊喜母妻無恙乃留蔣洲在島以宣諭別國爲名而令其親信葉宗滿王汝賢王澈同陳可願回但云成功之後惟願進貢開市而已少保姑從其請疏上許之少保又遣葉宗滿協勦舟山零寇有功受犒賞而王澈笑曰吾父至當取黃金印如斗大而此何足賞哉時徐海寇東面甚急少保又謀之王澈等以觀其意而澈辭曰是非吾所能辦須吾父來遂與葉宗滿開洋去是年徐海亦就擒而少保祕其事委遇葉宗滿兄弟及王汝賢倍優厚時對將吏曰直非反計無聊耳一見我便得釋而直聞之遂決策渡海少保以俞大猷先扼直於烈港乃移之金山而以總兵盧鏜代之鏜先與王澈從事舟山同飲食素厚直遂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不疑惟日聚羣倭礮兵刃伐竹木爲開市計且索母妻子弟求官封也上下詔曰王直既稱投順却挾倭同來以市買爲詞胡宗憲可相機擒剿不許疎虞致墮賊計公奉詔祕不宣而先馳至甯波調將設伏又以夏正爲死間諷其往見軍門而身與王澈葉宗滿同臥帳中而露諸將請戰書十餘篇于几案澈等竊視驚怖少保爲如夢語含糊云我欲活汝汝不來休怨我澈漏之于直少保使其子刺血寓直書又從其請遣王澈攝其軍直遂詣軍門而執赴獄議爰書法當棄市遂得旨戮直甯波市而王汝賢葉宗滿俱邊遠充軍時三十六年十一月也

紀周防

東南瀕海而郡西襟湖溯北枕大江者吾松境也當承平時墟里滿鵝犬

耕鑿盡桑麻耳安知兵革險要哉倭變起而鯢鯢講海防矣說者謂防於海安防於陸危而防海有二出海會哨母使人港是爲禦海洋沿塘距守母使登陸是爲固海岸兩者防漸近禍漸逼矣微人不戒而令賊蹈瑕以登覘于原勢日蹙於城堞而守何暇犄角我輟其藩故坐自困也夫瀕海之信地重矣而吳淞實總水陸而扼蘇松之喉吳淞而南爲川沙又南爲南匯自南匯而西爲青村又西爲柘林又西爲金山相去各六十里耳聲援通而首尾應而金山聯乍浦通於浙何大壑先生有言曰今日之海防但能復祖宗之舊制卽一言而功過半矣竊怪高皇帝時未嘗倭夷犯界也而何其備周且密若是豈非聖人至誠前知百世無弊者耶卽以松江一郡沿海計之西南抵浙江乍浦千戶所界東北抵蘇州吳淞千戶所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界中間二百五十里而遙耳由乍浦而東五十里爲金山衛內有四所而設總督揚州等處備倭都指揮治其中自衛迄東百餘里有守禦南匯嘴千戶所又迄東七十里而爲吳淞千戶所其二所之中相去遠者如金山起至青村中間又有胡家港堡有蔡廟港堡每堡額設官軍六十員名而又每歲於腹裏衛所調撥官軍三百員名二月來九月去謂之貼守每衛所各有戰船教習水戰沿海每六里築一墩撥一軍朝夕瞭望每見外洋船隻往來卽舉火相屬互相傳報如果係倭夷犯界卽整軍駕艫出與迎敵一倭登岸卽以失機論罪紀律既明官軍莫不用命雖無事之時每歲將領率兵於近岸各山島間巡邏一二番謂之搜山亡命者不得以爲巢穴是以百八十年來島夷絕覲覲之念各沙無嚙聚之徒東南晏然得盡

力於耕織以供國家太平之賦者皆祖宗精神命脈之所貫通也後有淺識者見海上無事而官軍日惟坐食以爲此備皆虛設而此等皆冗食也冗兵也冗費也由是各衛所之船皆賣而買馬矣沿海衛分之軍撥令運糧矣各堡貼守之軍撤去不用矣各衛所官軍倉糧任從糧長侵欺而軍士有一二年無糧者矣士氣既消武備盡弛雖存衛所之空名糊紙爲盛創木爲刀近同兒戲數十年來猶幸島夷未知此中之虛實厝火積薪向以爲安適年匹夫無賴嘯聚海島糾引倭夷以爲先聲潛圖叛亂初犯浙江至嘉靖三十一年偶一船止四十餘人隨風飄至上海縣寶山地方登岸土人不知猶以爲漁船也意欲逐其人而取其貨賊即手刃百戶一人土民數十人燒劫近船民居數十家徜徉而去不見有禦之者去年既犯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十七

上海掌故叢書

上海嘉定然亦不過四五百人而受禍卽已慘矣今年浙中之備漸修而賊知此間虛甚遂大舉入寇衆不下萬人三吳之地盡遭荼毒屠戮之慘淫污之辱田不得耕而國稅將墮奸宄乘機竊發響應其憂有不可言者愚以爲今日之事宜莫先於查訪祖宗備倭之制盡復其舊而於各衛所慎選將領調補精兵於要害處添置把總各堡復貼守之卒沿海練水戰之船墩臺嚴烽燧之警如瞭望外洋有船將至某處則某處官軍出與迎敵某處策應諸將領官各有分地必不使賊人得以登岸如賊從某處逸入者所在官軍卽以軍法從事如此則衛所墩堡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血脈聯絡我軍之氣百倍而賊無所容其足矣按此紀國初制也後嘉靖中置鎮守江南副總兵于吳淞節制將領置蘇松參將于金山團練諸軍

而劉河吳淞川沙柘林有四把總據要害之地增兵扎守焉官備而政弛兵設而餉絀東南邊事大略可知矣修明高皇之制庶有裨乎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上

十八

上海掌故叢書

吳淞甲乙倭變志卷上終

吳淞甲乙倭變志卷下

明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前司業直國史起居注官華亭張 鼎撰 門人王應遼校

十德傳

居承平而黃金橫帶專城郭稱尊者可勝數哉陽九之會蠻夷之疽食浸淫邊壘之羽書日聞哲者馳驚儒者袖手斯亦官師得失之林也夫疆場受事而刀筆之文墨深重舉事一不當則軍書隨其後其幸而成功則忌者之口益鴟張而往往與敗將同請室古人所以歎立功難也然要非性忠義設籌戮力危一身以貽百萬人之安其嚆能圖之克有濟焉故自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十九

上海軍故叢書

蔡公而下吾松士有保障之德者皆可紀也凡十人餘附見之

蔡可泉公克廉操江都御史也癸丑倭奴突至太倉州城下而城無備時公駐蘇州星馳入州城躬乘堞冒矢石督將士固守飛礮擊殺賊三十餘人賊乃去又聞上海周浦倭猖獗亟調兵趨之當是時海堤儲蓄掠盡老幼尸枕於原村居百里絕煙火幸公慷慨趣難調度有方徵集得人誅逐僅相半也或曰公嘗用郵人陳可願為幕客計欲行間離賊黨而不果後胡總督用其謀以成功若公者可謂臨事當人先居功在人後者矣張督府半洲公經閩人南京兵部尚書也先是督兵廣南有威惠朝議調廣南狼土兵勦倭遂特命為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便宜行事開府松江而經故臨事疎緩如承平且稍自貴重會趙文華來督視恚其不受頤指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二十

上海軍故叢書

又輿論出兵不合乃疏經縱寇糜財屢失進兵機會且言欲俟其飽載出洋以水兵掠餘賊塞責上怒逮下獄而是時經已督各路兵及狼土兵擊賊于王江涇大捷文華匿其捷書不上竟論死科臣爭救不能得遂棄西市然經之語文華曰賊狡且衆今檄召四方兵獨狼兵先至耳此兵勇進而易潰一挫何可支也須待其畢集而圖之後狼兵先出果敗于塘樓張子曰故老傳張尙書督兵海上不肯出一兵擊賊時方太守製米糕分給官兵呈樣督府文武官列帳下尙書別無指縱第云好糕好糕而已此其文致太過余考福州志載少司空新城方公嘗言吾守松江張總制所不禮也然其用兵御將帥備要害實所長云王江涇之捷或以爲胡少保宗憲功然星馳入蘇州分遣諸將卒用所調永保諸狼土兵犄角而蹙之斬

金錢論死詔獄夫報復各有數也曹東村公邦輔督撫都御史也治兵夜宿城上與士卒同臥起東溝之戰公親率將士衝鋒而進士殊死鬪殺賊幾盡會日暮收兵賊宵遁去乙卯秋倭五十三人自浙流劫南都尋還奔潯墅關歷八郡轉戰三千餘里無偏師能一當者而勢且還趨海上與陶宅倭合公督各部兵四面蹙之橫涇一戰斬首十九級再戰盡殲焉當時論東南討賊功爲第一捷書奏不及總督楊宜而趙文華又恚已不與遂嗾宜論公并及妻參將董僉事廷

議弗是也後以夾勦陶宅兵潰効公不協力明年竟誣奏逮戌一時嗟嘆所謂功罪倒置憂寧獨在倭哉徐文貞公言于朝曰曹督撫撤兵滅賊紆主上之憂雪南都之恥去腹背之敵安遠邇之心士大夫皆詫爲奇功而軍門反功爲罪以媚督察楊公譽望之損不亦宜乎

胡總督梅林公宗憲徵人浙江巡撫兼理直隸軍務浙直中倭六七年更總督數人費金錢動鉅萬迄無成功公奉命授計遣將或勦之內地或邀之海外倭生還者少矣其擒徐海誘王直功尤奇論者謂其誘賊用辯反間用謀厚賊妻子而招其來餌賊女色而盡其聽散賊爪牙以孤其勢至賊黨內亂而從中滅之縱橫顛倒妙算出奇東南數百年免倭患皆其再造力也抑公可謂社稷臣矣而以橫賞賜竟受乾沒名下獄仰藥死悲夫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二十一

上海軍政叢書

張子曰兵死地也間奇術也非捐數十萬金亦安能令人走死地而設奇術必中哉且功不成而爲財漏卮何如功成而享太平貫朽寧可勝校耶豪傑舉事固未可爲尋常文墨道也

御史周觀所公如斗餘姚人也壬子按蘇松臨敵有膽略治民多惠政倭亂與曹軍門親薄賊巢督戰賊退後民苦兵火不聊生公特疏全獨一歲田租民籲天祝之矣其每事調停督撫軍門甚多後以提學陞巡撫士民至思爲之祠也

御史尙公維持汝寧人丁巳來按部時倭寇初遁去衆洶洶虞其復至公乘單車行海上選三千人分布要害飭諸將領無忘備乃復詢賊所巢窟曰柘林其窪而積水深爲賊舟易泊者曰川沙與版築城之城工設處便

宜有法不以累民間選兵儲粟招集流移爲屹然海墘兩巨鎮也自倭亂後野無完土國賦告急公奏留漕米萬石賑之而民不苦饑其惠政與周公並不朽矣

任兵憲環潞安人也先任蘇州府同知癸丑倭寇東南公練民兵躬介胄策馬與力戰嘗備身書姓名曰死綬職也爲二親記此髮膚耳聞者壯而悲之公治兵日夜暴露草野中與士卒同寢食俸入悉以犒戰士士樂爲之死奮與賊戰敗追幾及公中之創庖者徐珮手搏賊以免公珮竟死既守太倉勞于兵發疽聞賊至裹創出海破風濤而擊之賊大敗俘斬百餘已又敗之陰沙敗之保山敗之南沙賊望公旌旗輒駭曰瘦官來矣咸遁去擢山東僉事備兵蘇松甲寅賊犯蘇民爭走保城門鎗不得入公亟命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二十二

上海軍政叢書

啓門納之活數十萬人明日以計敗賊于葑門乙卯復大敗賊斬首六十餘級進副使賜金綺予世廕時丁母趙孺人憂以兵事起復公公畫出治戎夜歸則衰絰終夜孺慕泣明年倭平乞終制報可仍陞參政未幾竟以哀毀鵝骨支床卒詔贈光祿卿張子曰公戰則死勇喪則死哀蓋忠孝其天性哉乃知大節大功能垂宇宙者不虧其性也夫溫嶠趙苞之不堪爲忠臣也從古恨之矣

董僉事邦政陽信人初以貢任六合知縣以廉勇聞倭入寇撫按奏陞海防僉事駐上海甲寅正月賊首蕭顯駕七巨艦率衆夜泊上海瞰城中公用神鎗手應賊賊不敢近乙卯正月統兵搗川沙窪敗之賊死者五百餘丙辰三月同任公環擊新倭于界嘴大戰一日斬賊十之七明日復戰殲

焉賊自金山登陸流至西庵公進戰賊敗走匿法昌寺公用火攻盡平之
又追擊新莊賊于沈莊賊百餘人皆就戮公于東南戰功爲多而先是曹
軍門橫涇之捷公與婁參將宇有功督撫楊宜慎已不與并効公違節制
時徐文貞公在朝言曰今多事之日未聞推轂一敢戰者而先論去一二
立功之人如國事何兵部擬提問公而竟賴以全徐公力也後以清水窪
之捷詔送部擬陞四秩權用焉

知府方公廉新城人長材廣度弘濟時艱辛亥來守松即繕城增埤浚濠
隄不久倭至募兵調餉應之整暇城賴以安一日坐堂方視事忽說倭倭
入城隸胥皆駭走公徐出府門呼與迎之至西門乃定還責訛者神色不
動也上海先無城頻受慘掠公伺賊間城之不數月工成又募鄉兵結團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二十三

上海掌故叢書

練統之里中豪富者使人自爲戰設計行毒賊中賊死者千人故老追
道遺事猶曰微公幾半無郡也士民思建祠與按院周公並祀後遷都御
史巡撫江南

吳悟齋公時來仙居人郡節推也甲寅下車倭犯郡城公奉臺檄監軍與
方公躬乘城死守城賴以安公治兵多沉計而號令嚴肅狼士兵過吳門
稿不時大譟及至松督撫屬公除備公就渚上寺閒曠地立營堡先令土
官各署部伍舟人導之入而次第稿焉一軍無譁也各兵故獷而剽即不
異寇公結其酋長數輩日率之徇于郊弗戢者呼其長縛治之迄終事無
敢擾人一芥督府張尙書家丁取人一縷公鞭之數十張怒讓公公不爲
動明年寇猝至時城雨久而崩西南隅數丈公盡撤屯戍第以箭弩手數

十人扼其衝撫按兩公危之公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兩公
謝不及內徙民薄城苦蓋而居公防火攻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于屋材
夜選卒連之城外以爲木柵杆修城者卒且股慄無敢前公首馳一騎出
南門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役以所識柵材各還爲民屋賊聲言
欲犯南都督撫問計于公公曰決太湖水斷松陵道隨選精銳水兵守之
賊能飛渡耶賊果由嘉興抵平望湖水漲不得渡堤前後阻官兵賊窘而
相蹂我兵遮擊斬首三千餘溺死無算此王江涇大捷迄以職倭公之本
謀也父老曰倭之逼郡城也時城下士女擁而呼門者鎗弗啓也公坐城
下令大開門男女分隊而入入盡寇乃至或曰不虞奸謀乎公曰吾寧以
一官保之且無民城誰與守也于是擇城中隙地舍之而啓水關便輪薪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二十四

上海掌故叢書

殺因歸舟出其冀穢以疏疫氣蓋所全活者千萬人矣故至今宜尸祝吳
公不忘也張子曰余既傳吳公有同社呂助教克孝其譚雍署述其家老
僕周山言山故少時爲土兵從吳公者當周浦進勦官軍失利吳公逃於
周浦寺中山與一門役蕭成者隨焉羣倭進將入寺公與二人緣金剛神
肩背而上避入板閣中倭據寺爲巢三晝夜不去三人餓而待斃山曰今
夕亦死不出亦死盍先出伺其間或幸脫焉乃夜半羣倭睡酣山復緣
神像而下走二里外見野有草房縱火焚焉倭望見火光疑大兵至又疑
其黨或從他方來羣趨赴之而寺幾空無人公與蕭成乃下板閣從間道
而遁走數里遇一小舟藏於舟之尾急棹出浦倭追之幾及時公已三日
不食舟子進麥漿一碗公飲之幾屬氣息抵暮入城可謂出萬死一生老

兵言未終則蘇蘇涕也

通判韓公崇福北產也有齊力能挽強命中甲寅教授于松時倭犯境城守無備而登埤者及于博士學官公分城而守賊魚貫擁盾進一賊跳躍城下公跨堞持滿射之一發而賊路再進再發中賊股三發又中賊面賊輒斃遂引去一時詫公章縫師而三矢解圍城尋擢郡倅奉檄率兵經略海上後以遏巨寇斷其歸巢爲大兵聲援竟擒賊盡其黨璽書褒美賜金帛有差也蓋公之顯名以善射矣而是時有府同知都公文奎羅公拱宸云文奎祥符人善騎射常與任兵憲湯總兵敗賊于南沙吳淞江得勝港再破之寶山直指上其功陞俸一級拱宸馬平人爲松陽令禦賊有功奉檄來援松以功陞浙江兵備僉事後降再遷松江海防同知統兵海上有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二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勞加運司同知銜仍治兵也丙辰上海倭猝至臨城而城新造守備單弱時常州通判劉公本學來署縣鄉薦紳請貸庫金二千兩爲犒費督兵晝地分守賊環攻十日城中有備竟保無事故上海至今頌署縣事劉公云張子曰自島夷訐而海上鄉無完堡居無蓋藏數公出萬死一生運謀于搶攘之中戮力于危城困壘之下得非天生其人救此一方百萬氓者耶然當時肅皇靈爽顯赫賞罰明決檻車不貸于重臣金幣不稽于偏裨死事之卹朝聞夕下軍書之核洞于觀火其造膝密謀計從言聽或別白以存公道或洗濯以全器使鼓舞磨礪文貞之力爲多功歸社稷澤及桑梓所謂松人能成松事也余既傳十德蓋傷當日之事云故復論之曰自高父子怙權文華挾寵出督江南師而賄德章矣尙書經吝畜軍興費受緹

騎連誅督撫邦輔以不能讓奇功中白簡戍主胡少保乃醉酒殺罵而揮之四千金謂不予則無以飽其望而生得失予之則無名而已有所弗甘也然而猶之賄矣其于高父子象之令爲我用亦賄也嗟乎大將立功于外而借賄賂以結權貴之援豈正法哉然而少保功高亦以橫費不免焉不賄則身危而功不成賄則幸成功而受惡名以死疆場之臣難言哉蓋千古蹈斯弊也當日科臣楊久繩吾松人也嘗慷慨上疏曰近來督府之臣蒞任謝恩必有常例銀兩饋送在京權要大者數百小者數十名曰謝禮至于任內有所題請開送揭帖則又件以儀物名曰候禮又其歷任頗蒙榮名美擢或遇地方有事希求脫任或以有罪而求彌縫或以失事而求覆蔽如此數遂不貲然大率此等銀兩在省取之各布政司直隸取之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二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府州縣有司既爲巧取承迎不無德色督撫諸司自知非法接受亦有覲顏既入牢籠實難展布使在平時猶不能振揚風紀建立事功而况在軍伍之時哉則其玩愒陵夷蔑法悞事亦奚怪也且官司賄賂督撫皆取具于民近來督撫之交代頻繁則官司之需索亦從而加苛其不肖者又因之影射乾沒其間指一科十椎膚剝髓即今江南四野爲墟赤地千里區區子遺待盡之民尙猶日苦掊剋侵剝之患臣恐民窮盜起莫知終極異日國家隱憂不止于海島之間已也伏望皇上勅閣部大臣洗心滌慮正己奉公割絕朋昵之私汎掃苞苴之習此則澄源平倭之要道也余從實錄中檢出記之以爲萬世居廟堂籌邊事者之戒

十勳傳

夫用兵救人大將事也然將道難言哉壯往者寡慮而失情形再勇者媚功而忍坐視懷將無法律債將無恩紀賊東而兵西馳來左而我右嚮甘心同其覆敗而後已夫民望師如望雨焉忍一蹶以重塗其肝腦哉嗟乎武夫力而戰諸原非忠勇識量具者不能有成事也作十勳傳傳其有戰功于松者

盧鎧金山副總兵也先為處州參將壬子島夷入寇受命總戎兼制浙直設奇機賊所向必克而戰功于浙尤多其用計誘王直公力也余見金山西指揮者取其家故牒記鎧救金山衛城事時倭數百人猝薄金山城下作進攻狀城上人乘堞熟視不能下矢石皇皇頃刻破矣俄有大將率兵從東南方來鎧也隊伍整肅遙遙薄賊陣賊以長蛇陣待之兵既接一倭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二十七

上海掌故叢書

躍而前鎧撫其旁一健卒曰吾兒當向前報國健卒應曰嗟遂擁藤牌舞刀而入立斬一倭已又連斫二倭羣倭競前奮健卒死矣而鎧兵乘勢衝擊羣倭大敗當是時城上人伐鼓譟動天地兩陣塵沙蔽天不辨咫尺惟聞刀棚相磨聲良久塵始定而賊救死扶傷遁追奔數十里乃凱旋入城父老持牛酒迎勞謝再造恩也至今衛中父老猶記處州藤牌手云又故牒稱鎧為將與士卒同甘苦得行陣心晨夕軍士未暮食鎧弗飯營于野軍士舍炊炊汲未具鎧勿就帳中息也蓋大將方略多賴此矣鎧多戰功弗勝記其勞于松者云

俞大猷泉州衛人金山副總兵也先是參戎浙江擊倭海上有功幾殲王直于烈港矣而倭寇東南巢吾松之柘林益二萬新舊盤結不可討乃擢

公南直隸副總兵提督金山甫至數日兵不滿三百總督張公檄公出戰公不赴張公大怒公曰某可殺豈可使擊不勝哉乃整擄河船四傍遮板藏兵器其中舟行湖港間迎賊之來而尾其去間縱擊之斬獲頗多時柘林賊多而客兵赴徵未至趙文華來視師則促張公戰張公堅守便宜勿遽戰也趙怒勃之然而狼兵先出遇賊者卒不利後張公竟命公將保順兵迎賊至平望與永定兵分路合戰斬首三千餘級而文華匿其功狀置張公于戮無何賊屯于陸金壩公伏船兵河中賊渡壩將盡濟斬首千餘而柘林之賊巢幾空初公守金山嘗論柘林用兵十難聞于相國徐文貞

文貞松人宜諷松戰事也而分宜以公不白己為恨遂逮繫公公僅免坐落職而丙辰以廷議起公鎮守浙直總兵于是克賊于吳淞口再敗賊于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二十八

上海掌故叢書

定海舟山大都東南殺賊萬計而藉樓船為多張子曰世傳俞大將軍以爭王直不當招海市不宜許忤胡少保而論死逮于獄其援而出之者陸武惠公炳力云乃武惠真俠烈也哉武惠出千金急大將軍難也五鼓而入嚴府中見分宜父子于睡起欠伸問告侍郎曰吾齋而卜謂早見侍郎必得所請也語以解俞帥故侍郎初不許既乃許之則又因侍郎告太師曰吾齋而卜謂早見太師必得所請也為俞帥請命太師亦不得已許之而公出亟呼俞帥入謁侍郎已謁太師庭中數十叩頭而起嚴父子色憐之而大將軍活矣或曰文貞惜俞公材又諗其勞于松也蓋借力武惠云乃武惠真俠烈也哉

湯克寬金山衛副總兵也父慶平海寇王良礫之以其皮為鼓留鎮京口

更十餘年而倭難起克寬來鎮金山父子俱稱驍將云常圍倭于獨山民家火攻燬其半又以舟師擊倭于高家嘴焚其舟生擒倭十四人癸丑四月倭自崑山爛路港直搗松江南門克寬拒却之乙卯五月葉謝鎮之戰與賊戰浦中賊死三十餘人又三十人渡浦而溺遂大捷以得勝名其港然克寬世將頗驍與賊戰互有勝負常論下獄立功免王元美云湯將軍通練而少壯往其戰功大略可核矣

韓璽都司也常與董僉事共居兵間所至皆有克敵功癸丑六月初四日陸戰敗賊于白沙灣先是浙江破倭巢于馬跡山賊無所藏匿突走松並海諸鄉落據爲巢四出行劫傷人命如草菅而備倭官軍閉城縮首不敢出一息南匯嘴一帶地方溝壑縱橫蘆葦蔽塞賊反爲主而我爲客又輕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二十九

上海掌故叢書

捷善鬪狡諳百出勢莫相當時督撫委璽總率各路兵及少林僧兵百人視賊出沒以圖便宜六月四日進兵破其三艦焚之十一日遣鎮江太平二路兵駐六團僧兵繼之十三日部署白沙灣遂與賊遇賊爲長蛇陣前耀百脚旗魚貫而進有紅衣巨人爲先鋒僧兵掄棍斃之賊散走斬戮百餘而四僧以輕追陷伏死然亦陸戰第一捷也鄉老諸兵事者言賊之技跳躍飛舞尤長于陸故勝于陸者以此爲首功云

遊擊將軍車梁閩人學射應武舉不中遇寇警請効軍前爲人多機變而性謹慎爲督府親兵時民兵新募委之練習時當小敵輒克每遇零賊或數人或一二十人截殺有功權受百戶歷轉遊擊梁能與士卒同甘苦犒賞必以給部下其得衆心有大將風至料敵必中未嘗墮賊伏也後立功

于閩官參將蔭一子百戶焉初梁浮遊未知名眇一目以賣盧爲業旅食於松市市人淺鮮之後以功遂橫金擁鵲印矣

遊擊將軍曹克新嘉靖乙卯總督楊宜檄同仁兵憲統川兵攻川沙賊大敗之燬其巢賊遁至吳淞所克新督舟師襲之斬獲大半餘黨走清水窪又搗周浦賊巢先令人入巢設伏約縱火爲號克新督川兵乘雪夜襲之川兵縱火焚寺賊驚亂四面伏起斬首一百三十有奇而賊巢燬焉參將楊尙英鎮海衛千戶也猿臂善射長七尺餘虬鬚燕頤屬倭亂海上尙英起行間水陸大小數十戰多有功積級累數千以蘇松參將爲浙直副總兵嘗敗吳淞口賊于海洋羣其舟六十俘斬三百有奇也故世稱楊將軍閩達曉智而明于水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三十

上海掌故叢書

把總婁宇嘉靖甲寅歲正月賊首蕭顯擁衆數千分據周浦下沙新場川沙而陳東徐海分據柘林時南匯所城圯壞賊白日襲破焚掠殆盡公收散亡募勇壯與陳習晝夜訓練賊分道出掠戮力勦殺屢立戰功賊見婁把總兵即畏遁不敢橫也後官至參將

陳習蘇州衛鎮撫也選署南匯所印時士不習戰不識標槍擊刺之法倭挾雙刀兩臂開使約長二丈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入土客兵見之輒潰習蒞本所即以獨得標鎗法且暮與士卒練習不三月人人熟習遂稱長技屢立奇功如四十八倭由兩京流劫至蘇南匯兵進至木瀆再戰而盡殲之皆習演標鎗之效也

解明道通泰參將也嘗與董邦政擊劉家河賊敗之既賊據吳淞城爲巢

明道襲敗之斬首百餘賊首三大王六大王殲焉自倭寇難來克捷誠俘自明道之戰始也

張子曰余傳十勦蓋傷當日多敗道云先是寇從瀕海馬跡諸山越浙而來土人怨浙不能遏其上流致蔓延剽吾土乃浙又以軍與餉不繼求助于蘇松而莫之應唇不救齒幾同秦越敗一官兵遇賊未陣先亂未格鬪先奔其扶創輿尸歸者刃癢箭鏃皆著耳背望塵魄喪枕尸沮澤主將斬之莫禁安用旗鼓敗二其分信地而苟且懷避者且曰寇在浦東宜進保浦西寇犯郊外宜堅守城內幸已無虞以人資敵四肢廢而求衛腹心左手整而偏護右臂敗三蘇松久安忘戰寇至必藉客兵而帥各攬功兵各自保或來自齊或來自楚或自南粵或自蜀江或土或苗人懷去就齊兵

吳淞口乙倭變志

卷下

三十一

上海軍故叢書

不能救楚粵卒不能應蜀不圖己功但幸人禍敗四如此卽韓白不能運其籌而數公血戰郊原躬冒白刃卽勝負相半安能所嚮無敵而賊聞膽寒始跳梁而終授首不可謂非師武臣力也夫捍大患者非三家之謀濟大功者非斗筭之器腹心干城豈可以尋常論哉語曰天下危注意將信哉其貴得人也

十忠傳

倭之蹂吾松也覆軍殺將其忠憤殉兵革者吾邑勝書哉身膏草野而名滅無考信抑烈士所痛也野史所存龐眉耆老所稱說略有聞焉噫聞而弗傳其亦終無聞也已故錄其爵里戰功顯著者作十忠傳其微莫詳者附見之

宗百戶元爵馮百戶舉皆吳淞巡徼也嘉靖壬子夏倭船飄至寶山人不羸百然饑疲矣當是時海上備兵衰弱而士皆不習戰兩百戶猝與賊遇率所部前而鬪格殺一人賊衆揮刃進部卒潰不支而兩百戶死賊乃據楊氏宅掠數日奪漁舟去自是遂入寇無甯歲也其時有隊長屈倫亦死王河青村所百戶也壬子寶山之變饑饉縱掠得志出海去而沿海恬若無事不修戰備甲乘癸丑三月二日倭三十六人於青村所焦墩登岸百戶河以賊數寡率隊長陳九等禦之賊既越海入必死地舞刀奮擊我兵未及鬪而百戶創死矣隊長亦死之復殺數人餘衆皆潰而閏三月十九保連華寶橋之戰統兵官沉于水際僅免鎮江民兵隊長陳寶死之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三十二

上海軍故叢書

逼縣治尙文率家兵禦之出東門遇賊遊兵輒敗之乘勝進攻賊伏西笈笠橋水傍尙文過以利刃斷馬足馬蹶尙文死焉宋縣丞亦巷戰于縣橋陷賊伏中死越旬日賊復至縣督撫遣吳鎮撫賢接戰于黃泥浜賢亦陷死父老言督撫暨撫按臨三死事喪奠祭哭甚哀曰汝三人得死所矣不知吾輩若何耳一軍感泣先是賊自浙西流突過金山至天妃宮浙江指揮黎鵬舉與鎮撫胡賢禦之鵬舉被創賢死焉而賊遂衝縣市則是胡賢吳賢兩鎮撫先後死也

劉東陽上海捕丞也甲寅邑城新築賊首蕭顯駕七巨舟逼東門外穴樓壁以礮城中城不覆者一髮矣而董僉事力禦之稍解圍去僉事遣丞兵躡之兵故孱見賊輒潰東陽遂戰死于太平寺里父老曰傷哉丞不能兵

而檄之兵且過歸寇忌也故至今言有司死事必痛劉丞云

童元青村所副百戶也因破城帶罪征勦拓林賊由蕭塘渡浦至府城南門之倉場時方造十戰艘賊至元逆戰賊先匿戰艘從背突出攻元元死之戰艘亦被燼矣時同戰死者有巡檢李叢祿或曰叢祿死于蕭塘

孫省祭鎧山東莒州人也善騎射多膂力俗呼爲孫奮子挾資商吳越間甲寅倭掠松郡瀕海幕府募武勇敢戰之士而鎧願輸已資助兵餉且戮力滅賊當事者奇而收之募手卮酒相勞也會官軍方陣而任兵憲先登被重圍鎧往疾馳入脫任于難鎧于是益自奮使人還宮括其家益募故所推結里中兒爲之翼率多響應而鎧氣亦倍有輕敵心居無何賊從郭西燒民廬循石湖橋去鎧率數輩蹙之越橋而戰會援絕還及橋半渡遇

吳淞曰之倭變志

卷下

三十三

上海華故書局

伏鎧故不習溺拍未抵岸而賊矛四集矣遂死後軍與其屍歸飲而道路多爲泣下鎧所佩雙刀衆人莫能持舉而鎧輪連如飛是時有二勇士曰丁千舫馬八百俱以力名川沙之戰大將中賊伏敗歟二勇士死焉或云丁千舫卽丁爵也鳳陽人以義授散官力舉千舫二子俱武健善鬪甲寅歲應募至松率客兵二百人出哨遇賊于趙家溝爵買勇自奮戒二子勿前舉鐵鞭連搥三賊一賊伴死爵下馬斬其級賊奮力斷爵臂二子赴救以所乘馬負之而還踰夕死嗟乎若數人者其慷慨赴義憤不及謀者耶然此輩燕齊間驍勇習騎射馳突令御以善將審勢料敵而用其長寧至以七尺軀蹈死地也

李府南匯哨官也倭薄城下城中危急矣府挺身出關斬獲甚多是夜賊

刳城守軍酣睡府覺而刃賊不得登然火光中賊物色之矣明日出戰賊

注目以鳥銃擊之殞于軍官爲立忠勇廟焉而李進士尙袁家乘載其先

有李三兒者勇而善戰倭攻城時連殺賊數十人倭恨將甘心焉然三兒

恃勇輕敵一日立城堞間大叫曰李三兒在此敢來戰否羣倭取鳥銃七

門熱視齊發三兒竟斃于堞明日城中人覓貌類三兒者叫呼堞間倭若

不聞也與李府斃于鳥銃事相近尙衰年十六能上三兒死事狀于直指

蒙卹祠云

周藩遊擊將軍也乙卯五月五日王江涇敗倭八百餘人北渡浦從松往

蘇藩追之至唐行鎮倭伏民房窺軍半渡出擊藩赴水死而兵民死者千

人是年九月浙直官兵會擊陶宅之寇指揮邵鼎姚泓生員于岳陷陣殺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三十四

上海華故書局

賊賊大敗乘勝進攻賊死守其巢乘高刺下三人皆死內辰正月參將尙允紹擊賊于四橋死之時賊首陳東據新場爲巢寇盜充斥而允紹好鮮衣精鎧先士卒倭物色之故及于難

師印新安衛百戶也內辰六月帥廣兵追賊至青村得勝港兵潰力戰而

死

楊鈿上海城夫也倭攻城不克待退暮夜以竹梯倚城躍而登鈿大呼賊

上城賊戮鈿鈿墜壓梯并賊墮焉守城人皆驚起磚石雨下賊傷退去沒

于潮者六十餘人而城始全至今城上祠楊鈿也

史鄭曰孔子稱戰陣無勇非孝也志士溝壑吾何憾焉余年十歲時家有

主鬻老僕故守城卒也道倭寇逼城下事歷歷猶能記之當童元戰于南

倉場郡將嬰城固守倉卒不能具兵器至以梨園甲杖揚威雉堞間焚廢倉燬戰艘烟火連日夜束手而已幸韓通判一矢中賊而賊乃去師百戶之陷葉謝係省祭之死石湖橋皆以無策應故又云葉謝之戰僧兵已斬九級邪兵嫉之給之使前而莫為應遂身死而軍潰馬家浜之戰民兵方與賊鬪而邪兵鳴金賊遂乘之死者大半當時士心摧貳如此夫賞罰無紀駕馭無術策應無備第令忠勇數輩慷慨以身嘗而委肉餓虎之蹊悲夫且當日大帥奉簡書專征伐而失事見報噤不敢戮一敗將潰卒令潰者生而忠者死是我所以弔忠魂而太息也嗟乎前事可以鑒矣

十節傳

嘉靖甲寅之變鄉邑羅鋒刃者幾萬家其貞婦烈女就死不污辱者往往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三十五

上海軍故遺書

在田陌間聞節奇而名湮殆不可指數也傷哉偶檢梅樵山人西樓雜記得烈而死者凡十人遂作十節傳

張氏文學韓洪謨似松妻也似松居郡東閩甲寅倭來攻郡城入其家洪謨具儒衣冠擊曲迎之欲勸以好生勿殺語未脫口倭刃斷其脣矣氏號而赴被執子女號救其母俱死焉越二日里中收斂見氏左膊已受三刃尙堅執下體衣不解也怒勃勃如生云父老曰烈而慘未有如韓氏一門者也而是時東郭有老儒陸野塘其妻某氏亦不屈節死故人爲之咏曰青血流天地丹心照古今野塘岩下士一日遂知名蓋傷其妻以節死而野塘至今傳也

陶氏南門四十保居民應奎女貧未嫁年二十二矣倭至與其母奔避賊

及之遂沉于河母挽之出答云兒不能顧父母遂入深淵以死而其隣女張氏爲桶匠張經女聞陶死嘆曰嗟乎得死矣既寇入其家亦投河死焉王氏夏文學世勳妻也居八保葉謝鎮甲寅夏寇經鎮夫妻奉其母偕弟妹同載而逃賊邀之于浦氏語其小姑曰我兩人義不可辱挽袂而投于河世勳與弟皆遇害獨其母存也

趙氏泗涇居民李之葉妻甲寅五月寇至家人逃散氏獨南走抵官涇橋賊追之度不免赴水水淺不死賊褰衣逼焉氏瞋目大罵死

張氏浦南化成庵居民譚三妻甲寅四月出奔避賊賊追及欲淫之執不從受刃於水涯之間

浦南朱氏二女文學明輔妹居八保寇臨境父兄擊之逃抵瓜涇塘爲賊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三十六

上海軍故遺書

追迫與婢秋香連結投河死越三日父獲三屍于沙岡口手挽不解焉秋

香張姓

焦氏文學朱煥妻居浦東七保與家人避寇至黃浦爲賊追迫煥獨扶其母逸焦被執與子婦唐相率投河賊怒亂刃死焉二子懋信懋謙奔及亦

死

張氏泗涇卑族也寇至其夫張仲珍逃氏爲賊得不辱而死

陸氏婦七寶鎮居民陸台蘭妻賊至出奔爲賊所逼投橋下以死

史官蘇曰余傳十節令後有聞焉當其倥傯臨難抗五兵殘肢體凜凜九死靡奪者且無暇商度義理豈留意身後名光簡冊耶夫爲其名美而死之則義利之分別大明而計較利害重輕掣肘彌甚又安能須臾就義烈

烈如歸哉士見危授命蹈白刃不悔者世人多樂道其事然千百年不能書一二何也豈名之不足維持人耶婦人女子不依名節義理而直依其本性故有百折不回之全氣然則名不能入女子而乃以誤丈夫嗟乎行丈夫之疑而女子也行女子之信而丈夫矣烈不烈之名吾何論焉或曰傳其名以風世也

狼兵

客兵惟廣西狼兵最悍曰田州瓦氏兵曰東蘭那地南丹歸順等州兵應調而來者五千名又有宣慰司土兵三曰保靖彭蠡臣兵曰永順彭翼南兵曰容美田九霄兵而獨瓦氏并其孫男岑大壽大祿先至督府張經以瓦氏兵配總兵俞大猷屯金山衛以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兵配遊擊鄒繼吳淞曰乙倭變志

卷下

三十七

上海華故書

芳屯閔行以歸順兵及募至思兵廣東東莞打手配參將湯克寬屯乍浦令相機戰守而永順保靖兵以四月二十日至會集倭四千餘突犯嘉興參將盧鏜督保靖兵援嘉興俞大猷督永順諸狼土兵由湖州間道趨平望扼賊歸路湯克寬引舟師從中路擊之遂斬賊一千九百九十有奇而土兵之力爲多當狼兵先至時衆新集沮澤險阻多未閑督府雅不欲以一旅金注而郡大夫父老實苦倭殘酷不能忍須臾輒嘆嗟奈何安坐武帳中置萬里外來矯捷羣衆餉嚮不令發一矢也而狼兵故貪利晚倭貨鉅萬可攫而有摩拳思當一戰是時夷情故諠大抵設伏誘我軍使不得成列而以數騎忽馳出兵後即勁卒不得展其技擊督府姑令先嘗之戰頗不利羣倭圍瓦氏數匝殺其家丁數人及頭目鍾富瓦氏披髮舞刀

往來突陣中所乘馬尾餘爲倭拔幾盡浴血奮鬪而出馬上大呼曰好將官好將官蓋憤當日諸將擁甲不前救也夫集鄉兵爲嚮導合浙兵爲應援主客相錯而後可以制萬全豈謂狼兵無轉鬪力哉政須有待耳且日後平望之捷業見効矣而權貴人竟以是中督府督府逮而狼土兵散無統鄉之人又曰是實淫暴而戕我廬室也于是缺缺無功而去然權貴人駕罪狀于督府謂瓦氏憤不出兵自言千里持糗糧來而袖手無尺寸動何以歸見鄉里故上特諭禮部曰瓦氏効勞被阻特犒銀三十兩幣三表裏以旌其勤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三十八

上海華故書

按狼兵部署法七人爲伍伍相爲命六人擊刺一人割級所獲功級七人共分之凡一人赴敵一伍爭救若沒一人必斬一伍其伍之于一隊亦然戰沒受上賞臨陣摧敵雖不獲級亦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其兵可死而不可敗故十出而九勝然督府經故鎮廣狼兵實服其威名故檄而來經既提騎去而周珣楊宜輩卒莫能用也

僧兵

僧兵係山東應募者其徒衆少即習兵曰大造化月空天池一舟玉田太虛性空東明古泉大用碧溪等四十名皆稱少林僧俱持鐵棍長七尺重三十斤運轉便捷如竹杖驍勇雄傑官兵每臨陣輒用爲前鋒嘉靖癸丑六月官兵擊倭于南匯僧兵四人死之時倭方駐白沙灣都司韓璽率各路兵及僧兵百人禦之大戰斬賊百餘賊隊有巨人穿紅衣舞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三十九

上海華故叢書

刀而來領兵僧月空和尚視諸僧皆失色獨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動即遣拒之兵始交智囊僧提鐵棍一築躍過紅衣倭左隨一棍落其一刀賊復滾轉又躍過紅衣倭右又落其一刀倭應手斃矣羣賊皆跪乞命或潰散走而所屯巢遂空中有四僧了心徹堂一峯真元者乘勝追斬其級爲賊所乘被殺或云倭奔匿民舍伏壁間四僧輪棍入呼曰賊快出受死倭突從壁後出斫之俱遇害是日幾大勝而四僧兵不免則以貪級不設備故也甲寅二月官兵戰葉謝馬家浜諸地僧兵衝鋒頗多斬獲援兵不繼且不識地理遂前進陷于敵大有西堂天移古峯二十一僧皆死之乙卯十月提督諸公合浙直諸路兵進勦陶宅倭僧兵前隊直至巢門輪棍進破敵遇者即仆頃刻斃數倭倭詭將先一日所敗我兵服色器械扮作我

鹽丁

海上莫勤于鹽丁蓋其人以鬻販爲業所謂弛刑徒亡命是也此輩國家不用卽作賊扞文網用之卽兵矣吾松漕漕故多販鹽輩往年倭寇嘗過其里見家有鹽包遂戒勿犯而去蓋倭嘗爲鹽丁所逼遁于海中小山鹽艘圍之數匝焚其舟舫其粒賊甚窘適他倭船至乃脫去自是大創矣故當時議者謂宜擇豪富爲衆服者使得部竈丁團營本鎮以捍賊長驅云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四十

上海華故叢書

余猶憶幼時在外大父家見崑山潘秀才圓山者昂藏武健人也時已老矣而猶矍鑠譚禦倭事自呼爲潘將軍後余漸長外大父能述其詳云潘秀才圓山當倭亂時所收拾鹽場販夫凡百餘人同其飲食居處引爲親兵圓山善舞大刀其部下皆驍悍乘亂思功名自奮督撫曹公邦輔愛而置之帳下與同臥起然圓山率諸販夫日徇于郊野中喜勦零賊不喜對大陣一日有販夫爲乞兒裝入賊地見賊會飲酒食羅列所虜黃白器備具販夫衣不蓋肘襖而前作餒狀又遠望不敢近賊賊手招之販夫亦以手作怕刀狀賊搖手示無他意販夫乃匍匐往舌舐其肉吸其漿盡而去告秀才曰某所有賊聚飲可襲也且其黃白器多可攫而有秀才乃持大刀率二十人往至其地羣倭駭散秀才頒酒肉飽二十人而收其黃白器俄而羣倭四面合圍吹海螺每一吹進一步勢漸逼秀才大呼曰取我大刀來東向一掃而斃二倭遂令二十人出圍而身爲殿時羣倭素聞秀才名不敢逼秀才乃從容去行路且半偶遺一解手七刃秀才曰得無令賊噉耶旋循舊路拾之歸倭亦退避竟弗追也自後鹽丁屢斬倭級受上賞而秀才以積功級軍門欲官之將受牒矣會有弁以他事縛而杖于庭者百秀才遂決意不就官督府問其故但曰書生無官以免辱也再三強之不從督府乃朱書一券給之曰減此賞銀一萬兩後秀才既老且衰矣猶出督府書以示人道當日事云

遺記

古者有大事則禱祀山川禮也矧肅皇帝奉立威以洗滌島氛海若有不

効靈者哉松父老嘗言是年倭船每出海颶風大作百艘全覆海上被圍而潮忽漲渡濤真倭圍眼大顛勁黑面魁悍者卒汨沒于隍壑間數十輩若天賦之矣庸非齋宮虔禱應耶先是三十四年甲寅五月上諭禮部朕受上天明命君主華夷東南欺上有督臣不忠驚勾北虜既誅結南倭又作是隣哉之義耶茲仰叩玄威告於太廟二社稷神祇壇先聖即日行于是明年丁巳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奉旨祭告海神先年文華來江南有督視之命至吾松以與總督爭一公署有隙文華又因狼士兵至頗欲速戰微一捷爲首功而總督不從既効之棄市而又會蘇浙兵以勦陶宅寇仍敗奴至是遂以祀海兼督視來既至松而海濱寇縱橫其巢楊星布蹤跡往來出沒如織督察不能望洋將事也太守方廉乃爲壇于春申浦上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四十一

上海軍故叢書

得勝港是日血牛馬大會文武將吏戎服陪列三軍鎧甲執戈戟樓船旗幟蔽天耀日侍郎文華乃登壇宣上命讀祝文以祭海之神略曰夷起東方逋逃猖狂戕我東人傷我稼穡自丑逾寅今已卯域天子震怒遣祀有勅有文龍章有禮秩秩有鬼神不可測期佑王師元功是卽殄彼殪腥神功有在海宇肅清神德維大是時將士踴躍有敵愾氣而島夷亦漸知海上兵勁思望海而遁不復如前橫行矣然文華怙寵爲分宜爪牙而來既陷一總督及浙撫于死而又劾曹督撫檻車徵其聲勢頗懾東南吏而惟賄德是聞東南苦祀海使者不減海夷所謂以亂止亂其去幾何也史輩曰國家軍興之際當省事而省官夫遣一使而郡邑兵革不暇治顧且力疲于供帳廩餉不暇給又且財盡于逢迎官評顛倒是非將士莫必

其命此際寧堪再擾耶慎之哉已事可鑒也

三太學

倭之變蹂海上諸鄉鎮慘矣穴于柘林穴于陶宅穴于乍浦而進遷出掠近地羣倭每日鷄鳴起蟻地會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冊展視今日却某處某爲長某爲隊隊不過二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眞倭每隊不一二輩舞刀橫行人望之股票引頸受刃矣薄暮仍返其巢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四十二

上海軍故叢書

是時太守方廉令沿海居民聽其募壯丁自衛或遇賊格殺之官具功令視軍兵臨陣斬獲賞于是川沙番太學鎧募鄉兵四百且出已資輸官爲築城鄉人賴之番故素封而又有勞兵間性不善下人見巡行御史或應對失恭謹而諸將思中之御史怒杖之庭下竟憤死至今土人言之爲流涕也

新場有盛太學濟時募兵二百皆海上販鹽精悍之士號盛家兵有家人盛廉者果敢善戰又有所募卒名邵搭辣胡每飲酒傾一石卽赴敵嘗軍騎入倭陣殺三酋而歸一時斬獲頗多後濟時錄功宜爵百戶辭以太學資選北城兵馬轉山東青州府判致仕矣

有潘太學元募兵三百當時邀零賊出劫往往擊而殺之然元先期死功無表見官亦不紀其績也嗟乎倭躪人海濱而海濱民不知關望風先潰而長驅如掃葉夫愚民知潰而生孰知却立而竟可不死且直前格鬪而可以取首功者耶故爲桑梓禦亂計莫若團聚鄉保人自爲兵然非豪富

有大力者孰能治牛酒厚餉而號令之耶故海東三太學者可紀也實不
酬勞悲夫聞其時又有新場倪太學行頭閩鳳生亦並團鄉兵禦賊云張
子曰余讀徐長谷先生喬君墓志而傷心焉其言曰今世武弁習于玩弛
其視死甚重而出身犯難乃屬之鄉井無職事之人輒又蹈瑕伺隙而中
傷之嗟乎其不堪滅此而後朝食宜也當倭夷寇東海上時棲泊川沙窪
而巢於柘林乃柘林以東陸谷陷陞溝洫鈎聯雖蜚躍超距材卒遇賊莫
聘也而一時徵集諸郡國善技擊者若南楚之飛鏢齊之戈鉞處之狼
筦定武之射疏皆有材官蹶張之能一入其境而肘腋輒廢地利不習而
用失其長故也團結土兵之議自喬太學倡始而遂身先任其事伍從其
所親技習其所便明約束厚資遺廣問謀而斬賊無虛日寇巢不自安而

吳淞曰乙倭變志

卷下

四十三

上海掌故叢書

轉徙平湖不可謂非土兵敢戰力歟撫按上其績欽授冠帶再受白金文
綺之賜而本兵議起家授之官乃竟有疾視中其旁者而辱以憤死功名
之際難居哉夫士樹素封而偏起田舍將就公車徵斯亦古今所通忌矣
三太學雖有幸不幸然余不具論第考論其概爲團結土兵著功狀如此

四辯士

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士能憑三寸舌蹈不測之淵投會導窳排難息兵所
謂賢于十萬師者可尙也以余所聞吾松說陶宅羣倭出境往舊巢則有
蔡忠恕忠恕閩人也號玄谷流于松亦不詳其何來官募其謀于賊諭賊
往舊巢出海忠恕請行先遣其家伴閩人往賊巢作鄉語漳泉人聞其鄉
人也出與之語其人爲好語曰軍門使我蔡公來欲與汝酋長會話允則

刻日而至遂往通之賊首陳東許明日午時相會備米四十包枯魚十包
如期遣人運于翁姓民家與賊會話送之蔡忠恕先至入坐令人諭賊釋
兵器入見如讞而入踞踞于地爲作禮狀諭其窺于此非久安地今軍門
欲開汝生路不若仍往柘林舊巢假汝艘縱汝出海去毋客死他鄉也賊
竟唯唯受魚米越二日仍往舊巢而陶宅安

華錦上海人徐太史子先言幼時常識其自言受胡少保命爲徐海謀
事甚悉當是時有贊畫周述學者爲胡公謀遣間使說徐海歸順而華錦
往陰結其兩侍女令說海後海尋悔中變欲殺錦而錦以談笑利辯得脫
竟擒海云

余考海防書載華董董與錦音類而又作華董乃籌海編則又作董華而

吳淞曰乙倭變志

卷下

四十四

上海掌故叢書

今遂不復知有華錦矣豈錦名不傳耶抑別有董華耶或云董華通事也
當徐海圍桐鄉胡少保在杭無他兵可遣援乃與中書羅龍文謀欲用間
以紓時急而華適至遂詣海所勸海歸軍門樹功圖顯榮海固唯之而陰
與華曰吾費倭人金且數萬何華曰易耳華公大度更立功豈直數萬金
已耶海遂投降降券于華而解桐鄉圍去既而兵逼塘棲華馳問則曰倭人
金無償也華曰挾兵要重賞謂款何第出海而須厚賞償之海乃退屯李
港而遣其弟洪來質後陳東麻葉既擒而海勢孤旋中悔陰爲死圖計則
董華與羅龍文又往且諷使人見龍文宿其舍中安寢海以足躡之曰此
虎穴何酣睡也龍文曰我爲爾百口且不顧爾乃心持兩端耶海曰聞趙
必欲殺我奈何曰此趙公初意而今則否矣且欲爲爾題封爵專提一旅

捍海上寇爾可無一往見耶我京官且胡公威也爾第入見我質爾營中海遂刻日往後出而趙趙語龍文曰諸軍門非忘情于吾者吾禍終不免也官兵既四集海偵知之欲謀拒自全而華又往解之海怒而迎華曰吾以爾言而結怨諸倭今吾既降而復徵兵漸逼何耶叱左右縛華將殺之華大笑不止海曰爾何言華曰吾笑爾不識人耳軍門爲爾備陳黨故兵壁于郊爾奈何生心乎海問計乃教之請西沈莊居陳黨而以東偏目居後二黨相仇殺以至于滅者童華力也

張子曰余訪父老言記蔡忠恕繫松故事也因憶胡總督所使說王直者有蔣洲陳可願二人王直者賊之魁柘林賊如陳東徐明山皆其黨誅直而羣倭以大授首矣故并記二人蔣洲陳可願甯波生員也當嘉靖癸丑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四十五

上海倭寇傳

上海周浦諸倭猖獗蔡都御史克廉以可願爲幕客計欲行間以離其黨士民疑爲誤用奸細遂止後可願歸國竟與洲捧檄使海外誘擒王直收游說之功云先是海商王直以要互市不得遂糾島夷入寇而身爲調度沿海殘破無甯歲總督胡宗憲奏遣使宣諭日本國王令其禁戢島夷實欲行間謀購致王直也廷議是之乃令布政司爲檄宣布德音募能使者蔣洲陳可願請行於是假以市舶提舉服色充正副使以往渡海至其國五島地方偶遇賊養子毛海峯在焉兩人以移諭事告之遂引見直諭以朝廷遣使之意及軍門招徠之心直爲感德然雅不欲國王知也謂兩人曰夷意在求互市而已既朝廷有命吾當爲若圖之國君房不能令諸島須歷各島諭之亂可弭也遣毛海峯輩送可願回而留洲在島數月海峯

來實伺中國虛實及當事待直意若何耳而總督故示以厚待意准令立功報効而爲之奏請賞賚優厚海峯還報直始挺身來謂市舶可通而身爲諸島夷盟主然猶挾倭數千來觀望海上兩閱月洲與可願反覆說之又携貳其黨始入見軍門于甯波而生致之斬之市傳首京師自此海上少戢矣然御史趙孔昭劾洲專命往使不達其國謂爲直黨惡論死詔獄巡視軍情郎中唐順之謂不赦蔣洲將來必以使絕域爲諱而阻宣力報効之心復奏釋之二人者其膽力宏辯再造江南可尸祝也故記二辯士

兩孝子

居恆而論孝庸常人事耳更不墨而女不淫寧云奇節哉然習所豫喪所殆中人之情如是故論忠孝而要之于死白刃之際見天性也怵于內而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四十六

上海倭寇傳

喪于外吾邑稱焉夫兩兒戲于沙上虎至兒不懼而虎亦不傷心不動故也若兩孝子者不惜一死以丐父命而竟兩脫于虎口豈天相之耶抑其心不動故悍寇不得而傷之也夫出乎性矣雖蠻貊亦可格焉誰謂誠不能動物哉紀兩孝子

李孝子安祥上海沙岡望族也倭巢柘林出掠沙岡而驅孝子父以去孝子挺身尋父于賊中然私念我往萬一失賊意即受刃無悔奈吾父何爾訪隣父老曾沒于賊還者或告之曰賊喜近書生而不喜言書字謂書與翰音近也或又告之曰嘻抵禦而覓父易得耳奈賊鋒布野將無虞叵測哉孝子收淚謝曰兒安之矣且無父兒寧能獨生遂奮服抵賊巢賊誰何之則曰我識字人父被掠故以身贖也賊曾見而喜得其父名于俘籍中

亟出之令父子相見且爲設羹飲食而父痛其子冒死來輒涕泣不食
孝子願加匕箸跪勸父食會長晚而益敬之居數日令其黨以一令箭先
讓其父歸而孝子留賊所爲其登記所竄掠玉帛數久之厚贈孝子而還
之也孝子處于邑庠學使者耿公表其門曰至孝感夷後以隆慶改元恩
貢選登己卯榜鄉薦知滄州子及孫皆列科名也孝子號見汀

高處士承順少有志性居母喪辭絕復蘇小祥猶瘠甚及禫而不近酒
肉父轉漕京師遭危疾孝子晝夜禱于神父忽夢大士投刀圭而病蘇歸
途遇大風公擁父叩船籲天風忽定倭夷亂海上郊居倉皇奉父奔郡城
猝遇寇露刃向父公以身擁蔽叩頭流血請代寇亦義之曰爲孝子丐若
死猶掠以前驅濟河水勢漲公極力肩父幾不能濟寇引手援之登岸遂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四十七

上海軍故遺書

釋以去也夫動神明止風波息強暴至矣哉其孝思不匱者乎而相傳倭
焚郡東閘時見三節張氏門閭衆方舉火一倭搖手曰好人家勿火也然
則島寇亦慕義有至性矣

三丐兒

丐者張二耶莫知其所自始善泗伏水中能月餘不食又躡捷善走死地
甲寅倭亂應募方太守令詞賊數挾利器泗水遇賊舟鑿其底沉之又時
入巢偵其情形且斬倭首以獻太守頒銀牌犒之不受請歸府庫犒之以
酒肉則受賊平論功應世襲百戶郡縣加以章服妻以妓女却之惟願乞
食夜則臥獄廟中嬉嬉無愁慘色後方守開府江南訪之得之寺中伽藍
祠下召令領犒金仍笑不受與飲食則忻然謝而去竟莫解其誰何人也

夫出萬死中排大難成事而長嘯謝富貴弗居豈東海貧兒中有魯連先
生其人耶嗟乎人生能着幾兩展得日一飽酒肉足矣意二耶固別有深
情也

穆一耶朱夫亦松之市乞者一耶能以五色粉墨塗其面漆身爲癯行乞
賊巢中賊或設飲食一耶遙望睥睨賊招之則搖手作怕死狀賊亦舉手
作勿殺狀招之來啖以酒食一耶既醉飽乃匍匐去盡知賊在某所衆寡
何如某地可設伏襲擊也聞之官官兵乃往殲之又與朱夫懷毒夜潛入
賊巢納毒于井取井旁磚石爲號賊飲井水不即死惟瞠目不語若痴狀
土人通賊者告賊疑井有毒勿飲更汲飲溪中以故中毒不甚深三四日
或幸無恙矣毒恐太急即死則不食少緩可中毒多也然而賊亦間以是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四十八

上海軍故遺書

多死焉此兩人者皆能用詭以銷賊焰不可謂無益於數萬兵也故曰戰
勝于謀則乞兒屠夫皆可以備行陣

三腐儒

古之教廩今之專愚也然其執所見雖生死不能易之夫十固有稱先生
引義理蹈咫尺不苟且屑越者涉危地如遊康莊焉其不幸不能樹亮節
名稱不朽命也要其始終一行寧正而斃無詭而完即古烈士之不二心
何加焉而世俗嫺笑之悲夫述三腐儒

張盈隅先生唐行鎮老儒也倭掠唐行居民望風竄家人呼曰倭至矣時
盈隅方課其孫讀讀已未覆誦也徐令瑣瑣覆誦聽之畢家人負其孫兒
去呼愈急曰倭且來速往避屋廬且受焚也盈隅乃入祠堂潔盤托奉神

主會天雨地汙泥則又蹶展兩手擊祠主甚謹鶴步而出倭見大笑反退舍任其所往既倭去仍返主于家

東門韓文學洪讓號似松爲人好古衣冠非法不言非禮不動倭逼東門城外民各東西竄洪讓戒家人無輕動吾且勸諭暴客爲良善勿好殺也肅章縫服出門迎之兇倭鋒甚銳刈人如草皆洪讓擊曲好謂曰若奈何慘殺傷天和語未脫口倭揮刃斷其腰因入其室妻子皆被殺妻執節見十烈傳所謂東海黃公持赤刀符咒降虎虎食其肉狼籍道上去者

青村一叟陳姓者亦老儒倭夜破南城入居民爭北門出鳥獸竄矣叟獨整衣冠端坐中堂不動倭入叟睜目叱之遂受刃于坐惜失記其名然亦可謂不徑賣方正君子也張子曰古人稱好學近乎智然後世學問之士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四十九

上海華故書局

偏能居鉅而苟全以自託于智多豈學不由生質耶夫質有其學則聖人無死地矣然而必死者正也城陷而尙召家人爲兒子行冠禮匡山草創朝廷旦夕葬海澳而日書大學勸講彼臨死地而安且定故履之若平時夫令三宿儒當此其能不亂生死一矣而後生輩遂指爲腐豈非以其質固渾渾沌沌耶然當日攘攘逃生者後竟何濟而後知三腐儒死可也不死可也

二念詬附

郡西有一老隸卒與其隣譚而詬鄰故擔夫豪也隸既豪於隸諸隸從之擔夫亦豪於擔諸擔夫羣赴焉然兩家並隣于秀南橋衆隣解之盛氣弗下也隸之徒曰我僨供事郡堂皇而么麼汗血廝養乞升合米活者何能

爲擔之屬曰我輩雄於市久矣唯唯讓一殿呵牛馬走不幾淮陰市之辱哉一日分隊而期於秀南橋上隸之徒東圯擔之徒西圯兩家各面證其曲直狀其屬各蜂起戟手而佐舌鋒俄有從北來者呼曰倭至矣關語初酣不聞也已而又見喘而奔者曰倭至矣關語如昔既有帶刃傷而匍匐至者纔屬息曰倭已殺人蔽野矣兩家之徒駭而走其老隸與擔夫尙言某事是誰曲直某事是誰短長兩不承竟刺刺不罷語未脫口倭至隸之臂斷擔亦受刃於圯下其徒竄而避者倭四面掩殺之是日屍填城外烟火絕沿郭者數日幸任兵憲力戰而城完郡史氏曰隸若擔之爭也衆各附其豪以求雄耳何知仁義腰臂分處血肉淋漓而羣黨亦逃一死不可得嗟乎誰爲雄雌哉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五十

上海華故書局

一酒徒附

長橋南一賣酒翁每酤其清美者於人而壺底濁醪則貯之別壺漉其粕而澄之滿則舉壺吸之如引大斗一日壺頭濁醪盈矣翁方提壺出踞橋上將快飲有人從後呼曰倭來矣且避翁餘飲自若曰倭來無妨也既又有人呼曰倭已在後翁舉壺而曰縱令倭來也我須盡此一壺倭從後揮刃截爲兩段上截一手尙擎一壺唇向壺口衆倭大笑嗟乎偏嗜之癖能忘其身此豈可爲醒者傳耶夫嗜功者戮於功嗜官者敗於官嗜黨者死于黨狂藥之中人寧獨一酒翁哉

吳淞甲乙倭變志卷下終

讀吳淞甲乙倭變志

侗師先生喜讀書手無停繡目無輟覽著述之暇旁以潛墨餘汁採吳淞倭變事纖悉備志用抒憂世之思余小子讀而嘆之謂國何能無事事有其人人有其意蹈歷于利害情形之中而古今肯綮之熟當耳目得于前局智力瞭于省括則可以因近量遠因一隅籌天下而扶危定傾于不壞虞朝歌之利器趙壹平之老成彼其人平居實有其意□□□□□□□□□□不見頓轡摧御不知高岡峻坂之險也不見告正鵠三軍不鼓惡知廣場易圖之茫然哉余故識侗師之意遠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試取吾師之言以證今事可一一做而行乎夫倭散虜聚倭狡虜疾倭去來

吳淞甲乙倭變志
卷下
五十一
上海華故叢書

有候虜驟來驟去時去時來兩者情形利害故自不一要之識全乃可以決機畫定則不至坐困事在有人人在有意耳雖然今不但無其意亦且無人事急而始徵兵兵集而始問餉一人而初謂可用既謂不可用且明識其不可用而姑用也病者不擇醫而治病劇亦聽之庸醫效則可以爲功不然奢之精而已舉醫效可以爲德不則旁立而睨之耳是于醫皆無所不利而獨主人受其害悲夫間路已經百不失一蘇文忠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于古人救時者讀是志其亦有會心也夫

門人古蒲曾楚卿頓首謹跋

跋

吳淞甲乙倭變志二卷明張翥撰以所紀松江倭擾多嘉靖甲寅乙卯二
年事故名書名見明史藝文志及四庫存目而傳本絕少未可卒睹去春
自常熟縣立圖書館錄得一副本有曾楚卿跋蓋其門人舊所鈔存者也
惜已佚其一葉計三百二十四字其他亦間有闕脫及不可卒讀處又上
卷紀捷藏渠兩篇下卷僧兵狼兵兩篇與鹽丁遣祀兩篇其順序俱與四
庫書目提要所言後先倒置未喻其故今春復得蘓所著費日堂集讀之
見是書赫然在焉特集中僅稱倭變志而略去吳淞甲乙四字各篇順序
與四庫提要全同惟卷尾於三腐儒之後增二忿詬一酒徒兩篇而十德
吳淞甲乙倭變志

五十二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傳吳悟齋條下無老僕周山所言一段其餘字句間亦微有差異因取以
校前鈔之本補其闕佚三百五十五字增其脫落十五字正其譌訛四十
四字並爲改正各篇順序且附二忿詬一酒徒兩篇於卷尾俾成全本焉

民國二十四年夏上海通社識

傳吳悟齋錄下無老僕周山所言一段其餘字句間亦微有差異因取以校前鈔之本補其闕佚三百五十五字增其脫落十五字正其譌訛四十
四字並爲改正各篇順序且附二忍詬一酒徒兩篇於卷尾俾成全本焉
民國二十四年夏上海通社識

吳淞甲乙倭變志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張鶴撰鶴字世調華亭人萬厯甲辰進士官至
南京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吳淞倭患在嘉
靖甲寅乙卯之間故紀二歲事獨詳上卷分紀兵
紀捷殲渠周防四目下卷分十德十勲十忠十節
僧兵狼兵鹽丁遣祀三太學四辨士兩孝子三乞
兒三腐儒等十三目明史藝文志著於錄此本題
曰甲乙倭變鈔錄者省其文也鶴自序云松之難
松之遺老能道之然按之籌海圖編及海防考諸
書其日月頗不合得非境外事境外人不能傳耶
吾寧信其目擊者焉今考正史倭寇松江始於嘉
靖甲寅而此云癸丑張經王江涇之捷歲紀乙卯
而此云甲寅諸所記載率差一年非第日月而已
鶴作是書時已官諭德直史館於政府典故得以
考核不應差謬至此疑其必有所受之也書中注
直俱作王真未喻其故殆傳寫之誤耳

兩朝平攘錄五卷

〔明〕諸葛元聲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

商濬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朝平攘

錄五卷》提要

陸萬兩朝平攘錄序

會稽商濬景哲父題

明興汛掃夷夏定鼎幽燕左據天下
之圖而右扼四夷之吭文德武功自
太皞燧人未嘗有也承平以來其間
廟算長計平攘舉而社稷寧則惟是
平攘錄序

隆萬兩朝之為烈蓋自倭數闖入為
邊境患中國猷之會俺酋悔禍致紙
牘之愛解辦受封折箭誓內保塞世
世比之屬國蠢茲土夷各恃巖阻驟
啟隙亂逆命天驕我是以脅蠻播之
役大兵穴剿不啻草薶而禽獮之規

方數千里呂為郡縣皇又乎百世業
哉東之征悉索救賦以急與國不無
宿師匱財之虞然卒殪之海上獻俘
飲至厥靈赫焉至如寧夏之氛折衝
授晉不過神武之士苴被當者反委
耳夫自晉禦夷者不譚剿則談撫剿

平攘錄序

二

且傷恩撫且損威撫剿恩威相機而
動則

聖天子與密勿之臣疆圉之吏所為
勝美多也在昔蠻夷率俾典謨誌盛
而出車杖杜車攻六月之詩被之管
絃以垂不朽然則是五大舉也可獎

傳述以嘔歌太平播遐邇若天威臨
之者與余鄉諸葛先生淹貫古今識
數奇不戾且與先大人同藉證

交歡時又相與抵掌國家大禮大戎
一切典故灑又若懸河靡有殫也今
先生有概於兩朝平攘之盛爰誤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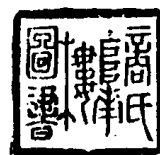
平攘錄序

三

傳事校詞嚴庶幾寔錄余乃更為讎
訂而授之梓以備異日者國史氏或
有採焉雖然余益重有感也北虜款
塞干城之將緩帶而畫以島夷嶺楚
以次鏖削文武大吏搖白羽而治之
詎不甚休碩虜至逞至叵測也愚摩

鐵勒渤海屬濱倘窺虛伺間柁艘牧
 馬倉卒之變胡以應之此徂於款而
 自弛之患也土獍構結難馴易搜治
 以漢汰安保無虞蓋捷伐甫張而賢
 价之師又煩經畧矣狡夷禍連東北
 螫中汪南濱海隄防又未知其所稅
 平攘錄序
 駕此窮於術而自恕之患也昔周之
 盛也天保治內采薇治外故天子有
 道守在四夷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則先生之傳是傳與余之行是傳
 也倘可為修攘之一助乎誠大幸過
 望已 皆

萬曆丙午夏仲月書於西湖之別墅



平攘錄序

五

兩朝平攘錄敘

我

國家汎掃胡元奠寧四裔
裨海內外降幡貢舶賁
相望於大荒窮徼之表

真萬里同室也然氣運
貞復人事儼弛不無姦
宄竊萌釀釁藩徼致勞
斯斧譬之一元周龐而
雨露霜雪不妨並用總

之鴻猷懿燦

列聖以還可考鏡已

世廟末季自順義憬孚烽
燧寢息當是皆寰寓清
泰即三五盛際曷以加

茲逾年

聖主御極二三元老協衷
秉衡政教熙洽之穠而
西夏東倭南酋跼警突
起意外率勤王師遠征

徐廼底定蓋惟

天威震疊將吏協謀蕪之
鼎祚昌隆華夏率俾區區
癰疥似非根本之慮第
聞之

年錄錄序

三

聖王壹體群類尺寸疴瘵
俱屬沴厲試診厥脉絡
遡其症所自始庶幾彰
往察來是亦撫世者一
青囊也吾鄉味水諸葛

氏博聞遐識研精理要
尤加意時務誦讀暇輒
採

隆萬兩朝平攘大政五輯
爲全書幾百萬言余幸

年錄錄序

四

受而卒業焉其于疆域
源流攻取始末靡不臚
列區分纖鉅畢載一攬
是書即如身履行陳而
千萬里外之情形不啻

在眉睫也且其間成敗得失機緒變易加以參錯劈畫洞若觀火則慘慘徹桑之思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夫兵不得已

而用之讀此能無蒿目而拊髀乎昔商君景祐樂觀其成欲付剗劂氏以傳而謀敘于余余不佞因書此言以告之

皆

萬曆丙午夏六月吉
賜進士出身正奉大夫正
治卿廣東布政使司左
布政使王泮撰



兩朝平攘錄

目錄

卷之一

順義王 俺答 三娘子附

封順義王贊

卷之二

都蠻 九絲 平都蠻贊

卷之三

寧夏 哱承恩 平寧夏贊

卷之四

平攘錄 日本 關白 朝鮮附

平關白贊

卷之五

播州 楊應龍 平播贊

兩朝平攘錄卷之一

會稽

諸葛元聲 韓 商 潘 校

順義王

順義王俺答，鞑靼也。其先元主脫歡帖木兒，後我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塵。元主北遁，獲其後妃及孫，買的里八剌，乃封為崇禮侯。元主殂，遣使致祭，誼為順帝。國人號曰惠宗。子愛猷識理達喇嗣立，朝遣崇禮侯北歸，以昭恩信。愛猷識理殂，號曰昭宗。次子益王

平攘錄

卷之一

脫古思帖木兒立，值大將軍藍玉北征，適至也速迭兒之地，為所弒。坤帖木兒繼立，亦被弒。自此不復有帝號。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眾不附，尋弒之。韃靼太師阿魯台，統其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失理為主。稱可汗。中阿魯台復弒之。本雅妻率屬來朝，乞居內地，而瓦剌強，高脫歡引眾擊殺阿魯台，收其部落，欲自立為可汗。眾不可行，求元後脫脫不花。即昔為主，居沙漠北。脫歡死，其子也先為太師，因土木得志，遂弒其主脫脫不花，自稱田盛。華言天聖大可汗。肆集

驚平章哈刺謂也先曰。主人衣新衣矣。幸以故夜賜臣。故不指太師也也先不許而封其弟。哈刺意不平也。先知之。鵠其子子飲而覺。噓指血染箭令僕持報父。哈刺勵兵襲之也。先勢不敵。從數十騎遁去。既入恐其下叛。夜與親人至一部落乞漿。婦人以酪飲之。遂去。夫歸婦言狀。則夫之父嘗為也先所殺。因追及殺之。李來復殺平章哈刺立小王子。尋亦弑之。復立脫思為王。脫思小王子從兄也亦稱小王子。此時瓦剌諸酋西徙。與土魯番相警殺。以故小王子漸強。脫思戾其子互顏罕立。亦稱小王子。生子十一人。咸勇悍善戰。分住九邊之外。嘉隆間。逆為邊患。俺答即小王子賽那郎子也。驍勇方畧空群。與兄吉囊不時護邊。庚戌俺答大舉入通州。薄安定門。京師戒嚴。聞皆中國叛人導之。其後復得趙全等為之主。畫趙全晉人也。先是山西妖人呂明鎮。即呂老祖以白蓮妖術謀不軌。全與丘富等從之。事覺。明鎮伏誅。富與全率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明鎮子猛谷王。即王廷輔之屬。叛歸俺答。駐邊外。古豐州地。屋居農作。招集亡命。頗雜漢夷居之。名曰

板升。因升板菲垣故名俺答授全等皆為酋長。丘富。宛全等益用事。已而試百戶張彥文。遊擊家丁劉天祺。及邊民馬西川。趙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福。周元。及張從庫。王道兒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眾至數萬。全等因尊俺答為帝。治城郭宮殿。為離宮。九楹以奉俺答。制極壯麗。僭擬宸居。期日升棟。會大風棟落。壓殺數人。俺答遂不敢居。北虜原狼也。性不屋。惟便毡帳。隨山後。諸州縣。皆以居。事畜。故白石。致。瑯。以。混。合。石。晉。為。我。前。我。因。明。復。驅。之。歸。山。林。還。其。舊。性。所以。每。以。使。還。不。敢。據。城。邑。今。全。等。又。欲。媚。以。呈。居。據。境。之。為。天。意。抑。點。護。之。財。全等亦各建堡治第。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有蟾宮鳳閣之號。俺答亦貴近之。數引虜入犯。破城堡。殺吏卒。無歲不至。邊境苦之。幸虜無大志。然入寇必與計議。如隆慶初。汾石之禍。皆全等本謀也。朝論藉藉。以板升為憂。募得全者。拜都指揮。賞銀千兩。久之不能得。俺答親子九義子一。其長子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號懾亦為諸酋冠。且兇狡無賴。嘉靖末年。其嬖妾桃松寨私通部目牧令哥俱誅。乃相率自大同新平堡求降。宣大總督楊順納之。致闕下。台吉慙恚。殺守舍及親

屬百十人。追索不得。乃縱騎掠塞內大同左右衛諸堡。為攻沒畧盡。且曰。若歸吾婦。願以銀馬駱駝相易。不則使若奔命不休。大同撫臺疏乞從長議處。珥邊患已而虜益布滿山谷。圍右衛城數重。順恐乃言虜願以我叛人趙全等。易其逃婦。本兵深以為便。時嚴嵩當國。遂聽順言許之。遣二人回。行至白登。順令人誘收令哥。携桃松。自西陽河夜送出塞西去。復陰告台吉。選騎追之於黃河岸。執至帳下。召諸婦環視。磔裂之。刺取心血。偏飲諸婦曰。若輩私奔視此。虜既押

平壤錄

四

知順等無能。於是散牧新平間。攻右衛益急。卒不致全等。至隆慶庚午冬。乃有那吉之事。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又名黑。早死。遺三歲孤。名把漢那吉。其母胡媪。俺答又以事殺之。俺答妻一刻哈屯。怜惜那吉。以僕阿力哥之妻乳之。及長。那吉多智。有口辨。俺答善之。娶塔比吉女為之婦。不相中。復聘兀慎家。取兔槽金的之女未娶。俺答長女啞不害。有所生女三娘子。庚戌相至。是年及笄。貌甚艷麗。已受換兒都司聘。俺答先通焉。已生子。遂奪取之。換兒恚甚。將攻俺答。俺

答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兔槽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予人。吾不能為若孫。吾行矣。遂與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馬十三疋。南走。以隆慶四年十月十日止平虜城外。叩關請降。巡撫方逢時。聞之。督府王崇古。崇古曰。此奇貨可居。於是豐館餼。餽與馬。厚遇款納。具疏以聞。言欲尊顯之以示虜。因與為市。令繫送降人保塞奉約束。虜即不急。因亦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以羈縻之。答老且死而黃台吉立。勢不

平壤錄

五

能有其衆。而吾以一名者。谷蠡狄狄之置塞外。以觀其俯仰。舊存部落。執必響應。黃酋聞之。勢必忿爭。兩酋構我。則兩利俱存。互讐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失興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既上朝議不能決。時當國者。新鄭高中玄。力主納之。請授那吉爵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一襲。宴賞供帳甚厚。俺答乍失那吉。私念中國患虜。歲入寇邊。必且甘心之。又妻一訓哈屯。朝夕泣目盡腫。乃召趙全等計事。全曰。今日以得那吉。頃厚賄以贖。不。賜以

兵。俺答然其計。率眾數萬進薄大同。崇古命提兵馬芳趙岢嚴兵以待。俺答不敢進。駐兵平虜。且索打話。無敢往者。百戶鮑崇德素負膽氣。善胡語。慨然請行。時有一總兵以罪繫。亦自負勇敢。令之輔行。未中路。總兵恐畏遠去。鮑單騎入虜營。見俺答方盛怒。謾罵曰。余自用兵以來。殺若干提兵矣。鮑百戶俟其氣少。平。進曰。國家多少總兵。殺之可盡乎。中國倘殺汝孫。汝孫再難得矣。今汝孫已部送北京。予官職收養。今欲取歸。獨有乞恩懇求。尙特兵深入挾取。是速其亡也。俺答聞言頗銜之。乃留鮑隨遣親虜往覘。則舊府豫計。那吉方蟠袍貂帽。馳馬從容。與諸將游獵郊原矣。虜歸報俺答。釋然心喜。時冬寒草枯。駝馬多僵倒。衆騎咸怨。詈趙全等。又辛愛黃台吉亦怨俺答寵少妻。三娘溺幼子。三娘子所生不他。失理後和信任匪人。趙全疎其種類。於是崇德再入虜營。說俺答縛諸叛人以贖愛孫。俺答知衆心爭怨。願欲從崇德言。崇素昵全等。猶豫不決。我。一。刻哈屯大罵俺答以欺衆。必欲歸其孫。俺答乃先繫張彥文於陽和。周元欽

藥死。乃詔召全等計事。即帳中。擒全與弟龍。及李自馨。劉四。猛國王。呂西川。呂老三。馬四川。凡八人押送中國。內具文稱臣。請封貢。進至雲石堡待命。王督府先已請旨。遂受其獻。復厚贈那吉。遣使送歸。那吉猶戀戀不欲去。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臨行更加宴賚。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乃携其妻以歸。留阿力哥及俺答使二人為質。崇古既獲叛人趙全等。各檻囚至京。十二月告廟獻俘。八人悉支解於市。朝廷以提督王崇古巡撫方達時。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遴各陞賞有差。又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仕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那吉歸見祖母一克哈屯喜若再生。各部落皆慶賀俺答。俺答亦感天朝禮遇伊孫。即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崇古疑言囊大把都未與盟。恐有詐未許。蓋吉囊者俺答兄。老把都兒昆都力哈俺答親弟也。吉囊死。子四。長曰吉能皆俺答親姪。而元慎擺腰永邵卜喀囉土蠻等酋又多其本統親枝也。俺答於諸虜為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內附。然後

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示羈縻也。總督以此難。俺答辭以為土蠻故主也。力不能致。崇古獨計。老把都與土蠻善。而內親黃台吉。

按青台吉二女。一適土蠻。一適長昂。妻死其妹來。昂長昂通而留之。且賄青台吉。土蠻見妻被留。久而不歸。忿甚。故與黃酋親。圖長昂也。後又欲以兵萬人助督府。塞達破長昂。已約刻期舉事。適塞公以艱去位。弗果。土蠻自是怨中國。負約。

比時適黃酋使來。崇古乃令黃台吉約老把都以招。平據錄 卷之二

土蠻與俺答會同請封。因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隆慶五年辛未春。俺答始與老把都言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持番文來言。諸酋長藏。

聖朝曠恩。願相戒不犯邊。專通貢關市。以息邊氓。若欲禁約諸邊將士。毋燒荒。毋搗巢。以結盟好。

上下兵部議可否。兵部謂開馬市有。先帝明禁。又虜今所要。恐橫索不已。有意外之虞。宜勿許。崇古復奏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中俺答擁衆入犯薊鎮。就馬房內臣楊淮等。脅以奏開馬市。故。

先帝不允。而咸寧侯仇鸞出塞無功。潛以金幣媚虜。仍請許開市以逭己責。當是時開市非虜本心。故不旋踵叛盟。

先帝震怒。始寘於辟。嚴為之禁。今虜情實與昔殊。虜連歲入犯。固多殺掠。乃亡失亦畧相當。屬者戴天朝歸孫之恩。既獻俘。

闕下。復約其弟姪各部。誓永不犯邊。又非昔之擁兵壓境。挾我邊臣而坐索也。且聞虜欲圖瓦剌。蠶食西番。慮我議其後。故堅意內附。其情可信。又虜使云。

所請市。非復請馬市。但許貢後容令貿易。如遼東開原。廣寧互市之規。此。國制待諸夷之常典。非昔馬市比。且昨歲秋防報警。京師戒嚴。至倡為運載。灰塞門。棄城之議。幾為虜笑。今虜納款內附。乃必欲定久要。守尺寸。以幸百年之無事。異日有失。究首事之罪。則豈惟臣等不能逆覩。即俺酋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姪。能要諸酋於目前。而不能制諸酋於身後也。夫拒虜甚易。數言可決。虜必憤憤去。即以遣降之恩。不犯宣大。土蠻及三衛。必歲糾俺酋父子。

為聲援。以窺薊遼。則吉能子弟賓免諸酋。必為蘭清洮河之患。若允虜封貢。各邊有數年之安。則可乘時修備。虜設背盟。以畜養數年之財力。從事戰守。不猶愈於終歲馳騁。自救不暇者哉。臣又歷稽國朝北虜舊有通貢之例。如正統初年也。先以減剋馬價。而稱兵。夷虜封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順王。故事。故臣以為許封貢便。疏下廷臣會議可否。惟徐文壁。張四維等。二十二人以為可許。張溶等七十人以為不可。朱衡等五人以為封貢便。互市不便。獨俞都李崇極言可許狀。兵部尚書郭乾不知所裁。條為數事。以塞崇古之請。大抵皆持兩端。惟高拱決意從崇古言。於是

天子下其事。部議封俺答為順義王。子孫各封爵有差。仍許通貢互市。俺答聞命大喜。謂使者曰。趙金等已除。尚有趙宗山餘黨數十人。據有板升。不滅之終敗和約。王總督以聞。詔悉捕獻伏誅。如趙金等例。隆慶五年四月。俺答貢名馬三十疋。遂遣使冊封為順義王。特築一城。勅名歸化。建一寺。勅名弘慈。此

昆都力哈。即俺答弟黃台吉。俱都督同知。賓免台吉等十人為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等為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為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為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為百戶。三娘子封忠順夫人。是時諸夷解辮髮。受封號。請世比於屬國。邊土靖安。而中國逋逃。知虜不足賴。事急即以之為市。有深創矣。

上乃告廟。昭武功。加賚幃帳諸臣。晉崇古爵宮保。於是酌入貢之路。定貢獻之期。限貢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又議定市場。大同在右衛威虜堡。宣府在萬全右衛張家口。山西在水泉營。每歲起期開市。裨將統兵。憲臣臨閱。硝磺銅鐵軍器。各有禁約。虜入毋持弓矢甲冑。使得與沿邊居民有無相易。往年燒荒揭巢。兩相讐害。厲政盡免。以示招携。隆慶六年五月。王總督又為俺答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二請許貢入京。比於三衛。每首貢使二人。總督大酋四人。俺答十人。總六十人。貢馬三十疋。三請給鐵鍋。議廣鍋十斤。煉鐵五斤。尚未可為兵器。

洛鍋生粗每十斤。鍊鐵三斤。宜可給與以壞易新。其四請撫賞虜中親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夷塞上。仍許不時小市。疏入兵科梁問孟。以鍋可互市。撫賞不宜輕許。禮科陸樹德言。貢使入京有五不可。凌虐駙使一也。忿爭起釁二也。京師內館穀澗畧。虜如不逞。損威傷重三也。窺視動靜四也。今來雖可。後必漸多難阻五也。宜為代進便。部會議貢使至邊。惟遣光祿官賚賞物就給。其欽賜筵宴。本鎮總兵待之如禮。廣路二鍋。均犯出境之禁。無已則以銅鍋代之。今總督市給。其親屬窮夷撫賞。不可以久。宜令提督審畫一之法。勿斬勿濫。如各鎮原議。惟順義王印。即如議鑄給。詔從之。是月賜俺荅順義王鍍金銀印一顆。凡表章俱令印進。又申飭邊臣。益嚴武備。每歲特差風力科道官分投閱視。若錢糧。若陰隘。若兵馬器械。若屯田鹽法諸事。各要拓廣整頓。條實具報。有成績者。與擒斬同功。仍嚴故事者。與失機同罪。亟令所司議行。是役也。王督府審戎索而善謀。高相國贊廟謨而善斷。故能懷群酋以順首。易左衽為冠裳。十

年來虜守舊繩。邊無鳴鏑。則二公之力也。

附三娘子

三娘子俺荅長女。啞不害所生女也。生而骨貌清麗。資性穎異。聰俊超越流品。善書番文。通達事務。尊中國尚瞿曇。蓋虜中女品之絕代者。并時已受襖兒都司聘。俺荅先通焉。未幾生子。遂奪取之。俺荅寵甚。事無巨細。咸聽取裁。平居誦經念佛外。手不釋卷。出言和婉。每能豫道人意。常恨生夷中。每於佛前懺悔。求再生。當居中華。隆慶五年。初封忠順夫人。與俺荅生子。長曰。不他失理。封龍虎將軍。仲曰。沙赤星。封明威將軍。季曰。倚兒將遜。封武畧將軍。俱稱台吉。萬曆壬午。俺荅殂。壽七十餘。長子興克都隆合黃台吉。襲封順義王。復欲蒸三娘子而配之。則舅氏甥女行也。三娘子庚戌相此年。已三十三歲矣。俺荅初歿。黃台吉將收三娘子。三娘子嫌其貌陋。拒之。率眾遠遁。黃酋引部落追之。此時正當互市。踰期虜使不至。鎮巡疑有背盟。心大不安。後半月。三娘子已就黃酋。夷使忽來完市事。鎮巡寧牲謝天焉。黃酋先配五蘭比妓。

後受胡僧給。納婦一百八人。以象數珠。生十四子。繼封僅四年。三娘子佐之。貢市惟謹。萬曆十四年仲春。殂。長子扯力艮。襲封。先配滿官。嗔比妓。復蒸三娘子而配之。以其倫表兄妹也。其寵幸無異二酋。扯力艮丁亥秋七月。黃酉死。承爵。六年。時同三娘子。擁衆十餘萬。騎入邊。不肯受封。且云有馬八千疋。要朝廷用價買之。即退。時值浹雨不止。邊牆多圯。巡撫鄭洛書以為憂。惟用好言諭虜使。且令人傳語三娘子。無忘香火舊情。至七月初四日。虜卒聽平。受封。賞於弘

平壤錄

卷之一

十四

賜堡。去六十里。三娘子之力也。然扯力艮沉湎昏耗。生七子。齒未五十。鬚髮皓然。而三娘子年逾不惑。色尚姣好。故扯酋番漢應酬。悉諉三娘子。自辛未受封。以辛丁亥。凡十七年間。而三封貴爵。忠順夫人也。貢市之不淪多與有力焉。後萬曆二十年。宣鎮史章二酋。叛。盟入犯。時邊久無警。一旦聞變。無不錯愕。撫臺以中領軍常鶴。大同前衛人。貌偉才雄。舉之使虜。覘動靜。常挺身入虜營。讓虜王。扯力艮與三娘子。極言中國嘉虜王世嚮化。歲頒豐賞。今二酋阻壞世好。大不利。今非俘

二酋獻。關下。必不能復徵太師恩矣。虜偉中軍狀貌。聞其言心動。即擒二酋。仍召熟夷以安。獨石中軍素善繪。因密圖三娘子。及受封三王。各像為圖。說以獻于朝。故備得其詳如此。萬曆初。王公崇古。入為大司馬。繼提督者方公逢時。而吳環洲。父撫宣鎮。蓋至萬曆丙子。而虜奉貢市者三年矣。提督撫臣俱加恩資。廕子。及方後。吳又代為提督。則北虜貢市無失期。而三娘子切切慕華。不時款塞。常親詣見吳公。吳公見女畜之三娘子。亦事吳如父。情甚嚮。三娘子親

平壤錄

卷之一

十五

筆書索金珠翠鈿。公隨市給與。以敦和好。虜中部落間梗化者。三娘子或預報聞。提督府得時為整備。及吳公入拜大司馬。則三娘子不復至塞下矣。俺答春秋冬住牧豐州灘。昭君墓。入夏避暑青山。黃台吉住興和。迤北吉能。二子七姪。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州之地。長昂住大寧。離邊五百餘里。伯彥孛羅等住青城。離邊四百餘里。兀克兒等住虎義。離邊四百餘里。火落赤等住會州。離邊三百餘里。炒蠻又在遼東住。地名必留兔。離邊八百餘里。邇來諸部。惟長

昂最為京東邊患。其先太寧衛左都督為完帖木兒。五傳而為花當。生一子。又再傳而華蘭臺罷職。為影克。影克之子即長昂。今襲職最舊。右都督曰紀班。通二酋所轄一百五十枝。今各路徵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蓋東邊不互市。直銀給之。謂之賞邊。故長昂挾此驕悍。屢犯云。又按板升叛人。皆中國亡命。或被擄。中間亦有求歸不得者。如嘉靖乙丑五月。板升降人李自馨等。叩邊請卒眾歸降。總督江東以

平壤錄

卷之十一

又十五

開兵部不敢主議。請行督撫計處。事終不允。隆慶初。兵部議請優錄降人白春等。戊辰八月詔懸招降賞格。於是應募者以千計。如白春等五人。已各有部落。畜產饒富。至是聞風來歸。

上嘉之。命校附近衛百戶。賞銀五十兩。仍懸賞格於邊外。夫戊辰有此例。而李自馨等又不至。前喻年乃與庚午之烈。則或趙全誘而阻之也。惜哉。

封順義王贊

宋水外史曰。閩番反目。許語勃谿。天親猶爾。夷性犬

羊。非我族類。安保無侵犯也。嚴尤畫夷。謂周得中策。重並指太原一驥。曾未思先世古公。已無吝玉帛。西伯始受命。循順事昆夷。玉顯文謨。寧遜宣德。逕原之繹。何能勝行道喙息也。不再世而大戎之鋒鏑。及徧西京矣。要之夷無常運。禦在當機。可戰可平。度我德力。昔錄紹興金縢事。譬耻和戎者。輒用藉口。然仲尼有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梗化不恭。尚修文附。矧順首聽命。叩關乞封。不繫送中行。永絕鄉導。如倭酋之悔禍。容遽却之乎。蓋貢市利歸酋長。又免燒荒。搗巢侵掠。利歸部夷。亡矢不償所得。幕庭密計。或有軒輊。且值胡運中衰。非復曩比。若我沿途諸戍。烽警虛聲。動微功賞。移此餌誘。塞塵不驚。今二三十年。孰得孰失也。第謂乘此休養。未雨綢繆。適習空譚。愉安旦夕。彌父彌地。殊爽始計。異時釁孽不測。倉皇朽鈍。將歸獄事端。委去和誤。吁晚矣。

平壤錄

卷之十一

十六

兩朝平壤錄卷之二

會稽

諸葛元聲

輯

商澤校

都蠻

都蠻古西南夷。地界川貴。險據萬山。三面阻夷。其窟穴為九絲山。形盤礴。土修廣。可容萬。而四岨峭。崇。外限深箐。為中。天險。或云。以。從。高。卑。國。之。其。外。東。北。則。為。鷄。冠。嶺。都。都。寨。凌。霄。峯。三。岡。皆。峻。壁。數。千。仞。拔。地。而。起。旁。僅。窄。逕。行。不。

平壤錄

卷之二

七

得列騎。中間。施。幡。號。列。鑿。空。而。後。可。度。三。山。鼎。立。為。九。絲。外。障。入。九。絲。所。必。由。令。人。守。其。上。則。十。萬。之。衆。勢。難。飛。越。與。地。約。四。五。百。里。而。連。屬。者。二。省。切。近。者。七。邑。都。蠻。毒。流。不。啻。千。里。其。在。古。初。輝。柯。巴。符。夷。種。非。一。漢。武。通。道。置。吏。後。始。入。中。國。其。大。者。各有。君。長。歸。化。列。為。土。司。獨。此。地。僻。險。東。之。僚。儻。南。之。番。蠻。負。固。梗。化。者。居。之。糾。聚。深。固。桀。獠。數。反。覆。難。制。諸。葛。武。侯。經。理。南。中。始。尊。約。束。永。嘉。後。復。沒。於。夷。徠。蓋。千。四。五。百。年。至。

明興設郡邑置吏。蠻屬版圖。居封域之內。其近壤可

耕者。悉分隸叙之高拱。筠戎長寧。瀘之江安。納縣等

縣。而九絲為既脫。於是蠻叛服不常。七邑人民。日遭

荼毒。官兵阻險。莫敢問。各土司環列左右。即調征。皆

觀望。而莫肯效力。大懲創。自國初至萬曆二百餘

年間。朝廷凡遣將十一征。景泰元年。夷賊並起。先

攻高拱。筠戎四縣。後以次屠長寧。江安。納縣。江以南

為之一赤。成化元年。貴州五千餘軍。一時覆沒。巴蜀

死者萬有數千。時周文安弘謨上疏。力言唐虞時。外

平壤錄

卷之二

二

薄四海。咸建五長。宜立土官。以掌都蠻。而朝議決意。大征。後弘謨謀後。蠻久不靖。蜀人遺恨。此議不行。其。是。也。未。有。改。流。為。土。官。者。今。都。蠻。入。我。版。圖。安。之。屬。土。而。其。人。又。隸。或。縣。若。立。土。官。非。改。流。為。土。乎。官。公。議。平。後。但。請。立。鎮。特。命。大。司。馬。程。信。襄。城。侯。李。瑾。衛。控。制。端。有。見。矣。統。兵。二。十。萬。衆。調。三。省。兵。儲。餉。億。萬。計。始。亦。震。疊。扼。隘。四。年。師。老。力。詘。意。漸。怠。弛。僅。以。俘。斬。數。百。告。捷。竟。不。能。一。入。九。絲。而。還。久。之。繹。騷。如。故。大。抵。當。事。者。策。無。必。勝。惟。藉。口。招。撫。以。幸。完。事。撫。不。效。則。倉。皇。興。擊。而。謀。律。無。當。顯。倚。土。司。兵。為。前。茅。迨。兵。老。財。殫。

撫與剿俱頓。而蚩愈玩。急加之亡命。遁逃日衆。黔者遂為謀主。習見漢兵無如彼何。漸肆猖獗。僭號稱王者數十人。至嘉隆而極矣。嘉靖時。蚩首稱傑者。阿大阿二。皆土方三也。三人最魁。竊署為王。常擁衆剽攻七縣。訪民間有積蓄。居在城邑。輒視其出縛去寨中。縣書要重賞取贖。村落直率衆圍之。焚掠屠戮。或虜或烹。村舍一望成墟。膏骸遍野。甚至剝孕婦。嬰兒為戲樂。慘不可言。所得財貨。并美婦女。悉輦歸九絲。惋痛入骨者。遙望涕泣而已。蚩婦所生育。自

平糶錄

卷之十一

三

幼習戰鬪。不知書。亦無冠服。止推結披毡。足跣不畏芒棘。獲之而行。其間亦有老弱。崇釋氏。誦佛經者。始不出行劫。又有阿苟者。得居鄉人也。獨為四鄉雄長。居凌霄城。陽順陰逆。常為三首羽翼。每九絲蚩出劫江安一帶。必經凌霄城。歸則贈遺阿苟。官兵或追賊至此。即不敢近。且反擊官兵。故三首倚重之為門戶。寄諸內巢得居。外巢凌霄。蚩中稱為得居王。又有仁壽大盜阿么兒者。脫罪至凌霄。為苟義子。勇而梟。蚩衆亦畏之。蚩衆伍出。苟為之部署掠而歸。苟得坐

分賄。縣官知其然。凡事招撫。必先求阿苟。又為苟冠帶。苟赴縣官領賞。恣其所欲。保旦夕無事。一日領長寧賞。稍不如約。即趨出拔刀砍縣門曰。必破此縣。官吏大惧。急倍數追與之。苟猶大罵去。未幾又反。反則又賞以為常。長寧監生胡天錫。一家二十一口。苟領賊入其家。妻及男女家人。二十口盡殺之。止留天錫一人。擄歸索贖。隆慶五年。長寧有村民共結一寨。以禦賊者。名寶瓶砦。阿大阿二領蚩百出劫之。相持五日不破。阿苟從凌霄率衆助攻。立破之。其中男婦

平糶錄

卷之十一

四

老幼三百五十餘名口。僅幼小三四十口。以生擄得全。餘盡為戮。如此者未易枚舉。郭使者數以上聞。而當事畏難。輒以撫為解。蚩亦詭聽撫就利。然撫令未徹。夷界。蚩烽已警。蜀郊矣。故輿地內冠賊為患。未有若都蚩之大。且父老。積憤千百年。寧康不平。皆也。萬曆改元。四川巡撫曹省吾。湖廣承天人。受命日。應得蚩。盡屠。狀欲征之。入蜀即以其事商於巡按孫旬。人孫曰。去年按眉州。蚩縱劫江安。羽書相望於道。遠近震驚。余七日夜。未能帖席。蚩之當征。

更何疑也。永安人陳以莊，舊任成都縣，亦痛恨此變，深究地方利病，著為戎蠻紀畧，極論都蠻當征，而古今御蠻得失，頗各備載。魯公見是書，志益決。迺詳考事機，遂下其事與藩臬諸大夫共議之。議間亦有異同，大畧不可大征者有三：一曰山勢險惡，賊居逆而我勞，急之則遁，徒老師費財耳；一曰地不可耕，人不足使，克之無裨，且自困；一曰九絲彈丸，未足當蜀一肢。一肢病，奈何騷動全省？是時集議者，左布政羅瑤、右布政馮成能、叅政王宮用、叅議沈伯龍、副使李江、僉事周思充、惟李屬諍道，兵務皆其關係，故言多落，餘人亦無異詞。議成，奏

上報曰：可。乃以鎮守四川總兵劉顯原任總兵郭成安大朝、叅將張澤等為將，調永寧宣撫奢效忠等，藉諸府衛兵，并麾下募卒，及水西安國亨、酋陽冉維昇、石砭馬斗斛平、茶楊正崇、陳清寧、越天全邑梅等，土司兵約十四萬人，於萬曆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大會於叙州。是日開府起馬，簇錦官，天氣方黯淡，旣發途，開森，此夕院後民居火起，羅布政來報云：此大捷

也。及開府抵眉，有戎縣通老數人迎見，忽有廳瓦墜穿仰塵，抵坐閣西南角上而止。仰塵竹所為也。左右皆失色。魯開府獨私喜曰：瓦墜者，變尾解也。穿仰塵者，破竹勢也。抵西南角而止者，變正西南夷也。然在眉，其速捷乎？及入叙州，地屢震，皆自東北往西南。時高年父老皆曰：往年平橫江，半白草地皆震，今震必平。又震且數，且大平必速。又曰：東方生氣也，北方帝所居也，自東北往西南，以生道殺之，天兵所臨，無不摧折者矣。愚謂用兵須順天意，人怨既極，天變示戒，何敵不克？不克，即變之惡積，輪于

半輩，解。魯公之二十。餘年乎？此後官軍破安番破都破九勝皆有焉。雖成難飛連火老中官安占此勝氣益倍謂此非天意也。不可。劉顯原籍南昌人，年二十時曾以武舉生把隘，嘗挺身與蠻鬪，殺傷數十蠻，名由此起。故素為蠻所畏。郭成叙南衛羅新渡人家，近九絲，係顯私親，其父振旗被蠻阿大孫殺死，挂勝樹杪間，故警蠻不共戴天。成先頭來鎮守時，所領倭兵，悉嶺南泉健士，每獲贖思必報復，未幾論罷而顯繼之。顯素習蠻，因分兵剽隘，各得要領，任方半平，蠻不敢出界，地方稍平。此賊民惟恐顯一旦去，懼害乃科官以顯閩中舊俗

勅之。顯遂自陳來去。魯開府曰。剿蜜事非顯莫任。矧已署為大帥乎。乃具疏。揭張呂閣下。并譚司馬為請。留顯時。江陵張居正當國。一如開府議。不聽顯求去。顯於是憾激奮勵。一意治兵矣。羅方伯又力贊起郭。咸開府乃假便宜。起成為顯副。而以大朝澤寺為偏裨。皆人各當其才。大朝貴州人。昔官叙瀘忝將。嘗心憤蜜橫。自請死擊賊。時亦緣事具牘。領兵許其報効。密將張澤言及都蜜。目裂髮豎。故令獨當一隊。奢效忠永寧宣撫也。切近都蜜。兵頗勁。然效忠說而貪。隆

慶四年官調其兵征蠻將破賊巢矣。以要賞復敗。其弟祖亞死之。不俟號令。輒班師去曰。救兵不至也。此後蠻益橫。人謂滅都蠻非養兵不可。然效忠與水西土舍安國亨世仇殺族叔安智與效忠連親亦仇國亨此時劉顯以水西兵動欲並調二酋。魯公曰。二酋相見勢不俱生。且國亨未必經效忠境恐都蠻未滅別開釁端。乃令國亨但整兵曉調且禁毋掣效忠肘而專調效忠。安智屢願從征亦不調之以牽國亨。故效忠一意盡死力焉。師既集開府分布諸將領作五

路進族。原任提兵安大朝。與原任都司韓以甫屯劄得它麥易一路。參將張澤領兵屯飯甌谷。爆毛壩一路。並督效忠兵都司徐仁威北將善射守備沈茂。隨該鎮領兵屯脚板崖黑帽尖山一路。都司侯一位。原任游擊吳繼祖領兵屯得勝營一路。原任守備吳憲督造鳥銃畢。即同把總吳鯨等。於該鎮標下部領銜鋒。參將胡大賓甫任。即往長寧瀘州衛一帶護送糧運。防截奔潰。都司胡恩趙造火器。

鳥銃為第一蜀兵應無鳥銃大司馬譚公撫蜀取浙西開銃聲不覺其中禁牌內演始帶以故銃響即磨表但製正須習熟而勢足其價則鐵精耐久苟匠不得人又逐破其價則放時多累裂不堪用此宜慎之

火礮 火箭 噴筒 大銃 佛朗機 鐵荅角
發煩 鐵彈 百子銃 九子銃 此外又有找七
稍架砲 雲梯將軍銃俱仰攻器具

文官總理錢穀羅瑤 監軍贊畫馮成能 督餉王
宮用 輪辦軍中雜需沈伯龍 紀功周思克 督

戰李江 各有司則成成都知府陳大壯 同知魯可

耕容朝望 通判洪一貫充丘梁師道立 推官

高文炳吳文全 知州羅向辰趙方立 知縣許一

德陳嘉言沈直王完張九思張聰奎張震王之緒楊

汝桡 經歷陳忠王慎

派撥已定開府與將官議兵所向劉顯曰九絲城動

兵業難卒援而凌霄都都乃其羽翼願率眾先破

二砦然後併力九絲賊無異園牢中物也公曰善會

謀言凌霄城為首阿苟所據凌霄雖險峻然近外地

且小而阿苟眾散為要請招撫者可誘而執也先擒

手擒錄 卷之二 九

阿苟繼取凌霄則重自膽落九絲可圖矣曾公大以

為然公在省時先以令通判洪一貫密圖九絲形勢

詳細圖載地理遠近山箐內外或可割營或先把截

俱已一覽備知及聞此議與圖相合曾公恐驚動阿

苟乃揚言撫剿紛紛議尚不決而先調土兵一萬整

棚聽用亦不明言取凌霄但密令洪通判會同郭成

張澤用計遣武生李之實往誘阿苟阿苟固嘗試官

軍者聞召果不疑而來當日就擒此時阿苟談笑自

若若有為阿苟責成所劫者尚勸將官宜放釋之開

府偵知飛示將官如有縱苟者即按兵法於是洪通

判不聽眾言將苟械入叙州府獄然後遣兵進攻凌

霄此時四月中也蠻王俱在九絲初聞曾軍門動大

兵來征剿阿大曰不怕軍門只怕劉顯領兵來頂做

不備方三日間得劉顯被劫已罷官回矣未幾人又

報洪通判差人請阿苟去講招安三首撫掌曰料也

不出此何足惧哉遂張筵酌酒為樂凡賊所擄民婦

美者不許專房惟聚飲供酒取惟如官妓然醉則混

睡一堂男女無別矣軍門計誘阿苟本出顯謀及擒

手擒錄 卷之二 十

將到軍門令速進兵凌霄報公兒劉忽議云兵力未

齊奢兵且宜暫退軍門察其意難之曰各土官已遣

調在途奢兵因近先到即宜先有所圖若令之退各

土兵聞風皆退罪將安歸劉始悞曾公以此乘隙阿

凌霄三番尚無悔悟時日令一箭就眾與阿公兒

共守凌霄即難破矣此疾雷不及掩耳也劉不知之

迺促放忠兵進據五斗壩旋攻下落約諸寨至五月

初一日悉眾攻凌霄拔之生擒阿公兒初阿苟被獲

阿公兒猶固守凌霄城不下阿苟聞官兵往攻陵霄

曰。此必不可破。况有阿么兒在上。及永寧兵。於三口破之。苟見阿么兒。挈到嘆曰。九絲城不保矣。軍門見凌霄已破。便乘勢趣諸軍進攻。旬日之間。焚平寨。取高寨。進逼都都。凡九絲內各村寨土人強壯者。三酋皆貪黠為兵。隨伍出劫。其老弱者。一級在寨屯種。中間亦有被擄人口。各分歸村寨。目為百姓。不肯出行。劫。但不知王化耳。大兵攻進時。寨中老弱及被擄人等。軍門皆令招撫出外。不許兵士攘為俘級。蠻王素玩易官軍。恬不介意。及聞么兒擒凌霄破。三酋始懼。方三勸阿大連。據所部精勇者千餘人。令酋阿墨統之。拒險守都都寨。此寨上倚崑崙峻險。下臨百丈懸崖。利石巉巖。絕壁陡出。止一小徑可上。已被木石疊斷。別無行路。官兵俱屯劄近山。選精勇士奮力上山。蠻酋木石滾下。損折兵士。又六月天氣酷暑。攻之九經月不下。驛丞董思明統領部兵。覓得鄉導。旁徑可通者。不告主將。私進賊營。後無應援。遂為方三部下所獲。捉見方三。逼令降賊。思明不應。乃以鐵鎖鍊手足。監繫九絲寨上。數日後方三復與出。要令降服。已

平康錄

卷之二

十一

明大罵蠻奴。旦夕剿滅。尚自不知死活。我朝廷命官。肯隨蠻奴求生耶。因舉鎖鑰臂擊方三。遂為群酋亂刃所殺。方三又向二酋言。官軍已進據險要。所賴困我者糧運也。今宜遣人打探官兵糧道。我們統領部下。從僻路截出。搶奪其糧。使眾兵乏食。自然步退。二酋依言用計。大凡大軍征剿。極重遊兵。一以防衝突。一以絕交通。一以護糧道。劉顯初進兵。謂大兵既合。無所事遊兵。故有董驛丞之失。軍門察知此弊。至今各將設立遊兵。四面巡邏。却好三酋差奸細來探。官軍糧運。遂為游騎擒解軍門。賊不敢復出。時大兵久頓山谷。糧運甚艱。蓋運舟從萬山中逕流而上。中有連木二灘。亂石縱橫。水勢建瓴。奔騰激射。每船容三十石者。方可用人夫。循山高崖上牽引而至。一舟亦須二三十人引之。各州縣解到糧船。大小不一。小則易覆。大則難進。轉輸甚苦。管山主簿陸龍。青神主簿宋謙。皆因運糧冒暑染病。運夫日夜勞役不堪。眾將議此舉必難成功。且已破凌霄。取各寨四鄉。服已足。屈憐蠻酋。不若就此用撫收拾。或謂

平康錄

卷之二

十二

多病。宜暫退休養。俟秋再舉。又見軍門自亦多病。服藥。人心益皇皇。紛請罷兵。大率以寡餉為辭。軍門見衆心不一。馳揭赴閣部。熟計。張江陵獨執議不移曰。此寇久逋天誅。決宜掃靖。廓清疆宇。軍既破寨入險。安可退。毋謂費餉一年。即十年亦無悵也。乃與部臣議。將嚴閣老家抄沒金錢百萬兩。盡與充餉。教撫臺激勵三軍。有進無退。曾公得此報。諭示各營將官。莫敢再言退兵。一面督促輸餉。一面催遣進攻。知府陳大壯獻策。運艱良由灘險。非疏灘不能將運。因令平糴錄

卷之二

十三

官鳩工。將趨木二灘。晝夜疏鑿。令勢稍平。時正黃梅雨水暴漲。工作十分難施。巡檢曾禾竟以修灘為難。水溺死。又查敘州府河廠堆有商人抵還官木板。乃分取匠作。如式另造新船二百隻。又差官二員。各帶餉銀。自成都而下。合江而上。平買合式民船三百隻。於是瀘水州縣。大舟運糧者。浮江而下。皆泊於南廣洞口。然後分入灘河。小舟更番接進。飛輓如注。其輓夫不派累軍甲。即以州縣民兵之脆弱者。免其從征。充為輓卒。中循不耐勞苦。逃避不數。又就近富南隆

昌嘉瀘等州縣。派取傭夫五千人。與民兵同給工食。故雲集赴赴。蜀王亦助祿米二千石。自此慶符高珙羅計一帶。各新建倉廩。積貯糧米。新廩不能容。至堆積民舍。又不能容。乃露野覆以草。草初頭等議大征。以一年為期。約用兵十萬。銀百萬兩。米五十萬石。至是積餉共得二十餘萬石。盡謀知之大哭曰。官兵將困我十年乎。死無日矣。蓋平時盡言。不怕十萬官軍。只怕十萬糧米。因父酋不能出掠。即坐待斃也。兵糧既足。士氣益倍。軍門火牌催促。監軍日夜督各將動

平糴錄

卷之二

十四

兵。至六月十八日。諸軍併力攻打都寨。顯計阿墨無謀阻險。可誘致之。乃令隴清兵布列於寨前。官兵隨其後。各列障。或坐或倚。皆攘臂笑罵。阿墨果領衆下寨。衝殺我兵。火却。賊衆追疾。隴清兵反逃其後。各兵奮勇圍殺。遂斬阿墨等於陣。餘賊奔回守寨。戒兵連夜速攻。架砲雲梯。將軍銳。鳥銳一齊併力。賊已無主。不能抵敵。官軍奮勇齊登。盡衆亂竄。一二十人。填崖落箐。死創殆盡。次日平明。軍門復差人曉諭營將。內中被擄良民。土夷情願投降者。莫安殺戮。無令

玉石俱焚也。於是村寨小民及舊所擄進民婦自投
棘門者日以千數。官為各查鄉貫給還原籍。無不踴
躍羅拜。呼天稱謝。內一被擄童子。望官共奔助。解至
軍門。其伯父隨述狀具領。抱持號哭。麾下莫不垂泣。
據狀則隆慶五年賊破寶瓶岩。盡殺三百餘人。其
幼小生擄之一也。口稱其父母一兄兩妹俱被賊害
矣。都都既平。群蠻膽落。阿大阿二等商議共力守鷄
冠嶺。蓋凌霄都都皆九絲外戶。二險破。官兵已入門
庭。而九絲羽翼惟難冠耳。其寨門舊因山石為之。至

平糲錄

卷之二

十五

是二酋令人益挖使險峻。而石門忽崩。阿二大驚曰。
此不祥兆。不如併力守九絲城上。阿大曰。大軍聚兵
積食。將久困我等。今外面據此。尚有活路。倘兵上九
絲。而官兵不退。吾屬其悉為鬼乎。乃冒陞大守。雞冠
而阿二與方三等俱上九絲。此時蠻谷中一路地震
不絕。三酋魂魄俱喪。人謂此賊巢破滅之兆也。雞冠
額與九絲雄峙相望。中間地步寬衍。雞冠不如九絲
阿大據此。實為九絲聲援。我兵攻九絲。此酋反脫其
後。且偵我兵走穴中。兩酋翼而擊之。期必得志。諸將

平糲錄

卷之二

十六

訶寔所以預兵都都。未敢輕進。顯等議曰。重險已破
蠻王奪魂。阿大不與二酋上九絲。意必有異。是可間
而搆也。密啟開府。開府與馮方伯等議之。欲用間。
然未得所遣人。長寧縣庠生王希忠者。素落魄不羈。
兵興以策謁馮方伯。曾請身入賊巢為內應。其言慷慨
激烈。頗為馮公所知。至是遂遣生說阿大。而顯亦
知玳縣監生何鈺有機智可任。乃令二人持銀牌綺
幣。招撫阿大曰。天兵討罪。蠻當無遺類。爾若聽撫
猶可轉禍為福。令撫院已刻期督令諸軍。立破九絲
矣。爾勿與通往來。亦莫往赴援。即大功也。事平軍門
當為爾請於朝廷。勸汝罪永為土司官。魯此地方
不更愈抱薪助火。同彼兩人均為魚肉乎。阿大初未
肯信。然事勢已窮蹙。真幸得脫禍。頗銜之。希忠等日
守其寨。二酋有使來。輒反間恐動之。至為剪髮焚香。
此蠻中信誓極重者。於是阿大拔刀斫地曰。吾從公
言決矣。遂不復通九絲。鈺以報顯。顯恐蠻志猶未
復留馬。胡天全土兵居近都都以牽綴之。而別遣人
徵招內官。鈞候訂案。皆給與花紅銀牌以孤其黨。又

厚犒遺降酋羅萬良等以餌賊故阿大合寨男婦皆
傾心願聽撫間有狡桀者蹇跼頤望而我兵始得專
事九絲無尾慮矣此時正值八月初旬顯復部署諸
將分大軍為五哨自己將兵由黑帽山入其西郭成
統兵由印壩山入其南安大朝統兵由得窰口入其
東張澤統兵由穀爆寨入其北別遣將由西南入與
顯會限八月初九日俱壁九絲城下營如連珠各阻
險盡銳仰攻晝夜不休城上酋亦殊死掌距環其山
列柵九柵外削塹令勁蠻梟驚者守之歲禍伏弩不

平糶錄

卷之二

十七

時俯瞰我壘兩擊之以是相持不下者兩旬先是土
司兵調攻賊習為賊嚆以金帛比臨陳輒逗撓不戰
以誤我師我師數劬坐此緯川馮方伯獨計黃金可
酬死士不但賊利不可嚮即士伍餽遺兵餉舊例扣
除使用皆不宜染也故特申請軍門於餉外復給劉
顯軍中便宜費用銀一萬兩顯特具文領馮公卻之
曰立非常之功宜有非常之費何區區庸具文領乎
他日功成不足當毫髮倘一失衆士心憤大事即我
等首領與將軍領未克償朝廷何啻萬金乎

雖將亦不絕饌遺所仰三千兵
從此嚴絕愧遺御下無毫髮徇私馮監軍與巡道李
公豫檄戒各營將士賊投金帛分毫莫取又縣金募
敢死士先登軍多踴躍思奮八月十二日曾開府以
九絲久不下持贖費餉心甚憂慮方日午假寐忽夢
空中一神將披髮伏劍貌甚奇詭日光雲氣晶瑩凝
結若垂天而下觀者如堵公問何神傍有應者曰此
真武神驚寤以語馮方伯馮躍然曰此必勝兆也真
武正神有大功於本朝今日之舉將渡二千年神

平糶錄

卷之二

十八

人之憤其幽贊奇獲復獲日推官高文炳自營中來
報曰酉陽土兵劉營甫群蠻當夜半各持長鏢大斧
自九絲衝下行劫未及營百步許見白衣將軍仗劍
大喝蠻辟易反走自相枕藉死者甚衆所遺鏢斧無
算柄長一丈自是蠻不敢復下劫營九月初二日奢
效忠自簡昇兵剽銳者夜嚴隘當賊賊險力距弩石
齊發兵多中傷文黑夜不得上只得退歸營初七日
郭成統所部與酉陽兵合賈勇直上逼鳳頭山幾至
絕頂賊乘高據滾木砲石亂下冉兵不能進然遂

倚奪其地為營賊見之咸震賊語舌相告以為官兵
自來所未見也軍門因城久不下尋思無計或謂此
山形勢似虎若擊其腰賊方可破遂密諭諸將緩
中路之攻自九月初一日起止令奢兵攻其頭郭成
兵攻其尾連打八日七夜賊力甚疲盡將精銳者撤
據兩頭懈怠中守且此時霖雨連日山土泥淖石滑
我兵不便仰攻雲梯砲架不能施設火器皆難用各
營敢死士有攀木緣崖欲上者頗仆反墜壘在城上
反以為笑所以諸軍莫敢先登群壘恃險頗易官軍
平獲錄
二十
軍初八日雨復大注官兵無一出營初九日雨益甚
天日皆晦冥劉總帥與諸將謀曰壘中九日極壘禱
賽禱賽必聚飲盡醉今我兵數日不便攻擊壘中又
疲且急矣必欲破此城惟在今夕乘其隙為必可登
此機一失恐後難圖李應以大雪入蔡劉頭以大
古今顯遂乘夜陰戒諸將令降夷公兒引平茶官舍
楊正崇銜鋒兵五百攀緣附葛魚貫先登曾公程實
銀三萬兩擒大頭目一名當五千兩合平次石砭兵
茶土官先登得九千兩其二萬餘金合次石砭兵
次吳鰲等兵推欽陷陳者千餘人三更傳鼓冒雨衝

於疾進皆傳危環腰紐板稅而上專擊其腰壘果以
禱賽故守柵者各醉卧且恃雨甚我兵未能仰攻不
意卒至天猶未明我兵疾斬守閫者長驅直入壘大
管帳內二酋醉夢驚覺起距開會天黑壘眾相紛擊
我兵各奮力亂斫如刈麻其互擊戳蹈藉及投崖墜
箐死者又無算已而夜漸闌郭成率眾隨至安大朝
張澤等繼至六縣寨兵皆大至萬旅沸渭鼓噪震地
無不人人一當百攢矛橫擊壘大崩潰九絲惡賊一
朝而盡阿二夜三逃下九絲城心疑阿大不敢入雞
平獲錄
二十
冠額復走壯豬寨自保餘賊盡奔雞冠阿大始以聽
撫不援九絲及九絲既拔阿大方驚惧覓王何二生
則已連夜遁去阿大頓足悔恨勢已無及因復收合
餘賊以伺官兵動靜二十二日郭成率眾進攻雞冠
額破其寨阿大窮逼逸出為劉顯部將擒獲解獻至
十月十二日諸將進攻壯豬寨方三領賊出距敵把
總龔絡手搏方三于陳阿二窮蹙自與親信數酋輕
賈晝夜盤歷岩箐遠遁亦為官兵追至貴州大盤山
擒獲之其他有名頭目及曾經劫擄孽酋悉搜逐俘

斬凡所拘留被擄民婦各發親屬認領還家至於降
重老幼婦女數千餘人各更姓名易冠服配去遠方
衛所安置於是九絲一空都重盡乎是役也下寨柵
六十有奇燔營舍七千所擒斬俘獲四千八百有奇
得酋王三十六人招安二千三百人拓地五百餘里
關良田二十萬畝獲銅鼓九十三面皆蜀漢諸葛武
侯時物又有古函牛寶鼎淳于異器凡若干其他器
物牛畜不可枚舉曾軍門一面具露布差官飛奏
朝廷一面劉總兵督也胡九絲彈壓地方其餘各將
統所部人馬沿途搜捉餘黨復回叙州各屬土官舍
軍門悉厚加賞賚優叙功績各帶歸本司仍散遣旗
牌官押送路遠者仍將打造運糧官船載往所過地
方如果秋毫無犯者土官賞銀三十兩賜扁獎勵經
過有司預備牛酒各津渡俟舟至中流送至土官船
上不許一兵登岸事各平安捷音至京

皇上大嘉悅告

廟薦勳百官畢賀乃陞曾省吾右副都御史旋晉職
工部尚書廕一太學生總兵劉顯而下爵賞有差

斬阿大等成都市

初軍門以阿大等監侯按察司請旨未到三酋
同在一室遂復謀出獄適獄卒隄防少疎三酋遽
白晝脫械登屋已縱火將潰逸官軍圍視皆首鼠
莫敢近都司徐仁威膽勇善射速手弓偏袒望賊
一發首中阿大餘賊紛墜無一得脫然合省人民
猶震驚一二日不止

郭成與蠻有夙仇及破九絲即以所獲首級易別將
所獲生蠻合六十人并已部擒者共一百二十人

平糶錄

卷之二

二十一

皆真蠻乃縛置父墓前樹上親率家人婦子設祭
奠告墓令創二十人剖蠻腹剗其心以百二十紅
盤盛之大鼓吹祭父靈然後斬首獻墓又滴取心
血徧飲親屬阿大之孫係殺父者成手刃取血瀝
於酒令兄郭文及母妻子姓輩各飲盡之敵南人
無不壯快其所為

馮方伯成能班師行至雙流縣前驅遇一道人坐地
不起眾呵馮監軍來道人笑曰我固欲見監軍爾
人傳言於公公至下揖之曰何事教我道人曰

公宜速回矣。公覺言有異。因與同還省中。與馬不
肯乘。步隨公歸。送寓青羊宮。公至衙。勿勿治軍務。
當完日。九七日而卒。隨任止一子。甫十二齡。曾撫
臺與郭按君名思。同日哭臨盡哀。檢其裝。惟五十
三兩。視其子文義已彬彬矣。遂厚贈護喪歸葬。四
明及問青羊宮道人。已不知所往。人謂馮公一生
忠仁長厚。蓋仙去也。萬曆辛丑年馮子登進上書
師旋。曾開府與各官議善後之策。或欲倣成化初
周文安疏。設立土司彈壓。曾公執不可。遂於九絲城

平壤錄 卷之二 二十三

設立建武所。內築城垣。命一總兵。一僉憲坐鎮之。隸
以府同知一。守禦千戶所一。社學一。其他寨棚。皆築
堡設戍以守。初戎縣因蠻得名。至是改縣名興文。易
九絲曰平蠻。凌霄曰拱極。都曰都定。印壩曰文印。
釣猴曰降蠻。鷄冠曰金鷄。皆請於朝。奉旨欽定。
於是千百年焚莽荒蕪之區。一旦巋然成雄鎮焉。
大學士南充陳以勤平蠻碑銘曰。
維蜀徼土。夷窟其中。山川隔閼。自漢始通。獲彼都蠻。
尤怙巖阻。狎為不聽。毒蔓我園。迄茲釀虐。逆命驕天。

猱噬狙攫。諭之罔悅。我尚包荒。蓄武未究。彼昏鞠
頑。踉蹌而聞。公之戾止。奉敕威靈。謀維金石。斷則雷
霆。露檄上聞。以請薄伐。皇赫斯怒。錫之鉞鉞。公拜受
命。靡康厥居。卜日於邁。以殄兇渠。乃誓於師。萬旅畢
奮。指揮群材。如臂斯運。鋪敦義勇。虎賁鷹揚。朱蓋日
麗。玄甲雲翔。天戈一麾。完魄縮挫。擬險則夷。摧堅必
破。既剪凌霄。旋芟九絲。踏彼妖狝。樹我靈旗。二三遁
孽。怵不警怖。左跳右跋。逞其螳怒。載揚我武。往搃其
吭。或就微靡。或膏刃鉞。載蒐載犂。如鉞斯下。懸落焚

平壤錄 卷之二 二十四

巢。丹霄緯野。乃究乃度。乃城乃隍。以控鈴喉。屹我金
湯。乃闢叢榛。樹之閭臬。狼烽既投。蔡土斯徹。乃輯遐
眊。噢休其瘼。爾安而棲。不逢不若。厥壤之沃。而廬而
田。昔也虎穴。今也龍編。吉語四流。壯歌且舞。而今而
後。臺弓卧鼓。爰始軍興。厥日靡多。儵起呻吟。化為清
和。維公勝算。兩風莫測。掀曉撲霧。功在漏刻。捷飛凱
布。貢厥靈寶。高秋厚蔭。以酬乃庸。公拜稽首。
天子聖武。臣奉廟謨。克寧茲宇。
帝曰忠哉。堪具用思。孰是勲勞。而可擬之。我求古人。

維葛與裴剪亂定荒。是曰雄才。公功之烈。載在鼎彝。公澤之龐。浸於華夷。朔有燕然。南則銅柱。我銘西岳。萬年之固。

萬曆二年甲戌冬十二月望日

平都蠻贊

咏水外史曰。普天王土率土王臣。設有不類。必要荒海外。乃若蜀之都蠻。桂之藤峽。瓊之黎洞。豫章之桃源。域聯疆宇。地不供王。倘此輩耕鑿自任。木食草衣。如桃源。如終南。如萬里林。又何啻太古遺氓。而馮阻

平壤錄

卷之二

二五

負嶺於貨越人。甚至屠劫城市。僭號蔑憲。天誅胡可挽也。都蠻九絲之險。陪於三方。其積戾千餘年。比三方亦為已甚。蓋巖谷峽險。內鮮土腹。非事抄掠。靡克自給。王師怯于先登。帥志非有必勝。故久稽法網。妄擬天驕。迨理定數窮。天怒人怨。撫臣秉志。虎旅竭誠。困獸猶聞。祇速自斃。一洗冤腥。大快千古。且不煩師。不損士真。聖明之善政。決瘍之懿準也。一方既靖。彼三方者。可以警矣。

兩朝平壤錄卷之三

會稽

諸葛元聲 輯
商 潘 校

寧夏

呼拜者。故黃毛韃子也。嘉靖中住牧山後。屢盜邊民。頭畜得利。因投黃台吉部。吉惡其狡悍。頗忌之。拜遂與土谷赤阿木尚虎不交。及華人被擄者。鄭賜等。前後三百人。扣塞降。夏鎮開府王崇古受之。更選土著健兒。豈其資稟。號為家丁。建牙則列侍衛。出征則為

平壤錄

卷之三

乙

選鋒。此輩善騎射。習虜地敢死。拜尤勇藝絕倫。每遣構巢。持兩日糗糧。控馬馳出塞。日可三四百里。乘虜不備。盡殲其老幼。驅牧畜而入。計級受賞。故虜悍之為遠徙。虜婦誑呼拜來。胡雛不敢夜啼。寧鎮三百里外。無虜馬跡。拜與谷赤各累功受職。拜至本鎮。副總兵谷赤為游擊。金帛累鉅萬。署養真虜家丁。至二十餘人。相繼撫鎮。以為得以夷攻夷之法。皆倚重優畜之。自馬市開。官軍不復出塞構巢。拜等勇無所施。邇上游閒者。詭資廣。實錄亦籍為家丁。實孱弱不能開

弓。拜等耻與罷士為伍。我既以重賄啖虜。邊餉漸有減損。開府者遂視此輩為虐廢。若不能一日捨去。拜最缺望無聊。日幸邊鎮有事。無何亦死。拜告老。赤子文秀。拜子承恩。皆襲父職。為都指揮使。萬曆十九年。巡撫党馨。山東益都人。蒞任即疑拜勢重難制。每事裁抑之。拜父子心不能平。是年秋。大力赤大入清海。經畧尚書鄭洛檄調夏鎮兵。馨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陣。豈堪獨將。乃見洛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薦。故

平壤錄

卷之三

二

於其行馬之羸者不與易。拜快快去。至金城西。見諸鎮兵皆不能如其兵精。賊平。取徑虜地馳歸。虜見其不敢逼。遂有輕夷夏心。恣睢凌下。多縱其曹掾冒糧部下。把抱王徹。金汝卿。中軍朱綬。皆猥薄子。撫拜諸不法。上狀經畧幕府。洛以降夷實不問。徹等復上狀。開府引冒糧事為左證。拜以賄求免。先是。馨取樹瓜種於拜。西土有瓜自樹上生。拜令夜不收亦力赤刀兒進之。瓜薄逆馨意。杖之斃。拜因曰。非取瓜。取金耳。乃以白銀五百兩。謝以獾四十皮。令義子哮奕。襄馳。

馨大怨。撻奕。襄監之寧城。寧城即山家堡在東也。而下其事河西道鞠之。兵備副使石繼芳與党同鄉為姻家。凡事阿馨意。遂執拜近倖數人。視徹許鞠如律。已而從末減。拜自念結髮効死疆場。五十年受寵秩。乃以衰遲見侮。不勝怨望。承恩念父不平。又以強娶民女為妾。被馨箠之。廿益其忿。故事。市馬給士伍倒亡者。當追朋合朋頭向贓銀。馨皆嚴併未完者。即於月糧扣之。丁卒咸蓄怨。未敢發。時冬。衣布花單價銀久不放。而開府方欲清查。清海時。唐冒錢糧。拜等愈益惧。始與子承恩謀。欲挾衆復歸。時土文秀方守赤家堡。烟兒梁。正通虜之侄承恩馳見文秀。告以父意。文秀阻之不果。劉東賜者。清虜衛人。正兵營家丁也。素梟桀。誇誕有逆志。每以馨浚削欲為亂。至是遂勸承恩糾黨八十人。入闕王廟。剗羊軟血盟。將飲衆曰。今日舉事。須一人為主。共視柩中酒。漚大者當之。獨東賜漚大久不減。遂共推之。期正月念八日。伺鎮巡官宴演武臺時。發難。既又采果然。反形大露。巷市涵涵。坐營江元輔。急上變請。給前銀安衆心。掌寧

平壤錄

卷之三

五

夏衛官李承恩。藥局官陳漢曰。以亂挾而與之。漸不可長。虜不畏族乎。馨是之而搃兵張維忠。懦不了事。壹意阿馨。至二月十五日。衆家丁催討前銀。并見領月糧。猶不肯給。承恩於是復糾黨至闕王廟申盟。亂遂決。十八日巳酉巳時。賊盡聚帥府。恚曰。違軍何罪。而開府裁扣月糧。坐置之死。維忠不能以恩威遣。弟令往河西道理之。衆賊嚷罵出門。沿街號召。各要穿甲隨衆。不從者殺。遂往攻河西道門。破通堂階矣。東賜忽曰。且先尋党都堂再來。喧譁而出。其時賊卒劉

平權錄

卷之十

四

川兒已撞入宅內。繼芳僕撲殺之。寘尸窖中。繼芳窘甚。奉勅印以妻孥踰垣。從千戶黃培忠家避。培忠馳至帥府。請速。兵擒賊幕下。相視無定計。培忠恐。歸遷繼芳於虞紀善家。遷其室於諸生李喬家。賊衆遂擐甲奔馬。往攻開府矣。時倡亂者才百人家。丁張大紀謂張維忠曰。事急矣。賊小烏合。易與。元帥速傳令中軍司討賊。一鼓成擒耳。少緩將蔓不可圖。維忠心戰悸。不知所為。尚用游辭求解。為賊擁入書院禁錮之。復分兵入河西道。於窖見川兒尸。愈忿。就虞家出

繼芳於積薪中。繫其頸以轡。亦擁入書院。馨聞變。隔垣出諭曉。賊不聽。圍擁儀門下。俄傳開府召拜。拜入少選。出作胡語。遂大呼而進。馨盡室登樓。時鎮官畢集。莫敢誰何。惟懷語慰釋。賊氣益張。右廡有賞軍新釀醢數十罌。賊競為牛飲。遂狂酗抽刃登樓。馨家人亂擲金錢樓下。不顧。馨急絕下避後園。賊執至土地祠。額膊俱着刃。以馬載入書院。繼芳微服襍與隸中。已出院急走。忽風掀大帽起。一老兵識之。復執回。河東道兵備隨府初蒞事。謁開府及鎮人。通政司叅議

平權錄

卷之十

五

穆來輔以出使過里。咸為賊簇至。譬曉百端。終不聽。賊至堂皇。挾矢露刃。數聲食尅罪二十一。繼芳以婚媾黨惡。同時遇害。各梟其首。張維忠向賊叩首。勸饒不從。都司蕭韶成。中軍梁富國。以身蔽護馨。流涕向賊乞全屍。卒不聽。支解馨以肉喂犬。懸二人首四牌樓。党夫人裸擲狗於市。盡有其索。始收各衙門印信。分閉六門。縱獄囚。焚案牘。掠公私積帑。市賕貨幣。燒官民廬舍。火光徹天。東賜遂為賊帥矣。十九日賊應反謀不成。目勒維忠疏引罪。內稱巡撫尅擢激變等

情。又脅府來輔為草。乞招安疏。三易始定。并鎮原王。凡三疏。欽富民百金治裝。慮途有更辭。以四健卒監之行。東陽乃下令禁搶掠。殺犯令者二人。二十日賊招許朝盟於譙樓。譙樓即北城樓高大堅完。顧祖禹北門許朝南門文。城內外賊始亂據之。後東陽專生秀承息坐西門。朝故巨盜。耄而猾。賊多智。數冒首虜功。授百戶。坐罪廢。子萬鍾犯竊。黔為城旦舂。故賊援為黨。四出濟惡。睚眦必報。執李承恩陳漢。殺譙樓下。以其阻發餉也。四首同懸示。自朝入而賊不復望招安矣。是時提督尚書魏學曾。新代鄭洛在固原鎮。

正統錄

卷之三

六

二十一日聞變。火速差千戶邵寵齋白牌諭帖。傳諭變丁。并在城軍民。即時斂戢。聽處分。賊留寵不報。且逐營壘。武吏異已者。偽署改易。靡非其黨。賊帥各簡健兒二百人。號曰隨任家丁。潛奪藩府儀仗。導引出入。大括商民金寶。女婦聚北樓恣淫。轟飲。城中民不聊生矣。二十三日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先與哮雲土文秀互市中衛方旋兵。謀欲攻賊。文秀素怨開府侍之薄雲。拜義子也。驍猛善戰。時為千提。常面許推撫夷守備不與。亦懷恨。是日拜執雲文秀妻子城上。

脅令殺琦承光。文秀猶豫。賊黨孔大宣黃汝莘已加刃二將矣。文秀雲乃縋上城入夥。開門內兵二十四日。東陽差人向維忠逼取勅印。維忠度不免。給之上。閤取印。即自經死。賊既得勅印。合營人馬盡為脇從。東陽自署曰義士。以誅貪為名。出庫藏金。給軍士以結其心。哮拜初為子所挾。尚惶惑。後見殺死多官。又軍勢浩大。逆謀可成。乃虛推劉許。事皆從中主持。以圖大逞。二十六日午時。除市壇陳几案帝幟。賊眾畢集。東陽緋袍玉帶。建大將旗鼓。與馬羽戟導引前後。

正統錄

卷之三

上

偕稱提兵到任。至武安王廟行香。然後詣壇屠牛馬祭告天地。誓眾曰。某於某日誅殺某官。為三軍除害。禍福是共。貳心者有如是性。祭畢饗餼北樓。東陽稱偽提兵。朝承恩文秀雲副提兵。分前後左右五部署。守備高才贊機密。指揮賈應元司宰割。劉桓治穀粟。千戶鄭祚典旗幟。周國柱為東陽中軍。陳雷為東陽旗牌。何應時為許朝中軍。白鵞為許朝千提。樓上並設五座。各官軍民俱長跪稟事。又喊鎮官。齊赴北樓賀。各路官以事入鎮者。皆令賁銀布。歸賞士卒。收市。

人心。始議整棚兵馬。取河東西各城堡。又議分兵六千。阻當固鎮軍馬。又令魏提兵原差回覆督府。要朝廷授東陽提兵。朝承恩副提兵。文秀雲參將。專在寧夏鎮守。如宋元昊故事。若不從。定勾引達子來搶陝西省城。是日督府。又下檄令賊候旨處分。放民耕種。皆不報。二十七日。承恩領兵五百。奪王泉廣武中衛一帶城堡。土文秀領兵五百。奪平虜一帶城堡。承恩未至王泉。營兵有乘機作亂者。遊擊傳桓廉知之。斷手足者六人。其黨懇之。承恩怒攻王泉。桓左右盡散。

平據錄

卷之三

八

閉門拒守。為寧夏衛千戶陳繼武縛獻承恩。目偽署郝雲為王泉遊擊。即令陳繼武屯王宏堡。遣韓范行諭西路。遂引兵而西。參將熊國臣守備袁尚忠等。皆棄城走。於是中衛廣武大垣石空寺。所過屠戮。目偽授高天爵大垣守備。張大紀廣武遊擊。何安石空寺守備。王虎中衛參將。李宰李虎屯棗園。惟北路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壁不下。於是自河西北至王泉。四十七城堡。皆望風披靡。相繼降賊。勢將占據河東靈州花馬池等處。結連套虜。並舉入寇。成則為宋元昊。敗

則歸虜。各地方旦夕自危。而全陝震動。承恩遣人招如薰。如薰不應。度賊必來攻。預策以待。大出金帛犒士。申守險要。其妻尚書楊兆女也。朝夕勸如薰盡忠報國。自脫替珥佐餉。如薰以大義獎激士氣。布告遠邇。曰。逆賊擅殺大臣。謀為不軌。官軍世受國恩。無為拱手聽命。三月初四甲子。承恩雲以兵數千至平虜。見有備不敢逼。乃謀元取靈州。此時朝廷聞寧夏之變。命下勅督。字魯急赴該鎮。假以便宜。相繼撫剿。止令捕誅元兇。餘黨准撫而寧。自遠在固原。未

平據錄

卷之三

九

悉變亂情形。又武備久弛。錢糧無措。只得急調各邊兵勇。借茶馬官銀以給兵餉。一面移文各營堡令堅守。以待援兵。一面差原州副提兵李昫領鎮兵赴寧夏剿賊。又恐賊結連北虜復遣兵把截隘口。承恩聞原州動兵。欲乘其未至。急攻下靈州。有吳世顯者。故靈州土官也。曾為參將府中軍。以賄黷乘亂潛至鎮。誘賊取靈州。已為內應。至是高才謂承恩曰。靈州堅未可力取。而來保恃勇寡謀者。宜以計襲之。乃脅遣長史楊耀川往。兵乞撫。陰以勁卒隨其後。先密令

人通世顯。為貢生孟召等知之。說叅將來保嚴固城。守耀川至不待入。承恩乃於三月初十遣王虎領賊過河來奪靈州。為守備趙武敗去。初八日李昫討賊。檄至承恩引眾趨回鎮。留時雲駐河橋。高才張學等。商議大兵壓境。非虜援不能濟。急遣文秀輩金帛。徵虜援。大艘金貴。望以候虜渡。東陽召府來輔。詣北樓議招安。且徵軍餉。府辭以疾。賊怒將加害。不待已。乃與來輔赴北樓。文秀以屬見。朝倨曰。諸君日言招安。此檄胡為者。來輔徐曰。招安為朝廷特恩。將

平據錄

卷之三

十

職在死綏。不得不爾。眾默然恐。黃培忠等潛謀內應。乃囚百人。十一日李昫率副總兵王通叅將趙武。耶有光吳顯孟孝臣李棟楊國臣。統固靖延綏兵馬五萬阻河屯靈州。鳴沙洲。時雲奔回鎮。官軍驅賊駝馬牛羊萬蹄過河東。拜忿甚。乃罄取官庫金幣。差西僧把利普為警所禮。恃寵殺人。繫獄賊。與文秀往誘虜。釋之。數使虜用幻術賊。奇焉。曰。頃爾明愛誅死。火力赤北奔。那顏以馬力弓鋌雄塞下。至今不報復。拜竊耻之。我事苟濟。那顏亦一洗。且許以鎮城。著力兎平虜所界。打正大堤。西抵

平據錄

卷之三

十

中衛界。賓免炒庫兒花馬池界。宰僧鑽刀為誓。又將盔甲數百領。與虜披帶。令起兵來助。虜大喜。許諾先遣數百騎應援。隨令宰僧統部落三千人。後至十二日張大紀在廣武見官兵已至。密獻書於昫。約迎師。令把總何寬納舟。艤舟西畔。師濟遂入廣武。大紀回鎮。十四日靖虜叅將吳繼祖領兵過河至中衛城外。令城中人將王虎綁獻。進城安撫。由是趙武攻石空寺。吳顯攻棗園。執李宰等斬三百人。李棟取大堤。楊國臣取王泉。所陷城堡盡復。官軍得據津渡。聲大振。督撫移住靈州。防賊南犯陝西省城。又差總兵劉承嗣領定邊兵壁於橫城。哨探賊見官軍四集。以土塞城門。官民稍異者咸忌之。禁於壘城。十五日督府始下檄聲賊罪。許朝以衣果而入。眾不得見。平虜所遣偵者至鎮。為賊覺。剽截斷兩子。收斬所主家。又恨前廣武渡官軍收何寬祖。極納舟等家。於是河內絕無一舟。諸兵濟涉甚艱。十七日臨鞏道遣都指揮李鯤放船筏至橫城。常川渡兵。拜聞虜騎將至。遣文秀雲領賊數千迎之。官兵將入王泉。二賊即會虜迎敵。

於王泉營外屯住。許朝又領兵一千在廣武地方屯住。未幾宰僧部落三千已至。亦在河西金貴堡門外屯住。十九日拜見達虜來助。盡遣家丁五百并火器手五百往來策應。又親自引虜數千騎入鎮城。大索金帛聲伎。中其欲虜大悅。屯劄教場內。向官軍稱說。我們與寧夏王已是一家。今將迤西甘州莊浪并延緩各頭目部落俱調前來。與你們對敵。拜欲乘虜勢取王泉。平虜乃令文秀俱辦髮胡服。領虜赴王泉攻城。二十九日呼雲吳教垣部招云吳教垣等同着力免帶

平據錄

卷之三

十三

領精騎二千。張打坐薰風策。撲至平虜。攻城甚急。如煮。督兵血戰射死一虜。賊方退時。官兵皆臨河下營。賊亦分撥四千人沿河擺守。以拒我兵。始知張大紀獻書迎師。因誘殺於漢渠橋下。又殺把總王徽報上。許仇也。汝鄉以出外免。時各處官兵集已三四萬人。回虜在未敢進。督府乃使譚撫虜。虜目執譯至鎮。邀賊賂。賊欲殺之。虜獲携去。未幾虜終以賂不滿欲歸。呼雲以官兵日盛。亦欲隨虜北走。部下家口皆在鎮。不願從。四月朔。王琦肅部成。陳雷以賊令潘渠

出城。皆棄家潛叩督府。後琦往西易芻粟。醉為文。擒還。支解於市。又番黎韶成雷家。四月初二日。督府移師花馬池。蓋先是議者皆謂胡虜未入內地。速宜遣兵阻截。賊勢孤可并力進攻。或又謂賊嬰城自守。尚不敢發。倉初民家可招安而平也。魏公初以糧餉未給。故回循至此。則虜已與賊為一。乃自小鹽池移師花馬池。復遣人諭虜。申朝廷和市舊約。令勿助逆。虜佯許退去。而實陰助之。初三日督府傳令李响率官軍進薄城。列為四營。賊縱兵薙髮。肯虜出戰。殺

平據錄

卷之三

十三

傷略相當。賊又脅鎮原壽陽二王。鎮國將軍為。隨府穆來輔皆登城。許朝手刃王侍人。承恩曰。官軍不退。吾以二王官人縛陣前作楮耳。坐之於地。達旦不遣。初四日賊又疑守備未緩。百戶白縉上教垣為內應。皆殺之。時李响居北營。屯演武場。劉承嗣居東營。响等連日與賊交戰皆勝。然北營前扼虜失地利。响道不備。响與承嗣約初五日同進兵。至期東營方出兵。呼雲率步卒推火車大炮突擊之。响速令王通引兵冲破車營。焚火車百餘輛。盡趕入湖內。淹死。賊

兵無殺。通部下家丁高蓋等。乘勝遂入北門。大殺傷賊衆。雲奮戈刺蓋濠中。雲亦中礮死。賊敗自相蹂躪。死者千餘人。而榆林為糧不給。莫肯進。主帥忽下令退師。而奮勇先入者。悉為賊所禽矣。是役也。賊頗悞。又恐城內生變。令人執刀沿街巡邏。不許一人出戶。至初六日。朝文秀復脅宗室。隨穆至東城樓上。向昀哀告退兵。願求招安。自此將宗室隨穆俱承恩於南城呼李鯤曰。吾父出萬死一生。為國禦虜。蒙恩澤至。上將撫臣浚削。激怒軍心。自取夷滅。吾勸部曲。待

平據錄

卷之三

十四

命當路不察。反以為罪而不見功。人言漢恩薄信然。誰察見至情。吾朝降夕死耳。必云首惡。則常達子白鶴張清百人俱在。乃不罪造亂而罪戡亂。吾寧保此完城。結匈奴圖自全也。因投諸勅。城下鯤慰安之。初八日賊復招至虜騎以萬計。昀等亦議天暑兵疲。糧草不繼。不若權許賊為休養計。乃各退舍。賊見官軍退。復合虜逼其後。掠張政魏信諸堡。官軍趣救之。始退。自賊塞門固守屯堡。粟俱不得入。蕪之媚虜。財食俱困乏。乃令劉水賈應魁大搜民間米麥牲牛。且曰。

軍屠城。百姓將無噍類。吾為君曹守護。何吝此也。官兵退。復修舊怨。乃殺李承恩子沛納賦。納賦一門六人。瞿芳一門七人。執百戶張世傑呂擢。斃於獄。又殺諸生蔣三重。廣造重屋城上。日擁狎邪倡酣醉。輒妄殺戮。榜掠五衛。經歷院道掌錢吏。責商稅贖。鍰刻期必納。又令民計首誅党石時。求機雜盜財物者。於是民殷富之蓄。挾括固遺。又下令毋納諸堡民入城。恐為耳目。啟閉必親監視。言服可疑。及素有隙者。輒殺之。魏提督受命兩月。師無成功。日夜憂懼。或謂時

平據錄

卷之三

十五

皆高爵。而推劉許。意視緩急。取二人首乞靈。朝廷爾。今宜陽招劉許。陰授此意於時土。無不應者。督府然其謀。乃於初十日遣賁本家丁葉得辛。詭報朝命。陞東陽參將。餘進三級。因密諭拜文秀。殺東陽朝。立功贖罪。比時四人方密未有隙。拜乃暴其謀。朝折得辛。脛下之獄。而簡卒濬濠。一意邀虜為固計。虜貴要王帛美女。與河東西地方。肯助兵。賊先是將尼僧樂婦。盡配家丁矣。至是無以應。虜乃括鎮城美婦女。不論有夫無夫。盡行掠取送虜。於是哭聲震地。自溺自

經者無筭。如冠帶官熊彥古妻林氏。千戶梅湛母朱氏。楊宋妻范氏。白縵母王氏。餘丁王明理妻王氏。皆伏節而死。內指揮趙承先母李氏。妻李氏。子母五口。罵賊悉自縊死。尤慘也。時慶憲王被拘。賊將入府索宮人。王妃方氏。令開宮門。伺膳畢。出見賊。催逼。妃欲拔劍自刎。一老宮人引妃抱世子入後園土窖中。宮人取袍服。置井上。環哭之。賊入信妃溺井。止掠金帛。取少宮人而出。及宮人起窖。妃已死矣。賊爭取良婦姦淫。民無不切齒。四月十一日。賊以美婦寶貨。載

平糶錄

卷之十

十六

送虜營。并將軍夏地方。獻與吉囊莊首。又捏妖讖。言朱家合休。胡當復興。東誑順義王。令共爭天下。十二日。拜領次子承龍。千提吳教琪。率兵數千。連虜營於張政鎮河之間。村墅無人。道路阻絕。拜因邀着力免。娘子來城宴待。十三日。虜乃遣頭目來會北樓上。軟血訂盟。因致金帛。牢醴糗糧無筭。皆留部。落駐牧河之西厓。十四日。督府候葉得辛不回。復燬賊開門。放農牧不聽。恐官兵復來攻城。日夜督人運灰土木。石城上備禦。按平夏城池係赫連勒勒所築。名曰龍石。城上備禦。萬最高且堅。趙元吳提此拒宋師。七十

萬衆不能見之。故有老卒楊柰兒者。故礮手也。為賊賊侍。恃不懼官兵。有老卒楊柰兒者。故礮手也。為賊作展石礮。官軍多為所擊。賊乏火藥。有張大驢者。舊以造烟火給事王府。尅硫黃百餘觔。獻賊。皆得重賞。十五日。賊盡毀城外叢祠壇壝。亭榭棹楔之屬。城中禁人偶語。諸生偶語者。賊輒箠之。凡四十人。時繫者盈獄。賊前後縊殺之。兇盡。賊情內外。牢密不通。且關中道路崎嶇。轉運糧草。極是艱難。朝廷以賊久不下。勅魏學曾速攻下賊。賜劍一口。不用命者。前斬後奏。學曾奉此勅。只得廣調各處人馬。及延緩等處。將

平糶錄

卷之三

十七

擊姜顯謨。蕭如蕙等。皆領兵來會。期四月十七日。進攻寧夏城。忽聞虜助賊。東自安定。西自玉泉。大肆侵擾。以牽制官兵。遂改期於二十日進兵。次日抵城下。掏挖外城。填塞濠塹。欲安雲梯登城。許朝慌令東陽守城上。自己領卒出城迎敵。殺傷官兵百數。不克登城。二十一日。賊復合虜二千餘騎挑戰。官軍引大礮中數首。賊乃引去。此時魏提督住靈州調度。正愁兵寡。賊虜合勢猖獗。却得甘肅巡撫葉夢熊。調到貴州苗兵一千餘人。提兵麻貴。牛秉忠前來助剿。二十

四日誘賊出戰。呼拜自領虜家丁迎敵。麻貴馬乾英斬二級。麻貴此戰乃斬絕招虜之始。拜退入城。虜亦退去。從此戰後拜下。夜出官兵趕至城下。城上矢石如雨。官兵中傷只得退回。於是提兵麻貴牛秉忠劉承嗣等共議破城之策。各營挑選精銳七千。結為四營。從西北。又二千四百。從東北。角兩路夾攻。餘守演武場大營。廿五日進攻。賊步兵四五千在前者。各負板扉障陣。馬軍在後。衝來勢甚猛。官軍打射。自未至申。賊中礮皆死。餘各潰散。丟下板扉。皆為我兵所獲。東營又夾擊大敗之。

平據錄 卷之三 十八

原來居障前者。皆鎮民也。賊詭令步兵驅之。冲障受礙。牽住各營官兵。却令承恩敖坦率精騎同虜伏兵。漢延渠。候官軍運餉至。伏起殺散衆軍。將糧餉二百餘車焚掠。車牛盡數搶去。搬入城中。及四提兵知之。救已無及。劉哮得糧大喜。酌酒相慶曰。此天助也。諸將議晝攻。賊有準備。不若夜攻。火光遠。守陣不及。可破也。乃於二十九日初更。西南起火。炮為號。一齊迸力攻打。賊已上城守護。滾木礮石齊發。擲柴束火。藥燒斷雲梯。攻死軍丁無數。攻至天明。不得登城。承

恩又出不意。令人阻絕糧道。殺死軍戶。將牛隻盡搶去。諸將尋思無計。以寧夏故提兵張傑。於許朝有恩。令招之。五月初一。傑巡城西。遙呼朝責曰。事起迫。奈何不戢軍士。肆殺。即無法亦無天耶。朝謝曰。事已至此。不能以死報恩主。今乞招不得。當盡殺王官吏。北走虜逃死耳。傑曰。督府累使招撫。何云不得。朝乃述得幸詭謀。傑未信。朝即令人昇得幸至。使吐寔得幸仆地。屬聲曰。死虜作反。督府授我計殺賊。不幸謀不成。惟有死耳。而何喋喋。朝怒戮其尸於城。是日

平據錄 卷之三 十九

宗室倪燭。惑繼室王氏。誣宗子滿齋姜奎等於賊曰。彼廿人同盟。將不利於將軍。賊剝應奎於市。扶滿齋千囚之。后錄原王鞏得初二日寧夏新巡撫朱正色其誣狀殺倪燭。到任。正色初任江陵尹。極有才望。故朝議特推之。朱素聞賊劫我兵糧運。乃先差新提兵董一奎。領衆與張傑。自橫城渡河護運。與諸將協力攻賊。諸將見鎮城堅固。止有西門堪攻。遂令人採取柳稍蒲草。和土脩墊馬道。以便攻打。賊見即發鎗砲。矢石如雨。牛秉忠右臂射傷。打死官兵二百餘人。又暗令賊同虜。自

唐渠梁上來攻大營。乃得董一奎新到人馬。速往迎。賊見官兵攻城不進。乃以一王各官至城上乞緩攻。官軍不顧。礮中其鐵扇。已而攻卒傳午餐不戒。賊從城上擲下火藥。焚原墊柴草。將一應攻具盡行燒毀。不能成功。初六日虜大入。自鎮城中衛。恣屠掠渡河。鳴沙寧安諸守將閉壘不敢出。拜又教虜休諸將曰。我以呼氏故。不憚暑熱。妄作而遠至。欲兩家以好罷兵。今鎮帑告竭。野不獲獲。而病軍民何為。初七日。北營欲阻胡騎。掘關外路。賊隨寔之。時官軍攻具既

平壤錄

卷之三

三

為賊所焚。又虜為之犄角。轉餉甚艱。天氣酷暑。大營難居。往往生病。諸將商議。於初十日將各兵暫撤回李祥。河西寨魏信等堡休養。賊見官兵退去。設宴慶喜。言我等屢勝官兵。屢奪糧餉。又得遼虜內助。成大事。必矣。遂令張學撰一道榜文。上稱一字混天王。聲言即日要攻慶陽。占據陝西。是役也。雖有以五提帥聚兵五六萬人。而無主將。又督撫臣俱不到營。賊填土塞門。惟開北門以放樵採。不常遣人以金帛勾虜。皆從此門出入。我師攻圍止。從村堡打探。未嘗遣一

敢死士入城。覘諸賊動靜。間有射出匿帖內應。或出逃。因不知的實。不敢應之。賊人取箭取草。無一人拒之者。賊專倚虜援。我又不能阻絕其來。以故師久無功。石星為本兵。漫無經畫。聞白已破朝鮮四道。不日倭兵二十萬。將入遼東。朝議洶洶。多欲學曾。姑招安西賊。專力東方。又欲用密計以賄退虜。令呼賊效火酋潛遁。乃殺一二首惡了事。或欲以重賞購順義王。令擒逆賊。或欲多調客兵。以資生力。中間皆論學曾素無智畧。誤國事。宜罷斥。於是朝廷削學曾職。帶

平壤錄

卷之三

三

罪討賊。而今朱正色。葉夢熊。協兵剿之。又議遣李成梁為大將。成梁方被論歸遼東。又疑不敢任。御史梅國禎獨疏保之。復請身監其軍。乃遣成梁子如松。領遼東宣大山西諸鎮兵。以國禎監之。同赴寧鎮。賊每日飲酒為樂。呼拜自兵退後。更不入城。惟在着力免。張房住。以便調度。應虜。五月十一日。套虜萬騎。自大河至賀蘭。北抵平虜。羣帳相望。夏境盡為虜牧地。常以數千騎往來城市。家徵力索。許朝結酋長近倖五。納受。以從女妻之。裝遣甚厚。十三日。督府檄速首惡。

脅從罔治。拜諫籍吳習地等十人給府。十五日賊徵糧於洪廣諸堡。常信堡百戶陳縉誘殺之。賊憾甚。縉去支解之。縉罵賊而死。其妻梅氏同日自經。十七日復遣周國柱統兵數千。合虜攻常信屠戮洩憾。國柱故名畢邪氣。以家丁為隊長。個個好義。束陽偽署為中軍。與諸生尤鳳鄰。鳳常勸國柱就中圖賊。至是國柱故緩行。鳳因令弟雜樵中。至堡洩之。民得他竄。不能去者盡屠之。堡女張氏有姿。首賊欲犯焉。投火中死。盡焚官民舍。又伐毀郊垌林木祠宇。十里盡赤。

平據錄

卷之三

二十二

二十日朱正色來開府。蔡可賢來兵備河西道。俱駐劄河西營。馳榜諭鎮民。賊匿其榜。二十四日賊遣雷昊詣行營。乞招安。張傑信之。為請督府許之。次日許朝來迎。張搃兵進城招安。詭云。衆心未一。將傑拘留。禁其從人。又脅諸官吏。移狀督府。且徵破格陞賞。殊無降意。朝又打聽得軍門諭撫達虜。得着宰銀定把。都諸酋紛々講賞消息。恐虜退去。急賞金帛送虜。令對官軍說。當初與呼拜。軟血相助。若要撫賞。先招安。拜等方好。復邀虜從沙湃等處。分道南侵。大肆搶掠。

又發兵合虜。攻圍平虜。督府急遣兵救援。時着酋欲歸。又聞督府遣人招安。而拜等反復。乃趨至演武場。謂承恩等曰。孤城不敵官軍。抗則必敗。不若順撫。得策。語甚洽。用胡禮抱頭親愛。而睨視朝。朝不悅。六月初三。督府檄曰。賜等結髮從軍。曉習兵律。謀叛族誅。令在勿宥。党石被戕。猶以浚削軍糧。諉曰義舉。爾後易官召虜。誅殺無辜。非叛而何。朝廷曠蕩之恩。仍寬自新之路。我受命閭外。撫剿得專。今與若約。六月出獻逆首。如執迷不悟。三軍惟知討賊。義不返旆。

平據錄

卷之三

二十三

若曰負固。則古無有不破之城。若恃兵食。今鎮儲已空。與諸鎮孰強。又狡虜惟利是視。寧能為君效死。即王官士民。不幸遇害。不失為忠節。若輩父母妻子。難免赤族之禍矣。朝見檄始懼。又以虜難恃。冀幸得撫。欲遷公署於新城。已擁衆屯舊城。如莊浪魯氏。自署部曲。不屬軍政約束。東南二門塞勿啓。是日賊又執李剛堡操守官施威下獄。以其潛通北路官軍。且往鞠許。為鍾盜獄也。初六日葉彥熊來代學曾。搃督經略西夏。此時兵帶各堡。督府日俟張傑消息。年夏城

下無一兵。初八日賊械常達子五人詣行營。而厚卹其家。十五日督府檄拜等曰。既械首惡。革面受撫。宜即開關循職。恭聽節制。而猶首鼠兩端。且戎政今誰屬。乃提兵張傑。不入公府。群居城上。何等舉動。其速赴督府聽議。毋緩。賊見檄復留使不遣。第令雷昊乞緩攻。而愈督軍浚壕築東南門塲道。毀棹掛公署木為渠。答固守。夏熊語學曾曰。賊假撫緩師。實候秋初虜來。可以肆志也。今我師老財匱。尚容坐守乎。乃議十九日官軍四萬。并苗兵列為六營。一齊進攻。董一

平權錄

卷之三

奎城南。牛秉忠城東。李昫城西。劉承嗣城北。麻貴屯兵教塲。以備四面有急。又約帖於矢射入示鎮民。不與賊乘城者免死。當日各賊拒門迎敵官軍。打破塲口數處。火箭燒毀城角樓二處。又將劉東賜住樓飛簷脊獸打毀。至午時北門忽開。拜與承恩親領達虜家丁出戰。麻貴急傳令。賊中有穿盔甲迎敵者。斬首不迎敵者活捉招安。又親督諸將馬乾英等。擒斬賊虜一百一十八名。奪獲駝馬數多。拜遁入幾成擒。天晚暫退回營。此一次攻城。城幾破。賊皆膽寒。高才

謂拜曰。官兵得併力攻城者。皆因虜衆不至故也。因復遣通事馬世傑。同拜養子克力蓋。併着力兔原差二人。到卜失兔處。送黃金二十兩。銀五百兩。蟒衣四件。綢段食物等。言南朝兵馬十九日將寧夏圍困危急。請你領各頭兒。搶了靈州。到下馬關。截斷南朝糧草。今東路莊禿賴明愛阿克等。我已俱去。約日共合兵馬行事。於是卜失兔皆許諾。二十日都督李如松監軍梅國禎。以遼陽宣大兵至。壁於城南。將兵馬分擺。併力攻圍。一面諭賊許降。令一人下城訂盟。賊

平權錄

卷之三

聞如松家威信。意頗從。然莫肯先赴盟者。遂推遲不決。次日許朝復潛兵出襲如松營。苗兵禦之。朝走脫。拜因先所遣哈不失戶把利徵虜久不至。夜襲北。欲潰圍入虜。見壁堅。亦引還。二十二日官軍用布袋三萬。盛土堆集上城。賊用砲石打傷官兵。游擊吳顯面中一箭。諸軍退回。二十三日國禎督令都司李如樟等。率家丁於二更時分。密地進攻。用雲梯暗上南城。賊用紫草。裹以硝黃。炮投下燒斷梯。家丁盡墜。箭炮如雨。不克登。二十四日游擊龔子敬。立功官劉

天倅領苗兵千餘人。仰攻鎮城。已將南關昭陽樓用火炮焚燒。賊用水救滅。又打懷懸樓三座。董一奎攻打城門。恭將王鐵塊面中鉛子。李提督欲乘勢率兵上城。城上箭炮亂下。打傷官軍。仍燒燬雲梯二座。家丁墜地。凡賊每瞰官兵罷攻會食時。必繼下賊人。奪梯奪牌。并將仇公祠三清觀俱豫燒燬。令我兵無處存割。本日戌時。官兵力攻南門。將原築土窰開五洞。縱火燒門間。賊等從門上窰開大孔。用水潑下救滅。又用砲石打下。門終不破。兵退二更時。城內譙樓焚

手據錄

卷之十

五

於北樓下。承先馳歸家。母令急走。圖嗣。母顧我二婦人也。母婦遂同縊死。賊捕承先卿等械禁之。廿五日勅旨至。除拜父子不赦外。餘皆從皆免死。監軍又諭曰。拜父子若能改圖。束手迎官軍。亦當為保全。許朝曰。監軍活我良厚德。然我五人誓為生死。請駐軍開城。毋入鎮。議終不決。廿七日。劉承嗣督兵於北門穿鑿地道攻。為賊覺。盡殺穴中。自廿二日至此。凡七日。攻城官軍被死傷者八千人。賊馬城死守。狡計百出。矢石火器。日夜狠打。只等卜失兔胡馬來助。梅監軍

手據錄

卷之十

二十七

受撫。與家人張興從上跳下。興繼之。誤踏府折其脛。董令官軍撲救。止將張興救回。身帶河東道。關防一顆。府復為賊縋上。朝以刀背四擊。隨曰。老僮老僮。吾視爾如燭。燭初二日。南營兵攻振武門不克。芻粟為賊焚之。初四日。洋遣徵虜者久不回。乃自率兵欲北走。虜又不能越。是日復遣人賞金佛像。蟒衣。縋城潛召虜。夜使三發。蓋拜初舉兵。不自立而乞東賜。期事成并圖東賜。不成以二千真虜家丁。足制劉許死命。至是兵屢挫。虜援不至始惧。語子承恩欲同奔虜。

平壤錄 卷之十

承恩未肯從。承恩母施氏。軍家女也。屢諫拜不聽。屬誕辰家宴。椎髻胡服而前。拜驚問故。施曰。以將軍功高。得命婦服。今恐不得長為漢臣妾矣。因泣下。拜亦感悟曰。如而見何。承恩聞之。肆大詬曰。老狐媚不死。而喋喋撓夫子所為。是何與汝。燬下事。再言并爾砍訖。施氏泣曰。我何不幸。生此狼。斷送老命。且哭且掣其裾。承恩推跌母出外去。党公過害時。二女皆笄矣。為賊驅裸而出。周國柱獨言之。東陽與党石家口同安置存活。國柱常與副提兵葛臣。密議圖賊。苦未得。

間至是。劉哮共議緩兵之策。再求招安。國柱曰。誑之兩次矣。必不信。不若以党石家口獻出。復許開門獻。或其聽乎。承恩如其言。七月初七日。發党石家屬出城。求退兵。官軍不聽。攻之愈急。然多傷賊。賊不能下。往鎮兵習神鎗。而不善展口礮。小卒楊柰張起能之。為賊毀殪。官軍又楚人汪雲谷者。初以謁馨至。馨敗。教賊取楚宮積塵。沃以燒酒。造礮着人。無不糜爛。官軍極畏之。初十日。督府資固守平虜。功於城下。自是無虜警。諸屯堡始出樵採。民咸載酒餽芻茭。與營。

平壤錄 卷之十

軍貿易。此時賊累求招安。督府不肯信。梅監軍獨決意從之。然未有成說也。十一日。督府議城卒難下。城東北地形卑下。而大壩內水勢高地丈餘。不若築隄東北堰。唐渠紅花渠水灌城。此立破之術也。所惜生靈無辜者。並葬魚腹耳。衆曰。事求速平。賊亦難顧惜。於是決意用之。議築堤一千二百餘丈。一應器具調度兵勇防視。晝夜謹嚴。俱各完備。賊見官軍築堤。亦防水患。於城頭置重門。斷塲道為浮橋。蓋賊意擬議行。當出盟。請大軍入城。即可斷橋。拘為質也。十三日。

許朝下城刑牛馬。與諸將盟止。攻殺梅監軍亦單騎至關下。面諭賊衆。忠毅慷慨。無不感動。因叱令啟關。朝疑貳。請以詰朝。十四日。監軍復至。朝等遂巡下城。稽首開北門迎監軍。梅欣然欲入。偵者還報。市隱有伏甲。守關卒戴朝相亦密白賊詭弗可信。乃弗入。約申盟。明日。請諸將與朝灑血酒盟。互執酒鴛。莫肯先飲。罷歸。戴朝相因執朝親倖黃花兒以降。初。朝下城盟。城中訛報朝就執妻妾聞之。俱仰藥死。朝大恨。徵賄。秘焉。十七日。朝廷以西師久無功。損兵耗餉。言者紛紛。

平糶錄

卷之三

上震怒。差官械學曾赴京。以夢熊升侍郎。代為提督討賊。十八日。堤工完。決大壩。放湖水。賊正憂慮。忽報卜失。免率部落二萬。莊禿賴明愛各率部落三萬。分頭從定邊沙湃等入犯。拜等大喜。速遣真夷家丁。并東陽朝槍手三百名。作為鄉導。引之冠延慶固靖。鳴沙半箇城渡河。由廣武石空山砦而來。勢甚猖獗。督府急令鎮夷遊擊龔子敬。領苗兵一千至沙湃拒虜。始戰俱勝。大砲打虜首一人。不意至山砦口遇虜。虜

欲穴垣出。苗兵移營遏其前。虜前驅牛馬。引殺隨之。視跡者輒射死。死者八百人。子敬并領兵官戴君寵等皆沒於陣。督府聞敗。速調延綏提兵董一元。統衆山邊。揭巢以幸。虜內顧。又遣麻貴領兵四千。擊虜於石溝等處。斬獲頗多。如松又差李寧等在夾河中灘與虜交戰。斬獲虜首三顆。虜從沙湃入者。屢遭剽。從延鎮沙梁入者。又患一元揭巢。以故陸續遁去。拜見虜遁。使人讓之。求虜再舉。此官軍斷絕。如松前盟。如松報曰。主上不以松不肖。使假便宜。如松申前盟。如松報曰。主上不以松不肖。使假便宜。而西始松受服時。家威遠。戒松將貴靖亂。無尚斬馘功。故一意用撫。拜等豈不畏為釜魚。乃欲賈譎智以愚將軍者。復愚松。三軍之士皆在。乃疑酒鴛而撫用不成。堂。戎師。豈無一策制敵。而假盤盂為斧鉞乎。且何施面目牙。森也。彼若悔禍。安肯魚鱉鎮民。以悖家威。遠之訓。書報拜猶不悛。同知宋炯在緊。以憂死。朝逼娶故百戶何熙妻。不從。朝手刃之。廿四日。水大至。壞女城。賊伐宣聖殿。慶府槐栢以繕補北關。窪下受水。墮民舍。無坐卧處。賊禁之不得運動。至八月初一。城外四面皆水。城

浸至八九尺。賊大惧。是晚賊三百人。駕九船。軍併力擒斬。落水死者無數。餘百人以四小舟。日城東西兩面。崩塌一百餘丈。懸樓坍塌兩座。城旦夕矣。未時北面堤埂。係都司吳世顯所築。忽從地下決裂。走水衝開二十餘丈。水勢便退。人報督府。即以賜劔就隄斬世顯。三軍股栗。賊衆見水落丈餘。酌酒相慶。初四日文秀暴疾。與回丁邦彥偽署遊擊代之守門。初五日官軍修隄。賊遣吳教垣引四百餘人。駕舟至望軍臺。及教場舊將臺二處。引礮向泄水口。

平糶錄

卷之三

三十二

修隄役。麻貴同參遊王通等。率精卒從水趨戰。城斬二十人。獲其礮。教垣遁免。朝審耻之。初七日賊又發七十人。從東南縫下。駕三舟至東岳廟。設礮對營。擊打牛秉忠。率參遊李秉德等領百人。趨水攻賊。至廟賊俱退去。又賊五百冲來。奪占廟基。并修補東門。餘城處。隨被官軍從水對城。併力射打殺賊。仍占廟。官軍五日三捷。士氣愈奮。崩隄復完。城中水盈尺。賊出獄中婦女。縱虜鰥。初八日許朝賓妻馬營園。除道五里。懸流蘇帳。喪具踰制。市衢列甲防非常。先

是南閩民。夏之時。李醫士傳授仁等。謀俟朝。授仁設晨餐。招偽把提吳保。馮良佐。就席擒之。聞納官兵。因射書南營為約。及朝。舖時授仁方邊。去未遠。而官軍舉礮城下。二人即抽身抗敵。東陽。馳北樓。承恩朝趨南閩。甲士憫焉。登陴矢石交下。大傷官軍。官軍射回其書。前六月二十四日。賊於李。之獻城。失先時乃不自責。而射而開。民言何也。夫。使開民助賊。而詐射。回何益。倘出真意。反傷良民。惡。何甚。賊怒欲盡殺南閩民。拜等商議。水日增而隄守。堅。非虜衆必不可解。於是又使劉元朱山出城勾虜。

平糶錄

卷之三

三十三

日夜望救不至。又差閭登科黃虎等五人。一來打聽。決水二米。探望劉元消息。此時鎮城久困。芻粟不繼。城中缺食。人民餓死。吊死者踵相接也。許朝恐人心變動。允餓死令假稱病死。不許明言。明言者砍殺。初十日監軍檄賊啟門納糧。糗濟軍民。朝裂其檄。十一日李金父子潛謀殺賊。事洩被誅。十一日張傑復為賊遣。詣督府乞撫。妻熊曰。撫吾風心。不虞其忽無成。聞城中饒饑。比屋相望。是可忍也。我為力請。朝廷得賜鈔券免拜。許朝投戈誓不相負。且令放成受賑。

河西不聽。十四日督府稱制授東陽寧夏左所正千戶諭曰鐵券且至。但提督受命專征。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且僧若多反覆。為若計。可遽斥士燭言辭者。二人懇監軍事必有濟。朝然之。選二生繼城詣督府。及監軍皆許諾。二生歸復朝。朝令復東陽。又徧語諸王及府來輔。十六日亭午。監軍傳勅券至。趣闔鎮官師吏民開城門接龍亭。張傑令賊填塹。發門瑾而承恩疑有伏沮之。監軍曰。曩固知若等無成言。然不敢度稽勅命。奏繳而後戰耳。張傑對使泣留。願緩詰朝。

平糶錄

卷之三

十四

十七日賊疑勅券為贗。欲先絕入驗之。且要官軍退。如松曰。勅書盛之金函。固以紫泥。尊君命也。而欲縛以草蒯。是何等語。且撫未決。安可退師。承恩從中梗復墮門斷塹。勵衆固守。中外士民大失望矣。十九日賊夜絞戚卿於獄。二十日毀王太師祠及棹楔三十所。又繼殺承先等。二十三日東陽忌白鶴兒狼將殺之。朝馳敕語相侵。二十五日賊欲毀文廟不果。盡掘奪民窖粟。募善游者決隄。文秀疾甚。東陽承恩朝三分其衆。每日舉放煙炮暗號。專俟虜來冲突。官兵

一面決水守隄。一面遠近巡邏。恐賊復勾虜。恭將。保副將王通等。果於沙城墩丁義堡等處。擊獲勾虜賊劉元朱三。并閭登科黃虎。使得着力免夷書一紙。內稱調兵槍固原。沿河奪糧。及要從平虜過河前來。約定日期等語。督府與監軍議曰。水將及城。虜來又成虛矣。速令如松選兵一萬。分遣李寧引軍一千。廿三四日。至黃硤口。果見着力免精騎八百。自鎮北堡地方搶入。又廿七日。數千騎自李崗堡渡河。聲言要圍困大營。截奪糧草。敕承恩等出城。任牧寧夏地方。

平糶錄

卷之三

十五

以殘割地之約。李寧等止三百騎。遇於李崗堡東。虜注矢如雨。衆有退志。如松手斬一人。鼓之殊死戰。搃兵麻貴遊擊馬孔英。大兵繼至。夾攻虜潰。長驅至張亮堡。虜遂披靡。直至賀蘭山前後。追斬首一百二十顆。奪夷器駝馬無數。虜大敗。騰山逃去。自此解體。不敢復入矣。按如松此戰乃九月朔一丁賊猶毀官民第宅。選楹棟美者。構為屋。磚周其外。穴竅置鎗礮防益密。雖御妻妾牀第間。不脫劍。初三日。恭將楊文領浙兵千。及苗兵莊浪土兵俱到鎮。初五日賊城率

苦乏食。朝戶給一票。票役三人乘城。仍徵糧給池軍。以貧富為差等。富者為米戶。派銀給之。糴米無米者。則期泉首南閣驛軍。夏之時。等苦此役也。相聚而謀。曰。今一粒未收。從何得米。與其死於賊。莫若約我驛軍一二百。先將守閣逆賊高天壽等五十餘人。半夜乘睡縛之。然後絕人。請官兵進入。賊將大城門禁上。不遇外間消息。事無之。及初七日。水淹北閣城塌。是晚之時。與閩民智勇者。齊力上城。將守閣賊縛縛已定。先令何業持天壽首級。趨下。是報行營。如松先令百戶姚欽探視閩民。已將擁土除去。如松引兵登城。執吳保等誅之。擒二百人。初八日甲子。梅監軍各將官俱入南閣。百姓焚香拜迎。葉侍郎相續入閣。犒賞兵眾。撫安閩民。不殺一人。大城居民聞之。人人思獻城矣。此時賊見南閣火起。各到南城。欲發矢石已無及。南閣係許朝所管。承恩讓之。初九日。朝送張傑渡水赴行營。陰陰說朝殺賊立功。不應賊既失南閣。益恨人圖已。民間鋸斧鑼鑼之屬。盡拘之。或告東陽曰。文秀見水至而托疾。知事不濟。欲陰獻城為功也。東陽與朝謀往視。

其少瘡。乃疆起聚飲。共殺之。而分有其室。閩之益疑懼。官軍據閩攻大城。數日尚未下。國禎如松曰。賊今勢窮。守必益力。以死憑堅。卒不可破。今賊自相疑懼。不若乘機行間。俾密謀圖之。庶全一城生靈。然內外久不通。莫肯往者。有賣油李登。跛而眇。負罌擊木歌於市。曰。癰之不急而狙於甯。危巢不覆。而今泉止。國禎聞之曰。是可使也。千戶耿憲又舉之。十三日登齋三諭帖。并總督免罪牌票。縛木渡至東門。先見承恩曰。監軍以時氏有安塞功。今與鼠輩駢誅。深惋惜。軍中不乏使。以登殘民。不駭視聽。有密計授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即不聽。願死麾下。毋污劉許手。趨而出。從間道見東陽。朝亦各致。制布監軍議。承恩見水灌城圯。大兵聚閩門。計無所出。其母施氏日夜憂泣。懼為俘奴。而又得李登間。愈惶惑。召所親。韓石棟問計。棟曰。周國柱見事審而決。彼雖東陽臣。然與朝有怨。鎮民郭坤死有妾。願托國柱。國柱聘之。三呼謀之。國柱尤未敢出。尤鳳促之行。遂往。承恩迎。曰。此何時而坦腹。卧曰。欲畜力為將軍血戰耳。承

思語之故。國柱曰：「尤秀才嘗言：諸將軍皆賸死奇貨也。弟不知誰先得之。」承恩頓足曰：「吾恨早不聞此言。」幾為文秀所笑。意遂決。議欲召二人飲醉誅之。國柱曰：「兩家前後左右皆戈鉞之士。且以制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誅朝城南。柱侍北樓。乘間取東陽也。承恩曰：「然吾以猛卒五人佐若。」國柱曰：「東陽甲衛如林。五人奚為？」形色一露。必敗。適公事。柱一足矣。十四日。庚遲明風霾蔽黑。承恩過呼朝門者曰：「許將軍已往南城。」考訊城卒。不覺察而致納師。承恩急往見朝誑。

平據錄

卷之三

三八

曰：將軍何暇問此？有密事登樓議之。麾衆下曰：「將軍知周國柱有異心乎？吾與將軍斷其首。」語未竟。承恩家卒世富大宣遽曰：「外營礮向樓。無宜久駐此。」承恩疾下。朝鼓後從大宣掖之梯半。世富抽朝佩劍砍之。首殞梯下。分兵擒萬鍾及夷漢家丁悉斬之。國柱見馬塵遽起。有兵刃聲知事濟。乃被鎧登樓。佯謂東陽曰：「官軍已入南城乎？何擾也？」東陽驚起。凭軒望。國柱自後砍之不死。走入側房支戶。國柱引足破戶。集其首出衆譁曰：「爾何敢弑將軍？」國柱叱曰：「誅一逆賊。」

何弑之有。奴不避死走。官軍盡斬汝衆。乃散。國柱搜撫鎮道印寘諸懷。縱火焚樓。於是開甕城。釋二王來輔府及所禁七十人。驩呼而出曰：「國柱活我。」外見樓火。咸知賊敗。莫知誰功。隨穆至南城。見監軍述承恩。國柱殺賊狀。時城門塞土尚未疏。諸將皆壘土石。陸續上大城。如松登城。呼父子青衣伏迎道左。如松賞承恩花紅。送二王歸府。誅賊黨五百人。天始開霽。城中即時大定。承恩猶疑懼。國禎降紅旗安撫之。北樓火竟日夜。東陽所搜掠貨貝珍瑤焚之殆盡。十五日。

平據錄

卷之三

三十九

疏城門土。迎官軍入城。擒高才汪雲谷雷吳民爭歐碎其尸。時呼氏真夷家丁尚多。而諸將皆歡飲其室。夢熊聞之大驚。恐事有變。急傳令如松等。即日不殺呼父子。即以賜劍行事。諸將始悚然整兵以待。十七日。承恩出謁。恭將楊文以督府令擒之。部兵攻呼氏。拜同承寵馬貴陶大渾代真胡三百人拒戰。至夜不能下。如松下令曰：「誅止呼氏。其餘投順免死。衆遂潰。拜縊男嬪於樓。縱火自焚。官軍撲滅。李如樟家丁李世恩割拜首級。斬貴太餘皆就擒。遲明令鎮民搜捕。」

反者照像功賞。於是次捕汝華大宣等。三百人戮於市。自晨殺至日暮時。又出令止殺活捉請功。二十日河東西二道。開府督府監軍。相繼入安撫軍民。臬天慶撤戶等百人。扶桓應魁鄭祚斃於獄。此時衙門盡行燒毀。各官俱借住民房。肆日之後。置太平晏在西塔寺。先將死節之家。賑恤紀錄。檻逮承恩。承寵。潭代。部招名土文德。何應時。陳雷。白。蔣。陳。繼武。獻。俘關下。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詔磔於市。仍各梟示九邊。諸妻孥功臣為奴。賞周國柱。世襲都指揮使。當拜為

平壤錄

卷之三

四十一

平寧夏贊

咏水外史曰。昔魏絳受歌鐘。後世競言和我。然遺室者。辱國。歲幣者。蠹財。鮮勝算也。我穆廟時。奄酋悔禍。頻領受封。互市羈縻。郊垌無警。已二十有三年。其明效猶未甚著。至哮酋反噬。志微霄。叛擾堅壖。賄勾套虜。虜雖欲利一未。終忸香火。雞肋。藏腹。罔敢嚙。卒之援虜阻。馮夷獻功。逆醜陳屍。燬災。餘賊。謂非庚午之。遠。九里也。不然者。胡馬還來。靈夏內訌。統萬密虜。陝右震動。萬一哮剽未即授首。而接踵東韓。繹騷。即天下全力。肩負兩重矣。得偃然于哉。

平壤錄

卷之三

四十二

平壤錄三卷終

西朝平攘錄卷之四

會稽 諸葛元聲 輯
商 潘 校

日本上

日本故倭奴國也。通鑑前編以為吳亡子孫入海為倭。故倭自云吳秦伯後。墨談以倭國有徐福祠。謂為福後。故中國呼倭為徐倭。皆非也。蓋仁山據國語。寡人達王于甬句東。數言而推之。非實有所本。徐福云者。諸書皆以福居檀夷二州。號秦國。但屬之倭耳。光

平攘錄

卷之四

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寇亦不一。開皇永徽間。遣人求佛經。學佛法。開元雍熙間。遣人來從儒受經。路由廣東。由明越者。始于唐德宗時。咸亨中。惡倭名。始更號日本。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與朱厓詹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小者百里大總之極大者三十六州。州各有主。以州統郡。然皆屬於日本。其地分五畿七道。東西長南北短。西南至海。東北隔大山。北曰拘邪七千里曰對海又南千餘里曰西即與其人克狡無信性貪誦輕生好殺人佩一

短刀。黥面文身。頭盡去髮。惟頂上稍留。趾如中國人。而草屨多圓。僅蔽足指。根不着地。以便跳躍。其男女服染青質白紋。男衣過膝而止。女人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頭。皆被髮跣足。拔眉黛額。男女冶容者。黑其齒。中土人至者。擇婦女數人。各携衾裯就之。名曰度種。卧未定。視男欲與者何人。餘各抱裯逸去。其相會以躡坐為禮。道遇尊長。脫履而過。其俗信巫。疾無醫藥。病者裸而就水濱。杓水淋沐之。面四方呼其神。誠禱即愈。其飲食常用磁漆器。尊敬用土器。有匙筋。否

平攘錄

卷之四

上

則手。兵行人自舉火。不與齊同飯。以糯米雞鴨去頭尾。火燎去毛。即啖之。血流以為鮮羹。牛羊肉生砍碎之。少加蓼屬即食。性多嗜酒。亦喜啜茶。習佛經者。頗知漢字。其用兵善埋伏。數逸出我軍後。兩面夾攻。每以寡勝衆。劫營壘。華人輒墮其術。其未戰也。圍結分散。三三五五。一人揮扇伏者。四起。謂之蝴蝶陣。然長於步戰。怯於水戰。精於刀法。鳥銃而疎於鎗弓。刀長五尺餘。用雙刀。則及丈餘地。又加手舞六尺。開鋒。凡一丈八尺。舞動則上下四方盡白。不見其人。鳥銃

用實銅鑄成以利錐研成孔極光潤不用木柄繫繫於臂實藥加丸隨發隨至且無聲人不及避倭竹弓長八尺以足踏其梢立而發矢以海蘆為幹以鐵為鏃鏃闊二寸為燕尾重二三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中則人立倒戰士身無甲冬夏一花布衫下短袴輕捷如飛頭領間御鎖子甲尤精堅稍長一丈八尺餘製亦工緻大舟櫓三十六枝又次一十枝近亦有閩人教造閩舟矣其國之西南有鬼國出利鐵而人好聞倭入寇多募其人有白番鬼黑番鬼即古崑崙

平據錄

卷之四

奴面深黑善聞忘死倭之取勝大率此為前茅凡行師倭中野島人先之中國通進又次之凡住兵處率開四壁令前後相望以謹禍患其國主以王為姓歷世不易號曰天正王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每元旦開御座大臣一其受國事掌兵馬皆國相與關白主之其巨族平原橘藤更替竊據為雄長專國政天子娶于其族關白子又娶諸大臣家其刑法無笞杖犯罪不論輕重即時殺之賦三分之一無他徭工役皆募閩白倭之大頭領即領

大將軍意固和即此是

其沿革漢以前稱尊後改稱皇初居日向築紫宮後徙山城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

十二等邇來天父天皇傳永祿天皇嘉靖三十九年

彼國號天正元年所屬五畿七道六十六州三攝共

統五百八十九郡郡守曰地都

五畿即京洛五州統五十三郡

山城 太和 河內 和泉 攝津

東海道即關東十四州統一百十六郡伊勢州設大將軍鎮守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三河 遠江

駿河 伊豆 甲斐音 相摩 武藏 安房

上總 下總 常陸

東山道八州統一百一十一郡陸奥設大將軍鎮守

近江 美濃 信濃 飛彈 上野 下野

山羽 陸奥出全

北陸道七州統三十郡近月氏若佐設大將軍鎮守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越中 越後 佐渡

山陰道九州統五十二郡出雲設大將軍鎮守

丹波出水 丹後出册 但馬出銀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丹渡

山陽道八州統六十九郡在京畿正南周防設大將軍鎮守

攝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南海道六州統四十八郡在海南阿波設大將軍鎮守

伊紀 炎路 阿波 讚岐 伊豫 土佐

西海道九州統九十三郡乃浙海埠豐後設大將軍鎮守

筑前 筑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

日向 大隅 薩摩沿海黑沙煎出鹽又出花布

平機錄

卷之四

又五

三島即伊岐島 對馬島 多藝島與高麗近

山城州為畿內重地。東有日野寺日野乃。西有高野

山寺。二山如龍虎拱鎮國畿。又有日春大寺。高二十

丈。銅佛一尊。高十六丈。七道周圍山城。各設大將一

員。鎮守京畿。居中惟西海道近。瀨江山少。止養久山

居海中。方圓二百餘里。竹木叢茂。多茶筍。又出多羅

木。有地都守之。各道犯死罪。矜免者。發彼官賣。拘留

截木獻板。非銀贖身。老死不可離也。

其強盜証明。即命殺。無牢獄鞭撻。竊盜計贓倍酬。不

數者沒妻孥。犯死未獲。逃入寺則罷擒。若遂削髮。終

身不究。畏佛法。過國法也。射箭負重以奉神。名曰賽

愿。關銃關弓以贏錢。名曰賭博。賭博開場者斬首。家

私沒官。對賭者斬右手。不然重罰。僧道宿娼還俗。姦

良家婦女。獲之即戮。

在京文武品官。以坐席分大小。一品官九層。二品八

層。最下一層。官行用轎馬。前列長大勇卒一員。披髮

手執偃月刀引導。官往不行。卒皆躡踞。官行衆起。部

民皆躡踞。整點人馬。吹海螺為令。無鼓進金退之。則

平機錄

卷之四

又五

婚姻亦用媒。名乃隔達知。聘用茶食布疋猪羊。娶

時拉壻過門。與女全行以轎馬。貧令從者皆負婦。先

跨火入門。見公姑無拜跪。止合掌鞠躬。禮畢通宵飲

飲。女無粧奩。止有從嫁。娶曰搖密木草。嫁曰木哥

獨里。其產育男女。初必密請一友。認為義父。子年十

五以上。親父厚禮。甚至一送子歸義父家。斷髮題額

義父倍禮。并子送歸。由此兩為至戚。若生女。其義父

樣髮禮亦如之。官家子姓。皆以銹鐵水浸梧子末染

牙。與民間以黑白分貴賤。女子不分良賤。染牙始嫁

初喪不飲酒食肉。服最白。置一龕令亡人合掌坐於內。外紙糊縫。上書大衆妙法蓮華經七字。又白布盤繞。親友詣龕而吊。殯舉孝子自擡龕。止一子壻甥代之。令一義男為從。殯至坟所。先設竹城置龕其中。客換草屨入。參。僧唱經畢。孝子各執長竿火焚龕并竹城等。三日三夜。以為至孝。將灰骨和泥送寺。從殯者令在寺燒香。永不歸。貧無力焚。即於竹城內埋之。挈家澡滌。色衣而歸。以取吉利。通國無卓。小卓止供讀書寫字。奉客飯。大木碗失盛。食將半。又添其尖。以為

平糶錄

奉之四

又六

敬官長宴將殘。必令女使奉酒。始為至敬。官室不用瓦板。蓋加油灰。敝又益之。板高疊為故家。牆壁皆木板。為心。外粉泥灰。貧結草苫為壁。地鋪白沙。以為潔麗。雖皇宮上不蓋瓦。下不砌磚。本國泥土不膠。無磚瓦匠也。國無欽天監。大明曆日從大隅豐前後薩摩州得之。琉球以資選擇。

其嗜好華物

絲依本國樣。中國絹紵。但充裡衣而已。綿之時。百斤常價二兩五錢。一斤者。通價倍之。價二兩。兩。綿。繅。花。樣。布。錦。繡。戲。優。紅。線。帶。每。斤。七。十。兩。

水銀 鑲銅器用。價針一分。鐵鍊。俗極。重。茶。酒。後。吸。磁器。喜。菊。花。葵。花。稜。香。古文錢。俗。不。自。鑄。用。單。錢。種。古名畫。最。喜。小。者。然。非。名字。小。古。書。重。書。積。忽。易。詩。藥材。價。百。斤。六。七。十。兩。檀。毯。官。府。紅。粉。搽。面。其貢物。

馬 盛 鎧 劍 鎗 腰刀 水晶數珠 五錢。出。青。琥珀 硫黃 大。陽。州。海。山。蘇木 牛皮 貼金扇 灑金文臺 描金粉匣 奎金粧彩屏風 灑金手箱 抹金提銅鈔 灑金木鈔角盞 灑金厨子

平糶錄

奉之四

又七

其倭刀

非獨用剛。生鐵。火。鑄。煉。成。復。毀。朝。煉。煨。暮。濕。泥。如。此。百二十日。工。成。刀。可。吹。毛。削。鐵。富。倭。不。憚。工。價。制。之。延高師。學。法。會。者。所。操。不。過。下。等。戰。必。善。運。刀。者。在。限。也。中。國。不。知。望。報。畏。避。擒。獲。倭。刀。亦。莫。辨。高。下。豈。知。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人。一。長。刀。曰。佩。刀。其。刀。上。又。揀。小。刀。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餘。名。解。手。刀。此。三。者。隨。身。必。用。其。大。而。長。柄。者。乃。擺。導。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以。皮。條。綴。鞞。佩。於。肩。或。執。於。手。乃。隨。從。所。用。謂。之。大。制。又。有。小。裁。紙。設。機。

刀。出長門。號燕常者最嘉。

刀品上等者曰上庫刀。山城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鎖庫中不取歲月其

工巧為之其號寧久者更次等曰備前刀。以巧刀上佳世代相傳以此為上品。

或鑿龍或劍或八幡大菩薩以為觀美。凡造精柄上必錫名記號鑄劍亦然。

其鳥銃

原出西番波羅多加兒國。佛來釋古者傳於豐州造

鳥銃一門價二十餘兩。用之奇中別州無此妙。

制火藥亦得真傳。用梧桐燒炭為領。次取焰硝滾水

煮過三次。硫黃擇明淨者和勻。每銃用藥二錢多彈

平據錄卷之四遠中四季各有加賦之方。一銃搥按三彈橫直分發。

皆秘法也。皮匠以鹿皮染彩為甲字書專用享。

國有三津。皆南船所聚。通海之江也。西海道有坊津。

薩摩州所屬。花旭塔津。筑前州洞津。伊勢州三津。惟

坊津為總路。客船往還必由花旭塔津為中津。地方

廣濶。人烟湊集。中國海商無不聚此地。有松林。方長

十里。有百里松。土名法哥熟機。乃廂先也。有一街名

大唐街。唐人留彼相傳。今盡為倭也。洞津為末津。地

方又遠。與山城相近。貨物或備或缺。惟中津無不有。

貿易用銀。金銅錢憑。經紀名曰乃隔依理。錢鑄天順

永樂。洪武。稱銀一兩換三百三十三文。零用

三文抵一分。提錢千稱一貫。每米一石。常價一兩。中

國斛可三石。綃段有花素。花者三四兩。素二兩。大紅

七八兩。

其入貢中國。俱分派正三道。額定造船。南海道應貢。

土佐州造船。至秧子塢開洋。山陽道應貢。周防州造

船。花旭塔開洋。西海道應貢。豐後州造船。五島開洋。

五島又為三島之總喉。西行至中華。北行至高麗。五

平據錄卷之四島至普陀。隔海四千里。如得東北順風。五日夜可至

風逆卸却蓬帆。任其蕩行。如不壞船。縱風逆不過半

月。可到中國。貢舟每泊台州定海。請驗勘合。收兵財

庫。移至寧波。佳賓堂給贍。候朝命留伴。一半守船。

一半入京。燕賞之物。與守船者均之。貢船回徑收長

門。因抽分司官在焉故也。

其入寇各者。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

球。而視風之變遷。比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湖彭

島分鯨武之泉州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金塘蛟門入犯象山，奉化昌國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舉壁下陳錢分鯨，或由洋山南而犯臨觀。過漁山而頭洞三姑山入鯨浦，犯紹興臨山。犯錢塘。過大小衢洋五列未平石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子過大小衢洋五列未平石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太倉。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不山入餘角嘴。鎮。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則犯淮揚。犯登萊。州過步。平據錄。本之四。五島開洋而。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若在五島開洋而。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東北風方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非倭所利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倭亦不利於行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撓之處，焚劫之權，倭得而主之。其帆櫓所向，一視乎風。安有天意存焉。倭不得而主之也。

我

太祖既登極，洪武四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呂淵奉使宣諭日本。泛海至析水崖。日本閉關不納。秩以書諭之。乃延入。詔責其不臣。王曰：吾亦慕中國。惟蒙古以夷狄蒞中土，而小視我。俾使臣趙姓者，誅我以好言。實覘乃國淺深。既而統水犀數百艘突至吾國，自是不與通好。已數十年。今新天子踐祚，尊使亦姓趙。豈蒙古使後人乎？遂命左右脇以刃。秩不為動。徐示中國威德。聖天子垂人非蒙古比。又曉以利害。王始氣阻，下堂延秩，禮意有加。乃遣使喀哩麻隨秩表乞降。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貸之。五年，上以倭為腹心之患，又選天寧寺僧祖闕、瓦罐寺僧無逸往彼說法，導之歸化。留二年而歸。及後因胡惟庸通倭為不軌，故大誥內禁絕其貢。令東南沿海州縣歷遣將出海巡倭，然其國王嗣立，未嘗不請命也。永樂初年曾封源道義為日本王，賜之玉帶金印。又勅命其國中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而給以御製碑文。及永樂十七年，倭有二十餘艘犯遼東金州衛，為真守都督劉江設伏於金線島之望。

海墘下。二千餘人皆擒斬之。無一得脫。故遼東至今無倭警。宣弘後隨貢隨掠。而寧波俱有市舶。嘉靖初設制使監督之。未幾或惡其權重。請罷制使而海繼夷商肆然無忌。嘉靖十九年。當道慮為遠患。捕下海者。寘重典。而倭商汪直等不敢歸。始勾倭入犯。海上騷然。兵連七省。總制尚書張經巡撫李天寵皆以失律坐誅。繼之胡宗憲經營十年。費餉數百萬始寧。先是宗憲奏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往諭日本。禁戢部夷。且持直妻子書。往招直云。來則釋前罪。更寬海禁。許市。直喜傳諭各島。乃募巨舟遣夷目善妙等。隨直來市。宗憲既誘執直。五島倭衆多不得生還。遂怨中國。此時日本各據一島。尚未合一也。已上入犯皆州島。其姓不一。隆慶初。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據要路。競為淫虐。道路側目。原賴朝以兵衛佐。寇伊豆州。遂與其黨起兵。據關東。以誅清盛為名。因乘勝席捲。盡逐平氏。平氏仍據築前等九州。與原各分其地。連年相攻。時國王姓秦。而平信長為關白。信

長雄鷲能御下。而秀吉為之義子。秀吉幼微賤。不知父所出。其母為人婢得娠。生欲棄之。有異徵不果棄。及長。勇力驍捷。不事生業。初以販魚醉卧樹下。信長出獵。吉驚起衝突。欲殺之。復以吉舌辨留之。養馬。名木下人。秀吉善上高樹。人呼為假精。信長每携之出兵。無不勝者。因大寵愛。賜之田土。改名森吉。凡助信長計奪二十餘州。信長恃功大勢盛。遂弑國王。自篡立。秀吉以信長篡成賞已輕。多怨望。信長知之。恐其叛。已因加獎田地。令為攝津鎮守大將。有參謀阿奇支者。得罪信長。命吉統兵掩殺之。已而信長又為部將明智所弑。秀吉方攻阿奇支。聞變。遂與部將行長等乘勝舉義。兵誅明智。此萬曆十四年事也。信長雖死。有三子皆長成。秀吉皆廢之而自立。信長大子名御茶銑。以罪逆居遠島。惟留其第三子在國任事。秀吉既篡位。乃以關白與其養子孫七郎。名見吉秀吉。弟美濃為大將。未父弟亦死。不為。益治兵衆。征。服諸州至萬曆一十七年。兼并六十六州。皆為臣僕矣。

吉法令寂嚴。綁釘殺戮。無所不用。其行有進無退。即遇湯火。不許回頭。回頭者子壻亦斬。故所向無敵。始征關東。用馬十二疋。載金在上。前做一紙人。捧金一錠。令曰。用心攻殺。賞以馬上之金。又多以金行間。以殺立威。關東王原家康。即原朝賴之孫也。被其時。其頭目得秀吉金。皆不顧戰。勸王服從薩摩。一川先以金買其頭目。及老王義父信服。止有一女。即取為質。知其四弟能戰。即毒殺之。知其三弟欲反。遂命老王取其首級。其二弟名武庫。命往朝鮮。即將田地丈

平權錄

卷之四

七

量起稅。以京倭攝之。至於肥前肥後。又中國安藝王皆有大功。俱奪其城邑。有不服者。計割耳。二十四萬載回。誅戮殆盡。又大國名尚島者。亦降之。所奪各州。必質其子弟。皆威計所逼。非心服也。然秀吉多智畧。剛果有斷。能脅以恩威。又善用人。故能混一諸島。惟性嫵嗜殺。見京都富民妻孥。奪而為妾。聞豐後王之妻甚美。命載入京都。其妻守義不至。即命其王往朝鮮。以他故殺之。有一婢入寺遲回。疑其有奸。將和尚八衆五十三人。盡行綁釘在市。有張網者。俱羅其腹。

將張網及左右看者。二十四人俱殺。初時丈量田地。有守國人說。此半畝是山。我自力新開為園。遂惱其大膽。出語將母妻弟婦盡行吊死。既吞各島。遂盟後心。將天王二十九年。改為文祿元年。天正王幼子即位。欺其孤弱。視若贅珣。公卿有勢力者。逼為己用。使之孤立無助。至丙戌年。改山城為大間。日本國王舊名衆快樂院。每城周圍三四里。大石高聳三四重。河濶二十餘丈。內造宮殿。大樓閣有九層。粧黃金。下隔

平權錄

卷之四

八

睡房百餘間。選民間美麗子女。拘留於內。每夜常東西遊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國城外又設立二關。東名相板關。西名赤門關。二關各有船數千艘。歲二月悉赴千丈溪點齊。選兵自十八歲至五十而止。善機詐者。老亦用之。秀吉恃已富強。侵掠。朝貢各夷。如琉球。呂宋。南蠻。佛郎機。暹羅。皆逼令奉貢。往日本生理。且其慘酷暴虐。殺害諸州。奪其郡邑。質其子女。恐各島生變。又已之。子方在乳抱。故疑忌者。盡從征。如薩摩州君義弘。即老王義弟也。孫七郎子興哥。孫七郎

一、隨從七十皆往朝鮮是也。萬曆十七年三月，閔白
差和尚到琉球，說令奉朔獻地。又餽送本國長史，鄭
通百金。內通會至京師遊南學，歷官王長史。時
國王尚永新逝世，子尚寧監國，人人疑懼，迺以倭情
多變詐，勸世子力辭不受金。差一和尚往報，閔白併
琉璃佛國，未敢動，乃厚賂和尚，善說世子。時閔白併
吞列國，惟閩東未下。萬曆十八年正月初八，集衆將
令率兵十萬征東，且曰：吾欲渡海侵唐，遂命肥前守
造船。又令列國築城於肥前一岐對馬三處，以為渡
唐館驛。又召舊時汪五峯黨問之，答曰：大唐執五峯
時，五等三百餘人，自南京劫掠橫下福建，過一年全
軍而歸。唐畏日本如虎，欲取如三掌。閔白喜曰：以吾
之智，行吾之兵，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國不亡。吾
帝大唐矣。惟恐水兵嚴密，日本只畏中國水兵，不能勾履唐地。
乃命對馬太守扮作商人，至高麗觀地形。太守回報
麗國退兵二十里，以候日本兵。其國不服者多，只一
縣與對馬相近者來之。意即金山然欲攻之，可唾手而得。
也。後朝鮮奏書，即云本年六月對馬島守宗義調遣
伊男長智來到浦口，歸有警急及防制還人口，又

一、宗義調稱病不主務，已為平義智所代。宗平異姓
却冒認父子想義智係秀吉姓，親慕國奪島助近故
行恐動之謀。二月復差和尚往朝鮮，稱閔白利害，朝
鮮驚懼，即令大頭目十人投降。閔白安插為質。五月
高麗貢驢至日本，閔白亦以囑琉球之言，囑之賜金
四百兩。此朝鮮貢之始。七月，閩東壕境塲備，狼機貢倭
大明國。天地圖各一幅，犬一對，馬一對，絲段香寶五
萬餘金。十一月，閔白弟死，十二月，閔白強占豐後王
妻為妾。時閔白破開東後入寇，意已決，適有大國名
尚島者，其子受閔金遂殺父來降。閔白自為天授，令
州廣造兵船，聲言三月入寇。大明入北京者，令朝鮮
為嚮導，入福廣浙直者，令唐人為嚮導。又差人賜琉
球勿貢。大明致漏事機，時有福建同安船商陳申
寓琉球，因與鄭迴商議，乘本國進貢請封之便，備將
閔白情由奏報。陳申搭船回，面稟巡撫趙參魯以聞。
此萬曆十九年四月也。又江右人許儀後在薩摩州
行醫，亦令同鄉朱均旺備錄閔白奸謀，奔告福建軍
門張奏報。朝廷下兵部移咨朝鮮王，朝鮮止深辯
問導之誣，亦不直陳寇患。故朝廷不以為事，惟責

沿海中嚴戍守而已。至九月初七日。閔白文書行到薩摩。整兵二萬。大將六員。到高麗取齊。侵唐。并起各鎮兵共五十餘萬。限來年壬辰春起程。自己三月初一開船。而薩摩君尊我大明。閔白少知之。命薩摩君之弟武庫領兵。薩摩相幸侃亦素敬大明。意欲抽兵密逃。呂宋淡水等處。旁觀成敗。機露事不諧。卒與武庫同行。十一月十八日。文書遍行列國。各辦三年之糧。先征高麗。盡移日本之民於麗地耕種。以為敵唐之基。若得大唐一縣。是吾日本之名得矣。唐之天下。

平據錄

卷之四

再十接九

在吾袖內也。又令列國兵至高麗岸。則破釜焚舟。不許掠人取財。日取高麗。晝夜築城。九倭攻城隨近隨於幕夜令人不知近不許少停一刻。拾取一芥。臨陣不許一人回頭。過山則山。過水則水。過界則落陷。不許開口。停足。進前死者留其後。退後者。不論王侯將軍。斬首族滅。十二月又下令西海道九國為先鋒。即薩摩肥前等州其人極善戰南海道六國。山陽道八國。應之。聲國而行。父子兄弟不許一人留家。於是教國人皆生疑。變曰。此舉非征大唐。乃襲我等之後。滅吾族耳。各密

謀。又舊年七月喪子。並無弟兄。又豐後有奪妻之怨。故不親行。及壬辰正月。止分遣八將入寇朝鮮。八道。豐臣輝元慶尚道。豐臣景隆全羅道。豐臣家政忠清道。豐臣勝隆及元親遣京畿道。鎮護城中者。豐臣秀家也。豐臣吉成江原道。豐臣家治黃海道。豐臣清正永安道。行長義智平安道。分派後又內選三酋為大帥。三酋者。命攝津州前司小西。名地秘書少監豐臣姓行長。傍將對馬州前司宗。名地拾遺侍中豐臣義智為先鋒。統領倭兵十萬入犯朝鮮。恐二酋不勝。

平據錄

卷之四

九

復遣加藤主計頭平清正。統兵同行。自二月渡海。從釜山而入朝鮮。朝鮮古箕子封國。武王始封箕子。施八條之約。邑無淫盜。柔謹成風。秦屬遼東外徵。漢皆郡縣。五鳳元年。有蘇伐公者。得大卵於蘿林。有嬰兒部卵而出。長有聖德。六村異之。立為西於。方言也。時閔英氏又神龍見於井。右脅生女。亦有聖德。人呼二聖。與高句麗百濟。鼎據而王。三韓。至唐高宗時。新羅取二氏。而盡有其地。傳五十五世。降於高麗。王建。後梁貞明六年王氏三十二

世王顯無通國相李仁人弑之立禰立昌王氏皆廢國人訪立定國君王瑤未一年門下侍郎李成桂廢瑤自立時洪武二十五年也始改國號朝鮮國王姓李奉朝貢甚謹

其國北隣女真西北至鴨綠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至京師三千五百里在遼東之東南三面濱海東視十丈正與日本遙對止隔一海而釜山者朝鮮之海口也對馬島至釜山約五百里風順一日可到對馬島至一岐島約一百里風順一日可到里護屋即開白嶺大兵處風順四五日可至津波六

平壤錄卷之四七日至天津八日至釜山釜山居民向與倭往來互市無間有住家通婚姻者謂之倭戶又曰麗倭朝鮮國王李肱在位日久政務廢弛邪臣柳承寵李德馨等諛佞逢合忠直見疎且國中久不被兵民不習戰聞倭兵猝入君臣束手百姓逃奔山谷守土者望風迎降以故二酋不兩月破朝鮮三道朝鮮凡八道

京畿道即漢陽城居中江原道二道俱咸鏡道二道俱平安道二道俱黃海道二道俱忠清道

慶尚道在海全羅道在海

時平安黃海忠靖已被慶尚全羅危在旦夕國王地奔義州去鴨綠二酋遂入王京王子國母盡為所執李肱正妃無出妻金氏生二子太子臨海君瑬次子光海君瑬倭平聚于平壤意欲席捲高麗入犯中朝朝鮮國王絡繹奏報舉朝驚愕謂倭犯朝鮮窺中國此二百年來所未見者計當援之莫知所出七月遼東巡按李時蓀遼陽守道荊州俊奉

命遣遼將祖承訓同史遊擊選卒三千人渡鴨綠援

平壤錄卷之四朝鮮時二將所統皆遼東馬君不諳地利亦不知攻倭之法又天時淫雨山水暴流馬蹄久蹄爛一登坡嶺足不盡裂倭又以逸待勞七月十五至平壤安定館營未定是夜賊至我兵遂亂倭衆多戴鬼頭獅面官馬見之驚退陷淖中不得起士皆卸甲下馬墜崖落甯入爛田中倭劍逼及之史遊擊沒于陣承訓僅以身免三千人回者數十人而已報至舉朝震驚京師戒嚴大司馬石星議寧夏未平復有事遼左殆罷于奔命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越江而戰非完策也

六遣沈惟敬宣喻倭營惟敬輒唱封貢議要倭退兵
行長止許退出平壤以大同江為界亦以天寒故
佯許以援我師實無退志惟敬報命

朝廷度其詐于是一意用兵拜少司馬宋應昌以都
御史經畧朝鮮應昌為人方面紫髯目光炯炯如巖
下電沉毅慷慨有英雄器畧先是巡撫山東即存心
邊務題海防事宜五事不報又題海防要畧大意謂
倭奴情形已著而奏訊不可不豫為之防因進選將
練兵積粟三策仍督造軍器火藥分撥沿海官兵畫
策設防一時錯謬以為過計及是時中外洶洶部題
懸賞有能恢復朝鮮者賞銀萬兩封伯爵在該無應
命者衆始嘆服曰宋公料敵何神也于是始

廷推

特簡經畧征倭于壬辰九月二十六日出都門奏以
李如松為督提兵曹郎劉黃裳袁黃為贊畫移檄四
鎮修墩堡益戍兵督造軍火器械分布海口又度地
勢寫圖要衝尚多乏人選徵何能策應奏添協守副
總兵一員遊擊二員守備四員近募南北兵一萬五

平據錄

卷之四

十二

平據錄

卷之申

十三

千守備各領兵一千五百一住南塘一位望潤黑洋
河一位陳家庄一位山海南口遊擊各領三千一住
海洋一位寶坻北塘而守備屬烏副將統兵三千住
常家庄而遊擊守備屬烏居中調度相機應援而薊
鎮總兵節制之天津亦改設協守副總兵即領新兵
三千統轄河大等營例如薊鎮各控要地而保鎮總
兵節制之再設遊擊一員守備四員副總兵一員添
募北兵一萬南兵二千以守備二員加南兵二千屬
遊擊吳惟忠管轄駐樂亭以控其北以兵五千守
備二員屬添設遊擊管轄駐北塘口以扼其南副總
兵則駐梁城以節制之所餘北兵五千給與寺馬俱
屬統領策應遠邇聯絡基布星羅延袤三千里屹然
有干城之固矣時提督尚竊寧夏而調兵集者僅三
萬五千應昌以副將楊元將中軍李如栢將左軍張
士爵將右軍其參謀諸將分隸標下統率出關紀
律嚴明軍容整肅總督却示觴應昌於郊外退謂贊
畫劉黃裳曰才大而不踈真經畧也無何石司馬感
於沈惟敬邪說復使往倭營議封惟敬奉 部咨謂

見經畧于遼陽應昌謂之曰倭求封貢第宜早辭向
關何敢破朝鮮以要我奉 命討諉惟知有戰
耳汝往見倭必求封貢者宜盡還朝鮮一國全軍退
釜山聽命具表稱臣我當為請今議止退平壤是以
計緩我師也有戰而已汝善保首領無草草惟敬唯
唯而去應昌計倭自破朝鮮張甚不一大創之無施
而可於是率衆出關由廣寧抵遼陽而朝鮮王促我
進兵使者絡繹于道應昌謂其使者曰我師如風雨
朝濟江而夕破賊必矣願師行糧從江以西則我給

平壤錄

卷之四

十四

餉江以東則爾給餉必給五萬人必支三月國王
許諾是時提督大將軍李如松尚未至有建議者以
衆寡不敵為憂策進兵必敗以搖君心應昌毅然不
為動乃出秘造火箭明火毒火集將士于原試之靡
不神驗曰以此禦敵何慮不勝軍心乃安十二月初
八日提督李如松始至進謁經畧曰倭恃衆且
悍涉我國中非敵無以示威非大將軍無以克敵今
窮糧已充將士已集而火藥器械俱備且神惟大將
軍乘西勝餘威一殲滅之提督避席起曰如松受

國恩况承鴻庇敢不惟命會惟敬至自倭營執議
如初應昌怒叱曰賊亡無日何敢以謾詞欺我喝令
網打一百將遂誅之提督贊畫以惟敬石司馬所遣
殺之恐以不和敗事力為之請乃弗殺屬提督拘于
軍中擇十六日誓師渡江頒示軍律三十二條一軍
肅然會 欽賞銀十萬兩遠至歡聲徹天應昌宣
上德意益切感奮至期禡牙于庭揖提督奉觴
再拜曰破倭復國責在大將軍矣次觴三副將曰勉
樹鴻伐以報 主恩又進諸將士曰前有封賞後

平壤錄

卷之四

十五

有軍律幸各勉圖於是皆叩謝辭去二十二日後軍
始發遼陽癸巳正月初八日大軍薄平壤倭將平行
長擁衆十萬設伏以待師前軍遇戰斬倭十五級生
擒三人次日兵集城下倭守牡丹臺為犄角穿小孔
銳從孔中出如虎負嵎莫敢仰撓提督乃遵指授圍
其西南北三門外布鉄蒺藜數重曉設虎蹲等砲而
列兵守之放毒火神火諸箭入城毒烟蔽空倭衆昏
眩仆嘔我兵各含解藥蟻附而上倭強戰敗奔斬首
一千六百四十七級薰弱死者十倍之朝鮮國王報

捷疏謂火焰燭天穢聞十里又謂平壤之捷快絕前
聞蓋紀實也十八日復遣李如栢率兵追藤倭衆及
於開城奮擊復斬首一百七十八級時咸鏡遠在一
隅尚未下應昌料平壤既破則其勢孤固可先聲奪
也行次江沿遣馮仲經以利害說之清王情怖心搖
不能自決會開城失守倭衆咸鏡以道而黃州中和
鳳山等處倭將悉望風奔潰並遣保王京李如松以
屢勝輕敵往相地形僅以家丁三千自隨倭率精悍
十萬圍之碧蹄如松鼓衆力戰一以當百自午至申

平壤錄

卷十四

殺傷相半正屬危急而楊元援兵踵至內外夾攻斬
首一百六十七級自是群倭咋舌咬指無敢與
天朝兵相抗矣顧王京天險隋唐不能得志兼之靈
雨日火將士卧起水中病者十五遂頓兵王京城下
相持者數月先是有為十不勝之說者謂衆寡強弱
既殊而主客勞逸迥別宜從封議庶可以收左次之
功不然勝則中樞有違異之嫌敗則禍且不測此蓋
迎合風旨也應昌曰吾知為國何暇身圖且肥水赤
壁豈在多寡言者慚乃以其說送樞府而沈惟敬復

于右司馬處嘖嘖不已遂將陳璘之兵調守薊鎮李
承勛之兵調守山東而沈茂之兵遣還浙江其始錯
愕曰 欽定之兵何可亂動豈欲徒手平賊乎抑
前 旨不足遵耶知愛者密以意聞乃撫膺嘆曰
今而後始知處功名之難也於是進不堪策疲卒退
無從望救援晝夜焦勞莫知所出而龍山倉者在王
京城北朝鮮二百年租賦之所入盡積于此行長率
衆就食焉應昌乃密遣查大受李如梅戚金等率死
士夜往焚之倭絕食張惶平秀嘉等亟召行長入問

平壤錄

卷十四

十七

計行長曰 天朝兵銳不可當不早講解竊恐王
京亦不可恃平秀嘉頗不然之而部下平壤敗卒往
徃私議一軍講張俱有叛志於是平秀嘉始懼遣使
納款堅降旗漢陽江上顧駐釜山以待 上命應
昌計兵勢既微而事機復左 若假此退賊可不復
血刃乃具揭以聞尋奉 旨倭如恭順赦不窮追
四月十三日遣使宣諭倭營倭將李皆羅拜聽命退
出王京應昌乃遣重兵蹕之母令駐足然倭亦燒浮
橋沉渡艦以去全羅慶尚二道者宿星嶺南原等處

斬首三十五級倭相顧驚曰天兵所至分守抑何神也于是悉衆宵遁歸釜山送還王子并宮眷陪臣百餘名口應昌念朝鮮為中國吃緊屏藩朝鮮安則中國四鎮可恃無恐檄副將劉綎督兵一萬六千防守全慶要害又選麗兵精壯者數萬令綎教習訓練使彼兵漸熟我兵漸歸移王子光海君出鎮重地設險隘謹斥埃為禦外之策用賢能均徭役為安內之政方苦心興舉間會尚書石星一力議封移文撤防應昌回咨謂官可罷防兵必不可撤堅持不允因上慎

平壤錄
留撤酌經權一疏大意謂

臣之議留守經也本兵之議封貢權也守經方可行權無經則無權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為至要守朝宣之全慶則尤要也守全慶是謂執簡御煩扼吭拊背或與封貢倭必知吾有備無隙反益堅其恭順之心用力既少成功又多完策也不守全慶是謂就夷舍險棄易從難縱使與封貢倭必知吾無備有隙適以動其窺伺之念用力既大為患不小無策也况我兵不撤固欲待彼之歸而

彼倭不歸寧不待我之撤乎畏威而遁棄撤而來是又不可不為之慮者與諸將士能逐倭於朝鮮疆域之中不能逐倭於釜山海島之外能逐倭使之今日帖然遠遁不能使倭之他日不必再來能藉

聖主神威逐二十萬新來之倭奴不能連釜山等處逐百餘年舊日之倭戶能使朝鮮今日之疆土已失而復存不能使異日疲極之朝鮮再失而再復臣之留兵防守假封羈縻正欲俟倭奴之動靜修

平壤錄
設之完備方可次第為之非謂今日之兵可得而

遽撤也且東夷心狡志狂烏可認封貢為全真而乃拘執以應之乎議封議守經權權施經能主于常勝之地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如是而後謀出萬全禦倭完計若以救朝鮮為是謂守全慶為非策退內地而省糧憑封貢以撤兵非臣所知也

疏上本兵不悅無何遂罷經畧而以顧養謙代任謙襟度磊落多識畧有文武才欲備兵大舉殲倭而未得惟敬一面詰和議事道指揮胡澤密抄送行長手

書見有和親字疑之。以問徐謝兩生。惟敦初和謀。女作公主。妻聞白。兩生諱之云。是哀語息爭。即和親也。經畧痛戒。入朝勿言二字。未幾。顧經畧以疏上。與朝議不合。亦謝病去。而繼之者。侍郎孫鑛也。鑛文臣持重。當此時亦不信。惟敢言。復遣人以其言詰問行長。行長無異辭。乃具揭到兵部。辰星因行長聽命。復令惟敢催小西飛等入朝。如松師歸。正遇惟敢携重賄。三十七條。及花布四十擡。往送行長。如松笑謂曰。倭方畏寒。今給以此。所謂賣寇兵而賞盜也。蓋惟敢再入傳管。不止貨物。帶去書籍。有大明一統志。大明官武經七書。悉以遺之。及回。私愛倭旗五面。于總徐得其一。送提督搜畫得之。即欲誅惟敢。以司馬委乃告經畧。經畧詰其受旗故。惟敢以游言自解。十一月。初三。倭見小西飛信不回。清正復發兵搶安康。此時三將所統苗兵一千在慶州未撤。聞之往救。被倭誘入險地。伏起殺我兵三百餘人。故復屯慶州不敢發。十五日。孫經畧差人伴送夷使入朝。十二月初七抵京。石司馬禮待甚優。如安等過關不

亦不校。錯遇如王公。十一日詣鴻臚寺習禮。十四日見畢。會同多官。赴東闕面譯給筆札。責令親書三事。一釜山倭衆准封後。一人不敢留住朝鮮。又不留對馬速回國。一封外不許別求貢市。一修好朝鮮。共為屬國。不得復肆侵犯。小西飛當時一一親書聽從。三事即宜徐謝渡海時而決之。開自不當。此則于倭將之知也。本兵倭國事已見于此。十七日司禮監太監張誠傳奉聖諭。朕覽卿等所開條款。譯寄倭使之言。及倭使回籍之詞。猶未詳確。速與請封。必須盡得其情。早奏。言為何以兵倭稱朝鮮。及至戰敗。尚拒釜山不退。今又差使上表乞封。豈可輕率。不細加詳審。誠偽。著該部詳議封名。先定二官。一論彼行長。不許留住釜山。倭夷盡數退還本國。一人不許留住。巢穴房屋盡行燒燬。一論朝鮮。待彼倭夷盡數退回。奏來。卿等可與內閣。將小西飛還在左闕。會同文武及科道等官。令通曉夷語通事。當面研加詰問。譯審情偽訂盟。永無他變。未說。太批

皇言。真明見萬里矣。倭情真偽。初不難知。試問其初動兵。果求封乎。果侵掠乎。則行長與惟敬書可證也。既退釜山。又乞封。果力屈乎。果非力屈乎。則晉州安康之誓可證也。又問其許封之後。倭果盡退乎。不退乎。則釜山之倭皆在也。胡舉朝思不及此。遂以如安奴口塘塞。致悞軍國。惜哉。

是月二十日。石星復會集內閣大學士趙志臯等。定國公徐文壁等。吏部尚書孫丕揚等。及科道官俱集本閣。將小西飛請討始末情由。俱細研審。逐一登答。

平壤錄

卷之四

二十三

一問朝鮮是天朝恭順屬國。爾關白上年何故侵犯。小西答曰。日本求封。魯教朝鮮代請。朝鮮隱情。騙了三年。又騙日本人求殺。因此舉兵。

一問朝鮮告急。天兵救援。只合歸順。如何抗拒。有平壤開城碧蹄之戰。答曰。日本兵住平壤。要求封納款。天朝並無敢犯之意。二十年七月十五夜。見兵馬殺平壤。無柰接應。及八月二十九。行長與沈遊擊相會。約退讓平壤。不期天朝不信。去年正月初六日。進兵攻城。傷殺行長兵甚衆。碧蹄亦是天

兵追殺死傷日本兵亦多。退王京。

一問後來因何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答曰。一則聽沈遊擊推封言語。又說天兵七十萬已到。因此星夜退兵。送還王子陪臣。併將七道送還天朝。

一問既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以求封。如何又犯晉州。答曰。晉州係朝鮮人。去日本相遇。清正吉長兵馬殺了。因此相殺。復見天兵。即便還去。

一問爾原是聲言求貢。本部因爾復犯晉州。情形反覆。故許封不許貢。既許爾封。即當歸國待命。如何又運糧蓋房。久也釜山不去。答曰。已前原封貢並求。因天朝不肯。爾自行長求信。只是求封好了。又運糧蓋房。俱各守候。天使並無他求。天使一差後。盡皆燒燬。

一問原約三事。盡從方封。爾當傳行長等。即令倭戶盡去。房屋盡燬。不復犯朝鮮。不別求貢市。爾能傳關白行長盡從否。答曰。行長有稟帖上孫總督云。一一聽命。不敢有違。此係大事。秀吉有命行長

平壤錄

卷之四

二十四

行長有命。小的方敢如此對答。定無反覆。

一問爾等雖一時遵約。至於日久。能保永無他變否。
爾當對此訂盟立誓。方與請封。小西飛誓云。天朝問的言語。小西飛彈守藤原。如俺答的說話。如有一字虛謊。關白秀吉行長小西飛等。俱各不得善終。子孫不得昌盛。蒼天在上。鑒之鑒之。

一問爾前云朝鮮既為請封。豈肯復犯。但秀吉受知信長。尚且篡奪。朝鮮一時代奏。彼豈不復再犯。

答曰。信長者篡國王不好。因為部將明智被殺。見

平壤錄

卷之四

二十五

今關白豐臣秀吉時為攝津守。率行長諸將與義兵。謀明智。歸併六十六州。若無秀吉平定諸州。日本百姓至今不安。

一問平秀吉既平了六十六島。便可自王。如何又來求封。
答曰。秀吉因見殺國王為明智。又見朝鮮有天朝封號。人心安服。故特來請封。

一問爾國既稱天皇。又稱國王。不知天皇即是國王否。
答曰。天皇即國王。已為信長所殺。

一問爾既如此。當奏請許爾封。爾當寫書差倭去報

平行長速歸。令關白整備冊使船隻館舍。及一應

恭候禮儀。一有不虔。封仍不許。答曰。守候已久。

件件不敢輕易有違。天朝之命。沈遊擊到釜山。

兵馬即過海回家。行長守候天使。按已上皆司馬

本部事事裝飾豈不能預

教如安為此恭順語乎

當日兵部將此倭使。面同多官。親書應對情辭。俱封

奏朝廷。

皇上方准信。卒定封王之議。命工鑄日本國王金印

一顆。并冠冕法服。約費數萬金。詔遣臨淮侯李言

恭。長子李宗城為正使。都指揮楊方亨為副使。賡

命印章。封秀吉為日本國王。其詰命曰。

聖神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海

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

遠錫扶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永樂嗣以

海波之揚。偶致風占之隔。當茲盛際。宜續彝章。咨爾

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

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

可靳於柔懷。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錫之詰命。於戲

寵賁芝函。龍冠裳於海表。風行卉服。固藩衛於天朝。爾其念巨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款誠。祇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又頒日本國王詔諭一道。至二十三日復頒敕諭一道。其文曰。

皇帝敕諭日本國王平秀吉。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又安中華。將使薄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懽也。爾日本平秀吉。比稱兵于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餘年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

平壤錄

卷之四

二十七

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迺爾將豐臣行長。遣使藤原如安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為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越聲教。不肯為通。輒爾觸冒。以煩天兵。既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畧諸臣前後為爾轉奏。而爾眾復犯朝鮮之晉州。情屬反覆。朕遂報罷。爾者朝鮮國王李昞。為爾代請。又奏釜山倭眾。經年無諱。專俟封使。具見恭誠。朕故特取藤原如安來京。令文武群臣會集闕庭。譯審始末。

平壤錄

卷之四

二十八

并訂原約三事。自今釜山倭眾。盡數退回。不敢留佳一人。既封之後。不敢別求貢市。以啟事端。不敢再犯朝鮮。以失鄰好。披露情實。果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為善。因勅原差遊擊沈惟敬。前去釜山宣諭爾眾。盡數歸國。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城為正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芳亨為副使。持節齎誥。封爾平秀吉為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職。用渾恩齋。仍詔告爾國人。俾奏爾號令。毋得違越。世居爾土。世統爾民。蓋自我成祖文皇帝錫封爾國迄今再封。可謂曠世之盛典矣。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肩一心。以忠誠報天朝。以信義睦諸國。附近夷眾。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至於貢獻固爾恭誠。但我遠海將吏。惟知戰守。風濤出沒。玉石難分。效順既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爾後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嚴。王章有赫。欽哉。故

二月初三日又頒二使勅諭及沈惟敬勅諭各道皆申勅三事各要遵行冊使前駐三浪江必登營冊一倭不留有朝鮮王奏到然後渡海往封司馬猶恐未妥復委兵備副使楊鎬往勘的實回報行事沈惟敬以倭前所遺金已不敢受請留作倭使市買之直中國貴貨惟其所欲時京師朝覲官畢集觀宗城出使封倭道路竦然奪目獨惟敬心有不然蓋惟敬初為司馬建此議希已為冊使及不與大失望宗城統袴子不禮惟敬惟敬亦輕宗城且惟敬許倭半據報卷之四事知非一封可了前議臣約決要一倭不留令楊鎬勘實朝鮮奏報方許往封此皆奉有欽依及二使住釜山營將一年倭營不撤惟楚小營併歸大營而已楊鎬足蹟不到朝鮮國王亦無一字奏報自夏徂冬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司馬日促二使渡海不日風潮不順則曰官殿未成不日禮節未備則曰不可不加慎重於是人言藉藉危疑叵測司馬憂之復差大同守脩都司常鶴單騎往釜山探聽鶴回脩陳倭情更幻難測封事不可徑行星不燃之復遣家人張竹

王胡子于四月渡海見倭倭亦遣通事安國安來報故信封事決成至十二月十一日惟敬又私令探倭委官吳邦彥等將遼東寬奠官馬及京營選鋒馬二百七十七疋皆送下船裝去日本南戈崖喂養云脩從人騎用實以日本無好馬驅獻闕白也以故言者益甚謂二使必被劫留二使惶惑宗城日夜涕泣思歸惟敬規知之乃密令宗城僞識謝隆揚言封事敗泣動宗城宗城果大恐寅夜與僕謀置印信詔勅易服出營從徑道交回隨行員役皆不知之次日方亨獨執經畧以聞時二十四年二月事也惟敬宗城得封事不安消息又謂見一倭不去胡不以其違詔旨并初議者抗驕驕上止其事然後徐與問罪豈不殺無大夫手胡庸而逆也想宗城既逃惟敬快意方亨愈不自安見惟敬而泣沈大言曰人臣當國難正宜努力捐軀徒泣何為方亨訴以母老子幼難自決惟敬曰爾誠欲歸亦無難事楊知惟敬密於倭因懇之惟敬笑曰審欲好歸謹記兩語事一依我行之方亨問何語沈曰支吾中國奉承日本而已方亨信諾遂悉聽主分將宗城遺下錢糧銀兩及酒器金

泉皆任惟敬收執。又揭報司馬。極言倭情無變。反斥宗城。力薦惟敬能任事。司馬乃為疏請。以楊方亨攝正使。沈惟敬充神機三營添註遊擊。攝副使。以封倭。宗城未行時。眾議羈繫惟敬。慮其反覆。旋弄損傷。國司馬奏曰。今日不遣惟敬。異日不效。臣當有辭。故也。而果如眾言。卒暗逐宗城。而據其職。惟敬既拜命。猶不即行。益肆貪求。司馬皆曲意從之。為遣項汝奕領銀二萬兩。隨冊使東行支銷。又與劉付三張約銀五百兩。畀冊使賞人。又月給惟敬家小。供贍銀十五兩。又糶逃軍。夜為惟敬看守私宅。司馬夫人時遣饋。惟敬妻飲食不絕。星此時亦恐惟敬賣已。先差遊擊陳雲鴻。陳女送司馬為妾。故白身領膺三品。至釜山宣諭倭眾。六月間更遣張竹王翦子。馳驛至釜山探視。不意三人皆黨惟敬。並為捏報。安妥雲鴻。愿以全家性命。可保萬全。故星一意任之。冊使臨蒞。釜營尚有無數倭。惟敬乃曰。降倭若干。已令朝鮮擇地安掃。星亦附奏云。營柵盡焚。尚有餘倭。防護冊使。以此語蒙昧。朝廷。丙申年六月十五日。惟敬隨從四百餘人渡海封倭。倭將行長清正等。亦先後撤兵同回日本國。時閏八月十

八日。冊使方至日本沙浦郎。朝鮮素知倭人乞款。原無實心。本不欲遣人。為惟敬逼促。只得差全羅道觀察伊黃慎。同將官朴弘長。隨二使同往。二十九日。冊使向五沙浦。日本人民聞。天朝封關白。俱翕然震動。沿路焚香頌迎。跪送飲食。一馬倭在駝馬前慢搖。倭將梓而數之曰。天朝來封我日本。爾不躲閃。反行搖擺耶。即立殺之。及抵國門。其臣下亦無不肅敬。而關白先遣平調信來言。主怒朝鮮王子不來謝。二使不許。同冊使相見。九月初二日。倭將夜押縲輝元等。引冊使入見。方亨在前。惟敬捧金印立階下良久。忽殿上黃幄開。一老叟曳杖。挾二青衣從內出。即關白也。侍衛呼。人皆諫慄。惟敬先匍匐。方亨只得隨之。老叟大有責讓語。侍臣行長曰。此天朝送禮人。宜優待之。始出赴館。楊沈見關白卑屈狀。有不堪言者。之故知小人。不當重用也。次日宴冊使。惟敬方蒞言。撤兵通好。關白即怒曰。天朝遣使封我。我姑忍之。朝鮮決不許和。天使亦不須久留。明日可上船。我當再調兵馬。前往朝鮮廝殺。初四日。方亨等即還沙浦郎。關白深怒。

朝鮮欲兵其使。得僧解方止。又喚清正等商議動兵日期。惟敬與方亨商議。我等萬里遠來。不得一的信回去。有何面目。且勅書三事。皆行長再三講定。還免行長去申前約。關白怒罵沈惟敬。不魯圖逐日本所求。但為朝鮮謀事。我不再見。迫請回去。行長以此言來告。二人聞之。心內快快。住沙浦卽數日。至初八日。方亨只得約黃慎等收拾同回。且云。到中國時。天使可明白奏。上不然。恐誤大事。關白遣人贈二使禮。亦優厚。皆行長調停其間。初九臨發。平調信私告黃慎。昨日清正向關白說。我今再往朝鮮舉軍可定。當令朝鮮遣王子來謝。若不肯。當虜這兩個王子。因此關白看清正等四將先發過海。期明年二月大興。隨後調進黃慎以告二使。惟敬猶未信。及使船回至郎古耶。日本地方泊舟候風。訪之島人。則云。連日政長在豐前州。清正在肥後州。各召募兵衆。將渡海矣。衆聞無不失色。獨惟敬自若。曰。有我在。定無害也。頃更忽倭將正成。費關白書來。衆謂是謝恩表文。及詢審乃責朝鮮一檄。內列朝鮮三罪。詞甚倨。大約言前年朝

鮮使來。雖委悉下情。中不達。皇朝無禮多多。其罪一。既依沈都指揮。寬宥二王子。并夫妻以下。不先致謝禮。乃隨天朝過海之役。歷數月。其罪二。大明日本之和交。依朝鮮之反間。經歷數年。其罪三。書至朝鮮不敢隱匿。謄寫進呈。并乞發兵隄防。十二月十七日。方亨等至釜山。勿勿商議回京復命。不敢羈延。念五日離釜山。行至映川。有朝鮮京畿道都體察使李元翼。先已會黃朴二使。備知關白情由。不肯休兵。此日請見冊使于海邦寺。問日本情由。方亨一一備白。元翼欲趁釜營勢寡。急攻破之。惟敬曰。虛固當乘。動亦宜慎。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兵家所以謀萬全者。稱良將也。倭兵此時尚未渡海。一擊全倭。傾其巢穴。然後以重兵守其上。所謂先發制人。惟敬阻之。又失此機。元翼因其言。未敢舉兵。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冊使方入關。亦各厚載而回。惟敬恐朝中疑之。乃將屈辱真情隱下。假捏秀吉十分恭順。頂冠披袍。叩首謝恩等語。惟敬先在日本時。即捐所携金。托行長替買程程毡四條。天鵝絨及大小倭金器皿。亦照當初小西飛買中國諸貨之例。計積三

上倭提牌上明開日本國王豐臣秀吉相贈什物。先解赴兵部施行。及抵京。即以諸物作閑白貢獻進朝廷。群臣無不哂詆。謂猩猩毡。天鵝絨。出自南番。皆中國人販賣與日本者。何云方物。又以正成所贈惟敬泥金圍屏。亦充其數。明是欺罔。朝廷不以為罪。勅令內府交收。貽笑于人。惟石司馬尚信為真。問之方亨。方亨向受惟敬節制。一味朦朧。不復明言。然謝表竟不至。三月後惟敬再往釜山。方差官具進。又無年月。徐黃門斷其假捏無疑。日本自惟敬行後。即遣清正統領部將豐茂守等。騎船二百餘艘。於正月十三日。順風一日渡海。十四日到朝鮮。入竹島舊壘。與原留倭衆合勢。仍在機張住劄。隨攻梁山。逐太守出城。追留住民居之。十五日行長等兵船。自釜山外洋進入豆毛等浦不絕。于岸上樹四色旗。高叫朝鮮人民勿懷疑訝。還來安插也。念二日倭船直入西生浦。周覽下營形勢。仍示牌文一紙云。日本國加藤主計頭清正。受大閣殿下之命。令耳航海。至於此道。便遣使者于朝鮮京城回報之間。慶尚左道之民。更勿疑

此書。莫恐怖而退散。茲先遣我臣金大夫。以令告報也。慶長二年正月。日平清正書牌。自此倭兵絡繹渡海不絕。各營糧餉陸續搬運。二月初一行長將釜山原住民柵房採木修築。內建家高樓外掘三層濠。周圍木柵。為據久之計。朝鮮士民初以和好事成。逃亡漸復。一聞倭兵復至。晝夜驚惶。皆荷擔而佚。且數年來。自王京至釜山一帶。殘破已久。全羅地方。初脫兵燹。城垣頽敗。未暇修舉。倭兵猝至。舉國危懼。國王先將宮眷移住海州。軍民各將家口奔徙遠境。留屯漢兵禁之。亦不聽。閣臣柳承寵。托言搜山城糧草。束裝奔尚州。將官權慄等。各避極東地境。皆不戰而逃。報入中國。朝鮮告急之文。無日不至。聲言倭兵百萬分作十三運。將向天朝。閑白擬出住浪古耶。躬行調度。徐給事亦言倭兵船日增。兵糧日積。未見太舉。似有陰俟秀吉親行之意。山海關主事張時顯。料閑白此時實難歇手。彼三十六島之觀望。全係於此。即目下不得志。終當傾國而來。時舉朝紛紛。歸罪司馬。司馬責惟敬。惟敬猶然說謊。謂倭兵此來。不過責朝鮮

禮節。今專聽天朝處分。非有他也。兵科徐成桂析之曰。世有興師十數萬。浮海數千里。爭一禮節。柰一王子陪臣者哉。因請速乘其未定。或用間嚴處。或遣人暗燬其積聚。或說客離其心腹。總督孫鑣巡撫李化龍輩。皆老成謀國。當冊使甫還朝鮮。一有實報。即勸司馬預為隄備。而星漫不為意。且聽惟敬游詞云。喚平調信至宜寧。明切與言。朝鮮王子斷無往理。陪臣一節。當委曲圖之。先使正成親報閔白。說明回報。二月十八日。石星無奈。亦疏請削去官保職銜。親自

平壤錄

卷之七

三十八

帶圖贊畫同官一二員。將領數人。仍假便一。前往朝鮮。諭令兩國會盟。退兵完事。如終無濟。即揮大兵前進。仍治臣以付托不效之罪。與其殛身刑獄。孰若殛命疆場。蓋星已奉旨聽勸也。趙相公勸其親往以息群議。又引先朝本兵王瓊經畧哈密。楊博經畧朝鮮。宣大為證。上不肯許。時連歲用兵。國計頻絀。今議出兵。非四五萬人不可。朝鮮亦乞先調南兵三四千星火進駐要害。以為聲援。柰何封事一起。已將東征士馬盡撤回籍。劉綎兵已還四川。其天津登萊戍

守南兵。俱各議罷。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如攻平壤時。鮑先登者。給鼓噪于石門寨。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聲言軍門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人心遂憤惋。故召募鮮有應者。舉朝無策可施。咸欲請誅石星。以彰國典。後至戊戌年夏。卒殞于獄。按星以直諫顯名。致位樞府。即和議一事。本心無非為國。第大臣貴虛心集善。根本不欺。星乃偏聽執已。希幸成功。事涉欺罔。遂亦不顧封事之敗。舉國知之。舉國言之。星皆目為異已。新進浮躁而排斥之。一惟歌言是聽。甚至直隸總兵朱文達。殲倭崇明。星授意當事者曰。琉球佛郎機人非倭也。山東楊文偵探曉船遇倭於海邊。至朝鮮界上。血戰得功。朝鮮王且為代奏。未久楊文劾罷矣。溫處叅將高可學。標下哨官陳定。斬倭六十級。星不為叙功。且云琉球屬夷。何可妄殺。未幾可學被論。諸此類惟恐阻碍封事。故委曲掩飾。以陷于罪。此皆偏執所致。迨其終也。欲身請入倭營料虎鬚。愚亦甚矣哉。

平壤錄

卷之七

三十八

此時倭兵二十餘萬。分五路入朝鮮。如東萊。機張。西
生浦。豆毛浦。安骨。竹島。梁山。蔚山。加德。皆為賊占據。
而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晉州。固城。泗川。昆陽。賊皆橫
行蹂躪。差役人一步不敢前進。倭又亟于佔地。不亟
于掠財。亟于據要。不亟于殺人。志不在小。目中已無
朝鮮。設此際我兵未集。乘其銳氣。鼓行而西。席卷全
慶。朝鮮旦夕休矣。賊得朝鮮為窟穴。則遼陽震動。而
登萊浙直無不危急。乃幸天祚

中朝高麗固祚未盡。倭雖兵聚糧餉不敷。未敢深入。

平壤錄

卷之四

二十九

蓋倭以海舟運糧風水不便。先年朝鮮有積蓄。破一
道因糧于一道。克一城就食于一城。故敢輕兵直入。
五六年來。城邑空虛。土地荒蕪。初時王師所經。草食
壺漿以迎者。今則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蕪之禦寇者
為寇。人烟寂滅。一望瀟然矣。雖有宜田之土。無人耕
種。慶尚右道與全羅地最肥饒。宜五穀。平安道肅州
五粟米食物至貴。人不聊生。二。分一斤。牛肉七八分。
倭皆目擊。即有隨糧。常恐不繼。所以數月之間。人
心無不危懼。而彼反從容。如鷲鳥匿形。朝鮮人殺其

撫採不動。殺其船兵不動。不曰請兵。開白。則曰責禮
朝鮮。至三月初。行長清正兵糧戰器船方到。蓋倭名
六十六州。實比中國一大省分。錢賦不多。開白一時
調衆將渡海。只得將各島居民。加水火重刑。徵輸僅
足兩月。所以陳雲鴻對遼將密說。清正只待糧運可
支一年。即分兵畧地。有進無退矣。行長見糧運不繼。
與竹島倭將商議。必待七八月穀熟。方利衝犯。以此
言通報開白。所以朝鮮與中國。幸得預為隄備。

平壤錄

卷之四

三十一

平壤錄卷之四終

內。外統八司為藩衛內倚七姓為根本七姓田張素
盧譚羅吳也。田即思州田宣慰族。永樂年以工為
張。時江西龍虎山天師舍餘。二姓皆其族。入精
後。其族為一遇軍興。非七姓不能舉大事。故七
姓世為目。把餘姓為小民。嘉靖十七年。土官楊相。父
子爭。相。奏于。朝。朝議勸處。而目犯奸人。助子擁兵
拒父。相不敢入。播走匿水。面數年。竟客死水。而安國
有父欲殺。奏相子厚賂安氏。安氏卻路索渭河驛沙
溪。巡檢司地。二七皆水西邊界。相子割地贖父屍歸

手錄錄
卷之五

三

葬。相子即應龍父也。已世有逆德矣。應龍生而雄猜
陰狠。性喜淫佚。恃才妄作。嗜殺無忌。萬曆元年。應龍
年二十一歲。始罷職。及在位久。益奢淫無度。日事遊
獵。宴飲服御。僭用龍鳳紋。官室違制。黃金飾戶。象牙
為床。及將淨身。男子擅充內官。選土民美女。擅充官
眷。州民有女十三歲以上。皆辱之。應龍謂之呈身。謂
不用少嫌。不足身而嫌者。罪至死。當一日而聞。則
三。人聲色滿前。奏樂飲酒。令州人稱已為千歲。子朝
棟為後主。又于桃溪衛多設池沼亭榭。廣植花卉。為
遊觀之所。應龍先娶張氏。貌亦都。久之失寵。別居。又

娶田氏。小名雌鳳。少應龍四歲。已受應龍族弟楊瑞
龍聘。應龍偶見悅之。強委禽焉。夷中禮法疎。目把出
入土官衙。蚤暮無禁。應龍每出獵。必携妻妾從。張氏
遂與親近。目把私通。應龍覺之。未發。萬曆十三年。四
川巡撫徐元泰調播兵征賊。乃應龍統兵一千有功
歸。婦事大露。田氏性極淫妬。田氏即田一鵬妹也。一
者。置產近真州。一鵬每至州。人必擇室為首。內有
即召至。又為應龍所嬖。遂諧言。應龍憤恚。縛通婦者
樹上殺之。將及其妻。應龍母張氏勸令宥而出之。應

手錄錄
卷之五

四

龍不得已。將張氏嫁與族弟楊勝龍。然恨未釋也。遂
欲宣淫眾室。以紓風憤。乃不時出獵。營長例設譙款
即令其妻女奉觴。有當意者。沉飲卧其房。薦枕乃已。
少不順。即肆凌虐。於是漸失下人心。又納合州黥退
生員馮世熙。內江罷吏李斌等。舞文排置。並死何寬
等十三命。波及何邦仁母彭氏。又殺死令狐耀兄弟。
又杖死叔祖楊深。庄人反圖賴之。又封鎖目把何恩
等房屋。又侵各土司田土。佔種辦納貴州。馬地土。
以致賦額不完。定為新法。名曰等實。每田一畝。徵銀

數錢以飲 此時黃平安撫羅承恩草塘安撫宋世忠

雍水安撫猶鶴本非安撫皆楊氏借用之蓋稱白泥長官副楊以誠

楊鎮邊重安長官張熙餘慶長官毛守爵餘慶地土

最沃與播司所轄涓潭大牙相錯應龍貪利令目把

侵其肥腴以為私压守爵母宋世忠婦也其妻楊以

誠女也守爵母子患應龍翹之以誠以誠同世忠謀

之羅承恩蓋承恩以誠五司中最奸猾雄傑者以誠

之子楊鯨又以女贅張熙之子故五司約結抗拒阻與

應龍為讐而七姓離民緣之奏討之禍遂起且應龍

平據錄

卷之五

五

殺人如飴順之者生逆之者死朝方委用暮即屠戮

謠言是聽人人自危州民小有睚眦輒行誅滅萬曆

十五年田氏生子彌月田氏為應龍生子七人女二

次女許洪邊宣正月十五日妻兄田一鵬請應龍至

家飲酒是日應龍與田氏在內室適族弟楊繼龍來

入戶見應龍與田氏共語閃而出應龍疑繼龍與田

氏有姦立殺之且示田氏曰爾私此夫吾故戮之田

氏驚泣曰妾非張家何例視我應龍已醉益怒曰爾

為我不殺此淫奴今效尤耶封刃付親隨黃元立取

張婦首來時張氏在楊勝龍家已生二子臨被殺號

呼母官氏必索命方瞑應龍聞此言復將官氏碎副

抽其腸并郭氏及子張受戒獲人等盡砍死張闕族

譯曰張楊世婚即罪不赦猶當議宥矧非辜乎張氏

親屬欲赴訴上司應龍又密遣人要而殺之於是張

高等糾群怨應龍者彭年楊濤應龍安撫羅承恩等

目把何恩等奏應龍殺死岳母嫡妻等命聞閭閻人

為太監奪占幼婦為續女殺死長官抄沒親和等事

且議吾輩赴惡于朝惡耳目多中道有阻不若假

平據錄

卷之五

六

五司即言與學事庶惡不疑蓋楊州故有學宋元時

俱登進士輩聲上國因初張學至蜀暫初子復禮

李叔教官二員州民有請弟子者渴應龍行衣冠禮

應龍不悅立毀學官禁民習儒故應龍當自疏遂行

辭為泰始皇至是應龍議與學故奏民以此疏遂行

上時萬曆十六年也朝廷准行川貴撫按官勘應

龍開之大怒乘泰民未到省又將張高等五命彭年

等七命叔祖楊濤無干消信三命急索以人外殺狀

變之妻子皆不留又深恨五司上官辱道日祀饒遂

各司既疑七姓乃暗結閩外生苗為已羽翼苗自生

外各處苗匪不愛應龍之虐

奪得應龍招。遂大出劫掠。貴陽下六衛。無日不聞失事。商旅非結伴不敢行。其至破邑堡。劫庫藏。應龍為富主。貴州巡撫葉夢熊疏播非大征不可。然議者謂播以一州僻在西南。屬夷無慮百數。皆播彈壓之地。方一有警。川貴軍門調其兵勇。不煩斗粟而寇志偃然。決意剷除。未為長策。四川三面臨夷。皆播密通。故川中士大夫議多同此。而撫按並議撫。黔中則專議剿。蜀撫黔攻。兩相冰炭。朝議不能決。申相公當國。疑川中受應龍賄。因右黔而左蜀。第行兩省會勘而已。應龍願赴川勘。不願入黔。乃就彭水縣適中處聽勘。此時應龍既肯出官當事者即宜為調停決裂一番便可結局不致後之紛紛矣上司恐事難卒結。而應龍十分難提。乃囚之重慶府二年餘。置指釋使司空時日本兵犯朝鮮朝廷方徵南北兵應援羽檄旁午應龍乘此令心腹黃明敬即黃文之宗即文輩金帛入京訴辦禁繫非辜願自將五千兵報效。入贖錢十萬兩助餉。既入。石司馬題覆趙相公志奉批。釋應龍。追贖。翌日復有人言應龍驚驚難制。不宜釋。石司馬覆仍繫應龍。旨

下報至。川官已令應龍次子可棟代繫。應龍脫籠去矣。從屢提再不出官。知其難結即不宜禁既置之獄又不宜輕釋當事者兩失焉由之不清。朝以播獄未決。重疑川中有私。乃歸罪李直指。李去。王巡按象坤來。責成諸司。嚴提應龍出完事。應龍抗拒不伏。返被賂進。差官兵快到松坎。俱被殺死。移文責之。則曰。此關外苗為之。應龍不知也。于是江西真人府下舍餘張時照等。復以前後事。于二十一年間復奏。關下四川巡撫王繼先。與貴州巡撫林道楠。皆一意議剿。川疏先上。奉旨看川兵剿播。貴州協助。罪在一人。止擒楊應龍。不許貪功妄殺。二十二年正月。王撫臺議進兵。分為四路。川三貴一。川東路大將楊德兵郭成領兵三萬。而以巡撫標下游擊丁先宇副之。監軍道胡應辰也。川南路參將王之翰。川領兵一萬。吳文傑佐之。五司兵各一千。監軍道徐桓也。川北路大將領兵一萬。監軍道楊光訓也。惟貴州一路兵不進。監軍道董樞也。蓋林撫公憾川疏先獲後揭報。而旨又特重川。故緩師東路。方進兵。二帥已不和。郭成自謂主帥。欲丁受節制。丁

以郭起田間。已方見任軍門。標下於是分兵為二。郭携美妾。戎服匿營中。丁不復稟命。貪功冒進。至白石鬼崖。為苗詐降。進一關。二萬人苗盡殺之。二將僅以身免。川北路將熟知播事。從基江進兵。一面招撫。苗夷望風投降。以故兵不血刃。直抵婁山。未敢輕進。川南路從婺川進至涪潭。應龍有大兵一枝。與七牌守把。涪潭乃播豐稜之地。正德初年。楊土官劉餘慶半防楊友仇殺。因招都勻仲苗居之。既為忠義軍。自足仲苗日繁。楊苗分為七牌。以別之。仍令苗頭管領。二月內。川兵與苗接戰。斬獲頗多。苗將過河。我兵乘

平糶報 卷之五

高發火器擊之。屢有勝捷。此時三路兵最苦道險。乏糧。至三月。涪潭積米至萬石。士氣頗振。正圖進取。而王撫臺為兵科徐成楚以別事論罷之。重慶聞報。即時行牌三路撤兵。委棄行糧。悉被播苗燒搶殆盡。徐軍初議撤。一將協守黃平。徐侯再舉。則五司倚仗。天兵還卒。助成者。庶有所恃。不為應龍魚肉。而所積餉又可坐食也。里詳撫臺謂此兵貴州按君薛繼茂。後復有失。恐益重。已罪故不肯從。貴州按君薛繼茂緣此舉無功。又與撫撫公有隙。遂說調播決宜撫。林疏反之。謂決宜剿。向也蜀黔水炭。此又撫按矛盾。薛以按兵不舉罪林。林則曰。川已撤兵。甚至據許暖昧。

形之奏牘。互攻不已。朝廷以白石微官兵。特命侍郎邢玠。總督二省。南京兵部郎張國璽為贊畫。率領總兵參將嚴兵討播。實受相國司馬成算。以朝鮮事未寧妥。姑容招撫了事而已。邢公入蜀。知太守王士琦有智畧。可任。乃調代史記。勲為重慶守。士琦欲效郭汾陽。單騎見虜。乃與游擊吳文傑。瞿塘衛經歷李應春。弟應春。亦識應龍。從者數十人。輕騎入播。時應龍已嚴關設俗。至鬼崖。阻不得入。文傑以密劄諭之。示總督勘撫好意。應龍不得已。擇貌肖己者十人。奔出聽勘。必竟應龍不出也。勘官詰以白石縱兵殺官軍事。又委其罪於悍苗。應龍只推不知。軍門重兵。稽渝將半載。日夜星火催促完事。委勘官只得議應龍罰贖四萬兩。革其管事。令伊子朝棟以應龍上舍管宣慰司事。又討應龍認狀二紙。此後不敢侵擾土司地方。不敢非刑虐害人民。恣為不法。應龍利便。自食抽腸。割至等刑。不敢不納。朝廷稅糧等三事。邢總督止據各官申文。便為播苗聽撫。撤兵伏命。時二十三年交秋日也。應龍自此得志。差人重慶

平糶報 卷之五

形之奏牘。互攻不已。朝廷以白石微官兵。特命侍郎邢玠。總督二省。南京兵部郎張國璽為贊畫。率領總兵參將嚴兵討播。實受相國司馬成算。以朝鮮事未寧妥。姑容招撫了事而已。邢公入蜀。知太守王士琦有智畧。可任。乃調代史記。勲為重慶守。士琦欲效郭汾陽。單騎見虜。乃與游擊吳文傑。瞿塘衛經歷李應春。弟應春。亦識應龍。從者數十人。輕騎入播。時應龍已嚴關設俗。至鬼崖。阻不得入。文傑以密劄諭之。示總督勘撫好意。應龍不得已。擇貌肖己者十人。奔出聽勘。必竟應龍不出也。勘官詰以白石縱兵殺官軍事。又委其罪於悍苗。應龍只推不知。軍門重兵。稽渝將半載。日夜星火催促完事。委勘官只得議應龍罰贖四萬兩。革其管事。令伊子朝棟以應龍上舍管宣慰司事。又討應龍認狀二紙。此後不敢侵擾土司地方。不敢非刑虐害人民。恣為不法。應龍利便。自食抽腸。割至等刑。不敢不納。朝廷稅糧等三事。邢總督止據各官申文。便為播苗聽撫。撤兵伏命。時二十三年交秋日也。應龍自此得志。差人重慶

點曰求兒子出獄。方肯完贖。官府又慮為所欺。不肯釋放。應龍日在挑溪街宴飲作樂。謂其下曰。以我在播。亦一小皇帝也。只為五司七姓家奴欺我。受上司如此耻辱。若非盡殺此奴。恨終不消。況我部兵若千。又有老虎兵若干。應龍開內外兵約共二十餘萬。又選果勇善戰者七八千人。秦老虎軍。誰將柰得我何。自來川貴二省。官力素弱。有事專靠土兵。應龍向來從征。屢見蜀兵脆怯。每每使其部下買級獻功。至竹黔省。一兵也無。以故播酋向來雄視三巴。漢兵聞之破膽。及自白石戰勝之後。蓋

說官兵如乳羊。自總督勸撫之後。益輕官府如兒戲。說剿說撫。皆不當為意。如此者又一年。而應龍子死獄中。應龍聞知。十分哀痛。令人取子屍棺。上司因勸合未完。不肯發。及趣其完贖。則傲然曰。吾子復活銀即得矣。或云應龍不吝四萬金。可以去危難。安保根本。已預天怒人怨。即應龍又親統大兵。驅千餘像。肯完贖亦莫挽。城亡矣。應龍直至重慶城外。為子發喪招魂。一時地方驚擾。人心憂危。應龍子死後。加恨五司七姓。此出密訪奏。民任處有避在城堡者。有聚在關外苗戶者。盡被搜捕。殺

戮間風者。如家產。寄住外方。不敢復還本境。應龍引兵臨城通討。無一得脫。如目犯者。急投避。瀘州播兵逼取。亦得縛送還。赤水畢目末年之父。孝子陸。逃往合江。二十五年内。應龍兵逼其城。城上人絕。而與之。執歸縛。而割其肉。炙之令自食。然後燔其肉以食諸苗。有全家獲之者。取其妻女。對其父。令諸苗淫之。或裸婦坐木上。叢射之以為笑樂。或燒蛇尾。從陰入其腹。人蛇俱斃。又盡掘各土官墓。尸墳。焚燒骨揚。應行路。重州。羅承恩。播州。安撫。也。官。皆。得

之。即行辟殺。時豐等一門皆為盡。同知。二十六六年春。應龍從道。從。播。皇。木。帶。近苗苗入涪州。所過要挾。雞犬一空。民皆逃竄。實令緝秦氏。與白石用兵時。助剿者也。一二年間。播兵無日不擾地方。於是四川巡撫。希忠。以災。目。投。田。播。蒙。奏。四川。巡。按。王。明。以。土。苗。萬。騎。殺。毒。內。地。奏。兵。科。侯。慶。遠。以。後。苗。患。橫。弄。兵。奏。四川。巡。按。趙。繼。以。播。苗。患。處。無。期。在。苗。殺。房。日。甚。奏。旨。請。兵。大。征。二十六年。而。關。白。梅。盟。未。歸。孔。棘。亦。公。已。經。是。朝。鮮。矣。

軍門前。土官宋世孝毛守爵。日以播首逆謀彰著。稟
兩臺各道。請官兵據江防守。各愿率兵助敵。楊首知
之。加害五司愈甚。餘慶草堂二司官無不往之所。妻
子奔竄黃平城中。至九月初旬。楊首探新通判王三
策。往重慶。又引兵直犯黃平。勒要土官家屬。擄捕舒
都司。恐其屠城。只得放出二司家眷。以致殘害靡有
孑遺。江院聞報震怒。一面題奏請征。有訢添衛經歷
潘汝資。好談兵事。遂大言能擒應龍。人該巡撫湖廣
支可大。亦題叛首。集兵獨亂。兵部發奉。旨楊應龍

平據

平據

平據

違斷稱兵。合當防剿。著各省同心。相機行事。江巡撫
得報不察。汝資狂生輕率寡謀。原無實用。又視播太
輕。即于二十七年二月。令潘經歷督部兵三千人。同
遊擊都司楊國柱。指揮楊國材等。于三月初旬進兵。
楊首聞此聲息。與衆謀士鼓掌笑曰。此又自來送死。
吾何懼哉。田飛鵬曰。兵雖少。亦不宜令之深入。當即
于近遣了之。當遣何漢良。同子朝棟提調董釐。領四
牌苗阿萬出關迎敵。即以楊正遠父子為先鋒。我兵
遇賊於飛練堡地方。潘既倖功輕進。鄉導不熟。賊衆

和寡萬餘苗包圍之。遂皆覆沒。楊國柱被賊擊回寨
中。十日不肯降。漢良命之跪。不肯跪。因毆而斬之。國
柱罵賊不屈而死。其餘千戶八九員。同所領兵共萬
餘人。悉為蕞粉矣。朝棟得勝回。應龍甚喜。有接手黃
七等言。此番傷官兵太多。朝廷決有大征。須索預
先準備。莫待臨渴掘井。未幾。江公以失事罷任。而郭
子章江西人代之。朝議播苗狂逞益甚。宜遣一重臣。即
以四川巡撫。准改總督衙門。兼制川湖貴三省。同心
剿捕。時談播事者。尚紛紛不一。咸謂播成四面天險。

平據

平據

平據

卒難底平。獨四明沈相公。與大司馬田崇任江力主
大征。言此苗自戊子至今。為惡百端。五司七姓。無辜
悉被殘害。雖經訪問。兩次皆務姑息。只圖完一勘合。
撫不成。剿不成。養虎貽患。何以鎮懾。各司土酋
生異心者。懲創矣。於是推用原任遼東巡撫李化龍。
大老府張坦。專勅總督川貴湖三省諸兵事。是年三
月二十八日起官。五月二十八到任。李公忠清謹嚴。持
重有謀。故時任之。此時日本退兵。朝鮮難解。將東征。
有名將官如劉綎者。先撤回職。用楊首得此聲息。信

然不以介意。言彼不過調集土兵。土兵既無紀律。又
好搶掠。我但以一二庄財物婦女委之。即可盡戮之
矣。及聞李總督到任。果調酉陽石碛各司土兵。楊首
大笑。以為不出所料。黃七等曰。彼調土兵。吾亦應以
苗兵。但關外諸苗尚怕。朝廷不肯為我盡力。今須
督率諸苗各處攻劫。一來張本州氣勢。二來苗既得
罪。朝廷自然并力於我。應龍以為然。於是川自基
南永合一帶。貴自偏橋平越興隆貴平一帶。各屯堡
無日不被苗害。此苗先前原無逆貨。亦無遠畧。只因
白石喪師。招撫隨行剿一番。撫一番。只落得增他一
番兵力。長他一番雄心。便謂官府怕他。斷不執連
歲假以擒拿。致奴一犯。合江再犯。綦江殺掠甚慘。然
猶未敢悉師以出。自飛線後。苗自知天誅難逃。思逞
一決。又見明旨重頒。疑畏日深。乃謂各總管曰。朝
廷已不容我老楊。我老楊如何不拚死一戰。騎虎者
勢不得下。到此田地。左右是死。不壞也是壞了。遂欲
親自統兵出關。妻子皆泣諫不聽。至六月。出在黔
脚。分爲三路。一從貓兒岡。一從母渡。三溪。六月初

三日結營不去。要犯綦江。旗上書擒王剿叛四字。時
總督入蜀。未及旬日。召募訓練。一無所施。乃一面行
文。浙江山東山西陝鎮各調兵。一面令總兵萬鰲重
摘松潘兵馬。馳入重慶。相機防禦。時守綦江者。參將
房嘉寵。松潘調來立功進擊張良賢也。亦北當日會同守
備胡汝寧。統率官兵。與之隔河對敵。銃炮打死射中
賊兵數多。十六日。播兵萬餘在趕水屯劄。二十四營
二將督率胡汝寧同官兵二千。于十七日三更抵舊
東溪。遇敵數陣。斬獲苗級一十二。又戰于四壩。雖衆
寡不敵。良賢奮勇殺入重圍。出而復入者三。亦獲金
勝。應龍遣人密以金賄二將。令順已。房參將立斬其
使絕之。應龍大怒。念一日先令細作入城為內應。增
兵圍城。要與房將死戰。二將立城上放火器者不如
法。城頭火起。各兵難立。一時滾下城牆。陳大才引沙
溪苗先登。賊遂入城。二將與馬騰漢。譯名馬亮子巷
戰。蜀兵素畏播苗。見賊皆譟而走。多投水者。止餘三
將與其家丁。力盡援絕。遂皆遇害。胡汝寧被賊擒去
至河跳溺死。馬知縣同家眷十一口。正衣冠坐堂上

賊殺義男義女各一人。打入後堂。搶去什物。故因劫
庫。二十二日。應龍差李旭何漢良。檢庫銀。掠去二千
兩。仍立一領契。通縣用印作賞兵費。二十三日。放火
燒官民房百餘家。盡虜一縣資財。子女以去。少壯者
弱者殺之。投尸于河。自大江流下。江水為赤。二十四
日。知縣會話。要改剿為撫。又要取各寨民及楊可棟
尸棺。二十五。擊尹門子親舅。隨帶到營。退兵三溪。也
劉於是。自合江。南川。江津。至重慶。一路人民。驚惶奔
竄。朝不謀夕。南川人民。逃盡。庫獄皆廢。遂為空城。時
總督在省。各城兵將不多。賊若乘勝長驅。半日可下
重慶。金甯門戶一失。則全蜀不保矣。乃賊在蒸江。劫
奪倉庫。虜掠人畜。還回五日。李總督星夜催調各土
兵守渝城。連卒好細。在府者一日。而得十六人。萬總
兵皆撲殺之。沉尸於河。絕其內應。一面令王之翰守
南川。楊敏政守合江。王嘉吉守瀘州。內地兵
將漸集。聲勢漸壯。賊遂還。不進。至七月初一日。頭
目朱謀趙林鶴等。方攻五畝堡。并攻合江。應龍封刀
要殺趙林鶴。緣何不打合江。必竟分道進。苗焚劫堡。

寨。復於三溪。揮旗。立石碑界。口號為宜慰官莊。此處
已之用兵。為爭地界耳。如此舉動。軍門知其無能。為
姑遣一牌諭。應龍而徐俟兵餉完集。方圖大舉。牌
云。楊應龍向雖有進剿之旨。然部議循令兩省。應按
會勘。其人尚在生死之間。若悔罪乞哀。尚有生路。今
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為。豈不知四
海九州。北之一攝。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
吉。孰強。豈天奪之繩。自取滅亡。令傍觀者。欲救之不
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行。飲退歸寨。猶可圖全。
若更猖獗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該道即便
差人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勿得殺害。楊房後兩
國交兵。不拒來使。況彼原係土司乎。聞彼以地界防
兵為詞。此只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
也。首初絕意于撫。後見此牌。雖不甚信。亦以向來
舊套。容或可希。遂撤其兵回寨。而以文來訴冤。且索
秦民屍棺之類。內稱被房參將張游擊。無故加兵。又
隱七姓營奴。又將差奏目把。許文志等屠殺。不得已
親自會話。二官不分皂白。出兵交戰。并獲何邦卿等

聳感揭帖。乞賜備達等因。軍門批云。播州係緊關。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資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剿。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議。猶欲兩省按院行勘。尚為伊留恩。伊乃公然往還。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為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既云激于控訴。無門。若欲眾歸巢。靜聽處分。尚可自解。仰該道速宣諭之。楊得此。以為兵部真有開豁之意。遂差人行賄。以資其計。此。以人與進。請又謂安播臣。以軍門批。我文書。思甚好。我且待之。故雖時以入犯。屢聲援我。而竟不出。各城始得保全。以待調兵之至。時重慶知官。恐賊復闖出多。勸總督急入重慶。然軍門業以計緩賊。而亟入重慶。賊反驚動。故只在省調度。未入渝城。又以征播大議。聞之閩部曰。令之議播事。有遲速兩端。夫兵貴拙速。然未有不能拙而速者。令糧餉未充。兵將未集。僅僅二三萬烏合之土。兵欲浪戰。以決雄雌。是飛練與碁江之錯也。必無幸矣。若遲。蓋主坐困。坐困必用衆。用衆。涇川六萬。湖廣各三萬。以十二萬之誦。

相守數年。老師費財。且虞他變。是效管平金甌之計。而不知惜乎先散兵。後屯田。今之兵非可散。而糧無可屯。故不相當也。大抵今日之事。在張坐困之局。局面已定。而後相機急趨其緊要。則先奪其氣。彼素輕川兵。今乃調秦兵。浙兵。滇兵。廣兵。湖兵。處處調動。而不多。彼且莫測吾之多少。又見非平日易與之兵。而氣先奪矣。次散其黨。衆有懼心。人無固志。招之易來。緩之且還。殘暴有年。誰肯為之死守。當是時。而後孫實以購之不得。則進兵以逼之。不逼不速。惟吾所為。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可以決平矣。李公大議。必竟成功。不出。楊應龍出碁江時。田氏再三囑取次子屍棺回葬。何邦卿亦奏民因賊罰未完。與可揀同保府城。應龍欲得甘心焉。七月後復差人到府。逼取府道商議。便禮送還之。何邦卿亦在監自縊。即歸其尸。楊酋夫婦。為此感激。具文來謝。已而碁江之奏至。旨意嚴責。撫鎮文武等官。將道府提問。并着李化龍便宜行事。又馬上催劉廷赴任。而軍門所調各處軍馬。已紛紛入川。酋破碁江時。孫時泰勸其棄大兵。未集。入據重慶。

直搗成都。取蜀王入營。即蜀景可唾手得。而苗內都
根本未即從。又田氏不肯令應龍遠出。故止授其南
歸。苗亦不能遠出。至是間大征悔不從時恭言。何
漢良曰。事已無及。令川中有兵。卒難得志。惟有糾苗
一策。且黔中衛所都縣。數千里而遙。官兵罕弱。不足
分布。吾等糾搜生苗。分道突犯。先授糧道。次攻城池。
是先裁制人之計也。楊首是之。先令頭目魏仕登。將
苗餘衆。爲江白泥一帶地方。令路旁人民。砍修各
一丈。又點兵。各道京青包巾。飛帶紅甲。往來
如官兵白泥。楊七召到苗兵二三千。將附近苗方。拆
起馬房一百間。候擄州兵到。令謝朝俸在草塘江界
首調取各巡警。俱穿大紅服色。赴州宰殺牛馬。爲羊
將蔡江。率來五。同七姓本頭。桌示。飲血同盟。各
結十三姓苗衆。及九股惡苗。一百九十八寨。共兵七
萬。以爲黨援。又分付龍門里長官。來年曰。你等不可
離間心腸。前日殺了蔡江。此是你等之意。若朝廷征
我。又豈饒過你們。可將部兵養。就殺此官兵。使各路

俱退散。若朝廷再起人馬。復來征我。又有四五年。那
時別尋道路。八月初。應龍將四牌夷頭莫老明。趙仕
登。羅廷鑾等家小。拘入播州。約日出攻。地方田相公
領三萬攻思南。趙仕登領二萬攻龍泉。楊朝棟領二
萬出袁家渡攻石阡。應龍親領三萬出烏江。亦往思
石會合。來攻黃平。一齊舉事。貴陽危在旦夕。而天不
佑惡。朝棟忽生背癰。遂阻師期。至九月子疾方愈。而
李總督已調水西兵三萬。守貴州省城。以斷賊招苗
之路。兵雖未至。苗終疑懼。不敢大肆。時重慶集兵已
萬餘。劉挺十月交代下至合江。南川。江津。瀘永諸
皆有備兵。所以楊苗不敢窺川。惟前八月十七日。一
攻永寧而已。蓋永播貼鄰。又有宿怨也。然被本司昇
兵。殺賊溺水。死者約三四百人。苗氣益奪。及聞諸路
官兵大集。應龍日與謀士商議應敵。實七日。播稱天
險。何畏大兵。及令將委山岩門大灘。苦竹板角三渡
黃灘等關。令人極力整削。絕至各處河口。如烏江
河渡。疆界河。袁家渡。涪潭。彭水。處處列幾千苗兵。官
兵豈能飛渡。一面以金寶結好水西。唇亡齒寒。莫

了土司綱紀。借他兵馬暗助。有何不可。楊酋如其言。傳令各頭目。嚴督人夫。削壁掘塹。修整如天造地設。鳥飛不過。楊酋親臨視之。躍然曰。剿撫任爾。但恐進我。閉來。不能出我。閉去耳。又差心腹吳比金萬富。齎金寶。驛馬三疋。銀帛一箇。一同沙溪目。祀尚義王。繼枝入水西。見安土官。呈送禮物。四十八枝。頭目皆禮。漢把陳恩對安。疆臣言。如今李總督。要動天下兵。馬征播。見調我家出兵三萬守貴州。如何不去。只好延推看事勢。待官兵輸。便可幫助。如官兵勝。我們亦年獲報。

卷之五

二十五

難搭救。今只好言應之。未可絕也。
安楊二氏。先世原為敵國。安曾求親。楊氏不從。求以女嫁之。亦不從。蓋楊自負太原詩禮舊家。耻與羅鬼同盟也。故安國亨。嘗欲殺應龍。後楊氏奏民事起畏。安氏不得已。令子寄拜。於時國亨老且死。疆臣幼不省事。其目把多受應龍金。遂自陷黨。逆疆臣母鳳氏。賢有識。楊酋破茶江。以所得子女送之。初受母不知。繼送之。鳳氏已知大罵。謂此破城所得。豈可輕受。罵其入而却之。則事起。楊氏深結。

安氏。安氏與約曰。若官兵到。桃溪庄少不得借我一焚。以完前件。後水西兵焚桃溪。正此約也。

疆臣以此言應播使。播使遂與水西目把。歃血盟誓。決不相負。應龍心始少安。議欲出兵擾貴州。以糾苗。又恐川兵乘其虛。乃于綦南中路地名官壩。令郭俊何廷順等。領苗二萬。聯絡結十。七營。盡將連界人民房屋燒毀。其東鄉兩山居人。搬逃一空。十月初。聲言統六十營。專打合江。以恐赫川兵。竟亦不至。十一月初七。苗令朝棟率苗徑打東坡爛橋。東坡爛橋。重安。苗名守之。地。殺死守堡百戶劉經仁等。即于東坡。創一大營。十一月十九。又于興隆臺坡。創三大營。通引九股黃岑四牌七牌諸苗。不時出劫。一路哨堡。絕無烟火。官道不通者三月。偏橋興隆鎮遠等衛。晝夜提防。惟恐賊兵突來。時貴州總兵沈尚文。久已革任。後代新總董元鎮。托言苗警。只駐銅仁。故賊益無忌。兩月間。鎮遠以殺虜許花屯堡告。平越新添以王蘇困被據告。王蘇由小路逃。黃平以楊七統兵翁崖告。龍泉以何漢良劉兵三跳告。在在賊冲。處處告急。貴竹。

而危。甚于累卵。李總督會郭巡撫。議于東坡。燭橋重
安三處各設重兵一萬。以通道路。方議大舉。總督又
以大兵漸集。師期的在新正。遂將部議賞格。刊行懸
州內。開擒斬應龍者。賞銀一萬兩。封官。餘各不等。又
頒宣諭。首之妻子。左右親屬人等。殺賊納降。至為詳
悉。人心無不踴躍思奮。其長官袁年王繼先。首先歸
誠。軍門給賜冠帶。銀牌。花紅。旌獎。於是陳世賢。羅網
袁登安。鑒等。皆以妻女送質。約降。李旭為川人。用間。
全家被楊酋殺盡。趙仕登又為都司。錢中選。密謀。偏

平據錄

卷之五

七

僑生員曾文學。用計殺之。賊之手足腹心。已有瓦解
之勢。而賊猶恬不介意。復犯龍泉。十二月十八日。賊
令何漢良。朱致等。統苗數萬。來攻龍泉。分兵五路。一
由錫落關。將把總哨官俱殺死。虜去官兵一百五十
名。當砍死五十餘人。用木靴穿繫。一由龍洞哨。一
由穿嫌哨。一由三跳哨。綁去二把總。并兵一百二十
人。一由綏陽哨。綁去把總。盡燒永靖營。哨房。殺傷官
兵大半。此時何漢良已有納降之意。攻破龍泉。恐不
便投降。故止焚關外而去。楊酋知之。將漢良收監。復

令楊珠來封刀逼之。時龍泉守倫楊惟中。部兵止二
千。慮不敵。先將家眷。送往思南府。附近黔武溪。潮底
河下。潛住。惟令把總李君寶。協同土官安民志。率五
百兵。在司防禦。正月初五日。播苗數萬。擁至。一湧進
入。縛去土官安民志。吏目劉玉鑾。并妻媳。盡皆殺死。
龍泉乃思石咽喉。一失。則婺川不保。二府孤懸。皆在
危急。總督聞報。一面責叅將陳良玘。王一桂。發兵戍
守。兼援思石。楊珠已破龍泉。方欲移兵攻婺川。而聞
蜀兵金竹官壩之警。遂撤兵回播。李總督冬盡。已入

平據錄

卷之五

七

重慶。因師期漸逼。行令各路將領。嚴守信地。金筑官
壩。皆南川路信地也。總兵周國柱。即與夏毅。劉東統
石砭宣撫。馬千乘在鄧坎割營。正月初二日夜。賊料
人心。燕樂懈弛。引兵來冲營。我衆堅壁不出。及明。馬
千乘同妻秦氏。奮勇一擊。追入賊境。連破金竹土青
岡。嘴虎跳。澗七寨。斬獲苗頭梁俊等三十餘級。十五
日。酉陽宣撫冉御龍。同保靖兵。進破官壩大寨。連破
嚴崖園。追殺二十里。前後擒斬三百五十餘級。內有
楊老祖。應龍。張提調子。及何廷順。郭輝。皆死。所遺資

糧八千石。舉之不盡。是日郭輝驛前使軍苗曰。此是天兵。與常時土司仇殺不同。我不敢對敵。多有散去。故致大敗。總督疏題。此為征播第一首捷。大行犒賞。所以龍泉之勦。徹回內顧。按賊以初六日破龍泉。初六日撤兵。即由川金竹之捷。有以中賊。不數日而再有官橋之捷。賊遁不復敢南向。使桂軍中堅守三日。可免陷城之罪矣。貴州郭巡撫謂苗雖暫遠。而東坡西山阻塞官路。上下猶然不通行。令漢土官兵于初十日齊至興隆東坡一帶。將屯割苗賊盡數擒剿。各賊奔進大江。群苗多來歸順。即諭令守東坡道路。始饒不殺。自官壩東坡之寨破。而楊苗勢漸衰。我師進征無碍矣。此時四川王壘山崩。人謂昔年平九緋地數動。曾克庵查以前武功。俱有此異。今王壘崩。應在乎播無疑。天鼓又鳴于東南。此為天聲遐布。亦應賊亡。應龍祖宗墓上。夜夜聞哭聲。故播衆危疑益甚。李軍門自半年以來。日日催兵催餉。因各司土兵難恃。故請大發遣腹之兵。以川貴湖三省難自給。故請多頒內外之餉。以招苗之路。宜絕。故請置偏橋之師。以黔省之力不足。故請責全楚之供。及至冬盡。兵力始充。器械始備。糧運

始齊漸有端緒而外省兵馬先後安集
恭將周國柱以固原陝西兵
遊擊余世威羅星都司哈光顯以甘肅兵
遊擊任承爵彰德府人以河南兵已上俱十一月至
恭將李經以延綏兵十二月至
都司封建以浙江兵
守備趙賢輔以山東兵
坐營王芬以天津兵
管守備事指揮沐榮以雲南兵
守備白明達土州人以廣西兵八月至
總兵馬孔英以寧夏兵二月至
其三省所調土司兵酉陽石砫永寧天全鎮雅平
茶邑梅水西各久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
烏羅獨山等各已起行
總兵劉綎以十月至因遷延府院衆議今充邊事官進抵
總兵吳廣以十二月至
總兵陳璘以正月至
總兵李應祥以二月至

天下兵馬總計三十萬分為八路進兵

四川四路川東秦蜀貴州三路沙溪平越湖廣一路橋

川東二路秦江監軍參政張棟

綦江路

大將總兵劉綎 隸以都司周敦吉趙賢輔

守備周以德 陳大綱 徐珊 李為瑚

坐營王芬

督餉紀功 上川東道參政張文耀 監紀叙

平糶銀 卷之五

州府同知史朝賓

南川路

大將總兵馬孔英北 隸以參將周國柱

李經 遊擊任承爵 余世威 羅星

王之翰 守備萬民英 都司哈光顯

坐營孔繼祖 宣撫冉御龍石 馬子泉

長官楊光祖

督餉紀功下川東道僉事徐仲佳 監紀重慶

府推官高折枝

川南二路合江 監軍參政謝詔

合江路

大將總兵吳廣 隸以游擊封建 司德賢

都司趙應科 吳從周

督餉紀功下川南道參政劉一相 監紀馬湖

知府蔡宗憲

永寧路

大將副總兵曹希彬仍曉吳 隸以參將吳文

傑 守備江萬化 周大謨 永寧宣撫女

平糶銀 卷之五

土官奢世續

督餉紀功叙馬瀘兵備副使史旌賢 監紀嘉

定州同趙世德

貴州烏沙二路 左監軍按察使楊寅秋

烏江路

大將總兵童元鎮貴州 隸以參將謝崇爵

守備陳雲龍 沐榮 白明達 中軍張謝

劉岳 土知府龐澄隸 土知州岑紹勳隸

督餉紀功參議梅國樓 監紀推官張應選

沙溪路

天將參將朱鶴齡仍聽重元 隸以水西宣慰

安疆臣

督餉紀功副使洪澄源 監紀知州王應昌

興隆路從平越 右監軍參議張存意

大將總兵李應祥起川京營 隸以副總兵陳寅

參將楊顯 劉效節 守備汪如淵

土官宣慰彭元錦順永

督餉紀功副使元錫顯 監紀知州陳聖佐

湖廣 分為兩翼一由龍泉 監軍按察使胡桂芳

參議魏泰家

偏橋路

大將總兵陳璘 隸以遊擊江騰龍 都司于繼勳

吳時喬 守備王之棟 朱桂芳

邊上將 土官宣慰彭養政政保

督餉參議詹啟東 紀功副使王應霖 監紀

同知張羽鴻

龍泉消

主將副總兵陳良斌仍聽重元 隸以參將王一桂

都司錢中選 守備徐允爵 土官宣

撫軍宜 覃玉鑑 安撫田大豐

督餉副使陳與相 紀功副使路雲龍 監紀

推官吳天佑 知縣鄧弘烈

貴州巡撫都御史郭子章在貴陽

湖廣巡撫都御史文可大在沅州各調度分派已定

軍門先于正月十五日率大小文武八省官兵大會

于重慶府教場作告天文誓師中云逆賊楊應龍梟

獍為心蛇蝎成性藐國法如兒戲刈民若草菅以疑

以殺妻而並害其家以殘害殃民而盡絕其世同知

原係寅僚斬殺俾無遺種五司原同手足剿滅盡作

荒坵初但肆惡於一州繼乃流毒於三省白石口民

三千積骸遍野飛練堡官軍二萬流血成淵蒸江一

路百里無烟東坡再焚三春如藉最可恨者對夫以

淫其妻對父而姦其女尤可駭者吮乳斷嬰兒之首

驅蛇入孕婦之陰跡其數載殺人已盈十萬擬以五

刑議辟純備三千大逆無道天地不容賊子亂臣神

人與債等語。誓師以畢。擄賞三軍。人人奮躍。各守分地。俱以二月十五日開刀進剿。兵科給事中張輔之題請。又欽賜督臣尚方之劍。不用命者。先斬後奏。以重事權。朝議以偏沅師旅。湖廣軍門不便調度。復請添設偏沅巡撫。專任其事。乃准江鐸為之。江和其人其家父子以甲第傳世至鐸五信願懼。當與謀士計議。調兵分頭接應。令楊珠楊明羅網張漢武。出四渡水守樊山關。袁年主繼先羅國明安倫出安羅二村。由紅水口守岩門關。郭通緒楊兆麟。出金子壩守桑木關。朱敬素守劉陳大恩。出涪潭。守板角關。石勝倬謝朝倬。尚守忠堂教。守疆界河。黃灘關。吳金錢。姜國張讓守苦竹三渡關。田一鵬何邦寧田良王等。守烏江河渡。其餘各隘口。俱集兵把守。再差人往水西送禮。求暗地截應。自己日夜督工修理海龍囤。此囤周圍危崖。四壁斗絕。飛鳥不能度。猿猴不能攀。乃播州第一險囤。楊首恃此為退路。止有囤前一條小路。又造極險九關。一曰海門。二曰飛鳳。三曰海道。四曰鐵鑄。五曰飛虎。六曰飛龍。七曰朝

天。八曰太平。九曰海源。囤後二關。一曰萬安。一曰永清。囤上有十數里寬田地。起造樓閣營房。儲蓄糧米。堆積楠木砲石。色色齊備。以防不測。孫時泰謂應龍曰。今日官兵多。我兵寡。分付各路堅守。不可輕敵致敗。挫動銳氣。只宜將精健之士。聚為中堅。待各路兵入關。併力一處。決一死戰。事尚可為也。應龍從其言。差人傳諭各邊夷目。叫他各人面降心違。待大兵擁于深巢督起部兵。近貴州即劫貴州。近湖廣即劫湖廣。近四川即劫四川。四面攻打州縣。本身自敵劉總兵。弟男分拒貴湖永寧要路。應龍長女名貞惠。許配宣慰宋子恩。因奏民事起。踰期未婚。女年十九歲恩係洪憲宣慰應龍。白石喪師。貴州撫按即行承恩絕婚。楊女絕色也。承恩慕之。陽諾未絕。剿事起。承恩頗為賊詞事。承恩專人畏其勾虜。無敢發之。正月間。承恩畏人言其與賊通消息。申辨兩院。李公批慰之曰。若能暗通田氏朝棟。斬應龍以獻。無論照格陞賞。應龍之女。仍給與之。至是大兵進。女母日夜憂壻被。女亦念壻不食。二月初八日。承恩在洪邊剿營。首

子朝諫及楊三田二領兵一萬由河渡超江至馬場新土將承恩并親信悉虜以去蓋師婚也承恩母不知大哭進省城赴院道報知人皆為之驚惶而承恩一入播應龍特於桃溪衙架屋栽花以迎新婿又於各莊取男女陪嫁女得見婿喜劇打鞦韆作樂承恩既諧伉儷不但不就中取事報效立功且為罵書逆水西矣蓋應龍狡賊頗知兵此舉既慰妻女之心並示其下以安暇無恐也

川東綏江路功

三月三十日入晏山關

此路由基江東溪登哨探得駐脚壩松坎爬頭皆夜郎舊城一帶皆崇山峻嶺深箐懸崖在在伏賊截奪糧運而銅鼓臺嚴村固皆係賊巢由此則楠木三峒賊黨以為三窟謂天險不可升晏山關為賊前門賊所必由必爭之地總兵劉縱行令都司周敦吉王芬守脩周以德等率兵進剿賊龍向年隨征曾與幾戰故聲言出關與劉決一死戰然竟不敢出但添兵七千助提調楊兆林率穆昭虎等拒敵正月念一日攻克丁山銅鼓臺念七日攻克嚴村二月奉師期進

攻楠木峒山羊簡臺三峒皆險峻為巨賊淵穴先年永播二司連年黨附逆苗掃劫江津南川涪州攻打所不能克連年黨附逆苗掃劫江津南川涪州合江地方而賊頭穆昭揚其母柱等皆盤據其中賊眾二三萬于丁山里秦家灣桐梓園李漢壩貓兒岡一帶聯絡創營我師分兵一由黎陽壩攻山羊楠木之右一由黑溪洞攻楠木之左一由李漢壩攻南木之中又令王芬攻駐脚壩簡臺峒以絕楠木之援十五日與賊戰李漢壩我兵奮勇斬獲一百六級生擒賊首朱子真賊從新苟等賊被靡奔回守峒我兵追

趕連破三關至峒前賊以死拒我兵齊登圍頂一面伐木運草丟積圍下舉火焚燒一面繞索墜箱內安鳥銃攻打峒門時風逆將雨劉縱下馬叩禱俄而風轉火焰入峒賊死於烈焰三峒盡克遂擒賊首吳尚華長官穆昭并殺房遊擊賊首王宗禮斬獲六十二級俘獲納降者千餘是日縱親督戰左手執銀右手執劍而呼曰用命者領吾銀不用命者領劍一時赴關而死者四十餘人賊不能當遂敗念九日楊首復挑選上刻老虎兵并各關苗賊四五萬又于西路抽

兵接打羅網亦來。令男朝棟總管楊珠統之。分三
一由松坎。一由魚渡。一由羅古池而來。綖亦密令徐
瑚陳策引兵一萬伏羅古池。以待松坎賊。令王芬引
兵一萬出管外鴛鴦埋伏。以待魚渡賊。令周敦吉引
兵一萬分投接應。三月初一日。朝棟同弟惟棟引虎
苗冲營。號炮一鳴。伏兵齊起。時尚夜。勝負未分。質明
綖率部下與賊血戰。綖舞大刀。立斬數人。賊奔潰。我
兵大勝。斬首數百。追逐五十里。我獲惟棟。九盤子指
蓋乘敗逃去也。首父子嘗言。別處官兵不怕。只怕
劉綖與水西兵。故出欲暗結水西。專攻劉綖。且令
朝棟承勝。再焚綦江入南川。盡燒官兵積聚。以歸。及
敗始懼。尚以重兵屯駐石虎關。意圖再舉。綖亦恐其
復讐。極整自守。又於東溪割一營。留兵守之。以防包
截。蓋楊真母桂諸賊未盡。而鹿罕周五已楊兆林何
樣等尚在。從頭籌九壩庄故也。已而忽得華任回衛
之報。先以運綖。因具文辭任。軍門以大敵在前。不
許辭歸。往返數日。至十八日。方至九盤子發兵。二十
四日抵夜郎舊城。賊於滴淚三坡瓦窯坪石虎關。據

險設守。我兵仰攻甚難。念五、六日。我兵奮勇斬關連
奪滴淚三坡。并克瓦窯坪石火壩二寨。攻破石虎關。
連日大戰。共斬四十七級。生擒五名。念七日。又攻克
悶頭箐。炒米坡。頂山三壩。鬼崖一帶險寨。悶頭大箐
路徑。賊已用木石逐節壘塞。丙林埋伏弓弩。射打我
兵。一面用銳炮抵敵。一面拆壘打過大箐。攻取炒米
坡。直抵頂山三壩。係總管楊兆麟。頭目張漢清郭俊
聶聖等擁眾把截。周圍設險。因分兵四面攻打。賊拒
矢石如雨。我兵火器齊發。焚燒各處營寨。烟焰蔽空。
震驚數十里外。賊遂披靡。奔入婁山谷。深箐官兵追
斬三十一顆。念八日前。兵乘勢直抵南溪口鬼崖一
帶。聯絡劉營近婁山關。綦江兵自開刀後。十戰十勝。
已掃淨關外之苗。惟婁山關萬峰插天。深谷絕地。黑
箐藏日。喬木連雲。中間一路。繞數尺。復疊石架樓。設
木關十三座。樓上滾木滾杆。礮石下列。排柵數層。仍
用合抱大木橫截路中。坑深坑安。竹簰百餘。俱備。
例其險。不似此。率一可。綖兵至日。重賞鄉導。出奇兵。
分為三路。從捷徑闢林箐。費乾糧。捲旗息鼓而行。左

路自播川。由九壩石炭關龍堂寺。抄出板橋白石口。以防援寇。并會右路以攻關。右路自官渡河城頭等。砍開道路。抄出白石口以攻麥山關之後。本鎮親督兵由中路官渡河南溪口以攻關前。于二十九日齊攻箐口。號炮一鳴。關外關內。響聲如雷。我兵方至箐口。賊即出關迎敵。關上矢石如雨。人莫敢近。各兵火炮鳥銃一齊攻擊。賊抵不住。當陣銃中楊兆麟肩喉一彈。傷重未死。劉可春下達子射死提調聶重。坐寨馬江元。各賊跳崖死者無數。餘奔箐逃命。我兵毀柵填路而入。連破關門十三座。斬級二十六顆。進至石筍園。焚燒我兵亦重傷百餘人。追至永安庄。左路周以德。右路周敦吉。俱來會哨。共斬二十七級。至晚收兵。劉營白石口。四月初一日。縱傳令官兵聯絡列營。防賊冲突。一據婁山關為老營。一據白石口為腰營。一據永安庄去播州白田壩五六十里為前營。保定坐營都司王芬。副勇無謀。自進兵以來。累戰皆捷。意頗自得。視賊如無。每戰嘗請居前鋒以當賊。此日不肯同衆。獨與陳大綱楊愈立營在松門垭之衝。隔大營十里。此

時楊愈正值烏江河渡勝後。謀欲遣楊珠統苗萬餘抄出後山。復奪婁關。令人密探綦江路兵。適得穆炳通知。王芬孤營消息。穆炳因縱獲其妻子不得已昨故尚通賊初三夜賊乘王芬新營未定。親領賊數萬。直劫其營。我兵不意人馬潰亂。于是王芬不及乘馬。挺身立闕。遂被殺死。守備陳大綱。天全招討楊愈。叙南衛百戶聶儒。督陣旗牌郝大仁。皆死於賊。營兵二千餘人。所存無幾。比及縱知之。急提兵赴援。賊見援兵至。方退。又二周將分左右夾攻。賊始大奔。追之數里。斬級百餘。衝過龍坎。直追至養馬城方回。是日楊首親張黃傘督陣。幾為劉兵所獲。遂束傘而逃。自此不敢復窺婁山。縱緣此失。劉於近關堅壁不動。又以兵少。請益兵。軍門累次嚴催。直至十二日。方自四渡水進兵。攻克後水等園。劉營冠子山。與南川之劉高坪永寧之進水牛塘。與賊抵圍。為壘聲勢震天。燈火相照矣。總評。一戰破三峒。而滿籬剖。再戰克九盤。走賊子。而賊兵力衰。再戰取石虎。取婁山。入養馬。而賊土地空。其終也。奪鉄柱。奪後關。而賊巢穴掃。且賊黨自戰猶

易與。惟賊親在行間。人人致死。難與爭鋒。後諸軍壁海龍。連月不援。延至一日而克。其二城賊遂滅亡。故征播以綦江為首功焉。

川東南川路功

三月初八日入桑木關

此路從真州入。最險最遠。去海龍可六七百里。賊以為官軍必不能從此進。重慶府推官高折枝。極有膽氣。綦江陷時。重慶人皇駭奔走。道府皆不足倚。獨高推官挺身倡率。引兵防守。及後進兵。請自當一路。此時馬孔英尚未至。高推官與周國柱。即以甯陽兵一

千獲銀

桑木關

四十一

千。割東鄉壩。石砭兵一千。割邵坎村。正月初五。石兵破金筑。十五日酉。兵破官壩。已開王師大征之路。二月初馬帥至。又與平茶邑梅兵合哨。十二日奉師期。十四日兵入真州。本司正長官應龍。鄭葵。副長官應龍駱麟。引兵來見。即充鄉導。別遣陝兵一千清道。明月山。以便糧運。十六日攻克劉九。陳瓦。中山。婆家里。四寨。十七日兵至赤崖。此去風坎官崖等園。接連礦子山。羅草臺。清溪。拾氣茅坡。以至紅花灘。土坪。長礮。清水坪。封寧。關望草一帶。校首布列。伏箐聯營。賊眾

千獲銀

桑木關

四十一

三萬餘。若不先行掃蕩。未免援運劫營。高推官會周國柱等。令官兵分道。挖山而前。十八至念九等日。冉御龍馬千乘。鄭葵駱麟等。破賊赤崖園。風坎關。官崖園。礦子山。羅草臺。清溪。十二茅坡等處。三月初一至初六。各兵破紅花長礮。望草。清水坪。封寧。關望草。滾水羊崖等處。苗寨。獲靈惡客山。副長官韓應時。望草九寨。關房。盡行焚毀。過望草去桑木關。止兩舍矣。前後招降播民無數。桑木關內百姓。扶老携幼。來降日千數。高推官令于望草山頂。立民寨三處。任民歸順。差人執招降小旗。上書搶奪降民財物者追給。殺降者抵命。于是來歸陸續不絕。賊勢日孤。初七日兵至黑面崖。桑木關在望。此關山險箐深。而前後大灘。風坎九竹。黑水等關。虎苗。憑險拒守。我兵怯於仰攻。高推官與周國柱。以馬千乘王之翰等。引兵出桑木之左。以冉御龍等兵。出桑木之右。周國柱引萬民英等。取大灘關。直搗桑木之中。是日晚進薄關下。初八日黎明。我兵布陣。賊即迎敵。飛石標槍。大弩。藥矢。勢如雨下。我兵奮不顧身。槍關而上。賊遂披靡。舍關奔

竄我兵乘勝越過桑木關。轉戰桑木壩賊皆敗走。追至風坎關。又敗賊兵。此南川路破關第一首功。軍門給賞一千兩。初九日連破九杵黑水等關。次日攻克苦竹關。羊崖羊桶銅鼓等寨。十七日周國柱等進攻金子壩。並無賊出。惟空寨一十九處。并應龍衙門一所。隨焚燒之。恐中賊計。嚴令防賊。酉時果有苗數千。從溝箐奔出。我兵撲殺賊。遂奔追至金子沙刀等園。共斬二百五十八級。二十六日馬孔英留王之翰守白土臺以衛糧夫。令平茶邑梅兵守桑木關。而自已率大兵進劉金子壩。大兵方移營。而苗遣楊珠同弟楊世龍率苗三千劫白土營。殺我糧夫燒糧。王之翰却走。幸平茶楊光祖警。同石砭兵策應。賊始退。劉金子壩口意在截我馬軍。與關上軍後也。高會馬帥還與賊戰。半日不退。我兵損傷一二百人。萬民英部下武定邦連發火矢三匣。中賊人馬皆倒。劉勝兵又從傍殺入。賊遂大敗。四月初四日馬總兵復營金子壩。初六進劉朗山口。朗山口而前。尚有飛木水飛灘河七壘。寨滿水崖竹源水葫蘆園。至苗近地長灘清溪。

蒙子橋直抵高坪。皆深箐窮巖處處伏賊。高推官與馬帥乃分左右翼。按箐而前。皆于初八至十一等日擒斬蕩平。是日至蒙子橋。苗遣心腹頭目許瑤趙天澤赴營詐降為內應。高推官當時審出斬首。隨設伏以待。至三更楊珠果率苗數千劫營。苗營伏衆斬殺衆苗驚退。再御龍全兵衝出。追至海龍壩而還。遂割高坪。十六日高推官會馬孔英蒞西陽。各兵從土地壩徑攻養馬城。十七日酉兵與延綏兵直殺入養馬城。追至海龍園第二層閣。酉兵慮勢孤先退。延綏兵亦退。致賊乘勢復出。殺延綏兵五十九人。酉兵二十八人。十八日合綦江兵復攻海崖關。連破海道海門關。賊奔回上。我兵即割回側。自是苗以鐵鑄關為守。不復出矣。

總評 開刀後將一月。諸將莫利先入。該路文武同心。即于三月初八。直斬桑木關而入。越二旬。婁山江崖門亦相繼始克。嗣是再勝金子壩而苗氣奪。連勝高坪而苗膽寒。屢勝海門等關而苗黨孤。又入關不中賊餌。力主於戰。分攻令下。諸將以困後易攻。爭走

後門。彼以一路獨壁前門。卒之運黨就縛。無一逸者。其南川路之功乎。

川南舍江永寧二路

四月初一日入岩門

此路關外賊黨盤錯。而洵洪紅即桃安羅三寨鼎足。距

二郎壩之前。遮擊洞壩之後。其生口以數萬計。賊兵

以數千計。至于五岔關山。眼山木艾等。因又皆糧運

經由之路。不可不先圖者。大兵初入。貪功者必且多

殺。以報捷。然勝之傷仁。不勝損威矣。惟總兵吳廣與

副總兵曹希彬。自二月十二日。分哨進兵。先劉大營

于二郎壩。為攻取地計。今各將用間招撫各寨。十五

日賊守關。提調郭通緒。聞大兵將進。統大小溪惡苗

屯劉盤龍水地方迎敵。我兵乘其營壘未定。當夜嚴

擊。各苗奔潰四散。念五日。招出洵洪灘長官羅圖明。

安村長官安奎。各部下男婦一萬四千餘。安奎又斬

坐寨何文明等。首級九顆投獻。以表真誠。羅網亦先

送女出為質。各村約有壯丁三千。俱願跟隨土官奢

世續從征。三寨既降。聞風者接踵。儒溪長官袁起龍。

招出苗頭趙坤等皆來降。三月初一。郭通緒令把事

苗會聚兵穿崖洞。要乘機拒截大兵。吳廣調土漢兵。

四面攻圍。焚燒寨房。擒斬頗多。此時劉綏已破數洞。

南川兵入險關。軍門與吳廣對曰。將軍以二月初六

出兵。曰。恐誤師期也。六十四日矣。一步不入播境。將

以何待。既三村歸順。關外兵不血刃。而猶裹足不前。

直怕賊耳。二十一日。廣等始議進攻岩門。分兵為四

路。曹希彬。吳文傑領兵二萬。由青菜溝進。吳從周領

兵一萬三千。由官木崖進。司德官領馬湖兵六千。永

寧。目祀周愛領兵一千。由油灌壩白鹿洞進。建武所

提調張曉。同貴州兵四千。由緝麻山進。俱自二郎壩

齊發。又令土官奢世續等。督領界兵二千。把截桑木

垭山丹窩。刀子箐。蚌皮箐等處要路。防賊出沒劫糧。

念四日。合江哨吳從周。趙應科兵。至馬鞍山割管。時

郭通緒將夷民妻子。拘在小水田。約苗六七千。殺牛

祭旗賞軍。要敵官兵。不容入關。從周一到。賊伏四起。

我兵奮勇追殺。斬級四十二顆。生擒六人。餘賊四散。

入箐。二十七日。封建吳從周。合兵進剿。眼山。周愛

由簸箕嶺直衝木艾壩。焚燒營房七十餘間。永寧哨

曹希彬吳文傑等。兵至五岔山。令人招出大小峒苗民。是日各兵從五岔移營開山。賊提調何樣抗截我兵。曹希彬督同劉國用兵齊至賊固。示降免誅。賊猶負固。拒戰半日。銃炮大震。火焰盈山。我兵直前上固。奮斬一十八級。生擒六十五名。我兵亦傷十餘人。撤兵回營休息。二十九日移營母豬塘。楊首見大兵逼近崖門。嚴令郭通緒盡起關外老虎兵拒敵。通緒素稱強悍。逆酋倚為右臂。偽署總管。專守崖門。時五路兵合。四面攻打。是日與賊大戰于磨槍埡。廣令慣用

平糶錄

卷之五

四十九

鳥銃家丁五百名。設伏埡外南岡下。令趙應科引兵挑戰。埡兩山相夾。中有一道。通緒屯兵其中。及見我兵挑戰。通緒騎馬橫槊。飛衝前來。應科佯敗。通緒追趕出埡。伏起急回。被鳥銃打倒騎馬。通緒復躍上別馬。被伏兵攢槍刺死。傳首轅門。餘賊奔下山岡。我兵四面合擊。各苗無主喪膽乞降。本月三十日直至幹壩徑攻岩門。岩門路小。箭大。止容人馬單行。竄難進攻。四月初一日辰時。吳廣馳至關前。督兵齊集關下。各賊猶擁衆萬餘。出關拒敵。曹希彬督率諸兵將。傳

平糶錄

卷之五

五十

示懸賞千金。各兵踴躍爭先。攀崖並進。血戰連斬數級。賊遂奔潰。我兵乘勝直殺入第四關內。關上男婦磨寒。哭聲震天。於是頭目趙圭。遂斬偽提調羅世恩首級。投獻部下。各帶男婦萬餘。羅拜馬前乞降。其第一關猶閉。拒不下。薄暮密令鄉導。漸探關上消息。我兵星夜。銜枚急進。至則守者盡睡熟。江萬化等先登。索信悅天恩等兵繼至。遂奪岩門。關永寧路。斬頭目楊保。及苗一百六十九級。合江路斬一百二十六級。并燒臨關各寨房萬餘間。於是關外悉平。播民爭獻

未血戰良久。馬湖兵出奇應援。各賊大敗去。斬獲四十五級。我陣亡哨官一名。我兵隨劉龍爪圍鄆下。去海龍不十里矣。

息評 播之役。此路可謂全勝。蓋關外宜招降。多不勝誅也。關內宜疾戰。師不可老也。陳師雖屢報首功。而不善招降。遂令關外苗據固不下。反礙入關。劉即雖關外再戰。足寒賊膽。而入關不戒。為賊所敵。致頭松垵子營。後雖勝。不擒敗也。惟吳廣關外招降數萬。兵不血刃而入。險關入關。又屢戰皆克。故安羅三寨不降。則關外之兵未易進。郭通緒不斬。則崖門之險未易攻。水牛塘之戰不力。則逆酋未必上固。三圓山之路不奪。後門未必可圖。該路皆能身先士卒。嚴飭軍法。致三軍枵腹應敵。無敵後者。廣亦良將哉。後雖以講降悞事。終以有激而奮。卒收大功。亦無妨于全捷矣。

兩朝平攘錄播上卷之五終

兩朝平攘錄卷之五

播下

湖廣偏橋路功

湖廣惟偏橋一路。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皆五司遺種。九股惡苗。江外五司故多其遺種及生苗居都力仲苗生苗之類。盤據糾結乎其間。四牌不掃。即武騎千群。未易窺三渡也。况又隔以長次瑪瑙保子。

平攘錄

卷之五

青蛇四險固乎。此路兵本屬偏沅巡撫江鐸所調度。而陳璘廣東人宿將老成。亦謀出萬全者。二月十二日。奉期款哨。率標下守備陳九經。白元紫。廣兵把提吳應龍。朱萬乾。遊擊陳策。為事守備楊惟中等進兵。而又與副提兵陳良玘。分為兩翼。一由白泥璘主之。而遊擊江騰龍隸之。一由龍泉玘為主。聽璘節制。而參將王一桂等隸之。璘議兵從楓香大塘。白泥草坪。大小烏江餘慶。至湄潭取道。抵播然偏橋出門白泥。便是賊境。播酋勾結九股諸苗。不先招諭。未免腹背受

會稽

諸葛元聲 輯
諸葛元調 校

敵於是差人一面撫苗。十三日至白塘。捕賊楊朝棟。帶兵二萬。架浮橋過江。即晚可至白泥接鎗。璘即下令各兵。抄山而前。十五日自老杜屯。分兵三枝。為左右翼。擬抄出烏江。以躡賊後。行不十里。黃溪寨前哨。遇賊交鋒。生擒賊王松等五名。斬級二顆。賊遁去。即傳令左右哨。協力跟剿。申刻抵白泥。賊已棄巢潛遁。會天暮。菁深收兵。賊奔龍溪山。合四牌賊拒敵。我師行令鄉導。招出勾刀堰。甘溪寨。官庄寨。磨落寨。新寨。苗桐寨。苗頭陳五等。又令人接至陽橋山。招出被虜軍羅再奎等。及青河寨苗二閩三閩苗。石橋寨苗白塘楓香等。屯軍餘苗民一千七百餘名。二月十七日。軍門差官督陣進兵。二十七日申時。進至龍溪山。四牌在望。哨報有伏。即令陳策等統兵銜枚疾趨。頃之伏四起。迎敵我兵。火箭諸銃亂發。衆賊奔高據險。矢石雨下。陳璘身先迎戰。有隊長謝漢月先退。即斬以殉。軍皆股慄。吳應龍等奮勇冲鋒。賊遂大潰。斬八十級。賊退四牌保兒園。次日早發土兵把掘田種蘭。向日葵。領兵前進行。至近園。賊伏起。將二兵包圍。三

重。璘即發銜鋒銀一百兩。陣前懸賞。廣兵吳應龍等。直冲賊陣。內打外攻。賊馬為銃炮傷跌。各兵向前。斬殺數賊。遂奔據園頂。入夜從山後遁去。黎明追及於袁家渡河邊。賊窮感轉槍接戰。我兵向前冲殺。賊敵不過。從浮橋上遁去。或泗水而遁。即欲斷橋。以阻我兵。當日擒斬一百二十二名。而四牌之賊盡掃矣。乃遣偏將劉平。越路會哨。白泥共剿四牌。而李帥不會。賊已急將劉放。奔來劉哨。聞賊衆但劉近處。不進後見。獨破四牌。惡苗首功。賞銀三百兩。十五日傳令各兵。取辦竹木。密遣死連夜搭造浮橋。蓋沿江兩崖陡絕。惟崖門之下。一線差平。隨刻木為舟。引繩橫貫江面。造浮橋一渡。橋完。十九日我兵渡江。哨獲一賊。供報楊首大發藏金。人給二兩。使張佑何漢良謝朝俸石勝俸。統黑老虎軍萬餘。見劉七牌野緒山。伺官兵渡江。即來邀擊。時已酉刻。璘即整兵連夜疾趨。二十日早行至苦練坪。將近野緒。道狹且險。前鋒忽與賊遇。守備陳九經等。即與交鋒。後軍陳等冲前力戰。火器齊發。黑焰薰天。震聲如雷。賊勢大敗。斬俘二百餘人。

各賊逃入深菁。是日收回餘慶老營少休。二十一日。督諸將合永順彭元錦兵。此兵原為平越哨攻打苦菜關。立錦先登。身被四矢。各兵打開關。殺賊二百餘級。時黔兵烏江已失利。賊因倡言。楊應龍親統老虎軍十萬。專力攻楚。一時將領疑懼。又糧運不繼。兵皆採蕨而食。競以退兵為請。璘不得已。申請添兵。乞與李應祥合哨。共掃七牌。軍門諭川省四路兵已逼海龍圍下。立等黔楚環攻。何為悞聽虛聲。趨起不進。切查關內賊不滿五萬。又屢被官兵入關殺戮將盡。豈關外尚有十萬之理。但諸國不下。有碍長驅。督催李帥刻日渡江。與陳合營密謀攻克。三月廿六日。璘進營楠木橋。調龍泉為事官楊惟中協哨。使白元紫出覘賊。遇賊與戰。銳死穿紅賊二人。四月初八日。璘馳至涓潭。奉江巡撫憲牌。嚴督將領偵探賊情。相機進剿。時賊皆聚於青蛇。長坎瑪瑙保子四圍。合力拒我。四圍皆絕險。而青蛇尤甚。曾經六次征進。弗能克。且四圍左通三渡。右懸板角。相拒甚通。若同日併攻。則兵少力分。若止攻一國。則三國相助。乃議先攻三國。次及青

蛇。遂傳令陳良玘錢中選。引兵在荊條流河渡。取道至圍後路。又令王一桂謹守板角關。以防賊逸。初十日。先遣楊惟中。白元紫。陳九經。率精兵以深夜竊至。圍脚埋伏。十一日卯時。親督諸將。各統兵鼓譟而進。賊下迎連戰數合。把提戴宗茂朱萬乾。冲前各斬一賊。餘兵四面奮擊。斬四十餘級。賊奔據圍。日暮收兵。一更時。復發白元紫。陳九經。仍去埋伏。又發兵堵截青蛇圍口。十二日躬復督兵進攻。各賊仍前拒險。木石如雨。廣兵把提吳應龍。拼命向前。被石壓死。官兵奮勇。火器亂發。打死各賊。遂連破三國。陣斬四日餘級。此戰楊惟中在長坎圍下。將降人一百五十三。七。去殺之以報功。功已罪為軍門。章出切責。三圍既破。青蛇孤懸。但四面斗絕。無路可上。於是重購敢死士。於十三日初更。從瑪瑙後山。附葛攀崖。竊至青蛇山後。兵分前左右四路圍剿。只等圍後一聲舉炮。奮起夾擊。十四日午時。後路兵到。放銃吶喊。前路左右。一齊炮銃火器。直打入關內。茅屋盡燒。賊遂倉皇退入圍內。申時兵臨圍下。賊猶斬木擣石。傷我官兵。陣亡把提胡世華。哨官申應魁。各兵奮前。用接牌竹

宣抵住。直薄圍上。排柵之下。斬去二層。會天暮。分兵
劄守。二更時。賊向後路冲。出欲遁。被我伏起。殺傷退
回。十五日。又自辰至午。連戰十陣。陳九經。白元紫。李
守敬。遍身被賊矢。甲厚未傷。各兵奮前。湏臾。斬賊二
百二十餘級。各賊喪氣。猶固守。我兵後用百子發。煩
等器。攻破圍後。賊始大敗。陳策。江騰龍等。從前殺入
兩下夾攻。當日斬一千五十九級。又挖斬八百一十
八級。內驗大賊首。尚守忠。張雲鰲。於是七牌盡掃。巢
壘已空。又得糧無數。可供軍二十日之食。各路進兵
獨此四圍

事據錄
用力頗難。蓋陳帥主殺不主撫。而頭
人妻子多在。故守獨堅。我獨難也。十六日收兵

整棚方進。三渡關。賊於大小三渡關。皆結石為關。架
木為樓。樓下一門。僅容旋馬。兩山峭壁。險阻難狀。乃
分兵進攻。陳提兵躬督。白元紫。陳九經等。自中路。陳
策督兵由關左。吳時喬督兵由關右。其小三渡。則江
騰龍由中路。李大諫由關左。王之棟由關右。分定信
地。重懸選鋒銀兩。於二十三日夜半。各樹枚前進。次
早各到關前。舉炮吶喊。當有大三渡一賊。騎黑馬。戴
紅盔。披銅甲。銳老虎軍。突出迎戰。我兵奮勇。銳炮打

死數十。賊即退回。援關。斬放石棚。兵不能進。賊
關左覓一小徑。扳藤而上。各兵尾登。賊驚亂。棄
被殺。奮前斬賊。俄而楊惟中。亦從後山。緣崖前進。
賊力遂分。中路兵擁進。賊三面受敵。我兵斬柵。賊
敗走。當即乘勝追至第三重關。賊退入第四關。我
追運殺至第五重關。賊始大敗。當陣斬四百四十五
級。三路兵方登高。割而江騰龍報至。亦於是日攻
打小三渡關。口僅濶三尺。截發薊北。難進。隨取
草填塗。又令李大諫由左。王之棟由右。皆從小徑進
三路併力攻擊。賊應不暇。打破關門。斬一百餘級。其
餘潛遁。俱為承順保靖兵剿完。又令土官楊鯨。招下
青蛇等。因木村。鐵釘。等。四十餘石。而各兵乘勝
直向海龍矣。大抵征播。最苦。通餉艱難。而此路尤甚。
管中常患。脫中。雙流。知縣。鄧琳。烈山。行七八日。不騎
馬。至婺川。親詣思南。告饒。其軍門。差人而延。可見也。
自江巡撫抵任。即為措處。蓋楚餉。自鎮遠起。陸至橋
約四百里。其運夫。派於辰常。靖。長。實。各府州。共四
萬人。又加派衛永岳。三府各一萬。皆長。運。米。千。石。

里沿途屍橫血漂。酷暑需蒸。疫氣交作。觸鼻飲泉不死亦病。所以夫如就死。派者不來。來者必逃。甘心刑責。督促不前。江公深知此弊。一面取良醫市藥。沿路調治。仍將長運改為接運。查鎮遠偏橋紫鄉關白泥龍溪岩門餘慶楠木橋湄潭三渡各三十里。車水至清水橋二十里。清水至白田又三十里。分為十二站。夫驢逐站交接。一做塘馬傳報事規。人不告勞。糧不愆期。於是運夫樂誌。營糧盈積。士氣百倍矣。

平糶錄

卷之五

下

是為江內外賊黨寒心。長坎瑪瑙青蛇之險。一鼓而下。殺戮數千。腥聞十里。且該路漢兵少。土兵多。糧運少遲。便成譟呼。璘令嚴而法肅。卒使用命而不為。崇迨克開逼圍。議設木柵。製鐵牌以防賊逸。其機智有足多者。卒入虎穴。俘虎子。非偏橋之功而何。

龍泉哨功

三月十五日板角關

此哨切近思石為二府之咽喉。為楚蜀之犄角。故屬之楚師。聽陳璘節制。副總兵陳良批。統參將王一桂。都司錢中選。原任守備徐允爵立功。守備楊惟中洞

庭守備朱桂芳。中軍指揮徐時達等。兼施南土兵。自二月十二進兵。十六日方剿營受水茶子。箇擊獲奸細。係巡警朱敬差運糧米進播修固。及哨探官兵消息。二十六日後招撫出各寨播民。及執苗屯軍王奇等八十七名。自開刀以來。頓兵不進。凡一月。雖事招撫。而各軍亦有借此劫掠者。或勒要降人財物者。軍門訪知。謂其殃民慘過。播寇移檄督責。三月十三日。陳良批令參將王一桂督發九司陸寨土兵。

平糶錄

卷之五

九

下

天爵也。忠峒高羅大旺三司安撫田大豐田阜田養也。蠟壁東流二司長官田洪田盡忠也。盤順司親舍向明德也。陸寨者喇咭陸寨土百戶向權峒長向景忠向敖向明朝向世奇向化枝也。

當日率領土兵攻打唐保所。賊目羅淳對敵。斬級五顆。十四日攻閩崖圍。賊拒矢石如雨。我兵前後夾攻。克之。十五日嚴督官兵乘勝攻板角關。是日楊酋遣馬步苗兵四萬。兩路包圍。當令參將王一桂指

揮唐一麒等。分哨迎敵。自寅至未。血戰百合。我兵雖少。戰氣百倍。當陣斬一百八十七級。生擒頭目龍潘祥。亦傷我土兵三十九名。此日同路將官止隔四十餘里。絕無一卒應援。軍門賞銀五百兩。加唐指揮守備職銜。十八日。招出播民四五百人。又取出屯軍黎世華等六百五十人。十九日。攻打寶子園。二十日。剿高漏冲。四月初六日。撫出應龍族舍楊海等一百餘人。初九日。進攻川產青山二園。行遇賊頭田良玉。領兵數千迎敵。我兵奮勇追至青山園。賊上園據守。夫

平據錄

卷之五

十

督中軍等官。協同土官。即日。明等。領兵攻剿。十八日。正遇朱發交鋒。大殺兩陣。向土官下土兵。楊啟祺奮勇衝鋒。將朱發當胸一鎗。隨斬首級。奪得摩鎖盔甲一副。紫馬一疋。追斬從賊三十六人。二十一日。督兵攻剿欄牛坎。鴿子岔。斬一十四級。二十二日。復發兵哨探長坎。青蛇。後路。遇賊冲突接戰。斬六級。生擒二名。五月初一日。各官兵進開。

貴州烏兵河渡路功

貴州各路與川湖不同。其地近。其兵少。其餉乏。其江

平據錄

卷之五

十

外夷苗。盤據反覆。其該省民心。自剿撫來。搖惑不定。況烏江河渡。去橋止七八十里。故督府以此。共為一路。童元鎮原任提兵也。因令主之。元鎮心畏播。自冬來。久駐銅仁。徘徊不進。軍門督促之方至。慮其弱。隸以雲南鎮雄泗城等兵。雲南黔國公沐濬遣中軍張澍等領鎮兵七千馬千匹。戰象數十隻。來會哨本鎮。親統兵二千。劉曲靖府。撫院陳用賓。亦駐雷益。以為聲援。然滇兵固不佳。狼兵亦非得力。而鎮雄土舍。隘澄。即安疆臣同母弟。安堯臣也。又不肯與烏江同哨。

時永順兵已隸平越哨。專守東坡。軍門曰。永順勁兵也。數至萬。可以橫行播州。奈何。但守東坡。乃令參將楊顯督之。調守烏江。以破賊鋒。此時各路兵已大進。楊首與衆商議。皆云。列兵以守。孫時泰獨謂。兵分則力寡。不若趁官兵未齊。從易與者。聚我重兵。大殺一番。彼自退怯矣。楊首曰。各處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併力破其一路。各路不戰自退。及聞童元鎮發烏江哨。苗素輕之。且曰。謝游擊元不知兵。沐家公子。口尚乳臭。雖有岑紹勳。不足慮也。因謀縱之過。平糶錄。卷之五。河方以計取。初。監軍楊寅秋與元鎮議。烏江去播不遠。恐深入孤懸。必探水西。抵落濛。永平越哨。渡疆界。河及川中。婁山關畢集。方會哨齊驅。二月十二。奉師期。水西把事王嘉猷。領防守烏江兵。自願初三。初六。攻奪烏江關道。鎮素疑嘉猷與賊唇齒。聞之甚喜。當行犒賞。獎率約定十一日打烏江。尋以水漲。遲遲。期改約十三日。永順兵以奉令在先。遂不肯待。於是陳雲龍督壩陽兵。白明達阮士奇督永順兵。皆以三月十一日徑奪烏江。我兵方齊力渡江。有千餘賊四

山伏草出沒。沿江發矢。叫罵猖狂。我兵爭先檢渡。不移時。萬軍畢渡。直冲老君關。即將附近賊寨。掃一空。斬獲十九級。方議乘勢攻打洞渡。前哨已出。斃水。泥溝石坎之險。盡分兵屯剗。先以尚將湯以承賊勢。十二日。謝崇爵督率滇兵。洞城兵。奪洞城。賊勢各寨。矣。其近克。兩路將領。之不知。此。江。亦未治壘。十四日。河渡哨洞城。上官。知風。先出說帖。賊領大衆。前來冲突。把總。明。知風。先過河。至十五日午時。滿賊哀五受。張守欽果統步騎殺萬先衝雲南營。滇兵驅象連戰數陣。賊頗損傷。賊將象奴射倒。矢石交衝。象鼻回頭反觸。又云火礮不如法。營中火起。陣勢遂亂。洞城兵見滇兵已敗。遂收兵退保老寨。不赴救援。謝崇將部兵先度滇河。兵各奪回對岸老營。爭過浮橋。兵多繼斷。各兵浮水過河。不能水者淹死。當日陣亡。官陣官何天慶。名色把總甘清。方朝宗。楊王。王彥緯。泗城頭目黃勇等八名。其雲南沅江寧州羅平等兵。及泗城土兵殺溺死者數

十人其領兵指揮胡珠王之瑞贊黃龍皆冒陣而出賴馬浮江僅以身免都司張秉忠督率泗城土官劉任三板橋保守渡口滇兵因無土官俱各漫散迨回時河渡雖敗烏江哨尚未知蓋兩哨雖共一路然賊巢有鬼國長箐隔斷六十餘里兩哨雖共一路然河險惡十六日早恭將楊顯令永順兵三百人出哨行至雅水通木山忽遇水西兵數萬賊兵中切官營打抄冒稱隴澄部兵前來會哨永順兵不知是賊反與賊血盟誓各換旗幟號頭又令一百土兵與賊先行約三四里賊盡殺之復趕回將後二百人俱殺死就將永順土兵服色包巾換穿打起旗號連夜走至烏江官兵營先令細作五名手持令箭口稱水西王把事差來陳守備營中會哨陳雲龍方欲審問賊已到前合營兵措手不及永順兵雖號有萬先日出哨各半未回當時迎敵賊衆我寡况賊皆水西打扮而別一枝賊兵從刀靶水包山所執旗號又永順也兵倉惶亂真測所由遂各退奔壩陽兵雖爭沒過河及半有一人走過浮橋先砍斷橋纜於是幾千人皆

沒於烏江恭將楊顯守備陳雲龍白明達阮仕奇湖廣領兵指揮楊應芝報效生員楊續芝皆楊把提張一仕賈文忠張翺彭土官之弟皆死烏江烏江河渡之預皆無謀一也二路原為一哨既分兵連克二關失將而又不合哨則兵力薄弱游乘之二也前關後江皆水為營不戰自退又無一人守橋三也二關相隔止六十里耳河渡長陣烏江尚不知所謂兵出達哨者何事四永順兵萬餘僅逃得二三百殺溺者積屍填河水不流烏江之嶠傷心駭目報至貴州省城外居民皆奔竄入城院道為之震動此一路損折將領過半三萬人存亦不過一二千見在將官惟童元鎮張秉忠謝崇爵張澍四人而已報至提督軍門即拏謝恭將以尚方賜劍斬首號令立檄隴澄邀賊歸路又以烏江失守省城可虞即令水西所起兵留之防守不必渡江沐黎元未到營及聞失事提府再調漢土兵令原任游擊都司張先聲提兵駐劄霑益聽部調發彭元錦憤楊首欲歸本司再起多兵與賊決戰軍門姑令收拾殘兵隨偏橋路進剿黔中皆疑水西暗助楊首止為隴澄不與烏江合哨及烏江有失安兵居然無恙耳然安觀望則有之非助賊也院道姑飛

微切責之。安其心而作其氣。以圖後功。監軍謂隨從
收河渡。須三日抵橋境。只二日。與其遠收。不若搗巢。
向來楊善出紀軍門。每責不遂。督令隴澄提兵深入。
賊境。賊果當日奔西。澄先是令中軍劉岳領把書王
嘉猷。已於本月十三四日。攻破苦竹關。平嶺壩。及開
河渡失。刀靶水移營至新站。住劄。應龍暗將兵
三萬埋藏大水田。按路。十六日戌時。令苗五千來冲
營。隴兵殺賊退。王嘉猷等揚坐大水田搗巢。而暗兵
由野里坎小路破大夫關。徑抵馬坎。截賊後路。與疆
臣會哨。時烏江路監軍一面督隴安進兵。一面會重
元鎮。已被系重整兵馬。及廣西思明等兵雲南派守
備整安時。太標州廖南等兵。付新任都司徐成進剿。
至四月二十一日。徐成合泗城等兵。齊劄河渡。岑紹
勳復奪河渡關。廿六日寅時。至河渡西岸。時偽提調
張守欽。袁玉受。阿萬。藥堂。王廷耀等。嘯聚長菁萬丈
林。永順等兵。伊力奮擊。當陣斬獲四十三人。五月初
一日。攻長菁。生擒守欽。十一日。攻清潭。峒口生擒袁
一受。并廷耀。男王承受。若紹勳者。可謂轉敗為功矣。

此路兵五月初方入白河。至三月十九日入。應
應律接管印務。督率此路合水西鎮兵。
沙溪路。三月十九日入。
沙溪。本水西播州交界之地。不屬外方。故專徂之。
疆臣而止。以恭將朱鶴齡督之。楊庶使監之。疆臣自
二月十二奉師期後。親領兵駐劄。毋鳳。兵在
兩剎。候官兵同進。三月十三日。日抵陳恩。聚龍。李輔
同罵色丁良。改沙辛寺。督兵分路攻奪。新開。遂破柵
平壘。決堤取間道。破傳頭石壁。一帶關隘。又頭目阿
五打破大紅關。柯阿箇。寇破胡石口。黑水關。本日各
兵齊到水坎。五黑臺山口。剄。十五日陳恩攻破板
山。圍射殺賊兵一百二十人。十八日陳恩奉楊監軍
令調撥。以白魏良海督兵一枝。於青塘水堵截。烏江
賊歸路。道遇賊回。截殺一陣。殺偽內官一人。賊苗一
百二十餘人。生擒張受等十九人。十九日夜賊來劫
營。奮勇射殺賊較多。生擒六名。我兵亦多重傷。本日
各目分兵三哨。渡楊亡水。進攻落濛。關落濛水乃播
州雄鎮。前跨深溪。後倚大青。賊設深溝險壘。三層鹿
角排柵。環築重牆。十分險峻。陳恩等夜令柯阿箇領

兵田上落溪出張村河岡。那拱等同督兵千戶王三錫由下流出蓋山地平壩。偷渡抄出關後。大兵徑直攻關前。約期舉炮。聲震天地。賊驚。關門閉。州各目俱多斬獲。乃於溪上修塔浮橋。賊兵盡於樵村三哨會合。至大水田割營。賊兵一枝。以燒挑溪衙後山母氏圍一枝。出毛蓋山大夫。與鎮雄兵會哨。按落溪為樵村咽喉。各軍門發千金犒賞。蓋水西自烏江後。噴被人言。軍門移駐。賊之。又而計陳恩平播後。重賞資故連日告捷。三月內九弟同往。

平據錄

卷之五

下

大水田。距播止十里。然安楊之交實未絕也。賊黨尚義黃繼枝。常為暗通求助。疆臣勿應。疆臣偶喪目喪女左右。以負播盟動之。及隴澄師次大水田。發兵攻打長菁。賊拒敵殺死隴澄。督兵把總陳政。但隴澄亦大恨。賊知密差吳比金為富。於三月廿六日齋書假蘇子貳隻金銀壹蓋二副。析程二十兩。衣段二端。赴營投見。來書係舊妻田氏託送。謝前過。當將來差斬示禮。呈首院道明心跡。應龍大怒。二十九日盡起精銳七萬。父子親領。由高垣壩前來冲營。初時水西兵

損千餘人。柯阿箇二子俱重傷。却得鎮雄兵合擊。大戰於母氏圍。安隴兵大勝斬頭目五十餘人。內傷官者五人。殺賊兵千餘。其餘賊奔潰。是日尚義黃繼枝亦在陣冲鋒。疆臣恨之。軍來向戰後用計。要二人來營計議退兵。賊夫婦果信。即差二賊并坐寨。夏文茂等二十四人齋詐降文一角金銀鞍馬。來見疆臣到河。疆臣已先代兵河口。將衆擒拿解道。於是安楊之交始絕。時安隴割大水田。又被賊掘金刀坑。圍阻截兵糧。四月十一日發兵打破招降。十二日應龍家

平據錄

卷之五

下

口上海龍。十三日安隴兵直抵播州治。挑溪口獅子橋。賊奔潰。隨將衙宇家廟。新川後川等衙。違禁房宅。挑溪衙制度。臺沿亭樹。皆越非常。不惟刻刻。移。原等物。即此房一。樣黃色牙床三十六張。賊備。可知。閩州賊黨民房。悉行燒毀。一面於十五日發兵直出。奪復烏江老君閣。次日復之。生擒酋妻弟何惟富。於是發兵將海龍圍。後一帶荆棘泥塗。漸次開闢四十餘里。以便進攻。五月二十四日。興隆哨李總兵接管印務。水西鎮雄與之合營。同割圍後。至二十八日。因遠壩移出海龍壩口。把截。將刊通右槽山坎一帶營

盤。盡讓與官兵矣。

提評。烏江雖已失律。然借是以激勵水西。俾之絕。孤兔之情。殘虎狼之窟。母氏因一戰。大足獲運。爾之。魄而奪之氣。此則失之武人。得之文吏。蓋運籌者之。苦心手。

貴州平越路功

四月十二日入黃灘關

初部院分布湖夏兩路。一由興隆黃平。直掃白泥草。塘等處。此李按圖本興隆偏橋龍泉三處係一路直抵播州。緣興隆偏橋兩兵。初入白泥。路經四牌。生苗。

平據報

卷之五

十

下

助惡作梗。故初議令陳李皆會兵於白泥四牌。賊盡方可進兵。李應祥起用南京營提兵。改任貴州。而未得實受勅命。所以遲。不進。故未奉師期。東坡龍泉之失事。皆不與。而水西羅兵黃飄臺蠟平寨之捷。亦不聞。及二月十二日後。我兵漸進。梭山擒斬。三月初二等日。副提兵陳寅。統領土官蒙詔。土舍莫勞。中軍孫仲謨。督陣官楊守乾。李維晨。家丁陳定等。攻克漩水國。為事官蔡兆吉。統領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把提猶鶴。安生等。攻克天邦國。原任守備伍萬鍾。把

思華統吳文秀等。前後夾攻。克三百落。而都清守。

備汪如淵。劉兵清池。令把提張鶴。許攀龍等。帶兵。

梭山。直抵四牌。草塘松坪。招出播民楊世祿等。令克。

鄉導。此時陳寅前月重攻四牌。而應祥不令所三月。

初六七。陳寅統兵拒賊於四牌高圍之下。又分前後。

二路為策應。別遣兵由小路攀崖放銃。直掃龍水圍。

賊巢。共斬獲一百六十餘級。發兵屯疆界河內。三月。

初九。蔡兆吉。領兵自乾坪。毛坪。白龍。抵箐岡。此四。

牌賊首謝朝俸等巢穴也。四面石壁箐林。僅有峻路。

平據報

卷之五

十

下

一條。賊設險關二層。十二日。我兵至圍前。賊從高峯。擁而下。前哨猶鶴。奮勇接戰。斬獲二百二十三級。俘獲謝朝俸第三妻藍氏。男謝丑保。我兵乘勝直抵河。達則長河一帶深潭斗岸。賊眾堅拒。正欲進攻。忽報黔兵烏江河渡之敗。遂飲兵不進者十餘日。軍門日行。牌催促。應祥乃親督中軍張奇盛。百戶李師沅。沿河駕三眼百子鳥銃。對岸放打。星夜催到船隻。分發各渡頭。三月二十一日。陳寅先令中軍孫仲謨。土舍楊治隆等。黑夜引南丹等兵。偷渡構皮灘。潛伏山後。

果應乃親領家丁獨山州兵猶表家渡伍馬鍾保等名由疆界河蔡兆吉猶鶴等名由吳至孫家二渡一面敵殺一面浮水搭橋奮勇登岸看尾乞劉通共斬獲二百二十九級諸葛銅鼓二面陣亡哨官劉廷宗而長江不守乞降者頗多李振兵揭旗招撫戒勿妄殺共招降男婦一二千人雖步為官而江外肅清賊已膽落所恃者黃灘河之阻耳李振兵與陳寅等議曰楊酋向半隨我征松潘馬湖兩次我今行二牌招諭之開示禍福即不肯降祥賊見之亦當寒心

平糶錄 卷之五

乃發一牌勸其束身認罪投誠帶見軍門待以不死一面引兵攻關此關層崖壁立賊眾死據急卒難破二十四日偏橋毛坪屯軍唐榮智未告白泥土官楊正遠楊通漢父子附搖虐害本屯男婦千餘皆欲喘其皮膚伊弟楊正愛屢諫不從顧為內應乃令孫仲讓於廿七日夜入賊營智某次角為號官兵擁入楊正愛同眾兵乘勝擒其父子及妻宋氏并所屬男婦三百餘口正遠乃白泥關長官孫仲讓如獲人罪解送府院此後又有疆界河道老鷹園首

石勝傳王志虎王志龍等亦率妻子民人等萬餘來降李振兵曰我不殺降但黃灘關未拔汝降果真生擒守關頭目立功贖罪可也勝傳等願效死力乃曰距黃灘關三十里有一三渡關乃進搗門戶一名渡上聞見坐寨陳胡保張貴登拒守先襲破之則黃灘孤五難守矣四月初十日陳寅選精銳三千同石勝俸馬步夷兵千餘連夜行十二日五鼓官兵占住後路石等數十騎關前門當陣生擒二人鄧斬一百一十八級其關上賊見克渡一據險添兵死守是日

平糶錄 卷之五

陳寅令諸將領兵齊渡黃灘河攻其關之前石勝俸等兵由墳林暗渡河襲其關之後從辰至午大戰敗退後有勝傳等襲之前後夾攻斬賊生擒首惡至大安王愛追給至張王壩透出關二十里盡掃其關左右羽翼收兵立營固守通共斬賊八百五十六級自是賊勢愈弱三省七路之師並進而賊計益窮惟有背叛苗携妻子退據海龍而已

摠評 以孤危之兵當號砲之時能自審於緩急進止之間以守為戰以招撫為進攻卒之轉弱為強揚

旌直指斬首數百招降數萬因之破諸圍斬三渡抵
白田何其壯也竟以連合川兵同心戮力破重城俘
群醜振黔貴積弱之邦而堂上正上與山嶽並峙所
謂處女脫兔其機審矣且因降人而克險關不勞餘
力雖古名將何以加茲

楊首負固驚止謂各險關已能出人不入即入
亦如烏江河汲不能復出及四月初各路兵入關皆
相連無退始頃足曰誤矣誤矣當吾破綦江即據重
慶直搗成都取蜀王入營何事不可為此即孫令乃

平糴錄

卷之五

五十五

坐受死哉因欲早將家口上固而分派親信提兵守
本州四路議躬率兵二萬於千溪頭鋪創一大營拒
川路朝棟兵二萬劉桃溪墳壩頭拒水西烏江兵妻
田氏兵一萬劉毛坪防水寧截龍園後路太監劉元
提調賴和羅留元尚意等集六統制所轄夷漢赴板
山固敵水西羅兵提管何漢良統集涪潭夷漢拒瑪
瑙等固敵思南龍泉偏橋兵楊珠等統集甕水司地
黑壩土兵敵河渡江界牛場平越兵夷頭羅網等領
安羅三寨苗兵拒合江永寧之兵每兵十名為一隊

平糴錄

卷之五

五十五

三名長槍三名弩三名剗刀一名用斬馬刀或撈鈞
又搃一百名披虎豹皮驚嚇馬軍又與心腹庄局家
丁內親管骨刻共一萬七千人上海龍固固守固上
倉米三四十間又兵以八路進勢難分應遂集兵閉
內與官兵鏖戰三月廿九一戰水西四月初三再戰
綦南二路乃八路中最勁者然皆先敗而後勝初四
日後戰合江兵連日不分勝敗至初七投文詐降吳
廣亦詐應之而嚴為備至初八捲土來戰廣又力戰
敗之半月間凡三戰三北初十賊集衆苗而誓之曰
爾輩不為我盡力我今上固任官兵殺爾衆苗曰合
江手硬綦江銳狠委難敵明當一戰南川耳十一日
首乃差從弟楊順龍詐降南川實非順龍也破廣認
出斬之伏兵以待十二日賊來劫南川營復敗以去
是日陳璘兵又進攻白田壩遂父子相哭上固矣此
四月十二日也苗在州衙衆尚同心抵截及苗一上
海龍群志渙散官兵五路一齊殺入劊縱自冠子山
進馬孔英自高坪進吳廣自水牛塘進陳璘自上渡
關進李應祥自張王壩進安隴自大水田進各鎮漢

三兵約二三十萬。殺奔海龍園來。衆苗抱頭鼠竄。剿殺幾盡。海龍周圍尚有龍爪望軍海雲等園。養馬養雞等城。皆海龍羽翼。必先掃除。方可成功。乃一面招降播民。高推官使百兵至金川壩。養老欄。招降無數。內有原虜養江生員陳鳳鳴。陳三策。并已故舉人周胤宗妻萬氏等。差官押回原籍完聚。四月十五日。賊親田良玉。田一鵬。楊兆麟。五十一人。刺血為盟。謀內變。殺楊珠。楊明舉事。內楊一元洩其謀。賊盡縛之。殺其妻子。良玉等連夜滾下園。逃赴南川營。十七日吳

平據錄

卷之五

五

廣約養南永合兵進攻。廣復敗。十八日。南川永合不知。獨進兵。時賊初上固。氣正銳。當被賊伏。內中外包。勁弩擣石齊發。我兵失利。陟兵戰死六十人。馬百餘匹。十八日三路合攻養馬城。養雞城。海岩等園。大戰板之。養兵直破水關。奪鳳皇嘴。逼賊園下。令江路醫等語。新二百七十四級。永一級。園後三圓山。賊恃為後屏。吳字路新二百一十一級。廣欲取之。遣永合兵廿一日潛入洗衣塘。遇賊鹿罕父子。劉國用親斬鹿罕。劉謙斬罕子。降人郭天俸與陳恩共斬苗百餘。數日以來。各營先後俱進。壁海龍

平據錄

卷之五

五

園下。劉綬住養馬城。李應祥住望軍城。吳廣住養雞城。陳璘住園前左山。馬孔英住園前右山。安家住園後山左。隨兵住園後山右。四面設木柵長圍。各營僞我廂飛梯。即需巢車。即步車。使俟于坐車中。用鳥銃。則城上人不敢立。圍上人不敢行。攻園之具。又分遣別將。劄十里外海龍壩等處。以防奔逸。各依分守。不容透漏。二十五日。各兵合力進攻。鐵柱奮勇打入園城。軍令不嚴。反被賊冲殺。官兵數多。前見園前左邊官兵戰力。喝令楊珠。身被銀錢黑甲。躍馬殺出。繞到陣前。却得奈世威兵。當心一銃打死。賊擡屍進城。兩軍罷戰。楊珠極悍勇。賊倚為右臂。至是痛哭曰。吾失一臂。不若已死也。賊思無計。當日遣叔楊永用詐降。軍門已有斬使焚書之令。劉吳二將。即將永用斬首。整兵以待。賊隨擁陣出戰。我兵放炮為號。馬湖土兵文安民悅君恩等。奮力攻打。冲破鐵柱飛龍二關。斬賊二十餘級。次日首又遣鄉導劉庸刻話。乞以田氏於廿九日早。具表投降。是日會同各將領齊至園邊。見田氏率其子遠隔園下。在三十六步。地。俯伏。跪投降表。道鎮稟帖。又訴狀一紙。詞

曰恭迎天臺。賈欲賺人入城。繼之以兵也。谷鎮賈冷田氏親自來營。則逐日延捱。自廿九約初三。初三又竟不至。明是寬限以懈軍心。只要緩兵取事。軍門決斷是假。且今日惟有一舉蕩平。寸草不留。決無收降妻子。許保爵土之說。誠見兩次詐降。計俱不行。胆寒心阻。別無計較。惟聽信妖術。將各鄉兵姓名釘埋地。上呪令昏龍。又於我兵放號。用魔鏡法。巡徃壯婦女數百人。脫去下水。排立高處。執箕向我兵扇簾。使炮不中。我兵刺黑狗頭。取血澆之。又以金銀遍撒地下。

平懷錄

卷之五

十八

下

與衆苗競取。以求死力。方纔懊悔。我不相。朝廷有許多兵馬。今日如何了得。又埋怨當初勸打茶江之人。將其人痛打。至其妻反目。幾欲相毆。爲內官勸解。方罷。親族如楊瑞龍。楊祥龍等。皆欲招外兵爲內應。楊前知之。一夜殺二三百人。自此無一人敢異。只得從他死守。專令四子惟棟。五子良棟。皆領莊丁虎苗。監防部民。一有可疑。皆手刃之。五月初。軍門見諸將心不齊一。復差按察使張悌。提監各軍。盟各道鎮於養馬城。約有不同心戮力而專功自便者。明神殛之。

於是賊謂親屬曰。朝廷只爲我一人來征。不若假死發喪。報官請命。必然衆人親來相驗。乘機劫得二人上國。不由不行招撫。衆依言行事。五月初六日。來報。首於初五日夜時。服毒身死。衆未信。惟永合路信之。令其送屍赴驗。其人又云。本當送出。因合國人都要具祭。方行送驗。軍門聞之大恨。吳廣言賊死果真。即令廣具甘結。如賊復出。本官一人承罪。又思賊既詐死。必欲生遁。復嚴督水西。不許縱賊奔逸。時大雨連七八日不止。只等一晴。便進兵。初十日雨止。議

平懷錄

卷之五

十九

下

攻鐵柱關。當日五鼓。圍後曹希彬督兵。與陳彝兵乘霧。抄賊營後。齊起夾擊。遂奪官兵營前二土山。移割其上。乘高見首圍中。家室帷帳。往來出入甚悉。而賊樵級之路。從此斷絕。當日辰時。圍前各路兵分道力攻。前左右三處。砲聲震天。賊四面受敵。勢不能支。石砧兵與千槓馬積。冒傷先登鐵柱關正樓之側。劉繼親督各將。掀挖城垣五處。每處約長五六丈。部兵先登左水閣樓。燒毀賊樓二座。房屋數處。一時俱燃。順風烟冲。圍上滿圍哭聲。鶴震山谷。賊大敗走。鐵柱飛

虎二關焚拆殆盡止存飛龍朝天太平三關此一役也。慕南二路破毀鉄柱水門一關其血戰功多。圍後陳吳攻奪三連山賊勢愈窘乃猶死守不下。七道監軍會呈各提兵合為五營各限日期輪攻圍後不許一路專功。

劉提兵與副將號慕南營 吳提兵與永合營 陳提兵為偏橋營 李提兵為平越營 馬提兵率邊兵與酉石劉營固前專備奔衝血戰

自五月十九日以後各抽精兵輪日前後攻打分派

牛據報

陳未之

三十

已定酋如釜魚籠鳥指日可就。砧矣奈何二十四後忽值連雨陰霾不開兵餉不敷士卒多病故入關已及四旬攻圍行及一月提督撫臺檄文絡繹嚴催竟不能下。在劉綏則曰擒賊事則須三日可了。然須軍門一自擊之始甘心。在吳廣則曰非不能成功。恐成功而不見知與無功者一般叙錄耳。在陳李則看吳劉冷破軍士每日坐而放炮在安甌則以一焚桃煥便為藉手且借首為奇貨邀割地方軍門見攻打不下心甚焦煩亦思以計取之乃遣黃七之父入賊

牛據報

陳未之

三十

又募能於內放火者賞之百金即令賊差出之人臨而為之。但火起即以為功焚其糧自不能久也只勾令水西人知之恐其洩露後亦不得成功。水西見賊勢垂亡亦心與之絕然把事惟陳恩請書明義如柯阿箇等楊首以金銀數扛遍買其心尚在同後往來相通私語甚至酒罈裝火藥送之故賊惟并力前守後固自料無事。陳璘五月初六至圍下即知圍前難攻圍後畧平易攻乃與二道商議三省七路兵三十萬俱在前而水西營獨在後是欲以一路專攻七路之功也遂請督府傳令退讓一舍至五月二十二日陳璘即撤營從圍後左槽駐劄以便攻打。水西未令只得移營海龍壩口把截陳提兵即於圍左豎立柵圍至圍後鱗布柵比以防賊夜叩又令人置鐵炮百餘面步：捱前逼近賊圍相離丈許我兵得地賊弩不能放射及我我兵遇夜放箭板於柵外先是賊每夜出劫官兵營至此偷出為釘所傷不敢復出賊無計復欲哀請招安言當初只為罰贖四萬兩不肯完納以致如此今情愿納銀百萬兩抵補大兵費

錢糧納降請罪。此言各營俱不信。吳廣頗信之。張監軍謂賊亡在旦夕。豈可輕信邪。謀陳摠兵密受江撫臺成算。將計就計。遣人同使入圍。將應龍近侍得力者說之來降。酋勢愈孤。六月初四日。天雨方霽。南川管發兵斬飛龍。閉守賊六級。查出偽降提調董鰲收監。是日七道各鎮會議。謂同日環攻。心志不一。不若分定日期。責成攻打。劉李共一日。陳吳共一日。各打後門。其不當日者。又各攻圍前。以壺其勢。如丹不下。四將又同打一日。馬孔英督各路兵專攻打前門。初五日輪當劉李。寅時起發兵。劉縫身先士卒。火炮震天。至辰時攻破頭道土城。賊抵不住。退至二城。又攻打至巳時。破二道石城。賊父子親領苗兵出城。衝突三次。我兵用佛郎機百子銃。直對大城門。齊打賊被傷。退至三城。死拒。當因兵疲住攻。即剗營城下。是夜應龍猶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苗皆散去。無應者。賊起提刀自巡壘上。見四周營火燭天。一望無際。飛鳥不能過。歸而長嘆。數四。謂其妻子曰。爾等各自為計。吾不能顧爾矣。言已淚下。妻子相聚號泣。初六日

輪陳吳攻打。璘即先晚出衝鋒銀二千七百兩。募死士。密令四鼓。衝鋒前進。陳良玘陳策等從左。王鳴鶴宋大斌等從右。桑植容美茅岡上下崗土兵從中。五鼓至壘。寂無人聲。各從山坡緣上。蟻附營城。賊猶奮騰。當將守城老虎賊二十餘人殺訖。衆兵齊上。更登小白旗。三舉號炮。賊大驚起。慌悞奔竄。有持挺巷戰者。我兵一衝殺俱星散。楊酋聞官兵已入大城。即同愛妾周氏。何氏。登樓自縊。縱火自焚。時天色黎明。衆兵已薄前宅。放滅火。燼。吳廣陳九經打開樓門。衝火取出全屍。將火撲滅。生擒賊妻田氏。賊子楊以棟。惟棟。良棟。勝棟。堪棟。賊子妻五名。皆田氏。賊女貞惠。貞瑞。貞福。賊孫嵩壽。耆壽。賊有何漢良。偽內官并家人乳母婢僕等若干人。本司銅印一顆。田氏并偽造驛驛將軍鉛關防一顆。時已天明。各路兵將會集城門大開。賊屬公投納降。五鎮七道齊到圍圍。前後搜捉賊子首惡楊朝棟。逆弟楊從龍。兆龍。世龍。小田氏。朝棟二子三女。賊族楊兆麟。賊妻兄田一鵬。賊婿宋承恩。馬千馬。賊軍師孫時泰。黃七。下若自縊賊黨張世

爵。吳應達。楊華。陳大才。何廷玉。田有秋。馬忠。何明。葉
 善受等。應龍歷代存高財寶。俱一時搶盡無存。道鎮
 當將應龍尸。喚伊妻男。及五司奏民彭廷壽。周世祿
 等。同驗真的。有君逆犯。并賊屍棺。解赴提督軍門。驗
 實奏京。是役也。海龍未破之先。各路皆奮勇功非一
 省。獨楚兵有勝無敗。至初六五鼓之登埤。則專屬湖
 廣哨無疑。蓋日已分定。勇又先登。故屍印皆為所獲
 親屬駢首就擒。及各路至而收捕餘黨。終落後一籌
 止。緣兵分八路。會合遠事。多異同。故塘報功次。紛
 爭不一。御史王立賢。原事久論定。終不可証也。江
 巡撫以四月初七日抵沅。以六月初六日平賊。故其
 報捷疏云。到任之後。一月四捷。六旬之間。賊滅黨殲
 豈不偉哉。若提督李公。終始苦心。以挽應變。卓然與
 淮蔡同符。卒洗夜郎千古之腥。開中興一統之盛
 功亦懋矣。
 皇上見江公塘報大嘉悅。曰。偏沅巡撫江鐸。塘報逆
 賊楊應龍。六月初六日。已就天誅。實仰賴天地洪庥。
 祖宗佑助。大小文武將士。薄暑之時。成此大功。朕心

嘉悅不已。於是三藩兵將。奏凱班師。各受封賞。總督
 李化龍。世襲錦衣衛指揮同知。巡撫江鐸。郭子章。俱
 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楊朝棟等。處中。楊應龍對尸
 爵等。發遣。宋承恩。放回還職。獻俘一百四十一
 名。朝命各官會議善後。改土設流。一方民庶。萬世
 享太平之福矣。
 會計川四路官兵。用過銀一百三十八萬七千一百
 四十九兩。湖貴二路官兵。用過銀一百三十八萬七
 千一百四十九兩。致仕黔國公沐昌。計銀二千兩。
 王府助銀二千兩。致仕黔國公沐昌。計銀二千兩。
 改土設流。遵義府。平越府。播州白田。播州。改土設流。
 設縣附屬。桐梓。當恭南之冲。走川貴道也。舊為夜郎縣故地。
 今建桐梓縣。望草南接安思。北達真涪。為綏陽縣故地。今擬為
 綏陽縣。仁懷。懷遠。枕永襟合。帶瀘。為懷陽縣故地。今擬為

仁懷縣。知典

真州即古瓠州。川原平衍。商販周遊。今復一州為真安州。知典

已上皆隸川省

正越東境與黃平相連。黃平為川貴要區。故設府治。七員

涓潭地里廣闊。蓋三里六牌。設為涓潭縣。知典

餘慶白泥共為餘慶縣。知典

雅水草塘。兼重安之地。為甕安縣。知典

龍泉本所地屬石阡。今改為龍泉縣。知典

黃平舊設撫苗通判。列街重慶府。今改為黃平州。全設

已上俱隸貴州

遺事 應龍以己亥年六月念一日擒蔡江。庚子年以六月念一日解俘重慶。天道好還。何謂不與矣。應龍有逆志。延一地師相祖墓。地師張大其術。謂改葬其所必得侯王。因將七代祖宗。盡移他處。識者謂此地師論平播功當在首列。可哂也。

應龍開門聯有曰。養馬城中。百萬雄兵。寧日月。龍固上。半朝天子。鎮乾坤。所居之門。亦偏曰半朝天子。

李提督平播後。令重慶府將軍前給軍銅鑄。五款收。未改鑄。器分為三等。給發各土司。永為鑒戒。其銅器銘曰。

維星拱北。惟水朝東。天王御極。八方會同。惟西南夷。各世其封。惟敬天念祖。庶不墜厥宗。順天者吉。逆天者凶。以為不信。視楊應龍。

平播錄。知典

又令重慶府鑄銅標一柱。高一丈三尺。銘文鑄於上。聖海龍圖之類。銘文其上曰。

皇帝二十有八年。播人告言。天皇赫怒。爰整六師。以誅不供。百十有四日。盡俘群醜。遂治其宮。設吏治之。方三千里。始入皇封。我勅銅標。永鎮西南。臣李化龍。庚子冬十二月。江巡撫自為碑銘。立石紀功於播。其銘曰。

上御極。廿八載。泰運應。薄四海。維玄龜。暨朔方。相繼亂。自取亡。彼播酋。背世澤。敢放尤。作叛逆。向蜀民。及

黔楚血成川。骨成土。今

皇帝怒赫斯。命臣鐸。提楚師。馳自燕。詣境上。申號令。飭鎧仗。同心計。中丞君直指使。兩監軍大將璘。胆如斗。力如熊。世無偶。更小心。奉約束。威稟。嚴部曲。粉出兵。砍敵營。五圍潰。賊乃驚。破三渡。渡水升。賊聞之。膽益寒。遂乘勝。搗巢窟。夜半起。戒戰卒。不撓鼓。不張燈。攀懸崖。如蟻。抵賊榻。三漢。殺伐聲。動天地。賊詫駭。頻瘡痍。道楚兵。從天下。探虎穴。擒虎子。虎寔逼。雖經死。諸脅從。固攸治。蚩父老。猶願至。飛落布。未央

平糶錄

卷之五

三

天

官。天顏喜。仙桃紅。西南夷。谷內暉。天威不復反。爰
礮石。勒茲銘。王首塞。王心寧。中與外。諸勞績。垂無疆。
照遐邇。
味水外史曰。柳氏抑封建。予郿縣。謂公天下自秦始。
昔疑其說。似有拂經。及觀土司世擅爵土。流毒一方。
雖聖治恭隆。亦難憬化。卒勞大旅。甫獲救寧。則曩時
十二國七雄者。其戕殺暴殄。又豈減此。夫富累侈溢。
旌任虐虐。聖賢正裔。性惡尚難轉移。矧強橫竊據之
祖業。用夷變夏之流染。而不嫻於周孔之教乎。楊

首天賦。獲壽。逆德世承。幼姿驕盈。慧烈。童。故令七
姓解醴。五司負芒。一夫雉經。千營瓦裂。指厭所。則
毀斥仲尼。擄棄誦詩。正受病根源也。或云。西南夷。目
為戎州。郡藩籬。一旦撤去。緩急無倚。不。首惡同符
桀紂。比於蜀之馬湖龍安。滇之尋甸。武定羅雄。尤相
倍徙。即雖夏鼎商球。難可再續。矧。麼。且。比時五
司先已具流改流。致激應龍之怒。殃及墳墓。流禍鄰
封。猶然不悔。則今日疆理。庶幾下愜人心。上符古議
云爾。

平糶錄

卷之五

三

兩朝平壤錄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諸葛元聲撰元聲會稽人是書凡紀五大事考
明史載隆慶五年三月己丑封諡達爲順義王六
月甲寅順義王諡達貢馬告廟受賀丙辰諡達執
趙全餘黨十三人來獻此書卷一紀其事又萬曆
元年九月丙戌四川都掌蠻平此書卷二紀其事
又萬曆二十年三月戊辰寧夏致仕副總兵哮拜
殺巡撫党馨副使石繼芳據城反王申總督魏學
曾討寧夏賊秋七月以葉夢熊代之九月壬申寧
夏賊平十一月壬辰御午門受寧夏俘此書第三
卷紀其事又萬曆二十年五月倭犯朝鮮二十一
年正月李如松攻倭於平壤克之四月倭使小西
飛納欵二十四年九月平秀吉復攻朝鮮二十六
年十二月總兵官陳璘破倭於乙山朝鮮平此書
第四卷紀其事又萬曆二十五年七月楊應龍叛
掠合江綦江二十八年二月李化龍帥師分路進
討播州六月克海龍囤楊應龍自縊播州平是書
第五卷紀其事卷首有萬曆丙午商濬序考丙午
爲萬曆三十四年則元聲之成是書得之曰想爲
多也

挺擊始末一卷

〔明〕陸夢龍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明季野史彙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挺擊始末

一卷》提要

挺擊始末

五月初四日酉時有男子持挺入東宮時居慈慶宮擊傷門
寺李鑑是日午慈慶宮前發書案自東之西不脛而走皇太
子有戒心遂入祀佛宮侍人間鑑呼聲急出男子登階揚挺一
人掩左門匿侯之一人從後掣挺若有物號之者遂就縛皇
太子遣韓本用奏聞時上方在西宮不得入東宮命姑發
東華門守衛朱雄守之初六日再奏初七日始奉旨下添司
奏有可憐見三字出東宮手書刑科給事中姜性刑去不發抄
然此三字存在內科也挺對東本上方下圓成械也亦貯科內
南中志錄
男子名張五兒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以張差送刑部其名
稱差張猶鮑四之稱抱屈也署部事侍郎張問達行山東司郎
中胡士相同司負外趙會貞山西司員外管永嘉鞠之疏言
迹涉風癩西宮甚喜金錢巨萬計鄭國泰知逆謀已露共布金
內閣方從哲達西宮尤力一時臺省咸與附和俱陽上疏而
陰令獄者兒女姻也夙奉從哲因游諸臺省且奔交
其間為國泰樞機畫改差所招口辭為鄭國泰管藏及劉麗二
公等語第云差收積柴草為李自維李為倉燒燬赴朝覺寃
行至東門內遇不知姓名男子一人可二十五六又一人年十

二三歲令我持提可當寬狀五月初四日遂持提入宮合依凡
向宮殿射前放彈投磚石寺律十一日具招張侍郎以病在告
寺欲即結正委肩侍郎扶侍郎以某料某道謂不可須史緩
遂坐巡廳廳堂鞠閉外戶然訊不加刑人無知其秘者巡廳
非堂居亦兵在告不 朝奏而視事者則 之 為也獄具
擬于十三日牒寺提牢主事王之案散諸囚飯得張差口詞甚
悉疏上之士相 俱而侍郎乞換前具獄詞侍郎不可時余方以
礼部疏請赴試粵東候 命引見例杜門于邸報見前事未悉
也吏賁月俸至問事下何司答曰即本司問曹誠否答曰本司
胡暨勞趙審訖矣問若何答云初為燒柴替寬文語既吐實龐
劉二內相實使之旁示此不可言今但云燒柴替寬可矣聞用
刑否曰一夫推五十杖五十余曰將毋殺以滅口曰勞諭用刑
者拂之而已勿膚撓余胸中已不平矣却檢校沈大時侍郎以
他事謁張侍郎侍郎曰今陸員外不注籍富有識力處此張五
所招李外舅合連否應遵應疾及稱引內寺有姓無名究之究
恐不可了子為我問員外沈語余余不敢違復也崎一馬往見
侍郎侍郎曰可若何違棄相暨鄭家宰言之矣深究不可不究
亦不可余曰然須下一註脚問云何曰言不可不究未言不究

若何究之自張差而止是為不究不可也言不可深究未言深
究若何究之自寺人而止是為深究不可也侍郎稱善然則須
君鞠此余曰此何事人避之若鶩某以請試杜門乃破藉出耶
侍郎曰余亦破藉出鞠矣又于本司不得詳明日幸早來強余
甚至不得已次日趨侍郎門則前獄者已先謁侍郎因客至辟
避外然不余告 既同謁而前獄者不復揖始知之侍郎問已
與陸員外議乎三問莫對既而永嘉班曰已議侍郎云昨本言
我衙門主訊不具請今 一局大理已上疏矣且草疏聽臺看
議論若何

永嘉曰然適已承命與胡郎中分頭教臺者俱云當具疏不疑
蓋胡勞午了廷元癩局既為王之案所發惟具疏則 旨必不
下可沉閣又因堂言聽臺者遂以己意託臺者核制也問疏如
何具曰前叙東宮奏並劉御史疏既叙司審又叙室審無異然
後叙王之案疏王疏只叙首語一句足矣王心不然俾起應曰
諸侍郎云末須伏乞 勅下三法司士相曰以後便三法 事
矣侍郎云豈其然乎自來三法司會訊仍是吾部主筆士相曰
彼有道長來吾輩須拱手受成耳余不平垂首不告侍郎問長
官意若何會日計此疏上侍 旨肯否侍郎哂之此又可笑得

旨與否何問我余曰可知也張差已奉旨提了問不曾命問了泰舍已奉之旨又請必不下旨可乎且今疏謂何

曰只為提牢王主事一疏耳余曰若此則王疏從前至尾一字不可少安得止罵首語王恐眾怒又起曰主事疏只用殊語亦可侍郎亦應全罵余曰大理昨疏似贊但未過寺尤懸揣也可空言耳吾部職應成獄況司訊呈堂堂訊成案更復何請眾目視余侍郎蹙額問如何余曰請問今具疏伏乞提張差耶眾曰然余曰張差見因部獄請提可乎侍郎及眾舉云然則提馬三舅等余曰此輩俱編民堂堂法司不能刺編民煩煩天

子也侍郎云薊州在百里外例不提人余曰否百里之外不提人言小事可無煩逆謀重情一千里二千里以至萬里亦必提至曰今須但云伏乞勅下三法司不須乞提何人侍郎嘆云有是哉此是何語又問余如何余曰諺有之一不拘十但承下問不敢不盡其愚唯阿同於眾人前固云提至內犯而止今內犯尚未有吐名當更審確此後則須疏請尾以三法司請則唯命士相急云此事何敢再訊余曰小事也尋常鞠駁而復駁國之大事安得些微侍郎云再訊而提前誰撫事亦然更商量且草一疏以候命士相具疏且目余執筆遂出同舍傅元鼎梅

寓侍郎之南而元鼎有肝胆人也夜至謂余云人情佐奸而甘心東宮若此吾雖已題恤刑晉中今不行矣當今及具奏君同我于余曰侍郎待我厚未盡力爭而遽上疏似于侍郎未便明當更力爭之次日余至傳寓曾文螺之奇忽云請永嘉于傳寓相會頃之永嘉至余言必攝內犯元鼎亦勸之永嘉不應別去余入見侍郎反覆申前意侍郎悟曰然則今日即訊余曰張差不可外出恐有遺之者仍就提牢廳可也又須諭獄官與飯食以存活口侍郎傳呼旁趙胡三人至共內詹下耳語元鼎與余目笑之此國事非耶當明言之何曖昧乃爾士相執不可訊

侍郎云不妨永嘉曰萬一彼吐出不執語奈何余笑曰此是渠說何能過之問官憲因不言乃畏言也侍郎曰且止問內官姓名余恐意變即云亦可侍郎屢目不答久之見侍郎意堅乃謬若始聞者忽答曰欲問內官姓名耶所以屢問不答者正欲詳之耳得語乃同往提牢廳之案已具供案呼因出而眾囁嚅後堂不肯出余曰問官畏囚若此士相示訊終不便永嘉把余臂云今不得已而訊止問二內官及馬李二確名四語之外若更問一語不記曰趙會禎鄭紹先俱云即訊不可加刑各次且無人色余笑云見無礼于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

惟勿太躊躇有禍則某當之乃就坐復云止問四語余呼夾棍無應者再四怒呼乃具余始見張差為人長身騎宵晚視而傲語見問官稱爾自稱我絕無風暴余呼紐筆命画所從入徑遂笑云汝亦癩也欲令風癩人画圖時差已執筆余曰是不惟能画且能書觀其指法非不識丁人俄而圖成歷然且言發薊州入京師南向行轉東自東徂西一洞門特過石橋三洞入往北更五洞緣旁洞走向東仍北走轉西進宮則從東長安入也問何以識路答曰你須想我薊州人無引者安得入問誰引汝答云有大老公龐公小老公劉公又云好老公用金壺一銀壺

一秦我三年矣問二老公何名永嘉士相云渠必不識不必問不必問再問使汝何為差云打小爺急攤坐而起搔手呼苦云此不可問矣遂見侍郎侍郎云而今可上疏也余曰二內侍有姓無名與昨寺身眾俱云可笑侍郎云草疏去余出杜門臥侍郎令趙都過余迫余甚久且力曰堂呼豈得不行余曰病紹先曰謂君託病余曰言托病更佳余不能以我之可強人之不可人豈能以人之不可強我之可又謂紹先君以忠孝傳家何不曉此若尊公隨人唯諾是下官從何來紹先應龍任子也侍郎復遣四五輩邀余余不去午後元鼎以恤刑事謂侍郎侍郎

復令遣余元鼎言吾不强君恐亦須去既錢昭自士晉亦勸余余念不去則此念終不明乃行方出門紹先復以堂諭召余余同都傅見侍郎侍郎階階迎問病不甚乎余曰無可以見客豈不可以見堂侍郎愕然曰然則何意坐定侍郎曰我謂長官或少病當來不然便不復堂屬之休我雖堂官有失從君糾參雖然我亦能參君余曰明公勿疑我參參則唯命元鼎辭之曰陸員外真病數日而黃余曰病可身止是不合時宜所謂笑帝俱不敢身侍郎曰君何不語我何不盡君語余曰前語盡眾人異心侍郎云共是國事只應公產我何肯虛心長官

若此不惟負國家亦負我余云某不忍負國家負明公故不跪隨侍郎云意竟若何答曰初見明公即說我衙門應確勘不上虛疏何不語的名仍欲虛疏了事侍郎曰眾不從君再鞠乎余不答侍郎促之余不答侍郎問何故余曰某不欲言明公前急不得不吐豈有訊詞勒定四語不許再更不問主名何疏可上紹先急云寧有此余曰是不在君君無代人誣侍郎向傅都云諸君不知陸員外固如是比有趙維新一案外甚震撼眾人俱迴避去陸員外執法不移人向余云誰敢不盡汝問余曰昨已然矣侍郎謂此事須得長官余不答又云長官難題試差

故須改題余曰差何足道停因長智一問不如一問矣侍即云如不吐寔亦只得極其情而止次日早十三司公至侍即先請余七人言我今十三司公審趙會禍曰善問余如何余曰患不速不患不慎謹慎人今已滿堂矣患不斷不患不多七人不為不多矣王主事前不刑而招公當眾王先語從前頭緒然後眾以前言寔之即確矣王駭人也大怒云汝惡美我侍即言王錯王又云一人不齊我不敢先入恐起我教因傳元鼎後至眾問我衙門便有兩說君當為誰元鼎云人欲害皇太子豈有兩心如有一心當立一標示為皇太子者左袒為賊者右袒侍即呼十三司諭之古甚正司務王嘉亮云還須慎主事王德坤面發赤大喝云人欲害太子乃不敢問賊耶何慎遠訊時眾既喧雜王之寔音若馬語每問人輒為訛之或止之既與止者爭眾以張差北音渾濁而河南司郎中唐嗣美京師人語相通俱推唐詰問而胡士相執筆書詞差亦不刑而招云差係荊州人賣柴為生劉公龐公酒肉養我三年龐公于荊州東華山修鉄瓦殿馬三舅李外父常往龐公龐公住玉皇殿小庵與劉公商量令李外父馬三舅迎之來奮擊入上宮吃不盡者不盡龐公騎大馬渠從之從便門入朝外大宅子即劉公宅

教問劉公何名則云今只得供出劉成矣龐公名龐保龐公同在劉公宅內商量說汝奈我救得汝又云劉公龐公今我打上去撞一個打一個打小爺又歎息云今小爺洪福大了又云我執提時龐公劉公囑云此棍非尋常汝棍不離身身不離棍上馬管軍下馬管民在此矣又問汝何以知宮中路徑答云我荊州府村人如何入得宮去劉公引我又云山上有高真人說漆聚眾送紅封票有三十六頭各分紅封票與人我妻子榛冊上見收紅封蓋高真人者左道魁首為龐劉聚眾偷鉄瓦殿為名舊例內度脩建皆銅瓦其用鉄暗鑄武器蓋巨測也方及

仁內官名士相踟躕不下韋馬澄真德禮坐其傍促之士相大怒奮衣起初張差供至打小爺語士相不欲入德禮不可既而張侍郎命余及士相七人具稿令刑去欲打小爺余不可勞永嘉至拉士相竟入胥吏房許語出謂人曰年御史傳語不許載此三字小爺一句誰敢寫余曰但道陸員外不肯隱匿誰敢違竟書之頃之吳曾至士相得問問各俱託云不聽士相益固問之各遁去永嘉云如此則將小爺字與招頭余知錄本人自不敢不與辨其詞云張差患窮窮奇先同椅枕余抹去又云反覆在唇蜂蓋猶前審辭也又有畢世託問

爰書未載等語俱泛詞不肯改至到部看得則云堂前不欲下語余曰豈有有本司案呈而無到部看得之理至伏乞勅下三漆司不肯入龐保劉成名語之則伴云如此恐自寬他余曰君欲如何不寬士相云只伏乞將本內人犯便了余曰顛倒何甚若不拘此二犯余必不題胡與趙相顧咨嗟久之趙云如此則應將前後所供情節併龐保劉成緣由可也余哂而止知必不成疏也既呈堂侍郎云豈有別衙門吃緊而吾部訛謾語急易之余云其已道訖曰陸改堂看語胡改司看語蓋忌將司語說重也士相執筆久之無所易仍將窮奇構托二語書上余恚竟作堂稿時滿已下矣翼日何給練士肯上疏歷數鄭國泰害東宮而欲令國泰全家保皇太子皇長孫語甚嚴勵且問何語立請刑曹侍郎乃又令余憎乞緊疏語時二十一日也今鄒紹光彌疏進次早命本司四人出催疏方夏至大祀已禁封矣侍郎決意催疏令余就宅中具草即上訖先是侍郎問李三道寺行道行州余曰止須本司行州胡旁竟邀堂行道其檄備書李自強李萬倉燒味大寺語以為之地末云候自解及見事洵然後促之余語侍郎云劉龐二卷光檄薊州竊守以防其逸侍郎然之命書欄不可曰如此令地方官作何處

竟獲二十五日薊州繫送李三道寺人云李三道名守才馬三道即鄭國泰內兄弟至者咸代人各犯復以十三司會訊見張差氣食語塞差云我當日住上庄却叫我下庄來今都不管也李外父三十六頭兒在三舅家商量就了云初四日汝住撞一遭死活撒手罷隨以手畫地并挺胸云我初意不欲也論事我輩錯矣不必掩要所俱研勿加刑其明日薊州解孔道至復會訊凡三訊詞皆唐士美傳而胡士相執筆書之計十餘帝邀同官各押字教曰後則士相匿割教帝矣二十七日有旨令侍郎見朝二十八日駕幸慈寧宮召九卿面對上云復至者勿阻官無大小勿阻天顏極和語極朗言朕思太子國家根本寧不愛皇太子極孝諸皇孫衆多朕方喜甚何外廷疑朕有他昨劉廷元奏張差風癩說得是趙會禎說得是復命皇太子代諭群臣皇太子諭曰先生輩母信流言為不忠之目使本宮為不孝之子時劉御史先復特奏天下共仰皇上慈愛太子仁孝上問何官內臣以御史對問何語內臣云願皇上慈愛既少太子仁孝一語復改仰為願願似望之辭上不悅先復再理前語稍高王士昌跪先復前唐蹴止之而先復理前言不已且跪上上怒局宇俱紅色呼錦衣衛

官者再詹卒無錦衣命內臣執先復復向前自理內官蜂擁赤
棒毆之裂冠碎衣 上命勿毆朝房候 有漏下三更 有旨
送刑部從重擬罪時大臣二十餘人無敢出一語救者閣臣方
從哲畧言儲講事 聖諭云待禪服後吳 鄭 皆汗出洽背
無人色鄭寺年八十二出殿門即死眾謂必無活理欲以襪裹
出之乃勉扶掖行尤先于朝房慰先復而後去朝士有墮墻下
橫斜叩頭不成礼者侍郎張問達大理寺少卿王士昌復前疏
上問何官云法司 上諭云張差不必會訊即將張差龐保
劉成碟訖回奏若再訊恐連無辜震驚 聖母神位言之再三

竊後云即將張差龐保劉成碟訖又令閣臣速擬諭進以決此
獄 上意蓋欲先斬張差而後審二內奄無實言耳刑科給事
姜 援稱戒乞為張差緩刑不從二十九日斬張差例監斬者
御史一人刑部大理各一人錦衣二人時應曾曰惟方進 御
覽揭傳檢自請代之其御史則過庭訊也 七遣內皂
隸者拘龐保劉成至三十日傳諭九卿三法司司禮監設儀仗
文華殿前傳將廷訊就革時開門就謂曰唯同入瞻仰何如士
相紹先畏不行龍笑曰若罪問區狀壁無益不然入亦無害既
以笑熱 駕不果出命各官鞠之時東掖門閉侍郎領左右無

人乃語寺人呼各司因而訛傳云宣司官始急趨而諸人俱胆
落矣推龍令前龍笑曰後豈獨免也既九卿俱東立問達士昌
以法司擬一案立九卿上司禮寺恩東廠屬受擬一案立問達
上龍華在士昌下顧視家軍在龍下龍少遜家軍曰君須執事
勿避也而問二罪人二人不承侍郎語不暢余微語王士昌云
公須有言王云我未經前訊龐保自言姓名鄭進劉成自言名
登云內不符余急語王既非二人名何為索二罪而冒之二人
即語塞旁一奄代云黃卷山止此二內官故也二人即云止我
二人其實則二人先言黃卷山共有十教奄矣侍郎語龐保何

以令張差來保亦不識張差語劉成張差入京住汝大宅子成
言無大宅止麻線衲衞一房門面七間半余曰門面七間半宅
大可 知龐保急代為掩侍郎云汝自領不暇何暇代人 喜
為脫業即時登記回顧則內官十餘人擁後教人執帝筆片語
立傳飛報內宮矣余忽云勿問勿下筆屢目王云既無刑罰每
辨輒下筆是為賤賤案也侍郎亦屢顧余而內官擁不得傳余
訖王轉止侍郎云重犯非刑不招文華殿前非用刑之所應具
請與九卿科道外鞠此間不必更問遂出初一日 上覽所
傳罵姓氏不符止命將馬三道寺分別處時侍郎已令余草具

外疏矣疏上留中傳聞 上問文華殿前何不用刑荅云不敢又令司禮監李恩行梁棟鞠之二罪人各夾者四腦箍一燒紅釘釘頭及心燒赤索纏其身絕則用水噴之極熱則復刑初西宮許二罪不死共在文華殿嬉笑自如既發梁棟受內刑而書吐積謀及遣張差情狀 上覽之大怒鄭進為福王承奉至河南而還其行時言保定巡撫王紀為紀所參 上聞龐保即鄭進也駭其何以復在此劉成則王曰乾其疏內所云危東宮一人也遂令重鞠是晚劉成死 上復諭再行嚴鞠次早龐保死 聖明洞知顛末故痛恨之而 及其黨與要路者

技煽稱枉如狂 對人輒言可惜屈死張差云既而李恩梁棟又具獄詞易法應重處為法應處死詔黨之徒賈于外廷矣是日刑部及內閣奉 聖諭傳 皇太子意令輕議三道寺刑部擬左道惑人律余爭之云五罪當死即屢曲為 聖諭寬之然須從謀大逆律知情不首一條不死是矣既而竟以 意用左道律擬杖將具詞王之宗與胡士相爭言汝輩不戴要語戴虛詞何也士相怒之何一語是不虛其良心如此余與李萬石俸岳 俱本科侍郎今改稿 見爭即逸去余為李萬石岳來乃請諸君殿堂頃之俱至侍郎各讓其負國發前後獄詞

侍郎自寫稿五六 令錯入并後改語俱唯唯出至穿堂岳執筆寫四語語如刑云余執筆貫串前後口詞將半王之宗向守 不得已復來故塗抹令字不可識以筆授余令繕寫之余與岳因為改竄浮語云據其朋奸恣應駢斬 遽云斬字太重必改之十二日侍郎呼十三司以招示眾士相卧司訖瀉痢不止堂侍郎令書稿士相竟去其明日 上召吏部都察院又張侍郎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旨責何士晉擢學良善出為浙江驛傳僉事番西宮甘心于給事日于 上前泣訴願上聖明不然給事危矣是日刑部接出 聖諭催具馬三道寺

招見之有司批激揚謀欲誣害善類的你可指名奏亦不得花覆意指龍也前夕明中 小局與七乘向鄭國泰同謀故有是 旨長安已喧傳之故敢與本科爭侍郎也台余余至已回奏矣奏云已候過寺而適以祈雨齋宿不敢奏刑若臣之司官皆兢兢小心奉公守法並無挑激且亦非敢庇護容臣十三日過堂即過寺具奏十三日早岳 勞 曾走何寓中約十三日同詣侍郎云若從本科改竄吾輩不題侍郎問 眾不知汝即本科也何故答不知侍郎勃然曰吾敢欺然而不能不從 革盡改差書務不減矣侍郎乃出

廳事責李道馬三道李守才各二十李馬倉二人各十五胡士
相郭紹光為之乞各免者責五十四日過寺午後奉 聖諭元
早不雨群心憂懼竊思育之城內波及無辜 皇太子唐于朕
前 請馬三道等的係被誣者從輕擬罪發落未見奏來昨已
有諭以其延緩責爾部回話爾部却又巧借言屬宿姑且不究
是日晚具疏十六日奉 俞旨既午後李 岳 同坐本
科 趙人也 革欲挑之令眾人以曲歸係遂約
寺至本科 忽厲色言昨日山東司看語妄得擅改
一字誰敢如此李方擬答而 復以言挑眾 叱係侍持

似欲交手眾遂聲傳諸惡狀俸既轉鳳翔守姚 將巡
按陝西拒倭謁先言不容到任遂致仕以辭元先召諭一日皇
城科道點禁軍而何爾疏內有陰事可征行者聽巡視徑行之
語或謂鄭國泰點禁軍便當索爾家不添器械國泰急使人入
宮責妃解冠服悲 上御殿上物 上允傳 旨責妃轉祈中
宮暨崔妃李妃懇甚改 御殿間 上云吾當套一個也是以
劉先復途起云 御殿後 東宮日住 上問安 上輒全
中宮留飲責妃侍立 中宮微蹣蹣 上云他也年紀大了侍
他祇事人一日 太子見 上于貴妃宮責妃跪云哥哥我無

此心勿計較我 東宮答云親娘我並無此心何乃爾俱跪地
不起 上顧 太子曰謀求汝可受他一札 王少卿士昌著
台諭盛舉錄 聖諭趙會稱問得是而不戴劉廷元問得是一
句益明和風癩之非欲為掩蓋故也 又得為不喜云

張差就縛時使其帽有閹王戳一張番十而後入也縛差
內臣劉進忠乃 皇太后舊人私侍東宮者故以韓本用為名
差既斬有女在朝擁宰相持冤帖言鄭國泰誘之未乃受極刑
即有人急賄慰之去其妻赴巡視京營給串姚 訥亮同稱
氏夫張差止得地三十五畝為人幹事原有三十六頭 同夥

商量等情國泰聞之急托一熟戚賂乃止又 下檄
勸蘇州知州具寫張差癩狀番欲為自辨張本也馬三道等從
寬疏入 上語近侍云刑部一毫不錯內閣方從哲語侍郎云
外人不知此數人者即問軍 聖上亦喜矣況徒杖乎 張
差入宮有二十餘人皆壯士混光祿寺抬盒扛人以進且外藏
逆黨數百擬事成即一擁而走之策疏所謂拘木疏瑞寺棍然
猶不敢盡言之也既至官胸膈不敢進獨差猶壯勇捉棍入宮
時 東宮守門者止李璽一人年七十餘矣蓋既賂李璽升陞
登階殿內掌茶寺人間喧趨出差方楊提其一人掩殿門之左

以遺其身而手掣棍抄衆共助之又有寺人自外入者掣其後遂擒差然差騎臂壯勇非教養所能制社稷有靈故耳余同年御史謂余曰君今封拜矣余曰余謀封拜可身有賊者謀封拜可乎御史曰今有田叔不將燒梁獄詞乎余曰田叔于景帝時以免生可耳假于孝文帝時謀奪嫡詞可焚否且田叔何人令舉受賄臨內阿賊之黨皆負田叔是何田叔之多耶先是慈慶宮牆忽圯教丈工部官掃土脩築有一男子死牆內身懷匕首中官匿不敢報戶部郎中張大猷知其詳閱數月遂有張差之變六月十一日有男子尹進文闖東宮門口稱王

皇大帝所使蓋郵國泰遣之欲為張差辭也然巡視人不同矣初發難時華受賄沉命而乙王之案疏上華事急國泰尤急賄益重盡賂臺諫諸得勢人以王之案係西北人時方攻西北因借以傾以分黨素不悅者諸要人伴其疏言重本而外則閑然一詞必欲成風癩之說且說不癩或言差當死者或以為鈎黨誅煙不知者因而吠聲其同審獄者自附和氣悅外輒搖乎戒不敢言人間之則去果風癩再問之則云欲求其詳何為鯁直者或嫌之云適張差供汝語同問之何乃云輒謝云某偶聽不真劉光復直且疏云母視之為奇貨居之為元

功也至天啟時著三朝要典則直謂執法者為乳臣賊子矣駙馬都尉楊春元欲極言其事因中宮力阻而止每對所如言宮闈之禍以此抱憤膏肓而沒戶部張庭陞大受各其疏皆傾臨播越而死李倖勒令致仕死何給事晉士楨倖七年出為浙江僉事復被炎荒傳梅慷慨教語并挺身監斬遂中察典唐嗣美以傳張差語不隱譴幾敗官其賄劉以五萬金廷元客谷尚言廷元每謂此事有西宮在即不賄不過如此正可受耳人言此得八萬金賈即吳中考為鄭國泰以七千金賄韓令先察時具疏入王之策教語比察時呼之宋骨

史人各十金酒一筵令造車款入疏取中旨用貪酷為民御史今人傳語余云已具疏奏令聖從眾為張差戮則免矣余笑曰言不畏死豈畏泰耶打小爺之語尚當傳之史冊豈以諸要勢能令人黨國賊乎諸欲殺余者日康余事無可康乃出僉事嶺右時余當少茶久矣在粵三年不調何給事門人錢昭自士晉拉掌而談情狀甚悉眾亦臨之僅免

挺擊始末一卷

浙閩總督
採進本

明陸夢龍撰夢龍有易畧已著錄是書乃其官刑

部員外郎時所記備述張差事始末明末三案之

一也於一時諸人牽就彌縫情狀摹寫甚詳核以

明史張問達傳語皆相合蓋實錄也